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九〇册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七）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〇〇一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七）

（明）黄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內府刻本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一

災祥

宋仁宗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伏見自去年五月已來妖星遂見。僅及周歲。至今光耀未退。此谷永所謂馳騁驟步。芒炎長短。所歷奸犯。其爲禍變甚可畏也。又去冬連今春。京東西路及陝右川蜀諸郡旱暵不雨。麥苗焦死。民既艱食。寇攘必興。此京房所謂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爲災沴復可懼也。邇來峄嶋山谷震裂有聲。他郡數處地亦震動。此伯陽所謂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蓋土失其性。其爲災異益可駭也。夫變調陰陽者。三公之職。天戒若曰。陛下左右輔弼當得忠賢剛正之人爲之。乃可以召至和之氣。消未萌之亂。不然何以妖星謫變也。旱暵災沴也。地震祥異也。三者各屢彰明如是之著耶。臣愚伏望陛下謹天之戒。應天以實。取天下公議

與天下瞻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俾之使居廟堂之上。責以三公回輔之事。素委注而仰成之。若然。則陰陽以和。災異以消。朝廷清明。天扶長服。太平之風可翹足引頸而待之也。臣朝夕思慮。義惟輝今擢繫國家休戚治亂之本。伏願陛下慎重之然後發聖斷力行而不疑。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蔽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爲是。即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爲非。亦乞勅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者。不當賞而賞。當罰而不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爲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應遷任。於法不當爲內侍押班。未幾而又改宮石全斌不當爲觀察使。未幾而又爲內侍副都知。其餘攀緣改遷者不應法律。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未應法律當罰。聽中一概寬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有爲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人君脩人事以應天變。則災異可爲福祥也。陛下如欲應黑氣蔽日之變。莫若遠小人而近君子。莫若黜小人之言而用君子之言。陛下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莫若速逐鄧保吉等過惡。而明正中書樞密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也。陛下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號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

天人之術。著於經史。使後世爲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爲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之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言。則臣之幸也。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今一年。臣消息所未至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米雖不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廢爲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臣恐爲此。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默也。臣四歲而亡父。七歲而亡母。今食陛下之禄。父母之養爲不及也。所可爲者。忠孝一意以事陛下耳。若於此時畏避而不盡言。則臣負不忠不孝之罪於陛下也。

鎮又上奏曰。今月二十二日秋分。雷乃收聲。二十四日雷大震。夫雷電當收聲而反大震者。號令之不時也。電不和之炁自上而下而害物者也。況上興不急之務以用於下。如電之害物也。近歲以來修集禧觀。醴泉觀。開元殿。公主第。糜費以鉅萬計。尚未就役。又聞

委拱殿一棟折太廟一柱損有司建議欲新之夫一棟折脩一棟
一柱損脩一柱事理然也若緣一棟而易一殿一柱而更一廟非惟
人情不厭羔恐甚傷天理近者陜西旱飢河東薄歛斛斗材木不勝
其勞此所謂號令不時自上而害物之咎也天變所以作也古人於
承平無事時尚猶戒土木之費況今國用不足民力凋弊豈可為此
不急以重困之臣竊惟念以一棟易一殿一柱易一廟似非恭儉之
主所為至左右近習計此以圖僥倖大臣不略建一言發陛下至此
耳伏乞差官重檢計合脩換處量加功役其餘一切停罷上以應天
變中以惜國用下以愛民力顧不盛聖德耶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
罷露臺史冊書之至今為美陛下如能愛數萬家之產以罷此兩役
則其美過漢文帝遠甚臣不勝大幸
全君卿上奏曰臣伏讀六月三十日詔書飭文武大求為淦中外

臣寮上實封言時政闕失無有所諱遠方小吏不能詳知國體惟陛
下赦臣僭越之罪留神財擇幸甚幸甚臣謹按五行傳宗廟廢祭祀
則水不潤下伏惟皇帝陛下仁孝之心格于神明時享月薦曾無有
解怠謹之未不應緣此然臣之過慮參考經傳始宗廟主爲社稷本
根之重陛下或未之思爾竊惟古先哲王雖已大治之後未始無災
異惟恐懼脩省思所未至為所未為以應天心則災異自然而消弭
臣不敢遠引他說試取兩漢近事以明之若孝景孝成光武孝章之
世冬雷震雨日蝕星隕地震川竭之變而餘早定封建固國根本然
後災變消復享國長久陛下睿謀英斷度高前古豈特開拔孝景孝
章之間哉然況歲已來日月薄蝕地震河決天之告戒不為不至陛
下側然引咎歸已然齋避正殿損常膳節服御釋繫囚以圖消伏天
鑒不回水泠初作哉臣愚以爲宜詢訪故事急宗廟主爲社稷根本

之重以謹天戒臣又聞漢書五行志曰地上有水比吉性不相害故
曰比樂也而相戮相淪失之象又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今朝廷大政言未出口則已宣傳于道上矣頗
陛下赳然遠慮奮乾剛之斷詔股肱大臣早定封建之議群小之人
無得預聞不然臣恐陛下相為密賊侵陵之禍萌於今日矣詩曰敬
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垂神留意天下幸甚幸甚
嘉祐二年孫甫論麒麟疏曰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
路閭寫其形狀牛身象耳狗之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麐身牛尾
一角郭璞注稱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麐大麕牛尾一角郭注漢武郊雍
所獲麟也又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麒郭注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
唐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
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賀臣以前典觀

之身麟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書史具
書試唐啟元年漢名書聞太平之瑞莫大於斯臣切聞此獸頗異書
史所聞不同聞以狸掌與象相類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蓋一非麒
祥麟遠外則有名目節朝廷殆爲蠻夷所詐又交趾以進麟爲名秘
齋行貨不少經過州縣津送之役動數千人以至京師民間之費不
下百萬嶺表之民例皆貧弱與賣產業以給公費積蓄困令號為瑞
聖朝則固不惜民勞以成一代之盛事果非瑞物則豈可以無名之
怪獸而困一路之生靈哉伏惟陛下居尊御極四十年寅務節儉
愛惜黎首嚴額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勿以所救細微則武王有猷獒
之戒勿以繫懷遠俗則文帝有卻馬之言昔西漢因瑞雀飛入宮舍
遂為瑞焉兩文帝好祥瑞有野雀集于宮掖由改儀鸞之殿取笑當
世賂善史策以新爲戒國宜審辭伏乞陛下延訪博物之臣稽考瑞

圖所載符有符驗。方可進呈。事果非真。明宜罷黜。以寬一方百姓之
弊。臣素以寡聞。昧於通識。進言不用。竊安常職。儻一辭有補於毫釐
一事少全於疲瘵。則退甘鼎鑊。萬死無逃。臣不勝逾區越職言事。俯
伏待罪。

四年。日食三朝。祕閣校理吳及上言曰。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
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
失在陛下淵嘿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
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之即也。疆場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
在將帥非其人。為敵所輕也。

六年。京師大水。知諫院楊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
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
數路大水為災。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

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幾之聽。必有失於當
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精思而矯正之。天下其幸。禮官
并兩制考議。

判禮部司馬光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賀狀曰。臣伏覩近世以
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為
陰雲所蔽。或所食不滿分數。公卿百官皆拜表稱賀以為大慶。臣愚
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今若太陽實虧而有
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臣
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晦。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沈
湎于酒。禍在內也。二年二月晦。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
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為永之所言。但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
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愈深也。日者人君之象。
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遠惡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
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
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數者。曆官
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伏望陛下明勅有司。若六
月一日更有日食之異。或四方見京師不見。或所食不滿分數。皆不
得奉表稱賀。以重皇天之戒。則天下幸甚。臣職在禮部。掌群臣慶賀
章奏。不敢不言。

英宗即位。光為殿中侍御史。乞體量京西陝西災傷疏曰。臣竊聞京
西陝西兩路自夏末以來。殊少雨澤。秋田豐稔者。所收不過五分。枯
旱之處。所得尤薄。有司或務為聚斂。民有訴旱者。未肯受接。道塗
嗷嗷。頗多怨讟。已有流移就食他方者。況此兩路。昨來從應山陵。百
姓頗為勞苦。朝廷尤宜優恤。伏望特降詔旨下兩路。體量應有災傷

之處。倍加存撫。寬其租稅。致有抑塞旱狀不為收接者。嚴加譴責。庶
使困窮之民。有所告訴。

治平元年。光知諫院。乞車駕早出祈雨劄子曰。臣伏見權御史中丞
王疇等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所請
而謂議還日已踰旬。決望今車駕未出。眾論紛紛。皆云事恐中輟。臣
愚竊以陛下成服已踰朞年。京城百姓未睹屬車之音。皇以為者望
體不安。遠方之人。妄造事端。訛言未息。若聞車駕一出。則遠近釋然
莫不悅喜。況今春少雨。麥田枯旱。秋種未入。倉廩虛竭。閭里飢愁。陛
下為民父母。當與之同其憂。勞禱群神。豈可晏然視之。不以疚懷。
況詔令已降。流聞四方。若復遷延。久而不出。則道路之人。愈增猜惑
下發聽時初無此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故輿駕或稱行在。今
車駕雖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遷延時日。而慰萬民

朝夕之急。殆非成湯桑林周宣雲漢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斷自聖
志。於一兩日之間。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喁喁之望。
二年二月。知磁州程珦上奏曰。臣伏覩詔敕。以年來水潦爲沴。八月
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利病。此蓋
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祗畏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
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爲省郎。
分郡寄。敢不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
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
之所致。是以自昔明君。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咎。思政之闕。
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illegible]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
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
政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家令[illegible]之下頌其聖明。今陛下嗣位
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畏。特下明詔。以求政之闕。誠聖明之爲也。然
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
誠。天下徒以爲虛語。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竊
陛下因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鄙後代之虛儀。不獨消復
災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闕失。當世利病。可
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如有所懷。臣竊惟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
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雖爲小補。不足以
救當世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
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維持總攝百職庶務。天下之治。如
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之而有條。挈之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
職修。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宣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常心。
務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代

行政而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未足爲慮。蓋有城隍之備而無變
亂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蝗之災。有之。不能爲害。蓋倉
廩實。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修而威靈振。豈夷戎
狄孰敢不服。雖有之。未足爲憂。蓋甲兵利而器備豐。將善謀而士盡
力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無敍。
要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遷不以道。更易之數。雖將
謂才者。爲莫能稱其職。況庸常者乎。循常苟安。以成俗。舉世以爲
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於下。所與
共理者如此。天下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機警盜賊。當刻制之
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益寡。可救者治其事。責非有所係左
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未得其自然而因之。循
之之道。人非一塗。用無節制。苟度歲月。驟之於治。則難乎其爲急
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其國奈何。民無生業。困則思亂。生民不
聊。善者思利則急動。衆聞隙則萌姦宄。遠嶮則爲盜賊。今幸無
大故。尚爲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姦雄一呼。所在必應。以今
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況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
保民之道。以食爲本。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三年之
蓄。民困空匱。則又甚焉。以萬室之邑觀之。有厚蓄者百無二三。固衣
食者十居六七。饑而救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
路。一穀不熟。便致流轉。率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未知何以待
之。姦盜鋒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爲之。末如何矣。戎狄强盛。古
未有此。歲賂金帛。以修好。而好不可恃。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
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寇小掠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
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備禦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

以清乎。驕惰之兵。綏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然有消竊之虞。又況征歛興廢而民人轉已憔悴愁怨而姦雄窺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是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然耶。抑天幸而偶然耶。苟然之幸其可常乎。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久。言者既已多。朝廷亟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以常然姑維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未為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甚則為之晚矣。中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未敢不念。陛下承祖宗大業。寧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蓋曰所先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陛始嘉謀陳善言。非君志先定。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責其執承而行之乎。君欲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創於事者用也。有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猶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以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拘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三代之世成之朝也。若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奮。況天下之大。非謹乾剛使其能治乎。苟昔人君執不篤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其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為。或惑於衆多之論而莫知適用。此皆立志不堅故也。臣竊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被。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志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勵之。非不丁寧。察而當任者知所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審官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蓋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知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審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強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慴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先。知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之。最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興舊為難。勿以衆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若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不然。稽古而行非為易也。歷觀青史。自古以來。豈有法先王。稽訓典。寡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安廢事。卒至危亡者則多矣。盡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須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置事無害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為鹽梅。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國任之道。必謹於擇。擇之謹。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謹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重。責深而勢重。則凜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竭其識也。畢有[illegible]巧。使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尊重而不可搖。亦

將見息其邪謀歸附於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如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使僕趍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卒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孚而其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畜縮而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為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委任之重如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察取之之道如何爾。臯陶為帝謨曰在知人，為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庶可績盡詢行方實人焉廋哉。臣觀前史，自古已來，豈有履道之士尊聞於家，行著於鄉仕也，於朝廷，即見於事為，其言合聖人之道，其履踐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羨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致於事者，古亦多矣。稽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一言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備核本末，稽考名實，如語之云係民言哉，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側陋，至執除權素之以道，雖臯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為先，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為者可勉而使為，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忌而不肯自盡，此由夫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陛下責任之所

已。臣願陛下延召宰執，從容訪問，參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審所之以從為之意，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後，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聘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不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斷奏，天下將亂，而牛僧孺以為治矣，史冊書之，可為明鑒。今陛下宜明識，良無是事也。伏願陛下不以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象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之上，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寮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發，不登采用。況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若人君擇舉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設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然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備析，而言其大略。以名自為說，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職或得其才，適由僥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蓋自其中，曾不廣賢俊之寨遺于下也。果天下無遺賢耶？抑雖有之，苦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耶？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足耶？臣以為數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

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繼治之君有不以求
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
由得人者乎此書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
之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有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好
會其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
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
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
用賢必藉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
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家世所厚閥閱遠求將責遠所私大率以為
任已可也王將安輔今世無賢豪之何益哉以周公之聖其有任是矣
尚欲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明賢與知人之明望天下之望當為
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援之以心其亦不及臨管

而自顧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至賢者在下之
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書傳其用意與用公異也欲其賢望明焉出勝
不可得也然亦係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放於不疑以求
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願見之上推賢援能者蒙進之賞賢自
任者殊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義進善者
舉援援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遺略如此則士益奮而守益堅廉恥
稍而風教厚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風俗
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任而用庸愚謂之
習不以為非甚或拔一賢一善出於不次則衆擁小嫌群議競起指為
異端擢仲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該排君心篤信守先疑於是自為
過此所以非常之舉蹤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
仁置之言路於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任多書

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
之明也如用之而無補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
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
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精是心何患
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英斷
拔一人識恐或有嘉奏進抑聖心以為尋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
簡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
臣之疏賤而易其言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皆天下之本也臣非
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濟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救弊扶本之
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顧三者不先舉虛言空論三者既行不患為無術
也顧陛下以社稷為心生民為念慮苟安之弊為來世之策焉之者
覽察其誠萬一有毫髮之補於聖明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

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之體文不能用者百世之下為之歎陛下勿使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擇
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奏曰臣伏覩詔音以累月陰雨
群臣有以見聖德之至矣臣聞陰陽和則風雨時王道正則百川理
五事不修則物不遂性災沴雜然而生矣蓋政化通於天地是故雨
信者天以譴其告戒人君者欲君懼而變其政也如其恩義不施
原隰外無保民之惠中無應變之實則譬吾悉委危亡之甚可畏
也方秋今向深氣候當息而霖雨繁驟兼殖隄防漂盪廬舍墊溺民
命京師氣候甚生亂萌異常之變矣陛下即位之初事無過舉史
昭速作始人情大舒怨結之氣積陰而成天意慶陛下之深以是徒
合不可不求其原也臣謹按洪範曰肅時雨若狂常雨若肅者敬之
恭狂者事之妄居上則言動必慎謀慮必審號令必信賞罰必當一

有其妄咎證斯應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水者北方終
物終藏之地神道居陰尚乎安靜虔恭廟祭以昭孝道也然者殿
安誠王一事始議欲將與仁廟比崇終罷建封不及誠王之例禮失
中而孝不足矣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殺下
民饑饉上宜減損去冬及春許潁等郡大饑上方多不急之用後苑
有淫巧之工宜裁減以崇儉約蓋入御用正在今日也又曰辟遏有
德厥災水蓋以有德之人塞遏而不用也今則官不試職名不副實
賢不肖溷淆於下而況廊廟群地無非高門之舊滿塗進用皆出權
臣之門忠良之人今等無解蓋古者以功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咸
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斯昔前世已驗之明者陛下審察其
諸思道救其失庶幾消復之理也然陛下側身悲懼祇惕誠懷方往
意貌臣代天理物陰陽不順風雨不時災變於下發時政之闕失答

特安踰臣備員風憲無補聰明紛紛之類非時政之闕失職臣之辜
罪在不赦詔令既下著在之臣莫不輸忠畢盡仰副諮詢惟陛下省
覽無棄言或可用克己行之曰謹一日惟新威德更張治具隱卹民
瘼感召和氣以塞災變如曰休咎數也治亂勢也因循俱習百工皆
廢不責人事委之天理竊恐天心未應沴氣還復人情動搖邦國殆
矣惡臣之言不識忌諱惟睿明加察焉
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應詔論水災疏曰臣伏覩乙未詔書以淫
之變責躬恤物延問得失成湯之引咎漢文之罪己不過是也臣伏
觀自古人君之失德必皆有嗜好偏篤難改之行以害政事或好征
伐或好田獵或好聲名或好行幸或好治宮室故臣下之言不可入
而君上之過終莫能改則天爲出變異以警懼之如漢文帝之賢唐
太宗之明皆不免此累伏惟陛下纂承大統三年于茲勤儉慮好厲

象物既成後宮之冗罷不急之費早朝晏罷日謹一日於前數者皆
無一焉而天變之大如此之甚臣竊思殆非出於陛下之聖躬而乎
由政事之失臣得爲陛下詳布其說蓋以天之告人不能諄諄然而
常以象類示今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壞廬舍殺人而害物此陰勝陽
之沴也以人事而言者弱臣强陰勝也夷狄謀中國盗賊害平民亦
陰勝也臣雖愚昧意陛下非於旅推日夕爲陛下講求思慮當今之
政與今日之所以致此八事之大一曰主恩不立二曰臣權太盛三
曰邪議干正四曰私恩害公五曰夷狄連謀六曰盗賊恣行七曰群
情失職八曰刑法失平何謂主恩不立陛下自即位以來所與日相
見者兩府之臣七八人時與之相見少接其語言者兩制之臣
經筵侍從諫官御史輩又數十人陛下之臣五日一謁於殿下四五
百人而所與相見接其語言自一二如此則何以通君臣之情哉

至如館閣省府之官皆陛下選擇養育以進用之人而有平生未嘗
識陛下之龍顏者此臣所未喻也竊料陛下非惜其勞而不見特以
故事如此不能遽改而已唐之制有待制本朝建隆乾德嘗天聖
皆嘗行之又祖宗臨御往往非次宣召臣寮訪以政事或行幸命都
接見儒臣臣愚以爲宜復輪對之制及許轉運判官辭見等並延
三司判官提送及省府推官大郡自來選差知州人並令上殿仍
乞非時宣召臣寮以訪政事察臣下之情達則主恩一立矣何謂臣權太
盛選進百執事皆由宰司進擬而陛下直可其奏者十則十百則百
故中外之臣有所依倚進退惟知出執政之門而卑爲歸恩於陛
下士大夫相語以得官爲經營有力以失職爲某人不喜如此則望
官力盡忠之臣豈易得哉臣愚以爲小官冗職未必須陛下揀擇至
於館起居注集賢史館修撰天章閣侍講三司判使與四五職名位

員十員皆進用兩制之門陛下曷不以留意前書人下才依比干請
置此而進還為陛下侍從之臣且有復急遽指闕之才則當為無
人進之則無名進之則無補置而不用則淹為祿重陛下試觀今日
兩制之臣如此者有幾即可見矣其所從來者不謹選也陛下何不悟
採識凡今館閣省府之臣除奏舉所用者范之手籍間復參閲近輔
左右之臣以驗其實乃與大臣議某人落某官任某事假如備兩侍
擇侍講副使共須上員則參錄二十人以待之遇一官闕陛下自而
命之則思自陛下出參無經營馳騁之患矣豈如其他陰授有不合
陛下意者當退而改之如此則臣雖不敢矣行謂朝廷之正昨者朝
廷參議濮安懿王典禮表冠與身之士無賢不肖立陛下左右侍
從叅所取信之臣皆以為出於帝統大義甚重不宜復顧私親追崇
之禮當報祖禰而兩漢哀世安事本可復用然一二妄人內希陛下

奏議卷之三百一　十七

進懷之意外協大臣不正之議於復結讒害諸賢人之跡遂不顧公
議妄進邪說以白為黑以是為非敢亂聖聽中外切齒臣愚以為應
因濮安懿王論奏文字一切出外義未嘗指識近臣覆定可否宣示
四方則陰邪之人不敢干正矣何謂私恩害公自古人君即位無不
有舉所故舊之臣然賢智之君待故舊之意雖寵甚重而至於親政
事論國體則必與天下之才共之漢文帝不妨宋昌而用賈誼袁盎
以議當世之政不爲景帝以張敺而請周亞夫為可用唐太宗之論
人物薄高士廉唐儉而引重劉洎馬周其用王珪魏徵皆仇敵之
餘宜會計其新舊親疏哉陛下比日以來數引見藩邸之臣思禮甚
厚外人不知皆以為陛下與之謀政事論人物誠如此所害聖德多
矣緣此等人材至下止可待以恩厚不宜置之廟堂則私恩稍厚未
害公議矣何謂奏於進諫元王二乖成年君臣相疑而父子猜嫌臣往

士往往枝誅又累為吉氏所敗遂有休兵罷和之意而強臣急於進
取濫其戍功議和之初許與大宗歲遺金帛之直蓋三十萬猶戍邊
之兵不能大減此之實九以前戍兵增五六萬而歲費約二百餘萬
故關中民力之困由內帑挽於二曹而益虛今諒祚少年繼嗣多抱
己命與之為謀有窺關輔銜南之意不獲其意則又激朝廷乞增賜
予而後已頃聞近歲與北虜交通人使旁午秋人則制之臨戎則
侍秋之援唇齒相依掎角為寇其可不早為計哉臣愚以為擇將防
增兵法則達備可講益都撥錯嘛以則分裂之勢絕銜南之患凡
叢韜素為先則防患淅備兵仕堡障之戍待自為敗則夫狄兒長矣
何謂盜賊恣行今京東之民日夕為盜之家往往不敢中寨者至官
不能持盜復為害於中寨之家是盜之威勢常大於官司矣夫而
不禁則屯聚嘯集以覆州縣如反掌耳臣愚以為多盜之邑令監司

奏議卷之三百一　十八

奏縣尉別為改官之格以激勸之以捕盜殺傷以課監司守令則盜
賊消矣何謂群情失職今審官所差知州通判得替而赴闕又而後
差常在一年半之後而待次者又常及一百人知縣監當者每闕其
比足常參之官不叅務而請俸者常及其半其弊蓋由每歲流內轉
官之類僅及百人其上薄而待選者又數百人凡諸銓未進者常及
三年而後待缺蓋法之敝也臣愚以為改磨勘之法量入流之數則
群情不失矣何謂刑罰失所今大理審刑部乃天下所觀定法之地
用法不當至比不一豈甚於此蓋法官銓擇殊為疏略臣愚以為更
法官之法則刑罰得中矣
動擧論臣寮極言得失疏曰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雨為災歷觀
災異許中外臣寮極言得失者誠實陛下側身求過思有以消復之天
意懇懇至於無虐未暴未宥不識動況於采言者哉臣竊伏思今陛下

發詔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承故事而藻飾之耶？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因災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冊，張以為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徒使後世觀聽，以為帝王之值災異者若此，空言而足矣。罪己足謂之罪已修德者耶？今詔旨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為妄作。然而疊章累牘，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未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然爾，而將欲如平時章疏事關機密者則留中，不亟事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而覆奏則又下群有司及郡邑，至於無所行而后止。如此，則是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耳。臣竊謂陛下萬幾之繁，既未能偏覽，則宜選置官屬，令專掌今之群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使執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參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后決之。群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夫下之為言也甚難，而上之聽者常忽焉。自非忠憤激於內，則孰肯冒犴觸而冒忌諱若彼哉？古之能建立功業者，未嘗不好諫也，好之者雖其僻褻逆而招徠之也。太祖、太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臣事寥闊。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求群臣之章疏，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之共議，不惟質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任，次者加賜金帛，無取焉者報罷之。如此，則陛下下詔有實言，得言有實用，且使天下得書之，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絀夫前世之為空言者，則無令陛下下詔書藏於有司，徒為數幅空紙而已。惟在陛下斷而行之，則臣不勝大願。

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李清臣廷對，奏曰：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為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

進士范百祿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祖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拂一時人心矣，而天意所變，異所由起也。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著上奏曰：臣聞水旱之災，雖聖人在上不能免也。然聖人在上，雖有水旱而終不為害者，有遇災而恐懼，見異而修德，民未自咎以答天戒，故災可以轉而為福，危可以從而為安。後世人君不知禍福無常，而謂天命為己有；不知人情可畏，而謂力可以制之。災害既作矣，猶不自知其非也，乃引堯湯水旱以為比，而不知堯咨自責之義，終吉也。故人心不從，天命不祐，災害不已，怪異隨之；怪異不已，傷敗隨之。由是觀之，水旱之災，未嘗使必無於世，而其終所以安危存亡者，在懼與不懼耳。伏惟陛下恭默已來，日孳孳於庶事，然累歲旱涉，人多疾疫，又近者大雨為沴，下民昏墊。陛下撤宴損膳，下毋諱之詔，開直言之路，將克己自新以承天意。然臣愚竊以為此皆常事，猶未足以弭天災也。惟當兢兢業業，以未已遠，自考先聖觀，以至於任官使人，求賢納諫，愛民節用，無不勤勤而忌之，行所未行，補其闕謬，以謝天心，以順人意，則社稷幸甚。

三年，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上言曰：臣自到闕，伏見陛下以叢衆之務，避正殿，減膳，降服，恤刑，蠲賦，舉措甚力，所以備答天戒者甚至，猶聞避就宮闈，尤為憂勞。至以聖躬為民祈請，臣深惟陛下以

上聖之資。自在諸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
四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然未聞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靈。以究安
危治亂根本之議也。前史推彗星之占。專以為除舊布新之象。中外
之因循久矣。官失其守。事忘其善。綱日頹。憲章隳弛。天其或者儆
特以是為告。先賢以為政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當解而更張之。
竊觀朝政。殊未還及此。晉書紀何曾侍武帝宴。而告其子曰。吾每對
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
後嗣其殆乎。及天下亂危。悉如其言。今夫萬機庶政。屬在兩府。願陛
下以燕暇之時。就清閑之處。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盡訪逮。各
使悉心陳治道之要。以陛下之明而參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興
數事。廢採時急務。惟修人事。抑以承天意。又比來災害間作。率由
陰沴。夫陰也者。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庶民之象也。陛下推是

奏議卷之三百一　三十一

而求之。則天意可見。而消復之道得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讀舊史。見前世已然之效。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陛下誠有為之心。以恭儉求治。而大雨壞
廬舍。殺人極衆。水入宗廟宮闕。其譴告警懼乎寧切至之如是者
何哉。臣伏思其所以然之故。蓋有所得。傳曰。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昔至和大水。當時議者亦以為簡宗廟之罰。先帝納諫。即施
行。今陛下受天下於先帝。而昭陵之土未乾。執政之臣。導陛下以非
義。將以濮安懿王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是以大失人心。上
干天譴。事重於昔。誠害亦過之。陛下儻不戒悟。臣恐大異仍至。更有
甚於此者。陛下縱不能盡逐執政。猶當黜首議之人。以謝上下。此固
天遣。抑又有人事焉。夫雨日之雨京師之患如此。陛下謂人事修乎

敬乎。觀天之變而始為警懼。懼天一日未止者。豈無惕戚之憂。陛下
將不為之寒心哉。臣愚願陛下取禮官兩制之議。遂定濮王封冊。黜
歐陽修以暴其所以誤陛下者。使天下曉然知此意不出於陛下。旋
後進修子道。擴廣言路。切責三公。以圖復效。重黜水官。以懲不職。庶
幾可以感塞人情。消弭他變。此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
以言者也。若謂降詔責躬。許有位敷陳得失。便為於事已足。惡至則
惕然知畏。事緩則寬而不思。鑒正之言。一切不入。於天人之際。過違
有所徵焉。永福則未之聞也。況公議鬱而不伸。方復區區以求直言。
臣恐天下不以朝廷為至誠也。方今佞邪之臣衆。將有以天時常數
上惑聖聽。甚者又將有先儒水旱之說。願陛下深拒絕之。勿使此書
重鼓天下。此繫國家安危成敗。幸陛下留神毋忽。
堯俞為右司諫。上奏曰。臣伏見霖雨踰月。漸愆秋望。郡國奏報。水害

奏議卷之三百一　三十二

也多。都下細民。艱苦尤甚。陛下臨朝咨訪。屢形憂慮。臣雖喜憂官有
言責。既不能通天下之志。以開廣聰明。又不能博書六經。求消弭時
變之術。尸素竊祿。罪在無赦。雖然。輒致愚悃。惟陛下留意。臣聞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祥異之來。豈固不使然。陛下自親萬機。從容求治。宜
事應雲暗象之應。理得畢應而推之。天人之際。不得卑劇。至此。臣
謂天當大有之世。其所以責望於陛下者。至深至重。故於即位已來。
行三為異以警動之。又懼隱微難辨之象有所忽畧。故用更旋以告
戒陛下。不若遠方之人究失職者衆。愁痛憤疾。聚為乖氣。至於夷狄
中國之陰也。陰盛頗劇。良可為虞。大河之防。亦宜指慮。伏願亟降德
音。引過自予。極惻怛之誥。以感動人心。峻恐懼修省之誠。以祗
答天意。然後虛懷採納。特詔百官言事。庶幾朝廷闕失與四方幽隱
悉復上達。陛下詳擇於其間。將有所得。況因災異以求直言。蓋古盛

禍之所爲也。

堯俞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歲已未既罪而水災異仍發。臣竊憂之。臣頃嘗有此乞陛下下罪己之詔。令百官言事。求所以消弭之術。迄今未蒙必詳。竊恐陛下歸之數而已矣。夫天人相與之際我懼修復之說豈爲欺然後世就使爲欺求禍念於爲數者哉。伏望以臣前奏速賜施行。必求爲陛下遂其所以然者。雖然臣亦嘗有所言矣。今復有得不敢自默。數千天聽。嘗冀拔有裨補。然後雖誅死實無所憾。竊臣竊謂今乾剛未奮。陽明未融。蓋須數異之一端也。天之譴告甚懇者其始以此。臣謹以見事明之。臣近言審刑院大理寺遷除以聞上。以宣臣區區之事。臣前奏所謂方今事體無大於此。何則。陛下高居深念。使人不敢欺。則萬事自舉。蓋可數也。何所不至。臣竊陛下勤將臣言甚行。威罰而遂施。後人顧若常務。擇大理少卿曾無罪非罪。當實有關通。未聞勤問。遂擢爲提點刑獄。是豈嫉惡森嚴開廣言路之旨乎。臣雖至愚。豈不知撫拾小事可以取容偷進。竊犯衆怒非妄有之術。其奮惻怛以深言者。欲上副陛下求治之意。以整肅權綱。陛下儻不以爲然。臣亦安事於貽患招悔者乎。臣又聞法官從有事狀之說。竊恐此語亦曾上聞。蓋重爲欺耳。凡斷案微有情節不圓。乃以事狀改正。安有出入人罪已經奏斷。可用事狀修改。苟如是。何用不許衆覽條貫。若果有此說。乞陛下取許入事狀改正及不在奏案而遂全條特賜親覽。則是非何可逃。臣與蓋士宗素無嫌隙。識嫉其舞文扶訟而虧損陛下德業。陛下儻見臣此志。書奏獨斷。則天日剛明可以變積陰之沴。朝廷肅正可以杜群枉之漸。

災祥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呂公著論河朔地震疏曰。臣伏見夏秋之交。霖雨爲沴。迺甲申地震京師。天威不遠。譴告甚明。此誠陛下抑畏修省之時也。臣竊考自昔人君遭變異。或因恐懼而致福。或以簡忽而致敗。蓋古之王者知禍福不自己。故側身脩行以求弭禍。則天之應也。故君影響。此所謂恐懼以致福者也。至於後世乃以爲天地災變皆有常數。或專修外事。或歸過於下。則是坐視天變而盡廢自勵。此所謂簡忽以致敗者也。恭惟陛下以聖德在位。將興太平。當而災害屢仍。殆有以警懼陛下。臣愚以爲必須博考庶事。而求臣則災可轉而爲福。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誠之道。修於己則足以感神人也。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君能感人。然後可以動天也。蓋人之情僞萬端難知。上雖以至誠待下。猶恐有不應者。是以古之王者臨朝發號。不以此爲大務。故衆多之臣皆思盡誠以應之。而不敢挾機以事其君。國耳忘家。公耳忘私。上下如一。至誠無間。然此而天意弗孚。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臣考易之咸曰。君子以虛受人。夫取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子貴不自用而取於天下之公議。猶恐未盡天下之善也。然而諸議者固有其言不正而可書其理似是而實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則後雖有至當之論。亦難表爲變也。是以古之王者尤惡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以廣無遺策。而不爲邪說所亂。昔顏淵問爲邦。孔子曰。遠佞人。蓋佞人之在君側也。先意承旨。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必久而愈親。賢者之在君側也。直言正行。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必久而愈疏。此孔子所以欲遠之。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臣下所

事令。不常其德則人無所錯手足。是以古之王者。思為可久之德。而
事不輕發。方其令之未出也。無所不謹。及令之既出也。無所不行。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堯舜之聰明。其於群臣之賢否。必
至於二考九載而後黜之者。蓋以知人爲難。而用捨不可遽。見若
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毀譽。未待乎久。不究其他。固以定臣之賢
不肖而進退之。則所謂未必盡當。所慮未審。則復有更易。更易既多。
則人懷苟且之心。而無安治之實矣。昔高宗遭雊雉之異。而祖己
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天災變之來。固不虛發。而天意明指。
言雖知惟王者能因事脩德以答明戒。則精誠之交。必有不違者矣。
以及於古災異者。修身警懼。以會時政。人君若求其所以當事修
一事。雖非災變所為。然則得不違天心乎。臣是以竊慕祖己之意。不
敢為瀆臣之說。伏望陛下。省留聖意。未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勿而

終之。則天下幸甚。
八年。公為提擧太乙宮。論彗星疏曰。臣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書。令
外臣寮直言朝政闕失者。臣世受國恩。恩陛下親政之初。首蒙擢...
自外審召入翰林。故在左右日。口陳手奏。數進忠志。雖...
蒙爰聞外。其於愛君憂國。依戀之心。未嘗敢忘也。見陛下...天
無勞懇惻。實天下至甚。臣聞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今之...
皆為除舊布新之象。望天動處。固不虛發。意者陛下之仁恩德澤
未布於天下。而政令施設。所以為民者缺乎。何其誥告之...也。陛下
既有恐懼修省之意。必當有除穢布新之實。然後可以應天...
伏變異。從惟陛下...神宗。臣竊觀陛下自即位以來。...
稽考務。異規...遠矣。同將致堯舜三代之治。以光太祖之業。...
特臣區區守文之主。...然臨朝頻...日已久。在廷之士。垂衣而不

和。中立敢言者。雖恭而放逐。阿諛附會者。引類而升進。其外則郡縣
殘擾。民不安業。吁歎愁怨。上干和氣。旱...老弱流離道路。官倉庫廩。
所在闕乏。又無以廣賑濟。至於骨肉相食。轉死於溝壑者多矣。上下
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者。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
哉。治任事之臣。負陛下之高志也。何以言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
今則不然。明日以為天下之大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極惡。
前後紛紛。雖聖慮有盡不一矣。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當。則於政
事亦垂反而不審。然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以如一人者。方其未
進用之前。天下固知其姦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會。故極力推進。
此所以終累陛下則哲之明者也。自昔人君委任而責成者。蓋有之
矣。如齊之桓公是也。爲其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也。今則不然。求旱
不時。人民困之。則無以分陛下焦勞。戎狄桀驁。羈縻一日。則陛下不

甘於食。又況加之以天變地震之異乎。未見陛下任人之得也。古
之為政而初不順於民者。亦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子產之為政也。
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今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茲矣。輿人之誦。亦不異於七年
之前也。陛下雖盡亦反躬而終未釋然者。殆左右之臣蒙蔽陛下。使
天下之事不得聞也。臣伏思陛下自即位以來。上承兩宮。仁孝篤
至。下逮諸王。...不極於恩禮。春秋方富。而無聲色之過。孝
友恭儉。發自天性。宮中之事。人無間言。而德澤猶不被於民者。何哉。
臣聞安危在出令。治亂在所任。故華臨戒舜曰。在知人。在安民。雖陛
下以知人安民為先。除穢布新。以答天戒。則轉災為福。不旋踵而應
矣。臣昨者朝廷審象。訪逮當時。識者謂祖宗制度。不可少變。朝廷用
人必循資級。臣獨曰不然。何則。興弊補弊者。乃人主之先務。任賢使

能亦不宜尊敬歲月但一出於至公，當則可。亦臣今所言，亦非謂今
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開廣聰明，延納正直，公聽並查天下
之議，事之善者，固當存之，其未善者，則當損之，苟為非，使不為已行
而憚改，苟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嚴
人耳目，而庶事條理，百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臣伏自
去國六年，未嘗有一言仰達聖聽，至於私居接人，亦未嘗輕議時政。
今日所以輒進愚悃者，誠恐陛下不於此時感悟，則後日雖欲改為，
非奇謀高策，亦未易為也。

程頤代呂公著應詔疏曰：伏覩今月十二日詔勑，以星出東方，許中
外臣寮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延頸闕
況，尚敢因臣以言自進哉。竊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恐懼修省之意，草
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父兄侍從，雖寂寞之餘，敢不
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覩前史所載，彗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
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
以今日之變，孰為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
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為無實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為虛
設。若以為政之所致，則改以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
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
陛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
可除，則天為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為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
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矣。卑蔽於
所狃，蔽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為非，以邪而為正，致亡至
而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惜治而喜亂哉？亦蔽而不
自辨爾。臣以為辨之非艱，患不得其道也。誠能審己之存心，考己之

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奉，然後質之人言，何者之不可，何義能
辨其蔽，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為陛下辨之。所謂審己之
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
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
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
舉條綱為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自任，貪惑
至於如此，迷錯苟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勞力
勉，足以致危亂，興衰存亡，以相後懷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
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
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謂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
不以己，求其見正而不求其從欲，遂心者求諸道，樂志者察其奉，
敢敢為禮，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信以害
明，謂欲所言者皆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感之，至於喜惡而事
蔽惑，歟而不悟，推是而往，庶可以為為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今者進
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臨御之
初，未省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貴之者
眾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不合而去之，更用衆棄
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惡，始之
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之公乎？己意之私乎？旨諭讒毀違之，蓄違
耳，惟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
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然至於明信則為
不世之賢，棄除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
明矣。所謂察己之為政者，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
以安而不擾為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歡悅乎？

爲愁怨乎。民生爲窮蹙乎。爲寃獄乎。政令爲失宜乎。爲撓之乎。信然
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備。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
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覆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
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備嘗有以危亡爲安而
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識陛下平日
自處以天下爲如何。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常慮所任
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
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安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
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實
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聞也。欲詢之
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言。
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察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書所
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天任。天下共知其非佞人也。知其非覆瑕邪
家者也。臣願陛下推而問之。宜可信也。又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
圖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
致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國之
言。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
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
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賢
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已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而人君
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
因此天戒。當深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
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上奏曰。臣伏以今月甲申至辛卯

京師連日地震者五。竊觀人事以考變異。皆陰盛陽微之象也。故易
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古之王者。咸因天
地譴告。則必責躬修德。祇畏省懼。思所以致之之咎。務所以改之之
理。日新庶政。以答天變。故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此之謂矣。臣竊思國家以來。災變不一。日月薄食。星辰陵犯。天
雨毛。雹害稼。始則螟旱作孽。終則秋霖爲沴。河北諸郡。大河決潰。地
復震裂。毀廬舍。推塌。人壓溺死以萬數。其餘百川涌溢。天下被水患
者十有五六。殊可驚駭。雖春秋所記災異。未有若此之甚也。陛下臨
御未久。勵精以爲治。至德深仁。愛育元元。朝有日昃之勞。而無暇逸
之樂。然猶戾氣尚凝。陰陽繆盭。豈廟堂之上。理有非其人乎。天下郡
縣。刑獄有所冤濫者乎。深宮之中。女謁有過盛者乎。左右近習有竊
弄威權者乎。三陲蠻夷兵革有所陰謀者乎。中外羣臣有營私不顧
者乎。貴人富而下情有不通者乎。土木盛而興不急之役者乎。號令
數易而賞罰有所不當者乎。賦役重困而民心有所愁嘆者乎。水旱
地震三者。應驗尤急。豈非陰盛陽微之證也。伏望陛下深思遠慮。以
杜未萌。陛下無謂堯湯水旱爲天數也。日月之食爲三辰之行也。故
箕子之陳洪範。劉向之傳五行。皆非空言也。要在應之以誠。感之以
德。宋景公小國之諸侯。尚有不忍移過之言。熒惑爲之退舍。況陛下
之聖明。其有忽之哉。臣願陛下詢求至言。釐革前弊。審推至誠。以應
天變。何災之不除。何福之不至也。臣叨居言職。不敢緘默。
翰林學士鄭獬上奏曰。去歲自京師而至于海。陽地皆震。今歲自京
師而北。至于朔方。又大震。迄今不已。城郭陷入地。民廬舍摧仆。長河
決溢。灌溺冀間。豈無細故哉。地震者陰盛而迫於陽。其發必有所擊
而不爲虛應。考之古而驗于今。似可究其涯略。漢和帝永元二年。郡

國十三震。説者謂竇太后由房閣而制天下。二宫非竇氏之比。則不為宫閣發也。建光元年郡國三十五震。或地拆裂壞城郭。説者謂中常侍江京樊豐擅天子權。今内省非江京樊豐之比。則不為寺人發也。晉元帝太興元年震。説者謂王敦挾兵陵上。哀帝興寧二年震。説者謂桓温跋扈難制。今大臣非王敦桓温之比。則不為執政者發也。是數者無所當。則殆將有兵禍乎。光武時郡國四十二震而武陵蠻反。晉成帝時。豫州震而蘇峻亂。近者仁宗時忻代間大震而元昊不庭。用此以較之。則非兵而何。臣之所憂。不在河北而在陝西。何者。河決雖被災而南方大稔。流離之民。相携而南。亦可就穀。惟頼朝廷賑救。所在務為存恤。不令餓死於草莽。則無慮矣。至於陝西則自燃餘以來。至今兩議不決。首尾一年。凡自京師所餉縑金已費四百萬。至於發卒乘器甲糧芻粟雖出於民者。尚不在此數。即不知國家以四百萬緡金而與羌人爭何事耶。雖得一城州。而所費如此。其利害亦甚可見矣。事不早决。何止於此。則將見國力殫于内。民財屈於外。怨讟並起。姦人投之。其將奈何。此不可不深慮也。如聞羌人率其蠢蝡之衆。窺我境上。料其裹粮畜牧。要未能久駐。若將進矣。然而數出兵而無所攻取者。此所以困我。彼來則我不可不應。兵師既發。數器既集。彼復解而去。異時則又來。使我奔走為備之不暇。此臣墮其術内也。則朝廷亦有破其姦謀以静自守。不為之動。彼無所得而退。我無所失而守。若是者彼來雖數。而我備有餘也。夫世之治久而之亂不過百年。世之亂久而之治亦不過百年。此大勢也。本朝自藝祖平定四方。已來將百年矣。治亂之際。正在陛下。臣以為治今之難。難若祖宗之時何則。自安史之亂。至於五代之季。四方之強。諸侯已遂其立者皆虜子孫。猶勢與敵俱窮。故太祖太宗二起而掃刈之。若去

嘗卑恭易於力也。至于真宗仁宗之初。民已離兵革。喜見太平。故收功報成垂拱而天下治。亦其易也。今陛下非開基之則過已盛之時萬事憂以衰弊。此所以難於為力而甚於祖宗之時也。則豈得不深思遠慮。講求所以救治之術。乃欲以玩夷狄取武功。苟有差跌。則遂成衰亂之勢。可不慎哉。如羌人引衆而進。則陛下斷之必誓卑與通好。函養生靈。俾之安處。則天災自息。雖曰有震。亦不能以勝我矣。宰相富弼上奏曰。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頻數。天文變於上。地理震於下。人情恐懼。物論紛紜。臣被詔至都。復用為相。繼蒙給假治疾。未進朝見。而坐於私室。如在冰淵。況蒙累遣使臣傳令。陛對驚惶顛越。寢食不安。然偶於災異之間。竊聞有説者不近正道。臣甚憂之。況俟入見日面具開陳。又恐差緩。蓋緣患不可不急。急患不可後時。臣夙夜揣摩事無大於此者。今遂以狂瞽上瀆冕旒。切望聖慈更賜裁擇伏聞陛下自始即位。躬親萬機。每有災變。憂形玉色。孜孜詢訪以求闕失。此真得修講朝政。奉對天譴之道也。然臣竊知累有人奏請。凡百災變皆繫時數。不由人事者。不知有之乎。若誠有之。此乃姦人諂佞之説。上惑聖聰。臣所謂不近正道者也。陛下明睿英哲。必不信納又慮姦人口才捷給。希以甘辭欺陛下。或時信之。信則卑災放意。奉行天道之意有時而怠。怠則害陛下之德。損陛下之政。不為宗社生民之福。無甚於此焉。臣上所云天變地震兵天下皆知之皆見者大可畏所以皆仲尼作春秋。不書祥瑞。而獨書災異者。蓋欲以警戒人君使恐懼修德以應天地之變。不關以災異歸之於術數也。至西漢董仲舒傳仲尼春秋之學。對武帝策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董仲舒為西漢群儒之首。所陳災

異。請盡由朝政而致。豈虛語哉。亦不關以災害怪異時之於時數也。夫上天之變。由朕為遲。下民或有不見而不知者。若數路地震之異。河北特甚。則人皆見之而親被其害。不可悔也。因而人民流散。捨棄墳墓骨肉而適他土。去如鳥獸。茫茫不知所止。飢凍病疾。死於道路者不少。甚可痛惜也。孟子對梁惠王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獨得聖人之道。為最深而勸梁惠王尊而仁政。不可罪歲。是亦足以為後世法。陛下宜深信而行之。可以回災異為嘉祥。變禍患為純嘏。致宗社生民之福。豈有窮也。其姦人附德損政諂佞不正之語。必不可令眩惑於其間也。又臣少時。讀書嘗探尋天人之理。竊惟有唐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三子議天。皆不得其要。臣今試陳其梗槩。夫太極既判。遂生兩儀。形而上者曰天。形而下者曰

地。天地之間至哉者。曰萬物。萬物至衆。不出乎動與植而已。植物不靈。不能有所運用造作。惟動物有命。比植物為靈。然亦未能為善惡。如喜怒。獨夫人。又動而有靈者也。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者。是人自為者也。自為善自為惡者。皆以為天地亦隨而應之以福以禍。故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祥與殃祇及其人與家者也。夫所謂可以喜可以怒者。非人之喜怒也。天下人之喜怒。天下人之喜怒。實繫乎帝王之所為而然也。帝王所為之政和。則天下人喜。人喜則其心亦和。和氣既生。充乎上下。天地自然以和氣應之。天地氣和。則陰陽順。百穀成。衣食自豐。天禍不作。故民驩富壽。常懷樂康。雖欲使之為亂而莫去。必不可得也。若帝王之政不和。則天下之人不蒙。不喜則悲愁怨怒。心亦不和。不和之氣既害天地。自然以不和之氣應之。天地之

氣不和。則陰陽不順。百穀不成。衣食不豐。天禍並作。故民皆窮困。饑饉。父母兄弟妻子不能相保。其不思為亂而叛去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喜怒。所以能感動天地。致禍於國家。如此之可必。若何也。本緣天地萬物。通是一氣所生。無有纖間。惟是氣之清者為天。氣之濁者為地。清濁之餘氣。散於天地之間。是為萬物。萬物之最靈者為人。以此觀之。天地萬物同為一類。則最靈之人。豈不能以衆善衆怨之氣。感動天地。而致福致禍於國家者乎。是故先聖以萬物中獨以人配天地。謂之三才。是知人者與天地本同。而未異體。均而氣通。不可輕視虛用之也。為帝王者。嘗先以仁政調和人心。使之安樂。自固而不叛去。以為國家永永之福。捨此而望天地順成。天下無事。決不可得也。尚書洪範九疇。八曰庶證。謂人君行肅乂哲謀聖五善道。則雨暘燠寒風五氣時而為其休證。乃百穀用成。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人君

行狂僭豫急蒙五惡道。則雨暘燠寒風五氣常而為其咎證。乃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夫雨暘燠寒風。雖先儒說之。實則一也。然而可以為休。可以為咎者。亦繫乎人君為善為惡而遂分也。洪範者。二帝三王所行之常道也。後之君人者。常信而師尚之。不可謂陳迹不信用也。信之則為福。不信則為禍。書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夫天本無心。無耳目。亦無喜怒愛惡。作書者假視聽聰明以為之說。故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者。是也。其實只緣天地人本是一氣。善惡動靜。必氣相應。合若符契。間不容髮。無謂天人形體隔絶。至遠。使謂兩不相干而不以為信也。氣既相貫。氣動則應。人有喜怒。天應如響。亦猶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其氣眇然。人不可得而見。惟以葭灰驗之。繇不刻朔以應。天下人喜怒之氣。能感動天地之氣。亦皆刻期而應也。是

故治天下者直宜以仁政悅民心。民心悅則和氣應其氣自通於天地日星
山澤又皆有神靈主之則必能默祐君人者所為善惡及人之善惡
助其自然之氣降福降禍豈不尤深切豈不尤可懼耶。以此益見天
地災變不可盡歸之於時數而不修人事以應之然可以歸之時數
者故時亦有焉獨堯水湯旱是也夫堯湯之為君必不使人心有不
和之氣以感動天地而致其水旱也蓋堯湯大聖人其佐亦賢上下
協心戮力無一夫不獲無一物失所故其水旱不得已可以歸之於
時數也然雖有水旱之災而不聞有重役橫斂勞民驚衆之事亦不
聞有流移播散乘餒死亡於道之人惟聞當有九年之蓄民無菜色
而天下奉堯湯亦如無水旱之時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人心無
怨和氣不減乃是雖遭水旱而民不被其害而不憂其危也若後漢
以降則不然凡有災變皆由時君世主不能舉直錯枉用賢退

不肖復有不能行善道施仁政悅民心和民氣以此人事感天地
災異亦然之理也。此不可歸之於時數也。災異既作又不能恐懼修
省行消復之道坐視蒼生赤子靑塡溝壑轉徙鄉土父母妻子兄弟奔迸
播徙不能相保宗往往君自君臣自臣民自民不相為恤而不加救
拯民既如此被其害而不悲愁怨怒以思為亂者鮮矣民既怨怒思
亂而國不危者又鮮矣彼既上下乖暌不能同心協力以致災變害
民而危亡其國乃妄欲比堯湯水旱以己之所致災異歸於時數是
欺天欺民之甚也胡可信耶。天地者至大至厚至靜不可動搖之物
也古今固亦有震動之時隨其所震大小遠近必災患以應之然未
嘗聞數路皆震也震且不一。有且或十數震者也。又不一日而止有
至今踰半年尚震而未止者也。是豈不為大災害耶大抵異耶此陛
下正當窮究致震之由推至誠行至德思所以感塞其變以謝天之

譴告焉不然則恐董仲舒所謂傷敗乃至者必將不能免也陛下即
位未久而天下但聞聖德勤儉恭孝未聞有過此變非由陛下而致
然陛下若不為祖宗任其事則天地之變誰復可以任之哉陛下既
任其事則固宜兢兢業業夙夜憂勤登用正人興行正道思與天地
合其德何以為之以不懈使天下皆知陛下恐懼修省視民如傷悅其
心和其氣則天地之氣自和而應之猶如此何患災異之不息人民
之不安乎其姦人謀身害國罪在殺無赦其所說願陛下絕之不復
留於心術而猶有所感其為宗社之福非家之慶必不出乎此也若
陛下萬一惑其所說以災異歸於時數而聖懷坦然不以為懼有司
之不職者不加擇政事之不平者不加治萬民窮困失所者不加恤
天下人心愁痛怨怒而不喜則陰陽之氣何由而和天地之變何由
而息也大凡姦佞之人奇技巧飾善妒人主之意其說雖目前可喜

而終必無益於世其大指已達者不過欲持身固祿求達者不過欲希
進厚己而都不以生靈禍福國家安危為念也是可謂大忍人也夫
姦邪也夫違天職民背公棄理臣故曰罪在殺者也此猶陛下詳觀
其語熟察其意復以其人前後所為而參考之則邪正自見而不能
逃聖鑒矣臣蒙陛下召作宰相以疾尚未能一對天表而不避忤犯
輒敢懇懇如此之切者何哉蓋觀今災變不與常等實恐姦人以諂
妄善柔之說移陛下憂勞之志要陛下克責之心而致陛下不專心
於救患耶此以慢陛下至大之事也惟聖慈深賜裁察非臣之幸乃
天下之幸宗廟社稷之幸
二年弼又上奏曰臣於今月一日率百寮拜第二表上陛下尊號及
請聽樂今日早蒙降第二批答所上尊號不允已斷來章在庭數千
人無不相顧相歎謂古之帝王雖甚盛德者無以過之陛下即位未

天萬方歡□者不可勝道。今又作此一事，人益悅服，萬美利之德相
繼不絕。自京及外州士大夫以至黔黎，轉相告報，則何憂乎天地災
變不息。臣官內極欲并賀陛下非常之美也，然聽樂批答不許，而未
有斷章指揮。臣切慮聖慈未欲遽拂群情，更容上一二表而止。又慮
陛下削服除常典，不得已且從衆請，此臣所以更熟思恐猶有所疎
也。初二日臣與曾公亮已下具聞宣諭，以久旱未雨，尚欲避殿自責，
臣退而慚惕，無地容身。然臣雖萬千其數，憂懼以及於死，終不若陛
下一人內發至誠，刻身修省，則立可以感動上下神祇也。昔周成王
不知周公之聖，天大雷電以風，拔木偃禾。王悟出郊，即時天雨反風，
歲則大熟。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有三善辭，熒惑亦即時退度。是知
人君修德消變，天應如響。又恐誠意有所未至耳。伏自去秋以來災
變特異，人情恐駭，于今不寧。在於尋常，誼告尚須損膳徹樂，豈於今

來反欲於降聖節日令百寮詣闕上壽，而有聽樂作歡之理乎？聖意
以北使在館，且欲循用常禮。臣謂當此之際，豈是陛下以中國之大
天子之尊推行至德以彰示夷狄之時也？臣見仁廟康定元年自當
正旦在日者之說，以為不祥。臣時作諫官，上章乞避殿撤樂以應
天變。其賀正北使只令就館賜宴，而參知政事宋庠力勸仁宗，不納
臣議。至朔日面奏云：朕聞趙已卻遣人使虜，恐虜庭爭行此禮，則大
為中國之羞也。又差奉使者回來，云是日虜主傳宣曰：欽聖帝不聽
樂，只令就館宴南使。仁宗思臣前奏，深以為悔，然事已不及矣。今來
聽樂之請，伏望陛下亦如尊號拒而不從，并聖節上壽亦乞權罷，則
上可以答復天譴，下可以慰悅人望。陛下至誠至德，孰曰不能感動
天地？亦所以使夷狄知中國天子所為與尋常相遠萬萬也。
朔又上奏曰：臣今日與曾公亮以下議於十五日拜表，陛下御正殿

聽樂復膳，此實臣子之至意也。臣等不可不請，陛下不可不從。然竊
觀陛下近日戒懼憂勞，深自刻責，雖古之聖帝明王無以過此。陛下
咨上天，不可謂不至；上天報應陛下，不可謂不速矣。避殿減膳徹樂
此三大事，誠合典禮。然陛下淵發之至，惟於此日特罷耕籍，最為至
切者，蓋此事最易為遺說。上下易為取意，而陛下聽從其誠然
不疑，促降詔書，即日宣布。獨此一事，所以遠俯感動天地，當日得雨，
幽靈降格，如在目前。聖意天心合如影響，人情欣悅，和氣頓生。朔今
戎使回，觀中國異事，尤為陛下非常之慶也。然臣之極為喜者，又喜
於此何哉？緣累年以來，災異為主事。地震兩方，蓋可驚駭，時覽奏報，至
今未已。天有常道，亦不虛發。臣大為朝廷憂之。今陛下一發至誠，行
所難行之事，上天立有報答，明白卓然昭示天下。遂知天意尊崇
宋室，特支佑陛下。忍懼修省，常若不及，遂致好休。親近忠良，希言上

天甘澍不效。仰羨渠何詳而太平可致也。此臣所以為極喜又喜者
也。伏願陛下永以今日所致為善，常以累年災變為懼，兢兢業業，日
謹一日。凡百舉動，□書義理之所存。對越上天，近若咫尺，祇畏寅威，
夙夜無忽，如誕日甘澤之應者，自此必常有焉。苟異於斯，斷至遠緩，
則天意人事曾未可知。蓋修德致雨，其速如此，為一不德，有損其災
應豈有變邪？惟陛下念之不忘，延天下之幸也。今上表所請，咸令拜
二，而允所貴始末相應也。
朔又上奏曰：臣於今月十四日因具劄子奏狀上表，請陛下聽樂復
膳，還御正寢，因述感應，乞陛下永以今日感應為喜，而常以累年災
變為懼，益修聖德以答天意。十五日曉夜，得上後伏蒙陛下特賜內
降一封親批，展觀翫諷，拜讀之次，驚喜交極。其略曰：置之枕席，
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夫狂瞽之見，何足當聖意如此之厚。昔漢文帝

集上書叢爲殿惟唐明皇寫無逸圖置於內殿憲宗以古君臣善
惡事迹書於屏風施諸便殿臣欽之今日陛下過於三主遠甚何也
上書叢乃天下議論所貯無逸篇乃周公之訓屏風書君臣事迹乃
古先聖哲所聚今陛下只以臣一言唐人所著而遂已置之枕席是
所謂節晉始悔之意若果有真賢出而爲朝廷謀議天下之事則陛
下待之將如何耶臣故曰陛下過三主遠甚者此也又曰是猶先
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此臣尤所傷懼職注
達旦不寐終日不食臣本何人徒荷陛下採聽得以大柄臣宜在政
府氣壯志鋭尚何所補今者耳病氣衰明耗陛下復何望焉然臣不
敢不勉惟日力疾少副陛下所以用之之意界恐才非空言而不
逐日前之務況營救治平又況弭天災立太平乎惟是國家之安危
而後已豈有替於今日哉然臣向者已嘗爲陛下親陳其一二臣只

欲舉朝廷得失告諸陛下而止矣必欲變禍爲福反災爲祥猶在陛
下信納主張而力行之修至德而盡至誠則方能感動天地招來嘉瑞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又曰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陛下上事天下安民從至德而主至誠以
皆必繫日行之事未可臨期而辭也謂之則弭天災致太平共達矣
又不必於遠董仲舒所謂天出災害而不知則出怪異而不知變傷
敗迺至者臣恐必時有爲更望陛下憂勤愿眞夙夜不懈冀天鑒于
上生民慶於下則陛下可眞枕而卧垂衣而治矣犬馬之報聊古難
盡
八年轉爲使相致仕應詔論星變疏曰臣伏念衰病加之年已
及耆不能奔走職事遂求致政伏蒙聖慈俯從懇款退處衡茅之下
杜門自守屏絶私務朝夕待盡而已近日忽聞特宣大赦出於非常

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寮直言闕失洛城士庶歡呼鼓舞豈
于道路聲徹幽遠推是而往則之人無不感動矣臣伏覩赦詔
二丈始以彗星東出昭示譴告既已親天變恐懼疚懷滌發德音
恩霈家誅臣固知一出聖斷必無左右之助也臣再詳陛下手詔乃
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以今比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蝗之類前後
包括一一歸咎於己辭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
而又避正殿減常膳詔求直言前代帝王遇災譴惡責躬罪己
之法陛下盡行之矣以上天降鑒知陛下發於至誠故星變不旋
踵而滅臣溫衣飽食坐享安佚只得一人聖孫無不及一見聖詔驟發
即日感動天地雖異代遠如影響臣尚能踴躍欣躍不知紀極彼
天下之人身被災害如羅荼毒流落被散不能相保者其爲歡喜感
戴當何如也人心既喜和氣充塞天意不得不早回天災不得不

遠息此理固然也臣竊知去年久旱陛下曾降手詔許臣寮上封
事人方喜悅日俟朝廷施行而不知何人者上累聖德遂成反汗於
是天下大失所望臣近於三月中修書聞奏曾引及今天變甚大
詔令甚切陛下篤必不復踏前事之誤況云朝政闕失庶將虛心以
取此又見聖意畏天愛民其已至矣然臣竊聞外議皆云天下弊病
甚衆官家多應不知天人咸願條列達于天聽冀幸有所劃革適已
大發聖詔許其開陳忠情者必條一一進陳裁仰竭所聽惡以上聞也
伏願陛下盡取群奏不遺疏賤萬幾之暇一一親覽擇其衆說所合
者斷在不惑力賜施行虛心以從之辭應天文尤大之變使萬及
普率感若罷鄙則人心悅天道人相應豈致和乎國家享無疆
之休者正在此時也豈復有災異而上戰聖慮哉爲一姦詐互
入寢亂少裁俾夫忠言爲虛文刑澤不出於上人心復

慈乎下。則天將曰是以虛辭欺我。邊無實效。必曰今日之喜爲異日
之怒。災變之作。當又甚於前日之變矣。但以近事證之。與乃必然
之理。非臣輒敢狂率也。惟望陛下深賜裁察。爲宗廟社稷生靈無窮
不勝天下大幸。
鄭又上奏曰。臣未致仕前。雖有舊疾。筋力粗可驅策。而不能從官參
致仕。已數年。衰老益甚。退伏草土。未嘗與人相接。然禍福非不干
預。而輒敢以狂瞽之辭妄陳天函心。君實見陛下仰觀星變。恐懼脩省
若不自容也。又聞天下生民窮困。已甚。無所伸訴。以成罪惡。爲腹心
之患也。亦慮手詔或致中廢。只謚不息。則後未必不爲害也。臣所以
不顧身之老病而强作此奏。竊慮有所補助而報陛下天恩之萬一
也。緣臣閑居終日。與野老相見。民間疾苦。塞耳目。皆是實言。然所
說者尚未盡一二。伏乞聖慈特賜省覽而少留聖意焉。臣又輒敢煩

陛下親閱群奏。若委臣寮置局。必恐不能上體聖意。要務之切群
奏中利害有所不盡。亦恐所委臣寮更存顧望。而或隱蔽或陳巧說
妄有沮難。則誤聖君畏天愛民。求言改悔之意也。臣固無他。所有要
者如此。惟望陛下特賜矜察幸甚。
熙寧二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自今歲以來。四
方有年。大河北流。二邊不警。上下雖爲相慶。以爲陛下側躬修德。任
賢去邪。與濟摺辭於萬事之先。故上天報之以德而動如聖意。發祥
爲祉。望子誕生。此國宗社無窮之計。朝廷莫大之福。然臣竊聞楚莊
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於天。
安不忘危。故能成霸功。臣觀朝廷之上。未可謂皆賢。四方幽隱。未可
謂無事。號令施爲。未可謂盡當。北狄西羌。未可謂賓服。鰥寡孤獨。未
可謂有養。陛下中天地而立。蓋有四海之廣。治教政刑。粗略如此。天

之報既乃如極治之時。此豈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欺人情
既周天意。亦稱是耶。恐猶決之人。進容悅之論。淺聞之士。伐太平之
功。陛下如信而矜之。則臣憂天幸不可以爲常。禍敗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之所忽也。伏願陛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日新盛德而勤儉
過於平時。損實修而修實不近聲色。不殖貨利。若楚莊無災以爲戒
懼。思法後嗣傳之無窮。則華夷蠻貊草木昆蟲。莫不幸甚。
路文彥博公亮上奏曰。臣准降到建州崇安縣草澤楊緯進狀。稱今
年三月。所居之西。空中有黃龍現於晦冥之間。於其下獲一瑞木。
脈狀頗類。至七月風雨晦冥。如龍復有飛越騰躍見。木龜之尾翼連
足在焉。畫到圖一面。乞宣取。奉聖旨可指揮福建轉運使令指揮建
州於楊緯本家取索上件所陳木龍看驗。若實非偽造。如所圖樣。即
差衙前等赴闕進呈。奉圖樣降下。臣等竊詳南方山谷繇藤多獸狀者

頗多。不足以異。伏覩真宗皇帝三年詔書節文。以刑清俗阜爲嘉祥
以歲稔時和爲上瑞。至於芝草奇木。故事當寢之所稱。亦前
聖之不取。諸州今後不得以珍禽奇獸及諸瑞物等來獻。又覩仁宗
慶曆四年詔曰。諸珍禽奇獸及諸瑞物等不得進獻。臣等欲望聖慈行
寢罷。更不宣取。
知華州呂大防上奏曰。臣今月某日中使傳宗道至。伏承聖旨令臣
照會山摧處見存人戶以次存恤施行。次第聞奏訖。臣以日以奉伏
思聖慮深遠。愛及遠民。以致救病卹寡。皆有恩意。蹟竟無用心。宜不
過此。然臣之愚志有私憂者三。謹計者一。輒敢條列如左。
一曰山變之地。當谷之崖。山高者五十餘步。臣謹按十月之詩曰。燁
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水之爲患。至於懷襄。而山之頹摧。亦其理

然詩人猶以為大異。哀其時人不懲其禍。今不震電而驚。不因水而摧。不圮於其下而徙之於漱岸之高者。不止於為谷。谷之深者不止於為陵。方之詩人所紀。尤為奇怪。居世亦有對豐亦水山年移涌之變。方氣所借。高崮不足論。方今聖治日新厲精庶政。災沴之作。尤為可駭。此臣所憂者一也。

一。山變之地。有大石自立。高四丈。闊一丈七十餘尺。臣謹按漢昭帝時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說者以為石陰類。小人將起之象。觀今之變。則過於前史所載。此臣所以私憂者二也。

一。數年以來。人情洶洶。皆言有陽九之會。臣謹按班固曆志所述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推數者取以為據。臣以為天命難知。孔子罕言。固非衆人之所能知。然閭巷之民。其所忌懼。竊語相傳。誦之必有。竊恐姦猾小人乘此天地之變。人情不安之際。狂圖妄作。徼倖萬一。此臣之所私憂者三也。

一。三路京東人情素號悍勁。宜防備。臣伏觀三路緣邊則有城池兵械。作可恃之具。至於內地州郡。守具素闕。將帥之臣。未至選擇。三路京東守臣。宜付方略。以備戎狄為名。命葺治城池。繕葺守備。其州縣政事。一步搖動人情者。一切鎮之。以待他日。庶使姦猾好亂之人。無所窺其隙。萬一如有緩急。亦當自以待其變矣。此臣之所過計者四也。

右謹具如前。臣伏聞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先王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後王之所以喪也。太戊有桑穀之祥。其書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高宗有鼎雉之異。其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諸王。雊雉為之甚。未為大異。然君臣相

勅戒至於數四。庶幾脩政事以應之。豈古明主所畏之道當如此乎。伏惟聖神昭鑒。洞察古今。不待瞽狂之言。乃極事理之要。惟乞仰承天戒。俯恤時變。為社稷生靈計。天下幸甚。

七年。司馬光應詔言朝政闕失狀曰。右臣準西京牒。準三月三十日詔敕。朕涉道日淺。晦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曆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悼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存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確然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為陛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揆。伏念以至愚之資。辱恩備位。從容在朝廷。屢以狂瞽塵瀆聖聽。閒以衰疾。有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茲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畏嫌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言而默不言也。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銳精求治。耻為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

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委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恥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加委信，稟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往往立取美官，比年以

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即加斥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為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群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意指，恃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喜惡緣其筆端，升黜由其脣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乎？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為便，雖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飾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爭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由循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逞身之私計，非有益

國便民之言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群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為政，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己獨不知，此所以為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

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昔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陛下，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

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群下同聲贊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業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

奏議卷之三百二　二十四

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觀望之跡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貴富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闕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采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

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惟錢是求農民值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値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賣者遂伐桑棗撤屋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害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豐穀不甚賤而民愈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無它錢荒之各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少雨雪井泉漸涸往往渴竭二麥無收民已絶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

奏議卷之三百二　二十五

以下大率乏食採木實草根以延朝夕而又如是數月將如何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逮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甚而衆人扇之者不難死廉恥者不累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有一處竊聚群結黨日益月滋蔓山澤攻陷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起於賦斂繁重繼以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以晝夜疾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未有災殃甚于君道尤不利也昔秦

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
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昔老成之遠慮。
用利口之淺謀以取覆敗而思補其過也。故能終雪前恥經霸西戎。
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群起。及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
詔曰。逆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
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為吉。今計謀卦
兆皆反繆。蓋始容公卿方士之語謨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
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
人心惴惴。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必歲旦知望上之
膏澤自復一日以至于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誠若以武力屠搖一
旦渙然釋散。乃始勞心安集書小舒民氣觀陛下詔書。曰民長天災深
自咎責下寧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為

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
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奮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逐阿諛。勿使
壅蔽。自擇忠讜為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己出。詔天下青苗錢
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許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驅。更不收利
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儲貨物依元買
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徐本。罷拓土闢境之兵。先早安中國然後
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閱。使力田服穡。所興修水利委州縣相度。從利
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
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苟陛下以為非而
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
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然不預其澤。不若
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微雨而畿甸

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為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
罪抑群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焦勞四方。不遑自寬
以為無復災也。又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
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
及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四分以下。稅此
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
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為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
來。臣衰疾寖增。恐為一旦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
是以冒死一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
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災祥

宋神宗元豐三年貳舍人院呂大防上奏曰。臣伏覩七月二十六日手詔。以彗出西方。責躬引咎。敷求讜言。以匡闕事。臣伏讀感歎。以爲天道難知。不可隱度。今聖心恐畏。退託損抑。有以見不諱之朝。度越前古。臣雖不肖。雖吏守外藩。不敢不布肝膈。少裨萬一。伏惟神明章察。臣竊以爲方今政事之急。譔爲三說九宜。上冒天聽。一曰治本。二曰緩末。三曰納言。治本之宜有三。一宜養民。漢之傳國者昭帝而六世蒙其安守外之以谷錢矣。唐之傳國至明宗而六世。如漢之變而又有至者過思今大宗之臨御。而陛下之纂統。世數與漢唐同。而當無一方之憂。其得人心可見矣。蓋非累聖德澤以養民。洽浹之如傷。愛之如子。則何以固結其心若此。伏自陛下布行新政以來。參酌古今著爲良法。便民者爲不少矣。而民情戚戚。不以爲安。推原其端。蓋緣朝廷措置大率急於公家而後於民。未嘗觀先王之略。上之憂下也深。則下之報上也厚。故其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憂下之詩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報上之詩也。上下之情其相親如此。則怨惡不順何由生乎其間哉。故馬周之對太宗。必爲貞觀初匹絹易斗米而人不怨者。知陛下憂之也。五六年來。匹絹易數十斛而民怨者。知陛下不憂之也。此言極要。願同今日之意。臣試舉其一二。免役錢本無不以給庸。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在積錢全有一路之人出者未嘗者乎。而取之不已。遇水旱未嘗有所蠲減。貸下未嘗有所貸免。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市易本以抑兼并便民實。而公利在其間。民有艱急適之之期。方之他取其息實。則無依積之急。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措刻無已。徒欲收盈取贏。而不顧事體之害與法令之本意。誘陷無賴子弟以賒貸者有之乎。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者有之。一物朝貴而夕賤。買者何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保甲者先王什伍教民之法也。不專爲兵而已。今有司惟以坐作進退射藝精粗爲賞罰。不問推行考察姦盜之法與勸善之意。而又富者逸而貧者勞。或遇饑饉。則將有流散不可號召之憂。此民情戚戚之一也。凡皆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二宜教士。舜九德。文王作人。周公三物。皆爲先王教士之實。今聞以才學者爲未聞以德進也。聞以文詞選者爲未聞以行進也。臣竊以非大變其法。終不能得教士之實。其變法請何責之郡縣監司保任其才行。以升於尚書省。試其所知而命之。則士勸於善。而不專以文辭較得。則士業崇本。凡此一改法令。則天下從之矣。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不五六年必收其效。三宜重穀。古者國家之患。未有不緣民飢而起也。今雖有積錢。所在貫朽。而倉廩無半歲之實。誠可憂也。蓋自常平之法行。而群司各計其利。故轉運司惟有租稅折斛之入而已。其歲入既不足以充費。故於儲蓄之計。雖欲錢糴而不暇爲也。常平雖有折納斂糴之法。而吏多不能推行。蓋一水旱方千里。則積錢之饑將無用。而民之強者聚而爲盜。弱者流離溝壑而無以救矣。臣近嘗上乘歲豐積粟之議。願今事機而亦可行於久遠。伏望則察。凡此特法令之未備。或吏奉法不謹之過。以陛下之聖明而修正之。宜無難者。緩末之宜有二。一宜緩治夷狄。中國本也。夷狄末也。先王之略。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國。聲教所暨。政事之令實精麤者治之略。則不爲中國患者。王者不治也。或者謂夷狄之地可闢而郡縣之。夷狄之人可冠帶而賦役之。竊謂過矣。以四海九州之廣。而汲汲於不毛之地以爲富。以絕民多上之盛。爲欲左衽鴂舌之人以

為衆。徒見有廢缺所重而未見其可也。雖有前代喪失之地。苟非民情樂附。未足以用衆。二宜緩治兵。兵者先王所治而非所以爲先也。衛君問陳於孔子。而孔子答以俎豆之事。蓋禮教有所未備。而先之以軍旅之事。則語道非其序也。今刑政雖講而未可謂盡也。禮樂雖修而未可謂盡善。教化雖布而未可謂盡行。然則今日之政。宜有急於兵者爲尤此。非可廢之事。特在陛下施爲之有先後而已。以陛下之聰明。留意而條別之。旁無不得其序者。納言之宜有四。一宜廣言路。古者群臣人人得諫。故曰工執藝事以諫。工而諫焉。餘可知矣。所謂爭臣七人者。在位皆諫。諫而又當必爭者爲七人而後可。今陛下虛心待下。未嘗大聲以色。而諫者未始有聞于天下。諫而必爭者未始見其人。方唐太宗之時。當已備之後。人猶[illegible]以諫[illegible]瀰溯。今陛下承累世文明之盛。而邊使史筆無書諫諍之事。心[illegible]闕失矣。二

宜寬侵官之罰。凡大臣之居外。見不便於民。有害於政者。大者聞諸朝。小者以其職而行之是也。今一切禁止。不使相侵。則朝廷必有不聞之事。而民庶必有失職之苦矣。三宜恕誹謗之罪。自古有爲之君。更制天下之事。未有不被毁譽於世者。以盤庚之明。周公之聖。而不免。況其下者哉。蓋衆人皆常情。不達義理。牽固循而憚改作。改作之始。未見其利。而翕然非之。聖人於此。特恕其無知而寬之可也。豈足以與之較量長短是非哉。故漢文深知其意。盡除其罪以容之而已。苟設峻令以防之。非不遽止。然愚庸之情。未肯知語言之過而非其上矣。四宜容異同之論。古者衮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己相背而能成政也。兩己相背至銘諸聽而日服之。以爲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於喜同而惡異也。舜伐三苗。禹以爲可。益以爲不可。然不害益爲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爲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鄉士之謀有不取焉。民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蓋取其所同。而捨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迎合之詐。以附同者矣。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以免異者矣。使人皆懷[illegible]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者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爲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爲患也。況此無難改之勢。而有速應之實。豈在陛下爲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政事之形容於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陳之。豈如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高。惟是以成天下之務。惟係以達天

下之志。臣之愚陋。其得而測焉。伏惟仰觀天心。旁考古義。詳審[illegible]而用中道。則天下幸甚。

宣邸教授呂大鈞上奏曰。臣伏讀詔書。寅畏天變。引過罪己。數求異言。以新氣象誠意惻怛。發於心畫。皆足以消變除患。況諫行言聽。貴澤達下。必將感召和氣。蔚爲嘉祥。臣愚慢無精識。與學者竊天聽徒有冀聞近見二事。或可以少裨萬一。伏惟聖主留神財察。幸甚。臣聞詩書所稱古先哲王。雖治明在躬。伎文在官。猶孳孳不倦。延禮臣下。講求至道之要而推行之。夫至道之要。莫切於堯舜之言。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至簡至要。古之人君。莫能盡行。故常爲中材之所忽而獨上聖能勉行者也。然則人心者。人君之所日用。持出以應萬務者也。其神操惚。其出入無時。其作於中而見於外也。邪正糾紛。隱則萬變。其見如是。安得不日夜存養。審思使之感物應變無所

差失乎。道心者，人心之所默識，躬行以立大本者也。凡有生之民，無衆寡小大，無彼我，莫不體之以爲吾心。就其間涵容存養，以生吾機。其道浩昧，難以言諭，唯忠信默會，無貳宜之。稍或不明，則離而不一。其微如是，安得不闡微燭隱，求索推明，克己體物，常使純一。則仁義禮智，油然根於中，睟然見於外，發揮爲得乎。故言動之所發，政令之所加，始出於善，而其終常流爲不善。凡此者，皆人心不安而易變故也。誠意之所存，仁義之所發，始若克盡，其終常至於天下不爲一家，中國不爲一人。凡此者，皆道心不明而易失故也。由是言之，二心者，非有二物也，特體用之殊耳。使人心一於道心，則自不危矣。使道心一於人心，則自不微矣。今乘陛下勵精反己之時，謂宜博延儒臣之士，講精熟思，相與講求至道之實，使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則何患濬哲不學而明德不揚乎。此臣之所謂淺聞者此也。臣又聞天下衆

人言，竊陛下躬勤庶務，日不遑暇，而有司奉行多不盡理。陛下遠略方外，事政修舉，而將帥出征，多不輸自。陛下獎勸人材，衆投符注，而或不得其人。陛下優假言事之臣，未嘗深譴，而近日內外望風畏怯箕斂有言。青苗免役，所以寬民力，而下戶凋瘵日甚昔年，時錢較所以足國用，而有司督責日急。訓齊保甲，所以禁暴，而盜賊如故增。置官局所以革弊，而文書益煩冗，時歲耗糧，小民常敗怠之意。亦既自給。今年嘗出輕貨而來，乎受困。異時富商大賈豪奢細民而不善爲善。今市易均輸平準而貨益乏。凡此皆臣之近見者也。然雖易無本而求之，豈有他哉？惟知道心之實，則見此時之弊矣。傳曰惟道集虛。陛下既明發德音，盡心待物，則道豈難知哉。古人謂顧力行何如耳。此在陛下一動心之間耳，可不深念之乎。

館閣校勘邢恕亦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實天祚宋，誕生明聖，有超卓絕異之姿。爰自毓德宮闈，仁心仁聞，載在群口。及初嗣位，動率禮法，承順兩宮，左右就養，發於誠孝。遠近內外，凡厥臣庶，莫不欽式。太皇太后厭世，陛下號慟泣血，百僚在位，不覺隕涕。入臨而出，轉以相告，有識咨嗟，長老憤思，以陵復之。外雖變權從吉，而陛下悲哀未息。宮中實服三年，夙夜念竊，躬親政事，小大之臣，咸各率職。十有四年，未嘗一日少懈。後宮嬪御，嗜好無所聞，圃囿之觀，與馬馳騁無所幸。方且關開乾坤，妙驗乎帝皇，其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其於心術，嘗侍開武侍學以來，歲積日出，惟所指顧，莫不服從。嘗未嘗款其才，審應稱赫，躬龍剏建益壽。四方萬里蠻貊請臣聞里要諸陛下，謹因此，異日以善，擇此勢，藉此時，以之上當天心，則可使寒暑平，風雨時，三光軌度；以之下順地理，則可使五穀熟，蕃羣孝，山川安寧。至乎景星出，卿雲見，甘露降，醴泉湧，鳳凰麒麟可使皆在

郊藪。天人之際，其形氣有以相通，其變動有以相感，裕之以誠，感之以實，密與道俱，則其答猶影響，其合猶符節也。如此則何爲不可？請何爲不可哉。若夫術權小數，豈足道哉。昔宋景公一諸侯耳，出君人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況於陛下之仁聖智勇，履帝而面之，勢不啻殿堂之上，而廣制海內，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者哉？以誠感天，當不移刻，以德退暑，當不旋踵。此臣所以躍志畢慮，不量其愚，不避見嫉之嫌，而願莊嚴陳也。於陛下留神加察焉。疎遠小臣奉當侍日望清光，未待者也，所而閑從公卿大夫之後，竊疑於進見下風，聲皆以謂陛下才高天下，智出物表，既妙思六經，而多識前古，旁羅百氏，典章制度，律令物式，靡不淹洽，工作器械，算數，未嘗無不精密，神機天辯，變化無窮，遠而雖不問者，夫人心畏以敬，智勇皆蓋，且朝暮聽聞，陛下齋近親習之臣，猶且欲附麗合意語駮從之

史090-029

於賤。無鄙有所開發建明以補助萬一。況乎畢賢都述之人乎。雖天
之高。不可階而升。日月之可仰。無得而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
匹夫匹婦之於聖人。有所與知。一有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功。以大
舜之智而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人以爲善。以孔子之聖
而從鄙夫。辭可與人共之者。不獨有焉。則所謂聖智者。尙資於衆人
之所知而盛。蓋好心之所知哉。衆人所見。而有以遽之。使各效其長
群心所知。而有以擇之。使必從其是。竭天下之力。盡天下之思慮。然
猶有所不及。今後聖人奇其智聰。則所以待之者。盡其實。所得者。將
實其所守者。然矣。已而有遽其長。録其是。則天下之人。莫不興起。竭
之於其才力之所不給。討之於其思慮之所不獲。則天下之人。莫不
厭服。何必執於萬一身精神。一切親事於法宮之中。然後爲得哉。臣竊
仰陛下之天德。常若太高。而或不下接。朝廷之察事。常若太速。而昧
之。常恐不得。非陛下之聰明睿知。百舉百中。而恐有千慮之一錯。恐
有所遺也。況或機務關係於兵鈹兵。而評議已施。機務已發。則雖遂
由身試。而不測而輕議於既往哉。且夫發四海之威。任數五世之權
治。又有冠古之稱。然後之事。此乃全盛光大之時。君子之所以有
愚愿也。嘗者陛下誠有而務之所。指日中則昊。月盈則食。盛衰相
蓋之機。其在是矣。故易之明夷。以治衆。既濟思患而預防。此古先哲
王所以治而不忘亂。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日新厥德。以祈天永
命也。昔唐太宗自負英文武材略。以爲實無所復然。不知帝王自有
體。下兼將相。不足爲能。不若漢高祖豁達而能用。臣吾不如子房。蕭
何。韓信也。方是時。羣臣亦嘗變見而太宗悟焉。嘗自謂三王以來
撥亂之主。莫吾若。被負而務之雜天下土。上天見變其誥是乎。夫謂
古人爲莫吾若而一時人。則上下之情。不自而無所不至。推太宗爲

然而惟而又有親嫌至建劉向爲周之後更試速請。然後負荊之召。
麻幾三代之風。而甚亦不甚爲火。何陛下盛德至誠遇獻損錫源
自引咎以來。讀言。故出宮六以防隨究。盡心克己。欽於辛常。當特太
丁之比哉。乎以收視反聽。滴然與神明俱。治然與造化爲友。端拱無
爲。使萬自得。付物以能。委任責成。恃協之變。事物之來。有道以按。有
節以察。不安而成。不動而化。無事堯舜之無爲保爵於之壽。上以奉
寧七廟。慰靜太后之心。以幸忠邪臣。而錫爲君生福。則何爲其之
足憂哉。抑臣又聞。惟德動天。無遠勿屆。而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
亦曰。刑主殺。德主生。則猶德者。要善好生也。朝廷追議庶政。罪
議遠見之士。竊量陛下聖意之過於大畏民志。凡重事實及至使賊
親。本時亦有所觀者。鄭衛奏教。大畏類事。從生非必寺。欲求盡也。哉
而治獄之吏。失法之官。但見近臣不能悉不能無妥。意朝廷使私自
營。其徵宜力留公之名。而顧賊取鐵出之責。則必至於濫吏刻深之
害。至觀則夫入者之。及至上奏請成獄。獄已成。文致已白。雖有
賢者。猶而不得伸。朝廷雖欲加寬厚而無所施。則是豈國家之盡美
盡善。昧於事。宗相關。當知其辯。然法者。設於有罪而使惡人知
畏也。人無罪者。戒不自保。而善人亦懼矣。此臣所以疑也。臣知聖明
玩習久安。大抵嚴化。而猶者貴。近日推悉奉示。知設法方陛下勵精
爲治。有以昔過訓斋之。誠是也。然而矯枉者貴直。矯枉過直。則是由
而已。孟子曰。學之與。楊墨議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誠
使百司自此莫不觀屬。而責近益漫。約束緊且。求之不已。則是亦過
反而推之之類也。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在易之節曰。苦節不可
貞。先王之所以施政。群下未嘗無制也。然必寬之。使趨功有餘地。從
容而不迫。故和樂而無應。伴節之爲。集乎所以制數度議德行

然至於已甚過中。苦而不甘。不可以通行持久。失其所以為正。是故
先王議道自己。制法以民也。誠以陛下天縱之才。日躋之德。厲精不
周。而志罔或倦。舉以程能課事而厚望之於群臣。與以歲月則解不
破漏傾覆失其所操持。行義有跌於繩墨之間。而譏訶有軼於度量
之表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詩以四牡騑騑。六轡如馳。臣喜陛下御
達事機。時措之宜。必有以變而通之。如王良造父御馬。緩急控縱而
歸和平。固已得之於精神之會。心術之微。然臣直以耳目所接言之
不能無過討也。獄吏法官。御在陛下。視以好惡。惟所寬嚴。易若覆手。
至于興甲兵之大。投民於鋒鏑之間。措之矢石之下。以兵死者。一跌
而不振。則雖有仁智之心。不能救患於已然。而消禍於既往。是故帝
王之師必出於萬全。攻不必取。不為勞衆。戰不必勝。不為接刃。蓋以
養國威全人命也。近者淮南之舉。師出不為無名。以陛下之威武。持

吏鼓勇。軍士思奮。教之以討。若老成人之策。務乎。當其有餘不足。若
蓋責於侏儒。撤馳鋒摸。萬全必勝。而獨克。然臣得之傳聞。不如是哉
以謂蠻徼山林阻險。道路狹隘。溪澗隔絕。吏士半勝。食貨不繼。得達
地。饒瘴疫。令人頭痛身熱。泄泄霍亂。而中州之人。不服習其水土。使
豐積禁蕩。聞大兵將至。則逃遁而不出。旅距而不可入。曠日引久。曾
而不決。士卒暴露。疾病死亡者衆。而饋餉或不給。師老械敝。使成
延。不然逞頑黷。徒上下救死。為首尾之勢。旁近種落。相與唱和。有首
蠻之援。羣能勝之主。而輕用其鋒。以與猰狃之民。角逐於崎嶇僻東
潭澗翳薈之間。以幸頃刻之勝。厮養下卒有一不備於行間。非卵累
哉。其者領纍其杖賞。猶不若多算遠御。以全制其弊也。如師壓而
歸。蠻或連結。結種呼黨。並出蜀地。狹而人稠。難遁。大懸食猶不足。比
歲錢積於官而用少。而盜貴不加多而益賊。則衆人困矣。蜀之所

恃以界限蠻夷者山林也。今承平日久。而虞衡之屬。時禁不謹。界上
之民。私相交易。往來往往有微徑僻道。道路啟發。為險狹者今平行
牛。牀木故可以為障塞者。今皆盡行斤斧。不幸而歲饑。食不足。錢不
可以多得。本末俱困。山林之阻。故不設備。偶有姦民鄉導。外寇寖衆
俱發。郡縣又闕守備。則唐之南詔。前世之均順。豈可以其無能哉。古
有言兵者內詳。一方有急。而皆從令。蜀號畜饒。為朝廷外府。以
內外輕重較之。則手足標本也。五路。天下之腹心根本也。河北陝西
河東又皆控帶戎虜。舉封數千里。中籍勝兵不減七八十萬。然則三
路尤為天下之擇。故祖宗寬假遠民。稅或不及分。河北特弛鹽禁。議
知天下有急。三路寬措其重。三路不可動搖。則天下之勢常安而他
皆坐受其利。故切封疆之選。擇堅帥。委奉饒藏。履急難之地者。則急其
力而緩其財。守增募安鄉。畢不識戰鬭之事。未知死亡之憂者。則急

其財而緩其力。利害之相權。勞逸之相均。書法強弱之相資。多寡有
無之相濟。蓋未有無費而獨得者也。祖宗初定天下。所以任戰者皆
隸西之兵。固未有義勇保甲也。猶且恤之若此。況今日乎。誠宜先擇
三路之守。令優為勸獎之法。精擇職者。且使任。俾得以撫循其民。卽
安田里。因其暇日。肄習戰守。損其適負。寬其力役。于居無迫。須番番
之數。則緩急可使。其致死。衆待民兵之實。則西北之虜且畏威。實民
誠效死。虜誠畏威。則遠師不舉。兵力不頓。不踰几席之上。搏俎之間
可以控四夷。因其亂亡之時。蹈其機。投其隙。敕之以道德。征之以仁
義。誘之以恩信。則可單食壺漿以迎王師。扶老攜幼以歸聖德。報
不施。況江南乎。方天變之來。陛下過意祇懼。自以反求諸身。又有
以同結其民。酌輕重之宜。權先後之施。則夏遼異黨。蠻貊羌夷可使
歸命而化。則惟宮禁之內。左右宦切常從宿衛之臣矣。至若推廣衆

類而俯察恩澤之路以導迎善氣也陛下所擇非小臣所得一二言
也臣屬近在輦轂之下首聞詔旨似先衆人而言陛下故優不誅使
納言之士得以繼進則四海九州之遠內外臣民之衆方九德咸事
之時安知不有指陳世故極於天人之際通於古今之宜足以上吾
聖心抑塞屋變者哉則是臣於國猶爲有補也
神宗時承議郎王安禮上奏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失於
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咎異消怨而不戒則禍敗至蓋天以
君爲子愛之類之可謂至矣政一非也則垂象譴告將欲人君懼過
遠於患禍者爭以[illegible]全安也自昔言災異者皆不出此道若甚亡西
方異之甚者陛下恐懼祗畏避宮寢損常膳下明詔敕求直言新通照
然今則消復臣聞無變而惟福亦不萌患至而思變將誰訟陛下
思變責躬之日臣實不敢徐未福嫌已之嫌共惟陛下即位以來變

勤恭政典起廢繼絶可謂欲治之主不世出矣若仁民愛物
之心而澤不下究有孤恭好問之實而壅於上聞廣土衆民未臻觀
富爲方黎庶尚或罷任在位多蠹盡之議比屋無國空之嘆是作難
蒸賢不肖混淆民勞於室顧見于天臣竊思其由未知其實意者左
右之臣未均不自謂忠者爲不忠謂不賢者爲賢則黨比附麗忘義
塞以惑陛下之聰明數任職言事之臣附勢以亂情偽舞法以徇愛
憎賞不及功罰不當罪而政事不得其平然乘權附利之臣未嘗忘
養閑仁之意周力擇於專擅取利究於閭夫與民收斂致怨黨人
不得安而失職歟凡此數者足以干陰陽之和致乖沴之氣天象之
差幾在於此陛下悉仁孝友於于天外無狗馬玩好之求內無險
詖私謁之事是陛下修之於上正之於朝廷而群臣盡之於私室伏
願陛下察飭近之行使無以濟其私杜群枉之門使得□□於直者

不急之役作紓弗勝之力役尤可施以利民者一切罷之則善言可
以退舍災意可以延年複見於今日矣若夫貶損之舊章祈禳之小
數臣竊恐皆非陛下所以昭事上帝之意臣竊於素愚方無攸助獨
蒙陛下拔擢牟得待罪從臣常慚無以報稱故敢冒昧不避斧鉞之
誅以先衆臣唯陛下留神裁擇不勝幸甚干冒天威臣惟伏俟命之
至
張方平上論曰臣豢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無爲澤及今被命
守藩早夕出國門道值陛下以垂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新寧司率
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際是
臣不忘陛下聞一言則忠義之路無復壅於天聽上負知遇沒有餘
責敢以聞見少報重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矣惟臣而
後國體正天下安故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

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爲國之體猶權衡然不可使有
所偏重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
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古往事無不洞曉不待臣
說也今聖心所以吞天戒責躬變禮者頗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
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昭答是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
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今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固有
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條法一事爲
天下害實深萬姓至今蒙冤無哀案可以定其法議謂日以謀遑公私
困以擾敝夫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
害荐作蓋下令如流水之源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効
蓋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懷事實必改若猶憚改人將不
堪愛惠一成豈鮮矣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宮家國大事願陛

下憂深而思遠寄心於人情未可忍於社稷之憂患既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事猶在聖人所以終日不離其經重訪此也。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教成風變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獄訟興於閨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貴賤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而知然有為國家死節伏義蹈難濵而不易其持者哉。昔堯舜之為君選于衆舉十六官而與禹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承服之下。其間必有知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遺譬之金石叩之則言人人各有心。藏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吉人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偏也。惟聖鑒精察之。若夫考之以言而不能盡

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勸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乎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而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要所以廣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援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然不可脫於閫閾之利害不可以賤人。涓涓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禍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偉烈高邁百王之上誠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咎證之象不生民之愁歎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進說曰至以至願曰某下猶無憾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為陛下慮不敢不精為陛下言不敢不盡。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袁行簡論禱上奏曰。臣竊惟書叙休咎之徵時雨以肅常則以狂時寒以謀常則以蒙蓋各以類為感。天難諶命不可知。故先王亦昭厥事而已。今年春亢陽秋苦雨陰陽之愆各至其極大水害郡邑殺人畜淹禾稼流蕩廬舍。陛下咨嗟歎憂形於色爲出使勞徠安集之則陛下之仁愛可謂至矣。然古以醫論治國欲知其身體急為病發於手足而治於手足其力雖勞終不加損。求其本而治之七年之病苟艾蘇而定。陛下寬慈恭儉仁孝宮闈嬪御非有過溫之寵池臺苑囿非有不時之游幸。母家后族素法循理非有僭侈如漢之外戚也。內外百官承流聽命非有權威作福如唐之藩鎮也。樂夫民藏悲有幾揚廢虐不可制者也。而天災仍書宜必有在臣竊不足以知天數若不足以中民病賴陛下財察之。夫豈刑政有不中歟。無錄患苛居上吏或未遂與陰邪之人用事亦其臣有所不稱歟。不然將災傷之如此也。左右皆曰禍福數也。爲此言者非倫則諛。今人

君之事天猶人臣之事君。其君有所喜則財之有所惡則畏之威福之至皆以為命焉則人事廢矣。書曰。洚水儆予。又曰。王司敬民。此先王所以恐懼修省之意。陛下察之。五經之學旨陛下所自得亦何庸臣言哉。

明州通判累壽以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然自責。丁卯發詔癸酉而雨足。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宴有及民亦宜也。以四月初一月之久民刻於新法散敖如焦而京師尤甚閭閻細民困於失職智愚相視日有大變之憂。陛下既惠以詔書又施之行事。謹除刻文斷揭繩算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臣誠以三日而膏澤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察有以遂其仁政也。若法令弊家為毒於民者所變能辭萬一人心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為戚而夙夜慮之乎。今陛下之所知

者帝易事耳法之爲害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
甲也淤田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
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服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
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得少休於聖澤其爲害之責歸
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
而反坐言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爲妄誕成就其事主持
適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
患削壞敎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旣日以數而禍亂卒至
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
哲宗元祐元年梁燾爲右諫議大夫上奏曰臣竊聞華州奏鄭縣界
小數谷山摧損覆居民者臣按春秋傳曰國主山川故山川之變聖
人以爲至戒而深懼然變之來也或考之人事而相符或稽諸君德

八 奏議卷之三百二 十五

而不驗是皆有天意顧世主所以應天者何如耳應之得其道
則轉禍而爲福失其道則反安而爲危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人事相符之變也然幽王曾不以爲戒故詩人
哀之曰胡憯莫懲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此
君德不類之變也然帝堯自以爲戒故命禹之辭曰洚水儆予臣竊
伏思陛下即位以來尊用耆哲登崇忠良納天下之善常若不及革
天下之弊惟恐不至以百姓之心爲心撫而安之未嘗文母之於赤
子也四海內外物情人意和懌而舒徐蘇來太平之象矣宜乎災祥
寖熄交至而迭應今反有山摧之異者何也臣竊見天心之仁愛陛下
欲以爲治聖治日新又新以成無疆之休故於未然隱示警告欲陛
下仰思天心而內自勵以予眺兆民因憐憐乎無不得其所而有害
動之際怨而不恭者乎公言直道固無間而上下交矣豈尚有蔽蒙

邪蔽反易是非紛晉之明者乎正人君子固並進而朝廷清矣豈尚
有不肖陣論其間亂吾之真者乎天下固安矣豈尚有寢處深憂遠
而難曉隱而不知或欲改而役存或已除而又作勤人之憂者乎四
體固舒矣豈尚有借虛名而甘實弊以養後患未爲至計者乎爵賞
不爲不謹也姑息以害公儕差而柔正者一能絕乎刑賞不爲不平
也當罪而疑宜自而枉是有不察乎政令不爲不明也煩而寡要輕
出而易反以惑民之聽者有於思乎力役不爲不省也用而不切偏
勿亦均書荒之至乎耶是之治不爲不飭也任非其人過王澤而不
下於孰吾民者愁之毒乎仰願陛下因天之戒凡此類者益加意焉臣
愚不勝惓惓昔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以重人之言告而晉
侯從之以伯宗爲春秋賢之夫晉侯列國之君而梁山一國之望耳其
變也猶能每召賢者而謀之況陛下有天下之大華山又五嶽之宗

八 奏議卷之三百三 十六

乎其可不畏天之威思所以應其變也伏惟陛下舉思之矣雖竟之
言采晉之善博資賢人之謀修飭政事以答天戒社稷幸甚天下幸
甚
六年孟知鄭州上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也以清明博
照爲德而不容蔽虧侵掩之爲患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方今春以
來天氣滔霧陰翳不見清明之景者蹈六十日間待一仰暘雲則欣然
物樂而人嘉今又食于五月之朔爲變亦已甚矣詩曰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爲常也
日食則不善矣惡其主君之占非太平之象也臣竊爲陛下憂之亦
以爲陛下之賀也何者衰亂之國忽有日食星辰之變而日食爲之
寂此臣所以憂也伊古明昌之君遇災遇變飭躬責己應天以誠然
回答譴不損爲聖此臣所以賀也恭惟陛下以上帝眷命畢有天下

聖明文母臨制四方，退既謹恭無所專斷，言動中禮，不聞過舉，何其天鑒昭昭示戒，如驚失道敗度之爲甚可畏也。或者陛下以盛妙之年，居崇高富貴之位，養心之道猶未加焉，故天心無以自安，欲陛下飭躬責己，應之以誠，則除災而集福矣。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夫銷變之道莫如脩德，脩德之要莫如進學，進學之務莫如專志。志專於爲善，則復定性，纖翳明日開，其積力久，爲聖益崇。夫如是可以迎天地之興，揚和氣也，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無爲高拱堂，操吉隆之符矣。董仲舒有言曰：天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陛下以堯舜之資，聖敬日躋，加以好學之志，善爲太平有道之主，天之觀屢應

既佑，豈止仲舒之所稱者哉？在陛下勉之不倦而已。夫帝王之學，當知其大者遠者，不在摘章析句，總視纖微，綴文章，務詩賦，有若儒臣之爲也。所謂遠大者，豈無要耶？臣謹獻其略：夫明主可以豈承上帝者莫如敬，臣願陛下事天以敬；明主可以得四海之歡心者莫如孝，臣願陛下奉親以孝；使群臣之喜樂盡忠者莫如信，臣願陛下御臣以信；使百姓之家給人足者莫如仁，臣願陛下養民以仁；使政事惟醇，不令而行者莫如勤儉，臣願陛下治己以勤儉；使左右安寧，中外附親者莫如寬宏，臣願陛下容下以寬宏。敬天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究至誠之實；孝親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盡愛敬之力；信臣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辨邪正之情；仁民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達富壽之術；勤儉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適中道之用；寬宏之事蓋多端也，非學無以識敦大之體。作其進學，則盡之矣。伏

惟陛下屏遠聲色，親近書史，宮中清燕，日深記誦，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講議，不必務求多遠，當使日力有餘，暇而致精，論而忘倦，日就月將，自成廣博。覺勤于學，則德明而君道彊；不勤于學，則德微而君道弱。君道之弱，雖無災異，是爲可畏；君道之彊，雖有災異，可以銷伏。陛下誠能存畏天之心，發進學之志，天心聽之，悅然降福，蒙雨之答，無限月之驗；薄食之變，有雲雨之應。精意所感，吉符是隨，上寬太母憂勞保護之意，下副中外欣戴瞻望之顒，享國永年，比隆仁祖，成宗社之慶，臣民之幸也。臣天與朴忠，尚亦自竭，今不敢以在外疏遠少怠愛君之誠，封直之言，惟陛下財赦。

元祐二年，右司諫王覿上奏曰：臣聞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夫人君之德配乎天地而協乎陰陽者也，故災祥之來，皆隨其德。古之人君每見災異，則退而自省，以脩德爲，乃可以變災爲

祥，竊稱爲福。伏見去歲以來，旱災屢作，今春涉夏，亢陽尤甚。陛下焦勞惻怛，精意祈禱，靡神不舉，而又傾倉廩之積以賑饑民，省土木之工以寬役，親錄囚徒，赦過宥罪，宜可以致雨矣，而雨猶未也。然則天意亦必有在矣。謹按洪範之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見於休徵則曰肅時雨若也。夫人君外既有恭莊以著於貌，內必有肅敬以生於心，然後施於政事之皆主於肅敬，則百官群吏四方萬里莫敢不肅，而天應之以時雨，此天人相與之際如影響也。恭惟陛下春夏以來，凡可以致雨者無所不講，而雨猶未應，意者肅敬之道或有所未備乎。陛下起居語默，皆在深宮之中，非愚臣所得而見，其見於政事者，臣得以言之也。夫京都之官，舞容養望者多，而紀綱浸隳；諸司之吏，驕慢玩法者衆，而職業罕及。此京師官吏之不肅也。監司妄意朝廷厭於督責者，以苟簡爲適時；郡縣妄意朝廷主於寬大者，以縱弛爲

得討此監司郡縣之不肅也。國之罪人可誅竄以明國之刑者。或誤掖於大臣之言。民之巨蠹可戮削以釋民之怨者。或稽留於典吏之手。此刑罰之不肅也。令出惟行弗惟反。今發號出令。或數日而追改。累月而變者。此號令之不肅也。廣西新州之役。以兵將邀功無事受戮者千餘人。遠方之民。銜冤無訴。久而不正其罪。此軍政之不肅也。河北塘泊之險。以大河橫流。漲爲平陸者數百里。胡騎之來。將通行而無礙矣。而莫有任其責者。此邊吏之不肅也。凡政事之不肅者類如此。而求所謂時雨順至。不亦難哉。夫仁恩豈不可致雨而肅歟。乃可以致雨者何耶。蓋肅然後仁恩可行也。朝廷不肅。則小人肆而下有受其弊者矣。政事不肅。則萬事隳而民不勝其生矣。夫如是且將亂之不暇。尚何仁恩之有。況可以感天心而致雨乎。惟肅然後政事修而仁恩行。乃所以致雨之道也。然則言動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躬行之。政事之不可以不肅者。臣願深圖之。庶幾乎雨可致也。

三年。御史中丞蘇轍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曰。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雖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虞。伏惟皇帝陛下。聖心焦勞。禱請備至。發倉粟。留上供米。以救饑饉。可謂憂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懼。內既竭其誠心。當用勸分以濟民乏。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望。將御文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上。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殿。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詔有司。罷朝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實畏天戒。不吝改過。群情悅服。神祇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近日執政大臣雖嘗奏乞解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理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儻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未敢緘默。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統惟允便。

轍爲戶部侍郎論陰雪劄子曰。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昧饑困斃道路。理必憂營何所不至。盖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錢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釋折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秦之末世。峻刑暴發。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德意已著。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雊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然既爲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寒歲若旱。去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遂淫燠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爲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盛。頃以來朝廷之政事。以寬恍爲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爲一。

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逋欠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不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詔執大臣使之守法度。正紀綱。信賞必罰。使群下懍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陰陽過差淫謬侵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貸窮。破囹圄焚觀赦以緩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陛下顧臣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齪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啟言。惟陛下裁擇。

四年。御史中丞李常上奏曰。臣聞漢策曰。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學荒識淺。智慮不明。豈足以知天。焉足以考古。又況所謂善言者耶。雖嘗誦詩書之文。服師友之訓。稽夫往實。驗諸當今。以觀天人之際。若有可以言者。輒妄陳一二。干鈇鉞之誅。惟陛下裁擇。臣伏見今歲已來。日色無光。雷不時震。怒風屢發。甘澤弗降。上天示變。殆非偶然。嘗之前書。甚可畏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日者。君象也。照臨下土。暉曜所燭。無有不及。不容有所掩翳而光烈弗舒者也。震迅以時發揚隱伏者雷也。則威之象也。不容於發生之辰。寂然收聲。使人無所懼憚也。鼓動萬物。幽微必達者風也。號令之象也。不容狂怒翻發。蕩然無時。以抑止甘雨者也。雨之所及。膏潤悅懌。長養萬物。惠澤之象也。不容更越時序。枯槁百生。若無意於哀矜者也。臣自不雨以來。博行訪問。萬澤愍少。唯王畿獨甚。雖諸州備至。而嘉應未臻。況陰欲雨而氣復旋起。寒霧繁微。雨復收霽。天其或者將以此警懼陛下乎。且古之聖君。不以災譴為患。患政刑有所不至耳。苟能恐懼省察。修明政刑而災譴不弭者。未之有也。臣夙夜伏思陛下臨御以來。發政施仁。莫不本之先王。法乎至德。惟恐一物或失其所。聽言納善。從之如流。惟恐其施未當。害及元元。宜乎和氣感召。風雨順理。以佐百穀。以寬農稼矣。又自闕雨至今。陛下焦勞側怛。憂形言色。奔走群祀。致誠乎天地山川。及群小祀。親臨軒陛。以寬宥獄。命官四出。以察冤滯。然而終未獲應者。豈政令之大者有所未盡歟。先儒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臣伏見今日政令之最大而難施未安致人情不和者。役法是也。役法之大。浹及四海。窮遐遠徼。山巔野處。無不蒙其利害休戚。今自改更以來。日見未便。戶部雖巧為損益以求可行。猶朽木壅培本根。

不潤枝葉。不能必活。四海之人。形於嗟嘆。知者皆莫敢訴。而陛下當未之察也。執政大臣當未之知也。觀望百執事緘口奉行。嘗未之告也。然則陛下之明有所蔽而不能照乎四聰矣。威刑見玩而有所拂矣。號令壅滯而設施失當矣。德澤不及乎黔黎而欲時雨之應。期何可得耶。臣請詳言力役之為平民患。差與雇利病重輕之不同。此對農之人。農男常在野而不見官府入城市。天下之情所同願也。自祖宗朝法嚴。而藉不明。差役滋弊。國朝因仍前代。雖加損益。未免匿藏隨貴賤等第差科。然破家產。廢農業。非一日之積矣。熙寧中講知差役之弊。天下州鎮九國邑役害民之事。例皆裁減。如衙前主管府庫承符散從手力耆壯弓手等役之類也。就其不可減者。悉使召而賦錢乎民。平民隨力出錢。無事於公家。遂得以身常在野。不見官府入城市。孰使於是耶。雖然方是時奉令之臣。取民過多。務於蓋積。遂有餘錢不速之數。農民有貧之憂而

不聞其充後役而罄於家為病也陛下即位之初承納忠言
歲歲輸錢為非農人之事又不供力咎以為非是遂一切罷之復行
差法方詔旨初下愚民未知被差之為害臣於是時亦不能盡知如
此四遠之人既皆呼而相慶矣行之既久始覺其患有加於前日何
也蓋差法之廢十有餘年版籍隳壞吏不明宜差役者執難宜私役者
反重之相爭決獄訟紛然因緣為姦公行賕賂寬戶多者僅有休
息之期鄉狹戶寡者連年在役況今無限田之制上等極力之人昔
輸錢有歲百貫者今此等為弓手散從弓手一名以代身役不過用
錢三四十貫中下之戶舊出錢不過三貫至二貫而雇承符散從手
力之類不下二十貫以是被之勞逸苦樂為不均至相倍蓰矣然
則今所改法徒能使上等人戶優便失國而第三第四等困苦日甚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正謂是也昔臣侍睿之第嘗獻議曰法無

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既而有司所寫亦屢
以此千百理聽有司改擇皆異之害以臣料之人情豈甚相遠哉不
過謂業已施行憚於改易殊不知茫茫四國仰訴無由豈惟微令相
顧失望蓋為不知之患上動天聽豈國家之藏事耶臣前所奏為役
令當者論錢皆當出力折衷二法而為書序之詩訪與言得寬民疾
在上者既無見剝之求則下戶皆願出錢矣而又四方風俗或不同
利害或不一當差而願雇者有之職無使四方隨俗以為法不以
偏之好惡示四方官吏不得觀上所好惡而議法其歸至於寬民使
俗上下均一無有偏重而已今示以一偏之意而為法使四海歸勝
細民窮困凝然不知處上大夫畏忌不敢言況希合之人為
監司與夫守令我得之不以令錯條使陛下致天怨於上人怨於下
豈國家社稷計耶臣乞下司與議陛下許其利害得失復有所願

避而不言則臣上負朝廷下孤百姓罪不容誅矣伏望聖慈察天意
之甚微特詔一二諳練民事臣寮使與議臣能差雇二法取便百姓
者修而行之無廢所書無救舊弊吾民以為甚矣庶乎或可以消和氣
可稱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劉安世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狀曰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
時雪今春踰月亢旱愈甚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蒔種可憂
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
意民事所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
有所未行臣謬居言職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國無捐瘠之民者豈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
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
代聖帝明王所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推畏天愛民

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
司遍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
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停罷庶
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
安世又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奏狀曰臣近以時雨愆候旱暵闕
遠曾具陳舉行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
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
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計今內自畿縣外連諸路
率皆旱暵二麥已損播殖不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為之救助者安可
後也臣聞堯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
色今歲一不登人耳積者有司不慶宜預備糴故當于候春夏之
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求衣曷

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詔飭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求以
待譴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
安世爲右正言上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樹地。
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
風雨時若。諸福畢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
害荐臻。今春及夏旱暵爲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流
亡之憂。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遍走羣望。內擇從臣。而沛然之澤終
未普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災異
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
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戒懼
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譴雖高而聽卑。明主所應
略文而尚實。與其爲祈禳之小數。不若圖銷復之大方。臣願陛下夙
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
闕失。申命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
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勑緣邊帥臣及
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有非
要切並已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尚宜協恭以思天變。
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弭變之至術也。昔宋景公
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陛
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目睹焦勞。輒
勑愚衷。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曾肇上奏曰。臣伏見去年諸路災歉。京西陝西人至相食。
冬間屢得嘉雪。宿麥甚茂。饑民故欲待此以濟。而雨不時應。旱氣已
甚。宿麥苗萎。勢將槁死。雖有收成之望。所得固已無幾。若飢饉荐臻
公私受弊。有不可言者。此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而恬然
莫以爲意。此非臣之所諭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畏天愛民。海
內所知。豈忍坐視轉徙。蓋疑恐是上下蒙蔽。有虧聖心。但云雨澤小
缺。未至害事。九重深遠。何由盡知。臣忝承乏從官。不敢雷同隱默。敢
効小補。仰裨萬一。伏見已定今月十七日春宴。臣愚切謂天意方作。民
食未充。乃於此時君臣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伏天災。導迎和氣。
伏望特賜指揮。罷春宴。使百姓咸知陛下之意。人心感悅。天意亦
順。必有膏澤應聲而至。猶足以救垂死之苗。復豐登之望。豈特一日
之宴。而有終歲之功。在於聖心宜無難者。惟留神無忽。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

災祥

宋哲宗元祐四年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覩旱勢太甚為害非輕聖心焦勞和氣未應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又聞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引咎自責故以誠感格者多矣是以凡有災異或減膳不御正殿罪己責躬以消弭其變不惟民被其福而上德益光臣願陛下講尋故事以致憂勤之意擇日親出為人祈請及遣朝臣謹重嚴恪者分詣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精加祠禱仍詔所撰祈詞深自剋責務在感動人神庶幾必有顯應

右諫議大夫范純仁論消復陰冷疏曰臣竊見去冬以來寒雪為害今已中春陰沴未解商賈來手未能營生貧困之民死者甚衆聖心憂勞修德禳變賑卹備至祈禱精虔尚猶未有消復之應臣竊思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或慮朝廷之士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致陰氣過盛而陽不能勝也伏望深詔三省選用正人在外者使復歸朝廷在京者擇居要近俾得聚會精神講求政要以輔聖治所頒厥直請托廉使民心悅服自然協氣應誠災異不作

七年簽書樞密院事王巖叟上奏曰臣伏見去歲日食五月朔伏讀月食三月望且食之既按十月之交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謹也又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考書五之言則日月之食以為災考聖帝之詩則若專戒日食而不以月食為可畏蓋詩人之時事異於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月並明之道候不當有薄食之變也臣竊惟皇帝陛下以光明純粹之德潛默臨朝太皇太后陛下以仁義公恕之行儆而為政蓋無一不當天

心者然則何為猶見于月食之災臣殆恐陰邪道長有以蒙蔽聖明而聖心不以為疑故天見變異以示警戒此天心之仁愛陛下而欲全聖德之美也消復之應宜在此時願陛下用人之際審別忠邪正使必得其真聽言之際則察是非使必歸於當弃遠讒諂以蒙蔽之宮以答天意臣愚不勝幸甚

八年春多雪刑部侍郎豐稷上言曰今嘉祥未臻沴氣一交作宜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天之誠未孚惟宮掖之間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諸子之任守忠者願陛下昭聖聽戒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變

右正言鄒浩以京東大水上言曰今頻年水災繼作螟蝗之數可不可忽而消復之方尤宜數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常之害然後消復之實也

紹聖元年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天變劄子曰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鉤見者駭懼以為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道長則侵人君之明所謂見于天日為之食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上天見異以儆聖心群言謂丁寧未過於此矣陛下所宜恐懼脩省以答天戒深思變異之來孰由而來有以感致之務在安靜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感應如影響不可不畏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為福異變而為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佞臣欲寬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納忠愛國之至

四年陳次升上奏曰臣伏承詔書以彗星再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僚

直言朝廷闕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己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衆唯唯。輒陳愚見。爲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藉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輟興兵。不事遊觀。不過營造。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遠忠直。近讒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遊觀營造。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陛下要舜禹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己而執仇。或觀望大臣而陰賊。或依違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何意奮合直先偏私。臣所聞。臚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無寧元棄問賢不肖。其所行無間。是不是。則目爲同心。稍言非是。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爲奉貲中書舍人葉濤。親文殿學士安燾爲無善惡。則以爲奸黨

識知元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斂持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爲疏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久不得越職言事。臺諫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曆志者。彗除之象。又云。其災或短或長。內爲後宮之害。外爲諸夏之禍。又古者言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深以廣。爲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於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徹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莫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之側身修行。而類昊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其皇威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甚而當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

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雖措危言。然臣聞苦諫軼藝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於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誅者其大者四。中宮廢居瑤華。雖妻寵盛一也。遷臣未見牽復。陛下互立潮置二也。百官絕持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婦妻寵盛。有臣試言之。陛下日象之。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外。疏閒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閨林毀。夫尚以出妻爲恥。況陛下爲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爲天下後世法。行而爲天下後世則。朝行乎一室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合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豈不過詰責。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號稱嬪御之

改徽。設有忤旨。未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出置瑤華外宮。以爲罪大也。則不置之死。以爲罪小也。則不應終廢。臣未聞別降詔還后。天下疑之。臣亦切以爲疑。慶曆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而宰相權音。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辨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居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召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親幕所期。豈欲在堯舜之上。豈宜覆用漢唐下衰之舊。已弊之故事。所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尋冊后命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肅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遷延未肯召者。蓋左右蔽之也。然

寵愛敖之也內則閽宦嬖倖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為
是下不能講上於唐虞之盛而致陛下於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
法同其稱臣切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聽復正中宮之位
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述臣未見[?]後臣下立為朋黨
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修省自咸惟恐施溥澤之恩有罪之
人咸得自新至於栽人情輕為猜全宥羅致呂和氣奈何被逮之
臣內未霑復以情未順眾議恭乘元祐名曰垂簾實陛下自總萬機
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當為陛下左右輔相離擬秉
背不為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改更為所比元豐則今日有
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剛龍愛此大常悉遂竄書俱召還
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宥之足增益陛下天德之
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祐中擢進士第元

林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
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
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於貶所亦既仁置之遠地其他盡遷於
時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歸君善
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趣嚮不能齊也在朝廷
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征有苗益以為不可周公之東征群臣
異議猶十夫以為可王懷辭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
魏徵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
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當
霆之怒不當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清濁無親父母之於子
有教無類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
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為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為快紛紛終擾

自為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遠方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
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至天下幸甚所
謂百官植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
為相有王魏善諫近世如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量行貶謫
近不過三兩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遷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
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得聞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
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文經武緯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
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
陛下之衷稽覽資治不言之教德不怒之神威繼之以禮樂無
以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善靜今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或
酬恩怨為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取喜予者紛紛如也
其間專君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言

之王安石為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罷相則投之呂惠卿之
門惠卿既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
門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寀相意
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遷事則遷事隨事變轉隨
時上下本之人材品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
意者為之登對其次金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逐
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
政門人則其親故閭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善言
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
不決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
削弱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其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商諫
郭知章房是元祐用事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除授其

身遠紹聖之後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稍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可之說。於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二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數遂如章負天下甚矣。知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謝官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修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擇老宮教。紀綱未正。詔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致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然回易錄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未過纂什書篆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審全是也。仁皇初即位吾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佑沖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剛斷通用罪謫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書。塵永光獻。式敎本。此詔最為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陛下有詔禁言章獻時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

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為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為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於海濱。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為翰林學士。二日獨班宣見。明日除尚書右丞。蔡確南行之日也。今尚書右丞黃履在元祐為御史中丞。凡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諫官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尋以己事為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以先朝嘗以善財利擢而今復用。或以詞紛善罵而指之要。逆知所被責間官不惟章復更加寵用。此輩凡宜備使令。不當使須中書政事。頗陛下察視多言帶曾是思。潛消朋黨。悉為王臣。招致和氣。虛心降書法度。求常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建臣好談兵邊帥喜攻戰者。臣誠

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為名。挑刷起釁。徑入蕃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動兵勞眾。雖得所侵舊疆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易報器械積之府庫。適為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繕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戢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候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見西顧之憂。有業無虜。然後選忠厚政事智勇老成之人為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矣。儒為飾用兵紀律雖驗而未之戰。亦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為閩人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淨。今以一方重事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默。進利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惟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以議事不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石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至時肥富而後可以言兵

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為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即位。未經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洛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艱。邊奏至。屢為涕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太盛不戢。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我禍也。故取之易。其治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虎害祭西戎之寇。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為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唐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傳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割李仁福為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彝興尚世襲節鉞。至四世。外增邊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潛伏中嘉納款歸附。仁宗易姓改名。賜于宗立李。道中復叛。景德中又賜其子德明

尚孤幼又值契丹以和無以爲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
服眞宗惡仁寬覆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軍賜以西平王
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弱有攻必取建州已盡靈武安西都護府擇
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鄜延環慶未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
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
水川殺葛懷敏等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豈如豺狼之性不
之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
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宜還師訓
兵謹備斥候保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欵然後置都護府廣同營田
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下幸甚臣所陳四說願陛下
稍察天威容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且與成
王賢且成王有周公旦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閎散之徒朝夕講道

明義爲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尚不比量往誠巧之小人耳不聞近
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視爭地兵戰之老事已者不得政務收者不
得作貿利者不得萌蘖已進兵尚猶有奇落之謀廟不聽之求助足
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政民事與進之戒盡遊蠻諫不從繁言不恭而
召公尚有不悅慶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雖持以成太平
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已成群臣皆所不及焉用諫諍言事之臣
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
下之大本大患闕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石者爲誰補以爲醫
王之藥石者爲誰爲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爲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
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家易持守詩
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總也仁宗皇帝所以事周四十
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謂上不負天子下不

負所學言之者利於國有補於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
春諫之[illegible]以春言罷役則是惡歸於公恩歸於春靈公
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則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近觀仁
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諧延英門論事伏閤仁去帝怒左右懼不測金
吾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憂矣吾年今八十幸見
盛事臣學術寡淺言無文采發於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機之暇
少賜觀覽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之患若稽先王之
道以揣之當時惟獨臣幸亦天下之幸
元符中刑部侍郎王覿上奏曰臣聞之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故
成湯以寡災而彰罪已之德太戊以桑穀而享中宗之名鼎雉致高
宗之興風禾致成王之寤皆此道也董仲舒對策漢武帝曰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警懼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比者日官
預言將有日食之異陛下預當荐避正殿罷宴之意見於詔書以謹
功費貨之闕更載之隨方以勞民蠹國之邊壘付之善將而又致遠
寓畏長民更始斯是以慰人情而感天意矣故正陽之朔陰雲四布
初無日蝕之處又有司觀候儀驗之際雲稍開而有覩焉陛
下之所以正厥事者雖已留於心而猶有闕歟不然何變異之未盡消
耶夫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伏望陛下敬用五事念休咎之所因延見
群臣訪安危之所繫遲端方直諒之士拒讒佞傾邪之言又德未遠
以久四夷之安除德事下以廣九年之蓄務民力之所繫而與之休
息懋風俗之澆薄而化以忠厚如此類者陛下深圖而力行之則何
止於消伏變異而已哉太平之效無疆之休可以立致也干冒冕旒
是俟誅戮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上奏曰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爲
厲疾疫甚廣群情嗟怨驚憂四顧考原經義可謂大異矣人之氣與
天地陰陽之氣相爲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於下則天道順
於上人事乖於此則天變効於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
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必祈禳消伏以爲末節小數而
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憂國卹民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
三省樞密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議謀不
一無同心同德之助有分黨懷私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與
粗聞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鬱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
官爵濫於無名而不歷於典故公道屈於貴近而私施於疏遠私罪
朋比上下隔閡況當皇帝陛下謙默聽斷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
房闈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戒如此或天下但謂淺辟
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
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溫者政舒緩之所致
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
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變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以塞其譴今來
歲以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所厚入春氣相乘有疫癘之變生
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已來日青無光風霾昏霧考
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爲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
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天儆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
修飭政事凡賊缺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是解而更張之至於決
獄訟之私枉遴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逐壅蔽去疑貳務以至
誠當事上塞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
勝惓惓之心

諫議大夫陳次升上奏曰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古之聖王嚴恭寅畏以順承天天示之以
異則反身修行下責躬之詔求直言者有之冊免三公者有之恭惟
陛下近因星變深省眇躬避殿減膳罷游宴以盛德之事雖舜帝之惟幾
文王之小心何以加諸然而責躬之詔未下無以顯聖德天下直言
未求無以裨聖政臣竊觀經史所載以災異之來必緣人事人事正
於下天意應於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蓋謂此也伏願陛下頒尺
一之詔求天下直言上以昭聖明之聽納下以盡臣庶之忠志如此
則朝政闕失得達於冕旒之前人事何患乎不修人事修則天意得
天意得則災異自消矣
次升又上奏曰臣觀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皇天親有德享
有道以此知有道德之君天必覆佑之時出災異以警戒之恭惟陛
下聖德隆盛朝廷清明今有此變異者豈非天之所愛佑以此警戒
乎竊聞陛下深冲退托下詔責躬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
之事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遇星變必須思以謀曲枉臣
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日至不勝幸甚
徽宗即位鴻臚寺丞韓宗武上奏曰臣伏覩詔書以日食正陽之月
天下臣庶得以實封言事臣退而伏思所謂人君敬畏天變遜言盛
德夫日食星變山崩涌泉天地所以警戒宜以人事察其幾微自古
危亂之國皆其未危未亂必有事之先見者忠臣義士未嘗不發憤沈
滯遭于當世之君事之微漸則人情所怨亂之既生又悔無所及臣
竊惟近日之事亦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夫大臣不畏公議私結朋
黨小臣趨利附下遺忘朝廷國可危也人主急於政事言路壅絕威
柄下移怨讟上歸國可危也左右謀議無儒學稽勝之士守邊將帥

無杆城堡障之限。國可危也。開大境土。外連邊患。財用耗匱。民力凋
弊。國可危也。歲饑不登。倉廩空虛。民人流亡。盜賊競起。國可危也。先
帝踐祚之初。母后共制。政出房闥。委任大臣。紹聖之後。神考法度未
及盡舉。而根治朋黨。追復私怨。中外觀望。言者同罪。遠貶竄殛。流離
道路。正士廢黜者老殘亡。附下罔上。相排擯以為進身捷徑。紛有持
去之士。一二敢言者。亦身流放。從起大獄。害及善類。歸咎先帝。頗
至德。自侍從官至百執事。非執政親黨不得進。每一官闕。輒闕不補
豈以四海士人之眾。朝廷百官之眾。皆是。如是耶。侍從官職在啟納。
頃年以來。未嘗有一敢言事者。長大臣為身謀。耳聽受。更稱抵厭惡
帶出入禁省。朝廷何賴焉。文章號令。衰於前朝。創為重遷事耶。其人。
狂士獻謀。擢冠三軍。進素生事。不計國費。置增百級。妄邀厚賞。俵稱
招降。將校驍將。蔑人所過。供報特設。道路騷然。自以西斗來數百
金。泉法使弟無術以救。重加困擾。戎落不顧。士馬疲弊。夫關西。天下
之形勝也。使民力內虛。外遺邊患。朝廷何以禦之。邊境一擾。陝右危
矣。河北山東。天下之腹心也。大河決溢。饑饉相仍。老幼扶携。散而之
四方者。不可勝數。其饑殍填委溝壑者。以百萬計。或至父子相食。然
縣無以賑給。坐視其死亡。或以郡守非其人。朝廷一僕不顧。後來者率皆
以私意除用。或不及前人。尚何賴其拊百姓。為朝廷究陳利害。河事
雖廢。責之水官。至今未見國利安之策。堪受其任者。執政大臣無憂
國忘家。為萬世之慮。豈人有腹心之疾。待寄於而恥耶。所恃以為安
者。北虜敦固盟好。遺鄰不擾。豈中國可忘備耶。易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自高麗至伊陽六七百里。山嶺重複。林木茂密。中間無郡縣
城郭。逃亡所聚。不啻數千人。萬一有桀驁者相扇而起。其患豈小哉。
臣每見朝廷更革政令。但人懷異意。排去舊怨。政立新黨。徒為紛紛

未有講究治具。建不拔之基。為國家者也。國是未定。所為此也。執爾
明天子。躬攬乾綱。收還威柄。公卿大臣。副書政體。留今所宜施行。因
求賢知足以濟務者。隨才錄用。無間新舊。數言奏功。考察名實。中外
之任。更番迭與。使熟黨者見朝廷尊先君臣同禍。海內被澤。太平之
烈。豈不偉哉。聖人以天下為度。聰明恩澤。如日月雨露。顧不以小忠
小察而自足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不以天位崇高。率天下無事而
宴安也。以四海之內。一夫失所為憂。不以侍御之好。鐘鼓之娛為樂
也。大約人情。恭然無患。久則放佚生焉。願陛下思大禹寸陰之戒。慕
漢文惜百金之費。留思留神。日謹一日。如太陽朝升。至於曾融以照
天下。酌帝堯知人之哲。稽洪範威福之正。仁祖惻怛至誠以結天下
之心。神考勵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此陛下之所宜法也。臣在神宗
皇帝時。屢獻諸國。未嘗敢獻一言。今至白髮。非以僥倖美官厚祿。將
以世受厚恩。誠樂當平治之世。不忍安危之機而從為此紛紛也。小
臣謀國大體。罪當萬誅。惟死以聞。
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奏曰。臣恭聞今月六日。駕幸秘閣觀宅。慕主任
親芝草於龍德宮。聖人所居。明神相之。德氣覆之。故為禎祥以表休
應。宜為尚寶。以注續視。臣伏見祖宗詔有司不得奏祥瑞。蓋慮遺未
備德未盛。難祥異瑞果。盍存于史館。可以為美談。未為善。唯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朝廷之祥瑞也。陰陽氣和。風雨時若。日月光華。星辰順度。
天地之祥瑞也。百穀順成。萬民和樂。郡縣之祥瑞也。四夷安靖。兵
不試邊。境之祥瑞也。於此四瑞。仰賴陛下以道治心。以德為政而已。
心以道治則明。政以德為則仁。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甘露降醴
泉出。鳳凰至。禾生。蓋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後人乃謂之祥瑞也。稽
考歷代。驕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臣愚狂妄。或有小補。不避萬

餞之誅。胃聞天聽，仗乞致早之暇，由賜審聽，臣不勝拳拳之至。
右正言陳瓘論熒惑在房心之間狀曰：臣近聞衆論，火星之行頗失常
度，歷氐犯房，今乃在房心之間。臣竊考歷代天文志，熒惑犯房稍相望
之，若房心之間，則天子之明堂也。臣雖不曉天文，然而房心兩位，家喜
易見，恐太史占知有所忌避，不敢盡奏。臣不可以無言也。臣伏聞仁宗
之訓，以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修警，況因謫見。豈自陛下即位以來
正陽之月日有食之，肆赦求言，所以圖消復也。而星變繼作，厥異甚大，
安可以不思其故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
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
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聖德日新，切於致治，上法
祖宗，內禀慈訓，孜孜勉勉，未敢違暇，而日星之變重有譴告，非天心
仁愛之深，何以得此？常否為泰，轉災為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聞
應天消變不在文具，非祝禳之所能除也，非末術之所能去也。宋景
公有仁人之言，而能使熒惑退舍者，非空言而已也，根於誠心而發
於言也。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真宗謂宰相曰：其祥安在？呂端
等言：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
遂用李沆為宰相，呂蒙正為參知政事。此二人者，天下之所謂賢也。聚
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消變之術如此而已。臣
願陛下用真宗消災之術，察朝廷未正之事，務聚衆論，取決聖心。躬
攬之初，大正厥事，當使所用所舍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
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惑，邪正未辨。當此之
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者
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
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膽落

亦已久矣。自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右而遷于左，十損一二，
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採傍觀膽落之語，廣詢博訪
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
之家晚，則是遠方之所已知，而陛下有未知也。幸而靈霾忽開陰雲
披剝，垂象赫然，警示陛下，天心仁愛，可見於此。傳曰：人之所欲，天必
從之。伏望陛下用忠良以合人心之所欲，天意得矣。臣故以轉否
為泰，轉災為祥，在陛下一念之頃耳。臣愚不知忌諱，惟陛下裁赦，幸
甚。
貼黃：淳化二年熒惑犯房，其年宰相呂蒙正、樞密使王顯、參知政
事王沔、陳恕皆罷，而改用寇準等。太宗以是年大旱，延近臣問
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
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既伏誅，家且
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仍領濠州定遠主簿，
用法輕重如此。亢暵之咎，殆不虛發也。太宗大悟，明日見沔，切
責之。是歲，擢準樞密副使，徙同知樞密院事。今陛下左右之臣
在紹聖中負誣神考，擁毀宣仁，而不能奉承哲宗繼述之意，同
心合謀，非一人也。願陛下躬攬之初，遂正其罪，且無使有侮法
受賕之人，則用法輕重不至於不平矣。消弭天變，莫大於此。臣
願陛下以臣此語深加聖慮。嘗書天文志曰：熒惑司天下群臣
之過。臣竊聞仁祖嘗采前世災異有應者，編次為十二卷，御製
序，引名曰洪範政鑒，遇有天變，則考其所因以為修省之資。今
其書必在禁中，臣願陛下法仁祖之寅畏，留意修省，以稱天下。
瓘又進仁祖故事曰：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
天異，亦當常自修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

人主知臣下之過而以戒飭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

臣華曰：仁祖於臣下之過，先以戒飭，而許其自新，此天德也。故天所譴告，終亦消復。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如斯而已矣。

華又論衛州進瑞麥狀曰：臣訪聞衛州近進瑞麥，有一莖數穗者。仁祖之時，眉州彭山縣嘗貢獻此瑞。仁祖曰：可謂真瑞矣。於是賜田夫束帛以勸費之。臣竊見近年以來，天下之俗爭言祥瑞，而農夫憔悴南畝，空虛大兵之後，遺民相食，河北流亡，至今未復。衛州亦河北之地，而有秀麥之瑞，是天以豐年之祥慰陛下之焦勞也。乞於所進呈之日，出於聖意，依仁祖故事，特降睿旨，咸使天下之民知陛下務農之意，益助和氣，以為永久生靈之福。

知成都路昌衛應詔上奏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剝林害政，使臣義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愁其之氣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illegible]而霖潦，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資儲，以應星火之命，勤勞怨嗟，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

嵩州推官崔鶠應詔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逆人主之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揣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猶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

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鄧洵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懼德

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

右正言任伯雨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自臨御已來，德澤屢下，和氣充塞，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四海九州，罔不豐年，天心人意，翕合符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然去年四月朔、今年正月朔，冥夜赤氣起於北方，光焰亘天，又有黑氣在下，漸衝西方，散而為白。參驗之來，其異如此，天心之愛陛下，欲陛下有所恐懼戒慎也。且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冥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又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臣謹按前

漢五行志云：視之不明，是為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近習，長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其氣直出於誅寵王事。故唐世自大曆、貞元、寶曆間事，有赤氣之異，惟文宗大和中為多，是時宦官用事，朋黨交結。今日陛下以堯舜之資，當千載盛明之時，固非唐世衰末之比，然天心愛陛下，以災異為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也。臣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勅宮禁，以防厥微，訓飭閹寺，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破姦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變異之起，可轉為休祥矣。臣疎賤小臣，誤蒙陛下拔擢於衆人之後，付以言責，常恨捐身塞責，未有補報。若見災異，畏罪不言，不唯虛陛下聖神知遇，孤負大恩，抑恐有姦臣指為祥光瑞氣，以欺聖聽，使陛下畏天小心，不得即日恐懼消變，則臣之大罪，雖斧鉞不足以謝言責。伏惟陛下留神采聽，天下幸甚。

貼黃：稱臣所奏，為言赤氣事，援前漢五行志謂之赤眚，乃災異之類。唐世屢有此異，史臣具載其狀，亦謂之赤祥。臣推考象類，乃陽不制陰，下干上之證。

伯雨又上奏曰：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必有象類。故始王先正厥事，為聖人惟能畏天，嘗聞修德以弭天災，未有祈禳而消變，六經所載，百世可知。臣風聞近日內臣打量太一宮，側欲建大星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深所不信，亦既累日，傳者益衆。臣為諫官，言救其源，聞雖未詳，救不先事，大為之心，懷不自已。竊以陛下聰達，德生知之資，膺天人共與之運，然即位已來，災異屢降，蓋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教之至，數有災異戒者，欲陛下戒懼以慎歟。初敕陛下固宜小心修德，克己正事，謹按洪範以五事配五行

而視者，謂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陛下富于春，聰明判別賢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核功罪，使重刑賞，事皆出聖斷，則乖氣異象，轉為休祥。昔太戊有桑穀之妖，高宗有雊雉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興之功，延過歷之年，蓋未聞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使修德之勤，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若祈禳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上天，乃可私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豈濟民以求報哉？陛下必若建此，臣切妄計其費，不下百萬矣。陛下取之有司耶，則常歲空虛，經費不足，取之有司，必且不辦；取之內庭耶，則括刷內庭，亦已迫矣。河北一路，物貴人饑，前年至今，流移滿道，朝廷熟視，無力可救。與其捐所急以事無用，孰若回所用以恤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德，人人鼓舞，天下相慶，皆以陛下損己便民，運光前古，人心說而天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臣伏願陛

丁遠雜於王。仰測天意。畏之以心。慎之於事。不泥世俗之論。屏去祈
禳之後。則人情自寧。上穹昭答矣。
伯雨又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初一日夜赤氣起。半月果有皇太后上
僊之禍。其爲災變亦已明矣。今來並州兗州河中府奏言因建置道
場獲此祥應。且赤氣所起。天下皆見。如何敢移易方僞增添景象。公
肆欺誕。以愚群聽。竊以天人之際。遠固幽遠。災祥之出。殆不虛示。豈
佞夫憸人。敢壞大體。諂詞異說。指災爲祥。以輕侮天命。如此之人。若
縱而不治。則姦說相踵。此風不可滋長。伏願陛下嚴賜黜責。以戒百
官。
翰林學士曾肇論日食赤氣之變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首罷
後苑工巧之技。放遣京城未作之人數百家。使得衣食其業。又罷皇
城司探報公事。以省刑獄滋彰之敎。又罷遠方歲貢明珠翠羽之類。

宮室服玩滛侈過甚者。屏而弗御。數日之間。內外歡呼。震動都邑。既
又振拔滯淹。申理無辜。從放宮人。皆得生還。擇耳目之官。以廣視聽。
下不諱之詔。以開言路。仁心仁聞。洋溢方外。遠夷聞風。咸知欽慕。至
其上應天心。和氣充塞。災害消弭。符瑞日臻。而乃連年日食皆在正
陽之月。今歲正旦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陛下循於淸
靜之化。或衰於前。而宮室服玩之侈。靡麗技巧之好。或萌於心歟。
刑獄滋彰之敎。復生於閭里。有不安者歟。不然。則朝廷上下。忠邪賢
不肖未辨。而政令賞罰有未當歟。抑左右前後有阿諛壅蔽竊弄威
福之人。而四方萬里。鰥寡失職之民。有不得伸者歟。此宜陛下夙夜
循察。一日三省。萬一有纖毫之失。固當痛自克責。改過不吝。使皆無
之禍。損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博延忠良。使之交儆。庶
以眷塞天變。轉災爲祥。至於備邊郵之虞。防姦宄之發。在於今日尤

不可緩。然蕭墻之內。則所當先求。有腹心和而四支有疾。朝廷正而
四遠不治者也。在昔太戊以桑拱。武丁以鼎雉。中興商邦。宣王以旱
暵中興周室。天人相與之際。效於影響。災異之來。未必不爲福也。董
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迺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推此言之。今日之變。豈
非天意欲以覺悟陛下。增益聖德。以爲宗廟社稷無疆之福哉。此誠
陛下正心誠意。恐懼修省之時也。若夫避殿損膳。寬省繫囚。特因
世相承以爲文爾。非應天之實也。惟陛下不以臣言爲狂妄。深思而
力行之。天下幸甚。
左司諫江公望乞因日食命百官轉對狀曰。臣伏見神宗皇帝即位
三月。即詔內外文武群臣直言時政。至十一月再下詔書。每遇起居
日。輪百寮轉對。當是時。日食來年正旦。故神宗寅畏天威。諮詢闕失。

以圖消伏。以廣聰明。甚盛之舉也。今連年日食皆在正陽之月。考之
前志。殆非小變。陛下去歲已嘗下詔求言。稍稍對之。制闕而未詳。臣
愚伏望因此時特降德音。每遇起居日。輪百寮轉對。庶幾上當天
戒。下通人情之壅塞。以追先志。以廣聖德。因之修舉故事。正
在此時。伏乞留神詳察。速賜施行。
御史中丞王覿上奏曰。臣伏見今月十三日崇福殿災。是日雖大雨
久而後滅。其災頗異。陛下夜不俟旦。中使取索。司存延福宮設醮謝答。
足見聖心欲以修人事謹天變之誠意也。臣聞之。漢史曰。賢佞分別。官
人有序。則火性得。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盜災妄起。雖有師衆
弗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又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
故古先哲王見災而懼。則正厥事。今陛下既知天變之可畏。必行所
以應天之實也。伏望更留聖意而審慮之。賢佞果已分別。左右人果

不失序乎。譏夫果不易者使果不勝正乎。不倫不斷者果已節倫乎。
天變緣類而至。恐不虛發。惟有以正厥事。則變異可消而美祥可召
矣。
大觀四年。侍御史毛注上奏曰。臣恭覩陛下恐懼修省。小心翼翼。雖
夏后之謹天戒。周王之畏天威。不能過也。以陛下憂勞若此。臣誤任
言責。未知所以酬塞之地。遂不自揆。仰瀆天聽。敢竭區區之愚。臣聞
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善政當於下。則天心應於上。如文飾浮言非敢
上進。謹列政事之爲當今急務者四。昌昧以聞。一曰省邊事。二曰足
財用。三曰收士心。四曰禁技巧。古人備邊之策。未過來則禦之。去則守
以謂得地不足以耕。得人不足以用。近年以來。邊臣貪功生事。不顧
朝廷之害。惟僥倖一時之爵得。昔所入貢者。今必城爲郡縣。昔所羈
縻者。今盡納其土疆。遂築之勞。轉輸之擾。殫內地之金帛以事窮荒

不可計之費。士卒傷殘不可勝數。而官吏冒賞莫知等級。今熙南已
有奏分。如夔路新邊之役。宜在裁省。廟堂謀議。當亦先定。此省邊事
宜在所先也。天下財匱無甚於今日。方平居無事之時。官軍俸廩乎
或不給。或倉庫以備不虞。則計將安出。執政大臣恬不爲意。此臣所
未諭也。臣謂運鹽昔主於漕計以助歲給。今則移於他司。則漕計如
之何而不匱。常平昔積於郡縣以備凶荒。今則直使而直輸於京師。
則緩急以何移用。鈔法不變則遷貼糴入。終莫能平其價。臣願陛下
丞詔一二大臣遴選知財用之官。盡講復元豐舊制。若利柄昔主於漕
司。錢物昔積於州縣者。宜悉還復。罷科買之擾。蠲不急之貢。使外計
稍足。則朝廷泰然亡憂矣。古人論兩有以士失職爲難。蓋天之視聽
在民。而士特爲民之秀。士或失職。宜其有招於天譴也。陛下假崇學
校。迥絶前古。處士有三年之學。而歲爲之貢。可謂盡善盡美。士生斯
時。實爲千載之遇。宜失職非所患者。然學校養士。州有常額。則額外
之士。無復預教養矣。天下州郡士人之多者有至三五千人。預教養
者非四之一。歲之入貢多不過三四十人。少止三五人。補闕以備數
者。歲惟止此。則自餘無可進之地。其失職疑已甚矣。如留貢餘三二
分。曾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則士心翕然有歸而終不爲棄物。和氣
可致。而玄是亦感天之一也。古人以用奇器爲之力誅者。蓋防工技
淫巧之漸也。近年以來。更增造作。置局累年。後苑工匠亦無虛日。以
至花石綱船。絡繹不絕。倖局則所需百出。數郡爲之搔擾。花石則虞
役事勢。一路爲之騷然。何艘迎保。傾覆攪舟般。道路怨嗟。有傷和氣。伏
蒙已降旨。造作罷局。花石停運。臣慮監作董造之官利於自私。實
緣奏請。尚或猶舊。臣願陛下斷以必行。違者禁止。敢有違詔。重行放
黜。以至後苑工匠興作與京城土木營造者。不急之務。者並宜權

姑罷。惡勞喜逸。人情之常。抑末敦本。亦聖政之所先。人心既悅。則天意
解矣。臣夙夜自勵。思所以圖稱任使之萬一。而智識淺暗。終莫能謀
遠政事之原。惟陛下赦其狂而加擇焉。
政和七年。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謹按諸經傳。神降而明出。戰萬數
爲二。其象爲大火。火象在天。經星二。緯星一。所謂熒惑緯星也。東方之
心。南方之味。經星也。熒惑遲疾逆順伏見之不常。故不可以紀時。若
心與味。則有定次。有常時。是以帝王取節焉。然堯典所謂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幽詩所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凡稱火者皆心星也。昔盖
自陶唐以來。以心爲火政之君矣。何則。均是火也。而心爲大辰。是以
味爲鶉火。心爲大火。火大之所以爲大者。天以心爲明堂故也。昔陶
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故辰爲商星。而我宋以珍光醇耀
天明地德受命主之。則明堂之政不可不謹於此。大火以三月昏見

於辰。以九月伏於戌。先王之火以此爲節。以三月作火鑄刑器而上
文伯知其將災。周之三月。今正月也。大火未出而人作之。則與天拂
是以火出而災賴之。秋則所謂以內火者。謂大陶冶非常大也。又大
之變於天地之間。能革物氣以日新。其在易象。木上有火曰鼎。鼎者
取新之卦也。明堂之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享牛之
享帝鼎實也。是故明堂與鼎相因而成。象相待而成。禮相須而爲國
鎮矣。鼎象木上有火。是以龍三以時以木變火爲。而時各有所宜。春
所謂榆柳。木之木也。棗杏。夏之木也。桑柘。土之木也。柞楢。金之木也。
槐檀。水之木也。火之變各以其時。則物之新皆得天地之正氣。而人
食飮焉。此疾厲之所以不作也。昔晉之遺有持洛陽火渡江者。世
世傳之。其火不滅。火色變青。生癘氣不復熱。則知火之新舊。氣性亦
異審矣。此火不可不變之驗也。師曠侍食於晉平公。曰飯勞薪所炊

平公使人視之。果車輞也。則是木實變火之氣。火實變物之味。味
亦審矣。此木不可不擇所宜之效也。伏願明詔有司。四時必效古法
各變其所宜木以爲國火。而傳之臣庶。若國有大陶冶。則皆作於三
月戊辰之後。而止於建戌。以奉大辰之政。而協景炎之運。輔成明堂
調鼎之治。天下幸甚。
驗又上奏曰。望闔天人之際。精祲相爲。象類相取。無定方體。惟所感
變。是以古先哲王深觀乎天道而均調以人事。在易之復曰。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商旅者陰也。后者陽也。日之始生陰
壯陽微。故使閉關商旅不行。以遵陰氣。而后不省方。以存而致養其
一以定陽德。冬至者。一歲之始也。先王終歲之事。輔相天道。無悉如
此。而易不可以遍舉。故於復者一見之。而世得以類推焉。兌陰陽五
行之變本原於易。而降在洪範。散在太元。推條思知化之時。使遂

通爲一。其寔竊原天地之數。考諸洪範而爲之說曰。形發於西。而親
生於東。故木爲貌。聲動於東而節成於西。故金爲言。木生火。故貌可
視也。金生水。故言可聽也。二之照也。聚乎有方。比視達之明也。一之
虛也。通乎無方。比聽德之聰也。其證諸天也。一潛而寒。水氣之精也。
二乾而燠。火氣之變也。一和而雨。木以水爲仁之變也。父子之道也。
四辨而暘。金以火爲義之制也。君臣之際也。肅以歛恭。乂以制從。哲
以正厥明。謀以寔厥聰。不恭以肅則悉行而狂。不從以乂則陵節而
僭。不明以哲則濛而無檐。是故肅乂哲謀所使雨暘寒燠從時而不
愆。狂僭豫急所使雨暘寒燠常久而無節也。思者風也。思在五行爲
土。而風以木氣在中。蓋地以五五相守。數之窮也。而天三變而通之。
是以鼓舞之風發於大塊也。變五以三。故府而通於三於一。故聖而
化。聖人者一入乎無思。故能無不思也。思而正勝則脩而爲聖。其風

時。思而妄勝則亂而成蒙。其風常。思者君也。四德之所恃以成者也。
土氣之溷求或使之也。水潛於土。故聖以一妙而御中也。金氣之縈
夾或使之也。火經於金。故乂者慶賞刑威唯言析天下而成方者也。
木之恭者。水本之也。火之明者。木實之也。水之聰者。金瑩之也。皆因
而用之者也。發而作肅金歛之也。明之作哲。水斷之也。聰之作謀。土
結之也。皆制而成之者也。金土異。此天地之數。所以成五位之節者
也。是以其從兩肉其道制而用之而成於自用。火克金而從。木克土
而睿。金騈而作乂。土化而成聖也。是以聖人之相天也。木不足則用
恭。木太過則稱肅。金太過則用從。金不足則稱乂。火不足則用明。火
太過則稱哲。水不足則用聰。水太過則稱謀。土太過則用睿。土不足
則稱聖。木沴則制天下之狂。金沴則禁天下之僭。火沴則禁諸豫。水
沴則柳諸急。土沴則祛諸蒙也。寔在周官者敘事。有敘政與事所以

治常也。救政所以御變也。何謂敘事。月令所載是也。又如春正月泰
卦御之。太元之氣其首為夷為童為增為釋為達為交。聖人循其書
贊之德以道其化。如秋七月否卦御之。太元之氣其首為常為度為
永為昆為減為唫為守。聖人修其書贊之德以受其福也。何謂救政
康譜所驗是也。又如木不足則聲尚角色尚青政尚仁毋殺孩虫毋
覆巢。故小過解久其以扶木氣。木在太元其類為觸為斷為毅為
解故也。如金太過則聲尚徵色尚赤政尚禮息兵戒猛政寬遠域
之變。時禁賊之防以抑金氣。金在太元其類為閑為觀為疑為逃為減
為冠為戰攻也。歲時適平則有敘事無救政。歲時有過不及而敘事
救政兼舉焉。古者王公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必有以深達
乎此。其妙難知而其粗則有司可得而陳者也。按易之傳戊戌之歲
泰卦御之。而正月又泰所御。皇帝作興明堂以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之義。稽若古道。習敏化源。肇自來歲戊戌正月之吉。誠詔天
下四大振觀根宗之殺光。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其泰合程頤宜因此書聚洪範太元之說兼諸易象與持循宣。
定著月令。為萬世法。有司前期既具敘事。又具一氣救政義類所宜
告諸朝廷。朝廷以時相觀。庶政攸合所言。或別建新令。或申勑舊法。
害則宜類參乎元精。始剣以上。誕布而下。使民由之以安以利而由
其所以然。必有以感移至神。導迎和氣。天下幸甚。
政和奉歲平。帝以為念。侍御史黃葆光上疏曰。陛下總足以動天要
足以感人。然具治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召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
也。蓋人君有屈己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故陰陽
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
之變。陛下恭儉勤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

臣之分。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殫財自奉不肯
上承德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
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高德以麗陛下之所求者如此。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

災祥

宋徽宗宣和元年起居郎李綱論水災狀曰臣伏覩陛下以積水暴集漂浸民居迫近都城累降御筆分遣官吏固護隄防疏瀹決溺仰見陛下聖慮焦勞曲盡防患之理然臣竊謂國家都汴百有六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邇驚懼誠大異也臣嘗躬詣郊外竊見積水之來自都城以西漫爲巨浸東距汴堤停蓄深廣湍悍峻激東南而流其勢未艾以宗廟社稷之重壅㙲防守之固萬無他虞然或淹浸之時加以風雨有不可不慮者此誠陛下寅畏天戒博詢衆謀之時而群臣竭智効力圖報國之秋也累日以來傾耳以聽缺然未聞臣竊怪之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弭之策周官於國危則有大詢之禮故事遇災異亦降詔求言臣愚伏望陛下斷自淵衷特詔在廷之臣各具所見以聞擇其可採者非時賜對稗加驅策施行其說因衆智協衆力濟危圖安上以答天地之戒下以慰億兆之心天下不勝幸甚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親加識擢特待清光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俄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伏望聖慈降旨閤門許臣來日因侍立亦直前奏事庶幾得盡狂瞽仰裨聖慮之萬一

綱又論水災便宜六事狀曰臣近嘗奏請以水潦爲患乞賜燕閒數陳利害今月十四日宗政殿侍立閤門傳旨令臣先退惶懼戰慄屏家待罪未敢供職聖恩寬厚未奉誅責日夕惴恐蹐跼無地伏念臣愚憃謏聞孤立寡與惟知仰事陛下以國家爲心比見積水暴集逼近都城私憂過計輒貢狂瞽情迫意切言皆不倫觸冒忌犯塗旨自干斧鉞之誅死有餘罪自非陛下恕其愚直天地父母矜而濟之雖

復爲臣言者臣竊以水旱之災雖堯湯有所不免惟聖人爲能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博詢衆謀以銷去之故堯於洪水方割之時有咨吾之書湯於旱暵太甚之日有六事之責皆能轉災以爲福易危以爲和此古聖人之明驗也今者水患之來起於倉卒人心惶惧遠邇震驚幸賴宗社之靈陛下睿算之審屢降御筆處分疏導通殺勢漸退落然畿甸旁近皆罹其災而都城無虞人意漸定然臣竊以謂水災既退之後朝廷未可以謂無事正宜講究利害增固隄防警念天戒益以備者不可忽也臣愚竊慮不揆狂瞽妄發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弱其勢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隱五曰省煩費六曰廣儲蓄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恭惟國家卜世定鼎奉都大梁平原沃野彌望千里非有高山峻嶺爲之阻而都城以西京索交匯溪澗細流自西徂東地勢傾下加以雨水未能吞納則決溢東注匯爲都城其勢然也爲今之計莫若相視隄堰導京索諸水培築周以隄防蓄以斗門守則水有所泄雖經霖雨其勢不得捷達而下可以爲萬世之利此則治其源之策也臣竊觀自昔善捍水患者必爲長隄以制其怪其患以謂以數仞之城而拒方至之水風濤之所激蕩未已危矣既以長隄殺其怒勢然後人力可施而城益堅今積水之來自都城之西沿如江湖東抵汴岸南阻新隄雖停蓄深廣而卒不能至城下者有隄以爲之阻也由隄而行散漫湍激至都城之南則經拒攝龍河者無隄以爲之阻也爲今之計莫若距城數里之外因高地築緣以長隄使雖有積水決溢之患循隄四瀉不能浸城可以禦一時之急此則弱其勢之策也國家都汴濱大河之下流其所恃以爲固者堤岸堅而法制嚴也比年以來習爲尚攷衛之卒散於插蓋備禦之備耗於轉易河溢隄防日朘月削恬不加恤如廣武埽其深淸

汴續百餘步，去冬免役夫其不決溢者特幸耳。使夏秋之交，暴水猝至，雨漲暴之勢東趍，保其無虞乎。夫以陂澤積水暴集之患猶可驚駭，況大河之勢，又可不為之深慮哉。臣愚願擇深知河事者相地形，向清汴使與大河相連，仍詔有司遵守法制，存留兵卒，儲積材料，設有抽差轉易者必正典刑。此則開河防之策也。今論積水之患，衝回汐萬中年。汨鄰設散漫幾旬之邑，淹浸屋廬，漂溺民畜，損傷苗稼，不可以數計。分又決其南以上於陳蔡之郊，決其北以注於相衛之境，疏汴梁之下流於滑衛，周旦數千里之內悉被其患矣。陛下側然興念，勞降詔旨，蠲租賑恤，而州縣監司未能悉意奉行也。輙詔諭遣應被災傷州分，今年秋並與倚免，水退之後，安集民居，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以副陛下之意。如此則細民隱之東也。臣竊惟去歲江淮近遠，東南之民悉皆流移，賴陛下聖慈以六路上供米斛賑濟加

賑濟，民得無死，德至渥也。然州縣蕭條，常賦不逮，今未復。今歲旬旁近又有積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願陛下斷自宸衷，先營繕工役並石綱運有可省者權令減罷數年之間，民力漸充，國用以足，然後惟陛下之所命耳。務民豐財，莫是為大。臣所謂廢不急之務者此也。臣又惟古者九年之蓄，然後無旱乾水溢之患，教化行，習俗美而頌聲興，是為太平。治之至也。祖宗以來，積有封樁，未解以千萬計，所以為兵民之本，宗社之本也。比年以來，工役寖多，仰食者眾，歲以侵耗，遂致殫竭。今國計所仰者，獨東南六路轉輸歲額耳。假使一方水旱歲歉不登，將胡以自給。靜以思之，可為寒心。臣愚願陛下明詔有司，裁養食者，常歲豐登，自朝廷多降糴本，委發運官多廣行收糴，別項上供，以充封樁之數，歲歲如此，及祖宗舊額而後止。此朝廷之所優為，何不留意而獨為懍懍也。養兵足國，莫是為急。臣所謂廣國計

之儲者此也。凡此六者，皆當今之要務。顧臣智識淺陋，文字蕪拙，言不足以達意，惟陛下財幸，下臣章宰執議其可否，如可採錄，望賜施行。臣比者嘗獻愚計，伏蒙聖慈寬假，未賜斧鉞之誅，輒復自竭負天恩。庶幾芻蕘之言，有補萬一。仰報盛德。

貼黃：臣伏以水患暴至，失於隄防，憲陵都城，又未退息，厥異甚大，誠不可忽。伏望陛下畏天戒，固民心，收士用，嚴守衛，以弭寧災害。夫感天下之望，避殿損膳，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所以畏天戒也。法成湯六事罪己以詔萬方，親御六龍，率群臣負土石以先士卒，所以固民心也。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擇材智而賑業之，與共患難，所以收士用也。總營繕私右之不急者，併卒伍而部分之以備不虞，所以嚴守衛也。四者既舉，又在陛下精留中之誠，感動天心，如此而災害不弭，和氣不臻，未之聞也。臣不

勝懇惓惓惟陛下財察。

徽宗以南都洞庭時為尚書右丞，因召對曰：臣昨任左丞，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

欽宗靖康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聞陰盛則陽衰，陰消則陽長，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退聽之時，又陛下誕生之月，宜乎陽德方升，離明盛大，陰所不能掩者，自數日來天氣晴寒，日色微薄，濃雲不開，霾雨繼作，其故何哉。蓋陰有以蔽之也。臣嘗原其所由。謂夷狄之衆，郡縣前日賊兵在外，閫迫京城，而日景晏溫明白清。今既欲講和，姑稍稍退去，恐咎不在夷狄也，謂女謁之盛耶。

然陛下即位不邇聲色後宮嬪御不過三二百人亦無征發陸責
此中外所共知。恐咎不在女謁也。以臣料之，奸邪去之不盡，而大臣
不和，百司苟玩，皆陰盛之象。此不可不知也。自崇觀以來，諛臣佞士
務爲夸誕之説，蠱惑人主，未嘗有敢言災異者。往往以雨月雷爲稀
雪，二月雪爲瑞雪，拜表稱賀，作詩詠讚者有之矣。夫災[illegible]
世不受以天所以警懼人君欲其修德以銷天變也[illegible]諱而不言
[illegible]以自固爲論及此蓋不敢復效諛佞之徒以[illegible]下聰明也
臣聞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數[illegible]其爲奸邪有不可勝[illegible]天下之民
思食其肉。今雖各留行遣，或竄或廢，善地或全祿[illegible]親戚尚有
未嘗盡行，寅緣田宅物産尚有未曾盡行籍[illegible]非奸邪去之
未盡耶？陛下謙虚退託，以待臣察，而宰執怨争，上前無所畏避，或議
論同列，或中傷善良，豈非大臣不和耶？陛下勤儉，[illegible]留心萬機，群

臣尚仍舊態，累飲服當職事，至有人主假日，猶御便殿，引對臣下，而
百官有司卻作休務，豈非百司苟玩耶？臣願陛下將蔡京王黼童貫
朱勔等數輩，重行誅竄，其子孫親戚，並當沒寘田宅物産，並當籍沒，
以快天下之心。則四海歡欣鼓舞，自足以召和氣，而陰盛衰減之咎
無有不殄矣。然後下臣此章，告諭大臣，各務協心盡力，以輔贊聖明，
絶其私心，平其宿憾，而百司庶府亦當察其奸邪怠惰不切奉公者，
特與懲戒，如此則不至於君弱臣強，君勞臣逸，足以[illegible]陽盛陰
衰消伏矣。然此雖小變，未足深憂，臣所以是爲言者，恐陛下忽此而不
以爲戒也。又況春夏之時，若陰雨不止，不能無損，亦不可不謂之災。
伏惟陛下少留神焉。臣不勝幸甚。
御史中丞呂好問上奏曰：臣聞民間多言近日彗出寅位，臣雖未嘗
[illegible]要之天垂象，所以示警戒于下也。彗者除舊布新之謂，若能恐

懼修德，改革弊政，退斥小人，引用君子，不惟可以弭災變，轉禍爲福
亦在於此矣。昨崇寧大觀間彗星兩見，太上皇恐懼，改革之意見於
當時，詔令叙文可覆視也。然而群小滿朝，間官內助，正人終不得用，
政事終不得改。蔡京大惡也，逐之未久而復召，既肯逐小惡者乎？張
商英未爲甚賢也，用之未久而已斥，既肯用大賢乎？黨籍毀而禁
錮益牢，言路開而箝塞益急，羅譴官庫，講筵，使太上皇不聞有之
過差，不念古之治亂，是以天意震怒，大戎深寇，蔡攸等淫佚傳位陛
下。陛下亦念之乎？臣竊思之，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民如傷，非
有過於多方，而天變復見者，陛下欲行善政，多爲左右輔政蓋
今所用之人乃昔日之人也，所施之政猶昔日之政也。名爲進用賢
者，而賢者之言未得盡行，名爲疎遠小人，而小人之欲舉皆如志。又
況陰害正道，[illegible]欲復祖宗百年之成法，而至今未能復，欲去

蔡京紹述之姦説，而至今未能去，致使陛下仁政不得被于[illegible]
澤不得流于寰宇。故上天昭告如是，以此見天之愛陛下之深也。書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幸陛下體天之意，除舊布新，以正其事，則天下
之福，望陛下留意。

王襄論彗星疏曰：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變異，詔書節文，念將播擧
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惟虚文，不能應譴告之實，臣愚無識，竊所未諭。
臣聞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皇天之變，聖主如慈父之愛責
子，凡有譴咎，未嘗發意者，以警悟陛下，而增益其所未至者也。臣伏
恐陛下即位以來，觸犯三時，天下之民，戴日傾耳，如旱苗之得甘澤，
餓夫之望美食。雖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京貫規模未改於章程，
詔旨以謂播擧故事率皆已行，臣恐皇天照昭在上，有所未享也。京
貫用事二十餘年，變法度於內，貫壞邊鄙於外，王黼[illegible]之以至于

今日今日之法度非祖宗之法度亦非熙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撫也今日之遵守非祖宗之遵守亦非熙豐之遵守乃童貫之施設也陛下守蔡京之規撫而不改遵童貫之施設而不除往之臣懷畏避而不敢輕言疏遠之人希榮利而不敢輒議所欲致休於和而豈易能哉蔡京為姦惡為紛更祖宗熙豐之法無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不為害者也吾恐舉而具陳之雖窮年閱月有所未論況於尺牘之間而能盡其萬分百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政四事言之兵養兵之制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會武因之以為帝都者也財用之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陝西五路今日以為根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無特弱兌一遇敵無不奔潰故五十年間篡亂相尋周世宗自新宿將莫慶能奪知藝祖神武併治軍法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銳無前之衆當時禁旅不過數十

萬禁旅之卒不過數萬人六七年間南取淮南北定三關疆敵者有歸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四方也故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則遣朝入則奔赴營居兩者必給米倉之米以遠其遺資糧兩石不得雇代以閱其力諸班要羨則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太祖臨幸之諸班之妻盡取女子之長名者其子孫世係世為禁衛而不絕也太祖嘗謂雖京師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笑秦之敗之說皆為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軍實以激勸之加之深思遠慮為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諸郡縣鎮代係河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二數千人重內制外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為相思復三代民兵之說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旋為以壯廣營壞至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千

萬人也其後蔡京枉貫坐供關之衣糧不克則敢閒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當食於市強者負擔於路高條壞之於內童貫覽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之地今為苑囿甲第矣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十以待暴客陛下以萬乘之尊威臨四海而皇城之內無諸班以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遂纖輸郡兵將倚衛給祠廟事 西南禁籍則連延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積隙未遇敵而疾病勞傷者十已四五萬一南方風驚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待之借使無變然得萬里之令豈可再勞是動天下之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臣所以言養兵非祖宗之法者也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王之都皆可考矣惟宣武之為都獨自秦漢而始昔

天福末始議而遷為都祖宗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既宿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足以給餉也故仰東南之運以養之東南漕運取於六路年額六百餘萬石其實以為本者三路也倉儲也漕船之法其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以六千船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故不勞而辦其後漸廢至童貫為轉般救四方而發東河之船運西河之石每大石升船一舟輒壞此及運舟壞者遇事蔡京更改法度廢為直達此轉般法壞也祖宗置真揚泗倉名曰轉般六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高淺冬月潮小米不登廢則閉閘而不通故與初 眞州卸之潮大放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糴備於倉中加息充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歲課應期而數倉本錢萬皆其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營造

中間雖稍興葺曾不足以庇風雨而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益之求
矣。此倉法之壞也。臣竊觀蔡京之蠹國民之大害無甚於鹽法者
祖宗河北之鹽不榷以利河北之民河東自置鹽監以便河東東南
收稅上供麥鹽六路以贍為六百萬石也本支發運司因之以制諸
綱傳重貫劉晏取三邊充足不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
萬石之歲額蔡京欲取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
鹽利歸之中都。祖宗飛錢於二邊蔡京收利於榷貨故中都豐足而
三邊匱矣西北之糴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給若而河北之
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搬輦鹽貨不得耕織者不知其幾千百家
天下縣鎮趁買避罪巡門散鹽以及柔黎吏緣誅求種種百出者殆
不可勝言況有六路轉運司直供運漕之歲額取之於民今亦廢矣
天下章疏卻萬山積其間果無一人言及此者豈非國家虛耗未息

而賞鹽利以為用未敢遽言之哉然而祖宗熙豐之時改至建中靖
國之初當時未收鹽利也國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祖宗之
經入法度有所未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求興復之哉省
抑剩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運漕如祖宗之
歲運漕不缺而求內外兵馬如祖宗之强臣恐未可以歲月冀此臣
舊言運漕非祖宗之法者也祖宗之時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
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責其成功耳。神宗皇帝聖文神
武將大有為用財有式節財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二司轉運司
獨用民常賦與州縣酒稅之課其餘則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斂
儲之以待非常之用罷三司而為户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焉常平
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
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諸路使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使某

餘百姓常稅不納而急橫斂諸縣歲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
斛轉易而為二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
蔽以姑息苟且取急於一時貪汚之吏寬名號胥猾胥橫民亦中分
而有之欲取之時辭訴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財殆將竭
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為振舉之職天下詭冒之俗未易勝其誅罰也
編户民財不勝其誅斂也如此則常平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
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竭天下貨財不知其失陷者幾千萬億尚
何區區於青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辯哉臣纂言財用非祖宗熙豐之
法者也陝西秦鳳路祖宗開知華州矣熙豐之時又開熙河蘭會州
以為熙河路阻河為界設為三關乎土豈草寇以耕牧甚美功也神
宗皇帝收有獻青唐之策者神宗以為國家之外藩而不取也神宗
皇帝得疊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漢蕃兩不居之也蓋實屋之為

最良而蓄官國馬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蜀
一瓶計費三千而易百千之馬或以蜀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為
率則國用馬常四十萬矣中國之兵安得不彊夷狄之勢安得不弱
自湟鄯廓州之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今益無
幾矣神宗皇帝之不建疊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守之實難又且
以賜忠順之蕃使耕牧於其間也疊宕之地且皆不毛。而湟鄯諸州
萬山崎嶇非人所居事費國家之財悉兵民之力。故復三
州增築城寨又於熙豐所空之地建城而包以為功分也兵將轉輸
糧食芻秣千民兵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三月一易則必入市
頭口負載糧器械所需之物而趨焉路逢蕃寇則多致殺掠或得戍
滿三數月間又當復往如此勞費無有已時所以熙河包民之兵寂為
忠順神宗皇帝待寵異之心一不得勢必為吾用此熙河之兵所

以寡弱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見邊兵之衂辱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兵之病弊則以謂未必及於東兵蓋不見其強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陝西之財百萬為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熙河而以三十萬供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河之財十常七八以供新邊之費則是重費之新邊常困竭陝西之諸路陝西之諸路當煩朝廷之應副而貽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為京師恃河北河東陝西以為根本故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則不援賊兵則不出戍邊則不拘擇也自蔡京竭其財擇其邊困其民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之蜂起今歲邊事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振救不足恃之以為強而陝西兵將尚為獨足當之用則陝西之為根本明矣陛下安得不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臣料廷臣慮非不及於此皆見兩府喪人奪地之罪只懼言者指擿而不敢

言耳此臣所以言邊防非祖宗之法度者也臣願陛下考核臣言而詳思之則陛下今日以事東為急舉社稷之故事乎果因循承襲之舊規乎京費之甚天下無不欲殺之者蓋以其姦蠹生靈蠹害國家致亡於今日也倚任京之鹽法不改貢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不可易臣恐其未不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廢方臣弊已甚矣之以中制新邊之地不可棄在臣等之制宜精較而為戒若夫養兵之制運漕之法又在講審而力行之矣祖宗之法犬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于運漕如論運漕則于鹽法如論財賦則于常平如論邊防則于養馬千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朝廷之腑藏必有奇材大略能為陛下總之者非臣疏遠之所能窺議也昔仲山甫周之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愛莫助之況聖君巍巍在上恭儉寅畏宵旰焦勞誠吟味者七十五故盲女者六十人常御假寐未嘗遑

堯舜茅茨土階夏禹卑宮菲食不足過也而臨御三時紹功未遑宣非有合周雅愛莫助之者乎恭惟陛下以繼體守文之時應創業垂統之運當以太祖之神武英斷戡定禍亂仁宗之仁孝納諫寬養蒼生神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優游退託日復一日以緩事機也天下之事已逮三時矣昔禹惜寸陰況當救弊撥亂之時而可以坐閱二十七旬乎且自古君臣必有適合德契機所膺以相照雖骨肉之親不可得也故商高宗以傅說為旱歲之雨劉先主以諸葛亮為如魚得水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書傳所載少有兼無相須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為韓信者蕭何也唐太宗相房杜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為英衛者房杜也陛下體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則廟堂啟精議於軍旅將帥得注意成功滿廟堂之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蕭杜

黃裳之平兩蜀李德裕之平河北指縱發蹤不離於樽俎而兩路平今朝廷人材豈無杜黃裳李德裕輩乎於條令之未便官吏之貪污斂求之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毛舉小小監司郡守所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勞聖慮哉臣年老多病待盡朝夕所欲一言而畢耳千冒冕旒惟陛下留神

侍御史李光論彗星劄子曰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省識聖王之先務也臣伏見近者彗出寅艮間躔度甚遠此變易之大者或謂朝廷用陰陽家說以分野言之為虜人滅亡之證此恐進說之人以甘言諂辭媚悅陛下陛下輕信其說無復咨謝天譴之意則厭禳盛德非宗廟生靈之福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者蓋欲警戒人君使知恐懼修省以應天變不聞以災異歸之夷狄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禍亂無應

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此皆人事之所感動也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聞天心仁愛夷狄欲其悔禍也陛下爲一惑於邪說凡天地變動各以分野言之則陛下之失自今以往誰復敢言蓋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之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修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凡所施爲無非仰合天心下當人意者勤儉憂勞不闕有過然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皆當亦當窮究致異之由雖是纖行之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恤萬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卹冤訴之徒受枉主聽者或未加察言路壅蔽復有壅隔之患則陰陽之和何時而致天地之變何恃而息乎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能無默也冒犯天威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高宗建炎二年中書舍人[illegible]庫上奏曰去歲郊祀前一日辰而日雷不

以聞逞臣不以言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逞臣敢爲不執者熟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剛恤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叚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覆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錄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

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中書舍人季陵上言曰金人叢歲侵擾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扶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無大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御擁兵自衛跋扈苗劉竊發驚王之師一至度隸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殲手行爲戒矣比聞復召藍珪等共相賀聞者切

惑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竊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況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慶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寄奉後時不酬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誅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清蹕之言前歲與不久居此臣恐應者無是事假或有之不戢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括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誅求爲不已不能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常暑納家

御史中丞張守論災異所自劄子曰臣伏準詔旨以盛夏之月常寒久陰災異之來必有所自令侍從郎官以及臺諫條具闕失以應天變收人心召和氣仰見陛下畏天之威遇災而懼古帝王之用心也臣待罪憲府消衛可及敢不竭愚慮臣聞天心之愛人君自非大

無道之世則必出災變以譴告警懼之及其至誠修省則轉禍爲福捷於影響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蓋不特有罪己之言而有責己之實也陛下罪己之詔屢數下矣而天未悔禍恐責有所未至耶伏願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勗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臣於去秋嘗奏疏願陛下居處飲食動作享用每以二聖母后爲念詞頗煩瀆頗聞聖聰冀不以一日南面之樂而忘萬里北狩之戚也勿謂九重之邃外莫得而聞也正心誠意日慎一日則何患天變之不弭人心之不固和氣之不至乎雖然高宗有雊雉之祥祖己訓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則事事欲其正也臣請爲陛下畢其說常寒久陰陽微陰盛之證也臣者君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盜賊者亦民之陰也方今朝廷不能制將將不能制兵强者恃衆有跋扈之風庸者擁衆爲偷安之計遣師而出則必廣求官誥金帛而後啓

行無功而還則又以等首級以勞而遷上賞虛張軍數而冒請給除
緣州縣而取犒賜小不如意肆爲紛擾凡此則臣强也夫狄累年爲
陵中夏連陷郡邑劉於破竹深入淮甸易於拾囊止于山東雖然曰
肆涉此夏暑未有退期使吾選將厲兵固可襲取。今則上下畏怯莫
敢誰何凡此則夷狄强也。狂寇潰卒蟻聚蜂屯大者數萬小者數千
遠則星布于京西而不勝討近則鴟張於淮甸而無所憚或陰懷窺
伺而邀求要地。或陽就招納而公肆剽劫。凡此則盜賊强也。陽微陰
盛斷可見矣是以紀綱未立。號令不行人心動搖國勢危蹙而當發
養之時積雨彌月寒氣不收。宿麥壞於垂成禾稼傷於方茂物價翔
貴商旅斷絕秋冬之間夷狄內侮盜賊乘之於飢饉之餘其禍可勝
言哉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
措置施設蓋與前日未有異也使其如今春蝗暘之變而後言之則

肆行逆大臣無救於既臣又開漢制災異策免三公故陳平曰宰相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而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曰
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丞相天變之來宰相獨任其責蓋
見某雖有勤王之功。初無王佐之略雖其材能則辦一職而有餘論
其器識則斡萬機而不足籌計見效嘗未及於前日豈不殆哉唐張
守珪破可突于有功明皇欲相之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
賞功乃止今某蓋以勤王入相不然於賞功乎吳起與田文論功文
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然之田文相魏公孫
佐漢言宰相自有體也。故黃霸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則功名損於治
郡以人之才各有所極故也。某人固未有顯過但經濟之略未聞若
以防狄在邇未宜罷免則臣愚以謂不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推服
公論以爲相者親擢而進用之。庶幾叶謀共討各效所長彌縫其失

而正救其災則天變亦可以弭和氣亦可召也昔成湯在朝而時雨寢
誅杜黃裳爲相而兩河克復若其威望鎮物精神折衝亦不必事事
更張而臣下爲之禀畏夷狄爲之竦懼盜賊爲之退聽矣伏願陛下
內勉嚴恭寅畏以修其德外更選用輔弼以修其政人事既盡天心
必歸。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嘗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今日之事
蓋類存亡。顧避不言之罪有議不容。而觸迕權要之難聖明必貸。
惟陛下留神不以爲虛言則天下幸甚。
守爲殿中侍御史言捕飛蝗劄子曰臣訪聞京西京東飛蝗爲災上
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恐失有秋蓋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其殺傷之氣感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烖而懼側身脩行以致中
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淳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經
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一心祈禱至令人

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殪慶曆四年六月仁宗皇帝
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默禱上帝願歸咎于朕
躬。章得象對曰臣不能輔理宣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
此必有上通天意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之失業
故以德以弭天變仍敕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令併力撲除僅不失
有年。庶民食未至甚困天下幸甚。
四年。張浚乞修德賢以消天變疏曰。臣竊惟國家不幸憂患難存
夷狄憑陵海宇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原。而敵國交
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戎手。黎元悉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
有若此之比。必欲天宇悔禍庶獲安。非君臣之間更相勉礪痛心
嘗膽修德著誠去蘇姦邪革風俗親君子遠小人去讒佞屏聲色
簡嗜欲崇節儉則曷以上感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未有休息

之曰若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然而卒能誅夷鋤
平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門開公正之道災入警
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化之運成不世之績是知應非常之變必當
得非常之人重念臣自叨殊遇洊荷知遇事不辭難而功無可紀
自知力小而任重既能忘人以心勞而況臣濫居政府以來天文失
戒風雨不時夷狄交侵盜賊多起蚤夜自省畏懼猶深欲望希世之
大勳然非微臣之可致伏願皇帝陛下念宗廟社稷之重恫瘝黎
庶之災救已清心畏天念咎然後選求賢哲委付事功假以歲月之
期漸圖興復之業俾臣乞身而去以畢餘生庶免顛隮仰負天地生
成之賜不勝至願

淩為觀文殿學士上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象以來年正月之旦日
有蝕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示以災變使之畏懼脩省務求為治

人君脩德畏天則天心眷祐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何[illegible]
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
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
容如天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慮乎治道之不興何患乎賢
才之不至哉惟陛下留神幸察

紹興三十二年[illegible]奏飛蝗為災狀曰臣今月十一日午後行在國
門有飛蝗自北而南其長數里臣竊惟災異之起必有所因恭惟陛
下即位之初屬精求治憂勞庶政豈容有此臣恭伏望聖慈益加欽
畏以答天心抑天之愛陛下將有以警飭丁初朂成聖德恢張皇
業更乞延見近臣勤以清閒咨問時政必使澤遠宣流軍民臣愚不
勝拳拳

紹興元年臨安火延燒數千家觀使者謂非災異既中侍御史魏矼
上言曰春秋定哀間數書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曾不見用季孫
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朋黨之人未除去
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去搢紳有公忠宿望老成遠識
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者在位之人執己方且義實素固雅識
盡公勞於役又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益加進用

三年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知溫州洪擬上奏曰法行公則人服而
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薦舉發
則然之宜察可否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某傳為侍從者
卧家視職未嘗入謝遽得美職而去方被瞑官移疾廢朝請所屬
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推酷之法甚嚴於老耆家貲賞大官吏其
違譬判陳公行黠貴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
疊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

侍御史張大經以旱蝗詔上奏曰人心不和有以致旱民力竭而盜
賊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縮帑多折夏估米
累迫以事譏關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之門營利自
豐軍籍名數闕戚裝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甍諸制聲
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辦哉陛下誅斥於為抑絕倖門虞惡

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以攬其綱則天下事有統辦之本

吏部侍郎廖剛論救旱劄子曰臣聞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土亦荒也雖
堯湯在上水旱所不能免聖人惟不以天變人故恐懼脩省必謂己
德之所致如湯以六事自責是也夫以湯之為君制事以義制心
以禮於身若不及而不吝於改過寧復有如是之闕失者哉凡以畏
天之威罔敢怠遑而應之以誠如此是以雖有七年之旱後世不以
為天禍而皆歸之於數為其所以應之者無不盡耳承累後世何為

私於湯耶。比者連月不雨。震裒憂懼。食息不忘。中外所共知也。臣竊
陛下嘗試驗之於心。如湯所應六事之失者。儻有之乎。有之而未能
改。則是應天之實未至。雖禱祠無事之備。亦曰文而已。其非所以動
天也。誠則至矣。過則改矣。將無遠之不格。無災之不彌。斯須之旱。天
豈患焉。亦取法於湯而已。區區狂瞽之說。惟陛下裁擇。
剛為御史中丞。又上奏曰。臣竊惟旱暵之為。聖心焦勞。如臣輩備位
言責。固當有藥石之言。上裨聖政之萬一。而寡昧淺陋。無以發其
迂區。曷勝惶懼愧負之至。然臣竊意陛下朝夕省念。求所以致旱之
由。殆將無所不至。臣亦安敢默默自已。臣聞先儒之論。曰。土行土功
水土功興則水氣塞閉。其證為旱。迺者營造宮觀土木之役。未既經
時。然將以奉吾太母。所不可已者。行且訖工。臣不復敢言。若乃近河
捲埽二十餘年。今者遂欲增治。自稅至秀凡百餘里。工力以數十萬

計。方欲取辦於殘零痛瘠與道路之游手。限以半月。可不惜之使民
疾乎。春歸之事。若實游手。決不能辦。其勢必科夫於人戶。名為和雇
游手。固以救飢。其實皆南畝之民也。方茲久旱。擾擾然日待浸灌
之澤。有如時雨適至。耕於官不得反顧其私。豈不害事而致怨乎。
臣謂天降災警。正當恐懼修省。靜以待之。而更興大役。重擾番民。恐
非所以應天也。臣非不知開河之為利。今正非其時耳。又有傷人心
者數事。請悉言之。劉光世賜第。舊用收買材植。凡數十里外有以木
輸至者。不問大小長短。盡數劃下。不許貨外人。已買者或留之而未
償其直。未售者或抑之而日損其價。薪栰鋪次。嚴基河道。其所使令
恃勢控擾。頗為民害。如此不急之役。獨不可少緩乎。此一事也。參選
冗員充滿。部胥類遺疑。交首端。阻抑。且如沿海州縣附近偏私豐瀦三
十斤。並疑差注。雖已參部。必須下元任州縣承取保明。豈無留滯者

皆是。初參選人極多。如縣丞司法雖多不許破格差注。然如廣南州
軍多是土人權攝。動經年歲。蓋內地注人。往往不肯屈就。臣謂宜
其闕照權攝。期以一年或三季。許破格注授。庶使寒士無滯留
之歎。此二事也。近日諸營寨強刺百姓充軍。已蒙聖旨禁戢。今稍寧
矣。然已刺者多鄉村良民。或負販小商。或單丁養父母之人。雖多與
衣糧。非其所願。臣願特降睿旨。明敕將校等人。強刺之罪。聽其放出
給據。得歸農本。則數輩者多矣。此三事也。恭以陛下憂勞之極。至於
不御常內。則凡可以順人心。合天意。幾召和氣而消災沴者。宜無不
為。況此數事。頗關休戚。近在目前。惟聖慈加留意焉。
中書舍人洪遵論禱雨思所當戒劄子曰。臣竊見涉冬至今累月不
雨。人情嗷嗷。無以為命。陛下夕惕為治。焦勞在民。閔雨之心。形于夢
寐。錫貢所禱。靡神不宗。以至賑飢寬獄。決獄止屠。出廩粟。大官供

膳減素。竊聞每對公卿大臣。焦勞憂畏。見於睟表。左右近御。稍稍動
色。上天孔昭。若響若答。三日之霖。應誠而至。中外相慶。嘗書歌舞。天
下幸甚。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蓋至七年而後已。春秋於魯僖公
書三時不雨。以見其憂民之切。今陛下不忍百日之旱。齋祓精誠。求
之於飲食言動之間。曾不崇朝而至應如此。視成湯之七年。魯僖之
三時。邈然遠過。有盛德而無愧辭。人生實難。萬世而遇大聖。亨其偉
哉。臣主朔日。伏蒙陛下思顧寂寥。不敢作為頌詩以飛大澤。獨有規
儆之意。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念萬幾之間。其所當戒者無廢
亂。決獄四端之外。若永思所以上當天心。下順民情。如今日禱雨之
誠。則治道光明。可以軼轢千古。尚何成湯魯僖之足云哉。臣愚狂戇
惟陛下留神。
遵為秘書省正字。見彗。奉祥瑞疏曰。臣聞春秋之作。以示萬世。說者

上亦日食雨雹隕星震電下至多麋有蜮螽生有蜚之類皆謹志必書獨祥瑞之事闕然不聞豈二百四十二年間皆無可書之實聖人垂教以為無益故也秦漢以來世主往往思藉以文太平故典籍浸盛至若黃龍見于劉聰蒼麟白鹿見于石虎鳳凰騶虞見于王建之世是果時僭竊何瑞之有而其導諛之臣曾罔聞知史冊班班可考有春秋叢感惟元魏世宗時芝生太極殿崔光舉莊周所謂氣蒸成菌指為不祥其言忠切可為後世龜鑑恭惟陛下聖謨天縱昔中興歲協金穰可謂上瑞紹興初蜀郡有以符瑞來上者並行罰教四方聞之莫不歌誦聖德十餘年以來權臣擅朝諂諛競進邪諂之徒迎合期附藉此為進身計臣不敢縷陳如衢州之寶碑則謂心獻膝頌于符命饒州之木成天下太平字錢刻嘉明識者嗤笑福州之竹實則傳記所載初非吉證據是三者略可見矣臣愚欲望聖慈特下明詔自今州郡無得輒奏祥瑞其事關災異不可隱者上之禮部庶幾洗滌風化為盛厚以稱陛下謹慎之本意豈非小補臣愚無識惟陛下留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六

災祥

宋高宗紹興六年地震秘書正字張嵲上奏曰比年以來賦斂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轉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

黃次山上奏曰臣聞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陰盛則靜者動陽微則明者晦推類言之則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四夷者中國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陛下春秋富盛嬪嬙稀簡帷幄之私行義未踰二年之間大星重至意者夷狄伺隙而君子小人之際尚煩聖慮乎今承板蕩之餘履顛沛之勢財不足自富兵不足自強天下喁喁未絕望於中興者徒以陛下克己自強大臣同心事國得以求言而喜類相進也近日士論頗謂朝廷甘受佞人而外欽正士實書之報權臣之寵者得之於言意之表者以非陛下之福也自古求治之君當軸之臣莫不畏治安而樂危殆薄君子而厚小人然多不免爲者何也君子難親小人易狎也願陛下以父元爲意大臣爲人主愛言屬巧偽之風作儒蕩之德遠浮論近端方指肘之間最不可忌其有公忠曰奮義聲異同不可狎而親者宜陸免其直俾充本朝不宜盡聽其求去高舉遠引未留自助也人主父天母地子養元元父天明母震動予說言相恐古人猶懼況食於三朝震其國都元元飢餓自相魚肉而不思消伏之計乎惟陛下奮乾剛之威大臣擴包荒之度拔進英俊以强本朝此抑陰崇陽應變之至策也震食之異庶幾可銷擇李之違庶幾可復夷狄之憂庶幾可弭陛下召臣千里誠冀有補萬分廣承天之上言指朱豐之細故未錄災異愛惑聖聽則非臣之志也故不敢不盡言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以地震應詔條陳八事狀曰臣伏覩近降
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况臣嘗備近司何忍隱嘿
受知特深苟有所見其敢隱默輒罄狂瞽冒塵天聽伏望聖慈特賜
睿覽謹條具奏聞。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爲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
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咸召之因皆有所自可考而知。乃
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
警懼脩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
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者畏天之言無畏天
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
也。夫兵戎女子小人皆爲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
每事致戒則妖變爲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于桑林以六
事自責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
以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言可採降旨施行之外必加
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爲志。豈待
賞而後勸哉至於章奏疎遠不識忌諱語議微訐亦望容貸以
來直言。日慎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爲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既
過則忘於脩省者矣乃所以爲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紛紛傳將幸建康之事既降旨以擬營繕又具例
以勅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復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
有所疑而未決耶。夫建康在東南爲形勝之地。在今日爲不可
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
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
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與安實
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
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燕堵未遑無乃有安之之
意耶。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
康者一也。臨安偏迫褊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
虞。若建康襟帶江湖控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爲帝王天
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
淮甸。陛下時乘六龍親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
勇號令賞罰皆出睿斷。人人顧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遙制
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
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毅而決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望庶幾
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留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將之兵。所以爲
臂指應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若重內
輕外以爲强本弱枝表裏相維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創
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
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意也。
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三衙以控衛王室
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靡有兵革之虞此
之效。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
者至十數萬人。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緩急之際乎。宿
衛單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攝外侮。此臣之所以夙
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攝指頤
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爲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覩

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最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將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為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備禦家之爭先法耳。故善兵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持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甸，又以牢相當之可，請重兵敵人之勢，亦必聚其犬羊以抗王師。到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謂如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鄧，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謂伽之力紓，使不能合兵則東閒攜摩，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望因此權柔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

衝突之虞。乞賜加睿察。

一。臣聞行師用兵，糧餉為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有家者，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為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綿地數千里，然其有至于餘錢者，常賦損於歲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義倉，還登賦濟，公私匱乏，皆無儲蓄。使今秋復繼之以水旱，其何以瑤所事天道，循環雨暘，時若遂歲有年，江浙隨處，慈培豐登，自今來措已成，將來播事，告成於來，定須很庚，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充國討先零，嘗謂秦下糴四十萬斛，羌豈敢動哉。由是觀之，國以兵為命，兵以食為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秦豐登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為得策，然轉運司

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分配入戶擺委之直而責其數，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糴，只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豈增分數，嚴立約束，使無遮阻麾費，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頃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川。今朝廷既改交子之法，以為關子，即與見錢無異，甚可通行，惟官告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誘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諸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皆責太峻。州縣官吏不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為長久之計。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

之鋤，作無數造鋤，發兵即損壞廣南之蓋耕牛。道里遠遙，率多斃踣。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易若買舟之可久遠，致多費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豈不得已。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乎。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抛降製造收買物色，或剋限太迫，或土產非宜，並許州縣申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為策，亦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行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備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為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建南夫以守泉州城，委官體究以聞，以修衢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

敢復議修城者。弍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嚴令其譴
敢復冒罪責而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壞塹頹毀
湮塞不復修矣。孰與僭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
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爲藩籬者易無城池可恃以守。
卒然賊馬驚近邊陲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
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
可。即乞降旨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擾擾非以修城
之故。應沿江州郡限今冬春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
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既備。進討之策可行。天下
不勝幸甚。

一。臣竊觀近降指揮禪林僧徒貧病不能貼納者先以常住代支
續令拘收運納。自非出自聖慈曲加矜恤。何以及此。然臣竊謂

僧徒中有財利者多是律僧。營生與俗無異。雖重取之。何所不
可。其禪林中僧與實學道之人。一缾一鉢隨時粥飯往往無餘。
今使之貼納。非唯貧病無自而出。亦有害其學道之心。聖慈既
加矜恤。許令常住代納。固已深慰物情。伏望特降旨揮委州縣
體究實係貧病無可貼納之人。令本寺常住代支。更不拘收運
納。庶幾學道之流。得以安心淨業。此亦仁政之一端也。伏乞睿
察。

綱又上奏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
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爲豐歲。此和氣致祥
之符也。政令乖戾。拂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繼備而爲凶年。此乖氣
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
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移失業殍
殍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
其幾十萬人。至誠動天。乃以休應。時雨而雨。時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
更生。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急於民間之有蓄積
而急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鹽茗未
售。已督供輸。米穀未登。已催苗發。州縣困於符檄。文移急於星火。官吏
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浙閩廣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
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湧之中。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善祥。不必他
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之臻。則旱暵必復爲豐年矣。
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
知旱暵之災。不爲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
給足軍食者。正素備無待倉卒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強虜遠遁。僭竊
窺伺。屯兵淮淝。以爲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閉口待哺於縣官

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一不登。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
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餉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權衡之低昂。此
重則彼輕。然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不可得而均
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
費十倍於往日。死生去來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糧資遷換
者動以萬計。冒請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啟。放行者
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紛紛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
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取於民。謂之
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
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
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爲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
修政事爲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爲危急存亡之秋。惟

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爲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閒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略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爲陛下詳言之譬盤狂瞽仰酬大恩

高宗時臣正言鄧肅上奏曰臣伏覩十二日赤氣夜興橫貫半天而士大驚嘆莫知所自臣職在言路者又當如何竊考自古天變人主所以謝之者不過避正殿減常膳而已陛下自登寶位未嘗輒居正殿而飲食菲薄與同臣下其所以事天者蓋亦無所不至矣而天變未息者其故何也蓋嘗考唐定元年春三月京師大風晝冥經刻至夜東南有黑氣禍亘數丈者兵氣也赤者殺氣也用兵之時豈免兵氣通於殺氣赤爲變亢大矣然仁宗之時則朝廷無事人物豐無其致治之道通於成康是天變不足應乎蓋仁宗皇帝應天以實而不

八

以文此天變所以不能爲災也陛下切切願治之心固無愧於祖宗矣然風俗頹靡爲日滋久雖欲正之未能遽革故今日綱紀未肅賞罰未信截臣未去盜賊未滅比之仁廟猶有愧焉此臣愚所以盡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臣愚欲望陛下下責己之詔大切直之言號令必行無使虛文所以肅綱紀功過畢錄以稽邪正所以信賞罰採偽籍以考張楚之臣不使輒居侍從臺諫則叛臣遠矣登刑書以責貪污之吏不使分布內外要職則盜賊滅矣如是則陛下應天之實亦無愧於仁廟雖有殺氣亦不害四十餘年承治況止於兵氣而已耶蓋天心不違人心是已有德於人則無愧於天不必於人心之外更求天也五季之末康澄嘗有言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蝥蠈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蓋天變不常所以戒人君儆戒自慎何足懼耶人事不修所以兆禍亂苟不知戒斯不亦可畏哉陛下於其所可畏者日加慎焉則所謂不足懼者又何能爲陛下累乎惟陛下察之

陳長方代人上殿劄子曰臣觀自古中興之君未嘗不有災祥以警戒之豈天之獨私於是耶蓋亦愛之深耳在商高宗則有鼎雉之異在周宣王則有旱暵之虐然二君遇災修省卒收其功德由是以興恭惟陛下以兩宮遠朝至誠側怛形于詔令下至閭巷無智識白之民莫不歎誦威德謂陛下無處間雨之心商宗周宣蔑有加矣然而方今春不雨千錢爲且踴貴未已萬一兩宮後時鑾輿之憂有所不免流離之民聚爲盜賊勢不得不憂臣愚欲望先勑有司經畫邦畿選爲之備使備禦者密然至足絕近陲詔書之外尤一毫不忝便於

九

民者並令罷去以感陛下中興之政雖聖心焦勞格于上下必無兩澤復時之患臣妄言之蓋亦爲國先慮不勝惓惓而已

監察御史羅茂良應詔上奏曰水至陰也其占爲女寵爲嬖倖爲小人專制宗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倖寵竊弄外則盜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今人犯闕令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爲此輩臣願先去疑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

樞密翁止充襄上奏曰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怨偏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泛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廪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冤者怨獄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物不即酬償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劃進春於推賞

乞詔有司擇舉行之。

高宗以彗星見詔求直言吏部侍郎晏敦復上奏曰昔康臣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終致亂亡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事考已然之事實本於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賄賂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戰攻亂亡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恐應天之變。

起居郎上奏曰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明親決冤獄則甘雨應時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略也。不修人事而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政也宜諭官以敷名德求民疾爲秋乃以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隨喜矣又況封爲夫人爵稱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稱龍母五子夫何物哉必欲被介鱗蟲以冠裳無乃反常失禮爲後世笑乎。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爲意若政平訟理民無愁嘆和氣所召必有豐年更不得陳乞廟額崇將淫祀以爲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五子封爵詞命臣未敢撰行。

孝宗隆興中。起居郎胡銓應詔上奏曰。臣聞在旱而書爲災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臣近奉聖旨以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意者政令多有所闕賞罰或至不當朕雖側身求應以實卿等各思革正積弊勿拘依私稽參災異之原稱朕寅畏之意臣伏奉聖訓中夜以興惶所以對欲遂言之則懼位卑言高之罪欲默而已則又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之恥退自惟念與其忍恥以生寧冒言獲罪以死況聖明在上容受狂直萬無獲譴以死之理臣

何忍而不言伏讀聖訓曰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臣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也謹按春秋書不雨書旱大旱亦不雨爲文書旱。得非旱比不雨加甚乎。且春秋書旱必於夏秋不雨皆於春冬。周之夏秋則建午建未建申皆其月也。是時天或不雨則亢炎暵物立致枯槁故詩云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雨雖無是酷然患者亦無旱焉如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雖皆歷夏祇秋而不言旱者蓋事起春冬不可書旱以書不雨則不可以變言旱故但提其月而總言之。欲人觀文見旱居其間且見其災之久也若不爲災經自不書故經無書一時不雨者不爲災也雖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者蓋譏莊公冬不雨猶不恤民九明年春又城小穀也其他不雨必備時而後書爲災之深淺觀文則辨焉。云冬十月不雨至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者則見雩無多而秋猶有收也（僖公三年）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文公十年十三年）是一歲之望盡矣也。八月雖雨已後時而無益故書而不書。不爲災者但書時（莊公三十一年）爲災輕者書首月（僖公二年）重者總始末而言。（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書法如此正欲別爲災之輕重而傳云不雨不爲災夫萬物須雨而生預雨而成。一時往亢猶有所損況不雨有幾及年者（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安可謂不爲災乎。穀梁謂一時不雨爲閔雨歷時不雨爲不閔雨且僖公示有志於民則必不愛斯牲帑懸諸禱祈經亦必書如詩之雲漢以著其善。今但云不雨則憂民之意於何見乎陛下深閔秋陽亢旱誠得春秋書不雨之微旨然宣王憂旱之誠不過禱于先祖以及山川昆神羞祀典之內非若今徼福于佛老氏爲異端之教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不雨之旨行周宣憂旱之誠以應天可也飛蝗在

野。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晉隱五年書螟，釋曰蟲食苗心曰螟，
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
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螣也。食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
也。食根者，言稅取民貨財，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
郭璞以食與爲名。陸機疏云：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
宄，內外言之耳。會義曰：穀，民之司命也。春秋書災異，雖螟之爲害必
詳而錄之，此亦重民命之至也。漢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
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獨不入
中牟。今州縣吏貪墨殘民，若朝廷遠者萬里，近亦數百里，陛下不得
而見也。然蝗之發，陛下不得而聞也。故天出災異，皆誰以南螟飛蔽
天，以告陛下。爾守令之間，豈無一人如密縣中牟者乎。臣願陛下嚴
戒監司守令，有貪墨殘民者，必罰無赦，是應天以實也。星變數見，臣

奏議卷之三百六　十三

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案魯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劉向以爲君
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
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也。時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
之應也。魯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劉向以爲時楚強，宋衛陳鄭皆
附之。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數也。魯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楚滅陳之應。是春秋星變，皆以夷狄陵
中國也。今年正月壬辰，其日歲旦，風從乾位來，風爲號令，通號令不
時之診。戊午，霰，陰盛陽微之冷。三月丙申日有背氣如仰月，其夜大
雨雹。癸卯夜，月入太微。己酉日復有背氣。丁巳立夏，其日風從艮位
來。五月癸卯夏至，風亦從艮位來，皆與正月壬辰同占。七月丙申，太
白經天。法曰：晝見午上，星家謂去日四十七度，差遠，故見。臣謂不然。
易曰：日中見斗。豈亦謂去日遠也。其夜月入氐。壬寅夜月掩壘壁陣

星。又謂星出天市。癸卯夜，月入羽林軍。己巳，日左有珥。丙午夜，流星
出天市。己丑、癸丑夜，流星出織女。又月犯井。丙辰夜，流星出輦道。此
皆春秋之所畏也。又如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此又變之大者。臣謹
案：隱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後戎執天子之使。莊二十五年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前在晉，未遇其夷狄象，後狄滅邢衛。二十六年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時戎侵曹。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後狄滅邢，徐取舒，楚滅弦。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後楚伐鄭，
狄滅溫，楚伐黃。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時楚滅夔，狄侵衛鄭。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後秦獲晉侯，楚敗徐于婁林。文元年二月癸
亥，日有食之。前狄侵齊，又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又食之。其後楚滅舒
蓼。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楚莊王強，陵諸夏，觀兵周室。十年四
月丙辰，日有食之。後楚滅蕭。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後

奏議卷之三百六　十四

楚滅舒庸。襄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七月食又既，象陽將絕，
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楚果從諸侯伐鄭。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八年之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後楚滅陳，滅蔡。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時吳滅
徐，楚圍蔡。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後楚滅胡，越敗吳。定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明年
中國諸侯從楚圍蔡，以楚爲京師。由是推之，日食皆爲夷狄侵中國
之應也。臣願陛下熟觀春秋書日食星變之旨，躬行宋景一言之善，
以應天可也。臣伏請陛下剛日，慮者政令多有所闕，賞罰或至不當。臣
又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而修政事以恭衛歷罰也。臣
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士文伯
謂晉侯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

政不可不謹也。是天變蒙於政令之闕也明矣。魯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啖氏云。莊王寵篡逆以瀆三綱。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斯言當矣。夫聖王馭世之術。惟賞罰而已。賞當功則錫命一人而萬邦懷。若師之九二是也。若宜罰而賞。則寵一篡弑而亂臣賊子迭接而起矣。然則去天字以貶之。以明賞罰天之公理也。是天變繫於賞之不當也明矣。今政令之闕有十。監司牧守數易。一也。州縣差役不公。二也。抑塞因於幕將。三也。吏員太冗。四也。任子大濫。五也。朝令夕改。六也。聚斂無章。七也。獄訟多寃。八也。黠吏殘民。九也。郡否阨塞表章。十也。至如賞罰不當。猶有甚焉。如近日宿州諸將首竄。論賞太重。罰太輕。昔太祖皇帝親征晉陽。契丹來援。太祖命何繼筠分精騎數千。拒之石嶺關。斬首千餘級。其後遂平并州。其功可謂大矣。止拜建武軍節度而已。李漢超從太祖平李重進。關南之功亦大矣。及至太宗皇帝。止贈太尉忠武軍節度而已。宿州之役比之晉陽關南之功。未當九牛之一毛。而諸將超拜官爵。加繼筠漢超數等。有如乎此。度後復中原。未知何以賞之。昔周世宗幾爲劉旻所敗。大集將士。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震。果敗旻于高平。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將七十人。豈復有將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如此。得非懦怯者去則勇敢者出耶。太祖初有天下。嘗語居近宗始恩將士嚴則不然。惟有餉耳。諸將踐畏制乎。借亂捷如破竹。若檀於蕩將四十年。國勢不振。日就委靡。豈有他哉。罰不必行。將不用命。近者宿州之敗。士死于敵。及爲虜將所誤而死者數千人。積尸如丘。暴骨滿野。而誤國敗軍之將。乃以宿州所得之金厚賂權貴。乃爲脫說以自解。儼然安處善地。而職不加焉。籍沒不行。誅戮不加。上天見變。昭然明甚。臣願陛下信賞必罰。以太祖爲法。號令將士。以五代爲戒。斷然必行。正心誠意以應天可也。臣伏讀聖訓曰。朕躬側身求應以實。卿等各思革正積弊。勿徇徒私。務塞災異之原。稱朕寅畏之意。臣又有以見陛下遇災而懼。畏天戒之切。而去華務實。求直言以自警也。臣又請以春秋明之。謹按魯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擧逸。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嗚呼。向之言可謂深切著明。求應以實者也。人君如堂。人臣如陛。堂乎其高。其情與下遠。絶而難以達。陛隤乎其卑。其情與上遠。絶而難以通。是上下之情不可合也。其患有十焉。上之患七。下之患三。愎諫以拒人。飾辭以文過。作威以臨下。恃智以拘物。務勝以取勝。自廣以狹人。遂

過而作非。君之患也。便辟善柔便佞。臣之患也。愎諫以拒人。晉惠是也。飾辭以文過。文皇是也。作威以臨下。漢宣是也。恃智以拘物。德宗是也。務勝以取勝。顯宗是也。自廣以狹人。漢武是也。遂過而作非。宣帝是也。人主有一於此。則便辟之臣進矣。善柔之臣進矣。便佞之臣喜矣。如此而欲臣下各思革正積弊。勿徇徒私。是猶枉曲木而望其影之直也。不亦難乎。自古聽言納諫。莫如堯舜。亂王莫如桀紂。堯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未能塞也。桀紂醢諫臣梅伯。剖直臣比干。雖有關龍逢三人。不能救也。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異。賊臣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親召近密。時與臣同召書筵晝講。收書王大寶王十

明。今盡已去矣。以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行又將去。惟臣在爾。今臣
復以讜言妄發。是臣又將去也。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
切即近訕謗。昔辛甲七十五諫。劉安世論胡宗愈至二十四章。諫者
不厭其瀆。而聽者不厭其煩。今言一出而無遠竄。朝奏而夕竄。言者
不得盡其意。聞者莫不駭其逐。張震王十朋之去。絢于漢不死。宇結
舌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河。稱善良之危。臣知其必不能也。臣願
陛下熟觀春秋之旨。洛政前日之弊。推誠務實以應天可也。臣伏請
聖訓曰。宰執侍從臺諫兩省官。無會仍依今日十二日已降指揮。各
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終有以見陛下至誠畏災。思聞時政闕失。而
塲厲以自改也。臣聞之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傳曰。舉百官
官箴王闕。夫古之聖帝明王。袞職不云無闕而欲補其闕。王政不云
無闕而欲箴其闕。大哉言乎。此亦陛下欲聞闕失之意也。臣敢請以

春秋明之。謹案魯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明年三築臺。
人書以譏之。謂其不畏天戒而勞民也。今天變屢見。而土木之役踵
相尋。怨讟嗷嗷。口衆我寡。臺諫不敢指陳。侍從不敢明說。陛下與姻
婭嬖倖之中。必不能盡知也。陛下天資仁孝。寧有知而不戒耶。臣又
聞道路之言。諸軍陞遷。符率四書。表市井義人手執所庭以應人。表
短。有及則者郎三數年。雜入一年中。謂之拋?循情之弊。所不忍聞。封
民相戒不敢入市。輦轂之下。有此冤抑。況千萬里之外乎。臣又聞陛
下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文臣自承務郎以上。各轉一官。斯言一傳。天
下鼓舞。今乃以一人之言。格二百員朝請大夫轉行之命。夫識赦之
日。知其太濫。蘭之可也。勿許轉行可也。大赦既行。始以爲濫而格之。
失大信於天下。復有大於此者乎。傳曰。主聖臣直。語曰。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夫非主之聖。則臣不容直。非邦有道。則言不

敢危。惟陛下上法堯舜。留神財擇。
乾道間。銓以災異應詔上奏曰。臣聞主聖臣直。非主聖則臣何敢直。
邦有道危言危行。非邦有道則言安敢危。臣八月一日伏准省劄。七
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有害秋成。
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諫卿監郎
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臣伏讀聖訓。見陛下畏天
憂民。憂思治之切也。夫謂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是畏天之切也。謂
江浙水潦有害秋成。是憂民之切也。今臣等疏陳闕失。是聞過之切
也。又及當今急務。是思治之切也。臣竊豪大問。敢不上體陛下聖訓
之意而竊言之。臣聞春秋書雨雪水災皆謂之大。何也。雨雪常也。以
大然後爲災。水亦常也。以大然後爲災。今江浙水潦遠及畿甸。與春
秋大水何異。推原厥咎。豈無所自哉。臣嘗考漢董仲舒劉向皆究咎

徵之說。皆歸於宦官女寵小人。春秋之時。此四者在廷之士類能言
之。臣不暇遠引以瀆天聽。然聖明在上。必無此等。皆曰有之。安得不
致陰沴。臣願陛下監鍾離意之奏。如商湯之自責。覺仍叔之語。如周
宣之側身以答天譴可也。謹案食貨志。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捐
瘠。墨子七患亦云禹有七年之水而民不味飢。何也。備先具也。今數
路水潦。不逾時而饑已形。捕民亡不瘠。國之無備甚矣。臣願亟詔
遣水州軍多方賑恤。使民被實惠。無至流移。亦救災憂民之先務也。
臣聞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說詩者謂袞指君也。君職有闕。仲山
甫能彌縫而補之。則補君職之闕者。大臣之事。今陛下不以責大臣。
而今臣等疏陳闕失。是欲聞過之切也。臣嘗學詩。至小雅六月論闕
詩矣。其大略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
息也。臣願陛下鑑詩爲和戰之缺。念詩遇臣下盡誠。豈四牡君臣之

缺而進退大臣以禮。監皇華忠信之缺而遴擇使價。監常棣兄弟之缺而敦睦大倫。監伐木朋友之缺而尊賢人紀。監天保福祿之缺而實畏天命。監采薇征伐之缺而精選將帥。監出車功力之缺而賞惜名器。監杕杜師衆之缺而撫愛軍實。監魚麗法度之缺而謹守成憲。監南陔孝友之缺而訓傷風俗。監白華廉耻之缺而旌表孝廉。監華黍蓄積之缺而撙節浮靡。陛下所謂缺失者，尚有大於此者乎。當今急務，莫急於備邊。此有識者之慮，所有川蜀之事，醜虜之患，宜於兩淮宣簡嚴爲守備。如趙充國圖先零之策，川蜀之處，宜擇大臣有威望素爲吳璘信服者以託之。臣聞道路之言，皆謂今之大臣有威望素爲吳璘信服者，無出張浚。宜起浚帥長沙義師，荊襄以進制川蜀。臣聞沈介前在成都爲吳璘所侮，五十四州之人，岌岌皆有去志。借曰有之，陛下亦安得高枕而卧也。臣竊聞虜人揚言我本朝無備。臣

謂今日和議有可爲痛哭者十。臣請爲陛下極言之。今日之患，兵費太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凋屈，何以堪之。可爲痛哭者一也。淮泗唐鄧之人，不下數十百萬。一旦與之，是陛下無故驅數十百萬生靈置之死地。可爲痛哭者二也。淮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淮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絕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可爲痛哭者三也。中原赤子思歸之人，日夜引領陛下拯溺救焚，如赤子之望慈父母也。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無及。可爲痛哭者四也。自秦檜用事，力主和議，生民膏血竭於虜廷之供億，朝廷威勢屈於犬羊之詭詐，民怨盈塗，一變故數萬八郡國二十四同時大水。今和議雖未必成，民皆曰又將竭吾膏血以肥虜矣。歸正人數萬，曰又將如秦檜時執我北還，以膏虜人之鈇鑕乎。兩淮之人數萬，曰又將如前日歲於虜使之往來而奔命不暇矣。可爲痛哭者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賢士大夫國之元老相踵引去。檜末年遣張常先、汪召錫，綱羅張浚、胡寅等三十七人，欲實竄嶺海。上天悔禍，檜即隕命，而三十七人者幸脫虎口。然趙鼎、王庶、李光、鄭剛中、曾開、李彌遜、常同、魏矼、高登、吳元美、楊煒、吳師古等，或死嶺海，或死罪籍，冤憤之氣徹天。今日和議萬一或成，則不附時議之士，復蹈前日之禍必矣。此可爲痛哭者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遣路允迪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如此，檜猶不悟，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行朝居民一空，舟艦不遠。陛下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爲痛哭者七也。頃者虜人移書盡取歸正之人，檜一切遣之，如江西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人，錢至誅變。今虜必復如前日盡索

歸正人。與之則必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生變，則蕭墻之禍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啟釁端，卒有逆亮之舉。陛下何以待之。此可爲痛哭者八也。自檜當國二十年，空竭國力，海內耗斁，迨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虜窮困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爲痛哭者九也。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文靖公沆時相也，嘗謂王旦云：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北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中國自此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十餘年間，祥瑞天書，土木之役不息，東封西祀，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李文靖之言。夫祖宗全盛之時，尚以和議爲不可，況今日國勢委靡如此，而復唱此議，使上下解體，士氣情怯，溺於懷安之說，舉國之老成，如張浚、張闡、王大寶、王十朋、金安節、黃中、陳良翰相繼黜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鄭箋云：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是可理乎。此可爲

應天者十也陛下乾剛獨斷如太祖皇帝臣願堅守和不可成之說
力行其志自彊不息則醜虜何足患哉天變水災亦當消縮未勞聖
慮矣臣又聞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正月甲申彗出營室止避殿減膳
彗十有四日而滅夫真宗皇帝所以致彗滅之速其應天之實蓋在
於心之精微而不止於避殿減膳而已也陛下聖訓謂避殿減膳恐
所以應天之實陛下聊以成乎應天之實事而思之愈篤而行之則
民心悅而天意解矣
洪造以水災應詔上奏曰臣聞災變之發率多緣類而起漢儒一一
牽合則有附會不經之失然理之當者亦不可因噎廢食而幽為之
說臣謹按漢書五行傳云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姦軌並作
魯莊公十一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
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厥後水災皆歸之軍興民怨所致國家自

數載以來兵民死于戎事肝腦塗地者不知父母妻子啼號之聲未
絕也陛下有兼愛南北之心而狡狄變詐干戈未可得而戢今水不
潤下江湖逆溢西歸淮汴與河渠連而為一已秀之禾未得而穫下
民嗷嗷未有生意皆無積藏安得人人而飽之寒霖彌月勢猶未已
陰氣可謂盛矣陛下畏天愛民至誠惻怛明詔廷臣使之盡言無隱
之用心也臣愚以謂陰勝陽之沴矣狄闚于外姦軌發于內也今外
之所以待夷狄者朝廷有措置小臣不敢輕議而臣愚慮竊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臣入對之始及輪進故事皆以歸正人為憂蓋因
晚及亦嘗奏陳仰動天聽矣數月以來漸已萌芽臣幸因奉詔敢復
詳言之向之為是說者皆曰中原遺黎望王師之來則簞食壺漿迎
左衽所以挺身而歸又其思慕聖德之切者皆在江淮之間二年所
聞殊異於是蓋山東仍年旱蝗耕者無所得食故扶老攜幼南來偷

生又聞趙王世隆之徒聚衆攻剽彼國指名戢捕亦以荒歲故牽連
親戚相率來歸其意蓋欲王師恢復因得乘勢橫行逞其所欲上可
以得官爵次可以得金帛子女不失歸其故鄉既來之後大失所望
更相嗟悵而將帥所部又役使焉虜無以得其歡心去夏賈和仲以
將命之金驅其等眾數萬口冒暑而來絕海遇風已壽而頭而婦人
老稚數百同舟共載相持疾病枕藉死者不暇瘞埋既抵所屯縣計
口給粟不能充飢然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實在於此初到京口則
掘山中草根以代蔬茹數月之後三五成群掇拾姦暴取盧于市廛
之間其計無聊何以災歲此臣目擊耳聞者如此其人之在山東皆
有室廬南歸生之具皆若也今父子數口雜子方丈之舍上雨旁
風無以蔽障甚者寢處于泥滓之中以他人視之不可一朝居也臣
使會為宜不思歸欲歸無計則姦軌之謀不得已而作今日黠明

日誅乙必草薙獸獮然後已況遇來北方已有招納之榜又有誅鋤
之人其黨聚於江浙兩淮散於淮甸諸郡去帝城不遠亦復有之一
呼相應禍未艾也或曰叛者已誅是大不然譬之急流奔衝而要
壑於其中間築土以捍之終於衝缺橫潰而止耳臣之管見以謂莫若
人趨趙可用尺勝江浙所募著使人給家界無饑寒盡足之患宜稍
軍籍之餘減為大利若其懷土不忘則宜優其歸書遣以身檢使之
踰淮而去則可以塞患於未萌施恩於不報怨氣可釋天變可消矣
曰縱之使去不若遷之別壤以離其黨是又不然此輩捐生業違
墳墓遠來歸我亦招納者誘之今遷之別壤居上者雖有仁民之心官
又無以贍之客居窮懸使其死爾是無罪而殺之也豈不念哉當今
陰盛之患在外者猶可隨機而應在內者莫急於此蓋漸不可長
窟穴難涵從困獸無弄兵之事臣私憂過計伏望聖慈由暘乘塞

而區區之愚於譏切時政毛舉小事言而難行者以沽名賣直則臣所不敢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汗

知湖州王十朋上奏曰臣聞聖人以無難而畏賢者以無災而懼國多難而天有災異天心仁愛人君以災異而警懼之欲其恐懼修省舉天下而措之安也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周宣王外有四夷之交侵內有太甚之旱雖天災屢難有若不易支持者然堯以帝湯以王宣王以中興者豈非天以災難啓之三帝王能脩德以應之耶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六年于茲矣躬攬權綱厲精政事雖漢宣帝光武無以加然天災流行無歲無有旱于夏潦于秋饑饉薦臻疾疫繼作去八月淫潦于湖死者以數萬計今歲川蜀荆南赤地千里近者天作淫雨害于來歲江浙之間被害尤甚陛下遇災而懼遣官分禱理決滯獄減放房錢詔各大臣引過執己可謂能恐懼修省矣臣素自遠方不知左右前後論思獻納之臣亦嘗有以修德之說獻忠于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詩曰畏天親有德者道堯湯宣王之所以應天者蓋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王之側身修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胡為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歟明德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讒諛者未去有以害吾之治乎聚斂之臣未屏姦贓之吏未除有以害吾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濫有以傷吾之仁乎旨酒之嗜聲色之迷馳騁之娛有以累吾修身之德乎責己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言出入起居之間罔不敬順造次之際必於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是求弭可以弭災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功業當復見於今日孰謂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耶臣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

汪應辰論災異劄子曰臣伏見去歲冬溫無雪近方正春而震電雨雹不三日間繼以大雪謹按春秋魯隱公九年周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說者謂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蓋猶甚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重仍惟此一事不復再見況今者當冬溫無雪之後既震電又雨雹又未及三日再有大變則非特春秋所書之比也詩曰敬天之渝又曰畏天之威伏望陛下精思熟慮諮訪正論備蓄庶事以盡敬畏之實臣不勝惓惓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六

災祥

宋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陰雨已踰兩旬。甚妨收刈。陛下焦心勞思。德音屢下。疏遣囚繫。蠲免房錢。申詔有司精加祈禱。而雨意未止。愈勤宸慮。然臣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少裨萬一。輒以三事冒昧陳獻。伏聞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宮止三百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今禁中所使雖少。未知可用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歲員多闕少。到堂及到部官淹留艱滯。不知可詔三省及吏部。刷具人數。隨宜措置擬遣。此二事也。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多有不至。聞浙中諸郡所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揮。少寬期限否。其餘更有寬恤事件。以上令三省及戶部日下條具取旨施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隨然懷不自已。輒書奏聞。或有可採。乞賜裁擇。

庶幾人心懽悅。稍期晴霽。

八年。朱熹上奏曰。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嗟。遣使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惠恤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聞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識者之論。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竊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深發德音。布告中外。以訪弼咨。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此庶。有能開啓聖心。指陳闕政者。悉聞陳賜。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令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密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擇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繫。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參總條貫。斟制斷決。畫立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謨敷。竟天聲日之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

休矣。臣以疏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故冒至此。惟陛下寬其僭留神財幸。

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曰。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嘗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為敷奏。早作防備。近準尚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撥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頌歎愚忠。循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裨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連亙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寬。凡所以為振舍賑恤之思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

心沛然發號施令以側身修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動
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咎以承皇天仁愛之心應我精誠感
通轉禍爲福其次則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
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
臣少沮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者以處改除
貶損已以下結民心。消其未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憂者
不止於饑饉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臣豪恐至深不知所裁冒昧爲陛下言之竊犯天威不勝戰慄
十二年。地震而書吏部員外郎楊萬里應詔上奏曰。臣聞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也。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奸也大矣。昔者
賈誼陳治安之策有曰大積薪之前。此文帝窮盛時也。蘇洵論審勢
之策有舉船漏潮之喩。此仁宗窮盛時也。西漢之文帝。本朝之仁宗

何君也。後世堯舜之君也。以後世堯舜之君。而二子有積薪漏船之
喩何也。臣故曰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也。今則不然。爲此
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絶使。虜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
禍。又曰彼有內叛。因於東胡。復困於柔然之衝。既而皆不然。或者曰
彼將畏我。或者曰彼不敢南。使不畏我而不敢南。今道逆相傳謀詐
京之城池。廣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
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而新之。其意甚欲其無還而吾
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自夜摩厲
以圖行劫而奪之貨。爲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戶不閉。解弛鉄鍤處之
以坦然。夫有兵備而棄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
而說者以爲一天戲耳。不我畏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
一也。或以謂吾之讎虜可以爲子國之質。臣以爲中國之憂正在此

也。何也。昔者符堅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來。不知夫此胡乘其
虛而奪之國。今此胡之北歸。盡剗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是胡將
欲南之必因北之。北之若何。或者以夷換撫其暴而以其計於膏竊
嘗其南也。而說者以謂可以爲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
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淮甸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臣又不然。有
淮南以有江也。誠若無淮棄淮得而有江哉。吾界棄淮矣。虜以兵居之
居之而不去。近則逐秦之鹽利。爲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用。遠則
吳蜀之形勢。爲彼所梗。將無以通吾之脈絡。蓋昔者吳與魏力爭而
得合肥。然後吳始安。南唐失淮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一棄淮而
保江。既無以保淮。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
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遷帥。如曰舉都統。其實未也。其意
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嘗以宰相擇

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
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此緩急孰
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
而必曰未嘗薦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必嘗若將以
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避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爲欺而已。臣所
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
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尚取其海舟而學治之
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
具而渾於擾也。自紹興辛巳虜北之戰。今幾年矣。嘗時山東之功。采
石之功。不以將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爲而已。嘗時之舟存者則幾
今幾年矣。求具之舟。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釁與社稷百
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

固有大於撫者也而曰貴易又曰悍於撫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
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膺
戎狄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玁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為何等
時耶金虜日逼疆埸日蹙而未聞防金虜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
聞其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卿欲理軍政千羽解圍
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不能悟之則
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虜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恬之如太
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
逆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
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豈不曰大異乎然天猶
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戰陽和氣摧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豈不曰
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延五月庚寅又有戊夜地震者豈

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
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
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易稱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易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夷狄也
書謂近習也今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為陰之咎徵也
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
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不悟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
師地震未幾有金虜冦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所地震未幾有
金虜冦淮甸之役宣和遇變而恬不知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
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
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而不引宣和紹
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也自頃年以來兩

淅歲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
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穀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
靜而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者
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之粟今也倉廩府庫
非特無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
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
之所謂錢者皆為臣寶近習閹宦權貴將相皆蓄室以藏之列屋以
居之積而不流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二軍之用則惟破楮券尔且
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怨積食蹴而
覆之出不遜之語忽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大憂憂在於此
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
善為備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

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胡虜要拒守江
左之望是存習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
韓世忠此金虜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登死張栻可用則俎死萬
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
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
用而後見臣聞之記以為有事而後見其武有言而後聞其度今曰有
其人而未聞某人如古之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事而無武有
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曠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
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兒
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拒苻堅而郗
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豈玄於處之間
無不當其任溫於捕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

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所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忽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厭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哉。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夷狄流禍之包藏爲無他而鑒宣政晩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年務如宮鄰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群臣良將如嘉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官者而得秩節如唐大曆之幹。勿使貨近幸而得招封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襄蜀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太江爲可恃。增屯聚糧。諳鍊扼險。君臣之所咨諏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宜若放全。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難立。亦不能爲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論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魏明帝。臣以爲源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今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又曰。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又曰。如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已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

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爲君。乾之道何道也。武有餘者坤之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爲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堯舜至於文武。固不行此道。皆六經至於語孟。罔不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爲不然。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不知術數。欲以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感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己如舜。從諫如禹。且我如孔子。雖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夷狄憑陵者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惑聖聰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木水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爲言。惟陛下裁擇。

葛洪又因旱上疏曰。臣伏觀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餘。未曉。爲詹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無有所隱臣仰惟聖主在上。德政溥博。和氣昭格。頻年告豐。乃五月以來上天不雨。聖心焦然。不遑朝夕。親御沐浴。禱于群望。至惻怛也。而亢陽爲戾。時雨未應。誕布明詔。咨訪在廷。臣職在宰掾。列在御監。未以報國。惟有盡言。然臣又不聞聖世求言之詔。而雖當聖主下詢之勤。竊喜憂民之意。是以轉災而爲祥。又竊歎求言之詔。無乃似遲。而猶恆也。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臣請爲陛下歷言致旱之由。然後精講備旱之策。臣聞天地之氣。與人之氣貫通而爲一者也。是氣也常通而不隔。則爲豐穰。爲治安。一有隔而不通。則爲水旱。爲危亂。今歲之所以旱者。何也。是必有隔而不通者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記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皆言天地之氣相爲升降。然後相爲貫通也。今也陽亢於上而不下濟。陰伏於下而不上行。是必有戾氣隔於其間也。然則孰爲戾氣斯

民歎息之聲此至微也而无以聞于皇天斯民愁恨之念此至隱也而足以達于上帝。此戾氣之所從生而天地之氣所以不備也。愛民如陛下。愛民如陛下而安得愁恨歎息之事哉。蓋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通而已矣。何謂上澤之不下流。上有薄賦斂之惠而民不被其深仁。此臣所謂上澤之不下流也。何謂下情之不上通。陛下之耳目內寄之於臺諫而臺諫之情有所不盡達。外寄之於監司而監司之情有所不盡聞。此臣所謂下情之不上通也。臣請先言民不受實惠之說。陛下之於民田租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酒稅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茶鹽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可謂上有薄賦斂之君矣。然民之不受其實惠者何哉。一之人有以隔之也。陛下蠲之。版曹督之。監司督之。州縣督之。則是蠲之者言也。督之者意也。蠲之者名也。督之者實也。言不掩意。實不副名。是困民也。或曰此經常之賦也。不可得而蠲也。若曰經常之費不可得而蠲。昔祖宗之世嘗因蠲民之賦而出內藏之錢以賜三司以代所蠲矣。大臣何不舉此故事以聞於陛下也哉。或曰人主愛民。人臣愛官。故蠲之者未幾而督之者愈峻也。且陛下之愛民。令之則必行。禁之則必止。人臣安得以愛官之故而隔陛下及民之惠也哉。或曰此殆猾之爲。秀州蓋嘗以獻羨餘而進。自此而得杞密矣。錢良臣之爲總領。蓋嘗以巧聚斂而進。自此而至參政矣。上之人設大官以誘之。於下之聚斂者奔而趨之。臣竊以爲不然。陛下之用二臣。或以其才。或以其一節也。豈以其獻羨餘巧聚斂而用之哉。雖然。詩不云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願陛下謹其用人之端。而勿啓其愛官之源。庶乎斯民蒙陛下之實惠也。臣故曰上有薄賦斂之君而下不受其實惠者此也。臣請次言民不被深仁之說。陛下遐念御殿慮囚多從末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京畿輔郡。閱不末減。非

不欽恤。又推之於天下郡縣。亦非不欽恤。可謂上有省刑罰之君矣。然民之不被其深仁者何也。或曰京畿縣令之獄非有詔也。逮者與之也。左帑監官之獄亦非有詔也。逮者與之也。惟南鄭宕之獄亦非有詔也。中人與之也。夫京畿縣令之罪。信有罪矣。怨之不可也。左帑監臨之官。信有罪矣。怨之不可也。然下無吏民之訟。上無官長之劾。而逮者與之則不可也。天下之事惟公可以服人。惟正可以治人。所謂逮也豈盡公正乎。武周之監謗。秦之偶語。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皆此曹爲之也。宜其人之不服也。至於鄭宕之獄。其有無罪臣不得而知也。但聞其發於中人。鄭宕之諸人已不服矣。幸而陛下付之於淮西之監司。方有聞者。鄭之衆以無罪告。陛下赦其冤。怨既獄之秩。此吾咸王某左右者之乘也。人已大服矣。今又有貴戚近習回獄興爵者。爲淮西之帥。第欲實鄭宕之罪。以快中人之憤。以結中人之援。詔下再鞫。中外寒心也。既而復聞鄭宕者詣登聞而乞付廷尉。蒙此蓋恃陛下之明而自歸於君父。然今之所謂廷尉者。其如獄稱之乎。其如秩有功乎。其能不諂附中人而昭洗無罪乎。中外寒心也。漢黨錮之獄。唐甘露之禍。皆此曹爲之也。可不杜其漸乎。臣故曰上有省刑罰之君而下不被其深仁者此也。臣請復言臺諫之情有不盡達之說。臣竊見臺臣嘗論周言及軍中殺死二婦之事。其一軍婦也。其一民婦也。既而又聞鞫問以言事失實求罷所職。使其果以軍婦爲民婦。是失實也。然臺諫言事許以風聞。此祖宗之法所以防壅蔽隱伏不測之變也。既曰風聞。則豈能事事盡實也哉。今也以言一事之不實而遽罷臺職。萬一他日有意外不測之事。欲言則無其迹。不言則[illegible]緘默之臣懼於失實之罪。是豈可不爲寒心哉。且言一軍婦而失實。其罪微矣。未至於罷職也。罪不至於罷職而遽罷之。中

外相觀感曰總周以觸天威而罪也或曰總周以言近習而罷之或
曰總周以幹權貴而罷也是三說者初無是事也而天下亦可以戶
曉也無是事而有是說皆非所以章陛下之聖德而適以損聖德非
所以重天朝之國體而適以傷國體陛下受其名總周受其禁也總
周受其禁亦總周受其辱也陛下豈待而知之乎臣故曰臺臣為陛
下之耳目而臺臣之情有不盡達者此也臣請復言監司之情有不
盡聞之說臣竊見浙東監司朱熹以言台州守臣唐仲友而罷柯樣
至今六年朝廷棄然不省亦廢棄不用天下展之或曰熹之經學上
祖孔孟下師程顥程頤廢而用之必有可觀臣未論也或曰熹之才
堂天用之則應變出用之則撥煩置之儉地誘有可惜臣亦未論也
臣獨惜熹以監司而劾郡守郡守廢而不用監司亦廢而不用此郡
守為是乎猶當仲監司以養其直也不當廢監司也以監司為是乎
則當廢郡守矣今也熹與仲友兩廢而兩不用臣不知此為賞耶為
罰耶使仲友而無罪仲友何不請詣廷尉以辨之使熹而誣之不
賞熹矣何不聲熹之罪以罰之何為此憒憒也況君知熹之寬而
不白矣臣故曰監司為陛下之耳目而監司之情有不盡聞者此也
由前之二說而推之則上澤之不下流者非一端由後之二說而推
之則下情之不上通者非一事亦姑究臣之所知者而已抑又有可
言者臣聞節用而後能愛人能不傷財而後能不害民故肆赦佚
愛一赦將以待有功非受辭榜也一縑一鏹皆自寒女出之小民緣
累十百之適官捕而官之纍之數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也既乎微
大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者豈可妄用哉如往歲之雪寒
知近日之大災陛下皆發帑廩以賜軍民雖不恤然也至於文諮之
賜金至以千計爲賈伶倡之賜錢以貫宅量以萬計為之人皆曰

此民之膏血也是二人者何功而得此也弱者媒焉強者憤焉此亦
召災氣之一端也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且狂夫者無心無知之人
也貫言果何足取而聖人擇焉者將以來天下之嘉言也側聞錄落
諫員觀政要至於太宗之導諫而悅從陛下慕焉讀陸贄奏議至於
德宗恥屈於正諫陛下幾為之嘆不恃陛下之好諫而爭為狂言者
然自近年以來如賈偉以妄言兵將而貶自此之外小臣相戒而不
敢言事矣劉新以妄引指揮而罷自此內之科臣相戒而不敢盡
事矣是二事者亦不出於陛下之意患而中外大惑也此亦召災氣
之一端也雖然臣所言者皆非其大者也臣聞洪範之五事其一
曰貌曰恭又曰恭作肅又曰肅時雨若蓋恭肅者相而不自覺降而
不自高之謂也即易之天道下濟是之天氣下降之理也是以為時
雨之證故堯之聖不過於允恭舜之聖不過於溫恭商之中宗享國
五十九年而猶嚴恭以自度衛之武公享壽百歲而猶作抑之詩以
自儆皆肅時雨若之理也陛下有容聖不世之資無聲色遊畋之適
而又春秋寢高享國久閱天下之義理愈多威德外洽而無疆場
之虞故表內循而有屢豈之慮是以天臣仰其清光而莫望顏於將
順而不敢在正殿臺諫知其疏遠之可指事於皆言而無甚新辨
是陛下肩貴矜已從人之聖而群臣無高舉于遠論務之忠臣恐
陛下忽心之易生而驕心之易至也何以望肅時雨若之效應哉今
日之旱天意哉者以是儆陛下也心而進陛下之德乎成湯遇旱而
禱不在於以身為犧而在於六事自責之一言宣王遇旱而懼不在
於靡神不舉而在於側身脩行之一事臣之此言聞者以為迂而
知之者以為甚大也惟陛下察恕惟陛下毋勿至於備罪之言則
臣復有四說焉曰寬刑罰曰救積欠曰信勸分之賞曰蠲

所請寬州縣者非寬州縣也所以寬吾民也朝廷近時有拘催之官者是代版曹而行督責之政也此已失朝廷之體矣古者錢穀之問不至廟堂而陳平亦曰陛下問錢穀當責治粟内史蓋古之治粟内史即今之版曹也版曹有司也有司峻急則朝廷戒飭而寬之朝廷所以統有司也有司急矣朝廷復自急焉何以解有司之急哉是上下俱行急政也民何堪焉既當旱歲而督逋益急州縣將何出哉至於旱荒之民而已臣謂版曹逋欠之多如湖秀之類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物催所逋欠之數皆有名無實無可催理之物亦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所謂積積藏者常平之粟是也今天下常平之粟不許他用其法至重也然有至重之法而無不用之實何也州縣窮空率人待哺不幸而有急無粟則不得不支常平之粟矣故常平之粟往往徒有其數耳今核之者核其盈虛多寡

而朝廷預為來歲斂藏之計不至於臨時而無所錯手足也所謂信勸分之賞者朝廷非無賞格也常患於不信而已如淳熙十一年吉州之旱守臣趙師羼設賞以募富民有鍾其姓者出粟萬石以輸之官州聞之朝廷至今無一級之賞今江西又告旱矣求富民之樂肯從官司之勸分乎此可慮也所謂賞救荒之官者如乾道江西之旱賞小官者四人如淳熙浙西之旱併賞常平使者擢而登朝之類是也是四說者陛下皆嘗行之矣而臣重及之者所以望陛下之力行也雖然備旱之四說抑末矣請循其本臣一介小臣蒙陛下不鄙夷其愚陋而垂訪問焉臣空臆直言不知忌諱席藁私室以待天誅

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羅點以天旱應詔上言曰今時處敦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眾皆默己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曾旱暵之為虐陛下特拜祠蠱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反朝求讜言多得訐直矣必所示昭然不諱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類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

孝宗時虞允文奏因蜀草木之妖措置水旱盜賊之備疏曰臣竊惟陛下四聰之聽無遠不達四方之憂雖微不置此德昭孔聖誠罕感固足以易妖而為祥華孽而致休矣豈獨全蜀之幸天下之幸矣臣竊得今年二月間成都府旁近一帶有李實如菜豆者桃實如豆莢者杏株發葉如蕨莧者栗株開花如牡丹狀者皆木之變也或以為應在盜賊及大水蓋未幾而邛蜀盜作延及旁郡以黎嘉眉諸敘界有水蓋事既小應而亟定但春中彭漢懷安三郡雨雹異常禾稼有傷雖即已依條檢放而今日之所當急者諸郡倉庾多虛不有備蓄

之儲臣先日具奏乞制置司應辦已令給彭漢石泉等州比又奏乞成都府路轉運制司每年額外餘剩錢欲於邛蜀等州並行措置和糴又下諸郡以常平司錢隨多寡之數糴買粟米以為一旦水旱不可猝辦之用而夏中積雨成都路往往漂壞隄堰臣之寸心日夜不勝皇皇今仰憑陛下格天之德雨暘順序秋田當大熟儲積之計可遂而蜀憂寬矣其次當略修兵備日者臣與晁公武共議蓋差一提舉官鄧安國前去成都府拘收本路係將不係將人再行揀汰團結隊伍依大軍格法教習武藝臣亦已應副衣甲之類使聲勢稍振則盜賊自息人心亦安也自古天旱饑饉雖治世有所不免而盜賊之禍不作於有備之國臣之過憂所以急急於此至於積逋虛額之害明知不可徵取而存之於簿籍適所以長吏奸者亦已令總領所逐一開具令別劃徵進乞自睿斷施行所有帶用之當損宿弊之當去凡為民

害者見不任職求殆充經理餘財使有實效乃敢議及寬減以紓陛
下矜念遠方之意若守令不廉棄法害民如郴州首亂之地臣已即
按劾并已奏聞乞施行繼今有貪惡不悛之吏臣敢不仰遵睿訓劾
奏以聞伏乞睿照。

知長沙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天人之際本無二致究觀人事則天意
可卜。辛巳之冬逆亮敗盟犬羊入寇自謂談笑可以渡江未幾而天
怒人怨變生肘腋竟自斃隕明年陛下纘膺寶命有天下時知者
已知天所以眷顧陛下光啓中興延我宋萬世無疆之休蓋昭昭
矣而臣竊有疑焉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之作無歲無之若螟荒
蝗蔽天災見於昆蟲可謂微矣次則虜人復敗盟舉上流如災生本
矣叙旨云遠矣既而連年輔郡大水大旱軍旅疾疫死徙者不知其
幾其為災異也駸駸乎大且近矣。其甚者雷震於郊祀之壇亦

甚者雷內之親霆可懼矣竊惟陛下修己任德未嘗少懈何上天眷顧
於前而災異薦臻於後或者以謂應天之實恐有所未盡耳不然
何為而若是也。昔商高宗因升鼎之雉周宣王遭旱暵之虐皆能側
身脩省為商周中興之賢君以是知災異者乃天心仁愛人君之深
亦人君恐懼致福之本也。陛下天縱聰明遠過高宗宣王誠能察其
弭災之由盡其應天之實則商周中興之功不患難致也。

衛涇上奏曰臣觀董仲舒告漢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
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是
知天人之際其應若響災異之變豈不盛哉昔帝王未嘗無災異
惟遇災畏懼則災變自殄特偶為禍未聞安於時數之適然而不思
所以應天者也。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格謹天戒二十六年之間兢業

之誠有同一日人君患不勤儉陛下宵衣旰食菲飲惡衣勤儉根於
天性人君患不慈恕陛下勤恤民隱賑救援下慈恕本於至誠篤至
苑囿無所增崇狗馬珍奇無所玩好游心典籍探賾道原凡君德之
所宜有者陛下兼而全之矣。每遇災害側身脩行惟恐不至陛下畏
天之誠真得聖人之用心矣竊見五月以來恒暘為沴田苗就槁川
澤多枯旱暵之災所及浸廣既踰秋序膏澤而已寬恤屢施禱祠無
錫而旱氣益熾雖幸未盡除雲油然而復收雨將降而輒止陛下焦勞
於上百姓愁歎於下群臣左右相顧駭愕莫知所為道路傳聞或云
諸郡間亦得雨而幾旬之內稱雨愆期此尤足以見天心譴告之仁
正陛下恐懼脩省之日也傳曰君德全盡無有闕遺陛下本當可以
是自喜也成湯聖主也政之不節使人之疾苞苴之行讒夫之昌也
女謁之盛宮室之營皆所無有也而桑林之禱亟以此六事而自責

蓋聖人畏天之深愛民之切故曰朕躬有罪寔出於此心之誠爾非
有所勉強不得已而然也。况夫無事之時容有未至上憚蒼穹而不
得下究下情抑鬱而不能上通天意人心不甚相遠以人求天上下
不交則為旱災實異之見并為此乎。頃者都城亟傳請陛下內出詔
古求言自輔人人踴躍志不忌奮例聽旬日始命都省降言書而
責罰之詔尚遷回而未下陛下豈以是為虛文而所以應天者不在
此耶。如近日避殿減膳徹樂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臣知陛下將不專
而衆行之矣。臣竊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至烈惑氣未易釋災
求其所以致治之盛莫若盡敬天之誠信史昭垂歷然可觀慶曆四
年旱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為甚百姓何罪默禱上帝願移災於
朕躬七年以久不雨避殿減膳下詔責躬求直言戒勵百官罷免輔
臣以答天戒仁祖敬天為民如此其切何災不弭何福不臻尺乎之

歲冠去莫及良有以也臣願陛下遠覽成湯近法仁祖謹思大禹
發德音布宣罪己之辭盡屏直言之路俾陛下所以應天者至矣盡矣
爲陛下之臣而不能輔宣主德負惠生民所以傷和氣而致卑異者
宜如何自處也然後嚴敕大臣執政侍從以下及州縣之吏累相警
懼思所以致異之由爲所以恤災之備封章來上虛心聽納屏斥下
情盡達窮處遠通上天降康災珍銷釋天下幸甚臣充賦館職思許
言事既得面對奉承憂君愛國之誠不能自已敢無一言以聞蔑
陛下之心所有政事闕失及當今急務續具條奏臣冒犯天威罪當
萬死
時某英殿修撰知福建趙汝愚以地震乞降詔求言疏曰臣不量鄙
陋竊有區區螻蟻之誠昔請天聽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
震臣自夢中驚覺惺惺不知所以但覺所臥床搖動若加推撼狀

中窗戶揀跡互相摩戛雖然有聲如是良久方定臣詢問此方父
老皆言前此所未嘗有臣實憂懼因詢問得牲東士大夫聞江浙
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時動止經涉五日方定民居官舍
頗多摧陷一時居民亦有被壓而致死者臣已行下本州委自知漳
多方賑救外臣竊惟坤厚載物本以安靜爲義今耳目所接綿亘數
千里同時俱震此其爲變異非小臣不敢遠引諸儒之說繁言宸聽
姑以目前近事言之今陰氣在外民力困窮流殍滿道士卒貧悴有
志之士無不深憂惟陛下成憲在躬動天以實然於政事之間委任
之際亦出臣可議者臣當以朝會要狀見淳熙寧及太上皇帝
紹興中皆有以地震下詔許臣言事者狀撫獨見之明者不如盡
衆人之智方此災異消變之宜引咎責躬屏己從諫也若聖意勿欲
信臣之言莫若特用祖宗故事搬以手詔詢問闕失或開天章

閣令輔臣條具或御迎陽門召侍從臺諫備對或令中書門下頒告
在廷之臣許直言過失或密札賜舊德老臣詢問機事所冀誠意昭
達群議畢陳惟捨短而用長斯轉禍而爲福
汝愚又論客星出傳舍疏曰臣聞之紀星者曰自今夏六月有客星
出傳舍之西三月矣臣謹按晉書天文志傳舍九星在華蓋之上
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臣竊
惟華蓋之上有傳舍又曰賓客之館云云人事參之即今拒門之外
閭門客省是其處也臣聞閭門中有用事者陛下委之以接北來人
士疏遠甚於其間真僞相雜固不可盡知然竊聞之道路之言或謂
亦有無知之人反用之爲間而其人自之聽者臣始疑之不以爲信
後恰以事考之彼本有可信者蓋西北豪傑之士其資性與南方不同
故忠義者極其忠純其狡詐者亦極其狡詐恐非常識淺慮所能窺

測故雖置其對中而未必能也臣又聞陛下委以將帥之擇付之惟
恤之任有所以甄世莫得聞然而不見其形當視其影使陛下用之真
人鄉爲陛下選擇將帥刻薄士卒俾中國隱然有不拔之勢雖未
能勤勞敵寇掃清塞北有識之士固自知其可任今數年以來將帥
屢易提所居官有同客寄經營措置惟恐或後故軍職遷補殆不以
公選真才實能之士皆屈沈於下無以自見士卒嗟怨盈於道路此
非陛下撫之不勤蓋爲之主帥者無以素服其心故爾然則緩急之
際豈不深怡陛下委任之意哉今者不幸災異屢見人情動搖或恐
一旦狂狡外興姦宄內應禍亂之萌可爲深憂臣又伏思上天垂象
皆不虛發今昭然示戒獨出於傳舍賓館之間若明告陛下於其處
者蓋是天心仁愛陛下誠將陛下聖心覺寤屏絕改爲務銷鑠於未
成也不然則楚莊王何以無災而致懼耶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

望朝廷所行皆善政。所用皆忠臣。蓋以不敢肆爲護短而陷害忠良。亦非敢賣直要名。爭挂取寵。實以事關廟社。理切安危。故敢採諸輿議。瀝陳愚欵。惟陛下鑒察。

袁說友應詔上言曰。臣今月九日。恭承明詔。以雷震非時。淫雨爲災。陛下責己求言。令臺諫侍從各以朕躬過失。朝政闕遺。條疏以聞。仰之無有所隱。臣仰見陛下祗畏天戒。恐懼修省。思欲增厚聖德。諸行仁政。以銷天變。下慰人心。雖湯以六事自責。宣王遇災而懼。殆不過此。誠宗廟社稷之休。四海蒼生之幸。臣叨綴從列。身逢不諱之朝。所願披瀝肺肝。盡言無隱。惟陛下財赦。臣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脩德者。聖王應天之實。未有能不備而能格天者也。又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安

民者聖王奉天之本。未有民不安而能事天者也。陛下嗣服之初。聞時未久。舉行初政。皆聖懷。如五日一朝。以隆孝治。銳意講學。以基遠圖。收召人才。愛惜內帑。堂劄不停。庶政脩明。其於脩德安民以奉而舉宜君。天意人事。相爲助順。逆者天降災異。人心景嚮。方當十月之交。雷已歸地。而震電交作。大雨隨至。決三晝夜。此豈陽氣弗藏。陰出用事。考之古占。其在劉向五行傳。則曰冬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制陰。山沙危難。其在李尋所占。則曰冬雷。蓋善惡賞罰不顧時禁。二人之占。上係君臨下。關民治。其親切如此。則今日之異。蓋必有致之者。以至熒惑犯心宿。弗備赦還。天目峯斷裂。山復移徙。中夜地震。都邑水災。又皆迫近京城。恐非小異。陛下其將隱之於心。考之於禁。豈無有上干和氣。下拂衆情者乎。豈無有施置未當而德意未孚者乎。臣不敢旁援遠引。以事空言。敢以陛下所當修德而安民者條其

今可舉行凡八條。伏惟聖慈垂聽焉。臣所謂脩德者有四。其一曰孝親。太上皇帝安處壽康。已逾三月。陛下定省之禮。風雨弗渝。孝誠之孚。中外欽仰。而尚以膝下未洽親歡。父子之意未孚。軍民之情猶鬱。雖陛下自知親意非外庭所得盡聞。然而相見之期。或更遷延。不惟浸疑觀聽。亦恐別起詭端。要當力圖調護之方。宛轉之策。陛下內有慈母。可以日達誠意。外有伯祖元舅。可以時通聖衷。庶幾委曲既深。或可一旦感悟。比日來傳壽康聖體微爽。卸宜雖未敢信。然陛下既未一見。則凡慈父之意。皆所未知。至於壽康宮中左右執侍與充扶掖之物。業餘日應所需否。今本宮月得俸料。與內帑月所貢獻者。是否不下數。爲緣米知職。事爲辨支用度。果愜太上聖意否。一或不察。則意抱愈鬱。無以自娛。司馬光言於英宗皇帝曰。臣聞太后既政之時。左右侍御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而歸政。臣

竊慮有無知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臣願陛下於未得一見之前。尤當日戒宮中官屬等。俾之加意供侍。凡有聖意。委曲順承。惟恐上說慈顏。益保康樂。少有怠惰。罰無赦。則兩宮安樂。親侍有期。孝道無闕矣。臣側聞已降指揮。責以限日修整南內。陛下急欲遷御正朝。寢侍慈極。此蓋孝念之切。故爲是圖。惟是大行之喪。今既在殯。陛下久留重華。以侍使凡。今若於發引之前。急還大內。則是三月侍喪之朝遽捨。追念皇祖。情若未安。況壽康今已安處。遷動而陛下又數行同安之禮。若且留重華。以俟發引。然後還內。情既可安。事亦爲順。其二曰臣竊觀陛下布政之初。倚任大臣。塞聰蔽明。不以自用。深得帝王用人之先務。垂拱仰成之要道也。仁宗皇帝嘗諭諫官韓絳曰。朕固不欲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

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夫執聖人之謨訓也。蓋人主處於深宮
凡人才之高下事情之當否安得而盡知。故雖以聰明任人以事。以
朝廷為基本。以大臣為腹心。進退人才、機置機務、籌畫猶豫惟務循
公是以黜陟廢興動合衆望。其或處權柄之下。移欲威福之自己。聽
有偏聽。處或不周。必有非宜。人情必惑。甚則左右乘間竊弄國權。主
勢浸微。危亂立至。稽之方冊。可謂弗疑。臣願陛下念主勢之輕重。責
係於朝廷。而權柄之下移。寔由於自用。上法仁皇之訓。謹忌獨斷之
難。凡命由中出。少留聖慮。責陛下盡為君之體。而朝廷無失職之患
矣。其三曰臺諫官天子之耳目。凡論思獻納。規劃切劘繫於人主
之身者。則臺諫為尤重。故臺諫之一進一退。實係于人主取捨之公
端。不可以私意從言而進退之也。唐介為殿中侍御史。以言事而貶
仁宗皇帝命之復舊官。時論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世未有

豈非臺諫者上則示人主之好惡。下則係中外之觀聽。一有少差。事
關理亂。綱紀紛糾。邪正混淆。誠不可忽。臣願陛下念朝廷之綱紀本
於言責。而臺諫之用否。切於治功。取舍進退重之難之易輕勿易則
紀綱立而邪正分。朝廷治而主勢重矣。其四曰今歲水旱為災。民以
饑饉。淮浙諸郡無不告歉。饑民流離。浸以相望。陛下日誠賑卹。指金
發粟。毫髮不靳。惟是朝廷椿管所積數目已少。版曹經常已乏。無可
更頒。常平廣惠又殆盡。楮幣度牒印賣已多。今去來歲事勢之期
而論事者援償賑濟已無長策。臣竊觀仁宗皇帝景祐元年。以淮南
歲饑。出內藏紬絹二十萬代充上供。慶曆四年。出內庫銀三萬下陝西
經數多以濟饑民。皇祐二年。以河朔水災。出內庫銀四十萬紬絹六
十萬以助軍儲。是三者皆因歲歉。又捐內帑。仁宗之意。豈特以朝廷
州縣之積已不足用。而上軫飢荒之念。蓋欲惠以及民。故與之而[illegible]

而不惜也。陛下臨御以來。愈以足用。屢嘗盡發內帑之儲。今已
百倍於前。中外聞之。無不感泣。惟是目今艱食日月尚長。所幸江西
湖南皆得上熟。可以運米東下。及淮浙。臣願陛下念淮浙饑民之
甚衆。知公家事力之已竭。將法仁宗故事。多捐內庫金帛付之朝廷
措置糴米百萬斛。接續以充賑濟。陛下仁心仁聞。浹于億兆。生靈格
天之德。孰大於此。臣所謂安民者有四。其一曰民戶歲輸夏稅。其間
折錢者總曰折帛。當時立價既高。州縣又復增數積歲。民多困重
輸。以中產之家已為希有。況於無產者乎。比者臺臣嘗及之。減折帛
之價。則朝廷已施行此。誠損上益下也。臣不敢再述。惟是丁錢
一項尤切於細民。游手末作不在科丁之數。貧民不得幸免。頃歲
各路臣之請有蠲有減。今所存者五等身丁。丁錢絹四色者有
上供與州用之數。為錢則當四十一萬餘緡。而上供者計一十一萬

千餘緡州所自得之用也。所謂丁錢此切於農民。今水旱為災。民
方艱食。田家猶不保朝暮。若復征以賦。何止太山之壓也。今若
未能盡以蠲放。臣願陛下深念農民饑饉之迫。將來年事五等身丁
身丁丁絹兩色錢共一十一萬一千餘貫盡與除放。其今年未足之錢
且令住催。上供者則戶部別議對補。州用者則州郡隨宜措置蠲免
田家人人各受實惠。足以感召和氣矣。其二曰頃歲朝廷兩下蠲減
房金之令。蓋欲取有餘以惠不足。細民受賜。誠為弗輕。再減之後。今
已八年。而有力之家。新翻房廊。悉皆高定賃直。以備將來裁減。都城
新屋尤倍他州。臣願陛下特降詔旨。應內外房賃已經再減之後。其
新造賃屋不曾經減者。並照前來指揮三分減一。則閭閻細民。戴幸
洋溢。立可召和。無不均受實惠矣。其三曰天下州縣稅場各有定
額。而州郡利於羨餘。增其數。間有祖額素重。趁辦實難。場務橫征

史090-086

商旅被害貿易既難公私俱困兩浙諸郡其害尤甚殆非細故也嘉祐六年仁宗皇帝詔三司取天下場務舊額裁減別立新額征稅既寬商賈被惠今兩浙稅額歲增而議者指為常事多不以言臣願陛下明詔兩浙轉運司會本路各州縣于稅務之額取其所收最少年分之數別立新額明示商賈使之取趣上無厚征之斂下無横取之擾庶幾商賈以寬雖居者亦受其惠矣其四曰國家刑辟之制具存三尺而近年監司郡守多有違越憲法恣由己意刺配之罪去其臨時謂之特配量一之際視為虛文固有黥配相望于道而以特配行者凡十五六甚亡謂也豈不重干和氣哉臣願陛下申嚴見行舊法監司郡守毋得輒用特配之例須情法相當照條結錄而後可施行內外臺常切覺察亦足以全民生而召和氣也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膺付託之重臨奉元寅以誠意為先安民最務不敢以佚為樂中外愛戴如出一辭其於畏天之威應天以實尚已躬行而有屆之矣然而自昔天災流行固未嘗以絕夫人也而况人主代天牧守以牧斯民天之眷祐愛之心在人主尤不可忽漢董仲舒之告武帝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於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陛下試觀仲舒之言則知天之所以眷念人主者其委曲綢繆如此陛下雖統御將甫閱一時而天變甚於昔所少見感召之自雖未易知然望天譴告警懼之意以冀陛下自省而知變者其彰彰已如此使陛下內發於畏心外形於仁政有闕必補有善必遷忠言必聽不以切直而惡聞長策必圖不以難行而遽止修德於己而天變自銷安民於下而天意自悅則仲舒謂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者真如桴鼓之應矣臣願陛下終始惟一不替厥初凡臣之所謂修德者日進而不已臣之所謂安民者自行而不怠則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宗社綿長而端命于上帝殆將與天亡極矣又何災異之可言哉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惟陛下深思而力行焉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七

史090-087

災祥

宋光宗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殿中侍御史林大中以事多中出。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

太學博士彭龜年論雷雪之異疏曰。臣伏覩向者省劄子。備奉聖旨云云。臣官為博士。本當越思。然自二月庚辰忽見此異。即當博考經史。推驗天人。徒積憂惶。不敢論奏。及見朝廷訪求讜直。已至館職。居民之論。當亦不少。舉而行之。天意自回。及今旬日。沴氣未散。辛卯之夕。狂風大作。已復為雪。逮壬辰日光已見。暖氣已敵。而雪猶不止。陰盛侵陽。至於是。聖心憂惻。未信於前。臣履陛下之朝。食陛下之

祿。則安得不憂陛下之憂。憂而不告。是謂欺君。越職而言。吾為犯上。勿欺而犯。前訓具明。敢竭愚衷。以負事君之義。况本置博士。要通古今。遂及漢朝。亦承疑問。然則參稽古今之事。以裨國家之闕。乃臣職分所當然也。臣謹先取經史所載雷雪之異。說列如左。

一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公羊傳曰。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休注曰。此桓將怒而弑隱之象。胡安國傳曰。震雷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兆。見於鍾巫之難著矣。

一按西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

一按晉書五行志。吳孫亮太平二年甲寅。天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向說。此時不當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而勝陽。陰逆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又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

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右臣聞其在前者。是經史本文。別錄劉向。其中雖多忌諱之語。未嘗陳於盛大之時。然若不摭前世之機。將何以助陛下之警懼。但天之降災。本各有證。而證之在人。亦復不齊。難執一說。以盡天意。自春秋書魯隱公雷雪之變。說者以為公子翬之應。繇茲以降。天下皆依據其說。以驗其災。經雖不書。意則未嘗質之聖訓。殆不如斯。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求天者。必以類而推。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故應天者。必隨事而正。臣觀雷震而復雪。只由陰盛而侵陽。推求陰盛之由。始可見陽微之變。臣旨備察近事。仰驗天災。撮其大綱者有三。推其條目。則有十三。何謂大綱有三。一曰陽德不修。二曰小人道長。三曰兵端有形。何謂陽德不修。臣聞天以剛故能晉出庶物。君以剛故能宰制群動。而所謂剛者。非以獨攬威福。不可沮撓之謂也。無所

章甫之謂剛無所耽惑之謂剛無所回枉之謂剛無所屈撓之謂剛
陛下自登大寶二十年于茲寬仁如湯鎡恭如文而裁制事物似少剛
斷得非於前數者有不足乎臣近聞群臣以剛斷之說勸陛下者矣
臣不知其說果如何也臣但見陛下近日臨決機務自任太過未免
其間有得有失如斥逐李清不由人言此剛斷之得者也大臣有罪
臺臣一章而從罷降濡蹇即全臺論之而不問此剛斷之失者也夫
大有剛健必本於明中庸三德知先於勇必知其賢然後可任之勿
貳必知其邪然後可去之不疑是以先正司馬光曰聽人之言而能
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
邪正既分惡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黜邪而用正
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然則所謂剛斷者豈以獨擅威福不可沮抑
之謂哉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一也國家崇奬臺諫以為耳目使
恐人情下壅姦孰內萌若非剛正之臣必重犯怒之患責之以言尚
恐觸聖既言復沮撓救切摩陛下優容直臣固為盛德而諱忌觸諱
尚有疑形臣竊近日臺諫之言稍稍不効雖聽用固亦不少然或不
行或訓飭或宣諭而止者亦不一事也至於全臺譴斥近時罕聞假
使發之不輕尤當勉強以受所以存朝廷之綱紀植抗直之風豈若
格之誅責便於此豈可但欲令行不反人不我違深恐臺諫之輕甚
非國家之福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二也竊惟經筵講讀之官實
任古者保傅之責所以程頤謂天下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
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然其補養聖躬之方豈止講論數刻之
久哉輪夜直以待燕閒不獨共究義理之微亦欲潛移還暇之際竊
聞近日宣召夜直者亦鮮輒臣不知嚮晦宴息之時何以為存養夜
氣之道匪明則諸性自用蠱習成則物欲竝行欲使清明氣如長

[illegible]臣聞唐宦官仇士良嘗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
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切勿使親近儒
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要知小人陷君於惡亦
自有術然則人主疏遠小人安可不知昔者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
酒既疏善言方進然思大禹之策政反士良之謀蓋此望則彼輕此
消則彼長安可徒徇一日之樂反易終身之憂此臣所謂陽德不修
之目三也臣聞賤貨貴德然後可以為天下昭德塞違然後可以臨
百官臣近得之道路封椿下庫所藏寶器陛下已宣取入內矣藏之
內庫與藏之外府本亦何間但前朝所以還寘於外者蓋有說焉似
聞象箸之類則浸入之器也四圭有邸則祀天之器也此宜寘內
府然往者藏之外府蓋崇貴德之義殘塞違之訓而陛下一旦納之
宮中其為損豈細也哉至如封椿庫錢始創之法非軍事不得支用

壽皇聖帝在位之時所有宣取蓋以明示內庫最備稱實故實以稱
實之數取之非誣以為名也今陛下沿例以取而人以為言者蓋取
之惟有此名用之則無是實古者天子無私財至漢猶有少府之藏
已不敢侵大司農之費政如今日州郡有軍資公使之別公使而用
軍資之錢則為礙條法陛下既為天下之主豈可不以身率天下而
帑之費不加裁損而但取足於封椿乎陛下雖由從近臣之請更不
取撥然前日陛下所以為此者必以內帑缺之故也今若欲留封椿
之錢必須痛節內帑之費賞賚不節錢必不繼則陛下能保後日之
不撥乎萬一不免取撥臣下又復執奏則陛下能必從其請如今日
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四也天子禁衛上應天象所以固防禦
密蓋示名分尊嚴若以武弁言之殿闕宮殿及城門者皆須墨敕魚
符其受敕人與監門司之門者出報遠中書門下覆奏門衛士將軍

以下。俱詣閤門覆奏。得聽即詣合符開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闢之門內外並立隊仗。庫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誠以王者所居。體當持重。祖宗之法。自有達讞。竊聞近日水門之禁。啓閉不時。此非常開之門。尤當謹守其節。未何緣忽自弛隳防。臣聞仁宗朝兗國公主深夜入宮。呂誨即奏劾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經歷門尸官當令先行取勘。以謂宮鑰謹嚴。以時啓閉。蓋備非常。此而不禁。後有竊發。何以備禦。先臣憂國深遠。如此。以公主君父之至親。非時入內。猶被按劾。況下於此者乎。況踈于此者乎。此臣所謂陽德不備之目五也。何謂小人道長。臣觀今日之勢。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臣請得別白言之。夫事君當以道也。則曰不如隨俗。御事當以法也。則曰不如從例。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違道。例不可以違法。然卒之守道者困。隨俗者顯榮。法者闕。用例者行。以至議論有是非。則非常勝是。事理有義利。則利常勝義。人情有公私。則私常勝公。細察閭閻之間。上至朝廷之際。往往皆然。不知世變何以至此。是宜上感於天。變異非一人之所為。然陛下尊隆崇高。宗主神民。則不得不自任其責。故曰。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一也。臣聞人君以法守天下。士大夫以法守官職。人君所為少出乎法。則士大夫悉力爭之。非為身也。為法也。非為法也。為國也。周昭一醫官有何致煩陛下破法而命其臣曰。一切從寬免。夫既謂之違礙。則是法不可也。給舍執而爭之。是官當然也。而陛下不從其請。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而給舍不能屈陛下守法。此門既啓。後難塞之。故曰。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二也。吏道之盛。無如今日。州縣之吏止能制百姓。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員。臺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縣之

吏所以能制百姓者。與監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員者。與臺省之吏通也。臺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與權倖通也。臣請得以近事明之。陛下為會計錢所裁損者。特毫末耳。其間裁損之目。緣及省吏。事猶未行。即倡言于外曰。減請軍當寒。蓋欲藉此以動搖軍情。於幸而事狀彰著。不能惑衆卒之心。怨謗之言。上徹聖聽。似聞陛下亦悔此舉。不知今日國庫如此。若不撙節。何以理財。小者如此。大者不復可議矣。故曰。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三也。何謂兵端有形。今日士大夫遊談族議。將慮北虜耳。北虜不足慮也。所可慮者。彼有變故之發。則或恐有豪傑從中起耳。萬一有此。不特為彼之禍。亦將為我之禍也。蓋為彼禍者。必假我以為詞。當是之時。我將何以應之。受之則與北虜為敵。而吾亦無以應彼。攻之則是為猶餌隙矣。而吾終不獲其利。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於東南者。以有蜀耳。蜀之所以能自固者。以有劍外之兵耳。今劍外之兵。何啻如賈誼所謂厝火積薪又若疏藝然。亦無如之何也。為今之策。止有寬兩蜀之民。為固本之計而今日兩蜀事權。四分五裂。制置主民。總領主財。戎帥主兵。茶司主馬。兵不可闕食。而不可無本。則總領不可無財。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亦其勢然也。聞之蜀士。兩蜀之民。貧至骨矣。民貧既甚。禍亂易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二也。二廣鹽策。其法屢更。大要不過官搬客販兩說耳。官搬則利於廣西。客販則利於廣東。廣東之鹽。無非販入西路。今廣西既用官搬。則廣東之鹽必發泄不行。使朝廷催逼責鈔。任事者稍稍營財。禍將起矣。蓋廣東自來有私販之害。祖宗時江西客販未通。官鹽少至贛上。贛州諸縣並食廣東私鹽。朝廷甚患。臣慮今日淮鹽既通。固無向者之害。然而贛州僻遠諸縣如龍南安

達等處廣東私鹽如故廣東推鋒一軍及大奚山一帶人皆以販
鹽爲活。官鹽旣不流通。必歸罪於私販。萬一禁防稍密。盜賊便興。此
臣所謂兵端有形之日三也。蜀之黎雅。廣之邕融。湖北之辰沅靖俱
有戎猺之患。昔蜀之黎雅。朝廷留意鎭撫。諸戎又經敗衂。近頗安靖
不足深憂。如宜融南丹之族。辰沅羅鬼之族。皆窺入省地。搖動邊
陲。而數州邊防蕩然。而閫堂空有簿冊之名。而無卒徒以守。倉卒有
變。何以支吾。唐李絳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軍止二十
五人。器械止有一弓。以今槩之。往往如此。是豈可不慮哉。此臣所謂
兵端有形之日四也。近日會子流通。勝於見錢。官私便之。以覺無弊。
然杞人慮雖審。熟憂之。夫會子不過數寸紙耳。而乃與衆貨均權者
以無他。官司許作見錢入納。而市井究便者稍衰也。有如錢急富人
收究便之舖。私下無換易之地。則臣恐倉卒之際。未必不覆。近日明
北稍稍見矣。蓋湖北會子當來止於湖北京西軍內行使。襄漢參半
月得料錢全是會子易。然其會子止到郢州使着究換。而官司無
以權之。總司入納。又止繳市價不同見錢。每一貫會子止可作五百
左右。會子旣輕。商旅不行。商旅不行。軍人所得會子愈[illegible]而會
子愈輕矣。諸軍洶洶。頗以爲言。特未有所行求救發耳。是豈可不預
計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日五也。推是求之。將不止此。姑舉大者
條列以上。仰惟陛下踐臨天位以來。五穀順成。四方無虞。仰觀乾象
錯察地理。災異絶少。而人情初不以爲喜。今忽有此。某才數日耳。而
人情莫不以爲憂。不論賢愚。不問貴賤。各隨所見。推步陰陽。尺寸于
上。人憂乎下。是何故也。得非志不足以勝氣乎。以臣觀今日之勢。或
如衰弱之人。天和氣爆。左右顧忌。猶恐不免。怨遇風寒雨濕之變。使
有所感觸。其爲疾疢。豈不易耶。當是之時。猶不謹審眠食。猶調起居

以爲保養身體之策。臣不知其可也。臣愚欲望陛下脩身以德。傾德
以人。親近儒生以講治原。獎進君子以御小人。大明公道以厚風俗。
增重臺諫以維朝綱。精用賢人以厚天下。選擇守令以起內治。博求
將帥以開邊閫。然後天變可塞。人情可結。保國寧家。政在今日。臣之
區區。猶有未盡。夫人君之道。莫先於修德。莫切於愛身。臣竊忠表
君亦莫如修德愛身之爲急。恭惟壽皇聖帝勤勞天下。二十餘年。精
神未衰。志氣尚強。卽以大位付之陛下。蓋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
下旣卽大阼。四方之人莫不延頸舉踵。望陛下德業日新。名聲日隆。
以仰答壽皇聖帝付託之重。而道塗流言。皆謂陛下宮中宴飮頗失
節度。其事信否。雖未可知。然萬一有此。則於修德愛身之道。無乃虧
乎。夫酒之爲物。傷性敗德。莫加於此。匹夫溺之。尚且足以殞身喪家。
而況人主乎。側聞仁宗皇帝在御之日。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河騰
溢。風雨害稼。司馬光奏疏以爲燕飮過差所致。因乞盡罷宴飮以解
皇天譴告之威。夫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及陰陽感應之理
推之。何預乎宴飮。而光直指以爲言。蓋人君之身上與天通。光之所
言。卽謂箕疇之微意。然則臣之所請以類而推每事而上者。非臆
說也。唯陛下念上天警戒之切。念祖宗創造之艱。念壽皇委寄之隆。
念天下屬望之厚。側身脩省。改過不吝。人情天意本不相遠。陛下今
日倘能擇一二過舉之事。榮人耳目者。先與改圖。無俟命兩府大臣
悉更救政。內外聞之。孰不欣喜。如此。則何災不弭。何變不消。求保生
民。受享大福。臣命輕淺。議當屛斥。蒙恩侍誅。不敢望赦。
龜年又上奏曰。臣伏讀詔書。甚至於區區。官爲侍從。義則世臣。不敢
遇事而論。恐致動詔旨之詢問。近搞私分。甘受重譴。謹復略舉細微
而言。何以仰稱懇惻之意。謹昧萬死。條列以上。唯陛下留神。臣聞雷

者陽精之發乎爲陰氣之凝雷震於驚蟄之前陽已不固雪作於震
雷之後陰又太猛唯陰縱而不收故陽微而受制驗之古昔具有證
驗春秋所書魯漢所志雖人事感召之類不一而陰氣過盛之證則
同故自一家而言則男爲陽而女爲陰自一朝而言則君爲陽而臣
爲陰自群臣而言則君子爲陽而小人爲陰自天下而言則中國爲
陽而夷狄爲陰陰或侵陽故爲此變志當動氣實在乎君然欲弭災
異之源必致精微之察凡此人事少有不盡是於天理猶未爲純宜
擇聖心廣求其類故在內則陽敎不可以不立在外則君道不可以
不明言路不通則小人或得以蠱敎折衝無人則夷狄必至於侵侮
何謂陽敎不可以不立夫始乎以立陽之盛猶畏一柔之率成湯無
聲色之娛尙有女謁之戒私情雖制自古則然儻有隙之可投雖一
毫而可畏且如崇飭光儀陽和養葉門防內之不時有嬪冗勢度之

當慮蘖因釁成少屈皇明何謂君道不可以不明夫賞必有功罰必
有罪操此二柄是爲大君若賞罰無所勸懲則善惡何由分別昭如
近日廷臣之補外多因中旨而徑除事以爲有罪而可懲何不明言
其過若以爲有材而可任何不因事而除惟與直諸枉之道不能昭
明故柔閒抵巇之徒竊以賞罰遂使人各解體士不盡心苟且偷安
幾急難保君臣之情如此天人之際昭然可不明示過功公行黜陟
庶免賞刑之適可召陰陽之和何謂言路不通則小人得以蠱敎竊
惟臺諫之官乃寄耳目之責儻無事之不達雖有姦而莫容陛下聽
受自言遐邇前古實之近日之事似有拒人之疑蕭嵇已郎鍼之除
全臺論之而不聽周昭遠剌之命給舍繳之而不回雖能中令出不
反之威然殊非改過不吝之道恐致姦軌遂惟朝廷私託橫行公議
漸廢儻令涂氣之浸張益稔奸慝之揣險盡室私門大開正路何謂

折衝無人則夷狄必致於侵侮近聞聲報之至狄有它據之兵雖居
攻人之謀未免懼我乘其後我於境上略示疑形可不審擇邊作煩
擾有兵不練又復招兵兵多不精重以靈國臣聞御敵之法莫若擇
帥爲先苟得其人付以統御之寄俾久其任自爲攻守之謀一聽所
爲無從中制謀之歲月必有成功豈比今日泛然之圖祗爲語時日
謝之計如此等事殆非一端以次推求敢擇大者以瀆陳然幾萬一
之有補臣尚有管見且釋聖明嘗以今日之災考之五行之傳范劉
散以爲常寒之罰在洪範是爲聽之不謀陛下既盡求言之誠乃得
應天之道然嘗聞景祐之五載止因雷震於春親啓出明綸博求直
諫當及聖躬之闕失審今日對以箴規分所當事之論尚有未盡之
貴止憂虞政未及災弱僅遣館臣未經盡下求之既已不廣用之豈
可不誠且言不難求其難在聽言不難聽難於必行若不能行徒文

無補陛下自承遺補之後屢出言論之臣雖旨殊以它辭援之美職
人徒以其忤上而去故大率皆以盡言爲戒噤舌欽明詔之頒於有瑜
古之責事雖中輟嘉已回詔伏願承取封章之言擇其剴切之論重
加閱奏次之施行以開天下疑沮之心以吾蒼穹仁愛之意災禍爲
福如響應聲臣識淺言狂合輕慮切備伏私室敬俟大刑
三年爲御史臺主簿又上奏曰臣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矣後世唯聽相稍識此意然皆史按事郡國令白四
方災異閱或有詔戢戒而災響前不以上相繼奏之相與推究國議聲
如乃曰今年許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亦小變
也夫風雨變異天之災子弟惡逆人之變天人變動而朝廷不聞尚
安足以圖治乎今之州縣每遇災異自非水旱例不以上與其以胡
開幽蔽日此災惟遣當軍兵言失火所以上聞前年福建江西開前

地震去處。唯漳州守臣上章自劾。至於子弟惡逆。時亦有之。錄决中
有守令量事貶降之文。用是例不果按。是不可以為尋常而不問也。
夫至和之氣。感於人事。大順之治。積於閨門。若天示警戒而上不聞。
則德不修。人反天常。而上不治。則政不舉。如此而欲求天下之治。未
可得也。臣愚欲望睿慈明詔州縣。凡有災異而輒不以聞。有惡逆而
匿不舉按者。令監司覺察。又令御史臺察監司之不舉按者。上之。略
加懲罰。庶幾上下警懼。各思有以消弭災變。感召至和。不勝幸甚。
紹熙中。監察御史虞儔上奏曰。臣聞警懼旋告上天所以仁愛人君。
側身脩行。人君所以對越上天。稽之往古。驗之當今。稍校之文。殆若
符契。近者太白經天。彗見奎婁。六月不雨。秋暑常暘。人皆以為憂。儆
臣竊以為喜。何者。益知陛下自銷象外。識戒變先。必能謹言行以動
天地之大。修政事以導陰陽之和。於是轉禍而為福。散沴而為祥。
殆猶反手焉耳。未幾。太白漸復常度。一雨遂蘇。群黎人皆以為喜。微
臣反以為憂。何者。蓋以人之常情。既得天時之助。必忘人事之修。竊
天不恕乃敢戲豫。謂天不俞乃敢馳驅。於是驕志生於所忽。變起於
不圖。可不為寒心哉。故明君見變。深修道以除害。若其無恙。亦不忘
告儆數。所由而至也。然則當憂而喜。當喜而憂。臣非求異於衆人。抑
亦具聞於往訓。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又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夫天不言。所以昭然示人者。不過日月星辰之象。雨暘休咎之
證而已。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必即此而觀之。臣竊謂太白之應。志在
晉史。雲漢之旱。錄於周詩。皆非小變也。陛下銷變之道。捷於桴鼓。况
又自初即位。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年穀順成。百姓和樂。天之眷顧。蓋
不偶然。異必有以致之者矣。昔唐太宗既得天下。元年關中饑。二年

天下蝗。三年大水。方之陛下。固不可同日而語。然太宗因天之戒。勤
撫其民。變饑饉為豐穰。致貞觀之盛治。若陛下毋狃陟降左右之念。
愈加悠久不息之誠。天其申命用休。當與堯舜比隆矣。抑天之於
人君。其眷顧之既厚。則責望之必嚴。凡其念慮之萌。嚬笑之發。當宁
焦勞之際。退朝宴閒之時。鑒觀在上。莫顯乎微。一或不善。則拂天意。
故天意所存。則三光全。寒暑平。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天意所否。則
為災異。為凶年。為水旱。為饑饉。為疾疫。如響應聲。如影隨形。事之必
至。理之固然者也。臣伏願陛下仰體天意。謹修人事。庶幾哉之所以
對越上天者。始終而無愧。天之所以仁愛君者。愈久而無窮。社稷之
福。生靈之幸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在陛
下強勉之而已。
儔又應詔上封事曰。臣近承聖旨。以陰陽不和。雷雪交作。可令侍從
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條具時政闕失聞奏。臣至愚極陋。待
罪臺察。已逾一年。自惟無所裨贊。日負憂責。今陛下虛心求言。忝
天變若猶有所隱避。臣罪大矣。謹條具所見上獻。
一。臣聞陽奮則為雷為電。陰凝則為霜為雪。方陰陽之相薄。則雷
電皆至。及陽為陰所勝。則雷止而雪作。魯隱公九年三月癸
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凡八日。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
也。當雷電未可以發。既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故謂之異。其
太平二年三月甲寅。天雨震電。至乙卯。大雨雪。纔二日耳。史臣
以謂先震電而後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其後禍亂之應有
若符契。往牒具載。可覆。近今正歲之始。建寅之月。三陽用事。
於卦為泰。自戊寅至庚辰。雷雪雹俱作於三日之間。視魯則
數。視異則踰類。陛下以往事之驗為方來之警。警懼修省以

答上天仁愛之意則災意塞於上禍亂伏於下惟陛下一念之
頃耳。
一臣聞朝廷者陽也宮禁者陰也日星晝月星夜而寒暑成
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而後國家理若宮禁之中燕昵之不節
則非所以崇内政賜予之不省則將至於空虛内議女謁行乎
内則勢行乎外此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漸也有一于此則雷
雹之變乃上天之所以丁寧陛下之意也不求之身是無應天
之實天怒愈深數至於熱風異近時有排當俳優伎藝奔走家宣
引水門發閤多不以時豈所謂嚴宮壼端宸居哉臣願陛下畏
上天之威謹正始之道宗社幸甚。
一臣聞君子者陽也小人者陰也自古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君子
在内小人在外泰否則為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否則為否

奏議卷之二百 二三

令朝廷清明多士滿朝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
建寅之月三陽在外宜泰而否何也意者得無在外小人交結
宦寺潛謀進用如莊人輩者歟其將源源而來矣釀大泰之隙
動上天之威無足怪者昔漢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周堪張猛輩
與史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於朝是非相攻邪正相觸當時
日青無光變及以為堪猛用事之咎帝然嫌以疑未猛自殺於公
車然乃與天意戾乎漢業之衰自是基矣臣願陛下親君子遠
小人之象以進君子戒履霜堅冰之漸以防小人毋使雞鳴並棲
蒙翳共蔽則天意解矣
一臣聞中國者陽也夷狄者陰也自古夷狄之強弱常係中國之
盛衰今國家新渡中興已踰一周朝廷將終朝勢成意中原可
復近者達靼侍御遣使來節末可知蒙韃和日久達偏展勢矣

將有姦雄漸萌不肖之心窺伺間隙或恐狃肽不復而啓釁先
寒矣伏望之事可為深慮臣願陛下明詔大臣遴選路帥使
得之先事經畫以備不虞。
一臣聞人主進退臣下必曉然示人以勸沮之意故進一人而人
皆以為當進退一人而人皆以為當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四
罪而天下服用此道也若朝退一人焉而使人疑暮退一人焉
而使人懼此何為者哉臣自余端禮趙彥逾石宗昭徐元德之
去而到士大夫莫不疑且懼焉何者一旦遽然從中出去若
問默莫測其端倪皆若彷徨無措於擾攘日懷去計莫有固志
臣恐自此無有為陛下興事造業者無有為陛下以身任怨者
陛下孤立於上將何利焉臣願陛下守至正以臨百官有善
則進有過則退明示之以好惡以堅其事上之心與之共天位

奏議卷之二百 二四

治天職以答天變。
一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持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言路之開
社稷之福也蓋自楊萬里徐誼之徒去國之後朝士大夫多不
敢竊議時政於心有所不然者不過相視太息而已此豈盛世
氣象耶如萬里之輕率妄發誼之狷忿諱辯之強聒不置似不害
猶雖皆不能無過然其平日亦在能言之流中道弃之失古人
市骨求駿之意矣收言之氣作之尚不能起況沮之耶近又
有狂妄庸人上書不實陛下止令聽讀可謂寬恩但四方萬里
不知其說云何傳聞不審將謂朝廷以言罪人複恐說卵破為
不言無乃與求言之旨戾乎惟陛下赦之漢世每有災異必詔
賢良文學之士直言得失蓋誠將應天之實也
一臣聞之書□□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此言人君爵賞之施，必賢與能，而後足以上當天心，下協人意。近者朝廷侍從之臣，或以交結而得節鉞之重，或以無功而授侍從職之職，閣不經由臺諫論列之言，乃蒙宣論，不惟名器既輕，使紀綱不立，豈與人於朝之義、天命有德之意乎？上天至明，未應見異。臣願陛下書發乾剛，收回渙汗，茍物論惟允，則天變可回矣。臣聞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闕失，翰林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用法輕重如此，亢暵之咎，未應發也。太宗大悟，明日召沔切責之。近者鈐試代筆事，有司制豈不待有官宗室不行推治，並求與之干涉者，則又故作遷延，止時論今具

參奏，謂用刑如此，乃不平，恐傷交泰，有傷和氣。臣願陛下特降睿旨，令臨安府追未到之人，速具奏案，一體施行，以答天變。

起居舍人劉光祖上書曰：臣近奉聖旨，以陰陽繆盭，當是非時而爲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與夫臺諫侍從各舉所以聞，無有所隱者。臣猥以塵膺，日侍左右，詔旨所及，敢不罄竭其愚誠。伏念國家遭值厄運，方昨者五六月之內，人情離阻，天理乖睽，其於社稷已是傾覆，陛下之身危莫自保，萬姓僉定。二宮受禪，擬以事勢所不容，幸上賴祖宗德澤未泯，天命眷數有歸。大器既傳，中外遂定，此陛下目所親見，心所親憂，固無俟於臣言也。而陛下踐阼逾月，洪水發于近畿，天目之山，湧裂而出者幾數百道，毀壞淥田，漂民千計，傷害根株者不知其幾。陛下觀此災變，憂懼禮心否。先明堂禋祀之前，自過燠而氣蒸，數調風霆雨雹之水已甚，而陛下深誠責躬，將事之夕，雨僅濛塵，足昭上天譬答甚昭然。雖然，以朕躬之良，前期一夕而卒致實案，以保傳之志相踵不幸，特非細故也。陛下聽卿，未幾併專而電之助。此於天命，尤所當思。何況禋祀之後，霖潦不已，稍夫告以爲稻米傷於旱者，則敗於水，不敗於水者，則害於飢。年穀告而半月以來，秉傾倍蓰。人不聊生。盜賊之發，遠近如一。剽盜斬死，流離已多，方且雷發非時，震雷賊異，而雨隨注。天夜昏晦，雷雨暴風，兩晝三夕。陛下詔旨責躬求聞闕失，懼得一日晴霽，而寒氣猶未逮，而陰勢不少解。日甚一日，上天威怒，莫測端倪。陛下即是數事觀之，豈爲災懼儆戒，雖欲不存於聖心，不可得也。臣竊意陛下憂懼儆戒之念，未甚勤切，是以求言之初，天色頓明，已而謂陛下始應故事，陰雨復作，雖書遣夜晏，七八日而

未止也。漢大儒董仲舒嘗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古今言災異，最近理者莫若仲舒。仲舒之學，純於經而切於理，陛下所宜深味其言，然後見天心仁愛陛下之至，不可不因其譴告而自省也。臣不敢復引諸儒之說及它占書，以瀆聖聽，請質諸六經以言之。易震卦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震不一也，言雷之震不一，必有其故，是以君子恐懼而修省焉。無妄之卦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言聞雷而懼，物物皆無妄念也。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君子觀風雷之象，遷善改過，以爲己之益也。書洪範九疇論八庶徵曰：休徵者善謂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曰咎徵者惡謂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豫常燠若，急常寒若，蒙常風若也。人君之

於貌言視聽思五者皆[illegible]太能由[illegible]能[illegible]則五氣和而爲休
徵。其或反之而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則五氣乖而爲咎徵。其或應
之理自然如此也。臣前所爲謹始五箴獻諸陛下蓋慮是也。人之一
身本與天通。天人相與之際可不畏哉。洪範之篇又載成王周公
之事。王初惑於讒言而疑公。時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大木斯拔。邦人大恐。[illegible]以見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不能復有所云。天乃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至王之心疑
信周公而天之所應[illegible]以見天人之際近如一也。詩曰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illegible]者不一也。感若
發亂之多而曾莫之懲則可嗟也。又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
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當天地之變
異乃爾，胡爲而曾莫之懲。是令人之可哀也。又曰昊天疾威，弗慮弗

圖言天降災疾威怒而弗慮圖則亦表[illegible]而已矣。又曰敬天之怒，無
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言天怒天變之不可不敬也。然
王厲王無道之君，故當時之卿士作詩以刺之。雖多及於災異，嘆其
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爲幽厲也。春秋雖[illegible]孔子之書[illegible]
食地震山崩星隕雹霜木冰大雨以大雨震電[illegible]
不一而足，皆所以示儆戒之意，使後世之君考之後遠更而不畏則
往往至於失國也。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
服冠而坐。皆所以敬天之怒也。周禮保章氏之職志星辰日月之變
動，辨其吉凶，觀天下之妖祥。與夫[illegible]之機象，天地之氣或
和或乖，以詔救政。[illegible]救政者，謂預告其所當救之政。語序事
者，謀其事之所施先後之序也。凡若六籍之事，又爲萬世之訓。今陛
下當涉易之恐懼修省，[illegible]進業，而改過當應書之敬用五事

以致休徵。及勸成王因天變而信周公，當歸周人災異之變[illegible]
之失。觀春秋災異之書，懲衰世之失國，當如禮記中夜起而衣
冠以敬上天之威怒，當體周官觀祲祥則謹修政事以救之。如此乃
可謂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也。本朝大儒歐陽脩曰天人之際影響
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此名言也。陛
下可不念之乎。且陛下即位有大事三，父子之情久而猶未遑寧，[illegible]
之處久而猶未[illegible]山陵之議久而猶未定，天下多浮言，人[illegible]因志解，則
休徵何自而至。又況號令不常，群陰用事，風雷之變所以見災
令之不常也。[illegible]所以見群陰之用事也。何則大臣之遲遲太
[illegible]諫之用捨無定。此非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登進
事[illegible]甲出頗傷急遽。此非群陰用事之著者乎。宜其天人之相應[illegible]
若影響之不差。陛下無詢外人之妄言，貳反求之於陛下之心，亦然

自知其有所未安，使[illegible]已爲之而欲遂其事。是以雖有言者亦一回拒
而不受。臣請因陛下還宮而[illegible]奉爲陛下剔白而言之。又廷
留正未爲非也，何必更易臺諫搖黃度，可謂善也，未嘗而言之，何哉
其所以致陛下號令之不常者，實自群閒之用事故也。而陛下獨爲
之懇，謂以爲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謀妄意將
以陰制今日之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早時[illegible]使大臣據其異之
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群議易橫，朝綱日廢，政令錯亂而國
不可爲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窺主柄之得嫌，而陛下未
知思也。且陛下以爲前日居望邸[illegible]爲得已乎，爲不得已乎。大臣不得
已而立陛下，爲社稷計也。陛下不得已而從大臣之決，亦爲社稷計
也。君臣俱爲社稷計，不知方今之社稷爲已安乎，然乃猶未安乎，而陛
下與大臣不圖其始而慕其終，使天災[illegible]此，陛下爲陛下之君臣異時俱

無以對天下後世之議也。臣每謂方今當秘殿晏見之後，上下內外夾係盡心，相與扶持，并違家國，乃今不然。人各異趣，事乖始謀，牙孽則爲所謂則綏良可悵也。陛下試因臣言而靜察之，且如陛下出令苟曰未可施行，大臣所當面奏，給舍所當封駁，臺諫所當論諍，侍從所當救止。今皆畏避形迹，不敢少忤陛下左右之臣，則又何藉於公卿大夫士哉？是非急身謀而緩國謀也哉？雖然，人臣言以實告人主者以，陛下試思之。異居九重，終不盡如大體已得，大體已具，目大上皇后以下，皆務彌縫而蒙蔽之。至使陛下父子久不相見，此皆起於彌縫蒙蔽之故也。陛下於庶事苟不加察，則內外之臣輒肆蒙蔽。陛下者有如此爲人主，聰明剛健，乖張，正謗曰親君子遠小人乎。別白是非，未易使人臣之盡言也。臣至愚之性，於事無所間私，苟有所懷，當其可言，未復更事形迹。願陛下察臣之赤心，鄙臣之苦

口。勿忘天下。一切與大臣審信其說，望如陛下孝敬之心。宮庭之內，屋漏之間，凡所弱行者，外人不得而知。若陛下毋使一毫有愧於天可也。臣草奏之際，更爲陛下反覆思之，雷霆之怒不入，宴請上皇，爾日壽君之意，然事既往矣。今日之責，付於陛下矣。陛下今日之孝心恐亦有所未至。臣謂宜竭誠盡誠，爲事於三宮，贖上皇既往之愆，慰烈祖在天之望。若是則雷變可得而消也。至若淫雨爲災，另是群陰用事，陽氣微而君道弱之證。所宜專責之大臣，以朝廷之事，勿以左右近習參之。昭明紀綱，以正內治，選任牧守，以撫斯民，但使陽長則陰消，即能反訓而爲泰，事理明白，無可疑者。臣數日來，聞陛下數出寬恤之令，若軍若民若刑獄之淹滯，若宿衛之暴露，無不介意，其間知捐內帑錢以代赤子和買身丁之重賦，此寬帝王盛德之事，而當未究以消弭天災，則陛下不可不知其故也。既知其故，而陛下之意

亦未晚。書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蓋憂天命之未知所終也。曰其者蓋未可必之辭也。又或哲或愚，或國家或吉或凶，運祚或短或長，皆未可以前知，則所謂憂之至也。陛下毋信誕謾之言，而乃歸之於時數。以爲其敬天之心有失與其敬如一，則天命之休祥可得而必也。臣之奏，奉請以是寡明，諸于冒瀆，伏惟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權戶部侍郎兼說奏：臣竊惟天人之際，自三代以來，已不踐其說矣。至漢董仲舒則曰災異譴告，是天心之仁愛人君也。蓋天心爲德，實同一體。災異譴告，所以時示儆戒。非惟亂世爲治世，亦使人君易辭災而修省，取變而就懼。事合其宜，政得其理，則天心感格帝於靈，長有不待祈而自至者。考之古昔，成湯六事自責而遂禱，宣王側身修行而興周，其所感召，昭然不誣，可不信哉？可不畏哉？恭惟

陛下神聖文武，有不世出之英姿，仁惠睿哲，有君天下之大德。臨視講庶政，有餘矣。以而受列聖積累之祚，承光堯中興之業，膺壽皇付託之命，愛民深厚，慶切於此，因有以奉天心、答天戒也。足者屢歲失次，又曰熒惑犯星。陛下心，火星行都，地震亦應。蓋若太陽中天而暴于虜於暴梗，白天而赤氣乘之。旬月之間，變至五六。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逮于望日，陛下處篤果斷，展禮慈福都已之內，塗老稚勞攘望雨事難，不鼓舞歡喜，權爲和氣易錯誘爲歡聲，曾不信宿而甘霈時至，又不兩日而太陽復明，以至群陰消伏，星氣澄順，式以兩日如彼而今日如此，豈非災祥之機，關於陛下一舉動之頃耶？何其響應之速如此也。臣懷不自已，輒盡愚衷，深惟天意之難諶，端係人主之一念。蕪曰高高在上，實所聽聞，常使兢兢，亦以此也。失墜曰今，以臣竊陛下備省戒，謹益以愈篤，聖志詳慮細大，必謹，勤兩宮定省之

未兢兢業業克己之機何信大臣開廣言路獎節財用皆積而成未有
覽事暮朝入而暮報皆君人之實德治國之大本也陛下天資睿智若
即是象者而加之意則天心喜悅帝命眷顧和氣致祥何事不為豈
惟前日災異倏然無之而天道好還必有助大業成大功者豈不偉
歟臣本疎庸誤被簡擢以論思為職用敢盡言不隱以吞天地之造
惟聖慈留神前臣言不忤於宸心即聖德仰當於天意乎犯旅展陳
越不勝

寧宗即位光全國學祭□遂伴使彭龜年上奏曰臣伏覩詔書節文
以雷雷非時當雨為災推尋厥咎未知其端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
闕遺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臣官為侍從職在論思不待訪對而
可言況有詔書之求已懷有所隱寧不負恩臣不知陛下此詔果實
事耶抑止虛文耶果為實事則陛下即位之初嘗詔求直言矣今四
方之言已交公車其間及陛下之過失朝政之闕遺者無多有之未
聞略加採擇見之施行則今日此詔臣恐未免如前日之虛文爾若
以虛文事天豈可感乎臣聞慶曆中災異數見一時宰執皆謝過
上前仁宗諭之曰不獨謝過但自行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遂而
條具應災四事以上皇祐中又以星變內出手詔十二條令中書門
下樞密院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本有合更張振舉者並具以聞於
是文彥博等請日舉兩條合更張振舉者奏聞而奏所奏言之必行
行之必當祖宗應天以實如此臣願陛下令日光當持稀應詔之言
取其條上之事責之大臣以次施行如皇祐故事則自何應天而消
變雖不為此舉臣亦以為可也劉敞嘗謂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職臣
之者主明天人陛下當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當責
諫臣以其必使之明天人相與之際此既知治體之要也陛下懷當

實如此則臣安敢以虛文應詔陛下懷徒事虛文則臣雖以實對亦
無益爾是以臣先以雷實望陛下而後敢言焉臣聞之宋祁曰災異
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其他瑣瑣細故誠不足以當陰
陽之不和議天人之相與今明詔所及止於上躬過失朝政闕遺盡
知當務之為急臣敢據是二者參之災變為陛下陳之夫天之鼓舞
萬物者雷風也君之鼓舞萬民者號令也天有雷風之發乃為人君
號令之應雷為天地之動物故為不測而鄭仲者然發以二月收以
八月人事條之以為節未嘗爽也故萬物因之以動蟄而無病焉若
當收而發則誤物多矣陛下亦嘗因雷之非時而反求號令之間
乎陛下與大臣恐不能辭其責陛下自即位以來好出御筆陛點之
間多為不測者亦人以聰明獨斷者其感人心者固時有之而動人
心者亦不少矣陛下抑思人君操天下之利勢一喜一怒動萬物休
戚所使人不可得而測則人其能自安乎當人情求安之時而反使
之有不自安之意殆非初政之美也司馬光嘗告神宗皇帝曰陛下
好於禁中出指揮外無非公卿所薦擬所料勅或非次遷官或無
故罷黜外人疑駭不知所從矣公卿救何所料勅或謂之賢而不賢
或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直
臣宣曰陛下公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恐謗歸於
陛下此光當要路中語也陛下向在潛邸固深愛此語矣今日乃忘
之邪陛下誠以光之言平心熟摘反而思之則今日之舉為是為非
可以坐決矣臣故以號令不測為陛下之過者此也壽皇聖帝因山
之舉國之大事也始卜陪山大臣以為土肉很卜赤宮太史又以為
不吉復令卜下宮又以下宮為不可遷也日月已迫而神穴未定有
司懲辦茂所向此非朝廷之過乎太上皇移御之所又國之大事

也。至一易其臣。使天下明者其不疑成此。又非朝廷之過乎。隨龍人推恩。陛下即阼之二日。固嘗有宣諭矣。已而大臣擬進至于一再。必欲施行。陛下持之不下。臣嘗親聞玉音。謂朕尚未見父母。而先推恩隨龍人。亂為重。執為輕。有識聞此訓也。莫不感歎。陛下聖明。而大臣復請下之。使陛下誠心實德。不孚於天下。此又非朝廷之過乎。惟兩議執一定之規。故出令有二三之惑。臣故以號令不信為二三大臣之責者此也。震霆不時。或在是孟冬之月。其陰過盛。而謂之陽月者。以陰盛則衰陽當飭。今乃諱而為災。蓋陰勝也。推之人事。則君弱臣強。陰勝也。內侵外治。陰勝也。小人害君子。陰勝也。貴戚病平民。陰勝也。蠻夷譎中國。陰勝也。陛下受天明命。大臣雖有翊戴之勳。而威福之柄。實在陛下。前日大臣嚴一大吏。出一臺臣。而陛下曾之罷大臣而進臺臣。人已服陛下之英斷。君弱臣強之病。宜無有也。陛下

自在潛邸。不邇聲色。及登大位。親覽宸翰。以聲色及酒為戒。既已無所耽溺。則亦無所牽制。內侵外治之患。宜無有也。唯是陛下思見太上。朝夕不忘。而中有間阻。絶不得通。求之愈切。闕之愈固。使陛下彷徨悶鬱。經營齋內。將有移御之意。若果如此。陛下念親可謂至矣。然於宗廟社稷之計。不審熟慮之害乎。此恐未免動陰勝之應也。天道雖遠。固未易知。人心匪遠。氣則自身。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致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陛下固不可逆料以為不然。而不還之也。推之已事。亦可鑒矣。宋理宗謂承顏養志。當以大舜武王為法。入於家人之禮。則恭順無缺。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此乃大舜武王之所謂孝也。臣願陛下如理之言。以事其親。則內侵外治之患庶乎他日可以免矣。陛下踐祚之日。即以收召人物諭臣。及召命之出。莫非負天下物望者。今在朝之士。彬彬多君子矣。然臣嘗密察縉紳之

間。則多猜防顧忌之心。無安舒閒雅之意。蓋君臣之情未洽。而邪正之路未分。陛下信重君子之意。未孚於人。而昵比小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與聞。而小人誤陛下之意。君子或不解知。正道恐消。邪道恐長。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當六七月之間淮浙大旱。剽掠之徒。所至蝟集。今雖小弭。飢寒漸迫。雖朝廷多方賑卹。而州縣在在無米矣。今不圖。向後饑盜或作。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湖南蠻猺。年年侵擾內地。已費調發。猶得平帖。似聞虜人復求成於言語文移之間。我方內虞饑饉之迫。豈可外有兵革之費。備禦之策。正如捕風。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諸兩為要慮處在是。臣素無學術。不善推步。因災求類。以為所關。願陛下思所以致災之由。求所以弭災之道。事事責實。不以虛文。大要君臣之間。各自反己。則轉災為福。反沴為祥。直反掌之易耳。唯陛下留神合之。臣以

使事在實。無因詔書。驛置以聞。言語狂妄音嫌顯戮。

慶元中。大旱。下詔求言。知籍州興國縣薛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大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許及之亦應詔上言曰。國家當以實意行實惠。活民于死。不可責償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讀祭。孰非王土。蝗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為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譁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矣。而無以相逮也。此謗議之所從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璯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襄仲何人。驟為開府。時應詔者甚衆。惟言最為剴切。

國子博士張處亦應詔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

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蓋祖宗之時偶采一說不得已行而復寢者以人言而從棄以國體而罷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蓋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鑒懸運過亂厭兢兢相與守之者皆無於自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弊之俗未可不振起也紀綱之風未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弊紀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存復人心方懸而不可致動也且造猜初欲便民翻然既以一切之政賊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鄰縣之間遽驛然矣若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擯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為之兒事則風生庭事則痛快事未畢其伯根本已搖國未有壽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害於祖宗仁厚之德與學勢之所以損甚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九

災祥

宋寧宗嘉泰中著作佐郎知徽州事袁甫上奏曰臣將指外服不當出位言朝廷事傳聞今月三日京城火災延及宗廟三省臺部百司庶府以至民居太半焚燼奔避而死者數亦不少此誠皇天震怒之極國家殊常之災四方聞者莫不駭懼臣子寓懷愛君之念忠當度越拘攣披瀝肝膽感悟上心挽回天意今朝廷若止將夫大之人衆昔示戮而陛下又不避正殿減膳徹樂一二者故止作常事施行方欲釋災為禍此必無之理也且幸氣數累年有積前後人之怨言謹表識陛下細不思連年荒歉民窮無告流離餓莩填委溝壑天意怒矣而陛下未悟星行示變實兵象今夏水潦三月不退天意怒矣而陛下又未悟閩中江右寇暴相挺章貢盱江嚴輩長驅無忌罰振我衰蓮章寇起衢遍我盛明天意怒矣而陛下又未悟重譴何有言天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而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陛下歷觀數年以來災害譴告有之矣怪異警懼有之矣天之於陛下其仁愛切至如此而陛下猶未之悟今京城大焚可謂傷敗之禍天意震怒至此已極陛下不於此時深念致災之繇亟思銷變之道誠意恪悟痛自克責臣恐天怒益甚可憂也甚可畏也臣聞變不虛生緣事乃起臣請言其所由起者宮壺既正嬪御復增譏議是蔡斷損聖德累天意耶臨御以來群心顒望未聞總攬惟事仰成累天意耶國有忠賢實為元氣排斥因退生意幾絕累天意耶上下不交以言為諱鉗口結舌相習成風累天意耶其他如蓋賦之重充斥州縣推剝膏血恣意肆行私室之積過於公家怨讟交興災變迭作天意人心實同一機蓋福之胎禍在於此所者禁籞之災中外固已驚

異。今乃災及太廟，陛下念列祖宗享不衰痛，況迫近君門，是欲使陛
下反躬修德也。延及三省，是欲使大臣戒懼悔過也。又及御史臺，蓋
是欲使風憲之地，昭明公論也。又次及六部寺監庫務，是欲使羣
朝之士，洗心滌慮也。上天震怒，如是猶未悉遵惡仁愛之意，故令陛
下目擊心駭，改絃易轍，僕尙謂鎭靜可以應變乎，乃愈重天怒乎。今
日下詔罪己，陛下必所不憚，但應天當有實事，空言何足動人，却恐
詔令之出，稍涉泛常，施行之間，無所警動，四方百姓，必謂陛下當如
是之災，而實未嘗知懼。上天之仁愛陛下者，若是有大驚惶，以當戒
所在，尙不容蚊上。關宗社臣實寒心，是用不敢避誅，冒昧瀆陳，臣願
陛下下哀痛之詔，盡革往愆，清心寡慾，解親兵，政戒嬪御，以肅宮壼，進
忠賢以重相廷，排斥險詖，以扶常直，誅鋤貪墨之吏，不變苞苴之風，
日與二三大臣，闡示大公，屏絶私意，如此而天怒不回，災變復見，則

雖碎臣之首，以懲謬妄，臣不悔也。國家安危之機，正在今日，惟陛下
亟圖之。
甫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肆頒手札，繼發德音，以回天譴，災近在京
邑，側身引咎，博求直言，深見陛下祇畏天威、悔過遷善之心，臣本奉
詔之前，嘗於九月十九日，昏曙奏疏上徹天聞，請不避明詔，具書下
詔罪己。今求言之詔果下矣，臣尙愛身忘國，不復盡吐肝膈，少効懇
款忠愛之義，以仰裨聖明之萬一，是臣大負陛下也。陛下縱不誅臣，
天亦將誅臣矣。謹上封事。惟陛下垂聽焉。臣伏讀明詔，至所謂痛哭
流涕，何以贖愆，未覺仰天泣下，知陛下眞有此心，是以眞有此言，
非緣飾於辭令者所能爲也。且夫災起都城，天意何在，蓋欲陛下因
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耳。陛下深居燕閑之宮，四方雖有愁怨之
事，君門萬里，焉得盡知，左右之臣，雖知而不言，諫諍之臣，欲言而無

路所頼以丁寧告戒，一悟聖心者，惟天而已矣。夫謂寇盜縱横，民罹
殘虐，室廬丘墓，往往爲墟，孝子慈孫之心，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
下親見延燎太室，驚動神靈，儀衛之間，化爲灰燼，雖欲不痛哭流涕，不
可得也。夫謂所在州縣，水溢爲災，江湖城市，淼爲巨浸，生生之具，漂沒
殆盡，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公宇焚蕩，居民荒殘，衆大之區，變
爲瓦礫，雖欲不痛哭流涕，未可得也。夫又謂頻年以來，旱涝無收，老稚
轉徙溝壑，壯者流散四方，亦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人避逃，號
呼道路，上及朝士，廨舍爲灰，骨肉離散，雖欲不痛哭流涕，不可得也。夫
又謂歲屢不登，饑殍盈野，公私之力，耗於賑貸，迄今饑民氣息尙存，猶
如見賫，此陛下所不見，故使陛下親見都城被焚之家，仰賴給錢粟，
爲此民，饑無寢，其間死傷之人，卒致衙宇於地下，雖欲不痛哭流涕，未
可得也。夫內之形諸外之形，外之氣象，卽內之氣也。感邪遘於之

人，凡欲以甘言佞辭，蔽陛下之耳目，而天心仁愛，將以氣象形於之
彰彰者，開陛下之聰明，使陛下無不日接四方萬里之事，而天威赫
然，嘗不越乎咫尺之間。嗚呼，何其眷陛下之深而愛陛下之切也。然
則陛下思所以悔已過，答天心者，可無以致痛哭流涕之言乎。且臣
聞之，積如之言，在於事變，猶當之實，決於力行。凡人一話之發，而當
衆事相符，況我王言，誕告萬方，不特人聞之，天亦聞之，而可不求所
以實其言耶。陛下所謂痛哭流涕者，蓋一時憤激之辭，已而忘之
忘之矣。今日求言之本意，是欲以昭示修省之實，與圖銷弭之道。陛
下對越上蒼而發斯言，陛下亦對越上蒼而爲陛下盡吐之。且陛下爲
宗廟社稷生靈之主，必當以宗廟社稷生靈爲心，自臨御以臨于今，
凡八祺矣，陛下所恃以父安海內者，蓋四宰臣輔翼於下，眞魚水相
得之形也。而宰臣所恃以鎭服人心者，蓋亦四陛下推誠於上，眞風

虞際會之辰也。然而中外多事，國步孔艱，群臣之勸學未已至矣。三
數年來，積勞成疾，猶不避事。陛下正當深加體恤，以全君臣之誼可
也。何爲高拱無營，自暇自逸，而獨使宰輔以有限之精力，當無窮之
憂責歟。夫君相之間，其合也甚難，而其全也尤難。書曰：自周有終，相
亦惟終。釋者曰：忠信爲周。忠信云者，不事形迹，絶令與偽之謂也。陛
下以忠信待宰臣，宰臣以忠信事陛下，則向也謙冲退托，而未肯親政，
今也國事明習，而總攬萬幾，在我初無私意，而天下信其實然，是之
謂忠信，是之謂全君臣之交者。夫臣有所願而不得以自遂，君有所
爲而不果於自奮，君臣兩嫌，竟未用其情，而舉天下國家安危存
亡之故，一委之於焉付之無可奈何，固已不能上當天心矣。及其患生於
所忽，災起於非常，僅欲以區區之空言，掩天下之觀聽，吾誰欺？欺天
乎。且陛下先以習安玩常之見，入乎胸中，而或若從而附和之曰：今

日之災，乃天數，非人事也。又曰：直言不得不求，非必盡聽也。又曰：弛
事不必改，更措汲汲於營繕可也。賢士大夫舉與紹其後僅。陛下要
欲姑息，不思改絃易轍，今日崇儉服避殿之心，復轉而爲平日奢靡沈酒
色之心。今日減膳撤樂之心，復轉而爲平日般樂怠傲之心。今日求
言修政之心，復轉而爲平日不親庶務之心。陛下既自處於無爲，乃
朝夕督責大臣以有爲，而又適遭乎禍根多故之秋，寇賊之來，忽柎
書之警，東推西頓，區畫區劃，更費隄防，疲勞求和，慮猶恐則使命
絡繹，戒始後繼，此責任委寄，陛下盡欲以委宰輔，即臣恐非
元首起股肱喜之義也。天下之命，寄於陛下，陛下之明，寄於宰輔，宰
輔又責於執政臺諫侍從百執事之人，等級相承，血脉相貫，必也陛
下以奮厲興起之意，率先於上，然後精神之所運用，風采之所振發，
總括一轉，群臨感動，當如風行，捷若影響。更何患人心之不誠，天意

之不解乎。陛下若徒以一時憤切之言，粉飾於紙上，君臣以回天心，不
知修省之實，關於政事者，乃所以消天譴，則所謂嘉貺成時，亦空言
而已。凡書曰：加克艱厥后，孔子曰：爲君難，蓋謂夫尊居九五，事繁責
鉅，非可以易心處之者。如陛下盡讓其事於人，而憂懼不切於己，則
爲君者何其甚易而不難耶？臣願陛下潛心定志，深思痛省，今日之
天下，乃祖宗之天下，豈可以天下而忘用人，當以天下而用，行至
公無私之大道。令保護事功之大體，率屬群工，大明黜陟，變委靡衰
弱之陋習，爲振萬張弛之實規，斷自聖衷，渙然與天下更新。如此則
宗社可保，天下人心可使感悅，而皇天威怒庶其可回矣。
不然，乾綱不振，政事不親，因循朝日，愈趨委靡，天意其謂
陛下爲如何？日監在兹，凜凜乎甚可懼也。陛下以宜言求臣，臣激
於忠憤，不容緘默，猥陳瞽言，爲伸心事，惟陛下財察。

嘉定中，有爲知書監正字上奏曰：臣竊以屢歷誤當柄，今盍君時
懷觀清光，臣竊惟陛下聖德淵懿，默與天契，念慮纔一萌，上與天通。百
臣御以至于今，凡黎民受其惠，而讒邪消將轉危爲安，人以爲天數
之適然，而不知皆聖德格天之功。近者戎虜背盟，兵端再啓，我師既潰
長驅進，人以爲群臣無備之方，而不知皆天佑皇家之意，天以陛下
精于日畏天之誠，而天心更有陰佑陛下之實。固宜休釋平至，災異
盡除，而今乃陰陽不調，旱蝗爲虐，是亦深可懼歟。甚矣，君天下者不
可一日而無懼心也。懼心常存，則妖不勝德，懼心或忘，則德不勝妖。
陛下如欲因天戒而回天心，纔克陽而致甘澤，其道非他，惟當即陛
下畏天之實心，愈加警懼而已。天理流行，隨寓著見，善格天者，要必
事事知懼可也。賢才之用舍，關天心之向背，今也端良者斥，詭者
用。直言者斥，邪者進，忠臣敢諫之門孤上

天生賢之意。是可懼也。民生之安危。判天命之去留。今也兵戈陵夷暴露日久。餓餒不繼。斂將及民。根本一虛。則岌岌焉有蕭墻之憂。而怍淆雜賞。決於此。是可懼也。虛懷從叛。乃合天心。今也陛下深居高拱。未盡下情。群臣奉行讀書等樓與議謀運籌之意。勝而虛心諮詢之意。殆將恐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是可懼也。君臣一德。克享天心。今也一人憂勤於上。而群臣流蕩於下。外患未弭。內患方滋。而熙熙焉。懷異乎時。自謂雖堂足以鎭浮。而不知實安乃爲殆毒。是可畏也。法天行健。是謂君德。今也陛下恭儉有餘。而剛斷不足。膏夫惟人之爲。求爲吾所之。開大明黜陟以警動衆心。時節爽結而罪誅之政壞。州郡時則有節應之風氣。此皆由貴近者化之。不改其奉業愈壞。是可懼也。凡此五可懼者。特舉其大端耳。其他禍亂。尙未可悉數。其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臣故曰。惟當積陛下畏天之素心。慮知戒懼而已。且臣聞。有上有戒懼之君。則下無可懼之事。懼心不存於我。則彼之大可懼者始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誠能繼今以始然內省。知畏天一念。乃我之所固有。初無俟乎外求。自方寸之清明而推之於朝廷之清明。由宮闈之肅而達於政令之肅。昭公道以破私意之窩。鑄權正人以鋤邪說之膏肓。陛下以是率先於上。而股肱大臣又能公聽並觀。專志竭忠。以體君上之心。耳目之官。恢吾之司。亦皆博采公論。盡其忠赤。以排積年之弊。下至群工百執事無不精白一心。公爾忘私。以赴國家之急。將見天意回於上。災變弭於下。豈徒自治吾國而已。雖坐制外夷可也。何足懼哉。不然。精神弊爲怠昏。剛健鑠爲柔懦。君君臣臣上下二。不知懼而可懼之事來矣。治亂存亡之勢。其本在此。惟陛下留神省察。

駕部員外郎李東某上書曰。臣參觀諸書。取而試之。夕而操從察。信

宮之間。上及太室。延燔民廬。皇天動威。孰大於此。詔內外臣僚。豈乎士庶。咸許直言指陳過失。臣聖慮隨遙貼郎書。當天心赫然震怒之時。陛下惕然修省之日。立君之朝。食君之祿。不能竭千慮之愚以少裨聖聽。不惟負陛下。亦負所學。臣竊今之進說者二。獻諫於陛下者。必歸其災於天數。獻忠於陛下者。必指其失於人事。此其操心如冰炭之避絶。不待論也。而推之人事者。又有緩急焉。有小大焉。因災及宗廟。而謂廟制之失禮。因災及宮府。而謂群有司之失職。非不正也。所以召是變者。尤有急於此也。慎擇帥之不用命也。而欲戮於社。憤日僭之不振。事也。而欲洗其職。非不宜也。所以弭是變者尤有大於此也。臣嘗讀書。見其有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又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又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厥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自古有天下國家。所以凝膺天命。固有天災未始不本於人君之脩德。大臣之輔德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消災祥而不原之人主。不原之宰相。尙得爲知本哉。臣不識忌諱。竊伏覩謂今日所以致天變者在君相。則今日所以回天意者。亦當在君相。陛下即位今八年矣。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非陛下事乎。勢孳于外。陛下固已知禍福之原。艱難留意講學。陛下又已熟古今之理亂。治國平天下之實。所欠闕者。特致知而未能力行。得之於心而未能達之於政耳。天下望陛下。充其所未至。陛下乃復壞其所已成。闢諸道路。外朝聽政之暇。即嬉游宴飮之時。經筵勸講之餘。皆狎近嬪侍之日。民死於飢。不暇問。死於水。不暇問。死於兵

戚。不暇問死於戎狄。亦不暇問惟東征之禍是在肘腋。剝床及膚
咽聖慮。未幾而元兇授首。不謂外釁已去。內蠱復生矣。自夏四月
至于秋七月。輪遣宮官。誦群祀。此何時也。天怒未霽。而人妖已生。
所以恐懼省察在。外事猶得而復說。畿所以修省者何若。宮禁邃
嚴之地。人所不瞞。而天實瞞之。暗室隱微之間。人所不聞。而天實聞
之。陛下以天子。民母也。念慮若此。何以當天心。明詔謂厥德不修。
乎其不修也。當謂執持國柄。三十餘載矣。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宰
相職乎。先皇帝在位以來。內撫外寧。天下有泰和之風。陛下臨御以
來。內恤外警。天下多急迫之態。此非獨臣一不逮先帝。實相自知
日。亦少壞矣。內敵不時引。啓心疾心之至情。安得相乎。都唐不日至
貳公弘化之實。惡安能盡達。所歷位者。未必皆彼人。變焉而更知其
惡也。拔救地者。未必無真賢。悟焉而更知其善也。臣經曰。關公道曰

請託迎蹊逕之去每趨形附影於親貴之門。寡廉鮮恥之徒。又奈留
求聲於厮役之賤。除授以賄取。不特頒事已有賣價之心。屬事以賄
成。未書臏已動攫拏之志。天下之財聚於請託。寡於苞苴。采於囊
橐而陛下之赤子皆不聊生矣。天命天討不闡因。六之事行。天視天
聽但覺人心之胥怨。宰相代天理物者也。民俗如此。何以召和氣。明
詔謂朝政多闕。信乎其多闕也。故曰。所以致天變者在君相。欲格君
德。當正其本。欲肅朝政。當清其源。本之不正而欲挽其末。源之不清
而欲潔其流。天下無是理也。何謂本。人君之心是也。唐明皇一人耳。
心乎勵精開元以治。心乎縱逸則天寶以亂。人君一心。其係乎天
下治忽如此。陛下始初清明。志氣清明。撫古帝王。事業若不難致。而
能思前之所以得。操之而欲其存。戒今之所以奔。去之而欲其盡。無
宴安侈嬉將墮乎無所之患。輕民事。常若冥乎朽索之馭。罔游乎

逸圖逞乎樂此念無時而不發。真見乎隱矣顯乎微。此心無地而不
謹。立於無過之地。而常勵其有為之志。以之正朝廷。以之正百官。又
以之正萬民。推而至於四方遠近。將莫不一於正矣。是之謂格君德。
何謂源。朝廷者儀之地是也。揚沛以儉素用制下之。日聲樂之多者
以減謂德之盛者。以省第宅之華者。以撤一相之好。崇其是以轉移
風俗如此。今之大臣與同台鼎。負佩安危。如漢之宰平。未足多道。若
能思範導之所以整理而持為成法。思處定之所以更化而不替初
心。杜群枉之門。使無一隙之可投。闢衆正之路。使無一方之或塞。公
論所予從而予之。公論所奪從而奪之。不以其親
而遂止。廉以勵俗。貪者可使之康。正以率人。邪者可使之正。天下其
由於大公至正之途。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亦
從而臻矣。是之謂肅朝政。君德修於內。朝政肅於外。貴患悉根之釋

既息。陰陽奔異之變。不消自未之信也。故曰。所以回天意者亦當在
君相。雖然臣猶有言焉。有一時之慮。有萬世之慮。慮及一時者。事之
已然而指陳其迹。慮及萬世者。事之未然而逆探其理者也。蓋惟辟
作威。惟辟作福。正也。權在天子而宰相補贊彌縫焉。正之正也。二帝
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是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權也。權在宰相
而天子垂拱仰成焉。正之變也。伊尹之於商。姬旦之於周。霍光之於
漢是也。權不在天子。不在宰相。而或承於女寵。或移於宦寺。變之變
也。漢唐之季世是也。陛下春秋鼎盛。正親攬萬機之時。大臣功業光
明。皆乃心王室之日。聖賢相逢。固無他慮。所以婦有長舌為厲之階。誠
者殆軫憂為懼矣。進而不已。則垂後匹嫡之事見矣。又進而不已。則
斜封墨敕之害形矣。又進而不已。則恭敬回邪之小人倚勢作威。蠱根
錮蔽而天下之患不可勝矣。此履霜之初六。一陰始生之卦也。而曰履

履堅冰至。事雖未然。而理有必然。蓋人要夫辨之不早辨如此。陛下以直求言。臣不敢不以直對。對以直言。臣之職也。罪以直言。亦臣之分也。惟陛下與大臣熟圖之。臣不勝惓惓。

鎮江府通判蔣重珍以大災應詔上言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蓋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焉。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以先帝託付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擁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陛下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知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大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徽小參本不防於天之未至。宰相之[illegible]全於火之未將。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事故。何所倚伏。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而入相才五月。踰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

著作郎吳泳上奏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矣。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猶任。則移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潰之形見矣。

衛涇論火災疏曰。臣仰惟陛下寅畏天命。夙夜祇懼。是著火失其性

京邑蒙聖德消弭。若歲事遍郡民莫居。上下相慶。延者遲炎復變。上驚東朝。陛下貴躬避殿減膳。徹樂不進。寧處即日恭請太皇太后歸奉內庭。曾未浹旬。日便燕養。不惟見陛下過當儆省之意。又因事以昭明陛下篤孝之誠。蓋固太皇虞寧之福。莫是以上當天心。下慰人望。恭惟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得其性。則不為災。謹按春秋傳曰。凡災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故春秋書火者一。書災者十有一。皆紀異以書變也。猶見癸丑火作之夕。焉有靈器起不測。豈非災變之大者。夫災異者。上天所以仁愛人君而警戒之也。昔楚莊王以天不見妖為懼。古人不以遇災而有諱。常以因變而知戒。臣恭欲望陛下昭天變之不虛發。思鑒省懼之。本至者以答上天仁愛之意。務以日新。陛下臣庶為見以應變。勿以一日既損儀表為足。以盡誠方。今四陽用事。愆陰苦寒。霧凍為沴。飛雹作。雪未止。無非天戒之可警可懼者也。惟聖心每以弭害銷變為念。於一身之起居。必致其虞。於宮闈之奉。益思其未備。於宗廟之禮。益盡其當。敬謹審政令之偏。察訪水旱之病。清獄訟淹枉之失。戒郡邑掊尅之害。凡可以致災咎者。無一而不加戒懼。如此則天變可銷。而乖沴可轉為和平之福矣。臣不勝惓惓之忠。

洪咨夔故事曰。天聖五年秋七月。趙州言蝗自邢州飛來。蝗二頃餘。不食苗。詔輔臣曰。但慮州郡所奏不實。其遣官按視。速捕瘞以聞。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或因災修政。而轉為天下之福。或諱災玩變。而遂貽斯民之害。蓋災變警懼。不以災害為諱。而每以民瘼為憂。則上下勤恤。而民被其仁矣。宴安玩。君姑務於掩覆。臣相從於諛說。則有變異。莫為民心。無所想矣。此不祥之甚。治亂之所從

命也。是故唐太宗貞觀初年，[illegible]蝗遍處，累年三歉，以其不肆災而
勤於恤民也。漢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太初元年夏蝗，而卒致海內
虛耗，以其過災不懼而不知安民也。仰惟仁宗皇帝畏天出於誠
心，愛民形於實政，方旱蝗之災，不以不害苗稼為幸，而深以州郡
所奏不實為憂，夫豈不[illegible]言，恐懼脩省，憂勤惻怛，可謂兩盡夫天人
君之患，莫大乎罹災異而不[illegible]畏；臣之患，莫大乎蔽災異而不
以聞。蝗之[illegible]害民之[illegible]者，[illegible]言傷稼而忍蔽災之道，豈可謂
不食苗而[illegible]之愛民之心乎。然[illegible]之常情，恐懼於一時者，衰怠忽於
[illegible]火已[illegible] [illegible] 天[illegible]民終始如一。異時因飛
蝗為[illegible] [illegible]不合[illegible]及萬方，而蔡襄為諫官
論[illegible]蝗[illegible]遂隱守[illegible]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斂暴興，生
民書血[illegible]無聊，是致災異頻數。夫君臣上下恐懼[illegible]如此，而其

上銷天變，內結人心，外弭違忘，所以基四十二年之治，數刱聞孝
宗皇帝乾道元年，淮南漕臣[illegible]言蝗自淮北飛渡，皆抱草木自
死，仍封死蝗以進，詔鐫秩罷[illegible]以為佞邪之戒。仰見祖宗寅畏天
變，拒絕諛論，前後善合[illegible]法相承，垂裕萬世。臣又觀陰異切
蝗蟲為災，孝宗謂史臣胡銓[illegible]朕遂日禱天，蝗蟲遂滅，安可不王
誠。銓奏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illegible]亦不足慮。嗚呼，銓變格天
之[illegible]在乎此，銓又能推廣聖意，及於敵國外患。昔益言於舜曰：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銓之言近於是矣。臣悉惓惓，願今日常以斯
言為警，則弭災數[illegible]，皆自一念推之耳。
一
臣又肅詔上奏曰：臣一介疎遠，去歲十月，書因輪對，獲望清光，三刻
所陳，竊謂陛下踐祚以來，天意願從，兩暘時若，[illegible]不登，年穀豐登，
天之所以愛陛下者既至，則所以望陛下者亦至，苟現其所愛，不自

省貽，則天心之愛我有時不可恃，而譴告儆戒之[illegible]未必不[illegible]於此
矣。願陛下以無災為懼，儆飭躬行，增修聖德，[illegible]神政，書以答天貺。陛下
過聽，首賜手詔，三復舜禹文王皆大聖人，猶兢兢業業，小心翼翼，至論
仁皇敬天，著洪範政鑒，則陛下又曰：此書參人事而言，朕常置之座
右。退而誦歎，陛下此心，實充舜文王之用，[illegible]廷宜休祥之應日臻，災
異無繇而至。今者建寅之月，震雷非時，[illegible]之作，繼以大雪，災變甚
鉅，於經非[illegible]，而占及今[illegible]所聞見，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
電，庚辰，大雨雪。[illegible]常建炎元年十一月己巳，大雨雷震電，庚午，大
雪。[illegible]相距八日[illegible]而雪作於仲冬，[illegible]未
有當此之時，雷電雷雪驟作於一夕之頃者也。雖災異之出，足見天
心愛君之仁，而天人之際，又有感召相因之理。陛下兩變恐懼，垂降
明旨，訪求時政之闕失，臣雖愚陋，[illegible]得先事而言，矧咨詢下逮，要敢

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上負陛下虛懷納忠之意乎。臣聞應天以實不
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成湯禱旱，以六事自責；宣王遇災，側身而脩
行。古之聖王，必先引咎於己，不敢歸過於人，蓋將應乎天而動乎民，
固當求其實而篤其行也。今陛下[illegible]寅畏，克謹天戒，恐懼脩省，不
遑康寧，視成湯宣王無間然矣。臣[illegible]不自揆，請得一二條陳之，幸陛
下不以臣之愚而廢其言。臣竊聞古人主患不容受，陛下每於臣僚
奏對，言雖訐直，必務優容，可謂有[illegible]受之量，然受言之名甚美，用言
之[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雖[illegible]而[illegible]然而心拒，軒陛
之前，溫和[illegible]若有契於[illegible]，[illegible]對之臣亦自以為得上意，退朝
之暇，寂不見於施行，蓋有[illegible]於小人，而[illegible]中傷著矣，潛沮士氣，
陰壞[illegible]，[illegible]莫甚於此，言路尚[illegible]，此闕政一也。臣聞自古人主患好自
用，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可謂無自用之失，然鯁亮之士難合，[illegible]

諛之徒易親豈非信任未明好惡易惑歟夫忠者未必非忠也而欲惡
其忤己。諂諛者雖非為佞也而終喜其順己。於是特立獨行則泛見
疎斥。而偷合苟容則次第進用。夫沮壞忠善傷敗風俗端在乎是。人
材未振。此關政二也。臣聞帝王以勤儉為德而不可以侈為樂以聲
色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與暇更及他事蓋佚士良難莫君之主耐
也。臣進書及此陛下與不均如寵閨嬪處之餘宮中無欽太頻麓聚
競進。六宮之奉非不備也。而優恰寵變之審者并讀措之賊附被宣
召。雜陳于前。道路所傳未足深信。然所以致諸也有由也。至於近習
之親暱戚之貴。尤宜進見以時。交接以禮。然後恩義兩盡名分素嚴。
懂若數陪宴侍頻入禁掖。臣恐歡洽之餘淳賞必度。恭寵之盛弱踰
必行。可不防其漸乎。此欽未節以關政三也。臣聞府庫金帛皆生民
之膏血。州縣之吏敲撻其丁[illegible]錐其老弱錄銖寸寸而聚之民無

聊生之民矣。陛下勤恤幽隱念以民貧為念。竊聞上方賜予太多。用
度浸廣。錙銖之予動於貴近。金帛之賜達於微賤。使令之徒解衣摩
服。循俾子滿見者駭目。假以犒軍之名。給用封樁之積。臣恐積兵儲
存虛蠹關者不能無疑也。至於調兵有家之本競無窮錢無發官府
歛誅求之苦。閭巷有愁歎之聲。臣恐軍怨民窮其本已支。緩急之際
卒成禍階。可不慮其微乎。賜予無度此關政四也。臣聞國以紀綱為本。
臺諫給舍所以肅紀綱之地。命令之頒。臺諫之純。雖出於人主。行於
朝廷。而給舍得以駁正。臺諫得以論列。是非可否一定而定。夫是以
姦邪知所憚畏而國體自此尊嚴。今也侍從擢非其人。臺諫并非其
也。給舍駁正。臺諫論列。固其職也。而迺章累疏則江擯不行。備禮請
去。則奇留甚力。夫以其宜勞而陛下特提而為甚思因其降旨而罷
之。節緩猶可議也。然祖宗愛護綱紀而示聽從。寧立於所當與而必

伸言者之氣蓋國體所繫而於勢未順也。然則紀綱浸弛國體漸輕
而姦邪生心矣。紀綱不立此關政五也。臣聞爵祿人主之操柄而名
器不可以假人。必愛惜謹重不輕於所予。然後足以厲世而磨鈍。與
事而勸功。今也正任之留務為御緘一等底里綠恩而授達領之封
洲在武列而龍盛工肩決而得。一留務。一遙郡。若非所甚惜也。然戚
遠既素傳門方附群小爭趨扳援伺隙。不能塞其源而何以遏其流
乎。平居閒功高爵厚祿。一旦有事。能效尺寸將何官以賞之乎。唐以
官爵賞功。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極以至於是。名器濫輕。此關政六
也。臣聞人君由倍以有譽附之爵。　時遭遇無不輸觀龍希榮之心。
然其識見不能越乎下侍之恩寵可也。祿之以侵閑可也。至於議政
事論人物同當與天下之材共之。陛下初政潛二三左右侍恩妄作
自以為參陪密論。為進人材。募康鮮恥之徒趨而附之。賴陛下威斷

即從罷斥。其尚存者宜對施裁。出入無時。採訪寧先於識邪識論豈
無於讒愛。近日蹤跡頗已彰聞。夫外廷之臣皆陛下所選擇。豈盡不
可親信。奚必寄腹心於此曹乎。豈其事陛下之未覺而為此風竊
之計乎。臣恐潛弄威福養成姦黨。依倖斬津此關政七也。臣聞古之
人君待臣下以禮而責臣下亦重。惟其待以禮而後可以責之重。傳
所謂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以節行報其上也。鄉朝體統大
臣先為優厚。不以其有罪而廢禮也。間有大臣去位。一章而罷。如秦
上便嘗曰臺諫之言不得不從則前日之抗言極論列名奏請何迫
之以宣諭而不於非人也。縱臣之己去。姑曰不允而與祠之命。忽從
中下。或罷以峻職而恩意則甚薄矣。何以厲臣節而示樂度乎。近者
一二從事官之[illegible]外。急以御筆莫測其故。夫出處士大夫之所重也。
賢否授昧而莫辨。不肖者徼倖而苟免。又何以養廉恥而示懲勸乎。

邇臣不以禮而黜陟失明此闕政八也臣聞逆耳之辭若所必從違
弱之事終於不免頗有違有違耳事不素備何以應猝陛下與二三
大臣再歲于盃從容論道亦嘗講明之乎將帥之才孰優孰劣急攻取
之策孰先孰後亦有成謀定算矣乎至於將帥之臣先當諳習韜武
事非嘗試而後見而才否亦安可以示知何者有文武幹使之道何
者有雄雄搆部之略亦可抜擢而收致之乎縱有一警而起之閑散
之中者非貪殘無行即誕謾不實之流其人果孰可恃仗乎宜有行
義不信於平時而臨事能以使人者將素維揚皆號重頭成器備才
素無望實居是任者果能當一面乎邊防之無備而將帥乏材此闕
政九也九此九者皆固已條陳於前雖殺災不專存是而皆今日之
所當處也抑臣猶有疑焉陛下降書求言止於館職臺諫未廣衆者
陛下急圖闕失故必自近始而人之欲進言者固無擇於疏賤也倒

闕近有布衣言事不實勒令編置已而雖謂臣實錄遠不如其人何
如而言何事此命之出議為未安彼其有求於我欲加之罪猶有辭
也一介草茅之書不顧身害涉過當原其用心亦欲效誠於君上耳設
居無事之時為可置而不問適當災異之見正宜博通下情今求言
之旨方行罪言之命繼出衆聽駭惕謂情謂何竊議陛下以是警言
者而非以勸言者也夫罪一狂士奚事不是深惜但一士而斷擴求言
之美意狂士反以得名乃為陛下惜耳書曰已從輕典則均為加罪
又將為擾陛下翻然悔悟從寬赦則疑謗不辯而自解矣何煩
而不無行之哉此理煥然皇聖明之所易察者也臣是以始終為陛
下譯言之若夫五行之說臣雖未嘗深究然據經義而論則雷陽也
雪陰也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此雪所以降也以類而求則君也夫
也君子也中國也皆陽也臣也婦也小人也夷狄也皆陰也臣道於

君婦陰於夫小人害君子夷狄謀中國皆陰勝陽之證也有一于此臣
願陛下熟之復之止之絶之制治於未亂防患於未然如前所陳其
切於聖躬者臣願陛下省之於心反之於身勿憚其勞勿易其度其
關於臣下者臣願陛下詢之僉謀斷之國人務協于中同歸于治凡
所建置凡所施行必上當於天意下合於人心人心悅而天意解豈
惟消弭災咎亦將轉禍為祥可以保和平之福可以興太平之業可
以永祖宗無疆之慶矣臣不勝拳拳愛國愛君之誠冒犯天威無所
逃罪惟陛下財擇

嘉定二年起居郎真德秀上奏曰臣竊惟言生至愚極陋去夏四月
嘗因面對冒言瞽言陛下不以為狂論殊垂納今者又獲造辭天先
不以此時殫竭愚衷裨萬分一臣實有辜臣聞董仲舒有言曰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

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竊惟漢儒之言其未有深切著明如仲舒者臣盡綴館職袁觀太
史所書適日以來災異荐至兩旬之間暴風再起三月丙申都城南
隅起八日癸卯變風夾吹行入太微于犯執法己酉之夕留守禁門
謹古丁寧可謂至矣而煙熸餘燄災燬復生陛下恭儉慈仁對越無
愧而和氣未應祭沴滿臻臣愚無知未測其故竊以上天仁愛示
戒微欲使陛下君臣之間思先格王所以正厥事者乎臣敢條上四
說惟陛下財幸一曰親正人臣謹按漢初元二年正月暴風從西南
來真拳以為左右邪臣之驗延先[illegible]年三月大風拔木史臣以為親
邇曲直不分之應[illegible]陛下崇尚[illegible]所謂邇佞萬無此理
然臣竊聽衆論或謂正人雖進用而委任未盡[illegible]人雖退斥而[illegible]
律未盡[illegible]雖[illegible]而實則喜佞[illegible]諫爭之實尚[illegible]忠鯁之氣未伸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願陛下親近端良，俾容切直，知賢而任之，則勿貳；知邪而去之，則勿疑。然後政治可興，而天心可假矣。二曰抑近倖。臣聞之傳曰：陰氣之精，凝而為雹。故劉向以為陰脅陽之證，孔季彥以為陰乘陽之徵。考諸前代，凡妻妾乘其夫，臣子侵君父，政權在臣下，夷狄侵中國，皆其事也。求之今日，固亡此患，然臣竊觀近者一二詔旨，或從中出，廷尉之官，不得守法，理刑之職，騷并非人。更化之朝，詎所宜有？意者左右近習之私，甘言[illegible]之請，未能以盡絕之乎？夫陰邪之類，蔽則陽剛之道缺，致異之來，或在是。臣願陛下遵仁祖之規，責大臣以杜術之事，深遏私情，大融公道，以潛消陰盛之萌，則升平可致矣。三曰除壅蔽。臣謹按漢天文志，熒惑南方為禮，而視禮者視失則罰見之。又大微天廷，熒惑守之，為亂臣在廷之象。陛下恭默自將，謹循典法，固無一不合乎禮矣。若者萬事幾微，或未盡察

群情邪正或未盡知，故上天因之以示戒乎？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洪範五事之證，昭然可考。臣願陛下體重離之象，炳獨斷之明，察事幾於兆朕之先，燭物情於隱伏之際，使壅蔽不能塞，則天得其性，而災害熄矣。四曰去貪殘。臣觀春秋桓公五年秋螽，說者謂貪虐取民之所致。漢光和元年蝗蟲，蔡邕謂貪虐之所致。蓋者權姦當國，寵賂日章，州郡長司，掊克取媚，愁苦之氣，干盤陰陽，餘毒遺殃，至今未殄。比者固嘗嚴監司之選，重贓吏之罰，而守令貪殘者尚多，苞苴饋遺者未絕。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推行臧否之令，申嚴賄賂之禁，庶幾民瘼可蘇，而天變可弭也。昔者成王悔過，天雨反風；景公一言，熒惑退舍。至帝因雨雹而貶竄奸機，太宗因旱蝗而益施仁政，致治之效乎今可觀。陛下誠能側身脩省於其上，大臣誠能同心燮理於其下，則轉異而祥，反掌間耳。抑臣復有獻焉：夫天人一理，感通無間，民氣舒

慘則天心應之。比數年來，生靈彫困，所謂極矣。淮民流離，死者什九，僅存者饑窮弗給，既弊者無所蓋藏。陛下矜恤之仁無往不至，而有司奉行未得其術，江淮之間，以人為糧者猶自若也。欲望災沴之銷，其可得乎？側聞兩淮蹂躪之餘，種麥多歉，誠恐風傳過客，或罹寢疾。謂麥熟為可待，而不復廣為振救之策。又聞廣南數州，雅來狼戾。臣願於內帑封樁之儲，及今收糴以濟其乏，是亦振救之一端也。方今元元之命，寄於陛下，倒垂之急，近在目前。幸哀憐而垂救之，庶幾人心可回，則天意自解。不然則怨歎日滋，變異日熾，臣未知其所終也。
悉切言抵罪當萬死
二年，德秀同論對，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天資高明，克自抑畏，謹身約己，敬天愛民，宜乎以帝王所不及者，固宜致和之嘉氣，充穹壤而咸比。旱蝗民以病告，嗷嗷之望曰後有秋，乃仲夏以來，常陰為沴，淫雨連

亘，閱月彌旬。間者開霽，旋復霧霪，湖水暴漲，溢入都城，細民失業，往來瀰貴近畿州縣，被災者廣，或頹城郭，毀官寺，壞廬舍，溺人民，決壞堤防。浙漕回奏，平時沃壤，浩如濤波，是非小變也。陛下亦嘗察其故乎？蓋自權臣擅政，導成風，更化以還，餘習未殄，[illegible]嘖[illegible]，或謂其不傷歲，蝗螟熾矣，或謂其不傷稼，元元愁苦之狀，有閭巷知之而士大夫不知者，士大夫知之而廟堂不知者。況陛下深居九重，其能盡知之乎？下情不通，民隱莫訴，故作淫雨，京畿尤甚，得以感悟宸衷，亟開闢斷之政，天心仁愛，蓋可見矣。陛下惕然祗懼，精禱祠，釋細大罪累，保機潛消陰沴。閒臣愚竊慮陛下狃於目前之應，不復推原致異之由，天意或當未足深懼。臣謹按春秋莊公十一年，宋大水，董仲舒以為陰盛之所致。[illegible]水災陰陽，循上議曰：水，陰也；兵亦陰也。惟之言蓋亦以[illegible]殺其根其類者之，則宮庭嚴密之地，左右褻近之私

陰也。内而姦邪小人，外而夷狄盜賊，皆陰也。人君秉至陽之德，以御羣陰，盛主道宜明，則陽暢陰伏，各由其序而弗爲災。否則陰盛而作慘。咎徵之來，未有不緣類而著見者，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陛下聖性濬哲，固無僻嬖女謁之累，然除拜命令，間煩持旨，賓緣請託，徒費成命。宦寺戚畹之倖門既開，奔湊日然。豈所以杜幾微而塞萌漸乎。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更化之初，分别邪正，陛下論當一定矣。然正在廷。元氣方新，而宵小之謀，高肆窺覘，一二年來，俊賢者又引去，相避甚，而二三近臣之進退奔倖，逞擅或不知所從，來狂是善良之士，寧不自安。而窺伺者益衆矣。刑罰者紀綱者於給舍，維持法守，政所當然，間諸近陰顧猶有不得職者，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恐怯人非類，半時乎動心矣。此陰沴所爲而作也。或權更盛，既難懲悖，弄兵之禍，日益披猖，殘其嘯聚之始，非有跳梁不可制之勢也。使陛下御得其人，豈司得人，按其端於未萌，一旦斷力耳。奈何疆宼之師，或荷玩愒之心，分土之臣，本啓僥功之念。養成凶焰，則蟻潰頹力，搶攘而會稱之世，豈有荒千萬人於千戈而天不爲之變者哉。若章其納賂者，意相誘，不知權盛黔甚適啓姦心。二者蓋餘夫矣。宛唐時狂，渙奏甚焦。皆書之氣當革于天。此又陰沴所爲而作也。抑臣聞之，孝經有其秋以鼎，陰盛之極，陽必受侮，凶邪之所蔽，不深惜，合陛下之所深宜，於政，不幸七八月之間而弗時乎前，今陰復懷于成，雖錯相仍，恐致濫甚，豈獨咽于前能爲患哉。此陰之微也，猶蓋可憂也。陛下誠能念災變之可畏，思君道之當修，秉持致以示天德，開公正之路，窒邪枉之蹊，使裹謁莫干于朝，外言不惑諸掍，以絶近倖便嬖之端，尊信仁賢，容受忠讜，使正人端士得以行其志，而儉邪巧佞不得逞其私。以卹小人夏盡之疾，以嚴句剝殘之餘，遣索良牧，寄以赤子之命，拯鐘溺民，成

奏議卷之三百九 二十

俾自居收復道戰場今暴露江湖之間，寇盜方熾，申飭帥守，戮力同心，行遠人。衛命旨諭蠻番師律，殺戮亡心，以挫群盜方張之鋒，則積陰之沴庶乎其可銷，方來之患庶乎其可弭也。易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古之聖人於陰之始盛，未嘗不戒謹如此。今災異頻仍，證應甚著，陛下亦不亟加聖心乎。臣以疎庸，備數史館，寄思披攫，俾請禁林惓惓愚忠，冀吐露久矣。幸因進對，承聖問之懇，意切言狂，惟陛下裁察。

四年，徳秀爲著作佐郎，上奏曰：臣聞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教朴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勸之，仁也。刑罰以懲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愆，則天爲之告祥瑞以示，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臣伏覩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夜寐夙興，不敢荒寧，屢閱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康，邊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矣。而比者熒惑虧行，是文示其變，晝見於清臺之奏。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慈儉之德，是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爲而數見也。天道幽遠，所難知，臣竊思之，是今聖天佑不之心，欲陛下不以精年之變爲易忘，而以目前之事爲災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爲何如耶。矣宮庭至邃之處，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守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學學服行，無皆毋息，則將不待有言之三，而有退舍之感矣。况今年雖告稔，民食僅充，然苟饑之餘，公私亦兊，如人久疾甫蘇，而血氣未平，節方痛隠，樂歟伏傷，亦須加意。朝廷之上，尚不可遽忘轉卹之念也。

奏議卷之三百九 二十一

然聞問者以磨擧蔵醮事固自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
者本也。禱祈請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雖然不足以格天。剗今
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尙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應然未
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使伏望陛下體昊穹仁愛之意,屈星
文變動之餘,延訪近臣,動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怨氣銷於
下而休嘉格於上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惟陛下留
神焉。
五年,德秀爲軍器少監,上奏曰:臣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
後鴟吻損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者,以見陛下畏天祗懼之心。然臣
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
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書
之。蓋皆在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

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畏固由恐
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殿、損常膳之外,成
未聞爲政者固已妥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況稱文
所奏之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孟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
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孟秋之丁卯也,再二日群臣所請
之章已上矣。以爲故循常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甫
信宿而遽已。何其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節儉之誠,成於天
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宮菲食爲難,況於畏威省咎之餘,少舒捴之何
所不可,而匆匆遽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於
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強,苟塞己責,借飾外觀,以此動人,猶且
不可,而況於天乎。邇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爲兵變,而上下恬
然若不之聞,故相距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焉,示之以星象之飛流

亦云切矣,而陛下未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illegible]於我國家
啟扶持而全安之,其心亦懇惻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
内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以恭安養適爲心,博通下情
而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嘉祥日應,咎徵日銷,惟天惟祖宗所以望
陛下者實在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
八年,知瀘川府劉光祖上奏曰:臣伏觀手詔,首揮以閏雨久而未應,
聖心焦勞,凡是寬恩徧及中外,至於責躬省過,避殿減膳,御筆諄切,
數求讜言,悉許臣民指陳闕失。主憂如此,臣子何敢自安。臣自去國
以來,懲因諱言文字之間,自貽罪戾,實復蒙恩起廢,斷加擢用,以至
付之藩閫,列之侍從,日思報稱,凡諸在外臣僚,尚未敢不竭愚忠,其所
未聞悉將聞納,獨不敢妄論朝廷政事,亦惟年來多容開事不審,出
位而言,且有詰譽干進之譏。伏覩今日之詔,至切至深,爲人臣者豈

當盡以爲隱默。臣竊意天久不雨,陛下之所以求雨者無不至矣,特
未思所以致此者之由耳。陛下之所以獲譴於天者,妄意乃吾不共戴
天之讎。天亡此虜,虜亮死於京,而陛下爲天之子,曾不思所以圖之,是
之謂天與不取,天與不取,是之謂弃天。未有爲天之子,弃天而天不
怒者也。臣非勸陛下輕舉而妄動也,臣之區區未過欲陛下因其
來歸汴京,謹絕和好,謹守邊備而已。山東山西豪相結集,欲共起而
誅之者,陛下胡不因而用之。乃閉青齊蘭會,來通不納,陛下何惜
尺一之紙,以付之,能命事成,雖土爲彼之有,其號名猶戴宋也。不
猶愈於使大半豪傑取而有之耶。臣初得諸傳聞,未敢輕信,而臣
寮文字所奏報,行有所謂默虜者亡。中原豪傑求附,視吾國勢
之強弱以爲進退。事方艱哉,夕思所以視吾上意之激昂
以爲盛衰,彼此言也則是,所傳聞者皆有之矣,而朝廷方且履疑畏

銷沮豪傑之心，折義士之氣，坐視赤子塗炭而不之救。且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絶之，是之謂弃人。未有為中國衣冠之主弃人而人不怨者也。天怒人怨，災咎之生也，固其宜。而又有理之必然而事之易見者。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恥，豈不懷其震怒。今也實捨其巢穴而汙我汴京，遷之而切齒可也，痛之而嘗膽可也，因其危而圖焉可也。尚復與之通使，使吾使人拜虜于祖宗昔日朝會之庭哉乎。獨不念汴京者，二后執拏之地，乃百世不可忘之深仇。今而忍忘之乎。人非木石，身履其地，能不為之寒心乎。彼虜后之無一日寧，而我猶講好如昔，祖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必不如此。以陛下為人子孫而忘祖宗之憤，豁災讖。此之由。不然，以陛下在御日久，未嘗失德，畏天愛民而敬祖宗，莫如陛下，平時無禱不獲。今乃不然，何哉。陛下試思今日之闕失，蓋無大於遣使也。今日之責躬，豈無先於遣使也。臣故不敢以他事瀆聖聽，而且吐其狂愚。陛下不可以未而而懼，既而而忽也。天人祖宗當畏而不畏，敗亡殘虜不當畏而畏之，臣不知其說也。抑臣又有一事，懷之七八年而不敢隱，請倂言之。憲聖慈烈皇后之大忌，十一月三日也。權臣侂胄專君無上，蔽不以聞，從云郊祀國之大事，遂誤陛下不得過宮問疾。妄言無目而知其詳。禮部侍郎楊輔討論典故，入劄子於廟堂，乞改卜郊，而宰臣京鏜阿附權臣，只欲苟遂其事，使臣中又有諂唱群臣，使不得言者。已而卻壇示警，飄風暴雨，獲因禮成，乃赴慈福宮聽遺詔。至今以初六日為大忌也。且憲聖慈烈乃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艱關再造，天報之以遐齡，而侂胄乃敢以陛下之曾祖母有大勳烈，有宮壽考，視之如畢長，而遽就，可不慎乎，可不痛乎。壽成陛下之祖母也。其時猶且敢爭而不敢言。此事天人共憤，惜陛下不知之耳。後十年

尸誠切以卜律則門必道者二日。其事尤異，太皇太后上仙，以慶元五年十一月三日，距臣之誅，則閱德三年，亦以十一月三日，而上津園者，惡福慶子也。閱門乃兩郊大路之側，豈非天誅之，憲聖慈烈誅之赫然而可驗者乎。臣在遠方，聞賊臣就戮，以為改正大忌，乃更化第一事。不知何所疑憚，而七八年間無人及此。伏料陛下深居淵默，左右不以告，無緣知之。臣因陛下使人指陳闕失，因遠僣言及焉。乃臣京所鬱萬于中，若陛下不開則已，既開之，當即日諭大臣付禮官詳謝宗廟，改從本日，特一反掌耳，又何難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其更也，人皆仰之。臣持草茅蓋之於易，得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是以敢陳大義，告陛下而不疑。伏惟聖慈財幸。

著作郎劉業朝罷□□。奏曰：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忘寖扶養之。去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之風乎，眞聞諫志，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嘉獎，而加罪可罕見施之。諭衷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遷階過願。至若勉聖學以廣昭明，較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險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

災祥

宋寧宗嘉定十年袁燮上奏曰臣恭聞紹熙二年仲春月朔疾雷震
驚繼以大雪光宗皇帝惕然祗懼越六日詔侍從臺諫兩省郎官館
職各條具朝政闕失以聞一時忠臣良士獻言者甚衆當世急務莫
不上達可謂有應天之實矣警徵雖形邦本自固奸宄不作疆埸不
聳豈非變災為祥之明驗歟今陛下寬仁恭儉未嘗荒寧畏天之怒
亦已篤矣迺正月二十四日氣令甚燠及夜過半天大雷電發於都
邑二十六日霰集不止逮夕飛雪積於平地久而後晴夫雷乃發聲
蟄蟲啓戶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
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雷未為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
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不宜積而積陰盛而陽微有夷狄侵侮中國
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虜竄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群臣
之歸附者拒而不納淮民之逃死者卻而不受此曹皆惟我是怨
而殘虜遂以我為詬糾合群怨致死于我侵犯王略無時無之臣下
顧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自奮發乎虞
書曰元首起哉起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
深慮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振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
以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臣不暇遠引姑以近代之事明之逆
亮之犯淮也兵力甚強自謂長江一帆可渡我高宗皇帝曾不少懾
下詔親征數虜其罪而益內修政事王繼先醫術之精罕見其比所
以保衛聖躬者甚至竭力排其姦而籍其家皆劉婕妤寵幸後庭中
外所知也一言斥解絕先朝之不旋踵張去為閹官之長驕横久
矣亦以臺諫之言而投諸散地此三事者皆行於逆亮犯境之日虜
勢非弱而聖斷赫然此國威所以復振而逆亮所以誅滅也人主之
所為不必屑屑於細故惟能舉二三大事足以聳動天下者發憤而
力行之則尊居九重而威震六合反覆手之間爾雷雪之變人皆以
為陰盛陽微之故此乃皇天啓佑上聖警以剛德示以成輔陽而成
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其可不仰體天意哉光宗親遭此變歎求讜
言陛下必欲精變鼓舞宜開忠良之路以通天下之情古者孟春
之月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求之如此之切
蓋可知矣當以聞己過而修闕政也天災固可畏也人君修省則有
其象而無其應何也陰盛而陽微令也以陽而制陰蓋爾夷虜當能
抗衡於中國哉大明中天燭火自息臣不勝悚慄惟陛下留神
十一年燮又上奏曰臣聞洪範之有庶徵古人所以明天人貫通之
理也於休徵則曰哲時燠若於咎徵則曰豫常燠若何謂哲明於是
非之謂也何謂豫安於逸樂之謂也時者當其可之謂常者過於偏
之謂人主明乎是非有如黑白必能憂勤政治必能總攬權綱賢必
任而不貳邪必去而勿疑利於民者必能興之害於民者必能除之
和氣所感嘉祥必應此時燠所以順之也人君安於逸樂而不明
賢而不任舒緩而不肅寬柔而無斷朝廷之政事不能自有所施設
天下之人才不能自有所進退國無定論人有離心乖氣所召災患
必作此常燠所以應之也天人一理隨感而應可不畏哉陛下臨政
願治不為不久而和氣猶未充災異猶未弭去年久旱河流既竭種
麥不及多而田已龜坼不可復種矣人皆憂之曰他日其何接食乎
祈雪未應人情皇皇咸曰蝝蝗其將作乎螟螣其將熾乎常燠之
為害如此至於冬深而雨則降矣而水猶未通雪亦作矣而移時即止
是常燠之咎猶未懲也陛下早朝晚罷不狥于貨色不盤于游田

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此豈可不推原其故歟臣所見所謂逸豫非必聲色游田之謂當邊陲未寧戎事方殷之際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人才未必能用宿弊未必能革從容為日入於敝弊之域軍民愁怨無所赴愬非逸豫之所致歟病已深矣事已迫矣救過不及之猶懼不及又可悠悠乎毋以嘉祥之略應為真而以飾災之猶在為欺肆頒明詔引咎責躬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既改易轍勇於必為人主作興於上人臣震於下無敢偷安無或玩愒竊恐夕處暮暮明主同以宗社生靈為憂何患乎災異之不消乎臣聞人主患在其志未定無其功竊觀陛下天資之粹美聖性之純哉足以究蹤倫之以恢遠略所以每蒞而對未嘗不陳二帝三王之道每持經帷未嘗不進憂國愛君之言誠願陛下勿自菲薄味志氣乎乎如古大有為之君今日常懷之憂人皆以為逸豫所致臣日夜憂思不知所出何者逸豫之失人主之大戒也區區蟻虜懷是猶當戒有其備何患不克若因循苟安無奮發之心而專以自守為說守不能固浸微浸弱而遂至於通和則大事去矣無可言者矣堂堂天朝而委靡至此可不痛哉此臣所以悽悽而不自已也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惟陛下深思此言常以逸豫為戒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寧宗時國子祭酒王介上奏曰羅曰愿為陛下人謀上也惟好增學而全人猶缺望是人爲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設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災變而况兼有之哉

宋嘉上災異劄子曰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閣都城之內忽有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指得見之者多矣之數人其說如一此非虛妄臣竊思惟所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電若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屢下責躬之詔出救謹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非常之變除眾白陽柔和而散之象臣竊懷焉而恐其未有所以開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桑穀枯死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先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己自新夙夜思省挈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萌一毫私意於其間以嚴謹恪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克修爲則庶乎災害可弭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至

理宗紹定四年都城大火尚右郎官吳潛上奏曰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疏損聲色毋使天下望之毋徒覆樂而已澗宮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視以泥空為滿為專寵之臣而必斂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泄不矢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愛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弦轍收召賢哲消忠良之積弊以衰者斥懷奸黨藏者誅貫惡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袁說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轉災為祥易亂為治也

端平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伏覩太史奏元日在

奏。夙夜乾惕。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寬聖慮。夫天道貴華賤夷，而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為區區胡羯計哉？況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懼？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為實意；修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肝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來，乾乾終日，脩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至，而消釁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臨照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天無不離思，無非陛下所當察之者坐者也。動靜起居，其若神明之在上，無徒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為無邪之實。去欲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風煌日接於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當詔之百辟者也。登進賢哲，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闢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諫者固見容，而所陳不盡施，則雖嘗寵之式，抑接於廷，處皇之鳴日聞於耳，皆美觀而非實也。況名曰卹民，而恫瘝如故，未聞實惠之有加；名曰寡欲，而嗜好如故，以實廉而自勵，至於財匱而弗贍，幣輕而不行，師徒役於耕墾，舟楫壞於轉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哉。戎狄豺狼，日伺吾隙，誠有不幸如古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皇家，譴形警告，至惓惓也。伏惟陛下深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脩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者。

觀。若上帝臨汝，必無貳諸佑，有以延洪國命，銷弭兵禍，當有潛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誠罪禁林，家居屏處，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不敢避狂僭之誅，冒陳苦口之說，仰祈叡察。

廣東經略安撫使崔與之上奏曰：比年以來，變故屢出，盜賊縱橫，雷雹震驚，星辰乖異，時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延燒萬戶，生靈荼毒，罪在朕躬者，自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深察，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威畹舊僚，有緣冥緣者，亦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暱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充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實無所益。

二年，工部侍郎李心傳上奏曰：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敝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所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乘乎之事所在，鮮見而會剝無取敢於為惡之人，怯敵興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斯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茲，災祥饑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罷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熾，則女謁盛矣。封椿之獻少，閫節總，則苞苴行矣。敢切之言類

多厲害則澆矣昌裔此六事言之成有以備足以救旱頗垂降旨巳
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獻嚴賊剝竊之論以求進者必
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聽則旱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
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
爲策矣帝從之
監察御史吳昌裔上奏曰臣聞天運當終而無窮人情循舊而難變
陛下即位以來坐受春朝凡十二正朔矣天地變化歲月推移老者
當新事會無極乃以更新之萬機復還往昔之規撫虛逝流光寢淪
初志臣恭惟陛下識其可措也適者十一月壬子雷甲寅雪起正月己
未大雨雪辛日又雪視書隱八以之災繼以八月熒霧十月氣蒙
十一月閏黃杜滸鄱陽諸姓之禍爲冬天變如此狄患如此正陛下
君臣求舊而圖新之時也然臣仰窺聖德妄議朝政私竊有疑焉陛

下本心淸明向也猶晦於邇歟今緝熙典學君德宜日新矣然妃后
之閣妙麗交進王侯之邸錫賚頻煩則恭儉之德不加于舊陛下八
柄予奪向也牽制於權倖今盡收攬事君權宜作新矣然貂璫之長
闇通外庭羽衣之屬時干私謁則總攬之權不加于舊州縣貪暴之
根皆故相遺種也而時異事殊孫黨復起精回蟠於舊惡而不衰天
人乖異之證皆故王厲氣也而日蕩月摩恭雷飲杞猶藏宿於舊慝
而不釋舊黨之俗貴成新也萬邦之命欲維新也今細微節目時有
一新之功而大本大端既然未變于舊是豈明德新民之極乎往者
權臣三十年用令多出私意每欲用一私昵則必參以公議一人習
之帶過更化初無此弊也近日除授率系素望往往藺艾同進而不
皆一色純正之人則陰吏復擴其舊往者權臣每差試深多出於
令之慮有所謂蒙蔽則言又寢而不行謂之收起更化初無此弊也

日毫頗有多浮沉往往風采銷沮而常有危疑引去之意則疏遠復
仍其舊陳升之引閩人呂頤浩引山東人萬士而私其鄉黨與舊徽
也今著庭之官臀州之屬左右互擬其一何以羅天下之才趙雄
多用蜀人王淮多用浙人選才而偏於鄉舊與故態也今執政之呂
說尚之置東西兩府其二何以旁招四方之俊乂故親舊而皆賢固
所當用也鄉人而皆善固不當棄也然陶陶日新曾幾何時而昭昭
然立朝復有舊武與賓至公無私之心哉然則剝爛而復滑而新
亦在君相加之意而已建炎四年正月雷雨再見是爲元朮遁江之
應紹興敬輔臣以張浚趙鼎等共備德以實應天此陛下新德長天
之法也紹興辛巳正月雷雨又作是爲逆亮臨江之證上下一心遂除
積梢書日柑父君淵之任當進賢退不肖以弭天變此寧相新國
正君之事也臣願陛下深去舊見以來天下之善大臣痛銷舊習以

公天下之驕用人必惟其賢毋使邪黨窾而鉗起衆言必貴其善
毋使公論被厄而不伸養君心之源嘗戒謹危機以畏天譴培國本
之地務力行好事以順人心惜陰愛日惟新是圖如此而天怒不回
民憫不懌矣狀蓋臧不昇息臣甘伏妄言之誅
昌裔又論四陰之證狀曰臣竊見夏秋以來常陰爲沴光一日大霧
四塞翼日暴風突震而不止至于旬時蠶桑未壞於春成晚稻傷發疏
頑豐穰之候轉而爲荒歉恐害于家穡無以供我軍實又聞天目一
帶淫潦漂流水冒山崩是豈爲災祥之驗書曰雨雹陰脅陽也
霖雨陰干陽也方金火之交而陰癘霧而此非陰盛陽微之故乎夫
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
陰也且自聖上攬權之後圖維舊日擅命之臣惟威令猶或未能以
運轉之權紀綱浸頹不能以操制諸將習強者方命怙寵者說威爲

功賞者多肆於誕相殺軍書者輒輕於御侮偏裨擅節制任而不知
有國法士卒敢嘩州縣而不知有朝廷積是稔形浸不可長此非將
帥之權太盛乎方國步艱難之日正君心恐懼之時而道路之言藉
議聖德謂宮庭燕飲頗為過差閒令妃嬪多至位號知書造侍以奇
巧而移上意私謁袁氏以陰陂而通外交甚至外庭之除授或倚於
幽陰歸獮之請託賂通於中禁羣於柔道職是屬階此非女寵之禍
太勝乎端平人才之盛蔚然有小元祐之風不一二年消息漸變君
子則厭薄以為無益小人則愛惜以為有才亡出為託以潛賜二章
僥覦而弃去不惟昔之所斥者復棄除以求進而今之所擇者亦獲
踵而得遷等啟多門留塞正路此非甚人復用之漸乎蔡彥慮陵中
裏孟非殘金之比初犯蜀口五郡為墟繼犯荆襄州如風將士征
行而不得卧婦子流徙而不得歸欲戰則寡奪力之不強欲和則虜

情款之未實又況唐鄧均陵之寇蓄之以和詔蒸蔡松群之族萌之
以韓馥內外受敵深可寒心此非夷狄猾發之證乎凡此四端是皆
陰類事形於下則變見於天證象孔昭警戒甚至陛下代天作子君
也所宜昭德塞違以回諭怨之歲大臣佐理陰陽者也所宜開誠布
公以消乖沴之氣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消長之機正
宜稟懷今大昕坐鬭閤有特不視事之文私恭謝戒有將不入堂
之報上有耽樂怡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在內則嬖御懷私以
為君心之蠹在外則弟子寡謹以為朝政之累所言嚀者寵賂彰聞
秩以此銷鑠羣陰呼吸大和得乎昔建炎三年六月陰雨不止高宗
罪己求言宰執乱啟求去郎官以上皆許言朝政闕失時中書舍人
季陵以三陰之說應詔謂師制將帥為德之剛敵抑宦寺為德之正
御史中丞張守亦以三陰之說充臥竊蓄富畏以修其德更選任

賴剛以修其政上下動色抵畏明威卒扶夷難之危以基中興之盛
皆自高宗君相一念抑畏中來也臣愚欲望陛下仰繩祖訓檢提天
明遠聲色戢宦寺以清宅心之源進忠良屏回以公用人之柄宣
明典章以中御外之法謹固封守以嚴備敵之防而二三大臣各一
乃心各和乃政通宮中府中為一體毋使陟罰之異同令在邇
為一家毋使細大之偏重如此君臣合德中外同心未有不轉災眚
而休祥易陰蒙而暘霽天下事變亦當陡消潛弭而不足憂矣臣不
勝□□
嘉熙元年大火右司郎中趙必愿應詔上封事以關邊陲利害
創□□所以變京城之殘始息而未聚荆襄淮襄之基業孱靡
惟蜀蹂躪赤子之命氣無所依顧雖分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
嚴而重以告訐民無生意加有科擾之憂士不暇伍常有思亂之志

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陵潤之言易入春夏常多
闡路於居廟之尊節飲隆畏戾動於御筆之責又曰夢也天故相尋
國之君屢會天衛貴之誅愚室高明之暇見編微後觀貴妄木妖
競治之舉高堅向華奢華戒宮殿無度之崇爾節内庭不急之營繕
必應為宗正少卿鹵轉對上言曰中才庸主於其無所知覺故言不
可入而敢曰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災
變大應豊故嫡笑迫近禁門業媛左藏對焚方熾白晝隕星貫日之
虹層陽之雷昌厲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害動無良
策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
淳祐元年侍左郎官徐元杰進故事曰高宗皇帝聖政建炎四年正
月庚申上曰昨雷聲頗洪習志以雷發非時為女主擅權君弱臣強
口夷不制所致惧以此修德以實應天災上曰昨日雷聲

發聲。今日方二月，節異之亦非常也。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
耳。
臣聞雷者，陰陽之會而成聲，動於震宮之中，啟於亢澤之後。時當
發聲則為天之號令，所以驚百蟄而榮萬物也。不當啟而發，嘗非
時之災，陰抗乎陽之所致矣。天時人事同一脈絡，有是氣必有理，
故於理微有不順，而氣之所應，輒遽從之矣。有如春陽方動之初，
和氣猶未洽也，雷已驚速而闡通，此豈非天之所以仁愛人君，無
窮其所謂扶持全安之道也歟。高宗皇帝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以
雷聲頻驚而推晉志以明之。時文主之卑撫恩君爵，而臣恐懼，四
夷之不制，惻然聖訓，詔告在廷，必日服與御，等宜共修德以實應
乎天。蓋遇災知懼，切切然實德之交修，而不敢延，延萃以文具相
蒙也。越三日而許應聲蟄矣。雷非發聲，聖心益恐者加懼，又益

四畏之亦非時也。又謂與晉占無異，而中之以惟頻發應速之言，此
豈非我烈祖克謹天戒之盛美乎。今陛下帝學時敏，聖敬日躋，於
祖敬天戒夜匪懈，乃者當雷震之始，明日月之明，化於是乎作
新家國，於是乎齊治革弊，於是乎鎮服。未必有晉志所占之處，而
聖心寅畏，宸札渙頒，以為雷發非時，厥心祇懼，避殿減膳，詔求直
言，凡可以應天消變者，無不能以致。曰：盍與烈祖所謂修實德以
應天者同一軌轍。臣又何所容其喙哉。臣聞之易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以氣言，
天所以覆乎地也。故雷聲為天之號令，柔剛以質言，地所以承乎
天也。故雷之出地者有時，為仁義以德言乎，以見人為天地主，當
自開闢，雷聲者驗之，始知貫三極一道，蓋故乾元為萬善之長，統
剛健而不息，所以包四德而為仁。坤順而承天之所為，惟敬以直

內而後義以方外，德不孤矣。自昔君天下而立之極，必曰定之以
仁義中正而主靜，蓋主宰之道，惟定而能靜，則大中至正之理隨
寓而無所轉移，故知仁主乎愛，則寬而有制，斷而有勇，理足以勝
欲，公足以滅私。又必以姑息拘攣者為戒，而不至於柔弱於小不忍
之情，而害大體之正矣。知義主乎敬，則所由者斷，所辨者果，善足
以能畢，內足以振外，又必以窮偵間隙者為慮，隱者以消未形之
患，而合時措之宜矣。夫仁義立人之要道也。凡陰陽剛柔之氣質
莫不由是而著，然自昔君臣上下，所以交修其實德而不敢為虛
天之文具者，蓋宜謹此而已。不然，則不足以制欲，善不足以應變，
卽是陰為陰所抗，凡晉志所占之隸皆驗類也。故曰陰陽之
戒，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元年又上奏曰：恭惟皇帝陛下，貴為天子，心與天通。動一念慮之發，

有善不善，休咎之證即係，而無嘗君與天靈實相聞，從此感而視息
言動之微，將其有不關於慘舒之證者乎。蓋遑者屯陽為陰，陛下一念心
廣者有感而通。臣每待清光，陛下不鄙臣愚，必無閒而之問，聖之所
本實及於天之所動者，恒欲陛下驗之五事之間。至言曰：貴言無辜
也。卿宗社生靈之福也。臣貫天理與人事同一脈絡，五事與庶徵相
為影響，視聽言動，既主於思，而思必無邪，則事事皆無敬與不敬，休
咎關焉，然則人主於回咎徵而為休徵，勿求之於天，求之於己而已
矣。昔商湯之有天命，係於罪己之一念，解理試求，蓋乃嗣興，故丸
時而失五行之，以五事之敘用，勝於早暵災閔，恭而躍，不敬以傷
民命，惟急於事之自責，天之事五叢其責意者，五事之衍，其敬與
臣請先以耳乎明之：思聽若以人主之耳目，不可以偏守也，故敬
心蔑運於視聽之間，不使媒近得以為吾聰明之虞，無乎喜怒中節

氣序以是而準。寒燠其有不時者哉。人主之一心至易以窺伺也。欲心常搖乎視言之際。使邪亂得以爲吾蔽。又之於歲中形聲以和。燥濕以類而應。雨暘其有不時哉。不然狂僭豫急之來應。咎休徵而爲咎徵。一息間耳。此禹所以隨用而持敬。與成湯克享天心之主也。天之不雨何至此極。六事之失。亂世之常也。湯于此而變焉不足聲色不殖貨利。而又不吝於改過。亦何至民。政之失節。人夫之敢欺與。矣苞苴女謁宮室之動其害。果有是害之事哉。湯則不敢以自信也。惟其自信之不敢。故其自責之言深。自責之念深。則自救之意誠。天高聽卑。宜爲之動。桑林之禱。禱之真。救必天從。高湯聖德之君也。自後世言之。亦何以罪己爲哉。然則人主非知有克己之學者足以進此。今陛下天姿仰聖。聖學高明。居皇極五福之中。而敬五事之敬。過失知恩。欲銷去之。責己者從未爲文具矣。是以天心有譴格之應。歲事有中熟之占。是烏得不爲今日喜。然臣之所憂。今日也。臣之所慮。亦今日也。乃者雷雨失節。陰精掩蝕。江湖忽鬧。湧浪頻岸。仍潰沙矣。水土之性。亦於是而稍失乎。天心之仁愛陛下所以昭示譴告者在是。豈不諄諄而深切之一警也。況夫比歲以來。饑饉荐臻。吾之國勢屢警。而恩宴固不可謂殫備禦之力。然或者以爲太乙福德久躔吳分。與天所以祐宋也。吁。天幸其可以常恃哉。國家陽九之會。是在目前。靜察天時。歆修人事。專恃信而然其驗乎。忽視而弗畏。臣甚惓惓焉。無斁陛下以敬用五事者。未但爲閔雨發也。陛下果有所警。惕當將求克己之行。特發罪己之實。擴大爲敬用之實。加歲暘自責之號。視聽之達於下者無以。微言之出於上者必謹。民政之剝病必察。宮室之崇必戒。以至寡貢獻之路。杜邪枉之門。使苞苴女謁之計不行。而讒說面諛之人可遠矣。如此則聖心之主宰常舍

定。聖德之發越者愈光。天數之靡常者必回。人事之可恃者必驗。聖宋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只在聖心真積力久之效而已。不然。至事之致。間或不能以持久。則皇極之建用。將恐淪而爲六極之弱。何以銷未形之患哉。臣不勝惓惓。

六年正月朔日食。詔求直言。權兵部尚書淮東制置使李曾伯上奏曰。臣一介非材。四年分閫。已誤國家。去冬留日。懼虞仰負陛下。頃以冬防。季春交替。於受代後一日。即上請代之奏。恭奉聖旨未賜俞允。遂於十一月六日再陳愚悃。惜是時才妄。歸寢聽命。必可其奏。逆而廟堂使命。今復踰月矣。星移物換。歲序且更。天高聽遠。允工莫測。臣惴惴朝夕。不遑寧處。備揚壞之分。宜待鈇鉞之誅。豈意蒼穹不棄。未有所稱。叩自伏讀御文。恭誦嘉書。仰惟陛下以元正日食。方下求言之詔。許中外臣子指陳得失。渙發德音。臣有見陛下奉承天戒。圖惟治功。闢不諱之門。來忠直之言。臣之求退適際斯時。其敢不昧死以請。臣拜手竊觀祖宗盛時。康定庚辰。是旦日食。是歲元昊寇延州。圍塞門安遠諸寨。諸將畏避莫敢出。朝廷憂之。二月遂命韓琦安撫陝西。尋命琦及范仲淹爲經略招討使之副。未幾再命仲淹兼知延州。於是賊始懼而不敢犯。致之於此。則是先朝用韓范代范雍經理西事。實在此歲。臣又觀皇祐己丑。是歲亦有日食之異。是年儂廣聚兵近寇。詔近臣陳備邊策。常清臣一疏亦及方面帥領之材。故爲宗忘無人之忘不能用。因舉孫沔狄青諸臣。其歲九月儂賊始犯邕。其時爭詢首沔等方以平嶺南。又致之於此。則是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亟拔材武。以是爲重。所以有康定皇祐戒懼之實。修邊以成慶曆嘉祐太平之極功。實爲陛下今日家法。然則今日之事。其所當爲者固不一。以臣觀思其大者。則莫切於守邊。其急於易帥。明矣。臣自

去夏以來，象胥召還，留數月，以候冬晚，東此邊陲之暇，猶可得哉。今春令頒矣，若更張之議，精選月日，青草又生，戎馬復入，臣甚痛之。彈竭精氣，已推獘事，會無援補，害多端，恐不能制此勍敵，徒誤國事，殊寶何補。用敢仰稽故實，載證炯燭，期以副陛下應天保民之實，非但為臣區區之私而已。伏望聖慮，特賜宸斷，寔諭一二，紹會前論，趁此春寒未動，早易閫寄，將官放歸田里，庶或天心啟矜，戎虜震懾，于以寬宵旰之顧，憂復祖宗之盛治，實在斯舉，天下幸甚。

濬州通判牟子才，疏以太陽交食應詔上奏曰：臣伏覩淳祐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書，以六年正月辛卯朔太陽交蝕，應中外百官及學校草茅之士，悉令指陳得失，凡可以消弭者，直述無隱，本悉心以告者，臣猥以庸質，蒙恩丞郡，詔旨所及，敢不竭其愚忠。陛下自臨御以來，災沴屢下，和氣充塞，四海九州，罔不蒙被，天心仁愛，君人

持節，固宜乖氣異象消伏不作，乃月正元日，日蝕辛卯，咎徵之來，其異如此。且歲在丙午，則古今之否運也；時方孟春，則陽氣之始施也；月紀建寅，則陽交之交泰也；三春三朝，則交朔之元辰也。而日月交蝕，交蝕於方旃之時，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人事推之，君為陽，臣為陰，夫為陽，婦為陰，德為陽，兵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今交會于南離之方，其蝕在中，其應在女，此臣之所以先言，事關乎夫，及人而君子之微也，而專君之臣。嘗讀史至漢之季世，見其災異，卑卑未嘗不痛恨於一時之諸君也。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成帝元延元年也，是時王氏去公室，政在元舅，凶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以輔幼主，兼權總為政，其氣焰足以蔽蒙三光，日之所為蝕者此也。谷永大儒，謂二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災阨，東三難之際會，日蝕臣異，盛必有殊尤絕異之論警動上心以

銷其勢。今觀其疏，不過曰皇后貴妾專寵也，不過曰中黃門掖庭恩任悖也，又不過曰後宮苑囿作倡百官之亂也，語及下士倚有嫌疑之變也，其言迂謬，不切肯綮，附會而於竊權之王氏，乃無一言及之。史臣書以專攻上身，為蔽之也。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哀帝元壽元年也，是時傅、商、鄭、業以外親秉政，孫寵、息夫躬以姦佞寵，侯封董賢以令色諛言，蒙賜萬，五侯驕奢，擁權內外，其施為足以格鬱陽剛，日之所為蝕者此也。鮑宣儒生，當父廚明母，寵動子說言之時，日蝕大異，忠憤所激，思欲一吐胸中之蘊，扣以救當時之失，今考其書曰，海內自黃應正殿也，曰舉直言，求過失也，曰罷退外親，及旁以素餐之人也，曰何武、師丹、孔光、彭宣可大委任也，其言豈不明切，惡所顧忌而於官庫之董賢、孫寵、息夫躬，為史臣者曰所忌而嘉之也。夫變由天降，變不虛生，哀漢季世之君也，故當時封章披哀，錄實語多

及於災異，孟謂其昭災異而不私，是以為漢季世之君也。今日咎異之來，則與漢季世之君相符矣；政事之失，則與漢季世之君無異矣；蒙寵之盛，則與漢季世之君髣髴矣；我朝蹤跡與舒府，則視漢季世之君有加矣。而陛下遇我而懼，引咎責己，導諫救恩，則豈肯甘心於漢季世二君之下風哉。臣嘉熙間待罪史館，與聞對論之事，嘗因輪對，以大臣不公不和，以事為陛下告，臨下不以臣卑鄙，亟賜俞獎，是陛下待微臣之恩深且厚也，有君如此，誠忍負之，臣懷有重於言，以諱為解，我謂何謂且評吾君，皇天后土昭布森列，臣罪莫逃，幸因明詔之來，列為十二條以獻，陛下心之所期，不敢妄自菲薄，效谷永阿如時好，以歷當世之士，惟深思熟慮，隨盡言得從，絕宣游於地下，則愚臣之願也。其一曰：敬心以渥治原，心者天也，上古聖人繼天立極，惟用之於性命之，以酬酢天下之萬變，人心惟危，道心惟

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發於聲
色臭味之氣者人心也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者道心也平居暇日兢
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而所以治之則清明純一無少閒斷以之
對越天地者此心也以之欽承祖宗者此心也以之臨朝見群臣者
此心也以之經筵對儒生者此心也以之接嬪御親瑣者亦此心也
所遇雖不同而所以為敬者未嘗不一也若居閒日移肆從恣亦能
察一念之所從發求所以治之則膠擾紛雜物欲滋長接嬪御褻璫
之時不能如經筵對儒生之時矣經筵對儒生之時不能如臨朝見
群臣之時矣臨朝見群臣之時又不能如對天地見祖宗之時矣所
遇豈異而所以為敬亦隨而轉移也此無他嚴肆之分也漢元帝臨
朝之暇覽近儒書可謂敬矣及退而燕宮庭則鼓琴瑟吹洞簫自度
曲已為侍中所窺此敬肆之見於一日者也唐玄宗即位之初延禮

文儒可謂勤矣及天寶末年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內外交構遂為開
元之累此敬肆之見於終身者也方一君之耽樂也自謂深宮之中
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不知宮庭居燕如日月之照臨女
子宦官窺伺如蛇虺之在側未有隱而不彰欲而不發者也陛下性資
超卓學問緝熙固非漢唐一君所及然對越欽承之時如此而宮
闈燕閒之時則如彼也臨朝對儒之時如此而嬪御褻狎之時則又
如彼也發之於心術念慮之微者之於四方萬里之遠臣願
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思一身之關係甚重監燕安之失退朝
無事延訪名儒俾直禁中不時召對燕游之時請若卿之嬪妃之御
見者疏之使靡麗不足以為吾之惑奇技淫巧不足以為吾之
蠹則中外一致旦夕一心終始一節陛下所謂猶有愧者將仰不愧
而俯不怍矣天德寧有不回者乎其二曰清政本以重相權臣聞冢

宰者帥六卿而統百官天子之相也冢宰無職六卿則分職矣冢宰
論道六卿則行道矣六卿異曹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于一非宰
相事耶所以管攝之者非每事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
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國初以侍中僕射為丞相而居舊制自
宰相下侵六曹之職而宰相始多事自撿正都司之置而二府愈多事
合二省而六曹輕矣且以吏戶兩曹言之吏部掌天下之選事也而
部闕必歸於堂堂闕不下於部參選者不之吏部而之省府日力困
於應酬工夫困於侍置國家大事猶置不暇而周旋親故酬酢人情
之合惟憧憧往來求見少分經體贊元之功銓曹吏反成虛設此吏
部之權歸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也戶部司天下之財
賦者也今國用房專之財盡於宰相而不幹於戶部朝廷之二兩尚書
亦冀所括者田畝所問者錢穀甚非古人置相之意嗚呼度會務掌

朝廷之財也國用所掌者亦朝廷之財也均為朝廷之財何至自相區
別因於多事耶此戶部之權輕而尚書之職廢而中書之務所以不清
也其他四曹大抵皆然推原所自非始於開禧嘉定間耶蓋道度中
書之務愈紛雜而不清者則惟宰相之故也前日之相權智足一
濟其姦雄而處心積慮專以攬事權張大聲勢為能事往往下行
六曹之細務或遺天下之大機而檢正都司頗多覘伺私意援拔兩
搖以聽所授其或受承面命稍云合與不合達部勘當萬一事有可
行亦云有似此的刑部中不敢明白指定宰旅不啟訂說必行是以
近者累用從者作成事多遷回故作阻難而中書之務如蝟毛之紛
矣近日之相精神不足以宰穩攝務而心之所存亦欲自作聰明獨
運謀略意或未順則託病以濟之事或未周則默默以須之經旬動
月屢歲踰年不能裁決一事臨司附守則類多擬官侍從論思則亦

皆曠職。極而至於國家急務、守禦大計、一切付之浮沉翻覆之場。而
檢正都司往往徒有假數。雖欲啓擬、嚴遺無餘。於是滯事積多。而中
書之務知治緣而禁之矣。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弭天變、其惟清中書
之務乎。然臣所謂清者、非直付之於無所事也。六卿各率其六十之
屬以信九州之牧。所謂迭部勤書者、則分使事指定。不必煩瀆更聽
朝廷指揮。總正都司各贊其長以檢柅三省之務。所謂叙掌者、不必
違迎相意、多爲沮格之辭。而宰相者總其樞機、寸土勿自疑其志。而
忘要道之執。勿徒評於小而遺遠大之計。蹔銷心而內外各得其職。
綱紀遠而大小各得其宜。則自天官以下無非宰相之喜。而羣僚去
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三曰別邪正以清流品、致治之要莫在於辨
群臣之邪正。二者常不相容。君子指小人爲邪、小人指君子爲邪。自昔
堯舜已有知人之難、而君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則辨之誠難矣。陛下

自臨御以來以至于今、國論凡幾變矣。進賢退不肖、未知其幾矣。然比
年以來混淆而不知區別之方。究雜而不見純一之效。陰陽之盛莫辨、
是非之心不明。以爲衆賢華郎則錄文昌者屢辭旌聘之招。班從審者
不無疑魔之語。或施於軒方、或施於衆魔、或施於閭巷、或施於鋪肆。然
止於小官宦賢者也。以爲任用富郎、則瓊碎或曉、或悲節嗣繫書會膳
或參莫轉心權要者陰結舍人、迹貴幸者顯婦人、或倚賴屬藉之近
翺翔半刺而貽害於一州。或寅緣邪衆之親、侵奪民産而流毒於數路
或覬覦伺或模棱含糊、或反覆變詐、皆庸人也。然至犯毒流行、害類
論沒。五年正月諫臣死、而昔日之諫臣自若也。五月丞相死、而昔日之
丞相自若也。六月給舍死、而昔日之給舍自若也。自林臣之死也而伏
蒲論事之地幾盈之已矣。自丞相之亡也、而論道經邦之地幾棟之撓
矣。自給舍之死也、而塗歸繳駁之地幾玉之隕矣。嗚呼、司馬光卿告陳

琪劉安世論賢人論出、始盡入處。中原之禍起。君子之消、小人之長
而世道之危常隨之。其所關繫蓋不輕如此。此日之所爲蝕也。然
則欲回天怒者、其有大於別賢否乎。臣願陛下清其天君、持其定見
以爲進退人才之本。有才秀必參以德而用之。不可徒取其才也。有
德矣必觀其行事而用之。不可徒取其德也。才有剛柔、必柔濟剛、剛
濟柔、而後無偏弊。才有長短、必取其長、舍其短、而後無棄材。使凡得
罪名教之人、不足以惑陛下清明之聽。詭諱變詐之士、不足以慕陛
下堅凝之心。則賢否別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四曰嚴內謁以肅
宮闈。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古今深決之矣。溺於袵席之愛、曰謁嬖
天下之禍不足以喩其遠、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闈之中。陛下
儀刑家人、中宮上儷宸極、可謂無險詖干謁之私矣。然嬪御升寵戚
感聰明、女現侍權、女通關節、無諸之權委主之以安其身、亡益之士

大夫主之以珠其進、無類之僕亊主之以張其勢。金錢賄賂流通中
都、錢穀苞苴直通中禁、遂使外人指某事內也、某府得遂矣。某事由某
親信遂矣。禁衛所以備不虞也、一男子之妄有所愬則遂行而無
礙。或以陛下燕閒之頃、矣世於外則雖有言而不以爲怪。或以女謁
豫柄之蹤跡、泄於內則雖微訓而必致于辟。大臣不敢違逆而敢違
迎。亦敢正救而數疑。幾爲得謂之無罪。此日之所爲蝕也。欲回天怒
其有大於嚴內謁乎。請乎至願陛下以社稷爲念、謹宮掖出入之
防、嚴厲類遏請之禁。使伺閒而干進者恐懼而不敢前。柔積而僥覬
者息緣而不敢進。宮省既清、浮言自息。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五曰
斥權姦以絶禍本。人君所恃以立國者人材而已。然自古奸臣欲盜
其君之國、非欲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微之相羿
也、行媒于內而施賂于外。王莽之相漢也、獨事太后下王莽劉長卿

内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可以愚弄上下而甘心焉。自昔權姦
篡人之國非專兵之柄擅財利之權則不能以爲。故曹操之輔漢
以討賊爲辭而擁兵自衛。楊國忠之相唐身調兵食而任其惡兵財
既專權勢益重然後可以劫取神器而恣意爲是衆也前日之相實
似之。自古大臣欲專其國非以朋黨之論陷害正人則不能以自專
故弘恭以蕭望之爲黨而殺望之。李宗閔以李德裕爲黨而竄德裕。
自昔小人欲固其寵位非窺伺迎合摩白封植則不能以有爲。故李
林甫口蜜腹劍叙然聰明善養君欲。李義府笑中有刀諸子賣官市
獄。門如沸湯。是擧古近日之相實似之。前日之相以公議之所不容
屈伏海濱陽狡其付而陰賂寵倖爲他日復用之階。陛下爲擇善而除
結宫府爲他日竊權之地。近日之相以不智不勇之身而横塞要津。
以鍾鳴漏盡之資而桂持富貴。陽爲病倖而陰張盛氣以示其叢戮

嬖嬖之能。陽爲推轂而陰懷疑心以遂其從旁下石之計。天下之人
皆知而陛下獨墮其計中而不知則其蒙蔽亦有甚工且密者此日
之所爲甚也。欲回天怒其有大於斥權姦乎。今權姦斥矣而叢萃
未絶也。臣願陛下昭大賞以竭天下之謀書大曹以決天下之事。勿
以儒效爲迂闊而復思小人之有才。勿以直道爲嫌違而復喜舊人
之多智。使交結左右者其計不得行。羅織細故者其謀不得逞。如
是則朝廷清明禍本杜絶而中外大小之臣永堅一心以事陛下而
無復携貳矣。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六曰通言路以來敢言者。聖
人之制治也。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近臣進規大夫進謀。公卿納
誨。瞽史教誨。庶人議。郡蕘訓有史獻之而後王斟酌焉。是及戮朝。宰
輔之室居則有言。侍從之論思則有言。選故事則有言。翰苑之使對
則有言。一史之直前對有言。群臣之内引則有言。百官之輪對則有

言。監司帥守之見辭則有言。以至三館之囊封小臣之特引庶民之
知爾。二學之伏闕外臣之附驛求爲之發焉。邇年
以來爲大臣者挾公營私。孚惡聆怨懼恐人之議己。意欲以箝天下
之舌。苦詐密伺無所不至。人賢不肖忘謂言出於口禍及其身。往往
畏縮噤嘿。白同寒蟬。甚至白溝對揚不肯有言。藉命有言。又皆掇拾
細故。徒應故事不足以啓主聽而慰人望也。時政之闕失生民之弊
病賞罰之措置獄訟之冤抑邊事之危急率皆壅於上聞。其間豈無
盡忠協謀存愛君之心。負濟時之略。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
古今者。徒以防禁之嚴隔絶之嚴雖有言未得上達也。陛下更化以
來宇勢所得對經筵有容啓二學之士時有清議。可謂言路不壅塞
然而議論徒多施行絶少。謂讀稱絶之意重而決裂書廷之意輕壅
遏沮抑之道勝而尊設六爲之道微。天子曰其言當試也。其事當奉

也。宰相曰其言過當也。其事不風聞也。導人使諫而拒諫者。下詔求
言而諱言滋甚。言者聽其自言果皆以不當於事爲辭。行者聽其自
行未嘗以不合於言爲拘。遂使至當之言徒爲無益之具。然忠言之
其不由衷。今求言之意非不美矣。然言者所進未之能行。今而有言
又恐非實實於言路之通塞關係亟繫。臣愚願陛下當謀謨之進之
時留神省覽。宣付大臣俾之參閲。擇其可用類奉施行。勿以忌諱爲
拘則忠臣出。勿以文采爲尚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去之則
謀謨皆合於公論。於陛下誠於聽言之意暴白於天下矣。天怒其有
不回者乎。其七曰明風憲以肅紀綱。給舍臺諫國家之元氣也。元氣
充則四肢實而壽命長。元氣虧則四肢竭而壽命短。其可畏也。乃者
權臣柄國。專用私人。方其權之未固則一時僉望之士不爲所喊者
率排斥而無遺。其權之既固則一時修飾之士意向小異者即擊

衆而不貸惰者未逮則倚腹心以示意而腹心者因得以行其私
事或未悉則假簡黙以導姦而簡黙亦有時而漏露仁人君子誤
詩丹書無辜之民咸遭誣錄稽至于今未及湔祓雖以詔令之懇切
不免畫餅之療飢是信任讒誤矣然今日之臺諫敢於排奸擁而論
宰相給舍敢於擽撲倖而排責將監司帥守敢於抒咸里而排豪閱
雖使祖宗盛時亦不過如此陛下以祖宗為法則當施行其言以養
其敢言之氣今以所聞參之則言者愈激而聽者愈緩論者愈多而
行者愈寡乃有大不然者古者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今封事聞奏
乎陛如莅天使者未徒勞宣論矣古者論及廟堂則宰相待罪今議
政事則殺於寺辨朱人才則拔即錄用矣古者論及左右則貴戚斂
手今外臺逐之而宰相收之臺諫排何之而陛下調護之不以除救
為非不以彈擊為是而威勢愈無忌憚矣吾君吾相何示天下以不

廣如此耶夫言者之盡言無為一身計也何也為排奸之所恚嫉中
陛下之意而陛下不救不行今也為大臣之所惡罪合陛下之意而
陛下亦不能反行之是陛下之政事相無間於初然而宰相之玩臺諫
亦無異於今者矣此豈其之未有甚於旨也陛下而以風憲為念則
凡給舍臺諫之有言皆當君之施行以示公天下之心勿以專攻上
身為常事而不加併者勿以論及大臣為沽名而委曲回護勿以事
關貴戚為訐直而緩於施行則風憲明而紀綱肅矣天怒其有不回
者乎其八曰寬聲役以收人心夫民心得然後可以固邦本邦本固
然後可以保天下天下之所以奉吾材弱傳之無窮者豈有他哉知愛
民而已恭惟國家祖宗德澤至深至厚累聖相繼莫不以愛民為本
陛下嗣守丕圖亦莫不以愛民為先務下寬大之詔發曠蕩之澤所
以奉承祖宗愛養元元之意可謂切至然自用兵以來備藩而斷狡

之者非可以一端盡矣春冬夠斂而困三邊之民請野徙治而困兩
淮之民浮鹽和糴而困江浙之民豐丁出役而困閩廣之民軍用需
索而困荆湖之民斂遺迭作而困川蜀之民盜賊橫行而困沿海之
民加以貪夫暴吏不體上意倚法容奸靡所不至如其為可以民為
犧牲增和糴之入以供羨餘改田租之名以希賞案假投究之名以
增賦斂藏摧黜之令以代和氣長告訐之風以供佑籍湔擲賴之日
以償逋欠虐軍需之繼以肆科抑卑巡為厲則編掠跡之擾各於踰
租水災旱則沿報湖之名而劫於發廩常綿帛於方索之催
未解於末秋收以前拘趕未已械繫隨之怨對未已刑獄隨之號令
既播而必行急吝寅緣而為利急既厚寬賂又隨以貪婪之心行
暴橫之政以是犬之全遠戍役之民餘息之民僅僅如綫而善舊
遊猶無虛時愁歎之聲里相接殘捍者散為擾竊懦怯者條聚旋

離壹以飢寒朝不謀夕嗚呼上天何用更生此使為旱鬼以禍陛下
之兩露使為盜賊以食生民之根葉此而不除陛下之赤子未得安
枕而卧也宜曰國家固民以寧邦本之本指哉此災異之所以未也
陛下而以愛民為心則宜申飭有司凡中外虐國害民之政一切除
去凡可振未施之政一切舉行勿以民怨為可忽勿以民力為可窮
深究祖宗救當斷手足以全大體之義時取其無狀者一二人中寘
手篆行發令使知當蓮然在其側且使天下皆知誠出聖意之
所丁寧不以詔令為虛文則官吏及民皆可以為祈天永命之地矣
天怒其有不回者乎其九曰勞還役以一士心古者戍役者期而還
其出戍之時則采薇以遣之而今歸則杕杜之逵然所以使我為室家而
不遑啓居者玁狁之故而非於傷我者非上之人固為是以苦我宜以有
所不得已而然耳故出師則歌采薇以勉之其還歸則歌出車杕杜

勞之先王盡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
患其上也。先儒程頤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是也。我國
家自有敵難矣。不解甲者垂二十年矣。始也宿師於襄、漢，今宿於廣人
於敵而退守荊湖之北矣。始也宿師於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
堂奧之地矣。始也戰虜宜急，今宜兼戰於敵而嚴守社稷之地矣。始
也聚兵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戍水海道之地矣。敵入無歲而不
入，則邊備無歲而不嚴，邊備無歲而不嚴，則中國無歲而不勞。吾之
所以待之者固不可以數入爲常而怠於戍守，亦不可以久戍爲勞
而忘於撫循也。今上而朝廷，下而將帥，以敵爲常矣，以兵爲技止此
矣。夫以敵爲常則玩心生，以兵爲技止此，則怨心生。今玩與怨兩職
以成，技爲勞苦乎。故邊鄙之間，有功而上不見知，有勞而下不知恤，
此災異之所以未也。陛下而有意乎此，則宜申飭有司，廉戒將帥，慕

其勞苦憂傷之情，備其衣資饋餉之費，番休以時，役使有則，勿以微
勞爲不足念而有功必賞，勿以小故爲不足問而有憂必恤，則竭力
致死而無還心矣。夫懲其有不可者乎，其十日謹刑罰以召和氣。昔
之命官先播穀以教稼而後陟刑，蓋將以蓋其民之身，又有以善
其民之心，不獲已則刑乎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亦惟
刑之恤之意也。周官大司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以教之後，而其所
糾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所謂刑者，枉所
以教之也。其仁愛忠厚之意，上自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
年，此所謂置天下於仁義爲也。今之任廷尉者不以人命爲心，司天
牧者不以民命爲念，尹師者不以弼教爲事，是其心術念慮，惟
貨惟內，則執官執威也。遲留淹以明，則鍛鍊以成也。修辭而造而違
情，分律二端而舞法成，上下以和術網羅成，欲此以文法相操，雖力

之末而盡爭奸欺之法，而弗懷民無所措其手足，國無所庇其本根，何
明乎刑矣。未聞正四凶之罪以服天下也。聞戮四賊矣，未聞刑不孝之
人以勵風俗也。上之人不以善道行天下，故風化所被，刑獄滋章。一歲之
內，子弟殺父兄者十之二三，妻殺夫者十之四五，幼陵長者十之六七，下陵上
者十之八九。人道絕矣，天理不容，怨毒充盈，上干和氣，刑獄淫矣。自何爲
而不然乎。臣願陛下以堯舜爲心，以成周爲法，闡求庶獄，明清卑辭，遏
上之德意志慮而達之民，悉民之險阻艱難而復其上，春生秋殺，一出
無心，刑復德秀，衆秋刑善，如是則泰和之風、忠孝之俗，可以漸復，人人
之感而天怒可回矣。其十一曰，廣仁恩以安遺黎。外患之禍，自古有之。
禍患之烈，未有如今日也。襄者蜀再被寇，淮襄次之，今又移而南侵。
鷹摩烽騎，縱於東西南北之境矣。荊城荊除慶興生民無貴無賤，骨
骴骼暴露如東而實漢無禁結爲妖氛，激爲厲氣，蒸爲苦溼，散爲疾疫

徒冤苦天陰則聞此冤者之餘冤也。雖殘餘幸免，居職窮伏山谷奔
走道塗，憔悴斷既竭，生理復空，蒙訴無繇，待哺救此，風其凄雨，其寒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哀哉斯人，皆死或易子而食，骨或兄弟之血，前後蔽野
草，哀夫夫婦婦又祖爲餓殍，兩爲幽魂，競奮化爲土，振痛之聲入金
石，出於冤間之者，惟慘愴痛不自禁，此生者之所遺也。嗚呼，均爲王
土也，何彼土之樂而吾王之赤子也。均爲赤子也，何彼民之幸而此民之
重不幸也。上爲者視民之自生自死而不知恤，下爲者視民之或壬或
衣而不知救，爲民父母而忽此情形，亂離如此，日何爲而不然乎。臣願
陛下念死者之無辜，求所以慰哀之；憂生者之無依，而求所以安輯
之。其寇亡重遷者，則申飭監司以復其錄役，究其租賦，寬其耕徙，收離
散，則專置一使以任其事，庶有以塞傾國倒廩以紓其目前之急。實
有闕田，則給牛種以收其終身之苦，壯者籍以充守禦之兵，弱者籍以

備使令之役或乖其勢而不使之時違或減其利而不使之為亂如
此則唯我秦蜀之民復得蘇息為陛下保境土為陛下延續天休而禍
亂預弭矣謹具其目十二曰寬鹽筴以裕財用曰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曰義是為天下者以義為本不以利為本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
也曰正云者即蓄於義乎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且
理財者以君子為的不以小人為的以君子為利不以小人為利也
曰務云者非論於利乎蓄於義則功利之說不足以蠱人主之心殆
於利則富強之術反足以亂天下天下之亂有天下者其亦知所審哉國
家或用至常所務之外而始於鹽醮者為害祖宗相承朝夕計慮與
夫賢臣謀士補其闕遺纖悉備具著在令甲皆可以經久垂遠而無
嘗議而晉納金於官請之入納及其請鹽於其海之場則待次之期
有遠有近率而及期則泉貨流通為一法令微有少變則本已游哉

尚何子利之可冀乎比者朝廷規求近效昧忽遠圖凡鹽筴之利自
一孔以上官司綸運或謂之國用房鹽或謂之補所鹽蓋非自擅利
權失哉下司爲鹽與民爭利至析秋毫氣使更迭入商賈往往積
怨已入納者虧贏無餘未入納者遷延徙業所貴乎鹽筴之流通者
以商人入納之數有之氣耐也今商賈之貲用耗減無以為販鬻
之貨而朝廷之子本不繼之然以為斡旋之術則是貴海者畢業可
措而得諸公無貨可居雖嚴一朝廷之勢加之以刑戮之威而本之
則體其何以責鹽筴之登所哉此貲鹽之害也浮鹽即歸朝廷諸臺
書作實者遣求至場員兵撥為欺奥和戾土鹽既至場則官司為禁
抑作為之賞盡至黎然首為捕黃弃所而窗箭之民展轉受害中
間如經脩有三十七分發賣之文然商賈於疑惑豈肯公肆貿遷
斷有所敵之人多為官司所抑無海歲月彼此未能若謂塩宜了以

為鞏本之謀則鞏本不專仰是也若謂多積可以為國家之利則往
往不散而入於私用也若謂三分不足以病商賈則商賈之勢竟難
與官為敵也若謂商賈不足以病民則高大之直皆姓不禁於與
官為市也以貴鹽之害也嗚呼民吾民也商賈亦吾民也寧有為民
父母坐視其流離顛沛而不拯也哉臣願陛下特降睿旨遵守祖宗
之善法申嚴前後之指揮蹇革見行之弊蠹使行旅流通辨鹽豈術
以刻陛下蓄義為富之意則二弊自革以此而消變拜與喜為而不
可其他脈絡之或阻即指之不相應者未易殫述此十數條者方
陛下之所諮訪於臣民者誠有關於治體之污隆氣脈之盛衰也陛
下豈不知屋漏之至微尚未能事一於敬心豈不知萬機之叢雜而
未能爲請於政本豈不知流品之當清而未能公乎好惡豈不知
女謁之宜遠而未能勇斷於情慾豈不知權要之為害而未能遠絕

其萌蘖豈不知言路之當通而未能汲汲其塞澀豈不知信任之當
專而未能捐去於獨者豈不知推擇之當寬而未能盡去於貪墨豈
不知士心之當固而未能振起其委靡豈不知獄訟之至繁而未能
深察其情實豈不知流民之難濟而未能大布於恩澤豈不知邊庚
之病民而未能一洗於功利凡皆志慮之因循未為聖政之兩累者
當天心仁愛人君不容不以是為陛下告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
日蝕者三十有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而日蝕者五十有二唐二百
八十九年而日蝕者九十有三未有如今日之頻也豈可以尋常之
變待之乎陛下儻不以為尋常必釋然而思以畏天譴惕勵是紀元
天命方新躬剛明赫赫之驛然籍宜得無陽剛九德有間斷歟
得無君道仁政有剝削欲而惡邪正之意則以為國本者國脈之
所關國是者國勢之所繫而陛下未及有所諮訪豈聖心固有定論

不待臣民之論列而亦畏人多言而闕然其默也。然此大事也，豈容置而不問。蓋國本早定，則天下之人望有所歸，而姦權不敢有睥睨漢鼎之心。國論不一，則萬世之基圖無所屬，而豪傑或有輕視宗祧之意。故臣願陛下深入思慮，早定國計，堅岐國論，臣以此也。陛下春秋四十有三矣，即位亦二十有三年矣，閱天下之義理不爲不多矣。乃者中外小大之臣不避斧鉞之誅，每有論奏，以宗社大計爲言。陛下建學予內，博采精擇，似亦有意乎此矣。然聖意猶豫，未即裁決。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陛下論平之政，闢激言之門，塞群邪之路，翕翕而不能僅及乎載，議論一變而嘉然之雜，撰杜之章紛紛未定矣。陛下既不待群臣之請，自更化弦於前，則豈可不倚群臣之言，而與堅疑於後？而聖意邁有臺諫歸隊，時見喪甚掛冠之請，至當試也，而陛下與之稍稍服心，臺諫之陛二黨試也，而陛下見之施行。

不過曰姑存體貌也，不過曰姑止人言也。又不過曰荆棘之路不可開也。然優游浸緩之極，及覆之所基，翕饒包涵之中，增亂之復伏。此臣所以不敢已於言也。而況今危運適丁，孤時寅正紀元，又蓄甚異。夫今不圖，則陛下之勢孤，而海內寒心矣。其何以弭變異之叢遝、禍亂之萌耶？故嘗爲之說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惟不廢葬色，不殖貨利，不害善類，不用小人，不過言路，不而兵刑，不重格斂，故天變弭於上，人心勸於下，而主勢尊安。今陛下一壞於女謁之干請而主勢孤，再壞於功利之刻薄而主勢孤，三壞於君子之疎遠而主勢孤，四壞於小人之竊弄而主勢孤，五壞於忠言之不售而主勢孤，六壞於兵甲之未息而主勢孤，七壞於壤地之迫蹙而主勢孤，八壞於暴易吁吏之斷喪、苛征橫斂之椎剝而主勢孤。今欲挾其壞而冀其不亡，國本之定爾是之類，臣未見其可也。陛下幸聽臣言，則天下

事尚可爲。天然壞者自壞而不自全，孤者愈孤而不自舉，則劉黃所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者，復見於今日矣。臣不避斧鉞之誅，昏竭愚衷，冒昧一言，以爲消弭災異之本，惟陛下實圖利之。臣雖卑命山林，死且不朽。于冒天威，罪當萬死。

子才又上奏曰：臣不識忌諱，嘗條奏十數事，告陛下矣。然此十數事撮原雖在陛下，而扶持正救則專有賴於宰相也。比年以來，宰相多不用讀書人，間有用之，又皆書生之靡者，故其所爲，不過逢君之惡矣。余格君心之非，陛下奮然開悟，舉儒相而專任之，此上天悔悟以開更化之幾也，此九廟神靈陰隲相爲國家植立無疆之休也。夫臣於此念付托之匪輕，思爲臣之不易，尤當屬意畫意振動新功圖，惟賴拂從。今天下內無國本，外有強臣，敵國豈寧，相挺歲偈，日益老天下事機之時事。如論今禁蕩心之害，陳音人逆遲之戒，如王會之

誅仁宗而後數而可一。必總覽朝是之大體，守國家之法度，如劉摯之事二聖，而後政本可清。必論丁謂之才不可使在人上，如李沆，而後邪正可別。必積下內降數十封而面納，如杜衍，而後女謁可絕。必如富弼論陳執中無學術不可爲相，而後權奸可去。必如趙普以拾擲下諫紙補綴復進，而後言路可通。必如呂夷簡選用風憲，書出聖意，而後紀綱可振。必如寇公亮知民疾苦，補助窮乏，而後人心可收。必如呂公著言有愛不報，何以使人，必如葛準論刺罷偏滯，先畢立躬，而後大心可一，和氣可召。必如虞籍論省冗兵，減濫費，以蘇川陝，必如王甲戒張士遜言荊襄利害，爲而後遺黎可安，財用可給。乃若固國本，定國是，則必如韓琦挾扎，先傳以進，必如司馬光言天若祚國，必稱此事，而後可也。其或過自前朝，不以濟江以前宰相爲鑑，而安意前日之專，貫一進時之快，則相業卑微，其勢不足觀矣。其何以

仰稱陛下專任一相之竊臣仰恃聖明不能自黙陛下相毋以常

談忽之，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

災祥

宋理宗淳祐七年夏旱，牟子才爲太常博士，上奏曰：臣伏自丙午之夏，緩令逆朔，今一年餘矣。所見災異不可勝數。惟嚴廊之上，宴安自如。而海內之人，寒心已久，迨五月不雨，旱暵爲災，河流斷絕，秋不入土。既踰夏季，無望穫禾。縱有沾濡，僅瀰塵埃，安可救者？閩中之水，江西之旱，同此一時。而近歲諸郡，乃以旱告。上天仁愛之意，旣有做矣。然林書影轉行之時乎？此非下詔求言之時乎？此非避殿減膳之時乎？臣近覩金殿以旱與詔久矣，而九重深嚴，迄無舉聞，臣工觀望，亦未聞際仰。聞今日御內殿，明日講新宮，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倚辦於衲子，聽命於黃冠，是皆無益之舉，所謂平明道熙寧紹興諸無求言之故事，迄不復講，而尋報錯廣不舉行之典。以遏天下敢言

之口。此臣所以惜閟不平激而爲今日之頤也。且今日之旱，異庚子異。庚子之旱，旱於秧苗已種之餘；今日之旱，旱於秧苗未栽之際。已種者尚猶有望，未栽者已無餘覬矣。委之於天數之適然，可乎哉？昔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未嘗有此失，特疑其詞而逆致其防耳。今宮中府中之事，室而不通，治內治外之政，闕而不舉，遺操柄而法守紊，利罰濫而貪賄滋，則政之不節有其實矣。干戈征斂之重，交困於民生，飢饉流徙之慘，偏形於田里，無介勞而下多苦，嗷嗷而民未安，則民之失職，已有其證矣。內而邃館增築，石山外而新宮大展蕩屏，嗚呼！及侯王之邸第，爭興輪奐之美，則宮室之崇，有其所矣。權寵之加，斷寵令壹，請謁之門，爭求王聖，旁及嬪嫱之貴，亦多依託之私。則女謁之盛，有其徵矣。貨財多入於水衡，寶賂交通於禁籞，力之大者可以營權，位力之微者可以鬻州符，則苞苴之行，有其信矣。讒譖

相蒙於上下。好讒交亂於愛憎。陰毒中人者。方比於含沙。睢盱行世
者。工俾於鬼蜮。則讒夫之旨有其驗矣。而九五之尊元然居上。未聞
出一言下一詔。如桑林之所謂讒者。其為發天某亦多乎。臣應之曰
今日六事之失。其形已成矣。臣民言之亦衆矣。吾君之聽亦玩矣。與
其鋪陳舊失。以取吾君之玩。曷若於六事之外。求其近事之切於利
害者而極言之。以冀吾君之一悟乎。臣生長遠方。賦性迂緬。其敢回
隱以負陛下陛天厚地之知。請遂言其弊。臣竊嘗讀易至於恒。見天
地萬物之情。惟其常而已。日月惟其常。故冬北夏南。朝晝夕晦而能
久照。不然則不常其道矣。四時惟其常。故春震秋兌夏離冬坎而能變
化。不則不常其化矣。聖人惟其常。故居上不驕。履柔不躁。順動不失
守正不變而能化成。不則不常其德矣。常則久。反常則亡。常則善。反
常則惡。常則吉。反常則凶。然則常之為道。其人君繫國善命之大機

栝乎。陛下以至明至聖之資。臨政願治。于今二十有四年。關天下之
理。不為不多。習國家之事。不為不熟。發而為政。一一中窾。布在天下
著在人心者。固不可以一二枚數。然究其著見而關係甚大者有三
事焉。正人。國之精神也。陛下懲衰周盡誅之失。垂情容納天下。於是
服陛下之量。草茅。國之氣脉也。陛下懲孤秦賤士之失。推誠尊禮。天
下於是服陛下之誠。小民。國之大命也。陛下懲潢池弄兵之失。加意
撫綏。天下於是服陛下之仁。夫三德者。天下之所仰望以為平治者
也。而陛下執為可謂大過人矣。使行之力。守之篤。持之定。不間斷焉
以踐其常。不一二焉以奪其常。則終始如一。時乃日新。而常之功用
凝實。然自去冬以逮于今。僅五閱月。而所為驟變。不類故常。陛下
於長久不變之義。或未之思歟。抑情意厭倦。易其舊而新是圖。必盡
棄平日之程度。而不復存歟。不然。何其變之條更之驟也。且正臣進

者。治之表也。邪者。朝臣類於千官百辟之中。擇其踈跳無藉行不
義以為吾之徒。與夫至庸極陋貪懦無恥。決不至於妨吾之事者而
後用之。於要津由是人主不得聞天下之事。是非淆亂。果兩不至矣
比歲以來。此弊已革。所用之人。率皆正直。然以建議立論蹇諤諤
輒不為人所容。盖有斥而棄之者矣。去職二臺諫之選。指缺悖論章
希覓惜抒往私竊冢議。以為二臣所以獲譴者。必其言宮庭幽隱之
過也。必其言宦寺左右之私情也。必其言君子小人之朋比也。及退
而考其所為。則為其議論久寂而無言者之為其彈劾會息而又論
陳辭。夫權奸抹摋。表裏為欺詐之識是也。今乃借中傷善類之名以
逐之。而不顧其指揮之未快也。稽諸故典。唐介劾文彥博。斥去未久
旋復召用。今焉之已都書騐之禁隊釋亦宜亟拯之令。而殊與昇薦
一年五月。未聞有召用之期。於直言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

一詞臣之去。中外小大之臣。相與驚疑。私竊妄議。以為詞臣之所以
徑去者。必以其嘗言天倫之不可昧也。必以其嘗言臺諫之不可遞
也。又以其嘗言新宮之不當建也。今退而徐考其所為。則蕭其諸老
非一章。求去允十疏也。夫重於起家。輕於去國。廼臣子之高致也。今
預憂其逐之可畏。而聽其徑歸。姑狥人言之可畏。而復預經慢乎辱
忤。輕棄於思慮去就之餘。而抑傳娛嬉形於詞意。抑揚之表。待仁賢
者固如是耶。此臣之所未喻也。其他如王佑之直情徑行。舜之委典
然他日之事。乃以南陽而獲譴。歲月既周。畀以遠郡。非特見天道之
當復。亦可驗聖心之易回也。而又屏之王畿。守正不阿。雖少疎通。然
龍知之後。論諫甚力。其於聖德所補不細。今杜門求去。非特見去就
之審然。抑亦見風操之不屈也。而遠遷之。以陛下不以直臣視真卿
而頗於遂之其失一也。果何為而不作耶。議政鄉校。鄭國以昌。冀士

大琴漢室以治是士氣不可一日不養也然所貴乎士者以其爵祿
可辭也白刃可蹈也拔其所甚重而卧其所甚輕也尊其所可貴而
輕其所可賤也豈無區區一爵可得而輕重哉去歲四學之士始也以
數言而蒙禁終也以多言而蒙譴方其敢言也孰不以青天白日為
清明鳳凰麒麟為美瑞及其多言也則以一試之餌誘之於前復以
不試之令制之於後既馳驟之復束縛之既羈縻之復驅吞之一切
以喑嬰兒御童僕者為一時之予奪使患得患失而不敢言箝口結
舌而不復言意向之所也喜於斧鉞之誅而一語之輕遠過於市朝
之撻矣為嚴厲不亦多矣乎三歲取士古制也擧於鄉試于春官覆
試於有司親策於天子之庭重事也方其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曰賓者敬之至也及其終也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
書于王王再拜而受之曰拜者尊之至也夫賓之拜之尊敬不敢今

[illegible]卷之三百三十二　四

悖請謝辭然而來而按察挾書之令已擬其後矣夫挾書有禁自
之法也拘習於累年法制之寬縱弛於一朝患數之迸陛下而有書
吏章之則先期而敦戒三令而五申夫孰不洗心滌慮以應斯令今
告諭有形知聞未遍一旦守閽之吏辱衛之卒已得而執何之鎖錮
其衣裳從雖其冠履詬罵之聲不絕于口而士則乍入若門未敢擇
也捨擘之聲不絕于道而士則乍入若門不敢聲也間有挺特之士
不受屈辱剔相與抗視而攜笑之遂使敢直之氣沮抑而不得伸猛
蓄一胃逆意而不得吐或憂憚而遂遯或驚疑而成疾嗚呼倂其重
不幸耶陛下二十四年之間未嘗有此舉動今始乎一擧而傷堂
於如此則陛下不以士類待士轉而輕於厮之甚矣二也昇其有不
作乎操我則后虐我則讎天毀崇墟民情難保言民則至繁而易安
小民則至微而易動君臣之間交相警戒使知邦之根本專在小民

者蓋國家之亡不在大敵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而止在於小民之
身是天命未足為天命而人心乃所以為天命也其所關係豈小小哉近
者因感生帝大興土木拓闢諸路擴廣祠庭七八百家之居屋隨手毀除一
萬餘口之嗷嗷聚哭號泣於陛下捐水衝少府之稍增直價於都城之內人心
皇皇道路籍籍咸謂陛下昇此不急之務以毒我民彼其窮困故屋毀
而淋漓曾不能以自覆而陛下忍毀之乎毀家破食風雪淒涼曾不能
以自溫而陛下忍毀之乎降寒餓病坐填窮餓曾不能以救其飢而陛
下忍毀之乎陛下如民間其於民之疾苦亦歎息之矣胡獨於此而
用其忍耶不曾惜其至於此哉矣已失帝之事流與祖宗數違之寶豈
只失陛下寶夫常不以為嘗然寶王者當其而宗諸遷寶王者
當其而來即誅此國法之不可貸也而有司奉行過當無故而侵暴乎
民乘凌寶貨者不可勝數市井之間羨談聚議皆謂善人已矣某人

[illegible]之三百三十二　五

已獻矣所籍已踰所失矣太平民見利而還貽豈知其為寶王大弓哉
使其知之何敢以一身輕冒法禁此其情亦可以閔罪矣昔太祖皇帝
詔朕有三條带滞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今淮蜀之要地祖
宗之所寶也陛下失其半亦既年矣而不之聞猶乃因一營而擾害
百姓耶蕃為陛下惜此舉措也秦指竿之犬起於閭戍之輩傳唐天寶
之禍興於百姓之嗟怨萬事之得失以一事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怒哉
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天下必然之理也今所失非一事所怨非一夫
陛下而可以細微而忽之至忍而用之乎此陛下不以小民視小民而
輕棄忍之其失三也何為而不作耶夫一善之揚可以順天也今一
失於閭閻而害民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順天矣一後之難可以事帝
也今再失於群士而徵龍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事帝矣一小民之害
可以永命也今三失於害民而仁厚之德反其常則非所以永命矣既

旱之所應也。人徒見陛下自去臘以至于今歲寄失非一事。而不知
上天自去臘以至于今爲所懲亦非一變。陛下不數月而見此三失
於天下。上天不數月而見此數異於國中。一事失則一譴見。一德虧
則一變生。影響形聲。其機甚捷。豈不大可畏哉。雖然三者之失。固在
陛下。而經緯紀綱則在大臣。曷若大臣格君心。圖於同失未形之際。
不待已形而後言也。益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舜
未嘗有疑貳之事也。召公之戒武王則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
以盡人心。是武王未嘗有狎侮之事也。周公戒成王則曰君子所其
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是成王未嘗有憝小人
之事也。未嘗有此事而二三大臣舉舉告其君若此。是啟其君而不
忍置之於有過之地也。今大臣以師臣之尊居伯益周召之位。其可
不使陛下爲舜武成王之君耶。然則欲改陛下之舊失。以起今日之

新功。則大臣當齋戒沐浴。積其誠以告于陛下。曰皇考所以傳位於
陛下者。以陛下能敬賢禮士。能愛民也。前日不幸而有拒諫之事。
又不幸而有辱士之言。又大不幸而有害民之舉。若將以一生。則前
之所謂不幸者。皆如日月之食焉。不惟臣亦未如之何矣。陛下聖性
高明。一聞此言。必翻然改悔。發自聖衷。避殿減膳。詔天下臣民極言
闕政之闕失。然後寵辱奇於既斥之餘。褒禮多士於沮辱之餘。安百姓
於離析之餘。使天下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則拒諫之失轉
而爲容受。讜士之辱轉而爲優禮。害民之舉轉而爲安民。二十四字
曰量曰誠曰仁三者之德。復全於今日。而無瑕纇。盛德之美矣。天變
其有不弭者哉。語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惟陛下力行之。
子才又上言曰。臣不識忌諱。嘗條舉三失以告陛下矣。復有餘懷。
終陳之。盜賊水旱之變。又萃於今日。人皆以爲國家之災。臣則以爲

國家之福。是何也。天下之禍。常伏於人心所不慮之餘。而國家之福
每兆於君心常謹畏之日。正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昔李
沆相真宗。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奏聞。同列或以爲非。
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其後又謂
王旦曰。沆死。子必爲相。然邊虜和好。一朝疆埸無事。未有盤游之禁。必
興土木之功矣。及祥符間。契丹既修好。兵革不用。近習用事之人。始
建議封泰山。祀汾陰。營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封用浸廣。旦常悒
不自得。然不忍獨善其身以去。曰。雖爲國家挽群小者。乃萬無處
王曾等二十餘人布列于位。所以小人力不能勝。沆之此言。其千萬
世人主恐懼修省之龜鑑乎。今盜賊間發。旱暵欲做。江淮皇烈矣。江
閩荊左盜賊起。亦廣矣。旱暵就甚。水潦並作。天變亦極矣。曾執
事沆之位。蘊事沆之識。居此三者之變。固未嘗不奏聞以事上如沆也。

然警省之餘。亦當求所以弭天變之實乎。今宗社擇得人而謀
帝屬擬定事功在廟堂。書有紀書。其扶持之力。乎監雖有人而奉
不得擬得宜在廟堂。當有以示其意向之明。乃者水旱之來。豈若
細文備方行好事之時也。頃者頒遣使者。慮囚放罪。蠲積寬賦
恤民。非不懇切。而災苦益高。旱勢猶甚。是必有大不可於帝意者。
然猶其懷而不通感而不應耶。臣之愚見則謂陛下宜痛自悔艾而
深思乎曰。憪然不足乎心。惕然不慊乎心者。盡其所以愛敬而痛
於冥冥之中。以平其憤而釋其冤。則鬼神悅。祖宗廟安安矣。抑曰不
可測之天心。猶輔不可解之天怒。而猶不可終窮之天命。其機括有
大於此者乎。此愚臣所以拳拳納忠於陛下也。惟陛下實圖利之。
子才又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事無補世。嘗天久不雨。嘗不量愚昧。
冒萬死。裁一書爲陛下極言三事。亦未見於其未敢舉奉之忠。所莫

聖心開悟。引咎責己。降詔數愆。以解天下之惑。今已踰旬。未聞有所
施行。所天怒不解。事勢愈張。四海臣民。曉以鉅異。愈益疑惑。而祖
宗深言其有故。實惟靖康多難。未及舉行此等。所為已非美證。堂堂
盛世。今當鑒其失而敬天怒。何乃襲其咎而玩天災乎。臣竊聞其實
退而追惟靖康以前之事。未嘗不痛恨當時。而重有感於今日也。陛
下自親政以來。凡三更大化矣。一更於端平。其失也輕。再更於嘉熙。
其失也泛。又再更於淳祐。其失也專。曰輕曰泛曰專。其事雖殊。其失
則一。今政器之更張。二年于茲矣。始焉剛柔之氣。未嘗不翕然推廣
曹元祐之號。日怡月遏。善氣不振。曾幾何時。而委靡中道。已退而專
於崇觀宣靖之域矣。嘗即其實而考之。其事力反不及於崇觀宣靖
而證候則有類乎崇觀宣靖也。且人才。國家之精神也。乃者引拔四
出。非不招來。而難進易退。未嘗輕出。間有出者。亦不能專信而用之

其間如趙汝騰常挺者。以寓端乎者方杜閣。或者為清宮禁者。未容然
人而御屏簡記失其姓名。文藝著於人遺於物望。彼亦不遇。甘心
空谷。思意中朝。方之崇觀宣靖諸臣。時望之偉。亦有如李綱者乎。蓋
學之精者。有如楊時者乎。著德之專。亦有如許翰者乎。經術之精。亦
有如胡安國者乎。直亮自許。亦有如崔鶠李光余應求者乎。威望可
倚。亦有如种師道劉韐宗澤者乎。是人才反不如崇觀宣靖也。兵者
國之爪牙也。兵不精則與空手同。甲不堅則與袒裼同。古人無日不
討軍實積今與者比謂是也。今多虛籍存之。籍在而有之。戍邊之
兵殲於戰鬪。防江之兵。狃於驕惰。淮東先鋒。數僅二千。荊襄在者十
無八九。山西雖號多招合郡國。籍兵僅充所役。而恃以捍禦者。又
多非素之習。團多虛冒。緩變難測。而以器械觀之。戰艦殘弊。衛海
艦舉多擱爛。神臂床弩并戰。消兵除舊制之不存。見敵千刀之不

等方之崇觀宣靖間。亦有千餘萬之京城兵乎。亦有二百萬之勤道
兵乎。亦有二十七萬之河南北兵乎。亦有一百七指揮馬步軍乎。亦
有二百疋之天駟戰馬乎。亦有五千座之京師砲乎。亦有千餘兩之
實關戰車乎。是兵器之多。果如崇觀宣靖也。財者國之命脈也。國家
一歲通制國用。正當量入以為出。而近年以來。橫費百出。歲然會計
已加多六七千萬。一朝御札又歲斷秦三四十萬。習視之。行移揭以
一千萬計。邦而以五千萬計。其他諸閣之非時科降。戍所之制造。甚
甲制。閩之照遷撥。綜合而言之。亦千餘萬。其他如宮掖之橫恩。無數
之用度。嬖好之濫賜。郡守之獻羨。饋路之苞苴。閹宦冗吏濫之
吾。鄉第宮觀。不急之營繕。又不可枚數。府庫所積。在在將竭。其視崇
觀宣靖間。亦有大觀西庫三四千萬緡之積儲乎。亦有諸路所積三
千餘萬之積錢乎。亦有來京庫一千三百餘萬之積貨乎。亦有諸

路所儲九百萬之錢乎。亦有定量倉四十萬之積東乎。亦有宣和六
庫上供四百萬乎。亦有鑄錢上供三百萬乎。亦有京師新收一百餘
萬乎。亦有諸路免夫錢六千二百餘萬緡乎。雖曰今天下之勢不及
全盛之時。然所積竟不能當其萬一。是財計反不如崇觀宣靖也。
雖然。人才不如。兵財不如。使振而起之。猶可勉強。今所患者。莫崇觀
宣靖之事乎。而有崇觀宣靖之證。何謂證。假曰來御筆也。事於游
也。山之木也。過君子也。讒諛言也。邪媚好也。用戚里也。信宦官也。徹
營聚也。好外患也。御筆始於政和四年。初皆楊球之代書。然為蔡攸
之滋熾。或稱詔。或稱御筆手詔。或用御寶。或用宸印。或有金塡紅刻
旨揮由中而出。不在於中書門下之出也。當時三省但奉行御筆而
已。陛下即位之初。屢於經筵。淳叶未敢自大。所謂御筆。非惟不
頒。亦未知其為何許事。自親政以後。蹊徑漸熟。然亦未至於蕩然

也。今相視四海，視吾諸臣，用力共區區術數之微，借寵自謂人莫己
若。夫士子宦官，卿第咸萃，窺見附傳謗訕，如於是，御筆皆至，往往
夜漏十數刻，為吏傳呼，督刻不異大臣，無押奉行，惟謹言欲戲劇
損觀聽。諸明之世，為此舉，俾陛下不欲為千萬世之令主，宰相不
欲為千萬世之賢相乎。不然，何縱弛之如是也。臣所謂有崇觀宣靖
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和以後，遊燕寖多，燕太
清樓有記，燕永平殿有記，曲燕保和殿有記，幸鳴鑾堂又有記，皆所
以記一時燕遊之盛，而史臣書之，不少隱諱者，將以垂子孫之鑒，為
萬代之勸也。陛下富有四海，紹隆大業，亦幾有年，詔宣統業，岌危
為可畏。今得之道途，咸謂陛下內庭排當，果不輟，觀，雖未盡
出境，而宮舞翻歌，見於自適，湖亭觴咏，未盡變，而謀，飲酒或至
通朝，群游宴樂罕之，譏尚未下達，殿賊之，為家未遑

自怠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遊逸為害幾何，不知是心一萌，則自
一日至於二日，而至於終身不改，雖敵國患警，燎原沸羹，屢屢及矣，
亦罔聞知矣。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
以是乎。祖宗以來，宮室制度不乏太廣，政和初始建延福宮、保和殿，相
望跨過宮城，自是興作不已。又即延福宮之旁基建保和殿，即延聖
之地作玉清和陽宮，即宮城之東建寶籙宮，疊石為山，號曰艮嶽，亦
汰侈矣。陛下聞十二葉祖宗之業，所宜深鑒往失，以示古人卑宮之
意，為天下先。今得之詩聞，咸謂陛下聖性好人，務營土木，內而宮禁
四所，蒸山多取石於南，內燕息之所雖未必果有，蓋事據內臣附會
名以人所不知為說誤陛下，而陛下不悟其機，此豈可令眾庶見乎。
外而觀翻興建祠宇，盛拆地於百姓生產作業之地，雖非陛下本意，
然奸臣附會，多以異類誑陛下，而陛下不悟其奸，此豈可使外國聞

乎。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政
和元年，陳瓘台州羈管，崇寧六年，鄒浩永州安置，此皆權奸當國，嫉
君玩世，借此以報怨也。今章琰、李昂英、居璉諸之徒，而又有鄒浩
區之心，其排斥萬之為列陳鄒與其志豈有他哉。徒以國家比年以
來，氣勢微弱，精神萎茶，私于小人之誤國，所以志意激將以裨
關政而裨聖聰也。不謂陳狂之言，上觸宸怒，一斥五月，不復召還。前
後臣僚言之屢矣，而陛下終不省悟，遂使二臣憔悴遠方，曾不得復
齒縉紳之列，豈盛世美事哉。矧今敵國孔熾，盜賊橫行，水旱交作，憲
生四方。若不早霽威霆，加萬一，因他人激惹，或以瓘浩之罪加之，
則大體愈虧，非所以為挽回天心之術矣。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
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發宮之靈，言順浩諸窮天下
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以忠言也，而御筆則以興訛造訕

罪之，此言為諱也。京城大水，李綱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由，奏
宮非易，譬必有消去之策，此忠言也，而以隄防不謹，即非災異斥之。
此言為諱也。陛下自去臘以來，每有諱言之意，責下詔一諱言也，
風諭教詔二諱言也，春官宣諭三諱言也，捷案使蔡四諱言也，逐二
臺諫五諱言也。去一詞臣，只諱言也，陛下諱言於其上，群臣鉗口於
其下，聞有冒死一言，則上下相覷，從視而深嫉之，不以微罪行則以
他事去之。嗚呼，忠臣烈士所以極言敢諫者，非沽美名也，非好為不
靖也。為人主心術應也，為朝廷大體惜也，為生民大命計也，而陛下
一切厭薄之，非特厭薄之，且惜嫉之矣，非特惜嫉之，且逐而去之矣，
此豈盛世之美事哉。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
不雨，其以是乎。方蔡京之為中太一宮使也，既許之謝事，又使之副
官，又使之居杭，凡京所為，一一切罷之，所用，一一切去之，誰曰京不逮今

上意決不向用矣。曾未三年而五日一朝延室治事矣。又未幾而豪
致仕矣。領三省矣。寵餘肆蓋之久矣。前可肆其一螯者未嘗不甘心
焉。積而至於禍敗而后已之。我今亦狩之，則與京相埒而悉庚不可
解之之事，則又過之。觀其序持以往，猶符朝廷。多積金錢，互通宮禁
無以室郿塢之積，以實水衡少府之儲，窮水陸之珍，以供六官五官
之求。此其意非但如此而已也。又知其不以北事為我了得之語，翔
陛下乎。又安知其不詐為遼使間京何在之語，以探陛下乎。此臣所
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祖宗盛扃
不得預政，非設疏之。其所以憂思深遠至矣。鄭居中同知樞密院，徇
後宮之請，既罷免之，又申命之，中外交疑，道路指目。陛下臨御以來
未嘗不以至公為務，而縣脩職屬屢玷班行。子姓怪民，濫叨庶勤判
辟頒踰於歷旗，踏之不職於曲陽，希列卿郎，自求遷化，翱翔在津時
其超遷材幹者猶有可言。乳臭者是誠無謂。遽而節鉞叢萃南陽之
寵，逆而散輔有岡邑再之。伏睹比之鄭居中，岡亦有附然渥諭不已。
亦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豈天下之大，果無一人可以供陛下之用
耶。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章
貴謀蕃言禍無雲掃職，何所據而起。其初起於毫芒，其末僅之偏
至於塞天地，亘古今。陛下總攬權綱，豈不能深蒲此理。然復媚側嬪
有以中欲，甘言異人，有以順情。陛下雖未嘗縱之，而旁依稱等，蓋有
非陛下之所能盡知者。故溫張科分之數，貴力可以移諸臣，而陛下
不悟也。然緩格報之，應其勢，以屬國法，而陛下不疑也。其領營造
宣用泥沙，至可發也，而新同或命率用新替，不習備國計之常。掌司
寶子受謂不謹，辭害政，而轉於主聽，嫁禍他人，幾不遵國法之常
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方儀

才亂連陷數州，諸峒結連，唐勢猶大。江西震吉以至建昌，盜賊間作，
驕擾良民，以至此極。陛下寬以御下，仁以結民，普海內外，悉主悉臣
豈忍自壞於無臨之下。而比年以來，多較化。兩淮流民，老弱皆黎也。巴蜀
無術使迫歲饑，而激而為寇，如往歲之權勝者有之矣。福建昌之民
吾赤子也。憑恃險阻，相與相角，激而為盜，如前日之者有之矣。
間嶺之嶺，了江湖之間，了皆王民也。為守者不知撫綏，與之爭刀錐
之利，奪衣食之源，情怨不平，激而為亂，如今春之猖獗者亦有之矣。
始為之漸，常起於細微；終為之憂，常至於滋大。遂使橫行數州之盜，
綿歷時月之多，大究之猶未翦，殄其為力，豈不費乎。其難哉
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宣和
五年秋，當是時，已經營南寇，其冬宗維寇河東，宗望入河北，遂陷
收燕雲朔武邑。今以遂新興，方驕狎至，自春徂夏，勢欲飲江。書曰
藩籬也。地界南北，敵所必攻，驍將勁卒，士馬物故，則藩籬不可撤矣
通泰，吾根本也。地據上游，敵所必攻，入民之生聚，亭障之精，備公私
之餘，蕩然皆破壞，如根本不可支矣。福山吾屏蔽也。去歲陵遲二十
五里，而蘊處兩翼，直至於此，聲勢接於京邑，烽火直至於甘泉，則
屏蔽又不可恃矣。其如淮西諸郡，殘破殆盡，若諾也。府庫空虛，遂
而至於廣西一路，又有徐禍之，其將甚過，其意直不肯置我於度
外也。天氣向熱，如衡猷風，增高益光焰烈，陛下出百聖，翻命
經臣進屯江面，伏閱戚騎而後朝食，已晚矣。然今歲之謀，異於他
日，料敵制勝，不宜輕易，行兵用師，不宜退卻，守功行賞，不宜濫淹。一
或反是，則何以起人心，興事功耶。此臣所謂有崇觀宣靖之證候者
此其一也。天久不雨，其以是乎。夫人物兵財，色不遠，而亡國證候
無一而不相似，此臣所以痛哭流涕，為陛下言之也。然而欲消候

自吾君一心始。君心得其正，則志氣淸明而天下之讒佞不害。君心入於邪，則邪光掩蔽而天下之讒佞皆作。先臣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萬事之得失，係於一心之正不正如何耳。夫天下以一人爲主，人君以一心爲主。君子方寸，物欲多門攻之者衆，攻之者衆，至可畏也。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之用，而其本在于正心。仲舒論正朝廷百官之本，而其說則始於正心。大哉心乎！其理甚誠，實消長之源，而天下萬事感應之機乎。然寧論之，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正也，自人心用之，而心始不得其正。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誠也，自妄念撓之，而心始不得其誠。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淸也，自陰柔濁之，而心始不得其淸。陛下之心，其初未始不明也，自私欲昏之，而心始不得其明。不能以禮制欲，而陛下之心始蕩；不能以義制事，而陛下之心始擾。此心一萌於方寸之間，而證候已見於天下國家之大。此無他，理與慾之界限不明，誠與妄之源流不判，而其患如是也。然則瑩其源，以爲出政造事之本，其有大於正心乎？陛下請與之嘗試審察焉。凡親政以來，克明不及於前時，事業日負於初心者，雖曾爲之，必其聲色貨利有以蝕吾之天也，便辟側媚有以汩吾之天也，蝸蝸螻蟻之中，不能存道心而去人心也，聰明應物之際，未能純天理而除人欲也。內寧之害，必私心之勝也；遊畋之觀，必昏心之蕩也；土木之營，必侈心之汰也；君子之疎，必敵心之蔽也；正論之厭，必誠心之怠也；奸邪之寵，必偏心之包也；貴戚宦寺之猜，必寡心之驕也；[illegible]訣心之墮也；盜賊外寇之啟，必常心之反也；[illegible]心之少弛也。足心之私，起於方寸之[illegible]，至其極焉，於結爲國家[illegible]之疾，殆不可克而去之乎。臣願陛下正其身之所本，不以私慾間之，實其心之所發，未以妄念雜之。養此心於虛明公溥之中，二此心於善

[illegible]之後。[illegible]慶曆元祐之所以得，崇觀宣靖之所以失，則身將陛下詔求言，凡事之背理悖道者，悉更革之。一動作而反爲度，一云爲而必誠，凡萬事皆著于誠。並消此孟子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大學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人欲肆，妄念作，[illegible]而爲崇觀，變而爲宣靖，不惟不能躋慶曆元祐之治，而國家之禍，恐在丁未未在丙午也。可不懼哉！[illegible]雷霆不勝震慄。

子才又上言曰：臣待罪奉常，食粟而已。惟晨夕焚香告天，願得一雨以釋吾君吾相憂勤之心。一二日來，油雲屢擁，當陽隱，百姓翹首以望，曰今夕必雨矣，吾君吾相庶幾其少寬矣。曾未崇朝，風吹散之。雲雨之勢，又隨處無定，雖無言語，未有意。臣因此靜而思，惟當時之三失，今日之十弊，皆足以致天怒也。而怒之甚者，又有事焉。嘗一詳其廢已久，斷爲國勢衰成，敵費當必由此，非可以細故忽之也。陛下遠覽古今，歷觀世故，其於禍福倚伏之機，察之熟矣。所宜運思妙鑑，動心昭實，理見乎本然之天性，凡國家難解之疑，使幽明之隱慝，假俱消，況宮[illegible]之中，氣魄有主，則綱常事定，皆內實乎。上天之慈宜有久而不釋之理哉！臣于此天威嚴，當萬死，惟陛下救宥。

子才又繳進論對狀曰：臣日者夫夕不雨，嘗竭愚忠，昔陳三失，次條十弊，又於[illegible]而言天倫之當厚。今陛下惟循故事，下詔求言，今政事之門雖未見陛下有所改悔，而稍示改意，則已施行。仰見陛下聖德不自聰明，而[illegible]未爲[illegible]，而臣之言不爲徒發也。臣初謂致在中書而專攻上身者罪也，故不在中書而專攻上身者亦罪之。臣比進兩疏，既已冒犯，[illegible]排斥之患，畏之而從出於陛下言之責，而陛下之諸臣，且待爲無罪耶？請抱論其所以然，臣嘗謂[illegible]而書有歲[illegible]日[illegible]，則爲吾言者閉塞不通之名也。故太

元學士以陰以守陰曰陰不守陽不之說蓄各陰守曰陰守户。陽守門物莫相干。錯天地各居其所。閉塞而不通也。當是時也。内陰不肯應外之陽。下氣不肯應上之氣。此臣之所謂智也。以節令言之雪者五穀之精也。去臘不雪。雪者號令之象也。今春夏不雨。五月梅節也。地久不積。夏季高節也。天久不雨。至於六七月之間。是皆天地閉塞而陰陽之氣不和也。非啓乎天心塞之證乎。於上下不交之時人孰不以爲天地自閉塞也。而不知天地之所以閉塞者。則陛下之諸臣實爲之。諸臣謂何。宰相臺諫是也。凡其所爲不能貫通於上下者皆是也。而可已於言乎。所書乎宰相者。以其能輔佐天子而進退百官也。而今也端平以後。將無依位置得宜。天下翕然稱之曰小元祐。雖見會粱積羅而傷民。入於身於將致可議而用人一節高掇于上貢譽相也。今拜相詔挂。四海蒼生日夜復以滿乎之治望今日而

免職未下。罪積有官景象遲迴。上下觀聽。罪日不暇給。而一再進擬大抵不能盡制天下之望。今觀其有在班行。非天子之戚威。則大臣之鄉舊也。非侯伯之子孫。則臺諫之羽翼也。非邸第之押客。則宗元之親密也。又觀其有在郡國。非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姊妹也。非執政之姻婭。則諸卿之子弟也。非諫坡之舊館。則臺臣之姊翁也。甚直之錢交接。君閣闢深邃之間。諸託之私。周旋於臺從卿講之客。貴賤見齒之奉呈。詭制依附機巧之人。赤松從逝之謠嘲。亦有私情子孫之從人。謂小相若在稱且善惡相無。豈指大老來歸乃無一事公實遠親端平。如出兩人。近此諫詰捐回一轍。而況明宗愈華陰結厚薄交網爲明。只所於嫉今。乃擠逆公論。引援衆譚。諸臣謂伯左袒黑寃蹤跡翁善。人所共睹。今乃故閉倖門。是入共政。調停之說。一起召亂之音雖遠。況君子小人。今勞如冰炭。必無和並之理。必有反覆之處。此

其自保於一身。動者均愛於天下。不此之務。而以鑄之豈不甚哉。下之望耶。此宰相無害也。所貴乎臺諫者。以其能繩愆糾繆。而剛邪臣於已然之後也。執宗時臺諫例不兼攝。席。自中興後。王寓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自是每除言路。必兼講讀。說書之職。由此臺諫與天子習熟無復有敢言者。密向已爲權臣之私人。今則爲天子之私人矣。向也。供刺檢於權奸之門。則受天子之宣諭矣。向也。受勁章於權好今則受天子之調停矣。故上意所不予則從縮。舐於既逐之諫臣。上語所不詳。則縱奔所之。廣衆之危。動或倚上意而執入物。進退之權或操上心而制于朝廷。行事之附此。便若有也。乃者宰執直士。勸勵非第則尤之。惟[illegible]實不[illegible]中書緊官。排逐貴近則播之。惟恐其或後。相臣田[illegible]相許。鮮合[illegible]則傾臺以助之。旨[illegible]視政道[illegible]存臺諫則含茹以異之。此其最甚者也。其他討使同到而已。獨[illegible]欲陰報私仇而[illegible]者器

與成以惡名而中傷善類。與託公義而輕黑時賢。此行私意者也。所可謂者尊委相於京祠。已罷之後。擊師於兵權。已解之後。始以傳執重不[illegible]耶。此懷奸心也。推原其意。未過如鄭昭叟安[illegible]等吏之官和已。實是宥府之[illegible]才智輔滋其力。足以排擯奸也。中執法則擊之以倒公議之戈。昭[illegible]之丞。天資柔佞。其術足以擴權奸也。中執法則鼻之以摩公議之舌。則是關好邪進路之基。唐國家禍亂之本。肴中執法也。雖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爲。不知造物者。義理此禍根。基成於猾臉將[illegible]遠何等事以壞天下國家耶。然臺諫之否也。宰相之說未造四兩以致罪者。非一日之積也。行乎國政。如彼其漸也。受任以來未嘗盡一善也。是則然矣。然嘗學嘗聞。非他臣比。爲壽在位。無所退比。中有再入。非生而比。觀其既久。非輕爽比。聚而措之。而今公論則天性卓高。昏且識動。其今所爲若此。其何以回天怒乎。爲今之計。當

公此心以爲進賢退佞之地。因不可乘間而進所私之人。尤不可因
便而任所親之吏。固不可頗情而用撓法之徒。尤不可愛憎而妄佑
退之士也。其他鎭定事機綱紀綏平章勢錯皆當以一公字行之。
否轉而泰。此其機乎。其或少不遠心。終以渝舊則否之入否矣。豈
之說不過曰翰苑不可諫也。諫則輿論將旨責。大奸不可論也。論則
胚胎後患矣。寵倖不可言也。言則詆讒章孝矣。是則然矣。然大觀以
致仕之命出於宸衷。則權奸未始不可去也。龍和工役。人以爲不可
止而天子亦止之遽。畏貪虐人以爲不可去。而天子終去矣。則是天
子未嘗不可諫。特諸臣觀望顧惜。不肯諫耳。爲今之計。當公一心以
爲樹聲奸邪之地。固不可任喜怒之情而報宿怨。尤不可因宦寺之
偏而快私心。固不可以風聞之議而害善良。尤不可專瑕釁之根而
黜孤遠。其他一錢之斂。一事之失。一舉措之誤。皆以公心主之。否轉
而奉此其機乎。其或怙終不改。卒適作非。則否之又否矣。夫宦者奉
其調燮之職。而遏援之地結而爲一否卦。臺諫失其風憲之職。而扶
危之地結而爲一否卦。是以上下不交。天地不通。當雷不雷。當燠不
燠。當雨不雨。又數而爲天地間一大否卦也。雖然。又有兩
說。臣所論宰相臺諫者過舉其事耳。而未論其心也。請爲陛下言之。
積猜閹竪挾天子之威。窟於宮禁。而爲天下奸邪媒孽之主。羣結權
奸扶宮闈紐英之援。盧於海濡而爲天下讒佞頹使之主。陛下內奉
閹竪之愛。外怵權奸之路。佞人險夫。亂是非。淆邪正。請陛下以閹竪之
交通。將權奸之復用也。於是寵幸者內則交結於閹竪以濟其私。外
則援引於權奸以縛其姦大。使者內則借譽於閹竪以固其寵。外則
陰主於權奸以劾其離道。使忠臣餒氣。志士灰心。嗚呼。陛下爲社稷
宗廟之喜。爲四海臣民之喜。爲不已主張。巧使悉權奸悉黜倖等輩

反結閹竪之交以取必於陛下。以搖陛下之勢以爲朋黨。群臣數日
以來。外論洶洶。待陛下以外權太重。恐欲起權奸而用之。又見延來所
用權臣。皆權姦平日之所與。欲相與諸言權奸復出矣。蓋如是。必交
結諸臣之左右以誤陛下。此其意欲何爲哉。是援王黼童貫之心以
當陛下之留青也。大奸利之臣所主。如此苟得一重臣如王旦力遏
王欽若之不可當國。如韓琦以政事堂出臣子勾任守臣經邦說疑
所便於我者。有李山甫蘇之勢。則中外之人乃始知甚不敢爲非。今
衆的者不惟不能爲絶力反倚以爲重。不惟不能黨羣力反推波助
瀾。則將爲用拔相哉。又如李流言。請有才不可用。如司馬光謂王
廣淵奸邪不可近。彼將有助之黨。則巧使之人乃始敢戰
不敢安國。今謀國者不能不能疎遠。乃反與爲婚姻。不惟不能諫止。
乃反與通譜叙。則將爲用彼相哉。大宰相統百官而一言爲也。今內
侍閹竪外比奸邪。或相規撫。或相鼓舞。豈特操保位之命勝而正大
之體或虧。患得患失之心多而卓特之見或少耶。豈當連諸臣之言
寧自處不能勝其奸。始委靡頹墮以聽其所止耶。抑畏憚權奸之氣
燄。自揣不能抗其鋒。姑鉗封緘默以待其自定乎。不然。將爲狗媚已
之私。忘天下之公。隨波逐流。事事觀望。人之小知矣。丈夫以至此極耶。
此以孫爲孔光之學。誤陛下之國家也。則將予地據裂。日月錯行。星
辰顚錯。如壞之末造。豈止不交不通而已哉。然則上有休否之君。
則下有休否之臣。否之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
否極之世。泰道有特開之機。否道有將傾之勢。然猶未離於否也。君
子處此。豈可苟安而恝視乎。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常有戒懼危亡之心。則繫於苞桑。堅固不拔矣。陛下當陰不消陽
不尉之時。雖有光明正大之位。以爲休否之資。離有陽剛中正之才

以爲休否之道。然必深思遠慮。常懷其亡之戒。而後有苞桑不拔之固。若非忍懼修省。當憂否道之復來。然慮戒機常恐否運之復見。則表裏諸臣。采知警懼。相與爲非。則否日益甚。而神器移矣。豈四海蒼生所以深望於休否之君也哉。惟陛下留神。

災祥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牟子才爲兵部侍郎上疏曰。臣嘗以樸學叅侍經帷。講說之餘。蒙垂清問。詢訪世事。勤勤懇懇。略無倦容。此明主可與忠言之時也。日者閩水漲爲敗。綿十數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臣雖至愚。祗隨其敢緘默不言。謹條災異之因。上清淵衷之聽。臣聞陰陽之氣。流行天地之間。舒慘爲而爲寒燠。明滯爲而爲雨暘。均則和。戾則沴。雖云天運有數。實與人事相符。聖人居泰則裁成輔相以保其和。遇變則恐懼修省以求其應。用能導迎善氣。變災爲祥。否則陰難於陽而陽不能勝。必激而爲災。爲沴矣。按孔子作春秋。書大水者八。而不明災異之應。至班固著漢五行志。乃取董仲舒劉向之說。推究其事。或謂弒父弒君。或謂負違禍結。或謂淫泆過度。或謂百姓愁怨。或謂弃捐刑措。或謂政在大夫。雖事以類求。纖近穿鑿。然天人之理。實相貫通。逆順之機。常相影響。詎可岐爲二致。臣嘗慮之。昔者春秋每稱書宋。方宋大水。魯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且一水之變。而隣國至於遣使相弔。其君至於責躬引過如此。臧文仲謂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謂善於繫興亡明於論感應矣。嗚呼。宋其罪己而興者歟。至於漢唐。則有李尋宋務光之流。亦能指陳外親大臣後庭近習爲水災之應。深其儆戒。深切著明。而其君不能因言致省。雖求象類以降威爲實。埋牲燔祀。接跡如傳。所記著何可勝嘆。然則國家興衰。不在於災異。而在於人君之省不省。明矣。天人之際。可不懼哉。恭惟陛下膺圖御曆。于今二十有九年。仁心之所感。格善政之所薰陶。宜宜天降嘉祥。諸福畢至。乃六月中。[illegible]諸道大水。而[illegible][illegible]遂爲災異

得之傳聞見之申奏今日而報嚴州信山湖發洪。漢水暴漲而入
晝夜不止。城內外亦行江漢矣。明日而報合婁之水毀山源出
溪谷而濤頭高數丈矣。又明日而報邵武延平之水輸潰建寧為
城市蕩為沙壟矣。大抵昌沒城郭淹浸田苗損壞廬舍推陷弃墓
扶蕩隄防漂流畜牧。時官吏溺者什之一二。百姓溺者什之六七。軍
士溺者什之三四。而湖南北之水江東西之水閩之連塗奏以其
於閩浙。一郡之水猶為災異。今東南諸郡而水災遍年為災且暴
常細故可得而玩耶。且陛下父母天地而陰陽錯逆矣。主山川而
權翼湧決矣。君社稷而邑隋城圯矣。子萬民而暴災殘溺矣。試詔侍
下殿于臣敢震惕在廬必有大悔悟以儆省以揭寒變異也。且夫考
國朝欽天變民。果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兩災水災聞見之疊帝乃
詔避殿。詔減膳。詔改元。詔撰輔事。詔求直言。詔寬政。詔同其苦。詔

發倉廩。詔息征稅。詔科粗賦。至誠惻怛傷然若傷若有益於救災皆
施行而無在可謂盡美而擇美矣。陛下所宜取法也。獨奈何其不取耶
而臣添豫韶察則毀殿斗且宣和矣。宣和之叢泰至京城起居郎李
綱上書以為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非易惡必有消去之
策。綱之意蓋謂實德不修實政不講。可謂切中當時之病。詔乃以水
衡失職流逐遠即非災異。綱竟坐狂瞽誇人言玩天變甚矣。而今
日之證候實似之。雖水未及都城然去歲水災疊作惡詔陛下必能
悔悟以銷變矣。而漫不經意今則日甚一日矣。去歲水災尚遠去歲
陛下必能警懼以弭災矣。而恬不見怪。今則日近一日矣。此災異之
來日甚一日日近一日而猶不能恐懼修省則豈知都城之水將
必突然陛下之前矣。臣非好危言以恐陛下也。陰氣動夷感召有
豈必水氣盡然有盜賊之憂外患之虞邊遽而不可廣駭悍而不可

支者宣和自元年之既水。御筆內批之路繹續故也。神霄寶籙之崇
奉自如也。花石應奉之科擾然於也。師成童貫之派鬢怨東南。召景
而於不五六載竟入中原。以陰召陰運所必至也。夫陽明則德性
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故其不能明白洞達以迪其德性之知。而惟晦
昧默默以行其物欲之私者。意之所感則為貳。昵為豪。蕩為柔邪。為
晦昧為朋比。為險陂陰也。氣之所應則為譖。為訛。為庸。為權。為
若盜為奸。執為淫。皆陰也。豈必水氣。宣和惟不去私欲之偏。是以
啟陰類相感之害。今日又將以陰類之戒。則必蹈亂亡相尋之轍矣。
臣不佞敢冒死為陛下條陳之。其目有五。曰居私謁而大公至正之
理未昭。而近習和而清靜純一之德未著。崇土木而冬儉簡約之化未
形。庇小人而公平廣大之見未顯。災人心而仁厚忠恕之澤未浹。此
五者根原於一心之微。而流行於四海之大。然而主於陰而發行矣。

宮闈作威壞國家而已也。且宣和之失。在於降御筆以專恩威。至陛
下天資高明。豈不知此。然率聽變故。然降事為往往以獨見之偏。亂
中書政本之地。陛下之意豈不曰恩皆之相達。操政柄而威權歸主
於下移。今恩意雖濃而威權不可以不收。但是一心一意而獨運萬機
之政。安然行之而無吝矣。宗親之陰授。戚屬之遷擢。外觀之特命。雖
卿弟祈求恩蔭請託者非聖心之得已者。而輕重厚薄實在陛下
宸衷也。如廢法何。天庭之奏狀。臺府之兩遣。有司之瑣務。雖宮掖
營處大千預。有非宰心之所樂者。而曲直是非實出於陛下裁制也。
如於政何。一如內批之宣論。宰執之部貼。臺諫之疏。是皆亡國之
證候。而寢縱於繹得意。嗅厲禍根於未萌。行意處陛下當不以專財
外庭為疑。是國家機括所在。無由於此數事。而陛下忽親行之。至
恐行之不已。竟至必宣和之流弊。將有將相之失。復見於今日。而以關私

竭之門，啓捷出之徑，可以陰濟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
溺近習而忘遠慮也。陛下至公無私，豈不知監然？惜典處遠事為私
舊。社稷有臨，其覆轍者矣。且宮庭屋漏之間，夫孰無積漸之學，寵嘗
陛下所以待宮妾者，必有道矣。然聲實微闇，昌中及外，天下妄謂陛
下微有盛寵。雖閨裡至深，觀安已熟，為無此失，而人言如此，至謂一
令蕃死，不知幾人，全當之復生，一痛來安，百飛之，不進道途流
傳，雖未必實，而虧損聖德之大，殆出於此。雖家置一喙，不可得而解
矣。嫌嫌隆之中，夫孰無寵嫉猜防之念？竊意陛下待閹尹者亦必
有道矣。然陪侍習熟，工於揣摩，或亦微有所擅，社稷時以一二事取
信於外。彼熟者潛附，雖聖性高明，而燭此無未，萌盛寵之漸，然
玩而希意，聲勢益張，附者多，過咨唆稿，由則陛下之嚴

問疾試，以孫公議，亦或欲以陰濟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參
在於崇土木以侈游幸也。陛下性好吝嗇，豈不知監然？居一營可勞之本
餘無變理。嘗建新翰矣，嘗飾苑囿矣。以罕宮之主，視之若不周遍矣。
既又以為未足，無故創為新寺之役，雖云經營，亦料御前，天孤施為
率從料理。既撤復廣，工役繁興，斬伐木而先朝后妃將相之墓無所
庇。崔廣進助，而載輸江浙貴賤之田，率歸白奪，方且包攬民居，毁壞
墳塋，窮奢極侈，盖有已時，驂然致怨而不敢言，閭巷籍籍而不敢指
鉛石，捨此無以擅其利；有司捨此無以足其欲。遂使轉展工程，患深
歲月。如聞此役未了，又將轉而他圖。某所之道觀方興，某所之祠廟
又起。廟室之奉，雲尚施行，有如閣之之心，雖磨折。自古人君興土木者，
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豈皆奢為？遂使以示萬世，今變異如此，而斧
斤之聲不絕於耳，此皆小人圖一旦之利，而欲人主終有過之地。此
陰雨之咎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用小人以危公議也。陛下

斥排忠邪，豈不知監？而心之所好，每牽於小人之黨。庭臣相率用
亂朝廷。凡五六載，此宰相之由也。公議方以劾罷為請，而陛下
念之，終不忘。若李師孫、宮忠良，凡數四載，此臺諫之由也。公議方
以竊貴為請，而陛下眷之終不忘。擬瑣之尹，因怙寵以召亂，所當斥
退也。今不卻退而反陞之；貪黷之守，因貪婪而召變，所當寬宥之也。今
不寬宥而反庇之。下至一職存之賤，既屬于刑矣，而復既之録紐之
中。一苄録之賤，既暴其罪矣，而反託之主筆之地。君子不幸而為小
人所擊，則一斥不返，不免有放其田里之譏；小人有時而為君子所
排，則左遷右徙，不免自保全愛惜之意。遂使陰氣盤結於兩間，至積
蓄孩於散地，或蹴鬱輔成，逃海涕望，感人心，動採因，吳此陰陽之應，
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蔽天聽而失人心也。陛下鑑于是表
形，豈不知監？而謀慮之微，乃不及於深謀形容之中，甚可惜也。天下

有遺公議，在朝廷天下無遺。公議在草茅，言之是耶，則還養於遺言
之輕耶？則豈自敢後言？所以爾人君進德之機，養天下敢言之氣也。
一或忤視，剛彈劾隨之。去歲書籍士參而其過在京，今歲書儒士
魯而其責在朝廷，上疏指陳，未免有今日，徒如此之人，下無儒其
顏，嘗恐有異時成手增之慮。雖小夫狂生生恩主此，所可惜者朝廷
舉動耳。遂使京畿微衆，至於與士為敵，而其心常欲以勝士；鄭國
閭風益至於與士為仇，而其極遂至於殺士。嗚呼！何負於國家，而意
例一偏，其禍遂至於如此哉？王以小民承天永命，是天下之禁不在
族，不在諸侯，不在奸雄盜賊，而常在於小民之身。有以安之，則化叛
離為貌合；無以安之，則赭窮壞而為怨亂，其間不能以寸，而害利害
壞甚可畏也。國家自曾紹以來，此等之民未有叛心也。端平之執政，
淳祐之括田，不相足矣，而其識卻然一事為害尤深。祖吕惠卿手實

之致。智儉李諸年枯萎之隨，知孫求隊兼知，就重數妖孽疲民，一至
此極。邊遠未始有離心也。當對之時，供軍需之料，數所云擾矣。而今
歲飢饉為害尤深，皆以寒餓蓄之利盡，流離推殘之民，諸鴻未定，離
散可憐，林藪無業，歸撫何所。嗚呼，民何負於國家，而饑饉一至於斯
邊至於此哉！此陰濁之政有乖於宣和也。夫水陰物也，而其所以為
災，則起於陰濁勝而陽明之理有戾，物欲行而德性之和不用。宣和
之證，假則晉陽明照臨者由，而今日之證候則無異乎宣和。宣和
之災異則以陰濁蔽者也，而今日之災異亦無異乎宣和。盛居
之際與宣和相合，陰沴之災視宣和為尤過。臣願陛下側身修行，
監宣和之所以失，而一以仁宗為法，使主政造事之際全德性而得
陽明之純，尉物欲而無陰沴之勝，則天怒可回，天災可弭，而民命可
續矣。臣又聞天聖間京城大水，宰執方晨朝，未入，儀有旨放朝。王曾

曾附奏曰：天變甚異，皆臣等燮調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惟俟自處。王
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其後謝絳亦論，亦謂陛下進用輔弼，委一
時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輔佐不明耶？抑委任不專耶？必若使
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是災異之來，大臣
任其咎可也。今日暴水為災，坊門貽請，大臣固已之實先之矣。卑訓
實之方矣。所宜竭地上衷，引咎塞變，恐自恕則亦何詞，保林更勉。
罷相風退，外不容與無異，他時方且營擬羨除，相為救拔，上恐至誠
以數聖明，此則臣之所未喻也。若謂徒崇虛文無益於事，則所謂實
者竟復如何？臣竊以為莫大於協寅恭，除辨紛，和氣致，權災氣致
異而不知之象乃在大臣。一堂之內，矛盾交馳，一念之間，冰炭鬬進。
主和衷之義，寡協一之規形，講四方安有肅睦？若使好惡得其正，用
舍得其真，不為同循近相，府萬一各持異見，各徇私情，以喜怒為

好惡，以愛憎為用舍，則必至於政令舛午，而是非亂於上，黨與交盛
而邪正亂於下，豈不糾紛盤互，變怪愈滋哉！此則寅恭之義所當協
也。災異求言，其有復言所以下通抑鬱而內鐵開遠，陛下新開忠讜，
初無厭倦，獨大臣惡人議己，是人多言，沮不果行，與情共鬱。大臣乎
日自許以賢，未必多有極忤，為好利何用，抑遏以至於斯。今召怨
于和者，非止一端；災異貽變者，非止一事。若非人言，則君門九重，何
由自達？君求導諫，則草茅一介之賤，亦盡言。今放塞遏下情，蔽耳目，
竊恐天變不悟，人怨不知，非常禍變，起於不測，敗而謀之，尚且有及哉？
此則事義之患所當防也。伏大臣能自省其致源，懲二患，協寅恭以
補燮調之失，除壅蔽以消蝕變之源，而又要為救弊補敗之圖，行之
以至誠懇惻之意，毋詐護以沮吾君為善之意，毋雜靜以為吾民欲
達之情，務惠及飢羸以召和氣，則所謂實者猶庶幾於萬一也。臣除

憂集心，冒進狂瞽，非敢沽激，惟陛下亮其愚忠。
子才又上災異封事曰：臣伏覩近降詔書，以旱欲挽災命，中外臣僚
並許實封直言闕失，毋有所隱。前者臣日者經筵再瀆，擬以二踐陛
辭，嘗推明復卦大義，仰欽聖德備謹之動，復於貼黃略述大災之
由而未備也。方將欲有所言，而陛下罪己求言之詔已下，其忍吐而
復茹，不告陛下乎？臣頃所上水異，有曰九郡之水非遠也，在以遠而
忽之，則所謂遠者將災於陛下之前矣。臣非好為危言以恐陛下，蓋
欲陛下知所警懼耳。災異而為休祥也，然下詔方畧而檄田賜額之
事已，唯聞於新寺，命遣使者，令爾內織，排富之事已遊宴於宮闈，各
夫災異如此，而陛下忍玩之乎，變也，是賜數州吾民，豈陛下以
其遠而不足以動其心耶？夫違而九郡，近而京城，均陛下之民也。傷
居不能躬陛下之禮，然而皆棄置不問，於是始移其所

詩水者而震之以火焉移其所自遠者而警之於近焉四明之火方熾
大而網興之火已熄之至日之火方信宿而御街之火又繼之背是而
後益經夕而不火矣咸曰難撤不先纔生不具水潦不畜火道不壅正
徒不儲是以火不可救然又曰窮執事潛啟步卯之意欲先救龍翔
教師等而後救民居是以火不可救見且然矣是徒知以火政為辭
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固有出於火政之外也然則所以致此者何乎陛下
乎臣前所謂瞽私謁弱近習崇土木庇小人失人心者是也陛下
當是時以臣言為然精知悔悟發憤懲此五者洗而清之豈不能變
災為祥易禍為福哉惟臣言之於前陛下玩之於後而近又加甚焉
此回祿之災所以遂發於京師聚大之導使陛下日此節垂而痛加
修省也然臣竊見安餘纖嚬取容宗為陛下復崇宗觀政宣之壯而
鋪陳之李臣私謁之鉅莫御筆為甚也若李綱夫陳瓘昨居[illegible]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八

顧浩政宣間之御筆也今撤毀貴近者侈闕之僭跡排天姦者奪
宰旅之職顧勁御史者奪都省之階為王留行有奪司諫之任以若
所為不政宣乎臣觀私謁之害其初蓋出於手滑手滑不已而近日
所為又加於前是玩天災也玩天災者天必怒而降之禍而此火之
所由作也近習之蠹惟謝奇為甚王蘅曾覿陸懷異志搖撼國本暴
師成朱勔陰賊於內結怨於外此宣和之近習也今表裏私造誅
詭擬帝開禁繕以啓移心甚至與識謀為窟穴以抗臺諫之衝與富
民為道地以為直臣之罪多致羅織[illegible]臚布腹心相同鬼蜮
所為甚於宣和臣觀近習之害其初不過順適上意而已順適
不已而之害乎為又過於前是玩人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
禍焉此災之所以作也土木者民之本也建遼御建和陽建寶籙建
保和殿政和二年事也今醫癡之保遣未繇而中興觀之土役又新

興神之塗壁未乾而太乙之工役復起基本之所成可禁也不惟
不能禁而主革者又與之相益者其爭崇失國家之體師等之包
占可禁也不惟不能禁而度地者又預指某戶民屋之當撤紫動小
民之心所為如此不政和宣和臣觀土木之害其初起於祇神而崇祀
事而已為之不已而近者所為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
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小人者公議之仇也蔡攸一小
人耳信之庇之鄭居中一戚屬耳用之侏之尤甚一年矣也今謀長
為君子所仇則棄而保護以全其歸御史與諫類為敵則喜其扶持
以張其氣暴擢一動公開危機謀之過劉安世元祐諫官也勤場
設之反覆至於累疏今不能安寧而投人以瞞害不及宮孤文仲請
江人也勤程頤而救捧至於敵無今勤其人而慰安佐密無誤願而
為君此不大觀乎臣觀小人之害其初不過仇視公議而已既視不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九

已而近者所仇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禍
焉此火之所以作也人心之失禍亂之原也錢實為輕錄法日壞花
石為擾和買信增此崇觀間事也今銅鑄之禁在洮崛在鉦籍溢目
益裁而民怨樹券之弊在偽造在增印直目益下而民窮求毀之弊
擾於不貲甲戲之鄰和糴已與告訐啟罔厲行色占搜括山籍等亦
為之擾望青採斫施抑賦移嚴霜飛之甚崇不之亡所為如此不崇觀
乎臣觀人心之失其初不過奪民之利而已奪之不已而近日所為
又甚於前是玩天也玩天者天必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夫旨
私謁繼近習崇土木庇小人失人心是五者皆與天失也而一
失所以大亂之本舜禹而為京城之大禍如影響吾所畏也陛下豈
以憂天知所警乎私謁之不禁也旣而為水火之災陛下知咸天變
則當惕懼災至今而後不復眾以象懇矣適有當行則與二三大

臣聞誠布公書訂然後形之奏畫。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
為陛下弭未來之災矣。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內批以今日起坤氣
習浣萬丈辭悖淺為可歎。其說是矣。縮觀聖意。大率欲使群臣緘口
結舌。噤無一言而後已。以先朝諸老文氣和平。言雖簡切為可法。其
說當矣。然詳觀聖意。不過使群臣宛轉唯阿。不為矯激而後已。導諛
習諂。則其諂專竭宇宙。今又復閉其偽。役之益端。則其諂益甚。是御
筆之私。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筆旨近習之不防。已
激而為水火之災。陛下知畏天戒。則當痛自切責。曰今而後。不以左
右近習為耳目矣。適有後使但令速章奏備掃除。以供禁中之役。而
不任之以事。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弭未然之變。今火
後所為。乃大不然。疏猥瑣之議則傳宣內旨。以激不平之憤。羅絡
織之事。則張大聲勢以貫壓抑之怨。蒞鍋許久者。宗倖門而不止。

表裏蒙蔽者舜媚道以自遂。鑽穴地圖。蒙氣揮霍也也。樹援人謹救
遂。則近習之恣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人主。本
之不禁。已激而為水火之災。陛下遇災而懼。則當痛自懲艾。曰今而
後不復從事於營繕矣。適有袖箋關於宗社而不得免者。如春秋書
城築之類。則當斟酌國力。相度事宜。不得已而後為之役。若書時如
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弭方來之變。今火後所行。乃大不
然。闢天街。議通火巷。悉非不美。而細民騷言。則曰此為宦鋪諸基
設也。關淺渠廣隙猶。雖諱語不遠。而將議則曰此為第宅
防計也。藏山作徒。應行今。偶言皆止。其勢若發。又土木之害。猶前
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謂本妖。小人之庇護已激而為水火之
災。陛下以天變為可懼。則當痛自改撫。曰今而後不復庇護小人矣。
凡有仁賢可信。當用為意。可以。如此則天

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消他日之異。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賜還
陰拳以成。小人難援之形。使召旋阻。以疑諸賢欲來之志。已去之臣
留者累六七。疏以今也不知欲知范純仁救蘇軾。虞允文救陳俊
卿之諫為寺。未者連十許章。以悉不知能如歐陽脩
移書責高若訥。蘇今陳升上疏言蕭新知章之切。生好人之
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否泰易位。邪正倒植。則疑君子而庇小人。猶前
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人事心之不回。已激而為水火
之災。陛下以天變為可畏。則當痛自修省。曰今而後不復以小民為
草芥。賓惡有當者。擴隱以達其以其忠。不可其生
理。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除他日之沴矣。今火後所行
乃大不然。會依為民病也。今雖有之令。而不能寬商稅
以召和氣。銅錢日萎。至為民害也。今雖之禁。而不能平物價

以救日前。雖有內帑見錢之賜。而散予多不均。何以慰嗸嗸鴻雁疇
積所之民。雖有諸庫文錢之賞。而猶未徧。何以慰焦頭爛額
併日宣勞之人。下至竹章木箇。百姓所賴以蔽風雪作生計者也。而
師第之豪。奪為己有。市井之人。不敢爭。殘屋破屋。百姓所賴以幸朝
夕。活凍餓者也。而指揮之嚴。欲毀拆。無告之民。何所訴。則人心皇
皇。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此之謂政寡。九郡之氣。天以是
警陛下。是陛下備省之一機也。陛下玩之不已。因已激而為前日之
災。猶御街之火。天復以是警陛下。是又陛下備省之機也。陛下若又
玩之。則將激而為其他之變異。天豈可豈可。嘗觀臣竊觀
結為火患。之陛下言之。商丘之地。唐自
閼伯以來。大辰而祀大火。我宋受命。興於商丘。氣運
相因。實載炎德。太祖建號。高宗中興。應天順人。日在於此。故火德興

者。則火潛伏而爲晦。火德衰敗則火溢炎而並起。昔晉士弱謂宋人
閱其禍敗之釁，常始於火，然則火之爲災，其有關於國家運祚之興
亡明矣。今一見而爲辛卯之災，再見而爲丁酉之災，三見而爲今日
之災，況一夕而並於三數見乎。楚滅陳之歲，晉史趙曰：陳顓頊之族
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明年陳災，鄭裨竈
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以五成。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大陳大皞
之墟也。火屬也，宜和之。水與崇寧之火，稠見疊作，是火不和，徵既激
而爲靖康之變。今夏之水，與今冬之火，前後相襲，是火德之衰，已至不
激將來之變乎。此臣所爲懼也。陛下備見以宗廟被災爲念，加惕
悟。毋謂上天爲至遠而求有以感格之，毋以五年爲無稽聞而不
求有以早知之。使崇觀政宣不佳之政，消弭樂息，而又上念兩祠未
主，下悉姦邪闒茸。臣前後之疏，及諸臣之疏，源源速悟，早正皇儲

以係天下之心。則猶可挽回。況資善落成，已近觀樓問安之地，教諭
遣選，已得范仲朱震之流。擧而施行，亦無難事。惟望陛下深入睿慮，
丞於明年改元，講行此禮。使己意主乎宗社，兩宮寬於四海，開寢問
膝，藹然有文王世子孝仁禮義之風，則天人相與，宋室其興，又何患
戚乎。豈如史趙稗竈之所謂乎。侍言皇嗣如彼，俱畫惟陛下念之以
關我宋寶祐億萬年無疆之休。
子才又上奏曰：臣聞陽失其節則火，極陰生陽則火炎。大臣燮理陰
陽者也。國無所謂真實然也。失之則求所以救之可也。昔子產相
鄭，四方亦曷嘗委之天而不求之人哉。今觀春秋傳所紀，謂大作，子
產使備群屏攝，登大陵主，掘徹司宮，衛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爲而有備，君子是以知其致。既則陰乎國北，禳于玄冥回
祿，祈于四鄘，災大爲杜以振除之災，而能感君子是以知其[illegible]

室而覓其行，子之封而一天簡其大過。子太叔之廟將毀，子產朝過之，
復使止之。毀而不傷君。子以是知其仁。若是者，大臣救災之所宜法
也。曰君之必揖逆救，其災亦幸而無他變耳。既有驗焉者，古不知其何
以處之也。其無政甚矣。頃從事榮祿，偉講雲禮而恤災之事，則實未有
哀矜惻怛之意也。今乃總出指揮，自其所至，其所將盡毀之以爲河
路。又自某家至某家，盡毀之以爲大巷。已毀拆者奪之，未毀拆者
圭之。既毀拆而再造，既造又撤之。嗚呼，天已災之，而人又出此以厲之。
何其忍也。何其重不幸也。無告之民，怨誹載路，廟堂所宜念天變之
方新，痛人怨之已深，孝悌懇請，緩議施行，是雖出於宣諭，而未必不
可挽回也。而乃憚於會逆，業無一語。夫子產豈毀室而寬其征，未聞
毀其室而奪之地也。子產於子太叔之廟猶不忍毀之，未聞其忍於
毀違之赤子而奪之地也。亦安在乎其爲仁也哉。且百姓之言，藉藉

皆曰此爲龍翔爲邸，御第爲圃，則尤不可以不力爭也。茍徒順上意，令
出惟行，使怨叢於君，災而禍結於國家，不獨怙子產而已也。晏子告
其君有曰：征斂無度，宮室日更，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嗚呼，晏子之愛其君者
如此，是亦有然晏子也。陛下堯舜主也，而二三大臣忍不以晏子事晏
子之所以事其君者事陛下乎。臣冒愚忠，不識避忌。
寶祐二年，子才爲起居郎，因災異上奏曰：臣嘗讀史，見前代災異數
見，感雖不同，而所應亦有異。然未有不驗於亡也。按漢建寧以後
不有一年，日食三十一，地震十六，火水五，螟蝗四，星孛九，天雨雹三，
大雨水二，大疫三。延熹青蛇見御坐上，大風雨雷雹南宮雲臺，侍
中寺雌雞化爲雄，黑氣墜於溫德殿庭中，青蛇見於玉堂殿庭中，雷

六月雨至九月。自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菑異之類。殆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以然。則皆君於行事之實。今五十二年之中。而見菑異乃反過之。揚賜以為皇天無謂告之象。蔡邕以為諸異皆亡國之怪。是豈無所感召而然耶。夫考其時有西邸賣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宦人五侯之禁。有趙尹專國之謀。有黃巾妖宮之寇。有鮮卑寇邊之擾。有奸雄窺鼎之謀。此無他。其氣皆屬乎陰。其類皆繫乎陰。屬乎陰則其氣盤結於上下而不可解。繫乎陰則其類布滿於上下而不能解。故二氣五行之沴。掩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霜露之變結。雷電虹霓之作止。山川草木之變化。遂之則為妖。為眚。為菑。為怪。為變異。為妖孽。捷乎如影響之於形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臣讀史至此。未嘗不扼腕痛恨於東漢之季年也。今國家之證候。不幸而類此。蓋自貴德賤貨之風不見於上。而天下爭以進奉一說為侍寵貢利達之具。自茅茨土階之儉不著於上。而左右爭以土木二字為耗財害民之藉。自聽忠遂良之言不崇於上。而詭佞諸臣每以謗議朋比為娼嫉忠賢之地。間匪正人之拂臣而屏棄斥逐。以明甚。挾者反以宣諭節略為尋常。而子不欲之風。諷而負乘致寇。盜賊首每以貪官污吏為藉口。復境進屯。中國所望罪也。君既政不修。而敵國外患。反恐藉此以為威。國驅民之計。任賢使能。朝廷所當行也。自疑忌相乘。而奸雄之徒反嫉咲此以為睥睨神器之實。此天命所以去。而無患於我國之心。天變所以形。而無仁愛吾君之意也。故熒惑挺芒於隆斗宿。而太白又晝見矣。火星逆行。芳把權星。而日暈又躔曆宿矣。燔火更藉。角降飛雪。而夏霜又隕矣。天日近妖恠時見形象。而訛言又抑至矣。亂是六陽極殘。大一陰未生。以作妖孽。雩天之號令也。自四月以來。天地閉塞矣。閉塞藏之症。日君之象也。

自四月以來。常雨雲雖雨未見陽明之象。風物假大之時。實以為長養也。自四月以後。風來西北。率多肅殺之威。寒物歸根之時。而皆以為茅發者也。自四月以後。陰氣乘陽。率多常寒之罰。漢末之菑異則疊見五十餘年之中。今日之菑異。則駢集於三四五月之內。豈造物運行。常用於數。而焉是適然者歟。要必有以為之感召也。感召者何。臣前所陳七事是也。請為陛下先言漢之所以為衰。而後言今日之所當監者乎。桓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又按中平二年。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堂中。又令牧守茂才孝廉遷除者皆責助軍修宮錢。以大濮堂之天下。方少者非財也。乃民設為輕重之入聚財之計。一時群工集懸一語。惟呂彊上疏極諫。以為中尚方領諸郡之寶。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調廢民留。多蓄私好。吏困其外。百姓受其敝。而帝不之省。於是天下蕩然。以財賄為可以致富貴。無德彰聞者擢以瀆惟。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宮掖創建奉之局。而排金門入紫闥者。類皆浩瀚無經之財。自左右有宣論之說。而賄賂部挑。至府者。類皆丙夜不寐之事。嘗退親陛下近事一二。如收擬少之御批。以徼佃托。空寮徒之岩穴。以洗奸利。天下皆知陛下不心。非急於財利者。然詭托之請。循未流。蕪書回左右近習。朝夕營營不已。此不為聖德之累也。錢神為祟。陰氣為沴。莫之居其以是乎。按光和三年作罼圭靈昆苑。又按五年起四百尺觀。又鑄修南宮。王堂鑄銅人。夫以大陳積財之厚。其力豈不能修一園。然猶賜以為先王謹閑旁牧。皆來先帝上林奢約。得所令廣田園。龍居人善畜獸始。非保赤子之義。而帝不之省。於是小人亦莫諸之以為無害。侈心一萌。禍本遂大。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畢宮靈臺之儉不傳。而侈然宮室之崇。皆採山節藻梲之工。飛廉

射宮之義未詳而館太一廣龍翔皆極輪奐翬飛之制然猶曰壯麗
以示威重也禎祥以事禱禱也至於靈臺之飾則務靡以自奉矣既
守之建則頑愛以自損矣嘗是觀陛下之本心如指永術之積而不
取大衆之藏未嘗無急於此不繼也左右之言一入遂至窮奢極欲而
不能已也如封前代妃嬪之域中功臣墓木之禁是其本心未嘗忍
於斫伐也七華之言一售遂至斬掘丘隴而不知止也术妖民孫禹
高為診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建寧二年複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
李膺等百餘人又按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黨人禁錮五屬夫
以大漢巍巍之天下而日與志士仁人相讐至于窮治以剷其出入殺
戮以絕其後裔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雖未至於此然犯顏敢諫之
士卒吞聲奉遵根興事之失或居禁澗上下以陽瓜為用捨以賞擬
為去取故所捨所去未必皆不賢所用所取未必皆忠賢君子聲錄

以永今朝亦不過斯須之敬敬此其所為群未至於殺前司隸校
尉殺永昌太守而要其用心之微往往過於更者壹之人而暴創其屬
也忠義錮吝憤氣營結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殺中常侍
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二年封宦者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三年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五年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等
七校尉皆統於碩夫宦閹腐夫至不足哉謂有忠者則殺之其討賊
者則爵之以壯健武略稱者則親任之此非佳證也今北司之勢未
李而類此其作威福也則以宦以之賤而僭天子之臺臣以交結之
豐而庇附臣之黨獲其好貨則也則通日進月進之路而忌寵戚發
於德諭操獻田獻之訟而臣理事至於折屈中書最本之所由系
也宮論近事則旨揮叱咤雖居大臣之體而不顧七華殿司之所得
縚也被焚銷事人言而抵衡雖傷主帥之顏而不恤凌犯宮紀蓋以

為甚俊典兵橫又瑕何如惡毒流布於里閭威勢震懾於中外人皆
知北司有可以致富貴之勢而不知人主實操可致之權人皆知北
司有可以奪命令之理而不知朝廷實握宰制之柄其口含天憲乎
握王爵雖十常侍之積行以校尉之布置曾不是過氣勢翕霍威震
德行災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冤寇及涿
州群盜北宮伯玉等反明年發三輔初平三年黃巾寇兗州夫天下
之禍未生於外皆生於內漢軍司馬傅燮上疏以為邪正不宜共國
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
凶自息而帝不之省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內患不幸而類此蔡涌之
衆未尋而長興又擾擾矣平江之盜甫平而宜興又逼極不通矣今
據要地劉掠平民群群為之不通行人為之傳勇人皆曰積盈之命
嚴而民無所措手足也貪吏之毒深而民或不能以聊也政令之不

得其平而民或激而為亂也是則然矣而愚臣則以為邪正辨是
否顛倒奸賊專量之臣不戮而尚志之士反見屈於明時驕奢誤國
之臣不屈而好佞之士反見寵於當世貽謀以棄於掇奪貪師滋甚
於名都朝廷行事既無以當其心郡縣長吏又有以激其怒人懷異
俑家畜憤開一隙乎而勅種林歸皆得雄其上一結約而江湖潰港
皆得咲其黠變從禦而禍遍四海此傳變之所以憂陰盈積於怨
氣於屢以其未來其以是乎按建寧六年鮮卑寇幽并自是寇三邊
後[illegible]寇入北地[illegible]之際邑建議請遣隨之志乎
足令掠中國如開門揖之簷殆方今郡縣衰敝而不能禦況此虜
而可伏乎此非佳證也今國家之患不幸而類此山東之兵既寇於
舊淮而常為一舉[illegible]之講慕至兵潰城蕩於舊都而日有進也
關蜀之計二兵相[illegible]不在小而淮北之敵又遣和議之使陳我違

疆大與大兵以侵我國之土地。而遣使以求我之金帛。是其爲心豈
以戰爲實務。而以和爲紿計也。若姑聽其和以爲餌。則彼利我鈍。未
必能出六韜營總練之師。而受黃金萬之獻也。若委順其和以爲信
則彼說我正。未必不聽乎。亦朝盟之計而失涯臨邠沂之地也。妖氛
彌日熾。亂干青冀之參。其以是乎。按初平二年。袁紹遣冀州牧韓
馥自領州事。曹操爲東郡太守。三年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
入據之。遂使上書言古奸雄窺伺。見我國有衅。則乘權藉勢。託公行
私。故人心之渙而復遂其所圖。此非往證也。今日之釁。未事而類此。
望大奸居伏。淺淆言亦亂以來。逞其謀將國移之心。或重金珮玉
以買寵士氣。結友奴僕以結交。大人見天下之勢浮游而未定也。遂
謂得扁皇往而出此奸謀。擬功頌德。冀見於主堂。屢試之文。減除十
數。豪達於鄰雲呼圖之隙。惟冀君心之易轉。豈思國事之可憂。奸僞

竊伏近歲爲奸交結。或緣書故吏。延譽京師。或密懷盟要。明縱遠
人見京兆之任。一歲而數易也。遂謂彌歷世險。一覽故達官貴
要每居引於龍座之前。利臣屬夫亦轉遺於禁與之。衷祖其黠鄙之
漏。轉豈知宗社之或危。陰類彌熾。異氣充塞。災異之參。寔以是爲臣
歷觀東漢之季。雖假如此。變異如此。使當時將相大臣忠足以結人
主之知。謀足以制天下之動。必能上義下利以應天却也。夫豈能清
心寡慾以止土木之役。必能開誠布公。以除鉤黨之禁。亦能深思遠
慮以消閹尹之勢。必能愛護根本以弭黃巾之寇。必能屬兵秣馬以
息鮮卑之難。必能礪時進學以退奸雄之謀。將李膺陳蕃竇武雖徵同
心戮力以輔王室。行不能濟之以殊雄。能將名賢以參政事。而不
能持之以定。自是後。劉寵居秘顯等。盡皆執國務。安然其失在
於輸西園之錢。忠諫如陽然。切直如楊賜。才學如荀爽。雖以時望所

皆當爲一二。然皆不正。其實由是七事之失。才能救正。當災異之來。不
能請補。以消由是而蔓。致漢祚因之而遂失。非當時大臣之罪歟。今
一下讒時與東漢之事不侔。若不大加修省。痛自繩削。則祖十二宗
之靈。其何以永天命於無疆。措休之地乎。故自殿上而九重方行好
惡。切遂前非。下而朝堂方進忠言。勿順一言。臨面之失。而克愼高
義以化天下。監覆之變。而崇利尚儉以昇天下。豐常之參而屢
擧俊良以格天下。中常侍之緇攝可監也。不宜復崇鼓撤以成虎視
之形。黃巾之寇紛可監也。未宜復循舊規以給蕭牆之禍。無旱之證
遠可監也。不宜復示鋒形以起傳嘉之想。如此則陽明用而天理日
明。陰開消而人慾日止。將見天無變異。民無扎瘥。三光全而寒暑平
矣。不然兩心忽然之異。而有獨健宮府之心。無聽不名賢之寒而
有喜用新衛之意。無忠諫切直才學之稱。而有喜言順適小智自私

之失。則天心已變而難回。天災已構而復作。豈不重東漢末年之憂
哉。臣以區區犢忘賤此。年冀纔源忠係之聽。二紓愚女之悲。積憤所感
仰瀆伏下。惟陛下以社稷爲念。特采擇焉。
三年。才又論當兩變異疏曰。臣聞一心之中。人主對越穹蒼之地
也。心一平執。天必協之。心極於肆。天必警之。感應之機。捷如影響之
應。和機損乎心。果乎異也。敢肆之念一乎而災祥之應隨之。甚可畏
也。夫聰明若陛下。致謹於宮庭之間。惟恐少有失墜。故行事之多參
謝之。景霧霽明。祗順若聖。天下萬姓咸曰。陛下一念謹畏如此。故
天應於上。人悅於下。此時此意。雖先舜湯文所爲。不是過也。使陛下
常保此心。常常靜慮。無一毫少有間斷。則天心亦常如響答之時
矣。陛下繼自齋之事。乃不知自警。日引月長。而侈心滿生。欲念漸起
乎。於今春而修政一念。如大變豈有加無已。乃豈嬪名宮中。排擯要度

以被日侍之傳聞竊識咸有獻瑰瑞等事者有獻瑰瑞蒲萄屏者
有獻珠瑞本屏棚者所形異狀未易具述水陸之珍鮮華集先時之
荒來舞踏教坊隊子街市伴侶出入宮門。贊雜宣填至不可紀。此等
所為已難訓後猶日增盛云兩殿是號召京師之娼妓群唱迭和各
盡其藝於曆嘈殿護之意此何為名耶。雖傳聞之辭，有未實然上
自百官族姓下至閭小夫竊議聖德不一而足，雖欲止之不可也。
夫娼優下賤天下至穢其狠媒之物，世以匯入目之，請其非復人
道也。猶日好者謝近執請萬乘之尊於宮庭之奧而使與舊諧家
盛飾争為技藝巧之事以博一笑耶。陛下六宮固不乏人，何乃下
求至此。此何等事也。我朝祖宗無此家法。雖至政渦亂之世亦未嘗有
此等舉措也。此必貂璫等輩惑陛下以至于此。貂璫小人，不識大
體，何足多責。所可惜者，陛下三十餘年清靜無欲之主，一旦為其所
誘，遂使平生素履蒙垢於此耳。陛下身為人主，儼然有輕視天下之
心。自謂一時莫己若，足以快所欲，恣情縱欲，而不知上天照然遠來
嘗不在乎左右，昭降鑒也。六宮肅散。春賞威嚴，敬念未衰。敬心每
在我。兹乃尤已為天氣尚和，建寅中旬，雨暘頻至。事已還内，晴已又
闊一兩。一旦積壇能不佞妨之間，天若有鑒。為此邪。越夕才隔宿也。遂
至二十一日，夜雷忽震，隱隱有聲，越翼日夜漏下二十刻，震霆大作。
越夕靡霽。天威所臨，凜乎可畏。此距隔夕才五日也。由是觀之，一念
稍侈，而天以雷雨之變應之。其不可忽諱如此。雖然人主不貴無過，
而貴改過。過者天心所必警，改過者天心之所常祐。此理昭昭不可
誣也。繼自今，其屬勿惕之心，益加堅定之誠。申飭左右，亟行止絕，勿使
貂璫無知之言，再惑以聰。娼妓穢濁之類，復污宫禁。如此則天意必
回，禍殃不致。亦所天下萬世之一大機也。不然，天怒未已，將降大災，以

罔吾國，非止一雷雨之變而已也。臣忠愛陛下，非敢幸災，亦欲陛下
翻然覺悟，止絕此念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三

史弼

宋理宗淳祐六年。秘書郎高斯得日食應詔上奏曰。臣竊惟日食之異。固非小變。其在今日。尤謂非常。蓋以歲言之。則適在丙午。國家陽九之會也。以月言之。則是謂三始。前代之所惡也。以日言之。則朔日事始。詩人之所醜也。函戴參會。厥咎已彰。況未食之前。晦陰累日。霽於一刻。謹占曉然。不當面命。既食之後。餘分遽開。尤不及運誅之辟。言良非美兆。陛下克謹天戒。若稽昔典。精思所以飭躬正事。蓋盡大異者。罷元會而不講。避正衙而不御。卻尊號而不舉。復下明詔。數求盡言。聖心憂勞。群下震恐。臣幸以虛薄備數周行。竊欲效愚久矣。敢不奉詔而悉陳之。臣伏覩陛下序去秋尊更新大化以來。夙夜剡厲。勤以懲革弊政。改紀庶政。非不至也。然行之踰年。課其成效。茫若猶

風聲影響。未有以少慰海內之望。臣竊惑之。大姦昔權。巧營事服。將以遂其三世執命包藏盱睨之志。陛下惕然覺悟。奮獨斷而逐罷之是矣。諫官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勸之休致。或議奪其爵而竄之。陛下苟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嚮。渙釋群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諄安。俾於輿鯹之言。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蓋爲人言。抱權存全。如護拱璧。夫以蔡京之去。得之謝事。又削其十一官而竄之杭。凡其鄉里姻婭。已爲死黨者。如宋喬年輩。爭得林攄之徒。悉皆逐去。未得親近之人。諫上意堅定。不可回奪矣。曾不三年。復居相位。竊國柄。以階政宣之禍。今罪與京埒。而罰不傷其毫毛。又有姦人。實其里蹟。探其甘辭於密勿之際。日夜乘間伺隙。而陰爲之地。而是以說言雖興。黨類解散。蹈聖意之難回。而大姦之必還。臣懷慮之獨得有不忍言者。臣竊爲世

下深憂也。皇嗣未建。國本久虛。頃歲以來。言之者唇腐齒落。未知其幾疑矣。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而諱焉。英宗之選育也。仁廟春秋二十有六。孝宗之選育也。高廟春秋二十有五。雖未正名號。而聖意固已定矣。陛下之年視二祖何如也。徘徊不斷。未有專屬。非所以繫群臣立長之論。雜涉乎嫌。然皆勢乎忠款。非有私也。而陛下深拒其說非發揚。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竊聞宣諭。嚴答進言之端。非謗毀。自頃以來。諸臣杜口矣。日愔月邁。衍隙可窺。安知無如陶路遺使。宮求爲漢嗣者。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安之。將以傳諸萬世。其可牽於私情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早正而素定乎。大臣者。責乎以道事君者也。今也獻替之長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夫之心重。內降所當繳奏之。則不待下殿而已行。羞恩所當執抑之。則不從中覆而遽命。竊上之不嚴於絕私也。則進其欲黨而肯致蓋上

之進見乎書言也。斟擇其甚者而排擯嫉正而庶邪。善門而惡其任術而義道焉。蝕而律勞。凡其過失見於群臣之論奏者。固已不少。陛下壽手之間。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無惟乎聖治之勸而啟發之運也。臺諫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祖宗之時。言入輒行。無所回撓。將以養其氣也。比日以來。厥其強聒。求以藉之。乃有所謂宣諭者焉。權宄迭覆。交章請罪。則諭止之。危滯私徇。抗疏論列。則諭止之。且陛下以此官爲何官耶。蓋明目張膽。主於啟陛以與天子爭是非可否者也。很可諭止之與諭之其可止乎。王十朋有言。器與未畫諫奉行天子風旨。有宣諭使言者。有宣諭不得言者。臺諫之職。言不行則去。其可受宣諭乎。臣謂今日之病。何以異此。權其氣。挫其銳。則精神風采亦日銷月鑠而已矣。陛下果何便於此。侍從者。所以論思獻納。補闕拾遺者也。祖宗以來。爲搢俊乂列布禁近。朝廷一有闕失

言語議論之臣交唱迭和因惟正救是以朝無遺策今也班聯寥落
臺位孔多職業曠廢氣象萎薾國有大事言之而無助爭之而無實
政之名耗耶此之由。誠當世之士果無足以充是選乎則攝論綱常
一斥不復者其人也熟惡端乎勢除非類者其人也就陳三漸力挂
闔威願劾二姦簡請宮禁者之其人也若此數人合漢庭公卿孰有出
右者識能聚之本朝豈不足以折群邪而奪之氣今也或棄之而不
召或召之而不力至于廢置而不復寄記大臣銳意而不肯為廷望
實之不收乃徒謂之未必使為目前之苟可以求數豈可學枉哉刑
賞者國之所以然也賞公則人知勸刑當則人知懼人主所以御天下
者惟此二柄而已其可使之私且褻哉曾介姑親第賞宣授西如歡
正而邊林不奪恩寵于津汗姑即前所謂會歸而終置不問賞不私
乎近臣毒死獄出擬姦國人戶知賊豈難得發姦摘伏者非但失職

又囊橐之。典獄訖而吏書誕謾紛厖樹蹤跡摘踪莽廷弟充也三
凶流竄。今非不嚴乃有虔伏近畿押氣國法州郡故穿會不必何指
紳傳言相與檀提爲之流四凶族曾不如此刑不數于兵則者國之
大務也。治兵莫大於擇帥。擇帥莫先於節用。非關兵者雖自稱姦捷
向既那箴急難倚今綏不能頓威望位以代之。見大夫之中豈無可
任者。逕延歲月重於易置豈非憂怠世賊皆之過乎。敵寇南徼事已
數載遷臣交奏曰證驗聞。夫敵之以幹服誅我文夫而廟堂之上將
信將疑應接常緩防兵衛峙鼓振結勇了無爽落維增寨。明斥候。非
知兵者不能辨也。乃諂言覆敵不急擇才臣以畀之為一小邦不支
北騎奄至。自嶺以南無復搶草之備乃驗而國之豈將有及之乎。第
政之關孰大於此。國家版圖數年以來蕩析幾半。乎用度不損去
錄。譬如衰敗之家珠典盡而費如昔誰欲不困不可得已。量出久矣

儲餉日絀。苟求權宜因計大臣。此何時也。而土木不休好賜無節。
新宮今行之辭未施。即臣賜第未葺之役特典開之道路又疏宮掖
之間。抑揚時燈之費。此畫幣帛於版籍頁稅之地。既擅主乃輾移也帶
以應命。由是而推猶費侈用。外廷所不得知。有司所不得會者可勝
道哉。邪財之蠹孰大於此。陛下臨政願治非不焦勞而如前所陳無
一事志可不思其故哉。蓋自端平親政以來更化者屢矣。然其
所謂更化者。不過下一詔書易一宰相而已。至於大化之本賜予氣
運之盛衰治亂之機曾留更而不更者則固未知思也。本者何非陛
下之心乎。陛下未嘗以大本爲心切志見於視朝聽斷之時燕處近儒臣
詢訪得失見於旃厦從容之際。雖見舜之競業以武之甚勤不是過
也。然閒暇小人妄議聖德柔弱謹獨之地宮壺之未嚴燕昵之時寔
疑之不固。俾利伊昏之明著也。石不殖之戒未嚴。大姦巨慝私獻給

娛。婦位僭竊多嚴交營。君臣之間。相親以貨相賂以利。此元臣所兩
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至於使嬖側媚之人。所以營惑耳目蠱惑心
意者。尤足以為清明之累。謂大巧譖而使傳數禁妖姬外通而為邪
蜜主。陰姦伏慝互爲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夫陛下之
心天化之本也。不於是乎先務於力思所以更之乃徒空爲虛言
之實之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審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
雖然天心之非更之雖在陛下而輔之則在大臣陛下嚮自家宰斯
之二相所以會逢之者豈特爲書期會之故錢穀甲兵之問而已。維
約經陳當開說盡將以為陛源端本之地也。於是不圖而反及於
未流。豈足以為賢相哉。必定力圖本如韓琦收孔光得以悟上心而
北顧近指非所懼也。次去小人如司馬光所謂若雅宋必與此事
而抗怨禍懾之所恤必上絕內侍如杜衍之積奏十連封面

載抑榮倖如嚌從御之面質上前力去淵冀其備及乎此也則陛下
從而聽之其不能及乎此也則陛下以此望之處乎言動造次安靜
進覲涵養薰陶浸盛寤悟必使人主一顰一笑之間無往而不中其
度焉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矣臣之責盡而後陛下之心正陛下
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而理矣孟軻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陛下誠能銷變弭災以彰更化之
盛則孟軻所謂更者亦反其本矣臣竊聞西南寒儈嘗以庚子冬雷應
詔上封事乞陛下擇才并相以是忤丈萬之流落三年未自意得達
陛下更新大化再猶周行日歸歲旦日食之異敢不奉明詔述其強
愚狂瞽干瀆惟陛下幸赦
十二年斯得爲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進故事曰李沆相真每朝
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

奏議卷之三百十三　五

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關丞相曰吾儕當為幸天下無事丞相每
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殊合已之
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
憂懼則無所不至矣
臣竊觀唐虞盛時大臣進戒其君雖平居無事未嘗不存警戒之
意蓋人主不可一日無憂懼之心而保持是心使久而不怠則大臣之
責也禹皋陶益治於舜之前舜進禹使之昌言禹不及其他獨舉
爾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若以爲告禹豈自伐其
功者哉蓋將以保帝舜洚水儆予之心使之不忘一日之憂所謂
昌言莫大於此後世大臣罕能知此義若惟漢魏相雖有見乎此
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
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夫宣帝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亦可以言治矣而相乃常以逆耳之事告其君使之知所警懼爭
最安逸可不謂賢乎哉國朝名臣李沆相真宗皇帝每奏事畢必
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變色不悅同列皆止之
而沆不爲止且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若不憂懼則無所不
至矣嗚呼沆之此言真可謂得大臣之體矣雖周公作無逸以戒
成王何以過此且咸平景德乃國家至隆極盛之際而爲宰相者
不以已治已安爲是方以儆戒無虞爲心用能獨我祖宗丕丕基傳
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豈非萬世宰相之法哉臣竊見比者江浙閩
中諸郡同日大水流殺人民動以萬計中外一辭咸謂非小變然大
臣恬然視之未聞有孳孳汲汲推原致異之由因推弭災之策爲
陛下力陳之者一二廷臣不得已而有言亦人臣補忌職分之常
耳聽聞忌其莊聯括爲褻且抑何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耶決誕相

奏議卷之三百十三　六

李沆居天下無事之時而喜言災變之事今日大臣當大異數朔
之後而忌言災變之實豈以陛下不樂聞之而猶望以至此乎臣
願陛下虛懷訪逮示臣以喜聞警戒之意如舜之進其臣使之昌
言庶幾自今或有變異者以開廣上心傳示人言其國弭弭之術
宗社幸甚
斯得又上奏曰臣猥罪還山錄無補陛下過聽擢之孫承乏注辭
不獲命自夜思惟所以稱塞者竟列之初竊觀國家有非常之異載
於所在蔵不皇皇汲汲即爲陛下言之臣竊見六月以來饒信衢婺
台處嚴陵建寧南劍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流殺人民
以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不惕然警
懼推原致異之由求以禳弭之方臣竊謂漢儒言災異雖有甚事驗有
某應某爲必然之理故人畝不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顥蘇軾朱熹以

為感應之理甚精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來摭漢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真有若合符者試枚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王木𣏌興役徵民居妨奪農時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故災招殃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砥道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脩者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當要遠觧二府不復者有歷勤雖久而不召若黨與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其處可也而寂然未聞倍推錄至於詔旨所與命召所加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有德擊遠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遠人於主其水為災道人著看遺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位天下方以慶曆元祐

之治望之而因一小人輕蔑學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小大有欲陷正臣以娛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孑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於天性而草茅和闇成編敕錄之歲事謂劉晁聞著稿廷至於州縣之間究從孔多而輔郡殺害其著者遣路流傳莫不切齒內外臺臣以其肺腑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要挾營者也則反稱謹存全不傷毫髮刑罰絶理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畧萬餘人後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掠者奚翅萬人劉㦸之餘民氣破傷官吏從諫竟若無害邊民失職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漢

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另勢年餘氣焰白盛上大夫無恥若趨登援挾倚為內主而都邑增加之訟亦復沖獄以濁聖聽教令不衷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諜考之時事信而有證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為偶然而不亟圖所以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帝已求言既與聞將下寬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惻之意二府引咎歸政之虛文猶不知改至於虛置救災恤難之責若存若亡未聞有擬議以納善由為已責如救眼然而圖之者此臣之所甚惑也推原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以災擬如環而不窮臣恐感應反覆始無終窮不至於大傷殺不已況陰氣陽微孟昭然為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證而發五勝之運又我國家之所甚恐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察用臣言孟

下求言之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必達民怍官諸臣必進絶邪佞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愛惜士類必加意遠民救其死亡必抑違倖臣絶其干撓信篤行此六者示不疑則天怒庶幾其可回和氣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久今天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為陛下言之臣觀漢成帝時災異重暴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為言其論治世之事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曰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陳衰亂之事則幽僞之禍朝廷不和禍變自此始曰朝臣舛戾日以衰數見災異反覆言之至為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為君向者亦可謂善言災異矣今陛下慶鄉大化屬精思治所望於一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誡勉屬非不諄切而何纖芥之嫌不祛偏黨之嫌使茂實人受亂其間悖至不可復合矣使人主

變謬陰陽何等職分曠不以揆契皇變相違者自勉而甘心焉
累世貲戾之風然則沴氣致異滴水為災三相安得不任其咎乎臣
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
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
猶有變異以為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無盡妄發惟陛下
幸赦
斯得又上奏曰臣伏覩御筆以諸郡水災分命朝臣體訪被災輕重
布宣德意臣令有司給降錢米賑濟仰見聖天子憂念元元不置
慮之意然臣謂近年以來所在常平義倉例多羽化況當水潦之餘
儲蓄抑又可知若令有司專仰此以充賑給必成文具竊見仁宗皇
帝慶曆八年河北水災特出內藏庫錢小令三司特給斛斗賑濟嘉
祐元年河北積被水出內藏庫紬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神宗皇

帝熙寧元年詔三司支錢五十萬貫助兩北轉運司應副水災諸州
支用以充糴糧民間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東西水災每免百姓身
丁錢絹粲內庫紐與撥還戶部以充軍用祖宗愛民之切粲有司賑
給之外又捐朝廷內帑錢物以助之實恩及民不為空言所以人心
感悅天意易回雖然此非特祖宗已然之事亦陛下之所親行者紹
定二年台州大水命常平倉若常平務治經理發運倉米十萬石
封樁庫錢五十萬貫以充賑濟修城之用是時樁儲西倍於今哥五
十萬為今二百五十萬視三祖所捐蓋有過之今澱之地既廣當
此國當急積亦安可漠然視之而徒責之諸司州郡乎臣竊料陛
下痛傷赤子死亡未必不欲捐緡賑之特大臣無事蓄縮逆畏陛下
或有所靳而不敢言耳且紹定賑台之事猶遠猶能行之者請二紹
之賢而猶不論為之乎矣今蝕之地謂國家大災難拘文律將

賙須應不能稍稍度外行事以慰天下之心而曰國力方屈吾為朝
廷惜費殆不得為知務矣臣謂三使者之行當各以二三百萬緡自
隨所至的應被災輕重均濟近郡又當兼給以米庶幾實德宣布可
以轉災為祥朝廷每造一宮建一寺其費動以數十萬計若捐百之
一二以活十州數百萬生靈之命其為福田利益蓋有大於宮寺者
矣陛下若以臣言為可乘伏乞睿旨降付三省疾速施行
景定五年斯得為秘書少監以彗出應詔上言曰臣伏覩七月六日
詔書以彗出柳宿詔中外臣僚直言　政缺失者臣一介庸愚性
急直淺袖來通蒙陛下擢貳蓬省繼承記言竟以遇事妄發得罪而
去已而未賜庶矣何處然之後稍與摺拾至于十年自分此生永訣
聖代無復一言關于陛下之聽矣不謂垂死之年乃承罪己之詔尋
勸懇惻導之使言臣自睹皇天震怒大禍將至其敢畏避而不奮

其所懷以覆聖明謹瀝血忱以群臣所必不敢言陛下所必不得聞
者為陛下幸聽臣謹按國史徽宗皇帝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
出西方光芒長十餘丈徽宗大懼日進蔬食每夕焚香涕泣上奏百
拜星乃止蔡是概然深照蔡京之姦不由人言奮自宸斷即日罷
其左僕射凡京所為政事一切罷之除毀黨碑凡元祐姦黨悉釋二
十項悉從蕩滌停稍役住方田罷三衛復閹土更學法復科舉罷推
免製造諸六尚貢物以至茶鹽錢法並詔戶部議改內外百姓歌謳
歡舞騰于塗巷近世以來以實應天精切勇往未有過於此者徽
安得不取法哉陛下數年以來尊任一相虛心委己事無大小一切
行之果得其人宜乎天心克享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而庚申以來
大水為災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
大踊民命如線景象急迫比極矣今又重以非常之異妖星突出

光芒竟天。夫柳為難大，大者國家盛衰所在，而無出為其變不小者
非朝廷政事大夫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臣請得而枚數
之。祖宗立國之本忠厚。大姦巨惡始加流竄，今之大臣輕於用之，以
怖異己。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停遷黜，無月而無，威則亨矣，如
斲喪祖宗六聲之澤。何士大夫以仕進為業者也，今使刻薄小人吹
毛求疵，搜抉塞動觸新制。進退無門，旅困飢寒有歷二三歲竟不
得一觸而去者。又使輕銳少年數人日夜改七司吏，擿抉增加自為
勢勇，惟恐一人之得僥然但能困於寒耳，至己所欲與則雖踰越下
流超資，越序而無所忌憚也。人才雖得自古而然，無富貴收拾摧之
使，今也以意向為用舍，以當朝為去留，自非素出其門皆棄不錄，遂
使懷才抱藝之士淪廢流落，咨嗟憤惋，有嗣人於盛世之恨，豈不足
以傷陰陽之和乎。當今之大臣皆以下士為賢，世謂權臣未嘗少貶府

以通達下情為己事，人物共濟國事也。今不務師古，妄自尊大，有逆見
然，如謂鬼神，越月逾年竟不得通，雖有奇才異能何以自見。凡此數
者皆為陛下失士大夫之心者也。自井田既廢，養兵之費皆仰稅租
漢唐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今之聘其私智，希田以鈎自謂萬高
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敕罷之，有秋成舉行之命，從謂無不
頑也。白奪民田，流毒數郡，吉縣素物不售，一錢逮使大家破碎，小民
無依，米價太翔，飢死相望，有司尚謂田惡時聚月易無有也，時嘉佃
乘之咸叛其主，識者謂異日浙西有亂，必自公田始，不特若此又田
出虎狼之吏，使之磨牙張吻，噬咋良民，桐山一閒是近為之囊橐，君
水三倉賴民之所抄選，吏越銅到郡，數旬而聚鈸至三百萬，椎剝之
慘不言可知。朝廷所以去縣專本以愛民也，不知反以害民，一吏就擒
視為弄州。吏坟導孫數十家得錢數百千萬而猶未也，實奠賞于

破產亡軀，哭泣載塗，臣所親見，儻天謂而世者，校若州縣，揮戴之
舉。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幾甸之心者也。江漢上流國家重地，中興
以後，簡拜名臣，殫靈無摩未始偏發。今也舉而付之一夫，容養姑息
如奉驕子，頤指氣使，求得欲從，斬刈殺伐，偏於湖廣，監司守令畏懾
而不敢爭，使陛下創殘遺民，湯火而莫之救，江西湖北歲糴給
錢，其來已久，今亦率給吉撫，人情穿不洶洶，以至市舶畫刹而蓄聚
然，遺宦商旅而嗟嗟然。比日以來復聞廣寇贛盜相挺而起，凡此數
者皆為陛下失遠民之心者也。然此特臣田聞所知萬分之一二耳。
淮海以西，荊蜀以東，千萬人之怨，又豈止是哉。陛下所恃以有天下
者人心而已。今大臣盡失之，則其相與怨痛疾呼，豪鵠之雀，是妖鐘
舉以警悟陛下，以昭示危亡。又何足怪夫。況近歲以來，天生妄佞之
徒布在世間，立人本朝，惟知有權門，而不知有君父，或稱其為造王

室，或稱其元勳不世，或直以為功不在禹周公下，甚至謂若自至上
前譽歎重明，掩敝罪惡，使陛下深居九重，等倚一相，高枕而聽諸
如泰山四維之真可倚，不知其下失人心，上招天譴乃至於此。豈非
群臣附下罔上之所致哉。陛下試觀五年之間，搢紳妻哉，不知凡幾
千百，亦有一語事關廟廊，皆手寬之異己者，蓋亦微之儒已若盡盡
上自執政侍從，下至小小朝紳，無一而非其黨，雖學校諸生亦復數
年禁無一語，言路久已刺耕所以養成大臣橫逆之氣，人怨天，示
至於無出不止也。且吳晁黨兒二公，漢唐以來視為常事，丙申雷發
陛下亦嘗書發剛斷，一日而罷二相。今彗星之變，不惡言豈當發
非時之比。況人心皇皇，萬口一辭，皆指其人，獨陛下不悟耳。且后如
之家未得為執政，乃仁宗皇帝之嘗令也。政宣紀之，終至禍敗，陛下
違仁宗之令典，蹈政宣之覆轍，則已不合天心久矣。今遇非常之變

而又不思改圖則亦何時而覺悟哉臣恐自今上天不復譴告而從敗旋至矣臣忠憤所激不勝大願陛下取崇寧出故事民復被寬力見施行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取庚申以來一切刻薄害人之政即日罷去申嚴仁宗著令為子孫萬世之法而又盡滌聖心力行好事收召真賢昭洗冤魄以荅天心以慰人望如此十日而妖不滅則寸斬臣以謝大臣以戒狂妄臣不敢辭千冒天威不勝震懼之至

淳祐十二年國史實録院校勘湯漢以大水應詔上奏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女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又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至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實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不當陰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樞密皆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念而報答私恩於群黎百姓之疾苦却不恤而啚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為中書造命其施行不若内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强敵殺心既不敢盡施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已玩熟而貪鄙積黷貨無厭從既將恣行其欲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渙汲浸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始以近習遊之善之曹愿從中出鄉未欲見其充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也土木之祠祝禱祀毒政煩細敎胥吏賤人皆得翱翔之藝微猾鄙之甚鄉不如是之盛也御筆之出上則發朝令下則廢有司鄉

不如是其多也嬪嬙之通土苴致之禮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召災召怨召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徒以常日視易之心與之乎

理宗時考功郎官趙景緯以異出于御應詔上奏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未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精髓不厭而無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憚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己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飛陛下損內帑以絕壟利之誚出瑞嬙以節用度之耆弄權之輕孚柔為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患澤從實為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諫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蔽為忠信之人使為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見刹冗濫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錄其籍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政悉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今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遷移於諂諛之至之後萬一適聽左右寬譬之言畫為他說以自解手擊納故以蓋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殆未可知又曰損上食不若損內帑御貢奉之為實避正朝不若闢門廣忠諫之為實肆大眚圖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蓋天意方回而未盡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壽命隆替之機也

時許監察御上奏曰臣仰惟陛下祗畏天戒益修聖德固風雨而寒飇

之變惕然恐懼以避殿減膳爲求言是趣新渙哀綸布告中外俾小大
臣僚承以直言來上聖心篤切已足上格穹蒼矣臣昨廁從列茲叨
祠廩目擊變異痛心疾首雖抱沈痾昇趣衙事其敢以是爲辭而不
思所以仰答清問是用披瀝肝膈粗陳管見惟陛下少垂聽焉臣聞
聖帝明王之世天道順於上地道寧於下故無疾風苦雨之災無地
震水涌之變此皆盛德感召之所致也而自今夏以來地震屢矣延
七月七日而虹夜見虹颶母也越二日而颶風挾雨大肆咸官人皆
曰颶母之見與先兆也臣則曰先兆之見不在乎白虹出象之時而
已著於地震示變之日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
生且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於是乎風霆流形發生庶物斯其所謂
神氣者歟夫何神氣之發育乃反爲人物之殃不爲祥風甘雨乃轉
而爲災爲沴於有甚可怵者爲土宇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潦爲霜

奏議卷之三百十一　十五

雹矣民人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傷害民命矣物產者所載之神氣
也今則無成之穡神地無餘一飽無期饑莩持見矣地震也其爲而
颶風播其毒是其咎果安在歟夫地載神氣而聖人之神氣實與之
相爲流通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作書者以爲舜之德即舜之所以
爲神氣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禮者又引崧
高之詩而繼之曰此文武之德即文武之所以爲神氣也成王之神
氣微有所昏蔽大風偃禾昭示譴告及夫啓金縢之書發悔過之語
而反風起禾見於不旋踵之頃當是時成王之神氣其精明與舜同
亦與天地同政一念感召如響斯答然則今日之警天道未順地道
未寧震動飄揚災異交作與庶物蕃生之癘而有萬折摧敗之憂陛
下盍亦反躬內省思吾之神氣有歉於古之帝王而然歟臣竊謂天
覆地載人物處於其中同此一神氣也故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盛事勝明所孔碩所以爲神氣之主也比歲以來兵戈洊臻
戾之氣上干陰陽西蜀破矣荆襄殘矣淮甸搶攘江湖擄掠民人死
亡何可勝計今又先之以地震重之以風雨凡平時之林然而生蔚
然而茂神氣之所發育者率皆摧折蕭條觸目睢鼻而又物價翔踊
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坐而溜死耳夫民物之生皆地之所載
而天之所覆也今天變其道地變其寶但見寒衰之形莫覩寬明寬
昌之象可不爲之寒心哉雖然亦豈無道以處此臣敢斜別其條以
告陛下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爲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
血脉流通耆壽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也人才
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脉也自一身而宮闈自宮闈而朝廷自朝廷而
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
血脉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強

奏議卷之三百十一　十六

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脉通矣故天下之樞括惟在陛下之一身
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厤之艱險
變故不爲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爲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
而神氣遂爲之消沮乎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憂患則
怵惕恐乎則施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貳之德則固不當
若是也臣願陛下撣念災變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嘉自懲艾以
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與異爭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之
後尤當競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有風怵雨撓本蘖壓之變
臨乎其前縱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鴆毒扶群枉之邪徑伸忠賢之
正氣然居深處與游朝聽覺之際間一莊近嬪進御與經帷講學
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監孔昭爲可懼勿以
惜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爲難欺聽當儒乎天君而毋以

外物汨精神欲悉盡付於至公而毋以私昵奇心腹庶一時寬釋也
邪莽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身目前玩忽
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
不敢養驕以請服勝小臣不敢養欲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揄
蕭墻之禍遠臣不敢養姦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於岌嶪
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於至安永固之域
矣臣所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先著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
進賢退不肖為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病之原則在
乎未能識善惡之真如使其真知善善真知惡惡則何遽至於亡惟
其顚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韓石宜去者如張山甫之正不屬
邪忠不敢任任邪滿朝則忠正路塞是以終陷於亡耳陛下誠深鑑
郭公所進退之人不為其衆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作賢
作倚立集一定之守人謂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觀陛下近年以來
未嘗不欲用剛也特在乎當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於君子
而勿誤施之於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於小人而勿誤施之於君
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當而不蹈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則白賢
否之真但恐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靖為尚然所謂安靖
者惟苟同而已矣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苟同
為賢其意將以求安靖也殊不知是是非非力爭明辨合天理當人
心乃所以為安靖阿意順指嘔上諂下無所救正黨閣識規則雖求
為安靖乃所以為大不安靖耳今與其數見天怒未解禍證日新民
情易撼尚得謂之安靖乎本朝慶曆嘉祐間群臣可否相濟無異
而異為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亟猶而又異為一談由今觀
之孰得孰失人才之登庸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己意為
進退而以義理為進退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
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事得實之實今也不然旣遇有一性使者一
陰殺則左顧右盼無與之才之嘆正如風痺之人雖欲不仁四肢百
骸不為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苟同
之識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鴻羅畢至乃可以同風厲之會節蔽
之事矣臣所謂陛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
知之務兵財二事而已然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觀為治古典王之
始奮從手而遷擇一昧無兵而徒有兵涉財而早有財益其精神志
念況深不斷參末至不能導以先事勢可為之逆畏而失時機而逸
羸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脈本相通
今析而言之執改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藉財
何以濟苟不通為一體更作規模洗滌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
也今中外所養之兵與冗兵也戍濫食者不為少矣而攝書於籍兵
籍弊布在天下者凡四十千萬有奇其數可謂至多矣而猶宮於無
財此豈物死常調者所可變而通之哉陛下必思夫與王之帝王之
手而運掉一世者何術而致此彼惟不以常調處之元中求實元中
求生故能易禍為福如反掌之易耳是故患兵之少而言增募者謬
說也患稽之不行而言拜疏者尤[illegible]說也舉朝群臣迂迂如同中未
而陛下又未嘗毅然振刷之有所改作則向能救今日傷殘危亡之天
下哉或者乃曰論事易行事難欲振刷改作且恐如之何而發端
又如之何而齊貫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臣應之曰今日非不可振
刷改作只恐未嘗振刷改作且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必有其道
矣且陛下亦嘗以自昔人主処艱危急之極者而思之乎彼口之

所食者何食身之所服者何服宮壺凡於御用者內外有[?]
吏否乎有濫恩橫費否乎輿土木否乎侈宴樂否乎玩戲者或有此
則笑曰是不過御用耳所用如丘山而所節僅涓埃此迂談耳臣之
所言異是曰節而已哉直欲陛下如興王之始當往乎而運神一世
則必思生目仰體飲食嘗膳眞如越王句踐可也必思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眞如衛文公可也夫如是天下將曰萬乘帝王而所食如是
所服如是是眞欲與帝[?]矣是眞欲此一世而更新矣妃嬪耶晉御耶
土木耶宴集耶必能翕然大從風省天下傳誦曰今日放某人矣明
日又罷某事矣冗官耶冗吏耶濫恩耶橫費耶必能確然痛加裁抑
天下傳誦曰今日下某令矣明日又革某弊矣陛下在心必在必行
然不朝作而暮止勿迂論譏至當歸一事有甲可而乙否萬一左右
二臣迎逢陛下之意以為方今事勢未至危殆之極何必先為苦節

寡躬之慾是說也乃容陛下之儉德者也所宜深警而亟存之哉又
以為方今幸而人無横議何必為此紛更張皇之舉是說也乃沮陛
下之從善者也尤宜明辨而力斥之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興復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可謂至狹至微矣尚能振作興起挽回廢墜之
緒復為隆盛之勢陛下視少康之時豈不尚易於斡旋運用乎漢武
帝為狹景所遇自知必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嗚呼
代天作子撫有萬方危迫困辱至出此語書之史冊貽羞千古雷共
尚可救藥也悪而不警及其不可支吾也猶不知悔曰昔然矣奇不
懲乎今日之事不問智愚不拘中外莫然一辭皆曰巧婦不能為無
麵餅甚者則曰國將與楮俱敝此憲[?]若其言固切而論及於振刷
改作則又皆曰陛下猶未之前也不特陛下未之有為陛下左右之
臣亦皆未之前也無乃以為姑已而不職討國乎不思皮之不存毛

將安倚討國乃所以為己討也陛下躬率於上將有啓安為討而出
如陛下猶杜以平時姑漏之具文而施之於傷敗危亡之天下則雖
有管晏猶不知為陛下計而況未有管晏乎夫管晏孔門之所羞稱
也今欲求其所羞稱者尚不可得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人主天下
之利勢也陛下操富國之利勢於掌握之內惟在乎善用之則天下
何難治之有臣所謂陛下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脈必通者此也抑
臣復有獻焉上以言求下下以言應上勿謂言為無益也臣竊思今
日之事復有十條焉號令半多反汗最輕天下今當謹重其所發一
也賞罰未行之始天下已生玩心今當示信而勿惑二也所在置情
不安敎於陵紀綱律令當厚恤而嚴法三也災變之後小民寒食皆
將驅而為盜今當招羅以弭盜四也秋高馬肥虜情叵測臣慶隨而
已為徒時豈容更復忽緩五也督府制閫統體相關所宜截為一心

以國事而藏私情六也監司按行諸路楮務徒致煩擾亟宜別行措
置七也州縣體量四租務在寬恤又下以固民志八也淮東子壽
合易以銅楮通收所以寬此償是說可行亦宜早有定論九也安邊
所之積貯合歸國費毋致陰消暗耗十也此十條亦粗足以潛索進
然臣不敢盡擬細微以瀆聖聰者蓋以治天下必使神氣精明自然
骨力強而血脈通凡此末節有不勞餘力而自舉者陛下當以精氣
之說為迂稽諸天地驗諸人事今日之變非向時大災之比蓋大災
僅在京城未為害也今之水災遍及外方矣不戒于今猶可謂曰居
民弗謹遂至延燎水災非細故也我宋以火德王天下況朔河決為
災猶且上下恐懼況風雨肆然于此極陛下其可不奮志力行一
反衰弱之兆業而為興隆之氣象哉竹曰際昔之雷不如時憒今之
夜不如蔵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臣賤性朴愚懷不自已華恒

陛下尊之使言。是以一吐狂瞽。惟陛下財幸。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星晝隕。其占為獲軍。為陰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微垣。其占為饑。為逆。為喪。七月戊戌。太白經天。其占為兵。為喪。為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為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孰非天作。變不在他。陛下亦思所以省己然回天心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為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為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稍為不識。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群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變。必避殿。每有禱祈

無不響答。而臣嘗以為此特淺之為見者耳。夫水火。大旱大雷(?)無歲無之。而不止(?)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徐邳寇軍。二月而惠(?)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逆將。四月而建寧隆(?)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挺禍。七月而高郵阻兵。持章奏所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為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了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假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故未嘗不知畏懼也。而臣竊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感。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途。所接州縣民吏語及觀路未有能深信者。若江淮以北則甚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必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權中書舍人王應麟以冬雷上言曰。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

事義表盂進甲勝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

法舜俞進故事。曰。仁宗神宗時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神宗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撤樂。恐陛下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神宗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讜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載不寘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西(?)閘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上天之心與君甚人。君之心與天通。一陟一降。流寓陟在。初無毫髮之間。五事有敬忽。則庶徵有休咎。其應如響。我神祖久旱輟同

天節上壽之禮。是陽即日而雨。陛下以當寢天。基節上壽之禮。積陰即日而霽。夫豈人力所能致哉。此心即天心。天心即此心也。留弼於既雨之後。奏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至姦佞之處忠臣之辱。即以畏天戒天。蓋在於進君子。退小人。人君欲爭此意而行。到貨畏之實也。答詔欲弼不替今日之志。君臣交相儆戒。宜有以祈天永命也。臣故亦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示以天意已回為喜。常以天命難諶為懼。

汴應龍進故事。曰。劉安世嘗言於哲宗之朝曰。上天之譴雖為而融。照明主所以恐懼修省。而為質與其為祈禱之小數。不若圖銷變之大方。願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詔中外之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務近正。罷黜其當。以施有政命。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悟天變。則[illegible]之門。[illegible]災之古經。應變之至

壽也。

臣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不易之至論也。夫災異之來，天所以警人主。苟不講明乎實政，而徒崇尚於虛文，其何以轉禍為福哉。夫避正殿，減常膳，徹音樂，固足以寓親業之忱，貽占候祥，齋戒禱祠，固足以示懍懍之意，然非特應天之文備，必下詔求言以開已之過失，必散財發粟以蘇民之疾苦，必黜罷之臣間窮論薦而後可以回鎮翔之方，必賞罰之行不濫不僭而後可以起偷惰之習，如此則君無失德，朝無闕政，感召之機，當如影響之隨矣。此則應天之實，在今日所當先也。竊觀近事，所謂應天之文雖已備舉，應天之實，當加之中外，廣言盡求其當而施行之，必速，雖然鐵錢打置，豈其實而給散之必均，私糴不行則聚延之路開，而斷不疑則群枉之門杜，示恩威以馭將士，振紀綱以尊朝廷，上下一心，無有扞格，則形聲和而天地應，有不期而然者。昔蘇軾有言，受災犯日以太宗潛德而兩至，愛感守心以二聖施仁而退舍，蓋已然之明驗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愚聞又進故事曰：真宗景德三年，司天定五月朔日蝕，上避正殿。既而陰晦不見，上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恐一方之民不被其災耳。高宗紹興元年，日有黑子，上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應天之道，以實不以文。若朕實德未至，徒為文飾，恐難動天。其在君臣相與盡心行安民利物之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苟人心說於下，則天變銷於上，猶影響之相應也。夫天佑民而作之君，承意以從事。苟一念之形，必以為民為先，一政之施，必以害民為戒，務懷撫育，布德行惠，使無一夫不被其澤，則形聲和而天地應，尚何災變之足慮。若夫陽政沖令者以干陰陽之和，故謫見于天，以示警戒。苟能因災而懼，是宜遇圖，舉行寬恤之政，俾斯民無愁嘆怨恨之聲，猶可以上回天意，轉妖為祥。若徒避正殿，減常膳，以示脩省，而無寬緩四方之意，是特循故事耳，果何以盡感格之實哉。故真宗因日蝕不見，不以為朕德所致，而惟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而高宗因日有黑子，而欲行安民利物之事者，其意蓋如此耳。況者日官預占薄蝕，陛下首頒御札，越舉舊章，御使朝損，殆蠡飛恭，寅畏不遑朝夕。復發德音，赦過宥罪，流移而蠲租賦，拔士卒而恩錄窮，仁心一形，天心隨格，陰雲布濩，實璽屏蔽，君可以上寬憂虞，導迎嘉貺。而謙冲益抑，稱賀之禮既不舉，打復常之請又未俞，允此虞舜之惟時惟幾，文王之小心翼翼，何以踰此。然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必盡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而始終如一，然後可以應天。必官吏謹奉行，遠邇罔不周徧，而不為文具，然後可以動人。天人之間既和同而無間，則開重量之祥，建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冀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三

災祥

宋理宗時江東提點刑獄杜範上奏曰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鬭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據我巴蜀擣我荊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illegible]稱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飢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

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雖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果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者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弛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賊嫌計猜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非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天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欲天有圖治小事藏肆邪有以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不聞大道然消懼之意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竊預政中於中書留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

私親之請託家臧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也

範遷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上言曰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躬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事有是理哉望陛下一洗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嬖寵屏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宜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不堅持復時取郡缺以徇人情士大夫陷職滿者問以不得相敘而改正之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言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米一千其增未已富户今爲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閭門饑民相聚搶攘江至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詳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寰

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猝無隄防來或相挻紀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寢食弗遑然宮中宴樂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倖未聞有所斥遠貴戚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剔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至遠授者推去守之役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徑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亦嘗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和糴若何而可運所召軍狀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軍餉本若何而可足民若夫所遣使者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圍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裨益則[illegible]

右正言蔡侍講李永同上言曰趙冀分野乃有災咸犯塡星之變則
我師之出苟無當矣慮而卻 若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忽
加惠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
度宗咸淳元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故事曰漢董仲舒治國以春秋
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臣聞水旱之有祈禳古之道也何則民命所關苟有可以救之者
君子必盡心焉不若是則謂之無志於民可也周禮太祝六祈有
四人掌門禜法曰雩禜於水旱也漢晉梁隋迄唐皆遵用之不以
爲世俗祈禳小數而忽之也然臣以爲水旱之有祈禳猶其弭之
有救搶急而不當緩急則可及其未然而弭之緩則災變成形
無益於事矣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民其不莫者言貴

早且古人之於民事皇皇汲汲而圖之故曰民事不可緩也董仲
舒之治江都見不裁他事獨詳著其求雨止雨之法亦可見以此
爲先務之急矣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恍惠咸適宜其應之速
也國家凡有水旱祈禳之禮著于令甲有司未嘗不舉而行然常
失之遲後歸赫赫炎炎苗將槁死而動雨之令始行浩浩洋洋瘞薶
爲河而閉陰之典方舉其未然者固可及救已然者所傷亦已多矣
有民有社者已切惡勇於行之不爲晉然也而猶拘攣窘縮視儀
聽唱亦何爲哉雖然水旱者陰陽而已縱之者縱開而已所謂縱
閉者止於城門開閉而已哉夫滛雨爲沴者陰盛陽微之證也今
朝廷之上明目張膽之夫少而忠言同於之士多此陰柔事之
間接百試邪之氣象而棄甲曳兵之習痼於陰也因世之拘攣壞
數膿之青色而無有興潤之他深外陰也者則人曰思不淨人來也

其於明勝也用矣盜賊不爲之衰上貪墨之吏去之是也而使之
易鎭偵罕之將弃之是也而使之扞城則臣恐于陰戾乘劃載有
漢人之患正衙罷奏無官不對幾有唐世之風此皆陰盛陽微
之證也微者不擬使之日消盛者不閉使之日長安得不感天地
之精而生戾氣哉此又祈禳之大者而尤當皇皇汲汲以圖之也
臣愚妄之深爲憂懼惟陛下垂纊
年撥進故事曰乾道元年二月甲辰以久雨避殿減膳詔兩浙災傷
州縣身丁錢絹湊擊因詔福建奉歲輸免之二年四月戊寅以湛
雨爲沴詔侍從臺諫諸究刑政所宜以聞
臣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法祖敬天肇新初元與天下更始德
意歷之乃仲春之月而雨霖霪未已聖心惻然憂民之憂遠
使察獄惟帝躬實已休用心何以加此臣竊觀中興以來之治莫

盛於乾淳而稽之史冊元年春以久雨避殿減膳次年夏以湛雨
詔究刑政夫以壽皇勵精爲治之初君德初無疵纇之失而頻年
苦雨如此壽皇猶切然惟一政一事之間有以干陰陽之和者即
此一念自可格天故然不能累乾淳之治者以此陛下初政內匪
大公杜貢獻之門絕倖進之路皆爲民生計也而陰沴之氣乃見
於初明之時何耶恍諸佛實自是施行天地生物之心也或者奉
行不虞德意壅於民也聖恩江浮仁及卑而天地成物
之仁或有若猶有沉鬱于下而不能自拔者歟業法本爲書業欲
民知重本也今京城游手未作者衆或困於衣食之無資乎物價
之未平歟民未遂生也今在在物價騰湧妨於貿遷之無術不
係不匡明主未嘗不欲躋世於治平而欲奮欲安人情終莫能盡
之也得氣猶有乖氣致異者歟不然者君如此盛雨何從而來耶

方細民艱食，討日以望一麥之登，而今復於兵戎，何以解陛下憂爲
民之憂耶。陛下謙遜，未嘗御正殿，未嘗享玉食之奉，可與偶於孝
宗皇帝避殿減膳矣。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心爲心，損內而恃從臺
諫，講求刑政之所宜，外而監司帥守條陳民生之疾苦，問其所已
行而求其所未至，一政一令，兼合人情乎。人情悅，則天意回矣。然
此皆目前顯然之憂也，而陰陽消長之機，又有大可畏者焉。今正
人登進，善類翕集，方陽明用事，而陰峰乃萌，是可不忌其推乎。陛
爲君子，爲小人，以宴安鴆毒賊其陛也。陛下力行[illegible]孝思，圖維
決與聲色之奉，其可處其小人得無色，藏乎奚民得無窗何乎。盍
賊得無竊發乎。天其或者警吾君，吾好使爲扶陽抑陰之計，無事
而爲有事之防歟。凡此數端，皆有二開聖慮，言曰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惓惓。

宗正少卿趙景緯上奏曰：當發非時，寓在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
屢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積患之源，已收而復出，戚貴之
謁方嚴而韜伏，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袤，而或緩於包傳之罕詞，
緝賁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弛於稽覈之小數，以至弄墨未雄，
而校拭之旨已下，教奉未幾而提出之任已開，命令不避則陽縱而
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闢而不寠，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正求所以
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原，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毋牽
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止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
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弭中興也。
金章宗明昌二年，參知政事張萬公[illegible]問山東河北秉
貴[illegible]令各爲穩焉[illegible]具以[illegible]對[illegible]臣曰：隨處雖得雨，而未霑足
參[illegible]何[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以事與[illegible]當[illegible]凡益國使民之事，皆心

救救興不舉行。余於旱災，皆由臣等奉依法典，故皆當免官。帝曰：朕
等何罪，蓋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惟聖人
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冀
不修飾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可佚罷去。帝曰：天
與不可專言天道，盍必先盡人事。且[illegible]謂無罪歲，左丞完顏
守貞曰：陛下引咎自責，[illegible]之福也。
承安五年，烈風昏曀連日，詔問變異之由，平章政事徒單鎰上奏曰：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
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
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
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薦
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群下不明禮
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
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
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
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不暇深造，詞賦以取祿利，乞令取士
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
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私近似乃
生異端，孔子曰：義者宜也，[illegible]以義爲斷之[illegible]伏望陛下臨制
萬機，事有異議，少[illegible]聖[illegible]而疑可辨矣。
宣宗時，天旱，宣差河南[illegible]日[illegible]者君之象，陽之精
旱暵乃人君所用[illegible]夫燮和陰陽宰相
之職，而很論於有[illegible]不[illegible]論萬汝礪輩[illegible]不知
所職，其罪大矣[illegible]之者何報[illegible]今日之旱

聖主自用乎抑函識。曰。司天職實此之由也。
元太祖征西域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
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左右員外郎耶律楚材對曰此瑞
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
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赤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
世祖至元二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平章政事不忽木入
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對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
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
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
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
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
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

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誦論
款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illegible]賜之
世祖問李冶曾君問昨地震何如冶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
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側或女謁盛
行或讒慝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
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謁屏讒慝省
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矣帝嘉納之
成宗大德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弭災之由及弭災之道齊
履謙對曰按春秋言地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
則地為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譴
不可徒為禳禱也
成宗以恒暘暴風星變之變詔公卿集議弭災之道翰林學士承旨

劉敏中等上奏曰切惟事有本末政有緩先今撫其本與先者言
其畧有七一曰畏天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
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赫赫甚邇凡一話一動一政令
罔不兢兢業業思合天則期當天心若論官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不敢參一時之喜怒而輕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輕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謹守勿失於是
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於之也乃若政令之氣爽天必出災異
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存而萬物得其育也
故明君遇此則必省躬以知儆昭告而[illegible]誠於政修天意乃得於
是災變弭而和氣復矣故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者
堯湯用此道也二曰敬祖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
而傳之子孫猶當者之肇構作室者之持堂構也夫固不易哉我

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收附諸國暴衣菲食櫛風沐雨何如
其辛勤也世祖皇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旣有天下統一
南北何如其辛勤也欽惟陛下以仁明天縱之聖紹膺景命尤當以
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而謹是徵也尚益致其敬畏用一
財則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輕用官一人則必
曰此謂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豈可輕與動靜整肅舉事如此
則百司自然各循其職[illegible]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歡悅而天佑
響答福祿日臻邦基益固矣三曰清心心者身之主萬事之本也
夫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illegible]性心之所
欲心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以視聽言動皆得其正而無有偏頗乖
戾之患況四海之廣萬幾之繁皆由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
此心乎[illegible]可以別邪醜[illegible]帝王實

清心清者靜一不違之謂也君聲色之娛宴飲之樂有不假無先常
御適使不至撓吾心之清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
察光明洞徹巧言而信讒訣不得施邪僞不敢前百官有司各安其
職無有撓撓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舉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
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爲本審然攬權綱之要道也四曰持體
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耳人君任宰輔以敢百官守法度以
信爲民斯其體也君乃任一切官吏一小過有不之事耳而人君親
之則有司權夫上不正政令一民紋以日月屢有加賞罰心信誠
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下無所正則臣下恐懼皆思爲己而無其
所職姦害及民怨讟不足而或者莫異謀爲君之患莊手持大體先
有司裁制于衆必信從一則庶之治可坐而致何異之有哉五
曰更化傳有之曰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爲政不行甚者必變

九

而更化之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財用不足曰選法撓亂曰官府不治
三者而已試爲更張其時也蓋亦思其所由生財用不足豈非所
入者有限所出者無窮歟選法撓亂豈非實不同混濫格者多而
非格者不少歟官府不治豈非賞罰不明而名器不勵無定數有
司浮泛一歲錢穀所入幾何所出幾何若所出爲當出則財之不
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者如不急之費無名之
爲宜無其名件一皆止之則財用必足矣又詳考銓選除合格外或
格與非格者數何任迴量其根脚切過定奪仍原其所由踏職一緊
繞之則選法必行矣官有定制上下四以相維相當各有條理累皆
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齊者是以有賞罰立爲善者當賞而
不賞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爲惡惡者懲而益甚又知犯
主不敘又罷也而或仍園復用是爲綱常壞理也或然不思去至有

貪欺害民甚於自盜不即敗露上官不以爲意不以察因習成風
不知有恥治何由興宜嚴教者著公實罰廣名節由京朝始則官府
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大要也二者更民力必紓人材必多祥
瑞必集國勢必隆然非更一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之難守之之
難也惟聖天子以畏天敬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難哉六曰察
吏治官府之設本以爲民然而民所苦患者豈非在職之人廉正者
恒少而貪邪者恒多歟恒少者宜培植而反摧抑之貪邪恒多者宜簡
除而反掩護之歟何以知其然也夫廉正者仰不能悅上官而得歡
忤也議論高多僻不能媚奸民而又常載之怒憎積矣茲事一事則
羅於罪行一政以設於下奸人乘衆譖之投訐扇置構誣羅織之
言甚者待以折辱煮依鍛鍊而成其罪矣以措紳廉正之士一旦屈
膝受辱置對於無賴之小民紐爲一得解而風采掃地矣彼貪邪者

十

悉上則先意以希合於下則逢盈以求媚賄賂狼藉無由發露司
上司俾爲不知若然狀濫皆由而去乃且奔走羅要援取便宜擇投
美官是廉正者少而益少貪邪者多而益多也嗚呼吁所謂寔患者持
源從而放之哉夫源清則流清本治則末治宜端本澄源持綱之
成教內外官吏皆當洗心易慮奉公爲民所在憲司及上司衙門每
歲抑正姦惡務要精詳察舉其治行超衆者增秩賜金如漢世故事
貪鄙尤甚者嚴罪不赦憲司或失察舉亦行論罪如是則吏日多好
吏日少官有定而政化行惠及民而災變息矣七曰除民患仁宗百
須寧民所出取之有法民不知病今夫夏絲秋稅乃其常賦和買和
糴官實給價宜無所病者然和買和糴名件不一辭至豈當轉須
吏數和買必至豐戶科差依倚人得緣爲姦易新鈔爲爛鈔者有
之於價揀除者有之緣指其物惡殊爲而受者有之預轄以多買而

取路者有之，受路當買之者而移之下戶者有之，而又追呼停留費
用過當，民不勝擾矣。其和雇則十車之運而爲百車之程，有車之家
闕境追攝，必賂而後免。故曰，實和雇爲民之利，而細民之病也。今後
一切和買和雇，憲司必須照爲體察，仍許諸人首告，似前犯者痛行
追斷。監臨有失防禁，罰俸標過，甚者降等。憲司不察，同坐。惟攝止於
大都，將年例和買段疋紗絹等物，預期散榜文，各開色樣幅尺，兼
細軽重，添價和買，仍許中買，並引商旅四集，旬月可辦，不惟省減腳
力，防押官吏及免水火盜賊之虞，實永絕姦人因公規利害民之弊。
若慮或有缺誤，且可內外分買，若大都果便，來歲通行，斯亦恤民拜
災之切務也。

英宗至治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天曹楷藏
院經歷曹元用上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脩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

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郵賞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俟
賞罰以示勸懲，至於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覈，俾得真才之
用。朝廷咸是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帝駕在上都。先是，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翼賢大
學士張珪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疏上
都奏之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
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效忠，竭力克
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
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禄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前宰相鐵木迭兒，
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凡宗戚之忤己者，巧飾危法，陷中以法；
忠直被誅竄者甚衆。始以賄賂，罔擅威權，列門布要事也。里失班
之徒，苟全其生，屏迹太醫院，至若仁宗賓天，乘時告變，再入中書。

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威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
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坐要上功，遂復信任，諸子內有宿衛
外擁顯要，殺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己出，一令發口，上下
股栗，稍不附己，其禍立至，權勢日熾，中外寒心。由是群邪並進，如逆
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貫其腹心，忠良屏迹，坐待收繫，先帝悟其姦
發，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患，搆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
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屍，夷其族，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
家產，諸子尚在京師，貴緣出入宿衛。世祖時，阿合馬貪殘敗事，雖死
猶正其罪，況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鐵木
迭兒家產，遠竄其子孫外郡，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所以明
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
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孛羅、月魯

鐵木兒、曲呂不花、兀魯思不花亦已流竄，逆黨脅從者衆，何可盡誅，
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圜主
法盡盜劫，殺無民，其同情者猶正首從俱罪。況弑逆之黨，天地不容，
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
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生殺與奪，天子之
權，非臣下所得盜用也。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屬任非輕，國
家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覬幸赦恩，報復舊讎，殺親王妃
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闕若切齒。今不之罪，
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由此不振，設或效尤，何法
以治？且遼東地廣，素號重鎮，若使脫脫久居，彼既縱肆，將無忌憚，況
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臣等議，削其爵，藉殺人罪在不原，宜奪
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即烈前

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輔報。專務姦欺。詐稱奉
旨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貪其家人畜產。固恃權貴。莫敢如何。
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辭。竟原其罪縱之。下肆行無忌。逶在外郡。
何事不為。夫京師天下之本。縱惡如此。何以為政。古人有言。一婦銜
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臣等議。宜以即烈不花付刑曹鞫
之。中賣寶物。世祖時不聞其事。自成宗以來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
直數萬。當時民懷憤怨。臺察交言。且所酬之鈔。率皆天下生民膏血。
錙銖取之。從以捶楚。何忍用之不吝。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
濟饑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買。大抵皆時貴與斡脫中寶之人。妄
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直且十倍。蠹國財。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
徒。顧以增價中寶事敗。具存吏牘。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
止。天下欣幸。臣等比聞中書乃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

較其元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
貨。計今天下所徵包銀差發。歲入止十一萬錠。已是四年徵入之數。
比以經費弗足。急於科徵。臣等議。番舶之貨。宜以資國用。紓民力。寶
價請俟國用饒給之日議之。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國家孝治天
下。四時大祀。誠為重典。比者仁宗皇帝皇后神主。盜利其金而竊之。
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
應捕官兵尚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
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國家經賦。皆出於民。量入為
出。有司之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驛
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近詔雖已罷之。又聞
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喧播。群情駭愕。臣等議。宜守前詔。示
民有信。其創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者。悉罷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

事有枉者。宜明辯之。平章政事蕭拜住、中丞楊朵兒只等。枉遭鐵木
迭兒誣陷。籍其家以分賜人。聞者嗟悼。比奉明詔。還給元業。子孫奉
祀家廟。修葺仍元。未及寧處。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上酬以直。即與
拜羅斷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元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
者。則人無冤憤。夫德以出治。刑以防姦。若刑罰不中。奸宄滋長。雖有
智者不能禁止。比者也先鐵木兒之徒。遇朱太醫妻女過省門外。強
拽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為辭。竟弗就鞫。赦之。下
肆惡無忌。京民憤駭。何以取則四方。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姦人
命有司鞫之。臣等又議。天下囚繫。豈不無冤。今歲夏宜命省臺選
官審錄。結正重刑。疑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遣錄刑獄。宜命行省行
臺體究。興降府海鎮戍卒更病者。給粥食藥方。死者人給鈔一十五
貫。責所司及同知者歸官於其家。歲貢方物有常制。廣州東莞縣大

步海及惠州珠池。始自大德元年。姦民劉進、程連言利。分蛋戶七百
餘家。官給之糧。三年一採。僅獲小珠五兩六兩。入水為蟲魚傷死者
眾。遂罷珠戶為民。其後同知廣州路事塔察兒等又獻利於失列門。
創設提舉司監採。廉訪司言其擾民。復罷歸有司。既而內正少卿魏
暗都剌冒啓中旨。就驛皆採珠。乾沒貪殘民驛。邪蠹劉請。悉罷遣歸民。
害良民於非命。閔無害為昭雪。鐵失叛逆之黨。學士不花、指揮不顏
忽里、院使也先台思。皆以無罪見殺。鐵木迭兒專權之際。御史徐
元亨以言事論死。來平及貢元不花之屬。皆未申理。臣等議。宜
追贈元官。優敘其子孫。且命刑部及監察御史體勘其餘有冤抑者。
具奏以聞。政出多門。古人所戒。今內外增置衙署。員冗俸濫。白丁驟
陞。出身入流。壅塞日甚。軍民俱困。其害尤為。治之要。莫先於安民。安
民之道。莫急於除濫費。汰冗員。振紀綱。官分職俱有定制。至元三十

年已後，改陞創設，日積月增，雖嘗奉旨取勘減併，竟付各衙其者夤
緣保祿，姑息中止。至英宗時，始銳然減罷崇祥、壽福院之屬十有三
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餘署，不幸遭罹大故，未竟其
餘。況奉詔凡事悉遵世祖成憲，若復徇常取勘，詞虛文，延歲月，必無
實效，即與詔旨異矣。臣等議，宜勑中外軍民署置官，有非世祖之
制及至元三十年已後改陞創設員冗者，詔格至日，悉減併除罷之。
近侍不得巧詞復奏。不諳當調之人，亦不得濫入常選。累朝新并
所立長秋、承徽、長寧寺及邊鎮屯戍，別議處之。自古聖君，惟誠於治
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
元三十年言之，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
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
復營幹近侍，買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莽齋自稱特

奉傳奉，所司不敢較問，供給恐後。況佛以清淨為本，不奔不欲，而僧
徒貪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鈔數千
萬錠，數倍於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為己有，布施等鈔，復出其外，生
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妻子。彼既行不修，亦適足褻慢天
神，何以要福？比年佛事愈繁，累朝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
可知矣。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
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近侍之屬，並不得
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從中書復奏乃行。古今帝王治
國理財之要，莫先於節用。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則必至於害民，國用匱
而重斂生，如鬻爵增價之類，行之以盛，民戶以斗斛，技巧之徒寔投宿
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
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害匪

等議，宿衛宦女之屬，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簡汰。闌遺監
亦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衛近侍委之僕御
役民放牧，始至即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蠭起。其僕御四
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豢，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
期閱膘壯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
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間膘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
鈐宿衛僕御，著為令。兵戎之興，號為凶器，擅開邊釁，非國之福。蠻夷
無知，少梗王化，得之無益，失之無損。至治三年，參卜郎盜始者劫殺
使臣，利其財物而已。至用大師，期年不戢，傷我士卒，費國資糧。臣等
議，好生惡死，人之恒性，宜令宣政院督守將嚴邊防，遣良使抵巢招
諭，簡罷冗兵，明勑邊吏，謹守禦，勿生事，則遠人格矣。天下官田歲入，
所以贍衛士，給戍卒，自至元二十一年以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

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遂令中書酬直海漕，虛耗國儲。其
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為莊官，催甲斗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
傳，徵求饋廩，折辱州縣，閉償逼迫之日，變鬻以歸，官司交忿，農
民窘竄。臣等議，惟諸王、公主、駙馬、寺觀，如所與公主桑哥剌吉及普
安三寺之制，輸之公廩，計月直折支以鈔，令有司兼令輸之省部，給
之大都。其所賜百官及宦者之田，悉拘還官，著為令。國家經費，皆取
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
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淮、荊襄沙磧作熟收徵，徼名興
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止輸丁稅，其[illegible]之種及沙磧
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典賣田，隨收
入戶。鐵木迭兒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
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

宋舊業如舊制勿徵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為令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宮寺宜清淨絕俗為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有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有妻子者宜罪以舊制遣為民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伺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娶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啓倖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跡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為令臣等所言賊逆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

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譴消弭災變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臣等議亟為行之帝終不能從

文宗天曆二年御史中丞史惟良上奏曰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弊此政更新百度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難深治之由自此而全矣帝嘉納之

順帝至正一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上奏曰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權屢興大獄殺不辜郯王之獄燕帖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

順帝在位每遇天變無不憂見於色翰林學士承旨巎巎乘間上奏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脩行則天意必回矣

蘇天爵上奏曰蓋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昔國家消弭天變蓋本人心之至計也欽惟天朝列聖臨御深仁厚澤涵育群生或遇災異猶且修省誕布德音務施實惠是則祖宗畏天愛民之盛德也邇者日月薄食星文示變河北山東旱蝗為災浙江淮饑民乏食方此春夏之始農人播植之時災異若此農事何望夫天

之變異蓋不虛生將恐人事有乖和氣當是之時國家正宜訪求直言極切時政則在畢職[illegible]各言官罟寮[illegible]伏覩朝廷哀矜黎民奚數寶惠已新恩政勿示[illegible]文庶幾消弭天變感召和氣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賞罰者國之大柄[illegible]是紀綱繫焉故賞不失有功則勞臣勸刑不失有罪則善人[illegible]二者或失綱紀從隳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雖人君不得而私也比左右臣鄰敢擅威福而為之乎竊聞近日以來倖門漸啓刑罰漸差無功者覬覦以希賞有罪者僥倖以求免中外聞之竊議傷嘆誠恐刑政從此漸隳紀綱自此日紊勞臣何以示勸姦人無所警懼矣伏願自今以始凡官賞刑戮有交結近侍互相請託悉為罔欺紊亂政治者嚴行禁治中書左右兩司及六部等官時以

參贊宰臣爕理政務，君有不思奉公守法，阿容苟得，并許糾門

庶幾賞罰得當，刑政肅清，雍熙之化，可坐而致矣。

一、節用度。民有國之常經。今朝廷用度不足，弊在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而所出者無所還會，內外帑廩，皆未克贍。夫天下之財，皆出于民，既傷其財，必痛害。故愛民必謹於節用也。蓋國家財用，責之戶部，戶部責之運司、州郡，州郡責之縣，縣責之民，至民而止。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用猶不足，則嗟怨之氣上干天地陰陽之和，水旱災變所由作也。乞從朝廷申命中書省官一，會貢皆自報，詳定成者，罷不急之工役，止無名之賞賜，裁冗吏之冗員，減僧道之好事。凡百用度，務令撙節，庶幾國用既充，民無橫斂，召和氣莫急于此。

一、遇災知懼。聖賢之明訓，昔之有國家者，凡值凶荒災異，必戚然

儆懼，側身修德以應天，元元惟恐其不至也。蓋天災方作，民食未充，在位者於此時何忍相與飲食燕樂而不恤其民乎？近年以來，朝廷無事，待遇勳臣，固為優厚，然而宴享太頻，財用不能無費。夫珠翠綵罽之重賞，爲敗國之大事。今宴享必以教坊為歡，娛樂飛花，誠恐皆傷風，業傷日甚，費財擾民，有損國體。當災異者，豫先宜嚴禁以答天意。今後內外百司凡有必令筵宴一一坊樂費奢靡之物，並宜減省，是亦恐懼修省之一事也。

一、崇儒有訓，作善降祥，不善降殃，為善為惡，殃祥各以其類應也。後世佛教入中國，人徼福於奉佛事，獻種種利，小民信惑，至不能悟，甚者有所費之資，府庫捨施金帛，供佛飯僧，唯恐不至。然其徼福，□□□□，以中外之臣言其可罷，

嵗十數□九百□有寺□□□，□□□者撤毀院宇以附

庫不克，今所不給，修奉禱旨凡在與聖宮常例好事之一切罷去。今朝廷政教惟新，方圖維治，宜體漢朝之善，凡大內常例好事，宜權停止，當相常例，浮費有裕于國財，無欵不為異端，有關于政化也。

一、建官分職，本以為民，官冗事繁，適足害治。蓋古者官賢才，厭無績非以供一人之欲，以人之求者也。是以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擊柝，皆有定員而無曠職，故官無苟得，人無倖心。洪惟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五年，建官之制，詳酌古今之宜，故治化成而事功立。是自近歲以來，官府日增，屢法愈弊，俸祿既廣，事功益隳。夫文治之職既同，何為復列數職，造作所司既一，不應大冒數司，掌軍政者亦既俱分奉祭祀者，似太重疊。至于官府冗員，贅額雜冗，支俸食米，內外繁多，若不早為裁減，日久愈

難沙汰。夫科場取十二年，止得百人。今吏員出身，日不知其數，即日中書額選已有積年不調之苦。冗思數歲之後，吏部選何？又將奈何？宜從都省早為開奏，照依至元定制，各以裁減。不惟省冗官，清吏之方，亦以制節度用，為務財之道。

一、令郡縣之官，雖欲圖治，然田祿之制，所以養廉。今國家設官固有高下之列，頒祿當無厚薄之分，然而朝廷職田之給，郡縣公田多寡不一，亦有新設員闕，逐月止請俸錢，均廉者奉公，束縛其妻子，貧者受賄，贖及其宗親，各處雖嘗申明其事，主者但云設置已久，廉吏從儉，無可奈何，宜從戶部行移，取勘各處所闕公田，於係官田內均行撥撥，豈惟廣被恩及官吏之一家，庶責廉能治治，郡縣之兆姓。

一、經常之制，在古□以惠民，鈔法之行，歲久不能無弊。靈末乘亡

阜養兆民之本錢幣鈔法權一時之宜故法久必變理當然也
昔者世祖皇帝始立法制遂行中統交鈔其後又行至元寶鈔
夫行之既久真僞不無坐罪雖曰非輕獲利自是甚豐愚猾造
鈔以來元額已踰數倍以致鈔日益虛物日益貴民庶有偽鈔
換鈔之擾官吏有盜鈔燒鈔之害欲救其弊速宜更張洪惟武
宗皇帝即位之初詔命尚書省更行銅錢本欲復古以便民未
聞有妨於國計蓋因至大已後一切矯枉太過罔併銅錢遂亦
不用夫行封贈所以勸忠增俸祿所以養廉禁千名犯義者李
風化之原嵗貢月日皆是奉公之吏是皆尚書有所行未聞
人以為非何於銅錢獨為不可況遠自唐漢近及宋金明君才
臣卑民之制皆本乎此若今國家信守萬世錢幣之制祖宗已
嘗舉行宜從都省奏聞命戶部官講究歷代錢幣之式用

錢之制量近便且斟酌行之豈惟救弊一時之宜實為以遠
民生無窮之利也
一治平既久民稼是居版籍既定田無餘地益山東濟齊之境自
昔號稱膏腴害所淵表作牧是也今國家平定垂已百年戶
數土田悉有定籍遇若盍入官行呈獻凡民之田宅墳墓悉指
以為荒閑朝廷雖嘗差官覆實頗與行開不複考驗夫既設置
官吏遂為會欲杭稻宣因水旱為田未克取滿元額民既無所
控訴官亦無可奈何驗其一歲所入之稅種是諸人所支之
俸給既不勝語財害國徒已以害衆擾民竊今山東數民阻飢
盜賊多有誠恐因之別生利害欽覩天曆元年詔書節文有司
國家租賦自有常制不得諸人妄得呈獻以前迸者治罪據今
欲乞明詔將山東田賦照舊用官府閑半歲百姓合納租稅

必依舊制庶使一方之民咸遂有生之樂伏覩文宗皇帝發政
施仁之盛德
一薄賦稅者治國之大經廣聚斂者蠹民之弊法夫以河南之地
方數千里既經兵燹已有定數先之以劉亦為罪妄獻地土既
已長淮海南北兼附田亦已明矣自延祐以來姦人窺取相傳
欲興功利以開墾爲名以經理爲名惟欲便害其衆名曰自實
實封積貧是張行料欲開之源知其弊累降詔書免除有司夫於
承行至今令民包納夫以堂堂天朝富有四海若此之人悉有
定例乃開興利之徒遂遺斯民之害擬合欽依累朝詔旨其經
理者并一教係行事理豈惟彰朝廷薄斂恩民之專澤亦以植
萬民之固邦本之遠圖
一國家之治當一視而同仁夫以高麗為國僻居海隅聖朝舉兵

首效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忠勤特降公主每以撫恤小邦慰
至治也比年以來朝廷屢遣使者至于其國選取子女娶妻
騰高家百端不勝其擾至使高麗之民生女或不欲舉年長者
不敢適人怨忿積傷和氣所以許方今遇東載數民遭旱饑和氣
之傷或亦由此今後除內廷必合取索外其餘官員或有不經
中書省自奏請取索高麗女子及因使其國娶妻妾者並合禁
治庶彰國家同仁之治慰小邦獨化之心

營繕

魯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也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矣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

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而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

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

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齊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二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二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荊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荊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有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漢武帝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天下所謂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并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

靈帝欲造畢圭靈琨苑司徒楊賜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王五十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

魏文帝時力役頻興百姓勞役衛尉辛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禦不虞古之善略。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殄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兵疲之時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

陵皆寄將何以傳之。帝乃止。
明帝即位。營脩宮室。蘭陵侯王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
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返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
除者。誠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
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
踐欲廣其禦兒之疆。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
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
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繇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
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
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
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

五

鳳闕猥閒。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
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
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
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疆。而寇戎
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
明帝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司空陳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
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
過一大郡。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
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
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
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
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

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
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
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
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
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
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
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
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景初元年。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
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
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
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

六

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高堂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
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
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
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
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害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
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
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
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恤。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
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

運籌於於囊橐惟恐有違然後進忠直用賢德與神符交其既營惰而
備政未有不違期流靜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
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亟殘禍難至於顛
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
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強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
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
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
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
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
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眾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
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
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
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
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
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
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
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
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
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
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
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
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
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
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

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
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
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
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
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之不相干
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
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
腹心造膝宜在無諱其所憂者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
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
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
世戒書奏帝覽焉詔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時司徒掾董尋亦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
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
之物哉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面垢塗足衣
冠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
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
以待命帝曰尋不畏死邪所司奏收尋詔勿問
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秘書監王肅上疏
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
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
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
畝種穀者寡食穀者眾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
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

大宮。頣陽之殿。又向將興。惟泰極已前。勞夫渴大。方向成業。疲於
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保臨役夫之疲癃。厚於凡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其非急要者之役。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歲而更之。咸
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
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歸農。無窮之計
也。今有羸累。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
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
晉國撥撥之重耳。終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
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
而罷。旣成。又利其功。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
體。臣愚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
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

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
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不續
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
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
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
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
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其平。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
重於爲已而輕於爲人[illegible]則史書
之。工誦[illegible]不可不察。周
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明帝時[illegible]民而樹之君。所
以養其生[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分職[illegible]

也。始自三皇。逮歷唐虞。咸以傳緖加于天下。酬德以洽。黎元賴之。三
五斯降。逮于漢。詔曰益以殷亂恒多。自時厥後。菲日克又。太祖鳴
旹神武。奮發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清皇基。踐
祚七載。多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緖。宜崇晏安。與民休息。而方隅
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
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徠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珷玞。浮于
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
盛林莽之藪。麋鹿兎之數。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凋瘁。
上戚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靈臺。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亦曰庶
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服御雕麗。加有鹿之苑。周旋數
之廣。蘂苑千里。以投網羅。數司奉役。百姓窮困。臣恐民力殫盡。
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諡

至萬世。而二世顚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彊。本實先拔也。昔聖王之
御世也。克明俊德。庸親親。親親以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
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
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使[illegible]以[illegible]異分跨所任。又無三
表。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illegible]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時中書侍郞王基亦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喩民曰。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
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illegible]以象呼子之御馬。力盡
矣而求猶不已[illegible]陛下深察
東野之弊[illegible]有天
下至尊。又時[illegible]下而寢其
[illegible]應敵之所難

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啖心。若子孫不難社稷之憂也。使實誠
後。勉必深切於曩時矣。
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尙茅茨而
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
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
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
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
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
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愼守天位。以
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
惟宮臺是修是飾。必有顚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
闃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

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
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
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
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
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吳烏程侯寶鼎二年。作昭明宮。左丞相陸凱上表諫不聽。重表曰。臣
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
息。企想應蘇。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
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
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胷。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
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

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冑。天下始
靜。垂驚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
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
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
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擾攘。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
致治之術也。臣聞爲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
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
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
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
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
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
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茲不爲復何益焉。

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爲宮室宜厚。
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遊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
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
時。寇鈔偏盛。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尙猶沖讓。
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
意。臣不虛言。不勝。
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倉廩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
心東向。乃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變。棄怨民而赴白刃。此
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
晉穆帝升平中。將修後池。起閣道。吏部郎王彪之上疏曰。臣
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
以殊貴賤。建靈臺濬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

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則宜與百堵皆
作鴻鴈歌安宅之歡晉侯備汾水之宮梓材有思樂之頌盡上之有
為非予欲是發下之奉上不以力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執儀之大
式也夫理與作化正相須而發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貴廷
於剝者大必益則定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懷事以一匱用致
約之義是以唐虞處朴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宮過儉之陋非中庸
之制然三聖行之亦致至治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
慶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稱息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
神州蕭蕪衆口左衽衆鑄器難濟揚越之衆北饋河洛兵不戢
運戎世處舍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
減帝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假給方之杜代豈并相
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映清虛聞日新之盛
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誥既盡美則必盡善宜
養以玄虛守以無為豈不以臺觀崇飾不以苑沼娛懷思華於仁義
馳騁於六藝鹿豹之隆鑒一代之文即末叢叢偽寺周孔其為
道遠人以尊道德之轍駕搢紳之秀嘯咏以府顧問不慚獻替諷議
日月廟則天績惟六合成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
乎無窮皆廢起陽鍾離抗營宮殿陳群正辭臣雖才非若人
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漢王劉聰立其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鸐儀殿於後庭廷尉
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
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為之父母以刑罰之不欲使殉一物之慾而荒淫
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
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

故身衣大布不重綵后妃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
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后椒房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
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以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
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為之父
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鸐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
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所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
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
歷代無美為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
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
如彼陛下之狹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
也
趙主唯令起鄴明觀並西宮建陵霄臺於鴻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
壽陵侍中裔翠和苑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
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
以揆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延九百之
慶也前奉詔書將營鄴明觀西道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
平涼州矣又奉勒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擬瓊臺而起陵霄此則
費萬鄴明功倍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
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
過舉過責在儲修終之美乎又聞勒旨將造霸陵周旭四里下
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槨棺飾黃金非所之理此功費非賢明所敢辯也且
堯舜殺林市不改肆璣瑱葬蒼梧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
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周主之於後也如此向
使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者之其儉世自古無有不

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沿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嶽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明亡奢儉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昧。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敕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

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憤。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泰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

後魏文成帝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

萬人。丁夫也。作者一千人。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

孝明帝時。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剎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鄴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鐫琢之勞。罷農之實。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

唐太宗貞觀四年。將修洛陽宮。戴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頃大富室。悉為兵卒。九成之役又興。司農將作。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弊。一人就役。舉室搏營。贍軍者督戎仗。役者責糇糧。竭貲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河南河北並為下濕。年之有無。未可預知。然若盡行賦調。不給則倉廩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得而遽自生勞擾。帝覽表罷役。

時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約。薄賦斂。慎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

未既畢此力事未之發成塵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
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
天恩含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能復奈何
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
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
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
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
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
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倍於此
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眾離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
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
以此言之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

甚。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
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
上表洛陽亦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
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且眾人之唯
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
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作飛山宮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
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世傳祚無
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
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
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
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

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
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
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
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絕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
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弛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
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
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失念我
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
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
不毀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土階
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
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搆之艱難謂天命

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以飾
之觸類而長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
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
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
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
謀傳之萬葉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時公卿有奏稱禮季夏之月可以居臺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
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
良多昔漢文將起露臺而惜十家之產朕德不逮於漢帝而所費過
之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固請至于再三竟不許太宗謂侍臣曰朕近
讀劉聰傳聰將為劉后起䳑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命斬之劉
后手疏啟請辭情甚切聰怒乃解而甚愧之人之讀書欲廣聞見以

自盈耳。朕見此事，可以深戒。比者欲造一殿，仍構重閣，今於藍田採木，並已備具。遠想聽事，斯作遂止。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於路逢少監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上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與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陛下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有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爲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爲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上深愧之。又嘗謂侍臣曰：爲政之要，必須禁末作。傳曰：彫琢刻鏤，傷農事；纂組文彩，害女工。自古聖人制法，莫不崇節儉，革奢侈。又帝王凡有興作，亦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共衆所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爲徇其私，不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復不作也。古人云：不作無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至於彫鏤器物，珠玉服翫，若恣其驕奢，則危亡可立待也。自古王公已下，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數十年間，風俗簡朴，財帛富饒，無復飢寒之弊。又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爲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戒。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無有怨叛而已。

太宗侍諫議大夫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若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之所爲者。陛下武功舊宅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承隋之後，以弊宜遺，陛下宜刈奢侈，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俗，得乎？帝善其言。

太宗末年，軍旅輕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役。充容徐惠上疏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飢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末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

不亦不無煩擾之弊哉以卑宮菲食聖人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
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
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人其悅矣夫珍玩巧爲喪國之斤斧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侈見服玩鮮靡如化於自然職貢珍奇
君神仙之所製雖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
方齊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翻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靡之源
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
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賾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
代安危之迹興亡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羅心府之中循
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知之非艱行之不易志
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擴心愼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
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矣太宗甚

善其言。

高宗永淳元年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
御史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
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甲歲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
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矣上不納

武后長安中作興泰宮於萬安山左拾遺盧藏用上疏諫曰陛下離
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
奉己也且頃歲穀稼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既靡休息所費
之資歲月不空今因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
左右近臣以諛意爲忠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
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忠於仁明主不惡切
諫以趨死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illegible]

而害己也不然下臣此奏得與執事者共議不[illegible]

中宗景龍中盛興佛寺公私疲弊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
不必備九卿有位而關其人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
朝廷餘奉百姓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無念率之危垂拱無
顧市之憂夫事有惕耳目動心膂行不師古以訓於令臣將言之陛
[illegible]十增官金銀不供於印束帛不充於錫何所賴於無
[illegible]力之士哉古語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且公主陛下愛子
也[illegible]之設官須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
之可謂至重至博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非愛之成禍
爲禍何者竊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怨也愛一子而取天
下怨者不盡忠朝廷士不盡忠人亡離矣獨持所愛何所恃焉
向使曾王實聞諸將則有今日之禍無萬日之福人從恐其禍不知
禍所來所以禍者寵甚也今一宅造一宅[illegible]前毀後設[illegible]
陛下乃信客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
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今外戚宰臣爲久安計不使[illegible]知之古何以[illegible]
之今始易危殿屋廊檐不充其實不及而大其寺而廣造[illegible]
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牆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
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愛身以害[illegible]今一持之月[illegible]山[illegible]損
令也殫府庫竭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
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昔夏爲天子二十餘世而殷受之
商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illegible]世而漢受之由漢而後歷代可知
已咸有道之長[illegible]之[illegible]今王[illegible]廟[illegible]之祚乎[illegible]以爲
戒[illegible]之實以明[illegible]以令[illegible]有餘
[illegible]不急之務以蠹[illegible]

文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疎見在。失眞實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今出財依勢。避役亡命。類度爲沙門。其未度者。窮民善人耳。拔親樹知。豈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毁道。非廣道求人也。陛下亦欲塡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用度。尙或過之。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雖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尙不給。況必待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曰非其國。今計倉廩。度府庫。百僚供給。百事用度。臣恐不能卒歲。假如兵旱相乘。則沙門不能擐甲冑。寺塔不足攘飢饉。帝不省。

睿宗爲公主造金仙玉眞二觀。替否時爲左補闕。上疏諫曰。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

如眼見。臣請以有唐以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以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易之方。省其官。淸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設。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克。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佑之。神明祐之。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塡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帝皇以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徇女子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必讒慝。則佞諛交相傾動。容身不爲於朝。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嗤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泰山之譽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待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于壟畝。稼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未秋。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擇。而營造寺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塞臺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塡坑。道路流言。皆云計

用錢百餘萬。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旣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家而不改阿韋之亂。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安之業。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群兇。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群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敕。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美其言而不行其實。美其善而不遵其迹

下又何以刑於四海桂著知帝之講悖逆也為羲人之所謀崇皆卿
勸為第宅遺頹盜勸為國亭頃數百家之居使數百家之地工徒劉
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辛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伐骨
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
特無有趙履溫之徒將勸為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
家脩道者不干預於八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為高以無為為妙依
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榭皆像宮
使人因窮然後為道哉且蓄饋足以歸依無道無營以取窮竊若此
行之二年國不富人不寧親是不會陛下不慈則臣請殺身以謝以
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帝王之事播傳兩觀以使豐年以兩觀
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布庫則公主之福德無窮矣下然臣恐下人
怨望不減於前朝實前朝之事實恐知其必敗輔有口而不敢言言

未發聲楊將及矣昔月將食昧於牙然欽融見殺於亂庭此人皆
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
是陛下知直言之王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朝直言之人也惟陛
下察之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其切直
時造金仙玉真觀雖盛夏工程嚴促黃門侍郎李知古上奏曰臣聞
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
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四不可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
已之欲傳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所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
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
所宅事收迫還令其時徙林老稚細則環楼无嗟嗟道路乖人事違
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懼口稱籍陛下為人父母
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陛下明監

順人欲除功役收之梁衛其夫不違不給
中書舍人裴漼亦上言曰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
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
不時降人心憂然莫知所出而土木之功時曠之事職為此發今東
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務人飢朱有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
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一一下文大暴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
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
流散雖寺觀營造何所用哉不報
代宗大曆二年宦官魚朝恩以賜第為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
極麗表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
聖德不必一寺增輝國家永圖何當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
為且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

禳禍今彼左右之過甚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
宣宗時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
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上
善其言賜以束帛
按唐莊宗同光三年作清暑樓初唐末苦時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
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宮家曾無避暑之所宮室乃今王之平別
建一樓宮者曰郭崇韜常不伸愛為社稷論用度不足陛下雖欲
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郭崇韜諫
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與梁甲兵馬相
當矢石猶無此暑何居深宮之中而不可度秦何崇韜對曰陛下
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仇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
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

自消夫唐主對然官者崇韜之策無異皇居宜其不知主尊之勢
也。唐主卒命允甲宮掖日役萬人。今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
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豊年。不聽。
後晉天福二年。河南奏脩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
焚毁。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
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知制誥王曾乞罷營玉清昭應宮。疏曰。臣伏
聞朝廷設諫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忠忱。當不
諱之朝。復不非常之遇。苟懷思之無憚。僭竊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
建元之脩祥齋曆紀錄。作洪圖於萬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
勝封名岳。功書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衰奮發成
命。更行興[illegible]之。陽啓列真之秘宇。式昭不[illegible]搆建嘉名。自無始

奏議卷之三百五 二十七

以悉元徒斯廣營他山之石相屬於道。[illegible]有材連閔於林麓
累土陶甓積年運凡功極弥年費將鉅萬。每析年之營制。論營日之
前聞。雖蜀近以重營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宗廟大法之
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臣之愚。竊或慮陰斯民有
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擣偶已行。未
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節其制度。亦民之大幸而
處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
制宏大。尺用材木。莫非梗楠。切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遠赴
京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實凂擾下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
未便之事一也。[illegible]
庫之中。況只實山積。[illegible]之下。工徒千萬。然皆內帑貴積代之藏蓄。百
物盡生[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之未形。福起隱微。危生安逸。今
鑾闕之下。萬衆畢擁。紛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吉多是不逞
小人。其或蘊亂郊邪狗偷鄰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事三
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財成不失於物宜。當
營秀仍之風。因怡陰陽之序。臣謹按月令。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
興代大木。今當其小暑。衝冒鬱蒸。徹樓庫埤。乖違前訓。矧復早暵率
痾雷電[illegible]風拔木。[illegible]之氣。已屢發得非以未承天地之明
助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開持命之臣。各有清津害民之戒。今
所備宮闈。蓋本[illegible]而乃[illegible]剝掘之功[illegible]雕鏤之巧。雖屢奉
於物力。恐未協於[illegible]以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陛下思祖宗之大猷
容聖賢之深戒。遠思回慮。往念來[illegible]作之宜。恩勤苦之衆。舞
羣品[illegible]越高穹。如此則邇近[illegible]必人[illegible]快望。必若允貽大[illegible]須建宮

奏議卷之三百五 二十八

宮。將畢功勞[illegible]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以行但能損[illegible]規模。減
其用度。止[illegible]無取[illegible]觀。唯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敬。[illegible]之
際。加等是宜。貴之[illegible]節儉為典。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
志。豈不美哉。昔太宗皇帝建太乙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謂
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為法則。以示不敢踰節[illegible]大之德光於千古矣
奉祠特欲適先帝之制作乎。[illegible]太宗影[illegible]會真之
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
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謂海內承平。遠
賜猶貴人康[illegible]年豐[illegible]國家[illegible]損於[illegible]則臣復[illegible]其不然
也。方今[illegible]民俗[illegible]無紅腐之積。况
闕[illegible]統七[illegible]近[illegible]
四[illegible]

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策，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
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靜無為者之安
全乎。願陛下留神再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
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犯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
從，致見疑之機。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
未盡，良為此也。唯臣出自幽隱，遭遇文明，將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為
侍從，身服爵賞，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捐軀思奮，今也其時。
又安敢偷默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膚淺，輕冒宸
嚴，誠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實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
先，試垂採擇，無謂增建靈宮為一細事而未恤也。臣以為興役動衆，
尤繫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郛郭之中，衆好之黨，無所開切議之口，
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六

營繕

宋仁宗景祐三年，左司諫韓琦乞罷寶相禪院創建殿宇。奏曰：臣竊
聞右街寶相禪院見令移拆法雲，創蓋大悲殿宇，特命中官監領其
事，所役兵匠數千百人，假以舟車，資其輦運，凡百用度，悉從官給。規
模之盛，功作甚衆。臣詳其興建之因，恐非陛下之意也。臣伏覩近者
興國寺變開災，延燒大殿長廊，俱為煨燼。其守舊如祖殿，僅存都市。
衆人之慮，無有修葺，而陛下亟降旨令，悉令停寢，但其緣從已營
造，斯所以重天戒而愛民力也。稽諸載籍，事實難行，戴髮之倫，孰不
欽奉。何乃違傷治體，有損邦用，興無名之役，為不急之務，議者所謂
恐非陛下之意，斯亦明矣。又向者陛下崇[illegible]本[illegible]以維城之重，即
昭應之遺址，建睦親之大第，諸邸多數，三千餘間，常度不及，侵用南
邸材植。又且為訖，復令出虔州郡供補其闕，物役之苦，從可知矣。今
者業已成功，焯焉無事。何則？崇宗枝而隆孝治，豈無益之所為乎。當
時言事者猶比上封事，請寢斯議，蓋亦重改作而節浮費也。臣以謂
此役既終，即凡土木不急之事，一切宜停，以緩財力。夫崇未據三事
之利，為唐堯之仁化也。惜露臺百金之產者，漢文之儉德也。趺在方
策，所宜規範。伏望陛下俯從愚誠，遠紹前徽，悟五招之非，求本慈仁
之足，而躋民壽域，永底太寧，斯乃奉順祖宗愛養元元之本也。其寶
相院所創蓋殿宇等，臣欲乞明下有司，並悉停罷，但其營造未施，則得自
備[illegible]此殿若成，則法堂未完之兩宇，亦相稱。必於閒陳
湖次中其既已嚴整，須揀[illegible]則，必有[illegible]之處，留於初矣。利其成
而規實興者，其徒必繁矣。自[illegible]而[illegible]營，則是休滅役而勞此
功。若[illegible]豈我[illegible]，下遵天戒，愛民力之本意，故昧

死罪建異許慮一
慶曆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亦論脩萬春閣奏曰：臣竊聞內中建
造萬春閣，頗用土木，役工不少。方當仲春，萬物發生，謹按大
禮月令，固非興土木之時也。况陝西宿兵三十萬，倍於已前，戎狄
甲胄，衝風冒雪，受艱苦而爭性命，難矣。涉歲無次，將又以耕貝輸將
之節，蓋國家財賦闕乏，未能豐富於士卒。今礦石鐵木之外，帑非
錢十萬不能成一閣，而為優閒不急之務，此誠非陛下之意，必必諂
邪冀於僥倖者，木上梁則獲賞賜，畢工落成又遷官秩，姑諂之人得
其利，而使聖明受不恤四方之譏，此義士所不忍聞也。臣請罷營此
閣，且罪其首創者，明詔廷議，而省無費。伏望陛下崇勤儉之風，戒宴
遊之樂，節嗜慾之情，養元和之氣，保攝天機，粟劃以思到天下，幸甚。
皇祐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伏聞乾元節近，旬日擇以賞相

寺昨遭焚蕩，許令寺僧緣化脩葺，蓋朝廷重靡府庫之財，又不欲遂
廢其寺，故有此處分。以臣愚心思之，其間尚有利害，未可不具論列。
訪聞寺僧主事者，素來豪猾，誘結言計，今既開端，許其緣化，彼將挾
朝廷之命，以督誘民庶，多求財貨，則京師聽然，使盡其意，不惟以
脩寺為事，將圖財利為奉身之資，或民力不足，則將因緣請
復求朝廷出府庫之財，以畢其事，此必然之理也。縱使民力可辦，於
國家雖無所費，於事亦不可許。何者？方今公私財力大屈，凡起一處興
役，未嘗不取於民，況方之況，已困斂，唯京師之民粗安，而未加橫斂，
緩急有事，亦將不免。豈不可使之惟脫資以奉土木，以為無益之務。朝
廷頃年脩寺舍佛閣，已費萬計，而遇一日所為，黑燼，於外議傳云寺僧
常以婦人置於佛閣，昨火發之際，見有者數人，若使者果信，是朝廷
虞費財以崇奉佛者，適足為草會亦縱之，計止日乞，寺豈賞火罪止
於寺師名數，旁究似已甚，不可更啓其為弊，害耗民財。謹按春秋
書災者大，其名雖殊，加於災異之兆，其實同歸，守衰之間，兩觀災，
僖宮災，漢儒皆謂天災其所不當立。今寺舍之災，豈非以為庫之過，
不當立而立。天命災之，亦如兩觀，亭災以示勸戒。若又重議脩之，非
所以畏上天之譴告。伏望陛下追觀前事之監，深究災異之來，罷據
功以答天戒，其寺舍佛閣，欲乞一切罷脩，用示聖懷抑成之美。臣以
朴愚謬蒙拔進，苟有聞見，不敢不陳，惟聖明不以狂妄，屏其言，則死
生幸甚。
又八月二日，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
乞行減罷，得聖旨，送三司同共相度減定聞奏。及至今不聞
降下三司，惟修乾元節，伏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以今年營繕
紛繁，却上下因循，未能戢罷，惟務營修，利剏屋興土木，以為作無

一皆息。方今民力困乏，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國家，但務廣
耗國財，務為己利，恣使役兵，於官物圖侵欺之計。若乾名一宮殿，大事
興作，以諸處神御殿皆蓋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結構，不精巧，雖數
百年不至損動。近年已來，往往修換，昨開先殿止一柱損，遂換一
十三柱，前後費三千，修蓋即今已不取信，只為監官之利，為工匠
無緣虛張請功料，開舊減浮，以其本栿宗祖並清源，今乃頻
年修造接續，清風費無，兩歸，上蓋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
者，自秦漢以來，仁以未正為過，以小惡世，今小人圖一旦之
利，歸祖宗之威靈，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謂為之罪，臣因難韶
減定於八月，又見大理寺申先殿初因脩柱損，今日已修，共一萬
七千九百有零，醴泉觀神御殿所用物料九十八萬四萬七千，又有續堂
營脩，音量工料，不可勝數，外中營手事令行除遺書之，有百餘萬

厚地不生他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祖宗事神
示，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切見累年大災，自玉清昭
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
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
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況已興
作者既不可及，則未修者宜速罷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
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使有司罷其廣基。殿如的有
損兩，只令三司差官修整補，不得別為勞費。其奉先寺，乞令奉家自備。
公主拱殿是陛下常坐之殿，近聞為無梁木，且止未修，請陛下親自大
慶宮宅，除至今寄寓它屋，蓋為時良材竟未得，向以今並懸不恐廣
之費逐對合行修治處，猶致之材。伏望陛下詳思累次大火，常發於
三年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天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

長編卷之二百十六　四

欲興營土木以奉之，以此招懲，未塞而更建營降也。伏乞上答天戒，
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違。伏惟陛下聖德含養，
不棄邇言。凡所興修，皆非營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
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裁擇。
臣知開封府判太常禮院上奏曰：臣伏奉太常禮院牒：御史公文稱
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
者。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靡耗國用，
其費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乾功之後
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或皇
親近事以來，如此興營，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
祖，陛下之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
下奉先孝孝之意，然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

未復之后建殿，與章懿太后並列，亦虧神靈，莫此之甚。臣切謂事必
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
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蓋
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
典禮。
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竊以邦財匱乏，民力疲殘，土木工役，歲無虛
用。伏見京師寺宇宮觀，皆造連年，召募民間，錢亦取辦官府。其
監修官吏惟務增廣，開修繕者便貪功冒賞，以為己利。今睦親觀
特已畢，亦更添創獻殿一座。又慈孝殿鴻物指動，復議自新起蓋。至
於洪福寺屋宇、興國寺作藏、開寶寺佛塔等處，紛紛營建，繼相參向。
只如昨者開先殿止換二柱，尚已費官錢十萬餘貫。今來諸寺觀營
建眾多，如此役耗，將實不知紀極。且國家財用靡費，或伏多事，河

長編卷之二百十六　五

流未寧，官冗兵眾，是皆仰給縣官，一出于民力，而不得已者也。其不
急之務，無益之役，復不能制之，則傷財害民，朝廷有不節之嗟矣。臣
恐伏望聖旨指揮，應在京寺院宮觀見役土木，一切早賜裁減停罷。
內慈孝寺殿損動去處，只乞量與修補，無使貪功冒賞之計得行，致
國家耗費日廣而用不易也。
嘉祐三年，知制誥范鎮論修并州神御殿奏曰：臣竊見并州壽寧
寺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輒大災。天意若告陛下，祖宗御容非郡
國所宜奉安者。近日又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以重困民
力，非所以答天意。太宗皇帝下并州，距今七十七年，故城父老
不入新城，陛下宜則縱其怨讎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
太宗皇帝之德，則陛下豈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觀天
意，下順人心，特賜停罷，臣不勝區區之願。

四年知制誥劉敞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奏曰臣伏見古之正禮
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
宅興建神御殿不合王制不應經義切聞聖意以天寒人勞權罷役
扶臣謂若於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宗至尊也枉
神至廢也以至賤之衆而輒至尊之廟非所以為名也若禮本不當
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必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
於名上不愆於禮
仁宗時殿中侍御史文彥博上奏曰臣聞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竊
違聖神敢獻狂瞽伏惟天地之大德特信鈇鉞之嚴誅則微臣幸甚
臣伏覩今月十四日詔書太平興國寺僧紹宗緣化備蓋外所有太
祖神御殿令三司差係官工匠重脩又太后崇重脩於宗廟壞時慶縣
芬馨有以見陛下奉先思孝之道高出百王復又盡給國財不滅

力此乃陛下敬崇佛德勤恤民隱之意也天下幸甚臣切以載營實
殿嚴奉聖容仰竹靈游是為別廟臣聞清廟之制理在去奢居儉
務本貴乎克儉丹楹刻桷乃是其崇侈見書譏史志以墨宗為恥共工
於清廟之宮是以尚儉由此觀之則清廟之尚儉明矣臣伏思五工
之官未詳詔旨惟務宏麗不務典故非清廟尚儉之方異於祖宗儉
之美臣伏望申勅有司凡所營脩務以典制然始勿營必順天時臣
按月令季孟夏無起大衆無發土功事又曰孟冬可以築宮室皆
不欲妨農事而違天時也臣竊計今之力猶國應不減千夫雖用官
工不妨民事然而聚大衆起大功作事不時恐乖令典從望預計役
僧商備財用候良月而興作亦以日而考成神之格思宜錫純嘏臣
又風聞擇僧錯置通路以[illegible]說建太祖神御殿房則本寺佛殿
鐘樓御廳方丈官舍[illegible]等未當知臣悉陛下風塞之任意唯

下耳目之官苟有所聞理當先事言之庶幾上達宸聽益欲杜其萌
漸臣伏覩景祐三年八月十三日所降聖旨告太平興國寺佛殿鐘
樓并戒壇院舍宇等宮中更不脩蓋令開封府及僧錄司告示僧俗
諸色人並許緣化錢物使興脩明命既行遠邇胥悅皆以謂陛下省
不急無益之務務於愛民節用之心自彼已有僧紹宗化錢興脩漸成
輪奐臣伏慮群僧靈蘭希望官中為脩佛殿鐘樓不復化緣營造伏
乞中衆[illegible]祐三年先降聖旨其興國寺佛殿鐘樓任令僧俗緣化興
脩所冀絕其希望之心固其緣化之意況佛寺者非急之務何須速
成國家有限之財不可虛費景祐中昊賊未剪逆節朝興不議兵
事而置營用度不備佛舍令則戍重兵於西鄙一日之費倘當千
金而同時之間昊賊之首未得彙於藁街臣恐事達之晉先重困
於民臣愚以謂宜未可營寺之淨費以濟備邊之急用遣僧既營則杜

冤何憂苦不聰萬世之言敢賜詳擇
時有詔罷脩寺郭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
此太后宮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耶參知政事宋綬進曰誠宜知
太后所為是事見與上未達近[illegible]今參之且事有疑似猶有為
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畢不言然傳聞四方為聖政之累何可患
也太祖嘗謂唐太宗為諫官所撓不以為愧何若勤無過舉使無得
而言哉
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聞感慈塔已有聖旨拆
修[illegible]以開封府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西川等路自去冬
少雪今春少雨麥田已無所收雖得五月十二日雨方種秋田自農
又經一月無雨苗稼始生復焦槁農民救救夫率無食棄去鄉里
而往[illegible]道路倉粟貴[illegible]以撫[illegible]倉廩素無蓄積賑濟掌救猶恐

不足所無應餘可以賑貸陛下當此之時所宜側身剋意停罷[illegible]
以撤其患而更脩此佛塔以費國財臣竊以為失緩急先後之務矣
且此塔脩整為日已久僧使更經數年不脩於僧徒有何大害若百
姓飢窮朝不及夕而國家不能收恤則老弱轉死溝壑壯者聚為盜
賊當是之時雖有百塔將安用之夫府庫之財皆生民膏血苟非事
不得已安可輕費今有司既論諫而[illegible]不為陛下從惜陛下又不
以介意一皆寢之使四海蒼生將何所依仰臣愚欲望陛下謹發德
音諭有司以今歲旱災且罷脩此塔及其餘不急之費有以此類
者皆仰有司條奏以聞一切報罷俟他年豐稔帑藏有餘然後徐議
其當為興之初亦足以彰愛民之意為盛美之一事也
先又上論脩造劄子曰臣伏見近日以來脩造稍多只大內中自及
九百餘間以至[illegible]諸門并四邊行廊及內外諸門之[illegible]朝夕之

世宗卷之三百十六　八

所急無不重脩者役人極眾費財不少此蓋陛下[illegible]極之初禁廷之
中誠有破漏不可居者陛下略命[illegible]理亦宜然而左右之臣便謂
陛下好興土木之功遂廣有經度雖不至損壞之處亦毀而重新
以壯麗互相誇競外以希合求知內以營私規利為一陛下更臣以
賞之則營造之端何時無窮已費財竭民力以殫臣竊惟陛下新臨
天下急擇未孚於[illegible]而以好治宮室流聞四方非所以光昭聖德也
脩造勞費不可勝數臣謹聞自言諸州買木一[illegible]擾民甚多[illegible]
有[illegible]舉之人[illegible]有不破家者[illegible]
給[illegible]有[illegible]
以寬民[illegible]外[illegible]
端營數尚恐不足而工[illegible]
露臺而不作今諸[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御四十餘年未嘗營官室侈服玩專事節儉之著天下共知臣切
見脩內一司居常取索無度蓋二司處急應副物色亦無由會計以
此因緣為奸耗蠹滋深以事驗之後先曾脩館船一[illegible]費用不加紀
極經今四年有餘尚未畢工先帝果為營造之謂室宇數歲造一船
不成事何其久耶[illegible]費用[illegible]一時奢侈之事[illegible]識後世有罣先
朝之全德誠可惜也臣欲[illegible]差官點檢龍船脩葺經今幾年曾
計所費幾物有無妄[illegible]
省一員以武官代之[illegible]所費拘轄官物
不數枉有費用實為利便
英宗時[illegible]所有不甚
急者[illegible]高峻以
示[illegible]完[illegible]

其所從來得不為之寒心乎況即今在京倉庫嚜函者多皆以上數
數興功呂使匠人物料未暇脩葺致衆帑之類大有損敗古者將營
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府宮為後今之所脩緩急先後無乃未得
其宜[illegible]所宜示以樸素慎其所習今聞
所脩[illegible]復過[illegible]
何得[illegible]下特降聖
旨應人內[illegible]要切如南薰
門之類[illegible]不得過
為宏壯[illegible]監脩之官
自是本職[illegible]使天下皆
知陛下[illegible]民愛物之本[illegible]
治平二年同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奏曰臣伏以先帝臨

世宗卷之三百十六　九

吾嘗已矣古者用材取學於梓匠者盡以敎遣其大小曲直之度而無遺木焉今則不然雖極大材必皆斷而小之以充細碎之用主掌之人都不顧稍殊不知斫山曰遠巨材固不易得京師但知興作不察外方供億之民極為勞擾且積年縱損恐未能一旦併舉臣所望處不急者一切權停其須至興修處亦已次第營之仍嚴行約束如役軍壞大木及工力不至精壯者悉痛繩之則不獨租免枉費使民力稍寬亦庶幾多得歲月崇尊之堡有時而減至於皇子位舍宇頗事宏麗臣竊謂天王之子所勳不在於此而頗王等執心踰僭大率減於制度盡庇役者務移其事者所觀倖冀惟陛下亟之設略示其樸素風天下幸甚臣又聞孝廣殿成就事者諸推恩例先神御非宣固陛下所知蓋於陛下有不得已者焉既以不安之實靈孟祖宗又從而賞其官吏臣恐僥倖之人務極土木而國家之財益多康耗臣下必不敢然其勞者乞比附先帝皇堂與太廟賞無使重輕之間不相踰則不為僭矣臣又聞禁中之屋舍修者乃至九百餘間今未完之營造為力與夫隨壞隨補功殆相百此足以為陛下之深惟慮事亦然苟有頹毁理之於其初傍無使至於極而後圖之則力省而功倍伏惟陛下赦其愚而詳擇

神宗即位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上言曰臣竊聞禁中可將脩飾法寶殿彰繪制度極於華麗惟人主之奉以文為特而一殿之飾亦無以費然而敦朴素者所以為天下先卑宮室者前聖之盛德方今生靈靡敝財用耗竭居養服用僭擬無節陛下正宜躬率儉德以淳風俗示以彌文下必有甚伏況藝祖遺制宮中止用赤白為飾仁宗訪事擱擬之餘宗婦之奉陛下慕服所宜守之又聞慈壽長寧二宮殿宇華侈金碧炳丹窮人力之巧豈非繼心孝德事事而言欲極所以奉養之觀無踰禮過制不可以訓今外論籍籍以謂左右諛說之人首說陛下拓二宮以為法使論者由於體度不過臣為妄言萬有一實則非至德之累為無益臣所以先事為言伏冀寬其狂瞽而采其誠特賜省擇以解天下之疑

熙寧四年判大名府文彥博上言曰臣伏見修建太一宮為民祈福臣竊惟一天神之貴者莫道貴符凡所營繕謂宜簡質不務雕鏤之巧象金碧之華不重靡不太勞不日成之明神安之處潔之誠內盡臣之心交感神應之福其理必然臣又見累年以來禁中營造不已繼逐木石輸集工匠皆無虛日聞有專切提舉所內司復置都大提舉內中修造司誠恐所司名以宮禁承悅上旨一作未畢一作復興務為相形不極不已因附民力雖勉支供臣伏見陛下留意水官以利農訟必恐更為卑宮室盡力乎溝洫勵精庶政勤恤民隱必思漢文罷露臺惜百家之產臣伏願陛下亟勅中外應不急營造一切權罷則國用無害民力稍實臣又見繼聖堂祖宗無射之地今為造寄攢所運斧斤重鐘鼓喧煩褻瀆理恐非宜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況祖宗之舊跡乎欲乞特製造暫移置他所或歸之有司則重明廣正之地加之尊嚴奉先思孝之道益以光顯臣職在經筵主綱兵臣官忝論道義當獻納願陛下誠伏望采察

八年彥博又上奏曰河北平壤且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遣使行邊所以督促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先是以有事則整完無事則廢弛哉此者命安撫使以修完屬郡之城壁周捐其損壞綸緩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其妝有以施其械善矣苟慮事計材趣閑會於歲月之頃慮不完而復毀則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令依效制以營造作執持推債盡歲於官舍之中以濮

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京樓櫓之當備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若欲槩備於數月之間，雖盡鳩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為。精必在次第而脩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取焉。然撮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塵閑之處，敵來而后為患至而后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據樓櫓損壞在區數內者，庫下不及制。廢弃散倒扑弊者，計其數且備其害，仍間隔一座折一座。所貴城上不至斗然空闕，年歲之間，使得周遍完備，乃為便也。

熙寧七年正月，判軍器監曾孝寬論軍器監事不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奏曰：臣伏見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竊聞得旨，可每准朝旨送下逐事件，只是取會軍校文狀聞奏，非獨將帥舊識才質淺陋，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并已出者，臣不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廢而廢。荀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為然。今陛下置監以除戎器，本屬之介胄之武夫、考竹之巧臣，而使臣等領其事，則豈以臣等能此技而授之乎。殆將以其涉獵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臣雖不獲命，遂受其職，苟或自處不足以舉事，則亦豈敢當被其器械，以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識，而臣之愚慮亦以為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舜俳便按實可否，就舊議，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費送往殿司，專以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恐以取官須與監官參陛下，則為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卒得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應事。今乃以其慮心并智之所為，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

之明，臣固不敢自愛，誠恐武夫悍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謂其智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為創。蓋此屬既多出於行伍，則其庶事淺深，其下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然上荷陛下右置寵任之故，猶宜見憚。今又使有以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為褻，而又非所以崇重陛下之警尚。陛下始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此屬，則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改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改，乞從本監奏，就一司詢議。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員外郎張舜民乞罷中驛造寺奏曰：臣備員寧屬藏納歲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祖宗已遠，淺聞難見。且以嘉祐治平及熙寧之初年揆之，當嘉祐治平熙寧之初，在京寺觀數何，僧錄數何？今相距未三十年間，創造脩飾寺觀，外來止居之僧錄無慮數倍之多也。不惟其老僧見其傷敝百間不止十間也，我則以千擴丹腹不足觀也，我則以金碧前朝，不若使求勝之。為朝廷則曰我一以官錢營造，未嘗取民也；為僧徒則曰我唯是化緣脩建，不敢取於官也。究而言之，則財力是何從出哉？皆百姓之膏血也。漢文帝以露臺為中人十家之產，罷而不為。孫樵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終歲不能養一僧徒。今一寺觀之興造，又何止中人十家之產；一僧徒之奉養，又何止十農婦之耕織。以古望今，良可歎也。尤不可忍者，是以軍營地備造寺觀也。相宗開基，有此都邑，營其經始，可謂勤勞，蓋方鎮之兵而聚之京師，其處深矣。謹斧金帛休養臣屬，則畢中勤則制外，不設一朝之警急，熙寧以後屢稱為茂，不有識視之病哉，歎息。今又委為寺觀，其轉末已，太平日久，兵息消沮，愈繁寺觀，愈少營，有一朝之急，則將驅僧道以禦之乎。乞勅今創造寺觀者，從二年，遣殿閣神祠者從一百，若誠閒有損壞而欲脩補者，中所屬保實乃許

卯不得以脩造寺觀為名求化錢物，此朝廷之法著也。率不明白，外
方州縣，以時申明，然毅慢易，當京師此法不行。京師法令之所當乃
獨不行。前之日官造寺觀，後之日私起一殿閣，有敢誰何？不知此
俗何時而替也。今所謂中貴者既為西塔，又為東塔，東塔未起，又請
造寺。朝廷為之營應，未知造寺何時而已乎。又安知今日將之每成而
更不欲造寺脩塔乎。在國則以為虛在，己則以為功。於其起塔壓徒
之屋居處十數年之間，逐謂我為客寄，據的屋廬之下，併撤而壞此
尤見國上所設之甚也。其居其聚其飲其食，寧御凡百，損害王公大
人有及之者乎。不啻不及，有似之者乎？是欲窮極層宇，無有涯已。朝
廷既許以空閑官地，且京城之中，何處有空閑之官地可以待脩寺者？
非居民則官府，非官府則軍營。民居官府既不可遽徙，僭不暇而再
請，則惟有空閑軍營可以從事矣。此役一興，上之皆歸衣冠之家，下

之閭閻。而取小民，又將征求罰刺。三五年間未得休已。比年已來豐
歉不常，自冬徂夏，雨暘為災。京之東南千里，旱暵不止，夏秋不成，而
復田廬蹂踐。今已八月，麥未施種。闔中又以旱訴者，於秦虜尚未可
知。都市飲食皆貴，小民失職，僑巷之中，稍有菜色。逐臨之民，日有
言。二聖焦勞，軫恤元元，遣使巨臨賑恤之方，未知所濟，豈可因之飢饉重
以此役，毒賊良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欲賑濟，惟在聖慈，伏乞特
賜指揮，特八月四日旨揮更不施行。令中書止居相國寺東塔，或不
自安，即勒歸元業院舍，仍乞申明勅令，自此止絕脩寺造塔之務，不
唯少阜於民財，亦可仰消於天變。
四年，左司諫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發廂
軍兵士各五百人，並於根廣同四指揮，差令及八百之額，立限五
年，修築京城之外女牆，逆慮千餘階，役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

脩掘城壕，臣雖至愚，亦知其不及遠計，竊事理甚有未安。輒逞愚言以瀆
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臨政之始，即發德音，脩城與泰
寧，今者遵道路，耿傳誦，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抱鼓之警。今元元
之民，方就休息，四方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
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駭，不可不慮。况脩城與開壕之費，幾八百
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儉約之日，利濟之今，舍其大半，
封樁錢物，尤宜撙節，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且
臣訪聞近日朝中之議，扶杜竊議，以謂朝廷特復治泰塵以收其利。
飛謗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
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於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
深賜詳察，特罷脩城之役，非惟為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奸人
妄意。陛下為善不終之譏，惟其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安世又上奏曰：臣昨累具狀論奏脩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臣近訪
聞閭巷人，卷其數，層僭所家工身頗有指歛，雖號為和雇，始得力之今
多是上下干繫作頭壕寨之類，除有倖剋既聚之衆，而不以公平處
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蓋緣身大開兩出之土，占壓民田，驅靈塞道路
將近墻基，多被穿掘，怨歎之聲，遠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
謂國家建置諸官，本欲循名責實。今脩城開壕之兵共七百餘萬日
役兵夫，無慮數千，待之一二屬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乖亂，莫甚於
此。如開板築方略，施設樁橛，蓋上下官吏肆為詭謬，無所統屬，以斜
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章，早賜指揮，罷
用廂軍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脩築城壁，以欽其事。所有開壕
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疏浚，不必盡如元料，仍專
委將作監主管，擇官有才幹者主其事。

安世又上奏曰。竊以儀鸞司狀乞羅唐夫開壕止以見工隨其地形中
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切總領至今未奉旨揮臣竊
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惑者竊以
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堞壕樓櫓之逆陳然相望若敵人
即而為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識者不能為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
區增廣城隍欲恃之以為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闕用之計之際
而舉百萬之費事於無用之地實為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
臣累奏事理特降旨揮施行。

安世為右正言時上奏曰。臣近以自春序是夏暵為虐地震星變
異仍出嘗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陛下祇畏天戒側身修德
日于明詔擇用一二今既旬浹未觀施行恐悸遠之心不能自己輒成
天聽臣竊者覧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無
理溝毋起土功者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而役之動不違
農時行道之壇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
安泰其或賦政悖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蕃氣擾亂則國有不寧之
象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祗畏而深戒者也春
秋莊公二十八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之三築臺三十
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應若以類至者
之方明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繕城聞募之勢四大兵夫之然已歷
歲今從唐之封域八百萬眾擾擾愈傷和氣之所致逆云而杞果氣
之戒人困於勞國傷於財然勘察之久不効亦必本由於此也臣
聞人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元為之險之則在於廣鋪時
安用之必謂州郡為不足恃則平居之誠恐非用武之地况國家
利府之人此之謂日正其大下同寬断審此務載節陛下亦行天下

為天下先而乃以不貲之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謂先朝已
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嚴往人夫止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
葺自餘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傾承天意以
致和澤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上奏曰。臣伏聞開修京城凡役三四十千人雖
和雇夫力調發不及民其錢不屬戶部然財出於民一也豈可不計
較嘍嘍而枉費用之臣聞濠深一丈五尺闊二百五十一步廣於
汴河三倍自古未聞有此城池也惟周世宗所築太祖因之建都
于此百二十年無山川之險可恃而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
此二者累聖所以遺後嗣子孫也神宗時宋用臣提舉修京城夫興
土功極兼照當於人之情唯欲廣用民力多費國財上則激幸賞
次則陰盜官物故役無有不大費無有不廣此姦臣之所利本非先
帝意也陛下始初聽政能遣修城役夫百姓皆歡呼鼓舞今欲終成
前功但完之而已可也何必廣作無益以害有益乎又京城外門正
門即為方城偏門即為甕城其外門皆用純鐵裹之此祖宗時所無
有也甕城乃邊城之制非所以施於京師今東西南三面偏門亦欲
為甕城臣不知大臣以何見而為此謀也必以為威北狄也使北狄
果論甌脫而大臣將坐守此以受敵乎春秋時楚囊瓦為令尹城郢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
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
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
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
民棄其上不亡何待今大臣不於修政而急於城池此一寇兔城深之
計也唐神龍中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

於戎曰。遷城無守備可乎。仁應曰。兵貴攻取，退守寇至集，當併力出
根。敵四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拒其心哉。後常元符代為縛當始築
重門。議者益重仁應而輕元楷。今於京城為受矢石之備，是不如張
仁應之守遷城也。自脩城浚池，以秦議者皆以為無戎而城無寇，而
遣公宮。此言不可不謀。其北門更城已鑿，改之實勞臣碌，今降指揮
東西南三面偏門。止為方城，其壕廣闊，可減二分之一，稍正王城之
鑿以惜民力。以省國用。
祖禹又上奏曰。臣昨上殿論脩城開壕，延乞改東西南三面偏門，更
城曲門為方城直門，其濠廣闊，可減二分之一，稍正王城之體以惜
民力，以省國用。今將兩月，未蒙施行。臣竊以京城為舊城大，為美觀
議者並謂可以威服四夷。今使外國傳聞天子居於舊城，不足以示
威，乃所以啟侮於公卿大夫之虜也。而大臣以此為守國之計，臣恐

竊所未諭。況當國用窘乏之際，計無所出，而狂興土功為此無益之
費。不知紀極。設使作之有用，不惜費而為之可也。今實無用，其費豈
不可惜。又發掘既廣，多發人塚墓，害及幽明，感傷和氣，此皆動足所
當恤也。伏乞檢會臣前奏早降指揮施行。
七年，祖禹乞不遷開封府，狀曰：右臣准尚書省批送工部狀乞遷開
封府於舊南省，今權工部與修行官勘當者。臣竊以開封府自太
祖皇帝開國建置於此，太宗、真宗皆嘗尹京，治亂故事至今存焉。昨
因廨舍遷大遂近原廟，遂有遷改之議。若以太西禮則廟之東皆
有民居，比之開封尤更不遠，又可防火。舊南省已為試院，今欲以
開封府為試院，豈可不嚴火禁。才若以開封敲扑之地，不可近原廟，
則景靈宮在祖宗時已有列聖神御，比之今日軒重亦均。若以獄隘
而遷，則祖宗以來官吏所容亦凡以前事。且開封非時大之所，使吏
吏與係屬任家於其中，比之民居，孰為難隨。申當中嚴火禁。或事
為牆以為隔限，亦可以備患矣。今乃欲改已成之試院為府，廢百三
十餘年之府為試院。此兩大役營造不小，夫土木之功使匠人處之，
無不言費省而易了。及其作也，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
無大利害不必遷也。今若因舊興葺，稍徙近南，比之兩處營造功費
稍小。凡官舍數遷改，則民心亦不定。不若因其故便。昔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之。蓋為國者當務實事，
不欲多興事也。伏望聖慈更賜詳擇。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覩古之明王。語承治道以率
天下者，凡不急之務以勞民力者皆去。乃有事者官之一端也。國家自慶曆
兵以來，武庫所儲，漸壞器蓋。神宗皇帝以常德安武，寶器精治
兵制。至嚴度詳謹。內置軍器監專，外創都作院，日程其功，月閱其識，戈

矛弧矢甲胄刀劍之具，皆校定其等數之積。始不勝計。故有豐積之
伐，可足數十年之用。乃朝廷講武是戒，以戲千金矢為益難，但於城
謂非今日之急務也。比者降詔併為兩坊，務止二作官去，監督無略
之自棟城殿雅怯情之壯。據所積材且以新造制造，至今兵匠尚以
六千人為額，兩坊額外，亦四五百人。以一歲計之，為口食未嘗几四
為五千人之緣，內外廚軍夫率闕以亦有廢事，主廢若德工使急速，
未免於民附着人夫，所有耗費，經有雖援。臣愚欲乞減兵匠三分
之二。臣監官四員，小作料次省去，自於積之歲月，亦無所闕。卻將所
減之兵，分遣京師諸處廂軍，差使兵併夫軍冗兵三關人。仍分抽赴
作。不惟省發官兵並參給之費，抑亦助廂兵役使之勞。況今財利虧
急之時，多乘添罷。此等費雖於國家富有之體未必為害，亦宜裁
損，以節以齊事，示出之義。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相度施行。

右諫議大夫□□上奏曰臣竊以都城之役工程浩瀚開廣池隍最
為大事今如發散邊備動搖人心盡役封樁官錢虛耗國力既徹廬
舍生者不得安掀剔墳隴死者不得息畫土山積芳熱暴如情已埋
沒園林陂王壟開道路近城居民深以為勞氣冒寒暑悉通西北累
德損政莫甚於此言者相繼指摘明白日聽論議迎未蒙省放病之
時旗在千里豁然也擊達于四海未論朝廷何悼不華且以料殊異
之情又則難齊任固吾之事擬則生變辟雖不解理有可慮今來但
當工利料期歲月求見又勞終是無益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放
崇見自人夫以留房國軍工陳乾已開處令紛來了害城壁據未堅
處分劇欲瘠禁除充貴之急卦當作之機使民情安帖而益和人力
舒啟則功倍筆勢之下先見安靜誠今日聖政之所宜為也興望除
留宸念

高宗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有緩急其為
之也有先後聖人常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故事得其序而功易成
夫今兵後寇攘盜賊間作陛下情欲財省國用節省奇巧之慮
軍須可謂先其所急者矣至於工技之末營繕之所耗此其事為
至緩宜在所後而有司不知大體乃欲以承平無事之時而備儀於
艱難之際若貢調所須緩急作準備造作之工匠是也書曰不作
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若事雖小其於聖朝致治之功則為害此臣所
以附見頂至上流天聽也伏見比來內製作甲於四方或搜捉有須臨
時置買應手可以辦不必專置吏卒徒為此紛紛也平日耕桑之民
死傷流亡之餘尚能竭力以供租賦者徒以朝廷之恩德而上體
陛下之憂勤欲足兵食以安中原也今被騷擾勞擾而不敢暇今若聞
置官司收拾食以營歲功勤息慎事有不得已之勢臣愚欲望

聖慈深念賦入之艱財用之廣實凡不急之務悉皆罷去推廣所
以宜示數於以華近世豪侈之習以成中興節儉之化豈不美哉
所有八月二十一日收充作匠人吏工匠二指揮欲乞特賜寢罷
高宗時臨安府尹葉夢得上奏曰臣近承尚書工部符備到七月
十八日勅節文京東路州軍增修城壁樓櫓仰當職官隨宜修葺勤
會本府昨五月內先准聖旨修城等行相度畫舊城外今添幫城身
民闊一丈四尺高六尺增築馬面圍敵創建樓櫓一千八百六十餘
間合起夫八十餘萬收買木植一百六十三萬餘條計合用錢二十
一萬貫有零自臣到任親再檢視以勞費浩大民力不易集元料有
大段廢費不實去處逐別措置裁減據舊城外止合添幫城身底闊
一丈高二尺及造樓櫓一千間比元料計減人夫四十餘萬工本植
一百餘萬條計合用錢七萬餘貫其合用人夫仍欲召募日支工食

錢米於民即無擾動已具狀奏聞去訖臣竊惟本府當東南之衝內
有王室謀吳楚七國舉兵西嚮關中震驚賴帝遣周亞夫將三十六
將軍拒於洛陽相持二月餘卒挫其鋒而逐死者梁孝王力服之於
此而不得西之故也唐安祿山叛歸劉晏處給遣其下尹子琦將兵
攻雍丘張巡等拒兵十餘萬來攻卒能保有江淮使不敢長驅唐得保有
其財用以濟中興者張巡許遠以死守之於此而不得逞之效也蓋
嘗以此考之自東南而來如漢之吳楚自西北而下如唐之尹子琦
皆以睢陽為襟喉則控扼之要利害宜與他郡比者又況本朝三葉
所居是為三聖神御於離宮是輔京師號為陪都其形勢又非漢唐
之比則府城勢決不可不備以為捍禦之備今有司之計議者不過
自前之費而已臣今來裁減之數止用七萬餘貫朝廷豈當以此豪
末之費而不為王業無窮之計乞專勅發運司并江西轉運司見拖

少本府宣和五年以後年額合應副斛斗二十七萬石臣今來更不
敢上干朝廷別作施行文牒錢本只乞於今來上供斛斗內截留十
萬石依准去年御筆指揮先三年帶納之數諸司變轉了辦日今秋
田成則不違君不乘農事稍隙之時疾速下手併力營辦恐遲延
至冬春不及事臣已一面收糴本府諸色樁管錢當准有錢先次支
那使用擇自擇日興工外欲望聖慈特賜開允許臣推截留上件
斛斗欽遵應急不誤年計
乞得為兩浙西路安撫使時又奏曰右臣備員從官矣守藩翰進否
嘗以疾病乞就祠祿伏蒙聖慈未即許臣免職強承命當時與年曾
親陛下嘗盱以圖切班之日嘗未嘗疑救域夙夕恐懼要以日盡勞
有臨事盡忠少圖稱塞無須逾於城濕坐食溢苟在職一日不敢忘
忘此心伏見無營建廣成備迎來措二百年史都之事而御偽官

處之地此誠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為家
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為難則今為一時順動因未為過也惟
無傷財無動眾事不求備居不求安則何所往而不可哉今建臣
現責有司以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以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
規做京師臣竊以為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
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月以來事傳江東之民有家
貴錢一千而取三十貫田一畝而出方執一時者一已而率輸茨土
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罷燒毀而空青衍木青悉有之於取平江
府朱勔家之污石以傳玩誠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之初憂民
恤下之意如無亦未感恐容安食少念自比興夫此聲豈宜聞於外然
最於州縣之吏追於期會各謂職守規以自免逃亦而不恤為謝是
之惡已廿所以為累者大矣昔周以公私帶之亂拱規故以成京師

寡主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自稱曰不穀左丘明以為易服降名
禮也狄人侵衛衛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以務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
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句踐棲
夫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困辱也在會稽栖孤寡而共其乏困左軍
肉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寡者非其與民居不重味不
聽鐘鼓事不飾以其未戰也父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
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
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
死乎故吳戰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滅吳恭惟陛下以
神聖文武之資受天明命奮有祖宗之大業天下執敢不服從然
未嘗俾履下覺大之今日聞於人耳來痛之詔曰感於人心天下熟

敢不服而天不遺之愛今中國之力而共歸之其珍賊者有日
矣何足懼哉在陛下行之如何耳迎者天申節上壽作樂而不行
貢奉之物悉天地宗廟陵寢所得卻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節已恐
勤之意免身無以國家執事之奏乃復因緣舊習遂纂而將某不當
陛下處極美意務縣以家主戶號頭下明詔飭不職修營建廡等
乘營繕修城池樓櫓以備守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種穀備蓄以充
廩給金錢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以飾陋為不急
無以華飾為非體者君在卑陋之臣皆反省美舍則百司庶府亦
非求安之時陛下躬儉素色而不御抑倖衛而弗充則外網之制後
宮之儀亦不必備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大業未嘗一日忘創痛之心
一堅未遷常如來類之念則四海之內尚非本不食陛下之禄休陛
下也恐惧不敢事命臣夙夜而已臣未說有背臨陛惠香天下之

并起李之矣進迎衆與等進王宮復還千里之衆歸屢九廟之巻可
㝎日而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遇冒君臧犯分不避罪實為
死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御史中丞廖剛奏曰臣契勘軍器所見造李顯忠所獻軍器名件凡
一萬八千有奇為工幾十萬而所役兵匠及和顧者一千八百餘人
人各占一能不可以相易則費日非止十萬也况鐵必精鍊皮必熟
治漆必佳乾而後再施若此之類僅迫以嚴限不惟難於辦集所成
之器亦將苦窳而不可用昔晁錯有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遠與短兵同矢不能中與無鏃同今事未急於
用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處分稍寬其工程則人力裕而器械精矣
欲速則不達添雇人匠本户匠人既不易得則內聽雇倩不無騷
擾而事亦未必濟也

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聞歐陽脩在翰林日嘗
上言京師土木興作太多乞行減罷尋見脩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
脩因言神御殿不住脩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拆一十三間用
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有零又景祐宗奉祖宗書多倚虜爐有建隆極功
盛虐其害甚為詳備仁宗嘉納臣竊見近歲營造往往專因宦官及
轄送司例皆苟簡纔辦閱時未幾即復損壞被如壽宮宮殿氣象椽柱
每歲所費不下數十緡蓋拙滯之時率用塗來以為厚來以塗塗
繕不數月又已損漏遂脩而無常便如此營吏只好造廨宮因而之
嘗覺眼計處久遠以邦財物之念是但急趍學壁紙破壞或破飾凡
遇脩宗廟等處須用就以報補若年歲間依前損壞即根究元修官
吏重行責罰其他土木之工未可盡去者即乞禁約如封椿錢物少屋
寔而左藏庫六成云云用武可以乞屏費知

今提領官掌其處歸還有收支躬親啟閉戶部何由稽考移用自不
必令漕司歸還地每柱費十餘萬緡營屋五百間析移以修寺是為
剝害若白晝之為盜耳仰惟陛下躬儉出於天性此事偶有未知知則
必為裁制此臣所以不避一言之罪期效涓埃之補也
孝宗時趙汝愚陳便民事宜曰臣嘗論奏國家渡江以來費用浸廣
民間兩稅之外科斂不一民力可謂困矣而人不以為怨者知朝廷
養兵之費蓋不得已故也然有得已而不已者寺觀循是已近時
僧員行知前寺知闕於世而專務營造以修相高用擾已甚至有一
樓閣而上費錢一萬若其餘鎮金實尤不可數計竭民膏血於無
用誠可惜臣竊見司馬光康議請國家明著法令有創造寺觀一
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即時毀撤臣愚伏望聖慈申嚴
前項法禁今後寺觀除舊有屋宇或有損壞處許隨宜脩葺外並不

得創有創造或為水火不測合行再造者並委州縣長吏審度費用
將住持僧者須出給公憑開具間架方得脩造如有違犯官吏僧道並
與同罪
金章宗至茲命有司脩見山亭及同知衛為游息之所完顏仲德諫
曰自古人君遭離播越于外必痛自刻苦輕損豐儉可以克復舊物
况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宮闕為一方之
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役
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處命止之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物之有益者天下之通物也理之極
中者聖人之經理也故物涉於玩視目足以蕩吾之心而理及於太
過則所以傷吾之道以九州之偉生殺之權俯天下而御之宜若得
以從心所欲矣以祖宗之大社稷之重仰天命而思之雖欲自逸而

奇弗敵矣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事皆稽於寬厚尊在民上而知民之
不可下也故近之貴為人主而知人之為王天也故晴之當民情之
莫不欲富欲逸欲安務寒心而載行去甚去奢去泰苦身之不當其
茅茨高堯卑其宮室晉成封四十金而射室遂止漢文惜十家之產
而露臺不興況今世去古既遠虎民難化不撥正以率之則其誰嚮
哉不倡正以變之則焉可清哉我國家兩都宮禁盜猶備者豐齡白
丹雘於閭年整麗樓廡陳於世部斯皆理之書焉也臣但以登唐虞
之財殺木靈之力崇飾佛寺多積佛經畫棟禾飛鶩陽霧及今古
之巧塗耀金碧之輝光且像佛經而言則佛者覺也將以覺物信寂
滅靡同緣覺之民物而釋迦者能仁也將以仁四恩三有諸經符咸
之衆生今乃以下民之財丁民之力營黑色身也相好臣竊以為非
如來之本意也欽惟皇明定四方文綏一統龍居世帝至之大統

為百家道術之宗盟者皆孔子三綱五常之力也豈宜獨崇異端斁綱
常之教以率天下奉信浮圖之人哉臣又以宗師者天下之所瞻仰
也孔子乃帝王之師綱常之書而其廟學猶為闕然臣於先聖所嚴焉
書家內已言之矣蓋理貴得中而已彼老佛之教乃山林獨善之所
奉虛無寂滅之一術無父子之恩無君臣之義今國家取其一節而
崇其寺觀猶可也豈如師孔子而獨惜崇興廟學之資費此臣所以
不能無言也故為國家者於所可止者不容不止於所不可止者不
宜遽止也伏望陛下念孔子道德之尊義孔子綱常之功採其民之
如是法如來之能仁凡兩都宮營但令春秋補葺其弊異其損者
不須創建凡勞民無益之役不拘時月並皆停罷其不急者姑俟前招
凡僧道寺觀自今下之後內本京師外及兩界但許修葺無敢創
立凡所在文廟令時修葺自有司事若夫京師廟學惟陛下裁之

文宗大曆初詔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伏
以御史大夫督其役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臺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
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
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
恩今者棄府以剏佛寺夫農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
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民不
務此而陛下崇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為心方便為本
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正言
司今乃委以備緯之役置其權哉
順帝至正二十年詔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
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
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

急失事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而
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燹焚燬殆盡所
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
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
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
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
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
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
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
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
成復豈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六

弭盜

漢武帝時東郡盜起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

張敞以勃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五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王莽以璽書令卜者田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率

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鄉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饉易動。旬月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illegible])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illegible])尚書陳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illegible])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illegible])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

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illegible])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漏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

桓帝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尚書陳蕃上疏駮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

靈帝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侍御史劉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

後魏孝文帝問止盜之方。秘書令高祐曰。昔宋均樹德。猛虎不過其

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茍訓之有方寧不易息
當須牢守負固則盜止矣

宣武帝永平四年河南尹甄琛上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皆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禁止遷都已來四遠赴會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往往多是下才不能督察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應選者以為之詔從之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隋文帝開皇四年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敕將軍賀婁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主從之

煬帝大業十二年帝問侍臣盜賊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嘖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可滅帝不懌

唐太宗即位之初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穆宗即位韓愈論黃家賊事宜狀其一曰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憤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其二曰比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二則兵馬寡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其三曰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來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兵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使停諸道見在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其四曰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

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恭
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為擇遣有材用
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宣宗大中元年。雞山群盜寇掠果州及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
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
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
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
宋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黃
州王禹偁聞而奏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
宗剷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
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

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
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
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
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舘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
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甲。復不及
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
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
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
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
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
并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
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奏。上嘉納之。

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上奏曰。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
論奏。為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隋唐亡國之監。皆因兵革先興。而
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號寬弛。賞罰
不立。善惡不分。體勢若斯。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賊之術。峻行
責下之法。竊聞搢紳之內。憂國者多。皆論盜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
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
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
後。便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諸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
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軍賊一火百
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昔建旗鳴鼓。白日
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為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
盜賊有生發。特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

賊來轉強。使長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此去矣。竊聞京西
提點刑獄張師錫為部內使臣與賊同坐共酒。及迎拉縣尉不肯用
心。皆有論奏。其言甚切。臣書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是迫使者不肯
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為國家憂之矯。不易者朝
廷亦望天吉之智士。皆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息
為業。以先為安。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玩延之意。見言事者無
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累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
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從容閒暇。天下之事。誠可憂矣。今桂陽建昌
軍賊數不少。想其害為尤甚。王倫在淮。遂至慶吏不留意。今自京發兵。
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覽已成難救之
患。速講定禦盜之法。兵行天下。使四方漸為備禦攻守。壁壘剪撲。諸
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群臣上言者。皆為自來寬法。致不肯用心

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有罰銅一斤，及知官皆
不蒙納。臣謂大臣為國計者，寧取忠言之多，不[illegible]止賊之多，乃如此
行事。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頻舉[illegible]者嚴立法制。陛
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盡由陛下不以嚴刑責大臣也。此
乃社稷安危所係，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

論禦賊四事劄子

臣昨日軍賊王倫叛後，曾[illegible]一二論列，乞相
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為禦備。見為國家患[illegible]賊者[illegible]臣一人前
後獻言者甚衆，皆為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為[illegible]大臣者[illegible]
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皆淮南已南新遇王倫之[illegible]目京以西
州縣，又遣張海、郭邈山等劫掠，焚燒[illegible]奏[illegible]白人[illegible]賊
荊湖今奏舉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illegible]又澧州又聞
強賊三十餘人，燒劫沙[illegible]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illegible]拒卻[illegible]鎮

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此外京[illegible]今尚[illegible]自秋不雨[illegible]
令[illegible]未獲。江淮[illegible]賊之後，繼以飢饉，陝西[illegible]一道[illegible]流亡日衆，不
能[illegible]與等奏將來盜賊必起。又見在者未[illegible]者[illegible]多而乾象變
差，議者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illegible]動，州下，天[illegible]
又告於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illegible]臣[illegible]狀所[illegible]古[illegible]者能
應未形之禍。今之群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illegible]聞[illegible]之也。凡盜賊
既起，人民流亡，天文變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illegible]或[illegible]或行黜放。
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但免重責，而猶忘[illegible]禍患[illegible]皆因循。此臣
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盡由陛下不以嚴責大臣者也。
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盜賊必更多。若不早為[illegible]朝[illegible]臣計方今禦
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illegible]盜之官，三曰明賞罰
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

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illegible]
[illegible]大臣陳其於此四事，別有何術，一為奇策，他術則此四者宜
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臣前已有論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議
論甚多。伏乞令兩府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illegible]四事方今措置乖失
極多，臣謹具一二條奏。

再論京西賊事劄子

曰：臣竊聞近日張海、郭一三等賊勢相
合轉更猖獗，諸處奏報日夕不絕。伏惟[illegible]不聞廟謨者
何處。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又無[illegible]謀慮。到目前
方始集議而失於事機，遍攘已卻，又慢而因循。纔聞賊起京東、淮
攻淮甸，橫行千里，驚若無人，既於不虞無兵[illegible]
等未擒卻，下而王倫已至和州，全賴其天[illegible]然而驅殺軍
民，焚燒城市，殘害生靈。此[illegible]州郡[illegible]建檢，遣兵剿

事後時之明[illegible]臣竊觀朝廷因此必[illegible]前此須有[illegible]而後患而自
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事無寧盡，有上言者[illegible]日地遠，日過
一日，遂致猖獗。郭邈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若[illegible]甚王倫
付前如處無兵，又自京師[illegible]開張海遂來[illegible]賊郭邈山
在商山已及十年，其號兇惡[illegible]比王倫偶起，官兵追[illegible]
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從此始，臣亦知有日。言賊事者甚[illegible]
難窮。惡兩府[illegible]呈文字之時，必須奏云[illegible]差遣逐捕將[illegible]
討使為[illegible]寬[illegible]自[illegible]責[illegible]海[illegible]二百，有甲馬[illegible]日行
一二百里，為[illegible]固之則[illegible]別[illegible]民間[illegible]料[illegible]必難追逐。
縱使追兵[illegible]已[illegible]賊雖[illegible]後心豈可不處。以今
四方[illegible]各要[illegible]則[illegible]前[illegible]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
為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illegible]戎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

言。其州縣置兵事，伏當朝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衷，速與施行。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曰：臣近為張海等賊勢倡狂，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郡置兵為備，風聞朝議已依臣所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當時擾擾，費耗不小，本要為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堪使用，所以張海、王倫等起，諸處州郡置兵，空有為備之名，而無為備之用。今朝廷雖依臣所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其州縣官吏，但以臣前所言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鄧州知州王昌運老病，羸瘦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廳，三年之內，州政大壞。監司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為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坐閒，臣看中書有一王參政名甚過，以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豈為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來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都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豈為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為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老病贓汙之官者，蓋為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為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任其老病貪贓之官壞之。

臣謂此大臣不以身當國之過也。今天下生民積怨，怨則皆歸上。盛陛下聖德，若其父子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體陛下，盡選百千人官吏，但恤其身，寧使百姓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浮多，如一年一火，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先致慮為按察，及更害民。臣前後二次乞按察官吏，況國家自來有失傷格，令差遣使按撫，豈於今日獨無此？望宸斷，以遣使為疑。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曰：臣竊聞京西賊盜近轉更在鄧，狼猾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揭竿嘯聚，尚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稍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招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寇與讓，今大臣不肯打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而皆公然遁命，盛民易惑，豈有不從？若見其漸多而不早處，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深憂。以此思之，賊眾則竊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乞發事內一件，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逸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誘賊陷於可殺之地者，優與酬賞。所貴究黨惶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緣處以為衆說，乞除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其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尚可剪除。

又論宜專委杜杞捕賊劄子曰：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係將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襄替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蓋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各為頭項不少，部分進退，須要統一指蹤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

難從。一夫事權反成敗衂。曾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
鬬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恣逗遛之間。號
令不一。致盜賊遷延。未見成功。今雖賊衆稍稍散。亦未見殺獲之數。因
賊猖獗。不可不慮。竊恐死命窮急。未易散。合早除賁。仍挍督責。況蔡襄
是儒者。差出在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賁育在杞。尋聞蔡襄自到
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加一巡檢。致得兵士喧嘩。競生疑惑。苟
誠如此。深是憂患。恐別致生事。其蔡襄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又畫杞
一面催促。庶得事一早能了當。
脩論捕賊賞罰劄子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
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閉門藏走避者。有被
其驅殺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急於用人之際。於巡檢縣尉之內。
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勸。而或未能者。猶須
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諤自出身以來。兩任
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內。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內撥小
盜賣多。其如張胡郡賊亦不為少。據合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
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為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為勞
績。臣料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從賊之多。亦無
如區諤。又聞諤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為保伍。至今吉水一縣
全無盜賊。民甚便之。諤為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
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執守常文。致抑
才能失於旌賞。其區諤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
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
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于後。
一。選人區諤捕賊之功甚多。但為有司拘守纖碎之文。不理勞績。

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遣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績。
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竊天下群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
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捉小盜者。莫如縣尉也。然而賞罰之
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去處。但要淨盡。蓋然須是一日之內同
時捕獲。如有全火強賊。縣尉迎捕以死命鬬敵。若於兩日內
捉盡。已不理為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伏乞下銓司重定
捕賊賞格施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
為保伍。則姦惡不容。今區諤於吉水縣立保伍之法。三年之內
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
縣區諤創立保伍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民間以為便
利。即乞頒行保伍之法於天下。
四年脩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曰。臣風聞楊畋所與蠻賊鬬敵殺
得七八十人。畋僅得脫。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捉賊老幼。增我士氣。若
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應事機。宜思久遠。萬一上下之心急於
平賊。聞此小捷。便欲處喜。不能鎮靜外示於衆。二三年老合深
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若或如此則計
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
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陳翊和尚李老郎等數十夥頃
外。其餘猶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前聚已二千餘
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烏散。必須復
聚。臣見自古蠻夷為害者。未聞盡殺獲。是能誅所綠。一鄧餘等失信於
黃捉鬼兄弟恐動。一郡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

機不可失也若令賊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音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安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与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賊獲賞爭殺平人而賊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賊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揚賊等伏乞且降勑書獎諭换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殘逼會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戮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諭此意詔與揚賊其賞與乞少遲留庶合事體

循又上疏曰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盛殺戮官吏鈐不可留新差楊畋專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本別無

處分處緣到彼與賊同謀蓋蠻賊只可招撫難以勦獲而賊等熟林展勢悉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與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傜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寨閣常率一畔始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傜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遂使殺覆執平人遂致莫傜驚懼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郭輔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腳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猶前

事為戒討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於怨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慮論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只則希一赦行其次不過與侍是實正堡叛者得一副手之名亦足矣莫傜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業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兩方烽謀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深山連諸蠻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以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獗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雖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

慶曆二年右正言余靖論禦盜之策並先安民疏曰臣竊見陝西京西京東淮南荊湖等路各有群賊大者數百人小者三五十人劫掠州縣恣行殺戮官吏罷軟望風畏懾如張海等輩自唐摽掠遂歷州軍為備者惟能乞師以自防援此蓋軍政久弛又少良吏故小有寇盜則上煩朝廷伏見近日選擇才臣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等府令佐下相雜於何處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民此誠求治之本也然臣愚慮患之自數年以來寇賊為害者和起於軍伍烏合成群百姓而懾其害不相應和蓋乃國家自祖宗以來輕傜薄賦以結人心至於此也臣聞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古今之通論也國家西陲用兵以來經費浩廣故言利之臣日進其獻不以安民為意者多矣惟陛下察之天祇民有蓄積能自充足則齊里親戚共相守衛不忍棄其安逸以就死若朝廷略加存撫則不失

其所凡今之所以害於農者諸官攺吏無弃之家游手之人乘國寇
賊歛碎暴而射其利以耗其蓄聚也今又加以賊盜竊據廢其耕桑
若皆失業困窮而共爲盜則黃巾赤眉之患可憂矣故朝廷尤宜急
撫之也夫州郡之兵多則食不充少則不足自衛救當今之所宜唯
無濟而後可若使朝廷遴擇長吏長吏擇捕盜之官巡檢得自募勇
力之士嚴捕賊之令重捕賊之賞賊無不破矣安民之術則但不奪
其時不傷其財能禁其爲非而去其爲惡者則皆安堵矣誠盜賊之
勢未可使其滋蔓唯先求安民之術而已矣撫民之要者在乎謹攺
作勿爭其利而已矣國家不謹攺作而與民爭尋常之利者臣判其
餘奏

樞密副使富弼乞諸道置兵以備寇盜疏曰臣竊聞知金州比部員
外郎王民先奏九月十三日卯時有群賊入州城打開軍資庫中使

庫般運出衣甲物帛散與賊衆及貧民等知州以下只領當直兵士
一十四人閉啟不住州官走出城外任賊劫掠直至未時以來方始
出城臣謂賊勢轉盛深可憂虞臣前歲曾陳備賊之策正爲今日之
事今來果有群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衆
州中兵士不滿二十人州官撤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
不能制禦臣前歲所陳只是過爲隄防萬一或有此事不意今來便
至如此小寇聚集尚陵侮朝廷臣決知自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
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千萬人耳賊頭稱王稱朕與朝廷相
抗大劫財物散施無難則貧民樂隨矣恣行劫殺務要震恐則小大
脅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脅從也
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
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念實爲寒心臣伏以西賊未叛以前諸處雖

有盜賊未嘗有敢殺戮官吏者自四五年來賊敢殺巡檢縣尉官者
約五六十員又西賊未叛以前諸處雖有盜賊未嘗敢入州城行劫
自四五年來賊入州縣打劫者約三四十州尚未入城尚皆暮夜竊
發潛形往來今則白日公行擅開府庫其勢日盛一日自此以往只
有轉盛若不早爲隄備事未可知臣前歲所上備賊之策當時不曾
施行近日因兩府奏爭論及淮南賊盜陛下問臣前策臣次日并錄
一本進呈訖然臣策只是備兵聚東南九路及京東一路今據金州
奏在城只有兵士二十四人顯是無備致盜生心今并京西一路亦
於要害聚兵爲州郡聲援今諸處賊盜已盛方思設備已是後時萬
又選兵則無所及伏乞速賜施行

五年弼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乞採訪京東狂謀之士疏曰臣近
嘗親書劄子聞奏竟察訪民間恐有暗行結扇不徒驚擾刑害奸謀

如劉董之類者俟見的實別具申奏次臣體量察訪京東一路甚有
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洎至長老所學不成雖若稍能文詞
又多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又至討尋
兵書習學武藝因茲長大負膽遂生權謀每遇事精妙者竊累自以
爲圖甚大窺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所臨一官無所習見
往往盼名遷姓潛藏遁形唯是兇徒密相結扇或遇饑歲必有竊發
臣恐此輩一作喧難剪除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似此輩類的實甚多
散在民間但未發耳又緣不帶仕進難以牢籠不可捕而加刑加刑
則黨類驚而速爲也不可縱而容彊爲惡則根株成而難去也要在
得而縻之使究謀不能成此寂上也欲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
處臣察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仍草澤遺逸以禮呼
召處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興矣或得稍優者量加

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畢盡若以此單不作其它盜賊雖遇飢年蜂起不足為慮也伏望陛下深切留意於此不可忽也

八年琦乞選任轉運守令以除盜賊疏曰臣伏見西鄙用兵以來擾動天下物力窮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撫存遂使聚而為盜今張海郭邈山等數火驚擾州縣殺傷吏民憑凶殘之威減憤怨之氣遂於縣尉不敢向前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尚循遷延日月縱張山林以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開發府庫劫取貨財擄掠山後而東商虢陝西南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相去凡千餘里殺人放火所在猖獗一經過處不能相保人民恐懼道路艱難每郡無兵各不自保若大段結集攻陷諸州緩急亦未有所以備之之策既將成不可不防秦末隋末唐末諸寇或起於戍卒或起於商賈或起於士

卒或起於負擔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邈山輩如此其盛然以小合大漸成巨盜縱橫難制遂亂天下今盜賊實未見有除所宜多設隄防以備盜賊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路擇要害繁州邑募兵馬以為諸處策應此最急務宜速施行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盜老病者悉罷之使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郡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之勢連年未復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破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消散之驗也今且以上項數郡守十

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縣令皆庸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巡檢縣尉又一一不堪驅使賊不得往自然投何為哉臣竊謂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唯恐不才不賢者怨恨不早罷去故以州縣委賊任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若以朝廷自來處置次第卑合賊滿天下但為宗社有憂陛下仁德所感賊未至如此然今盜賊已起乃是編滿天下之漸若朝廷依舊退人怨恨不早更張臣恐賊盜愈多編擾州縣或稱將軍或稱太尉或稱王或稱帝兵戈四起所在僭偽事到如此生靈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還得安穩否況今來不同漢唐都關中洛陽各有險固可恃緩急有變用兵守險亦未能使至危窘尚自明皇德宗僖宗播越唐室危若贅旒者數矣今來都城並無險固所謂八面受敵乃自古一戰場倘若四方各有大盜朝廷力不能制漸逼都城未

知何以為計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戰臣又伏思古者亂離甚世不久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一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國祚短促自古未之有也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惟是王者能鎮撫天下常使安寧災害不生賊盜不作則是都城也且保無虞故大宋之興實賴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禍亂盡削方鎮兵權只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也驕不使常在一處所以壞其凶謀也又賴太宗相繼削復諸國一統天下更賴真宗為民屈己與北虜西戎議通和好故能八十餘年粗致無事海內富庶不見干戈雖是人謀亦有天幸今則西戎已叛屢要邊兵北虜覬覦日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率斂日重官吏貪殘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憂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不使叛而為寇

復何為哉朝政不舉綱紀無依五代事迹已復前蹤臣竊慮之道正在
今日須是君臣上下同心協力廢寢忘食夙夜整救則數年之內或
致小康若猶因循苟且尚務偷安不練人材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
禍不旋踵而至矣臣因論京西盜賊遂至理亂最懼所逅不覺切至
陛下便臨萬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選京西轉運使知州知縣不可緩
饑荒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
知縣守護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驅除寇盜其餘有朝廷意所不
到曾擇不及者其患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至失所州縣既各得
一人又得豐郡所屯之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兵至於巡檢
縣尉亦可差委轉運知州㨂選不煩朝廷費力此策最為簡要然可
乾雅京西既行次及諸路變故或起倉卒救備皆不可過朝廷經營
不務因循不避怨謗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所有諸路㨂選不才

及贓濫老病轉運知州知縣縣令等仰只在元守官處就便朝臣胡
廷只就外旨揮吏不令赴闕仍乞檢會臣前奏相度施行
慶曆五年論沐學士張方平上言曰西鄙征戍未解天下州郡兵馬
次科揀赴京江淮已南空虛尤甚無復武備前來逐處盜賊連結竊
劫城鎮聲勢甚張至今不能誅擒自古盜賊之禮操未嘗四夷之患
漢唐之事為鑒不遠國家創五代之亂削方鎮之權城為捍幹枝
之術於設也無得指相為用之勢通郡大邑更守空城而已復蔑
之悔不可不慮今諸道徒舉兵甲司倉未便為虛名但朝廷稍付事
權則猶有古者方面之制應提舉兵甲州軍乞慎選良吏而為除本
路鈐轄一員各令本路募兵置其山川險易對畫遠近而約置兵士之
數常令教閱務為精練朝廷更不行抽揀本道亦不得開雅遷使逮
出其一路巡檢使臣縣尉諸捕盜官吏使得察廉其能否而升陟之

縣之所部郡縣損惡之民累犯罪禁者悉送本司剩情法移配寬
盜結集之處量其形勢方略遣巡檢等領兵甲捕逐若賊羣黨稍眾闘
本路鈐轄視督吏兵會合擒殺漢制刺史太守率以盜賊分數為最
負其賞罰條目乞自朝廷比議指揮所冀郡縣武備氣勢相應群盜
不遑望風知懼兩路寧靖消弭厲階
方平又上奏曰臣前在諫院累曾論郡縣武備所陳意見朝廷未加
精察比來軍興多事盜賊頻起藏亦天幸而屢有年盜賊之民猶縣
為盜至擒捕發人城市殺吏堂堂無所憚不幸歲荐饑民艱食為盜
羣衆跡起為盜或數萬人所過聚衆兵千計縣邑為之殘破而不
能時擒凶氣漸稍滅兵遣無所歸竄在我伏也漢唐之大業未嘗無四
夷之患至或長驅而犯宮闕然無害於根本之固及黃巾黑山起以
大盜天下國家創艾五代之亂藩鎮不得擅兵常嚴禁於外也州郡

力自近歲悉遣戍邊其州郡兵之壯者亦皆選配諸禁衛所餘力
羸孱瘠弱卒供雜役使官吏專徒而已豈知執兵之事令愚細之民知
變此隙故昨王倫等賊起沂州山東淮南江浙數千里若蹈無人之境乃始
下京師之甲而鏖除之使民間而有意焉豈不生易朝廷之心歟伏
以先朝置諸道提舉兵甲司所以專督盜賊抑有經遠之旨粗存方
面之制比來或署領為虛名今既稍付事權自可外張形勢計諸路
郡有無提舉兵甲處亦為寓地自用重臣鎮守自餘地望精輕亦須
此名者不過七八城選用有風望方略之士以任長吏各於本路除
鈐轄或都監一員量其路分輕重提封近遠約置兵之數令於本郡
及所部州軍見兵中選取壯捷者成指揮因所所置武衛為名而廩
給之若見管兵籍取一分兵則令招募及數明降朝旨更不揀選調發
他處亦不得輒差遣出內有逃亡隨即召所有器甲亦令精兵籍

遣選差班行使臣一兩人或令長吏為舉比監押巡檢資敘等官差
閩廣兩浙郡縣有寇盜結集之處即量事勢發兵赴應使之既領追
捕其所捕州軍都監監押巡檢縣尉諸督盜官亦令得察廉其縱否
申奏以聞而升黜之若所部郡縣豪惡奸蠹之民得以檢察追逮按
。科罪移配遠方若賊羣黨稍衆許結都監親督吏卒會合掩殺自
餘賞罰科條更自朝廷比議指揮如此則不惟杜郡縣武備抑稍復
方鎮事體庶以式遏寇虐消除暴寇
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奏曰臣伏見近年諸處盜賊結連至與州縣
不能擒討雖有巡檢縣尉皆畏懦未肯公心以時捕捉臣愚以為縣
尉巡檢既非其人而國家立法又不嚴切是使上下因循更相推避
盜賊知其如此故多行蹤跡卻與兵士弓手陰相圖如打劫之時更
為耳目只如臣在壽州日累來透漏賊十四人入界其時五員巡檢
四員縣尉合兵士八九百人終無一人用心向前捉獲賊人州界凡
見凡八處打劫臣曾具此奏聞乞行嚴斷臣後來採知只是等第降
卻差遣若國家只如此行法如何使官吏用命盜賊長成群如高保
以殺焚卜日而擾羅流命焦燬終無全理臣愚以為今後應有賊發
去處如係羣黨十人以上或雖不及十人但有器械甲冑不畏州縣
明行劫掠者本處巡檢縣尉並合兵士弓手明立部伍結陣鬪敵多
設方略趁趕前後務令受逮或力有未勝仍逐村拘集耆壯分頭誅
伏圍捕如吏敢公然畏避故縱賊徒不能擒制並乞所屬州軍摘送
司理院枷禁勘奏取勑法指揮並行停替於遠地編管仍委長吏遴
急別選在州有心力曹官職官縣令主簿監當使臣更割兵甲一面
追捕盜賊所差權官賞罰遷延並如正官取進止
范仲淹參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疏曰臣竊見鄧州奏賊人[illegible]

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馬有弓弩器械竊劫縣鎮恣取官
帛擄掠士女不憚朝廷所居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寇
民見其豪盛各生徒羨聚成徒黨背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
滅必生他患漢唐之末皆因寇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然伏乞
聖慈來日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計錢已下軍分內
募揀精銳敢捉賊人員兵士三百五人須是少壯堪得辛苦或曾經
使喚之人限一兩日內引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衣及大與逐月
添支選差有心膽使臣一員押與謝雲行同去分布捉殺不以遠近接
續宜候捉殺了畢並與等第優與酬獎
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竊見廣南東路鈐轄司奏據連州申勘到行
者捉之道編惡賊三十餘人合羣入連州打劫勘會彼中兵甲數少
已差本職同信辦帶兵甲一百人前去防托看緣廣南兵甲連賀四
州直與湖南郴衡道永等州相接目今賊盜騷動以來彼處稍有備禦
南界無待賊計必須嶺南無備看彼缺之處聞八月九日惡賊五
百餘人打劫連州桂陽縣小村人戶財物牛馬不少今來賊黨轉
盛所差兵級數少必難救援況廣南州郡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加
之兵力單弱無堪用者若不速議措置使此賊得便乘虛深入易以
窠之患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鈐轄司令於連州界首可控
扼之處相度添置寨柵屯兵防托以警備之不然恐為患轉大貽朝
廷之深慮也
極諫請遣除京東盜賊疏曰臣竊見江淮兩浙京東河北累年以來旱
澇相繼物價踊貴民食艱阻兩浙一路災疫尤甚雖朝廷寬免租賦
優加賑卹而瘡痍未得蘇息近聞京東濟鄆河北德博淮南宿亳等
州盜賊充斥所在竊發州縣不時禁捕頗甚充熾蓋長吏與巡檢縣

尉牢得其人。上下蒙蔽，不以實聞，必恐終成大患，為朝廷深憂，不可不速行處置也。頃歲浙東鄞郡，淮南王倫，京西張海等，皆起自倉卒，結為巨盜，劫害居民，郡邑畏不能制，累年而殲滅，無賴鄉小婦畜有妻。且四方藩郡，兵伍絕少，多者不過數百，常時所役，羸卒丈孱，情難用。寬之則逾慢，急之則生徇心，不更訓練，且不識行陣，臨之寇盜，必先事而散。郡爲令儲聚，其能久長，而生靈塗炭矣，則國家將何道而弭安之？況今國用甚急，民心危懼，凡盜賊若不即時誅滅，為一無賴之輩相應而起，胡可止為？伏望陛下督責有司，精擇邊路按察之官。及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即令罷黜，其巡檢縣尉等，盡委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專切舉察，如庸懦不才，着遣兵甲，量衡皆廉，有盜賊，未以多少遠近，並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乞重行朝典。

知杭州司馬光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曰：臣竊覩兩浙一路與他

路不同。臣謹條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聖慈看詳，少加詳擇焉。當今西戎擾邊，二方皆寧，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旦兵興，書大加調發，揀甲執兵，學習戰陣，置指揮使、節級等名目，類似軍法，以為欲勸河北、陝西沿邊鄉兵，謂國家以稀討點之，故名捕盜，漸教為卒伍，戍守邊防。吳人輕怯易感，雖曉道路，畫諭衆情，亦必至驚疑，體捐生，竄匿山澤。臣雖明加告諭，嚴行上約，恐民無知，不可戶說，誠恐差點之後，搖動生憂，其不可一也。吳地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又遇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遇官司，往往闘敵，在於兩浙最為劇賊，然皆權時利合，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鋒利兵器，止倚尚猶不敢剽掠平人。近年以來，雖亦頗有強盜，然比諸內地，要自稀疏。今延差點者若實隱無毫，必例為寇。加以弓矢刀鎗之類，許其私置，臣今以後賊盜必多。又私販茶鹽之徒，皆有刃兵械，相更壬益難擒討。竊

微至害，漸不可長，其不可二也。蓋吏貪賄，惟利是務，不畏法令，不徵公議，幸得因緣，惟喜多事。本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率，大凡有幾縣，胥吏里長，於兹相慶。民既憂愁，而又脅之，頃告不安，而又擾之。所規自潤，豈顧其外。雖朝廷重為條禁，特倍常科，長吏勞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誘，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誤，戶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訐，追呼無時，獄訟不歇，則民未暇為公上給役，而先困於貪吏之誅求矣。此之擾擾，勢不能免，其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畎畝，天性愚鹵，所知不過播種之法，所識不過耒耜之器。加之吳人懦弱，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工，學所不能，徒煩教調，終無所成，就其有成，不隱施用，則是虛有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其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前，逆服於楚。自申公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晉，為晉聘吳，教之乘車，教之戰陳，其後楚人戎車戰馬，早朝晏罷，奔命不息，以至興亡。自是以來，

強弱雖殊，遠則劉濞，近至錢鏐，其間承風嘯聚無數，望唯其人之政尾，未由習俗之熟亂也。幸賴祖宗之訓，致陛下之教化，至德之醇洽於骨髓，暴亂之風，移變無迹，此皆上天降祐，前世所不能及者也。今忽無故驟成兵，抑悔其事，示以從悔之心，生好回之心，啓禍患之兆。臣恐以久非國家之至便，兩以萬全而無害，其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繼作，未至流移，閭閻無事，盜賊不添，縱使有之，舊來吏士隨發擒討，甚有餘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興役，有害無益而已。臣職忝密近，備藩方，不敢默然，理須上列。伏望陛下特令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須過防備人太少，則乞只依近降勅命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閱習諸事，一如舊規，貴得衆情大安，別無生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八

弭盜

宋英宗治平元年知諫院司馬光論除盜劄子曰臣竊聞降勅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凡此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者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乞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凡號令之出不可不審毫釐之失爲害實多若覺知其失隨即更張猶勝於有害及民遂而不復者也伏望陛下速令收還此勅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擘畫斛斗救濟飢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如此則衆知所畏不敢輕犯所以保全愚民減省刑獄之道也

二年侍御史趙瞻論京東盜賊疏曰臣伏見羣盜殺害執郡之官吏黨因殊起京畿之地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處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驛牒爲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便爲是事但用習常苟求按閱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奸之源塞萬一不測之計也謹按兩漢故事膠東盜賊起宣帝

即用張敞爲膠東相渤海左右郡盜賊起丞相御史即舉龔遂爲太守潁川盜賊起光武即以寇恂爲太守南山羣盜起大將軍王鳳即爲王尊行京兆尹事據兩漢時盜賊奏至天子與大將軍丞相御史擇郡守臣優尚踴去禁文假以一切而後勅吏民鎮安風俗其不即者成功也平時國家列官授任即一路有安撫總管鈐轄兵馬一郡有知州丞尉提舉巡檢一縣有令尉此皆盜賊之司也今一旦不逞之人數十相聚遂至賊殺官吏顧諸備位雖有受新責若環視袂繫無一獲放其間甚者則必有罪其死職之患以爲貪功傷命無則畏無有公家竭力之人矣且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縣數十負而尤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以實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與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檢令尉矣闕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則吾無責也以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使國循其快之吏傳執書牒而與趣公疾忘之人挈度詐校是終無以成實效也今知青州王知賢不能禁捕致成徒黨今濮州威常元年力棄老羸無才術惟此二州爲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等責知州通判且令條陳方略更明責罰許其規畫施行所以近限約以重勸如其違過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聞才吏京東應諸旁郡亦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擢廢置之宜伊先國上朝廷更爲裁擇官吏自無苟簡之以爾請內郡寢帖外變陰憑不勝懇激之至

神宗熙寧七年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自秋徂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

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為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為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為王，霸者得之以為霸，猾賊得之以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郡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

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歲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為生，苟有以為生，亦何苦而為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饑，禍有遲速，相率為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之

任賞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元豐元年十月，軾為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上書曰：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

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

以忍即爲寇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測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部兵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兵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擾久矣民皆

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饋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

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將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當隸即行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一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禁軍戢然將吏着年圭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益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

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多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賦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

賦詠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
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
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
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
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
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
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
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
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
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
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
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

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
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
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
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
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
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
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
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
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撫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
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
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

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
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
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
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
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為
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
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臣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曰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
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
志近者李逵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兇悍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
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
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祖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

彭城人黃巢冤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
可勝數故山東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
年更改貢舉條制擢除濁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文書而貢
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設有司
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
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擬
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
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
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
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
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

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
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
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
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
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
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患
積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爲之於朝冀厚
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
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
寒無告怨恚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
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
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孝逆之黨

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
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
兩帥京東東西職司及徐兗單濰密淄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
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家富
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
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
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
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
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
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
於群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
才試用異日懷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睿

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緘默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彭汝礪奏曰臣竊聞京東河北東西群盜不禁朝廷數月經畫知所
以係聖念深矣臣伏惟河北土地堅固風俗尚氣好勝寧死於盜賊
以死於飢餓爲恥其喜亂蓋天性也陛下仁儉朝廷清明非有可窺
之間隙而豪兇不逞烏合嘯附白晝殺人於市以食攻劫縣鎮掠奪
東擊此亦聖慮之所宜加察消有不已將不可隄防矣臣備數言責
不勝日夜之憂謹具畫一事件少冀裨補

臣伏思盜賊之勢奇以智勝不可以力制也以國家累朱之多安
華之聖利而不能以一日殄絕狗偷鼠竊之盜亦不能無之也比
雖聞巡檢縣尉許不依常例舉差巡檢縣尉已指揮刷磨盜猶不
與焉臣讀史觀漢京兆盜賊竊棲至尊不出關而治渤海多劫掠冀

遂下車而化然則使蹤處有人則不能縱之至此矣臣欲乞早賜
選差仁明智略之吏出領諸郡稍寬繩法使隨宜處之冀早務變
以銷未形之患

臣竊聞河朔比歲不登民至賣妻鬻子以食逃徙者相蹤死者相
枕藉有司不知遂安定集而頭會箕斂然則民至相聚爲盜者非
獨民之罪也吏亦有罪焉自北而來衆爲臣言去年秋不雨冬亦
少雪麥根多不入土春夏之初民食恐不足朝廷不早加賑貸竊
若或以賊爲依而黨與浸多矣臣欲乞專使料量稍寬諸赦色條
以安貧弱大使善民懷惠而無敵散之心姦人畏威而有不敢爲
之志賊之勢易見衰止矣

劉摯上言曰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爲盜雖然能禁其
爲盜而已三代兩漢以來比追胥嚴捕察其法張弛時雖有不同要

皆謂於捕逐奸惡以安善良者也。國家於盜賊貴防禁固已明具，而近時捕法一二有可言者。謂制盜發地分應賊在所察捕之人，皆給百日以為三限，每限不獲，於罪有差，蓋使身任其責，必有所畏，然後肯協心出力，略張耳目求賊，以自免，故官司頗得其用。今新勅雖不獲賊有罪者，乃將兩限科校，聽各罰錢，以免前責，其次乃許放贖。而鄉村耆長、壯丁，近且廢罷，代以保甲。保甲之法，係內被盜，並出賞錢，更無課校之罰之法。小人之情，不以刑罰驅之，使有不得已者，則何事肯僇力而以家資捕賊耶？其輸錢又不過責取衆人資給自利，豈其所便。

中書舍人曾肇上言：臣伏以周禮以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先王為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為軌，此師旅之法而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亭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職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也。臣昨守亳州，亳為多盜重法之地，臣推保甲之法，以禁盜賊，輩不至猖獗，誠不自揆，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虞盜賊者，有所推廣，以稱朝廷立法之意。

一、諸處自來盜賊，並是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illegible]無賴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違之事。二保

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素衆賴之人，即五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類捕並究，則人於鄉里雖有容言，若為避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雖有苟容，以乃本立保伍禁非違之意也。所察舉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開告訐之路、傷鄰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拴捕惡人，何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遏止之所可必也。欲乞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合保內不得含止；本處素來無賴之人，仍內須以姓名申官，官為籍記；係籍之人，只有出入，並須告知本保。若保內含止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犯入蠹斷，同保不糾舉，不言上之罪；保內本處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籍之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察舉，科不言上之罪。犯入蠹斷，所責有所關防，可以暗銷盜賊。況自來州縣亦往往有禁約舍止浮浪及籍記惡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則無捕逐。無保甲縣諸保內有外來人出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則是法意蓋以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備，伏乞執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知遇有賊盜，畫時告報大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應接。緣近元豐二年詳定上條，即文諸保內賊盜畫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遞相告報。報遞遞竊以謂先條及詳定互有詳略，若合而用之，則於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所乞指揮：諸保內賊盜畫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報應，盜逃竄，鋪屋及鼓，仍輪保丁巡宿。如此，則保伍之內既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夫又備，如有賊盜，則合力追捕，稽置無所不畫於本置

之意安由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助役也。置鄉亭徼循盜賊
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敕節文，諸巡檢廨宇所在，則給與
印曆，遞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揮重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
分內巡警，每旬具所到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
將旬申與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督察，監司按劾
以聞。如此則創置捕盜之官，事體均一。理在必行，不容苟簡。又
人得以廢法，使捕盜之官分巡不上，保甲侯望將相承接，盜賊
所向，輒遇譏察，竊發之蹤，必自衰熄；設有漏網不逞之人，亦易
敗獲。
右司諫蘇轍奏，請罷右職縣尉，劄子曰：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
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縣村地分並用武

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
手，先失爪牙之心，擾擾鄉村，復為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
先得弓手之情，以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耕耨先具，稍加方略，易以
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
民間，於勢為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鬬，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
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
凡用武人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
知洋州文同上奏曰：臣竊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漢水之上，川陸平
衍，廣袤千里，東北諸山，崇峯疊嶺，屬徑路盤屈隱宂，深遠上通荊楚，旁
出岐雍。其中所產濟人急用之物，而自甚衆，旦夕輒運，道路不絕，間
有井邑，百貨填委，實四方商賈貿易罕至之地，以故秦蜀有是仰藉

預應之際，已名重郡。然而至今有所不能稱是者，城池廨宇，全不如
舊。不知幾年，成毀為此，苔茅叢棘，若亂戟篠，頹落殆不可睹。奸
庸敢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空曠。臣自到此，即謀增葺，患無兵
夫，不能措手。每一慮至此，流嗟終日。伏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興諸
營養士卒，大抵本以為民，故如此其備也。又況此州當襟喉要害之
處，而軌無壁壘壕塹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去完固，而
皮革日已爛墮，問何以為負恃而能使其守安且久耶。一縣既屬身
不宜矣。伏望朝廷鑒察廉恤，特降中旨，許令修葺，度其工
力了不至大廣，使郡國衛度，無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患之計也。
臣又竊見管內三縣，疆境絕為曠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
金、房、永興、鳳翔等處脣齒相密，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
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通直達，徑路不少，私商曹旅

出入如織，逆奸隱罪，專為淵藪。岩谷之民，屏換異事，逃於叢棘逋宿
叢棘，所居幽僻，人不敢聞，既因全無防守，所以難為檢邏。臣恐常此
隨處，恐有蜂聚鼠竊，輕妄肆暴，亂散更聚，處出白為暴，呼吸陰聚，形影
不及。亦須數日為之後援。往日元化軍近年慶州叛賊，甚過此路
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震驚。賴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
就戮。然而此州既為幽盜所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為之備。至今者吏
宿吏語議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嘆惋。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壤
接聚，臨兇奔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備禦之方。其或事有萬一，臨時
取具，必然手足錯亂，未相救應，旁無兵而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
得不伏之旦夕恐懼，而莫如之何也。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更添
置武寧一指揮，或且先於諸處那也二五百人，常令住此，不許亡出，
以備緩急。臨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百姓之望。臣

職在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若伏望宸慈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

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乞罷保甲招置長名弓手狀曰：臣竊見府界及三路保甲，雖罷團教，猶冬教一月，於民有損，於官無益，不若盡罷之便。何則？比於團教之時，民間勞費雖十減六七，然猶有三四，此所謂於民有損也。朝廷每歲遣使按閱，所費金帛以百萬計，而終無所用之，此所謂於官無益也。臣以為不若盡罷之便。自置保甲以來，盜賊倍多，所以然者，鄉村無賴子弟，仍涉城市，閱見紛華，自恃身為保丁，坐索本家供給，飲博遊蕩，習以成性。今雖罷團教，不肯復歸南畝服田力穡，遂欲既豐，資用不足，既無生業，又身挾武藝，由是遂結黨友，羣行劫奪。父兄不能禁，州縣不能制，此自然之勢也。是以數年以來，年不甚飢，而府界三路盜賊縱橫，入城鎮，殺官吏。若遇蟲蝗水旱大飢之歲，將若之何？此不可不為之先慮也。以臣愚見，莫若盡罷府界及諸路保甲，據逐縣主戶數目、盜賊多少，量提點刑獄相度，每若干戶置長名弓手一人，與免戶下租稅支移折變及夫役諸般差役科配，一無所預，務為優假，使人欲慕。每十人置節級一員，五十人置十將一員，百人置員寮一員，二百人以上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各一員。雖不及二百人，亦置指揮使副指揮使名目，盡管一縣弓手，以為賞功資級。其節級始初且令本縣令佐依上名下次或選有部轄者權管，候有長行捉殺到強盜一人，即補充正節級，替下權管之人。自後每捉殺到強賊一人，依此遷一級。若未有闕，且為守闕，不得管人，候有闕日補正。其累功勞遷至正指揮使，滿三年以上，更曾捉殺到強盜三人，從來不曾犯贓罪者，仰本縣官吏結罪保明申州，本州官吏結罪保明申奏，乞朝廷與於三班借差內安排。若遇有捉惡賊人，朝廷臨時別立賞格者，不在此限。如此則保甲中勇健之

士見有出官之望，果應募者必多。除第一第二等戶物力高強合充重役，不得應募外，其餘但於本縣有戶籍田產，不以等第高下，並許投充長名弓手，永無解役之期。若一人闕，類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令佐揀試武藝高強者充。如此則本縣勇健者皆充弓手，其餘懦弱者雖使之為盜，亦無能為患。若見充長名弓手人有勇力武藝衰退，若許令外人比較，若勝於舊者，即令充替。如此則不須教閱，武藝自然[illegible]，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切覺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取勘依法施行。若應募未滿見令鄉差弓手之數，即且令鄉差弓手相兼祇應，候招到長名弓手一人，即替鄉差弓手一人歸農。其鄉差弓手願投長名者亦聽。若長名弓手及百人以上，即令分一半作兩番，二百人以上每百餘人分作一番，並年終交替上番。若隨縣尉巡捕盜賊，自節級以上各令管所轄之人。若所轄之人有小可過犯，許一面區分，不得過小杖十下。若所轄之人衆陵犯本轄人員者，杖一百，毆者徒一年，雖權管亦同。令轄人員若於所轄人處取受財物，並依律科罪。犯贓罪杖者，若係權管，即降充長行下名；若係正人員，即降一資。自後每捉殺到強盜兩人，始當一人。罪至徒者，未以權正，並降充長行下名。自後每捉殺到強盜三人，始當一人。雖許遷資，累係額外，不得管人，不得出官。若遇下番，則不相管轄，亦無階級。其下番者自十將以下，各隨所居之處，與耆長同覺察本管地分內曾有為強盜之人及窩藏之家。凡為強盜者，不爭於本管分作過，須在他處，蓋恐累及本地分捕盜人，無所自容故也。其本地分捕盜人往往知之，莫肯發舉，盜既得財，分贓則絕迹遠遁，其賊發地分捕盜人雖欲擒捕，莫知其處，官中雖立三限科校，終無所益。由此賊發地分捕盜人每有賊發，莫肯申舉，若變主懦弱，則多方抑塞

不令辟賊變主孫某則共陪所失之財勘和使休其無身盜罪而后
揮白益昌盛又告捕得賊多被賊人讎報焚燒莊舍屠害老小其賞
錢豈宜留滯而往往為州縣拘執有司斷借動有經年須索不得使
之餘種欲乞今後應賊發地分其捕盜人更不在三限科撥捕盜官
亦不批罰只以擒賊多少論其功賞若敢抑壓隱藏從嚴法施行仍令
州各隨大小賊盜多少借官錢數十貫專充告捕賞錢每獲強盜勘
得從來住止窩藏去處候斷遣了委本州長吏當日先以官錢支
給告捕之人即私誘出賊州縣句追住止窩藏地分捕盜人并不覺
察罪弓手杖一百耆長杖八十壯丁笞四十先籍沒賊人及窩藏家
財產償所支賞錢外其不足之數令捕盜人等均攤限一月納足諸
般赴給賞州軍補填官錢若路遠難以津般則各於本州軍內開
除折免其強惡賊人斬其特於常法外多立賞錢者自以為充不

在捕盜人均攤之限如此則盜賊無所容身必思改過自新專求行
此法府界三路既免教閱勞費之患無使子弟又有所歸一意得以為
庶護路正鄉村之名復國家舊例勇健之士前有仕進之望乎時賊
立功不待教閱而弓手武藝自然不致衰退不須點差而鄉兵自足
兼有所用人雖眾多而上下有綱紀不敢相侵慈賊發之地分捕盜人
不知賊處免責受刑責出賊地分為累及身不敢藏匿責鄰之人令被
盜之家無人抑塞有所伸訴賊盜窮竄無所容身稍冀寬息
六年禮部侍郎范祖禹奏曰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
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
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
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効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

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
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
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
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以如此乃始
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効也夫以區區之魯陶季康子
為刑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季康子魯
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
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眾多
敕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
云應賊盜其本家并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眾以為盜猶不可族況
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
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漢室不

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威
唐為法乎當以季漢為法乎聖國太祖時竊盜贓滿三匹者籍棄市
太祖皇帝代唐以寬竊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遞加減貸故為
盜遂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賊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
重故之極弊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
官奏請開封府界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
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
又有他州奏請乞比京東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
民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謂此州縣如夷
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此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
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
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為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

以惡待民，則民為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
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為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
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為權時之宜，行
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賊多於前，則是重法
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強健
之吏，被此選者，畏法除害，擾民知避，一切以擊斷為稱職，此豈平世
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
縣令，皆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奸猾，尤須良
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變
法為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奸，其刑亦不輕
矣。若行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數十州之民，無聊生之心，一

有凶年饑饉，則為苟免之計，群起而為大盜，雖有重法，又可禁乎。惟
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為迂，無以唐太宗之語為難，無以教化為不急，
無以嚴法為可恃，則民皆可使為善矣。
哲宗時，右司諫蘇轍乞招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曰：臣聞平民賦役
蓄聚，是以救荷者，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藏有儲蓄，當
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致奪民，則苦以救窮，而所入有限，所
害無窮，久若亡國。小者發為寇盜，一起盜所行之，利不能而費之十
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勛、黃巢之類，只如淳
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此等中原數火亡賊，計其燔燒官寺，
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
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少息，故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損國
十萬以 用其實，則上下爭執，知惜支費，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患

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為
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衡禍福之重
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
民，自為劫切，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解甲，亂教之使習
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貲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理為奸，十人而九。
歸為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
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耒，之口不可以復茹菽，既無所
歸，勢必為盜。今河北寇賊成群，防關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
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
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
指揮二等，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人臣，便宜行
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其可封殖

只如近日內降睿旨，啟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因約及百餘萬貫，
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望子孫守，非凡所及。
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
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
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兵，選勇猜捍者為禁軍，隨其
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
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者，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
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仍當嚴賜指揮
縣了，司當逐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
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諸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兵
無由補益，補填況如前所陳，若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
十 甲二麥不熟，事務如此，恐不可緩。

侍御史劉摯論盜賊疏曰臣竊以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
不為盜也然要能禁其為盜而已歷世以來法嚴則盜衰法寬則盜
盛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而官弛捕盜之禁保甲行教法而民滋
為盜之心前來滑州之軍安蘭州之王冲以村野之人聚亡之卒一
有呼嘯遂能橫行殘戮鄉縣殺害官吏以至煩遣兵將重為驚擾大
勞大費僅能殺獲皆由防禁寬緩賞罰不明而寒飢猖狂之人有以
若振故也近日制旨既薄斂輕賦稍通其衣食之路又復置弓手及
縣尉巡捕而罷猾賞罰並行舊典所以防備奸惡愛養善良之意可
謂甚厚然訪聞州縣不甚疾心召募弓手至今殊未就緒巡檢兵級
多未差填見今河北陝西京東西所在常有盜賊攘劫動輒聚衆
日鄉野間村人頗不安蓋前來保甲巡檢指使既有更不管勾捕捉
則其意固已不在於捕盜而新復官吏又未就緒此盜之所以未聞
而作累歲已來民間盜發今尚如此訪去冬大雪二麥失望盡壽之
家觀望不穀人已艱食臣慮將來盜賊更有甚於今日欲乞指揮逐
路監司為捕盜之計督使州縣速招弓手及差撥巡檢兵級嚴責近
限早令數足以時訓練催補錢糧及專乞指揮吏部將差注見闕縣
尉略加選擇催遣赴任。

畢仲游上言曰臣伏見開封府盜賊條禁至多而禁盜之方莫大乎
有未備者以外路州軍言之捕盜之官在城內則都監監押城外則
巡檢縣尉蓋不可易之官也今京城外巡檢縣尉與外州軍略同而
京城內巡檢之職寄於馬軍步軍師臣與四廂主者雖主被察於國
中而尋常盜賊猶不干預自來開封府承例令使臣人員等躬行緝
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責輕往往通與盜賊為市而諸
廂小使臣羅帶督察盜賊其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調弄焉
驗狀大率如此殊不顯捕盜之官是知未盡臣愚欲乞於馬步軍師及
四廂主巡檢之下別增置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
內四壁使諸司使副或大使臣為之隸於開封府得以職事舉薦按
劾仍倣外州軍都監押功過殿最之法而增損之使專治巡檢職
事而不廢開封緝捕公人則京師盜賊知有專一責任之官蓋然人
戶安居奸盜屏息緝捕之法亦不為無助。

仲游又奏曰捕盜之法請有賊必立重賞購人緝捕立賞既重則宜
人入關用智力以應賞格然則州縣每有盜賊更一二十夫未見有
賊因賞而敗者此非重賞不足以捕盜蓋州縣給賞須判條格委有
人捕賊到官留連勘鞫近者一兩月遠者須半年一歲等候推成然
後檢坐條格支給賞物其該賞之人捕賊到官經隔歲月未有所得
賊者門狀陳訴遷延踰年方始得賞又其甚者則勾追往還取同捕
賊因依拘繫兩月費用錢物方始得賞其人居家者有生計因官
司勾追理會賞格往往皆疑避經紀設使賞格不行反成失所故皆謂
官司立賞雖重及至獲賊未必皆得縱得所賞亦皆滯留別有所
費以此人人無意捉賊雖見賊指蹤視為空文今欲乞令州縣不損錯
賞錢在逐處收掌遇有強賊曉示數目召人緝捕如獲到官見得委
是賊人別無虛誣未勘得賊人情狀先取問捉獲因依不候結辯合
州縣先次保明給賞與捕獲之人不得淹延違慢如此即不人雖不
知義理但見捕賊入官別無留滯便得重賞更相傳告宜有勸募人
人關用智力捕賊以應賞格故立賞在信行賞在速立賞不信行賞
不速不足以使報非惟今日之當為蓋亦古人之常事也。

劉摯上奏曰臣昨因轉對獻議以盜賊罪至於刑而遇恩赦減以
授問自首減死者加以刑判事下有司不蒙施行臣竊聽衆論以謂

而刑條列驚駭人聽故不可用臣以謂不然臣所議刖刑非施之平
民以禁盜賊爾又非施於常盜以叙當死而遇赦者如此亦何條對
之有凡民能為盜賊必其狂山捍有過人之實其犯至死罪者又
必其桀黠無道者也雖遇恩宥貸豈其有自新及善之意革刺猾
兇復刑重為惡肆為之□傷而復完者其為人必深臣故願加之
刖刑纔截其一足完全其世決去鄉里然雖有暴虐害物之心而材
武絕衆不得復用於以懲奸絕惡其益不輕乞重下有司詳定指揮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上書曰臣竊謂當今盜賊竊發理宜誅伐使無
遺類然事有出於權宜而不可輕舉者臣聞盜賊之徒多河北京東
失業之人義不歸虜偷生中國若欲盡殺之是必使之一一歸虜人而
後已又御前之師僅百戰而勝固無足道萬一稍挫銳士氣賊則王
師之勢愈弱何以捍禦敵人臣謂不如赦之以釋散勢如是其軍行且
會駐軍未發先遣將士往諭之朮則從其老弱於江南方先少壯於
淮甸以待防秋從之日閱數目並何施而不可者惟陛下留意
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奏乞措置杭州軍賊疏曰臣契勘杭州軍
賊既已招降今訪聞逆人雖已拜命尚閉城門未曾拜赦仍稱辭郎
已有申請須候朝廷回降指揮方肯開門即未知辭郎如何奏請朝
廷曾未報應也竊原仁聖之意不欲進兵討賊正恐濫及無辜欲以
招降仍加爵命者盡為一城生齒也所有軍賊反側未安卿以待報為
名故作遷延今閉門已五十餘日一城生齒飢餓狼狽可候朝廷之
報若不速賜撫循不唯失招降之初指竊恐淹久別致生事杭為東
南重地而土風輕杭易於作亂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睿明檢會辭
郎所奏若只是乞放罪之罪招降之後有司不得就拘則乞許酌
依其所請再降敕榜專一委臣星夜前去開諭軍賊速令開門以投
一城垂亡之命以是天意終一之賜也
景衡論捉殺鎮江軍賊劉子曰臣聞鎮江府軍賊閉門官軍自至頗有逃
遁之計其一路係本府下驛前此已留鈔虜米官軍舊錢與州
縱江以往則此路無虞矣其一路東去常州咋者已曾許以金帛娼
經其無措為何知略更前途對不獨浙西諸州為可憂亦恐於賊合
謀如今前日所慮也契勘揚州管下瓜步鎮亦名口岸渡江錢四十
里至常州最為捷徑如蒙賊的別遣人馬驟此路以往過其奔衝則
賊勢亦窘矣如留日官軍方事舊繫則今所遣者亦可夾攻庶幾朝
夕殄滅今軍駕駐蹕於此而賊在吾境非所以振國威也伏乞速降
指揮即行措置使免使就為江淮通快誠今日之急務也
景衡又奏乞招捉軍賊疏曰臣契勘杭州軍賊以蒙詔言招降已拜
恩命而不解甲復閉城門縱兵除霧出城戰破官軍虜執提點刑
獄官訪聞秀州守城復入招降即未見得後來如何奏報近蒙又覽
如此神人所不容今來若已扣要閉城門在朝廷不欲失信當一切
赦其罪惡不然所宜備治以戒將來也提點刑獄官也可謂外為
賊虜劫則其不略可知義當可復倚仗耶今杭州閉門已七十五日
殺傷之外飢餓而死者已不勝其多生靈無辜係何罪將如秀州官
臣不曾奏到招降次第況聖慈明詔三省樞密院即行措置如合
捉殺亦乞精選將卒疾速前去杭為東南都會其俗輕躁易於從亂
今城門久閉援兵不至若坐失秀機則皆從賊其勢益張殆害大矣實
須殺傷賊降為可憐哉如或因循狀使未可時刻淹滯乞早以言自陳
有所聞未免喋喋瀆聖聽惟事有不得已者伏乞裁擇速降指揮
景衡又論捉殺杭州鎮江二軍賊劉子曰臣昨論奏杭州鎮江府軍賊
事乞朝廷措置施行臣曉示恩之意者二賊止於閉城自守官軍弗至

捕殺。苟無地廣置戍爲二浙之腹心，而鎮江爲咽喉。今二賊同惡
探要地。若不速行措置，則關日滋久，奸計愈多，萬一交通消息，一日
合謀而起，則浙西諸州皆爲賊所擾矣。此在朝廷不可不深慮而早
爲之區處也。兼訪聞李遵棄下軍賊，自到平江府，并江南肆焚劫，已
至本府城下。守臣初欲捕設，既而徇郡人之請，必欲擊賊，初戰雖勝
繼然棄城矣。石突擊，晝夜不息，賊遂遁去，使他郡皆如平江，則無一
處若聞所過常秀州，皆居斂金帛以爲犒設而已，蓋有纊忌果何取
哉。今錢伯言已除鎮江守，及遣持兵前去外，唯杭州閉關八十日，
一城生齒若不從賊，必皆舂死之命也。而招降從將三執王令未奏
欲望朝廷擇其一而處之，毋使合謀而起，爲意外之變也。其平江府
官吏能堅壁拒賊，伏乞聖意行下，核實褒賞，不獨喜其後來戰氣，亦
所以爲列郡之勸也。

景衡又奏乞不招安建州軍賊劄子曰：臣訪聞建州兵變，殺傷諸臣
及二三命官。見開城門，被虜居民，本州奏請招降。自非出於迫脅，當
是有猜疑近例，盡招降之說，乃是出於便宜，非止寇之良策也。前日杭
州之事勢非獲已，今若踵而行之，則是縉紳被殺傷，而逆賊反受
爵命，賞罰顛倒，莫甚於此。蓋自去歲福州兵變，朝廷不曾窮治逆黨，
江寧、杭州相繼而作。今日建州設更招安，則習以成俗，此例未易息
也。況福建鎗仗手，固是勁兵，可以殄滅，願朝廷用之，何如耳。臣愚欲
乞聖慈詳酌，不須別遣兵將，只乞指揮本路鈐轄、提刑司，令鈐轄將
兵及諸州鎗仗手，許以厚賞，疾速措置捕殺，除首惡同謀之外，其餘
脅從更不究治，仍不管逗留，開殺焚革降之弊，他州不敢視傚。

景衡又奏曰：臣聞建州兵變事，昨日急於奏稟，思慮未審，其言有所
未盡。謹至再具劄奏，以備采擇。臣乞更不招降，只令捕殺，則召募鎗

仗手，換令犒設，其勇於入賊有功者，亦合量借官資，以俟奏功正授。
獲級者等第賞，仍令先次告報脅從之人，喻以朝廷寬貸之意。以上並
乞令帥臣監司公共措置，仍許便宜施行。契勘閩城今已一月，比及
指揮到彼，則又須一月。只唯玩寇長奸，而一城生齒日遭虜劫，設或
遲久，則盡爲賊誘，其勢益張，未易制也。伏望睿慈詳酌，速降指揮，令
差來人星夜齎持前去，以究仁聖軫恤遠民之意。

樞密院編修胡銓奏曰：臣伏見江西州軍自金人侵犯之後，未嘗
一年間無寇。如虔州數縣爲賊淵藪，一出寇則大剽殺至傷三四
千人。所擄子女牛馬不可數計。州縣官吏往往多遭其害。連年號召
甚而忌憚，逮去歲劉廣南諸州設令破殄，甚至攻城，官司氣沮無可
奈何。幸其去則遣兵合之，卒名爲追捕。因緣劉虜又作一賊。監司郡
守，歸言部中有寇，不敢備申朝廷。其大臣狎嫁方招康奏乞無及
矣。況今清蹕進駐建康，此東南實陛下關中，而江西安撫司兵不滿
千，守備疏闊，有如虔寇乘吾防秋又復竊發，陛下未有措置之度外，臣
愚欲望朝廷宜及防秋以前，增遣一將，付之帥司，令於虔吉兩界之
間措置招捕，仍令本路之兵以爲聲援，務戢盜，不得因而騷擾，
然使遠方細民安土樂業，復見中興之治，不勝幸甚。

高宗時殿中侍御史張守上疏曰：臣聞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並
舉，帝王之略也。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建康、丹陽、鎮、壻之寇，次第勦除，
國威遠暢，固足以慰一方之憤，快將士之心，然皆始於招諭，則皆貰
其懲乂，授之祿秩，使改過以自新，且示陛下寬仁之大德也。然德音
未絕于耳，而兵屬其頸矣。討其罪戾，固應不足以盡責，但卷甲逗
撓之時，正如掌上擊兒，殺之不武，雖赦其初，然朝廷招安之文，其後
有良惡不復之迹，然盡能違使天下戶曉，或方今四方寇盜尚多，開

有欲降而反側猶豫者往往以江寧杭潤之殺爲詞也况陛下赤子弄兵潢池豈皆本心勢困於誅求迫於寒飢於凶荒不得已者固不少矣既已招安當示以大信待以不疑然後其自新遷善之誠月深其復出爲惡則與衆棄之其難曰不然則閩江寇亦已就降臣以謂閩勢未殄兵力單微不免用招安之策以平羣盜倘恃前數爲害不細欲望聖慈詔諭三省密院以及將士凡賊已就招安不得輒殺仰稱聖明所以伐叛撫服招携懷遠之意

守[illegible]是歲內乞措置丁家洲劄子曰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惟江賊出沒作過爲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人多是江中殺人劫盜蓋緣江去岸闊遠雖有捕盜官司難於巡察內有丁家洲在池州下太平州繁昌縣去長八十餘里洲分爲二江流出其中又兩旁洲上並無居民其兩岸人家亦遠爲從來盜賊盤結之地地處口岸被賊劫舍多是夜見無宗伴獨行者不備以取之如丁家洲往往白晝劫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沉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於是商賈行上水則自蕪湖結甲而上行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此處而或一二舟稍後即遭劫掠前舟回視數而不敢赴救又以被害舟船不見蹤跡則同伴難以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爲已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慮日久爲害不細朝廷向來雖於洲上置巡檢閘亦相去闊遠又土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既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沿江諸處見有兵駐紮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船十餘隻於丁家洲駐劄二月一替既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知大軍見在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睿慈特賜施行

章誼上奏曰臣竊見邵青張琪兩項賊兵遺寇日久稍未伏誅頗聞朝廷已有指揮更不招安此誠有誅無赦之義然三衆禍事每成遣邑防秋密邇賊徒必向未思無食而我之將士追捕撲滅不得暫息可無權宜制勝之策哉臣觀朝廷累年以來其於盜賊上是誅其首惡赦其餘黨今來邵青張琪手下人兵亦是赤子何可盡誅其渠魁罪在不赦其餘脅從徒黨已降指揮許之自新咸欲反正之人得復舊業而聖主好生之德所被彌廣不勝幸甚

誼又奏曰臣聞建州南劍州兩處盜賊未息朝廷專倚李企宗一軍控制一路或可彈壓然臣謂兩處盜賊其起殊塗則今日措置亦宜異術蓋范汝爲自招安之後皆被劉時舉之兵攻余勝等作亂實言欲爲劉時舉報仇二家結仇各處報復是以兵不肯散此建州盜賊之所自起也李捧率企宗之兵擊賊而成日月漸久種類漸繁建劍既爲盜區無可供饋故賊來自貴溪之津汀袁福邵武之間行船者泝流而上負擔者一路不息虜氏驗勦無以自全遂相團結以逃租役此南劍州將樂縣盜之所自起也所起不同而欲一切處之以兵則禍亂不息以臣所見如范汝爲之衆非有重兵彈壓使難其業不散其黨與則建州境內之人終不自安劉時舉余勝之黨終不敢復業至於將樂之盜本因賦役之煩若復之則朝廷遣行措置使荒汝爲之衆可起李企宗之兵可還朝廷仍復遣官宣諭有所蠲除則其餘弄兵之人皆使棄兵而就耕矣臣聞福建官私匱乏下乏糧食朝廷今有益兵而不疾決則財力愈困比者朝廷委福建漕臣發米十萬石轉至行在若盡散存恤使贍大軍仍於盜發之地量行賑糶使盜賊平徐還備禦則人情所欲使就安帖寔聖主之大惠也如臣所言仰合聖諭伏望早降詔旨以安反側不勝幸甚

誼又奏曰臣伏見朝廷昨遣朝請郎謝嚮招建州范汝為之兵存留種壯無業可歸者萬人以備使喚其處遠矣文書來報往返數月。既招之兵欲打則未有所之已散之人逃鄉則指為賊黨矣此亂會於是喜亂之徒如劉時舉若裹兵自衛以討捕汝為為名聲跡相聞遂相屠戮不以逆順為強弱但以衆寡為勝負矣。今聞劉時舉既敗之後領其餘黨南擾邵武范汝為戰勝之餘恃其兵擅斷於鄉曲。朝廷方遣辛企宗正兵三千交割謝嚮一萬之衆若其聽命固為善矣或敢旅拒將如之何。竊惟李捧所以不能制范汝為者以李捧兵寡於汝為也謝嚮所以能招范汝為者以其為力謝嚮之部曲也。今者嚮之兵盡交與辛企宗然而企宗之兵何異於李捧切慮汝為緣謝嚮之小惠而未肯行輕企宗之兵寡而不聽命萬一出兵福建兵革之禍未有平寧之日也。竊聞劉時舉見在邵武軍光澤縣有衆萬人又南劍州順昌縣[illegible]從余勝等二項衆亦數千。朝廷累欲痛息於未形則莫若命謝嚮為企宗之副而與之偕行別遣侍臣招撫劉時舉余勝之兵使之歸業。如此則范汝為一軍迫俾企宗正兵之滅遠懼時舉余勝來歸之衆無不聽命矣。福建數郡盗賊連結如此豈復有年安撫提刑可曹無措置為陛下分東顧之憂者其人材不足以副朝廷委任之意亦可見矣。今不還能臣早加綏撫使數州之人廢農桑之業因之以飢饉臣恐盗賊不息擾土日蹙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王元勅論弭盗之術曰臣竊謂弭盗之術有二小盗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大盗宜求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何者小盗竄竊千百為羣或因規利貸財或緣不忍小忿頓而捺之宜有投羊者官軍不知出此必欲窮誅勝之不足喜敗之不勝及成窺偽是以養逆之臨渤海安赤子以耡良虞詡之在朝歌啟降者而生恨臣故曰盗之小者宜求所以安之勿思所以勝之也。若乃大盗林達據州虜邑偏邪不道攻劫善良此戎狄之所窺以卜我興衰寇賊之所憑以相為唇齒若不謹明軍律選練身將斷之以必取之謀示之以不赦之意使彼身膽已破滅亡。則將大寇不除小寇是做州州相煽轉移相視安保風示遠戎彈清宇內成中興之業孰與抗之者乎。臣故曰盗之大者必思所以勝之勿思所以安之也。今者羣盗之中江州為最著憲宗已平淮蔡河朔逆狀方師未有功羣言屢至。穎憲宗明斷以有泰功臣恐江州之寇積成連延官軍海情蔵有小明則必有言其外無之執請可懷柔者臣願朝廷斷而行之。勿卹羣言。必殄兵戮以為四方之戒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十八

弭盜

宋高宗時監察御史鄭剛中上言曰臣竊聞張守以江西盜賊未平兵力單寡乞行增戍朝廷降指揮差左護軍千人馬三百疋聽張守節制皆謂幸甚賊宜消滅意於前張守又增張兵力於後江西之盜無矣無何左護軍之人更不差撥卻於殿前司後軍差二千人為一百疋並聽張守節制所有李貴曲世景兵卻替歸行在宿衛此未能曉也李貴之兵臣實未知一二據曲世景之兵人多稱其忠勇有謀慮其在江西久不能弭盜者則盜多而兵少力所不能制也又從來節制不一郡守不能皆良因循玩習養成盜勢亦非李貴曲世景之過今為州黃十五等負險不服李寔日由世景等同捕亡急若遽聞更戍之命則衆必解體而無功今新至人與彼處人情風土未相諳恐

賊未平而先有撥發之患此臣所以重惜之也又令所差二千人權聽張守節制已日盜平之後必將各歸於殿司則是二千人皆成三千人即未過五千人殿司皆得以有之今日兵勢正當揀選區畫稍與作頭項使各自營主衆而增大之一則易析而運動之則難此臣所以又重惜之也陛下已降屬旨差撥左護軍人矣不知何為而遽改若出於朝廷議論猶之可也若有請托而從之則更望陛下特令未所陳事理由賜裁斷務令允當淳化二年太宗皇帝嘗謂近臣曰前代武臣雖為防制苟欲分移必先與之商議今日且無此事呂蒙正曰上之制下如臂使指乃為合宜若權在下三千人事非甚大但人主之命令一行不可為人所改易此臣所以又重惜之也陛下聽言從善舜禹不能過微臣之愚必蒙聽納

剛中為殿中侍御史又上奏曰海賊之患今而不處恐為他日之[illegible]

昔孫恩初因報仇結聚其後破州縣殺長吏永嘉東陽等八郡皆相應遂至有衆數萬雖劉牢之生將兵轉鬬而恩出沒海上只會稽皆被其毒恩及盧循繼之劉裕因之以成事可不戒哉說者曰[illegible]上之盜招之則無矣曾不知海盜非招安所能盡也往年招來聽安其徒聚而為劉廣後又招廣矣其徒衆而為李元[illegible]招致其魁其徒必綴以歸業雖得官其徒謂可求以為學也什百嘯聚又作一頭凡其所略綴而不殺又學以効之矣計其去而復來衆事者欣然附之官兵弱則合而為敵官兵強則乘風破浪而遁又急則掠衆[illegible]下變為客舟官兵不能辨也止能於瀕岸淺海之相回避驅入深可則臣淮之中不能坐見何議數臣以是知招安之不能盡捕殺之不可及也臣嘗永嘉聞瀕海諸郡各有土豪習知鄉道凡海寇出沒要藉之人彼皆素得其情蓋之所向彼皆知之為今之計莫若使諸郡

以禮來訪使自為捍守仍將一鄉之民結為保伍如其境上無盜賊侵擾或自設方略而能捕獲之有朝廷錄其勞而官之客陪主者待之有法如是則朝廷不費官帑兵不費糧而海盜可以漸息如只以招安為術制置司兵不為州常使江北無警則已萬一被寇飢饉仍歲則孫恩盧循之患恐難圖已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嘗論權盜未平則二聖之歸無期更發之禍不解南北分裂生靈塗炭此固不可一日而寧居也然而獲平僭竊而內有盜賊為之梗則盜賊未除僭竊亦不可得而平矣審制論淮之陌攔蓋巡冠之勢因鄉不振職此之由故為今日之計莫若先除盜賊使其不能為患然後徐而以究中原跨河越[illegible]而並居之策統應變坐制黙勝所宜然不如立意蓄精銳未注之入蜀也[illegible]其富饒以爭天下其先定之計固將[illegible]秋而在漢[illegible]未[illegible]諸葛孔明

不敢越險而東出則以制肘者在其後故可設其討謀也七擒而七縱之乃屈而不殺其人。累敗而不絕其欲。竄之山谷乃所以安之。南安而蜀人安矣。蜀人安然後孔明得以十倍曹丕之才所力而圖魏亡吳服而漢不得不興此其志之借手謀已定而數奇師未捷而身殞然其所建立足以取信於後世矣。今江湖荊楚閩廣之寇亦不止一蓋獲而已。而其所過殘滅井邑而擄暴虐之甚又非獲比則為民除害誠有不可緩者。而陛下連歲出師必遣宰執。又副之以大將發兵招納舉無遺策。其所以處內外之勢審先後之序固不待臣之言矣。然臣以謂討之之難不若安之之難。蓋自宣和以來監司守令不得其人。掊克相繼以殘忍民無所赴惣盡輸稅而帶刀劍者幾年于茲矣。今雖所臨皆弟乎定。而郡縣牧民之官又不加擇究盜雖殄禍根未絕萬一舊寇復萌雖欲人人誅之不可得矣。

臣故曰討之之難。漢宣帝詔龔遂曰。選任賢良固將安之。故臣願陛下及其初定慎擇忠信之使。令按諸路諭以息民之意。蓋以剿平之權俾姦貪不法之吏不容於時。而公正廉勤之人得以自效。然後設其殊尤闕之朝廷以為郡縣之長。則遠方受賜。蓋寡欲而獨宜無不得其所矣。此安之之道也。必欲濟師蓄邪以討宰貪殘之民而盡殺祖宗之境土。竭吾民之膏然後擁兵擅行以圖大勝。臣未嘗得曰欲速則不達。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給事中胡交修上疏言。古人謂饑有參飯來有故業。雖倡率誘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者更相告語。歎呼而歸。其不變者。當與捐窄為吏士所俘獲。而空可羈盜賊。明可以深民矣。況野干驚為盜。臣皆吾抗拒之。孫乃

天帶刀劍稚牛犢耳。盡為吾赤子。吾南畝之人。陛下撫而好之。矣其田里。無急征暴斂。蓋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數年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曰若猶興連西路差年擾南方之任其人。為兩廣為兵。不教任精粟兒將雄視一方。盜賊猖獗爾以中興二百郡地討其兵以寇置子然為寇鄙甚之所為矣。世以為名言

李光進讀漢故事論呈晁狀曰。臣聞堯舜在上。天下無窮民。文王之民無凍餒者。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然。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夫民至於指寡父母妻子甘心為盜賊。豈得已哉。帝王之術無他。在黎民不飢不寒而已。故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姓免飢寒之患。而有以相生養。雖驅之使為盜不從也。龔遂之

言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兵於潢池中耳。故其治一切以仁恩為主。盜賊悉以解散。此真良二千石也。近年以來福建湖南盜賊間作。究其所為。蓋緣福撫吏不能制。朝廷不免遣發大兵以殲其黨。亦如閩其一二。數萬家無過常多及無辜。今諸路旱荒。百姓失業。流為道路。饑者不免結集為盜弱者則轉徙溝壑矣。若進尚擁兵深入山谷。作過近聞福建海道又告急矣。此不可不慮。昔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為盜者。正以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嗚呼。太宗真聖主哉。臣竊伏望陛下深詔大臣遴選循良之吏。易亂繫之派以招懷撫納為先。何切責諸路監司按賊貪鄙沭陳則陛下德音豈患不達。百姓豈肯從亂哉。

蘇籀上議曰籀伏覩正月二十五日詔書節文本路帥守監司各令具所以安輯撫綏消弭盜賊使民利物之事者籀竊伏詳味聖意憂愍元元省刑薄斂撫之如傷待遇遐邇一如西戡此堯舜之德度也興之基址臣下盍講其意羣寇肆間德音宣亦不懷消盜安民無以易此也籀竊惟致盜之由與治盜之術又有要誠在朝廷慎者選賢能守令作擇縣使者在州郡當寬其文法重其事權方今盜賊如本路近日二十餘火大者一萬小者數千百人甚民持亂以為官貴之資非但失業之食者也驅擁誘脅雜裡幾起所在之處皆然一空人不聊生風塵志膽其異已敵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太叔有言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太叔以其殺治鄭之群盜善吠鷄毛耳方今天下多事而郡邑惟務姑息極恐於崇備韻寬持狂狡之黨丈夫自愛呆於特華之事於乎解本之職無不曠弛致使州兵縣卒飽嬉游惰驕而難使軍政縱弛師律不行一夫被甲行二百里而耗庫錢不下十一二千故乎於遣兵布未減闕視而窺國家之緩諉謝而諉一日成市盜賊自若少而聚嘯同覺擎不可少緩而藥易與寇憂難圖故平居無事當講保伍之法嚴警察之備盜若糾集豈容不知及勢孤力弱不足狹短之際不煩大兵亦可擒制此事今已無及賊黨已多郡邑兵少固自不敵守務餉之以錢帛犒之以官爵一切不問以安反側或能以方略使之捕賊或能以反間使相戕併盜必少剿縱此不務姑息之官惟恐不高給之錢惟恐不厚令將忍詬莫敢擒捕僥倖既開小人害利徼效者眾令日此鄉賊義明日某村又告急矣譬如暑病長病感乘藏又坐視習背之漬者也至有已受招安恩命亦不肯投戈散群小失其意輒復嘯聚約破壞縣鎮擄十百室太阿在手無不可者更讀手僞屠乘危

馴以不教而成大亂故以招安為務然識方略據招之徃徃不臨非能使之摧敗詘肯歸我乎漢時所以置繡衣直指用斧鉞豈不仁哉亦不得已也開其自新之門不得不寬懲其不悛之心亦不得不攝緣率之民□□拔若夫訓習不雜旋其損之狀其疲弱復其常產此所以待良民之不幸者也若夫招之而不歸懷之而不伏此頑民不可赦者也而制將士嚴節允當探賾騎情賞重罰明借俸棒王以充其費饋急之際州郡移挾與戰力亦不煩朝廷顧憂慮縣而戰用惟其人識廢選將於其椿□嘗為軍者無籍搢其勇力易以使遣宅塞疾則以既降擊未伏皆良策也至於守邦之人除康熟選如驅遣者以收安靜之功若夫討狼寒路以力戰邀我選如王事廣鎮文武之才是假之以便宜勿拘之以常法如此朝廷無盜賊之煩憂安民利物誠在此耳籀不勝區區冒昧僭瀆

孝宗時王質上鎮盜論一曰收其所畏夫所謂收其所畏者何也臣嘗論之江西之贛其俗尚鬬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為盜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持族飲呼號鬬爭以輕犯鞭朴甚者於叢塚露刃搖鬬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於捍城保壘蕩覆郡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朴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猶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為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嚴之淳坐而守龕則必為禽縱而越龕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搖背而疾呼不知其亦為抗也故曰贛之盜不可

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騎。禎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冠之據贛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冠之據嚴所以不克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變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冠之失必有不肯守。鑒方冠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臣嘗與講歷代制禦盜冠之術雖紛紜多端而其要不出於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於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者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家業之蓄過人。有是者則桀黠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爲今之計者莫若喻郡縣之官委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勣則賞之以爵以收其桀驁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爲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感槩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蓋臣嘗讀兩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能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者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故算計見效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以勝利。此非深窮夫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噫夫愚臣之策將爲文吏之所沮矣。一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臣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饑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饑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於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然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饑民。而不可返者乃愚民姦民也。何者饑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而惡死也。至於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介乎可生可死之間。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舍生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爲無聊之謀。淩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遁逃銷聲遠而顧其有可生之路。雖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此饑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操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於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於鬼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於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爲農桑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者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於三尺之外。以僥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於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服。朝廷所以禁切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視而不敢訶。出教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職爲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閧然而來旦則散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有雙修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亦過使人避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昧惑而莫知其所以欺以爲誠

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師，凛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梗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實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鬻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數百，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横刀揭斧，呼嘯踴躍以自衛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興國軍屋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蘄、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源，以為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於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於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也。園戶有茶而不取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操刈者治之耶？由是言之，要若禁園戶，則其實不治而自銷。然而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恐。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聚而為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自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於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戶一切資以為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貨之之門，則必有不安之心。臣願陛下增降其短之引，使其茶有所發洩，而不至於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恐。陛下誠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算害如此其詳也。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內；不有小忍，則不能成大謀。臣竊見陛下剛斷不惑，神武授命，將出師平定淮甸，曾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祖宗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可謂得宣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敵之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內，欲小忍以成大謀者。今欲外攘夷狄，而境內有廣寇海賊嘯呼為患，猶未勦除，外未寧而內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朝廷議諸之師進誅廣寇，掃蕩淵固，有期矣。然臣揣時度宜，恐未可遽進。廣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觸之，未有不病者，况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林以為聲勢，而下詔赦其罪，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可以必殺而無赦矣。海寇出沒無常，尤為瀕海州縣之患。聞福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開其自新之路，庶得境內稍寧，專意外攘。臣所謂治外必先安內，小忍以成大謀者此也。臣又聞二寇之作，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人所致。既未能弭之於未萌之前，又未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係匿不聞，遠致蔓延。為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別擇賢才以為外臺共理之寄，以分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知婺州李椿上奏曰：臣聞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臣自今年二月末到官，討論州吏，傳過犯盜配軍，自三月至九月七月之內，凡八十八名，先後為盜蓋數十火。兩浙州軍素號少盜，婺州又不當衝路，經過犯盜配軍如此之多，則江湖閩廣襄淮未知其與何人，甚未發未獲之盜，又不知幾何。臣所領州雖無強盜發覺，所部亦時有之，而貧民攜手日益以眾，蓋為盜之漸也。略計婺州一郡，所出財賦，自到官七月，日起發錢四十八萬餘貫，及州用支遣併支錢七十餘萬貫，終歲計之，無慮百萬，得物帛起發二十萬餘匹，內春秋衣賜每月常祿在外，是皆取於七邑之民。婺州則賦如此之盛，猶且窘迫，則他州亦可料而知也。官司窘迫，則多取於民，民被多取，不得不窮，窮民為盜，非得已也。臣蓋不得已之民日多，盜賊滋盛，實係國家之休戚。設或常懸盜賊之多，遣繡衣使者捕逐誅殺，不知其數，而盜不息。必用富民保聚，使民寬恤，然則何以消弭其源而後可？何以

寬民其必寬州縣而後可何以寬州縣其必省冗食而後可冗官據
可省凡非親拼腎無補於國無益於民者皆可省也臣愚願自縣鎮
詔有司各具合省冗食之人州具一州之冗食監司具一路之冗食
條列而申朝廷詳議省去之略如婺州一郡已令臣具呈冗食不省者
則州縣不得寬州縣不寬則民力不蘇盜賊不弭臣願陛下察之念
之

韓爲捻詳文字時奏曰臣竊見水旱爲災民或流離爲盜加以暴寇
日威海賊時有雖曰盜賊起於貧窮臣以謂乃官司有以致之也其
誅求刻剝使民不得安業流而爲盜者姑且別論臣先論承勘官司
受賂出脫求得其情究覈殺人者例皆漏網所以兇頑之徒不知畏
戢盜賊日滋良善受害臣備數郡司每見刑寺奏擬強盜案當極刑
而貸配者十八九每雖退駁問難揭於獄案已成上下相徇亦無如

之何謂如本無殺人之意及爲人強率而行所盜不多不傷害人偶
罪法至死而貸其命猶曰從輕可也其累犯不悛傷殺被主殺害捕
告捉大姦行江海之險邀人入水惜理臣竊看而獄吏弄情或作聲
勢不換或作歸罪不獲或投殺捕人則曰争在屋内或殺傷被主則
曰身在卓望又曰發蹤先行又曰另船殺人詳覆案情人知有容難
拒脫不手無以制之臣愚以謂宜令承勘強盜官司如未獲下手殺
傷人者及未獲爲首者不得究結知宣州許尹西日令諸縣獲強盜全
火而後結解不數月盜皆屏息已試之驗也議者無過曰淹延刑禁
強盜害人之久也使食獄根而坐獄中罝虎兕於匣亦何過爲唯當
嚴逃囚之禁足矣其強盜配軍不得差充監司并屬官下白直妾守
臣常切加意拘管不能差出如有逃逸坐其官部轄人貴罰亦止從
之一街也臣之愚說如有可採即乞特降睿旨下有司施行

集英殿脩撰帥福建趙汝愚論汀贛盜賊利害奏曰臣伏見比歲州
縣盜賊滋多其間頗多汀贛之人者非惟兩州山川氣習固然亦由
居官者擾之特甚峻百姓弗安其居雖者四出爲盜而兩州事勢常
使人惴惴然有甚可畏者臣不敢不以實聞也臣昨任江西路運判
時所見江西十一州內贛州地最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爲最甚臣
今任本路八州內汀州與贛州爲鄰亦地最險俗最悍而官吏科擾
爲最甚臣自到任以來求伏詢訪得汀州一郡係在福建一路最高
處四面皆崇山峻嶺其民皆十百爲群依山阻險而居散居田野者
絶少其道路間行旅稀闊亦難得郵店其人不能營私除耕田織布
之外皆別無生業其俗喜兵而好鬬爭奪殺傷之事盡無時無之至
官司追人追捕則相率數百爲群抗拒不出居官者豈能容罪遂討
惟專其任內一時無事姑往不分曲直姑將逃躲下人稱亂以爲生

事遂致長養成俗無復紀綱法度矣所可爲深憂者今諸寨土軍與
百姓積怨既深皆相視如仇動相讎殺自臣到任數月之間已目擊
兩事如去秋本州行下清流縣追捕編管人甯漢臣不獲執其母與
妻在明溪寨鄰漢臣者輒率數百人圍守明溪而不去近復有秦兵
以捕私鹽爲名殺死百姓葉陶之子其黨也聚復去寨兵三人非理
苦楚至今爭競紛紛不已其互相陵暴大率類此此臣所以朝夕惴
惴不能自安者也臣因詢問得其致弊之由其大者有二而官吏侵
漁苛刻之害不與焉其一曰賦役不均之弊其二曰措置官鹽之弊
初經界中行經界時是時惟本州盜賊方定不曾推行經界至今有
稅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稅比歲諸縣逃亡者衆有司窘於
調度不肯爲之從實倚閣遂將逃亡稅賦均及見存餘戶謂之攤弊
則展轉及之貧弱之民轉徙逃移其間卻有豪強大姓乘此經隱一

强者爲之倡首則群弱者從而附之至有一鄉一村公然不肯納常賦者縣道無如之何遂將上項最難催理去處權撥與諸寨以爲寨兵衣糧。令自催納其寨兵僱官物者至皆被甲持刃遍下鄉村。此既飢寒切身彼方固拒不輸。互相仇怨職此之由。又本州地勢最高去海絶遠。祖宗舊法係以運鹽丁辦歲計近歲諸縣闕少本錢官吏苟簡所運鹽綱盡不及祖額其運鹽船戶復大爲姦弊多以灰土雜之其鹽已甚惡矣。卻有姦民就近私販廣鹽入界比之官鹽未致雜惡其價復賤常多數倍致官鹽發泄不行。遂有配抑之患。上下戕剋其弊尤多。故強悍者皆拒而不受其貧弱易制者則抑配無時又每鹽綱内例有轉運司增鹽通判廳錢總制鹽。諸縣已難執賣而本州復有自運歲額鹽又分令諸縣變賣故有轉運司鹽有本州鹽有通判廳鹽有本縣鹽或以委令丞或以委巡尉。文書旁午雜然並出其民誠不勝其擾矣。聞每有大戶入縣則諸廳吏卒擒捕紛然數百姓有終身不敢望縣門者。故寧以死抗拒官司而官亦無如之何也。臣伏思之其始皆緣諸縣歲計不足故一切之政行。加以爲守令者措畫無方。威信不立。平時既無以信服其下。而數遣吏卒侵擾之使百姓懷蓄不平。日盻盻然視官吏如怨敵若非朝廷早爲區處使之上下各安其分。誠恐異時激爲大盜必重煩朝廷憂顧也。臣又聞建炎紹興間所在盜賊蜂起然皆不數年間隨即勦絶。惟汀贛兩州之寇群聚山谷間甚費朝廷經理。後十餘年不得已本司遣官招撫方得平定。今安撫司尚有使臣數員皆當時所招汀贛之盜也。臣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遴選守臣爲上。銓擇知縣次之。減節浮冗又次之。如鄉來旱傷四十餘州軍吏部添差員闕並權與住差。而養老歸正等人。亦不至久待闕次。伏望特降指揮除本州宗室岳祠官添差員闕

除是見居住合係著存留使闕外其餘堂除吏部添差岳廟等員闕並免差注。仍於本路選委監司一員將州縣官吏依條格不謹支破請給並與減罷。通計一州六縣比歲賦出納之數而均節之。凡官吏軍兵冗食無用去處及其他利害有可罷行者亦許隨宜條具聞奏。然後蠲除逃閣拘催之欠嚴減剋之科絶配抑之弊使吏與民各安職業。一方幸甚。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見閩中諸郡惟汀州數多盜賊。十年之間已三弄兵矣。雖其山川風土與他郡不同然以人事考之要亦深有未盡其一曰獄訟不明。其二曰科鹽不已。其三曰賦役不均。臣竊惟國家自有常法。諸州縣官吏能盡心獄事。殺人者必死。傷人者必刑。罪不可逃。人孰不畏。惟汀州之弊。獄訟不明。殺人者不敢告官。告官者不敢就逮。就逮者未必追證得實追證得實者亦不圓結解州囹圄之内多殺無辜。豪強之民卒以倖免。故強陵弱衆暴寡。不忍則互相屠戮。不復申訴於州縣。積習熏染成此惡俗。此其弊一也。科鹽之弊抑配百端。臣屢以奏聞。不敢重述。惟鄉民不堪吏卒之擾。是以聚結徒衆依阻山林。初敢抗拒官司。終至養成姦惡。故強梁者一人倡之則貧弱者十百和之。惟其科鹽不行併與常賦不納。官吏畏懼亦無如之何。觀此事情即是官吏驅之使爲盜賊。此其弊二也。汀州六縣未曾經界。税賦不均。貧者產去税存。富者有田無税。人被追擾多致逃亡。逃亡之田亦復歸富室。逃亡之税則官及里閭失業之民。既多往往散而爲盜。此其弊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軫恤。深詔有司遴選本州守臣。仍精重其權任。俾之采察民隱審究獄情。但得官司吏明自然盜賊稀少。仍乞檢會臣前所奏近條具科鹽運等利害早賜指揮施行。所有經界一節乞候運使詢民情漸次徐而圖之蓋

小未戢。
任湖南諸州安撫李彥穎上□曰臣竊惟方今朝廷綏州縣令備具雖四方萬里之遠涵詠德澤熙春氣煦宜乎盜賊不作幾致刑措少副陛下厲精求治之意而比年以來李金之變賴文政之變姚明敖之變陳峒之變及今李接陳子明之變皆能擾動一時聚衆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願重煩大兵剪滅而後已是豈理所當然者哉臣竊伏思念以爲實臣等叨分閫持節居官無狀不能奉行三尺斥去貪濁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孤負陛下使令之所致實臣等末所逃罪臣聞唐太宗與群臣論盜或請重法以禁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當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大哉斯言其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卒成貞觀之治以是言之要在臣

等將何所逃臣姑以湖南一路言之自臣到任之初見百姓逃避自言□嗷困苦之狀臣以一路斯民無所恃不去爲盜將安之乎臣一一按奏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臣試爲陛下言其略陛下不許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斛而取及數倍於前者陛下不許將百姓租米折納見錢今有一石折納至三倍者併耗言之稱疑可知陛下不許科罰人戶錢貫今則有旬日之間逼二三千戶而科罰者又有已納足租稅而復科紬者有已納已復納果又誑以違限而科罰者有違法科賣醋錢寫狀紙由子戶帖之屬其錢不可勝計者至興之際又有非軍行處所公然分上中下戶而科錢每都保至數百千者以賤價抑買貴價抑賣百姓之物使之破蕩家業自縊而死者有二二月間使催夏稅錢者其他暴征苛斂不可勝數然此特官府吏役之弊爾流弊之極又有甚者州以□□□獄爲急縣有殘民害物之政而州

不致問縣以匪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吏以取充賄賂爲急豪民大姓有殘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問甚至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取充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擄奪害之臣所謂不去爲盜將安之乎正謂是耳且近年以來年穀豐登稍求衣食而盜賊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災傷之民知其勢爲不可勝言者民者國之根本而貪濁之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掃蕩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臣不勝憂國之心實有私憂過計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待其有平盜之兵也臣孤危一身必乎荷陛下保全未有可爲報者不顧況陛下付臣以按察之權責臣以澄清之任封疆之內吏有貪濁職所當問其敢瘝曠以負之乎今貪濁之吏臣不畏強禦誅者按奏以慰明恩蠲荒遐遠俾民得更生盜賊遠息以助成朝

廷勝殘去殺之治但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爲衆人所容屢招言者攻詆而禍不旋踵使他日任牧下遠方耳目之寄者孤臣無救不敢按吏以養成盜賊之禍爲可慮耳伏望朝廷先以臣今所奏申勅本路州縣自今以始洗心革面皆以惠養元元爲意若違法虐冒必黜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取小吏按舉以應故事足以爲文過之地而已也臣不勝拳拳

光宗時蔡戡上奏曰臣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湖州宜章縣界首受割本司職事自到任以來凡一路刑獄究治盜賊盡心區處日前可以責違者叛不盡心畢力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惟是事雖未形而慮不可不早者盜賊是也臣聞盜賊之端未有不起於微方其微則易以討捕及其多則難以制盜賊者王伸弓手耳所謂土軍弓手往往名存實亡其初招填也未必擇強壯

之人其巳癒甚也未必知教閱之事鄉閭之間小小盜竊猶有迂延
歲月不盡擒獲者況於剽賊嘯聚山谷動以千百計而責土軍弓
手以擒滅之效亦已難矣切升以督捕盜賊為職近降指揮今後
如有盜賊竊發稍甚去處提刑躬親起發前去措置收捕毋致滋蔓
則督捕之責自此愈重然所督者不過於土軍弓手必不足恃以破
賊以甚重之責而用不足恃之人緩急豈不悞事臣自到本路刷具
一路弓手見管二千六百五十人土軍見管二千四百二十九人雖
其大數未為不多然散在九郡三十八縣其間又有連接溪峒去處
如有緩急不可盡發皆限本路向來李金陳峒作過當時調發止是
比近數縣弓手土軍人數不多又皆烏合未必可用旋招募土豪義
丁峒丁等人又不能制必待起發鄂州大軍然後擒滅則弓手土軍
不足恃以破賊明甚臣竊見廣西提刑徐詡奏請乞撥本路摧鋒軍

効用等兵五百人隸提刑司及帥司選差係將不係將兵尺令本將
部轄亦隸提刑司督捕朝廷悉從其請併劄付廣東帥司遵守兼訪
聞廣東提刑司當李金賴文政陳峒侵犯之時亦循例於諸州差撥
禁軍各五十人十四州共七百人隨行督捕惟本路提刑司既無
舊例差撥禁軍兼前任提刑屠係之於去年八月內奏請乞將帥司
調發到將兵在軍前者權令提刑制其[illegible]朝廷施行已竊
謂廣西妖賊蓋不常有廣東本無盜賊湖南之盜侵擾之唯本路郴
之宜章桂陽之臨武兩縣恭山為峒之間[illegible]而民[illegible]素為盜賊淵
藪歲有小歉則百十為群出沒剽掠大則千數侵犯州縣自建炎以
來有李冬至李彥有鄧莊青李見七有唐廣六有駱科冒雄有歐二
十五有李十五近年則有李金有陳峒皆倡亂之甚者本路利害尤
非二廣之比臣職忍其事下不容隱嘿然特事要然後有請預計往復

之程坐待可否之命動須兩月豈不有失事機臣今欲如廣西提
刑司撥兵自隸但乞選有智略非弓手土軍所能制禦者許令
於潭郴全永武岡軍將兵內量行分撥五百人與弓手土軍併力討
捕或乞如屠係之請帥臣未親臨之間帥司調發將兵許令提刑制
其進退如帥臣親出則專聽帥司節制庶幾盜賊易於撲滅不至猖獗
重煩朝廷臣[illegible]臣亦免[illegible]督捕之責所有廣西提刑徐詡及本路
前提刑屠係之奏劄除已備錄申三省樞密院欲望聖慈特賜詳酌
施行
徵又奏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坐湖南轉運副使[illegible]奏劄子奏
官吏貪墨民去為盜乞[illegible]奉聖旨指揮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
行臣竊以非才亦預陛下臨遣一人之數臣祇役三時尸素無補不
能布宣德意勤求民瘼屏斥貪吏撫循遠人少寬陛下南顧之憂望

勤致歡如此臣聞命震悚無所逃死臣敢不精白一心上體聖意遵
守施行外臣有深賊事宜冒昧聞奏臣所部封恩州接連廣東
廣西高容藤梧接境諸州探報日至大抵妖賊李接聚入山林擁聚
自衛聯合平民以抗官軍凡所殺獲無非脅從之人將未得其首領
容化鬱林等州太半為盜其餘或禦寇或運糧戰亦死鼓州
之民陷於塗炭深可痛傷臣聞李接本一弓手曾面起嘯聚數千
人劫掠州縣追殺官吏勢便猖獗又有陳子明陳南壽徐鐵陳楊壽
鄧四十蘇生陳方寄謝寧周國生等各以衆應之自五月至今首尾
半年未就勦撲臣竊謂向來陳峒恃據險阻結集姻黨從之則入寨
充緩之則出抄掠似未易圖且朝廷專委帥臣分撥大軍出其不
意直搗巢穴曾未旬月賊徒授首今李接乃偶起之賊其徒亦烏合
之衆非陳峒比勢亦易於平殄日累月未聞成功豈陳峒恣肆[illegible]

掠不敢輕犯城邑。力抗官軍尚有招降之望。李接狂悖罪死有餘自
知不復生全在朝廷亦無招降之理。所以紐誘其徒致死拒捕使
一隊之中形勢蹙必須奔竄入海借使李接就戮其餘首領尚多陳南
容有衆數千亦非小盜若不速爲之所未惟以賊得以假息深處生
靈陷於荼毒軍士疲於征戍州縣困於供億緣邊溪洞瀕海豪民萬
一扇動豈不可憂。臣身在遠外不當言事。又念當兹隣境竊發適封部
先事而言亦臣之職竊惟廟謨自有長算建臣豈無忠言何承殊遇
小臣千慮之微然廣西去朝廷五千里臣畏司處者廣西不過數百
里所得探報爲甚詳傳聞爲甚審臣久辱陛下教誨又蒙陛下委寄
憂國之心未能自已。臣有管見十事備列如後。
一、李接竊發已來所至州縣未嘗殺戮往往開發倉庫賑濟貧乏
招納亡命僞補官資愚民翕然從之臣恐有無賴士人爲之謀

主。蓋賊衆雖多未不足慮。使一稍有智慮者教以計畫若未可
圖。臣愚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招募本處下第舉人貢辟舍者及
淪落無聊之人。有能身入賊營誘投首領或設計謀賊陷於賊
已者優加推賞或但能募可來者亦量給錢米以動廣之底氣
賊黨疑貳未肯招納無賴之人人亦不爲賊用
一、臣近據探報廣西招到脇從之人例皆文手遣之以史宣虞焚
蕩田業荒蕪號呼離散已無所歸勢必再入賊黨援所論狀既
係前日文手之人未得不誅。臣恐自此難以招降。臣愚欲望朝
廷行下凡招到人擇其強壯者刺充將兵月給糧[illegible]弱者支常
平錢米措貼養之。候事平日或分隸諸軍或放歸田里。庶幾招
降之人。不至再入賊黨。
一、曰爲首作過惟李接一人儂平明等皆是後來相應李接之罪必

天。萬無招降之理其他首領尚有可赦之域。臣愚欲乞朝廷行
下立賞格。應以首領能殺李接以衆降者赦其罪犯。補以官
賞賜以貨給。應脇從賊黨能殺次首領者亦如之。離間其徒使之
互相殺害。庶幾不勞甲兵與賊自潰。
一、臣聞廣西賊黨雖多然首惡與同起之人有數其餘悉非驅從。
又況皆是陛下赤子愚頑無知迫於飢寒信其誑誘陷賊黨
竊慮狂遣殺害有傷和氣。臣愚欲望朝廷申諭督捕官司若能
全活人命其功尤多不必專事屠戮。招降之人全在處之得宜。
不可已降而殺。其出戰軍士逢執人失。或有避事愆期者宜令
首從量輕重區分。難以一例行誅。庶幾仰稱陛下好生之意。
一、臣竊見廣西宜邕等處逆接諸蠻高化等州瀕近海道深恐賊
黨窮蹙而爲逃計若窠集諸蠻則誘引爲寇若入海道則無所不

通。蓋難收捕。雷未有准。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廣西把截要路。及
謹備海道。不得縱泊。令船舡使走透賊徒或點集[illegible]
一、臣竊謂自古盜賊之起皆緣守令貪殘巡尉怯懦民已困而不
加撫盜將作而不知禁馴致猖獗。若守令得人巡尉振職則民
自樂生盜亦知畏然所以澄汰守令與巡尉者監司郡臣之責
也。比年士風習爲寬大。不肯按吏。間有劾奏聞者必駭盛謗並
興。暮則以爲生事逆防。人情趨然違譽至失職。雖陛下督責
切至。終恐不能仰體聖情。不過指摘一二小吏塞責而已。臣愚欲
望朝廷遴選朝臣。或只於各路監司中訛是強幹廉明者巡行
州縣循察守令巡尉貪殘者廢勤之庸謬者昏老之病者與
之嚴相懦怯者易以他任使州縣之間近民之官稍稍澄清則
期月之間民患受賜。臣伏見慶曆中從歐陽脩之請令遣朝臣

按察官吏本朝自有故事可舉而行

一。臣聞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古先哲王非不好生惡殺，乃不可不殺者，聖人亦豈爲是姑息也。況盜以害人，善良不殺之，則人被其害矣。祖宗舊法，強盜持仗五貫皆死。今州縣勘鞫，務爲姑息，多出其罪，以圖陰報。或有爲之囊橐窩藏行賄賂，以求末減。凡所供款，先申不曾殺人放火姦汙等事。獄成，又以情輕或刑名疑慮奏裁，遂得免死。不過配行，不數歸，破枷毒械，弃竄他所，又復爲盜。數十爲群，所在剽略。若有大盜相率投之，此皆累犯劇賊，非若愚頑村民。百人之中有此數人，則難禁制。臣愚欲望聖慈嚴切行下諸州，應犯強盜罪至死者，並依見行條法處斷，不得以情輕或疑慮奏裁。如此則盜賊即漸衰息。

一。臣竊見祖宗舊法，諸實歷減磨勘三年者，最立郎以下循一資。因軍功捕盜者，改次等合入官。近歲臣寮奏請，乞罷親獲上許循資。夫縣尉捕獲多是選人，親身擒獲者未必有之，故僥倖者十八九。大抵如臣僚所陳，然祖宗之時，亦非不知一資太優，僥倖必多，所以不吝此賞者，蓋欲止盜也。凡選人改官，須待七考五章，又無過犯，方能合格。若一日之間捕盜七人，即得改秩，人情莫不盡力求盜，以覬恩典。況兇惡強盜多亡命，刑亦人情之所甚惡，以所甚易所甚惡，蓋不得已。今薄其賞，人心自怠，何肯殺人以就循資？儻監司州郡督責不嚴，不過坐視而已。甚者盜發所臨，救不以聞。小盜既多，浸成大盜，理之必然。臣愚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應選人捕盜賞格，並依祖宗舊法施行，令吏部不得故作阻難，庶幾激勸，使之盡力。

一。臣竊見二廣縣尉多是恩科出身，及攝亦有揀汰離軍使臣，或老或病，或頑鈍無耻，或貪贓無厭。初爲此來，志在苟得。迨知減就弓兵錢糧課求，保正常例，或收接詞狀，公受賄賂，或判押文引，縱容乞覓，所謂本職，漫不加省。適有盜發，怯懦畏避，不即追捕。先往定驗，追呼保伍，須索百端，責立賞錢，使入小保甲與被盜之家均備犒賞。盜不可得，錢已乾沒。往往鄉村有盜，鄰保共備所失價之，不敢聞官。正坐徒擾而無益，如此盜安得而不滋？臣愚欲望朝廷行下吏部及二廣轉運司，注擬捕盜官，並先銓量年五十已上，或老病者，或恩科出身，或揀汰離軍使臣，不得差注。庶幾無事之時不甚擾民，緩急之際可以倚仗。

一。恭惟祖宗創立兵制，最爲詳密。州郡之兵悉名禁軍。守貳曰知州軍，通判州軍，幕職官以諸使爲號，曹掾官以參軍爲名。凡所以張官置吏，爲軍民而已，豈爲是虛名哉？名立而實存，故階級甚嚴，紀律甚明，教閱有法，犒賞有格。逃亡者有律，私役者有刑，莫不纖悉備具。閱歲滋久，名存實亡。州郡之兵，有如兒戲。祖宗之制，徒爲虛文。階級蕩亂，紀律廢弛。教閱廢而不舉，犒賞闕而不支。逃亡者自若，私役者皆是。習於聞見，以爲當然。一旦緩急，驅使之戰，何異市人？設盜賊侵犯州郡，無以禦之。爲守臣者，或棄城以遁，或納賂而免。養兵如此，國家何賴焉？臣愚欲望朝廷戒勅守臣，申嚴法令，於諸州廂禁軍內選強壯勇力之人，以充禁軍。帥府千人，大郡七百人，中郡五百人，小郡三百人。不及額者增募，置營壘以別處之。其廩給以優異之，稍又嚴階級，明紀律。逃亡者必誅，私役者必刑。一日二教，每旬一日，臣親閱，第其優劣而第其賞罰。每歲具于帥府，較其臧否而爲守臣兵官之黜陟。月具教閱日分人數申安撫司，歲具姓名[illegible]申[illegible]中樞

密院奉行不虔者以違制論廣德州郡兵備素至單弱賊之
要莫急於此。
右臣所陳十事五事治盜於已然五事止盜於未然伏望聖慈察其
憂國之心赦其冒犯之罪或有一得乞賜施行
周南代池陽太守上裕民五事䟽曰契勘池陽控扼大江捍護行闕
迫此暇時宜思亦豈蔬萌以利永久臣竊照本州有重役縣徒五十
八人在法五年無過許將剌充牢城蓋朝廷始以其情重嚴發若役
以困其力終令其悔改復開改剌以全其生然臣竊詢此等徒初習
憤兇役至此轉無精頼加以軀幹長大膂力強猛恃其無良少得五
年無罪犯者尋常越逃一二須至申陳密院兵籍據見曾責管營上
牢堅固廷寮嚴密猶有毀擊鉗簡能扭械夜行晝伏竊自絕食而
不獲者若照管少懈則別生暴橫慶元三年殿內有僭賊因勝行
營婦從緣隔絕不通輒乃白晝鼓刃傷人戮至殞死已而併為重囚
脱出牢戶隨即逃逸本州關牒或司逃越本渡望見越淮至今人言
傳狂百夫未必能當措此一端其傳可見加以州郡無事役使又以
養成驕悍小有營葺荷一畚土便即評語不知者從見冶鐵為械拚
謂暴步有礙不知其歷綠級登墻屋捷者猶弗能及臣竊患方時無
虞本州又宿重軍此輩縱無忌憚焉何能為臣所慮者萬一州郡不
虞少失彈壓呼曹破械而出據坊市竊庫兵臣恐一與所爲沿江患害
必此曹也臣聞漢法凡兵至數亡命或罪刑徒以為會今置在州郡則
勢應悍戾而難制若來入於軍則便須畏畏而馴伏況其輕生是備
摧鋒軍旅得者未為無用不過另立一軍號選將一副御之有其
方而已臣照得前任守臣鄭汝諧亦曾有此申請牒賜池州大軍從
管設及半年臣考驗本州牒首汝諧牒發之後未聞一人干犯紀綱足見
軍中足以馴服此輩遂緣此輩乞行改剌勇捷遂致省部駁難再令
發還本州蓋重役人五年無過給剌牢城牢城只是廂軍今若使為勇
捷卻係躐升禁軍既戾元降旨揮而所請反居配役牢城之上是一
不可又朝廷大軍素號禁旅忽與剌盜逋營共處豈其羞與噲伍是
二不可一事既未順便雖當來亦不說給以何等請受復於何處支
請糧亦教軍中臣竊所以牢難枚受今臣欲得軍中別立軍
號則便已分別等覓得軍士有言至於軍糧照不可躐升勇捷若
只依舊支與重役名糧又恐略無增勸畢得不發見行條制稍令豐
約得乞只乞支與廂軍糧賜仍須管認人數達州不過幾名發往軍
前支散死亡許行開落添續不許過數如此則暗合改剌牢城之法
明有附著就耆之所行之沿江州郡諸屯有益兵之實州郡寬捍制
之憂翦除其草除莠本根計無出此
寧宗嘉定中知江州袁燮上便民劄子曰臣竊惟江之為州土瘠民
貧豐歲之常賦之所入僅足以支經費之所出不幸而歉所入者
損數而所出者自若將何所取辦亦於督責則民必重困怨咨傷民
則事無由集此誠進退維艱之秋也臣承乏以來夙夜憂思之無
策惟有裁節冗費而已於是以身率之力行儉約凡可省者無所不
節庶乎其少寬矣所諸司合發之數亦可得而節略移之嗟先期
而下據之如束濕督之如逐寇既借其職所當辦者皆如期而發則
又催夫前任人之所逋者亦不容少遲指摩其急豈不知民生之憔
悴如此亦豈不知州郡之匱乏如此用度既廣上下交急不得不然
民將何以堪之豈所不發猶不聊生寇攘之地將如之何城市居民
無以自活竊懼之處將如之何沿江諸郡民借者未可進之民又當
如何嗚呼民生至此窮而無告亦已甚矣膏血既竭何可復取迫之

不已有爲亂而已爾。今竊截之徒固於本心，喉餒交，朝且夕且死。而爲奸爲惡猶未遽死也。故忍棄其身而爲之，寧寄不至於據款捕殺不至至於戰鬪。嗚呼。仁聖在上，而赤子之陷溺一至於此極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當今之務，惟有姑置他事，而專講求固本之策矣。本之不固，抑有由矣。用度無節，則斂不得不重，而民不得不殘，此本之所以搖也。節用之道，當由近始。朝廷之用旣節，則諸路財計可寬。諸路財計旣寬，則諸州征斂可薄。征斂旣薄，民力必紓。民力旣紓，寇盜自息。本末先後之次第如此。爲有安土樂業之民而肯爲盜者乎。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民所以爲盜者，賦煩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爾。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憂執奏益州獠叛，請討之。太宗曰。獠依阻山林，時竊乃其常俗。當撫以恩信，豈其遽獵

比之禽獸乎。臣謂斯言明於止盜之本，可爲今日法。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當寇擾未殄之日，而欲求平定之策者，其大要 其若用人。然用人之道，選擇貴精，委任貴專。精則庸貴達。三者無害，可才者可以自見，而任責者可以成功矣。夫人固難知，而才實難見。才大過者易至於激變，其懦無術者不足與辦事。力小任重，則臨事而必憤；志廣才疏，則好謀而無成。必然之公論驗之已試。庶乎得真實之才，而爲緩急之用。以攻則克，以守則固。顧何施而不宜哉。臣故曰。選擇不可以不精。夫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苟其人之足以任是責也，則委而信之。使讒嫉相爲，議論勝一，運動伸縮莫不如意，則可以圖決勝之功。倘事權一分，則或補或拒，各自爲謀，相忌相傾，惟欲求勝。緩急誰復應援。盜賊必至猖獗。臣故曰。委任不可以不專。兵少則不足以禦寇，財匱則不足以贍兵。今諸郡之卒，大半老弱傷殘之兵。猶與賊人搏手無策。嘗見奏聞。況事勢方殷，必然待報，如救焚拯溺者，不得不即應，則可以解倒懸之急。一或稽遲，則有不及事之憂。臣故曰。兵不可以不速。然是三者實相關係。人雖可用，而任之不專，固不足以成事。任之雖專，而有所牽係，或稽緩而不輯，則亦何以制變哉。爲人上者，留於此而加意，則目前雖擾，不足以爲憂。蓋任責有人，事至能應，特危而安，直反手耳。苟惟不然，則一時之勝未足以爲喜，而抗心一生，守備必弛，事變之來，將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矣。今日盜賊竊發，民不奠居。原其召變，則始於官吏之非人，遂其鴟張，則失於禦禁之無術，事權渙散，兵財困乏，遂至悠悠歲月，猶未殄滅。然除殘去暴，夫豈無策。今改弦易轍，任官使能，貪者斥之，懦者易之。固欲精於選擇矣。然豈無已試有功，守與關事而不肯輕進者乎。沉靜有謀，於下僚而無以自達者，先拔擢特創一司，郡守

俾參議幕，固欲專以委任矣。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可不許以便宜從事乎。天下之事，失於同而敗於異，可不使之協謀以共濟乎。奏捷則互與推賞，告變則即爲調兵，是固速於報急矣。然不督責者不承守財所當用，且宜不急與之乎。兵機以速爲神，謀貴可用，且審不即驗之害。深思而預圖之，便無一之不盡，則以之撲滅，恢復境土，無往不可。又何寇賊之足慮哉。雖然用人之道，臣已略陳於前矣。用兵之策，敢僭及之。夫外郡之兵，其不可用固也。而大軍之遣，足以壯聲勢，備守禦，使奸宄聞風而氣懾。然山川險要，盜賊巢穴，則非其所素知也。潛蹤而陰伺，疾馳而深入，則不如民兵之捷。況焚蕩之慘，衆所共憤。皆有復讎之意，而土民畊素又欲爲自衛之計。因其銳而用之，可以決勝。已事之驗，兵衆雜揉不繼，難以持久。若恥其原，給厚其賞，精而能獲寇，所有重賞以與之，至於功狀驗實，則又從以告命取，示勸

爲吾用復以大軍爲之應援則兵威益振其氣勢也必矣但行賞之
際當遞功爲輕重若優於將士而薄於民兵則不惟解體尤恐激變
此又主帥之所當察儻欲行招撫之策則盡先爲不可勝之計如發
勢未殄乃卑辭厚賂以餌其服縱使聽命係虜反覆無損曰非一端
欲邀豪吏作逆起未易悉定爲今之計莫若散其徒從之使以離其黨
與行反間之術而俾相攻擊必謹重兵固守要害使之進不得前退
無所據其勢積屈然後從而招之其不從者臣估量虜情難來也
謹摭衆人之論以備采擇惟陛下裁其愚
金章宗時山東盜起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鄰人刈除
林木使盜賊無所隱山東路統軍使承暉奏曰泰山五嶽之宗故曰
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輕也齊人
易動驅之入山必有衆聚失所之患此輩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
多矣豈可盡括哉議遏宜
元世祖時祕書少監程鉅夫奏曰盜之害民劫盜爲甚劫盜不已殺
盜生焉竊自古盜劫三必死江南比年殺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
害之家纔行告發尉吏卒名爲體覆而被害之家及鄰舍先已
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又教以轉攀平民坐廢歲月或放罪又不
過杖一百七而被攀逮捕平人之死獄中者乃十四五況劫盜事先
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賊劫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
禍何可勝言夫諸藏兵器者處死況以兵器行劫而罪乃止於杖此何
理也故盜無所畏黨日以多今後強盜持軍器劫人財物贓證明白
者以藏軍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處決庶人警畏平民
安帖其於治道實非小補
成宗元貞元年盜賊群起山東居多弭盜方略山東東西道廉訪司
僉事陳天祥上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飢饉誘之天時
且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着興聚斂無厭刑法紊亂之類此皆
郡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恤長養之者教令是也故爲小人之害
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
兵杖殺人取物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既
釋回暮即行劫又復督勒有司緝限追捕賊皆輕慢習以爲常既不
嚴畏又不畏法況兇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當天下之勢者當謹其微論生民之治者當
究其本矣審勢而不謹于微至于著則不可爲矣論治而不究其本
求其末則夫何益矣欽惟國家布列臺憲以重內外耳目之寄達
遠近聞見之詳惟茲山東奄其齊魯控制千里統臨百城爰自去歲
以來盜賊竊發始則潛形匿跡猶恐人知甚則鳴鼓樹旗不畏
官捕郡縣聞風而避弓兵望影而逃生靈遭其荼毒府庫甚其攘害
數煩朝廷遣官中外始獲寧息比者各州盜竊復有或二十爲群或
七八作黨白晝殺人劫其財物昔人有言盜猶火也火之爲患撲之
於始然則易爲力救之於已然則難爲功故小盜不滅則大盜不熄
可不豫防之乎伏望朝廷恤民以去其生選官以責其治歸因以除
其惡且山東弭盜之方前後言者不一有曰浚城池者矣有曰練併
兵備者矣有曰分軍鎮守者矣有曰申明賞罰者矣夫言之善者人
則以爲張皇言之緩者人或以爲迂闊要以言者甚難而聽者不可
不審也今茲略陳當行實事爲其條擇焉
一恤民夫好生而惡死趨安而避危人之常情也今山東之民經
歲甘就死亡起而爲盜者蓋有其由矣雖於水旱傷災而貧窮
歲饑衣食絕縷之給水則差役頻併而官吏日有會斂侵漁之

害。以其為盜之原也。昔有人言蜀人樂禍貪亂者。或對曰。
蜀人積弊實難。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
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今
家畜五母雞。一母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
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
貪亂乎。然則後世民之為盜者。豈非飢寒之故歟。諸若山
東田畝。不加于前。戶口日倍于昔。年穀既已不收。衣食至
甚不足。初則典田賣屋。急則鬻子棄妻。朝廷雖當賑恤。一二
家歛得幾何。兼以去秋大水。今春疫癘。無牛者不克耕種。
下種者不克耘耔。數使田畝荒蕪。蒿萊滿野。即日秋成。民
已無食。不知來春又將若何。欲民之不為盜。難矣。夫國家
之設刑名。本不欲民犯法。小民至愚。而神又豈不知法之

不可犯乎。蓋犯法而為盜。則死。畏法而不為盜。則飢。飢餓
之與受刑。均為一死。雖死之與為飢。禍有遲速。則民之相
率為盜。是豈得已。長民者可不為之深念乎。惟望朝廷明
示六部百司。凡山東軍兵征行之苦。站赤迎送之勞。倉粮
辦課之重。和雇和買之煩。土木不急之工役。食用無益之
貢獻。但是可以動衆擾民者。皆當一一節其號令之出。豈
其科派之數。節其緩急之用。優其輸送之期。俾民普受其
實惠。皆不至為虛文。庶幾生靈得以休息于田里。官吏不
能大肆其貪。大抵安民之術。不奪其時。不傷其財。能禁
其為非而去其為害。則民皆植諸矣。
一選官。夫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三公之選。其餘庶官。各有所治
之事。不可一日而缺也。況在山東頻年水旱。盜賊竊發。民多貧

窮。可不選官撫治之乎。昔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
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本國家守令之選。不為不嚴。但廟堂銓選。歷時而各處闕官
無已。即目山東見闕宣慰使二員。濟南東平寧東昌益都見
闕總管五員。高唐德州沂州見闕知州三員。其餘佐貳之職闕
者尚多有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向為令典。然多係
老羸疾病之人。日暮途遠。但知求公田俸祿。肥家飽妻子而已。其能
潔己奉公。勤力于政務者。幾何人哉。方今山東郡縣達魯花赤
候係投下官。令見闕者十居二三。老病者又居其半。然則欲治
化之興行。盜賊之屏息。其可得乎。宜從朝廷將山東按治所屬
宣慰司各路州縣等官。下及鎮店巡檢捕盜之屬。但是見闕守
闕者。除都注共為一選。作急銓注。仍須選擇年方盛壯。歷練政

務無大過犯。附近籍貫見闕者。勿俟宣敕。即便赴任。如此則郡
縣有人。庶可責以政務。政務既修。則良民獲安。惡人知懼。仍須
令後但有急闕。隨即申達。補注庶不闕官撫治其民矣。
一錄囚。夫刑者。詰姦禁暴。所以輔治也。近年以來郡縣或不得人。
刑政因以失度。民怨傷于和氣。水旱因以為災。年穀不收。責原
於此。且陰陽之理。雖根本于廟堂。而政化承宣。責任于郡縣。
故東海殺一孝婦。枯旱三年。及表其墓。祭之。天乃大雨。此一郡
休咎之徵。豈非守令所當責乎。今山東郡縣罪囚除憲司審理
疏決外。在禁常有八九十起。枷鎖不下數十百人。罪狀昭著者
不得明正典刑。事涉疑似者。不敢輙易釋放。當惟淹延囹圄。識
恐別生事端。且如去秋大盜王五十等劫略聞灘等處。既放禁
中罪囚同惡相濟。往往得其死力。是則所係甚大也。宜從朝

廷聞奏選差五府通曉刑名官一員前來山東一一審錄如果無疑比及春分各正其罪庶幾刑政兩清盜賊寧戢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以戰國之時明其政刑大國猶知畏之況今山東草竊有不知畏者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十九

禦邊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晁錯言守邊備塞急務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

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illegible]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illegible]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illegible]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illegible]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illegible]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illegible]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

虜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
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
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
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
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隃度[illegible]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
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
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illegible]渡輒營
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
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
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
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

兵豈得入哉[illegible]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
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
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
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鬭而死可得邪
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
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
疏捕山閒虜[illegible]通轉道津渡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
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
為質充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
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
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
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

散虜謀徼極迺擊之[illegible]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illegible]
[illegible]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
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
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illegible]土地寒苦漢馬不
能冬[illegible]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
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
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illegible]奪其畜產虜其
妻子[illegible]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illegible]天子下其
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
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illegible]以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

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illegible]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
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
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
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illegible]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
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
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揃循和輯[illegible]此
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
罕幵之助[illegible]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
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
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
迺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illegible]

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并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

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

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

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
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
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
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
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
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氂
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
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
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
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
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
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
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
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
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
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
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
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
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
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
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
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
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
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
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
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
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羌豪所在兵
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
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
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

飢凍畔升莫須又聞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
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
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
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
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二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
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
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
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
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
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
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
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
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
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
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
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
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
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

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
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
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
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
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
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
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
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
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
振旅而還

元帝竟寧元年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
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
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
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
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
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
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
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
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
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
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

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光武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曰：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

時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

助擊匈奴鮮卑。彪又上書曰：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和帝時，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曰：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蓄，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

安帝時，北虜車師連兵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

史090-249

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

順帝時，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降。

桓帝時，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

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臣龜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朝，下懼素餐，雖殁，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瘠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因其踰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法之福，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靈帝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

後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諫議大夫劉陶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

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解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吳孫權時呂岱從交州召出薛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吳主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其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麊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

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

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
仍召出呂岱既至看士民之變越軍南指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
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
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
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
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
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但中人近
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
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晉武帝時吳既平普減州郡兵冠軍將軍陶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
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
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
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
長吏臣以尫駑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
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
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
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
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
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
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
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
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
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孝武帝時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為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殷仲

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
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
夫制險分國各有所宜劍閣之險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
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
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
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二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
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
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
言今華陽又請沂龐頻執閼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
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
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
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乎綏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
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
以助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遺一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
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
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
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自此之
外一仍舊貫梁州有急益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
桓沖為荊州刺史持節將軍既到江陵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
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
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
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
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
死則舊郡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滅為易

臣司存閫外答鄰時宜受分捨是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誠之守江陵
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
宋文帝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御史中丞
袁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
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巖嶂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
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謀不虞於來臨策無怵於能濟
實乃昏迷定攜違阻違棄律由將有弛撫故士少關志用潰之衆匪
寇傾淪攻剋之師空自班散獵西勁騎急戰鑿拔淮上封豕薦備摧
旗是由綏整寡衰戎略多睽遂使精騎入患泉伊來捷絡殊壁風泯
毒為精騰書有渭陰之追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搖靡實伏匪先
彰校索伎能謀詭既興綿地千里孫行阻深表裏蹈陣徃先合遁掠
陵衛之旨議淄沙之利今虹冤萍害土膏泉動淮陸隕遑眷袖浩興

芻藁已罄禾粟莫儲承寄榮進必慎實河陰為固退亦蓮溝阿甯
棲息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繕淮內窮譯
援撫關城昔史為先策遠涼吉嗣言稱非限此爰荒循弟委制元齡
殺京國咫尺神甸數州雅福列邑雖寬山嶽反覆草木墜地金丘賊
千乘萬騎肩摩倍於長安縣袂百於臨淄什一而計風隨
發卸以稅既協辰稱尸競戚心人含羲忘皆秋氣根詣在轄緯桑城
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摧決之將舉虎板要之下
抽登壘克之間賞之以焚書振之以相虞儀而陟才賀賜異能開室
執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誕乎向背之秀誘於合衆之宜把軍志之極
害觸兵家之甚諱誠為憤矣發策戰表稱顧影稷讎言諭令宜還截
悍數千萬行潛神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會稽而起辰壓未陽捷掠亂
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衆不念餘默鼓解奔散搖流

頓潁濮潞河山如有決羅漏網遁突逗穴命淮汝戈舡遏其邀泛
部勁卒投其歸路必須剪無疏懸首燬下乃將負繩不反飆騎無旋矣
於是信臣膺威武士肆力緩組倖陣翦拔燦焚君其偽溉灑張狂淩
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國已日月載斷川谷蕩覆貫羿華阻山
燼畫收險羅命懸城舊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且勤迦下秀重星流
電燭荷萃藏兵雨湊雲集歷亂乘澳之壯操渚滌海以開絕其心掘
其使根拔衛安之枯蔽何不窮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獵若吹風之
撰輕積衆日之拂涂霜既而討洽膂拆之餘弔網悲之昆然後天
衍飛運成舉燧計西巡翠華北狩縣州野縣一戢築衍高腦
再勤然後銘芳山亢河劃信輯宴開耀爰昊之理則國泰商
夏之甚文今眾實拳勇而將術肆意者猶恭日積年於歲久已無
驚是之急家戲戰之勤險隘剖之憚衛參屬之能且上廣孫之遠

唐末既伐若乃邦當里選遇深切躬探畫遺新帶尋還有況明
僉聰俊偉自當藏威東南者通金石氣屬飛寶知窮真正當邪正順
違之尊達智明當振之宜節服合民心慮數物性聲升而衆策疇
賞觸而揚謀上叩衰帶下稱事言足以安民冠國教災而息則宜援
過冠貴之上衰升威讀之右別其稱章衆其班授使得罪衆使不更
命降席折節同唐武之請致禮致信均淮陰之援必有要盟之功竊
符之樓更香暴強兩外海夷始附之衆分戎與序盤以承利勢畫攜
離書順之後羅然自及令沐解散勢壓土繆綾素焉若措折首西殺
其猶兩者略明義之思少爲衛進食功然易成功晉在於善嗣參鄭
害害良謀多樂反間相欺心卑發險易之前抵弭侵之術衝其猜疑
折其嫌嘖沮以違準之實餌以行惜關費贊章端之用衰辭錦之貨
振奔則聖闔可離馳羽而鱉已易噬令有爲土崩枝幹小動不茲乘

相傳項苑交疑矣茲乃言約功深事通應廣或圖反覆將遂君畫
興誦之道罕能事之功臣章僕出內晉楚游心明代淳㝡身奏恩隨
年行無以逮迺呂逸周飾鴻法今達有遺鐵萬未息婦㝡恩深識少
酬閭抗但坐幕院之昭文見胃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遣論屬國之
兵議終見之抗辭杜牧之言事咸云及絕之棘猶閒上下嫣郭之發
義收下策自申儒者智不能激發露豚見其會昭株
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頗有議者以臣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
之明效何以言其窮夷狄之欲侵邊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信
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歲交聘遂求國婚
朝廷屈虜之義信使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歡心無重以忿怨
故至其深入今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絕若言互市則復開關量發之
有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索此所費稍故下如千匹以上

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截不十百雖一相交關卒難閉邊寇費力既
虜為貪已甚雖云互市實規陶情多贍其來則禁邀閉已遍而為節
則必生邊虜不知塞其端精杜其餘望內特徒化外雖邊重保境以
觀其釁於事為長
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曰伏見北蕃上表虜犯青兗
天慈降鑒矜此黎元博逮羣言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其
管窺謹撰安邊論凡敘開引歷處世言並衆謀短長異條當否可見其
論曰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
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
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蕩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
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有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
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

兵挫報息在縣殘是可以遠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
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實有不忍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
其歸附伐罪弔民則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無損於彼
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
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曹孫之霸才
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
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襄陽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徙沔
南以實水北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
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
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
之資也今悉可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兗冀移大山以南南至

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
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
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遠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
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
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
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廛婦子守家長吏為
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
餘羸弱猶能登陴鼓噪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
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偶牛為車五
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
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
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技業所服

習。銘刻由己。遂俾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矢利器。民不宜得畜
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
兵農並修。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由其兵。皆任其性。若山陵川陸
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卿。遠近清濁
功費既重。時課亦遠。以徑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
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然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
有數。漢用屯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亡取亦難。漢魏以來。益劃斯紀
蒐田非復先王之經治。兵徒遂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
廣延富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客。拱手屯聚。自無
經略。唯望朝廷。遣軍與皆志戰之害。未有之矣也。今移民實內。注治
城隍。撰居聚處。擇其驍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毅然優別
明其數才。表言州郡。如此則邊部有常。本境主。業內覺老。蜀外通官

邊厩曹素宅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表因事著。書戰見殺。是相戚爰。明
閑謀足相救。斯敎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如以古城荒毀。雖可
修復。令不謂頓使加功。豈若知舊址。發先定民。習其間術。堪堠存者
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推時刪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寇騎。假以方籍
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謀伏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争
而率之。新農之符。為府庫之實。田農之恨。無弃城之用。千家總信
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敢窺。國富而民不勞。比於使傳
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未久。邊令甚疑。弓箭利害
既不都斷。往歲棄田。盡二十年。聽其所往。理應消禳。請宜申明舊制
廷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戴者。皆以軍法治之。又不上嚴立關
候。杜塞間蹊。城保之壇。諸所謀伎。並加雕鑄。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
刃。及私為鑄盜者。皆可立聯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淮泗

北邊舊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
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掩其師。悍毀其航漕。此以
利制害。擊我所長。亦微撤敵之要也。
後魏太武帝延和中。涼州律鎮將刁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
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管河
西爰在漢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
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
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不訖。二歲必
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
帝幸于河西。諸司彼省。詔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
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
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北賊未平。征役

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
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知此事闕。遂不
采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從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
為聲勢。此計之得者
孝文帝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
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為然。給事中韓秀獨謂非便。曰此蹙國
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隣強寇。而兵人素
習。縱有姦竊。未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遏西
南夷之關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
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遷防有闕。一
旦廢罷。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往來。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
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

時車駕南伐以李沖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於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

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迩未拔諸城新野雖並弗降所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弱而從也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高祖從之

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戒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卻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

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權節之以禮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

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奮制勝可為是以忠臣盡其智拄將竭其力雖三敗而猶榮雖三背而猶寵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

禦邊

後魏宣武帝正始間議選邊戍事豫州中正袁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鍾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名望梁益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荊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

亦垂優異，冀其得言，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婪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舉，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宣武帝時，蠕蠕入寇，詔侍中源懷征之。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恆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為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被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帝從之。

孝明帝神龜末，袁翻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蠕蠕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降，富强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霍去病勤亦勞止，或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還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垂。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關西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克復宗祐；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貫。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夫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眾，處處棊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眾，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

耕。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與器具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足以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

孝明帝時尚書左僕射拓跋暉上疏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奏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

隋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大將軍賀婁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為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先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之所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虞。帝從之

唐高宗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朔州長史唐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

武后永昌中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為武威道行軍總管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眾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為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眾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玉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錢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為長久計。然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遠遁而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

臨西域。西域震則成都、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
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廷、安西諸蕃
亡。議乃格。
永昌中，裁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即死。蜀州刺史張柬之論
其弊曰：姚州古者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
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
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
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
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
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而國
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
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天府，而

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
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滄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
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為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
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
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
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
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
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
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竊以亮
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靖寇之心，
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狡筭，恣情割剝，貪嫛劫略，以
為常，扇動酋渠，遂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

提挈子弟，嘯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
千餘戶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
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
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
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
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
置州，奏言所有課稅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錄事
參軍李陵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
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
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以化俗防姦，無恥無厭，敢至於此。今不問
夷夏，負罪並深，兇首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變為禍梯，大伏
乞省罷姚州，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於瀘

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增巂府兵選，擇清良宰
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為穩便。
萬歲通天中，發兵戍疏勒四鎮，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諫曰：臣
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
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
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
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
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
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
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
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
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若使越

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喩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鎭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絶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旣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而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徭役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向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鎭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鎭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幷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鎭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淸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顚躓之虞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玄宗開元六年張說上書曰臣頓首死罪皇帝陛下先帝以臣識履忠孝使臣忝發聖明設得待綏存宮風承天眷雲中萬兼事樞密內書講膺之呂外撫精兵之勢陛下監撫既安自天所祐臣協贊之高明神啓之開元之始首典鈞軸智小任大福過災生出守三州違離六載出豈非己弃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說今叚秩滿鎭重叔度藉以兩蕃近和能無同異九姓連附未聞撫納欲戢殺無侵擾之虞保寧兩蕃受撫發之盟臣愚料事恐未然矣何者賊殺新害奔遠兵屢戢兵所加必收九姓九姓若去兩蕃搖矣九姓雖屬幷州節度兼共幽州密邇脫有風塵何事不至臣孰問幽州兵馬寡弱鞍排比未可即戎城中倉糧今無財積設若不虞臣實憂之伏乞聖慮深以爲意傳詔舊將指爲籌畫若早圖守必無後悔且孰臣懇衆易犯猶嫌寬大失濟事之宜嚴整招怨積之端達辭天聽臨路彷徨如有俗含臣身委動衆事若乞追臣面問對定眞否則日月無可發之期必遠有自逸之望伏願留書在內時加省察

玄宗時張九齡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奏曰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其問知奚曲故令劉思賢主者臣等伏以北虜山狄賊以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射獵歸政積禁以事觀慕信然不虞何者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賊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胡漢或

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禀命在於戎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留
之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爲如此臣等常竊志之固非所及今
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此虜勢衰因而乘之盡其太半審料必取始
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復結大隙亦以不信爲國生患莫甚
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遠討誠
是大失今劉思賢往從將略書懷分守疆必爲遠圖無得妄動切約
諸將使知聖心縱虜廷聞之尤彰天運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代宗大曆八年元載上言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
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
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
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
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
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通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
九年郭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慨然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
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
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
亂痍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
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
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一外畏內
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
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
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者數千殫風衆給未始鬼擇臣請追赴關中
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曰臣

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輒敢上言竊以
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
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 實在斂導有方陛下
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
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絶之憂
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
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獻籌謀庶備採擇伏
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
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
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
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
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
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
而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
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
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
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
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
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玁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
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
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
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
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
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向化威之則類於殺降

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康信
折盟棄恩肆毒謫之不繼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開境也
其有適中國衰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鬪之則彼衆未萌禁之則
我力不足安得不屈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
以親以紓其交禍雖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
有不得已而然也惟其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攝之不寧威之不猜力
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飭師以待寇來則薄
伐以過其深入去則據守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
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襄太宗之窮亂皆乘其時而
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宗之降禮皆順其時而
不失其術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
也而君鼎孔戩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奚可取之實深

畏避之者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權封之之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
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窮伐之暴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
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權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
術得失若效不其然歟至於務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古代之
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要任人從衆則必令
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權邊
借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廻紇務功
邀賞亦甚中國不遑振靜四十餘年使傷耗遺黎竭力蠶織西輸賄
幣共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
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郊畿將
有識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
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

憂患未弭戎狄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
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
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
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
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挫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
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
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
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
乃以水草為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
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
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為禦寇之術可謂勉所
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

扯則應豈不以逆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
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
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
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徒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拔為寇則
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
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
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
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
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
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
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
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

財不匱而事速就踰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授寇
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也其病在於謀
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信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
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
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
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
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爲常
制謀有奇譎而不拘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
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
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
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

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
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情齊其
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
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
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
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
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
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其
效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
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
狼爲鄰伍以戰鬭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
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

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寧能堅其居而捍其敵
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
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
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
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
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
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緣但念戎
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
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
其弊豈惟無益乃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邊城意欲
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
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

算之可遠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
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
祇備親衛遂令守要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
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責其焚蕩蹂踐以及府庭聞知
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之要可措置乖方矣
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
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
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
過則姦宄寬縱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
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
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
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

以燥起而不實恬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
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
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
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
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
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
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辯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
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
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
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

奏議卷之三百二十　十六

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
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
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
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憚其衆而不
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
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
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
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闢
在於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
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
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
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由一

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
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
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
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
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
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
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
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
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
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於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
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有離其志異其

奏議卷之三百二十　十七

藝優則當量其才能程其勞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
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
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萬物人莫不
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
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
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
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
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
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
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
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
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當奚

忌衆乖無懼不為戎首則已可為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為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疏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逸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蓄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

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賊軍旅之膏肓也蟊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　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中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求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擇

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
狄不威疆場不寧者未之有也諸侯執道麤類服德如是而教
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當四方
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
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
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贄又請還邊城貯備米粟等狀奏曰右兵之所恃食最為急君無儲蓄
是棄封疆自昔喪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臣以任當要閒欲令分裏
每歲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率家豐熟允濟又屬豐歲曉處一年
之間緣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
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延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對備軍糧為名
非緣城守之艱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鎮壁守此制

有用兩即却償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
永無懸絕之困軍情去處厥業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臣事
支計艱虞而選委貴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邊事之後准勅合填各令
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之時宜旨下達
則又請貸所貯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屢遷且無儲儼所貯未資償能
幾何戎戎猶未難設若盛夏之人以樹楊為寄家不為之敢怠戎況
水旱流行問宜有倫戎狄為患亦不為虞將欲安居先宜積穀今當
歲稔令益軍儲反糶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偶遇災變則如之何
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
懇懇之意謹昧冒以聞
贄又請邊鎮儲糧狀奏曰臣伏見陛下每垂屬心經略邊境增築城
壘加置戎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賞賜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

勤可謂至矣其為賞賚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未嘗頃刻忘誠慎
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
歲蓄戎小息年穀屢登請支軍糧猶有遺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
遇水旱為災寇戎猝犯甌匪茹寇攘奪時負乾力殫或饋餉路絕
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遄資一
夕潰敗之虞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存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
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
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
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兼取而不勞師
旅者則常聞之矣也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
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
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

過其半犯雪霜蹴豪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
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
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
則如勿屯平居有殍人執國之柄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
用所失非所慶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
貞元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
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臨城皆用兵
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出其
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
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
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
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三日三城成朝晟軍還至

爲贊吐蕃始出退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
德宗時兩河罷兵轉運使韓滉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浸弱而西迫大
食北抗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
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二萬爲守禦自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
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
憲宗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毁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
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
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
城僻處磽瘠烽堠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
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
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貨財以
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

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絳言及之
元和九年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請
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婚朝廷以貲廣未許李絳
言回紇凶强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方有警則非步騎數
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爲國家費孰與降主之比王不聽
憲宗時宰臣李吉甫因延英論及邊事上言曰自古及今戎狄與中
國並雖代有衰盛强弱然常須邊境備擬烽堠精明雖繫頸屈膝而
亭障未嘗一日弛其備也何者戎狄無親見利則進不知仁義惟務
侵盜故强則寇掠弱則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聖王以禽獸蚊蚋待
之其至也則驅除之其去也則嚴備之今北虜蕃臣復多歷年數雖
實有功於國家雖之以厚施者已優求者未厭滿其意則曰事當宜
亦悍氣益驕即有其中則曰劾之難圖懇辭立主故即馬益廣望僧轉

意無厭之心實難爲足若不如此異日必有不顧恩信爲患封疆者
乎而機事目不及矣今西北兩鄙皆無備擬兵但虛數坐虛衣糧將
無戒勍歲遷官賞於甲器械之類破官錢至有其名部伍訓練之方
務循宗鄰亦其制古者兵與二事志在殺敵將異其事存恤寇讎
用厚利所任精明若有理虜居爲力戰若無贊倖生貲今則不
然戰士採拾以供上命惟貴程課不卹飢寒主將剋削以結內寵不
料戎事惟濟己身今戎狄繼來婚嫁於國情實亟細亦知邊塞空虛
有無成兵至於山川要害道途險易已皆採知教習委曲諸講形或
見利妄興一旦便來間風壓暴至驟撒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俘虜之苦
閉壁返隅寧敢擊捺之哭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號蓄甲不足以
衛疆場命將不足以抗寇斯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於寢食之間
也伏望詔勅邊鎮節度使具其虛實有無少關事宜分析聞奏仍請於

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忠清幹不撓之臣奉使各與大鎮節度使
各與監軍中訪問事宜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損募兵撙其
殿最行其賞罰罪在不赦刑罰必加功有可嘉爵賞必及如此則陛
下高枕遠人永寧矣上曰備豫不虞有備無患此經國之常制也上
謂曰今邊上皆如此空虛也卿等使命檢勘爲殿最時天德軍四
城皆爲振武有錄兵四百人其時卻割屬天德軍今割惟有十人兵
軍將在時其器械惟有弓一張餘可知也數月後李絳罷相遂因循
[illegible]擇
元和中左拾遺元稹論西戎表奏曰臣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
意深矣自貞元以來國家所以甘德非之者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
軼之患而邊人忠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業之業日空
塞下之人日喪戎狄之心日熾若此非他不得備之之術也且臣聞

夫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徵可
擒而軍可制也今之邊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寡其師長一萬則
國功虜一戍則告捷聖於屠戮過於萬人則曰力弱不足以應敵援
兵不足以摧此苟謹關燧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賞之不給又執
甲推鋒身冒矢石而出入於條虜衆以又非使衆分力散而責帥之
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農者不兼農寇至則卒
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戰之術不備而兵聚之方
未熟也今夫邠岐洮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
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降使令
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
閭井因其卒伍樹之帥長因其壁壘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
接畛之兵戎騎繞歸則復種植耕耨之事若此則農時之聚會者盡

歸之於服勤之農矣前此之條屯營兵盡化爲守耕之兵矣三五年間
塞下有相因之業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
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毀虜以攜之可也雖
殲以據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劾婁敬而後得河湟
稱即叙哉此備戎之大略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
言之臣聞善弈棊者將劫其棊必開其眼是以敵可擒而地不危今
唐蜀有大吠之警南蠻絕貢獻之路陛下又擬遣將以統問罪之師
脫或蜂蠆相宛高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豐深心之
日也陛下其圖之臣無任懇款憂邊之至
杜佑爲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
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即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
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時衆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

怨階亂實生謫戍盡室王之治天下唯欲綏靜生人西至於流沙東
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
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
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爭爲國家生事邀功於夷狄求厭默啜寇害中
國開元初郝靈荃傳首以爲功逾與二宗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
授郎將而已由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暴戒之
不遠也党項小蕃雜處中國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
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迭遣傳口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管仲有言國家無夷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
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兼絕誅求示以信
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徒坐取勞
費哉帝嘉納之

穆宗立時吐蕃寇涇西北鄙將入寇楊州劍南節度使王涯請兵拒
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搗賊腹一出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出綿州威
蕃柵抵接難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
曰能發兵深入者殺若干人取某城受某賞開懷以示之所以要約得
衆寡它日者則匈奴之銳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
長慶四年上命李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
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
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
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
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廷建言罷兵者盡由楊不在
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
其請

禦邊

宋太宗時王化基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

劉廷讓城古威州遣內侍馮從順訪于工部員外郎鄭文寶文寶上言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寧張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岡青岡拒清遠皆兩舍而清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舊有野宿行族頓繞威州隔城東陽壁石盤亙不可浚池城中舊乏井脉又飛鳥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兵三千據清遠之衝束高守隘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貍十族脅從山中熟戶党項孰敢不從又分千騎守積石北清遠軍之口即自環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為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三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脩五原故城專二池鹽利以金帛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為朝廷用不唯安朔方制豎子至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詔從其議

端拱二年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上禦戎十事狀奏曰臣伏以中國之病匈奴其來久矣故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五帝之所不免也又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三王之所為患也暨秦漢降及隋唐歷代通和布在方冊皆陛下之所詳覽臣今獨引漢之文帝

時事跡以爲鑒戒望陛下留意而覽之則天下幸甚蓋以漢之十二帝言之聖明者文景也言之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爲強盛大肆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宮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豈繫乎歷數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爲可設矣且漢文當單于強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修德使不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覲者繫乎時也臣以爲國家廣大平天下漢朝陛下聖明豈減文帝犬戎之強盛未必過於單于時至如撓亂邊土觸犯天威豈有敢肆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在陛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請列如左外任其人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因未能專委一人則落於孤遣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賞以戒功有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則犬戎不敢南下矣二曰同邊邊事蓋用小臣用小臣則邊情有隱而不盡知也臣伏見往來邊上者多聞其小臣雖有愛君之心而無愛君之實恐邊鄙寧戾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聞陛下盛德用老成大僚往來宣撫賜以幣顏使盡情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犬戎中歸人任其荒淫不恤陛下宜委邊上重募邊民諳練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援之以深恩蕃人好利而無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陛下亦宜勑此二帥率麾府縣夏綏五州張其掎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姑保矣此實不用但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曰歲陛下曾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晉朝以來方入戎虜既四海一統誠宜一取之而邊民豈皆未知陛下之意皆以貪其土地致犬戎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之矣然後得蕃人一級者賜之帛得胡馬一匹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內修其德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竊以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官秦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多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降及漢魏以至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減洎今者止餘俸料貪濁者又恣侵漁是以約人命官斯爲中矣今百官之內三班之中若備論冗食且恐過理有煩聽覽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十餘家自餘民納之已奉聖朝命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主簿領之未嘗缺一事三年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一功以臣料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歷落併省其冗費者得以疎力未有得以均執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二曰重選舉夫自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儒術親至文開志在得人未嘗求備上自文吏下及寒儒大則十數年之間使居富貴小則數月之內使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賜之數動踰千萬不獨破十家之產抑亦走三軍之心臣亦其人今因自言亦臣恐擇甲之士有使鶴之言豈陛下誠儒官之賜均戰士之恩矣三曰信用大臣參決機務蓋以分閫外之事者在乎將帥用堂上之兵者在乎相臣宜責帷幄之謀以定安危之策方今君臣親愛掌執實明據古而未有之有此然而陛下以常禮隔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列萬乘臨軒中書有千章之文密院有機務之奏三司有出納之計席階而進悉凡而退爲定制也臣望陛下坐朝之暇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邊事而後行無容小臣間厠即係單于之頭尚可匈奴之辭必有人矣四曰不貴虛

名藏無益也。臣以爲聖人無名，神人無功，功跡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既衰，功名始生。五帝之時，借能不伐；三代而下，多有自矜討伐，賞罰畫因生靈，得土地則空擇史冊，福殃之本，何莫由斯。方今萬國駿奔，四方康樂，聖德被矣，神功著矣。唯燕北狄未服中原，以臣思之，恐是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于大寶，怠于安民，用廣聖謨，以爲書戒。陛下誠宜作備邊之討，示憂民之心，不如輕用雄師，深入虜境，萬蒼生之衆，力務青史之虛名。如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間可緩而圖也。五曰，禁止游手，厚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聚人者財也，產財用者土地也，闢土地者人民也。民衆則土地闢，土地闢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國家安矣。方今雖務農桑，尚多游手，耕織者鮮，衣食者衆矣。加以飛芻輓粟之勞，墾井耕田之力，若無條禁，爲弊益寬。臣請陛下先問戶部，則輸稅之家可見矣；又問吏部，則食祿之人可知矣；又問兵部，則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又問祠部，則僧道壹人者可明矣。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總其數而計，十分其人而校，今日者以二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兼荒且遠，河北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極淮西而已。此數十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力強而邊民實也。若輦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急，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獨在外，而在乎內也。惟陛下熟計之。

是年，朝廷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邊事。吏部尚書宋琪上疏曰：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阻，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汪，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郡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檣弩，步隊護王師，備禦之方，兩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壍此水，況河次乎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合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春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彌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決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不能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爲王，仍賜弓矢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簡兵，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illegible]

增諳練戎事兼拔武勇一以當百兼得奚霫渤海以為外臣乃守燕四境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甚多並在錦帳平盧亦迤邐饒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殊異類盡為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樂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琪又奏曰國家將平幽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識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強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為主諱兀欲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為睡王二十年為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

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晞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女真黨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內鴈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

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弈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晝夜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輕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氈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

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人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衆我以一郡之兵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掎角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為之副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由以人是四十指揮左右梢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戰刃手槍一百餘匹弓劍骨朵陣身解鐙排之候與戎相持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驅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為十頭以捍竿鏦弩以進為回騎之舍陣梢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

進退賞罰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
三五里。最後指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敵寇兵
後陣亦乘其馳驟輕進。蓋節制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
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拒戎。未嘗敗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
戎首多計策難而無勝晉軍之處蓋能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
老澤之所誤。如將來被擄驅掠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或息兵之謀
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為便。然須常陳五利奉春征行中等歷觀載籍
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
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古者稱遣使臣不辱君
命。遠盟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屢屢來至屯戍
之所。只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頗費十倍。臣生居邊郡。習
知其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若遂

羽翼。惟作糧糗之備。入蕃界軍糧自齎。一人給麨斗餘。盛之於囊
以自隨。每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為限。旬日之
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運糧草。送到一月之糧屬
饋運。候大軍既至。兵糧取捨。然後圖轉戰。亦未為晚。
淳化五年。璨又上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蕃
未嘗寇邊。兼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
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
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横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
不相來往。遇有戰鬥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
而無魁首統領。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
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
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跋

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
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
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
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
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強壯有
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
而復隘狹。不得成列。須此鄉導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
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塗寬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
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
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
稠領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遂命班
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矣。又棄甲遺為邊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

為小蕃。非是勁敵。若得出山布陣。足勞一戰。使可盡除。深入則饋運
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險。莫若移延州鎮兵也。置兵候其入寇。使諜方
可隨時掩擊。非惟蕃部亦足安邊。凡烏合之衆。勢不能久。利於速鬬
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鎮。以挫其鋭。彼無城可聚。乏儲糧。或賞不行。
部族分散。然後候命。觀其保聚之處。擴於麟府鄜延寧慶武等州。
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絶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遺類矣。
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並為己有。彼為利誘。則人百其
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剛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人使商
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
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
況代靈州使是吾方屬素備蓄率守存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
令近郡兵馬裹糧輕齎。使可足用。此所謂磨鐮殺馬。一時之力也。

向決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昔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
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栢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
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
今祠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
鎮守之。奏入。上嘉納其奏。令樞密擇利而行

端拱二年。知制誥田錫吞詔論邊事。上奏曰臣伏覩今月十一日御
札宣示內外文武臣寮。以北鄙多虞。戎人為患。延佇良策。降綸德音。
詢禦侮之嘉謀。問安邊之遠略。俾悉陳於異見。將擇用其所言。臣之
顓愚。豈足上副宸旨。臣之狂直。敢不罄盡鄙懷。傾攄納丁寧於事宜
則明聖不罪於狂替。臣每讀史傳。辯觀古來。戎狄驕邊。乃是常事。朝
廷設備。自有常規。舉其大略而言之。不過訓練師徒。選擇將帥。廣蓄
儲備。多置屯田。嚴其池城。明於斥候。謹於烽火。利其甲兵。行間諜以

離狄心。禁侵擾以息敵怨。待彼贏弱。因勢取之。候其實服。以懷綏之。
此皆方冊備陳。衆擇可用也。捨此則未見禦戎之術。用此在臨事之
宜。兵機則不可定謀。邊議則須依古制。今具條奏。惟陛下擇而行之。

一 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
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
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
七十矣。上使邴吉問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
之。則請令宰臣已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又令宿舊武臣素有聞
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又趙充國既為將。宣帝
遣問曰。將軍度羌虜如何。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
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逆天背叛。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以是言之。昔充國為老將。尚謂百

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
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
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及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
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 將帥行恩信。雖士卒盡豐財。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所得王
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
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
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本則
難致效。古哉。家財賞士卒。未審者有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
既使是帥。當思為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近徒伯亦有
歷直三五十人。皆習騎射。為心腹。每出入陣。教得以屬直。兩身己遠
衛主帥。後來不敢差置。昨來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應心

從人護助。捍禦以致為狄之所擒。今雖時異事殊。然嚴置親吏
亦緊為訪行之

一 今之禦戎。以沿邊訴郡有勇智者令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略。吾
急利便事。並方委使人人各盡其才。縱以此為陛下各立殊勳。
捍例設備。昔錢漢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
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
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為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
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為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
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
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
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
也

一今之禦戎。要在悦服軍情。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
錢。與殺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營老幼。並矜憫優恤。或給
賜。令各存活。勿使寒飢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充沮歸教。使之隸
其次揀中新括到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營幹。舊人須
是經歷打陣。稍知軍伍次第。使有勞效者方令充節級。所貴已
下亦各甘心。無易為驅使。若曾有功勞未得優賞者。即乞別作
名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
費用度之衆寡。若陛下肯罷塔廟之費。撙回充軍旅之賞給。則
孰不爭其忠心。孰不發其死力。若是。破賊必副陛下平戎之心
也

一今之禦戎。亦宜別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堡一寨。或復一隊
與某官。與若干賞賞。不踰時。必賞。必信條例。不須令軍中曉會

此必有果毅智謀之士。副陛下之立賞也

一今之禦戎。又宜以重賞召募敢死之士。仍以古來選士之科以
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應科選士之餘。目今舉其六事更可稱
蹈。堵揭旦據兵書言之。取曾習韜鈐者。有謀略者。又取能知敵
情僞者。取能知山川險易徑路迂直者。取强弓過人能射虜寨
旗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破格舒鉤者。取能舉數
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趫捷若飛能踰越壘出入無形蹤跡疑
者。各區別技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也

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欲行一事。必使宰臣知
之。此一節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令曾將殿下秘
取幽州。是繼利用賀令圖之輩。僥倖求功。陳謀畫策。而宰臣略
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剝配軍分。宰相呂蒙正亦不知。豈有

議遣將發師。旋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其才。何不罷免。宰相可
任。何不詢謀。今宰相呂蒙正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
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
畫。盡其規畫。此乃國體。若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姦。獨任成亂。使
利用賀令圖等。豈非陛下擇宜於前。無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
復恢陛下擇宜才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臣謀議。事事與宰相
商量。協同前謀斷之明。謀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
不盡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勤之旨也。

一今之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
利則未必盡實。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嘗信而先信。陛下
本祇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
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一今之禦戎。無先用諜。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故中自
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採得凡有幾國。吾與國與匈奴為讎者。悉
知否。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者行則夷狄自亂。夷狄自亂。則邊
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
事可知。以募能往絕域。鬬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
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
其餘雖烽火明斥候。亦可以依古法為警備。趙充國傳曰。五星
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雖
天道遠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畢者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

一今之禦戎。凡君發兵。古或備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嘩。臣竊聞
去年於戶稅上折料為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
使臣催督。鞭下戶婦女。有行杖者。又聞沂河乾深遠。今尚河

者滄注汴河以待漕運國家計慮何暮而略時一毛於此輩蚤
之下豈無外國謀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儲足以待幾年若是
夫九年之積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積實為窮乏若不為急
則何以料校婦女而納草壅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一 今國家富有天下積年利兵計有百萬然無將帥為陛下治兵
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
匈奴未滅豈以家為實要為將得所賜金千斤陳於廡下軍吏
過者輒量取為用未論陛下以今之將帥如吳起霍去病否若
以臣所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貴矣士卒吮癰之
若竭第宅育不要專將帥非材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
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祿為國之謀即不足奉身之謀即有餘何
以副陛下致太平之心何以致陛下成清靜之理然以臣所見
凡小小公事未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
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守王之大體也故如人欲理身先
理心心無邪即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臣謂
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賢相於內則百職
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夷服而邊鄙安臣之愚意備於
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偏防未然之憂乞陛下常切留意

一 已上條奏悉是國家已然之事所以勞陛下謀及御史詢于芻
蕘凡百臣寮悉陳所見然臣謂國家復有未然之事得不為陛
下言之得不為陛下憂之今戎主一號而已用賊虜為謀主頗
有輕中國之意今春夏雖已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端在前
所籌畫事而已若將狄人禦之而不委邊境備之而未嘗加以
匈奴間謀於西蕃漢家未斷其右臂即秦隴千里之外瓜沙玉

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戰相仍寇盜多警此時何以
謀之此時何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燭而能禦災今陛下聖德合
天二邊無虞萬里晏然居安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豫
防之此亦禦戎之遠意也

右臣備位諫垣奉司諸命祇奉詔旨得陳方略昧於時事思慮不精
無於狂愚庶幾可采

端拱中契丹犯邊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
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
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堤貯水為屯田可以
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即播為稻田其緣邊州
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
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
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
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
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
無憂太宗嘉納之

真宗即位李宗諤拜起居舍人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取邊之術制
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術之衆寡蒙寵籌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
事者未通請陛下量兵對糧分道捷戰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
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壁壓關為上計故君
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與言及此誠可歎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
旨擇將帥爰將帥論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是
豈五六路主帥之名然後俾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
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賞罰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

峯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林為屬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錫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

咸平元年。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臣聞匈奴猾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歎為邊患。或振旅薄伐。或和親備好。歷代經營。靡為良策。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絕大漠而海內虛。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商鑒不遠也。頃者晉氏失御。中原亂離。太祖深鑒往古。為取可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寇鬧入寇。沿邊之卒。不與出塞之兵。關防謹嚴。而庸夫遠信。深得制禦之道也。幽薊之地。實雜戎羯。尚隔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編戶。天未厭亂。俾爾狂獠。用稽靈誅。暨興邢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且

厥後大擧。先鋒投暑。軍民攻拔城寨。長驅深入。若可忍也。當是時也。以河為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既難攻取。乃為備禦。士馬益將。聊芻茭之飛輓。金帛之委輸。贈給賞賜。不可勝數。蘇是國家之食貨。匱於河朔矣。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遣於國。累經加意。或令使者鎮撫其部。慄彼契丹。未加澤譯。非所以柔遠能邇。宏王道之無偏也。今擇神將於中外。引鈞觀德。言臣愚以為宜於此時擇契丹。羅擇文武才略習知邊境辦說之士。為一介使。以聞德服。除館好隣國往告諭之。彼十年以來。未復犯塞。以臣料之。力有不足。志欲通靈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禮。必謹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捐前惡。復尋舊盟。利於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自當革心而束手矣。是一舉而兩得也。

二年。度支判官張觀扈蹕大名。詔訪群臣邊事。觀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為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秉鉞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擁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甕侍以延蹂踐之。空邊殺戮。致煩象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釋而不戮。則何以懲用兵之略。以軍法論之。因令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后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為將也。兵行師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以自衛。遠於斥堠。未嘗遇害。而廣終為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雖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略素為眾所推服者。取十人。為人付騎士五千。器甲完備。無齎糧糗。逐水草以為利。往復於除外。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堠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遊騎剪近城。樵殺遺寇。內量出兵甲。追擊。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三門。免坐觀於勝負。擇遣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殊勝於野。為頗稱之。

右司諫孫何論禦戎畫一利害上奏曰。臣聞禦戎之道。選將為難。將求邊郡之又寧。必假英雄而鎮撫。居其任不可一日無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權。賞罰之勁。既多錫令之儀。須重握按。史記漢高祖將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管諸將。故亭

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既而推轂並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諸廟灼
龜授旗鼓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袞冕拜於太廟徧告諸降訖中階引
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執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
臣即授命有鼓旗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
軍以之將軍就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門曰從此已外將軍制之
也今國擬封萬里之安四夷唯此契丹獨逆聲教纂犯我疆理俘傷
我士民以陛下英武天資廣謀神機可以斷匈奴之右臂焚老上之
龍庭而無戰之師或閉拒御文安之地亦被邊限者良由將帥或非
其人委任未能盡善監制之臣審精先情昧之息權猶輕所懼陛下
親御六師將廷河朔盡邊隅體之勞方安寰瀛之心臣伏見三五行
營都部管即古之將軍大總管之任也授任赴鎮之際錫賜之厚公
使稱優之外親握十萬之師任受人丁之寄前所謂築壇告廟之禮

皆闕而未舉良可惜也又都部署副部署之任多是將領久經勞苦
摯剛銳冒矜特殊寵光或決裂以無謀或遷延而玩寇所以動煩聖算
鮮有成功謹按太公六韜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百人之將千人
之將萬人之將萬人之將則風影名聲盡擢推擇亦不可不察之
察之亦不可不精也伏乞於中外文武臣寮中以將將之術素諳練
之名取其文武相資智勇兼備者盛其符書其權使受命之初可以
偹動人聽出疆之日可以震驚虜庭先是監臨先鋒之類本用中官
內使者盡去其半皆以偏將爲之庶其各專其職無受掣肘不用此
道則四塞可以高枕萬里如有長城矣設若標刺邊情宣傳機事必
藉使者以寧衆心則乞於親信臣寮中選如有所聞亦乞覈其實事
然後指揮

臣聞犬戎之爲患中國也久矣周曰獫狁漢曰匈奴晉有五胡
周有獯鬻隋有突厥唐有吐蕃皆伺隙窺邊乘間犯塞蜂蠆有
毒豺狼無厭吞噬爭隙前代憤其如此亦嘗按圖歷
怒命將出征或十萬以撻伐或五千而深入而犬羊之衆種落
雲海不論文告之言不以遷肥爲冊蜂屯大漠烏散窮荒有利
即來無得而去中國得其地不足耕獲其人不足訓齊徒勞
師而費財終有損而無益故宣王之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蓋驅手數百萬人逐之而已終不與角勝負爭疆埸討其
類長唯始皇孝武好爲利兵長驅萬里雖南牧曾息而中國蕭
然故嚴尤以爲秦得下策周得中策秦無策爲與夫保境安民
訓兵練將來則勿縱去即勿追固不可同年而語矣且冀州者
腥膻小蕃蛇豕異類料其土地計其人民固不及中原之數郡
多行不義公肆無厭惡既貫盈天實勦絕但諸邊將吏等亦有

殺牙活擧恃勇貪功遇彼射鵰便稱虜衆逐且邀歸即稟邊烽
間隙一生干戈不已及違大殿又怯先登或堅壁以自安或死
戰而無策與違禍辭何莫由斯伏乞嚴戒邊防俾謹疆界運權
謀而制勝嚴斥堠以防奸欲將動以先知與有謀而皆協若尺
寸之侵執必在監陰如將帥之張皇亦宜禁戢昔羊祜之鎮襄
漢李牧之守雁門破敵如胡皆此術也惟陛下不以臣愚而用
其言則邊民幸甚

一臣聞唐堯建國有此冀方虞舜肆師思用趙卒盖土風剛毅民
性剛方靜是以控壓四方動可以驅除七狄故杜牧有言曰河
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當六雄之角嘗則
大鎮爲襟消三鎮之欃行則常山最盛豈不以價闘金鑿紐昔
于戈不撲轉餉之勞未經征戰之死國家恭行天討屢出王師

郡屠害所加無遺類虜所指皆摧成功然摧鋒陷堅之人
虜將奪雅之吉不皆見其必出邢洺與夫河南之今主者既已
不同勇怯又甚遼絕伏惟陛下去冬已來講求軍政詳究武經
惻隱防虞形於詔旨閔彼民之轉粟矯彼祖念征士以守方
優其月給凡是屢宜持塞雲翼駿捷之類皆降宣旨昇為禁軍
甚叶機宜頗聞被用但或聞沿邊屯駐駐泊兵士等尚多河南
之人亦有江浙西川廣南等揀到軍伍皆是土宜既異習俗不
同緩急之間諒累遣事況當勝之地至慶鎮守之處亦當何必
雖算不能違其本性欲乞特降宣命應是河南及江南兩浙西
川廣南軍人並不令邊上駐泊屯駐却支分於別處防遏一則
使趫勇之士固佐驍揚一則免吳蜀之人郭其鄉國之志既皆
獲一軍益亦皆雄豪臣愚以為斯事亦防秋之大端伏惟陛
下采而行之
孫何從事大名詔訪邊事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
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霸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
令閫杖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國殄賊邊若父為將而列城相望
辟自金手握強兵坐邊成算邊使羅糧得計必求肆行焚劫我郡縣
俘累我黎庶陛下撫人神之憤怒惻河朔之生靈爰命六師親臨澶
魏天聲一振虜騎四遁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 律履未息此蓋將
帥致寇之合邊無敢有整肅疆場不相救援糧須使轉輸之所致
也將帥者何或守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壁不恤人民邊奏者
何謂寇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諉言他處不
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孤兵寡雖知鄰郡有寇之相攻若頭目手足之
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戰待援可乃行在置輸者何由謂往運致馳為
者疲於轉餉得為兩方行進中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
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塞關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
合救援則莫若責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糧糧則莫若經畫疾馳角彼
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者食者惟東北
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
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猖獗奔突亦宜預備
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
待矣真宗覽而嘉之
契丹南侵廉達內侍以密詔問御戎邊之計密封以聞當詔獻邊民越
拒馬河塞北市馬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
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寨二十六鋪百二十五建臣十一
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寇戎則緩急之備大為要
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寨鋪皆為虛設矣疏奏
不報
三年承矩知雄州又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
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
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
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
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
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軍西畔居民即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
西山地雖數軍路繞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
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韜
策不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眾戶
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以

今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愼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恩撫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爲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桑蓄資糧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寇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鬬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衰且聚膽勇義戰壯之

皆古稱良策請試行之凡邊郡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爲一營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算也

工部侍郎集賢學士戴若水答詔論邊事奏曰臣官忝貳卿曾叨大用國家得失臣合先言向以仲夏朝廷舉兵以來秋末犬戎鈔邊之後凡有識事臣莫得聞是以不敢上言恐成狂瞽今陛下躬擐甲冑冒犯雪霜躬暴露大臣已踰旬浹一日偏詢輿論明發德音天下不遑即今禦戎之策將求安邊之術耳唯茲二事試爲陛下言之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上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何蓋將帥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何蓋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偏裨領數萬雄師閫門不出坐看我虜俘掠生民上則孤陛下委注之恩下則害陛下銳師之氣此蓋偏將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

者也若陛下明申軍法斬裨以徇衆後擢如楊廷璋獨制者五七人令諭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各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誰敢不命哉大戎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不懼側皆獨忌遁亦來然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年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陛下守雍四海矣臣嘗讀五代史見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大戎遣一將楊袞領騎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知事至日乃陳宴會斬愛能徽等裨偏將十餘人令兵勢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犬戎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有收淮南平秦鳳下關南如席卷耳以陛下睿聖神武豈讓于周世宗乎此所謂即今禦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邊之術臣不敢廣引古事虛煩聖聽止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

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然但得巡邊招撫之名不授行營部管之號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戎西羌不敢犯塞以至晉邊戎使先來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之故事察下臣之忠言精擇名臣分理邊場罷部管之名使其不相統臨置巡撿之名俾其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若水知開封府時請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籌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略無害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并召募敢勇之士爲隨身部

曲廬瞭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畫得事宜，各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變，勿爲搆釁，立纖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而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邊州召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緣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伸爲布腹心，彼若聚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吏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旌鼓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聚商人入粟緣邊，償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重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孰得之閫，鎮兵全守，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閫外。近鎮仍依舊事，劃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illegible]則

者延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皆惟不啓戎心，免復侍勞以進，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寧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包一處，進退動靜無拘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兵，到邊上士，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訖之，皆以恩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不特詔師，得中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賞不勸謂之止，罰不懲謂之縱。愚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若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衂。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惟視太白與月爲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辰星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

生事疆埸，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裔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

右正言直集賢院趙安仁答詔論邊事上奏曰：臣以爲當今有急務者二，經久有大要者五。急務二者：其一，激勵戎臣，舉賞罰之典。何者？自防秋以來，有保一軍守一壘而有功者，有擁重兵居重地而無功者，咸未能辨賢愚之異，此損憂之謀。今若有功者，彼加等之賞，益以強兵，使居要害之地；無功者，奪其兵之柄，賜之重罰，以懲逗撓之失，則軍威自振，虜寇自消。故賞罰不可不舉也。其二，擇遺民行優卹之惠。何者？自戎入寇以來，邊民有關敵之時，淩於兵刃者，遣使收瘞之；有骨肉爲人離虜舍其家者，本部撫卹之。陛下光宅中區，照臨四海，以一方之騷動，勞萬乘之撫綏，今封疆之居所行信賞遺歸之俗

叶矣蘇所宜歸本宗，被以安遠近，則神武不可不重也。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當今兵卒衆稼，而其數甚廣，用之邊方，立功至少，蓋由主將之無智略也。豈非有一夫之勇者不足以爲萬人之敵乎？昔郤縠爲將，說詩書；杜預平吳，馬上治春秋。蓋儒學之將，則洞究存亡，深知成敗。求之今世，亦代不乏賢。太祖、太宗親選天下吉命，布在中外，不啻數千人，其間有材武知兵、可以爲將者，固有之矣。若選而用之，則總戎訓旅，安邊制敵，不猶愈於一夫之勇者？況其識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逆順之理，與夫不知書者，固亦異矣。其二，恃兵勢。京師，天下之根本也；邊鎮朔方，之咽喉也；鎮宇，股肱之地也。是知根本在乎深固，咽喉在乎控制，股肱在乎運用。蓋用兵衆寡，貴得其宜。若支大於幹，末重於本，是以利器授人也。其三，求軍謀。古者用軍，必有成算，諮謀籌畫以贊戎捷。比來用軍，鮮此選。自今凡命將，□遵

仍取識孤虛成敗知寇戎情狀者為參謀入官階者優與顯職今
武舉已議復行其軍謀宏遠武藝絕倫科望依唐室故事復開此科
其四條軍政者之名將必得衆心師克在和戰則必勝後雖挾纊吏
冊具陳若非畏愛並行豈得士卒樂用故敎孫傳云善為師者不戰
言敵人畏其法令也今之將帥請先以軍政能不雖陟之則人人自
肆於法令矣其五愛民方國家邊備尚嚴經費猶廣今歲華運困已
重務苟或未議蠲租與免緣科折變不須給復可息疲羸仍望特戒
有司務令省事用全民力以備軍須陛下以上聖之資秉神武之略
蕩平醜虜正在朝夕臣之狂言姑以竭愚忠之一助爲是以資廟勝
之成筭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三

禦邊

宋真宗咸平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論陝西事宜上奏曰臣竊見昨
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
窺覦城池劫脅熟戶兵力俱難固望增兵況塞垣未寧方有調發若
更分兵西面亦恐失機宜以今日西部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
邊則有餘其計無他惟在激勸自來與繼遷有讎蕃部招誘遠處大
族首領啗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
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衰矣以至蕃手及
於保義軍對本城兵士召募得十三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他州
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就加料錢若有材勇
可拜遷者若沿邊兵得及五萬餘人更誘蕃部騎十數萬但致盡則我
強東備則西藩使其奔命不暇判史能外侵我仍許蕃漢兵獲得馬
畜貨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心孰不見利
爭進今靈州軍民不過六七萬陷之危難可知臣又慮賊遷
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我未舉兵之際盡驅此卒併力攻圍則靈
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於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甲廣積財貨亦
難保必勝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說諭
彼必向風忿遷賊已暮用兵斷彼族貢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
羅支則兒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已稟命沿邊兵勢自
雄則朝廷環慶之深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
若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為犄援伺間而興則萬山關亦如
不敢於靈州河西頭兵與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須叛遷賊矣
如此靈州孤壘未至危及今議者謂六谷遼名終宜若惜靈州孤壘

翻未審量。與其濫賞而收羌夷之心，臣謂甚害之失甚矣。苟若變地而捨豺狼之勢，則變地之恥大矣。今議者不過以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若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撫於羌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令居王臣於穹帳，分帑庫以悅其志，輦金帛以寵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甘用此謀，處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繼遷於邊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屢遣賊感大國之恩，為右臂之勢，陽為恭甚切，其謀甚深，量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鉅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於封節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我使至則動靜皆伺，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子之今善虛名也，與升命者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為失也。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為雄豪，若於平時，但以有馬，頒天爵，則一旅孔將軍亦已厚矣。而今日事靈以失權宜，蓋忘今後邊事矣。機要者，事有前失，中書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大使奸究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衆，含恨重泉，未因要舊和致沴氣之痛。心願惟靈州遠同實獸，外則屢寇戎之軍，內則憂變故也。生朝夕之間，無餌虎口。兼而撫兵者長據遠近，望親匿賊遁審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死不勝忿憤，且戎虜之情，變詐多端，如恐醜類之謀，或使閒隙，伏望明諭邊將，內備外虞，臣不任憂國忘報之至。齊賢又請調江淮荊湘丁壯八萬以益防兵，頗惑，以為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唐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曾繼遷為患以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艮途未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徙以厚屑鎮戎之師由山西，執尸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攻，且分命遣途者尾其衝，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寨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備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戎族平曾欲歸者，翕然授綏。蓄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

齊賢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憂為太過，舉兵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而後攻劫不已，直至[illegible]清州界八部族，蕃曹又會劫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賞未厚所致。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盛，逆志猶爾，專奪靈州糧路，復抗綏遠城，沿數年之間，靈州終為不守。當靈池清遠軍每被陷時，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愚，堪還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為沮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遂息請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通遊騎，錢帑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憾東事之際，未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斷鍊智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咸平中，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之事，左司諫、知制誥楊億上言曰：臣竊制于陛下常覽古書，備聞邊事，得其人則舉無遺策，失其寄則謀之不臧。陛下二後斯文，敷朝在命，未嘗不采言觀行，捨短從長，竭力於邦家，冀太康於宇縣。其如妖氛不息，邊塞未寧，北狄雖具於隄防，西鄙

尚多於寇阻。靈武是中原巨屏乎。夏乃近城小鎮。又與此豕之心常
作疆場之患。阻絕道路。侵犯軍城。狂妖轉熾。於無賊大郡。翻成於孤
壘。按之則終成暴亂。討之則虞困生靈。兩者宜在於審詢。當須從
於善畧。卿職當綸誥。位列清華。披經史之遺文。資智謀而觀古今之
成事。必能援據謀猷。專用何策以翦除。靈州以何方而廢置。棄之則有
何利害。存之則有何便宜。專聽必當之謀。無体的中之論。分明條畫
密具奏聞。用符果決之誠。以副蒭蕘之望。著篇以詢于芻蕘。前王之
盛德。謀及卿士。載籍之格言。蓋所以竭盡下情。講求中道。使舉無失
策。動必有成。斯聖皇慎重之至也。然而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是之以
多端之在偏伏。惟皇帝陛下。清問之宜。親紆睿覽。言可用者行之。不
疑。臣萬幸甚幸。甚臣嘗讀稽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
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發十策以
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該明經術。習知利害。
屬武帝以好修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
又稱平津每朝會議。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由
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
便。有自來矣。且其地非禹貢九州之內。非周官職方所領。在要荒之
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擊卻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
郡縣。今靈州是赫連累地。後魏置州。並朔方之故墟。即匈奴之舊壤。
併介西鄙。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
望。當邊境韓寧先戎。即須遣路不虞饑饉。無虞挽輸。足以張大國之威
聲。為中原之扞蔽。自胡雛作梗。邊邑屢驚。每虜為寇。會稽先黨。因而
招懷。待之以厚賞。賂塞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道遠而無功。凡有
興戎種之後。知興狙擊之謀。每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緣去內地
曾無暇日。經涉沙漠。有蕃商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
輩。資糧軍儲。尋為寇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蕃商人入穀輸帛
償以數倍之價。從於積石之孤壘。別築清遠之一城。遣民轉漕國帑
遺之既不能制。雖為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充實
邊城。靈武危堞。無復存。河外五城。維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糧
糧。閉壁抗戈。苟度朝名。且使賊遷橫行。沙漠假援。壘壁列鎮之戍
兵。徒為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從望而得知。或遷延。但繕完而自
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
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
大利。且如國家每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毛之地。
此古人所謂率一鍾而致一石。斂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
以減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挽粟之費。
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如詔虜之歸侯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
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
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太
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理益廣。而干
戈日尋。帑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
語哉。夫雄然萬乘壯士。斷成蟻壤。不塞狗竊山河。今靈武之存為害
甚於疽疣。供饋之費。為害遍於蟻壤。無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
忽遠大之略。徇恡惜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
亦有異論。元帝能排眾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棄之。人頌其德。元
帝之前享祿自棄其地。嘗其內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
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哉。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
于時變即憂萬民。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

乎避不韙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者見殊事雖一
有寇難苛以存而勿論及勞師費財無益保華固宜棄而不舉何足
以傷威重而貽羞辱哉如以失地為言即漢割入朔河湟五郡所失
多矣何必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皆其地例以通貿易
環慶諸州內附蕃戎藉其羈縻以免鸞驚又以迂闊之言止戎人為
利所誘成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强敵[illegible]於犍為如來寇於環
慶則無隔矣靈雖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哉若又
以其土田沃饒有灌溉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資糧況戎人但
以攻剽為業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縱靈百城提村萬
井西漢屯田之所[illegible]猶存稼事力將可以積穀何必須封靈武乃
能是舍靈武若賊有其利即是今[illegible]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
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勤費數萬搖兵而

耐資糧竭民力而我國用為患之本無出於斯此唐人堅子不知其
可棄也然自清遠淪陷後不通朔城之人以如釜中之魚[illegible]處之
勢若嵐山之尖支頸延如發弃之[illegible]須牙頰髮具[illegible]指[illegible]
執殳前驅鼓行賊中傳千城下然後合其將卒遣其人既無[illegible]後陸
靈井既寵乃為弃地臣伏料國家勤力尚屬未暇此行雖曰弃之亦
空言耳今一朝生齒定在黄甸之中試懼如死以是毒思自戕而無
降若陛下慎選郡分閫道而行為將部署宣布王命令其盡焚[illegible]舍
自挈而歸于壯舍命將兵先知以之強負若[illegible]師不可追又曰置
之元地而後生之[illegible]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國家又
須申命偏師揚言出[illegible]擊既[illegible]勢自合即靈州東邊之民不虞
邊警之患雖有[illegible]為技槍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
可以[illegible]衆之[illegible]一州之[illegible]有歲之費[illegible]於靈山之地今若棄去

靈武退守環慶乎免於絶境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部坊恩
德自洽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惟陛下
深廑宇縣慮因生靈未必當之謀思酌中之論臣以靈州之廢置計
無出於此望陛下採之而已陛下又慎選[illegible]虜患欲[illegible]防陰臣以為不
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雖將退塞之外僅強
於[illegible]之中曾制諸羌論聚不遑無耕農之業無積蓄之資為鼠竊之
謀以資衣食歲[illegible]合之衆以援塞[illegible]致蕃部之服得用兄威而鼎迫
其有厚利誘其會期廷今靈州[illegible]又無饋運絶其親重何
所資圖此因賊遷之一也平夏之西必盡斯存外是以貿易素用貨
雖種今條貫甚嚴法網无密無敢渝越漸致攜離此因賊遷之二也
嚴勑諸邊並率國經撫其并塞蕃族使竹頭木屑不得貫[illegible]者狗
盜雞鳴無施其巧游魂空有[illegible]抵困窮此因賊遷之三也然而精選

銳師分守邊地慎擇名將授之廟謀明練戰術陳防役頓[illegible]其走集
明其偵然而鳴衆而豕突必烽舉以旌[illegible]併力前除分路[illegible]遏如秦
人之屬[illegible]以攻[illegible]常山之蛇首尾相應[illegible]冒先鋒里[illegible]古臣竊
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
千而已閫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
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陛下於武臣中
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郡之事者二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
少付之除廩祿之外賜與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竽
徒為之[illegible]佐以策畫勇力之士[illegible]其指蹤之用常[illegible]之[illegible]許以便
宜而行候賊遷侵邊[illegible]單城擄內屬蕃部並胥角相援腹背夾攻或
戰鬬[illegible]戎士[illegible]即[illegible]賞內屬蕃部[illegible]生[illegible]得獲之[illegible]盡分麾下臣
戎人利於降附差追先[illegible]億撫之以勤兵示之以大信[illegible]亦[illegible]推

亡國有出金帛以貽管寡勝齊秋以贍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
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遷乃擧擧獨夫誰與為伍。但
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陛下若欲謀成朝廷功在晷刻
臣以為此虜方黠其勢猶豐壯雄之舉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
直須慶并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臣之策祇得三兩歲
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路狙賊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還可以
計日成禽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臣從事儒學豈知軍旅耳剽日久
心知其要敢陳過慮伏祈清問試不稽古詢非執經進思盡忠之事
君之無隱謀或可用豈以人而廢言

刑部郎中陳貫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畧言地有六害今北邊
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
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

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言者常謂
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其
與敵遇方畧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方國家
收之「諸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怡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
衞京師未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為府兵使北捍契
丹西拜夏人敵之情偽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矣

都巡檢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命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殄命張
齊賢梁顥經畧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
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
賤遇馬藺埋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
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

并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
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
南去則由三白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
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
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
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
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
要路即今自靈環慶鄜延石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蕃戎
若更攻陷靈州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為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
劫若以可惜之地且安賊攻使恩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
能供無已之求也且僉議者以謂發兵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止
出四州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綜方興屯田屯田一成儲蓄有備

則四州科物亦不須辦況今繼遷強盛有踰乘自從靈州至原渭儀
州界次東取鐵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以東并黃河以東以南
隴山內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遷之以
關戟城邊未威暴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接靈
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為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
奔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撫御失利賊愈猖狂尋吞蕃部無閒
志矣又咸平二年兼鎮戎後繼遷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
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軍遣
西鼠等三千以窺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
深遠未察舉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已安集逃民無復愁苦
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去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
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

使繼遷西取秦隴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
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皆以耕牧屯兵河川
運送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憑托
則環州便為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有五七千人
亦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
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怖其心必且不動臣慮此賊他日
愈熾不若聽諸將銳兵深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鬬如賊黨解
散則令挫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蕩靈州
孤壘戍守最若望北他州尤加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寒餒
外憂姦邪之譖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跡思不廉則官
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
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

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
利臣為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
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
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漢超
居則營生戰則誓死皆出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事
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然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太祖之
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事奉給其家
半奉責其用然後可以責其廉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
失機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
地盜賊國之飢民況靈武絕塞西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
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
他官貪勇知愚無不皆任使法寬而人有所恃則久居者安心展

盡其材蓋慮伺患靈州之不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為允愜或
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為糧食自
蕃界來難並禁不能困賊鹽鬻猶行睹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
而入于邊塵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
鬻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幹之物其名益多況朝廷雄富猶言
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illegible]之
則彼自困矣望罷其禁詔為便
真宗時權御史中丞[illegible]上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臣古帝王
以恩威馭將帥富貴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昔太祖脫裘帽
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據尚寒不可禁況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
也昔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劍曰副
將以下不用命者得專殺之漢瓊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

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罪則
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經
略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
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
患務責以大效是以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馭
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
遺法也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為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
河北河東強壯已詔近臣按定法制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
姓名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既點涅
為營兵宜使復田業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餽矣
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
命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鵝鴨者則逐去士卒有服錦綉者笞

責之與時披𥟖中否當賞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騎射臨敵無
勇舊例三年轉官勇之落籍止授驍來能易此制即不分一例使為
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況今之兵伏數邊陲不適用
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時教習使陳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卻相
附上下相援令之日矢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其四曰
制遠人今西戎為然與中國邊在北則臣契丹其西則臣元昊三國
合從有掎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為虜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
邊西有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
之阻獨恃州縣鎮戍寶塞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二敵不熟寇至無
飛契丹近歲事用漢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據河南列郡而行
實蜀與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唃廝囉明珠滅藏之族近北
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皆通中國募人往使勸之使兵則勢

分而勢生謹解而瓦裂矣其五曰緩番部之戶者邊塞之屏蔽也延
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寄雖敵進之患上
諸州藏屬羌番部既棄土兵亦棄廢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陝西
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番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為酋帥如河
東折氏之比庶可為吾藩籬之固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
師旅居則有行人之候闘戰則有前茅之虞彼其謹如此太祖命李
漢超領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
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隰州姚內斌守慶州
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
免其征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為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
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與山川道路險易之勢
每不通曉使臨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地所臨輒狼狽相尋伏以救

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將帥之術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勇敢之士
為爪牙臨陣自衛無敗將之辱養死力為覘候而覘敵知來無陷兵
之恥書奏多施行之
夏竦益部寇後上疏曰閒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西夏
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擯備
職言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申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
而狼子野心不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簡選才勇付
以邊任庶有緩急則御扞有素彼又豈能為患者若蜀寇未平神人
共憤請選中朝將帥迅速撲滅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
況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多本邊留頗聞貪黷有之宜若勿擇程本
番為寇伐既可均其勞逸抑亦免於違越至於河北關防所宜加謹若
飯以國家方事西南寇謀興暴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賊之奸謀矣

時制沿邊禁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
論斬歲時多有伏法蕃部者別為科條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
仁宗明道二年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奏曰臣累為沿邊安撫使兵
安撫都監劉志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詢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
自邊吳淀望羊腸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
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
深溝高壘以為阨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主年少
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
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
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
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年之後必有成績當邊寇敵平與懷敏漸建方田
寶元二年平為鄜延環慶路副都管兼選用番漢各守邊郡疏曰臣

聞五代之末中國多事西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長策于時中國未
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下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
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太
祖揚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
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
鎮雖無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暉輩
移於內地自此靈夏銜梗中國命將出守發兵戍屯千里就糧遠近
擾攘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覆失守繼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罔
罪乞馳驛奏願修藩臣朝廷姑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
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為界使德明遠
遁漢北則無今日之患就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歲宿兵數萬令元昊僭逆恣行殺害叛親從與胥脅事

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
昊一旦為人殺戮首豪代之與唃廝囉通和約契丹相為表裏則西
北之憂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軍馬分為兩道並
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衆人心
離散與唃廝囉在敵之時於邊州軍精從雜華三百餘里不出一月
可也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
以下刺史以上次第封之以土人補押校勇者舍於祿當者安於家
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廝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通元
昊河北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步騎攻西河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
其衆離貳則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
窮寇爾今元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勁勇而善戰鬭
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產五谷蕃部馳騎不習山界道

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賑之若收復洪宥限以山界為高壘險十數沙
漠各列保障屯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
華土往年調發遠戍老師費財曾私疲弊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不
臧也或朝廷遣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
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
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為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警
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
兩府大臣議戰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寶元元年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及表曰臣某言臣於景祐元年以茂
材異等對詔陛下擢臣秘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對詔陛下擢臣秘書省著作佐郎夫士處知已縣
以死況陛下自臨御已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

臣再蒙採拔等比三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邊上
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
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採討略能言其梗槩至于國論大體特
務細故衆詳措置使臣聞識其中臣皆自量亦未敢在諸生後是陛
下再還臣于大問之下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
遠戍顧瞻所懷臣竊投筆增歎涕豎毛髮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闕
下思效愚者之慮條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道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
形風土人物不無闕略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
者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為願然之事度遠聽
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贊伏惟陛下神機天畧固無遺算萬機
之暇有間之餘少迴日月之光一登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
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榷或有一得上裨清衆則於海徹亦有涓

塵之益也。所採平戎十策，謹別録奏封附遞上進。干瀆天威，臣無任戰汗殞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為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日矣。國家自藝祖剗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至太平之基，太宗、真宗休養生息，仁澤霑霈。更緣違戎狄，使彼懷遠出，謹備邊而已，未嘗耀威靈動遠略深入虜地，以侵封境也。今元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稱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疆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環以還，自府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猶可不禁之。拄其衝，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麟府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為奇兵自麟府路合衆甲捲其巢穴，使西涼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闕下，必奔救。事出慮表，衆懷且懼，設道伏擊，虜敗可保。且銀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淪荷涵濡德華土，王師奄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盡復歸附。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交靈武，置戍內地，控扼要害，為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婪，忍替會今。若屯兵邊郡，坐糜饋運，虜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弱，討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之塵未能徹息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為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婚姻，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以來，羌夏之和乎？能堅守信誓如今之久者，契丹之有也，非怙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畏我威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昵也在內。外雖我附，陰為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為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我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于國。至于元昊，恩撫彌隆，今忽悖叛，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遂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諭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歸款，請命，則我為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棄翻然，復怠慢違我二國之令，自恃偏大之罪，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中勅守將，務除強梁。如此則我與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聞逆之謀，難未俾破彼之交，而我之親與彼勢兩有附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吾書慕為三軍而病費，隔以易戍，而弊于陳多方，誤之所以算也。今緣邊城壘，懸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兵衆，當間出討掠，宗發接報，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益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分彰，援兵相首尾，緣邊城壘，於益倚重。臣請諸路上將，軍摔守將，使僚緊堡戍，斥遣烽堠，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戰。又元昊犯塞，皆荒磧無水草者，寇而善假有交，圍勢不能久留，賊來於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之，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為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川大首領唃厮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歿緒遂而德明破
滅六谷，世爲仇讐。今諸戎能爲川共後患者，惟洮涼閒比閣叛順未
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伐之策也。臣以爲取
戎夷之道，不惟貨利，懷誘亦在誠信。要能令邈川介于西鄙，厚其恩
德，納忠爲用，常所嗜好悉求足以致其存懷。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
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
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予爲出偏師，與之要害爲之犄角，是令邈
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秦
矣。臣曰：不然。今董邈川之衆尚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役之，勢
是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是以牽持元昊之後，令其備禦者亦多，算
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
率應期趣辦，責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亡離散，則嘯聚草竊不逞之
民素焉。語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
雄，盜亦患起於蕭牆，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未在邊防而在四郊
之內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特諭大體，明
時務周識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賦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暴急。限
西州縣長吏悉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訟，務從簡直。宿
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應徭
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畢張之，以便安百姓。關肆山澤，使民小利者
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拯編氓之生路，以弭
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
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立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
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憂諸相州之圍，成敗之事，其事可見。淮
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爲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
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郭子儀、光弼皆存，非無名將也，以九
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歸。
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猝指伸縮，當從中御，機
宜緩急，勢不相及。又同舟而處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
伏觀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師，故命皇子弟爲元帥及節
度大使，而諸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充之行軍司馬，亦兼命
宰臣遙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陝以西，水陸當咽喉之要，大河之
南褒漢之北，滎陽之西，轉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爲大軍根本
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舊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
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擇，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
略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
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難獨對，遂當得鄰道相會合
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御轄責在內，輕重相持，易
以移從置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
之田四萬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
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以爲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
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陲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爲制根本之地。

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運餉軍資。俱須勞敝。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按責經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前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樑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設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後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決衍之地。占爲權豪碾磑林苑。而水利分於此地。碾磑以妨亡。天府之利始衰。天下之言。或二渠難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於彼也。今議復者又何擇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先。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歲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屢費於聚斂之手。伏望遠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濱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壅。貨物平準。以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誠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斥冗之費。撥從之發。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急也。

備寇。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漕運。在於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流沙填淤。至渠底高於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即叛。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居寔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蓋嘗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燒倉庫之聚。以亦應外之事也。今黃河損壞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灌。浸我良田。損我邑屋。阻絕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疑。其汴渠黃河隄防。盍望擇勤幹吏。番爲分地。巡邏以識察奸人。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而之間。必有離隙。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爲之援護。又入不義。閫外必動。則曲亂於元於家。奴將生殺命於近旗。事或有之矣。

右恭或十策。伏念臣叔叔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志。頗尚孫吳之言。豈達權謀。徒得辭。輕浮閫元昊饒飛翔。延伸椰子牀蜂蠆也。聲天子威禦御惟重盧來及是臣身紆郡務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方略。誠以遠慮益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臨。倘蒙採納。名得盡情臣之愚。蒙伏望採納。

時方平夷。請延召近臣訪議邊事。上疏曰。臣微聞人言。壯勇不守封畧。寧城部上邊吏謀知料閫兵馬。且復建使來。事固未審虛實。然國家眼當適好已四十年。事窮心害起。利盡則交疎。理之常者。顧但舒緩歲月。壯方諸戎竊扈於旁者。如夷夏與遠輕常內懷不服。將務從屬之。實若冬虜以大兵臨河西。則如拾芥之易。既而遠歲以歸。內蓋諸戎且疑我之納夏人。既蓋且疑。則其起難生。事。思有逞於我。豈保無他。未其見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可維。朝廷豈願事四夷。即事至於不獲已。亦在上下合勵。謀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戎退之算。河朔之兵不啻三十萬。邊境千里。猶水居其今。借以守方。而控其要害城邑。撫擇守在九天之上。若兩重腹襯中山。堅壁而弗與戰。清野

以待其斃。此青伺便邀其重歸。是不可勝在我，可勝在虜。春夏虜久
與中原通，亦心恭解其責人，習於驕佚，其部人不練於戰鬪，於其本
俗衰散已甚，而又每事兄弟內結疑隙，上下離貳，待去此心，此其亂
危之形，中國可乘之機會。若朝廷有意於邊界，擒剪可圖也。尚實能
為中原患哉。誠陛下震其威靈，朝堂審其計議，內外文武各致其力，
使虜一舉而不得志，亦有內變，必有外叛，錯或費且瓦解，山後之地，
天其成若使冗合以中，吾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考謀事先，
秋氣漸清，宮殿停爽，時因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陷
慘一日有邊境之急，虜無倉卒之擾。今西羌雖報實，然不保其久，未有
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諳識土
俗。至于選官吏，時按器械，具廐牧，皆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
備而未用，為政之常；臨事紛錯，何以集辦。此皆朝廷應熟之論，而備

生之富。誠臣恭在邊防，患慮所及，不敢自隱，惟陛下裁擇。
方平又請罷陝西都討經畧司事。上疏曰：竊惟元昊叛命，王師致討，
分命重臣委之統帥，故使夏竦陝西都部署，使四路軍政皆節制之。
空圖事員于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往者
城寨殘蕩無幾，內屬諸蕃驅掠向盡，錢兵糧錢財殫力屈。去歲劉平
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經畧使，中外皆謂
朝廷威罰不舉，責效太輕，然初傳示稍懲，徼塞物論，安有推擇大將
望威寇敵，至于覆軍殺將，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
帥也。昔自三代至于春秋列國，凡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
者。自漢至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於行陣者。僕後漢段
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離鞍，況乎元昊。若將帥奮身許國，發憤務
寇肯如是之易，則陛下何憂焉。事既未乖，理須更張。臣竊聞與人之

議皆謂前後帥臣非無能敗，蓋我自取敗耳。何者？凡諸道臣稟命於招
討司，職宜事令，不知之急，節夫之鏡，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
其謀，而又更迭相牽，莫肯相為，是教才猶人無適從。且朝廷設此司
也，以使背指相用，首尾相救，欲衆謀於獨斷，通四路為一家。近如麟
府之圍，雖在陝西，經城然為統帥者，急國專節，未能請行，并教猶預
晉寇變去，敗焉。基惟陛下旰食，誓為遣勒，使朝廷責之出，偏師使
之赴救，遂逞逗之尋平，不終使賊如無人之境，因以乎豈
羌義軍遽驚州，幾陷不保，其已然則勢，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
不動念。但恐至原鄜延却有警急，亦知不能如首尾之相為救也。陛
下由全事，概乞遣諫官與之一，所議其自全之計。且將指揮遲延于
將使人自為功，家自為國，量其遠勢，配之兵力，協於衆量重畫
以為諸路根本，以為人心所係。春秋擇遣重臣出邠，專其責則量無備

之力，遣其軍馬入就食，令守將備治城壁，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
役。今為秋則閱其訓練之法，克輔之將，審官吏勞能，以明升黜之典，
掾賦與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厲其戰守，但遣城壁堅其守已。是無
賊若將卒各盡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慈，垂納裁擇。
方平又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事。上疏曰：臣伏聞陝西夏竦之來
不收，近雖有時雨，虜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雖有訴營運者，諸
寧兵戎，而衆因之飢，僅事實可憂。裁減冗費，輸最為切務。朝廷惟擇重
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積費不節，如是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遂無以
支。又比來諸州軍報，地勢要諸路措置處，除有餘剩夫，險者要道也，臣謂
屯民也。夷狄也。此時後當無過制，外造營張等，當戒慮害民興變
狄，務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實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屯兵一
方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但其守禦，即隨處士人自為足用

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須□某一切抽
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運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卒三人今既
多贏寡不任馳敵平時虛費芻粟勤敵兼人送命若令使所費錄邊也
驛馬軍約處足以趨邊外祖用步人替還減網廣興其累也近聞
句抽陝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令簡省邊計臣竊見穎叔無豫其
議事亦恐虛行令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僞態觸督如大計
何必在內外論心休戚參差邊隅之細聞極風夜以求懷疑許利
害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役獨當要害裁新叔此行令事乞明其
羨分冗干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孤事煩獨任或排遣近臣一員
承命而往與陝西四路部署司各賜一路書論之以意使與穎叔公
共詳議所有陝西轉運使亦乞擇臣前書十四則行揀徙
寶元初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陳邊事十策奏曰今月八日□陝西安

撫使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到府參得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若寇以衆
遠一蕃率党項逼頻居守韓肯舉某須錄是為重兵屯尚無鄜延路
抵豐會遂還平下蕃負千里太平興國中趙遷遂留場集萬衆屢寇
朔方歲發兵季遷綏岸邊險肆掠為害不一至道初詔遣洛苑使
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濁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蹂踐
根卒至沒守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聞輔赧然太宗皇帝召宰臣
議之呂端始發卒由麟府丹郡延環慶三路趨平下蕃其衆大太
宗難之且曰三道深入用四卒幾萬何人為將帥何人建招重事
砂磧何處會合須先熟籌未可輕舉是時邊臣方謀議者不已至秋
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
恩出麟州五路趨平下塲內帑之國財糧關中之民力繼隆與丁罕
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

白池以諸將失利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雖於延召備見輕寡之
害然是時繼遷當見眛於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殺之餘適逆之亦
窮蹙可知涼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受朝廷節度使犄角追討曹
州河外大涼小涼河西藏才等數十大蕃族皆有雖怨願助國討
險高猶累歲積年未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卿等莫別有摩畫否
時宰相呂端等莫之能對太宗亦不悅又之先皇帝即位塞追討之
勢慮困窮之勢雖戎疆吏請悍撫嚴卒未即聽遣吾力迫鋒事矣
陝地圖自指山川形塞示宰臣令按其曲實又以證原地最要害也
兵且衆每增置屯兵都監以備奔突轉此實先帝之聖謀遠圖也深極
救之境曾宣武臨渡之後繼縱留累以來假朝廷威靈衆中原猛勇
累者河外羌族為小蕃德明元昊父子相繼貲質貿易乘亂據謝財用益盈
千餘里積有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於姦作名器僭肇卒□

窺覘猜疑累世蕃族有日矣朝廷付以太重而不問姑務遷延
招撫遷延歲月宜深長以策公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以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事觀之元
昊窮寇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卒較當今關東勇怯可知也以
興國習戰之師方諸遣未試之將其拙可知也繼遷雖伏平夏元昊
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糧糗則不
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或敵避其
鋒進則敵躡其後設伏夜擾晉栅師老糧少深可慮也若窮其
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觀賊列塞河上以逸
待勞我師半渡左右未分未知何計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載之
利不計攻守之便議遣討者是謂無策若稍究歸□備利□□而來
將佐控扼險隘徐圖其遇於歲月不豫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利害

體分勢寡衆力不齊賊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有後憂又若秦
以丈詩格以干羽勝哉惟博師行袵席必有成算決於前策以為臣
之可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秦州地遠易為控扼所最要者涇原大則
環慶涇原莫急於慶州戎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趨險隘此
敵情之易料也古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當大敵之極奇陡
勝是為奇兵其大義敗則以守城歸近年之替強弱盡用為
弱男賊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強弩近年之弩多以他兵來
服弩用已長疲弱之類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於土兵內
試弓箭手內揮弓刀擒契等三二千副之涇原令高盧萬號兌
主之環慶令平遠孫主之日夕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當
令自涇原界望環慶路連數百里間往來策應亦為
足傳失持滿後中而發一發萬矢二轉一中則十數之秦以瞭
三萬餘人羌胡種不易支也仍乞並為強弩指揮
精選月給以衆軍以壯士但恐賊界聞此有不敢
易施其偏裨將校並委劉平等臨時選擇
實制勝之大端也
二、鄜延熟戶最為強族除延州李金明胡維二族與賊世仇
國厚恩勢必向化外餘執君如二族者十無一二羌戎之性
則長威若不結以恩信俾以威武而欲倉卒驅之則
助漢賊盛則助賊必矣
義戰必倒戈為元昊嚮見此以向招打以鋒以
則國家非不知其者此所宜速見安以
固藩籬此兩番之急務也。臣前後累狀陳奏未蒙開可伏乞采
目前奏下臣勸會。延州部族首領量人馬事力授以職名量給
祿賜蕃官俸料至微所費不厚若控制有方得其死力則為利
至大或其間向漢不堅即令量納有力質子或有自恃兇強
招撫不至者則令劉平等非時伺便以強弩屠其種落此策若
行足以破賊計而張國威也。軍志云先人有奪人之心伏乞觀
此事揆早賜裁之
三、古渭首領河西大族繼受賜爵之後德明米羅以來仰恃國家
恩寵累盡向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勁雖有吐蕃與賊世
仇今斷絕往來元昊賊未嘗賊劉心嗢賊上游臣累奏乞
詔唃廝囉進討破賊之日許以西平之封授一子靈夏節制。又
乞遣使劉心撫存俾瞎氈父子和協其力破賊之來回首竊慮
議者以為元昊既破地入吐蕃則角廝囉復生一敵此議
乃計之不熟者也
欲使且牽賊勢必未能盡平殘穴若此際不收實效而徒望宜
非國家之利也。伏乞采臣前奏早賜指揮先朝藩羅支靈州
西面都巡檢使為欲相制遠蕃況今廝羅向化父子
受官不於此時遂其忠懷差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
恐昊賊未敢輕離巢穴伏乞聖鑒深察此議
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多少軍分
有勇怯易防處合減兵難守處當增兵數之增減即須察其險
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陲遠
但因邊路所乞差發士兵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勻加兵今來
伏蒙聖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恡甲兵不肯公共若令
西路惟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之

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鄜延安撫之左
原総管所貴兼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士心，亦防守
之最要害也。

五議：使元昊欲犯邊境，盡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擇一手易
路分，併兵衝突，其餘邊界所分三二千騎往來出沒，盡劃我師，
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馬，縱而計之，數亦不少，若
各守路分，則不足互相策應。所最近者，雖賜旨許令互相照應，
切恐緩急遷延，執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詳酌，特降
指揮：有賊馬犯邊，令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庶延可以策環
慶，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聲大振，是計值行，而
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元昊旅拒已來，陝西加兵，商賈糧餉不少，而獨留軍兩騎大發，
易為計置。今夏稍豐，三麥并熟，秋苗晚秋成未見。設使元昊
復稱臣納款，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兵塞上，遷徙不定，持久之謀
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令陝西諸州各揀置神虎、保捷等軍
各一兩指揮，令逐州訓練精熟，卻乞那移關東兵馬畢回京，緩
急則令逐州差留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主兵勁習，耐
於戰鬥；二則減省沿邊糧草；三則可為悠久之計。

七：關右沿邊，舊係輕捍，善為寇鈔，山林深險，兼為捉賊，加以沿邊
蕃君以歲盜為業，若侵犯邊人，情恐動衆，飛賊猶顧，丁夫逃避，
互相扇搖，聚而為盜，關中官司不可不預為之計也。咸平中，陝
西轉運司曾括係保毅軍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今來西陲
安靜多年，若遽行此法，則恐人戶驚擾，別生寇劇。前奏乞添置
弓手三兩倍，或乞置壯丁，擬有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
卻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今之寫令也。朝廷檢詳前奏，早賜
行下，付臣當司差官添置，假賊平日即卻罷遣。一則不費供饋，
坐獲其用；二則不動摩情，易為辦集，比點保毅軍及抄弓箭手，
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偉建置，常時守備，雖賽防遏，遇似有小
羌戎入寇，則難於處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危；守禦不完，則所
蓄錫粟就為寇糧。又遠近傳聞，亦是亡一城寨，濫益賊氣，且據
軍聲。欲乞宣旨沿邊總管司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係要害，
先支沿邊巡檢等軍馬就食，盡粮，卻所有小寨逐月廩給，卻令
就大寨支請。如有大段警急，勢必難守，則令併小寨士卒入大
寨，把隘相救。一則免賁寇盜，二則併得兵力於要衝之處，以衛
泰衡。

九：方今備邊之計，最宜積穀，議者先因云：察三百萬斛，若兵人不
蕃動矣。況關輔稅租有限，歲時量給，輸實若于鋼兵食處，賦
斂則秦民輕得，曾怨易興，此不可不預計也。近者有詔入粟拜
爵，而是臣當之民方能依例之議，朝廷雖開中州，鄉有欲
過諸邊粟之罪，情願收糴者，許令召保於沿邊諸郡入粟，廩畫
金銅一斤，准粟五斗，良民欲應何止，數輸諸不論年歲千之粟，
並相充裏，覓有過犯，全民實賤之，以上酬陛下至仁之德。又恐
議者以為國家公試之際，不當貨刑示弱，此議亦思之未知也。
且爵者名器，尚許拜授，若寬刑贖過，得粟便民，何以之拜爵，亦為
優矣。

十：候教習勁弩指揮起置士，並添差弓手，甚有次序，即乞
司差官揀選沿邊元兵，於近裏州軍及城，歸軍回戍，替

邊鬪況更自古者將帥授命本朝皆假之威權許以便宜使以
盡力。今來朝廷僕來所陳今泉西事則乞特依古制。借以斷勑
令竭殺驚扔乞指揮諸路總管司臣僚今後每事遵稟安撫司
指揮不得怯懦自謀妄說事理聞奏上惑朝聽。如有寇賊本路
並須出兵守險持重伺便捕行殺戮不得放縱賊寇放過賊馬
令入地處。如違以軍法處分。如此令行下則邊防長慮之患庶
護戢鬪呆敢只作守禦自全之計

右謹具如前伏以國家有四帝重難褱洽勿力全威志實同來當
甦有一段于本朝人不敢窺西河以左有一制安荊堅固百萬之衆
以此計之蠢爾羌羞量最輕。犯邊境但元昊資性兇忍雖習國恩龍
得而誅滅亡可待未授首間朝廷之議不得不過為論策兼威境最
多羞不盡知緣邊虛實并其近畫衆謀亟須濟悟問障方枝作為若

國家處置得宜任人不疑使陝西內外城邑戰守有備元昊雖數家
易輕肆來犯自取敗亡。況關塞防禦古今常事。傳云無恃寇之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此言誠得守邊之要也。頃趙德明向化歸中
觀為強梁者衆德明甚懼懷撫懷遠發當時有司不能裂河南之地封
拓拔諸親令其勢分間於自相殘賊。而乃併賜其全受。一舉數十
年間植賜暴橫貪寇雅者多矣。且今義七為之盡撫撫是知此際廟
戎廣不可不深固遠算也。臣之素乃筆示諸軍節非蒙推擇得以西
事雖雖陳方略多以迂闊不合廷議進退維谷寧敢可知豈謂天慈
更容訪逮拜恩涯然敢不自竭其所陳十事實臣在職見聞最未
付心慮所及威默於愚伏乞 聖慈下兩府義酌如稍近於理即乞特
賜詳擇施行敵不度本德奇 兩國達歸然而成大益者有小害後遠
利若無近功。方今許國者多 言事者衆議不同知利害別緩速明事

未成關邊有更改則連臣之討感矣此則須賴陛下倍賜主張勑左
右大臣尊主斯議自古內外相維則有成績。羊祜杜預非張華之
則不能平吳。石雄劉沔非李德裕主之則不能平七叛。而在方嚴較
然可知。若臣所陳庶幾未遠前議徒煩聽聽無足采錄。即乞早避能
東代臣經略西事別詢奇畫兼收公朝材將者三軍司命國家安危
之主不可一日輕付。常才愚於大計。昔西陲失備則挖寇相因伏乞
朝廷深賜衷察。臣無任祈天瀝懇激切之至謹錄狀聞

朱文論復塞垣進策口臣聞匈奴以北有陰山草木茂盛冒頓依阻
寇虐中州漢奪其地遂用少安。匈奴過之未嘗不哭。夫有一陰山猶
寶虐勞況袁晉不武盡割燕地幽薊雲朔良田沃野以之界限。得蕃
強盛由茲兇醜轉為邊患。故國家懷之以文而不服加之以武而不
至要之以盟而無信賂之以貨而無厭。陵蔑我邊凌虐害我生靈首

延以來為患非一。豈不欲復塞垣而勞師費禍張皇難以關致哉。朕嘉趙
禁良娀復築五原塞因其山谷險阨與為險阻。先代之勞後王之利。未
殊界有方無使華夷有限。應變無窮。深詳其理。夫為萬世之畫。庸寇
虜之勢莫若復漢故地外剷塞垣復地之謀。允資良畫。議當討其寇
敵進兵。將帥明其兵政謹其邊防制其關外皆如所言。然則陽示畏
弱陰整用度命將領之臣若李牧之後劍兵利器明賞信罰按行壁
壘視視疾病尊之以恩惠勞之以言辭問其苦樂和其上下專其關
察名其等列皆甘其心養其勇銳及是豐其金帛陰遣五間訪故山
川紆直之勢探彼將助好惡之情。相其機而觀其變因其勢而發其
謀。越其君臣使其積聚侵龍許附撫綏邊境。令幽薊之民積思漢之
心。匈奴之臣有叛主之計。乃遷一良將為之謀主。陸勑士馬出其不
意。今之邊界所管行或二三百里。匈奴入中國之路。不過以

其險隘未闊尋奇兵分奇兵之甲杜關門之路出并汾之好守些於
之口然後正兵數道攻城累地先乎小邑以沮其氣次克大城以挫
其勢胡人不善攻守殺兵無路而至幽陵朔易不降即潰乃命良臣
以革完留飛將以扞禦復脩亭障遵漢舊規窮胡馬之塵罕能南望
矣。
琳又論謹邊防奏議曰臣聞防邊扞寇其要有四遠烽候明約束審
關梁慎間諜遠烽候則寇動不至明約束則守禦不怠謹關梁則姦
猊不行慎間諜則敵伏可得於知烽候約束之道者不能使禦敵之
患不知關梁間諜之事者不能有得敵之利善禦邊者各敵不知所
攻諸將不知所制將敵動靜之計進退之期山川之勢法令之制必
之而後制之譬如集高壁後方今邊邑俱守觀敵無奇取以
帶寇罕晝日喧吹唯警昏夜傳呼更鳴吹則欲餘鵠則守陳甲

爲寇至則扃鑰城郭堅閉則坐食芻粟內無奇兵外無相援西羌若
生。任爲魚肉及其守邊殆非良畫議宜還任東維判分邊鎮壘甲增
金帛於給從寇來勿縱寇去勿追仍任偏將經絡邊鄙嚮爲守備堡
張聲勢數年之間當務完營是則邊民既安邊用亦足矣。
元昊寇延州手詔宣諭輔臣攻守方畧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陳上
對。還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窺發西鄙以游兵困劫爭諸
言悅守臣。一旦遂犯亭障逆安戮至不供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
屬。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震駭自今明李士彬族帳而
至邊雜落皆大墟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置則修三城城屯兵千人
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鬪遣閤門祗候以上爲巡主
都監及諸司使爲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砦之援
熟羌居漢地久者奏遣臣與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熟羌如

涇原康奴滅藏大姦族只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
軍須之出。民已甚困。使復枝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自須城使神運
之備。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延州鎮戎軍勢
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務內營非策之上也。宜擇並邊城池其次如
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秦鳳五七處量爲營葺則料率減民力蘇
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
省騎卒以減轉饟然後務議盡子敗張節度更須土張將吏使講議
不入則忠臣畜節而捐軀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三

禦邊

宋仁宗時知延州龐籍論范仲淹攻守之策上疏曰臣近奉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范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書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謂虜衆之聚齎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屯於攻城彼攻城則常多死傷挑速與戰則屢成挫衄若諸寨葺樓櫓矢石蓄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守既齎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變而動誠得全師奪戎之膽萬一它路力不能支猶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出洛河涉春泥淖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知豫策藏寇深入患大今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寡來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換駐訓練與營田戍兵費為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衆歲時以耕為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則計其掠獲僅足償所費人尚不多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勞必益甚心必益怨歲月之間豈變必生心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但深惡極慮事體有大於此者耳

康定元年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已叙邊城實關內上奏曰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會邊城不出戰乃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

邊備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既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窮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涉百里勞驛轉援遷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乃漢經所載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勝臣以為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投任與今不同亂委之以兵又與之臨機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令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慶曆元年仲淹為陝西安撫副使知延州論夏賊未宜進討疏曰臣聞昨賊界投來山人常在西界掌[illegible]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鬭始賊衆深入今嘉為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捲殺彼得其便縱為邊患其虜知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靖寨張宗武在[illegible]縣蕃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及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東力攀

撥戎破得一寨照使遣舉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
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五月內
起兵到曾馬糧蒿動踰萬討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
使賊乘之河備必須况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未患賊先至也賊界
春暖則馬瘦人飢其勢則易制又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
亦不至有屯廣自劉平陷沒之後修城壘選兵甲積糧草務士為大
為攻守全勝之策非為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雪之
則必關朝廷安危之重非止邊患之損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
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
戰可也臣非於九月末遂鄜延路使遣舊慄敢失機又界撫賢族帳
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
為後大患雖加重責未足以謝天下苟伺春暖舉兵亦未能失策且

元昊陰恐以未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
鬭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驕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
部漸脩度其已失本望况已下教招撫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并
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背中國之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備
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若朝廷廣天地包
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
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討恐未能盡其聚落如白豹
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益狠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暫暇
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為夷狄所輕臣又近召蕃官到延州親議
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僕春初盛
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遮兵未期若拖臣之鄙計必是平定
之一端苟以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也

營田作持久之計若此則橫山一帶蕃漢人戶去賊巢穴遠僵廣兵
威迫可以招降或竄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據險制寇無輕衆之
失也

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疏曰臣竊觀西事已來每議攻守未
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
全然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拘掠賊之巢穴負阻河外
非奇將不能勝至若深入倂兵來援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
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劉
竊為功既不能大挫兵威又不免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
或曰宜用守策寇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
文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苦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
綿久若生他患此守禦之未策也臣謂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

思有所補而才疎近昧終無發明今擇邊人而成未議固不敢謂其
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乞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
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衆適俞回赴闕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
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
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
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
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二千環慶路步兵一萬八千騎兵三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
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戰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
者勿追散者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如舊以）

使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請舊寨必倍其數使死全越明以安撫之必嚴其戍曰賊大至則明奔使名援兵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屏常高估入中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撓此兵威邊得延慶兩路軍馬易為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禁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應心力幹事者皆主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居馬煖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道奔衝臣以此路山險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召諸番部并就糧弩手並補之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盧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藏之居地接戎羌多處觀望又延州東安寨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州界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卻西渡黃河衡來麟府緣應故鎮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處下一處城寨事宋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矣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恃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秦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寨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賈生喬之苦懷鄉國之望文曰廢食月給廩粮春冬之衣賜餉而論遠不可驟用民力以屈之惟慈盜邊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患異於東狄也臣願戎虜縱降擔鎮守當務經遠古建國謝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先零緩武於征役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分建諸使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六地毛實役其人民之力賦稅與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業所在延州見青澗城種世衡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箭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兵徙家寨下重田利營地勢顧戀妻子而堅其守民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僅請朝廷許

行此道則委臣與轉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行於邊隴庶成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未獲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制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中有畫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將以四十萬人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而匈奴屢變往往犯塞盜殺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慢褻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己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帥陳武請議征討以孟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為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

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
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
一年仲淹再議攻守疏曰臣切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
陵犯邊郡公卿大夫爭進計謀而未能制勝〻〻憂邊之心且議攻者
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
所謂復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審其休息俟遣一介恭格納之意朝
廷以羣言之異未盡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
有安危何則盡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
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原分則將無素謀士
無素勇遇風沙失道或雨雪踰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患
危死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
本皆漢寨附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奔商往來
物貨盡聚兵議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援不及則當遠
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率東蕃禁不與賊戰案
擇其要地作爲城堡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
遠德靖六寨兵甲盡到可就屯泊因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遠寨與
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界爲義渠
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堡障以
斷賊路則二族自寧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
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一州十舍始至如進修水路斷賊入秦
亭之路其利甚大邦得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
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
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
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

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
之策可行於其間今秦亦宜合嚴加拊循觀釁而動與鄰道協心而
共圖之又觀敵文謂彼無騎動則我不侵稍臣恐賊寇一隔遠在數
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
坐如無素定之書又無行營之備恐當倉卒之時茫然無措難見利
而其敵進窺而其敵動寇勢愈張遺患愈深救七之今日助賊驚
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禦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鬪
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
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敕之類恐可行
之日奏請不及臣前遣人入界通往來之問或更有人至不可不
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畫若彌遠者之
恥未書而不從備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戚求結旋若
并勢合謀則寇之如此凡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富實中國
之所有也禮義不可以干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處其所長盡霸
王之道也臣前知延州每歲納銀緡十二萬和買緡二十萬一郡之
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合而息天下之弊也
時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殘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
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
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
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
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
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
仲淹又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上疏曰臣等久分戍

害未議策慮。上玷朝廷倚懃鄙悸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倫
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
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爲鼎峙
之國又應尚懷僭語甲詞厚禮請稱兀卒以覦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
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竊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
兇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寇盜以累
世奸雄之志而蓄殲屢勝豈有推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
契丹復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
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蕃族所厚獲其撲山畜
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驅馭今元昊
知衆之瘡闕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
臣等料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昇

韓厚禮使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
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
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諸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
私假於人哉若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逆小醜數十州偷生
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屈號於夷狄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
遂爲吞噬遂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
後參用漢之儀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
非石晉逆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
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蕃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吴賊人知逆順
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
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
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戍兵逃人負過必逃其地益有

歸矣至於四方豪傑不得志則叛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矣
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乎
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
於諸蕃今臣等謂拓跋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
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遷都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
進謀議而致之昨定川戰後元昊有偽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
言此甚[illegible]蓋漢兒之敗今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
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蓋朝廷假
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
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且借遷初遣人奉猶稱臣奉表
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遂遣賀九言齎上書朝廷使不稱臣其辭頗
悖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昇韓厚禮使肯從兀

卒之稱皆陰謀也是累以山界之困蕃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
間將帥懈怠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我或斷弛卻如前暴發則中國不
能支持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銓謀不息西取吐蕃
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
戎情跡益見大爲邊患偽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
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嗢厮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蕃落爲將來再
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盜
竊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
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未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
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買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
于塞外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盈五年用度必困乃昇韓厚禮
之合我意欲復熙中國之利得其給用既畢卻求豐興兵以快本意

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善撫之，令依前出入京
師，深為不便。蓋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與嘉寧本既為強敵之屬種
猶未也。及窺伺國家虛實，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而使朝
客竊發驚擾朝廷，此類必所在結盟甚於昔時，有事何以禦其與
大可防者一也。臣等乞朝廷依元昊所建人不敢其所請，彼如大言
延望堅求，惟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擅中
國之法。彼畢辭厚禮正是求元年之稱，則我唐舉丁可斥故事者許
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葺城寨，訓練軍馬，緒舊根以
備虞。詐俟一二年間，見其來意，及邊備坐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
也。酒攀而戎，自古細積朝廷不可休兵以啓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戶，
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戶熟戶割歸朝廷，否況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
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兩界之用。彼如求互市，即依前來出入

買販，則乞答云所許來我國之後，甚有軍民淪陷，其子孫骨肉猶在至
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經發致兩界相疑，更知主者只於邊上建置
権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邊戍自今而後，歸修城寨，則乞答云
邊界熟戶生戶，偶然常相侵害，須藉城寨，緊急方能鎮靜，使各安居。
今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裁酌應對，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
遣來介，書詞回答，使還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
長也。何以言之？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將臣無憂，亦得以使
實又舊將漸歿，新將稍除，將貴實効，約束將佐，不令輕出，比訓練軍馬
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
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如大軍稍重，奇兵聚集，宜戍守川之貫
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
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

能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脅我者使
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
戮。我軍既行，山界來為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
建守邊寨，是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
根本，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
之兵多在河外，拘來想敢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
我，有來內附，內巡首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
平定大計為意，審量行之，時不以小勝小敗驚怖將帥，則三五年間
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諫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征
閱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尋定西陲，豈為艱難異丹。
國家深長之謀，必惜而保，則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
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竊今三師不利

者數四，而未忘戰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
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
太平忘戰之弊，不本選將中有心力之人，密其進擊，審其更新，將有
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寡兵為勝，有天下；安祿山之亂，兩
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成大功。今國家以天下全
盛之勢，豈有偶勝偶敗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更狀不可宗斷哉
之甚矣。故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審麻遂利之
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不是以山海
之利，皆歸邊用，柳為此也。況即日邊上城寨，經今未修葺，儲以險固，
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蕃可抽退，於數百里間
就食，蕃糧亦是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幾民不困而財不匱。若非
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懦，未則虞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與

和誠當之策以為之助臣等早蒙拔擢貳清禁西事以來供聞寵
傳二年塞下日勞月費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
蓋見西賊強梗未甚挫以變詐多端徒復直失寬他時浮亂為中原
大禍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志國家之憂願
參錯萬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
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
仲淹又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疏曰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
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有諸處鄉軍差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
處兩軍揀上番揀送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
不堪披帶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
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
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差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

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差往邊
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內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
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逐便內有身材比舊等撥小三兩指却少壯得
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之人即等第剩員安排其逐指
揮人員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
人員十將內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強人令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轉資
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次指揮內
選揀人員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使有轄丁軍員部轄各得齊整不
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士本營在外州軍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
監押依此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駐
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并逐旋開坐聞奏
仲淹又乞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疏曰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
侍內甚是經歷艱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
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武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
選內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
遏漏者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將上等人及識文字並堪
在閤人員處權管勾當二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處保明奏取旨
依例轉一資遷權管與依轉員例遷選安排有功勞者特行升擢
大段劣弱年老轉員之人各有誤戰鬬錄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
中使喚以備邊事
五年仲淹為參知政事奏陝西河北攻守疏曰臣蒙聖恩非次獎擢
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
運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生侵擾
中國故于漢為甚晉遂之於前秦漢羅之於後中原盡為夷倫乃極

逮於西晉之弱并朔朔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
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安世修德大度
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夷因中國元昊乘先叛令長犯延壽又
犯鎮戎縣傷軍隊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眾
謂元昊是甥舅之邦負中國不當稱吾此交構之跡更何越我國家
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締盟好彼即獲利方守成師今來西夏遣順
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須求通順
實欲息兵亦如北戎大獲厚利欲其物力稍豐寬可以奉東則必長驅
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偽詔
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投人陷於窮漠衣食書好皆
不如意必以背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
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邊順則北戎

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邀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
絶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絶元昊之故，
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還抽兵
赴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
交構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慮，是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
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
宜，以戰守爲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
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未必不爲中國之患也。臣
等請重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爲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逆跡已見，
外倚北戎，內侮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和，實圖休息。

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
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
王始畢爲之寇，京師輟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體之甚也。
又太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
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用彼術，就使之驕。虜
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夷，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屈
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
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約三十萬，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
邊境，殺戮將吏。邊服今以來，累次入寇，曾無沮喪，乃求通順，實蓄詐
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久屯

六基，供費浩瀚，兵則守備不足，不戍則物力已困。臣等請解邊城
塞，蓋加修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
川，多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更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
更當於要便城寨，增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
而團集之。況昨來曾以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
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塞者，亦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
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纔數月之間，復出遠戍，冒徒星霜之苦，兼傷
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怒。如得
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出軍，父母妻子幸於完聚，則相務守，
則相安戍。謂若土兵家居了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
兵月給差少，人亦樂於得從之，戍邊於東兵數倍，可自今於逐路漸
爲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

土兵，其中尤弱，不堪戰陣，有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
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二分卻入陝西，漸
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杜如納款未實，
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託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衆居
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寇，則使
爲戶自守，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一旬之前，
必聞，本處民之沿邊，皆爲盡可勾呼，驅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
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使其得勝，使我師沮
而不在，方敢散兵虜掠，遂擬險阻，更無顧慮。戎若持重不處，則彼之
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芻草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
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
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勢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衆

不得戰欲長驅又入我則使諸將由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退有禍不三兩舉動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寡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復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貪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數二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

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眾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散敗凡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一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成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於橫山更進互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貳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姜等寨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救不及又我以

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旣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封漢唐之舊疆置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庶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舉兵驅而南下直抵京師虜石少主而去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在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聚兵陰謀稱兵并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從此既獲利方害旋師今乘元昊通

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因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畧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諸寨柵多所罷其引義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輦去其弊為之防禁既有本職則自為完事所以累來職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俾往經畫使觀覽邊要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由中書樞密院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臣等竊見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不甚齊均乃有一州兵馬卻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畫

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
於何處駐泊使就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
生民二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
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
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
差授如此則一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
曾押戰陣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入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
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創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
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未詳府衛之官而法制
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
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
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

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無寇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
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此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
為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移遷京師何以為
計若京城堅完則我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
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
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
里內男女城長安三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
擇利于今京城之修無疑矣然須一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
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
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薊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
我軍虛勞班師以來歲月綿遠如天限其北無復經議一作盟好已

擬安保其往當訓兵蓄馬為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
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為吾民成太宗
皇帝鋤擿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
矣
仲淹又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疏曰臣竊觀史籍見前代
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
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
宗身經百戰天縱天才不世英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
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恥今北虜西戎合謀并
力夫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
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擄西去
遂為陷地中國利害繫於此今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揩

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畧而不言恥以前失之
地而求無用之地今西戎貪婪未足與爭虛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
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選將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勸我農桑選
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
策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
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共說累陛
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憂臣不勝懇迫惶懼之至
仲淹又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疏曰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
甚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
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
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當舉
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擾中原今無大故

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称
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
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援邊屢聘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足此今日
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囊數年出書亦生城陷今二國之兵卒於
彼方此又可大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宣化軍
肯嵐軍後面觀步谷口道路此又可大疑六也設或一朝不守盟信
卒然發兵以數十萬衆來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官
不敢非敵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彼擁奏手哲
兵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卻入漢界
併攻此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棄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
虜卻來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燕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
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

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
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時屢使寺
擘畫之策拙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糧據何處要害如此
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
後為謀則河東一路危過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
聖斷處之
仲淹又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疏曰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
廷曾許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元昊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
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
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卻只問楊守
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
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切當然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卻

言此朝廷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陰須行討伐
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服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屈播為朝
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來告入寇河東亦之相為聲
援待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為因
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賂是契丹進退
有利而但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
略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必會虜舉而書退執朝廷執處以事先且
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然必勝之理則亦可
以遏其邀功求賂之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仲淹又奏乞罷叅知政事知邊郡疏曰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事書
奏陳入畫須朝廷遣使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親手詔下問合用
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遣人遠至陝西令兩人議和變詐兼言或

典不成天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
保於無虞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頗在驅策雖無奇効可早夫患
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寇入之
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叅知政事知邊
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元年右正言孫甫論范仲淹答元昊書上疏曰臣伏自前月以來聞
中外言昊賊使高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
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款以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
言專命可誅有此數人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其相遠特如是
又臣寮上言者多相矛盾竊恐衆論紛擾以致惑亂視聽臣朝夕思
之未知孰得今偶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舉其理
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聽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兼戶

久來留買筆爲藥物茶數百萬至於米麥飲食皆資於內地自吳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防禁絕交易復又驅率鬬戰殺害父子兄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未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紿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不允是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吳賊入寇延慶賜十餘萬戍亦應我知其虛實雖於衆容而以別路攻其不備致使延德偶來者甚而縱我鄜延一路之兵也一者范仲淹頃負時望多士歸嚮今蒙邊特得將士必軍民受賜度故所聞故吳賊未測其才故因用反德爲反間以悲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害者二爲一者賊請歸欵以我不許爲激衆之謀今仲淹答而許之則賊之謀不得行此亦我據其利也一者賊以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經討之策雖其詐來之意在逆延之應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答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自謀先撓令大臣不得其事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或利此言使賊知之因致得候之言偶爲交結之意挺市虎於虜之說蓋爲草異之事莫朝廷疑仲淹而用之有姦害者從而羅織之大則受誅戮之罪小則必竄逐其身使國家一朝失賢之事屬所邊地之長城閑賊衆之大患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發黜不其事發之時亦由臣寮以識記之言形貌之間事交上奏以於三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徽統之望爲遠人所知驟復爰疑忌黜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吳賊以密謀挾邪而中害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嬰邊徼不顧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合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吳賊即設姦計復答其書矯陷仲淹則令臣

解則望陛下念之以辨其詐使賢材不爲賊所欺遂則夷狄亡戍可立俟矣或曰蕃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居昊賊貪欲歸款料之雖過於事無損即知前歲賊使六十餘人賊廷撫服我以負奉命之言請撫之意時宰執謀議則無異辭但下詔削奪賞遷而難知我誅吳育之言以聖朝太平既久兵戰不習且因而撫之然後備邊練將以懷攻取爲便當日執政皆請其怯今一年是時將帥獲安兵衆皆復可以小懲待之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況仲淹以書移賊乃異聞外事宜若吳賊因而歸順亦國家軍事之利於朝廷有何累哉今若將帥數戰無功敗軍殺將爲不欲賊則恐傷國體況仲淹以計謀我有得失宜於事未有大過豈宜輒加其罪諫陛下仲淹即欲盡在策中不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際必盡公言決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陛下萬機之暇乞賜詳覽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四

禦邊

宋仁宗慶曆初。丁度入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未完之旅。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陷。塞垣至州西門。不閉。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今計

四年。度又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上疏曰。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爲表裏。未可知。今來書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興兵馬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理難拒絕。則又不從北鄙之請。嘗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大虜。始開契丹之兵甲。延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含圖及我境。有以爲名。夫患有遲速。事有重輕。此朝廷不可不審處也。若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鄰國之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指諸契丹邊君。尉甥舅事大之禮。違朝廷納欵之本意。書須候順契丹畢除嫌隙。則當議封冊。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亦降詔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歸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倍言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

時趙元昊反。右騏驥使。忠州刺史。知鄜州張亢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隸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未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執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畧排陣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撓我。我僅以三五萬人大入寇。則何以支。又况未知將與卒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認今來均分。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敵延上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圖畫。明定節制遣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餓□之衆。豈能窺我深害。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素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三佐三兩人。令分地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援。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以上爲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使、靖砦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鳧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今邊臣預定其諸蕃寇甚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敵戰死士某所設伏。慶鄜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皆用烽燧爲號。昨劉平救延州。所經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遣諭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趁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擁衆兵掩襲乃諭也。臣在山外策應。未書用本指揮旗號。皆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逢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反之

相生魁亦如之。蓋兵馬出入，賣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致畢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疲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選弩手皆二石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止欲明日時易為力，臣以跳鐙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纔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九十餘日始能服習。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其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緣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寇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嘗至邊壕則戰，已去，更無控均，勢恐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懦怯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所費，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二，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歷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試

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補之路，何以激勸邊民？議開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竊以為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闘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賫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賫救，將亦可減饋運之半。主帥既行，使角廝囉及九姓回鶻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困，轉餉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裁省屯兵，應邊頭及緣邊駐軍將各三十人，以號驍為一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軍須分一將，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弓手當衛要害，以關慢塔邊鋪兵卒之半，貼衛要聯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

百五十斤，畫一三百斤，若圖併輦運，遞計亦未至失備，輕方請糸驛入對，詔令手繪上之，後多施用。遷西上閤門使，改鄜都鈐轄，屯延州。又奏，後

硫。

慶曆元年之月，充知延州，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上疏曰：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將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奪，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釐革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輸千里，涇原環慶不下

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闘，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困，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以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効。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今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執留熱思攻守之術，賊得執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敢更數年，或未

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際，未知何如。臣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之奉以開或劄下邊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逐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省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令，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供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落使臣等十餘員，河東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充敢勇、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費軍儲，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古有手籍者，兵之實每一指揮抽占三人。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半三日內不能齊集，況四十里外，使昊賊增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天籍，心薄田夫，且無專壹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一曰，自昊賊弄兵，侵擾西鄙，蠶食封境，情叛之迹，固非朝夕。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里修築堡寨，欲以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播肆。范雍在延州，遣使王文恩草先肆侵掠，貪小利，賊遂激怨，其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弔民之體，自此失之。劉謙、高繼嵩等破屬諸族，任福破青澗族，任福破白豹城，皆指為大功，無不殺戮老弱，以為首級，彼民皆訴冤於賊，以求復讎，吾民受制異類，而又使無辜被戮，毒貫人靈。上下文移皆謂之打虜，守封疆也。或謂國家久不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驚利習於戰鬭爾。然賊界諸處設備甚嚴，每行打虜，得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鄜仁為打瓦城，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開訛保，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署司打隴波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鄜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人，斬級十八。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實傷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擄，但嚴設備守，以候賊至，然後別為之謀，設破好水二民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敗，不利非止人謀不善，將亦衆寡非敵，適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淺，牙隊之兵罕嘗寶斷，適遣帝而實寡敵為招輯，仰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補勸以退走，自今為得計。陝西現有兵近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近又發於邠、涇、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戍兵，鄜、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今鄜延路有兵六萬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減屯聚，一處更會合，都監延捻手下兵併為一陣，猶不上三二萬人。賊若分衆而來，猶得力於勝負。或昊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於僥勝，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徼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為常。今兵段之形，猶可前慮，而恬然坐視，莫知更為計也。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牽他路援兵以策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馳騁甚邇，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民，村堡以觀其勢，可擊則擊，未可則已。賊不過破盡民生，困食野積而歸，故此苟一日之不爽，則可以示慶，後患有異於斯。臣去冬在部下，嘗與士大夫相與言，謂小羌不足憂，何則？叛命之初，我無邊備，兵疏無重則，關中安危，未可知也。此昔計之失也。自劉平

石元孫陷沒中外震駭賊若長驅而來誰能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
此說亦誠謂然賊之勇與也今觀其行擴變詐圖全擇利乃知所謂
失策者貴賊之得計也且賊之未敢長驅入我之未可深入所以
然者主客異勢進退懸殊防之兵重由其據險要之地或斷其歸
是決成敗於一舉豈勝筭哉自寺都校廣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為
數一空日者山外之民殺掠本少已亡太半是渭州之境又漸空矣
料賊今秋或來春稍且驅劫而已必使我諸路盡空其勢可見然後
攻城破之漸謀長驅則無復顧之患臣所以謂關中安危漸不可測
願朝廷為勇略之計也漸之勇者在乎募內郡之財募陝西河東强壯
之民五七萬人分於鄜延環慶涇原三路并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
分番戍守城寨而參以正兵每路及五六萬人以上稍加訓練我軍
既眾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遣戍則大費不贍此
猶皆狗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祖宗所行迄今軍中耆老多存知之
出錢遣募非同點差其中必有樂於效用者且內帑之積祖宗本為
用兵今乃其時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稟於大將
旗鼓常在中軍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蓋緣川之戰任福實為大將
而不能指麾統制以為己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劉鋒矢盡勢窮而後
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惜然論其材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
則不能御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動退無所止有紛亂則其勢北矣
況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
延部署龐元為鈐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
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略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
慢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決耶一旦臨陣紛紜中不能身當行陣為士
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命更立迴避

条禁遣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稱任之將當自韜畫
不為國家盡力者彰驗之則部分審而功可見矣四曰自古用兵未
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昊賊所用諜者皆厚加賞賂極其尊寵
故親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
綵止於熟戶族帳內採道路之言便為事實賊良設詐重成疑惑今
請有人出界而刺得實者以錢百千厚賞之賊將首戶閒風便遷也之
徒皆死矣觀信令綵主兵備近邊者出入探者不過一人若疑募死
上能實訊首是去賊之首足矣王當發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
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唐置都護府以撫綏諸蕃征討有常及行賞罰
叙錄勳勞其屬有長史錄事功倉戶法諸曹皆為開府之盛國朝承
五代之後事呼邊防當西陲安靜時朝廷尚無意及此今昊賊大肆
殺掠於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熟人恣行誘脅以此歲勢
轉傳而逃使無復打散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錢食不
足以得其腹非實路不足以回其意非術數不足以鼓其動非刑誅
不足以制其跋扈者惟在秦州蔣賞狂行殺萬情狀此涇原用韓
宮秦鳳用張保皆韓琦隨行指揮使雖各有武勇至於招撫之術豈
可倚耶環慶一路熟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全聚人堪戰鬥者驍銳
者猶可倚精兵數萬諸令都部署真主懷瑞協力招撫仍只令韓
琦王以虎種張亢同領之事之大者關報部署司其餘知州通判
更不兼管以蕃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
熟戶販鬻青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熟戶之
利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寶建議禁青白鹽以困賊邊寄不載而屬
人兵諸自陝以西郡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甚衆我人之食羌抄邊
郡內屬萬餘帳帳相繼叛命戰若水馳傳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

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招撫稍寬鹽禁則熟戶無不得用議者疑
邊饋已寡而又興發不暇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唃厮囉欲藉以為
用賜帛二萬以從其出師終無實報是捨熟戶近戍之援而信西蕃
遼妄之言豈至計哉自昊賊破犛牛城築瓦川會而唃厮囉遠竄歷
精城倫安苟息其子摩氈角瞎氈自守皆為仇敵尚不能制尅欲為
昊賊輕重邪近聞其乃脅厮囉親信首領之叛其子一聲金龍有衆
萬餘最為強盛乃與昊賊結婚角厮囉日益危弱本欲以為國家用
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熟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
投來蕃部極多昊謙等邀延安之前失處賊爲奔衝内恐爲應欲遷
塞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徙若驟加逼迫則或心動
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探其心之向背者給
沿邊閑田編於熟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内地然恩威裁制其

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
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鬬皆爲士卒先自昊賊擾邊以來惟土兵勞
瘁爲在争功其餘請給甚微未及東軍之下者換武料錢五百而二
百五十爲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瘠弊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
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而云不知戰鬬見機恐死傳者皆以爲笑朝廷
但且以塞數爲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遞特支比常
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
矣八曰沿邊屯戍騎兵軍頭馬者雖如驍衛騰其間有不能被甲上
馬者况驍勝雲武武騎之類每遣使馬不過五六計每教皆望空發
箭馬前一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
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
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邊害就利莫善於此也九

曰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須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
使逃者李牧周亞夫校任於今日稽罪必先於諸將矣邊臣甘死事
猶獲子孫之福不敢行重伺隙自取羅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
守賁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命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懦不即
追討並行誅之十曰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
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
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收食首長遠見其語言其整齊如
此昨任福在慶州番漢各以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移涇原值
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今請
諸路將佐非大故毋得輕換易庶可責其成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
撫循士卒爲先所以然者得力之下死生相順國宜推盡恩意以慰
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犒士卒前漢充國禦寇亦日饗

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
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井酒搉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寇戎併
息未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紙甲得速年帳籍見曾撥江
南見和州遠交起鉤錯半兩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
乞比永興軍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爲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
三州及諸路部署司並特支米造酒仍比鄰管司別給隨軍發遣令
贈足除軍員外其餘士卒每一季或因都閲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霑
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閫外之事無不專制財糧用度豈有異
司今主兵主財者皆力較權均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體
也十二曰功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戎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爲
堅滑光瑩非勁弩不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脆不足當矢石以朝
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蓋由彼專而精我慢而略故

也。今請下邊廣委令王所造石打造紙鋼甲繳弩，迭錄邊先用八九
斜力弓弩射，以觀道箭，謀度賞罰之。聞太祖朝造甲紙為楷好，作歲
久斷絕。且寶貴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曰：今春
吳賊寇邊，路械攻城之具，極為拙鈍，此特緩吾備也。料賊年歲間破
壘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民熟戶使為先登以攻城，西邊城一方不守，
事故可憂。今條寨城寨雖新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之策。請下河
北邊守城卒三五十人，令諸處指教，書右器用大為之備。賊動必求，今
當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驅而深入也。十四曰：
吳賊善謀識，深曉更英法，自行伏書非愚信可以蒙更。今所征動，若
非天威振赫，大挫其鋒，其勢未已。漢界與賊山界相接，人民蕃庶，每
來入寇，則料率糧草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兵戰，所謂
疾箕(?)，此皆去賊地遠，尚漢甚悠。若秉威勝之勢，賊右皆盡，承其不備

分路進兵而攻，取其抗禦者殺戮，其服者招徠，老弱無害，使之南徙。
其間險要可守之地，則築堡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熟戶，令不
可守則縱兵殘蕩，以弱賊勢。若請令歸款，則裁制紋括刻之在我耳(?)。
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

四年，況知制誥乞話問數政事以虜患為急疏，曰：臣伏以朝廷與契
丹金帛歲五十萬，殘削生民，轉輸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者
西羌連結，歲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求，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
臣至愚，不當大事，每念至此，則惡業不已。竊謂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
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日無拱之對，不
過日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
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久，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訪
宰相，蓋變無侍衛，最可曾否，由盡對論。今北虜無厭(?)，而河朔將佐之

良愚，甲兵之善，欲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脆，軍政之是否，財穀之多
少，在兩府輔臣曾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禍由中出，少有差殊，
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定，中外惶擾，不知為
計。此臣所目觀也。和議既定，又使帖然若無事者，豈得為安哉？願因
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虜患為急，則入
人唯恐不知以詳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孤聖慮，日夕要慮，不敢少
懈，同心叶力，必有所為之。不此為務，而日以姦時之言者(?)，史類(?)所對議
者姦之臣倫進，則貴同朝廷之休戚。唯陛下不以人廢言也。

二年，撫察副使時，上論修邊七事，上奏曰：臣聞漢文帝承高惠承平
之後，躬行節儉，國富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
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慶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無千萬世
而無窮者。今陛下繼二聖之休，躬仁德，遠被天下，大宅民樂其生者

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壹(?)痛哭、流涕，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
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
安也。臣今不暇歷有援引，請粗陳其大略，以契丹屯大遼，跨遼東，
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
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
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
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
求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帛之數，且
固前盟，而尚遜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
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全兵力。至元昊則
好亂還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雖落強盛，故僭號自恣，連
契丹為戎(?)，以成犄角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

治邊曾軍屢勝今乘定川勝之衰遣人約和則知其計窮謀而其
事可慮也識者謂雖假契丹傳道之力如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
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此來雖禮驕慢殊未屈下北
虜之意既已無厭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納西戎之勞
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
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持書過邊尋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
隳其姦謀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犯塞關輔當
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兩鄙糾纏事北寇陛下親御六
師臨澶淵以待之耶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祿衛殿時比真宗北征
時何如或敵騎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
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
守之具陛下可據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

者識量及于此矣陛下一悟而息為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
可固結則前二十年以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救振
之它見利而動又可推識以待之乎夫得於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
而事集若變生倉卒敵而圖之雖是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不能及
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
患臣謹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畧一曰清政本樞
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奇碎纖末之務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
為法可從違者無而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顧對
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每年即出稍留則恐
妨衆退朝食罷還舍審而去何暇及邊事哉請宜須未正方出延
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擇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邊
才甚少進中書樞密院求一二武臣代郡衆議累日不能得備宜

復祖宗舊例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獻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
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慢書之至驚然莫知所為宜選轉運使二員
兼按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
前歲昊賊陷豐州據河外屬戶始盡麟府勢孤能宜責本道帥度險
要建城堡者持儲為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
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旨稍出
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民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險阻
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興幸之
所密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是年弼又論西北議和有大憂者三大利者一上疏曰臣伏見朝廷
已許拜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為太平無事則
後必有大憂者三必以前日之患屢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

畧言之自元昊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
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事興之勢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
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特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
五萬之厚賂非為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强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
使其敢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二患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
大窺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元昊入勢
致邊民逃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册羈縻其心必因不遂
近者傳聞契丹與人語云往河西建沙漠中所得者止於牛羊耳若盡
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
人之和以堅盟好且河北兵驕不練忽有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
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繒帛
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

而國家取之於天曰以股前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才獨
在膚此臣所謂復如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強盛意欲并吞夏
人會卒興師反成敗衂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
素秋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内葺紀綱
外鍊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
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
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
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最諳陝西
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嘗招討使而邊備不可輕
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俾其經營一方
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
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
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
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兵馬
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
臣相度或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糧草兼
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并南郊賞給之後官錢例皆空虛今范
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盡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
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十一萬
雖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切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備禦
若防盜賊當置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
候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福建等路每
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耗
國用況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亦乞選近上

内臣分往揀選所費冗食可省而經費可給也
仁宗時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曰臣伏見國家自元昊
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臣
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
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
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地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
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
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乘驅承寡可以
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兵力未疲彼得城而虜不能久守虜掠而
去可遂擊其喉此下等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我狄侵邊自古為患其
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盡其常事此中等也故賊兼而用之若
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
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
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
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
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
起彼方當其合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以決於一
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兵計未知出此遂求速騁以邀虜
持之賊虜吾困急不擇不得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
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
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
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
賊盛能長其下恩能死其人今自初挾亂至今已十逾年而不出一兵
則鋒不可當執勁善官得善將卧多積而不發以其凶謀所蓄皆非

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挑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相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情，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己，此謀謨出於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見，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而人已困也。識能豐財積粟以待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歷六世之強，費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其後因文景之富，乃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負，舉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勢熾然，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殄滅勦於擇賢，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要，陷挫其兇，然則攻守者未有休

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耳。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而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舒，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遠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遠之論，上便宜之事，惟陛下裁擇其一。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

之者，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如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費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而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時，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歲部分給關西，衍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於甚眾，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一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

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是兵亦發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驛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豈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洛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多廢。今誠按求而通之，則武昌襄陽鄧復襄陽之諸郡金商均房光化諸路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輸之南陽，自南陽為轅車人輦而輸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諸漕之地山多美木，近漕之民仰是而有餘，以造輦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勞，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逾年不能畢

至於軍裝輸送多者秋霜過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劃東西輸京師特買艱滯然後得西豈若斂南陽之旁郡使其地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其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緡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近出給自利害較然矣此漕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罷關市之畫財利者易為也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增歲而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有賦外之徵以備有事今盡取民之法無事之時以之矣至於今皆然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之人方漁之產物耕不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

用之趙過為代田人御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進擊而趙充國深思全勝之策欲屯田以待其弊屯田於極邊以逸兵而防外寇則莫理田不為易也猶勿為之後漢之時曹操也兵許下墾數田而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為不可勝舉其勞雖而難田莫若充國追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免為不以遲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吉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幾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亡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眾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

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可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亂其尤可惡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以種廣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置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屯歲當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聚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遊惰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逆而言任耕田一頃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畝有

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右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任臣下詔有司而務用之矣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之而抑奪之然未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專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商賈之路壅而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而已茶自變法以來商賈不復一致之勞與年其補所虧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稅之法為便有司亦以辭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

而通行則上下淸夷解弛之[illegible]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illegible]商而
散之光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食利之商爭先而渉矣夫[illegible]生
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才未減其一二大
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貨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積朽壞也
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奪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營於市哉必有販
夫小賈執而分之販夫小賈衆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如販夫之分其
利者得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廣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
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如大商之分其利掌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
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
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商之不[illegible]通[illegible]其價尚[illegible]而來[illegible]
[illegible]小商不來而爲大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商之術也[illegible]
之上[illegible]商使其不[illegible]下
也[illegible]
十八[illegible]若乃賤君自爲需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願行之而無久
者也議者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稽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
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圩賦利則由而後者凡小
便宜稍且委之二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其二三載而國力漸
豐邊兵漸習戰以折挫而有備可候隙一舉而成之此萬全之策

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請昧死
再拜
嘀又上奏曰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夾拘四定州界兵湯
則復通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爲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
邊臣以理爭拒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
過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強難以怯令杜之於
未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
山道路有二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抵在於銀城銀坊等路爲
彼虜侵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呂漸更來侵占緣爭奪是則西山險
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
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
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鄰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

雖使我弱彼強向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擅約而彼曲我直乎
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
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
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
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
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
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以虜謀以戰射爲國而鄂律氏自
知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陳遣勅將謀臣老將又皆
老死今其臣下如貴等者鼎鼎而會乎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衰也所
以君臣計事動多不成當初對使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
和虜擅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
而衆致累敗亡失人馬國內瘡痍[illegible]數山前漢人怨怒時虜殺漢

人者戮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以二法破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邊稍定。方且招輯敗亡。備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故於界上勉強虛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強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以為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為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為我禍哉。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雖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括丁口。來募甲兵。廣閱教閱之場。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有用兵則

將自出。使其交戰。既勝而謀臣猛將爭論當出。則可是天山一戰。當其四十年因循之熟。驕墮心而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禍。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屬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無西顧之虞。并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已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任。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以來。差除漸循舊弊。凡銓敘之家熟於北方事者。舉備奏乞。皆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於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辨否也。至如屢議邊久任之制。而從劉賠孫。以王世文嘗冀州。李中吉嘗廣信。王中庸嘗保州。劉忠順嘗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恐以朝廷不

以北事為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五

禦邊

宋仁宗慶曆二年歐陽脩知諫院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陳邊事奏曰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僚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又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人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况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聞北虜見在涼甸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

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對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上殿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尚黨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三年脩乞令韓琦居中范仲淹在外上奏曰臣風聞如定等不次放還竊緣比來議論必未諳知須慮賊臨狂悖忿兵攻寇凡關防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况等為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去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為眾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悔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效則且令了賊一事俟邊防稍寧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彌於外虞可漸備於閫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趣仲淹速去以備不虞

脩又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畧陝西劄子曰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况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為西賊議和未諧防其攻寇要為察備今西方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是須處置仍聞韓琦田况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仗恐每事由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至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寬備况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畧以俟西賊和議如何

脩又論乞詔諭陝西將官劄子曰臣風聞昊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為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窺吾弛備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並其預望早為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意仍乞使因詔諭示以激勵之言云朝廷以昊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領軍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當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獎勵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事宜留意

備又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曰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婪性同犬豕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可欺故添金增幣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是因西事攬以為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至憂無愚與智莫不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兵既難卒辦除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苟且河以北絕

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蕃難乖為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備守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未有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僚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足百自守不煩朝廷經處以諸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著款風漸習虜豐有備陛下試思

邊郡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懼百事自此脩舉而此二事最為大者自當即罷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定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戎狄之交侵竝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疑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若無謀以此二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賂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

備又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曰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侵占地土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使狄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兼示弱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何況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以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國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悍於禦賊而內欲邀成和之功以希進用耳致不肯與之爭今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

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意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昊賊失侵之地。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絶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

脩又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上疏曰：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人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已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特放劉滬，則不惟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輕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先因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駭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雖有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扼護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爲

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令魚周詢等達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要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尤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御之威，御自擇之。使威御患，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避之命者，任御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盡成功，故諭青使放，汝責卒事以自贖。伏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坐視不修，惟幸失之，遂己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盡力應副。萬一小有疏失，則是狄青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盡罪滬既不可，棄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慈深思。

脩又上疏曰：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程戡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卻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所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卻移路分，更升遷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一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卻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二。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遂相黨

讒毀沮武士。况今滬與孫爭而滬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
則沿邊武臣盡皷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
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
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
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
恐他人不能撫綏則蕃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輯蕃部其害三
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
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慮斷而行之。

請又論西北事宜上疏曰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說者多端而今
實其役兵動衆備城掘壕只兩興爲則有殺破昨三月四月之間於
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亦有主將數人見
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同而不疑惟云大山部落

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東會劉蕃兵馬六萬
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
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甚謹豈肯與中國交惡則益已
事隣乃其常理。一虜自來未聞豈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
爲大敵。但恐元昊點兇不爲此謀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
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豈素盛如未突
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進好
國家冨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供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
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北
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林必已聚集邊臣但見虜兵聚在界
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爲輕發使虜不
可窺則得計矣其當爲禦備事宜今具畫一如後。

一援今事宜不問北虜攻與不攻與元昊但不過秋自相攻耳然
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爲之準備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
而大衆窮邊虛我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待。太
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
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
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然後以忻嵐
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敵不來不至虛
勞兵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
於省事可辦實急爲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處弓弩無十數
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爲省司惜筋膠。又請不得歲支得。却
角短筋弱不堪使用。又無物料修治。至致壞廢。臣亦知京中覺

膠角絕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
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選一員上京支請使令自監催
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取一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
之其箭幹飛揚不重或箭頭盡折不入此乃臨陣悞事之物千
無一二堪者惟舊所箭雖射損鐵生銹射之亦能入甲。又取
不多。亦乞委官揀點備擬。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儒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適見已
差張亢代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
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內無三四人能幹而曉事者伏乞
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所薦說割子聚到堪充將領人內
委有寨主監押

一苛嵐軍地接草地川只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合增城浚壕
乞降指揮下河東經略司打白草屯軍及本軍保甲兵吉早併力修
葺。臣曾狀奏乞差光濤且令知軍蓋光濤已知彼中次第當事
宜之際若李緯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緯非苛嵐久任之
人其未光濤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

備又論麟州四議緣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
臣未到間鎬已一面與張昌言等先有奏議尋準樞密院劄子備錄
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
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步騎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
外臣別有短見今書併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衆說
二曰被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經遠
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切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名
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一面城壁以孤耕
蓄積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
何害為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
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捨之河東不過移得五七十
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
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
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又招輯蕃漢之民蓋
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要須委付臣薛其久任
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夕之急營輯如其蓄
爭之事方可收其速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
修壁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被存廢者今河外之兵蓋分休外尚及二萬天鼓盡河東二
十州軍與麟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
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
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六空
守無境之人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
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亦府州便為孤壘而自
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侵耕我土與我夾河對岸為之巢
穴今賊在數百里外苦河尚害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從舟
幾冰凌歲常憂寇至況河內邊盡為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
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
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石草四十萬餘束其實
借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出外為
屯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弃析等十州軍百
姓輸納外又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承寨不過
三五十騎迎俸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
此寨兵各有定數寨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
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變不比建寨之
初然且約其數而言之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
巡檢其銷川中堠等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可減者屯於
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
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保德若平日路人
宿食諸寨五百之千人遇有餘或些小賊馬所建寧之兵可以
策應若賊衆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出百里之內。

卄是賊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弃之則失河外若欲
兩全而不失莫若擇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
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素爲一方所服若敵所畏服
又能諳敵情僞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
州如家繫己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兵既是土人與其
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
外能捍賊而戍守內可辦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
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其利害可知也至用土豪如王吉者
可言矣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
則素已知名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效苟能稱事
則可世任之使長爲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舒民減費
之事容臣續具條列
三年集賢校理余靖奏論元昊請和當命稱臣我疏曰臣切聞賊昊
差私置官入境須先到闕欲與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減費是天下所願
令國家大臣無於邊將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禍在胡
之氣驕西羌之銳未如不知最爲得策假如元昊今貪我財皆非心服
伏此之爲禍大於今日臣請別白言之伏自國家用兵五年已來三
經大戰軍覆將死財用空虛天下嗷嗷困於供給今乃因胡人一介
之使馳其號令欲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胡人一言
解之君視人又遣一介有求於我以爲其謝其將何詞以拒之若國
家又有所憎必將興師責我謂之背約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料
西戎自僭名號未嘗挫折苟肯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紀卒

未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削其舊盟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之甘言
彼必不屈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虜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梁適使
胡之時虜主面對行人遣使西還意氣自得自言指呼之間使令元
昊休兵稱臣則是北胡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衰氣豈能來責
故臣謂今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胡未敢動也若使與西戎
結盟則我之和好權在夷狄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北胡貪婪則一鄙
受敵其憂稍實伏願陛下與執政大臣審謀而深思之無爲虜計
中則天下社稷幸甚必不得已而與賊通和則作封冊公使名目使將
臺省銀臺作而歸國爲予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效安邊戍
和好而低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兵在境有征戰而已矣若他年
賊自有變來求和者權在我而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
請又乞韓琦兼領大帥鎮秦州狀曰臣准五月七日詔勑節文令後

三館臣僚如有邊防要切機宜及朝廷大事並令具實封奏臣竊聞
已降勑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
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於氣竊
見賊昊累鈔邊郡以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鬬好水之師
陷覆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亦屢勝之氣而吾將奪怯之
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
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積勝之勢金明之寨最近賊庭
故先取之豐州之地孤絕兵難集次又取之涇原將驕卒惰又取之
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最實者秦州且賊所
以遲疑未敢攻秦州者三焉蜀川而強羌未附而韓琦爲守也此
賊昊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蜀川蕃族爲賊所侵漸已桀
折一恃亡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知全背賊若未必肯向我堅肯待

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賜賊兵若至其肯死力而捍我者哉此二將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部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畢以忠果猶須擇材勇以爲副將。庶幾全韓三將。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彦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爲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横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兼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彦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者。且彦博新進。懷德無聞。兼賊固將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邑原逐節制諸路。以爲聲援。但在秦州之憂。兼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元慶則屯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擾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趨秦州。而援兵不至。族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則嗣羌所在掠奪。則吾之救兵雖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爲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爲當今之計。莫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坐鎮秦州。增兵扼關以西衛要害。西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邊之策也。至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犄角之勢。五大將居之足矣。更宜擇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屈強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推其鋒。彼亦可屈伏矣。朝廷措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伏鼎鑊。

諸又奏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狀曰。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朝旨者。臣切謂若非大臣全無憂邊之心。即是微臣當坐罔上之罪。二者之間必有一焉。臣伏思陝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寬平。易爲衝突。若戎馬之勢不遏。則爲關中之憂。關中之憂則天下之憂也。故國家自有西事以來。以涇原爲統帥之府。前歲葛懷敏喪師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經制。而先遣中使諭之以意。其時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與韓琦同往。朝廷遂遣韓琦范仲淹同共經畧。又差張亢知渭州狄青同爲一路部署琦等雖名四路招討其實只是管虞涇原亢領州事。青爲副將。即是朝廷憂涇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召琦仲淹赴闕。又使中使問仲淹何人可以爲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淹充四路招討。尹洙代張亢知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況往彼宣撫。則固知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已罷鄭戩四路。又移尹洙知晉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職事。且仲淹號爲最曉邊事。不敢獨當。孫沔亦是朝廷精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淹二年涇原成效可守。故專任狄青足以了事。臣實以爲不然。伏自懷敏覆沒之後兵氣沮喪。未有小勝。百姓遭劫掠之餘。雖欲峙復而生靈未獲幸賊未至。而謂今實議和未定。而早懈怠。撫將勵軍民之心。向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於生戶界中得一城寨。尚有劫奪殺傷不絶

相保賊馬若至。誰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縁昨者狄青尹洙各辨行事上煩朝廷。臣竊料朝廷之意。謂此二人偏見之情以相知。故換孫沔在青之上。欲令處事在兩人商量。今來只因孫沔稱病遂將涇原路兵馬專令狄青進止。豈天下之慮更無一奇才可以知渭州與青共事者。是大臣不思之甚也。况始因行事辨暴朝廷不欲問罪。遂奪尹洙兵柄。不知是何處置。縱青驕自矜。向來著大功家恩遂擢。又其爲此。卒暴部下偏裨不伏。昨以劉滬敢罵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來以青獨當一路。豈不憂偏裨不伏。而敗國家之事乎。雖傳聞仲淹請行。若朝廷從之。不過本州駐劄。大節須別得渭州知州與青從急商量戰守之勢。又况龐籍守延。猶與王信等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當最難一路。然乃精事差與爲伍。以保總豈肯朝廷之賢一至於此。伏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或將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

果能保必勝之勢。一貽朝廷之憂。則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上之罪。

四年增改起居注論契丹請絕元昊貢獻。書上疏曰。臣伏覩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二十四日朝見。說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書又知河東邊奏甚急。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軍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切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戎狄桀驁。肆其憑陵。今者使來。亦此之故。切緣元昊世稱藩臣。一旦僭叛。於搆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以契丹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虜中虜主親與臣言。漢使去時。吾問西夏事。了遣人來諭。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與臣言。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只緣呂夷簡病。退遲延。遂差使乃隱諱云無此言。暨乾元節信使蕭忠孝等。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昊商量。及至朝廷。當元昊叛時。朝廷遣使告之。及其和約。謗說則問而不對。至若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奏陳其所請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昊之和。遂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唯與元昊絕和。最爲難處置。臣切計之。遂詞以謝北虜。復詞以欺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豈當今可行之策也。然臣思慮其之禍。自此起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虜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虜。亦有兵禍。二虜連謀。兵爲矛盾之勢。北人有大兩人。必來拒納之間。勢皆有窺擇禍亂。難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得其要矣。必若有元昊以爲外虞。堅絕其約使北胡不能反。我以兩疑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辨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以僭尊號改年名。未稱臣。不奉表。此其屈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今改年號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虜使還。將又

招之。大率之性。皆不懷舍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策。與奪之權也。今西戎但要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輟。及其使我絕之。而遂即成之。弊舊之氣。皆不憚。婦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而使我絕約。皆胡人之狡謀耳。臣切料北虜因氏損之勢爲聚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以仁恕尚不忍令其戰鬪以致死傷之禍。況鄰國之喜。肯自力而不能。以偏師所以無變南北。實矣。一小善不可損兄弟之國。情所謂邊此夷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者。元昊自有疊僕遣於北朝今日即師。非復前職。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乎錄名體未順。雖以報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借僞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惟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其每事。若順則受其來。若東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難與四海會同。懼失信於西人。亦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怨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虜雖貪婪。固當聞此而掩心矣。唯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誓國家之意。臣又聞前日胡人解甲。往幽州。亦邊勿掠財物。近奉命安撫極者。甚無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常觀北朝氣陵中國。俗於事緒。以起兵端。歸於強弩相射。利如研擊而已。不可不早備也。唯陛下圖之。

請又論元昊所上誓書上疏曰。臣竊聞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埽燹入爲虜中徵詞。不取與元昊執誓書。旦復行封冊之禮。以觀虜變。此皆游談之過也。臣昨在虜中。錯聞書意。虜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冊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別無徵責。臣又評觀二虜形勢。唯有速行封冊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

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知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自非觀望，加以契丹舊在雖賽，元昊兒復妻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爭久生，非我之利。切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使謗於利，乃背和耳，皆是心服。若知我已遲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丹而專力，其分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為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俟虜未定，二虜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則何詞以拒之？不如先降敕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事敵壯虜，此則關二虜之策也。惟早圖之。

三年，賈昌朝上備邊六事，奏曰：臣竊惟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祖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冑，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復振，近歲因循，倖于承飾，廚傳沽名譽，本由勳敘坐取武爵者多矣，其未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佚樂僥倖，平患何望於吾。然泰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嗚兵上眾，士不素練，困難指蹤，將未得人，豈免覆易。以棄易之將，御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便當為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貴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請守鎮之地，無數更易，管軍刺史以下官秩宜當其所，授以待有功。如陽宗熟事昧，亮章恩倖之人，尚在泉任，宜速別擇人代之。此臣所陳最弊之端也。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乾德中，命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皇帝著紫貂裘帽，御講武殿帷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禦，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以威也。今命將帥，心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可當得也。豈而未錫與一皆用例。如臨兵之際，須特出非常褒賞，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軍政必相參議，計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長貳，推恩意，擇其小者，以大勳賞威

刑，皆得便宜從事，偏將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筦榷賦稅府庫之物，皆得而用之。如太祖置方鎮遺意，雖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財用出納，皆聽其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可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蓋土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射，自古禦寇，必用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為河北、河東強壯除已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擇為籍，其版額各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點刺，澆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兵而省供饋，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兵。太祖下

今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舍之門有賣酒者則貰去之士卒有服繒綵者則詰責之其時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此殆衣食所資用之過也請舊例三年轉資請之落權正授者雖未能易成制即不須一例使為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實有才勇可任將者授之又令之兵器類多號搭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攻戰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卻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夫一隊將則合隊皆誅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者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虜合從以掎角中國之勢既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盟明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者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緜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耳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

之數幾可取足而一歲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益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廝囉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為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懷於西國矣誠則為備為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屬戶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我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既為戎虜協侵而塞上諸州藩籬為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畧務在招懷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庶可為吾藩籬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賊則有前茅慮無其密謹者唯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瑾守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舍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副事者所遣不過數千錢但略涉境上道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幾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夫蕃夷割之殘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效乎願罷裁抑將帥之制邊臣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牙爪而臨戰自衛無掣肘之虞募死力為覘候而坐知敵情矣此兵之要也

禦邊

宋仁宗慶曆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論削兵當澄其冗弛邊當擇其要
上奏曰臣聞茶鹽之法漢唐之所取贍也孔僅建白有鐵鹽之利桑
羊畫策爲安邊之本張林銜親陳其方此煮海之利也至如張滂
始倡於貞元之間王涯繼議於太和之後鄭注建替一二具術此摘
山之稅也國家茶鹽之利兼唐數十倍矣向以邊隅用兵經費不足
主計之吏益求其羨新舊之法屢更是非之議紛起屢嘗昔急遽近
諠然究其弊源多厚利之可致我試陳一管或可取爲臣嘗究桑羊
之說觀倪寬之論從大夫之計則曰備邊塞偏乏成必蓄貨長財以
摯不執道有無調緩急必建本抑末以制蠹人覽文學之答則曰唐
通德閑仁義必本籍民怨以興教化還命都高至義必防害利門以
勸農桑一者之術交言不相勝乎無所歸宗由是謂利權者不知興
王致治之本談古道者未知佐財備邊之急今徒能語興王致治而
不能名其害則腐儒之議也止能語佐財備邊而不能思其本則害
國之賊也今國家邊王風熙需要國用積聚而利深遠楼者兵不可
削籍而邊不可弛供故也然兵有可削之術邊有可弛之誤所謂兵
有可削者非能去之也在乎澄其冗者而已所謂邊可弛者非不備
之也要乎得其要者而已今中自京畿外至州縣防戍之卒屯駐之
兵且精壯數百萬無技勇者有之矣羸弱朽邁則虛爲耗食是皆可
澄之者也今也備之蠢存乎西北自西羌叛命以來朝廷制禦之術
爲不少矣且北鄙雖結驩孝好無輕侮寇鈔之患然烽候不可不嚴
壁壘不可不備且邊陲所恃唯騎與射若夫弓弩大戟長矛巨盾鈹
之所中力之所推所費連肢則非彼之所能加也儻擇驍而就步則

參伍不能當中國之二必若馳高騖下規廻矩折則非中國之所能
堪也中國之馬駑駘既多騎士又非精習戰陣之際步兵整肅騎士
紛雜多或撓亂誠宜損其驚下存其精銳以增步兵東漢晉諸邊亭
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此其効也而況給一騎之費可以贍步兵數
人矣得不謹害而就利哉此又可以理之者至如今之邊備多屯內
兵至宜非所謂發郡非所習而坐食備屢懼法給賜復於安邊無知
賦若有未當識陣伍而關金鼓者忽有一旦之用搢三屬之弓當藩
增其津疾雖切於其則恐疲弊類什之不暇非全勝之師也夫邊塞
之人士俗悍勁便騎射能寒暑與戎人習尚同寇或暴至皆能為
保聚有同心雖討擊驅逐亦常參用然什不行僅所遣實參其若處
兵屯餘鵠集尋其最以長技緩其刑兵示之以進退之形權之以賞
罰之柄分之以部隊鎮之以餘弓兼弓可以不傷賊租可以自購省
兩將徭費以內兵則爲全勝之師矣此所謂得其要者如此而後國
邊可以寬本業可以阜教化可以振會郡可以消而免夫手腐儒之
議兩適乎衛罰之敗也願陛下不以臣說爲妄特留聖意
四年弼上河北守禦十三策疏曰臣伏以北虜自古為中國患豈事
時謂之獯鬻周時謂之玁狁秦時謂之胡漢時謂之匈奴唐時謂之
突厥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知耕
貨寶無城郭之服氈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獵
之事貪虫之獲食其肉衣其皮而已臭於是見中國之饒萬物之富
愛而不可得學而不可及貪婪之性從有始哉則不得不爲邊鄙侵
掠之患也然爲患淺深係其強弱亦係中國盛衰爲變皆而入寇或
使邊境晏然或肆擾中原或受出嬰壯或貴與力而臣蓄之或從權宜
而弁權之伏願陛下留意歷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姓而

外事四夷，苟有因此之事，喜歐之而已。後有曰：荅以禮，羈縻不絶而已。又有或質其子，或盟於天，或啗之金帛以厭其欲，或結之姻好以羈其心。自古謀謨之臣，建為萬世策，相與事於廟堂之上者，亦惟此數者而已。國家初得天下，震耀威武。太祖待五虜僭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因親征之衂，虜勢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嗣位之始，專用文德，于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徒知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忘戰，去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西北之寇，豈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

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有奏，默中事宜，則擿曰：探候之人，妄報所以希賞，固未嘗聽也。蓄使每到朝廷，恃慢則尚曰戎狄之人，無禮，是非長事，固不足恤也。但欲自遵恭，倖為包容，其實倫安，不實為國家遠虑。任事者重失長之遺經，所以啟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窮困，未有勝算，至慶曆二年，契丹覬覦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皇，不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且為一時之安。此　邊所以敢然者，蓋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臣竊見二虜為患，卒未寧息，西若則北助，北静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安享重幣，交戰則必致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納。往復自若，去住無礙，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為邊患。萬一何後悔，而長守誓盟，偷盟擾邊，我則邊困不幸，亟為相攻賊中也。則彼一舉所圖，又甚大矣。臣故曰：二虜為患，卒未寧息。自上所陳

西北形勢，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後契丹自得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所生英豪，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立中國家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我當以中國勍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古之夷狄待二虜哉。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一虜知為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為無事，二虜各擁厚利，退而養勇，不敢不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祖可約也。臣向者奉德音，令輔臣范仲淹等署西事，令臣專管北事，臣才識無取，盡膺擢待，退自惟何以為報，晝夜不敢怠，以求豢慮，今錄得守禦凡十三事纔禦凡七事，謹具如左。

一、河北三十六州軍，內緣邊次邊，如北京、雄、霸、都、深、保、滄、瀛、

恩、冀十二州，及信安、順安、保安、保定、乾寧、永寧七軍，總一十九處，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滄瀛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羽翼支體，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滄各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乃九城都用三十萬兵，定五萬，滄瀛各三萬，冀二萬[illegible]保、祁、深、廣信、安肅各一萬[illegible]洺、順安、信安、保定、乾寧、永寧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之兵，及可明年將有驅逐，雖說抽兵十八萬，本城五萬里用兵時曾十萬，合射戰兵是矣。此三十萬者，非如舊歲每年閉門自守，特欲各以按戰也。當時無守不要，所以寬兵營堂直抵澶淵。

戎至渡河為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頭三十萬者。
左右出入。縱橫救應。則敵逗撓衝陷。權輕臣遊恩來信。虜敵長
驅而南也。頃年大兵為患。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
塗地。則無以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
十九城。若敗則左救援失則橫擾。豈更有昔時之虞耶。其外十
七城不復事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
一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比值因如之弊。自來都不選擇。贓汙
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措置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
間苟且之人。止是幹辦事之務。其歷久到官。自知不及其考。率
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又借以擢前卷的異日
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沒誰深入。為患不細。其已併十九州軍在
河朔尤為要害。內定保雄霸滄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

近已行旨選人差定見在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爲鎮撫。滄
邢深六州保定乾寧永寧三軍見乎一家。亦乞選差長吏文臣技
久於其任。內擇故舊開者使與就遷秩。或厚加賜予。使樂於
邊寄。其所總者則悉心營職。自日久積或無勸可尚。才有不之
者罷之。與內地合入差遣。若故為奔競欲速遷。往反有罪不可
爭而法不至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福必及。欺敝不為
別有事件。已具邊是。
一除上件十九州軍長吏已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等使
鈐轄。分摩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不許循入。並
須一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兼虜皆舉州兵之際有可使與
夫臨時外求。得失相萬也。
一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只此有限。兵食事缺。必須選為

奪其間歲有出繫錄之不復兵寇至益兵食常本是則兼敵擾
於河所不至。民由是困。敝由是起。此歷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
晉失燕薊之險。無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饋運愈厚。國朝雖之
願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虜忽生變。雖
強與復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鄙已非向去。未有寧歲也。
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也。輒得養兵二條。其一發守邊兵
民合留外。已點弓箭手兼粮田。使其分戍於河南郡縣濟濮等州
以教以養。候其抑衛實不勞而足。再二年一代。遇有警急發行。
君至不自日可到。豈有從間不及者。郡所以贈省河朔錄倉以
寬農民。使之安逸。作定遠行宜在所消無幾。即師有征不可
以避救。其二銓之州軍。其救亦更移河南民就大漕江淮運
以實之。分屯近邊兵為每二歲一代。亦足以寬河朔之困。其二

者可擇一嵗或蒙用小害。不然臣恐無事時河北已見疲弊。
且用武之重加。欲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足憂虜
哉。
一河北兵號勁兵之處。若盡行招蒐。則無敵於天下矣。然于頃
年朝廷與匈奴講和。虜每入寇。唯懼北兵。視南兵輕蔑之也。
蓋分南北兵各為一軍。凡虜陣必先犯南兵。南兵潰則并北軍
衆之而必敗。嘗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戰者。敗走北兵。而南兵尚
多。徒能張為虛聲。而實不足用也。頃自今河北增募土人為禁
軍。料錢不可過五百文。每成一指揮。即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
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不數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豈敢輕
動哉。恐議者謂不宜益兵。則請於河北郡縣招收以易後士。所增
與既得土兵易戍他郡。狠不足則擬用臣南養兵二條

一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内信任爲所以視中原用人亦如己國向者燕王威望著於北虜知是皇叔又爲王爵擧天下之尊無與二請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無敢當者北虜疑此益所畏惧故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啼每牽牛馬度河或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服如此虜人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見重於虜朝廷有如是親賢尊禮重勢未必不爲王而止今春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則北虜以朝廷爲重王之薨則北虜以朝廷爲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出衆材而親王素有威望爲留[?]奴所畏者又已淪謝且不復更聞有重親可以爲朝廷羽翰者必謂王室孤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

以動揺此誠宜爲夷狄之所窺測也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理達曉人事者十數人爲王數千里知州（[illegible]）又擇其次者數十人爲千里内州二州鈐轄（[illegible]）官典處其稍堪差使者爲諸路都監監押（[illegible]）亟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案賞罰之法以勸沮之内有勤儉好學接賓屬有曉習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高下等級降詔獎諭或賜金帛或遷官秩有諸過者亦量大小等第以罰修或贖金或降官甚者召還熙於宮中停之省過一二年（[illegible]）後遣補外凡三省過而遂不改者終身使衆朝稱如此教育之[illegible]試之善者必賞不善必罰庶如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一[illegible]問使

漢東平二王者不爲難矣内可以爲蕃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國家者之急務臣觀三代已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則[?]封建宗室王子孫之子亦皆爲侯爲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庇蔭根本强大王室壯觀天下使英豪無間[?]無異意靖四海之内盡是一姓雖有山[?]封不敢妄[?]此所代帝王制御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之所理故抑厭[?]同萎棄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就書之官又立員虚設是盡叛萬之而不令知善道爲善人甚非帝王養宗室之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而姪者無不教[?]誘使之成立[?]持門户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没又有携質之衣[?]子[?]者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而每日那一二錢令厭子之市學誦之學課亦欲庶子稍[?]識字有所進[?]而嗣其家國而[?]者

天下基業全籍賢祖宗勳業而致所宜子孫相承千萬年爲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爲遐思[illegible]外夷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臣竊憂之臣又伏思陛下任事用知爲殿前副指揮使任曾琮爲馬軍副都指揮使是任親也用知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以任之則宗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之耶陛下不[illegible]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誠之當自有人矣[illegible]唯朝會時[illegible]行[illegible]盡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illegible]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況四夷乎[illegible]古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啻萬代而宗室不教不識不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者也宜其爲識者之所憂而北虜之所輕也且如北虜有南大王並[illegible]孝[illegible]北大王蕭孝惠[illegible]一王[illegible]陽[illegible]

賛王奕離畢是其近親者甚衆臣前歲奉使亟與之接又詢其
國人者知實皆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
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有實爾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聲
名漸著聞於彼虜亦謂南朝宗室有人今根本牢矣藩屏固矣欲
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救治務者亦有虛聲儀敵者兵
允重先聲而後實況臣之所說必能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
疑

一 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事時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爲逐路部管
司抽起若邊無人卻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邊如其
山川道路要害彼中人情復諳虜兵次第又務其營護骨肉之
心且又狠於州將命令所以禁必堅戰必勝也若遠入內地則
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肉不居州將命令不習

又爲南兵旣弱所累則禁不必堅戰不必勝也北虜惟怯土兵
每聞以南兵替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勝而回也前年河朔有
警定帥復尋景德故事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朔之民大恐以謂
官軍必敗革而虜騎中古不見失律不然使師必矣臣願自此
若虜入寇沿邊土兵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管司抽移若邊處土
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如其有餘方許部管司抽起況部管司
自有近裏州軍土兵可以聚而爲大陣矣[illegible]
[illegible]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更不出[illegible]十七城聚大陣兵者邊兵勇悍不畏堅
敵虜騎初入侵當堂堂之鋒或得便可戰必能取勝則近裏州
軍人心自安則雖是南兵之怯亦自增氣若以南兵在邊遠鎮
一敗虜騎乘勝而南則表裏寒心雖精銳盡在部管司亦已遲
矣必能保其全勝哉

一 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山子度
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由兵廣信安肅之間大抵虜騎率
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軍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
之間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爲虜騎
奔路今遂置保安軍介於二州以當賊衝然後開掘不已一塘相
連殆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或寒冬水合或旱歲水竭
亦可以濟未爲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虜騎無以
過矣自餘東從泥姑海口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漫
若用以爲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已塘水
之阻虜騎可以平入虜若守盟不動則我無先發但用臣上籌
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若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爲福
遂志此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來虜騎初入

沿邊州軍堅壁亦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逕將入鎮定亦堅
壁虜必易我而直掠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躡虜而
不與戰虜必分兵來備也而令鎮定互開壁復不與戰虜既前
後受敵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十
艘出壯兵三千趨平州入寇冢居咫尺無蔽[illegible]
[illegible]水計其日然後自雄霸之間[illegible]又
出精兵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搗其腹心破其聚積彼見兩下兵
入則莫之爲計矣燕地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爲三師所牽
而不能遽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路及鎮定兵合擊
必大破之追奔及霧靈敗虜兵過山後[illegible]
[illegible]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畏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
地況數郡陷虜之俗平景朝初有之懷臣自願必無遺策矣既

以兵守四隘口外踰西山後有新開父牛鐵腳猪窠三口虜人
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崚狹不容車馬人行入雲山為陘人通行則為行
道雖不加防守亦無所害或於口側少伏兵馬縱虜入寇要伏
可以盡殺之假如陛下謹重未欲盡舉復燕之策即請寇入之
後頓重兵於西山下廣縣有所掠而東出古北路進退不違我於
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要使進敗僂無深入之慮虜勢既
屈與物則削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一燕地舊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慣為匈奴所制然有
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為主往往嘆惜形於詠歌臣前
年奉使虜廷往往復數次邊人皆勸臣無重契丹以因民為
一入寇我沿邊之人甚有豪傑每一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
為官軍前驅候朝廷復取燕薊者皆知為善人死亦幸矣臣切

壯之威謝而退朝廷之力未及外徵邊虜遏豪之請臣未嘗
忘懷忽為異日之外用自後不辭參詳所得邊豪頗多擄兵虜
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之民各自率鄉戶各成一隊或為嚮導
或為內應或破陣或攻城大可以為王師之助矣其始去則質
其家臣成功則虜其嘗臣不忠蓋知而反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則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
衆力足以御寇不假求外援以自助唯是北虜強盛十倍羌人異
日海寇悉衆南下王師力若不給則禍未可遲宜求所以牽制
之術徒有後顧而不敢專向有所憚而不能盡銳以來我力足
以禦之此不可不慮也今契丹盡服諸番惟元昊回鶻高麗女
真渤海家奚鐵勒黑水靺鞨室韋達靼步奚等弱者盡有其地強者
止納其貢賦獨有高麗不伏自謂素秦之後三韓舊邦詩書禮

義之風不減於中國契丹用力制之高麗亦不戰後不得已而
臣之契丹知其非本心靖安勞於制御高麗亦終有嚮順朝廷
之心臣伏見淳化年中其國王王治遭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
來朝納款太宗不從但詔順回答又於咸平年中其國王王誦
遣戶部郎中李宣古來使真宗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祥符
七年其國王王詢遣工部侍郎尹古貢表來使表稱今欲絕契
丹乞歸附大國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號真宗又不許陛下即
位後天聖二年復曾遣使來朝朝廷差柳植管接其事甚近奇
以賴諸前後高麗四次遣使備言無累必害不願附契丹而顧
歸朝廷終不允許雖然高麗欲附之切如渴者望飲飢者望食
無一日而忘也但慕聖人之德則其來也必矣果則甚遇之許其
歲朝京師賜與差厚以回其心使為款命之辭以悅其衷

屯時契丹投微把頭以遏志義之人使高麗永之自約曰契丹
往年無故侵高麗三韓之地今又累興師旅今計未無厭高麗
甚苦之我先帝念惜民命未欲興之關故發遣使者於茲四
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盟肆其吞犯我境中外軍民並忽曾願死
戰我不敢輕舉師行有日高麗又與兵相應表裏夾攻契丹既
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盡歸高麗我於毫不取也但止
復所割故地爾高麗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歲斂取過者向
者恨無大國之助以絕之聞今之許必然從命然則契丹不足
破也或者疑其納高麗而契丹可以為詞端不便臣答曰前歲
之防豈為納高麗與雜番羌狄之釁變詐多端而敢背盟何說
不可止宜備自御禦不敢有為直使禍來望寧兵端慮者尚不
學如此況誰撲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契丹來問我當答

以中原自古受方國之朝獻列高麗於東朝廷正朔但中原有
曆今卻復舊好使我何辭拒絶之與契丹納諸國之款一也契
丹安能使我必不納高麗之貢哉臣又思之若契丹實弱不足
為虞或能謹守盟好無陵轢中國之志則何用遽納高麗之款
而忽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獨與中原為敵國
而斷有憑陵之心況前歲已生釁隙自知不直譖朝廷偏增金
帛復圖釋憾年久又將先有以制我為發而謀之則不及矣經
營措置今多其辭臣又嘗聞契丹藉口我元昊與高麗約連衡
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麗取登萊沂密諸州[illegible]
知[illegible]我則取河北三十六州軍以河為界臣聞此久
矣萬一果如斯說臣恐朝廷必無以制之外寇如此窺圖中國
中國但因循日過一日臣不知終久如何矣高麗累年貢奉朝

廷朝廷終不許遣使志事契丹謂以為契丹用也契丹所使無
令不從今朝廷能許高麗通貢正遂其久志則必反為我之用
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執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丹實憚之天
聖三年契丹嘗伐高麗[illegible]高麗敗契丹兵三十萬匹
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麗
不必候契丹動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麗為後患卒未敢盡
眾而南只此已為中國之大利也臣輒陳下行之[illegible]
一 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素稱已前不甚
通熟盡溪澗峻狹林木擁遏故虜軍由此路而入今聞有未有亦
必難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盡開鑿道路直
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
契丹舊亦疑朝廷有復燕之志恐天兵度界河直抵趨燕京則

虜人從此我不意由山後進兵寄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
以解收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緣邊已曾探報聞于朝廷今或
契丹自廢信誓開入寇我必以重師御其鋒若有西山別來出
于鎮定橫行[illegible]曾置敗補則大事去矣兵家切務不可不知
當得餘幹而[illegible]者密往經制如何也哉如何措置必有可以
勝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
一 祁深二城舊皆要郡常兵至少故城壘迫而隳不甚脩葺切聞
契丹今復入寇必知吾重兵屯鎮定不肯南面直來犯遠保州便
取東南路由祁深以來祁深二州當虜而高老以防攻遠[illegible]
[illegible]又曰虜既憚鎮定而忽祁深必攻二城兵寡
不能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城潛出精兵首尾應而擊之必
大得志此係於臨時非可預度然亦當知之候其警則易為謀

矣
一 前唐以前匈奴入寇皆由上郡雁門定襄等路蓋當時中國
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
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薊不復專定襄等路故適今朝
廷若留意河朔邊郡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或
雖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為掎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
或勒主城地或遠作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路可以出奇制
此須預為經度事有限備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使
避河朔兼東相應寇不能逞其謀實邊防之急務也
右守禦二策總一十三條是臣慶歷壬午二歲奉使契丹日於河朔往
回十餘次詢諸緣邊五兵并內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甚詳及到虜
廷職事之暇見其情狀以至肯於載籍皆於時務用心采聚撰述以

副陛下委責之意。非臣任冒聽聞聖聰。惟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
遂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己徇私。剛拒眾
議。兩府亦不得畏事養望而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忠可納
矣。臣聞古者人君遭患難則進脩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王出羑里
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紂。句踐敗會稽。厲精武事而平吳夫差。又聞主
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是故陳王答書。恃僵而揚眾。下殿請死赦賊
致亮難制。而裴度推不兩全之論。滅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
之君臣。所為各得其道。無不建功立業。垂名後世者也。昨契丹背約
呼索無厭。朝廷以中國之尊。忍恥斂怀。陛下固未聞有文王句踐復
讎雪恥之心。臣亦未見有楊素裴度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
解紛。建功立業。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料北虜勢方強盛。可以為
寇。而朝宜識知者有謀也。謀而後舉。以為萬全之策也。又料中國之

勢。如入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然。雖始未及其身。可謂危矣。且虜之強
既如彼。中國之危又如此。而向不急求所救之術。是欲養之成禍。豈
之自亡耶。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恨未得死所以紓國難。願解臣樞
職。與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經營邊事。雖未敢必稱無虞。然料或可
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裁擇。
弼又論契丹不寇河東上疏曰。臣昨日垂拱奏事。蒙宣諭今來虜主
雲州會禮。恐於河東作過。令兩府敍條畫。臣謂契丹稱兵可施誘
設此外寇上煩聖慮。聞命震驚。不遑寧處。然退自思念。僅得粗畧。切
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未肯切發二也。
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而來。易入而難出三也。河北富
實。河南虛乏。必不肯擊虛乏。而令我備富實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
有備。聚虜窺南下之心久矣。躁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也。若
敵弃我不測而入。當行號遣使於倉卒。必不肯先報雲州會禮六也。
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怨
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有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
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保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執元昊
使未還。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
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我攻燕為牽制之術。于今不聞備
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未復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
丹不寇河東必矣。臣今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
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必在河朔。河東又何為。所以臣近奏河北
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下。只且令田況
往彼按臣所說。此乃平時備禦所為。非今來禦寇之意也。河朔
二三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禦寇。乃是張聲勢之虛聲。適足重

敵人之姦計。為患愈大。不可不思。臣前歲奉使契丹。虜主言無所增賂。
蓋為朝廷方盡力西鄙。未遑北事。於是忍辱自屈。歲增所入。聊以款
兵緩禍。而望雪恥於後也。臣今欲乞必頗俞允。不枉[illegible]兵備敵以安
元元。至於身並國恐亦無可副。臣不勝大幸。
弼又論元昊所上誓書疏曰。臣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其奏錄禮
恭順二邊。朝廷所約只是疆場上微有商量。雖楊守素等對朝乞與
妨順商議。亦以必知之。意使之淳信。不可為其恭順。所於元約事外
別有請難。遂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心。或必盡力與契丹相持。
若二寇自相殺伐。而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絕和約。
或大段拖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此。此必然之理
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恭請此書。倘無他。將來若違謝
更成禍亂。不可過為。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譯擇。

五年琦為河北宣撫使論河北七事上疏曰臣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燕薊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失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它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度河而北徧詢于人頗知祖宗以來邊防事體者觀其所論皆有條理太祖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遣兵禦有勝敗而不能長驅真宗初邊兵亦少矣而有長驅之患者蓋我太祖太宗時屢出師深入攻討及敵至又有諸將奮兵抗戰胡騎雖勝知我相繼開闢發兵四至無逗遛之懼是以忽忽出塞不敢長驅也洎真宗即位撫使師之卿下詔遣臣寵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縱不得已出塞只許依林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是堅壁之下未顧而進一北大名一把滹沱湖是故雖無衆師之旁而有長驅之患真宗再駕河朔軍而講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嘗為史官編修國史以士人之說參驗之大略相合既得祖宗制御之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祖宗朝者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牴牾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行北虜苟動必有闕誤此號令不及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用兵今七年天下凡經十餘戰無戰不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賊威今不及先朝張諸二也北虜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勝兩府大臣未敢主事設有所言斷然而行則橫議蜂起謂為朋黨以此往往破壞曾行復止是故朝政不舉北虜苟動事或一失乖離敵為朝廷之行之四方多鬱此執政事者不及先朝大臣主謀三也天下之人恩信不及祀事重疊恩澤不及骨肉愁怨恨矣不思既近年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虜苟動大兵四集百姓必有觀望而起者自憂內患不暇豈暇防外虞哉此民心不及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瀚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人已困取於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唯根括措積有準備外其餘城庫無不空虛北虜一動所費無涯今來有財用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強敵窺中國必須攻伐宜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偏裨五七人可於陣中驅使北虜苟動大兵畢集都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不及先朝有勇而習戰陣六也軍政廢弛士卒驕惰居常少有錢帛衣不過喜賞已謀緩急都將結舒邊將若急有調發使當矢石則豈無變亂與外寇合勢乘隙此保塞寨逐滄州兵被劫瀛州莫州兵殺知順安軍自餘軍城小寨無不白日劫人合殊無畏懼其事甚近可以為鑒此士卒不及先朝齊整七也上件七事蓋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係邊防大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驗而革因循之弊者自宸斷以為久長之策未為太晚

仁宗時除襄知諫院論曰二虜皆為邊患上奏曰或曰今拒二虜皆為邊患何以處之臣請校輕重之勢數理道之宜者行之然沿邊亦須備契丹一處我軍未能決勝則人心搖動中國之勢十去五六況元昊之和未常契丹以兵脅之二虜通謀元昊嘗陝西契丹嘗河北合兵而出河東則中國所備者衆而兵勢分此天下至危之勢也襄又奏曰或曰前所陳沿邊地形之勢勝在我其利出攻乎曰出攻未見其利也何則我雖有地形之勝而西虜之地亦多險隘是皆有地利但為客者敗多而為主者勝多耳今若興兵出攻且西虜地無水草又飛狐鈔要崎嶇山谷虜必深遁遠去我若進攻虜必遣兵依險設伏絶我糧道進則不得攻止則糧不給退則必有掩襲之兵此

出攻其利少也。或曰既不可出攻。又不可通和。但增兵守邊勞費將
多。虜何時可破矣。曰若邊郡帥臣能振紀綱諸將之使其來役而致之。
然後元昊可得而制也。此最為上策。
襄又乞大為邊備之要上奏曰。或曰契丹事宜如此。朝廷應副兵
擇將可以禦之。臣謂不然。不去其弊。不求其要。兵多益分危事也。臣
所謂求其要者。一曰變軍法。二曰委兵柄於必戰之人。三曰擇偏裨
於行陣。四曰去無用之兵。五曰分守兵與應兵為首尾救援之勢。六
曰擇要害郡縣之官。六者既備。然後可言邊備。若因循舊弊。未見可
勝之期。此方今至急之務也。
襄又乞拒契丹之請上奏曰。契丹今以兵助中國。封元昊為蕃臣。
朝廷若不從其請。契丹必以為詞。又駐兵雲州。正當鴈門之路。或侵
盟好。即為邊患。河東河北必為大備。或曰契丹今在雲中只是帳下

兵馬未嘗點集他部。必非大舉。臣謂元昊銜師既得此事端。傳機而起。
不踰月而大合。豈得不為患哉。患在目前。若拒契丹則當速為備。
襄又請納元昊使人上奏曰。右臣竊伏見北虜請絕西人使續者而
西人納款之信已來。從北虜則畏西人。納西人則畏北虜。不當處堂
之上何以為謀。自元昊寇邊以來。四寨有累敗之羞。而無一戰之勝。
復忍恥屈辭。以金帛買和。又不能自為。而假手黠虜。當虜人對梁遣
遣耶律佯說元昊之特中國。今日之患已萌矣。而中道有可悔之理。
而大臣執不悟之迹。事至於今。勢何可已。使北虜妄然不動。使和而
邊功廢。已為吾大患。二虜詐謀。一來納款。一請絕和。而使中國絕和。
莫知所從。亦是為患。二虜富有釁而相攻。使中國納西則違北心。顧
北則失西好。亦是為患。然竊為憂患。宜擇其輕。何謂擇輕。違納西人
是也。今料二虜者未過直疑北虜之有隙。與實無隙耳。且使我和西而

實報。虜本志。今和無說而反請我絕之。其意何在。豈非虜銜其離
白是能指麾中國。謂和必由我。不和亦由我。欲使元昊必信中國和
與不和皆由之。故託有隙之名而遣絕和之使。苟中國遂從其請。則
元昊不得不信中國動止由於虜也。是北虜一。興西賊為有隙之名。
使元昊遂信中國不得自由。此則北虜之舉。南則指麾中國。西則能
信服羌人。他日知為元昊服罪之名。又使中國通好。則度吾今已從
其請。則後日必不能違。苟至於斯。中國不能為國矣。以此言之。二虜
雖無隙而詐來請絕。不可從之必矣。若實有隙則納西人。雖為中國
之利。西人新與虜結釁。而與我和。得無南顧之憂。而專來備力以拒虜。
必不肯輕絕吾盟。北虜萬欵西榮。元昊吾雖不從其絕和。亦不有力
分兵而寇中國。以此而言。雖實有隙。尤宜早納西人也。然以二虜交
構中國者。見蓋由從前所議參差兩端不決。切恐西人已到。議者尤

更遲疑。伏望聖慈決於宸斷。
襄又乞通和之後早計費用上奏曰。自趙元昊狂悖以來。朝廷日
發關東兵馬以為邊郡守備。然沿邊州軍自來只約見在人馬留要
為一二歲計。今者增兵與馬比舊數多倍。至於饋運芻粟轄兵
甲修葺城寨無稿給賜之費。日以益廣。若終一歲而計之。其費用之
物。天下必倍多於每歲。既邊兵未有罷期。則其費愈多。臣恐耳歲之
後。必有議者建白請賜元昊金帛與之通和者。臣謂此謀非國家長
久之計也。若元昊則去尊號。臣禮如舊。朝廷但赦其罪。亦不當大與
金帛。與之金帛。是為狂悖而得之。況元昊豈肯削去僭號。何名而賜
之金帛與之通和哉。國家遣北虜其費不少。若更與西虜通和。使北
虜覘中國之強弱而恃其救。以不細事也。臣謂朝廷將來罷通和之
後。莫若早計度減損費用之物。苟費用不減於舊日。則何以持久而

狂瞽也。

宰臣在崇政殿與樞密院同答手詔曰：臣等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崇政殿，面賜手詔各一封，仍令中書樞密院一處商量對答聞奏者。伏讀聖訓，而聖慮深遠，詳熟精分條目，乃知皇帝陛下防危於未形，求策於事先，猶復詢謀，偏訪良籌，此誠聖人勞謙思治，待索廣詢，不以管轄掩帝常之謀，不以高深解淺近之言，雖奔訪問而拜言，無以過此矣。獨臣等昔嘗抑亦天下事甚然，臣等與聞機事，皆奉進司。自去歲春，陛下有秘殿書告之勞，速陽敷納之慮，是時中書樞密院亦命條對，意欲參畫面諭，以謂兩府者佐天子決大政於四海，謀議舜百官，然不過片言可以防患，或寸啟可以佐時，凡有見聞，便當報虜，不須承今然後告獻。而寀首丁寧，俾不犍免戒，循待罪承道，大綱雖備天地包荒之仁，然愈股肱同體之義。今者再煩清問，更重前尤，臣不敢固拒詔旨，仍且許協陳公論，衛思報答萬一，可宣言敢不盡心。同上惡對，謹案聖詔大略，以今契丹因兩西征之後，遣使來爭邊慮，故聖則有遂求從議，多違將何回答。臣等竊謂戎狄之性，豺狼可以仁義禮法為期，待文書辭令約束，見利則動，乘間則爭，狼子野心，固其常態。至於向背之勞逆，利害之輕重，雖曰匪人，亦將有覩。契丹自景德通好，垂五十年，寇盜相望於歲時，金帛皆受於無功，豈為不汗而坐收厚利，遂據不拾而自稱鄰國，彼若實緣此稍有謂違，而不管常候所資，何謂利而捨所得。今或自逞悟慢，固作端倪而激漸盟以國入寇，是則部落叢調然之告，而黍須當解之私，罪害必有失不勝負之憂。掠野不過牛羊虜害之獲，我若堅壁以挫其鋒，畜力以待疲老，則不追，來則必守，但恐彼之所獲不復有五十萬之數矣。捨數明貳戰鬪，則向邊而背等絕歲輸；採掠等則利輕而害重，果從此衆是謂無謀。況今持聘之來，未失睦鄰之意，且西北邊壘遠近皆具知。臣議出師，固當通問，曾歲寫報之後，近年河西之行，皆遣使人，實為成例。聞前來兩次剏有他奏，緣契丹常作大言，欲乎西夏本若之財助，皆使為兩弱於人，遂疑敵情，必無此理。萬一狂謀曾有過言，則對答之間據書可復，彼西戎自為衍擾無疑，然必望朝廷且鎮之以靜。或選掩抑而未行，聖意又慮詐報西行，除為南鄙山前邊厳可為控。臣等竊以自來河北、河東兩路各有控制邊疆之地，敕廢邊隘之所，其緣保守備禦，不設關作政。張公緣此使人使邊，嘗約則可敕此兩路築寨遠屯，或築塘水以扼兵衝，或築寨城以遮戍通會山谷，何所不為。相師分兵，遂一發兩邊，事至而應，亦匪後時。整裘又合方而戰理之材，帥須偏裨之舉，盡難於自應，處須精眾擁眾譽繁舉堪為鎮靜者。臣等以謂將帥之寄，非稱今世所難得，成宗之時猶亦前代所希達。然自古聖帝明王選才稱古，未有借才於異代者。將來必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事，未可謂才無人。帥向聖事即更急假兵而去，守軍輪其禁屬，禁育使之術何如耳。苟得其道則如之才素能貴，不過功罰如寬，甚上無姑息之施，下無僥倖之求，則雖庸夫可使搏節以制軍，女子可使操杖以赴敵，又況擇材武之長，用訓練之師哉。大法一行，則賢者不得藏其謀，愚者得自盡，智者有以爭其用，何待於求帥而後寧。邊禦之方，唯可使其聖意。又命詞兩府會議之外，講關孰及向也財用如何省節，加以兵尚眾，艱為本萬幾于佐勞。至今問忠彥等伏以寶郵不幸決溢為災，中路刑軍例遣禁浸，此則非疑它故事，為河防民戶既已流亡，田畝未能耕墾，立可急其所往以說廣饒，孰在撫存冗錢在活。議者多欲使州縣且聚以救其命，臣念何解溢足深仁遵豐之術，更非小事，欲乞嚴敕三司及安

擇將運等使。凡係本路事並令一切關之帥以綱領為先。次以安民為急。若向去秋夏西路豐登。必有餘政可蘇疲瘵。至如冗兵一事最是誠貴大端。昨日近雖累降指揮並令揀退。天下剩員萬數亦已割行。惟督其餘條。言敢不中明此。則向去財用省節之矣。若夫戰馬蕃孳。事存監牧。然自晉生馬之地。今皆不為中州。唯藉四夷與官互市。切聞邊關。然屢奉宣旨出名馬。扶貴則計例多需。若其價若此。為弊實深。自餘訪監官司。市戎貿易。更乞下群牧制置使多為條約。以呈情直重罰。以督蕃部。常戒束捕。亦恐可革。然臣等今來所陳數事。即是日夕奉行而復言。理不踰此。竊恐眾臣議論別有所長。敢望聖慈盡取衍相學士以下封話之言。降付中書樞密院商量行遣。匪徒進入素之者固亦合中外之謀。天下幸甚。公議為之惟精下皆神對章。

庠又答手詔曰。伏奉手詔。以賊昊未平。邊防用武。上煩聖慮。詔及具臣藏以賊昊旅拒。偷生巢穴。深固若我興師出境。必須細將得人。又緣承平以來。久無征伐。旅有驍勇之士。皆非練歷之務。況復錙遣之間。勞費斯甚。兼西民力竭。事已驚更。或險覆無難。愈不且當靜守。頗謂得宜。今來邊臣制備書戰。屢營禦寇之策。但急緩師之言。須立定規。俾從經久。緣邊州郡皆有熟戶蕃兵。不能訓齊。但務姑息。雖有弓箭手人數甚眾。其如部伍未明。至於本城蕃落定功之類。亦未嚴整。凡所防托。急於正軍。是致調發之煩。未無科率之困。復又多立小寨。倒藩糧備無節。則兵勢虛分。臨敵則不能自固。莽衛捍禦。職此之由。所宜委自轉運使。與逐州長吏。量其戶口。籍定土兵。逐千置闕補卷教閱。仍選勇敢有部轄之人充勞將。校其熟戶。蕃兵亦須點集部轄。分捨指人數。與一本城及弓箭手每臨陣敵前後節次使用。所有賊寇

出入道路合行把截去處。並可展置大寨。令弓箭手與本城兵士守把。其諸小寨不可廢去者。量留側近土兵看守探候。不得廣積糧草。所有朝廷差去禁軍。只委自部署鈐轄路分臣僚相度賊勢遠近緊慢。如此。則固守有常。來兵可減。蓋資其土人服習道路。被中若有熟業易為下候。自免奔衝。而又兵精素定。緩急有所使臂之勢。斷可獲部署自來每招從蕃兵。就盡頗多主帥。但納其虛言。臨陣恐誤於控馭。令後不須枉用金帛。更有招收。其逐州長吏能訓練兵師。特資戰備膽勇殺獲奇功。所轄州縣。朝廷當與保全。不責小過。歲滿或績最特殊升賞。使之思信及人。兩國援殺臣等書不知兵。叨居近列。欽承睿問。莫副天心。無任戰懼之至。

庠又答內降手詔曰。伏奉二月二十七日手詔。以近歲賊昊阻命。戒邸命臣等細書方略。具實封進入者。仰蹟天旨。以用虔汗。臣等愚蕩。業狀持罪室存聖思。含養弟慕所承。威音雖不發。云補乃今賊昊狀小醜。逆背恩盟。每為風塵。寇盜邊塞。而將吏未得聽令。穢衛明叢。然逆臨邊鎮。天刑以皆臣等謀猷。風雨奉議不稱之日也。陛下幸開大恩。不忍加誅于寧。每偷保惡其惡此藏。辟及卿士。亦詢于芻蕘之成訓。然臣等猥服二府。義殊百辟。以謂中書門下政令之所出也。朝夕之所論也。事無鉅細。謀無遠邇。皆可發其廣謀。白陳。十前隨宜制勝處容有隱。不當更待請問。始使條列。至於守禦方略。一事則與樞密院共可議定。錙運使宜之宜。即下三司轉運司共見施行。凡所開陳。皆皆施行此。陛下之明悉也。雖使各述所志。亦不出於此矣。惟詔旨內深入討擊一事。臣等自來未敢輕議。非謂但觀成功。直以勢有輕重。時須進退。請試言之。夫中國之人。習見承平久矣。稍不六十。二不更金鼓戰陣之事。卒不五十。未經疆場驅馳之役。齊民細戶。租賦之外。亦

知君調率斂之勞猝然有警敵不驟動自劉平石元孫敗之後邊
防震撼士氣沮傷奏報相衒僞增虜數或言四十餘或稱三十萬彼
敵未交壘先走城門賊已出界尚求兵援將帥膽懾亦緣人情未嘗
諳歷故也今若更責未嘗之將驅嘗敗之兵討已驕之虜而希百勝
之術無功必矣故臣等近者但乞本路備塞城壁以逸待勞徐觀強
壯以極緩急速遣韓琦等馳至邊郡采訪利病補理頹敝且為今秋
守禦之策仍令鄜延環慶緩責轉輸繕撫西人務令安堵且示中戎
邊將以時訓練兵伍勿進此上數事雖皆先生言然恐今守邊
之將未有曉此者也臣等更料賊狀必須再謀寇抄或乞輸緣
邊守戍因賊入境之際或羸師以誘之或伏險以邀之或奇兵夜所
其營或堅壁晝挫其鋒務擇便地分兵馳逐俟其疲老則掎角以擊
之如此一經剉失則可以漸弭窺覦矣臣等竊計要使於此至若昭

機庶可應變施設二三之言非可遽建事至中覆奏爲後寇來攻
察叢巷冥以須期會志有以伐謀決勝少裨萬全伏遠涯四字擬
無所假礙昧死上聖覽惟陛下幸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七

禦邊

宋仁宗時翰林學士宋祁請減邊兵上奏曰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
革但以事勢料之參驗今古有灼然易了者敢為陛下請臣伏見自古
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宿衆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蓋
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只如秦漢時與匈奴更
相用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即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
守衛邊上既不出攻又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
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校成算使萬之費窮數而不計者
更十年未知多少財用可濟其難臣請言其驗賊界自三月後馬受
放在草野不能與事關陝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賊不能大舉其驗
一也賊無餱糧每入漢界皆因糧於中國自三月以後才有麥

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賊不能大舉其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
漢界相衛春夏之後雨水時行霖潦為阻賊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
賊兵銳於秋冬而屈於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擇度許令鄜延
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內地州府就糧直至
九月卻往元駐劄去處號為防秋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且教習訓
練一如邊上此乃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是上州軍便皆得年支
糧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易為衰貴四則
關陝之民免得轉般糧草是邊上一年支費可長為二年也識者
難臣曰賊知朝廷自三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人不意
入來漢界作過或久留深入鈔掠人民或破蕩城砦何以為備臣對曰
假如今賊有壯馬精兵能於春夏入漢界作過三五萬只是抄掠得
邊上些小熟戶人民且無糧草可食賊又不曾攻打城砦朝廷但恐

今所在城砦堅守不出兵交州軍只於城立寨相對不與戰賊則
在一半人馬且自足用萬一假令賊欺誅深入即令內郡乾糧兵馬
旬日內可以勾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臨往救應亦只立
硬砦相持勿與賊爭鋒使賊進則不敢進又粘遂不得便地自退留
至二十日以上賊必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何能攻蕩城砦大段深
入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是以邊將畏
避責罰長要且留在邊上圖常有爭擇其添到軍馬以死固執無肯
肯減一人一騎今若朝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賊非時入界萬
有少敗勿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如無固執斯者也伏望降付
中書樞密院子細商量取進止

都知成德軍務聲奏利害劄子曰右臣竊聞用兵者不專敵之勢而
欲已之不可亂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今聞契丹點造

陽雖娶和猶務侍虛驕擅肯近邊不敢由直惟利是視是謂貪兵兵
貪者亂此可乘而取之然陛下無良將邊陲之臣類皆才下又甲胄
不完窳弓弩不射遠行無聚糧出無營壘騎之精實士習銳攻不
能抗虜焉能為患此陛下未有禦敵之不能亂也豈虞之變最爲弱
者今乃靜去累萬略地千里弄兵安行無一扼禦至飛狐營壘而不
散此官溫吏庸招其所以侵也事勢及此不然如張之衆不可詳謀
之不審使得遺術不可請劉臣伏見陛下諸臣思則令治爽則偷安
天下無事時見利害之小者則鄙之以為不足事及入利害則惕曰
安可卒行又曰據今日之安亦未及于危不若俟之大者難之遠者
義之於是天下之事日積一日萬幾一數經制不立紀綱頹墮陛
下武德四海安然蕭然無法而治不可以待今年遠少磨蝕朝廷惠意
塞心而獻詩人意必向臣請先陳二方言之今河北既分郡另等

路各有屬州是唐諸節度兵也然而未有都統以節進退臣請因建
大帥以一之使部分各得其人則金鼓旗幟卒伍號令使出一衷於
其帥綏輯磨台若軍衆闕師而討之講求法度朝廷密諭以虜入某
處以某部軍當之某路以師援某所以糧濟若大帥而聽命焉擊
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屈伸抱裹務繹明立賞罰閫外之務不從中
制此所謂不可亂也不亂則陛下可用而勝彼之亂也嶺南外屏障
瘴癘熏蒸北方戍人夏秋往者九死一生多發兵則糧乏少發則事不
集怠責功則擾擾遷延不肯出緩則復來援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
聞發北方兵逾萬人已戍嶺外下瘴上蒸病死必多料事勢不久
屯戍必以數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發繩留壯兵五千人分屯要害
處募善走十數人究治諸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大小戶
多少差之數役以部伍教以進退習以彼所長使與相追率百人

給壯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
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縮中閒亡命要之食盡必出由捨若兵來也一
大斬獲則終身瘡矣敘成已吾然後計誠掊來與之盟則固龔之臣
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三年南方無事矣臣竊恐有司苟且復仍舊弊
多留客兵自取死亡又不先以威而務招懷不為遠圖而求近効故
雖盟必違雖臣必叛前日之寇已不可追自今之利使當審料恐
諸將功成之後懷若泰然遂使因循投棄因茶設防不為陛下議長
久計雖一賊死而百賊生故臣曰彼侵不足深患所以來其侵也臣
愚昧不識禁忌惟陛下裁赦用之

都知定州上便宜奏曰右臣伏念行年五十有三晝自夜誓不違人
宜內治一郡尊刀筆簿領計校米鹽與俗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
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真定不半年徙定武任過所能早夜寒懼

常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北賊衝，為國門户。契丹搖尾五十年，曾不畏人，根態錮昏，不能無動。今雖解甲，疑敵積蓄者惟定與鎮二里，不戰則進搏深趙邢洺，咋腕撞屋，血肉狼藉，有患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為欲兵之強，莫如多散與財；欲士而練兵，莫如善擇將；欲人敢死勇鬥，莫若賞重而罰嚴；從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夫北性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致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鬥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為難勢。今朝廷擇將練卒，劉財糧，返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緩，非計也。夫西戎兵鋭，士宜無略，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壽樂為遠。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直視千里，賊鼓而前，如莞枉上，行纔旬日。計契丹患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頗先入說鎮定，鎮定已完，可入叙餘兵列將在

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還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為邊吏臣請多用步兵。夫閱然衆會，先去要奔，且挽後據前，此馬之長也。蓋號臣將長槍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連，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胡建與虜相客，必不深入，寇追疆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鬥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矣。鎮定一體也，勢不可離，今判為二，恐謀之未詳。自先帝為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定揣其背，則鎮搗其胸，賊自然耳。今其顛頭有不者也，寨山川要險之地，聚而有之，平時爲本，更終不能一。賊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為一路，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諸將惟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書樞密院留安慮危，熟計所長，以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弱士習，善騎

突與鎮定君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撓契丹之背，若婦首為鎮，為合以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增步兵及入教分兵隸禅将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别封上。至擇善將多畜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告，界知軍旅事，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報也。恐議涉近職有司，乞付臣令熟意條陳，然後施行。

至和二年，祁又進禦狄論，表曰：臣去歲秋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兼本路安撫部署，兩司與河北賢士大夫，口衆所望立功名者也。臣亦誠恐誠惶，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遽用外遷，不謂尊誤皇帝陛下擢自疎寒，付以副使，得專一面，漢諸將責重禮殊，自唐以來，臣入三

年，惶懼發之，賴藉以持兵，擐甲執戟，乘城皆非臣所能，強加罷力，畢衰年向六十，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略，故然汗發于背。然所至論邊事，所以制賊大要，目見耳聞，非得歟？端敢次為禦狄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於古，使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決為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設謀閎深，奉承聖算，明信萬里，敵無邊備。臣今所上，乃廊廟計策，旅弁語，猶敢冒昧上塵者，徒明遠臣思不出職，亦上佐朝廷蒭堯千慮之奥也。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悚戰栗之至。其論謹附奏投獻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為陛下守中山，直契丹為鄰，天下精兵處，賊敢引弓南向射，最先蒙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臨統，今出入三年，廣部

賊情僞乎。臣應曰。太守本諳告朝廷不知其虜使肆詐。忠未嘗最重陷陣。又無獲捷之辯。王霸之術。焉能論賊事。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凡。客曰。願子悉陳。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羌與北虜解仇申約。復爲甥舅。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專聽爲平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賊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攖二邊。柰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甲也。契丹地大兵衆。而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已而合。以精抗衆。虜何敢安受其臣哉。且虜昔與羌見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虜主僅自脫。北邊虜入金肅等城。并河而守者五年。叅說無尺寸功。是虜窮於侵。而羌倦守矣。故羌辨厚幣以休兵甲之勞。羌非真畏虜。虜本欠子女厚金繒。爲忍(?)深而連和。以乳吞暴鈔劫。條累吞飽其欲。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豈易與耳。國家歲弊金帛五十萬與北狄。以五

萬與西羌。彼有背盟爲不臣者。我帶五十五萬。困不出境者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撫之。彼必以中國合從兵而抗虜。虜失西援。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遷北虜三十萬與之平。則二賊之仇結不解矣。狄之怨必嫁于西羌。西羌之怨且衛于北。朝廷安視其禍。以塵鎖操二國輕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糧而兵寡。雖與合。猶不足爲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垂。未嘗少衄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兒。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君法。無違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叅馬按兵向如四隣。不敢侵中國。有年。無疾殘死亡意者。天假之年。是且待焉。得不爲重輕哉。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吉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數窮曰。彼兼奚、黑水、高麗、達靼、新羅數十國。跨海而北。南包燕薊。肥腴之地。兼吞麗勝哉。戢林林重織北荒。與中國爭衰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說其表。未責其實。請爲客道所聞。虜主懦。虜其弟悍剽好戰。太后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虜主有子。且畏史爲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常右蕃半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翻狄類與中國和。又宣老嫗在焉。故虜主僅達不能有所決。華人之嫡。故者附主與子。將爰之當國者。將其弟。是此虜一驅擊爲二夫禍難。特時作耳。有如某夜一日狗馬病。旅弟即位。愛子無相下焉。君臣各爲。君臣無適忠乎。華蕃大臣能合而不限于事而實從本死。肯捨其子而助其孫。舍內不能。安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

實。必爭。爭未必有能國也。彼高麗、達靼等苦爲契丹爲大矣。豨求釁時。勦辰無虛一日。契丹亂。彼將始也而奮自王。尹國且何待而稱又和哉。以來虜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義。官之寵。有累飯醪炙淄甘豢衣服器用。兼漢兒鮮卑。每恒在其血食。解辮被衣。羡爲華風。時時適詩書語禮問儒者禮樂等事。爭貪慕。將緩縛之服。從慕之。其以相矜尚。此實疽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班固詆以爲疎。子何獨之。臣曰。然。疽於今體不故其言。要其事。久而效。固俗儒也。見疽不爲文帝用。使以疽爲空言。固陋矣。且自古戎狄所以強中國者。隨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爲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鹿兔。飲其血。服其皮。啖肉而粮之。此其勝耕稼圖廩也。君相習軼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即誅。凡召發傳一箭。共聚際。此其勝文檄簿領也。生能挽弓傳矢帶刀劍。婦妻弱子皆習戰鬥。

其勝營伍教習也不知道德仁義制度文物君臣並肽而賢惜一而
志通以其勝禮文親疏慈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彼而強行反戰而
崇和弃胜精甘饗熟裘衣會朝禮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襲之
是耳目腹心棄而不復完徒持虛號以控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爲也

篇之二

客曰景德契丹衆寇河北我諸將諱也不敢戰也友何耶虜既自勝由
是鼓而角破五六城突觀闕虛增號進所嚮千識所以然者臣曰識
之中國失虎北之險自幽而南地如拊席然何承矩始爲陂障遣兵
田勝而睢之限賊馳突然東不盡滄西盡常山數百里僅止外無所
阨故賊常持窮屬而來爲杜爲是平地以大衆加中國是時也爲通
阨于適節人入貪於劫之以利裁遣使而我諸將常避其鋭講之又
以重抗衆故虜常勝吾常喜矣所以制賊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
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也有責臣監軍責臣見
賊至不嫁彼已強弱不待便利從是將使開闢而戰閉壘不敢出矣
虜復賊以數萬騎縱 信安府二軍墨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賊稍
矣佩氣奧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幾填右行領兵舉
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縱邪瀛名而歸觀渾魏矣客曰嘗安出臣曰
在擇將以閫外事付之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乎於中上不見
狙於下信之而後攻達利而後爲可而舍不可而皆避其鋭而其惰
過其峭厲其所不能然從以功則功易成然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
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行而申之臣曰虜人之來因糧於漢開景德時
大賊困營不動爲游騎四出發窖藏略馬牛係老弱劫焚掠已而出
夕而內之軍中卽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某出一卒以乘其弊賊
由是肆然焚室廬伐邑聚逮於濰和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勒

諸將逆賊無深入及境則止故賊虜則驕而進不勝則不畏之是所
虜塞之人按堵而吾師不耕坐奔此再失也夫戎虜安知道德仁義
哉顧然其人面而狗腸也惟刀劍是畏遣問者刀劍齊乃帖耳當矜驕之
出我若以逆人逞士遏之或虞其左或危其右叢林伏機所不防
但令無所獲而來不過五日七日衆飢師老矣以吾飽乘賊飢何攻
不破何攀不北邪賊之入塞恭吾老弱畜產若千我何損從以五六
月虜爲後弓馳勁編持出塞虜兵部族牛羊亦若千相當耶此虜所
恃以爲害者將而竊耳彼出塞殘我何其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薊
彼一髮廢也若是則虜德其計將必不敢輕入而爲寇矣漢武帝使
衛青霍去病深入窮斮匈奴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此雪遂表北
驗在前可覆也故曰不殺不歸不傷不對不得其當不止此上術也
客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御戎之說戾而不合何哉尤之言曰周
秦漢三家征匈奴無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太
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撥天下稱明固
之言曰未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未足與論天下計彼特得皮毛而聞其臆
而未知爲政也唐年僧孺嘗誑尤以爲備戎無上策秦爲無策是
世謂知言矣我虜既曰以禽獸畜之斯則所言是不可以道德仁義
化也道德仁義不可化則無上策矣必以強武服之所謂未有不
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與漢自以爲失爲後世議者於哉
匈奴不爲無功尤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與厲王之
後承衰亂之弊獫狁不能加於虜故及境而止詩人詠其紀中興
不及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者
寧矣故曰來則懲而御去則備而守吾可謂懼必如其言是兵常在

遼而虓甲無期矣故曰光明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虜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擄吾民故堅壁拒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歷留其可以制賊乎對曰能拒賊來足以制賊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與定兵不出賊猶敢置戎馬之直驅深入擄虜而奪人氣也曰然則來何曰虜中軍其大衆常自將我若使鎮定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探車固二三出輕騎伺其歸擊其歸夜諦其營欲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大衆老而惰吾因其惰而乘薄之虜不勝矣前日虜人犯澶虜夾居河以陣虜不能勝因捨定攻瀛破其外郭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觀之吾失在不戰矣不守是以至今日邊臣專備守禦不為攻戰計未足以制賊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城隍果虜於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北復燕易意故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城壘高隍壘深勢自當然非今人工昔人拙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為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善善然事時雖所猶擔風俗使事之宜若葦保部署官吏能否累歧而立其政遇異時邊警一日軍興猶須即河北安撫為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文移丈不可以分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為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辭指之效輕重相權誰不曰宜滄州東濱海南倚溜斜視滄青北與虜接其間瀆虜并地各數百里土鹹舄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雪不可居也至冬雀草苗天羨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其戍利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塘蓄水接海又黃河限其南是以議者雖然不以滄州為劇地自河決橫隴商胡滑坡鄉堤貝冀滄永靜衡海而北破乾寧遂趨界河以入于海凡塘濼不收水數百里皆為平地則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啓戎賊不可不廣也是宜極塘濼州為一通以扞東南狄賊之路然止十年計河若再復滄可發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衆六百里其闊百里或五十里夏秋冬冰淺不可戰舟深不可亂而渡是以拒虜騎實然者亭壁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語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語害者不識其利是以雜之以可用賃之以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言水為塘其術曰若干步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淺之若干尺相錯以為舖是謂濼不可以涉淺不可以舟也使人定而守之制惟因寨亭時張而舟之故滄民良田無有稱而議者既無謹之實因危殺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邢趙密皆西倚山水泉走朝東皆其地西高東下若寢淤於雷然昔之為塘堤盡撤而後之所以留水也今若審善決為塘之限闊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從而限之亦足制北虜之入為中國十二丈得良田四運冀氏則利害曉然明矣客曰可為無窮利乎曰百年計可求宗自高而注者止處甚而月廣如今不塞而塘弊出百年為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北虜負其衆而內因常為之備將天運至亦人誅有秦至郭皇曰儒者不可捨人而言天應者誅有來至今祖宗當太守不及知直以慶曆時驗之北虜杂西鄙方搖蕩其衆吾留邢境作誘言求關南十縣時識日倉卒且以十縣歲賦才二十萬益對故歲益金帶二十萬與吾固欲寒求地之請虜由是得自大謂不遵館欽刃而成功矣為識言者亦其下由是輕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賊二十萬則其志放其有也試且譬為謀曰吾不取賦而還吾十縣則是朝廷植今日之禍釋取亡年之亂也且已矣吾財又亡吾地吾謂國有誅字故曰來者

至焉客曰不然是謂不許其求則勢我兵來必爲賊乘此爲一切之權必亂其謀于㒒賊焉對以等爲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驕兵既不爲無窮之憂又使它年絶旁緣之辭苟獨食焉客曰犬戎得朝廷之賜亮足其欲亦帶以虐割據邊何耶答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誘城且虛賂以圖其國利耳取贖焉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梁鄴會以自張大示將狼貪無厭者外又扶頷爲重嗣覇諸戎太宁固如虜路而買承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預防者也今朝廷莫使將主重謀無人任其遠任患故功不立粮可廣入也而使糴口改除下不任則塞下之倉莫空乏可預積也而有司弊以用妄者而不當則塞下之有事無焉可暑養也議者今河北雅月引苟安其任者不肯盡力則塞下事事其害不止二空又有五可謂騎軍多爲步二今其令爲弓弩

可爲貴是言無用也五一可謂河決遭潰積水不制塞及隄岸曹暴受國所恃以爲防者又破滄州歲費七十萬朝廷視之不爲事其二可謂舉河北義勇且三十萬者今歲一大習蓋一月皆用事一時備武之義爲用然遽下之歲未發民且困即廢之又暗數萬軍之廣歲爲此言雖有教閱者兵爲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即去又復亡物故皆不稍千錢三四月謂使民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謂將選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敗無然而歷任累其年日營急忌華罷換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建公忠材循衙故風采吉不專衆家當同欲卒不自其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衛帥小員則飛奏朋讒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爲惑也故招致屯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謂近年總領臣如用錢乞急計校出入割粒析毫監司督察急於底噎至於採摭間隟無財貨暴各皆

不能入賊境况與賊挾吳鎮寺皆西人之利是及其衝尚未得其奉使者此廷所貴小所失大五可謂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謂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得虜人一好言便釋然高枕至邊戍奏請四後報下得一安語焦心不終日警切邊臣宜勤給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以狙詐爲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常勢也景德時北虜窮兵深入至澶淵先時令王繼忠累表乞和兵並急表至來會伏弩射殺賊將虜勢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勢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賊好言可聽而不可忽得賊惡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虜常窺諸戎兵屠卷采寵故河朔之勢不支手何以禦之奇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夫衆不足恃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

不振諸將貪且士怠雖衆何賴焉夫雄定在河朔兵家第一今使悉衆從賊中軍與相進退今誠觀軍當置奇兵擊賊騎河南列屯營從守澶州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賊必飢飢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氣蓄弱卒當之待其爭而薄則怠賊犯之無不敗衆堅出矣然中國不習兵五十年軍有所未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修而機謀實士兒所得財物馬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虜當也死事者郎其後奔陸者無衆宜必戮賞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養人心寡不止禦自來之賊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爲強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高恐不爲時所信且陛下爲四海尽巳序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賀正月慶誕日廷勞答賜又卜餘萬西夏亦十餘萬大底直百萬歲耗之二乗安天下元元德至尊也子欲輕勢予

又為國生事非今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言非謂發朝廷兵也
直因其來寇而擊爲計耳賊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及乎
戰易民富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抄略無顧藉殺戮老幼留
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兵者令輕騎挾半月糧出河東以殘雲
應出雄州以躡幽燕治戰艦數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
縱諜者告賊能安然不畏者也此賊之患吾輕騎戰艦歸矣彼歸我
出我出彼歸不數年賊出川險要無不究圖被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
寶貨募使者走西鄙道鹵新羅達靼黑水等諸戎以謀上隨說之許以
重賞割地與之使數契丹後不得安露言於敵賊且內相疑君臣
吾命賊因失援矣此皆伐謀紓難可先計而後戰者也客曰或言契
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溢安肯自為送死計彼之來未過略河
北數十州固無五十萬之獲賊雖愚肯捨安受之賂與朝廷決不可

奏議集卷二十六 十四

公之虜也子誠憐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番虜君臣皆不肯捨有
是矣彼其臣為主謀曰宋所輸珍寶君皆自得之今君雖兵鈔掠所
得財皆散於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則違盟而戰下得所
欲上喪所蓄君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憐之此北虜所以遷
延自審未肯作反計的明矣

篇之七

客語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旅精將猛摯
當稽譜馬勒部伍無日不講於兵何不自安對曰安危非也兵家有
言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攻也賊雖未叛吾備何從弛也嘗治所
以待亂也不虞其可虞也所謂虜主幼於其弟長也而弟又強
一日虜主物故喪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必有弱有強強者與我
為敵所爭者求吾為助許之強者慮不許弱者必致備于我賊習知

邊鄙怯懦淺地當有變攻所向攻以自長雄未可不為之備又其弟
得國又恐侄勍先剽劫于邊在者不滿者將委誅戮雖不保勢要
能為疆場患朝廷尤須以兵壯不攄所謂亂也慶曆時虜主將兵一郎
於諸戎曾以兵從之約曰所據人畜財貨得自取及胡喜自取且
南向會與虜和各罷所約胡族無患曰與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
縣者契丹不能禁也今虜主亦遣王綱約諸國借師曾曰又欲如薊
擾我以未肯出兵歲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並言甘而裡應
以反謀未成為說討誅朝廷之北虜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奪隙
負言雖其香含此謂可慮也故太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倉猝不應
異時可慮也又況歲出賞百萬賜二虜此寧無窮若子孫耶不至罪
廢衰古今代有彼如萬分一中國遣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兩方
給餽不暴而上取無涯之財填谿壑之欲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

奏議集卷二十六 十五

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民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
民之怨責吾所輸為氣直辭婉曲在我我不得制太阿反以柄授
太守用吳時將官歲與銀皆還入歲遣相置易嘗得什六歲至三四
則略足自慶曆後虜卒止解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以聚困中國其
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
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春秋時疾仗者不一而足有如也日虜復
壓境又欲如慶曆時增歲入之數與之盟常否莫若先自治待其來
勒兵固以戒武示之如前所陳毋或一無與一盟則國與之患則
悅而易厭所賜與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之盡之後世
而易遵也
慶曆七年總管使丈考特論封我這小考未知自秦鳳興師奏曰臣
本觀梓州路安撫沿邊人欲過事體不小乞依慶曆四年例於

秦鳳路差發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會慶曆四年夏環州界羌人
作過其時臣任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旨
揮赴環州救應臣以秦州去環州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若有
施行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未敢稽留其後遂發禁軍
兩旨揮赴環州未及中路蕃人果已退去其上件兩旨揮兵士只到
邊州駐泊是時川界州軍亦以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疑蓋為邊州
官吏不曉軍旅不能卒然無故動有猜疑甚至生事臣知益州日奏
此事動之奏曾具利害乞畫一以為奏以謂戎瀘此小夷人作過只是本
處白芀子弟作事遠兵言自一處遠者動勢稍大則計會梓州益州利
兩路就近差撥兵甲可以討蓋無小警來則衆之不可寫其寮
矣豈須遠自秦鳳興師空自一方驚慮恐別有驚擾况益州官兵之並
州鈐轄司也兵之處若發兵取鳳集者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赴

救之勢最為神速臣之奏書已蒙朝廷可以復視伏乞更不自秦鳳
發兵只令逐計會益州鈐轄司相度量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
先為允當

仁宗時王堯臣為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為體量安撫使行請
曰故事使者所至移諸路問官吏得失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
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為甚請以諮訪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
宗從之使還上言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所可使戰者止十萬賊
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
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屯
土兵以一萬屯渭州為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為原渭聲勢二
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未嘗不能入而患不
能出也蓋塞地雖險易一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堡柵為

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安遠
鎮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寨皆不能扼其來
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抄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
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鬬志若以精兵扼險邀擊歸路設奇伏斷其
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然賊累與我戰勝其掠
而歸諸將不能邀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恐無可勝之
理又論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
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力疲罷乃與之合戰賊
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奚挽強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
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以遏賊來度遠近立
營堡設伏兵就食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監察御史包拯進張田邊說劄曰右臣以備府之望所進邊說之狀才

輕責重不能獨職進退殊趣罔知所措伏自北虜請和以來邊境無
事垂五十載守禦之備因循漫爾各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輩狃
多驕惰若不精加揀擇一旦緩急用之以備禦之將無紀綱之卒必
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哉況虜中日有事宜姦詐萬狀不
可謂畢盟而固為與負德往年之事亦可明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若公邊長吏兵官
急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上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臣昨待罪陜西
未嘗不論列及此今叨陞憲職敢循默而不傾竭愚慮圖所以為報
我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安軍張田性質端愨尤善談博覽知河朔
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論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伏望陛下
為機之暇少賜省覽則從邊利害瞭然可見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
議可行者施行庶有所益於天下幸甚

拯又論契丹事宜疏曰臣伏見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求今朝廷重
遣使命以答其意蓋羈縻不絕之誼也且北虜自先朝講盟之後
邊鄙無事幾四十年近因昊賊背畔以來邀之無厭情偽可見臣切
聞虜中官吏薄於俸給人民窘於衣食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又
有南牧之心所未發者特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種落上下
之未和其力固有餘也所以然者以國家歲入數十萬計往還聘問
之禮未之或廢無釁而動往兵不得不然曲在彼且非有服仁義崇
德讓之道也其貪婪好利甚而好殺強則驕傲弱則卑服是戎狄之
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禽獸畜之來則敺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
制夷狄之常道然無代不為中國之患者蓋猜四夷乃天之所以文
證之疾亦根於心腹果能文飾未審則心安得無患哉以下諸疾若此無
忽焉又慮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虜中無事以安聖意請彼君臣
要我和好豈搘志固為不貢德義忍有要於陛下也兵法曰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既無故遣
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為詞乃其詭計耳但小不一盡副以為詞
況今夏地震於并代之境蓋陰域之象且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又震
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乎彼必有謀深懼隆之吉
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曾昔遣帥恩推固罷
不講方略未訓士卒兼馭無術勞逸不均此數者邊備未完邊廟未寬上蓋患
用之先事而後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列郡數十其要害遣擇將入之
患甚可慮也而郡無善將帥無勝算有來如疾風去如脫兔甚
之際焉以禦之臣所以至此寒生毛骨況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非
雖命兩府大臣往邊路宣撫措置更望陛下頻召兩府大臣與樞密兵
特降手詔宣諭依前圖議擇將選帥將帥稍得其人偏裨為精禁以大

警備之不然則恐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無所去捐惟陛下裁擇
拯又上疏曰臣聞戎狄為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今未有恃盟
好忽武備而不為後患者國家自契丹請命逾四十年沿邊率驕將
惰士撫馭乖方主兵者非紈綺少年即罷職老校是以疆埸無事迨目前
但恃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待不虞耳臣昨奉命出使虜
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割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一直修築添括集軍馬
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至
近纔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平坦此雖與胡古今為
共出入之路也自未山後五縣此路尤難控扼若一旦緩急侵河東
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忽其實備無患代州以北舊屬朝廷以來蕃戶皆入
南界候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且邊臣畏懦不能重時禁止今去不
令固守疆界恐日加蠶食積習漸侵漸成大害雖有故等亦聚此
而致切不可忽也況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將
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繼筠備晉陽李漢超關南以備北虜郭進邢州
以禦太原姚內斌慶州董遵誨通遠軍以扞西戎賀心惟在委之專太殊
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率獲其效今則不然若事未發即從遷移又
何暇於訓練備禦哉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大臣
精選曉了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易如得其人責以
實效謹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雖急不至敗事
臧為何北特遣使乞何北路轉運使某上疏曰臣累有上言以河北河
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將乞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庶為緊積以防後
患而佐諫未蒙開納臣昨奉命出疆詢訪虜中情偽亦甚諳悉
且彼虜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幾恨各萌南牧之心所
未發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蓋利國家

歲人數千萬不欲無豐而勤耳然飛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無之況
廷所為其志不小而議者但欲少安聖意請彼君曰無我和好盟指
其固為不忍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河北河東京東北東尤甚
沿邊大水並陰氣盛之象兼又五星屢失躔次幽宿災異之大者
且天之示變甚不虛發所以警告於陛下勤勤如是固不可推咎四
方以怨天歟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為備禦之具今雖遣臣案往
三路使體緣邊虛實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內藏錢於內帑支
見錢或銷百餘萬貫起發赴此三路之便相兼收糴牒速廣糴實有數年
之蓄並乞寬聖慮雖任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與議兵政計丁實試
論俾諸道盡聲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事備之況當此
可為之際若不銳意進圖但務因循惟恃於更張指置恐非宗社之福

乃照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
趣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上下
而河朔為患最甚況兵輕於上公用盡於下內則殺費虛空竭於國
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
公用回易專委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累次施行況北虜自
和四十餘年歲遣金帛數十萬若是欲寬國用而舒民力今通鄰
不得止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河北使糴諸
斛二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三二年之備雖朝廷竭
力應副亦所不逮日甚一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
元以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夷賊稱兵韓發方令公私窘竭迄
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急將何以應耶
且夷狄若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本而外無夷狄之虞而令河朔空

竭如此是防守之策未然之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
而務救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夷狄稱兵置如反掌之易而有太山之
安又何憚而不為哉欲望聖慈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
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兵駐駐泊諸軍並令歸營就糧諸軍即
分兵於河南兗鄆等諸州半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時舉發不旬日
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仍其諸州公用錢其沿邊及人使路分州軍
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力漸可充復惟
陛下斷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
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伏乞陛下留神省察
據又請擇揀使人上疏曰臣竊見沿邊州軍探候事宜於勝蕃無益
日何承矩李允則識虜之情偽入外國得其實後來尚傳議亦為便
人自王德基王仁禹後惟務遷功冒名而遣既不得慎選之人且俟

而舉報之失致與夷界交通漢人去界上多為迎邏獵得今金
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推場或兩省間傳得民間常語及虜僞之事
使為事宜且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帛不多自來只係支賜與
探事人近年甚有候指遣虛爲巡檢守將類不得人但國追取務不
以此為意且恐一日賊及境而不知也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
宜州軍令知州通判及傳例管機宜人等盡錄見勾當事人姓名
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帛多少自來每得甚事支與何等物裁月日可
來一報仍令多方采訪舊日曾經探事人使用苦差少年不諳事者
且令廣選只令探事頭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家與如何
諸國臣駁不臣并亂練兵集兵馬造作及謀並設置與轉移糧草凡
干大事即並申報仍除打圍采獵帳族敵衛城細碎常事人所見虛
偽俾用之事並不可納徒費金帛無益於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仍

乞嚴賜約束不得濫浪爲貴應官吏用心緣急見致誤事。

時陝西用兵判國子監葉清臣上言曰當今將不素習兵不素練射
無入精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濩落大
勢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
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
無術資糧不充籌年富兵寸不足用延監牧馬未就已虛使賊兵之
來無所恃而安者此臣所以遑遑憂大乾之守也今元戎獨勒東陲
亡寄豈宜來即將之小寇忘前日之大屬更將來狀日屢而旋日強
今爲今之視前也

仁宗御延和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上對
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羌爲叛戎
爲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振四夷乎

昔王者在廷章手不設即得群群臨戎而不敢犯邊今內則輔弼臺
諫鯁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習邊外寇得以內侮之展肩稱賀
六符來款政無術略不照前衛邸瞬之間以破其謀六符如故未賞
之有人歲歲歸計而未聞既見奈其後歸陸梁兵順一介之使坐獲二十
萬物未復責血以來脫權兵責歲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征頭未
使茁明以伐西戎爲名即自春延歲待以各之臣開書宜所素以振歲
元昊叛逆累年致討緊具[illegible]之當有者賞之回本復國也
歸本我助好遷延約不亦爲之[illegible]伐醜使之人判其曲直審之一成以
破其時我直彼曲奎不悔服苟不知答或肆復方河朔安[illegible]
無屬令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則以居既無所因之[illegible]
然後選將號令邊絕歸附設伏[illegible]若不能倉亦且大[illegible]
御侮猶爲之能者而二者[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不忘無令患有人而不能用今納夏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
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莫如夏竦經綸之敏者莫
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
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
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
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驅策橫沿邊有捍禦
張亢倜儻有謀略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撥發勁勇此可以備偏
裨者也。詔謂將三傷軍儲數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
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范宗
言承久弊之政方殫竭思慮辦集一與費昌朝遵審遂收移從寬
任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
奪財賦何緣得豐羨。翻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壽

疆豈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糧食之重轉徙爲宜莫若
重立爵賞少均萬數募民輸粟使得入粟以免杖罪而能達誠又能
倍者以官賞漸至於從容施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宰官職
請厚俸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遷轉之恩或爲親薦使使吕留後之封
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準繩者觀然紫物力亦獲寬裕
詔問戰馬之地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自良田
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徵調一不可用
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取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
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萬足不
爲難矣

禦邊

宋仁宗時安化蠻蒙光有等寇宜州殺宜州軍事推官張縂志等六人。三司鹽鐵判官蘇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精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所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驟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勤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服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復乘隙肆毒殺將吏其狠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撫六人者雖不害維取自致喪敗然銜冤負恥亦有以刷陵臣竊覩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瘠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糧種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數關忠敢屢疲湖南北雄略等軍皆損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諸宜州禁廬而以它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兵據其出入要衝擇牢為明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所入可以俟蕩巢穴杜絕蹊徑縱使奔逃林莽亦且據其室廬收其積聚使進無剽略之資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遷徙而徙之內郡收其地募民耕種與將兵以拓外境為屏蔽也。仍詔嶺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牙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此不過一年逆蠻必就殄滅況廣西屬峒荊湖川陝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十年無倒擾之虞矣朝廷擇用其策遣馮伸己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

皇祐五年直集賢院劉敞論城古渭州有四不可上疏曰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謂古渭州存之則為害棄之則傷威兩者未決詢及左右指意懇惻臣竊獨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為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信規小利使羌戎有以窺中國不可一也。羌戎種類非一族也自見稍侵人人懷疑交構間諜以新城為虞或繇相率大為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為之空竭而調給饋運不可勝紀設復以兵守之日引月長殫盡力竭則關中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唐蕃爭利多殺官軍數千合後雖能破其衆是以相當而虜怨益深其志復得故地而已矣若不解憂之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以禦羌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敵人素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虛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昭昭甚明而議者不忍決之謂為傷威臣所不論也。昔者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而有苗來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懼之故動以義循於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違於理則物狎之狎之則侮之則侮自然之道也武帝興兵相御史之請而止不以車師輪臺則天下複于亢帝用賈捐之之策而罷朱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則不過舜禹以強言之則不過漢武帝取其伏也豈枉於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違於理不患威之損也。惟陛下察於此內省以觀利害之數存弊之貴多斷之貴獨明鑑所以見容古

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之至。

仁宗時敞又奏曰。臣伏以預備不虞。軍之善政。曩者元昊叫亂西邊。震驚搖動之患延被天下。賴陛下神聖。與宗廟之靈。元昊殄滅。國內多故。其子幼弱。委政舅氏。故邊鄙得以復安。百姓養老長幼乎寢安處。此誠天道助善中國之福也。然自爾以來又十餘年矣。其子益壯。竊謂虎狼野心。未可待以不疑。設使一旦猖狂作為風塵。而邊備少懈。又如曩時。豈非預慮制勝之策。臣望朝廷申勑邊臣常若寇至。城郭必固。甲兵必備。營壘必實。賞罰必明。候望必謹。威信必立。使夷狄慄慄無可乘之隙。則邊患遠矣。頃者邊吏頗以飲食之費。役使之備得罪。即今武吏多不願臨邊。有不得已就職者。皆畏避微文。情不自聊。居常救過苟免而已。緩急恐不足以責效。又非所以明朝廷大體也。孫沔呂溱皆貴重之臣。有功名於時。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尚之使。臣固知議者不能容之。此延禍唐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廉頗李牧也。鄉飲酒之禮。一獻百拜。其為備慾至矣。然而終不可以治軍旅。則居軍旅者姑亦取其大節而已。邊臣有材者實可用者。望臣願陛下容養此輩。闊略細過。無甚督以微法。使得從職者盡展力效用。人人思報上恩。則折衝遠矣。臣所部不當邊。剔然而言此者。欲推明聖德。篤馭智勇之一端。非敢為邊吏游說也。

至和元年。侍御史趙抃論契丹遣使無名上言曰。臣伏見河北通和歲歷浸久。遂使人狃猶禮有常數。近者虜庭遣蕭德等不時而來。妄託旅賓外。又即別無事端。雖中外人心稍安。然獸情僞難測。或覬望釁隙。蓋窺睨盛衰。非難貪惟。自古無信。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後縱入邊境。故賈誼有太息慟哭之說。唐德宗許吐蕃盟會。至時竊發平涼。故軍城有狼虎奔逸之事。初皆甘言厚意。屢乃背約渝盟。今契丹使來無名。其勢未已。繼求不一。詭詐百端。稱息兵以息我師。章臺路以因邦賦。為意不淺。其可忽諸。傳曰。居安慮危。又云。有備無患。不可謂邊陲未擾。即示宜安之懷。不可恃風塵未驚。多為苟且之計。伏望陛下留神塞方。審擇輔弼近臣。講求捍禦之策。今必邊患務者莫先乎擇將帥。練士卒。備軍實。擇將帥則才能者留。疲懦者去。練士卒則精勇者進。驕惰者退。備軍實則邊氣壯。人心安。三者有察焉。一辯然寇至。我何懼哉。歲西師未興之日。士大夫有倡議及此者。人皆為笑。鄙易之。指為狂狷不祥之言焉。胥動心預為之防。一旦延安被侵。其時措置失宜。中外不勝其弊。臣今之言。未必非當時狂狷不祥之言也。至若謀國無可諱避。伏惟陛下如天聰明。取千慮一得之說。奮乾剛之德。發先見之明。當思而力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也。

嘉祐五年。侍御史呂誨論邊備弛廢上疏曰。臣切以戎虜詭詐。豈有歲日。邊備久廢。兵衆不振。因循玩寇。豈居安慮危之長策也。臣恭知兵者。但累任陝西。嘗聞四路之事。方陛下厲精求治。臣嘗言兵防宜為之首務。故慕年邊郡數事。以開宸聽。臣以謂今邊備最可憂者陝西。民財匱乏。彷兵不精。未比寶元康定間事力萬一。小有警急。必無強勝之勢。斷可知矣。自西戎通好以來。偏臣皆為邊帥者。特以寄任。委權為意。何曾以累為務。為兵防久遠之計哉。臣伏見近年生戶自入虜界。居住者多有。土田如踏無人之境。所屬堡寨都不禁止。州縣亦無由得知。雖知亦不行追慮。恐生事。風塵忽起。為賊內應。皆此類也。熟戶自變曆已經歷戰鬪。消析人數甚多。後來雖有新生增口。未曾籍其姓名。稍加要用。如何點集。無自來威強之勢。往往為西人刑誘。且有背心。蕃籬不固。將來禦敵無所憑恃。不可不憂也。三者。前乎下兩寨優畬關數。不曾拘收。多為堡寨官員私役。百種侵擾。人甚苦

之以致教閱懸廢今沿邊堡寨使臣多不擇人今雖利在轉官聊聚
積倖祿兼時射利其一切營私至有家不畜馬弓弩不常視者責其禦
敵之效其可得乎至如正兵最是得力寶元中籍民兒弓手尋刺為
保捷等軍當時公私損費不知紀極既而分配拘揮當陣已成偏奔
而事既未遂亡死殆盡不及填今所存無幾少者五十餘廢卸日
棒揀殆盡則二十餘年蓄養訓練之功一日廢棄良可惜也至如四
路帥臣且以涇原一路言之無最平衍戎馬出入正當衝要控守尤
難慶之中累戰大敗皆在此路撓昌言者先且弱當此重寄如倚長
城得為之安至如臣愚以為之今邊郡無事正是可為之時宜早擧書
者有以為待寇之備臣欲乞朝廷選差諳曉事朝臣一兩員別作名
目密與轉運使一員同共體量四路如果有宿弊無律史惡曆自來
生戶遷入漢界住者盡依熟戶例標撥田土照行給授置籍拘管各

續長編卷百三十九

立頭首併入員領轄所有舊來熟戶亦打元人數於內以有生戶歸
離久居今來不以新舊一處重編排等級增置人員立定旗號無實應
急可以點集其弓箭手亦點檢元籍關額人數令逐旋招收補填所
有備邊堡寨使臣盡令明試弓馬相度人才不至低懦可以披堅使
者得之久任若不稱職者委所在官於近裏州軍使臣內選揀對換
應是在寨只擇其年壯勇有武藝者不以等級為限許壯者得以
代其老弱其利稍著也四路帥臣乞選揀才器公忠之人兼文武
不限官職如得其人使之久任此數者臣愚自謂之便又非創新舉
劃蓋是祖宗舊規但痛惜其隳廢敢冀陛下留神省察與大臣確論
以經言之當逐旋行不宜稽緩以臣等非亦乞宸衷處斷與臣當論
所以乞差官體量者緣久曆之事皆是邊臣苟安三二年間更替而
去恐成緊蔽上下因循未敢朝廷聞知若便傳諭命令必當偏論武

備然無實事與不打均矣惟聖慮採納
仁宗時蘇舜欽論西事上疏曰臣竊見自西寇叛逆防天下言兵者
不可勝計大抵不過訓練兵卒積聚芻粟而已其言汎雜無所操總又
陳隔使人耳厭其聞而共忽之況賞矣近輔自有上策故不當復有
所發也然臣早居長安偏見西邊事雖其要在于得人得人則練兵
積粟之術不煩惟揮之謀而自集也雖攻守之策必須守捷何者此
事在太下可輕緊近聞朝廷尚議深討竊其衆容此蓋讀其兵法勇
而不少思也殊不知元昊一隅居不常處聚散烏散本無聚積若舉
軍絕漠則寇歷險空城田窖糧糗缺乏橫界疲而內怨一日之行有
二日之勞曹未見敵先自斃槁而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論
之詳矣故中國利守夷狄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
蠻服者王不王則備禦之古者代戎兵至于太原逐之而已謂逐出之

續長編卷百三十九　六

而已未聞遠去而力窮兵戎之喜空也前朝五路興師未過取勝
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使不務於速戰身陷賊穴傷刻國威是知討之
不如守之之利也聞兵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共著名
勇分衆人所屬堂者凡一兵安肯懈散必難畏懼哀則將以當臨之以臣
竊料今秋必故兵於塞以親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尤須嚴實若誠
堅壁清野勿與之戰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
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不來戰患守之之道
未至耳議其攻者忽戰而寡謀故陛下軍事也愚者之一說萬或一遂
以審預西事不敢塞點伏惟聖慮財察不勝懇懇之至
英宗時胡宿論河北備邊事宜今分為一路上奏曰臣聞地有
常險而國無常彊此古今守兵之勢異也古有北有虞能之塞白壇
之險隔限南北中國得之控扼北伏今此二險盡在有之河北地室

無險可守自河南北達于靈州千餘二千里景德中一旦虜騎至河
上當是時去祖宗才四十年兵猶將勇習知戰鬭至煩車駕親征虜
始懼而乞和河北名將帥若楊延昭馬知節李允則何承矩孫全
有威名虜竊則李繼隆石保吉內臣則秦翰皆數經戰陣自河决商
胡失橫隴故道中國亡大河之險虜乘虛精騎萬衆則一衆氣銳用拔
宗益郭申錫言劉滄總博以棣濱別為一路也兵以扼虜衝備不
虞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詔大臣講究施行
宿又論邊界守約東上奏曰臣聞憂患之來多藏於細微而生於人
之所忽自邊臣趙滋巡界行界河打魚刈葦一切禁斷由此致兵多與
北人爭鬭累年不絕和好之體一旦至此將隆之閒亦不在大去年
八月庚寅大雨水冬春蒙霧誅兆上天不言以文象示下陛下宜思
內外憂患預設其關塞有備則患不作深慮豫防則亂不能起界河或

將趙用第輩時出小忿皆不違大計宜密行誡約臣竊聞趙滋在雄
州皆防微慎重自景德已後諸書數更此人打魚安於捕習邊吏視
為不復禁詰及至巡行督領而捕魚見數衆相皆娛復痛已深整求
且至頃入臣子為之備國家承平百年與虜通好者六十餘歲內外無
患前世所未有近年邊患來上未通從諸尺寸之纖隙此夷狄之常態
豈察之令獄持文足以辯之何遽至興甲兵我令增冊中有知無約
外諸者若天時未與人事未至而欲安意難成之禍不如講和息民
擇良將以守邊選能臣而備糧外固歡和之形內循守禦之備邊塞
不絕守真宗仁宗法度以忠養元元則天下幸甚
宿又論西夏事宜上疏曰臣聞漢武收河南地築朔方開置河西五
郡中國得之以隔絕羌胡不得相通前世謂之斷匈奴右臂今盡為
夏國所有夏國主諒祚時大事之衆而西父之恩去年不顧指揮境

劫秦鳳涇原兩路熟戶肆行殺略滿意而去邊臣畏懦按兵不出朝
廷降詔詰問指使者不之納及賀正人至以境外地屬戶為說此地
慶曆中西蕃溪洞所獻地據甚真詔答已詳近日延州安撫司復奏
夏國已遣使爾執兵對邊關其意無他止是中壽前詔開起爭端臣
恐疆場之憂從未息也臣聞西人常有意關秦中向家堡一帶番部
土地西賊來路此原若失此險無所隔閡賊馬一二日可至古渭古
渭可至則秦中隸實難圖今年歲在東井為關中之福星家說歲
所在不可加兵然五緯盈縮進退不常難可恃也設若不畏天道妄
來犯順豈當繫於天然成敗先於人謀若止是論議理奪外地專朝
廷必無開許之理不可論必爭之舉大抵蕃戎以犯諸路如關西賊
尚有窺何邊隙結納熟戶之意欲望聖慈明戒邊帥豫備不虞嚴飭
諸將明遣間探諜審事以伏持勞彼知我有備必不敢遽起事端

宿知制誥論邊事上奏曰臣竊以景德二年北虜乞和章聖深推遠
慮務息邊氓俯屈至尊特與結好仁宗聖德繼成先志惟謹
關隙務為羈縻勿使之絕自爾邊境無風塵之警更老不識金革
之事大德至恩在民深矣國家承平百年其閒通好居六十年前
世所未有近日北人移建鋪屋侵越代州雄勇地之上虜兵與漢
兵鬭又雄州奏契丹人聲兩邊巡馬橋南代去柳樹十餘株前射馮
信縣尉又界河捕魚則北人不許取而雖素有禁防或聞私相往捕
猶不聞有鬬爭之事近年禁約不密鬬爭不絕又曾射傷邊捕殺死
罷邊臣估然曾不為怪朝廷奏狀視為鬭事未審鬭爭不止其末
知何所終不相驚則放此釁結之漸當思永且謹護惟章聖和戎之
策從此而幾國家居常備陝西其及河東未嘗深留意於河朔河西
河東兩路兵官鎮明延襲而得其驅逐城寨鄰近蠶食之類亦一又

許師保爲頗得士大晚識山川險易曾知蕃戎情態又有內屬蕃部
爲之障蔽土兵蕃落保捷之屬皆便弓善戰以一路兵力得良帥制
之寇至可以戰可以守河東險固去年西賊燒劫涇原秦鳳熟戶蕃
部迄今環慶賊馬鈔掠未已然今年歲在東井東井秦分爲關中之
福星家之說鎮歲所在不可加兵宜勅沿邊諸將歛兵爲持賊若大
舉犯順我得天道不宜縱敵兵法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
謂之應兵應者勝彼自守窟穴無所侵軼不須提兵深入自違天
道前所謂朝廷未嘗屈留意於河朔者豈非特盟好重故作防虜人
之擬至方今之計莫若外固懽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且河朔地形
無險可守自雄莫已南平數千里往時黃河流入虜境無慮五七畢
自河決商胡不由橫隴故道河北水流散漫失中國大河之險不餘
限隔戎虜冬冰合則騎可過虜人若以精騎擣虛乘之虜長驅南

下則京東搖矣河北雖有塘水城壘利兵堅甲無所恃之臣恭能知
前後通邊事者言之多矣朝廷以北虜修好未暇經畫今未遑圖已
有萌牙於欽先好謀自確今陛下聖德日躋神機天挺明知萬事
之統坐照四夷之情廟堂之上復文夫皆有文武全略通知三路
利害者豈臣愚瞽樸闇所能究知然而負薪之語有益廟廊况預聞
政事參知邊患最熟而去年欲乞令中書樞密院稍取前後臣僚上
言章奏精慮可否施行

知諫院司馬光言備邊劄子曰臣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
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狠不賓則討誅之從順柔服則保全之
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
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兼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
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
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為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為恥今
歲以來諒祚招誘亡命點集兵馬竊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
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
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狠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者若使
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相違拒命辭禮驕
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行之傷威毀重無甚於此方今公私
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
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
與知去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聚糧草而已也在於
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三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
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奔
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閑暇而養成大患也

治平元年光又乞戒邊城閑暇細故上疏曰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
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
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
其桀傲暴橫之際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
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
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尤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
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
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勇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賜加
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邊求報復屠掠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
千計而朝廷但知驚增兵乘轉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
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寧依疆場無虞是猶添薪益炭而求湯
之不沸也臣思切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最能

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遺二虜豈樂此而為之
哉誠以屈己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已安
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不畏謹小之大計使邊鄙之患
紛紛不息切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
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
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才別選□□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
祐為戒而以嚴為功妄殺虜三兩人則戰鬪之端從來無窮況今民力
凋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精兩國之間有所發覆未保寇禍胎
已發若又加以契丹失懽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戒北邊
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
會道理聞諭使官司自行禁約若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
聽則聞於朝廷錄事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

又不幸而莫若博求賢才增修德政俾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
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
不亦遠哉
光為龍圖閣直學士乞罷邊書上疏曰臣切見近年以來蠻夷桀
驁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
中國不逞之人熟戶蕃部聞其□令叛寇及與賊交通甚已為不少
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輒詐發兵
馬公行殺掠子前年有任在沿邊者詐作邊使入界將帥之臣
但坐而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先威怨憤今國人人各
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賚詔書開諭杵拒而不納雖有所答皆傲
慢數胃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肆揚虛聲以驚動
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儒怯罷懦才無以折衝禦侮見不察其良馬以

自衛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發盡抽腹內州軍下番□□直赴應下
使之塵食報筆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還未及□□聞有警
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一事皆有施為臣愚竊不曾
邊事切以私意料之諒祚所以經營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每歲所
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也其
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時則用為謀主
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誘熟戶蕃部追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
客軍皆不足畏惟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剪去則
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
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儲蓄公私俱困然而邊吏習以為常
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事若不早為之處使姦謀得成則
恐其為國家之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嘗本所以為深憂而但

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待其侮慢之語以為恭順得其要
慢之辭以為恢寬聖朝廷非不知其姦心欲其未發且求目前之安
寧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哉欲為睦之深而中
國養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明
詔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
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及文辭之鄙拙
一一略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
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有可取者即為施
行仍記錄其姓名置於左右旋後選其中最優殊眾者擢為將帥若
保舉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所言誤事則戒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
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挫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
年之後使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為雖北取幽薊西

取銀夏磊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
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四年文彥博奏曰臣叔旨令看詳向所上疏并邊陲利害具可否條
列錄進入。臣詳觀向之所陳大要有五其一任將帥以制其備其二
要攻伐以制其敵其三省戍兵以實其力其四絕利源以弊其國其
五慎經費以固其本所謂任將帥者朝廷何嘗不慎擇而重寄但所
擇或得或否耳既得其人固當如向所論使久其任要各成效猶如
蜀時屢遣數易難得材使將帥亦難責其成功所謂要攻伐以寇
其敵者一曰先事之策以謂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宜貴攻擾
要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二曰淺攻之策其大旨欲招誘橫山部落
團結熟戶之兵及蕃義勇弓箭手之衆侵擾賊境使不得居將自困弊
此皆朝廷素留意者兼韓琦上言慶曆初曾與范仲淹曾建此議會

奏議卷一百三十九　十三

西人輸款而止去歲樞密院遂與中書同議意有成算今賊已降付邊
路令別錄奏議進呈兼邊路之兵自來未嘗精較實數去歲樞密院
令編例官類聚得確實人數降下諸路嚴切訓練並於部分亦有成
法并撿康定中諸路出師事制之術並密付逐路遵守朝廷處置之
詳兒無遺策然此事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臣嘗上奏於先帝若諒
祚果遂僭強自絕于朝廷以討伐兇渠招納降附爲所不可若猶恭
順服通即當含容所謂羈縻不絕況王者之師非不得已豈宜輕用
今向亦云若諒祚既困自歸復守藩詔伏望廓天地之量霈雷霆之
怒當賞錄其安集以息天下之幸斯言是矣然於平時不可不講議
精熟一旦有隙用之無疑所謂省戍兵以實其力者其要欲省東兵
之戍殺禁土兵之精勇取實川將屯營為持久必勝之術朝廷通以
討較邊路之兵去冗皆有定數伏向去春季依法料簡今去歲

不以親仲兵戍邊此亦省兵以實力之一端也。又曰絕利源以弊其國
者蓋謂朝廷歲賜并緣邊和市之一宜絕之賊勢自窮矣歲賜和市如
諒祚既命自當絕之上三策其詳識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慎經費以
固其本者此地方今至切之論最要講求蓋經費者備國財乃富國
當即大強兵強即撫夷不敢內侮而後制禮作樂可致太平何欲而
不可今之言者不計國用之豐實而欲輕舉妄動為國生事若多兵
惟朝廷審用而慎行之兵一用其費不貲苟力屈貨殫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向又以制度兵費宜以康定為鑒其言尤為切當蓋康定
時兵久不用人未知戰上下驟然舉動橫用莫知紀極天下困弊無
纖尺寸之功亦可鑒矣向云自寶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間今又主
關中之帥首尾七年自觀心計固宜辨悉其言識有倫理然韓琦料
敵老將所難者大事不可輕言之古人論兵不輕進至而出向云取

奏議卷一百三十九　十四

橫山如反掌擒西賊若發直擣其巢雖可喜言亦似輕易要害之重
之處應如此伏乞聖斷詳擇
起居舍人傅堯俞乞備邊上奏曰臣竊聞延州近有番寨泉口等
寨以為事在諒祚臣愴怛外謹不審自處機務執准誓書苟許開議
非惟陛下賞赦愆之罪夫自古禦戎狄者多矣臣不敢備論以煩天
聽臣獨仰數十年來未修戎備而專事姑息苟損國家堂堂之威驕肆
猾無厭之俗近日朝廷頗用道理裁抑以伸國威實識為得也然臣
謂度必能制其死命如臂使指則反覆低昂皆得以如我所欲不然
士武將材決其能推伸國之議絕可獨行謹持未也則御之術宜屬
仲相養不養兵百萬平懦且驕將臣雖多孰可倚以辨寇戎豫備遠
大患人皆一詞以為將帥應選邊鄙之間未宜有警伏願陛下詳思
遠圖先為不可勝之備以消其姦心就或跳梁矣有所干常擇不

甚害事體者聞有所屈膺示含容則所伸可必矣惟識理道曉重
者居可以言辭動可以意揣今諒祚猖狂忿肆在人言意之外豈可
不陰防哉雖未有深謀極計餘為人憂厳必其無動乎陛下念之夫
人有十金之產已厚棘扃鐍衛窺竊一羅雖爽則有投閒之慶況
天下之大而復土事畢臣又見今日一人乞備邊而欽嘉明日一
人乞備邊而又無薦邊相安於無事而謂可以平無事所以言者益
輕而備日益不修臣恐積習因循為緣邊大釁建旨以為然者不過
行文書諭邊吏而已望陛下修備邊之實而慮於人之所忽則天下
幸甚

堯俞改知諫院乞差人經度西事上奏曰臣聞有國家者慮事於未
明而修備於無患況事既然而息已至者乎臣雖亡狀粗為陛下陳
之臣伏見西戎猖狂負恩逆德邊鄙之軍則據為已有朝廷之使
人則拒而不納其事勢如此猶得不為之備者惟制御之失也臣下
與執政大臣宜講之已熟至於控扼之害吾得失之算使甲兵之利
鋭士伍之强弱與今征賊重輕之勢事有萬全非可以盡得於廟堂
之上此趙充國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兵不可以喻度者也況沿邊分
為四帥未盡得人人各有心議難齊一伏望陛下詳擇重臣一兩人
往彼經度制置併至秋冬事有據備賊苟侵軼庶幾控扼此固事機
不可稽緩

堯俞又乞罷内臣招安熟戶上奏曰臣聞近臣内臣四人分為陝西
四路鈐轄併專安輯熟戶而理其究結仍許每歲一入奏事臣竊念
之未以為得緣所以置安撫經略使者正為此等事耳矣不能經安
使叛而復偽與撫綏為羌戎所劫有司之過一也苟謂帥臣力不可
為則雖内臣何益置有邊郡淪落為賊據者迄無一人任其責者今
邊事力行廢置不可失宜臣謂失辦之要當專督帥臣任責其賢勤
使得盡其材力備禦不懈重行黜免則後效可圖而威靈伸矣況理
有非便膺可不思將未孚若羅等奏事苟不以為信與無用同言而
必從則安撫經略之權邊帥於四人矣彼帥臣者將諂奉之不暇又
敢與之較事體而爭是非哉既若臣等審慎無過猶不足以為後法
使著威敦益有可虞者人謂寬其消詢況勢非消詢者臣伏乞收採
芻蕘特行寢罷前事之失具存方冊臣不復縷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神宗即位開封推官陳薦奉使契丹回上殿劄子曰臣昨奉使北虜
又留邊郡竊見高陽關一路沿邊州軍戍兵其冗為步之卒不減三
萬九千餘人歲費糧粟錢以萬計諸州儲蓄之數比於費耗多者無
數歲之備少者纔一二年之蓄一甲未擐則財用已匱而邊民困矣幸
而亭障無虞可以姑息一有警急如何支持臣愚以為方今安邊息
民之要莫先於減戍卒而用土兵戍卒減則財用省而民力紓土兵
用則戰守易而城壁固此祖宗禦戎之遺策不可廢也今延安太原
七州四軍義勇之籍無慮四萬六千餘人可以當勍敵成兵之役但
官司因循忽於訓練歲時雖有教閱之名而無可用之實甚可惜也
況邊防諸郡深池高壘有陂塘阻扼之限無犬羊奔衝之患萬一有
寇至不過堅壁以守之清野以待之則昔時義勇之軍足為防
拒之用不有他慮又何患哉臣欲自朝廷先選才望之臣按行一路
令與監司長吏各行所轄義勇人數盡行揀點去其老弱而補之壯勇
令其征役而教以騎射每於農隙之時給與口食逐番教閱使臣分
往諸邑精加簡閱務令精鋭可以効用然後減去戍兵之半食於近
輔之郡遇大征伐則發内卒以應之如此則土有精兵塞有餘糧守
禦有備而邊民蘇矣如允所奏乞降付樞密院相度施行

前耀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言曰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沿邊諸族皆威服唃氏也威服角氏所以威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雖然有歸伏之意使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閒侵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既歸於我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羌數欵塞而內為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爵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董氊故莫能為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聲而忘實附使董氊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瞎藥等在河州瞎征與其男董氊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等屯結河外巴氈與董川首領瞎結在黃河項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知戎大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兩路蕃部及沿河宕疊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唃斯羅死董氊繼立文法散不能安集河湟間而逃諸族自為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強梗頑硬不為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壞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惟其微弱然後可以并合而有之國家未得人而經撫之耳臣愚以為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應軒輊能周知羌人情狀者令朝夕出入於其間往來延行察其強弱審其黨類諳其聲結如漢護羌校尉之者有不服者即稍以恩信綏之其強與之為助使其傾心向慕然有歸伏之意然後微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血刃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唃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之而唃氏諸孫今在洮河間者皆屠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瞎藥及胡僧鹿尊事之後立文法最後洮河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屠弱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誘去今洮河閒諸州並無大族為主雖有瞎征及蒙巴温之後各於其族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為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稍以漢法因遷官一員有文武材器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以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及蒙巴温之侍既有所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於河界實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蕃不得與

諸羌結連此乃制賊之上要也一臣切見鄜延環慶兩路蕃兵自來各有族帳使之戰鬥及守護其與漢兵無異往往衆數少得立功夷外此兩路蕃兵所以益固也今四路蕃兵並是羌戎蕃種雖有熟譯羌項及生蕃之別然其種姓實皆出於西戎而已何獨在鄜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則不可用耶蓋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竊聞得之鄜使吉佐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原秦鳳兵因經略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及今四路之中惟環慶路蕃兵號為得力是知兵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為陛下宜擇朝臣有文武材略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團其部族令其心力使勸勉蕃部樂為吾用則千萬餘蕃兵各有部落中如食而可以為心腹之用矣一臣以謂蕃人族其可用順分有各有部族之所以弱其勢各之所以奪

其乃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逸無大首領也勢既雖弱又
須團合所以均其志兼齊其心乃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為吾用臣
愚以謂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為十部每部置都虞候一人以蕃官
有材能識略為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為都大提舉以總之
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作過而久遠在
為吾用矣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今沿
邊蕃部昨來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段畝相連
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為本不須地段相連二段三
一十畝以上者即二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切計沿邊蕃族不
下十餘萬帳大約十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
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是則招添弓箭手一
萬人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一臣切見官中自來緣令蕃兵

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蓋恨起離此蕃人所以顧戀
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致不足處即令親戶隨其地段多少大
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蓋恨起
離則蕃人顧戀所獻者狹小而其地段別令以農則山原高下所獻
者皆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縻無事之民耕
蕃部荒閑之地而可以禁其勢和結其心腹趨其利害豈不兩然哉
白取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賈今之蕃部正同此耳
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其土地皆可賈易而致臣切案古渭州一帶
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閣臨羌抱
罕部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蕃族行而耕之
其利豈止歲伏羌歲而已耶書入上即令樞密院召問方略以為秦
鳳路安撫司自古渭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

等事並令韶主之五年詔建用兵之策王安石力主其議八月韶舉
兵破木征收復武勝軍十月改為熙州六年八月入河州遂城之復
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遂攻宕州拔之岷州木令征以州降洮
州郭廝敦皆路以城降復州五顯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十里
韶加端明殿學士然議者謂韶所上功狀多欺誑不實發蕃部老弱
甚衆縣開拓之土而耗費中國不可勝計韶蹙以後王厚復建鄯廓
之策實韶發之也
翰林學士鄭獬論种諤擅入西界上奏曰臣伏見十月二十四日君
兩府大臣入議外言切甘傳种諤已提兵入據綏州橫山豪酋部族
內附臣不知為朝廷之福耶衆皆罪且言將安出事雖隱秘不漏
針芒然輒皆遠害蠢動誑聞以母沈為轉運使發京師兵及銀數十
萬兩倚得餉出錦綺銀帶賜降者觀此則始將兩持首尾未有次第

判安危之至繫也臣竊言不可納橫山及見手詔以諒祚順向深嘉
遠臣乘釁生事臣以為信令旣知朝其外示綏静內包陰計盡豈帝
王之大略哉專用變詐之云務為捭闔之謀乃戰國強暴之君所為
也況陛下初親天位猶當敦開宣布祖宗蒙成太平之業以澤潤
海內不澤諸民尚不及處此而遽殷一二邪臣之謀欲以奇論幸邊
功此天下盡知其不可而陛下獨以為可冒而行之聞者莫不寒心
然种諤之奇付綏州若不奉陛下之風指安敢一日不俟上報擅興數
千卒直犯虜境乎不然則擅興有罪陛下何為而不行誅夫中國以
信義撫四夷既約束邊臣無得生事詔墨未乾而奪其地信義俱棄
其曲在我彼將援辭以請罪則朝廷何以報之如彼懷不順挾懷衷而
犯邊我不得已而起應之則士卒雖肝腦塗野而不辭蓋舉天下之
怒在彼也今無故而先擾之彼持其大事之曲而來爭則士卒有

旅拒跱躇而不行者矣蓋舉天下之怨在我也豈唯士卒之不樂哉
府庫之空乏四海所共患千金之費不給則必賦諸民則將見蕭
産壞家弃父母鬻妻子孫以供軍期者矣萬一有奸雄之徒窺隙而乘
之嘯爲盜賊小則剽屠富室大則跨郡縣於此之時潰爛而不救則於
社稷生靈得無有負乎事有雖小而所妨大者正爲此也而种諤不顧
國家始末之大計乃欲以一城壘之命以天下而見成功貪微功以
邀富貴此正天下之姦賊若不誅之則無以厲其餘將以爲陛下必
欲逆折禍亂之機不使不爲異日之悔則莫若下詔聲諤之罪誅於
塞下又辭向高遵裕楊定張穆之等皆付有司次第以治其罪然後
遣一介之使於手詔還諒祚以綏州及橫山之降民遣明告以諤等
生事已次第伏罪則彼又將何求於我如此則藹示中國擧信之義
而復收夷狄向化之心無遺鏃折戟之費而事立解矣如有言者奉

望光以爲不然此皆非忠臣豈敢以犬馬之餘生而係天下之事乎
臣以太白經天西方地震皆爲兵象切恐兵禍起於橫山之議今見
其端矣無使臣言之驗則朝廷之福也伏望陛下上觀天象下察人
事以宗廟社稷爲念以四海生靈爲意無令天下無罪之民爲姦臣
所誤今誅一姦臣而天下安其利害較然可見陛下決意行之無疑
臣不勝區區之懇
知諫院楊繪論种諤擅入西界上疏曰臣聞帝王之道首信爲大仲
尼以爲兵食可去信不可去晉文霸國之君尔猶曰得原失信何以
庇民今爲國家患惟西北二虜然而數十年無烽燧之警生民不識
戰鬪之苦者豈專仗金帛而然乎亦恃乎信誓之言而已矣比者西
戎新納信誓切聞高遵裕詐傳聖旨與种諤等納西夏叛人首領近
二十人仍深入虜界地名綏州梁城以居之臣切謂朝廷若遂從其

討則失信於戎狄生起邊害無窮極矣爲今計者莫若叙論其矯制
擅興之罪以正典刑仍差使告諭西夏示非朝廷之命如此則大信
不失興功生事之徒少有懲矣臣又聞西戎有僭逆之狀已五七年
擅置官司卿更年號而但僭強於巢穴中然不敢顯然出兵爲邊鄙
之患者何哉彼雖戎狄亦不敢無名而擧矣今既納其逃叛首則彼
之作過有名矣以中國而失信於外夷一不可也既失信於夷則杜
戎亦從而絶信誓之不實是一擧而兩失之二不可也興師有曲直
直者奮而曲者怠左傳所稱我曲彼奮是也今若生起邊患則差往
戰鬪者必曰彼無功生事高遵裕种諤實當其名而被堅執銳出生
入死則使吾徒爲之有不伏之心而生懈怠焉則難以必勝三不可
也有此三不可之大患則朝廷何惜於二子而不惜於邊鄙夫患未
方今公私帑藏匱乏空竭糧運不繼當取於民民將不堪則患起於

内矣臣切料扶其議者必曰若與二子歸其逃者則西虜亦未必息
兵彼若因而成功臣切謂朝廷自不失信而虜作過則直在我矣我
直彼曲雖興軍役民民何辭以怨乎外人議者或曰兹事盡起於
薛向蓋向之來行之六七年今將替矣薛向欲求黜去而使他人乘
其弊故與楊定高遵裕种諤等建爲此謀欲求遷任而罷轉運使之
職故陝西之民從夏秋以來倡言朝廷欲收復橫山而不恤陝西之
民甚有怨咨近外人又傳或陛下之聽於外者楊定也或陛下之聽
於内者王中正也致陛下銳於橫山之議者繇斯一人臣雖愚昧豈
不知此事之非實但願陛下早賜旨揮則外人浮議自弭矣臣忝隸
職敢不盡言
知雜御史劉述論种諤擅入西界上疏曰臣昨以种諤不稟朝命擅
興兵馬城西界綏州有遂指揮爲國生事嘗具奏聞乞并同謀人私

送之獄從朝廷差官制勘依軍法施行續又奏薛向構患張穆之高
遵裕王中正輩表裏相結並貳聖聰妄興邊事乞行根勘以正典憲
未蒙朝廷盡理施行臣伏思爲陛下新紹大統方在亮陰之中所賴
者兩府大臣協心畢力備輔庶政以安民心以固根本至於疆場之
事尤宜戒飭帥臣謹信脩睦撫寧邊荒而乃輕用姦臣之言遽議用
兵之策失信於外國結怨於遠民而況關陝之西比年饑饉民力凋
弊閫帑空虛府庫自康定以來人間瘡痍尚未全復今又使之奉朝
會之役供贍吾之費彼獨何以勝其苦哉故臣慮有不堪其憂者之
又風聞每於中書樞密會議其間多顯然形迹不務盡言或各持己
見違衆正論至有累日而不能決者其軍國之事常有稽緩若機會
一失則如奔川潰隄不可救止今兩府大臣依違如是使之適變而
應務豈不殆哉昔唐太宗謂黄門侍郎王珪曰近日中書所行詔勅
頗有意見不同互相是非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顔面知非不正遂即
施行惜違一官之小情構爲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道也隋内外
庶官並以依違而致禍亂在識人主獨見事機委任責成之克務也
臣愚欲乞陛下兩府今後並須戮力一心堅守正道凡所議事
皆當原始要終不可偸爲一切以貽久遠之患詔旨有所未便亦須
據理執奏毋事循嘿仍乞密加聖鑒辯其邪正其辨邪正之術如唐
李絳所言識取惡事假以上意爲善而問之或取善事假以上意爲
惡而問之其人或不顧事實好惡使隨聖心而言則忠佞傾邪立可
識矣以得其要也其間或有無所裨益唯務阿附之人宜加罷黜以
儆在位則賢否分明職業脩矣臣以愚慮妄動觸忌諱忠憤所激豈敢
愛身惟陛下念之
熙寧元年進 又論种諤薛向上疏曰臣切聞將睦勘到种諤矯稱

密旨擅發兵馬城綏州公案止斷追官安置而已禁内亦不可就勘
到薛向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令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夫矯
制發兵人臣之罪無大於懷姦罔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見不忠於主
益資叛亂之計爲天下者不可不深懲之昔漢馮奉世矯制發莎車
之兵傳首京師威振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爲不可恐後奉使
者爲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邑豪聶一計誘單于兵攻匈奴與韓安
國諸將往伏擊四武帝從恢議後無成功下恢廷尉廷尉以爲當斬
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恢爲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爲匈奴
報仇也武帝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不誅恢無
以謝天下恢聞之自殺恢當時實令於制是而舉事不成武帝猶謂
不誅無以謝天下蓋慮後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徼倖一功敗事中
國故以爲戒尔今种諤詐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
費此而不誅孰爲可誅者所事賴者陛下仁聖之心充格天地天地
神靈擁祐聖德故致諒祚死不然兵連禍結百姓受弊于今已不淺
矣伏望陛下深思宗社之計早杜禍亂之源發聖斷斬諤以謝邊
民以誡後來事無興事以遺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
薛向臣探諸衆論其人本爲勢實用逞倖馬事今來挂鈔本滿中外
費之所幾而復不務其法已弊矣向切被擢既未有緣由故於上前
責陳横山可取之議欲作邊帥以徼己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泊過本
路遂於公文并手點與諸將穪傳密旨圖取横山以致种諤輕發貪
功恐爲他人所先輒作此事遂其所由首惡者乃向也今种諤既議
追官安置而已向獨不失爲兵臣恐用法未適輕重之宜縱使陛
下當時曾許向經營此事乃爲向以甘言厚利誑惑之故所謂懷奸
罔上者非向而誰況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正爲此爾中外皆謂向

險巧之人善結中貴致位至此惡用此道陛下頗知此人而數嘗擯
覺悟而懲之方今西府爲主張掩蓋其罪也臣恐今後姦邪之人窺見
此意剏生事端熒惑陛下以爲朝廷拓天下之患陛下又將王張擢
蓋之耶將不然耶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言從衆也仁宗
皇帝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下之人謂之惡則
棄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薛向之罪惡
中外切齒關陝之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而陛下獨未悟臣所未
諭也其勘官趙瞻嘗勘得种諤薛向等今使合追攝勘斷豈得
再取朝廷指揮蓋見當府淮好首惡之人伏請遣重公正强明臣僚
并選贍一處勘鞫以正邦憲以厭人心臣前已具奏乞不差趙瞻作
勘官恐因與薛向一鄉里之舊曲爲掌救今乃柔爲臣恐兩府大臣中
亦有黨薛向知趙瞻者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劾敢竊肓

忌諱此際誠惟陛下念之
神宗時張方平出知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
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
南李漢超皆優其爵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
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
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
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邊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
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
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楮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
可謂舊德矣
右正言孫覺論自漢以來戎狄之患上疏曰臣伏見陛下去年經營
西事議不素定遂至二三今偏裨輕易出師深入會定賊于時將

餽運數道爲之騷然終之揚之見請長元於闕今又或傳交趾爭妄
內相誅夷爲更易頭目以至閩越諸州大抵改置牧守秀而壯我亦
無爲猶約植判兩地邊民中國四陲而二方皆擾此蓋陛下新即大
位夷狄未見威德或敢或爲侵侮以窺我遠朝廷整飭戎備選置任
使未爲失計也然臣切聞之虞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長策成算以服伏四夷然其
言專以難任人爲要蓋任人廣內則主聽眩主聽眩則任使不明是
邪並進雖有智勇安所設施或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
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患哉臣又聞六月詩之序曰小雅盡廢則
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蓋小雅王道之序也其所言皆綱紀人倫急
萬物蓋臣相遇以誠而知群下之情皆遣使勞還恩意曲盡及往以
自存爲先王能周道中興夷狄遠遁臣愚切以爲夷狄之患蓋王

不免聿知自治者爲治之伏望陛下離讒遠佞選帥臣而任以討
書爲時日新德使任人不疑然後聽而次序以興小雅之廢臣一切
見四夷畢來陛下深拱以享太平之福
覺又論治邊之略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深以戎狄爲念而治邊防命
將實臨朝既然是古之將帥至親擐文以祭前朝大將之有功者云
光陪廟賜之服吉追思訪還以此見陛下之於夷狄猶不平之懷而
欲上爲列聖攄之於無窮也臣切不自揣謹上治邊之略使惟留神
采擇國家與虜和好六七十年雖時有驚未敢小侵然未嘗敢窺
驕侈擾深入大棄從伏白首不見兵非朝廷賜歲掊金繒厚撫重賞
以結其情心然吾之元元得父子相保以泰豐家未至于暴露流離
肝腦塗地者列聖之賜也其所以然厚其勢益賞其繁然至於用兵何
嘗與虜償而其取無厭約取入則其然如對其手用武更嘗得

已哉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不得已則軍備不可以不實邊防不可以不修將不可以不擇卒不可以不練吾之糧械既已備矣戎人守信據盟誓則吾用待之如初若夫有所求違約妄作或舉重兵以臨境上恃吾有以待之則以戰以守惟上所令臣雖未嘗至邊州以臣之所聞見切恐今日之將卒亞挑犄虜來可以與虜角也臣聞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享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襜襤西抑强秦南支韓魏委任邊將如若趙之於李牧可也太祖皇帝神武聖謀知邊事故關南用李漢超齊州用馬仁瑀常山用韓令坤易州用賀惟忠　州用何繼筠延州用趙贊慶州用姚內斌環州用董遵誨原州用王彥昇靈州用馮繼業邊者至二十年

近者亦不減十餘歲其家留京師者撫恤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悉其市易免所過征稅令募驍勇以爲爪牙每來朝必召對賜座飲食之其還也厚加賜賚故邊臣於財得以養士用間遂知敵人情狀敵將入輒我已先知設伏掩擊多能以寡勝衆以至平蜀取荊下嶺表收江南二十年間用兵四方而不以西北爲虞者由將守邊之力也臣以謂才智策略若此十數人者未乏於世顧所以委任責成之道何如耳誠能講求擇將之方於緣邊州要處試而用之其才果可任也則付之一州以便宜從事必可經間聯絡土兵卒可選用舉其貲置財可聚散聽其出入間諜往來聽其自便每歲來朝必引見加禮使君臣之際洞見心腑則將輸其忠士盡其力矣於邊諸州皆得李牧以守之也如此則虜之進退常在中國至於無厭之邀求與故之侵侮彼將望風而自戢矣況敢赴湯蹈火以取屠戮者哉夫以

衰周之諸侯唐室之藩鎮皆以一國或數州之地外抗夷狄內拒天子蓋用志不分者能以小敵大委任責成者能以寡勝衆也今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紛紛然常有夷狄之患用人不專而間說者衆不假人以權而朝廷自任責故也臣聞治天下譬之養身身之血氣不可偏有所養養血以勝氣養氣以勝血皆以致疾而害其身文武之爲用亦何以異此國家自西師講和以來天下以兵爲諱武事之不講也久矣陛下天錫勇智兼用文武方將大恢天下之功以爲宗廟無窮計願與夫備邊選將之方特其小小者耳伏望陛下日新盛德聽用賢俊收采衆策以興成功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二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

禦邊

宋神宗熙寧三年十一月司馬光乞留諸州屯兵劄子曰臣奉勅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並兵大半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邊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抽差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於須思患豫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逐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腹內應或盜賊乘虛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內永興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發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逐州屯駐遇邊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

取進止

四年經略使文彥博論邊築河州奏曰臣竊聞議者欲至來春進築河州斷使連路臣切思之以為未可蓋熙州初成經未全固西番內附尚要撫綏積累未豐屯兵雖衆未宜多事恐累成功臣以謂且須增固熙州使有保民之利安存蕃部為堅向漢之心常使營壘士馬壯健以守則固以戰則強根本既堅枝葉自茂然後訊河之衆以指顧而就今欲務遠臣切添憂古人謂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又云勞於服遠不若修近斯言可鑒在理必然夫趣時幸會人之其利犯顏違意人之甚害中人之情鮮不為利多是顧身謀而飾說豈肯為國而危言臣待罪之所施兼特相若括囊無言仰屋切歎竊祖宗之英擢暨陛下之倚任是敢因事極論違衆立議庶幾萬一有補涓塵陛下以臣為納忠報國幸賜采擇以臣為害成沮事甘伏誅

是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元豐五年彥博判河南上奏曰臣去歲冬竊聞邊事奏陳陝西邊事今春蒙差臣男貽慶特賜臣二月二十五日手詔撫諭復蒙聖慈矜寬不責狂易並諭旨曰六軍還塞將士已疲勞蒼民已告病今日之勢豈復可遠舉深入哉惟固境自完而已近命涇原制置城數亭障備虜衝缺非有前日圖也臣仰味聖言伏增欣抃有以見陛下推惻怛之心卹生靈之困蓄鼓將兵廣施恩育幸甚幸甚然自今欲已未復有進戍開邊輕深入此必是邊臣希恩冀為僥倖肯陳方略誑惑朝廷料敵不精致有挫敗還以詐若陛下必知其人乞行顯黜以戒今後干賞希利之輩免致向去更誤朝廷大事重以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詔書大旨專諭邊臣嚴設備預固境自完未副宗社委勿遽望更年歲間生氣復摠民力俟充足兵何求不可伏望聖慈

之自當臣眾臣又聞謀攻料敵先將所難不當與新進白面書生惟務高談虛論容易而計畫之今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豈無深識遠慮慎忠守正更事屢試之人願陛下詳求而審用之如祖宗朝所用捍邊守塞宿將名臣見於國史者多矣乞詳察之臣之此言非不知觸犯時忌蓋老臣暮年歷三朝重任蒙陛下眷獎尤深方心本思義均休戚豈當隨例緘默上負聖明伏望天慈亮其區區竭盡之誠

熙寧八年四月樞密副使富弼答詔問北邊事宜上疏曰臣素乏才業忝歷二府昔在壯時精力尚不及人今老且病氣志衰耗何足備大政之問然臣實非已見今但舉衆人所得聞者錄以上奏惟聖明裁擇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嘉克熙河辰鄜戎邊更成議用兵唯又聞中夜其餘諸路皆有攻討或拓境或築寨即傳播天下而綏州雖克熙河始初興築復傳聞云朝廷必復興靈夏平賀蘭既又大傳有

大上平夏之策以致尤盛此虜久已探知相結後復聞朝廷修整器
甲簡練兵官增築城壘積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爲掣制之援近又
分置河北三十六將按閱愈急宣布斷久事機參合此虜人所以先
期啓釁以發戍北役境之端而不肯已也其手實輸于虜之策虛實
固不可知然傳者既多且久萬口一詞並載辯白援有辯者遂見何
以取信今釁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議逾年未決前使再至
事歸朝廷此邊臣之職而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曲從使其可否還
之則兵主其而患速順之則所求所欲皆得爲患雖遲而久遠不便
臣謂不若一委邊臣令其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使其盡力交相
詰難雖北虜非不自知理曲盡故欲生事遂興干戈以氣吞我以勢
陵我是從事我累年可作之事從往議無故緣興此端實有以致其
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結釁背盟也設若萬一入寇

事不得已義持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防邊
之要也若朝廷柔從使狄深入討擊臣實慮萬一差跌其害非細更
或與西夏爲犄角之勢爲朝廷實計矣事既至此邊奏警急兵糧皆
狄書於應用須防四方必使必有覬望者請國家方事外虞則力不
能制我邊相爾聚蜂媢而起事持禁柄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生民
爲念銷汗含垢且求安靜更俟歲時豐稔富國積蘇遽亡漸多民粗
安畜積盛不至倉廩不虛恩信宣布人心固結然後列國爲全之舉
實勉一毀之衆此天下之願也亦臣之志也向又當傳陛下決爲親
征之謀中外益更憂懼心獲賤羸陛下雖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
平天子與創守之君事體絕異尤不可緊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替
勢固無實心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邊彼實禍也張虛聲者必
有殊略之憂作實禍者必有固寨之慮以殊略之虞而當周密之計

其成敗豈不灼然耶假令入討得志而遂山契丹一種事力自大況
又夏國嚮所謂高麗黑水女真達靼等拱藩爲之聲援其勢必難殄
滅使無類即此結成遠患卒無已時大非長世遠馭之道也臣切
謂因緣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喻之云朝廷凡所
爲武備乃中國常事非顧外興任伐向者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
朝廷爾合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是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破
壞恐是奸人造作妄興間諜或是彼間我惑邊事欲疑我有所興
作我既知之豈免大爲禦備蓋用此互相疑惑養成釁隙遂有今日
事理朝廷更有可說諸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或乃一聽也撫使
始不納即遣報聘者於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幾一聽必有所益緣彼
大藉朝廷歲與之方成國計既有繁絡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
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諭白必當回心向化凡百茶帶盡可脫略

苟互相疑忌兩情不通禍息日深兵成後悔臣嘗觀春秋泊戰國時
諸侯遞相征伐兩兵已合矢在上行人在下辨說解釋遂各交歸
而退好復盟好者比比皆是況今釁端漸啓兵尚未合且可多方以
理解釋或能有濟與其用征戰而決勝負萬萬不侔也彼此致疑及
察我二事臣亟得之甚論非出胸臆是皆目前衆所共知所共見必
然之理非事外別生奇異之策也臣又望陛下兼求博訪不宜專聽
一偏之說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盡以實事上奏有
誤國家大計臣今所以及此者切緣去春以久旱陛下特降手詔許
人極陳朝政得失中外歡抃咸謂聖情已大開悟尋聞上章論列者
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諫爲意而優容之反
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鉗結思患盡之難未敢復出于口臣謂下情
不能上[illegible]莫大之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之早令天下受

賜又朝廷無事不勝大幸此奏出於愚衷又且敍事理明白不敢加
飾及援據古義但直書利害而已昔楚相子反謂區區之宋尚有不
欺人之臣況中原大國已與北虜結隙今若更不推誠以待之則恐
不能解疑釋惑也伏乞聖慈特加裁照
九年六月琦又論契丹侵犯乞詔諸道以寬民爲務疏曰臣近伏覩
箚子不預人數近者切聞契丹增撥兵馬疆封二廣發兵五嶺嶺南雖
爲子孫之患謀須宵旰之憂然而命將得人出師有日上寬宸算必
成武功臣又切聞淮南累歲九爲荒歉流亡餓殍縣條難用今驟起
數萬之徒所由諸路而往兵馬所到張草須辦監提守宰唯務供軍
府庫倉儲皆難之用即今求其委之至於援民又有按察之官綠
行督責之令上下迫逐公私無處人心不寧竇可孫憫臣又切聞勤
方鄉村城郭重疊遞次官司錢物并數皆輸若監司州縣又相迫催
理仍與此時務軍所費一併取足則民不堪命矣以爲生嗟䝉然駐
威難禁戢陛下天賦仁聖累降寬卹之詔其如所在闕用比於無可
奈何須至使逐方雜斂集而又官吏各思一時苟免罪責不顧爲國
家長久後患而爲長久之計也臣又切聞諸處興修水利之類役人
舊來多致至於一二十萬此傷耗民財事亦不細伏望陛下深詔有
司并下諸道以寬民爲務凡所遣各可曉者與漏放理難獨放者多
不計貲且今連還輸納及推罷諸般興作全養民力一意專以破賊
爲急俟嶺南寧息歲時稍豐然後別上圖議以稱朝廷有爲之心固
亦未晚也臣杜門端事稅如聾瞽但時得於四方之人傳聞諸今錄
以上奏苟有妄說推陛下恕其愚而諒其心以來衆正之路
八年四月判相州韓琦奉詔問北邊軍事上疏曰臣伏蒙聖慈特差
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當東門司寶異賫賜臣手詔以朝廷

通好北虜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聞
置鋪妄來訴理比放官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辯不伏今增
使復來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屢情無厭勢將安
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人大事必詢故老卿夙懷忠義歷相二朝
雖今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當具以
聞臣晚年多病志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以從根暮不意陛下以此
虜生事將思預防託及孤蒙曲有詢逮敢不絕悃以塞聖問臣切以
契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以兵
諸戎盍自稱大至祖宗朝屢寇南牧暨真宗澶淵之役當是時豈不欲悉天
丁之力必與虜角戰欲以安指生靈然乾和好彌縫有所畏怯也
張皇引兵向戎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識
兵革戰鬭之事至仁大恵不可加也頃歲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
不以大敵爲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
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大謀
臣棄士引先發制人之誤造此釁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
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臣竊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
丹於朝廷久絕朝貢而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
丹之威未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
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與宣旨自
昔未嘗爲邊鄙之患而開拓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少以萬
計所費不貲而河州城至地屬董氈即契丹婿也既恐闚起來今又豈
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西
山勢漸高但不可馳騁泊中處皆種榆柳官領兵偏植榆柳冀其成長以
限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謂所謂創立堤防將障其

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
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熟教習亦精而忽因保甲一道紛
然義勇皆入今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保甲皆吹之無一破
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無理爭界河北不與
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計修築城壘開淘壕塹北京役皆尤甚啟
撥戰棚之類悉加換易增置防城之具凡合備禦邊之兵甲器械一繫
次差官檢視排垛照驗前後非一又諸處刱都作院製造新造兵器
造作澶州等處勑為戰車與皆衆目所擬諸者易覺且虜人未有動
作後無故虛費之煩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又徒使契丹之疑
也沿邊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防本州地控扼之
亦設將屯兵其隨軍之物有合兵士自辦者有合本將增置者有合
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准備隨行郵作出征次第

可羞捷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如此則釁起
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將朝廷
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恐虜情無厭侵淫不已誠
如聖諭所論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雖未舉衆
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蓋有因緣而致戰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
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臣聞言未及而
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臣昔當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
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
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
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
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
強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

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
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
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
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
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
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他用此謂富國之術也且農民送納夏秋
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
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有六次科校
民不勝弊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是已著見臣言者
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賈之貨官自取利以得利為功至
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足條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
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未得原免監司

皆責以刻為明辦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均
一日皆以得罪為憂夫農者國之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
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
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
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陛下
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舜之聰明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
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之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
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
若擇將臣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
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糧不充新選將官例
皆庸懦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
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太宗時雖曾將未信名

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
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
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為諜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
舊界，請令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廢祖宗累世之
好，永敦信約，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
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從，則可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
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餘粟，帑中有
羨財，使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攄忠義不平之
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從，決
發背約，則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
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
之常，未可預料，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
倉卒之際，不可遽一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雞犬盡入城郭。蓋生時或
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
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拘圍先定，必令城郭
而居，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亦
如此類，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嘗已極品，將榮
故鄉，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疾在身，每思告老而未遂全始終。
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只以自信。
今天下之人，所不敢以直言為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
感聳一悟聖心，為社稷之威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赦，非獨老臣幸，
甚天下幸甚。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再征交趾上疏曰：臣聞漢儒之言曰：
聖人以天下為度，得四江海納汙，國君含垢，則知天下之治亂無害。
若銖銖以較之，則過有所不及，故聖人限要荒之俗，以不治治之，而
天下無不治也。伏自交寇之弗率，二陽之間，兵死于瘴者相屬，丁男
之轉輸而斃于行者相繼，罄都內之財以億萬，二歲之久，可謂勞矣。
而所得者廣源數州之地而已。夫瘴海窮山，蚊虺毒蠚之淵藪，飛鳶
墮於亭溫風，治其間，殆非人境，雖盡得之，顧何補於天下。今若討安
南之罪，則已伏罪矣，雖三苗弗率，而七旬班師，義亦何以加此。然而
郭逵趙卨自未罷歸，邊兵未還營伍，外議喧傳，以為李乾德之歸疑
不敢自引也，朝廷再欲興師，不識有此否乎。夫懷狡之邦，介居荒服
之外，適降而能書，亦已多矣。臣知朝廷必不計其意之厚薄而與之
較之。夫所謂限之以荒服者，三代之治蓋詳矣，豈以為不足治，何
也？不欲以遠而勞近，以夷而困夏。若朝廷以為嶺蜀以解，知為事既
已收取其境土而殖其元惡，停其黨類，慮其傳為異日之患，即用遠
[illegible]之徒以守之，使其怯於攻討之勢而不來可也。萬一有再舉之策，
臣願更且詳思熟講，假明廣之人安息數年，使疲殘平寧，然後留意，
未可輕議。以祛陛下納汙含垢之量，臣職忝言路，干冒天威。
元豐八年，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登州召還議水軍狀奏曰：
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
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
歲四月，遣兵戍駝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
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
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為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
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十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
並用教習水戰，以備北虜，為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
議者見其久安，[illegible]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

橋濤洛二處去年本路安撫司又更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
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聖旨指揮令後宣命抽差
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發，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
其澄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為抵習諸州兼
州兵馬豈有却許差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發，不惟兵勢分弱，以啓
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倘或有緩急，伏
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令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
往別州屯駐。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神宗時御史中丞蔡確論渠陽邊事劄子曰：臣近論唐義問處置邊
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竄義問以正邦憲，更選擇素老
將付以邊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
忌為說，雖知義問處置無術，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即追代。此
殆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嘗經涉戎事，何益於事。被引歲月，坐
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一
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括代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齕，以白起
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彌日持禍
庶之遠人何辜，自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
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處，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
國之人入其地，雖徒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陽光，徒李
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通界，即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
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
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衛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
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〻啟下，義無委之虜中，俾為魚肉，要
須畧行討定，使之畏伏，有出渠陽兵民，然後為可。臣訪聞湖南北士
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争，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
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
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事
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
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蠻
與宜州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蠻合謀作過，勢益昌
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控禦，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
不為無益。更取進止。
確又論渠陽邊事劄子曰：臣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
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遂恣溢，甚乞速差諳知用兵之人往
代其任。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棄損城寨，與蠻人講和，其為暗弱
怯懦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
臣遲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彭孫亦以此自任，昌議向詣
所不曉謀策，彭孫狡黠之餘，敗性不改，前後委任，頗聞貪婪，無所不為
今若委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質衰不過
侵擾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受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
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則為患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
必不肯輕用此人，然眾所共知，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
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起居舍人范純仁乞戒飭邊臣勿弛備狀曰：臣近聞夏國累次遣使
赴闕，俾其恭順，外議皆謂邊可罷兵。竊知西人頗買漢物，數目過多，
似不為頻來之計。臣愚慮或恐分畫地界之際，復欲阻兵，曾聞臣已
指揮沿邊諸將，寨柵常為意外之備，更望朝廷戒勅邊臣不得小有
懈慢，其向來所增軍馬及創添吏員，且與存留，候將來畫定地界，綱

到猶書抽減未曉盡朝廷事勢及夏西晦圖宜慎重及臣所奏諸邊
防利害并舉辟官屬亦望一付有司特降聖旨施行免用常格從與
臨時闕事萬一為賊姦傷上貽宵旰之憂則臣不言陳述之罪萬死
難贖伏望聖慈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
純仁同知諫院條列陝西利害疏曰臣前夫上殿親奉德音以臣曾
任陝西令臣具陝西利害聞奏臣才識淺拙嘶無所依據上裨聖聽謹
具管見條列如左
一唐以涇原帥府在涇州為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府在邠州為靜難
軍本朝置逐路總管亦多只在涇邠二州自康定慶曆後來方
於慶州置環慶帥府渭州置涇原帥府蓋以邊事之際便於照
管然事平之後錢糧運增邊民力轉費所以陝西之民久不完復
臣今乞移兩路帥府使只於涇州邠州置府每一遇邊事警急可

令行營就近照管兩城供饋之勞實於邊事無闕
一邊帥多以粮草責不在己務捷重兵於無事之時生耗事窮兵
妄興軍旅誘致寇讎或殺熟戶邊人劫掠西界殘害平民為國
生事皆非朝廷愛人柔遠之意臣今乞選擇忠實清廷秦四州通
判令各兼本路經略判官專主本路糧草兼照管機密候臣邊
人又得誘致寇讎希功生事如能愛惜邊用其常歲不增供億
及將到任至罷任一路糧草比較如有增羨及本路無生事
之人即委監司保明其判官并帥臣並與旌賞或枉費供億糧
草虛耗及縱容人生事者並行責降如此則不惟邊計可實亦
使羌狄懷我恩信
一陝西有沙苑等處監牧草地七八千頃自來只養馬別無增息虛
占良田今來陝西四路之地不通漕運若得以中自耕穀食則

屯聚大兵易為供贍今乞罷陝西監牧將上件地開為營田募
民耕種一頃歲收公私無慮二百碩則歲可得一百五十餘萬
石以助關右兵民之食為利不細其所得芻秆自可秣馬以助
軍計一方今陝西若於城寨太多及冗兵冗官為害又朝廷時
有城中大藝等人並與班行曉侍送為邊捐城寨多則分卻
兵粮冗官多則坐耗邊用及班行等各懷僥倖本無職得差遣
次人人皆思侵擾以為身謀是構邊事無所不至今乞將開使
城寨冗官冗兵檢會臣前來劄子委帥臣監司減省其試中武
藝等人即乞且遂陝西內地易得糧草處差使緩急旋行勾抽
不惟惜得軍儲兼免妄生邊事
一邊地舊禁公私難得米麴又山險艱於般運四路廣場務醞酒
耗費無度每遇邊上兵馬屯聚難得糧草之際裏外賣酒留多

轉致軍米耗竭和糴不行無一遇凶歲民即無食當中和糴軍
粮者今乞將沿邊次邊鄉村酒店課利每月不滿二貫文者
並行停閉其州縣城寨酒務亦不得於常年課額外務為增羨
庶使不奪民食饑凶之年可減賑貸兼免秦起和糴來價大貴
宜錢
一鄙鹽之法最為邊備根本近因法壞朝廷雖嘗遣張靖體量亦
不能深究利病明達以來見弊孕甚於東南臣恐三二年間粮
草亦更虧少今乞檢會臣前來劄子令轉運司通管公共講求
長久之法庶幾免得時粮草之數漸可補復
一今之商賈富人車馬器服皆無制度役屬良民家僮自秦盡前
世聖王注所先禁今不惟忘其奢僭耗蠹民用而又於朝廷急
難之際一有呼召則無聚興怨今既不可驟行禁令可以因其

所欲而爲之節文。又得財利以資公家之用。今乞如春讀武功
爵之類。並爲散官及衙校名品。使富人入粟於邊。然後授之。即
以其名品高下定爲車馬器服僕使屋室之制。仍聽贖輕罪。如
此則國不失權。而民皆樂輸。不惟可實邊儲。亦可漸行內地。此
亦漢之遺法。乞聖朝舉行之爾。
一邊人好食西界青鹽。雖嚴禁所不能止。販者多是邊上強人。事
敗悉遣遠配。邊上強人漸少。甚非中國之利。今乞於沿邊置榷
場。以茶并雜貨博易青鹽。盡收入官。與解鹽同貨。仍通入解鹽
課額。其合用茶乞自朝廷賜與。其他雜貨即令解鹽司管認。如
此則不惟省刑。變令亦可以固戎心。息邊患。
一陝府虢解等州與絳州。每年差夫約二萬人。至西京等處採
黃河梢木。令人夫於山中尋逐採斫。多爲本處居民於人夫未

到之前收採已盡。却致人夫貴價於居人處買納。及納處邀難
所費至厚。每一夫計七八貫文。貧民有賣產以供夫者。今乞亟
破官錢收買。如官中少錢。即許令着夫人戶情願出錢免夫。每
夫納錢二貫文。與官中合破夫糧相兼買梢。其監買官仍與別
立賞格。如此則河防無闕。又省民力。
監察御史裏行劉摯論邊事上言曰。臣竊以北虜之爲中國患。自詩
書已來世常有之。方今之勢。雖効順悖睦。服威德而利金幣。棄其驕
貪之情。專能覘伺中國動靜。一旦間隙。則造端興謀。生事以撼我。昔
者寶元康定間。國家問西夏之罪。而遣使肆嫚。有非理之求。中外憂
恐。至倍增歲賂而後已。臣愚不足以論事勢。然竊有私憂過計。以謂
今日之故。有可以動驕貪之覦伺者。臣謹言之。昨者綏州用師。逆兵
三歲。皆緣議臣失計。理曲而無名。北虜之於西夏。昔以爲甥舅之國。

此一事也。今高麗遣使朝貢。將至闕下。高麗自天聖中嘗以事請于
朝廷。朝廷不從。遂附庸北虜。自是方貢不入王府者數十年矣。既已
臣屬于彼。而　且面內中國。則恐爲彼不能無疑。此二事也。臣以謂
此二者彼皆思以藉口而爲請于朝廷者也。伏況大河之北。自戊申
以來。地大震。水大溢。民夫失職。離鄉內徙。空虛塞下。至于今三年。而
地震未已。此何祥也。今歲漳河春役。財力並竭。中路夏旱。二麥不登。
災變因仍。人不寧處。夫彼既有以爲藉口。又乘民心皇皇。公私窮匱。
警備百廢。朝廷厭聞邊患之時。臣恐或狄見利投隙。而區區之信誓
豈足以保其心而恃以爲安乎。彼固不可敵。有在詐假令遣一使持
尺書。援二事以請於朝廷。其用何術以杜其開口之言。入境臣恐勞人
以繕城。敝倍估以儲廩。愚畏易將防邊。用名器。張皇擾擾。夫勞大費
而已爾。康定寶元之事。蓋可以鑒也。又議者籍籍皆謂高麗之至。有

徼幸希功之人誘而召之者。使無此理也。不過臣爲妄言。使識知議
者之論。則豐自我始。西兵之禍。實未遠。安得不先事而言哉。伏乞
陛下審詔二府大臣。使日夜謀畫。以求防微杜變之理。而代其心。且
河北重地。據天下安危之勢。願陛下寢食以爲念。而無忘北顧。常務
勞來其人民。安輯其田里。薄征斂之數。省煩急之令。恤其凋瘵。足其
衣食。使樂生涯。而維持其心。凡所謂邊備軍政調度之數。皆宜因
事稍稍經畫。藏其用而隱其跡。兵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者。惟陛下留
神無怒。以消連年地震之異。夫無事而言。其言若狂。而人皆易之。有
事而言。其言雖是。以取信而事已無補。臣寧以狂得罪。不敢後事而
爲無益之悔。以負陛下耳目之任。
翰林學士楊繪論李憲討交趾上疏曰。臣伏聞交趾猖狂。上負聖化。
方議討伐。雖神謀睿算。已決勝於千里之外。而臣不度愚昧。敢陳狂瞽

奏臣於愛君之切然也。伏乞恕其狂言。臣聞軍志有之。善攻者。敵不知其
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則聞譚廣易助勝歸守備而南闕泉
福之守矣。聞議馬難越廣然後抵關然處置海使便風武有出其不
意。亦未宜忽於守其所不攻也。交趾援兵南方其於出師命將及偏
裨之選。皆西邊北邊之宿衆號能者。在行然臣亦慮國家銳意南討
而忽於西邊北邊之備。設萬一有乘虛擾不備之寇。則其憂又大矣。
則亦非所謂守其所不攻之義也。臣所謂西北之備者。非謂增兵嚴
警。蓋皇甚事在陰留驍勇諳練謀慮之將。不盡遣行於南討。庶乎有
以備西北緩急之用也。切見瘡疽之發。未嘗不先用其衆之藥。蓋治
病於皮膚者。必先固護於心腹。此雖醫工之智。亦不可謂不知所先
後也。唯願陛下察其先後而慮乎皮膚心腹之害焉。臣又觀按討副
使李憲等。十五六官已爲防禦使職。已爲押班。況聞有事。今伏宗
廟之威靈。稟陛下之聖算。功其必成。臣願陛下留思於他日成功之
後也。成功之後。當爵必崇。年又未高。權又益盛。乞陛下慮之。得其當
而已。伏惟陛下聰聞明覽。其於古今安危之源。歷代興亡之難。中貴
任權之成敗。不假臣縷細而述。竊按唐憲宗命吐突承璀爲行營招
討使。于時白居易爲翰林學士。上疏切諫。在其集中。臣非不知陛下
聖德神功。過憲宗遠甚。今李憲又止是副使。非如承璀之寄。然臣遭
逢聖恩。奉在白居易之位。而又翰林學士二員。鄭獬入院。陳繹出
知宥本院。宿直惟臣一人。則臣之榮幸。又過於居易。臣不欲使唐憲
宗朝獨有翰林學士白居易者。是敢進其區區。伏望陛下赦其狂僭之
罪。而賜之深思遠慮。
神宗詔近臣擧士。蘇頌以施州通判李固對。神宗詔對謂曰。知鄉不
附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
術。曰。四邊乎。是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竭百姓窮困。聚爲賊。尋懼成
腹心之憂。神宗韙之。
哲宗即位。知慶州范純仁繳進後漢光武詔書狀曰。後漢光武報臧
宮等詔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
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
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
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
家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
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
誠能擧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臣伏見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到賊中事宜。朝廷却
添屯兵馬。恐是殘賊情起。阻卻欲別生邊患。伏望聖慈以陜西生靈
之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幾可以罷兵。俾華夏復見太平。則陛
下好生之德。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皆在陛下一言之
賜。竊見臣常讀後漢書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最有深意。臣恐陛下欲
聞詔錄繳進。惟聖心擇擇。
純仁條對手詔所問邊計狀曰。勘會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
使弔慰。賀登極。以告國母。表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
回來。外示恭順。情可見矣。然戎情狡猾。未測其誠心何如。且如向者
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弱不易應援。若之則弱國威。守之則
終恐戎人不忘。乃欠在西塞。亦曉邊情。當此之際。尤藉于憂勞。可
條具邊計。今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拘以文者。

臣奉命皇恐不知所措蓋臣智識迂昧計慮不長何足以仰承聖慮上副天心雖然臣蒙被大恩未有補報敢不竭心悉慮殫勉以對以成陛下詢于芻蕘之意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邊漢之民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鼎新凡有不便於民者皆為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謳呼鼓舞以至即日傳播諸之夷狄此事即時聞於夷狄又邊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斷侵擾以此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時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貢來以至罪大不失恭順之狀不敢復有請地者若處應為乘來朝廷拒之如此卻應啓以之隙矣失朝廷之意前和好愈篤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雖選擇押伴臣以使與接議辨論因而張美敢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己從人之德彼必有所對今則其狀之情亦可測儻若有顧和之意則可令作押伴臣寮婉言其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則朝廷亦將虜到生口遣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言於朝廷必應量處應副若言向來已曾請地入貢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向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於此必無所難若無對答則乞委延州趙卨宣布此意其有遣使來請地則可略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獪以彼將陷蕃軍民押在界上即卻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有居漢人先次斷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生口亦在界上先定指表換約日數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捨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置實有孤絕不易應援拱備之處留之則戍人必須本處邊事難息若卻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叙先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為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卨輸度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敢討則有辭則朝廷自可絕之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為如此則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廢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卨條上不得落賊奸計臣竊料朝廷大學御答聖問未能詳盡如豪忽尚有一奏事待得以相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臣所知邊事只我知環慶及鄜知鄜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師尚留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處及此易事節先須只作押伴臣寮及既定處着觸忽戎人萬一於處置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益又恐來夏人回日必有答詔使可以論其累次遣使奉貢及有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純仁琛學識大夫董夏國國本三策曰臣竊見前日慶曆前文彥博曾請執政論疆界事宜其時以諸臣奏對已多臣雖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茲於對日奏陳而臣今病廢在家未能如心竊慮夏人在廢蕃論日遏隆先見得引閒奏若以所得夏國地土換易陷蕃生口如此則使可罷兵息民陛下仁聖之化得以久行堯舜之治可以速成此上策也。又蘭州定西城闊元是西蕃境土後來方為夏國已有界德中指東更不曾擾西蕃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待要邊帥以順商量雖使未可罷兵彼應難使招降此中策也。又若留寨門要義合而止棄遷康難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以示大恩彼雖得之不足以副其諸如此則兵必不解竟夏與安陛下仁惠之實何由復施勝負安危之機實未可料所得之地不覆舉費萬分之一可延之且竟舜之業而且有後憂此下策也右臣謹錄此三策上進伏

望陛下深賜採擇以為天下國家無疆之福臣稍可悉強更當面具
奏陳臣未曾見夏人表章如其過有邀求則雖與地不能息兵非臣
今來所料。仍臣別具陳奏乞且嚴戒邊臣過作守備凡有所闕畫令
陳請朝廷當一一應副庶令責有所歸不至誤事惟中禁安靜願與
臣合近當狩擬下詔意示臣内有不與中國舊豪一節臣曾茶帖欲
其除去然窒慮未曾修改應待聖意裁度
純仁為武安軍節度副使乞棄所塞地與西夏疏曰臣伏見陛下臨
御以來懷柔西戎恩德備至並於冊封賜地皆出宸斷遠使累年之
閒戎馬不能犯塞黨護生靈全活無數好生之德格于皇天故使百
穀屢豐西海豐樂此帝王之盛事太平之大本也近日傳聞熙河邊
臣分畫地界各惜向來久廢寨地以為要害未欲給賜致其假塞不
得以至未能罷兵邊事難了竊恐書疏敗謀事久生變萬一夷人閒

謀復致猖狂寇之則虧損國威討之則靡費未遑連兵不解勞費無
期若或飢饉相因兵民乏食則雖有智謀之臣未易為計如此則功
虧一簣併棄前恩伏望陛下深留聖念特務遠圖不吝易而為難不
以小而妨大擬會元約朝旨特賜允從遵孟子樂天之言稽虞舜舞
干之德則天下幸甚臣受恩至重職與邊臣過計深憂不能緘默惟
陛下矜憐曲加采納又奏司馬光為陛下謀棄寨之策及後來換易
生口并降賜封冊臣寔皆與其議昧者尚多不以為然至朝廷力行
浮議方息今與西夏君臣體分已定惟有分畫地界所較不多若是
去城寨二十里内雖夷狄無厭亦可以理關諭必肯依從以臣愚度
但恐邊將貪功生事不樂罷兵將去城寨二十里外聖恩已許給賜
或向來用兵之時不曾得據之地指為要害却欲築城占守則虧朝
廷大信惧國家前謀不可不察議者或謂夷狄無厭與之必將更有

邀求竊以祖宗朝其勢國力尚因德明歸順賜以數州元昊稱臣加
國主之號蓋欲安民息戰不以小利玩兵後來彼國累自服從亦何
嘗更有干犯而況今日所損利害絕小惟聖明深慮昔漢曾欲以十
萬行向奴中季布指為面謾武夫邊將之言多若此類上誤先朝不
少今可為鑒
純仁又乞早分畫西夏地界疏曰臣近入劄子為夏國分畫地界未
定恐邊將斬地失信復致用兵所陳利害雖明必已上達天聽近日
伏覩樞密院指揮及諸路關報西人頻有點兵侵犯漢境或聞邊將
多亦乘此希功先動恐至秋凉再為邊患臣是以夙夜過
歎臣伏見陛下始與司馬光等議定大計今乃為邊將貪鄙之論沮
害遠圖前拾四處已成之寨換易生口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今乃傳
聞復留兩壘從來不守之地再起事端以招兵致寇之志非聖君

舞干之化進市邊為得之謀則其是非輕重不待詳陳蓋今日新地
之邊臣多昔年生事之黨類朝廷若不早悟必恐復蹈前車將致聖
恩無由下通夫威不以義動生靈受弊後害難量臣之區區實在於
此日近坤成節夏人進貢在庭若有所請不至乖悖伏望聖慈特賜
寬納或令押伴官諭所有地界早令分畫或邊臣未能宣達朝廷詔
旨有所不盡特許奏陳候朝廷相度指揮然後嚴戒邊臣分畫地界
並依已行詔旨不得虧失大信別起事端雖云夷狄貪婪必亦難生
怨叛息民偃革指日可期則天下幸甚臣前來所上劄子更乞檢會
省詳特垂收采
純仁又乞戒邊將不得生事疏曰真廟朝與契丹講和懷撫有道兩
國情通小人不敢生事間諜今將百年生靈安帖自古和戎所未曾
有今來西夏雖是小國亦未可輕況自興兵已來恩信未孚動生疑

阻。加以邊將僥倖厚賞，樂於生事邀功，多是先自引惹，卻稱西人侵犯，構起邊患。朝廷不知，致使夷狄之情無由通達。此風不除，難得安寧。伏望朝廷常加審察。

禦邊

宋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守慶州范純粹乞以弃地易被虜之人疏曰

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員監司通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陝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擢今任赴官過闕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奏稟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促出門故叙敷奏職事了不獲陛今既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剖析仰黷聖聽切以西夏之閑功順歲久邊也無事矣夏晏然秖因种諤沈括數輩希功造事啟釁朝廷以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或請靈衆長驅或請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舉又四路齊進至興靈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利衆殘近誠一無所成徒致關輔疲弊公私困竭百姓頻被國兵殘耗雖諸路各有收復故地然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虜境知為興修積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賞金帛益耗錢糧遂關輔公私之力甚不足以自支故日須朝廷自內應副而邊防累隙日在可憂彼夏國者屏況自居未即報塵蓋亦以頻年虜殺部族疲勞橫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比時以來數數違使跡如劫順實地有謀外則不識土疆內則不得常貢既形釁我之計又為自資之謀臣聞累番使人貢與處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為其自資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調發之餘雖時措填略充舊數而新人眇小未堪戰鬬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舊臣不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戍軍兵並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為無事人切憂之則其欺我之計亦已行矣常貴未備彼所以言邊事之未竟也疆土不讓從所以為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無可疑者然

則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彼力漸全待草豐穀實之秋
當弓勁馬肥之際稱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之間何以遣應若臨時
徐議許可則國體有傷若至期復舉干戈則生靈被害惟編戶之方
困豈再籍之能堪臣心之憂實有不忍臣昨者既不得奏稟聖旨方專
置往見執政大臣語以邊事雖所處亦或切要而為謀未知所得如
臣之愚亦何敢以此自任唯是思慮所得条務舉言不敢內有所隱
願陳其說臣切以謂議者所取夏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
而彼之所以求固而必爭者蓋以謂日侵月削而不敢較則小國之
勢在所可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二國共據豈不及此由是推之
乃知必爭之地未棄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國者權義之所自
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權義當何如耳臣竊觀近時之論邊事
者猶以謂彼既困急兼所餘為加以數年可期臣服臣竊以為不然

彼所以嘿嘿自屈未有所請但為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銳待時也
是豈與困之理哉謂新地自興復以來糜費鉅萬斤弃為難豈不思
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追而他日之未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觀陛下
即位以來稟降德音凡聚斂掊積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罷除四海
兆民懽呼愛戴家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大於饋
邊若邊事未有措置他日一有調度帑藏空虛無以取濟則聚斂傷
民之令恐不能輒已且又不可不應者也臣願陛下靜占往驗斷自
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乘彼詞理恭順而姦謀未露
之日特降詔旨明示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具道秉常所以積國之由
褒嘉其忠蓋之誠諭以逆順之理幾令先以所俘戰陣虜陷官負使臣
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釁可期於止
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足使四夷知朝廷前日興師之意在於拯患

閑田而不在乎疆土之利也中國所寇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貪地
也神功偉績可謂雄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衆自速禍悔伏念不獨守邊
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之方義無可避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論邊
事屢竭愚誠伏蒙先帝曲賜優容每有稱可非敢獨於此日輒為首尾
異同之論古人有言曰知爭之為取者政之實也臣學之聞正在今日
伏望陛下察臣誠在愛國志切安君以臣今言少關聖慮如其粗有可
採即乞宣付三省樞密院令大臣共議事貴機速伏乞早賜裁處不
為朝廷異時之患則天下幸甚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無隱矣其如
位卑言高至議朝廷報政實犯天憲不敢以誅竄自逃
貼黃臣頃者或聞北虜曾有文字到朝廷請勾下西邊兵馬臣昨先
北朝國信使日其接伴虜使嘗詰及夏國之事亦云曾有文字報
南朝罷兵臣是時隨宜應對尋具奏聞臣以謂西北虜爲之國甚

一北虜從使一日又以夏國所失疆土為言即朝廷至時卻已
難為處之今日決會意不可忽此臣所謂事貴機速也
臣切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河東路葭蘆吳堡二處延路米脂義
合浮圖壕磨安疆等寨皆係深在賊疆於漢蕃地利形勢略無
所利而所費芻糧皆是倍價計置及歲歲勞煩般運入輸納至
于運致錢帛器械置官遣戍一一艱苦今日若行斥棄是並無關
害唯是鄜延路塞門一寨係當中路之衝平川廣闊去帥府地里甚
近別無地利控扼之險自捍塞門增遠四十餘里可為中路屏蔽難
為邊防之利惠山寨門一處舊是漢城弃陷以來年歲未遠似與其
餘城寨利害有殊朝廷若議存守則理或有名更係朝廷裁決所有
蘭會之地並在河外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勘會文不敢縷細開陳
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奏臣伏讀聖問有可懷西夏之術臣去年夏始

聞西人欲求內附。以謂方國家多事，務早安靜，來乞朝廷以天地之量，廣
示開納，禁四夷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以息兵，上固吾圉，外爭懷服，中夏
安寧，則太平之風浸隆浸久。乘會緣進，神宗專令臣罷黜，賞賜臣親書
詔一本，可責審知神宗本意，止務安邊，不欲輕戰。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
國生事，僥倖萬一，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必料此詔已經御覽，今復蒙
下問所以禦西夏之術，臣愚何足以仰副虛佇。臣切見西人自去年已來，凡
數次入朝，卻未見備歲時常貢之禮，亦未嘗請常賜之物，度其意，必有
所待。當此之際，朝廷亦須有以待之，邊臣亦必有以制之。若更如向時拜
誘除諸軍將敵不精詳攻失先，致誤邊事，即關中之人各其心搖矣。自靈武
永樂之師不振之後，形勢氣力尚未充復，若欲出兵必能制勝，即如向時
抑將帥，古西人亂弱，取如拾芥，又可信乎？國之大事，豈可輕為邪計，
誤朝廷於此，固當熟計而深念。事欲萬成，計須先定，當責戍邊臣審料賊
勢，精選諳者審觀賊形，必先事以待之，使賊計不行。邊事有備，此本固先
夫之策。為人謀之小，勝或西人款塞請覲，詰其所由，然於善意即事之後
來，使至延安，帥臣審察，亦當得其要領，先時奏聞廟堂之上，可以預料而
審處之，使至闕下，知其所來必有所為，因其所為之可否，或議或詰，當而
應之。可者即從，否者即已。若議及措置，須廟堂之上衆謀大同，苟有後難
同任其責。或取與之間，謀有同異，即各述利害，理須明白。後或不應，請罪
不被，自任其責，廟謀一也。邊計粗定，天下小康，室上為先矣。伏惟陛下聖
明，達大之計，固已先定，出於獨斷，豈俟臣之過慮？然乘奮舊舉，猥狂言冀其
誠而不責其繇，幸甚。
元年。彥博又奏曰：中外臣僚上言夏國受朝廷封冊，臣禮極備，錫賚尤厚，
而敢忘恩背惠，擁行公牒，侮逆強大，自絕于天，不循貢職，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共憤，乞行天討，以正有罪，或乞降詔邊帥，及出敕牓以諭中外。若朝

廷姑務息民，推天地之大德，曲示含容，抑彼情之忿，不與較，免計校，即
乞明諭邊臣，嚴加守備，靜以待之，必取全勝，所有朝廷歲賜，且令分
屯久邊州軍，以備緩急。邊上句抽
元祐元年十月，吏部尚書呂大防召赴論西事疏曰：臣伏惟諸蠻戎人
狡猾才謀，其誠心，臣愚以為夷狄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
為詐，惟朝廷御得其道，則折斷所施，或失其方，則禍而益驕，待遇之舉，不
可不審。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略可見矣。元人重於師，新光帝舉大
兵，狂狡蜜威，馳入其國而不能以數萬人之衆入塞為報，永樂諸將妄謀
激變，使兆費得以藉口，然自先王師深入，不度之勢，非其本國舉兵之
成功，蓋未足以為羌虜之無能為一也。自朝廷遣築之始，虜必悉力決
爭，乘其未既，至于三四，不能得而後已，非蘭州之城，饑斥甚險，單一舞攻
爭不能得，去歲以來，遂不復來城，既亦亂虜望亦絕，此虜之無能為二也。
比聞秉常娶梁氏，梁氏既死，而秉常已亡，國內難未已，何暇外圖？豈使秉
常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不早示誠款者，蓋苟欲觀望，延我未
敢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切聞虜使旦夕到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
問其來使，今主上嗣登寶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廷舊臣，
何獨不至？以觀其意，足以測其情偽矣。又詔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
寨，於虜孤絕，不易應援，棄之則損國威，守之則終惹戎人在爭，臣以謂新
收疆土，議者多言可去，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為損國威，宜慮爭之遠慮，
然臣謂存之不止損國威而已，又有取侮於四夷之漸焉，不可不審計
也。所謂蘭州西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官秩，元昊以來
方盜其地，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舉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
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會州一處更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
城寨只選兵將守禦，亦可以稍安虜情，而為議和之計矣。議者不過

節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竭力以供饋臣愚以爲蘭之地宜募土
田增招民兵雖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事守耕少有戰兵則募兵可大
減矣其增招民兵墾闢縣土分守兵之計減供饋之費如以爲可即乞下
臣條析子細利害知諸閑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爲今
日邊計惟擇將帥爲先將帥使爲吠其他施設皆可取辦伏聞國初西戎
之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斌董遵誨二將以守二州租賦之入
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自爲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面九州之
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
在於擇人而已臣愚以陝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爲之統
帥其次以爲將佐又擇公正強明之臣以爲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才能以
充其任使屬官備邊之城專事守計而出戰救援之兵番於內郡平居則
聚而教之寇至則聚而守且爲內郡之兵以援之使寇入之多寡皆識而必

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
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

給事中孫覺乞弃蘭州上奏曰臣頃在諫院嘗議蘭州可弃而次奏聞未
蒙賜可切聞西人來館以蘭州爲請而朝廷大臣議論不一或以爲可弃
或以爲不可臣切思之二者皆有所見非苟而已也以爲不可者以戎人雖
得弃信忘義今日得地明日復寇未可知也與其割要地以利之而不能
已其侵冒孰與守其要害而坐制其弊哉以爲可者則以爲蘭州之地乃
彼所素有昔雖得之增兵益戍未嘗有毫髮之益而歲糜一百七十餘萬羌
人又嘗大舉圍閉之乃露結爲中國之患而生西人之隙故西人今請不
已用兵未有已時二者所見雖不同然皆爲中國計廟算深遠有志之士
也以臣觀之今者朝廷也在西兵可乘其弊專保養三數年間亦可以休
息邊人困苦之弊然一弃而羌不如所請兆雖姑爲如元豐時則臣知廟堂

之上言安未艾也臣以爲弃之便凡臣所謂弃之者非謂直弃以與之而已
蓋欲於未與之時先與之要約西界寨柵往時所謂要害羌人取之而去
者爲我今西人先以還我約束既定乃議與之如此則吾所得者亦不少
矣伏望聖慈因其來請特與之勿牽於異議拘於常守切失此機會也漢
宣帝明主也趙充國老將也以宣帝之明充國之老練其論羌事往返至
於五六年從其策而事乃集庸謀得議之人不先要在明主擇而行之
神宗時侍御史劉摯論邊事上言曰臣伏見近世出兵西界增創城壘
議者講求利害久矣臣亦嘗具三策上于朝今夏人既遣使者已到闕累
日其勢必有邊議邪廟議要安而臣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列一二補前奏
之未備以待採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說爲弃地之議者曰
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則勢必爭僻財害民以爭非其地
其勢不得不弃因而復弃不如一捐空城予之以示恩惠與言是也鄙雖

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之欲爭求不已得地據險益逼近邊其俱保
不爲患矣爲守地之議者曰頃備諸隘增募土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
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雖有瑕疵不得地兵難不
解日引月長邊費益大其俱保終守此地矣故議者之論非不由盡事理
至於羽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
遠慮未發處此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竊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弃
地而使不爲患臣雖老矣猶保後嗣不見邊境之憂惟陛下救其愚使畢
其說臣聞向所得地在熙河爲蘭州在鄜延爲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
五寨本夏戎所有也其地遙遠且產利薄所留守兵多寡難備勞遠
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情而自夏人視之爲必爭之地彼特以悖約爲請
固請而固不予彼將譬困而關借兵北戎以遂其欲朝廷且有西顧之憂
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爲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至帝

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聽制。正欲與民休息。而敵欲戮力血
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由此言之。終
守其地。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
遣使將約。而二虜俯首順命者數十百年矣。夷狄好爭之欲。因天性
也。然且如此。則息浮利厚之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
因其屈服之勢。與敵推恩。歸侵地。復歲賜。于事或稍分棄前忿。徙塞
舊約。彼雖有桀黠狙詐之慾。旣一杜塞其欲。則所發則亦將成敗。從
難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動衆犯順。以自棄。而其民雖被之。兩寧獨利
乎。古之善守者。特其飢飽。違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夷狄乎。由此言
之。非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御一虜者用此道也。臣
願采議者之論。觀異日之勢。而斷以此意。大計既定。其餘措置歲奉
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雖然臣猶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

八

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爲彼計則不得
不急。爲我計。正宜從容閑暇。鎮以無事。臣切怪近日議者皇皇汲汲
視此地如金城湯池。惟恐不守。不然。如附贅懸疣。急速去之爲快。異
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晚。臣願且毋
遽許以地。而厚禮答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姑亦以不棄地之
意。度其動靜堅考。至于再至于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誘夷狄不
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財幸。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疏邊五號。一曰四夷爲中國患。從古有之。雖純
王極治。所不免。然無如今日匈奴之盛強也。漢戎之從前。壯止言中
下雖搢紳之儒。介胄之士。備見利害。並論得失。或尊和親以苟一時
之安。或務討伐以冀數世之聽。以撫如今日制御之失也。盛強之漸
非一日而然。蓋自元昊以來。盡識中原之多故。起措寧部以虜部勝。

季手右骨肉。又竊其兵勢以取天下。乃割地以報之。六十六州者皆
塲宅要害。天之所設以限夷狄。前世聚兵置帥控扼之地。既以棄而
爲其巢穴矣。而乃割千里平廣之野。以與之。飛直蕃墻不完。而戶庭
易窺。則盜賊豈解以入。又安能其南牧之息哉。是以晉祚之不悉衆
未究。如踏毀人之墻。而得志以歸也。是以中原之意。國家之興。數
世戰攻。景德之役。乃議大計。始露講和之請。章聖皇帝以休息天下
爲念。於是爲民屈己之說。可其盟約。因而罷兵。而天下之武備漸以弛
矣。至寶元康定之間。西鄙不庭。王師未克。虜人觀我之釁。外且連結
以邀利於上。多張虛聲。并出慢言。以歆我朝廷之聽。而當時之勢頗
有未妥。乃漢增其金帛以至五十萬。是三十年矣。時獻一書。歲聘一
介。設難可之。考茲非常之問。以覘吾君吾相之應答。而朝廷奉事殊
若奉盟之素。未嘗挾將其意。掌忍愧。不敢輕動。惟重賂柔辭以固鄰

九

好。舉天下生民之膏血。以豢豺狼。以鑄刀而與于虜者。數千萬也。
古之夷狄。雖盛者如今日者。古之制御。或有如今日者乎。然而
特以爲長久之計。亦難爲執事者不取也。未在家之要先據地利。
然則善屈敵人之力而勝之。故軍志曰。先處戰地。而待戰者勞。又曰以
佚待勞。以飽待飢。謂之理人力。彼十六州者。古稱險固之會。而我皆
失之。則地利有不及也。所恃者獨中國之富彊耳。而措剝吾民。歲爲
世饋。使之坐得厚賄。以充其豺狼之力。而我之生民。日趨困弊。至兵
未舉而邦本先搖動。則衆所恃者亦不足矣。始防外憂。而終召內患
也。雖曰和戎爲利。夫安獲其利哉。臣恐積日持久。我虛彼實。彼佚我
勞。且樂隱而尋則勢將不可。是和之愈久。則害愈深而禍愈大。所
謂養虎遺患也。若是致戾不率。則有戰困窮而郡伏
無後與之和。然定被中國不可料以一隅而四舉之

無得計。今我常欲和，彼常欲戰，則彼能制我之所欲，而以戰之利於
我，乃其計之得也。彼之所欲者亦未必然耳。夫如是，則中國何事於
畏戰而好和哉。今日尤宜思之矣。崇德之戰，彼力既屈，而謀臣猛將
欲棄其敗以塞之，此萬世之舉矣。貪而不致，則必有嗤勝之悔。及其
以地為請，而議者不思遠圖，遽許之以金幣歲二十年，而請地之界
復作於慶曆之始，則又從而增之。慶曆卯今亦二十年矣，知大予之
新即位而欲窺中國備禦之淺深強弱，乃其謀也。向之所[illegible]懼者而
有請者，蓋其巳暮期于朝廷矣。臣雖甚愚，不知何以禦之哉。假方窺
吾之備禦而苟失其策，則後悔之勢無伏已時也。將拒之以兵耶，則
事日畏戰而不欲加兵矣；將益之以賂耶，則民力有限，虜心無厭，而
國之大費日益不給，用以制之者適足助之也。籍以為利者，陰受其
害也。名為惜民，而實乃殘民也。勢至於此，則莫若一任威斷而不可

不用兵矣。用兵之略，臣敢雖而備論焉。
二曰朝廷畏戰甚矣。天下之士疑焉而未知其端也。以雖言之而謂
不順乎，則中國固可雖曾四夷而陸主盛也。以義言之而謂無釁乎，
則慢來借請接踵以至，而卑心積憤也。以地言之而謂其廣乎，則我
之享有四海，而彼乃一隅也。以兵言之而謂其多乎，則我之威軍百
萬，而彼纔什二也。以材言之而謂其足用乎，則旃裘之醜不若衣冠
之賢也。以力言之而謂其富厚乎，則馬羊之饒不若寶幣之殖也。中
國之直且彊，虜之曲且弱也如此，然猶畏戰而不敢用兵以正其罪。
論者乃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輕議而妄舉也。斯大不然。兵所以禁
暴也，惟其窮兵則受禁；戰所以除害也，惟其好戰則取亡。國家方有
夷狄侵侮之患，而未嘗一議討伐之[illegible]，中國之氣鬱[illegible]不[illegible]而
天下之心不勝其憤。苟一日奮揚事[illegible]以九伐之令，則豈[illegible]及於寇

兵好戰也。夫我持是說者，膠柱於一偏而未能應變也。度今之勢，必
可不至於兵戰，惟以言辭玉帛結其心，而致萬世之安乎。雖天下之愚
夫曲士，皆知其不足以結之，而必至於兵戰也。知甘言厚幣之不足
結，則何苦極竭吾力以填盧山之壑，而飽寇讎之力哉。知兵戰之不
可免，則又何憚夫凶器危事而不講求其具也。昔者六國併力以攻
秦，未嘗一戰而坐於覆亡者，豈兵之不可勝哉，蓋以地賂秦而不知其
地無窮而兵亦弱也。今天下之勢，固萬萬於六國，然以虜人與我為
敵之情而言，則亦有類於秦與六國之事。彼常邀賂而無厭者，欲窮
我之力也。以賂與之而不以兵禦之，則何以息其覬覦哉。然則臣之
所謂用兵者，亦非大舉六部長驅深入，輕吾民之命，狠天下之危，方
決於一勝而驟求其僥倖也。蓋亦大為之防，先嚴其備，而決[illegible]其勝，示
以必戰，而求其成功於終也。夫困則卑順，彊則驕逆者，虜之情也。有

田欽祚之辱，然後有關寶之畧；有趙贊之敗，然後有景德之好。今肆
其陵慢，務求於我而不已者，豈其勢力必能兼中國之疆哉。蓋六十
年間安於國家之仁，治珍藏之財，歲厚遺而無窮已。壯夫益七，不
敵手弱而壯，備彼方之人少而可鬭，長而目所見惟知中國貨財
之可取，而不知中國威武之不可犯故也。是以強而不困，驕逆日甚
而卑順日遠乎。今陛下繼治之始，乾健離明，運炤萬物，天威震疊，衰
驚四海，殊方獷俗，深有未測，而方覘何於我，則固宜乘此機會而更
張備禦之策，示之以無所貸忍之意，而有所必誅之道，以變易其覘
聽而破壞其姦心。夫講求邊備，申嚴撰擇，將帥精練士卒，分屯
要地以為犄角之勢，謹固封疆以全守禦之形，然後罷其歲賂而使
之無所覬之具，則虜之計反覆甘窮而不知所出。欲以賂為請乎，則
我之財不復可覬；欲以戰為事乎，則我之兵可用而無所憚。夫內之

既失於貨賄，則其勢自困。外之又逼於守備，則其勢無所待。如此而部族之不攜，黨與之不攜者，從古未嘗有也。不過十年，虜必衰矣。苟非屈服於我以就今，則必逃遁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墟，而不之見也。夫然，乘坐勝之勢，復燕薊之地，遵祖宗前定之策，即元陽故府建堡置戍，以遏之路入寇之衝，則勳高古今而福及廟社，豈不偉哉。與夫平日費百萬之貲與人，而拱手以待寇至者，孰為愈也。

三曰：今天下之勢，內無強臣跋扈之虞，外無偏閫割裂之危，朝廷之上，早夜深憂，切討孜孜而不已者，惟一隅之患。臣嘗語其詳而奏於前，蓋吳西戎逆順之情狀，臣亦竊覘其大略焉。夫以五州之地，數萬之衆，而敢肆其豺狼之心，來犯天子之威怒而不知懼者，其故何哉。蓋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御失其策也。靈武之地，方廣千里，表裏山河，草木肥茂，是為故牧耕戰之所，而一旦捨之以資彼寇，使西域諸羌坦無障礙，合而為一，則其類益廣，其勢益強，不足怪也。昔之制北狄者，必通西域以弱其助，今之所以不能通者，由棄靈武而夏人安處其間，為之障蔽也。西域之不能通，則北狄有以連結，而夏人之強，權宜可量哉。臣自國初而來，逆順固非一也。興國之際，繼捧既來朝貢，則繼遷為寇，故端拱之詔，賜國姓，授節鉞，以羈縻之。至淳化之初，侵掠不已，是以太宗皇帝奮揚武怒，銳意討之，王師一舉而俘其首領，擒[illegible]之衆來歸者八千餘族，因廢夏城，徙民於內。及至遣之始，則又有五路之役，然而諸將綴留不擊，遂成大功，實養餘孽以遺害於後世。今天下議者之論乎，章聖嗣位，遽請舊[illegible]，朝廷雖察變詐，姑務寧息，乃有割靈夏功臣之拜。其後浚遂靈武之偕起於咸平，而二壘盡陷。德明幼弱，則有事德之歸；懷元昊狂悖，則有寶元之僭叛。此始終順逆真情狀可見者也。賜之以國姓，授之以節鉞，封之以功臣，加之以王爵，朝廷之恩信極於此矣，皆不足以悅其心而屈服其意。於是賂之以厚幣，何固結盟好，事其不能速寇而免用師之侵，豈惠中國據四夷不戰而屈人兵之長計哉。臣故曰：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御失其策也。況此歲已來，服容官號，不復循習舊俗，皆竊取朝廷之制而潛用之。多遣介使，以伸請寨之請，屢侍闕集，以窺邊寨之耳目，招致逋逃，又與之謀議，物釁之萌已數年矣。而朝廷不為備禦，逆而養之，豈可痛也。臣計中[illegible]戾之意，不過兩端而已。大則欲窺犯塞徼，僥倖於一勝之利，而徐圖所欲；小則欲[illegible]吾之義路，而飽其貪心。就兩端而觀之，則所謂舉衆犯塞者，亦未足為痛惟承蓋藏路，則因其心而為之設有之詞界者，遣詞諭者遲，音問頓匪，壯士健馬，素以聽漢使，蓋有攻漢之心也。詩人以形舉者，豈必有其實哉。由此而言，則夏人為彼不戾之隱者，欲求其歲賂而已也。故以羽書搖我，而邊益其賂，乃逆計之得矣。則無厭之求，何時而息矣。此天下之共議，而廟堂之宜慎動也。就使舉衆入寇，則勝敗之際亦有兩端而已。戰而勝耶，則謂吾畏之，而必益其賂；戰而敗耶，則必曰近塞諸羌願用兵，蠶為此說者，欲吾歲賜之不絕也。彼之得志而復其利，而吾可以不計哉。內府之財，奉生之力，捐之以啗寇，則貽害益甚哉。若取之以養兵而備寇也，事之施設必有先後，而利亦有大小。今之所先者，莫若精武備，謹邊防，為形勢之所駭動，而邊自處於柔弱恐懼之地，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毋畏其兵，毋絕以賂，使之不測國家臨制之術。夫然，則其利雖小，可弭數十年邊鄙之患，而無旦夕之憂。尚欲謀其大者，而徐除本根之害，則必復靈武而後可也。

四曰：朝廷之棄靈武凡幾十年矣，議者以為殊方絕塞，無用之地。昔漢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舉河陽之地九百里而棄之，元帝以捐

之一言遂罷朱崖不復討。斡實足以無悔後世。然則何必疲弊中國
之力而興事於彼哉。臣雖狂愚，竊謂不用。今西邊諸郡多與蕃戎接
境，旦夕惴惴常有侵掠之虞者，蓋過失靈武而致其境土迫於我也。況
西域不能通而社稷無以弱乎。昔東漢之世，西羌屢擾鄜隴，并有涼
州。虞詡以為不可棄，議乃曰：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
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其臣屬於
漢故也。若棄其境，徙其人，今眾必生異志，雖太公白起為將，恐不足
守。今靈武久棄，而西羌盛大，二鄰連結而守，從之憂不已，亦何異此
哉。臣愚以為欲復之，則本根之患庶幾可以除也。然則臣所謂復之
之策者，非旦暮日之間而速求其効，且要久而不懈而要以成功
於終。其措置之大略有三而已。一曰離旁部之助，二曰招撫化之心，
三曰分兵以困其力。且西鄙諸羌種族至眾，有地可守，有兵可戰，雖

強弱大小其勢不一，而其心不能相君長，此固中國以夷狄攻夷狄
之資也。昔景德之初，羅支能以部族出討繼遷，卒致敗衂。當時議臣
欲加王爵，寵其効，令之不附於夏人者，其謂離之。則固宜數蓄恩
信，諭之禍福，厚賜金帛，重假名器，以懷結其心，而咸其力，而有輸忠
義而為捍於彼者，使諸羌種族攻戰不暇，則外有所忌，而內不敢犯
於中國，此之謂離旁部之助。臣又聞戎酋之性，自用而好忌，見威以
來，雖腹心之人，往往猜陷誅殺。是故為其役屬而處於要重者，竊有
欲懷向順之意，然而畏乎無見容之地，而退就刑戮，彷徨猶豫，計莫
能定。則固宜擇任土人為之諜，可其來歸之請而撫存之，且以寵
求其左右之親。謀則虜人之黨與將漸携貳，此之謂招降歸化之心。況
今西夏之兵不滿二十萬，已寇於我，處東西千里，大抵長於戰而不長
於散，可以獨支於一隅，而不可雜出於諸路。是故犯秦隴則涇渭為

無虞，環慶則麟府未嘗警，此虛實眾寡可見者也。儻任吾犄角之
勢，而更相援助，彼擾於東，則擊其西；彼擾於南，則迫其北。則力有不
逮，而氣亦衰矣。此之謂分兵以困其力。為是三說，而濟以久而不懈，
則已失之地庶幾必復，而西域有可通之漸，乃中國數世之利也。奈
何不斷長遠之計，而過務姑息，幸朝夕之無寇，豈當不惜哉。今之所
謂棄地者，皆不可棄，事報腹而彼得以放散其間。今之所謂難戮者，
吾不可得而勝，彼得以蠶食於我，害之國體殊未壯也。苟法細
其徙，自將弱而不敢令，乃無革易，若得非畏虜之未審，昔之失也。蓋
為事於邊，生於貪得，而莫能支，夫以今況昔，則追不失舊兵，已知
戰而將甘心以誤付者，誠亦未之思也。
五曰自周而下，戎狄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特有遣將用師之
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薇、出車、杕杜、六月、采芑、

江漢、常武之類，分列二雅而詠歎之。至于齊桓以大國之資，遂為盟
主，而衛王室，其於戎狄最號有功，雖春秋實予，而孔子稱其一正天
下。夫惟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四夷為盛制。
漢氏初興，大亂甫定，戎狄之患屢起，故其討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
已，而以和親為策，於是中國四夷之勢始交而失其所，及乎積久，而
國家旦夕常有戎狄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為經
遠之策，患在力不足難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與得於中國，其思慮
精審，而規模頗備，時異事變，亦可倣而用焉。夫漢特設一官以主
僚屬之事，便自治理，而彼日危，後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頸，今千家
為一國，而處之邊外，以實館之術也。夫欲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
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虜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矣。此鼂錯之議也。夫欲度充庸，故田及民所來

龍領龍兵分屯要害賊以農事益積爲吾大費以待寇之自斃此趙
充國之計也。今欲令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
得輸粟於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爲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今
二虜之釁中國以爲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埸之謀日勞於吾君
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棄廢而不暇修議則孰若特
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辨之哉此賈誼之術
可施於今日也。三邊之地嚴於扞禦一夕不敢忘備而士兵無素聚
四方寇恃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皆以殄寇則孰
若募近塞願從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寬假而令之又堂於設以
爲宗衛哉。此鼂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
勞歲稽月斂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勢不可已則孰若塞
人爲屯以墾塞下之閒田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此趙充國之計可

十六

施於今日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君當商入穀而給之倍償以王官易
民之錢刀假停屠沽以度非類而爲饋運之備則孰若貸民之輕罪
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紓於急難哉此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
竊惟方今之敵蓋危而後爲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苟於一
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略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吾相
深思極慮參取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之策或云無補於朝
廷乎。切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而不之考也。
陶又乞徙瀘州戎兵歸內郡上奏曰臣切見昔年瀘州乞弟入寇始
因求索一氈骨僨事至毫末而邊吏貪功觀望擅行殺戮以至敗軍
覆將擾動一方上煩朝廷兩次命師西討調發數萬公私之費其數
不貲兩蜀瘡痍今未全復。韓存寶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住
坐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乃是以天地之力與螻蟻

計較毫釐以生民膏血棄如糞土爾。此朝臣固未詳知也。其後以王
光祖爲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首光祖狂悖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
害。淪骨髓經營數年亦無所得此朝廷亦未詳知也。今瀘州內外
屯兵萬餘作爲聲勢欲致乞弟其勢亦懈矣未嘗致賊而不逞其形
賊不可得且萬餘之衆使日費雖無實者坐耗民力臣愚以謂乞
弟之存亡逆順不足以煩朝廷宜一切置而不問唯徙重兵歸內郡
以省饋費蓋邊臣守疆場亦不足取之意爾以歲月當有成效。
元祐一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因擒鬼
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奏曰臣竊見近者熙河奏生擒鬼章百
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
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
爲。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

十七

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窮亦甚
於已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賜既罷和
市亦絕虜中尺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盡不
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
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
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
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能內思奮又使其窺我厭
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
復求和無不可者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
臣與之往返商議將擄新疆取捨並我使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
後納之則虜雖有悍戾慢易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
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未聞鬼章之賊臣也挾契丹公

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遂畏不發逾年衆定遂詐稱嗣子偽書
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
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
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
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朝自彼竊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　國三
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銜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
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等以省事為實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
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
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怨而益遠
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
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
於用兵竊符天付虬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
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
國敵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言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
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
五寨好請不獲勢每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
聞朝廷降詔諸路蓋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
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寇未
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
欲聞鬼章之擒或有懈鈇塞之擾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
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
獲必叛雖偷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將詔
大臣審敕諸將若夏人欲寇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
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欲[illegible]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

與邊臣商議若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
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
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
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人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
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
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
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
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而有違其意者也
若揣其利害窮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
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若臣竊以為過
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
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
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
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然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
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
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
懼待罪之至
二十七日軾又乞諸邊吏録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奏曰臣聞善
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弱其力則易弱而功易成若不伏其心惟力
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
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
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
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雖有服者亦難朝
廷好生惡殺不務討略而此心未信增畏未衰忠既不服惟有闘施

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貪功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之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今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分則今須何業。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青唐王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若患岷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乞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則前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苟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教式之使歸以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群之為惡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今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必家其首老病委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儻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肆必將不舍求死以發其衆之怨。就使不然老病殞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一子專意復肆必與阿里骨合而並交於夏國以正胡猶同舟為國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弃而吾不能救使二盛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封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為貢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

鬼章何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疑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執策等得恕釋不誅放還孫策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擒無用近界首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歸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衂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仇敵此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十月七日載又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奏曰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奏乞剪阿里骨官爵。又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為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為邊患。今來上章請命乃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說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為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為必不能討也。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為過。西賊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發戰就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後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卿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敗大酋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賂遣辯士以離其腹心據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心倖猷謹在其肘腋逆間而心異若用臣前封使邊臣與鬼章約若

解使其部族首溫溪心欽精等合而討阿里骨納欵効忠即許以生
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
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詐謀以開此賊數年之後必自
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
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
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

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軾知定州又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奏曰臣竊
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
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
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
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巡邊所歷案營舍之際
將校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當知禁軍大率貧窶妻子赤露飢寒十

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
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
皆飲博逾濫三事不去雖是禁軍未免寒饑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
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此軍政漸已覺稍少成次
閑廉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
力耗憊雖近戍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十數里即便喘汗
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
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
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
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
不易之論也晁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
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實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

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
种世衡等專務整輯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成就其人者
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
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
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
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
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
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
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劇賊一
火約一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爲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
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鬬敵逐趂
捉獲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并捉獲上

所獲首級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曹眷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
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
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
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
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
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
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
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令廢罷雖
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
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
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驍見弓箭社實爲邊防
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

名目具存責其實用未違往日臣竊謂陜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
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産官無絲毫之給
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陜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用。近日
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
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
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
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輒復緝用龐籍舊奏約束稍
加增損別為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
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
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
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
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賊小寇來即擒捕不至狃忕以
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起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竊慮
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已得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
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

弓箭社人戶但係元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
産高下丁口眾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每社置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
事藝眾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
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
十人者選一名充急腳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
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者根捕捉著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
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
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腳子勾喚若強盜入村鼓聲
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
錢二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斷遣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
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
戶下一年差役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役可免者各更支
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
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眾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
許置槍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
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
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邏仍本縣每季給曆
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
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所
屬事行遣其所給曆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
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
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鬭致死除依條賞給外更給錢一十貫
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

等同关封記主管頭遇社會合行酬賞者亦得對衆支給破使
即不得盜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
亂有斜集搔擾。
巳上並是嚴籍起請，已後制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
罷後，米民間依舊東私施行，今參詳增損備定。
一、弓箭社人，君為與蕃旁為隣，各自守護，骨肉墻壁，晝夜不住，趣
選得伺以此，逐檢縣尉全籍此人為耳目腹背之用，每遇冬教
內有本社弓箭人，君見係保甲人數者，向本旬上一月教閱，其
餘須盡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盜賊，既知逐社人戶旬占村
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虞，及人戶旬集弥月，諸般費用
不少，済為惡苦，臣竊謂保甲人君每年冬教本意與人氣俗相
似，以戰鬪為生，廢食起居，不釋弓箭，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
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君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illegible]
[illegible]
守禦，又免教集之月，科借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林，為利不淺
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君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作罪罰，科罪及均出賞錢
顯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恤，欲乞應弓箭社人
君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
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
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今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膂之人，責以衛護保境，亦須

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管句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於罪犯情
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
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戶
差役，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異顯效，雖未
及上件年限，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
者，即委自本司奏乞推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衆
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各從廣不整，所以應籍奏請立
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
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一村為定，所責事事稽舊，不至
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烟析生，即各從戶眼定丟，或外來
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如若兩處有田
產者，不得隔越帶免，到處析當差，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illegible]
[illegible]
一、今來立法，並委弓箭社人君及免冬教，所管委自安撫司逐時
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膂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亦推使
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思念緩急易為驅使，令取會
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為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實合
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保
甲司卻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為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
既多，上件錢數恨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
數外，其餘並於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竊見西山之下，走保之間，山川平無阻障之險遺

潮之弓箭手自是入寇兇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居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賭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者稍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狀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用錢數并免冬教兩番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一

禦邊

宋哲宗時左司諫蘇轍論西邊警備狀曰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畫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凡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饑餓之勞脫戰鬬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戎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捨以恩權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獗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沿邊路帥臣揀選將運器甲使犒兵馬凡百了當並定期日無使得與人交割毫釐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帥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捨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繕修城郭常若寇至不得為其通和稍有廢弛如此數年朝廷當務懷柔以革其欲叛之心邊臣當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叛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兇人亦當知非是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為心則社稷之福也

轍又論蘭州等地狀曰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皆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兇人得以養勇窺伺閒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棄而後寧兵如方今無事棄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意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棄以資寇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西倚西戎咽

喉之地土多衍沃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蘭抵
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則何必用置閑之費所謂
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一議者但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
畔雖屢有信使而未備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
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請和求地必在盛舉雖
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愚闇不能知其報答虛實其事以為前
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
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
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當於春秋諒闇不言恭
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寬政簾帷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
時安靖則有餘動則不足利在鎮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
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付決況陝西河東兩

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尚未復一聞兵事無不恐懼若使外
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
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頃緣梁氏廢放其主而失扶外屬本
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興師問罪伐叛誅其罪人存其孤弱則雖犬
羊之群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剗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
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
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
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從命惟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
以為怨從民類勤邊守卒困而中國亦無土崩之勢何者知
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
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慎怨天下咨
嗟土崩之憂今見所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

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蘭州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
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棄
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
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
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戎日發飛
輓不絕兵未勝師老國虛而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
利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庫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
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
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
負相半耕者不安饋運不絕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
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遏熙河之衝路我師不利
復以秦鳳為境脩完壁壘復置烽堠人力既勞費亦不少此棄之不

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也兵難未弭無有休息熙
河困此物價踴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若不與
戎兵必浩糧草水陸運亦增虛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殆不可測也
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事近而易
守轉餉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
心之憂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
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悉歸其侵地
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首豪內懷不順而
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
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舍所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
直人懷此憤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
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暨蕃屬國多

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
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
將佐謹修守備，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
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二事參較利害，反覆討究，理無可疑。
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降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
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斷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
使邊兵不解，百姓復興，則自前所行政教將不復周，太平之期不可
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
為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
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無由復秦鳳，而夏戎
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意，而非固
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強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
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戎兵，臨之以弓箭手，
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
遽不至？若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盡陷無城池兵
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韓絳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
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絳，絳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
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請論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
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輒致失墜，畀而與
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
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
地界為比也。

又再論蘭州等地狀曰：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嘗以西使入界，恐必
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
之，以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
尚未堅定。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之事
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
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而不恤惜，得勢臨時來請命。今若
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
聚境上，乃下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與，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
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言者謂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
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
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亦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
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忠，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愛其
地也。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謝罪，先帝嘉其恭順，為戢邊吏，禁止侵掠。此
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
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
先帝本意，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
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
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
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
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
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
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
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

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校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决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討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辭歲月變故自生則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淵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討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决於一日雖奮叢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若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殺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遲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况今日之事皇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信未接以安之日難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决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獗棄守之議皆不待其使則天下幸甚

轍為御史中丞論熙河邊事疏曰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

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甚大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覬望朝廷為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將未可知加以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辨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為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復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邊吏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illegible]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駭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備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踐祚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帛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氈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氈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撫投防遣將出兵摧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遂以旄鉞寵錫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備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踐前策蓋已疏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

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去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討亦已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誼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謀多敗少成嘗為先帝所待今誼朴為人與誼無異證於頃歲偶以劉兵擒獲以此自負而西蕃德於無備又作隄防不無可乘之勢育自到任屢諫此計近又蓄界論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無聞近日據報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約之則本無留守未有安生之處卻之則於彼為畔必被殘戮之苦擾以事情非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全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內以怨叛結連夏人同病共憂出寇邊郡書交馳紛紜奔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明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

主議者之內。復何益乎。臣所謂鬥里之盱尚此故也。凡此
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猶從理故日難。陛下
最發英斷。然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望宸嵒以招懷內
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然行者也。然尚謂無
何遺此破壞後此相契却欲招納人良帥來易可也。臣
觀葉康直之爲人。深恐未足倚仗。權貴所薦節制秦
鳳春鳳邊面至陵雖爲無事。而康故展修甘谷城致
命夏國大兵壓境。兵設已興。康直罔妄以此來請於朝
廷。設既不成。虜亦遁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書無河措動之時臣
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徑置屯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其
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遠患庶
幾小息矣。

貼黃。葉康直項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
言康直昨因兵興。消發蠻糧。云廉默及令兒男搜取吉蔵斜
斜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爲知永興軍
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驗實於法。康直妻事李憲營
救得免。按其爲人如此。今熙河方反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今中外
知其不可也。种朴昔因永洛復師之後。父誤權領延安之日。輿
其親戚徐勳。矯爲誤奏。妄冒保明。旁效仍遽取諸將踰遵奏
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
誤因此憂恚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黜責。臣恐熙河將來
寧靖也。

輟又論熙河邊事箚子。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君遷爲戶
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种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

帥臣使之懷柔吳因循遠情。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遷熙河
其於邊事一一皆如故。臣方以爲憂。旋聞賀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爲夏
人出兵平蕩。臣本謂生事不習軍旅。莫以人情揆度。以爲熙河創見於
非守把之地。修築二寨。既不害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人兵
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按二寨雖昔常興置。元豐五年走已廢罷。
與蘭州永洛等城。並是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
諸將志欲徑置良田。收耕種之利。以守蘭州。不顧夏國爭占之害。
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
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不遠。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其意蓋將以藩籬之疆
曲在熙河。雖朝廷一一容亦不敢罪名其旨。其使故也。遠謀
爲夷狄所侮。可勝言哉。如臣愚見。謂宜遠擇良帥。俾往鎮之。
如衆諫走之類。亦可略以遺事懲罰。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
難其報敢。事有害先安塞事端。以至蘭州夏賊之憂未可
知也。況育等雖前已並爲所謂里骨所得二寨安王守無
庶寺等事。從列有寨城者。諸將請曰看如不刷直請
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等信回回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敢事任育等
不論邊患。若臣謂陛下以德施之寄。委之若能如此。即用其戰守之
之日。接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也。

貼黃。臣竊見朝廷大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群臣輕易生事。去
年熙河黃河賞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
在無同臣下皆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事。臣乞
陛下以河與大臣熟議。令任責不輕。然後寢書。

狀又論熙河邊事箚子。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
而朝廷不從。臣不已。不審陛下亦曾究其故否。臣切論育措

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知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議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干瀆聖聽者，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存德於恭默之際，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為，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illegible]持猶豫，決計於慈闈，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今若朝命許以一十里為界，彼既仿然聽從，而熙河帥臣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壘寨，真知其膏腴之地，接築未移，戎馬踐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曲直兩在，興忿恚之師，為必取之計，則開兵稱禍，不可知者。自知不直，雖不後舉，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不信向；二則育等矯情邀功，

不惟廣造事端，以蓋前失，恐終不肯。況復育等見詰所坐之咎，二除交通勢先可疾，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妄意邊將貪事蹟，臣屢以為言，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遣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悉以兩方論國事，實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負再三干瀆天聽，甘俟斧鉞。

録又論前後處置夏國事，言號曰：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乞移范育，并諭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今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曉，再二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也，禍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順，修貢以時，則多方邀索，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以知之？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夏人不出

桀傲，不遣謝使，肯遣吏馬呼賤證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奉表，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語，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移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諭來使，及言所納永洛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未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追以與之若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黃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書界首起鄜延，終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鄜延一路所見便利指諭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

禍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一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帝簡易，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參，遂生釁隙，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遂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人民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聽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誤，以吏部見差管勾二寨弓箭手為驗，遂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

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
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務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
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據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二寨二十
里以上界至并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
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為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
地界之事要不相待不若遇有朝貢使介往來秋冬之交歲為肥健
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檢會前　謹置
之地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脩邊備未須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
把若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illegible]公心且長久計條列聞奏
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保安也今臣竊觀朝廷初無定議
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趙卨責之尸祿又臣言賞罰失當則急使
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謀共主遷除今迺移朴涇原獨留
育雖若以召育為恙而令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當則獨留育猶
為失政矣政令如此然安邊徙徒建換路轉行之流往往相尋朝廷
大計豈可取決於衍等之口為一敗事雖殺衍等何補於國臣竊上言
唐李德裕議封割維州有異議者德裕謂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
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來顧
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去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
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當以臣前說要之否邊
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惟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殺害披攄不敢不
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眾死有餘責
轍為戶部侍郎論西事狀曰臣伏見西夏頃自東常之禍人心離貳
梁氏與人多一房分據東西[illegible]努力相敵梁阻日深入寇之謀
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於[illegible]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
春末夏初以來始有離心出兵點集撞擬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
復遣使來朝廷方事安靜難於用武權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
特遣使人厚賜金帛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未復入謝
至於神宗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莫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奏
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猶自小官列於朝論議數事覺
其本職感激思報常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冀幾聖意由
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
端由當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策誠使四者
畢陳於前先成小算勢亦無難為也董氈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
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寇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羌之
比也者董氈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國專與其妻共丹公主殺其一
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憚不服阿里骨畏朝廷
自疑董氈詞多朝廷不容情偽未辨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慎
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眾唐用威刑眾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
里骨比肩一體雖居其下心常不伏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
阿里骨解仇結婚令將說鬼章舉兵入寇使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
原竊發欲與既為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
以董氈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
當立若眾以阿里骨為可立則既立之後眾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
分董氈之舊族以三使額校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
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
先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令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
來年築龕谷聲言欲窺心不守塞兵自苦豈亦由此此所謂致
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據地界為怨至

深羌虜之性，重於復讎，討其恩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衰亂相
繼，兵力彫殘，陛下臨御之初，邀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
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稱有詞。今朝廷因其
承襲之後，賜之冊命，俻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
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以服於義，其長而羌虜無挾，遂
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
鬬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勢，於此始定。雖費有金帛，以封殖寇讎，小人
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厲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
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狡，輕用其衆，頃爲邊
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重與人多不協，
內自多難，而從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竟明二
聖在位，恭默守成，仁厚之深，遠近所知，既無用武之意，苟肆無厭之

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如請不獲，勢有必從。以爲狂言一開，求無不
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先，本計不過秋
冬寒涼之後，寧小小驚擾，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欲遂不務守邊，無
告則數塞請，要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請求百端，
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
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蔓；
其一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
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示諸戎，及其衆伏，則略爲恭順，使中
國追急而聽。令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兩已不從，而號令未明，逆
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惜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
來姦窮力屈，略備臣禮，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
爲賊其謀，臣虞卿以爲從趙爲賊，莫若從秦爲賊，於是來結齊人，而

秦人自爲幽匿之趙，由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長轡遠馭，輸於無事，
不一分別曲直，而反失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
郡，具其大惡，略曰：夏國自元昊作亂，先帝舉兵吊伐，既然歲賜，復許
和市，羌中所須，一縷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送行攻討，橫山
一帶皆不敢耕稼，所以糧食饑饉，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既御
四海，閔此一方，乃知而無告，遂勅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
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至闕，賜予不貲，販易
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
童幼弱，族黨或若非本朝賜之詩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重豪，
保有疆土。是時朝廷大臣咸謂夷狄反覆，志未可知，使者將行，猶
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故興滅社宗，錫命諸侯之典，以爲羣人爲我
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銀幣帛，相屬於道，遂人又老觀之

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覦覦不遵，蠻夷
不知神成，朕以是道揣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共
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橫被殺戮，是以拜
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爲儲
蓄，夏有犯塞，即投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備吾
邊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悔懼，雖未即歎伏而爲計，阻廣無
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倍，邊聲自倍，
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
命，使虜一旦犯境，縣亦不免交鋒，君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
待敵，初無有異，而使上氣衰奮，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
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算也。臣竊聞朝廷近已詔諸將增廣
邊備，議絶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亞遂心，今多保忠等

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柔能馭之以金錢而已也
其細畧使將帥得其良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勢可制
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家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
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賞是以令
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
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
以偷安可矣今萬一有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
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將李用阿
里骨散列之衆殺以節制致令鬼章慄慢入寇夏人乘釁深入此則
當時將相姑息使至今爲無厭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
略數千府縣不明條奏不及時討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家
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性不急於罪責

問政之不修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輕佳朝廷方將使人嚮白刃
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請上侯印以
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
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所令阿里骨與
議大臣不論去往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
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懼而備於朝廷
之上而敵愾遲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
臣而望西羌之畏服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日懷敵之患
請以任行非人今同所附遯辭損其勢奪而復其位以家贓諸將感懼
邊兵將雖不用命仲淹之意至今懷之臣雖不敏竊有所見爲可
施於今不敢默已臣狂瞽自負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擇
侍讀蘇頌論屯兵漕河之八事疏曰臣今月初九日入侍經筵進讀

三朝寶訓至咸平六年吳升論枚真宗皇帝嘗令輔臣條陳禦戎之
策因謂宰相李沆等曰今已屯大兵虜未有除聚兵處費民力何以
尤恰自來建議營田河道多爲帥臣所沮臣伏蒙聖問屯兵漕河孰
長臣等上對以謂屯兵漕河二事相須闕一不可蓋天下無事兵雖
不用而邊防武備在乎戍守則屯兵不可闕也既有戍守必資糧餉
積儲糧餉須由運漕運漕不限其費百倍是漕河不可闕也方吳升
建議經略邊城謹衛真宗以露師累歲思長久控扼之術故語及營
田設險儲糧贍軍之議蓋爲息民止戈之術而帥臣不能達詔旨務
甲馬雄盛以誇驕爲示弱故李沆又懷功之難成蓋人人互執所
見參驗而行實爲至使故聖斷也行之後雖與契丹講和然而運
河營田終亦不廢至今沿邊以爲大利又國家禁旅六兵多聚西河
州縣皆取運漕之便也臣故曰屯兵漕河二事相須闕一不可臣建

而伏忍聖問淵奧皆經國裕民之先務臣前對疏淺不盡周悉輒復
稽考書傳所載前世已行之事進言其一二仰備聖覽臣聞古者內
諸夏而外夷狄故有甸侯要荒之服祭祀享貢之會置異遠近而列
夷夏也遠人不服則侯伯之國待以文告而懲艾之故文王命南仲
伐獫狁城朔方而獫狁于襄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至江漢而淮夷來
獻此攻伐征討之備素具故也秦并諸侯天下混一而強胡未屬始
皇使蒙恬將兵攻取疲敝中國卒無成功此無外禦之所致也韓安
國將兵屯漁陽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而匈奴大入上
谷漁陽掠其人畜而去此失備禦之所致也自爾以來中國未嘗無
戎狄之患郡縣未嘗無戍守之役千金之費歲月相乘由是轉漕運
糧之策興焉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illegible] 卒困民

力護守策蕩虜無見穢龍何轉漕關中以給倉糧道不絕遂與漢抗此運漕有策與無策之相去萬萬也趙充國駐兵先零請罷騎兵以步兵萬人留屯要害因田致穀威德並行大費既省徭役藏息以戒不虞唐姜師度守易州始於薊門之北漲水為溝以隔奚契丹之寇又約魏武故道傍海穿溝號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者至今賴之此皆屯兵漕河前代之明驗也臣聞帝王之都必據形勢故三代君河洛之間漢唐宅咸洛之壤我太祖皇帝嘗愛洛陽山川之勝始有遷都之意用李懷忠陳汴渠運漕之利遂東還京師此實知國家謀國持重慮垂萬世之長策今京師有汴蔡惠濟轉輸之便淮汴運有饋軍舉兵之用雖無秦關崤函金湯非三代漢唐之可比倫也臣頃在諸郡竊聞今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嘗對神宗皇帝論汴河與置利害方平奏曰古者建國必依山川今國家都汴實依兵食之地所以為形勢者君不存也實恃於食著要者也所以富實者資汴渠也望有司以時開塞多敷浚議天下幸甚神宗深以為然尋此言亦可見屯兵漕河之大要也臣恐借易開濬而儀上得聖政之萬一

元祐五年六月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論棄地非便疏曰臣切聞春秋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是知先王之治天下其待中國與四夷豈道固異何則夷狄天性難馴負險中國弱則先叛強則後服惟以恩養則驕縱難制其勢使然也臣切觀自陛下臨御以柔德懷遠而旨得地遂賞之然而大臣或者不責遠功之說務以息兵為民為意謂可以厚恩懷然自朝廷納西夏貢使復與歲賜棄遠權不知不厭而戎人驕慢蹤無懷服之意還使請地邀求無已是知[illegible]其弊在於姑息之太過也臣聞戒遇則驕[illegible]之心驕則有無厭之求昔先王之御夷狄[illegible]

之不可獨享故假恩以濟威知恩之不可獨行故濟威以行恩然後夷狄且懷且畏無侮慢輕悔之心今戎虜之情驕傲已見大臣務以息兵省事為意前日遣使以請四塞以塞其請而戎心無厭邀請益甚不知大臣為陛下計將與之乎將拒之乎與之則地日蹙而威日削適足增其犬狼之欲終不使之屈膝柔服以聽命令漢晁錯明於邊事嘗曰四夷而能因使得氣者後未易服也又遣以土地以驕其氣乎臣聞兵以誅驕暴禁驕暴去則無所用兵政以治事事息則無所用政驕暴未去而遽寢兵事未治而欲無事是為畏事苟安之計其極必至於用兵多事蔓延內外而後已昔漢因循以成七國之禍唐厭兵以成藩鎮之強此其事已然之驗也戎狄之情豈難不知遠鄙之事京雖未嘗習然士大夫自塞徼守官罷歸京師者訪問非一皆知臣言又以古驗今戎虜之情宜不相遠故臣竊為陛下反覆陳之臣願陛下詔執大臣慎擇謀臣爲閣塞上罷官與知邊事之臣參伍稽考審得其實則羌人萬里之情可以坐見矣臣聞諸兵漢將稱累三者制邊之急務厚當重賞為士之要術朝廷常敕邊郡為五年之蓄不知今日之積其數幾何不可以不預計矣夫犯塞敵月日乃之卒不顧死者利厚賞也前日將官臨敵之賞務以息邊功之上而不知非厚賞不足以使衆此不可以不講也伏願陛下詔諭大臣簡略細務留意安邊大計擇帥[illegible]之要練兵選將積粟[illegible]之術選知邊事可信之臣按察塞徼以詳究得失之實[illegible]之數制識邊吏以朝廷之意羌虜柔服則治兵積粟以備之[illegible]侵擾則遂擊前後以挫之是不得畏縮以驕其氣進不得興兵以費弄財張大天威撫綏示戎狄不可侵犯之意為士氣日奮戎心日消四夷雖侵陵之患中國有泰山之安矣夫先患而謀則有餘後事而計則無及此天下

大計惟陛下留神蚤加詳擇。
貼黃臣切聞西夏見今所爭蘭州塞地皆控扼戎馬要路若苟容
目前無事全不計較輕以付與中外之議深恐戎人擣虛長驅
熙河數郡孤立難守為害非細臣切意大臣之計務欲安靜無
事故曲從其意若與時戎心無厭雖欲請熙河故地不知何詞
以拒之臣訪聞近邊待制官員皆以為犬戎之情得則愈慢今
以旁塞要地付與彼自去其藩籬長敵人強悍之勢如傅虎以
翼借寇以兵不唯無益適足為患為今之計不若治兵積穀選
將守會畫地而分與尺寸使戎心曉然知朝廷之意中國之強
不敢輕犯候陛下諭訪執政大臣今以塞地與之不知果能使
西夏懷恩無異日之患否不可必則是棄天險階為久遠之累
如夏人以故地疆界為言則通行畫答以寶物本朝建故書西

夏若還靈州中國亦償以故土如此亦足以折其無厭之情望
遠陛安危之計宜博訪審處庶無後悔。
臣愚所言非欲興兵生事蓋西戎狡偽請求無厭若不增飭邊
備折其貪得之意其勢必至侵犯塞界邊帥費用困弊中國伏
乞陛下詳諭大臣以消未然之患。
元祐間右正言王覿論呂惠卿遣使侵外界奏疏曰臣聞自古中國
有以致夷狄之患者其端固不一也然大要多由守邊之吏貪功生
事而侵擾之積以成釁其禍乃深故漢武帝用王恢聶壹之言絕匈
奴之好以興馬邑之師初已無利而其後連兵不解者數十年唐明
皇因張守珪惠琮之謀有吐蕃之盟以有青海之戰初雖一捷而其
後官軍陷沒者數萬人如武帝明皇可謂英明之主矣然一為邊吏
所誤偷盟棄信以快一時而至使生靈肝腦塗地財殫力屈為後世

笑可不為之痛惜哉故為國家慮者當以貪功生事之邊吏置之法而
無赦則庶幾得所以懷夷狄安邊境之道也臣伏見資政殿大學士
呂惠卿前知太原府於元豐八年內差知府州折克行等於四月十
七日入西界三角川以來討蕩及差第一將訾虎等於四月十九日
入西界聚星泊以來討蕩並折及麟府州蕃漢士卒併帥府添差之
兵無慮一萬人騎不唯無敵討擊徒及於我之士卒陣亡及傷而見
姓名者數百人隨軍丁夫不預焉其所得功及陣亡輕重傷銀絹二
萬餘四兩匹並殺及其餘錢穀又數萬計致西人却於五月中引千餘
騎犯我定城寨俘殺官吏以戰死兵士陷沒者六十餘人自是
惠卿內懷憂恐既作守備於極邊險鄰得擇其地除定兵馬屠費極
多臣訪聞惠卿出兵之時邊境本自安靜徒以元豐五年內曾有朝
旨使往忽來為擾耕之計惠卿緣此於去年春間兩諭諸將及遣屬

官孤公達將佐中乞出兵蓋欲事成則功歸於己不成則罪在將佐
而已故曾付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之諫不肯隨順申請惠卿挾怨奏
其人成寃之未出兵之間三月六日登極大赦既到折克行以赦書
旨為不便援外界未肯出兵惠卿不聽故克行等延以四月十七日
十九日入界臣伏讀三月六日赦書應緣邊州府仰係處長史并巡
檢使臣鈐轄兵吏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守疆場勿令擾擾此
朝廷之美政陛下之盛德也凡州郡赦書初到之日莫不官吏軍民而
宣讀焉聖恩深厚孰不歡嘆四夷傳聞當盡感激蓋皇帝陛下即位
之始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以神宗新棄天下聖心追哀冀皇武書
故須甘心安戎狄休息兵民俾兵民安業而無荷戈之勞使戎狄歸心而
無侵邊之患然後可以見中國禮義之舉可以申哀戚悲隆之情也
仍是為帥者不在京以輕犯命就僥倖功賞妄興師徒使朝廷內則致羞

於兵民外則失信於夷狄損虧國體蠹傷聖政皆惠卿之由也臣檢
會本朝自建隆以來南郊等赦書並無前項不得侵擾外界等旨揮
惟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登極大赦戒勅邊吏與去年三月六日
赦文正同於此既有以見祖宗謹始之先務又有以知陛下承祧之
深意也是則於國家之體所繫豈輕哉凡厥邊臣敢不恭命惠卿嘗
為執政方擁師推朝廷禮遇不為不優國家寄委不為不重所當持
順聖德彈壓邊陲若提封之內敢或違赦弄兵徼倖外境自當以行
軍法以嚴天子之命以為邊吏之戒安可自為首唱身犯明禁妄呼
之號方悅於羣情無名之兵已駭於衆聽如此則吏民豈復以赦書
為可用矣狄豈復以中國為可親四方豈復以朝命為可尊後世豈
復以祖宗為可法陛下以惠卿之罪為微罪耶大罪耶以惠卿之惡
為可恕耶為不可恕耶以惠卿之罪為微罪則自古以來歷詔聘兵
殘民辱國者皆微罪矣以惠卿之惡為可恕則由今以往數君因上
壞法亂常者皆可恕矣或謂惠卿雖無違用赦書之意亦豈敢更不
奏請而遽遂出兵哉請不請固非臣之所知而其為罪惡則均也夫
惠卿不復奏請而遂出兵則是直廢赦勅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誅矣
引赦為說而有請焉亦不過張大出兵之利以欺罔朝廷而已朝廷
以邊帥之請而信之不疑則適足以致非禮之舉失信之過盡歸於
朝廷也為臣不忠孰甚於此伏望聖慈察惠卿妄興師旅違聖孝之
情廢格赦勅無人臣之禮隳祖宗謹始之意滿邊鄙異口之忠使偉
功首忘不在衰內致疑於兵民外失信於夷狄虧損國體蠹傷聖政
亟行誅竄以為天下後世不忠不孝之人之戒冒瀆聖聽無任忠憤激切
之至

貼黃登極赦內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等旨揮自太宗以
來至陛下六聖所同守天下所共知也及惠卿一旦而棄之縉
紳之稍識忠義者孰不憤歎但以惠卿凶險傾邪嘗任執政朋
黨甚多恐言發禍隨故未有敢以其事聞朝廷者惟朝廷特賜
主張臣非懼禍所慮臣言不行則於聖政所損不細而已伏望
聖慈詳察

又曰奏而廢赦與不奏而廢赦其罪之輕重相去無幾但當經
奏而卿須更治經歷官司之罪也乞聖慈詳酌

又曰赦到太原當在二月十日以後惠卿出兵在四月十七日
即是宣赦未及四十日而違赦出兵也今後朝廷赦勅何以使
吏民聽之夷狄信之況今正當朝廷務要守靜疆場綏安夷狄
之時故須寘誅惠卿以為邊吏之戒

又曰三月六日赦書必須數日而後可到太原其麟府等處稍
遠惠卿皆擇而後出兵又須數日既以四月十七日出兵即惠卿
措置出兵等事正是初聞神宗上仙之時若疆場有警勢須得
已所不論既是境本自無事又赦書有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
守疆場之戒惠卿乃忍故違赦令忘哀動衆夫因人之喪而伐
之猶且不可自開國哀之初若喪考妣之際而謀動干戈也惠
卿若不重行竄殛是則人臣之不忠不孝者接跡而無懼矣惟聖
慈詳酌

又曰惠卿傾邪奸詐嘗其竊權用事之時締交附勢壞法亂常
為國巨蠹行手實之法搖動天下興鄭俠之獄濺害正人諂奉
王安石以進用復因爭利而為仇讎引於權之適顯縱致
喪師而辱國如此之類皆中外之所共知者言事之臣紛紛已及
之臣不復論今惠卿雖已罪惡貫盈擅禍稱疾力求宮觀差遣

後以幸免緣前項太原府用兵之事兩條國體甚大不可不行
法也。若爲其只是宮觀差遣而寬假之乃是正中其姦計矣。如
此則奸凶之人何所懲艾。
觀又狀曰。臣再凟聽威上凟天聽臣今言呂惠卿違赦出兵事所繫
國體甚大蓋係赦後之事伏望陛下出臣章與執政大臣議其罪法。
然中書侍郎張璪素出惠卿門下陰性傾邪與惠卿不異故自來交
相爲地人皆指爲黨今來陛下若與大臣議惠卿罪法璪必預焉
論議之際惟聖慈察之無令璪奸計得行則天下之幸也。干冒聖聰
無任戰汗之至。
又狀曰。臣近有封章爲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前知太原府於元豐
八年內差知府州折克行及第一將訾虎等於四月十七日十九日
入西界三角川聚星泊等處討蕩有違三月六日登極大赦內不得

侵擾外界旨揮。若惠卿不奏請而逕出兵則是有意故敢若引赦爲
詞而有請焉亦不過張大出兵之利以欺罔朝廷而已。朝廷以遺吏
有請而信之不疑則適足以致非禮之舉失信之過盡歸於朝廷也。
爲臣不忠孰大於此。惠卿措置出界等事正是初聞神宗上仙之時
乃忍故違赦勅忘哀動衆伏望聖慈察惠卿妄興師旅違聖孝之情
廢格赦勅無人臣之禮紊祖宗纘始之恩開邊鄙異日之患徼倖功
賞志不在哀內致疑於兵民外失信於戎狄斷損國體遺傳世戒乞
行誅竄以爲後世不忠不孝之戒等事其狀於今月初一日投進訖。
臣今來竊聞惠卿亦兵之前曾有奏請伏應朝廷爲其曾有奏請而
薄其罪臣請畢其說曰惠卿之罪在廢赦出兵不在奏不奏也奏而廢赦不
奏而廢赦其罪重輕相去無幾惠卿奏請之意臣固不得而盡知。然臣竊料
之其說有二而已。其一不過謂元□□□□□爲擾耕之計。妄云照赦

勅兩不相妨。而可以出師則是惠卿引前詔以惑朝廷而乞廢赦也。
其二不過但以師期來請而不及赦。則是惠卿心輕赦勅而自廢赦
也。引赦與不引赦雖異而其爲廢赦則均也。朝廷不允其請乃是惠
卿欺罔之計不得行而已。朝廷允請乃是惠卿欺罔之計得行而已。
欺罔之計得行與不得行雖異。其爲欺罔則一也。臣竊惟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初首宣赦勅欲以著大信於天下於大戒於邊
吏也。乃因惠卿一夫而壞之本朝自太宗以來登極大赦旨爲不得
侵擾外界其世所共守。今惠卿一朝而廢之陛下謂惠卿之罪猶
在可恕其所以爲罪重在奏與不奏之間乎。伏望陛下檢會臣今月
初一日奏狀并今來所奏並付三省議惠卿之罪至行誅竄。以警邊
吏之慢以懸夷狄之信以爲天下後世不忠不孝之戒惟聖慈詳酌
施行臣不任區區忠憤之至。

點檢臣前狀或已付三省亦須得今來奏狀　慶考詳伏望聖慈
早賜降出施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二

禦邊

宋哲宗時陳次升論西戎奏曰臣伏以西戎頑悍貪冒無信難以德懷易以威服。先朝振武稍稍知畏元祐以來姑息過爲豢養過厚。今日猶羈縻以分畫地界爲辭稍肆猖狂出我不意侵擾邊陲當此之時。不可以無備矣以今計之五路兵馬未足用也城池樓櫓未備飭也兵器未利也糧食有備乎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有其帥乎擐被堅執鋭冒矢石以當其鋒者有其將乎敦教者果備即以至堂堂之師必當最小之戎猶利刃之推枯沸湯之沃雪至則靡矣。苟若未備之。萬一異變何以支梧。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書曰有備則無患。況以預則立。今日之事正在急先者。以爲宜選有風力之人。以當清邊之任。智謀勇略之帥以當一方面之寄。選兵加訓練戢如嘉祐守將之處數無間若單校之寡者代之。無張虛聲置善軍器兵既精銳城壁完固彼來則拒之彼去則備之。以戰必克以守必固知此。則邊防無發暴之患中國有無犯之安此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次升爲諫議大夫乞備邊賞有功奏曰。臣竊聞鄜延路比之他路兵旅稍衆財用稍足朝廷又選有謀略習知邊事之臣以爲將帥。今者戎虜猖獗先犯延安最強路分圍城破寨而去如入無人之境其他必有輕易之心。臣恐邊患未已。下月拒之難議以謂延州軍兵甲書少財賦不足彼知我備未完聲聞大舉以衆臨宣殺不敵今既破寨而還其氣益銳而又資所得糧備以充軍用我之邊境既失城寨士氣沮喪萬一更來侵擾何以支梧。今日不可輕視要在先事而慮伏望陛下勅左右大臣精思長策議定早圖邊備必勝於未然慎無輕寡以貽後日之患。所是今來有功及陣亡之人宜厚賞賜以勸其餘庶使邊威可振戎虜不敢干犯。

畢仲游論禦戎上奏曰好文者論和親尚武者議攻伐。處於文武之間者則爲羈縻之計自兩漢以來千二百餘年雖或羈縻或得或失禦戎之策未出此三者而皆非今日禦戎之政也。蓋中國之待夷狄如待禽獸禽獸勇猛而我柔弱禽獸無恥而我有恥。禽獸殘忍而我不忍然所以勝之者智不害人耳。今夷狄雖如禽獸而權謀譎詐始宗喜勝論是非最由直反過於中國之人。而又益之以禽獸之勇猛無恥安忍之天性則近世夷狄之難御不類若理之固然。而難禦之中。必亦有可以禦之之道。今有好辯者將與人爲辯則必陰自審曰。我於義無傷乎。我於法無不直乎。我之家室安乎。我之子孫盡累乎。我之智能過之乎。凡我之所以與辯者皆有備乎。力能加之也。智能過之也。子孫無累也。家室安也。於法無不直也。於義無傷也。然後與人辯則勝矣。今中國之與夷狄戰亦無異於與人辯則不識中國陰自審者何事乎。其名正乎。其於義理合乎。其國富乎。其民安乎。其將可任乎。其府算定乎。凡我之所以待夷狄者亦皆有備乎。籌算定也。其將可任也。其民安也。其國富也。其於義理合也。其名正也。然後與夷狄戰則勝矣。以本朝之事言之。太宗皇帝乘太原之勝一舉而下易順薊三州范陽之民争以牛酒犒師而不遂取者餉道不繼也。至雍熙之間遣十八將三道而並入。一出雍州飛狐。一出鴈門兵浮其地而實朔應雲寰五州關門爭下而不遂取者諸將知勝而不知敗也。以祖宗取天下之兵用諸將定天下之智欲復區區燕薊之一事不勝則未已以成功。況今日之兵非祖宗之兵。今日之將非祖宗之將而所以待夷狄者亦一寡之不應故欲爲和親與羈縻之計則歲損

五十萬雖厚於漢之錦袍繡袷飾具帶赤綈綠繒而比漢猶未與有
尚宗室之請則和親羈縻之計亦未爲全失。如欲速興大功復周宣
漢武之事則願敕在位之臣先正其名使合於義理圖富民安而將
可任。五者備矣而後廟算定廟算定而後可以進征討之計
仲淹論西夏利害上言曰。臣竊見自元豐元祐已來西夏背叛侵邊境
不安朝廷深惟長久之計憫恤近邊之民數被虜掠屠戮傷殘就
和事而夏人譎詐反覆不定遷延歲月終不得其要領遂詔諸帥臣
除正罷廣議務稍屈其語言以杜塞姦計天下皆慶朝廷深得制禦羌
狄之道近邊之民當漸得安堵而和事方可成也。幸甚幸甚然臣竊
謂備禦羌狄之道雖藉謀臣猛將積穀治兵以待其來須有實事使
其冀望使不敢與中國較。而輔之以謀臣猛將與兵穀之實然後邊
境可得久安塞下之民永無侵虜之患。今專待之以謀臣猛將即安

知彼之謀臣猛將未能與我相當者。積穀治兵以待即近年來饑
歲之後饑饉之後府之後重慶之後。兵非不治穀非不積。然以數
十萬之衆困守要害城寨出敵劫掠焚蕩。今雖有兵穀將安所施其
法曰。技之以計而索其情。今夏人之所長者何事也。所短者何事也。
所懼者何事也。所不懼者何事也。蓋夏人所長者併兵野掠也。所短
者攻城也。所懼者中國之進築也。所不懼者對陣曲直之辯也。今不
攬其所短使不得施其所長。因其所懼以攻其所不懼。使不得不
款塞而乞和。而更欲論辯曲直。乞言善意以要其和。此所以終難益
不育知也
又奏曰。蓋自元豐以來爲併兵之計攪邊。迄今六十年矣。攪邊而取
勝者數十次矣。而終未有以破其併兵之策。併兵之策不破。邊境
不得而安。此目前之事也。臣嘗思之。古今兵法累至數千萬言而其

要切與可施於當今者。止於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
己。可勝在敵數言而已。蓋城寨者不可勝之具也。清野以待之者不
可勝之術也。進築者可勝之具也。伺其機會而進築以破其併兵之
計者可勝之術也。臣頃奉使河東適當麟府進事之後親見其差謬
河外體量邊事嘗建言也。
仲淹又論河外清野利害奏狀曰。一河外三州及諸寨邊堡塞屯戍
之數除軍馬司外多者數千少者不減五七百人。爲若西賊小小入
寇即逐城寨地分兵將自可掩殺驅逐。若果大衆作過勢力難敵即
當勾追人戶入保爲清野之計。清野之計朝廷行之已久。而昨來西
賊至麟州城下殺掠人畜焚蕩廬舍。未見清野之效者由清野之法
雖行而清野之具未甚完備。今麟府之地守禦城寨大小共一十五
處。其賊伺間竊發其有居處近城寨之人令方可趨避令急投寨入保

不幸居處窎遠無道赴城寨不及則必被殺掠屠虜斥候明遠恐亦
未免此患。如更斥候不明何所回避。今若依近日邊臣所議要增築
護耕小堡使人戶居處自爲保聚未惟增築數日不害工力語大衆
不設樓櫓未爲堅壁不置矢石人戶圍聚其中無以禦賊賊退了幾
只頃刻間耳。恐亦非清野之具。欲令麟府州界除見今城寨外舊別
有官城一寨猶城保聚來寧雖係川寨大堡皆在。見今城寨之
間防闕自康寧後來以平日無事節次廢罷。今雖無樓櫓而城壘尚
存。雖有頹缺亦易爲補築。若稍施工力完葺使可却爲堡寨。府州舊
[illegible]
[illegible]
雜府州界內請化西安兩寨麟州界內。爾定神木寨等三堡樓櫓粗
完見各量少人馬亦有使臣管勾即不爲守禦之計遇有緩急却令
使目人馬與居民並戍而守之。其他城寨竝之寨甚無捐也。昨來

人馬入界，上件五寨亦有奔而走者。中路與賊馬相遇，多被殺虜。走寨爲計盡亦疏略。[illegible]臣今體量，欲乞將前項補築宣威寨等七處并走之寨五處並爲守禦。唯麟州界橋子谷上作地分四面各去城寨稍遠，舊無廢寨，乞踏逐別添築兩小堡子。[illegible]均那他寨內人馬，分在宣威寨等處屯泊。大約逐處人兵爲百數，馬近三十匹則足矣。却每寨更令側近蕃巡檢或蕃官一兩員帶領部族移就寨城內住坐。[illegible]

[illegible]其爲守禦之計，既不甚增添人馬，又側近蕃巡檢等部族住坐，當爲家計，自備口食，絕無供餉之費。其改走寨爲守寨，補築已廢之寨及所脩堡子，只是准備人戶入保爲清野之計，非用控扼賊衝。皆可權隨靜差撥城神木神堂鎮川。關子通津建寧安豐寧府百勝州[illegible]等一十三堡寨是扼控之地，所以不消多屯人馬。改走寨爲守寨，既皆無費用；補築已廢之寨與添脩小堡子，亦工力不多。却於麟府二州之間，比舊又增起十四堡寨，可以守禦。令人戶就近入保，利益不細。仍乞將麟府二州與扼控舊堡寨及增起新堡，各分定地分，每處四面約遠十里至十五里。側近內蕃漢人戶，令入城居住。蓋麟府二州界至未甚闊遠，地多山阪沙磧，人戶稀少，可以就近遷入城寨之中。內有城寨狹小，不容着人戶不盡，即令城外築城居住，及緣泊羊馬，却築欵軍城以捍之，俗謂

之羊馬城。其制約高一丈，厚四五尺，上亦有女牆箭窗，皆築之時墻外自城壕[illegible]亦置門戶，隨寨門啓閉。老幼常居其中，資畜自隨。丁壯即就往所分擘地分內耕種牧放，叢出墓峰，別無妨廢。如遇緊急，即所分擘地分垂近，須則已到城寨之中。[illegible]吏不遠，從丁壯與官軍同共禦捍，殺犬寇。[illegible]小寇至，則由枝軍城中徐入城寨。只之布在四邊，星散居止，都無捍禦之備。寇騎欲至，方始起遣，不免被殺掠驅虜者，動相百也。不待斥堠而野常清，其利有五。蓋人不善攻城，其入寇也，本亦不爲攻城之計，特以人戶散居山野，牛羊資畜處處有之，故舉衆而來。先以重兵圍守要害城寨，使兵不得出，

然後四散野掠，驅虜老幼資畜，因而殺人，焚蕩屋舍。今既老幼資畜先保城寨，丁壯又只住側近耕種，緩急寇至，猶時亦歸城寨之中。賊馬雖來，野無所掠，絕其大寇之源，寇宜本至，一利也。[illegible]資畜既先在城寨，丁壯出外耕種，其心自安。緩急寇至，又入城寨同爲捍禦。既有老幼資畜[illegible]其心，城守之堅，必十倍於往昔，二利也。平日所患，戍兵多則困於供饋，戍兵少則不足以捍禦。今若漢蕃人戶既徙就城寨，每城且以三四百家，率家不下三男子，則一城之中不用糧餉，約增千人戍守，却可以多代正兵出戰，三利也。邊人勇健出於天性，又以迫近賊寇，皆會弓馬，既就寨居，處數目易見，若因其屯聚，爲蕃養之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使自衛其老幼，不待驅率，勢必樂從。[illegible]如得土兵數萬，平時任提田作，寇至則人自

為敵虜關之必大有所懼。四利也。元昊每欲作過，必先測知城寨虛實動靜，然後敢入寇。蓋有姦細行於其中，而姦細之來，止以漢蕃人戶散在山野，與之通，無由止絕。今既遷近堡寨，有城壘門戶之禁，閭里比居，易相司察，界外姦細勢遂不行。五利也。若蕃府人戶不曾被寇，屋舍作業已成，未肯盡從土遷，似難驅率。今既新被大寇，廬舍已空，人心不安，見皆願依城寨，實迫於困而措置分畫，使長依城寨，既不妨其田作，又老幼資畜皆知入保。除創築兩小堡子外，皆是因舊爲之，亦不消多添人爲兵，是增得八九處，使且無大費用。訪問邊民，皆大以爲便。作候不明，猶可清野之具，始似完備。雖未能支解羌虜，亦寇不能犯之道也。

宋建中靖國元年，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范純粹論進築非便上疏曰：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浸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議

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屢決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它路形勢之狀，係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惟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本之鄜延，亦既累月，耳目聞見，略已詳熟。竊識心所得，不敢不盡其切。惟兩路凋殘，困於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寬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之後，荐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稔，而物價未甚減小。如鄜延路新城堡，皆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者，則一方艱食，以驗見。春冬皆寒饑，殍絕，禁士卒疲瘵，羸過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徒此可推。惟是浮游賊貪之人，於大門上言，以名器大得所欲，賊者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略無封侯之望，而淆若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雖累邊絕，由是封畔，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地從人馬，蛹

至境上，則苦乏糧餉，皆終日不得，逐奔走疲勞，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內，無復人迹，將士觀望，未敢有言。朝廷欲望闢新疆，晦略置提舉官，招刺弓箭手，以實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餬食之人，唯幸借貸糧種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內逃亡至四分。今至鄜延，考究所提舉弓箭手官石香所招人，計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內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地之為利也。鄜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爲事。臣今具勘自紹聖二年後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纔及一千百餘，若婦女老小之數，並計日給食，內已得班行名目人，皆給料錢，附券歲賞，經屢錢糧。若謂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之衆，豈以三千人爲重輕？若謂使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多，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

為用，而緩急之際，內變可虞。邊防幾事，靡不傳泄，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為利也。新地之內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充計兵力。今計鄜延一路新舊城砦二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依守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應敵，番休固守者，不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闕，饋餉雖難，皆亦當是兵。有如金明最是近寨，乃着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衆不可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款以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堡砦守禦人數，未及合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遇近年用兵，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爲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過計何者，在彼國勢忽衰，偕過路所以，人常情忽未忘積年所結之隙。

今雖備貢而未及謹議者，良有以也。迺眷力待時，所以自致耳。蓋歲賜予，至于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之二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為請，一詔不從，必或復寇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逆，遽為萬世之安。慮情狀變詐，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吾國神速，善後之計，今實難為。雖得地將今未見稍利，而勞備費，可寒心。臣不敢苟無事於目前，乃所期固安於永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是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發，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力，然上遵廟謨，誰可居職。今守計不備而無兵可增，雖有兵可增而財用方窘，以此欲保邊圉，臣竊以為當也。路事言度不殊，此猎塞，宜先於機會豐凶、難測於天時，伏望聖慈曲賜矜恤，內量國力，外察邊情，詢問大臣，更為遠慮，明降書略，以杜難厚。臣於神宗皇帝在御之時，親陳兵議，援於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載賜優容，或

卷百[illegible]十三　九

罔而坐廢，有乎與聞其事，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為擅罷，不唯負任重責，況復職在論思，雖置散投閑，固無寘中之戒，而納忠敢[illegible]，詎忘體國之心。一

右正言任伯雨議鄯部事宜策曰：臣聞去歲熙河路以聽征投降羌，因取鄯部二州，朝廷委陝西運判秦希甫、知熙州胡宗回相度。秦希甫以二州為不可守，胡宗回以二州為不可棄，更奏異同，紛若白黑。自後復罷發將，未失鄯州，秦希甫之言驗而白罷運判，胡宗回之言不當，而仍舊作帥，靠事悖繆，下曲成，即且從事邀功，故秦咏胡宗回隱諱邊患，萬口一辭，以為不當。切以用兵累年，公私困竭，加以物貴人艱，解弛頹壞，第一更有邊事，則更如何枝梧。臣伏願陛下取秦希甫、胡宗回并臣所上論邊事書覆取，編排參驗，可弃可守之策，則利害灼然不可掩矣。然後選差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員，齎手詔往邊上，詢問帥臣及監司、將官，皆各一員，棄守二策，結罪各具狀奏聞，則自然看實棄析，不敢依違附會矣。

伯雨又狀曰：臣伏覩神宗皇帝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祐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進除，視紹聖之初為甚虛，財用視紹聖之初為益乏，務兵騎馬，視紹聖之初為益耗，諸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為益少，加以益地指壞，戍矣財用三百餘萬，明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饑，生齒疏移，年歲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為國失信，奪實為寇，生事邊陲，欲兼并鄯部一州，自去蕃部叛，鄯州已失其一，今湟州路存空，又孤絕荒山窮谷，不可耕，道路險阻，又難饋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為唃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既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

卷百[illegible]十三　十

家守之，宜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西安州，及蕃廬寨，置會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讎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雖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夏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屬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為之藩籬也。今既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為吾助，吾必有所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二萬匹，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既為讎，則馬不復至，二年一匹不至，亦可見矣。西北無馬，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戎有族養，晚族平日與唃氏同仇，中國今吾既與唃氏為讎，則彼畏吾有吞并之意，必與夏賊結連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據取其地，則勢力益強，邇為吾腹背之害，五患也。況聞自得湟州已來，歲費三百萬貫，以守一州，所費如此。去路邊面

可知矣國家一歲賦入三百萬者凡有幾也向背之積三百萬者亦
有幾也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乘已成之師耶
陛下備嘗講究其事始差內臣李舜舉後差內臣鄭昂簡皆知本末本
路走馬承受及姚雄苗履亦嘗具利害數奏擬此事體所宜多方休
養不宜更滋邊患焉一五路同日有發兵困不給財竭不繼糧之不
繼屬羌奔突侵犯關隴不知朝廷何以枝梧又聞陝西運判秦希甫
知涇州則宗回嘗有文字亙奏邊事不同又聞邊人嘗封言邊事者
甚衆邊人所陳其言必當臣伏願陛下取上件文字類聚一處子細
參考則是非利害不可掩矣然後選其謹厚小心得力曉事內臣一
名往諸路往邊上密令帥臣及本路監司各具疏奏守一者覺一利
害然更令扶同奏以參合前宗回又邊人封事臣願陛下更令二
府大臣各具已見論列萬全之論不可令諸路務盡其詞以是而上

如其主要遣果公肆偏見則得之未見若干兵馬損若干昔將何
人往守約何時無患若有敗事先坐首議陛下徐察其所言審其所
處則安危之機成敗之效曉然於目前矣昔漢武帝亦嘗令韓安國
王恢議邊事往返至大其後畢事猶任其責今日治邊上可用此
策矣

伯雨又論月暈圍昴畢上奏曰臣先曾論湟州事乞陛下俯拾衆議
早定棄守之策兼又嘗論彗氣事乞陛下仰推天變謹防夷狄竊發之
虞天道幽遠理難取必所以然請以俟妄言之罪然今月初八日夜
伏見月暈圍昴畢按天文志曰昴畢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
參爲趙魏之郊昔漢高帝七年月暈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
象不虛示必有可考者以陛下躬受命之資宗社付託之重小心順帝
動無過舉而天象示變其故何也蓋天心深愛陛下欲陛下恐懼修

省所事而備戒變之未然在數月推考其說皆爲兵應雖非詳理
不虛示臣謹爲陛下先論湟州次論陝西五路終論河北略具畫一
如後

一湟鄯二州角廝囉地角氏世効忠順有功朝廷爲國家與國在
真宗時繼遷爲寇角氏之兵牽制率使兵敗困於六谷朝廷以
其功大封武威郡王又康定寶元元昊不順文常出兵以助中
國仁宗再封武威王自是凡有夏賊之虞角氏必爲中國之助
朝廷所以無西顧陝西之憂者以角氏爲藩籬也前年因瞎征
竊據大閣出亡之瞎與其間爭彼之亂走安撫納土邈川谿哥
去講保定在故將侵犯朝廷一切不治其罪既已棄鄯湟
獨尚留湟州不惟孤絕小不可耕鑿之粮道相蒙阻幫臣獨守亦必角氏
怨怒連夏賊合勢力微弱爲所并自此西方吐蕃諸族必盡歸

爲夏賊益強國家西面益廣南成文龍直抵蜀道恐無西賊之
境豈不害五千餘里其爲國家之患豈特一州之地陝西歲失
買馬之利而已哉臣願陛下更詳前後臣庶所論湟州棄守利
害如不可守宜下手詔選命邊師一員令於境上召瞎養成與
大小龍杓等諭以前年棄土生番非朝廷本意今欲擇主聽於境上
與宗回於邊方還其湟州擇所當立之酋貴以如祖宗以來世
守忠順則費財遣兵問罪西面之虞庶幾息矣不可定去留
設若力屈不守復事終將挫損國威又欲如前年置而不問耶
昔羅州邊事韓存寶止以不即追克致稱未命斬於邊上王瞻
之罪蓋不止百倍於存寶欲必斬首然後足以息邊人之冤憤矣
一臣聞往者朝廷許於諸路進築人人務得以爲功多築堡砦以
希功賞殊不復計勢之險易地之遠近可否兵廣財屈爲

國家據可守之疆城不毛之地雖臣之庸愚既知之師且
夷狄之性貪而怙亂侵其土地彼已不令遠立城砦又非所能
今日納款特以力困耳彼其爲心亦豈不一日忘有逞哉遠不
過三五年近不出一二歲天時人事必有適然且關中歲費已
六千萬矣去年雖豐物價至今猶五倍平日未獨糧食稍加以
財用匱竭官員俸給累月無支諸軍料錢糧併月方居如此
萬一有事將以應副財竭兵亂必有至臣願陛下特下手詔
嚴敕諸路帥臣俾具今畫地圖指陳攻守之策並新築城砦經
令舊有堡砦漸廢欲新舊並守則財力不支欲捨舊守新則糧
運阻遠地理遙遠則難隨必多變陳既多則收應必難萬一冦
至房界限隔外內聯首尾不應則堡砦遠者不特無益適足
爲患故臣願陛下敕帥臣新舊堡砦何者爲可守何者爲可廢

何者可以兼存何者可以兼羅俾之直論不得觀望成敗之際
罪主帥當然後下兩府大臣公共參議爲一異議俾任其責如
漢武之責王恢自然不敢遷其私意矣昔仁宗嘗御龍圖天章
閣以西方多故將帥不得人令具數以對況今日邊事之重大
臣故曰可以悉心公論矣。
一臣聞前日河北水災居民流移自永靜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
滄州以北所存二三其他郡大率類此千里蕭條間無人烟去
年雖然人耕種而收苗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岩是積
歲居民流散倉廩空虛城郭不修甲兵不利萬一有警何以爲
計今朝廷雖行竇偁以佐用度然後多寡所得有幾又地上不
耕況復至實難爵入粟勢豈能取之本路無由仰足臣願
陛下力節浮費痛減用度發內帑之積募人備東南之粟揚

民力雖費諸路力耕而歎盛司牧守無器械修城壘擇選將領訓
齊卒伍雖爲無虞宜若有待無事亦無之起月事所主意魏之郊
不可無備此天象之變可質而知也又聞前年水災流民有入
北界者山前之間往往刺之爲軍自國虛實彼固知矣虜主老
病比年特甚胡雛暴桀性頗好戰根乎野心難以信結萬一乘
我無備有所起祖則國家預備之策安可緩哉此人事可質而
知也昔真宗嘗詔輔臣議險興功守邊之制尚論爲之害莫大
爲祖宗之事是以爲法矣國家太平百五十年將用兵甚
今日昔仁宗積之數十年而神宗用之哲宗積之十餘年而紹
聖耗之陛下應承彫耗之後遠無兵寧之富近無紹聖之蓄
積去年哲宗山陵甫畢今日太后園陵又作既建西宮又饗明
堂又用之屢不可勝計陛下方事節儉備加爲損經費常用尚

恐不足以此事者宜宜更有邊事伏願聖慈留神采覽更俾二
府大臣公共講論使倫叙以來無事臣孤賤謬才疏家陛下
擇賢言路亦大之事如無不言因於要君不取他故深惟之唯
不勝千萬。
貼黃今日西人雖已欽塞湟州雖已固守萬一忽有邊警未知朝
廷指準何處錢物應副乞令二府預議國家湟州歲費三百萬
貫未知自得湟州已因事發過剩數千人爲兵更乞朝廷審驗
審察虛實不可不慮。
吏部侍郎張舜民論進築非便上疏曰臣伏以陝西河東自紹聖二
年用兵至今首尾六年進築未畢應費朝廷將帥兵錢糧不可勝紀每
築一城自帥臣已下增秩賜金號爲賞功切按春秋之法凡稱城者
刺民得其土地人民繕治城之役老人民耳今則輕師潛入三五十

堡以至百里。兼敵人未嘗見之時。數日之間。苟備草創。盡用朝廷金取功賞。然自城門之外。依然賊境。以一經內通。晝日挾兵張弓排百十人不敢行。是豈謂之城乎。其勑帥司制置經畫。每一寨止三千人守御。計置糧草。學破公傳。多不旬月間。人兵復抽去。草糧未盡計置。公使亦遂裁減。其已居官吏人民。日夕憂恐。不成家計。所有修築。逾年至今未有人居止者。其兵將吏民。彼此將相諭。本不為修築關塞。止為沽將帥之賞而已。以致工作苦寒。守禦勞憊。若夏人一來。不攻自破。此皆邊人之語也。朝廷高遠。號胃百端。上下相蒙。以致如此。昨元豐年五路出界。鄜延回軍。神宗皇帝欲自涇原路胡盧河川築十五堡。以通靈州。以其功賞告大臣。亦罷之。五路入界。所降御前劄子。書一指揮第一不得修築城寨。深慮邊臣貪賞也。李憲築蘭州。雖不掛法。然勸勉邊時。終亦不賞。范育帥熙河。築定遠城。用錢糧五十七萬

當時言者。以為百萬。論列紛紜。三年不已。今既河東陝西六路進築五十餘城。亦何止涇原十五堡也。其一寨之費。何止定遠百萬耶。又自軍興已來。關中歲饑。流亡者幾十室九空。墾地之利。居天下之半一旦失之。夫以軍士方興。值累年災歉。而又失大利。天意可見也。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三者皆不得其一。而堅以罷將禦老師。役賦民事。曠吉而不變者。未之有也。熙寧中李復圭帥環慶。因出軍敗衄。以其事委遷替。眾兵喧呼請叛。而由關中騷然者。逾時不能定。今則六年矣。作者無一人譁語。此廟社之靈也。每一思之使人不寒而慄。用是廟堂之上。日進諛言。蔽哲宗皇帝聰明。以謂夏人之勢至衰至弱。中國六路進築。而無敢有抗發。欲自得不復計慮此尤可憂者也。臣且以近事明之。紹聖三年秋九月。夏人大舉寇鄜延。號一百八十萬。金明閣亦有聲勢諸寨陷沒。為之一空。至四年

使為衰弱不振。豈今年一百八十萬。而明年遂至衰弱如此者乎。雖甚愚之人。亦知之。廟堂執政大臣。亦知之。姑為此說。專欲蔽上之聰明也。大抵夏人用兵。皆本元昊之法。先誅而後戰。春首財用。愛惜人命。與中國正相反。中國六路進築。天下困弊。夏人坐觀。不遺一鏃臣敢望陛下止以此觀之。不問可知矣。夏人謀深。不同中國。彼一旦謀成。力辦旌尾南鄉。凡新築之城。創開之地。未有能不失者。臣未見可以服妄言之刑矣。願陛下以三年待之。河東之人。自古不嘗流移以其勤儉務生。多經力役。今則流徙太半。長安陝華來者十一。鄜延麥麴一斗二貫六百。皆足陌也。西京以封椿錢糴米。運至鄜延。每石為錢二十貫。有時古先有是耶。關中之民。十無四五。以今日之勢而供億無用之空土。非富國而何。故臣今日之議。敢望陛下速罷兵養士懷民也。不然。將有變矣。不易帥不能罷兵。不久任漕司不能養

士。五年罷兵。十年撫民。恐瘡痍猶未合也。古之善兵者。其君莫如漢光武。其臣莫如唐李光弼。光武每舉兵。必增白髮數莖。光弼每臨陣常置短刀靴中。人或問之。光弼曰。吾天子三公。不可辱於賊手。萬一敗衄。則當自裁也。以光武光弼之勉戒知兵猶如此之難。是何江湖書生。足未嘗履邊塞。目未嘗見兵革。耳未嘗聞金鼓。一旦輕舉總戎容易取敗。既貽憂君父。殘害生靈。曾不至於自焚者。前所謂廟社之靈也。紹聖二年秋。臣赴任知潭州。登對。敢嘗析陳於哲宗皇帝之前。因及神宗皇帝寢兵之由。夫類寧虛久之屢。數數陳言。是時猶未至於如此。其後卒不見施行。為左右大臣所擯也。故善御者。無使窮其力。善牧者。無使擾其群。力窮則車敗。馬傷羣擾。則瞻前失後。靜思至此所留者不能善也。方今天下之事。大且急者。無甚於此。伏望留神[illegible]施行[illegible]

舜民知定州論河北備邊五事狀奏曰臣竊以衰敝積壓重遲使待
罪邊隆平時責任固已非輕况當遣人新舊之交河朔累年饑饉之
後使遣人盟好如昔無敢渝變更不復論儻使有毫髮好惡不同前
日便貽中國深憂以臣觀之今日河朔之勢正如陝西寶元康定之
前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一旦倉猝不可枝梧邊臣若預為擘畫則謂
之張皇而朝廷亦自不容若依舊宴安號為無事則綱目日見頹壞
有不勝舉之憂凡議河朔之政者以今日為最難此臣所以不敢
緘默必為陛下陳之也其當急務者略有數端故曰選將兵擇郡守
添兵額蓄財用謹探報數事修立則邊備之術已過半矣苟行之得
策亦無張皇生事之患今臣輒有所請望陛下留神省覽特賜主
張應副則事無不集若委之有司投條沮難則無復敢事矣謹列具
開析奏陳

選將兵

凡言河北軍事者必曰將驕卒惰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此上下所同
知也或者欲為之整齊訓練之則必曰河北軍情不同也稍急則生
變此中外所共患也又為將者多是膏粱子弟畏河東陝西不敢往
盡欲來河北百年之間未嘗知有金革之警雖有出屯不離本路唯
是優游暇日安得不驕且惰也近日朝廷將河北將兵遣戍陝西甚
得均勞之策臣欲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將兵輪那出戍河東陝
西却將東西京將兵專戍河北以補河北將兵出戍之闕仍比之他
將少促代期所貴平時則知有道塗往還之勞緩急則知有出入戰
陣之重

擇郡守

勘會河北沿邊州軍自兩地講好以來迨今百年雖號為邊郡不知
有戰陣守禦之事唯是飲食宴樂優游暇日而已以此凡孤曾公事
奇特之吉莫得而居之以至城壘器械凡所謂軍中之職不復講脩
相習宴安久已成俗臣伏乞陛下特賜指揮將河北沿邊知軍州及
將副選擇腳色內曾經三路沿邊城寨將佐及累有戰功內知州軍
曾實歷路分都監資序人充仍舉行自通和以來河北沿邊知州軍
條貫所貴緩急之際不致誤事

添兵額

本朝自南北通好已來定州路兵額常及十萬尔後日見銷耗至熙
寧元豐以前定州猶不減二三萬人後因封樁禁軍闕額錢糧朝廷
唯務封樁數多轉運司利於銷兵省費更不切招填因致邊兵日少
即今春秋大教集數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為河北屯兵之處尚乃
如此其它州軍即可知矣咫尺狄境聲迹相聞使形勢如此豈得安

便皆由邊帥不思經久利害怖於建明朝廷不復以緩急倉猝為慮
定州馬步禁軍共三十一指揮近年每指揮減作四百人仍招填不
足臣今乞將逐指揮人數却復舊額定州依乞元降朝旨常令及二
萬人仍乞於京東西路招刺添填專置官催促所貴稍達北邊不致
張皇

蓄財用

勘會河北累歲災傷又以大河移徙生齒遷流民力凋弊公私之藏
臣前年本管定州沙日人糧未至乏闕唯是錢絹苦無見在帳案以
東北使亦闕乏聞去年冬至今有未曾支散去處定州一年約支錢二
十二萬貫有零請雜糴利改錢稅得一十一萬有零其餘盡是轉運
司添陪方了一年支計今轉運司那融不行屢曾于告朝廷已聞支撥
見錢文鈔及指揮撥等糴糶河北州縣既屢經災歉流移公私之締

豈有餘力買官告於見錢文鈔又專爲博買斛斗所以應用全闕乏
州一月諸般支使約萬緡至寬剩轉運司見錢纔有七百三十餘貫
絹二百餘匹。定武大藩猶且如此。其餘列郡卽可知矣。兼又北狄見
遣日交使知其力至此。尚以示威取重。伏望陛下特賜指揮支給降
見鈔如粮食是用審權許出實見錢及諸州軍常平錢內借撥一二
百萬貫赴轉運司般副急闕支用却責限歸還移今日窘急之勢儻
朝廷不爲講明救論使人情窮蹙緩急必致生事

謹擇報

臣觀古之爲將行軍邊事必先規畫可得其術敵人之情可以坐制
衆人皆人之功其此之謂也。與夫戰攻而後勝不可同日而語。切
聞何邊上近年探事人徒有其名。至於酬賞全然微薄以致規避
之人。不肯探伺賊不知敵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枝梧。況當新舊之交

尤在精審訪聞卽日安撫司所管回易本錢不多臣欲乞朝廷特降
見錢文鈔一十萬貫添助回易如探伺得實的量添酬賞厚責激勸
邊人庶情可得。

宣和三年蜀州教授馮轍論沿邊納土三害。上疏曰。臣伏見夔峽廣
南邊臣開納土之議請置熟蕃條式請吏命銀鍔絮以啗其爵高官
厚俸以誘其心。開闢荒蕪草創郡邑。二部不下二四州而縣又倍之。
入版圖者徒虛名。充府庫者無實利。而官吏廩祿軍兵餉饋備治城
郭者月亦費官吏支持不暇。百姓奔走輸送之不給。其爲害一也。建
築以來訟發害於民間者不可勝計而費出縣官者亦不爲不多其
初監司歲實市曹名爲軍須雖然其後常平使者未復執奏已失元
祐立法之意而漕司於經費之外復有饋運未免侵支封樁折變科
率其爲害二也。州縣之吏躐席官而升法從既遷調而往正郎。武升
轉授行布衣寄仕學白丁。黜陟徒爲將校者又不論也。名器既已假人
而祿廩因而耗寡。有司歲計已數倍於熙豐矣。其爲害三也。不毛之
地既不可耕。而狼子野心。頑不可革。建築之後。西南夷寇鈔茂
而播州瀘洞之蠻求復跳梁大承之衆因無足慮。烽燧之警不絕無
復生年死于戈。官吏與王事。生民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
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莫若委擇帥臣或監司各條具建築以
來財用出入之數。蕃部利病實以聞。可省者省之。可併者併之。存
不足建則易之以鎮寨。管吏不令衆則損之以謹戍。戍兵可減。饋運
可省。庶歲可無而邊鄙之患可息矣。自今以往邊臣拓地之請邀功
生事之說。不可不嚴禁而杜絕之也。

通判李新乞嚴招安將劄子曰。臣嘗謂邊鄙易擾宜靜不宜動。邊民
性悍可撫不可擾。自陛下臨御。道化德澤覆天載地。凡日月臨照

海內外。無不州縣皆臣妾。三代之所不能遠六服要荒之外皆納
土慕義。化爲編氓。窮古未始見。而聖心尤慮。先遠徼要。詔帥臣監
司及城寨官務以撫綏爲事。況新民肄籍已久。賦輸如期。且入貢蕃
置於犯法乎。時所以動而擾之者。招安將是也。縣須其物。寨官有其
役使雖不安。豬犬不安。寨新民不得安其居。故去官司遠一切憚首
聽命。天下爲邊境生事者本於招安將。今邊寨已息。四境澄清。無
所用招安。將獨可卽司寨之今後不得更有遣補。許監司州縣官
覺察以聞。則綏懷遠人之意盡之矣。

李復乞置弓箭手劄子。曰。臣竊見極邊弓箭手就土山削成峻壁
鑿開細徑。鑿穴以居。謂之崖窰。凡一窰所聚多者百餘家。多至二四
百家。其情非不樂居。無益籬壁。鄙意務便於耕牧。又審迹敵境。利與
保聚以防抄掠之患。但下設防患城寨若至患不可逃。蓋各居於谷。

不能相救賊前死其門無舊管濟援熏燎束手就擒者尤枯閒
夏賊寇犯涇原大被其害遇民皆自知其如此鎮墾生業無以為
計臣欲乞下逐路經略司委官相度能弓箭手耕牧近便處圍併
指揮建置堡子分擘地步先為土墹斬次脩完使之就居備列戰
格開掘壕塹備立門橋一堡之內正丁家丁不減二三千人於其
暇時教以戰守之法逐指揮人員持校統領分定城上地分每季
輪那城寨官前去點檢地分巡檢常切往來照管遇有探報無起
遣之擾雖有攻圍必以死守遠近聲勢相接互相應援近年新邊
城寨相去近者四五十里緩急率不相應此是若成血脉方通人
旅行役不及城寨可就安泊不待官兵戍守而藩籬完賊一旦
而兩利
復又乞於德年无安置烽臺劄子曰臣近巡歷自蘭州京玉關

至通遠寨入渭州路經把拶宗其路極深峽窄險潘闊不及二
尺陡臨宗河般販斛斗客旅畏其難行頭畜腳乘盡由宗河北
路過往北路是夏國生界三處有賊馬來路又近夏國置木城
濤谷屈曲賊馬隱伏不測出入抄掠前後被患已十餘次殺客
旅往來通遠寨至京玉關四十餘里中途倉皇南北奔赴不及
遂被殺虜今京玉關東北約二十里有諸德年无安城地甚正
在兩城中路地勢甚高接連生界欲乞下本路經略司就彼脩
築烽臺比尋常烽臺增展寬大可以停泊三五十人開掘壕塹
築立羊馬墻安置門橋樹設守禦之具差人守坐照管賊馬出
入若有抄掠客旅可以奔投若賊馬數多東奔大京玉通遠頃
刻便到蘭渭二州兵馬相接而至不須更添城寨足可隄備伏
乞詳酌施行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論要害三鎮上奏曰臣切謂自漢
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
賊臣貪功為國生事與惡而弃好馴致今日虜騎過城備禦無素卒
銆摩措以紆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
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切慮無有紀
極破大名成安一帶擄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
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尊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
使樓緩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
其所不能取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
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
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
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因與之交

善恐而不敢進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怯而歸非愛我也不攻
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
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切謂朝廷宜以肅王為
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
兵躡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鎮未得則緩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
直為壯曲為老也直在我矣三鎮之士氣必振與萬全之計不可失
也若一鎮有失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棄其生靈而罷之惋
則戰后之心解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切聞出師之令朝暮不一
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廢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
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陛下斷
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尚書右丞李綱乞備邊禦敵劄子曰臣伏覩种師道[illegible]等奏金賊人

[illegible]朝方得全宗社大慶然虜但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策且停王師之鋒未得不惡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添屬秋冬之交弓勁馬肥復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講契勘安肅廣信平定等軍東有塘濼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三百餘里塘濼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溝畜水積以為阻固如亦推不及之處自宜倣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寨置弓以廣奔衝政事體大非藉臣僚為弊集竊見擬差副都承旨李某任河北邊郡風績素著慕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選充使專切措置塘濼城壘水櫃等乃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大功以為永遠之利

綱又論守禦劄子曰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夷狄寇戎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為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當無一日弛備既豐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狡猾違德而厚封疆無隙以狡彼不守盟約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十策畫地形勢事狀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纖悉展盡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焉昔王翦之伐荊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禦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擇將勁卒分布沿邊重兵大帥循環指鎮使賊不敢有窺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此上策也所有當預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採其說而用之

綱知樞密院論備邊禦敵八事上疏曰臣伏以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廷堅守天時寖寒而虜寄御之眾必不能久留當即出疆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謹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此誠承平邊陲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扞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河下流宜勢易以侵犯宜分滄棣博濱海等一帶為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三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雲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殆盡為盜賊今所存者無幾及其未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之免租賦以償其直或藝精者大與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三曰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收馬於民間以充數官吏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四曰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行者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廢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濠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五曰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隳圮宜遍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縣城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有一賊騎深入奪掠無所得可以堅固六曰河北河東州郡經賊馬蹂踐

破殘去處宜優免租賦以振恤之往年方臘擾浙累蠲免三年今
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一河東諸州最
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茶鈔法一切以見錢來商
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貯豐衍則虜不敢動矣一陝西解鹽舊
著海之境西給邊費邊民食其利不貲自更法以來解鹽地分益狹
兩邊費匱絕復祖宗舊制以財關陝兵民之心
綱又嘗論河北無兵防秋人兵狀奏曰臣昨待罪樞府伏望陛下
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
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金人得以窺伺
隂灣長驅中原逆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
策又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騷擾土方虐我民不可
勝數若書之言所不忍聞以誣宗社之羞而陛下嘗屈而又報者也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二十五

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尚有賊馬出沒逼近諸郡又有敵
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州縣皆為敵
兵所占據狄高為肥虜騎憑陵尖頭嶺入以責三鎮之約又金帛之
餘豈能倘非起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扶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寇宗
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
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路雄霸二十餘郡中
山河間眞定大名橫海五帥府屬十餘州郡邊河一帶控扼地分
翊衛王室隄防渡河者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扞金人更入
連兵入寇不知此十餘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
之警乎今臣被命宣撫去淸光之日未幾朝廷已書降前日詔書減
兵防秋之討罷事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扞禦而朝
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切恐之以兵為不須起之人……

福建荊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當犒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殆
舉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
事則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
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關報二者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
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踏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歲兩起
天下之兵中道而罷此豈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
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
兒戲臣切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費則今春無兵扞寇致金帑國土
地皆以與人民皆為所取又皆不費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
於前日也不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齊整以行則錢糧犒賞之費自
非所患朝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切所不取也若以河北
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強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二十六

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懼惟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
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
及然處於烈焰之中而寢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
攻自解則自春徂秋以守半年曾不得其實數我師以十萬呼一
日皆潰散未嘗有所傷必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
若臣以謂非惡則前日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誠
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先兵聚報且令日之先務不可不急也今
河北河東州郡日告急乞兵皆以二三萬為言萬不乎以來者有一
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有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若必
以謂不可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
下遣臣誠之人代作坐致麻平而重為此播擾也除泛也雖所議湖
北兵則乞至襄南……聖旨令依陝連使並宣撫司外所有餘路

乞依元降詔書趣發兵援不誤國事。

右司諫陳公輔乞戒大臣究心邊事上疏曰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
陛下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切料之此未必不為宗廟
社稷之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之言蓋有難則懼無難則忽人情
之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寇出界雖未解圍守兵師老必自解欣遂
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與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起
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略至於兩路邊事略不究心緩急失
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冬在邇深為可憂然非朝廷用事之
臣徒憤歎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兵不利往往退以為無事
固可喻俟至秋冬第一狂寇結集諸蕃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
吾之全卒無備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
深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先經畫措

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從臣條上策亦須先
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命料
酌施行夫漢之所以勝楚以屈群策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群
臣之言皆無可採恥陛下若今如此晝夜圖之則不徒以禦今日之
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
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愚棄之豈獨臣之幸哉。

秘書省著作佐郎李若水使虜乞援救河東河北上奏曰臣自深州
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闕南見屢府者二屢軍者二屢縣
者七屢鎮寨者四五無本朝人焉但見金人列營數十旁舍民屋悉
皆焚毀牆壁牖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illegible]有舞隴而火谷滿大谷
等處僅有名存然已蕃漢雜處祗憑公吏持以力不能支專務拜降
男女老幼例被擄掠日甚一日臣竊觀前後累數公移每見臣知

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相忽往往以手加額呼嗟受塞至于號泣又
於山上見有逃避之人邀請不絕聞各集散亡立寨柵以自衛特
竭力以扞賊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勒辭見伏節死義力拒
脫虜之意臣切惟河東河北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
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膏血以事
空虛于壯役於剗發葉蕩於誅求道路號呼而訴無所告厥狂猾
肆其毒之陛下嗣位之初方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未已今戎馬憑
陵肆行攻陷百姓何知勢必背違而在邑之民無逃避仍既之意慶
山之衆有激舉死戰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哀斯民之無生服斯民
之有義媿無頻而痛在肺肝望深軫聖衷哀痛之詔慰民於既持嗾
撫之計拯民於將來上眷天心下慰元元之望
太學正秦檜論邊機三事狀奏曰

一金國興師果號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
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桀驁不遜重有邀請
望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塵削且如燕山一路
是金國取契丹與之無害至於歲幣須令彼能割契丹舊地不
為爰吾亦許以祖宗契丹之數切謂仁宗與契丹結盟皆添歲
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乞檢會參酌施行
一金國遣使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遣兵隨至若是設計
以緩王師掣之備望一面遣兵備守黃河仍急擊渡河寇兵
使不得聯續以進
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蓋既興師深入不宜示怯
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事自係不得預聞審如所議
然失富強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張援不能保其不

并犯邊今若與之講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於擇其當
者載之盟書示信進然無疑蓋與所當舉越久不渝一旦為苟
且之計誠多誠恐皆是失當縱亦不能守
侍御史胡舜陟同御史中丞呂好問乞救中山上疏曰臣伏見陳亨
伯繳書其詞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虜騎萬城
急難進退臣讀之流涕仍歎朝廷何忍其知此未嘗遣一兵一騎為
援也亨遐三四十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且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
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二何失計之甚耶臣請為陛下言之古者列
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
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
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乘侵而南有并吞宗社之志時遣一使遺來
實得說辭為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者之以歲不得吐一語但以虜

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虜知如
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於亡陳亨伯所以言彼更和議之便留
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
盡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命宣撫司
應援必失中山矣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
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念亨伯又言彼既
攻城殺人殆盡而我所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
陷城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
亨伯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
則非惟失宗社之計兼恐土地人民亦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
何以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將領率衆民兵與朝
廷以好爵賞之何患人不為用借使措置何如耳然而乞宣撫司兵
自謀莫若都會合忠義兵擊其西和兵擊其東中山兵為內
應則轉禍為福易於成功其言似亦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
日下詳酌施行
欽宗時京師復戒嚴尚書呂好問同知樞密院入對即陳扞敵之策曰三
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界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
撤天下兵集都城堅城守以還其衝備策以備出擊扼河流以斷
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敵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望吾闕中兵臣
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社之奈援衆守
禦得以便宜行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三

禦邊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臣聞居於山者必高垣墻固柴柵以虞虎狼之害居於野者必嚴僮僕勵甲兵以防盜賊之患夫金人虎狼盜賊也曾不為防虞之計而裂地厚賂以予之譬猶割肉以喂虎狼而欲止其搏噬出財以畀盜賊而欲止其侵陵豈可得哉臣所謂三年然後兵可用者請大舉以報今日之恥也至於守備則自今以往當日為虞害防患之計不可暫緩夫金人既已得其所欲挾二聖巻六宮而北之矣遣張邦昌使僭位號其意亦豈眞在邦昌哉特迫於時月不得不歸知天下之戴趙氏必將有主而陛下擁兵于外必為臣民之所推戴留此以為中國釁端其意不難知也語曰鞭雖長不及馬腹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金人欲以力經營之彼其力之所及者雖不悉取而其力之所未及者當歷以為異日之圖此必至之理也為今日守備之策當以河北河東之地建藩鎮立豪傑使自為守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修城池備器械屯兵聚糧堅壁清野教舟戰以習其奔衝習水戰以擊其屠虜使進無所掠退不得歸則其勢必不敢深入至於陵暴踐破城邑則不能保其必無也但能備禦令冬不至越軼使國勢漸安人心稍定則自此得益修軍政吾無患矣臣竊料之金人秋冬之交決須再來仍分為兩道由河東來者自京西以援關中與夏人連謀欲窺川陝由河北來者自京東以擾淮南與高麗連謀欲窺江浙則京西陝右京東淮南不可不為之防當擇大帥屯重兵以經畫之譬猶治病當視脉息察邪氣之所入預為遏絕之不然待其既至而後治則無及已惟陛下熟計而審察

紹興間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曰臣伏覩手詔車駕將乘春律駐蹕建康以議至當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為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江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置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脩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隱然相望以張國勢以奪敵心又令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灘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奮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示威不殺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脩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丐閑廢未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聽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二年綱為觀文殿學士上言荊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廼有恢復中原之漸

建炎中御史中丞許景衡言乞救援順安軍疏曰臣伏覩順安軍為金寇圍城危急累乞差軍救援并乞糴買本錢未聞朝廷措置施行又二狀為久闕正官亦蒙批送吏部依條差注竊聞邊奏告急乞兵

救援及糴買糧草並在疾速應副豈可少刻濡滯也。推考州郡方當軍興係是重難去處今闕正官亦須破格立賞然後人肯注擬若令吏部依條差注亦恐人不願就也。蘄州州軍並邊州安廣廣信皆已陷沒惟有順安尚能固守不屬此宜朝廷特加收恤若有申請乞當疾速施行今來二事蓋知常程文字故只付之有司不象特與措置朝廷果欲棄河北耶。又本軍所奏城中無糧而書只可支持一月度至今日恐已不能固守兼得諸道路之言順安近已殘破若果如所聞則亦已矣不然更望睿明詳覽本軍所奏下三省樞密院疾速應副人馬糴買本錢及措置破格差官填闕免令一城官吏生靈盡為強寇殺戮驅虜也。

又奏乞備江岸把拓劄子曰臣契勘方今緊要淮甸而大江上流所當設備雖真州已有兇寇一軍其向上宣化渡和州烏江與江西金陵馬家渡采石相對並是險阨去處各合立寨柵備戰船置水軍精選巡檢閱習弓弩以備不虞只如前日張遇群賊順流而下若沿江邊處皆有守禦之備亦豈能便據金山梗絕江渡耶。遺賊未遠後患可憂伏望睿旨行下所屬措度前項險阨去處增置巡檢水軍及守禦之具亦思患豫防之意也。或恐臣所聞闕津未至詳盡則乞令所屬從長講究施行。

三年趙元鎮上奏曰臣伏見比來臣寮上殿奏陳利害得旨臣應詔條具及二府大臣延見賓客獻陳已見淮監司郡守前後申請防秋要切之務。不過控扼上流防托淮甸固護江浙一帶自四月迄今百有餘日意之固已無遺策大率以兵為先而分兵固守占據地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為出入邀擊之計要在前期而事則軍行從容民不驚擾今已秋矣未見分兵而出者一旦邊報有警胡塵南來風馳電掣至泗上則淮甸震驚搖江左陛下其能安居於此乎議謂俟杜充至然後分遣今道路梗澀充若久之未至然將不遣耶儻預為措置各使按堵俟充之至盡以付之有何不可自來出兵例皆留滯今日上書。明日請器甲今日又借請錢糧明日啟程擒踏般挈老小編排舟船動有十日半月之事比至控扼渡江屯泊去處又須旬餘非可傳箭而集舉兵而行也待其有警而後遣不亦晚乎是時上下怖駭軍情憂懼將有去留觀望之意安在其為控御哉若以謂淮甸上流自有兵將分畫已定不須遣兵則辛甚或不然臣實憂之後時之悔其可再耶伏望降旨自及建屯泊地分屯兵馬大將諸司先發後繁多作條畫揭示一始以安士民之心使敵人知吾有備伐謀也。

又論防秋利害上奏曰臣竊惟東晉之遷國勢微弱惟其設淮上之備以嚴外戶阨荊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鄴江左歷年之久今車駕駐蹕建康則荊淮之防托上流之屏能為急務不明以措置不專禍常不立也。自來委之數七城亦自守倉皇阻絕力所不暇今社營及諸軍州縣各還募使臣兵級定定人數信賞必罰不任城守之責專令捍禦此則人得盡力而事不失實矣防托之不理以事出倉卒不能預備也。自來稍有警急方始調發而陸未成列兵刃已交是無所措進退。今欲前期選關要處而出各使分擘遷近占據形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為出入邀擊之計廣積糧草嚴設壁柵出而捍禦入而拒守如此則前有以阻遏而後般運無虞矣雖然防托之任正惟其人。未得其人計將安出。臣竊謂黃帝時相侵伐暴虐百姓於是

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然而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為營衛所
以能戰矣。帝伐蚩尤，遂爭衡以去天下之不順者。今陛下欲久
留此，即願如臣所陳，謹斥候防扼之備，慎將帥之任，守險保無
後患，堅守不動，為長遠之計可也。苟或未然，則維揚之議可不
惜哉。宋願陛下深懲既往之失，常為去就之謀，以六宮所止為
行宮，以車駕所至為行在。吏部注擬並依八路，戶部金帛若之
諸州，凡宗廟祭祀禮文法物，及六曹百司之閒慢者，並歸之行
宮，而出陸控握號令賞罰，出於行在。隨駕之兵不在多，選精若
餘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預設控扼，既有以分軍勢，又
有以相應援。行在官兵既寡，則用度易足，進退閒便，虜騎雖衝
我臨淮甸，延見父老，省察風俗，慮所害除擾，備人材，蒐集書籍，
振耀威武，使敵人知有預備而莫測也。事定，居之所則隨處居，

再謀巡何，然後別遣能臣出使關陝，挍六郡良家子弟為勁兵，
使諸將弓箭手足其闕額，以五路私田之稅，如弓箭手法撫之。
全陝諸郡，因其民俗，複唐府兵之制，待以歲月，訓練精熟，則四
方之事無有可為者。且關中四塞之國，可以龍盤，秦以虎視，漢
高祖所以卒能并強楚成帝業者，以其先得關中之地，是知古
之帝王欲大有為於天下，莫不在此。今固未可遽議，下亦曰圖
之。
紹興間，元鎮又上奏曰：臣竊觀邸報，防秋是時，臣畢夙夜惕厲，
思所以廣為隄備，第念事勢相形，利害安危，固有緩急輕重，權
非先事建明，連瀆聖聽，慮一旦措手無及。恭惟淮甸見駐屯者，
二浙閩中為近輔，江東淮甸為要衝。自行朝建鎮江建康屯宿
重兵，無慮十萬，距京師約三千里，非不深且密，可恃以安。然江

西一路，見除陳規盧壽孫邊淮，復荊襄，比他路連西最為闊遠。
偽齊見遣兵將力守光州為備，數年間屯種漸廣，自許由陳
蔡至光纔三百里，復與蘄黃接界，亦粗有糧可因。臣策偽齊萬
一會合金人再來南侵，當數路並進，而鎮江建業既已有備，必
由光州直犇蘄黃，旬日便到江上，奪船造栰，乘間南渡，黃江
湖人心摧於傷弓，烏驚魚散，支吾不暇，將見行朝亦不得寧。
然則建康鎮江雖屯重兵，固已無益於事矣。況已西冬胡騎已
嘗出武昌岸，後擁興國緣山疾馳，數日傳洪州城下，前事之戒未遠，
則江西今日利害安危豈不重且急乎？臣計本司見管軍馬共一萬六
千餘人，皆是招收烏合之眾，除輜重火頭等外，可使出戰僅及萬人，
才足以屯防近東州縣，提備盜賊，豈堪前當大敵？近奉聖旨，留岳飛
全軍先分萬兵駐九江，士馬精勁，似可倚仗。臣愚見尚有二事，連西

關而偽境近，則師不可不益；師旅增而饋給廣，則財不可不豫。須如江
州興國軍，西抵岳鄂，皆據大江上游，曲折千里，控扼要害，受敵處多。
自湓浦以上，江漸狹，降至霜降，水落則一箭可及，二岸可望，非若下
流深闊，多陰來易渡越也。今計岳飛兵數二萬一千有餘，除火頭輜
重守寨疾病人外，實得戰士一萬五六千人，然有豫急應敵，捍城臨
時應援，猶恐分布不給，兼岳鄂入馬無多，安能使犄角應援。臣欲乞
朝廷更摘那數頭項堪任出入將，并暫付臣相兼使用。又本路州
縣屢經兵火殘毀，繼以連歲討賊，大兵往來，民力彫弊，嘗用空虛。本
路留岳飛全軍，復焉益師，則軍儲愈窘，若止仰漕計，必致闕誤。臣欲
乞朝廷廣行支降錢物，及就撥本路應干諸司上供錢帛，并撥貨務
見在及日後收擒之數，通行付臣斟酌，相兼支遣。仍乞選戶部官一
員前來，與漕臣協議應副，庶幾兵勢稍強，用輕可以待敵。臣竟

臨時援撥失措之患。臣材識庸暗，所見止此。伏望聖慈詳察其勢
追討，寢早賜睿旨詳酌施行。
元鎮又乞下湖北帥司隄備賊馬上奏曰：臣昨據本路制置使岳飛
申諸處探報李成劉豫會合金寇有直趨斷黄潑江之計，臣以本路
正當衝要控扼，江浙實係行朝利害，不敢隱默，節次具奏乞，除外
須得為備，不至倉卒失措。自十一月二十日已後探報少緩，而臣不
即以聞者，以賊情不測，萬一所傳不審，有失隄防。然蛇豕之患，當
料其有，不料其無，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李成尚留淮上，
雖方閭進報之耗，而經營襄鄧，用意不淺，豈輕兵近擾為患，遠而於
占據上流，為患緩而大。朝廷已有措置，非臣愚慮所及。緣上流既
失，即自漢陽而下，公江諸郡皆順流可至之地，不可一日弛備，非特
防秋而已。臣已奏稟乞支降錢物打造戰船，不惟本路合行討置，竊
恐沿江諸路亦當如此。蓋聞光州、順昌府各備糧十數萬，今則未見
動息，觀其意向，必有所用。臣除不住移文制置使岳飛及本司所遣
兵馬遠布耳目，益嚴防守，并召募硬探直往襄陽已來伺察賊情外，
所有漢陽、沌口係漢江下流，湖北帥司所轄，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嚴
切戒約，過為隄備，庶免意外不虞之患。
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溪峒弓手明官
比年寇擾，其令及諸州措置隘寨，闕人把截，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
知法令，率貪婪無厭，況管押又皆鄉民，甚為邊患，遭困苦折辱者往
往無所赴愬。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
事，或云止循舊法，專差弓手押兵去處。今二廣湖南帥臣應置達宜，
無致違悟以害遠人。
四年六月，張浚論吉州及備禦利害，上言曰：臣聞山東盜賊號多潭

思未見虜人大舉之意。臣竊惟世忠進兵淮上，號稱十萬，劉豫父子
勢已窘蹙，必多遣偽使求援於虜。向使虜之大兵外亦衰弱，脅就不
動，秋高馬肥，一舉而至，淮甸是為可憂。然其勢亦須再刷生兵，益發
百姓，方敢深入。何則？去歲失意而去，人心離散，苟非增益重兵，安肯
輕至也。今我師自屯淮，猶有偽地，雖能修城郭，起丁役，設馬料，運糧餉，
盡劉豫欲以安其民，今使無背叛之心。凡此皆臣之所熟聞而深喜
者。比又虜之大兵已至泗州，臣所未喻，借使有之，豈不為我之利。
夫盛夏興師，中國所難，夷狄為之，其失多矣。虜之所恃者馬，方此
大暑，未獲休養，則秋冬安可復用，此一利也。虜以弓射為能，當夏之
時，筋膠解緩，豈能害物，此二利也。北人性不耐熱，堅甲重鎧，皆非所
用之時，此三利也。為我之計，正當休兵持重，為遏淮寇，勢困弊，其
人。仰惟陛下聖算神機，必有所處。臣愚無識，知豈能測度，姑叙所見，
恐或有補聖慮萬一。臣謹冒伏乞睿照。
高宗時，浚又論戰守利害，上言曰：臣智識暗陋，所見不明，惟有愚忠
應發仰報，僅或長進隱微，竊負愧天地，誠不忍為。臣竊惟醜虜盛夏舉
兵，拂天違時，朝廷發明詔，議征伐，圖天下耳。顧若臣愚以為今虜竭
國而來，其勢方銳，可以計圖，難以力破，若速於用兵，則儌有勝負。時
有利鈍，程有雖絕。嘆日持久，變生不虞，曷若俾諸師結約連衡，於近
淮要害之地，擇利便，據形勢，就餉運以佚其勢，堅壁清野，時遣間諜，
坐觀屢隊使之進不得，決戰守不能，久駐候其智力俱困，而圖之，天
下可定矣。帝王之師以全取勝，貴謀而賤戰，正今日之要務也。惟陛
下察大易不寧之義，矜愚臣憂國之私，斷自聖意，天下幸甚。
浚奉祠居永州，論和議利害，上言曰：臣於正月十五日恭覩大赦之
頒，再三熟讀，通夕不寐。翌日作書呈參知政事孫近，大略以虜勢尚

彊和安可信其勢方逆和為可惜獨料聖心高明照見為此内以激
將士之憤外以觀敵國之情不然事日委靡何以立國雖云之舉其
鑒不遠從日之悔復何可追。臣愚區區過計竊以謂虜人寔政以來
扶許反覆傾我國家豈詐可結以恩信待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
姑置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遂複我故疆其
序賜難守信捐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滿銷彼或内變既平措取
嬉隨肆無厭之欲從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鄙事理之可慮又有
甚於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精神威格將士衛寧一旦姑面
事虜聽其號令將激之士取功於一時覬覦之臣置身於無用。既有
宥密樓試求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寸臣
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矣。夫虜計莫測自古所憂異時衆馬渡
河嵐壓畢屯倉卒之間孰肯赴敵。蓋自老弱以來人主應有天下非

兵無以立國非武無以定亂國立而勢定亂定而治生然後干戈可
戢道德可行未聞委靡衰弱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者
人耳目歷歷可想。夫中原之地未易輕守也。辟諸人身至虛風邪來
之手足偏廢不能運動必其精於自養元氣日旺氣之所賴肢體乃
暴露外物以扶持難乎其經久而不遠矣。昔魯仲連不欲尊秦為帝
且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彼且奪其所不肖而與其
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
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蓋小之事大不幸而交於虎狼無道
之國彼力屈則姑且為容力強則肆為吞并秋之時楚懷王入親
于秦一往不返遂令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起
兵之四年侯生待太公呂后以歸軍皆稱萬歲已而羽解而東歸漢
王引兵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

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古人爭天下必審夫機會時不再來追悔莫及高祖知羽之實意乎
義其和不可恃也又知夫從哉將士日使望尺寸功未其顯著人心
之不可沮也。故雖再敗困踣甘心不悔。兹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矣
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獨不與二三將帥熟謀之而徒紆
之虜辭數之違用世儒之常說墮猾虜之詭祕措置失機思之寒心
臣不自量為陛下再計劃今以往使其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
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辭以尊可也萬有一如太公呂后之歸使
當時約諸帥奬屬將士外存和議之名內圖恢復之實通之以大勢
使其人心終至於率從之以威武使其內釁不能以遷為功臣而
結取之如唐太宗之所以待頡利者庶乎國家可立焉臣罪戾之餘
一意誓報深不欲論天下事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為陛

下之知罪之臆之惟陛下念
紹興間戶部尚書章誼乞守臣措置上流事故曰臣竊聞劉光世奏
金人忽生南渡之意又聞通州使臣劉錡奏金人來年正月初一日
渡江又聞江陰軍探報北岸有舡數千隻臣參驗三人之說則金人
南渡之計決矣。蓋金人去歲嘗以冬月渡江焚陛下御輕舟幸暨還
麻而南彼方時崛山後當建康屢戰之師諭錢塘城守之師且復再
涉重江是以追兵不得以速進也。今時則異於此矣大駕駐蹕會稽
兆直通秦敵將方舟結筏徑渡三江之口驍兵舟師水陸兼進又自
立春之後風起東方海行之舟有類退鷁復卻可慮虜敵出其則我
之所倚未失乘將之便陛有追騎之虞隨賊計中矣臣以是思之則
三人之報不可忽正月之渡為可信不知朝廷亦嘗慮此否使三人
之報不實則大幸矣使其不妄則正旦過矣將何以待之 臣謹

安府守臣李光。顯謨川西土豪爲國捍禦。朝廷何不聽其自守。捐假
事權使勵其衆。藉爲保障。非唯臨安一府也。二浙諸郡江東江西。一
切委自守臣速行。「宣明降詔旨。當以力戰堅守之意。隊去退保之
令。有能竭節城守。逃除破敵。與夫懷私退避。並錄爲賞罰之。今來今事
手之後。夫明賞戰。如此則金人雖欲南渡。有所不敢。蹤其敵深諸郡
之兵。且戰且守。或犄或角。或追或逆。殺爲之衆。守之盡也。
虜人終身懲艾。陛下可以勞吾而歸土復矣。臣不勝區區愛君憂國之
誠。惟陛下留神聽納。與將相大臣速圖之。
詔又乞令張浚措置防拓。殺後班師上奏曰。臣聞江淮招討使張浚
之師。自破李成。孫建馬進之後。盜賊衰息。仰尊朝廷。如張用孔彥
舟之徒。皆願聽節制。乘此機會。可以措置江湖淮甸之間。使兵皆隸
將帥。使將皆有戰任。分布要害之地。委以戰守之事。命會措臣給其

糧餉。嚴罰重賞。責以來效。如此則防秋之事大概略舉矣。然後張浚
可以班師。別聽陛下之指授。今聞朝廷許之入覲。徒自淮西循江而
下。切恐盜賊遽歸其於江湖淮甸之間有合措置事務。不暇經畫。則
數路之盜賊復得乘便。軍兵無以彈壓。雖岳飛一軍以爲鎮撫
終恐兵少望輕。緩急難濟。伏望睿明更賜裁酌。不勝幸甚。
詔又論守江之策上奏曰。臣近者伏見朝廷分三大使。宣撫淮南湖
北之地。皆跨有大江。遙臨淮泗。既可以應援東北未歸之人。又可以
捍禦戎虜南侵之勢。內資富庶之邦。外撫殘破之郡。誠計之得也。然
欲進圖收復。必須退有據依。今東北方措經營之勞。而江南實爲固
守之地。設使黠虜憑陵。盜賊羣聚。儻不能踰大江。而東則國勢鞏固。
「口木之有本。水之有源。崇高廣大。可坐而致。臣去年爲郎。時嘗獻守
江畫守江二策。未蒙施用。儻宰執大臣觀今日守江之策。尚不可緩

撫轄偏裨遊擊在前。伏望睿明鑒照。如有可採。乞降付外廷相度
令三大使措置施行。
詔又論具舟師爲守江之備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自靖康以來。緊天
下之兵以抗金人。初戰燕山。次戰太原。仍守汴京。後守淮甸。然而守
則不堅。戰則不利。累年於茲矣。至于今日。知步騎之非敵。懼曠野之
難守。是以東踰大江。保據川險。勢雖甚迫。而理實可安。朝廷所以屢
難爲此者。謂金人利於鞍馬。而南方長於舟楫。使金人捨其所利。而
我得用其所長。則勝負有在。是朝廷之本謀也。今則不然。專恃長江
之險。不設舟師之備。萬一金人東侵。方舟結筏。皆可濟師。懸帆直指。
如履平地。則向之川險。既不可保。而南方之所長。亦不復用。日臺一
日。將安所之。且朝廷之所恃者。淮南則江南。此不能守。淮且
欲阻江爲險。則舟師不可不備也。今之議者。或欲聚兵於江北。或欲

分兵於江南。此議者未之思耳。夫聚兵於江北。是欲與金人戰也。中國
既已屢戰。而屢北。則戰非所利矣。又欲分兵於江南者。是欲守也。長
江數千里。金人累得浮舟以濟。則我不知所守矣。故嘗謂此二說皆
未之思也。惟多具舟師。上流以守。則金人雖有良將勁兵輕車駿馬
數騎百萬。亦必臨流歎息而退。將安用之。伏望招選才能之士。多具
中流之師。則江南諸郡雖無守備之兵。亦可高枕而臥矣。
小貼子。竊聞金人已有登萊沂密之地。萬一自此數郡乘舟而來。
則通州狼山之險。實爲咽喉要害之所。當有舟師以爲備禦。溫
台明越常熟。福山皆由此路以往。伏乞照會。
詔舟論舟師水戰之利上奏曰。臣契勘自今朝廷暫駐浙東。據帶江
海。實恃川險以卻胡騎。然則臣浸竊謂。今日之長城也。樓船戰艦
蓋長城之樓櫓也。舟師戰士。舵工梢人。蓋長城之守卒也。火船火筏

彊兵毒吞蓋長城禦寇之具也故有江城萬里則尺寸之地不容於
不守今有巨浸湍流險豈可無守禦之備我之禦之備莫如舟師用
舟師之策莫如中流以守且金人攻城長於用砲我之舟師中流以
守則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戰長於用騎我之舟師中流以守則騎
兵不能奔衝是一者固可以奪金人之所長矣又況金人將欲窺
我戰是必造舟維筏結筏渡騎然後可也造舟結筏不在大江之
濱則無艤駐之地必於大江之滸則有衝蕩之虞若是則進不得戰
矣金人將長臨大江以困我者自春徂夏自夏及秋而後待我兵
有陷沒之憂氣今炎燠遠人有疫癘之苦若是者恐不能不終於在彼
者進退失據而我中流之師未嘗勞也以逸待勞封論盡發平陸之
兵迭為舟師之用並淮以北若州若縣多具中流之師以為守禦之
備不勝幸甚。

五年房州司刑張嵲上疏曰金人去冬深入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
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
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堡
壘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
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荊襄者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途擬遣
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
六年知鼎州張嵲言鼎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
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逃竄殆盡萬一邊虞生變將誰與捍禦今雖
各出良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遣僮奴冒名籍中亦時射利無
益公家所宜汰去別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皆練習足為守禦給
田募人闕額者亦供軍儲諸荊湖北路帥司措度以聞帥司言營田四
州舊置弓弩手凡千一百一十人練習武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
居則事耕作緩急以備戰守最為利便靖康初調發應援河東全軍
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之兵防守稱應蠻夷生變回測若將四州弓
弩手減元額定為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
靖州各置五百人分屯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時戰合應援可備
禦以所餘閑田募人開作歲收其租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為
經久之計詔從之
八年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奏金賊移軍稍前乞講兵不輕
二事略曰臣聞金寇所以未靈識進者復移屯稍前若欲戰之意適
良以豫未知虛實臣官論自陛下決策親征遠折其詐意其雖有奔
突之志無所可施者以為王威既振雖已入羊無知成敗所在自當知
難而退今乃係連高險揣嘗戶復思吝遊屢建甚屢被既受命萬里
入寇暴師三月傷折已多若無功而還總帥者必不免刑戮故欲竭

力以戰以決去就若僥倖小勝固可以藉口或遂敗衄亦足為辭此
無謀所從出也不然我有備譜命於其營欲歸而不獲尚扭桂時
究暴之氣責之深入寧而不致不前又其不然則是欲引去畏我躡
其後張此虛聲以為陰遁之計耳果出於前二者則不可不過為之
防臣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又曰兵家先聲而後實今朝廷推誠以臨
之蓋既付之諸將矣備禦之道凡備其實者宜無不盡故臣不敢復
言而前兵議民兵水軍二事雖若迂緩區區之意蓋謂施之今日則
足以張先聲而伐其謀與平時識者不同試復申之所謂民兵者竊
不知驅畎畝耒耜之徒使捍虎狼不可禦之敵為不可哉且方此擾
攘之際又重勞吾民亦不能無擾然臣非欲恃此以為戰也蓋兵有
以多為用者古者用師必設疑兵則增大其勢惟恐其不盛苻堅犯
晉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成人形猶足以懼東漢虞詡討武都羌先至

有添寘日增借之以示擾擾傍江之人。利害既切於己往往不待勸
率私自結約保守鄉里者所在而有州縣把隘防托多給軍役之類
亦皆出於保伍莫非民兵也。所患者特無所統一散慢難屬而賊不
知。故臣願擇暫命官因以部伍團結為之紀律審其迭出難之江上
與正兵相為先後望不能於皇草木而示疑寘者一可示賊以衆張
大吾軍二可增吾正兵之氣相為形援三則布列旁邊之地萬一賊寄
出吾不備亦能救於無人今賊已即光必不更能久留不過為旬月之
計農事未興民未多告病也若水軍則隸大將所統固各有之矣臣
竊慮其以步騎兵為主而未盡講求置而未用或不常因習蓋欲此
節制不及緩急不相為用則雖多而無所益故臣亦欲會而為一乘
官私舟既未通行亦可權將約束為一軍於建康鎮江兩州五江
要害之地分布擺撥候其緩用則與騎步兵合縱並進昔者偽四太

子四軍至吳江裨將陳思恭嘗以舟師襲之賊衆驚亂幾至於潰遁
近村有應之者蓋非所約思恭疑為賊兵遂不果然其後若使軍有
所統晝夜講習號令方略進退聞報悉皆預為約束一則可以示威
使知畏有加於前二則事藝精熟人人自從事其間安於為用三則可
擇驍勇之士伺賊之間乘風水便利以收奇功蓋賊既與我夾江相
持其要在斥則水軍為上騎兵次之步兵又次之尤當深察也今賊
如此為陰遁之計稍已退卻臣言罔無所用如尚稽誅患在衝突則
將步騎正兵外更番之以此恐或可以佐萬全臣不避狂為擅冒其
說更望聖慈裁擇臣所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高宗時夢得為兩浙西路安撫使乞措置瀕海州縣防秋狀奏曰右臣
備員一道兵民之寄雖當艱難之時外難未平所卻四方相與維
持看其責尤重不敢偷安尸素苟且自前月到官以來日夜盡瘁

廢寢少有寸補不負上眷設念竊見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猶存貪
上國之意恐未遽捐登萊兩州密邇其境而兩浙諸州例與海道相
連自登萊航海遠不過數日可至浙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
海鹽常州江陰平江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
象山定海奉化昌國溫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於海臣去歲
守南京嘗行宣撫司探報關職欲取山東路入兩浙作過是將欲方
有意舟犯五鐵勢阻未暇及此去年又見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象通
總領司曾被驅虜俾歸為臣言賊知其為兩浙人顧問山川道里
形勢甚悉又其所擄留人多有東南篙工水手使事舟楫之間者皆
為陳設計策及參大蘇杭富實財賦知大軍會處之心不無所存今
兩河殘破之餘內至近甸金帛子女掠取殆盡使其貪饕之欲未
厭是則去歲宣撫司探報豈得不慮我兩浙風俗輕而易動者自來

矣又連遭方臘倪役度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陰雨頻民陰
聞飼隙潰散兇卒居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瀕兩淛之地瀕
於海者千餘四五處若皆擄以鐵騎衝突為長驅國水擇非其便利
此以其竭國來寇論之可也若志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衆
脅吾與虜之人以為鄉導盡言欲雜出於數州之間以圖僥倖前來
至而吾民先已驚遁矣況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為應之以合勢
或假之以自奮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何必直須賊之盡至苦害之
孫恩竊入上虞唐之裘甫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亦能破六
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為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甲
糧食內事而已今防秋僅有兩月事勢已迫每事必使朝廷措畫則
勢不及待所以分憂擇臣盡其力而為之惟在守令而未見其可當
此任者臣雖權當此事唯有常守之浙東非所部不敢輒有設畫若

邊扞默不言緩急或有誤事者即誅戮何足償責辭最冒昧陳列欲
望聖慈詳酌特降旨揮先次選擇頻海諸郡守臣各仍其人分命監
司徧行巡察及諸屬邑凡令長有不可委任者許行權宜移易訖然
則加邊郡量立賞典以勸激勵所合措畫事件除城郭已有近降指
揮外其餘如備治器械訓練弓兵皆嚴為近限責以實効無令文具
衛遠之塢巡尉與弓手兵或可增添元額許一面差補將來如有調發
員量以分數存留與關守備器械移用亦當精審應用無至侵舍至
於分布防托之宜閑散戰守之節序撥發警察之要路以應援之處皆
預熟議事端稍有一定之謀相為表裏平居持重鎮撫不至於勞民
有警隨事酬酢自可以奪敵軍聲士氣稍遠於海外使彼望而知畏
而吾境內之姦亦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萌則遠近人心恃以不恐
朝廷亦可一意西北而忘東顧之憂干冒聖聽不勝惶懼激切屏營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又論防江利害劄子奏曰臣聞兵
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又以至仁伐不仁猶
敢與為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
不責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而至于三旬成王
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年雖終至於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
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逆虜敢盟罪惡已
盈天地所不能庇覆鬼神所不能容而陛下謙恭寬慈包藏涵養之
久至使溢而自潰旋而自焚今猖獗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獲
凡求親敗亡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交上是誠滅亡送死之日也
秋期已去義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然犬羊無計用意不測其為必
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謹蒙聖恩總帥一道留鑰所寄至重是敢展盡

思効其報稱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
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
虜眾明挫我師分道並進直抵京師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
若猶恃其蜂蟻之屯齊師於國竊據京師閉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
可盡關吾民則諸帥分屯淮上伺覘其釁我既未敢直前彼亦未敢
遽下者且曰戍淮若昏連不悟為懷衛密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
未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為之所者必且
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
未為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維天生巨
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自敗之赤壁其後權
徙治秣陵操復遣軍舟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拒戰卒不敢犯曹軍而
還又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範等以舟師拒之三

年丕出廣陵望而嘆曰我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乃還後魏拓跋
珪南侵止於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
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哉惟是虞末
劉繇守曲阿長儒無能故為孫策乘之長驅有三吳與近歲杜充
陰懷異志擁眾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禁
曹丕宋所以能御拓跋珪者無他術為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江乘
築園作藩落上施假樓江中使觀人遙望知畏者權之策也建
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遞遞相接于胡于下至蔡州陳艦列營周亙江
渚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足自固古之為
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
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
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諸帥而長江守禦之吉

縣令使州縣協力講備其職，以為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惟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有定議，提挖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忽，遠近知所恃而不致惑，是使賊入犯，稍稍足以示之，奮揚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與於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既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地圖。若以丕不能犯為得計，而以丕不見便為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於今日乎？今寿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略約束，垂諸具在，臣已發倉錢，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列，具奏陳，希遂踐之。見淺臣之言，復以冒瀆天聽，伏惟聖慈，貸其萬死，少加採擇。

夢得又奏論寨行保社分守地分劄子曰：契勘本路與淮西雖隔大江，其實相為表裏，自古用兵，未嘗不以淮為根本，所以師出必寘重兵於後。今朝廷既以張浚領淮西，實兵於前，則本道正當其後。張浚見屯本府，平居固賴以為形勢，萬一有警，張浚兵起，赴所部，則本府兵備單弱，便為虛空之地。況或朝廷分留張浚兵防扞，客主異勢，號令無統，理難使喚。臣昨留畀初得罪本道，鄉人懲王彥奔潰之禍，無以自固，坐遭剽掠，屠戮痛入骨髓，皆願隨所居鄉村自結為保社，家出人丁，分立隊伍，遞相部轄，官為之籍其姓名，以待有警，則部轄人各帥其屬分地為守，以自保其室家，因遂從之，略得八九萬人。自後虜未嘗犯境，官司亦未嘗行，本民間以其法久廢，皆欲少加整緝。臣已漸次檢舉施行外，竊詳近世凡言民兵利害者，多是以民為兵，公家取以為用，使之遠去，閭里或科率錢物，擾動百端，徇名忘實，徒為重害，與此不同。自兵興以來，江淮之民有逃避不及，自結為山寨，未寨者多得保全。只如本府轄下五縣，非虜人過在，皆被殘酷，惟句容縣一鄉自保，亦止無侵害，故今戶口比他縣獨多。況今不移所居而自為守禦，或謂[illegible]，亦不能出。前日之亂，召募烏合之衆，為把隘防托，料費[illegible]歸之適。今乃土著主客，皆有家產物業，使自保其父母妻子，實有此意，至於官中初無所費，而坐有十萬民兵之名，乃可以爭近兵相犄角，為淮西後重之計，外可壯先聲以威敵境，此其效不為小。

夢得又奏金賊敗盟乞二大將措置擒賊劄子曰：臣今月二十一日准秦府報：虜騎侵犯東京，打虜已至拱州、應天府，未明虛實。寄已如吳奏，即時總淮西宣撫司探報，與臣一同，并有錄白到偽詔，必亦具奏。臣竊惟虜情變詐不測，蓋有自來，非張通古來使之後，雖歸我河南，朝廷尋遣王倫等報聘，所留王倫不遣，莫肯放行，又不即遣使，日持各包藏禍心，人固疑之。今果猖獗，乃以盛夏弓解馬瘦之時，遽至王襲，其志必是欲冬，故如往年深入。今觀我所為，審處進退，彼先入京師，休養士馬，復占昨來留下米斛，仍因二麥成熟，當斂物猶積聚糧食，至秋深長驅南下，為必衝突之計。若我有以禦之，則因所損之，據且堅壁相持；萬一我有間隙可乘，則敵行而前，惟所欲為。陛下聖謀宏遠，慎終圖始，必皆素有定議，臣備員雖去，職思其無不敢不為過計。妄意議者或謂虜勢頻年衰弱，無復慶心，自相誅戮，懼為我所窺發，特為此謀以自堅，暫至京師，未必更能前進，我不可為之震搖；或以為其將來使來回，實欲取我歲幣，會要不暫及，邀求禮數，狂悖非分，以我未即順從，故以兵壓境，劫脅以幸得志，我始疑之，不可便與爭，姑若果出此，則固無足慮，我但持重以待之，以理可矣。如其不然，出我所料之外，一旦橫行而我無預備，則事至豈可旋為之謀哉？何者？虜素有易我之心，謂其衰弱則非臣所得知，若遽未狂悖，

則前已見其事矣變能得其必止於東京蓋虜之南侵者凡再建炎
三年陛下巡海上後兀朮北歸諸將數十萬人望風潰散莫能得以
入浙其易我者一也紹興五年以劉豫為鄉導與復犬入陛下進臨
平江諸將並會雖揚州中遇敵一戰破之然不能維為國使御之
容得去其易我者二也今不稍更前轍第示王威曾責出外日夜
手其為及至秋冬為恐不及若更少猶使得料我但知平日其氣
盛其鋒鈍則何所不可擇哉臣聞上兵伐謀臣不知虜所侵之路
設是姑且聽之形勢堅守以待則出原兵力實弱城池甚峻皆未容
料理未可遽與之較若姑且聽之則莫若先伐其謀至下中原諸州
季字兵未集蓋將見管未解并民間委將為措置矣今從逆發令
發書勿為彼有從有不及勝於不為彼所持者先已在關前知部分
諸將犄角連衡分援要地示以欲戰之形姑以和議應之俾彼小畫

使彼由我負而內實嚴為守備戰為周盡今諸將兵訓練日久各精
熟言欽思奮人懷踴躍聞虜亦自知之張皇六師亦先王用兵之術
所不能免如虜騎未即知畏豈不內憚疑阻我盤桓慶軍食分置江
流諸郡我之所備者日虜彼之所仰者日耗進不得前退不得實擬
欲久留勢有不可而後我或欲使來議容尚有和議以存此六字欲
乘其弊定與決戰使彼懼而歸我太母尚出於一無不可行之策必
恐特賜睿察酌累年方略反覆熟議無使我在其術內古者師克
在和不在衆雖有良將苟非同心未易成功漢除平就智略無過方
諸呂為變周勃以太尉握重兵猶無以為策待陸賈之言奉金交歡
始能生勝唐以九節度兵圍史思明於相州李光弼郭子儀在其間
而計慮不同人各自異卒為思明所敗今大兵所付惟韓世忠張俊
岳飛三將臣欲乞朝廷先定大計更命三將各具所見如何則守如

何則戰守以何道戰以何術孰當蒔居前孰勒兵殿後如何以為聲
援如何以為策應一一條上取其可行者就以付之各盡其謀更相
究知以責功効仍下諸軍勒使務輯睦苟無同異之心舉卒部曲以社
稷為心古之言兵者以謂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
應而形雖相去一身之同舟遇風雖胡越且無異心況位兼將相比肩
並立者哉此武王有臣三千人同一心所以勝紂之億萬人也此智
識慮淺末明遠略迎守陪都外圍邊圍最不足以盡忠欲一効區區之
冒瀆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夢得又奏措置防江八事狀奏曰臣伏見金賊敗亡逸遁尚稽誅戮
東京近者雖稍稍收復故疆邊淮漸近王畿狄冬舟渡可待然臣所
部控扼大江為國藩籬與他路事體不同其戰守所當舉者不過
為陛下以屏翰王室外為大軍聲援使敵人望風知畏以蕃陛下

為金之衆雖取會本司及屬郡州軍自虜人侵犯中原虜後歲受朝
廷指揮有合措置預行講究事其大要有八今逐一開具各取自聖裁
今具下項一曰申飭邊備檢會紹興三年十一月樞密院劄子節文
具下樞密院委諸路防秋各有屯守番戍甚及規畫已定奉聖旨令
本路督府及諸路將帥加意防守增備邊備精練士卒明審間探嚴兵
待敵勿致疏虞訓習邊防之事其目不一雖大號令一雷聽聞朝
廷然有司之守見於常法自當夙夜上下協力振舉兵法曰善戰者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不可勝者守也
勝者攻也又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
吾所不可攻昔齊師侵魯藏吏來告桓公曰議揚之事慎守其一而
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禱焉此古守禦之道也然桓公
知其說而不能行暮秋會公遂伐我齊西鄙若魯不能預備哉

至而不知遠其去而後始追之故嘗以為戒然則為其所不可勝恃其所不可攻者其可斯須忽乎昨和議之後兵革少息公私諸郡例多廢弛畏慎者恐生事偷目前之憂隋者繆事苟安豈思日後故虜兵初聞人人畏駭皆有避匿所為之意雖有官守者亦觀望相持又兵未敢辛軍聲蹊捷奏云入上則復皆謂江淮以保無事不必更為遠計常情所及要知遠慮以戰勝者易驕而中者易忽當備之家雖與應敵先武之所宗要審應亦合明降指揮監司守令下及逃補茶陵宼至有合申明事務以時上聞兵將措置堡塞稱其一曰分布地分控會紹興四年十月樞密院所劄子備坐下劉光世呂祉奏分定劉光世所管以江地分上流自池州界承縣管下并池州至江州界自太平州當塗縣管下磋垸山接連建康府界皆是光世所管鎮江府承楚一帶係韓世忠所管鎮江府及附

西江東宣撫使本府界係張俊所管昨契勘本路自池州至鎮江府皆是沿江地分共一千二百里非朱既係劉光世張俊兩軍分守敵虜人侵淮甸凡經三月有餘卒不敢窺江岸今來張俊雖屯用近者又聞岳飛分兵下宣池州路有舊制無遺人而此兩路招討將來進師中已遠坂趣發前去即沿江諸州並皆空虛都無指揮句奴入上郡中漢文帝以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以捍其外而內以保京師者復以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分要害之地以相表裏唐代宗時吐蕃回紇入寇曾春秋以郭子儀屯涇陽分布麾下各當一面以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王屯使攜以次前却故皆無患今諸將方圍中虜不容更分其餘兼使守將若但令預先以今來地界係舊分畫使有定處如遇進退追破虜人頓江自在腹內不必遇處萬一

或須退守則引兵而歸各着部分使可堅壁固守臨時不致紛擾故守者戰者其勢短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竊慮亦合明降指揮略如前日張示形勢奇使敵人倘聞知我有備亦足但安遠民三曰把截要害控會紹興四年九月樞密院劄子備坐都密院奏沿江采石渡渦口馬家渡一帶分命劉光世韓世忠各選軍馬擇地屯泊各差定兵將住泊去處後來韓世忠移屯鎮江府錢差張俊策應兩路其本府靖安石步至東陽下蜀接連浙為亦係張俊差定兵將住山去處臣契勘本府及太平池州三處賊馬可以之處甚多前件所具止是大略今據取會到太平州界內即有荻港渡三山大信渡等池州界內即有丁家洲錫山清溪李陽河口魯屯港口等皆是自來置巡把緊切守把今所管去要害處各不及百人其餘不置巡檢者有二三十處既不可徧守亦須量度地里遠近於

其要會別行屯戍以緩急上下應援得及則力不足者知所倚恃皆蘇峻作亂自和州渡江孔坦勸王導早守江口南回馬虞允言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不然從峻果由此路得至都城其後諸將戰不利都鑒度賊必入吳郡於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賊果來攻大業不克而路其地令皆在本府及鎮江界內可考而知蓋攻其所不備兵之要務以此推之凡可衝犯豈可不防杜先惟不知此故雖有數萬衆聚而為一初無部分向著一旦望風奔潰今日安得不戒竊慮亦合明降指揮下諸將及守臣逐一相度凡可過渡去處擇其險害或兵或民預定戍守之所以待臨時分撥為决不可犯之計以防意外之患四曰約束舟船檢會紹興三年十月樞密院劄子淮東安撫司申明已責委江都泰興兩縣約束沿江鄉村人戶遇有賊馬緊急預行措置舟船離岸等事今沿江州

縣依此施行。臣契勘長江之險，非黃河與淮之比。河淮不惟皆狹，河
峻急所向不可窮，淮水淺而易涉，獨江勢深闊平緩。自春秋、劉項以
來，齊楚燕趙用兵，越淮與河，皆浮梁可濟，未嘗深計至長江。惟孫策
乘漢末亂離，無與為敵，故能乘間長驅，徑入三吳。及蘇峻狂悖，稱晉
不備，遂至都城。自孫權定都秣陵之後，逮晉宋及梁，自北來犯者，苟
有守備，皆濟江而去，莫敢睥睨。中間雖曹操、苻堅至濡須，曾不容至廣
陵。魏太武嘗至瓜步，亦逡巡窺視，不敢輕進。況今兀朮小醜，孰守
禦之計，未論其他，但能嚴斷舟檝，縱彼自無以為計，奚可集以渡
者。非止舟楫，其木筏與蘆荻，皆可為用。公私舟船，固不可以毀
計，而商販木筏，類皆聚於對岸真州所在山積，蘆荻下是出產去處。
若便行禁止，則有掠擭之弊；若緩急從圖，則勢必無及。惟當先令有
司籍見公私舟船數目，稅給，遇有緩急，則許令所在一面拘收盡還
南岸。本唯可禦虜人劫奪，若或不得已至於水戰，則舟楫吾所長，
人皆吾兵，不必更廣製造。及別籍水軍、真州木筏、蘆荻，並限以八月
前盡數發入鎮江。及浙西其江州向上木筏，八月作並權住，不得放
下。已過者，俟到本府盡令解拆，竊慮亦合明降指揮，更乞，則并官付
守臣收執，以待臨時施行，但嚴禁無故輕棄，由餘往來人，自不礙。五
日，團結鄉社鎮條。紹興五年，樞密院劄子奉下樞密院奏，飭文內名
募土豪鄉兵把隘，奉聖旨，自江州軍守臣逐路宣撫安撫司疾速講
究真土豪鄉兵，先行籍定人數，以備緩急使喚，即不得因而勾集，
致有騷擾。紹興六年六月，樞密院劄子坐下臣寮上言，緣盜賊除
憲司專秩之更，不復詢問有無盜賊，循例按察於県，百分主客細家
兼保伍，因而收撻，妨廢生業。遂降聖旨，除沿海地分外，其餘州縣，不
得亂有勾集。臣契勘自古兵民皆寓，所謂周官在民者，五家而土，謂

之比閭族黨，在軍者五人而上，謂之卒伍師旅，同出一法，此雖常談，
然用眾之道，未有散而不屬統令關者也。今軍固有部分行伍，
而民之在鄉村者亦有保伍，在坊郭者亦有保甲。但承平日久，未嘗
責民為用，故施之不過租稅盜賊之間而已。軍興以來，不知自一
變而為鄉兵之論，不見遠計，驅農畝耒耜之民，與正兵參用，不教而
責之戰，無事而眾之役，當無事虜用無常，朝廷既不得已，從臣之建
議人言，因有前降指揮，稱詳紹令但戒不問有無盜賊，妄亂勾集。
所當用兵，可因團食令所謂團結者，非民兵之謂也。特以保伍舊
法少加補益，令自相糾率，各集強壯，推擇所信服以為首領，督責文
為條約，假借名目，約見多寡之數，籍而不用，獨以示恩，無事但藏其
籍。有事轉轄下，令各守其地，主兵控守之餘，令務使其所不及，分殲
群勢以自保其鄉里而已。民雖至愚，孰往莫之并，本意恐得渝江
強者奔迸，遠徙晉內，羸弱者坐受殺戮。向使雖未盡用，固亦當廬
變場，戰善上下相維，各奮其力，使不得犯我之為，愈於民能保其寺，
則團結保其險阻之必然者也。周制用民不過一令以詮為美，至全
回與遼晉尚猶猶作。宋文帝與魏太武盡戶發丁，雖公卿子弟亦皆
從役。戰雖不可為法，亦可見其所以能自全者，蓋是序令一切隨指揮，
許令守臣指揮討論，畫為措置，以圖民利，上佐國勢，有昭大夫重賞
與刑。六日，明審肯從請。紹興四年十二月，樞密院劄子：勘會岸堆
全籍實夜擊探煙火，務要不失探伺詐。寔光世在池州，劉將管下
沿江地分並置冬盡，所有建康府、浙西沿江一帶並無，舍臺府探奉
聖旨，令江東浙西安撫司措置施行。臣契勘用兵岸堆，不惟殺勢厚
薄，軍行遠近，所侍以前知，兼亦遣慮姦人，唱為淳言，動搖民聽，遂無以
驗，或致有誤。朝建設施，自袁耽知豐陽，若是龍遊到十餘匹至飛渡

以為言遂至朝野憤懣王導以宰相假黃鉞出征已乃知其妄石勒
在葛陂會上飢疫死亡過半至自勸之紿敗者元帝會天下兵守之而
不知乃縱使去後遂不可復制此存亡不測之過也昨建炎間虜騎
已至江上本府守臣猶疑以為虛聲遂致失守存殞條目聞奏
粲火最為緊急鏟王基攻西陵為今峽州孫權遣陸凱拒之暮
舉火西陵鼓三然擇兵鄰善之用兵蓋知此今虜人近在東南淮江
相去然驟有累其動息不然的實蓋智日近或闕順昌前後累戰
多是事已方得開報至今人數多寡雖著猶有異同則緩急何以取
信府有傳送通角此者裁約雖已嚴然事待奏而後知亦恐緩慢至
於間諜亦須所在嚴立賞罰廣布耳目得與參邪非臣所得爾冀惟
是象大未有昨自承指揮上元江寧句容共置烽臺三十餘處盡是
浙西不為無補今大軍屯泊淮上與前日事體不同淮北動息尤宜

臺間者竊以為邊三路烽臺皆有成法人多知之若令更加修身取其
簡易可行者付之于外遠近同為一體不至舉燧無魔亦令明降指
揮令自淮南廬壽以來增置烽臺直通江南岸舊管上處專委郡縣候
賊馬警動即舉以施行也曰措置積聚淮建炎四年七月指揮
劉子檢會三年六月聖旨節文鄉村居民自來般輸外愛有安置行清
野之法竊恐盜賊未至民情先搖若置而不問又恐佐敵資糧反為
民害仰守令監司更切措置多印文榜直說事因使民間通曉務求
安全外有糧斛草薪之類難於般挈亦須預行措置且與勸喻人前
後侵犯最肆深入皆是資糧於我故恃無所攜昨自備立劃發之條
議有土豪認為已有其抄掠劫奪取之於民固已有限與前不同是
以紹興六年至於淮甸無成而歸亦坐糧乏自困之一也近日和議
中原擔州積糧甚多皆是賊豫所斂東南克以為拒嘵之備可見姦謀

臣初聞警即曾具陳請乞被措置盡正為此今奉從偽諸郡以次收
復倉廩所餘無幾淮壯雖近秋成本不産稻將來為我師過淮之備
雖賊得之不能般拿前來亦不足計惟有淮南地分永田尚多今秋
所入安得不預圖若用兵者不必全恃以力劉項相拒滎陽成皐之
間公許敖倉得失陵下之敗正以彭越由梁往來絕楚糧道宋殘
平知其食盡以為天亡唐初舉兵始起亦倚洛口諸倉為重是之烈
當疲此均同我欲討須當須先講糧道則彼來侵犯豈能無害可令
所有淮壯地分時暮措備大軍進討合用糧斛有司自宜川奇措置
其淮南直至江岸廬壽滁和有前日虜人宿師之地若能依險自為
山寨之類即驗令各擇利便早定其所般置糧斛以備入保其大軍
屯駐亦須計議奏自兩路漕臣以次津遣倂令前後相繼來至之變
不可多存若有人無糧欲能韓合何敢久住其餘金帛馬草之類皆

休假並行竊慮亦合明降指揮飭江東淮南帥臣同為措置賊
若知與請野何異實為上策八曰戢官吏檢會前降指揮內一
項藏人去冬深入諸州郡守臣等未能召募忠義豪人奮勇禦
城中盡力拜御共為死守之計又不能措置般移糧食擁護入保擺
深山大澤聚衆固守未牛端坐嚴人既至則以一身逃避棄失一城
主寶糧遺棄從黨望風下江浙諸州如敵依前失行措置止以一身
逃避者當明正典刑其契勘建措置既已備具既令既已明賞罪
在守之以人承平之時一官不治止廢一官一邑不治止廢一邑利
害無所相關至於用兵則環千里之地盛衰得失皆相與為先後關
之一身耳是耳目各有兩司苟廢其一則身與之俱故不可使一官不
備其職一人不盡其力昨承平既久玩習成風例不肯以身任責苟
簡文具姑應目前一遇警急皆望風先逃甚者出離界逃使生靈陷於

塗炭并邑物為之殘及至事定徐還往往反以收復論功其罪出倉
猝且所千人衆雖以盡責因得原釋昔陳豨反代趙周昌奏常山二
十五城亡其二十城漢高祖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亡
罪曰近新疆敵人驟至城守之計初無素備有官守者棄而來歸朝
廷推此以廣仁心苟免降虜負而不問猶之可也若江南諸郡已有
城郭出有兵將爲時有民所資有倉庫尺行閑動千大勢宜可不責
之以分守乎而人情習慣安恃寬典尚無慷慨激昂之志夫守以兵
者必責之將守以民者必責之吏兵不可使一旦怯而輕退將必先
之民不可使一夫懼而輕散吏必先之將能死敵然後兵能死戰吏
能死職然後民能死守籌慮亦合明降指揮戒飭禦之事既已備具
將來或有警急敢棄官守妄作緣故逃避出界之人並依軍法從重
必罰無赦庶無玩令稍知事君之義右上件所陳皆是朝廷已行之

令臣但將案籍檢舉參酌古事稽驗人情擇其可以施行責付官吏
申講之於無事之時行之於有警之日等可有備而不用不可當用
而無備是用輒敢塵犯天威伏惟陛下寬貸而曲赦之臣無任懇禱
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聞兵家先聲後實臣所陳皆是朝廷已行命今州縣一二事
所當為但欲檢舉申飭上下協心行之得人使敵人望而知畏
不敢輕動而已並無勞民費財之弊昔孫權以葦荻為疑城殆
同兒戲而曹丕遠懼特畏淝水之敗望見八公山草木皆成人
形而遁去今若預令將士分守其地鄉社團集有所傳之四達
以張國威即廣軍聲過於葦荻草木遠甚伏乞睿察
臣今來所陳雖是本道職事不敢兼及旁路然界分遠近上達
丁皆淮東沿海事體一同利害均一下如蒙采取即淮東所而

亦合依此施行伏乞睿覽
夢得為戶部尚書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曰臣竊見今
使浙漸金賊往來倏忽無常未能保其不南牧先事預備當有萬全
不可勝之計臣前嘗妄議虜反用吾術若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凡人
馬糧草器械城池皆因我以為用今必禁之使不得行其謀亦在反
用其術而已古之夷狄善待中國者莫若歲其輜重人畜遠引以避
而不爭鋒漢武帝劫命衛霍連年伐匈奴所至斬首拓地無不如意
者以虜之兵力與漢相當而較勝負故也其後虜稍覺悟作空地避
漢之計至公孫賀趙破奴引師深入二千里不見敵而還遂困我漢
於是不出兵者數十年元豐間神宗皇帝銳意必討西夏遂營累歲
遂詔五路並入是時天下皆意夏人必可滅然終無成功者亦以
夏人盡空其地去之而我無與敵也臣愚竊惟今虜南侵之舉不過

京東京西與淮汴二處若虜其必經由州縣使其居人各并舉財
斛錢物各以金銀輕齎而散擇險阻之地遠自藏匿雖馬草並皆盡
野燒使無得存留但餘空地數百里彼雖遠掠諸郡而不得不過以利誘
人以結其心吾我潰散以作其勢使所至州縣皆空無所得自己失
望其衆久不見敵則勢亦離披故其腹心必欲擾叛者若行三日人
無糧為無從見欲因我為利者皆無所得則雖欲前進可乎議者或
恐以動衆不可為是大不然夫使民勤衆哉於承平可也今虜所
至剽劫之害金珠玉帛盡從擄掠則與藏瘞而存之孰利虜劫之虐
父子兄弟盡從殘滅則與奔避而去之孰重民雖無知必有辨於此
者此賊不戰屈人之策伏望聖慈特賜睿察令大臣參酌詳議如有
可取乞疾速審付所在監司州縣將帥各明以利害禍福喻民使得
為全計唯伐虜之謀亦吾保民之計無大於此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五

禦邊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廣西漕臣胡庭直上言邕州之左江永平太平
等砦在祖宗時以其與交阯鄰壤實兩路藩籬重地故置州縣籍其
丁壯以備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勞民寧通交阯以其地所產
鹽雜官鹽貨之及减易馬鹽以易銀恕而不防恐生邊釁宜禁戢
高宗時馮當可上劄子曰臣竊聞虜使往來講脩和好卽其謹至詞
足倚憑此必緣擬僞誘人心未固謀恐陛下乘其機會則隱憂有期
知奉迎梓宮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以是爲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
既定狡計既定然後伸其醜類送死遠來陛下可不逆慮其情謀爲
之備臣切見江浙備禦尚或闕疏自建康以爲海道非禦是不盡要
除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其形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
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浚陛下雖以祥爲屏
障然東南形勝實有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池襄陽有警
比岳飛得關往返三千里未發辦嚴非一月不至襄陽而既類遠在
京師輕軍疾馳不數日遂涉江淮爲一舉偏師向江淮遠繳岳飛而
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雖是時吳玠不能離梁洋而下岳飛不能
捨江池而上醜類縱治荊南可以指觀上流震驚吳會戰渾難深慮
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擣我心腹備禦如此臣亦深爲臣處顧陛
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荊襄使倉卒有警荊襄併力
足當一面岳飛得專於江池聞君兵有缺爲不可遽分亦宜審處岳
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略審處事宜重益荊襄之戍
直龍圖閣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曰臣伏覩建康古號帝都非獨取
其形勢之勝而已蓋大江天險可以限隔虜騎戰不足而守有餘也

自六朝以來歷年數百雖元魏北齊之强竊據中原橫行天下而不能加兵窺境者豈其力不足哉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紀陟使魏晉文王問吳之戍備遠里甚遠雖爲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耳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以天時不如地利今蜀河長淮已入敵境所恃者獨大江耳若又不守專主避狄之謀可謂無策矣陛下駐蹕會稽江浙今爲根本之地進足以戰退可以守者莫如建康臣不敢遠及上流姑以耳目所聞江南所當守者言之自建康至姑熟凡一百八十里其陸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口其下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之場或崩岸斗絕水勢湍悍難施舟楫爲今之計莫若預於諸險屯兵積粟分命將帥使各鎮地分訓整飭

近郊委使州縣各自部轄併力守禦多埋鹿角廣置砲石多置戰船強弓勁弩矢石俱發出奇以撓其議堅守以老其師彼進無所得勝算矣如此事勢尚有可圖者臣亟伏望聖慈更下臣章付三省樞密院大臣參稽衆議或以爲可行乞精選大使所轄諸路大使總屯要據險守要衛護王室經畧淮甸庶幾緩急之際不至倉卒君父之憂人心固而士氣振矣實天下幸甚

李彌遜乞募土人守禦劄子曰臣契勘自淮以南與偽境相接地方守之即多畢業之即資敵當綠爲計以圖之訪聞諸將下各有逃亡土人願爲朝廷招集鄉民耕種田畝置立堡寨以守一方如劉綱孫暉之類者甚多若因所缺吏加選擇可委之人冀上從之守州其次使守縣鎮不必須保故地但使自擇要害可守之所屯之仍委逐地分將帥時出輕騎迎擊境上以爲衛護萬一寇至則避寇退復保其所事初朝廷嘗行鄉兵稍加就緒即使自給漸次措置人兵則無大段費用目前雖未見其利數年之後增一藩籬之固爲利非輕伏乞聖慈更加詳酌可否施行

監察御史鄭剛中論邊郡上奏曰臣竊謂張官置吏皆以爲民而治外之官尤重於郡守若流宣化莫先於太守而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甚矣邊郡之缺得人臣請爲陛下詳言之也在內諸郡簿書獄訟戶口農桑財賦盜賊是數者有一不治皆足以爲害然患小勢緩若所係猶輕至於邊郡則雖控扼與國勢常相關據不至則生蠹隙而力孤備禦不嚴則鋒隙開而寇入邀徼不謹則姦僞窺而謀諜闌市不修則物貨雜而錢陷朝廷非可遽委以付人得一人亦非可輕以更易也三國魏據中原自廣陵壽春沔口之屬皆其東邊也而吳亦以所據爲障而當祈山陳倉之屬皆其西邊也而蜀亦以所據

爲障大率晝之爲魏者多在廣陵壽春之爲吳蜀者今皆在朝廷如楚泗通泰以至滁濠江鄂襄鄧關陝之地爲今邊郡者大略不過二三十郡委以與人誠不可忽臣願陛下詔大臣詳閱吏牘得諸處見任及已除未到之人稍加審察訪求材術之士著其知行但平時績效著聞實可任用者精選二十餘員布之邊郡使其講究利害招徠士卒種植牧養蕃息疲瘵分委既定時遣朝臣下喪行看察取其無狀者復更易之俟其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也朝廷亦何惜數闕必欲以資任以更亦何輕數郡但欲作尋常委付耶昔韓延壽爲郡所在置正長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一邑錯爲文帝陳守邊備塞之說甚詳大要欲使營業安居家室田作爲久遠之計所用之吏得知老弱善遇壯士和輯其心而無侵刻之苦由是觀之陛下用以守邊者宜加審擇既得

其今宜加以詳。無可疑者。或謂臣曰。朝廷和議既成之後。故地可還。今日所謂郡還者。知為内郡。勢若可緩。此大無理也。人君立國。惟在因時。本無定勢。借使故地果因通和而還。則要當以江淮為根本。所謂故地者。却是新民。根本既立。於內護之。當益工。新民屏蔽於外。倚之當以漸。更須數年經理。力强勢重。始可望其通。所謂江淮者。在今日尤當愛重也。故臣切切以瀕郡守臣為言。望陛下與二三大臣留意選擇。特賜施行。不勝幸甚。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守禦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重謀惟三聖母后。還京都。形之詔旨。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靖。敵猶未遠。千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端。雖有謀者。深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未能自已。日夜念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賊猖獗。兇焰尚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為備可少緩乎。臣切謂其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西京趨東京。於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陽軍經臨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潁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潁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荊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荊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為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沭陵。關楚州據淮陰為可禦。西路則廬壽為可禦。上流則襄陽荊南蘄黃為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令縱兵集。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而漕計不足。横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耶。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於要害之郡。各賜緡錢。稅大小為等差。責之蓄積。責之儲偫。易累歲之器甲。益使明斥候。審遠烽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譬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禦。効死而不辭。如侯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

守再論守禦劄子曰。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蓋形詔旨。然而華夏未清。狼煙未息。兵力未强。國勢未振。雖遣馬伸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講和。猶恐狼子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為捍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衢。城不若京都之高。濠池不若京都之深。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强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庶府。以至府庫倉廩。輜重甚多。動静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無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詔諭切責。使之合縱連衡。據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為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預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群臣專候守禦之報。為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illegible]捷。容

而不追矣臣愚慮不足以策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守又應詔論備禦劄子曰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坐奏上言建事
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
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敗盟深入懲亂側聞游騎及于濟鄆未有追師
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竊料補於萬分臣觀今日强弱
之勢理雖與之決一旦之勝君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
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未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
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於建康
陵使平安警急之報達聞於朝廷昔一國時烽火一夕行於萬里而
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權報使之速聞
無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
江淮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為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賊由常道

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為可防自東平青濟
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為可防自青沂入淮陽而來則楚之淮陰為可
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也重兵據地利臨
之賊未必能遽渡而維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
一則我師情驕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久矣萬一賊騎抵淮則望旌
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昔將敗孟不滿沙則今
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拘斬
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賊或偵知有備由吾不意由間道
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見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
利害夫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非
其利我宿重兵於建鄴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賊未必遽來此
渡江之利也然亦有患焉一則鑾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

無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皆樂於南去恐或
別販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既動則必宿
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
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吾為
根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為得也若為宗廟社稷之
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為得也今當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
得已則姑為南渡之計無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亦不可不預為之
抹當權輕重緩急則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之患息也先詔
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遍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啟行則
西兵不驚非所憂也建鄴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
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
已莫止防淮而不為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其有三患亦

不免於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銜出入兩閘
渡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於朝夕之間亦恐舟未既而潰
河溺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睿慈深詔大臣熟講預
行臣嘗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采擇臣按曰宗報處置在我
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度淮則亦能渡江臣竊以為不容無說
大帝以十餘萬眾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
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或然也
守為御史中丞論守禦劄子曰臣伏讀詔書具畧以謂隆祐太后暨
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務量令從行與二三執臣宿將士庶單合
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興存與鋒鏑而同避遠近
咸悅以為陛下志存宗社先民後己雖嚮時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
百司各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此旬之間更渠未靖貽將來

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搖，無保家之意。竊謂陛下行欵移蹕以避狂
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未
能戶曉，悠悠之論卒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
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如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
也。熟謂江北賊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使謂六飛
不為固守之計，前日之語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
今日已迫秋，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為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
實者。今日官兵微弱，蓋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於建康
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棊布，責之將領撫循
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於數百里外。仍又關為盧寨擬兵
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然銷毒謀。自道御營使副，一意務
行按閱，事藝精熟。至加按實，亦不如今正單清。每旬日則陛下一

親歷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
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托，節已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三四
萬。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虜。少所有建
康府修築城壁樓櫓，節已督亦諸軍并力修治，責以日畢。于庶不
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以陛下如死
守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為進退，然而所向之方，當亦預定，以防震遂
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恐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
為陛下道。如有可采，即乞廣謀，早賜施行。
守乞以大河州軍為藩鎮劄子曰：臣伏見昨者車駕倉卒南渡，駐蹕
錢塘，虜未及殄，又遭明辟之變，天人協助，陛下復正大位，蓋爲精以
圖中興之時。然祖在江南，地勢褊陝，既或一騎絕江而南，則立致顛
沛。今宜及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未過三兩月間，忠臣義士所

為寒心。伏見向來敵寇州郡，往往堅守，速則一兩月，遲至數月或至
踰年而不能下。凡千虜騎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
迎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為可憂。臣
以謂與其棄城於賊，不如委之於守臣。今乞將大河州軍並依唐藩
鎮，慎擇守臣，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
奏置官屬，治兵討賊，皆得自便，使之扞禦外寇，弁敵中原。如虜騎侵
軼而能捍敵退師，則守臣可許世襲其地，為賊人自為戰守，庶可
得而用也。以至近京州軍見為番人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
理此。若或因其艱阻，同胃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
凡可渡越去處，皆募保伍量地人，若使應援相望，鉦鼓相聞，仍選大將一
員，先為防護，為保江之計。
守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曰：臣準本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今行在侍從、臺諫、監司各具利害
實可施行事聞者。臣伏觀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正是江南一岸事宜。
臣以謂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
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據城邑，修器械，具
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為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為之防，然後江
南可守也。然而江淮綿遠，南自荊南而至平江，北自淮陽而至通泰，
皆國家備禦之地。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盜未
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撫淮南之盜，一面措置防托，以為
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
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盡其力於所急。彼其所
欲耳，使賊由襄陽、荊南順流而來，荊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艦如今所
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備楚泗；若由京西而來，

則當禦於處處先遣以拒其衝次於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當
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禦司恭以民
兵相地形之險易遣宜措置務要明遠不慄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
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皆專恃大江之險而能却敵者亦必有制
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晉寡自謂投
鞭於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以謝玄兵統八萬乃能沮水而戰而
勝之今使賊由京東西淮南為南渡之計則當効東晉之所以擊敵
漫為得也曹操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求陸俱進可謂強
矣吳遣周瑜精兵三萬逆戰於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由漢江荊南
上流為南下之計則當効孫權之所以禦曹操然後為得也若止區區自
守江岸不為進取之謀竊恐未為得策又況狄人長於騎兵短於
舟楫為我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矣

上流議為至計若蘄黃先失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
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
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遂歸國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御舟楫坐風浪使敵人乘勢
而兵而東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從下參制置
使督屬將官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遁不問大小乘
輿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
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量遇賊官二等止放罷
竊恐他日賊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潰遁於中
途或無功而推佃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見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
爵秩益於賞罰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把截矣此在今日最為可憂
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

逃遁無功之人各蓋褫奪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甲務聊示寬恩以責
後効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援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
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
守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曰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
敵師止于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恐不
知所出近者頒降防秋之策章有六條人未以為然而內外臣寮議論
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和夜逸遂
揮而無補恐必誤事無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失望莫不疑惑為
敵所窺之處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差跌覆水
不收非若前日猶搞尚有南渡之計也該聞大臣臣政事雖曰
力類亦困於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於經濟之務蓋所謂文
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干求差遣精神益無補使其少

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謂之臣欲望
聖慈詔諭大臣擬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委之省長而行下除
授差遣則吏加考覈引用指退之吉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
以備禦之策者之何而拒戰者之何而固守者之何而縱上用命者
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
也昔漢王吉言於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不
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務在於簿書期會獄訟之
間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
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
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文況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
下留神天下幸甚
又論政事劄子論將帥局量淺文應詔條具畫進劄子狀曰臣正月

三十四日準尚書省遞到詔書一道令臣條具旁退利害以聞臣伏
見皇帝陛下駿發德音詢訪群臣廣求金賊之狂猝中原之顛覆後
群臣各效計策又恐臣愚不得盡言也復詔之曰君臣之間欺於無
隱豈非陛下之已失念覆轍之留戒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也
顧臣敢無辭而對臣昧死上三策惟朝廷已事之失無遠略無定
論無腹心三者國之皇業不足陳也臣聞自古夷狄之亂未有
如今日之酷昔西晉之亂元帝建都江左復興晉祚雖苻堅石勒數
雄之強不能窺視以守長江設險之固用一時人物之傑故能保有
延祚傳於累世自金人渡江飲馬以至于海遂據中國意所欲兼
與遠狩起於者主雖西晉戎狄之禍未至於此居安史相繼為患其
禍亦云極矣及至德復兩都不二年間相繼底定自建炎改元今
九年矣頓師南方甲渴之壞唯恐深入遠引之未至陵夷以至今日

雖唐安史之亂不至於此每歲防秋則相顧先擇避狄之地至春
事寧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此將相誤國之罪臣故曰無遠略謂
是也其次曰無定論臣聞古之為國者必先有立國之規模御世者
必先有役一世之術秦人欲并六國則使國人以耕戰之人非耕
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其故國以富強卒并諸侯且非獨秦也句
踐之取吳隋文帝之取陳必勝之計已定於敵之謀乃審度次而行
之自建炎以來天下日益於兵生人塗炭而朝廷無一定之論戰
無堅決之策乞盟於賊屬書祀甚祖望已甚屈辱矣而累經生留兵
未嘗得釋屢丘數萬竭民力以供億可謂困矣而每歲講和兵未
嘗少戢攻守之計紛然未決事之殊者曾不得 先臣故曰無定論謂
是也又其次曰無腹心臣聞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主腹心之臣相
與朝夕論議畫策算出一心如左右手昔晉武帝平吳也朝以

為不可唯張華羊祜杜預贊成其計夫舉天下不可而不能易三人
之可則所謂與所與審也唐憲宗伐淮蔡舉朝以為不可而憲宗所
恃以裴度武宗伐澤潞舉朝以為不可而武宗所恃以李德裕朝廷
苟有腹心謀爲之屬人主恃以爲固天下恃以不恐自兵興以來陛
下之所取計者誰也所任事者誰也所與朝夕謀見而納誨者誰也
前此非不妄任將相臣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臣
闢以天下英人異而下得人雖必欲爲天下得人此前世之君所
以日夜心思而求也今群臣從之如河中以將則陛下孰與圖
今日之事乎臣故曰無腹心謂是也陛下誠能選任大臣之以勝任
採用能將之所指顧誰敢不服合天下英豪之智力以討賊孫寇
之小醜豈其難哉伏睹詔語旁既屬諸將師遊念悉御敵之功圖
為善後之計臣愚以此知陛下未嘗一日忘經略也而非陛下肆然

獨斷親出總戎指揮諸將控扼江表則虜人經卷甲渡江如往歲又
失比上天助順而宗社之福也然臣聞今者虜騎之退以國主之亡
非諸將力戰而勝虜騎所比而逃也向使虜主不亡僞劉猖獗山東
之衆以驕輸賊亟敵人濟師驅犬羊之衆攻令守淮甸首出之謀歷
於賊欲力已窮矣諸將之兵只於暴露師已老矣欲進不能保後之
甚哉此臣之所以深懼而憂也其斜今日之進退必因賊虜自退而論
言誅討固詔旨諭訪而要言用意夫善後之計莫急於兵將財三者
先有一定之論必然之策付之得人而後可為也臣愚不識忌諱
昧死上封事惟陛下留察
紹興三年吏部侍郎汪藻疏陳事曰唐杜牧論追咎長慶以來
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
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兵數今藩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淮

法令制度品式條章皆自治乎。議政雖守千百年，無弊由治而無弊。所陌倉廩財賦皆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勤勞爲害。壤土三千里，推報七十年，後有天下除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

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求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若捨其本而計其末，則雖千萬言說無益也。戰國之弊，衆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參差乎天下，爲之騁。然時君用之，利可償害。孟軻、荀卿，其間獨曰一本反其本矣。蓋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無它策矣。今以自治爲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爲。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與已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夷狄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爲本。善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所謂修其本而末自應。未然未知其說也。

孝宗隆興元年，同知樞密院閻辭之上封事曰：臣聞爲天下主事要當順天下之心，明天下之勢，然後能易亂爲治，轉敗爲功。古聖王所以安中夏、御夷狄也，莫不皆然。舜之格有苗，禹之叙西戎，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事昆夷，宣王之平獫狁，率用斯道也。下至漢唐，其時

異其理同。在高文則結和親，在武皇則事攻討，在宣帝則受朝貢，在武德之初則說臣突厥，在貞觀之盛則生擒頡利。夫豈樂爲是異同哉。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有不得不然者耳。由是言之，聖人應世，初無私心也；立國本無定勢也。因人心之所喜爲之喜，故與民之樂而天下不以爲驕；因人心之所怒爲之怒，故一怒而安天下，不以爲黷；因國勢之强，有以成吾强，故日闢百里而天下不以爲貪；因國勢之弱，有以序吾弱，故以大事小而天下不以爲怯。撫揞指麾之間，羣心響歸，大勢堅定，而國計成矣。世之懦儒見執異議，若又爲誰伸其喙，以議吾之所守哉。紓一時之急，議百世之利，況以此世之虜之爲中國患數十年矣。自阿骨打之起，繼之以吳乞買，又繼之以粘罕，王室又繼之以亮。國王之危，迨今爲王，至五世矣。時異事殊，勢亦隨之。阿骨打一舉而吞遼人，吳乞買再舉而覆中原，當是時也，神州國之難，傷泰民心之久安，長驅虜處，所至城下，捽然有包山倒海之勢，其孰能當之，豈之亡也。命將興師，入寇江淮，長驅江南，瞰海而終不得志于我。兀朮之歸，師徒死傷，殆以身免，其馬甲仗者太半。兀朮用兵數，所失者多。虜知事力之屈，可以圖休息也，豈與兀朮等哉。則曰吾國天下大難也，使吾子孫一不振，奈必報焉，則吾國豈長久，若以恩解之。此和好之所以通也。和好既通，則許我銀幣，爲我稱藩，盡淮爲界。然後歸我梓宮，還我慈宮，蘇我南北生靈，各安其業。時問往來，情文周密。自締好以來，講信脩睦，無若此時之歡者，使豈不知，據此時之漢有其無不見聽，雖列聖諸陵，祖宗故地，皆可以次第而得之，措乎不十年間。歸姍亡何，起而豐戰矣。至今北人類能言之，是則和好之道豈非勢使然乎？亮之立也，夫惡卿蓋內歲患，發持兵，且臣多不安，朝夕惴惴，常惟恐討賊之師四面而至也。我方遣朝賀之使，以安之於是

遂偃然南面號令諸國而侈心肆矣狂悍自用以殺為嬉誅戮諸手
翦滅殆盡彼之決詹日甚我之順者日戚併兵藏滲生齒蕃息虜知
事力之全可以肆其猖獗也亮與馬欽等謀則曰吾國天下大讎也使
吾子孫一不振不必報焉則吾國從天不若以力取之此和議之所
以變也如承以餘貲罷榷場詔叔虔遣寨撫主藏謀深狡遣使刦我
兩淮要地以封爵召兵行令一不如意則擁境南下主宴淮堤篤充右
贊自安江以北之民被害慘若此將之懦者便亮不見殺則投籍
大江益無難焉鄙其積惡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變生肘腋
腹敗殺拔醜徒獸奔惟恐王師之踵其後也是則和議之變亦豈非
帝使然哉太上皇帝仁天智神聖御三十六年斷幾多難洞照事變
其於禦戎之道固嘗深思熟討屢試而熟行之矣陛下以大有為之
資克奉慈訓嗣守天位治民事神恭儉遜德無不周明無不燭悉

[illegible]上貽宵旰之憂抑嘗有以天下之心天下之勢告陛下者
乎自踐阼以來建議之臣有為陛下言戰者矣必曰金鼓一動魯屬
風靡則兵不血刃可以收疆土復陵廟吾為此說者王師所至城邑一
空破泰州則殺泰州之民入海州則殺海州之民奪宿州則殺宿州
之民京西陝右往往皆然昨所謂拯民於水火之中也繼之以女藉
閫志業甲來歸中原寸地亦不可得爲在其為戰有為陛下言和者
矣以厚禮將幣以卑辭書降兵息民處乎兩得然使命數還而地
至於國中而不得伸其志者矣有見止於境上而不得通其辭者矣
以此致和未嘗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也焉能必其和有為陛下言
守者矣以增陴浚隍過其衝以積粟聚兵固其本來則勿與角去則
勿與逼然長淮東西延袤千里兵少則戍不周民貧則用不給況者
泰城壁修堰埭皆取辦於兩淮之人而郡邑疲敝不堪其擾而守未必

能固也設欲固守非經營數年未能就緒夫敵怨吾其何以支守雖
長策亦未易以一朝集也故欲戰者以和為姦謀為辱國之羈欲和
者以戰為先有為殃民之後而欲守者又以戰為邀功和為怯懦謂
和戰皆非為全之策三說紛然互相矛盾得此則失彼舉一則廢一
國論未定士疑未孚斯民盼盼然不能自保嗚呼胡不觀天下之心
審天下之勢參三說而用之和非實之計盟也太上皇決策講好意
使以先之和遣鄙遂定知其勢可與通也非用兵之時也及亮之敗
盟也太上皇出不得已從兵以應之而亮獨自斃知其勢不可與通
也非遣使之時也以此論之和戰守三策善用之皆足以收功不善
用之皆足以敗事使勢可戰也雖樊噲以十萬橫行亦請以三千騎
要吾亦為之無不勝者勢可和也則魏絳之五利可致賈誼之三表
可從吾必為之無不諧者勢可守也如宣帝之罷兵留田光武之閉

關謝質吾必為者無不濟者又胡可外天下之心悖天下之勢哉臣
必執一說而自以為得乎臣頃歲出疆至河朔見所過州縣全盛如
故入則人物繁夥閭閻充盈出則耕桑彌望牛馬被野然後知二十
年息兵之效不為無益於斯民一旦虜人叛盟奈子又復舍我前冬
虜過淮甸白骨如山蓋其殺人之禍皆起於逆亮一念慮之間而兩
遂至於如此豈不甚可戒哉今虜勢衰虜計窮委兩國相角而以
便均兩國相持而其患豈欲戰者少不欲戰者多蓋兩國之心也欲
和者衆不欲和者寡蓋兩國之勢也臣聞之北人則曰虜亦欲發人
丁甚下莫肯聽命又聞之士大夫則又曰近虜帥皆書于督府求閒
于廟堂者有通和之意陛下視人心之所向度國勢之所宜不知所
以應之何如哉臣願陛下因天下之心乘天下之勢特遣信使諭以
至理告以誠心與之委曲評議使知和好之不可以虛辭令又知和

好之不可以舊例拘則吾事濟矣或曰北虜而遣使奉其如不諧何
其如不見納何臣應之曰使之不諧非使者之過也使之不見納非
使者之願也顧當時所以遣使者失其序耳何謂遣使失其序曰正
使一也而所以遣使則不一也有和議未定而遣者有和議已成而
遣者和議未定則以未定之辭與之通慶弔有所未修也報諭有所
未及也如紹興之初遣韓肖胄孫近之類是也和議已成則以已成
之禮與之接名分有定論也書辭有定式也如講和之後遣何鑄之
類是也自逆亮渝盟和好絕矣和好既絕今始通焉是遣使以議之
則是和議未定之時也我方有所議而損益之未可必又安可遽為
賀慶報諭而遣之其曰賀登寶位則是和議已成矣往年以賀為使
者舊例焉彼復以舊例取必於我又焉得而見納哉今臣之所謂
遣使則不然當以審議為名以韓肖胄孫近為例審也者致審而後

定議也者必議而後定和其本於誠心乎在所審也其出於詭謀乎
在所審也名數有未安者乎在所議也疆界有未正者乎在所議也
禮幣之厚薄有未審者乎在所議也為此遣使彼安得不納審此詳
議彼安得不諧和議或成然後有所賀則賀之有所報則報之此之
謂遣使得其序或曰遣使得其序遂可去兵乎徹備乎臣應之曰遣
使所以議和也和雖可必亦當待之以不可必使者出境則進中令
諸將各整其師淬礪鋒刃振飾旗鼓銳待敵常若兩陣相當者則
是使者之行自不妨於戰具也大軍列屯分據要地將帥陳臣嚴部
遠斥候力控江淮之險則是使者之行自不妨於守備也夫戰和守
固相須而並用者也善為國者可戰則戰不為戰而廢和也可和則
和不因和而忘戰可守則守不膠於守而絕和戰之利合而論之則
一而折而言之則三者明可忽哉昔唐之甲賓曾也聘究義歟對曰安中

固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噫斯言豈為一時設哉惟陛下博
覽兼聽詳究利害觀人心審國勢與時變通權以奇事先執厥中而
行之天下幸甚
張浚田奏楚泗等處守禦事宜劄子曰臣二十七日宿平原鎮至雅
坑副官左精喬到御營劉分一軍臣詳已抵硬契勘楚泗守禦利害
臣劉去龍盱州係緊要控扼去處陳敏一軍在彼最得已成
家計緣敏下至士卒盡挈家屬節次來居盡以此城必可倚仗
兼臣近聞此皆人材強勇已能措執亦敵便捷行陣膂力少見其比
而又兵將諸笑指議者每皆心服臣愚以為敵可爭以守泗無疑者
城泗之險雅兼之便在我得計為多更乞聖慈諭劉寶專任淮東
之責速歸楚甘羅壩先立家計其城直臨淮岸在兩清河之間居
淮泗兩州中實觀控大兵應援諸今劉寶鋭其起以舟師守清河蓋

此處可以為屯若河口有備則楚州正在腹內而淵接之計盡細甘羅
城其楚州即合作第二重家計寨惟是陳敏一軍通一萬三千餘人今
至九月中理須盡兵所有淮西戰備之要家臣至和州滁州列以秦淮
東具州一帶以六合為重於盱國中其敵輕入泰廬之要路及和州
為也大兵正乘其後絕糧道敵營計皆可施淮西之兵山立不動兩人
直取輕捨此兵豈犯淮東六合當其前淮西襲其尾進退當難究值
奔敗受敵狼狽處用兵日久今不出此臣竊惟兵者國之大事聖人
生物之德本於兵行年時十雖在遐論則思衣處宗敵故聯學凡
幾機曲折謂欲先後常恐說兵而近世文武之吉徒事空言孤臨道
途雖有實用是非毀佩其可此詳目非陛下神武天付待之子必臣
之區區何所布露三司兵精新尚有可議者陛制以下多未得人今
此歸休陛下一大料理之將不高秋親臨此數為之被嚴當罰示明

往復虜兵勢重去處遣王琪策兵趨取利以入俾得其。
孝宗時蔡戡乞修江陵府城上奏曰臣竊謂南北既分荊州最為重
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巴蜀
漢要地以圖北方昔曹操平荊州於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作
舡艦遺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及周瑜
敗之於是乎有長江中原之志乃欲進取蜀得荊州因守其地足與
馬懿持操聯與將軍從事[illegible]以聞曹操始方可圖也當時以荊州
要衝[illegible]力爭之[illegible]以大將鎮之[illegible]以制虜遂成疆時
[illegible]自古不輕而重明矣恭自靖康兵寇以來號為根本之地
陛下重謹神略經理淮襄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曉曉之官
朝講夕論左討右議虜之熟矣尚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為江陵之
蔽障之人為襄陽手足也江陵於淮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為一
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於股何恃故其勢蹙則腹心危矣今襄陽有
城可守有糧可食有兵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虜自鄧州阿而[illegible]
以直趨江陵虜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取江陵[illegible]不能
分兵而為之援又不得棄而[illegible]城自保而已江陵無
壁疆壯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
失則吳蜀斷而為二長江與我共之險而下如高屋之建瓴水豈
不殆哉若自辛巳出虜攻襄陽退無所據長江猶衣帶之水直扼長
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襄以守為疑兵江漢以疑我師初無意於荊
襄則襄陽遂於兩淮聲遣於韓滄故敵人去難而即易舍遠而就近
今既不利於兩淮矣謀臣策士為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憂
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不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不恃
其不攻為今日之計莫若勝江陵之戍增襄陽之戍抚陵即之險增
戍抚險本過彭東實西泉多益寨在陛下一顧盼之頃耳惟江陵之
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若略修則無益守禦大修則不免
勞費天下之事當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於
國有益於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役十人費百金亦
有所不可也城要害之地為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暫勞而永逸
亦何憚而不為哉臣嘗計之竹木取於山陶瓦取於陶工役取於軍
費可省者不過磚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
過百萬年可成臣區區之愚亦望聖慈斷自宸衷諭陛將在會年
三十萬直擇將帥之材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物則出於對
付之總司率于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更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
辦竹木塼瓦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
事又擇材[illegible]為下[illegible]俟與荊州守之為知襄陽之制置者可以
坐以制襄二城為掎角之勢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然後敵人窺伺之心
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亦本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
日狃於常守狃於習情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在而難[illegible]嗟
及夫臣冒責在旨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
甚臣無任惓惓憂國之至。
戡又乞備邊奏曰臣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思中興之治千
載一時建議之臣莫不以恢復為己任玩歲愒日未聞成功陛下固
已察之設外堅和好內修主[illegible]修政事以待機會可謂得上策矣
臣聞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是故於無事之時必先為有事之備事至而備正猶已雨而徹桑者
太寒而索衣裘不亦晚乎向者每稱曹閔十餘年間時時交馳邊烽
不驚南北之民得以休息有制一作舉務飾太平示天下不復用兵

及其遊兵與罗長驅而來。如入無人之境。踐躪淮甸。將取長江。人心
嬴憚國勢迫蹙。幸而上天垂祐。虜酋授首。使亦潰棄甲而歸。日非
九廟威靈兩宮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則安危之機未可知也。然
而天幸不可以為常。和好不可以為安。貪婪變詐之虜不可以為誠。
不忍所以先備而預防之。萬一虜人出吾不意。掩吾不備。然後徐為
之圖。豺有後時之悔。臣所願州郡選將練兵謹思戒。是亦臣所當言
也。臣愚以為防秋在即。欲望陛下廣諭大臣。申飭邊郡。凡事所以
為備者。悉舉而行之。又當講求其所以未至者為之防。或有緩急。
吾有所恃而不恐矣。如是則以守則固。以和則久。惟陛下留神幸甚。

戰又論守邊奏曰。臣恭惟藝祖皇帝以聖謨神略掃除僭亂平定四
方。其夷狄西番不敢犯塞。雖非後世可及。然嘗觀其潛然而制置之要
為得宜。駕馭諸將最為得體。載在方冊。班班可考。其大要則邊臣之

將帥各以守二邊。假以事權。使以節度。久其任。責其效。當是時。郭進
控西山。何繼筠領棣州。前後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十七年。董遵誨
屯通遠軍十四年。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王彥
昇在原州。皆十餘年不易其任。二郡管榷之利悉以與之。又聽其回
圖貿易以佐軍費。許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得從便宜。只
帝深處把捻之名。未立行營部署之號。有邊功者厚加賞。往或不
通。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皆有餘財得以
養死力。使為間諜。二虜動息必能先知。預為之備。設伏掩擊。所向皆
捷。二十年中邊塞無備。其兵力強盛。武功無世近古未有。伏自國家罷
兵講和以來。祖邊守臣非書生文法者則右選子弟。不二年而一易。
之國家間暇之時。使之撫摩凋瘵。安集流亡。或其所長。責以禦侮折
衝。參邊圖則不勝任矣。往往來者曉兵律無異以苟歲月。若軍則倉

皇奔竄以逃一旦之命。間有忠義之士。不過一死而已。於國家何補
哉。臣愚欲望陛下仰遵藝祖皇帝故事。行下總領都統制司廣擇文
臣識義理可以親民。統制兵官各守本地界。擇邊州郡剌使廣察
其能否。然後除授。諭以久任。無為苟且一時之計。使草帶本軍人馬
隨行。仍許招募勇敢以為軍佐。經理財賦以備犒賞。又擇有才為之
佐。少寬文法。厚給廩祿。無責之以錙銖。募集鎧甲兵仗。修城壁
儆以為有事之備。出則緊要。入則自保。緩急之際不待調發而兵四
集。奇以互相應援。以戰以守。必能成功。惟陛下財幸。

戰又論唐鄧間道奏曰。臣恭惟陛下。被飭僅叢豐南北外修和好
以待可乘之機。凡國事以為不虞之備。故集守之策。尤留聖慮。至
如分江陵之戍。青襄陽之城。凡所以備敵者。纖悉具備。卻見聖謨
折衝萬里之外。臣區區有愚見。敢為陛下言之。夫朝廷之所以城

守襄陽者。豈特為襄陽計。蓋欲以捍荊鄂而保吳蜀也。今襄陽深切
壁城戍以重兵。築城以為隄。堰水以為限。自可無虞。其如唐至鄧百
鄧至荊皆有間道。相去不五六百里。騎兵馳走二日可到。緩急之際。
不惟襄陽戍兵應援不及。亦恐荊南制置不能救應。鄧有城不固。荊無城
可守。豈不殆哉。臣愚欲乞東修蔡陽古城。西修光化舊城。各戍兵千
人。以扼唐鄧之路。或只於襄陽擇城戍兵千人。亦足以守禦。仍乞分
委荊鄂都統司。條議修築荊鄂城壁。以漸為之。期以數年之積。一切
襄陽之制。既有城可恃。有兵可守。庶免虜人窺伺之患。陛下可以寬
西顧之憂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切行下京西安撫荊鄂都統司
公共相度利害。條明聞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五

禦邊

宋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論唐鄧不可棄兩淮守禦之策。上奏曰臣伏蒙聖恩賜臣御札，恭明旁燭察臣區區之心，念數千里之遠變亂有加，臣下拜伏讀，允頌此身不足以報，蓋嘗自念以副陛下任使作成之意。臣契勘唐鄧二州雖非形勢所當，而足以為襄陽之藩籬，藩籬存則襄陽固，襄陽固則上流一帶可奠枕而臥矣。為是唐鄧不可以輕棄。而無險可恃，又不可勞兵遠守。臣故與一將共議，欲兩留重兵聚於唐鄧之間，因新野古城立為勝勢，則唐鄧重而虜不敢進兵深入，為必取必守之計也。蓋唐鄧不可以兵守，但以兵勢守之，虜嘗知官軍之力聚於新野，而深溝堅壁，示冥之戰，當清野之後，無可因之糧，若又多出忠義之兵抄略其糧道，以臣料之，虜未

必能為旬日之留，又豈能必守吾唐鄧二州也。官軍少而虜兵衆，要當以智算勝之，使之深入而不能以久留，則唐鄧終為我有，是為以國而上流自安。此臣得於群策以為當然者，如周葵等以荊州兵保湖陽，用王宣之說以荊南兵保順陽，相去既遠，兵力多分，唐鄧中虛，無可恃之兵勢，虜何所顧忌，眷唐鄧而不堅守也。兵有機會，又須臨事以應之，但比來諸將為國致命者少，謀身自便者多。臣今來敢以二城置度外之說與二將言之，蓋恐二將知陛下已許臣棄唐鄧，意氣逐墮，不為進戰之用也。伏乞陛下重察。又今日置政之弊，陛下數詔之間，無不出自聖德明達，而諸將敢不心服膽落，掌兵改習，以參明訓。臣先日所奏止是兩軍屯於襄陽之數，分戍之兵不在焉。臣據王彥申到兩軍總數，今具別劄。是臣究其中軍凡四萬二千人，今而雜兵輜重大類凡二萬六千四百七十九人，是輕兵輜重太頭占

破之數，過於甲軍之半，未可不略行整頓。今明知所謂上下相親，兵力單寡，平居冗費，緩急誤事。其明效大驗，臣竊於兩軍親見之。此臣之所甚懼，有心於華者，而貽事未一，數諸已四，馳萬里，雖明亦臣所甚憂也。臣先日既奏欲以交其歡，今又明白以示其好意，使各自為謀，而自揀其過虛頹者，補之老弱者，則放之。占破強壯者，拘集之，期於甲軍之數，加多以待國家之用而已。若久之而有不去之劄，臣當隨宜從長行之，別具奏劄。伏乞睿照。

允文又論措置唐鄧一帶為必守計，上奏曰：臣伏惟陛下聰明睿武，出於天授，當和戰二議，群言紛亂中，獨運聖斷，不惑不移，去歲是時歲歸於虜，不獨覆載之下，一草一木皆有嘉生之意，而虜之精魂無不遠，彌虜之氣亦奪矣。臣比聞已遣胡昉等先往議四州之地，而一使人復發且留非土以待，則聖謀既已堅決，據探報虜帥留昉等驗

騎吏往來，臣料虜亦無不從。非又當有的報，況近日虜精境上虜兵名為東南行，而其實東北去。首真女真契丹人來歸，其說亦合。識者以此為中國恢復之機，雖一胡馬用胡虜何敢深入與我爭此四州地也。今虜中多事，臣竊見陛下不棄此四州，已皆於行下近與唐鄧兩城，不可以不措置為必守之計。臣嘗奏委官屬前去相視，而鄧州城多頹圮，樓櫓守禦之具亦未備。臣今日已令王宣等往一面修凡當計置事，臣已從本司一面繳置應副，惟唐州城初未修築，若既知之，勢當於二三月以後兵戍，所應農事未興之際量行營建，若自視見，其方城大成山各依險要為小堡，而唐州有城濠為戍兵家計，則襄陽之藩籬固，而國家上流之勢有泰山之安矣。臣謂之群議仍為富強，況汝河之運可以直抵唐州城下，無飛輓調發之勞，而可以積粟。異時則是有進取之圖，此實道路之所從出也。豈不獨守而已，少

預知戰有定論別具奏稟所有兩軍人馬先不住增教教强弓弩各五
輪正旦亦令就教場拍試小人志於得利不以爲勞互相鼓勸以希
賞不待入教場自習事藝五有出入少能爲陛下用也至如絕邊戍
守之兵亦令兩都統分差統制官前去按教整治隊伍留乃繳備以
勸勉之矣伏乞睿照
允文又論親臨唐鄧措置修城之後上奏曰臣奉聖旨目今荊襄別
無事宜可令虞允文趙撙王宣依舊回襄陽府仍措置兩軍官兵更
番休息臣恭依聖訓契勘荊鄂兩軍人馬統制將副已依分作兩番
休息第一番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各歸本寨亦已分照諸軍
體例量支起發犒設外其唐州第二番係試官兵亦已回襄陽依舊
入教臣於五月初二日趙撙王宣於初六日各別起發陽去訖臣自去
年秋初到襄陽詢訪邊防利害凡士大夫之知兵者皆言湖陽小邑

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六　五

僅二三十家又無城壁非必守之地比郢州平關東北一面境亦無
尋丈之險唐鄧在綴急退保襄江可見可守唯唐州之方城有大山林
木可戰可守實古之楚塞俗亦謂之方關今鄧無城池諸軍無家計
可保又糧運畫仰民力或有不給之憂諸將每以此語臣他日徒
容問之諸將亦云形勢之地當在方城以只以糧食爲辭臣既審知
如此時虜兵臨邊日夜訓習將士以待戰用力未可誤會行臣案上
言修築是州城壁十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令制置司措置以和戰
未分施行未得須城唐之衆未嘗敢忘於今年正月初三日初九日
兩具奏知大略只謨和戰有定論方興工役至三月十一日金字牌
遞御前降到都省府黃榜乃敢遣趙撙親往唐州規畫計度工料至
三月末間回議定分軍爲兩番第四月內暑氣未盛時興築於一月
內訖事蓋五月以後大暑大雨八月以後又邊防秋不可使戰士更

就使役也當趙撙城唐之日鄭擇探報虜兵內徙遠者而出救不意
來救士卒病焚倉卒之間尊我軍於城下不可不豫爲設王宣以輕
甲屯方城名將方城諸陽陂爲屯田之用其實遠斥堠謹防托絕虜
奔衝之患其他要害去處亦遣偏裨設伏所以固唐城之單也常
消意外之變故也臣既先奉御札令臣每事親臨又兩大將臨邊而
臣獨居內郡必謂臣憚他日遠慮看見輕之心又見陛下分命兩宣
諭往淮東西措置臣何敢偷安憚極邊之危煩暑中一行也臣至唐
州得宣得擇報虜帥劉官軍大將會於唐鄧中奔走驚擾頗爲懷戰
之抹兌覺人知覺我師之舉之也引兵又退數舍而蕭定遠為遊以
四千騎走以衆謂虜之弱勢至於如此而臣竊自咲者能料其來寇
不能料其遁去也大抵無事之時戰恩其憂不敢息怒所以爲有事
之用如自以爲無事內循度日則一旦事至雖窮晝夜之力有不及

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六　四

爲者矣今唐鄧二城及樊城皆已畢工餘小小敵柵砲座之類當次
之兵旋旋爲之而必河之粮船相銜而上終歲可以不役一夫邊至
秋也或戰或守必爲萬全之利如朝廷必欲棄此二州臣已具申乞
別遣官矣況臣之病寒暑病交攻食飲日減華髮蒼不禁盡其餘
國之志展尺寸之力於後日以備陛下使令之萬一也並用已知其不
可奈何而安之曰命臣已累具奏仰于天聽乞賜罷免今既歸蜀以
便醫藥餘年寸保而晩節獲全敢忘陛下今日生全之造臣已力衰
行次郢州伏望皇慈特照前奏特賜施行
允文又論唐鄧州必不可棄上奏曰臣至孤遠而被二聖非常之知
始終異等之勝日夜念所以報神明寬臨之今者唐鄧二州名爲空
城其實繫上游之存亡甚重臣不敢言其形勢之扞蔽地里之廣袤
戶口之蕃庶與異時進復中原之漸猶有一事利害至切不得

奏稟臣去秋抵漢上防托之兵雖遽防以不至於憂虞猶必可寬此
頓者虜在潁昌蔡鄭為窠討去襄陽為遠使其引兵深入則糧道回
遠必以人力車乘而運勢不容久留也若無唐鄧而虜人以唐鄧為
家討去襄陽為近聚兵積糧一旦進發可半日抵城下其糧道自唐
州之泌河順流而下直抵漢江可以與官軍久相持而漢江之險我
且與虜共之矣漢江在春冬之月可以徒涉徑度之處凡三十有二
臣欲親行漢江把截五月漲潦其蔡郢間坐舟尚有著淺不能行處
郢州又在江之北是用積糧十餘萬為守虜若於此分兵駐守則官軍
陽越於人真用德順往年之憂況京湖糧道逐絕秦蜀馬路不通又
虜兵家可以入陝西可以窺荊南其勢披淩兼之兵力有不能支矣
此皆兩路士夫軍民之所共憂而臣一一親履其地知其事之果不
可不慮也臣非不知陛下許臣棄此二郡則臣之責輕又非不知臣

棄此二郡與將守舍可以保任而希進臣不此之為而區區然必進
其自危之說者復日之憂繫宗廟社稷至大臣今於此寧默而甚速
將寧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而祖宗在天之靈必不赦臣矣臣爾後
論奏莫不委曲詳盡伏願陛下審思而徐行之臣日亦一兩進言為
論朝廷子細熟議決重念臣病已沈痼決不能支持於今春奏云
或棄地請罷臣即挂衣冠而去不敢先負陛下臣今敢陳此言惟扶
力親書始以見臣寧死不敢忘君之義惟陛下哀矜深察之
先又論固守唐鄧州方略上奏曰臣昨准金字牌遞御前封降劉
三省樞密院劄子恭聖旨令臣同趙揆王宜詳議將來虜人侵犯唐
鄧合作如何備禦條具聞奏臣契勘襄陽為吳楚上流襟帳之地而
唐鄧二郡實襄漢之藩籬臣不敢引古為訂姑以近事證之當紹興
講和之時割此二州以還虜而襄陽之疆封才數十里無一山一水一

城一池之限至三十一年逆亮叛盟劉寶之兵出唐鄧官軍無一戰
之地一旦使自先化順流虜我軍於襄陽城下是時亮之意不在襄
漢但分兵為犄角相持之勢會亮死虜引兵去唐鄧之民開門以納
官軍遂得復此二郡為上游之藩籬此天也虜入寇之路雖亦不一
如蔡之確山徑出比陽之鵝路徑出南陽鄧之紅平商虢之峽口
徑出內鄉然自潁昌以至襄郢今為虜之寨路自襄郢至方城實虜
入寇之大路昔唐州無城又無積糧趙將不得已開湖陽之壕以
依第舞衝寨一以就唐店之糧地勢肥然湖陽無城可保嫁又淺陸非
與虜相持必守之地今起增修唐城既堅高與鄧州之城表裏相為
應援又泌河可以舟運直至唐城之下城中既有儲積官軍有糧可
食有城可保家計固而諸軍之心亦固矣虜若自蔡鄭來寇唐
不獨糧道回遠必以人力車乘而運固無餉之給視其糧者以少

兵而委以不能進攻守城官軍之守城者足以破之若以重兵而委
則官軍之守城者可堅壁不戰以待援兵之至蓋湖陽大兵進可為
唐城之援背南之軍出新野南陽而與之合則虜腹背受敵騎日相
持虜雖盡力屠引兵而卻豈不為官軍追襲之利也或曰虜兵之來
他路錯出不止於唐鄧而不思二城堅守我之官軍合勢持重而不
戰勝負未分虜豈能從他路徑至襄陽城下蓋無此理也況他路險
去郡各分偏師以保之緩急又遣神勁增手為之助而全吾大軍之
力因地利以致敵敵至而不能與我之戰我之雄兵與忠義兵又抄
絕其糧道敵豈能久留以與我爭此二城使爭而得之不知其何
以為必守之計也今兵六七萬以上則無糧以自給若三二萬今官
軍可護嘆破之矣士大夫之憂任以或棄二郡虜得以為家計積兵
廣淡與城自固一旦鵝毀襄陽之藩未必可保周至二郡之糧以臣

鼓之。自今以往，必不煩諸將之憂。試以去年春及今年春較之，已有明効，可釋群心之疑。臣嘗檢照案牘，去年春，湖北二萬人屯唐州以應敵，未過旬日間，而起七郡之夫，運糧赴軍，紛紛猶曰乏食。今春以二萬兵城唐，積二十五萬五千斛，後踰月，諸軍飽食之外，尚有二萬餘碩見在。盡措置水運，比陸運有間矣。雖虜之來路未可前料，而兵之捷振亦難執一。至於形勢所在，有兵以禦賊，有城以保兵，又有糧以給兵之食，皆足以為唐鄧之根本也。趙將王宣各具到守禦之策，與臣之說大抵亦相類，謹具進呈。欲望睿慈采臣今來所奏，更賜詳酌，以為方略，撥諸將俾得以悉力奉行，不致誤事。伏候指揮。

兄文又論固守唐鄧兵勢糧運上奏曰：臣伏蒙聖恩，賜臣及趙將王宣御劄一封，聖讀陽逵訓，坦明而聖恩不遺，面示如然之。臨下拜感激，顧犬馬一死，誠不足以報也。臣伏讀聖訓，以臣所奏堅守唐鄧

而諸路有可入寇，劇別未見條畫，此稍異。二郡而全勝之要未盡見。臣愚聞淺識近，慮有所不盡，皇恆載，實無以自審。而先日三省樞密院指揮，但問將來虜人侵犯唐鄧，各作如何備禦，誠臣所當上答。鄙為詳而不能盡，引餘路併論之，此臣之罪也。臣自去年秋至今，上以諸將言兵力單薄，臣與之共議，悉以諸屯散漫之兵，聚之要地，以為家計，望觀虜入寇之路以應之，已嘗具奏知矣。今戍守唐鄧之兵，但仍其舊，以二將當虜來之正路也。依舊籍，唐州屯一千三百餘人，方城屯二千餘人，各以一統制或一統領主之。而湖陽戍兵與軍五千人於鄧州，以備報也。鄧州軍二千四十餘人而已。經急捍虜，已有成規。大抵如劄從今所具，皆鄧之上策也。但去年有可憂者，唐州之運以人力車乘，而無城可禦。虜騎一旦猝至，所謂一統制三千也，兵無以自固，而湖陽及新野援兵急不相及，則郡圍破矣，甚可憂，今爾

矣年湖陽之屯，趙將之兵不過二千，而王宣之兵在鄧州者亦不過二千人。今有一兵留戍新野者，臣前奏乞留軍之守唐城者，可堅壁不戰，以待援兵之至。如湖陽大兵進可為唐城之援，荊南之軍出新野，而湖陽而與之合，則虜腹背受敵矣。是與趙將之奏所謂於湖陽唐州一帶接應也，而軍馬維急，各起爭利，臨臣之奏亦無甚異也。趙將奏乞虜自方城入，鄧州則荊鄂兩軍固當會合，則王宣分兵應之，其路自當出新野。而新城則是將宣之意，大略亦相一也。自去冬二人守鄧，鄧之兵□□定，先日三人之奏，又已互見，固是大體。異但臣等於此□□能□其意，以致上煩朝廷之鰓，又臣之罪也。至沙河之運漕道艱，而舟小所載不多。又自三月至七月，而舟其□□，唐州湖陽前所具長年守戍之兵，與比陽之戍六百餘人，今合自孫州陸運應副，歲凡用糧一十一萬四千六百餘碩。去冬以前，無城以

積糧，又月積人力，以陸運故，諸軍之食有足有不足，將士每以此為憂。臣今歲措置沙河之運，亦不過年計合用之數，而經畫建屋樓之兵，使有糧可食，計已食之數，讓稽發而已，不至倉卒，謂兩番數萬丁夫也。積既十一萬有奇，而馬料又凡六萬六千五百餘碩，沙河水力尚未敢必其盡如數，要得有大蓄積以資濟也。要漢□□之物目至多，紙上所陳得一，覽一可備後關。前者非奉廷錄，到下問臣，亦不自覺其言之不達其意，而今春又不得不與朝廷明辨也。伏奉御批：唐州勿輕棄。陛下係居九重之中，而明見萬里之外。嗚呼，盡之矣。臣為□難少須趙將王宣具到今次合報事宜，一一劄具奏知。伏乞睿照。

兄文又論荊鄂事，乞戍唐州積糧，免差夫運，上奏曰：臣伏準金字牌□□封到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於四月□將□事兵劄

軍日以住營最遠之人先次發回其餘令更番休息日下措置聞奏
仍預修兩軍寨屋等事照應得德意賜明軍士雖贅不約而會臣
除已遵依施行外契勘唐州最為控扼又當兵入寇之衝而地理頗
遠不惟諸軍戰守無以固其志而遠年糧運亦無限防以手不覺遥
時調夫往來於沿陽達運委是重困民力而軍糧不繼臣自今年三
月亦河水生即措置舟運見今已起發二萬四千餘碩若所運不已
至七八月間以將來防托進取之用既為便利又免人戶長年差役
既得御寶降到黃榜臣即與趙樽商議將本州子城舊基稍加開拓
自今月二十九日為頭措置分番人為兩番每番十日第一番工畢
即令有家累人歸鄂州歇泊第二番亦如此施行其城身并工築餘
乳口樓櫓泥飾之類就令雷成之兵并餘下工匠就諸軍不足於役
不至困苦其荊南軍亦將有家累人分番休息其無家累令見亦措

置本修葺舊城以為漢江之外襄陽諸寨須家計固則於進取可免
後憂也惟是殿前司兩軍見屯鄂州臣已移文招諭劉官索史王公
陸候到當面設定別具奏知伏乞睿照
孝宗時兄丈又論收復鄧州分兵守隘上奏曰臣竊見鄧州以孤城
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虜因復賊生巧計節次與吳璘商量分
那官軍并力必取也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子以申折
事宜奏知去訖今日得璘捷報劄目陛下以聖德淵往威靈遐暢諸
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鄧州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兩路可
以通行馬路可以摠舊又相耶將官軍及弓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
以分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慮獨
南山駱谷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解士夫
之處皆以為憂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人馬數中量留一千五

百人今日已令傅忠信前去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
就委傅忠信前去招諭以壯軍勢以弭盜賊又與元重地不可略無
人馬為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統領官閻寶結集義士寬試伉健之
人教習神臂弓以為戰守之備并擇吳璘將兵屬中日添生兵少缺
從劉虎乞一二萬人應援臣累常表漢江淮之兵萬一抽那不行臨
時有損指準卻致失措望自臨事應作隄備庶決保蜀境觀釁而進
和寧陛下諭旨
乃又以□□一□為心守之備上奏曰臣近者竊聞外廷之論謂
財賦搖蕩多□好襄陽探報卒多急切成以為疑臣妄稱其言實
之兩處所報不為無據然累日細思殆非二守臣者徒有直持虜於
淮此京西為謀用力有不同爾據探報且以象轡一事言之猶恐不
過二三萬騎而唐鄧之積乃數十萬頃兵與甲之數人猶恐過則

載之上流不可不過為之防也今王宣已致仕見琦初到鄂荊襄陽
西當議所以為安守之備者不一陛下既被遣王彥付託將合中外
更慶臣愚謂吳一到荊南使不可輕動如因其赴宣參自鄂州取道
襄鄧凡是防禦要處親得與將帥守臣審議定以聞則後日亂萬痛
襄前審可無如顧之憂而吳之此行將帥亦可少見陛下委付之意
夾往曾之言不能自已乞自聖裁
兄丈又亦措置清河口防托虜舡戰艦上奏曰臣探陳敵中坐奉
聖旨令審切措置清河口防托戰守事臣有以仰見陛下將守江淮
之機要聖算無遺矣謹按所中謂虜人舟船動以千百順流而下凡
楊泊去處即是登岸之路我軍雖欲阻之形散勢分終莫可禦其說
既當然以劉錡劉錡用十數萬之衆不能捍清河謂莫若益兵五萬
人守楚州盱城也則楚州未能人謂莫若益兵二萬人守高郵分兵屯

踰口鹽城與化黃湘四處。此其意在守高郵而已。所謂圖其易不圖其難，不可不辨也。虜累年以來，打造戰船，教習水戰，皆在山東，拘收艘船，多積聚，亦在山東。出山東而爲兩淮之用者，獨有清河口一出。清河不獨順流而下，皆是指泊登岸去處，如敵之說也。使淵涇而上，沿楚泗濠州而至於壽春，則淮西之虜亦可以足食。逆亮南寇，兵糧山積於盱眙、濠州，皆從清河出。亦從淮而至臣與癸未中之間以來所至實淮所運豐青春縣井西官軍今若不於用力少處措置，却欲增兵五萬人而後守楚州，增兵二萬人而後守高郵，爲計亦左矣。儻令朝廷有兵可增如敵所請，而虜之糧出清河者，上而盱眙以給軍食，則天長一帶虜兵可以府各。又自盱眙上而至安豐，則淮西之虜亦可以爲久屯之計。是誤兵以守楚、高郵，爲捍蔽維揚則可，而非能扼遏使虜不得久屯之上策也。趙李左車善知兵者也，欲扼井陘之口，以絕漢糧道，從間道所擄，韓信不敢遽進兵。臣愚謂左車之策，本用之於清河口，虜兵雖衆矣，不敢輕動，動亦不敢深入，可必也。臣到鎮江，見成方議亦必欲守清河口，盡到蜀者欲於河口之南因甘羅城舊基築小壘，截車載船以待用。韓彥直欲洗船打撈惡子於虜人叛盟出師之初，與成方之說亦合。又引周明、韓貴見臣，謂深知清河口地利者三人，見育本軍自効，故願効死力也。彥直以總計當赴奏，故乞邀虜而賜宣問，如有可采，乞即令□附施行，或乞令彥直同成方安切措置兼兩淮措置得旨施行言之於中故敢有言之伏乞睿察先又論德順實戰之利可野戰已奏聞。臣自秦州同吳璘商量措置，促王彥揚從儀合兵以圖鳳翔。又德順四十里內延今渭野交調發人馬以助軍勢，已於九月二十日奏知去訖。遣探擒從儀申合喜走入渭州，及據探事使臣狀申，虜於九月二十五六間遇以游騎於剡馬嶺一帶抄略，無所得，至晚歸寨。臣於三十日到河池，伏見近降指揮，令吳璘退守蜀口。此固根本而後進，乃自古不易之至論也。臣初與吳璘約，只令分兵守德順之險，身以重兵居秦亭，爲不可測之勢，正謂如此。已嘗兩具始末奏知。然璘之往德順，先留兵二萬人在蜀口，以萬人在殺金平，以萬人守大散嶺之天池。天池在大散關之南，與和尚原相對，山形九峻阻，有水草之利，又界於入蜀二大路之間，可以覆背當敵。璘言和尚原止可以扼一路，以前措置有未盡者。今年五月親行大散嶺，始得之，殆天賜也。至如德順之險，自今然用盡兵力，然後得之，勢須必爭，理當固守，若一旦棄去，不獨失三路之地，而三路之兵、三路之糧盡費於敵。蓋弓箭手蕃乃土著之人，不肯從家於近裏州縣，而官軍所因之糧盡仰給於新邊，自去歲九月用兵出秦州，未嘗自河池運一粒米出關以給軍食，而諸州縣

城寨自下所管見在向三十餘萬碩，而就糴之數不與焉。所以七月間身往德順，方擇地利，捍防遏，與虜作不免須用兵力，摧虜之鋒，以爭北山東山堡之勝勢。今濠塹深固，虜多死傷，德順可以少寬。但籌恨兵力不足，未能大破虜軍，成大功。璘與臣議，如此臣得來與諸酌以愚見，在今日之勢，議不可輕棄德順，退守蜀口。且璘自八月來與虜相持，已近七十日，三大戰之後，虜不能有尺寸之地，自璘回河池，今又半月，虜之智力又不能有所爲，是則璘却吾可以固守也。已有明效，必得其實而鄰之憂。今士夫之論，以謂一棄德順，則虜從此二路兵糧而窺蜀口之路，總多矣。自德順至仙人關下，皆平慢土坡，見盡耕種，而路皆方軌，虜兵可以長驅。蓋甲寅之春，虜至仙人關者，住十二日，而成都之民已奔逃山谷，不能一日安居，往事尚可鑒也。數年以來，吾所以有階、成、西和州，恃兩北之要約，蜀令兩界根

在秦州之東鄙平川中隔一水一舉之可憑有目者皆可見也臣既
者親行此數郡見士夫之論識為不誣若朝廷必欲棄新復之地臣
嘗具申乞別選官付以此事臣決不敢貴國為苟容之計令自陛下
嗣位未嘗得一望清光還家來悲慕孤忠不肯徇大臣意竊以危機
生全之恩尚付以邊之方面臣極涕泣奮當誓死以報方具解奏不
敢緘默為一身計伏惟陛下聖明録臣萬里悃愊不勝大幸
光文奏論秦隴曾馬饒粮不可棄新復之地已言臣竊守考諸葛
亮出蜀之日每歲出師皆以粮餉不繼不能大有所為遺恨百世者
以不得秦隴之地也亮之兵一出散關而渭南千里無抑於之粮者且
諸軍民雜耕為持久計今秦兵隷全大半屠亦以粮食而理首今商
一隸也亮之兵一出祁山直所掌堡壘人西和州之地平川中一
十餘里既無險可恃又無粮可因而欲以木牛流馬之運粮於蜀

之內郡其不能成功無足怪也今天下方為恢復之圖臣以為從秦
隴一帶而進直得兵得馬得粮盡占人之所不及者而兼之今兵隷
議更戍為長久之計其守禦之規若如守殺金平若勝觀象於
年歲之間必可以大舉無疑陛下先日賜臣手札有云新復之地一
有差跌則虜勢益張邊事未有寧日擇士夫一辭皆以為大義王
言明見於萬里之外而出服人智慮之表今成願陛下守之以一言
以手札諭臣見臣恐懼蜀口之守俾臣得以自擇而責其成功則臣必
能以身任陛下之責而圖所以報者臣福薄才疏蒙陛下使之切自
知見於陛下辭太上皇帝之日奏云臣之兒行諸軍不止於三陛臣下
意今日保全生成之恩乃還出於陛下二聖合德自然同符臣子寸
心如何可報用敢歸布腹心少致其感天荷聖之誠而實所敢與論
事若較是非也身在萬里不害累卿之虎臣陛下諒其愚忠量任事

書
光文奏陝西事宜狀曰臣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三次歷利
州西路都統司及鳳州一帶屯戍主兵官獲一兩司緊要文狀搞勇
人集於秦隴鳳翔之間積累既多已一兩次打關虜言以重兵犯西
和州分兵從小路入寇屯邵推場亦有禁閉客旅文榜兵將官多言
虜有南侵情狀舊以為舉事之候即具急奏上續聰聞因而張皇邊
過實今臣雖書生亦尚粗竊料虜兵必不輕動也錄去年四大虜
使歸於復因陛下柳冒行事書已畫策只如陝西之虜已於七月
金銀木牌施羨於諸路見增兵積粮增築堡寨為自防之計蓋不得不
如此其張為先聲亦欲吾境內自相驚擾耳況今已入秋時虜之軍
力未充和好之利亦不肯輕失決無可憂者又臣自到蜀如西和成
鳳極邊關隘手處守臣之病廢者既奏報議易以良將反邊統制統

領官之老或病者亦行銓量選有膂略驍勇之人代之又非招不從
入隊皆少壯之兵臣支授射射小貼子錢分授都統司以激厲入教
諸軍臣在利州又於小貼子內進一兩金錢分日令逐將弓弩手爭
射而無射中者踰月之後諸軍人自精習近日逐將各有三四箭中
金貼子者不入者利不待督責皆搶皆有必爭敢戰之意而兵氣作
矣又忠義歸正人以數萬計累年在嚴忌棄置中恨不自安豈免怨
望為盜行叔於所出乃有未備處辦但擇有材武知名虜中畫臣左
右為帳前提舉一行事務之類上大夫以其反側難保多為臣危之
不知臣示以不疑而反側者自定也況此時虜憂危之人方備隔度日
至一旦結而用之不惟絕以養其餘有事實以固其心亦必肯為臣
出死力矣虜知不動試虜之福使天奪其魄敢為寇則以正兵
當之前後之兵從附追分遣忠義有鋪背入虜境則速其窠禮虜

腹心當有必勝之機可乘而用反側之
待之為一虜用狂謀出於不測二紀吾境臣亦日引道身臨邊衡斜
率三軍鎮以一死少答陛下天地覆載之施臣已撥布馬遞傳送探
報約成鳳西和至利州不過兩日夜可至矣不致少失機會臣既審
今日之虜正是虛聲尚慮諸軍探報或有違天聽者甚異此奏乞陛
下特寬西顧之憂是日至帥察臣肝膽未勝臣子之幸
見文論虜政衰亦宜益自治上奏曰臣先日伏蒙聖恩特遣中使以
趙寫等奏劄宣示今臣留看今日得之虜庭報事其辭意然恐難以八
共憤見曰臣未識事如何臣之至愚竊願陛下外示優容內益自治
而已無令機會易乘而我有未備不足之數則事可為令臣愚謂
之有識之士謂今虜政衰吳虜之亡謹具奏而怪我之所謂未備不
足者非兵與財也古之議師一起內我者皆無虜我用者皆財也然

非大有為之君堅誠念慮修奏上順天意下固人心則無以為恢復之
體又非定規摹立議論嚴兵律立主威則無以為恢復之用惟體用
備而大統可集也老臣衰病陛下獨斷當世務始因議者之言恭
其奏為之慮而已惟陛下方經營之始果領動之萌日新而不倦萬
天下幸甚
先文又奏曰臣於今月初五日夜虜帥胡明防等遣使馬數入我境內
當妄論其必不敢深入今冠退已七八日矣探諸處探報云增兵
運糧於襄郢間比來實未甚不能深入終恐不出臣所料也臣自去
年秋到襄陽守邊之規摹既定惟慎之以靜論軍各立其守能食安
眠以習熟事為戰勇兵數倍增損無缺城壁于三四亦未嘗輕為
之動視去年春調發蓋免四萬餘兵馬走出入而兩路戒嚴運送之本
亦以二萬餘計臣區區之意謂虜情叵測則當以靜固之彼動而我

不為之增兵彼去而我不為之撤備以示以不可測之勢內得以安
今吾兵民之力使之常有餘以待一旦之用庶幾兵氣振而民心不
為不難自古萬全之舉有在於此也伏仰惟陛下道德安強之威未
事已畢防秋將戒嚴而臣之所為慮者衰病日加臨期目患負聖恩
而妨賢路遠大違於盛明之時夙夜危懼者不能自已者伏乞寬照
知建康府洪遵論采石水軍劄子曰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聖人尊之以為天下後世慮其可忽諸臣竊惟南方以水為險所恃
以立國者長江實甲兵以來以兩淮為藩籬以長江為門戶我之所
也防而敵之所必窺者曰京口曰采石曰九江曰鄂渚數之中惟
采石為要[illegible]流雖狹而江面實狹所以北方每每覬覦而
使之偉也[illegible]之前[illegible]隋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得其醉臥而擒之曹
五季時樊若水引繩絕江造浮梁以濟師我太祖皇帝用其策而

下池陽是先入冠也而采石受敵最為劇此不可無之憂臣待罪當
塗屢至江上目聞而心計之竊謂守長江之策全籍可信之人與禦
敵之器爾天掄我宋而吳蜀為[illegible]無王濬樓船之虞為一夫人習於
水戰是長江之險與我共之得[illegible]為之寒心哉今采石所恃其人其
器未為盡善公占破而私役使以為當然是不專其任又烏能責其
所習哉舳艫尾銜攔次江滸徒為觀美而已異時差官閱視不過朱
護其外[illegible]者打[illegible]擬欲[illegible]論[illegible]則[illegible]舉而置之斷[illegible]欲錄之虛美雖
保其必勝哉[illegible]聖意特[illegible]選擇校之良者專一董統
其事[illegible]張水嬉[illegible]信臣據試壹加賞罰而殿
最之兼用精鋭技藝盡優[illegible]至[illegible]為今日先務
王之望論兩淮鎮戍要害上奏曰臣伏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備錄
從[illegible]內醇作朱書人[illegible]自西路入[illegible]處要害之地經據而

糧船多自清河以入淮。今西路部分要害已得其宜，若嚴防淮東，
致使犯東路徐州一帶，最為上策。設若透漏分衝，則淮東今要與西
路軍馬夾擊，甚為利便。及今劉寶、郝振、丘相與應援鉗制，勝負有兩
路連接事機，呈大關報，協力一心，無致差誤。奉聖旨劄與淮西宣諭
司。臣觀錢端禮所奏，甚合事宜。又觀兩淮屏蔽大江，利害一體，尤不
可以東西分。朝廷既立兩宣諭，遞有界限，勢使然也。且如以前宣撫
都督通管兩路，則如何分得東西？淮南形勢雖水殊不足恃，而大江
險要最長。采石虜人每來必窺于和州一帶，徑至江上，最為要害。其
次方到六合、揚州、瓜江，道闊兩路稍狹也。今西路措置從石湖寺昭
關等處關隘，使賊不得至采石，則是兩淮最要害處，西路已獨當之
矣。其餘光、黃、桐城等處犯道甚多，皆須隄備。六合雖隸淮東，而地鄰
西路，臣所以欲兩路相關措置，設有緩急，自合兩路相應，一事互與
錢端禮所言一同，乃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也。若要固守濠、壽等州，
使虜不犯滁州一帶，則必無是理。臣前奏廬、壽、光州決不可守，濠州
若虜大入，亦須係棲隔山。而兩路中間接近去處，兩合相關措置，互
護急分東西不得。虜并衝東路六合，必須西路夾擊。若欲固守濠、壽，
使不犯東路滁州，則西路亦豈能獨任其責？滁州不可守也，滁州之
不可守，而守六合，則壽、濠之地，其可責西路之保守，使賊不處濠壽？
今東路劉寶一軍把遏水道，殿前一軍人數甚衆，將來在揚州，
郭振軍在六合，所以備此一帶。萬一不過一二百里之間，而西路
綿亙闊遠，邊面千里，地平如掌，又無阻隘之間，若不據險，不知用幾
人，雖有大衆，終不足以當虜人之騎衝。見今張守忠一軍屯棗縣，與
蔣侯俱保石湖、蔡里寨屯，和州保瞻口、昭關，戚方屯桐城，保光峽諸關。
[illegible]不把去處，方可抽那應接。假令虜人分兵一犯西路，昭關一犯

東路六合，則各處僅能自保而已。此所以備禦之不可不嚴也。故臣
曰：西路當據諸山之險以控其兵，縱東路當扼清河之口以斷其糧
道。淮西若不扼諸山之險，而守濠、壽以蔽障滁州，此乃劉錡、王權輩
前事之覆轍也。若兩路欲於濠、壽之間，則將何兵馬與東路夾擊於
六合？為西路既將非徒無可以應援東路，而東路六合、揚州之衆亦
恐不復能勝捍矣。若各據關守險，非徒可以自保，其勢當如吾有備，
亦未必使敢深入。使其深入，則吾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正吾計中，
可以得志。此所以前討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無以加此。臣與錢端禮
所論，大抵相同，只欲淮東措畫，淮西固守濠、壽，欲其不犯滁州，將來
却成相誤。臣愚欲望聖慈預戒兩路，端的過有賊犯，兩路相應要害
去處，互相策應，不得坐觀成敗。宜申嚴更立嚴賜指揮，務盡此非而立
論之力所能獨辦也。仍乞降臣此劄，行下照會，庶幾不致疑誤。
之望。又上言曰：臣今月初五日戊時準御前金字牌降到三省樞密
院劄臣條劄子奏，伏見蓮虜使歸津留，其意止欲復得四郡而已。緣
在我者皆已應接，不得要領，還是臣所忌得日，今歷旬所也。王師甚
虛二十餘萬，米為不多矣，但星分碁布，不相標應，指望有在數百里
外者，所以人人但覺彼衆我寡，既不敢奮然獨進，又不能批亢擣虛，
日引月長，徒為身謀，竟不能成尺寸之功，致虜弱益無畏懼，徐徐南
驅而不已者，正以此。臣昨欲望朝廷特於將帥之任，不問蹤迹，東
西衆議，稍加審擇，亦為當今日戚方於桐城，許復之等[illegible]以備虜
賊分兵衆虛之衝，其餘兵帥各行會合，以防虜[illegible]更遣謀
議之士，特押關之說，直造虜帥，以搖其腹心，使其將不待交鋒
將又稍觀辨說，既行後必少寄書縱之論之，此為
全之業，假勑覓閏十一月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臣條所

論奏見今日利病苟舍積存中王其疾速促長堵置施行臣契勘自
虜人入寇攻城殺將無不如志我惟謹守而略未有以使害之故少
卹二十人多即數百人公肆出沒無所忌憚使我不知所備也以
自困非持久之道也臣愚欲下諸大帥各於所部選擇材武勝勇有
方略統制統領將官一二十員分行以人情得為每人各與錢一二
萬或數千番番以是何部曲募驍銳少壯兵校一二千人或數百人令
出奇撩利分頭迭出直其游軍書攻夜劫擾其營寨苟進即退不責
其必捷如此則虜備者多小進不復敢出無虜掠之利矣無蘇之便
其勢必窘不容久留言有可乘之隙若遇大敵則以為軍鋒有功者
優與賞擢术論貴三五十萬錢而軍聲大振矣鼓作士氣更性為勇
無以加此如蒙聖慈以為可采乞速降指揮施行仍乞擇誠一百
為責以專責此用要使諸軍知不徒為文具庶幾人有奮心

趙汝愚論邊防上奏曰臣仰惟陛下以英睿不世出之資慨然有恢
復中原之志朝謀夕討留意邊防宗社幸甚然臣竊觀今日規模大
槩蓋是循用渡江一時權宜之制而實非祖宗累聖固守之法權宜守
備既非素定則勝負決於臨時臣實憂之而願獻其狂愚之說臣伏
覩自古用兵之如弈者之弈其法不過以多算勝少算而已祖宗西
北邊面凡所用之人所守之地所養之兵累聖講畫成法具備自立
邊之初面皆有次第如緣邊要害去處則有堡寨其次有城壁堡寨
則屯兵相有事去處守則有守將三路有大帥如韓琦范仲淹富弼
極天下之選其所辟舉使如田況种世衡尹洙張方平輩亦無非一時
名吉故士大夫皆習知邊事其後往往盡為時用其兵則有
本城禁軍廂軍有堡寨土兵有蕃漢部落有義勇弓箭手自是以為
守之備甚不得已則時出其旅以助之蓋未嘗以舉國之師而決

於一戰也故百餘年內外無事中間如李元昊父子侵擾其志
非不欲窺伺中國雖屢戰屢勝而卒不能得尺寸之地者邊備素
嚴故也今自西徂東邊防數千里所在空虛朝廷所置帥守所養兵
士猶與內郡無異姑先以兩淮論之揆為之帥所恃以為禦敵之計
者不過以建康之師守淮西鎮江之師守淮東而已此正臣前所謂
渡江權宜之計而非祖宗固守之法者也方太上渡江時長淮赤地
千里盡爲寇盜之衝當時所恃以禦敵者張韓劉岳數大將而已權
一時權宜之計不容不出於此今國家中興六十年南北之勢既分
江淮之地皆爲極邊虜人猶且墾闢田土增戍卒以爲戰備然則
朝廷亦可不講明善制而為固守之計耶且建康鎮江之師蓋為留
衛江南者不得專其備而驅之於至邊之地萬有緩急後無繼援勝
負之分如事一勝若爲失未及發而已有保固藩子之心矣夫事已之

後王權以數萬衆在合肥不戰而潰紹興甲申之役劉寶亦以數萬衆
在楚州不戰而退保此蓋前日之明驗也陛下視今日諸將孰能用
衆如王權劉寶者乎不以此時預為規畫誠恐長淮千里非復國家
所有而唇亡齒寒將不可以為國矣此臣所以日夜私憂過計不能
自已者也伏願陛下講明祖宗累聖之法於沿邊防要地素建帥府增
置土兵廣營堡寨選守將假以歲月使之優游經略積數訓習使
惠備樂之計而勿使敵人知之一旦有事則使守將與土兵當其前
而大帥與大軍繼其後俾敵人望吾之境愈進而愈難則陛下以守
則固以戰則克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可以保大王之基業矣
沿邊已有戰沒之官吏累戰遺民生業既曰臣近據金州
金州上津縣申自正月初四日以後有東西路鄖鄉縣及荊州路土
戶驚遷入戶搬移老小驚疑不知其意續據探報有用軍人為探

入鄧州縣界約十餘里盡行劫執户解成張四龍悖張博等家口前去
未知的實或傳是京西路邊民爭理地界或傳是均房州人入州
界行劫是致州界邊人捉捕留各據逐處申到事狀備錄申樞密院
訖臣契勘得所爭地界係屬京西路不隸州界外雖是盜賊一事係
繫利害兼有管見合具奏陳臣伏見從前州界如州索歸正人等州
縣自合只依舊例逐還回報外至於本界與鄰之人合擅入州界為盜
作過生事即與前項歸正人等事體不同或過州界移文其間兄有
賊證明白各州縣自合酌量事體輕重物色追捉依法行遣無致邊
頭無賴之人各知畏懼不敢越界生事州界之人若聞得本朝曾為
如此行遣亦自心服臣訪聞得沿邊官吏多務厭藏雖明知有罪經
作過之人亦不敢畢竟窮治或者吏人受賂肆為蒙蔽無所忌憚又
有不識事體之人至爭勝負務相報復以強取勝卻致州界之人或
以趣縛為名或以捉捕為說擅入本界虜掠人口而州縣官吏隱諱
不言上司既不聞知其人無由理雪竊恐別致釁隙事關邊境不可
不防今來司止累承州界移文根究盜賊害或將作過徒侶押回本界
臣即時酌量輕重密諭本處官吏盡情追究依法行遣如或因緣乘
隙入州界或被北界人自因緣隙驅虜前去本非為盜者後見得著
實情節即已備牒州界官司照會去訖欲望聖明更得本司前項行
遣[illegible]嚴戒沿邊官吏毋致邊釁不得越界生
事如有違犯約束之人仰州縣當行覺察如法根治重作行遣臣
聞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況夫邊境之間尤宜務存大體臣近採邊報
北界偽主已殂其孫嗣立從此意體恐有異張臣愚伏願陛下遠法
文王遵養時晦近因句踐嘗膽會稽卑禮厚辭未須屈己使彼君臣
懈弛肆志不復以我為憚然後徐觀其釁起而圖之是陛下能思於

一時而獲伸於萬世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衛卒戍荊州劄子上奏臣仰惟陛下軫念上游以荊
州付之劉錡而又倚信聽從無一不售伏覩比來詔旨為錡而下數踰二十如
嚴制節俾盲箭鎧甲器仗之類是已頼中外之論猶謂錡之所急在兵
少欲出衛卒往戍錡所來自兵至荊州山川阻遠調發數千與其等俱則是
數萬不惟經行煩擾亦非所以外示安靖也臣愚竊欲敢計以謂取之於遠
不若取之於近所謂岑路是也今論路將兵雜有名無實臣嘗詢之惟蜀
為最盛成都萬人潼川六千夔路四千夔之去荊道路無幾若以夔兵二千益
荊州將潼川之卒以補夔闕而下成都之甲如夔之數戍潼川歲時踐更
我一定不易如是則內無遷徙之為費外無缺間之可窺周旋凡有之上而
形勝之強成矣議者必曰夔當蜀備守虛則蜀以危臣請不然昔荊入蜀
取道峽中見事險絕人必由貴而進存在乎衛之地搆吳蜀之衝使荊果壞
則孰敢窺荊而荊蜀是實雖有兵實無兵其用之地徙之於荊則上可經蜀
下控鄂荊蜀既無虞而上游亦固一動而得有利無害伏惟陛下留神財幸
幸甚兵論恃江為險須無兩淮淮上強固臣竊惟自中興以來建康為江
為險然江之為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者
然則兩淮形勢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素憂邊防規恢遠略況敵先
物產[illegible]有補萬一亦惟陛下寬聽留而淮
淮中[illegible]而吾兵無以斷隔其
中則蔽東[illegible]則彼淮
東之[illegible]不能救淮西淮西[illegible]之際狹
由淮北而來則趨乃之背其路[illegible]遠雖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壹地兵分
則否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為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
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於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

形言之則泗東為首而泗西為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先棲堰為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專保其身而魏徒欲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屢用師之來蓋嘗來兵人故延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據定遠縣貢請扼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嘗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為最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勢一犯吾境其所以為我者非戰也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君鎮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於東城廬城和於西金湯屹然所以為守者甚奏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糧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斷虜人首尾之勢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為三大鎮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責其經畫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撓之虜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撓之虜攻中鎮則建康發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發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教六國之所以為守而秦人閉之所以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也比之[illegible][illegible]紛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擇乞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擇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熹按又上疏曰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臣謂兩淮裂為三鎮形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為人為兵在於城上者閉門拒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為家不能供也往時虜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竄流離道路無所歸宿饑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雖耕也分則不足聚則有餘若使每州為城每城為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苟斂而聚之於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一十萬聚之使來法當半去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眾供十萬之軍全力以守三鎮虜雖善攻自非捐境而來豈能以歲月拔三鎮哉況三鎮之勢左提右挈橫連縱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兀朮之智逆亮之力亦將無如之何況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為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時使各居其土營治生業無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檄所部州縣管轄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資糧聚之城內其丁壯則授以兵甲令於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沒

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宜堅壁全力以伺其後虜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虜雖勁亦不能為吾患矣五使兩淮之民當吾之際不致流離奔竄徒轉徙乎壑就斃而已也

熹按又論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上疏曰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天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荊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荊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上流輕重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也六朝之時實常居揚州兵甲居上流而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交錯環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國勢甚後荊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吾上流之勢亦甚固矣臣獨以為緩急之際猶未之然未可恃陛下之責者臣試言之假設虜以為謀由襄陽南下將突上流吾倉卒不暇陛下將責之誰耶責其

陽軍師則曰虜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衆寡兵入國可戰之令
揣末端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
責鄂諸軍則曰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
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
軍則有帥，戰而不克，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荊南守臣則曰荊
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然
人人者以是辭，在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事，果誰任其
責乎。陛下胡不自今以此取襄陽諸郡合荊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
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荊襄之責。自江以南取
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下連
江州，樓船相望，東西聯亘，首尾可接，專任鄂岳之責。屬任既專，手備
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如此，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失兩

路之名，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之天下之
勢有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亦天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
也，周不能合，秦為驅除，漢為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為驅除，晉
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為驅除，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
合，五季驅除，吾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氣數相尋為物必
然之理乎。故今夷狄物衆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適成必衰。一失其御，
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撫有天下，號令海內，為
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離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尋，
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深謀遠慮不敢自暇之時。是故臣敢以狂
愚進討之。切願陛下安居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
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王十朋代人上殿，曰：臣聞居家者亦必營垣墉以為禦盜之防，

建國者必保山海之險，選岳牧之臣，以禦外敵憑陵之患。今朝廷以
江淮為藩籬，以守帥為長城。江淮守臣比他郡為尤重，宜於文武臣
中擇其有勇智略可為爪牙者付之。陛下親加教道，勉以忠義，責之
以鎮撫之，以委俾其守死勿去，則我有所恃而不恐，敵有所憚而不
敢窺。苟非其人，則必為敵所輕，誤事非小，除授之際，尤不可不謹。又
川蜀之地，左鄰羌蕃，尤為虜所窺伺，緩急之際，勢必不能相應。在
兵法有攻東而備西北者，虜情難測，深恐虜聲在此而意在彼。臣
以為宜擇四川帥臣之才，俾其便宜從事，遇臨機應敵之際，不必
請而後行，仍選大將屯重兵于外，以為急難之援，如是則陛下可以
寬西顧之憂矣。
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論文州邊事劄子，曰：臣伏見四
蜀沿邊安靖，自政和以前，雖時有侵犯邊境，當時朝廷許會失子蓋

昨奉兵問界國來必皆有大功，然夷人終是畏憚不敢。長時輕發。比
年以來，如成都府路嘉黎雅三州等處，屢有邊事，時議以外傳夷獠
姑務含忍，又以方市戰馬，不欲阻絕夷人相習，謂中國終不能報復。
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蹤之憂，甚者反得犒賞財物，遂於未叛
之時，是以恣然無所顧忌。蜀之諸邊，蓋未嘗得數歲無事。近者利州
西路文州界內有蕃部侵犯寨堡，殺掠人戶，訪聞常年如此。官司每
是隱忍，撫覆終於和斷而已。契勘今來作過蕃部挾兵張皇闕中
其衆亦不過三四百人，初無雄傑酋長為之謀，又無堅甲利兵為之
用。國家屯戍大軍重過其處，戢循小蕃乃敢跳踉如此者，政以習見
近事故也。若不惜數勞小費，併力討蕩，期於不貸，則豈獨文州蕃戎
警懼，其他種落自此懲創，知中國不可輕犯，此西陲數十年安靜之
長策也。臣已榜下文州正告諭，非作過蕃部，且許自通貿易以解散

其緒結。又聞蕃寇之來，緣不得利，即依林菁以自固，晝夜深入寇掠
蠢。使臣亦已行下秦鳳葵山最兵請對條用鄉道，搗其巢穴。惟是議者或
以為文州係買馬地分，恐不即和，嗣或憂阻。臣再三詢究茶馬司
所買馬數，文州不當十之一二。又其品下，非宕昌比。兼令來作過
者有，以眾一旅，雖加攻討，自不妨餘族互市。政使隨時而所買馬數
少減，於常年權邊防利害之重輕，亦恐自有先後緩急之序。或又謂
朝廷方以備北虜為急，此等細務含且姑息。臣竊謂不然。夫敵未平，
尤當先除腹心之患。諸葛亮豈一日忘中原哉？然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以定知中者，蓋出此也。不然，方今關外雖兩而安，必致擾動，如此
侵陵雜有警，則此等蕃何侵寇，將何所至？臣暫此議，事必有不敢
以苟紓歲月為心，而妄為西土畫息肩之策。若萬分有一，偶合聖權，
欽乞出自聖斷，更賜行下興州都統制吳挺，度設方略，討蕩施行。其
猾羌僥智之類，臣雖庸虛，未敢不任其責。所有文州數百匹之馬，或
不及歲額，亦乞暫寬處外，候邊防妥靜，未患馬額之不復。臣區區狂
率，干犯天威，伏地戰越。

陸游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雖然，觀陛下禁
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廢矣。天下之變，最
幽耶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
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朝廷內無權家
世臣，外無強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貪獸也，譎詐反覆，雖其
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覓猛之相變，
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
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
興之和。今邊陲晏然，兵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
若矣。不知此虜終守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
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劫之以力，
劫之以威，則紐能少定。今力偃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
殘，則起於權臣專命。又不然，則兼雄竊發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虜
酋之敗以說其國人，何以為哉！雖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慮，臣竊
觀士大夫之議，或往往謂虜之衰，以為必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
如茂且狄多而謂衰衰為不必備，豈不殆哉！夫於邊境之備，方無事
時觀之，亦常若有餘，一旦有警，方知不足。伏望陛下與腹心之臣
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
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讎；次則
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斂兵保江，凛凛更
以宗社為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
以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
為大罪也。

乾道中，猺蠻為亂，吏匿不以聞。儒林郎李夫上言曰：比者猺蠻為亂，
諸吏應妨實務，往往匿不以聞，遂致猖獗，使一方民命，寄於猺人之
手，誠可寒心。近如梁年寄寇，沅州麻陽市殺戮齊民，州縣坐給於兩
月之後。比詔官軍討捕，僅降其賊，而人之被害已酷矣。宜戒州縣，或
遇猺人竊發，畫時以聞，違者論罪。仍令監司帥臣常加覺察，庶幾先
事備禦，俾猺人亦知畏懼，不致侵軼，以傷吾民也。

七年，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
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至於諸蠻以靖康多故
縣無守禦控扼，來陳笑劫掠，侵擾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
舉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頃為捷壟

侵掠。民皆轉徙。而田野荒穢。嘗守倅無遠以其田給靖州狢狑
揚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今猶在瀲揚氏專其地
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不細。臣謂宜
前辰州每歲蒙朝廷賜錢七萬貫紬絹布共八千一百匹絹一萬七
千兩。是時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餘人。今丹選一十六營土兵六百餘
人。皆可驅給其役。中外多故。今歲賜止一萬二千緡而本州財賦
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軍止二百一十餘人。諸寨土兵止一百五
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爲深慮。
若歲增給民錢一萬。俾本州募強壯禁軍或効用二百人分戍邊寨
等處。以防諸蠻。庶使邊患永消。可免異時調遣之擾。事下帥
臣詳議以聞。
又。知寶州陳義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嘗覆巡心民不應役者
不精職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一廣保障。實關之要。臣也奚按
制夫宜或全殺不增。戍兵甲少振。鑾傳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
嘗重守臣之選。案掌招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皆於郡縣司或帥司
摘兵二百人以備屯戍。其山悍者。以州郡不能制。遂使通控
寨以撫綏民。州郡非自主帥不敢詰。地得賊巴其
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使帑
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審遞溪峒邊民。本非盡惡。其始朝廷其法
非不嚴。審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兵居失於防閑。故斯致其亂。又
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靜江興安之大通。虞武岡軍之新寧。
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錯互。郡邑非一州
得專。豹東故游民。無業之衆。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
往往由之以入。舉爲嚮導。又相鼓扇。深爲邊患。如武岡楊再思作陽

溪峒相結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以徒開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
也。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臣總其後
可行也。
李炳奏邊備利害狀曰。臣竊見朝士大夫每以虜使欲來至之際
則皆憂其變故。及至虜使既還。則以謂一歲無事。使作進樂國
家。遠之計。未復關心。直待明年秋冬之方知憂慮。日復一日。歲
復一歲。更無一定之論。天下之勢。益就委靡不振。臣竊之。如淮
向守備之計。臣嘗具奏乞堅守之地四處。臣今至江上詢訪無
過於前奏者。虜或渝盟。西處固守。決不敢至江上。雖至江上。亦不敢
往。蓋兵行以糧草爲重。虜騎雖多。而知我湖東關等處據險。糧草如
不敢行。兵馬闕食。不待戰而必走無疑矣。李陵之言曰。步馬之勢同
日懸絶。今諸軍馬少。今御步兵。虜則盡馬。勢固不同。加以衆寡不敵。
平原曠野。勝負雖未分。而全勝之計。惟守而已。守備已堅。自生勇志。
見利則戰。伐可以圖戰。若輕用僥倖萬一之勝。是棄其兵也。如葉義問
之用劉汜是也。是以爲戒矣。且吾之所長以水爲於舟楫。兵
乘船艦。利則登岸。否則據水。無令敵入計此守四
處之大策。虜所恃者。依與騎耳。我若必以營忌者
以制其二人共舉其
一手不能對執兵器又是兵官
陳敏造車數樣。皆不適用。韓世忠造鍛鎖車以衛鄂。振止用商旅車
頭車。許贊造車亦相類而精。葉篩正人俆請三等車。操向來必曾進
呈。而宋武用車四千乘以布爲山東又用大捷發短
矛於車上。以數千人破元魏數萬騎於河北。馬隆用偏箱車以數千
人取西州。虜不能近。以是言之。車之爲用。可以禦馬。明矣。臣竊嘗委

曉事兵將官討論戰車之製戰艦以爲制馬之具則車勢必循然則
車戰之圖尚俟守備堅固之後堅固之圖必用我之所長水戰爲上
水戰利害臣謹別具劄子敷陳臣願陛下於閒暇之時責宰執大臣
與侍從之官朝夕講究圖治之道上下一心宜共執定論措宗社於磐
石不致事至而憂天下事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六

禦邊

宋光宗時彭龜年論邊防事宜疏曰臣聞北虜近有難輯詰國之忘
河北又遣水軍押至之黎處其事勢和好必堅唯陳河南流人並無
歸着若更不執來免聚爲盜賊又云流人往往有歸附之意亦知朝
廷已有指揮令所在州縣遣守疆場至即約回但恐與華以救死爲
心彼既無從得食忽爾衝突而來未必可以攔約攔或攔約不住又
難遽以兵害人亦取於百姓流移當必反以本朝誘引人漏界爲
辭設或至此不特失中原之心又將失夷狄之心事當早圖不可坐
待掌謀之而不用勿事至而從圖嫁望畫無益竊之[illegible]侍從
臺諫兩省官熟議所以處之之道庶幾不致臨急誤事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臣呂祖儉上奏曰臣恭惟[illegible]之

禍至慘至痛所不忍言況在臣子者同不共戴天之責爲宗中興大
業屈已和戎終未克伸大義於天下孝宗思雪讎恥務圖規恢銳俾
於憂勤未得少遂然天地大分於是精正亦足以慰列聖在天之靈
陛下承太上之付託共寮類與時屈伸不務徼倖宜懋德權政
畜銳養力以俟時幾誠不可妄挑兵端趨其變動然臣竊嘗謂敵
情難知備豫不虞始能無悔自紹熙變故有經彼之來者陳常
在館辭語不恭彼之去者推辭恐未不顧常禮讓調較常執不悲情
夫其所以敢於狂悖是豈無故而然而又邊邇所傳其事非一揩爲
發軍近淮積粟合戰艦於海道運大兵於汴京固難盡謂實然要人
情已覺動搖今使命之歸乃以其所知盡實衆聽既曰無他變也彼
自防內難爾又曰無他事也彼自與河役邊北跡事實莫得而詳
說解釋過爲自文彼使彼之討慮於爲虜雖未必有實則隨文平陳之

業所謂臺收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抽發假與聚兵我使解也
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間我乃濟師萬一虜
情或出於斯則亦必大為之應矣然此常言無待敵之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今次為無他之說若是乃恃其不來徒覬幸其如我所
料而已儻或是說浸淫不已而弟圖所以待之之具他日邊烽有警
虜使知闕君有無厭之求難塞之慾若虜知所處之則
戒勅撫諭之舉當為襲支吾於此時而後知其害之誤國亦必
代望陛下燕察我之難知風夜之間萬命當求
國不可以為吾他自實仍不可徒為張皇而自得明詔二三大臣
堅循忠規密定規模相與益訓勅力圖益實材以為待敵
之方內而宿衛諸將訓飭其知輯士心外而被邊諸屯申嚴斥候周視
邊備謹於重鎮圖任舊臣老將俾為國使若宋時在
俾悍遠奮者折之以正理出之以遠謀盡其在我毋為兵首乃天
順乘聲自強宋德在人如無厭斁
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言湖南九郡皆接溪峒
蠻猺服不常為邊患制馭之方豈無其說臣以為宜擇所在
為猺人所信服者豈為首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況其習俗
同猺人利害情偽莫不習知故可坐而制服之也五年之間能立勞
効即與補正彼既榮顯其身而鄉曲豈不自愛豈患公家所謂
狼虜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也帝下其議既而諸司復上言推時
溪峒設首領峒主頭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推擇
輪得之為害滋甚今宜一新曉更耳目知趙彥勵之請所謂以蠻夷
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寧宗時著作佐郎張嵲言邊事有二病或數千倍猶患浮緣挾意出皇

措置皆違失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目言戰則當知於彼言
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己而已倘以為可則當力主其說明
告天下曰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孟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
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任之難專故互
分不相扶持人得議論更有牽制豈但存虛名使宜反出多門盍
諸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
帝將應詔論北伐劄子曰臣竊嘗以為舉明詔使得
以與聞邊議之事仰見陛下念盡下情憂深慮遠以國為主為全
臣豈敢不竭愚忠臣竊惟國家再修盟好以來邊報無警中外
享昇平不知兵以保和平之福蓋逾四十年于此矣來虜運垂危
當多事自救之餘頗為恭順外知吾國飭備之謹復生疑慢欲覘
示弱聚粮報事宜其虛實的確雖不可盡知臣竊料虜情恐因遣
遣使求之費多為防備必未敢輕犯王吾自速殄亡近者僞立使副
陳景俊等回程竊知虜廷嘗有文喻其詞委曲頗若退遜累舊其指
意只欲求邊臣無生事盜賊不作邊境安靜而已今探報所言謂
踏關舟師點集兵夫添置寨柵等事往往其間
施行未必周悉傳聞易至張皇譬之對
亦急收示之弱則彼亦愈如適日朝廷分置使命宣諭諸將往
來彼寧不知恐其益生疑心如凡百備守殆將不止如目前所傳
此亦事勢之所必至毋寧母乃臣反覆熟慮今日之計在我
之虛實以為備禦必勝之策機或在彼之動靜無定之
說自古兩國相持未聞強弱持重者常輕動者危應兵之勝負常
決於兵之強弱大略
國之眾臣為不能比今虜兵必勝之驗也措置太速虜

師于外曾微寸功此皆事多沮之鑒也本朝中興以後凡喻盟與師常先出於虜然虜首兵每鬭而我懸兵常得利亢亦號善用兵處如皆大敗以十萬勁騎不能支劉錡背城之一戰逆亮究究嫡防禦皆曰可以屹屹渡江而海道采石亦向衂將卒殺酋于虜陵此二役者虜以首兵而皆敗使今日侵犯之謀果先出於彼宜以撓敵挫師不動以待之正不足畏鄰傳之說言萬萬不及況未逆亮極幽臣知其必不能出此明矣易曰不利為寇利禦寇今當令虜常居為寇之名而在我先定禦寇一計是當虜以不利而我擇其甚不圖全制勝矣功於此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善戰者致於人臣所謂持重則安致人者也輕動則危致於人者也若北虜輕動伊威為我之師其實致於我之術矣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豈不能收效下不政之政是臣所慮者彼此疑阻既開邊備未可輕棄當力爭自治堅忍持

畫勿為無益之爭必持其得勿為易動之譏以存其要務遣使月省吾之我政益脩軍實愈益精蓄豐裕至焉臣以聞仲端通遞糧不在我運遠操縱緩急可以得志矣況中國乎精兵甲器械當制得一第而為之營營不寧夕得一奏而邊報每然其實與折所以示朝廷之整暇而彼狄得以窺測淺深也昔曾有邊事一報者以告曾相公曰疆場之事謹守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應又何遽為驚豈志疆事哉蓋內為之備而外不示之以此有所畫而彼不能動耳豈以天下之大而可震以一之規摹哉臣有惓惓之忠夫事有先後緩有緩急譬人之一身嚴心腹而後外邪可攻今備邊之計姑不可緩而制襄兩淮所在饑民未甚帖息者西蜀急若此飢餒一切盜賊有警則虜得窺伺之便而始有重師觀變之憂者真可不亞圖之臣願陛下亟諭使司以撫安饑民為先使復心救育充實郡內

安外憚而禦備之策可以無虞臣識見短淺曾陳管膽未足以仰贊廟算庶幾宗社陛下赦之幸甚

司令許應龍奏曰臣竊惟今日之務莫急於備邊士大夫之獻謀畫議不曰急於當守則曰銳於恢復不曰謹於守則曰事難奮圖陛下既熟聞之矣臣雖至愚竊敢援據前說以瀆天聽輒以殭本之策為陛下陳之夫紓一時之急者未得不為權宜之舉防後日之患者不可不為殭本之計權宜之舉而欲其經久而無患者見達識徹之論則以為猶有遺慮也且猶慮養之人以紓一時之急豈非權宜之舉然臺練官軍以防後日之患豈非殭本之計乘虜自京口之舟矣於警備之不嚴河水之師出於機變之不審時而大捷之勝而捷殘虜之鋒者民兵之力也邇者虜出告警而淮江湖游騎出沒而驅場肅寧未幾奏凱乘黑之捷以壯吾中國之威者又忠義之力也夫

軍書報捷以史馳捷徹重路而抑至論捷虞宮宜容無慕今也邊虜列戍第為守衛之謀邊將間遣防衛突之樓苟非調發忠義以特角則何以卻鴟張之勢而成克捷之功哉是則將以紓一時之急其勢不得不爾雖然此特權宜之舉而殭本之計又有不容緩者蓋元氣既固外邪自消吾之威令奇仲則英雄豪傑之輩更不敢屈意於其下然則官軍者豈非今日之所當振者官軍振則殭本殭根本諸哉忠義之人可以為吾之助而不能為吾之患此亦使以南北軍相以一吉旅以行號令雖用不加激厲而褒卻之功一切倚辦於忠義彼將謂秦無人矣一旦恃寵而驕奮擴功而邀求不厭其欲其能帖然而無辭乎況吾之虛實彼所熟知苟一措置何以制之且今之官兵非不多也器甲非不利也廩食非不繼也以此禦敵何患不勝苟能振其銳氣嚴其紀律白夕淬礪常若寇至遇敵之際則功

多者有厚賞未効者有顯戮毋徇私意而爲之重輕毋事姑息而爲之容隱則怯者奮而爲勇弱者轉而爲强兵威振厲隱然有猛虎在山之勢。不惟可以折敵人之衝尤可以消山東偏重之勢何者彼知羽翼之所倚仗者不專在我也。夫旣資彼之力以紓一時之急後張吾軍以消他日之患則國勢巋然猶泰山而四維之矣。而或者乃曰忠義之人猶養虎耳。飢則求食飽則反噬深咎夫招來者之不審也吁是固然矣然旣招之則不容却之。彼旣與虜爲仇擧然歸我苟無以安其心是絶其向生之望激其等死之怨獸窮則搏勢所必至况彼方有功於我猶將以爲犄角之助則亦惟區處調伏使之有畏憚之能向無逆驁之虞耳。所謂區處之策者何也懷之以恩結之以信寵之以爵賞羈之以關額官兵之廩使之歡欣感戴兼爲吾用而吾之兵威足以鎭服其心則亦無乎其可也吁忠義者可慮也而有以制之則不足慮官軍若難用也而有以處之則皆可用然而致此者則多有任其責者耳。夫膺守禦之寄者諸將也。總諸將之權者則閫也。昔蜀以孔明鎭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得以乘機制勝而有成功。今之任制閫者苟得其人則擧邊陲之寄悉以付之使進退伸縮莫不如意則號令一而人心協。苟州鎭之有事權者或得以己見專決雖曰事機無窮然而謀議或有異同施行或乖牴牾則僨矣。誠恐諸將罔攸稟令瞻顧留滯其必有以處此矣雖然備禦之策尤當一定。不可視緩急而爲之作輟觀勝負而爲之驚喜。昔元祐初以累世逋誅之鬼章一日縛致闕下疑若可以畢事矣。而議臣以爲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少自此始。不然則以驕爲災。夫當國家全盛之時猶不敢忘警懼之戒况邊事未寧之日乎。毋恃其一勝當思爲常勝之策毋安於少寧而

圖爲久安之計此又帝王萬全之策也臣位卑言賤罪在不赦殿下恕其愚忠

應龍又奏曰臣聞禦戎之策有三。曰戰曰守曰和因時施宜固難執一。然其事未嘗不相關焉銳於立功者則曰殘虜據中原丘墟興兵直前當如摧枯拉朽之易不特慰來蘇之望亦可成恢復之烈畏則交戰之擧兩不容緩樂於保持者則曰理內斯可禦外强本斯可折衝兵財俱乏事力不給未易遽尋干戈則召釁於功未成而亡已見其可不爲備守之計乎城壘方營而侵軼已至糧食屢積而搶掠時警將見左支右吾之不暇其能有圖乎是又不容然不知之是以和親以紓其禍然後備守之計可以備守以紓其勢戰勝征伐之謀方可擧甚以古人謂和未嘗不爲善雖守者音急爲戰之備故請以漢家之事明之漢與匈奴之圍未報嫚書之辱未嘗犁庭掃穴似不容已然而樊噲橫行之請則却之賈誼三表五餌之策則謝之。和親之約細過之冠蓋相望金繒賂遺者不以爲勞且費何耶蓋小忍者所以爲大伸之基而欲與匪移者未始不爲和親計也况當是時民之瘡痍未瘳而休息之政未施公私之積尚乏而邊陲之警未寧則所以奉幸於歲和者將以爲備守之圖也故塞下之粟可得而積內帑之錢可得而聚材官騎士蒐閱於郡縣六郡良家之子閑習於騎射凡此者孰非爲攻戰之備迨夫國勢已强皇威益振然後踰陰山之北而使漠南無王庭焉稱其威也數塞而慕義稽首而稱藩推所由來和親之計有以基之。今日和好之議意或出此是豈怯懦而不振者乎所患者玩一時之少寧而忘備禦之大計耳况狼子野心叛服靡定其吞併覬覦毋以和好爲泰蘇之計今當深思而防之以泄其謀外姑示講和之意而內實務强本之

國應兵堅守常若寇至寇來則應之寇侵則禦之寇去其可以自固也乃
者韃使之來或欲絕之以杜其窺伺或欲罪之以示吾怒或延其
虜偽而不應加禮此固所以尊國勢而挫戎心然此既通好於彼彼
以復命而來已抵中都亦難遽絕寵以錫賚勞以燕享隨時應酬不
得不爾初非遇於繾綣而自損威重也結和好成吾難以須計然絕
之罪之則恃之一生其能保其無間言乎啟釁端一開其患立見盡不
止於威重之少損也為此舉者姑欲因此而達和好之意欲使彼之
兵久為變邊息民之利耳使和議既成當嚴於備卿況議猶未定
可不致惟所以熟者且今之師旅疲於攻守財用耗於調發邦
困於虜掠盡心力而為之猶懼不給一或少懈突如其來得無怙恃
矣請息兵之間頗者當練而訓練之必精械之必備此當時而將
之必展事事而為之慮使無一之不盡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者也乃禦戎之上策也呼而應者如支吾權力相持不急則佳
外攘者如實兼當害彼已輕懈則失而為計既當而又權力以壯吾
安強之勢自可坐致雖然能戰而後可以能守而後曰守之可以暴
虜也彼長驅而來與吾對壘吾擁兵直前其能閉關以自保豈抑待搖
下容於不交乎是則攻戰之長尤所當講今雖未為開拓之謀豈
終忘規恢之計乎聚教訓可以成報復之功內修政事可以收外攘
之效根本昌殭呈威丕振夫道好謀寧無可乘之機第以今未可耳
今主議於中者既有定論而宣力于外者當為遠謀若在裏陽
修德信使命當通則數為持則偷猶以懼殘雖施計則却而不納二
境之間權然交和疑若安於苟且而無遠略矣孰知夫規恢之謀已
寓於此而混一之功不旋踵而成乎之任責者當以是為心毋貪小
利以窮追毋狃小勝而輕舉養威持重待時而動復文武之境土當

修德於宣王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嘉定元年太學博士真德秀上殿奏劄曰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
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啟睿
謀追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
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
晉師入齊齊使國佐來盟於皆其勢亟矣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之一語雖偾軍之餘不肯苟從寧背城一戰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
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侮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
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者向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
幣之數而吾亦曰可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
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咸惟命唯謹留繫稿
探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
將以覘吾之情而啟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
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
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固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
今日尋盟於虜臣未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
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
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
忘會稽之恥故雖屈辱一時已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
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濟也故朝割
地以賂秦則暮棄禮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隣國之援撤防
弛備冀秦之矜己而不知兵愈巽秦愈肉虎狼而奪其所食也夫是以
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
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

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爲相盡
更王安石所行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令曰號爲更化矣而
虜之禁警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爲尚有可畏者乎故臣妄論今日
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
固臣觀此者嘗極稱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矣嚮而敵國亦妹
然易視矣誠使此屢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爲之志益加於昔
則虜聞之強虜亦已遠慮云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
而備弛之形已露任人雖進忠未獲伸言路雖闢忠罕見用我之更
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恃我者方驕我之恃
和者太甚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者往事然臣恐盟好既
成忘氣念情書安鴆毒之禍作浮侈冗費之事興彼方肆吾欺侮以
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嫚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

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以寒
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君臣之
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凡慮
君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微
蹤年對清光輒竭覺覺之愚惟陛下財擇
六年德秀爲起居舍人直前奏劄曰臣竊惟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
也今之邊面控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荊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
考之蜀居上流寔東南之首荊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來
經理淮襄廟堂盡有成算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
屬長安百二之勢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今虜爲韃所乘棄
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釁而竊
發中岐汧隴遂爲戰場虎鬭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未之理也

今漢中重臣與益帥諸邊鎮人物相望之副何嘗不以蜀材特用寧
過於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曆間西事既興一時名臣杜衍
者在邊境陝西關帥則就命韓琦延安關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陣
跌之虞者咸信相孚之素有蓄預畜人材之效也今自東南將麾節
以往者選用不爲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附擊民夷區處吏事政
自有餘而威名智略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做先朝西鄙
故事凡蜀之名流望郡若總握兵之官將漕刑獄之任非精明熟
達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遴選其羅致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
之際而施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爲急臣妄言有罪惟陛下
裁之

貼黃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晝隕占者以爲覆軍流血之象今雖
在晉壘實在秦故臣妄謂蜀之邊備尤可致謹而儲蓄人材尤

邊政之大者伏乞參與臣恭聞孝宗聞有太府丞勾昌泰者獻
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安危或病是改自朝廷除授
動經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爲利害之機願於從臣中常
儲一二人於蜀命作安撫一旦制置有闕使可就除實思患預
圖之意孝宗皇帝稱歎臣曰此正在卿坐以意從微欲亦蜀帥
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
可爲萬世法惟陛下財察
七年德秀使還上殿劄子曰臣等非材叨陛一掃寄使指偵聘鄰邦
適當朝廷雲擾之秋不充以成禮歸奏以日聆邊報或云
韃靼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之兵亦頭案戎兵陸梁有鐵騎
之跡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同有異同而危亡之形
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動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

開中國有道夷狄雖盛不足憂內治未備夷狄雖微有足畏蓋古者
五胡之紛擾與夫十六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
北亦無以異然唐帝因呼韓之弱而並殭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遂
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遂以北
蕭梁之覆所遇畧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國有幸不幸哉蓋宣光之政
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胡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勢
竊以爲深可慮者三當爲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封境之流民
尚存之遺孽殘衆之狂虜是也臣等近撫山陽淮北之民狀其勢者
糾結殘微衆者曰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場郤使還然嘯集而向
者其勢未已蓋其嚴嵗重以師旅負衆行暴死者什七苟非救
先王以倫害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國未易處若一切拒
絕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群行之盜

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蒙古之子改元僭號於山
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並邊纔數十舍儻其韃能自立邊戍瓦裂之
形因而撫柔而易爲萬一外夷得志并欲爲完顏之寧乎又相尋
爲力弗敵充斥豕突迫吾邊圉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金
和中女真始大耶律讌徹識者謂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幼爲猶然
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女真土傾魚爛勢不支
萬一韃靼能奄有其土疆封豕豺狼本非人類卻之則怒接之則
驕重以亡虜舊臣各圖自售指喉之計何所不爲設或肆谿壑之求
要吾以待女真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豈知
邊事可爲鬼蜮此其可慮者三何謂當爲者二曰內固邊陲外精
間諜是也昔周雖無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待之今之邊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

豫言國當爲慮者其已至矣無所及况積薪伏然之勢自衰不已者
乎而封疆析圍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閑暇其說曰吾將以鎮安
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
而自擾與其過張虛聲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矣自古立國東南
未有不以兩淮荊襄爲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有江左
者以還兵重鎮實在淮襄雖曹魏之雄苻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闚
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
爲守備則當於兩淮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
要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待自固
旅如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堠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於
今日所宜用也臣等聞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黔驅行所及凡數
百里率皆茂草目無際畔湖陂澤蕩連亘相望而田野之民又皆取

擇獲忍無矣况驕虜之氣近又窺邊城防閑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
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爲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
食爲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皆向因循視其荒穢漫爲之首田疇不
闢溝洫不治有廣袤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綏撫有
武勇未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警急便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爲
足恃是猶咽喉見扼於人而欲與之角潛遁爲保爲固所有而欲保
靈具之害去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以虛
區要地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撫之日臣等謂宜及今舉行
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措置
封疆使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亦處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教駐並
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
近也人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

有掎角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營田之政，倣漢趙宋故事。歟為一面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尤實，遂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教以守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全陽之勢成盤石之基，兵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女真與遼構和，特蓋非一日，賊閑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君林答忠之歸，既有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他可概見。臣等比至維揚，肯問虜巢摧陷之報，賞諸戎帥，亦復謬妄，迄今猶詳其說。又竊見敵國存亡，雖非細事，風傳不一，乃至於斯。既有報急，其說何以首尾？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精金募間，諜用秘禁，故敵人所以謀而慮者，豫知致勝之術，大抵由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務作諜間之道，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謀事必得，此亟當為者一也。

臣等區區，本無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進士殿陛，蒙陛下溫顏賜論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致訖殫竭愚忠，精報萬一，惟聖明財察。

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奏論邊事狀曰：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擇，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軍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脩以知制誥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嘗請復閱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脩無能為役，然亦兩詞臣出使，且以轉餉為職，則邊事利害，臣敢避僭越之罪，畏縮不言？臣竊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正猶者韃靼與西夏并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後傳聞敵兵攻圍鄆邑滑州，而滿山東群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存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蜂起，叛者四起，土崩魚爛，厥證具形，括為教稱公社並竭。

史鈔數萬，僅得一斃，尤患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冬即犯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而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興勤之可畏，傷恙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備禦夷狄，則國勢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真，其何能為？不幸燕安溺之餘，知綱紀隳替，一旦綴方挾既發，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俘我之遼，殺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諸也。今將前事之覆，求神器之安，其遺非他，猶以大宋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救，維持共安，殷肱不良，蔡京專擅其權，猶以為未。自蔡京得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事上之門，專以逢迎為上，下者靡然風，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東南，甚至內庭自實出入之禁，以媒群臣，大臣入侍，飾奉紛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大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為師必得老成宿將之人，用師必有節制約束之律，否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陵紀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於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八二也。敵天之怒，恭敬戒懼，以答天之譴，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災而無禍者。政宣之世，天異數見，天星如月，徐徐南行，白顆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衣胃，都城當時群臣怯不知警，方且以祥瑞為賀，奸媚諂佞，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堯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拒諫遇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征斂之

煩歎官妄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廟紳不敢言矣鄧肅
以進詩諷諫罪出太學來參訌以昌言官寺罷斥偏州於是布衣不
敢言矣於結成風勵數禍敗此下不聞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內
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宜用事之臣專以毀忠惡賢為事
凡累朝老成之臣當代鴻碩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
學斥則以異論逐排沮抑擯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其
失五也夫兩國不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今童貫率服政宜之世黼
羅尹寧論假進兩樞府其翱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詩書即貴
安之能事闕君即異附權臣更引進擢廷皆小人矣雖欲勿
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宜
小人蔽為壅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
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隱匿不以聞外女
真乾期入寇而大臣諱匿於中上下相蒙幾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
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宜小人專務
聚斂以搖根本乘動以貢奉擾析有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
鈔法而民屋數蕩王黼創免夫錢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
雖欲無危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古者以一士實識誤唐育析外侮政和初童貫使視國不奇責事於行逆
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南朝無人之譏此事既當遣付戎律以偶隸
之才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將帥無所稟畏懦怯不武致賊得以馮
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為驚怯又甚於隍方是女真知
中國之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
鄭崎嶇彊國間然區區一環宜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
小國而皆獲其求不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厭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
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
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彊敵為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
可拘其欲方女真與吾國交兵雖能出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
高山大海未易則其雄心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姦臣濁夫希功妄謀
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退遜畏懼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還吾
燕地恍賜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斷至於索郭藥師則許以藥師獻貨
糧則許以金帛一事方創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
順承無敢或戾而南牧之師已侵尋於境上矣盡失家豺狼本無厭
足彼知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期固慕爾也或者惟以海上元結盟
余觀為過舉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術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
保盟約之不爽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幾無
失然臣獨慮一人舉動恭儉無媿仁祖之風而群臣懲懈怠微方有
宣和之習東南民力既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
兵器頭仍備吾之實未翻害路要謹直之士勿容君子非不登用
而正論未嘗盡伸小人非不放逐而饞諂猶或得志蠹蔽之風日除
聚斂之政日熾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也雖然臣外有
可憂其於內事不必甚為獨為陛下陳所以待寇欲者臣觀雖
虜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盛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必祖述女
真已行之故智以謀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
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假得以啟釁為
詞假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吾
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已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
以開釁端其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

東誇國者不深惟長算而一切偷安曩者虜在幽燕吾以歲時脩聘
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遣延其辭俟彼無以從王常性
來知故乃使大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其失一也遠帝之
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爲詞而輒曰清之渠乾涸使彼虜得以移文
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爲誅見咽乎其失二也邪逆遺民皆吾
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鎮吏非人唯知拒却固已䘏中原之心矣甚
者視為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
州總戎之帥發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寨嚨之令莫不切齒召
鄰國之侮開邊釁之隙結遺黎之怨違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失三
也積此三失而吾國之威靈氣勢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
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忘
而已臣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虜未遽亡猶可待爲屏蔽則曰事歲

方虜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足
智愚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群醜互争
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復起吞晉
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崛強雖有河朔而據劉
群盜又皆往往願從臣恐與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
計也或又以爲安邊置所備守曰要以此解敵何患不濟臣竊以爲不
然夫金繒賞虜雖後世偃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盛彊之時
則足以示恩而不至於召侮畏懾之事是也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
則適以召侮而不足示恩豈和之事是也儻不思自強其國而恃賂
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契丹以區區之暴而雄盛大之
疆若未易爲力者然其君臣相與衆勵遂能控制虎狼之敵晉氏
東遷至岌岌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符秦傾國之師今

國家據員萬里實兵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
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亦自衰至則相顧失色
不知所爲少寧則又帖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
一旦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
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甚獨坐之理今制任以北
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雖襲正如熊咆虎鬪吞噬之而或
乃曰無預吾事殆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深遠目前耳
神而發於宗社生靈之憂而使陛下獨當之
可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
尊國勢以弭外虜則攻守之十失必當忽近二誤必當屬大
之論必當破自強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
下情以收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猶有可爲者若敵上

下惩惩豪傑感激會詩朱事實日禄臣竊未知其所終也臣自惟
賤士朝以書臣之恩唯知有君不知有身故常盡忠竭慮不敢自
爲身謀今見時事憂危如此而頹然願朝廷一
風兮神哉有術義蘊定用齋心罷戲
至于數四懇不能已卒以上聞意者夫
爲一見於施行則臣雖填溝壑丘里其事多矣

貼黃臣竊見太祖太宗艱難百戰以有天下仁宗乾興守成
至于徽宗之世享國未久民物熙洽未幸以學而群小得志
陷害忠良攘安在廷無一君子造政和初遂國哀微金虜崛起
王黼童貫之徒希功害謀取悔夷狄斲數靖康之變都城失守
二聖蒙塵追前失可爲殞傷臣仰惟陛下鋭精典學親御經幄
凡祖宗創守之規模可爲今日法者略日陳于前矣至於崇寧

之事奇為今日我者啟[illegible]關之[illegible]論類來上進之[illegible]以時
省覽[illegible]幾義邪誤國之狀與狄[illegible]妻之恥。一[illegible]于以
鑒前失而圖今得非小補也。皇太子春秋鼎盛問學日新亦宜
命宮[illegible]編集上件故實[illegible]其於今[illegible]必多臣[illegible]下
人微忘在[illegible]狂僭妄言伏竢誅殛。
九年[illegible]對劄子曰。臣竊惟當今之務自不可一日[illegible]邊防是
也。自陛下更化以來今十年矣[illegible]中[illegible]要[illegible]武
[illegible]軍律未嘗一日不為備[illegible]于今日宜其十全
無闕物物可狀。邊[illegible]有不可敵之威。夷狄帖然無敢為[illegible]
其理固當然也。近者竊聞[illegible]之虜[illegible]敗[illegible]其[illegible]我[illegible]
人民[illegible]我[illegible]有輕視中國之心。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我
之所謂邊防者未必其可恃也。將帥者三軍之司命[illegible]
之人。率以罪[illegible]今所用新進為將。孰為智。孰為勇。朝廷不得而知
也。孰為[illegible]出孰為[illegible]才。朝廷不得而知也。四顧[illegible]使用之。是謂
之嘗試。任嘗試之將而責以真才實能之事。豈不難哉。然則何以得
良將。曰朝廷之上。以強之[illegible]作其急[illegible]奇安之氣。則良將[illegible]
微弱而更[illegible]已。所以猶敢[illegible]一旦絕各出其不意。寧不[illegible]
猶[illegible]以兵[illegible]之。觀其戰[illegible]而智勇[illegible]出之才。由是表見[illegible]
不患無人。[illegible]邊防一[illegible]天地[illegible]諸神明。不如
約者[illegible]國可謂[illegible]而[illegible]致喻[illegible]豈不自知其非
哉。豈[illegible]我。[illegible]小[illegible]我[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說也。堂堂大朝而[illegible]之小醜。惟其所欲。略不[illegible]其為
恥辱也。[illegible]使彼猶[illegible]無[illegible]其國尚強。未[illegible]好。雖與之可也。今夫
其實[illegible]如[illegible]又已[illegible]可與乎。請諸公論。[illegible]謂不當
與[illegible]以為當與[illegible]或與[illegible]何以立國。方
今[illegible]最強。及其他[illegible]於虜地者甚[illegible]吾[illegible]知其
將有吞噬之心。豈不大為可慮乎。昔紹興中。北虜強盛。而[illegible]皇梓宮
未歸。太母[illegible]在沙漠。故高宗不得不與之和。所給[illegible]於金者
甚[illegible]而當時忠臣義士猶以死爭之。[illegible]大入淮甸
而[illegible]已入於此[illegible]反其所為其國再定
[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和。今之[illegible]與其強盛之時固萬萬
不侔也。而我之與[illegible]增於[illegible]一如紹興之數。毋乃太不稱乎。毋乃
大[illegible]古人之所深戒也。彼既喻[illegible]是[illegible]乃
以[illegible]之餘。一旦得此[illegible]以激[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哉。[illegible]大事者。能反而用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今之[illegible]
者財用未充也。[illegible]不為不厚。是以[illegible]以[illegible]戰功自
今以[illegible]邊防於此。取[illegible]國威由此復伸。天[illegible]佑我國家也。其弱
也易[illegible]其[illegible]也易[illegible]力。此天所以[illegible]陛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機會也。[illegible]而入我[illegible]及夫[illegible]知中國有人[illegible]息
此天所以啓我昌運也。陛下內[illegible]於心。[illegible]見夫[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固
守而確持之。則可以奉順天意矣。臣聞孔子之言曰。為君[illegible]為
難也。六大既定。大計[illegible]其國於泰山之安。天下無敵焉。所以[illegible]
則不[illegible]則不[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常[illegible]之何
待於聖君[illegible]陛下富[illegible]不勝[illegible]
于[illegible]上[illegible]臣[illegible]今之[illegible]而熟
計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一物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則
今之邊防其可有一事之不備乎。臣職在獻納。不敢[illegible]以今日
六事公論以為未備者上[illegible]臣聞古之立大事者必定其規模

而東其機會譬如農功曰事以思之患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有
請規模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所謂機會也。夫
惟規模素定於胷中。緩急先後有如王朴平邊之策。故守不必徒守
而戰不爲浪戰。機會未至則舒徐以待可爲之時。機會可乘則果決
以會有爲之畧。夫功之所由集也。今之邊防亦果能若是否。若此公
論以爲未者一也。臣聞古之善料敵者。必察其虛實而知其强弱。避
實擊虛。避强擊弱。則易爲力。今日間探不明。懵不知其所向。惟講其
虜而擣其實。不攻其弱而攻其强。豈惟無益。必將自斃。又何以决勝
乎。此公論之所以爲未備者二也。臣聞古者曰。同心三軍同力如
心腹手足之交相爲用。如父子兄弟之無有猜嫌。[illegible]曰。紂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興王之所以殊也。今人各有心
異論遺起。不以國事爲念。而惟己私是逞。若斯他人有能。已則嫉之

從作浮言播於朝野。使有功者不能自安其中。今事公論
以爲未備者三也。臣聞兵不在多。以精爲貴。國初兵[illegible]五萬
而征伐四出莫不如意。惟其精也。今者[illegible]國[illegible]不宿
重兵數大軍也。於江上有急。出戍者之生券。[illegible]習於
驕情不堪戰。攻故議者以爲不若令歸舊屯而以[illegible]運武
勇之士。公家支費不增於前。而守御亦得人。遠勝於[illegible]有安居之[illegible]而
無出戍之勞。新卒列營相望則大要可以漸消。關捍切補以[illegible]計消之
誠强兵省費。綏之無窮之利也。而不聞施行。此公論之所爲未備者
四也。臣聞善馭軍者必嚴其紀律。令夕在前。未敢不踏。以爲進卻者
必死。而前進者猶可冀其或生也。故惟知主將之可畏而不知敵人
之可畏。出師之日。生者涕泣辭別。者涕交頤。一死將至。所以悲痛。今
乎人遇敵望風而奔。盡以爲前進者死而退卻可幸免也。紀律之不

嚴一至於此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五也。臣聞善養兵者必厚其賞
財。國初沿邊諸將又分其城關市之征。皆得自用。以招募勇士。以旌
賞有功。以資給間諜。裕然有餘。未嘗匱乏。中興大將所蓄之財亦不
可勝計。紹興之季。內帑所賜犒軍緡錢多至千萬無所靳惜。今日軍
用不饒。既無以豐犒戰士。又主將朘削而軍人益貧。平居然窘無聊。
臨難豈能死敵。此公論以爲未備者六也。即此六事推之。其他未備
者亦多矣。區區殘虜。敢抗天威。苟不能克。爲子載笑。伏惟陛下明詔
股肱之臣。大修軍政。如臣所陳六事。辭不更張。以實邊防。以強國勢
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亟圖之。
癸又上劄子曰。臣聞天下之大勢。有安危。有存亡。關乎安危。猶可言
也。關乎存亡。不可諱矣。人孰不知存亡之分至爲可畏。惟辨之不
早。於其關乎安危也。不建救之。浸淫不已。則存亡繫之矣。豈不哀哉

臣竊觀當今之務。惟邊防最切。而其間利害有未易言者。自淮甸以
迄巴蜀。皆邊面也。形勢至廣。不勝其備。要當斟酌時宜而審處之。淮
甸迫近中都。論者皆以爲急。然以臣觀之。近者固不可緩。遠者亦不
可忽。臣請先言蜀中之利害。[illegible]皆者張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
養兵。乃以五路財賦均之四蜀。[illegible]名色謂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
馴致于今。[illegible]情[illegible]殘虜寇[illegible]之間。自是
干戈獨此一方。[illegible]心乘間深入。殺戮不可勝計。忠義
之徒痛其家之殲于虜也。鎬奉假義團結而成師旅。而逐之虜
歸其後無所逃死。安得不奔。[illegible]應其難。制書嘉之以爲義勇。則宜
得而不叛。虜窺其意。從而誘之。率以忠義自名。終不甘爲虜役。及其
未可設。[illegible]其[illegible]也。而事權不出於一。諸司各行其意。於是乎
紀綱紊亂。[illegible]而關外四郡遂爲盜區。此關乎安危之時也。

若救頭然雖危可安失今不圖噬臍何及萬一四郡失守則四蜀之
心搖矣惟蜀與楚相依以立蜀人亦亂楚將若何昔士亶寒之變迫
在眼中矣惟甸其能自安乎中都寧不震乎可為寒心可為慟哭此
其利害豈直安危也哉智者圖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亦將撻之由
求康齊之策推赤心置人腹中則銅馬之流莫不盡忱將既將用其
計謀則李祐之徒皆能成功不疑於物物亦誠焉古人所論可謂著
明矣惟西山東之家爾以蜀救盡力者誠心待之蜀之世事任者誠
能効其所為闕示大信堅於金石孰不樂為再用並遣之忠素得勢相
推者左右手之交相為援者凡及第之共禦其侮者據要出則據廣
不能支矣此所謂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揚雄有言萬騎得其道則
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為言轄之以
恩信開之以法度示寇而徐巧於綱伏有致遠之能而無迭傷之患

也苟非其人孰任此事顧黜其腐儒不才者更用其望而成者者城
令一新精兵俱靈元氣既充外邪消伏掌握援之要立之安全之
城豈惟蜀安天下舉安事之極還昭然在是也惟陛下亟圖之
十一年臣僚復上言慶曆間張方平嘗以為朝廷舉循而九巍不知
侵靈衛實嶺外南都交阯黔須經營唐時西備吐蕃其後安南遂亂
旋致罷勤二桂國朝毋憂邊州凡異而儂智高陷邕州兵微驟動天
子為之旰食豈細故哉臣等比見淮甸閒版築之務累歲日益而廣
南城隍摧圯不葺戍兵逃亡殆盡春秋教閱郡無百人雖有鄉兵義
丁七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倚事宜於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籍
其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將以示勸懲如此則兩今嚴四方守禦完固
民習戰鬥奇息得靈侵掠之患指四十州民以充安之城矣詔從之
袁說友論楚州乞成臣竊謂城守以為固未若人心以為固蓋城雖
堅而固之者在人卑無二三之心則誠甚於百二山河之險也故曰
衆心成城此言誠在於衆而不專在於城也臣茲奉運命譏客有行
往來之間道由楚州竊觀本州城壁甚極雖壯蓋楚州實為揚州藩
籬之衛也臣復詢之淮民與軍士等皆謂曰淮而南其陸路至揚州
則自盱眙由天長而來其水路則自清河口由楚州而來也然楚州
尤為要害者以敵人輕有必由於楚又楚在揚之前其來則楚為之
敵者以他路至揚州則楚又扼其後所以朝廷以楚為重而城設帥
不敢忽也今楚之今昔謂頃年朝廷曾以武鋒一軍八千人屯駐于
楚軍人家屬悉在焉誠之為緩急死守之備自揚州創置都統司以一
時建議者遂移武鋒一軍盡屯揚寨今止以鎮江都統司每歲更
戍于楚僅五千人耳既無老小同行又每歲一替不為久計總司復
添支食錢歲二萬緡誠恐緩急之日更戍之士各念妻兒在他郡豈

非久屯更戍者恐不能責之死守臣等欲望聖慈以楚城為揚州藩
蔽要害令樞廷相度或不復武鋒一軍則乞今鎮江都統司發五千
人選擇將副各同老小就來年二月合更戍日盡與分屯又戍于楚
兵不限定其元來武鋒軍寨屋見今存在盡預行修葺庶幾室宇之
小同處且為久計其與無家屬而更戍者事體全然不同他日緩急
必可恃以固守兼亦省總司每歲二萬餘緡之費誠非細故

禦邊

宋理宗時寶章閣學士曹彥約上奏曰臣聞夷狄盜賊之患自古所不能無惟在處置得宜然後不能為害所謂處置得宜其略有五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至於擇將練兵事之重者也臣猶以為次也所謂守道者用兵之道必須先論曲直當丙子丁丑間飢民聚起者動以為亂朝廷恐惹邊事抑之不納其後逆臣貪功暴橫會其饑荒將求之而延納入境致使重兵在內十年不撤蔡既言民之實甚於此性命之事不復歸咎矣今當明正好惡定攻守之議屬之規模為長久之計不冒昧而進不苟簡而退不以一勝而驕手相慶不以一敗而嗟舌相視然後可以言道也所謂固本者當舉布列莫先重內古大處置固自有體重兵皆在江以南而三衙尤多勝兵爭農與百年恃此以不恐其後馬司徙置江上而建康鎮江諸軍皆在江北人心易搖萬一究易生變設有緩急不能自立為今之計莫若使殿步之兵重於江上江上之兵重於真揚真揚之兵重於楚泗盤兵於內守以大將有時應敵守以調發應敵之後復歸本營水陸有警中實安堵此所以為本強也所謂通財者臣聞知治國之道本可以無財有用之財不可以妄用若必以吝財為政則軍事淪於厭倦矣當聞開禧未用兵以前諸軍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寬剩其不肖者固掩為己有而其賢者猶得以激賞其軍士及乎出戍數多輒發不時諸軍在寨所餘無幾營運日削無所取辦而獨於互送之樣賞其之弊未肯少損盛寒出戰無皇牛酒衣不蔽體日食尚闕望敵驚奔勢力實使然士大夫但見乾道淳熙間諸軍富足將謂今日事體尚未改也曾不知開禧以後只相逆絕今若改紘更張必須選擇朝臣體訪諸軍利害供其之用則其煩苛若軍用不足則又捐金帛以與之一時臣處未免浪費比之覆師喪國孰大孰小此所謂通財也所謂稽衆者用兵之道臨機制變當衆謀而起事要須衆聽漢高祖欲復六國則酈食其張良各獻其計武帝議致匈奴則王恢韓安國各逞其辯用張良之策而漢得用王恢之策而漢敗此其驗也比歲邊事不常而朝論過於嚴密道路之言易以惑衆浮言胥動固不足恤其實意向不容未易舉事各撫一方而已至當世乾稽疑謀及卿士大雅先民詢于芻蕘今若采之衆論使之各盡其長朝廷選而用之不問卑賤千慮之愚容有一得其時選擇邊帥亦將於此而得之此所謂稽衆也所謂愛民者自古未有不愛民而可以立國也今陛下每對群臣曰以愛民為念大臣宣讀口以愛民為政御史臺奏疏論事曰以愛民為說而州縣田里之間實未有受惠之效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所貪吏之害未去也朝廷支發錢物之數本主公也彼則以增羨為名而掩入私囊朝廷付守臣節制之權本良策也彼則以私役為常而令以威令籍義兵以備緩急本善計也彼則拘之城郭而失其生業耕營田以實備蓄本古道也彼則陷之鄉夫而奪其農事無益之儲怨黷者其害有幾急將何所恃必須擇其一二明示播告使之改行輕徭薄賦使百姓安業此所謂愛民也有此五者而後可以為國如其不然臣恐憂患至於擇將臣不敢易言之也以今之將為皆不可用耶則將以何人而易之以今之將為必可用耶則又不敢以為然也必使守道之策行固本之議定通財之說明則識事者必應時而起稽衆之計愛民之政傳則好事者必舉賢而進可以類求可以意使矣若夫練兵則又為將之事非朝廷之所憂也臣無以陳願息無所補惟陛下留神。

載耕奏邊劄子 臣請言天下之大患。今戎房不足慮，近而可
慮者唯孽也；遠而可慮者韃人也。唯句之孽雖逆名未彰，而逆節已
露。我之耕牛，則請客以致之；我之戰馬，則昂價以誘之；我之材木，則
貴以為舟筏之具。朝廷方計撫而為之鋪廣，雜以應其需，稍拂其意，
則起而殺官吏焚城郭。恭骨革本積聚為之藏，賊一得其奇言，則置
而不問。求朝廷不先事以激變，識大體也。而臣竊以為異之事，實自可多行
而不相侵。陛下與大臣務為隱忍以存其終，始則動輒謂當為之備，
俟其有變而誅之。彼之未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為不善，則天人共
誅，為曲不在我矣。韃人之猾我邊陲，西起巴蜀，中經襄漢，東至淮
楚，橫亘數千里，處其勢未能如是，汗臺意其群盜，潭等假托名字以為
窺。急不欲，則所過郡縣雖其丁壯老弱以為前鋒耳。若是者當稍間
諜以伺之，不可聽其自為去來也。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究為不
可勝以待彼之可勝，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為攻戰者，將非
吾兵乎？所恃為保障者，將非吾民乎？今自三衙逮于屯駐將帥，搢紳
日甚，借貸之責，償差使之納賂。於行戍守，利其死而名糧口券，動
占虛籍。甚者家富豐餘，無夫材力之出衆者，往往貪生而射以害之，
而陛下之兵怨矣。自內郡達于沿邊州縣，被剝充為苛峻稅斂之重，
轉輸前之飽倍稍督貼入，自為析閱而其端則勉動收索者和
糴城柴之類，科抑百端，朝廷雖給本費，以白為剝取而卷而藏之，而
陛下之民怨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為耳目者，風憲之
職而已。間有胥公徇私竊弄威柄，又憚所驅轄，門路關無日無之，其
營求囑托，如稗稗枝之禍，陛下推擇之時，薦至州郡，能順適其意，則過
雖山積，直由為之地，尚奚肯為陛下言哉。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
去朝中朋黨難。是雖有激而言，亦未始之通患也。臣不識忌諱，仕甲

害高。何所逃罪。惟陛下留意自治之策，使可虞者不至於可虞，則天
下幸甚。

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李曾伯上邊事奏。臣
一介疏庸，誤蒙聖恩，拔擢界以閫寄，冒昧傾事，履又閱月，一旦竊伏
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當思一道之憂；備防淮之謂，得一日之暇，
則當為一日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於蠻，任氏不知於
兵革者數年，以來始傳韃有假道騷越之計，見於中外奏議，前後凡
幾，其為隱憂豈待數述。竊以城成之始，實急守邊之宜，雖近甚之來
有所傳以前，聞而詳考其故，恭之嘗見嚴以條陳，謹開具如後。

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為蠻徭所隔，種類
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稽之前檔，以為難苟者
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體探。邕州嘗遣用趕往羅殿，居
良臣潘柱往自杞；宜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遣其去大理國。
經尚賒，而況蜀見以西又在遐遠，其所剌探，或傳或見，託為邪聞。
賊攻赤里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轉之遞，選實不得而知也。中
間雖有淳祐五年，因遣禽官謝圖南出使，得於招馬官所報，始
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
回，經涉兩年，史得一信，始知韃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
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閩探，轉實非易事。今臣到任，
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諸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望
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諸蠻，浮入遠探，以
伺動息端的。參之衆論，皆謂廣若自沈、黎以西之諸，委遠遠滿
南詔，則蜀閫當先知；廣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遠偏沅靖，則荆
閫當先知。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羅播其

去貔境地里委相邀絶欲望睿慈劄下前蜀兩閫應有探刺蕃
賊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接極力備禦
一貔虜謀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道路可通實在我者
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一一從考但觀淳祐五
年以來節次備録所報或傳謀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
部徑趨南詔或謂吐蕃已得貔賊溪瓏爲鄉道入廣此等之報
不一而足賊之爲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雖若少寬然丁
未冬所傳貔南渴使爲蕃蠻所沮至戊申冬復傳貔賊向吐蕃
境內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虜之進退遊在諸蠻之外臣自
巨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諸報意者去冬沈黎委嚴州之捷虜
既北遁邊寬南侵者是諸羌探險以向防者使貔兵無階之可
入則廣中賴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因閱蜀中去年一報謂虜若

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
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丁未失利於西羌免諸蕃又安
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
於嚴州又安知不捨嚴州之熟路而取他道有如蜀帥久在西
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爲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忽臣近得邕
守王雄產劄地圖又以謝濟行程互相參考大槩廣自邕州入
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獨自沈黎至大理之姚府
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羌由南
詔趨廣界殆無一百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
戶無虞一嶂精謀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坐視臣妄謂
大理諸臣知慕中國然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向使西邊
共無警報之刺固不然不必交趾一處再覓南則惟大理之信未

可與絶向來謝濟之往前帥遣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
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聖慈行有司行下以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傳聞貔賊之訃請明備邊之宜其爲若不暇考姑
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大
略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共屯不滿千經司郡江所
管亦不過二千人以上於是有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經制
酉之故有邊警非諸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
右之城池卑淺豈之以羣尚不可禦而豈能禦寇於是有邕宜二
州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爲備邊之要而外則糾約溪峒團
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
已蒙申于公朝矣臣揆度委寔以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
盡愚力之所至事事而備之日日以思以期保固封守救以廣右

事力僅可隨宜而措書豈敢過有於作爲臣之所憂其他姑置
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彊非但爲貔寇窺闖之防亦欲爲諸蠻
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居重非彊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修
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
以制其命此理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提諸寨備海道制
安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常爲安無事則可
或小有緩急則可若過猝稍招撫則士兵甚矣何以運掉臨期
請帥下調如近歲邕備沿江之兵邕調五羊之戍紙付之文移
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非請招宗邊軍三千人迫於錢
糧僅招及八百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静江若蒙朝
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降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
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

一廣右之藩籬在邕管之藩籬又在兩江管南方形勢自昔可以
論蓋以右江遏大理上下峒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羈縻州峒數
隆不下先朝疆以羈縻制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割遐南
江如橫山永平等處皆是慶曆景祐間祖宗盛時朝廷措置城
寨見得以兵地為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
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團自擇其豪
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為增其封境之廣闊丁民之眾
處又於此可為兩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分轄兩江左江則永
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橫山寨有員兩二員其管則與之
平餘發寨掠會看覓則調兵於諸峒協力以合制勢乃不寨以
下官會共不曾十餘員不曾聞至善文臣等即即為提舉其清船
並依提舉市舶官係例其官名之重又如此臣竊謂祖宗當承

平時其為邕屬措置若是周密無非為書難計況之
備變非備難也近年以來上下狃於循習事勢日以懈怠曾
兵戍既廢舊屯提舉四員祇存虛闕蓋有以見之於把守乎其閑
功而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兼自將備難於之代之時可於人歸之
類界擇官會按小人換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為一此矣平
之被焚往見於交人橫山之寨即後見於溪峒何也因而執稅未
及錄以供提舉官諸俸今皆失措無有一可也首續至寨建
係今率相抗禮甚者反加陵蔑矣我思祖宗成規自平羈縻以
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來矣前是年間經漕兩
司商議漕司歲撥鹽四百籮以支兩江未曾係有旨有意經
理近歲守臣劉子適王雄等與邊防事宜中明經司湖南憲宋
慮係畫圖結峒丁等事申樞密行府與未可前帥曾當請書

欲行措置條接周已暖屢一報者先左江提舉兵金兩江仍實
未有正官諸峒未見仍習前態蓋南邊一曾藩籬尚止二千里
歲自毀撤置城寨理隊為措一江邕忽見今欲復四提舉官本
思有此事力蓋若且復其左右江則駐永平右江則駐橫山置
此二員人皆知為今日控扼防理備輸腹之要地兩欺祖宗
之例特重提舉之權許令經司兩邊或臣便其實措置以優其
本路兵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隸兩提舉統轄若
及二年未假替移依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賞任滿與本路州
縣差遣求補邊州將領往滿就除海外軍壘之例所貴經漕司
措置任責以多寡分隸各官措辦將司依無並力請之於朝廷
未得依舊諸峒就職除兇管從各外路司各從以戍兵數千丈夫
往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紀理吏可為之久遠以守備其如

是而得人任責加以數年實心措知漸復舊觀必能倚然為事
固保障任患行之不力也經司去邕七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遠
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其責者扶持照撫訪措佐應殊屬
相關願何事之不辦哉否則亦徒言耳致煩朝廷歲節和其說
亦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申朝廷指揮措行此乃南中
備邊第一事消弭大患之應辨邊變實切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辨約峒二曰
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僚議委議
率以此為先務今臣於照前橫峒邊輯約溪峒則顧是積隱係
之禮物給借補充實所承名作陪狀曰已令措置關防斜集保
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大步
猶宜之龐柳崇等寨甚徒即其前帥董槐侍郎同嘗見於中

請亦以惹事端為慮今官司輯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聯
并茹為羈落則可運行特之因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
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若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
鍵卞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凡
得以鎮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況今時異而事不
同蚤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境易啟詭
悖為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㟶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
備器械資責之豈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藉其丁壯之
力以始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据材
被命此來所部夷猺既屢矣此三者亟討論措置為職分所當
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累牘之所
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倅黄壽愿者團結右江
唐興歸樂等州一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黄暨龍等一十九
隘宜州則守臣曹晪亦嘗結約天地蘭那等州峒首領覃光貝
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款以路萬里為諸
款首或遣以銀牌鹽飾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
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殺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
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考
近年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黄
夢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具到
名帳共計一萬二千六百今其本州民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
淳祐五年亦有團結籍在宜州則有土丁寨丁保丁義丁義
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猗撞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上丁峒丁
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
嘗行下團結卻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
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鬬如桑蕭如標槍
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紙此雖未及朝夕考
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及以邕宜兩郡守皆將吏易雜以責之
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
其所請施之竟意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經寇鬬之擾
便覺撥右溪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幾一有所危動
未免即生疑懼前者劄廷行下閫臣奉命經理上下如所建奏
今臣雖爲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違防戒飭一字自若當於備
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譏
變擾環境勤於精疑舉動稍輕尤係觀聽豈不容不謹如臣
欲且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姜溪峒則諭令首領遵

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等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
常加覈實以强壯而補老弱因閑暇以加訓練庶幾遵守之所
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仍俟其邕州申到或有合作更事措置
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卻當與之通融助
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貼黄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爲枠腹之慮竊念自古兵家有出間道
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深入險阻重兵所難今昔雖或
殊閑之計固難逆慮亦當預防然以臣涉歷唯事覘之每歲虜
當隆寒時析咸集必出不容不去今自西而趨南韶欲以窺我
馬力所及或有之然觀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申嚴
邊備當若敵至臨邑所陳盡又屬使戒諭益如越南丹宜寇
之路交人假道之報有不得不防者非止爲備禦計也

曾伯判閫回奏四事劄子曰臣猥以庸材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
被煩使戍淮閫精白背保全入嶺無何曾蔑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
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略其髮次亦已兩旬事雖多端未易縷數竊
伏恭念乃者季春二日堂畫擬頒預授閫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
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権場南北互市可以省料降修復城池
可以壯藩籬撫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之良策當
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降委然自睽違列舫殺場夙夜朝
斷夕斯念此至熟今者既臨疆場親於軍民事照聖主宸慮之明可
無愚臣一得之慮臣謹不避天威為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自江
北諸城往罹狄難閑田曠土彌望荊襄皆二十年前未荼毒壞也然
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田之慮在敵
則當防因糧之患此建政制臣所以艱於經畫未易廢於講究也本

司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珙嘗云尚餘九百萬畝以臣愚料其
可誇言僅計夫而授田以何人而充耕耨其籍籍胼胝難考珙存日
嘗對今已其得其實但開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
賈似道以歲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開墾人成功視珙時固已推
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
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牛種器具以時賑貸工夫於此乎惜而又
司存生券既支無藝頭目悉給月糧并縻南北之冗費經費之浩備
舉是數者皆取給焉豐諸岸之家仰為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其
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
非其時方李諸屯將送一發積雨成潦淮湖汪瀦田禾類傷於巨浸
歲事已乏於全功而況本司今春優恤佃戶又以每畝減租二分有
奇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決是不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

代和糴則恐其間秋收雖豐僅足以充軍餉歲料然曾必至於缺鄉
餉糴時一夫糴價倍蹺將從咎無及也昔年枯屯田襄陽始至軍無
百日之糧李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
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潮田功之經久曲賜寬
喜委任毋為容臣自今以往廣招佃戶闢荒開耕率勸課農桑積
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淮中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說也臣
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遷有無通惠商賈往年與金為鄰沿邊置場
之利公私共之今歲雖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然於邊州守將
易馬牙儈之嬰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存淮時已覘其實然其交猶有
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肆可自為也財計所入固宜歸
之公家豈邊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閫之互市異蓋淮
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寄寧是貴已貨越吾土以求貿而於京湖則有

場所在此襄故券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齎貨而往猶嘗千里載以
舟楫衛以軍兵溯流而上兌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准之互市
不拘冬夏之候制之互市惟在夏漲之時秋水一枯舟不可通郢矣
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易似道覘珙時固已
有加然聞之舊歲不過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
歸帑藏也計其息若干較之可數視吾太歲博之尚難所得幾何歟
費尤甚可存捷以置場則可以通商情可以得虜實可以通襄陽一
線之脈志不盡在利也使臣能為公計苟無此亦餘積亦猶國之外
府然若曰目前欲措撥以省料降則於與物之類使未得錢軍券等
需何所取辦此場以至於廢而不敢為矣況北方頭目大抵多貪
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嘗討卒能成
大功其可不咍假之乎臣愚欲望陛下寬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

艱敵情異時而計之守費斷亦國費之自省臣聞目今與城略有定
容且欲遣舟新貨而從初為交易宜不便容若欲定其成規當從
哉其建置互市之說也至於借撥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
武之國向也壁壘相望藏獲風寒今惟南郡一城歸然江北與天下
也漢陽耳漢陽僻郡一葦虜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一
新規模條事答悉亦既浚濠而增高轉環而為堅矣此外諸城多古
窩冷鑿斯築焉向來有及是者臣伏讀徵傳之詔每諭宏遠蓋有
窺條然未知所措觸計此一披與地圖指示都國某思慮既之規畫
後金甌之全重意在有為而發也臣自秋戍所訪諸故老諸校曾識
虜自十數年來以邊無可填食糧遠區賤人非城是山河之外盡略
擊柝之地往往嘷狐狸而長荊棘矣有志之士莫不衣欲以寧謂
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殫諸首之骨肉方勇出圖之實能濟

陛下念慮及此直以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閫臣忘在旦暮亦往往有經略
之意武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為處力拔時將有所待然亦思各抑亦
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今欲付之以母指節勉力
國不敢辭但令兩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棗安信鄖均光當荊門
凡十郡乃元無城未數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舌郢
荊岑通襄脉絡將大為經理之計抑姑為徐進之規私慮救必守者
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遣首趙普論幽燕之役曰以朝亞以翰
守以至於孰可為代規圖天下大勢反覆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
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為諸葛亮紙貼尖方冊也今將為修復荒
城計則當慮有司量功命日用幾人從何而調不可盡徵見屯兵力
當爲其來塵糧支費歲從何而取然是令外耕此一項根食不妨寧
兼器械從何而辦器用從何而修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以應凡

是事實所需物物預圖事事辦慶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措設城
所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困于素無虛役而有成績更惟
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於撫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
兵而民之避寇江南者猶頗衆京湖連歲被兵而民之獲業如此者
已漸多且闔去歲以及今春避民之携老幼驅牛畜歸故業者至蓄
縣縣不絕于道而隨襄棗光之郊亦有人焉其尚高迷者則又
公家給之牛種遡之斛佃貸其賒息貽其役撫其視往時寡病啾嗟
大不侔矣然因衆人視之以為喜有識思之猶以為憂也蓋由近日
以來忘人相傳虜皆不入冶稍弛場自此無事恬然散居都野不復
從險保深恐封疆非傳驚擊必匿使藏擒虜將厚盜負臣夙夜為是方
此中詢諸郡倅相告戒類為保伍無事則耕以自贍有急則聚之入
保聚行壁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於為邦本計也伏讀某覽之詔所

不若如勞徠安集以拜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猶因人以患者
為善後之謀厚未專為吾民之流徙與言及此臣罪不勝所待明言
可為忠言恐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太盛不為居重馭輕之圖
似道恩結雖使遂成外強中乾之勢今則諸屯兵聚者是其於有將
阿授柄之憂南岸列營據如驕子有粮斬磨大之患本而不顧者以
深憂益食安居巢將厚用臣觀京湖之所憂者其視東淮不及遠矣
而今諸將又各隸兩府各著募心持之將此之一處緡無爾汝
也形勢[illegible]會能術恐牾之所謂郡扛作樣未易御若臣
嘗觀宋淮東[illegible]近歲異時劉石輩多出其中將坐不識王
猛之亦受辟罪[illegible]當可鑒也此豚養成要已非一歲于此性者
則養豬以肥[illegible]則性率其弊若不及今商確措作圖惟如痛病其
未病而使醫如治[illegible]水而爭奔洪陵潛勿露機諸息所以熟

江之地用之之方陰消而潜華之占恐異時不能不動宵旰之憂也
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裏處待諸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意源義精固無
是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於拳拳發謨之心伏望聖慈深與大
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制用輒進狂瞽之言…
盛謹蹈踏以俟鈇鉞此外猶有祈控於陛下者臣向數年來忠百念
彫零思慮不及於前時精力豈堪於重任封疆盡瘁不敢辭館
備司實難獨二堂人品智思之既善而物理肅之相須人知為間
貴臣專賴以相通臣則惟總計支吾久將不逮陛下且謂日用如故
歲入頗歉其可以布支乎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頻擬
方異而醫者猶且未蠢取而服劑之使盛年癥此亦不可同前日語
况衰竭者實強曰精禁以養衛之恐不日榮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
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委令…任…須少存憲規

使得專有一心展布四體於當九頭以報乾坤之大施乃若宵旰所
縉筆事雖詳傳乞審照
曹伯爲淮東制置使奏給言邊事上奏曰臣所準御筆指揮御札陛
下中能三遣廣延群策將以圖回頁政撥伐敵謀臣恭讀神謨叡慮
憂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淮十有四
州所在皆當風寒戍馬一入無所限隔尺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
緒不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吏可自為一城之守恐難…決是
說…市臣竊計諸州…求上命飭
能卵智足慮見之熟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修葺粗周惟書四
壁濠塹在淮北雖…理不廢而疎略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閒
惟堡濠及饋運在淮西雖向接濟可支而所憂在糧儲此二者未免
尚煩廟堂之聞乃若賊情所在則屯聚諸酋稱號於我者已非一朝

于此春秋更嗜盡將以歲月弊我兩年以前河南宿亳應永間賊壘
棄弗守去歲以來蠢擾城矣開田耕矣而且積粟於境造船於河此
其蓄謀非有所圖而河北諸招泗漣堡報到賊中事宜本欲之入又
欲早於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我者甚至我之待彼當則
又其可忽乃舟楫之當戒備阻之宜臣熟觀已事逆慮…其首夜
以思今日進頭之事惟西湖西為患博采衆論…無非不可…
不…其…害…賈中可乙否從實空言臣請別白而言之竊見長
淮諸…如安…之上則親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泗之上則五
河口淮河口…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賊舟可以出淮之路往
年下流全舟師之備而上流無諸口之防賊亦未習於舟不敢輕突
近年…則防穎口濠梁則防渦五…淮安則防大小清河
口如…等…把捍…亦惟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

虜使不得渡然觀近年與賊應接正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
五河收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雷隔之不渡也是年主將發踏
賊舟遠至去春賊之圍壽由穎出舟…郡…謂天祐石閘等
諸郡舟師防遏踏口兵力不為不多賊舡一出…不可禦去秋五河
措置…文亮連月整葺堡圍備竭心力…胡…以劉虎湯孝信舟師
何…與賊相持累日弗能遏賊兵…濟…文…以捷…僅
收之衆…耳至于今春又文德文亮衆寡…此…之…在馬
頭戰…賊勢…堡亦…文若非文德見幾急收斂入
濠因守豈不中賊毒手即是數節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始未知備
禦之策盡舟師本我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
之勢而此賊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犄角我以一面而
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絕尤所難禦非我師之不盡用命也今

秦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固則觀其已然之事深恐賊忽
徒損威力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賊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是淮千
里與我共之我之咽喉脉絡為彼所斷諸州雖措置不可爲今只得
思變通之策姑措諸隘之備而於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
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扼自五河而上
舟用輕捷招四而下則用巨艘使賊有所顧忌欵或侵犯我得以臨
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面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
湖地跨三州自丫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
彌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棰可渡往時山東紅襖之寇
皆能習知湖濼地里賊之出沒荐食非一朝夕比年此渡湖而往封
掠之患猶淺而賊之來路已熟由入于牙路浸淫未已而今已十餘
年來生齒蕃滋耕牛成耕稼根本之地得此湖在後田沃壤稼穡所生
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散落營寨中間所謂水鄉可恃
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三二水面稍闊胡馬難便其餘雖名湖澤非
有巨浸至於海岸之皆平川我之能往賊亦可到來何恃而不恐臣
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戎馬之入今臨在淮
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間居人避虜之地亦為賊以計取卒用其
衆轉而他攻此皆往事之驗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為淮東之患者必
自射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路
海濤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甚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
白事廟堂乞令項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照依五寨為湖中之
備此策弗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未及行團
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為防扼至則淮郵泰揚各調
少舟師以防過之寇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賊不敢輕一涉惟慮吾之備
其後再出則可以遏此賊之不渡未敢以為然也而況湖中舟備如
台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萬一賊用故智復由海濤幹腹透
湖則我之舟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哉自賊退後訪之各邑守將及
士大夫父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聯其邑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
運河者有謂但決實海橋而者有謂置寨堡于平河黃浦者群說數
端異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徙則一湖數十萬之
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鹽場至淮安三百餘里際天接
陷絕外惟可入處者不止一路安得有此一頃兵力以分守此河
若曰奔復實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況堡實應亦不能遏此賊之不
渡若曰寨于河黃浦黃土高沙往安則高城大地將惧賊犯臨河小
堡何以禦賊臣憂心如焚責未得其長策近見委官再涉淮郵兩郡
措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運避兩說並行於鄉之保聚為村堡所不
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寇其他今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措行去
效委官頭目逐到秋防者盡入城運避惟有此一策為或可行此外實
慮及湖須亦置用舟師往來耀威以防賊由平河入之路泰州堡塞
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賊由海濤入之路此亦止可以為賊勢
小入之備儻其大入至則地勢綿亘之廣實非力敵所之難可不深憂此
湖面險阻之當慮者也凡此二者切於目前是憂此者今雖待罪
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聖慈速下有司更加商確如臣言可採乞早
乞檄分行下兩風不遠論淮州置江淮相為表裏者達知朝廷通行自
安淮陛下垂圖之
貼黄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於臣之利害非實切於國之利害臣
兩淮總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吕文德各未名位相埒意嚮不
同其有實守之事猶有不得獨然臣觀其今不禁制司之居其

呂文德則不甘鑑之居其下同舟遇風豈宜自為胡越臣得進
日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難揚兼制淮西地遠勢
殊遂捍不行而招司自謂贊自當俟敵曾非畏縮不可之說也
已在神謨廟算中矣此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泰臣今日據文
德所申既欲辭黜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賛貢缺望之
言前者遣受書其言頗激若只仍此局面大路轉更他時設有跌
失雖責臣不無矣臣雖持罷去亦不盡言以臣一得之愚莫若罷任
西制置司或併歸王鑑權管卸分呂文德過淮東并以淮東一
大小不分淮東安撫一司以畀之仍畀兼節制淮西諸州東路軍
馬如楊淵則只以淮東制置使兼知無為軍東西兩道得兩大將
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淮西相兩俱有可倚仗特制置
無易此策伏乞睿斷

李鳴復上奏曰臣蜀人也三仕劍外蜀之安危成敗宜身履而目擊之
之今蜀民困於科擾之煩蜀兵壞於驕縱之久蜀財竭於冗費用之耗
其可慮者多矣而關外五州所以蔽捍全蜀利害尤重謹摘其切於
邊防者二事以進陛下幸垂聽焉一曰復家計寨之舊二曰增忠勇
軍之額寨之有家計尚者吳玠實創之或曰仙人原曰殺金平曰秋防原曰階曰
楊家崖或曰靈安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種以食
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於州有事則歸於寨其為慮蓋甚遠也自紹
興至開禧虜嘗侵犯矣視之而不能攻以有險在前也過之而不敢
擾懼吾之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議者以後一時遣帥
欲築城以為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其後時蜀帥又欲別措以為固而盡
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
家計寨只四隅地利之絕險者為之而山寨則為數七十無其險也

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為居
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能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
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俯與兵足以避禍者歷歷可考亦未之思
耳臣故謂家計寨當復其舊者此也軍之有忠勇起於陝西司蜀者
法為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而關外則謂之忠義
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守蓋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
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當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歲不過四十萬若
盡編以為軍士人執役數人衣食之而騎一萬人可得數萬人關吉
者富兵於農何以異此延之入制司擇其勢之斃以文忠編給旗
榜以招忠勇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不容散遣也則置軍籍以行屯
田矣謂之忠義與前所謂忠勇者一矣而實殊也忠勇軍自給衣
糧器械而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奉而有常心而忠義

則官為令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耜其實數果皆接續
此盡不能無弊也制增官券以養忠義而其不責官券者乃寢而不
行亦姦例置矣臣故謂忠勇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家計寨復則保聚
有要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
特為五州計為四蜀計也陛下如以臣言為可乞下四川制置司
參酌施行

鳴復為侍御史論今日當議備禦之實上奏曰臣竊聞轄使之來朝
廷議所以待之今之議和猶昔之議戰也臣以為和戰皆不必多議
所當議者惟備之實爾臣嘗觀班固論漢一代禦戎之當會其終則
曰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
縻不絕此聖人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夫懲而禦之備而守之此最邊防急
務不容一日闕者而今焉上下皆忽之問之朝廷則曰已行下政約

行下邊備矣問之邊帥則曰某處老某防遏某處某也足矣臨之
以事實未見其實也何以知其無足實往者汴京之將捷報疊來諸
全予才陳兵以護關隘趙葵論數以宣德意又中諭諸將益堅六軍
渡河陰之師會孟珙之除朝廷亦信其言第功行賞矣小戰稍衄望
風皆虜之押小之實安在已而趙范至浮光蕭書告廟曰淮北之守
已瀆五千人也息州之也寡矣又遣李貴孫軍隨守約守許虜媼
而往斷可得其死力矣雖使敵國有韓信狄生亦恐未能勝泥也其
詞甚壯言無復可慮矣而哨馬一至數州俱陷守禦之實何在前日
燕之言而後欲戰亦吾戰之捷今日無其實而又欲僥倖於和之成
誤聞若此豈不大有可慮也歟臣謂韃使之來隨宜區處視其貢獻
之物陸其賜予之禮事適乎厚毋過乎薄使一二犬羊餌耳而腹之
矣君曰仗一王檄可堅兩國之新好然一鄒伸之可復中原之故境

恐無是理也蓋昔以和誤我者遼而以和誤金者蜀塞不遑而猶欲追其
覆轍乎爲今之計當極所以議請使者謹邊備考所以請虔又莽詳
實攻則必妨其變擾必欲士卒習於器械必欲其備人心必欲其固士馬
必欲其壯謀而又擇良將以任之使吾邊陲之間恃然長城隱若敵
國則有所不和知無不成有所不戰戰無不勝矣此上策矣曾伯
朝廷所宜加意者在此下在又也惟陛下垂察
貼黃臣既論韃使　處不必多議矣似聞鄒伸有以信吉
服　日約言者　詩脩仰不知大體者之說關係甚重有不
容默者中國所以貴於夷狄者以有禮義也國家大典禮豈宜
爲夷狄一小使輕易陛下方以孝治天下行之二年而遽壞之
一日可乎併乞察照
鳴復又論和議不足恃當以守備爲急上奏曰臣照見韃使之來載

見已畢此既待之以有常之禮彼亦不得其無厭之求由中及外咸
請自今可以與士文爲正朔矣而臣愚下識事勢獨有憂焉臣之愛
非於今日而於後發也往歲之秋邊當輪對是時朝廷委官賜詔使御
命而往猶未出疆也臣妄謂韃之情有不可測者言甚深可憂者一
既而一年而韃使再至其狀稍前日也臣之憂亦猶未釋也臣之所
謂不可測者人皆見之不徵貴述所謂深可慮者人未必皆知之其
可不中言以集中外之懼悟乎往者寶慶丁亥韃寇遣兩介所至需
大書偽號于牌之上所謂天所錫附以幅紙我自有金專往僭異
常侍使無禮夫彼之欲吾投拜吾則斬殺耳彼所謂投拜即吾之所
謂和也吾以講好爲和彼則以投拜爲和金非不通好也通好而不
投拜其禍亦不可解於他國亦然此豈可不深致其慮哉王檄之來
以宣撫爲使名只此一端使覺可慮臣聞邊報謂韃人疎蜀關隘之據

河南有所謂宣差矣有所謂元帥矣名曰宣撫獨於王檄見之雖往
時所說割下襄陽亦曰蒙國使宣撫此名何爲而至吾國也臣觀韃
之爲人外雖恭順內實姦詐意其涉吾境也開例曰通好也曰講和
也而反命實否也未必不曰吾使事畢矣由鄒境至國都皆歸吾之
宣撫不吾拒矣異日見之國書爲一有如金牌之僭惟我其何以待
之將却之乎抑受之乎却之則貽禍目前受之則貽羞萬世朝廷既
已出吾不能臣恐與鄒使復再見寧相不免爲秦檜秦氏不免
爲孫近從朝忠懷之言將有如胡銓者出寧欲赴東海而死矣陛下
試觀鄒伸之等能知覺兩事獻納二字卒肯辭官不
拜韃虜或以凡有所聞隨首端捏合是亦王倫耳臣爲
當察之於始陽於微先事而爲言則亦當先事而爲備然
則策將安出亦曰昔待夷狄之說有三曰和曰戰曰守而已和戰蓋

相反而守則行乎二者之間不容以一日闕不戰則和不和則戰此
所謂相反也能守則可以和可以無和能守則可以戰可以無戰此
所謂不容一日闕也為今之計莫若修備以待其勢之自定斯得之
矣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險為
守者也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弗去此以人為守者也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此以道為守者也得其道則人為我用得其人則勢為我有其說
雖三其理則一而已矣且所謂道何道也其要為三綱五常其序為
君臣上下其用為禮樂刑政修之身者此道也達之天下者亦此道
也使綱紀森嚴法度修整賢聚於內群邪屏於外六典四維國而
見之政事者無不舉八柄馭群臣而施之賞罰者無不當則此道行
乎朝廷殺簡刑清以平訟理循良者必用貪墨者必黜而中和之化

而美息愁恨之聲以消行旅大之書而安靜和平之福以來則此道
行乎郡國時乃糧糗備乃器械利功則賞雖小校必旌其功有罪則
誅雖大將必正其法使皆有仗節守義之志而無畏死貪生之心則
此道行乎軍旅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彼以暴吾則以仁彼以力吾則
以德自治以定其立國之本權時以施其應變之宜則此道行乎鄰
種果能此道矣人心愛戴國勢安強因此以歸往之情將上天助順
之意雖以混一區宇掃清中原蓋將有自然而然者豈必持倘倘而
為戰汲汲而為和乎遂足以陶成得志者恭承陛下頒示宰相鄭
清之章題臣以濫陪經筵使之獻論末奏陳理甚明切語陛下
亦幸然有當於聖心矣雖然宰相事無不能其言而止也乃
言底可績然後相之職為無負漢申公言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此人主事亦宰相事也惟陛下與大臣益加之意

助荷蒙近見四川制置趙彥吶備申轄境把截自至武階調遣道路
處申憲併力擊賊殘破殆盡則使地利在我人和在我雖未
嘗不可勝也雖方遣使議和而亦遣兵入寇和果足恃乎和不
足恃則守備之實尤不容一日不講行也併乞睿照
鳴蹙乞宣引兩督視使各陳已見上奏曰臣竊謂今日之陸患恐無可
臣有以致之故雖使之來者高之也致雖財之來者危殆何也恭惟
不共事則雖使未必經畫關庭河洛不出師則雖騎未必指為何故
和戰所用處置失宜啓寡召戎貴基於此今荒守襄峴秦守維揚靖
守合肥宿衆數十主戰者也雖若扶我藩籬入我門戶為三帥者其
戰者守者兵出為戰危事戰或不捷棄將安施苟嬰城固守而后
江之險敵遂與我共之計又安出陛下並建督視甚謂朝廷去遠而
遠遞就遠二重臣使以便宜從事應接耳且大帥不得為之事而督

視當為之期赴不及行之事而督視當行之抑不如為督視者特請
達淮襄以掃除寇賊犯寇欲得樂江西以固護根本也若盡矣持驚
則治江西制帥之兵實必督府而後能辦如志在掃除而無虞前之
自為去來諸帥之自為戰守諸軍之自為叛服則今日之為王生與
爾為而既新而積弊如故奚以督視為哉和戰守之說是非兵將
帥之孰勇孰怯險易之地利孰險孰易浮江之津渡孰緩孰急大帥
或不識誰可授任大將或不利誰可御後[illegible]大帥留講貴留
次崔夫有此規模然後有以措置措置然後有以斡旋尼寔搜
則在不疑則疲安危利害之機決在俄頃[illegible]而觀察
可以虛拏牙獬也高帝一葉壇而漢楚勝負已決於韓信之數言先
主三顧草廬而魏吳蜀形勢已定於諸葛亮之數語陛下曷不宣引
二府大臣暨侍從臺諫官已見聽其言何者可行書乞從乞睿照

懇畫江爲關趙范有樊城之報賊衝我軍不動退走數里亦足抵
起兵氣未可言捷也儻朝廷因此玩愒二將視同此懈怠僥
其坐失事機警報忽來倉皇無措矣陛下限之以五日君命
顧可違乎陛下之令不行於督視督視之令獨可行於將帥乎
無以事上恐無以使下併乞睿照
鳴後知福州乞嚴爲廣西之備上奏曰臣乙未去國及退江湖不許
乞身擔當廩要事有關於國家之大利害者不容不以上聞臣近得
四川恭焉司卑遣卒申之十一月書謂今歲韃兵分兩道入蜀一由
利閫一由巴山利閫之寇至嶝子渡我軍發伏頗捷餘寇卻轉入巴
山合而一未知向後如何制帥遣還撥回已抵合陽韃賊所向而
圖之最是夔路之憂不可不慮前此入蜀之兵春三十萬忽抽二十
萬入雲南見茂州所申白由納夾節節遣人已至渭節村風節村早

八番之已投拜若得其軍長驅而前則大理危矣豈但宜其可不警乎
向者已亥之歲僞齊嘗陷蜀帥陳隆之具申朝廷謂韃賊欲由
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國自廣入寇密院劄下廣西經略徐清叟嚴行
體探稍作隄防後來得便到大理自杞等國回報卻無它可疑視也
近又從邕報見樞密都承旨禁節奏鞏公樞密院經略兼乾中劉事
宜謂焉宜得爲可慮與今來年申之所言及向來曉諭之所屯大要
一同臣竊綠雲廣向覡金爲雖偷穴撥衆自蘇往礬旋積歲竟不
能過黃河以遂其吞奪不厭之志義敢之曰何之兄有路可以轉入
者是破西夏滅積石踐蜀境竟求以快其欲而得已今乃與我爲鄰
也慶劉我兩淮荐食我西蜀而幸天限南北故江湖湧不容輕渡然
數年以來官羃過萬州以下之胡灘遠滿然州以從之大渡河彼其蕩
謀說計來必下白河之尾有路可以壓金則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

窺我之道好華而惡夷不義而彊其勢必速彼其貪惏無厭其亡可
立而待然在聖賢每思患而預防之必於無事之時先為有事之備
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臣心於憂國不能自已惟陛
下與二三大臣深慮而亟圖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伏乞睿照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八

禦邊

宋理宗時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上奏曰臣比者伏蒙聖慈擢置樞筦繼又從宰臣之請以兵財楮幣分而為三委之執政臣以釋屬仍獲任兵戎之責朝夕惟念大懼無以稱塞嘗攷究其利病竊謂有一時權宜之策有萬世經久之慮當思事勢而定其應補葺罅漏以周其防此一時事也規模欲其宏遠法度欲其整肅此萬世慮也臣三關失險西郡摧殘一時軍將蕩無綱紀寇來則散而為盜以擾害百姓寇去則聚而為兵以仰食縣官其為數至十有三萬而蜀之兵不如昔曾襄陽不守荊鄂繼失連歲帥閫急欲隄防創軍籍以招無業之民招餉所以贍無賴之兵其為數至二十餘萬而荊鄂之兵不如昔蜀去天萬里閫外之事不可遙制故擇兩帥以分其憂荊鄂近今要

衝列戍分屯權當歸一故命督府以總其勢莫遠於蜀莫重於上流委寄得人則區處有道趕趁雄斷是用出此兩淮所以蔽江淮而自得光附唐鄧偏偏然常有抱虎之憂長江所以限南北而自淮堧被兵懍懍乎常有飲馬之懼設收強壯以實軍籍兩淮皆然沿江亦然不如是恐反以資寇勢實使之不容斷也廣科降以修戰備兩淮皆然沿江亦然不如是恐無以禦寇勢實為之不容吝也蜀楚之兵雖已潰散而不可驟減江淮之兵雖無虧額而不可不增益敵勢尚強國威未振撫事應變權時施宜凡以為一時備禦計爾若曰立國之宏規禦戎之上策蓋在於是則非也昔太祖受天明命據有大寶戰士不過十餘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猶以其餘威開荊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太宗繼之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兵固不在衆也南渡以來諸大將隊兵以捍虜各以數萬計事定之後內而三

衙外而沿江遠而四蜀皆有旨立定軍額其溢額人依舊存留惟曰後更不作闕額招收而已措置得宜邊寧惟謹兵固當有限制也人皆以為今之患在乎兵少不足以強國臣獨以為今之患在乎兵多反所以蠹國兵非患其多也多而不足用不若少而精之為愈也以其不足用也而又求多焉抑惑矣今天下兵數視祖宗時何啻數倍殿禁軍散在都閫殿步司拱衛京都御前軍分屯要害皆官軍也蜀有忠勇襄漢有保捷兩淮有義士皆民兵也禁軍本以備征戰今供雜役矣御前軍專以充調遣今多已破矣散在郡國者動千兆俾而無壞不逞之志號為御前者屢增募廣而且有無厭之心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流弊至此尚足為國哉臣嘗伏而思之革積弊者當以漸振頹綱者當以理老弱交雜而力之壯者無以自伸精猾混殺而藝之強者無以自見此今日之弊也吾能明訓練之法壯而無藝者

而別之使自為一軍無事則溫飽以養其勇有事則激勵以作其氣彼既有進取之望則必無非僻之心而所謂老且弱者待之如常闕則勿補將見數年之後天下皆可用之兵而凌犯之風不期而自息矣名隸尺籍而半為市人月破廩給而安居他所此今日之弊也吾能嚴占破之禁某處投充則仍隸某處教閱某郡支請則仍於某郡居住嚴加訓練而且緩招刺將見數年之後天下皆實在之兵而僥倖之習不令而自消矣由前而論特一時應變之權由後而言實萬世常行之理臣願陛下以萬世為慮而勿以一時為安以兵之冗為可憂而勿以兵之多為可恃孜孜然思之斷斷然行之整今日之新規復先朝之舊觀生靈之幸宗社之福也

貼黃臣近見四處宗具到步司所管在寨軍士萬三千六百餘人老病借差約五千有零外止管強壯八千二百四十六人今三千

人充柴石擇揀五千人。僅可當新寨柵及隨番被擄。臣竊疑焉。間之同列。則曰權要借使。吏房呂破。皆於焉取之。名存實虧。殆無足怪。一司如此。他可類推也。臣最在會稽。嘗放散軍籍。請給者三千二百餘人。而日就教閱。日充祗應者僅及其半。朝士差借雖從外。而甲乙相傳。權貴留雖易世而執持不遣。帥官之借尚其焉。無限數。漸消之抽差。視他司獨為計。二百有八令以征役而掛公籍者有之。以虛名而竊實廩者又有之。一郡如此。他可想見也。去歲請有定限。雖頃刻不容稽違。調勸有定數。錢糧江不容缺。上下煎熬為養兵計也。又移寄乎為養兵設也。乎居耗不貲之費。給養無可用之人。其可聽其自為縱弛而略不加察哉。欲乞睿照。

貼黃。臣竊見平江置戍。以拱衛名屬遴識。為蓋有深慮。但數以萬計。經始實難。徑從制郡召募。而或慮其太遽。欲分委州郡招收。而或疑其濫冒。欲且就諸屯抽摘。以實其籍。而二三其説。意亦未定。以臣觀之。在內與在遠不同。除為之計。似亦不艱矣。五材並用。誰能去兵。然兵可止亂。亦足兆亂。顧所以御之者何如耳。御得其道。則紀律修明。雖舊嘗亡命。皆可使為吾用。御失其道。則退聲交甬。雖新招之卒。安知不重為憂。當為以圖新而吾之法度紀綱蕩然如故。恐亦無益也。臣謂創軍額。不如修軍政。急招刺。不如精訓練。愚見如此。併乞睿照。

貼黃。臣竊見全蜀共分為四。而利州一路實為三路。並蜀饑人連歲蹂踐。自利以上。卒為盜區。去歲有與洋間士人數十輩赴制司陳狀。請饑人盡出。據招安。乞急調兵收捕。彼等實為內應。不然則無以自活。是祖宗德澤在人者深。而人心愛戴猶一日也。

今宜行下本路安撫陳隆之。審加搜訪。擇其士人之可任一郡者。俾守一郡。官得自辟。財得自用。如能捍禦外寇。驗其功當議特許世襲。如古方鎮之法。類而推之。京西一路。悉倣而行之。實當今經理之一策也。

貼黃。臣聞兵之與財。本相為用。制司主兵。總司主財。其事也。蜀之財計。頻年以來。困於供億之勞。司存徒積寇盜劫掠。今無一孔之遺矣。總所積弊。其端非一。戎司虛籍為蠹尤甚。若仍舊貫。兵財各分。惟知有兵者不知兵實。而主財者無以為應。已然之弊不容重來。然之變。蓋未支也。今宣威新建。而總餉乃楊經正制副幹權宜。乘此時盡將總所之權。併歸宣司。以蜀之財養蜀之兵。有無虛實。皆得以相通。兵無虛籍。財無橫費。蜀庶乎其可為矣。所有今置掌財官屬。併令宣司具名。疏奏朝廷差處。除授。

貼黃。臣聞守國之道。莫先設險。蜀自韃虜犯邊以來。蜀之恃以為險者。今蕩然矣。築新城以固吾圉。非所當講明者乎。吾昌舊為制置司之地。有寶峯山以屏其左。有嘉陵江以限其右。通者蜀士聚議。請宜於此卻築城。移沔戎司一屯。固守以扼賊衝突之路。臣已嘗劄書楊敏止陳隆之。令相與叶濟。以圖其成。未知目即有無已行措置。去秋風無幾。欲乞睿旨行下。速令作繫計。辦外此如潼川。夔州。安府。各據兩江之會。亦乞行下本路監司帥守相度形勢。若可恃以為險。即付責城築以為節鎮屯守之計。如事力不足。仍向朝廷量與科降。如此。則蜀必有所恃而不致長驅。吾亦有所恃而可以為守矣。

中書舍人袁甫上疏曰。臣竊謂今日事勢。不當論安危。當論存亡。夫

關於國家存亡之最急者莫急於韃虜秋高馬肥必謀大舉深闖將以三路並進撥只斛與李全妻將自山東窺我淮甸速不斛將自木波界窺我西蜀倴盞將自陜州窺我襄漢萬一果如所聞國家何以禦之倴盞本主和者也近者淮安叛兵倴盞與其相應所以致此者蓋亦有說武僊田八韃之深仇襄州輕於接納已為失策李伯淵又以詐奪變伯淵是倴盞之怒愈甚果則和好已難講矣始輕戰而敗繼中議和而欺師今戰既不可和又不成勢甚迫矣嘗觀和而忘備假怒度日敗在眼中矣止累卵之危而已哉然則為今之計不破拘攣之格踈此拔滯則真才必不出不除飛皇之禁披肝露膽則下情必不通不掃塵冗之務一意憂邊則神志必不專不去浮泛之論合虛就實則功程必不著不振朝廷之綱信賞必罰則氣勢必不奮不併江淮之勢合為一則事權必不一不審卒伍之情蘇其羸急

則軍心必不安此皆通國之人明知其當然而上之人遂畏難慮不能果於有為者臣以未知其職耳夫天下之所以治安者以內外上下各得其職也欲守邊人人稱職必先任大閫者不失其職欲閫寄人人稱職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欲臺諫給舍人人稱職必先廟堂之上不失其職今兩淮荊襄四蜀衝要之地處處積虛邑邑兩參身居大閫閫不暇問朝夕之所籌慮者不過乎細情避巧為傾陷排遷甚跡躁身實寄外諫其拱內謀甚至營傷甚深私鍵甚深師臣者此邊守何望臣所謂必先閫寄不失其職者此也自經啓兵端經略京洛費師喪國致禍淵源起於彌遠作於後事唐密李秉寶宵衣焚膏慶純以國法罪何可逭而臺諫給舍重於抗章閒有丘山之損罰無毫毛之加精采既頹振衛何賴臣所謂必先臺諫給舍不失其職者此也況參久虛褒貶未得其代甚損一則杜擬二則杜杞之說此

在廟堂平日儲才耳昔之儲才者預事先定某死則某代之今事急矣何暇言儲然趙范形勢當更改臨敵易將之說與狃常襲故之論不足信也然求可代者大作規模并謀合智推誠付託勿掣其肘事力雖虛不可吝財兵難備處不可中御任責在閫寄而主張在廟堂讒言莫入論議歸一庶或有濟今閫寄之誤國者臺諫給舍不敢言而廟堂亦不問使代之者果得其人臺諫給舍或以風聞動搖而廟堂又輕信之則閫事去矣臣所謂必先廟堂不失其職者此也而臣又有疑而未論者天下之事緩則緩圖急則急圖今亦呼吸危亡之秋而不為臥薪嘗膽之志雍容鎮靜之常而不為拯焚救溺之舉方且牽於常規拘於文議狃於苟安惑於坐談使大敵臨前將手無措則不得已而行守江之下策淮襄既不可守江其果可守乎今淮襄尚無恙也不肯破拘攣之格不肯除飛皇之禁不肯掃塵冗之務不

肯去浮泛之論不肯振朝廷之綱不肯合江淮之勢不肯收卒伍之心坐待北風一起邊遽警震則財為誰之財民為誰之民與其一擲而輕棄曷若先事而熟為與其難當而待亡曷若倍嘗而圖存自古有病者未必死而諱病者必死今朝廷諱言病矣縱使閫不諱之閒而未能確然信任可用之人求將錄士斬斧臨賞不稍反間數萬之金又聽市虎三至之說臣恐禍不在外而在內矣不動寸地而起於寢席矣抑臣但有區區請益瀝衷忱為陛下精言之矣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此言人君當納其身於戒謹恐懼之地斯有敵國外患方可為進德之助也韃虜迫我人皆憂畏臣獨謂陛下進德之機正在於此伏願陛下杜文福遠聞官戒旨酒親忠賢精明不衰則昏惑不起畏忌常存則邪僻莫干凜凜然常有履霜堅冰之念而後可以壯元氣消外患強中國攘夷狄臣猥以

演學論教經帷正以推明經誼論說以會開導上心爲職臣今此議
自廟堂臺諫給舍以至閫寄邊守皆以不失其職爲言臣豈不自知
其職乎。若陛下乾剛日進敬心匪懈宮闈如坐朝廷對妃嬪如對
儒生則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夫丁寧曰講說之官不失其職如此
如或不然純一有間怠荒乘之緣飾雖多真實反寡則請識將以臣
之責人者移而責臣矣。豈不甚可懼哉。臣赤心愛君不識忌諱盡吐
肝膽惟陛下裁赦——
甫又奏曰臣聞當事勢扎棘之時與常日不同有大幹蠱則可以運
動事幾有大力量則可以鎮壓人心有大識慮則可以消伏變故史
冊所載亦可觀矣。欲爲今日之事獨不然耶。邇者淮閫宮憲已露權
幣一事耳。論說紛起施行含糊實效未獲徒誇先勝以甚戎馬且齊
敵一軍直根伏藏久矣。諸帥不叶互相猜貳狼子野心窺覦闞於

是淳決而不可制。任閫寄者各執所見朝廷持兩可而聽其所爲至
折而歸於招之一說。然既招之後變釁萬端今遂報又急矣。即犯廬
州又犯蔡息三道並進已驗于此。淳光棗陽又聞正守此爲何時損
黙坐視膏安制閫精銳消耗濬陽江西守備尤疎朝廷非不明知之
何不爲拯溺救焚之計而尚爾遷延歇惕耶。自古主於撫懷則不輕
用武主於敵愾則不爲招納。今既許其歸之許其招雜用錯施初無
定守有謂恭擊不可棄者矣而又惑於戰不及焉之論有謂恭擊不
可納者矣而又搖於款窮則持之說委帳洪以通好於倫蓋能今之
窺我者倫蓋也。招安可輕信任范葵而加兵於唐宿然今之爲吾患
者唐宿也。兵豈可輕舉。首鼠兩端莫知所適。肯肝之憂其有既乎。羈
軟輸券可謂下下之策。曩嘗議及此矣。其時尚畏公論未敢犯此惡
名遽欲而爲踐桐膝之擧。已而愁擯然並拔齎覲曾幾何時。今又

歸于復畝。竊惟信不長也。猶有物以平之。今復畝則白取矣。竊嘗熟
配。值及大家今復畝雖去有官之家而七色雜流與已仕而亡歿者
成不免焉。則所及者亦泛濫矣。一命之微官與故官之子孫伏臘不
周事育不繼者何限。今乃使與有官顯爵實溢祿厚者一槩同科州
縣之吏不能皆良觀望回護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迎呼追
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君先受其害。害者之媒國與
利。貽笑千古者括角者儼皆若稅間架若除陌錢彼豈以爲得已不
已耶。蓋亦曰不得已而爲之耳。然上焉不得已而厲其下則下焉亦
不得已而損其上。浸淫之憂與亦激於不得已之至耳。非獨剖古賢
也。今則然。豈聞者肯甘若勸役若市易若手實彼其施行之初人言
籍籍。主國論者惟曰是不是恤也。始於不恤人言而終於不恤國
家被害之民在在嗟怨我不恤彼則彼亦不恤我矣。王安石誤國之

罪至於激成靖康之禍皆不恤之一念爲之也。然則爲今日之計
當如何。曰。禦敵雖不可易忤宜急擇忠勇倜儻有謀知義之帥以爲
之備。和戰雖不可執一辭宜痛懲循習之弊。以嬰關廚臣得以
獻其謀。屛目前常程細務而廟堂講摸專一以料敵制勝爲急。今淮
襄四蜀之血脈俾與朝廷爲一家。而無一毫間彼此之患。則淮蜀
其庶幾矣。爲今措幣之計當知何自行法自貴近始凡吁相勳戚之
家。虧不得爲緣年歲若使貧弱者偏受無窮之毒。帙式朝廷寬恤之
意凡產去稅存有名無實者一切務從闊略毋爲迫促急壓之擾以
激天下等死之心。昭示大信上下交孚。勿使疑吾徒有截壁之空言
而終行刻忍搭留之實。蓋人心一多則數愈少數愈少則價愈昂非獨
國利亦爲民利。則措幣其庶幾矣。願臣過慮之管見懷國體之忠學
界。且上有仁心仁聞而今乃爲寧考所未爲之事。二揆書已奉公爲

今乃為放相不屑為之聲心誠痛之故嘗謂戚今有大患卞人輕上
幸災樂禍與風滋蔓非可爽心若邊事偶勵合置楮幣既行有序尚
可彌輕量之心消意外之變如其不然邊事推軍心於外楮幣搖人
心於內內阻外訌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之愚策如上所陳吐自肺肝
不識忌諱惟陛下財幸

貴州奏乞降詔撫諭四蜀劄子曰臣竊謂韃兵犯蜀憂虞萬端今摘
虜內隔在仙人原晉問久聽陳隆之鄭與元見住米倉山高稼往鳳
州亦無音耗朝廷既令四川總領安癸仲撫諭軍民陛下宜降手札
勞勉制帥及撫諭使又宜命詞臣草詔具述陛下惻傷蜀民罹兵燹
貢覆綏猶未定今又重遭兵禍皆由和戰不決舉措不當處置乖
悔悔其可追老弱死於流離士卒戕於鋒鏑傷然愧憾食息靡違即
此大意更加深切庶幾遠民明知上心亦使軍士生其氣勢臣之愚

慮蓋見故相當國以言為諱詞臣稟摩意見多所避忌蓋不[illegible]豈
能動人陛下更化以來曠然與天下為公今者詔告丁寧所貴明白
洞達臣不暇遠引三代詔命只如漢武末年兵交不息深陳往悔時
自肺腑與夫唐德宗奉天詔書自謂天譴不悟人怨不知痛心[illegible]悔
罪實在予下至封敕草陣傷邊將詔有云傷居[illegible][illegible]猶在戰鋒如此
等語願得王言之體願陛下明諭詞臣使之展意無所依違務盡誠
歎將見歡聲如雷賈勇敵愾韃兵不足慮也僭瀆愚忠惟陛下採擇

甫又奏備邊四事劄子曰臣濫叨班綴賜對便朝竊見陛下軫念邊
鄙憂形玉色臣惟無良策少濟時艱姑竭愚慮畫為四條皆至緊
至切改及行之如拯溺救焚庶克有濟

一曰固江陵以重上流之勢臣聞去年撥襄郢隨郢復岳德安漢
陽信陽蜀沿江副司而置司於郢撥江陵均房歸峽光化荊門
蜀京湖制司而置司於江陵襄陽距郢千里而聲勢不接江陵
介居襄郢之間而孤城無助今德安棗陽隨郢襄陽皆破而僅
興信陽漢陽僅存空城而已均房光化歸峽荊門或破或潰而
江陵遂成孤立矣顧乃責沿江制司以復襄陽責京湖副司以
守江陵地勢隔越事權不專彼此牽制蜀至蹉跌莫若以京湖
諸郡仍舊併歸一帥總治江陵且撥湖南九郡錢糧之屬聽
便順事力從容經理上流莫急於此

一曰增兵戍以壯東淮之防臣聞韃虜往年首犯襄蜀連年遂入
西淮若去冬又擾東淮直抵維揚三邊之禍歲甚一歲今荊襄
已潰只守江陵孤城西淮屢擾兵無藩籬可恃惟東淮守禦又
復不固則虜馬飲江而江湖震矣豈容玩視而弗戒乎晉恃長
淮瓦梁堰以抗殘魏江南恃以為安者六十年南唐李氏恃力

經營堰不及歲淮已盡失今制臣建議修復萬於工力浩費宜
從朝廷亟助其費乘此虜退作急經畫併日興工猶可有濟

三曰廩流民俾復生業臣聞淮民少長習兵為國保障去冬虜騎
奄至西淮義勇憤激思鬭往邊間者雖恐推鋒而苦救但知擄
花以翻冤賊逐老弱焚蕩生聚蹂躪之清野重以鋤馬蹂踐[illegible]壁婚
惡受扶攜渡江不可勝計勞來之使中輟賑貸之令徒頒留
江南則無所得食返江北又無以為生不亟圖之非但失軒藏
之利必且重藩籬之憂請宜申飭江淮帥臣亟行賑恤朝廷亦
合貼助支費假以資糧俾復生業或團結以助聲勢或揀刺以
填闕額或選壯材或優補軍職兼此數端實區處淮民之切務

四曰責邊閫造四韃使臣聞比者朝廷已嘗戒飭邊臣遣回韃使
中外之人方幸觀謨堅定不墮姦謀稍有生意但見王檝盤旋

窺覘大來出境觀釁已遠近者傳聞猶為可疑豈其不要令邊塞
歛兵而來耶朝廷周慮曲防為萬一之事不知道路之害何為有此若
常變詐每得償傳既有輕蔑之心恐肆然爲竊奪之計今者儻未非前日
比包藏叵測必有出於數量之外若兼遣強勁死之臣無所與雖為
以使有訛言喻植奇要非一懷慮阻邊其未然欄日即則寄在遠聞
奏而臣愚以為無他更或有嫌事當審難使戶知世忠欲速聞今而人
於不可忽耳以臣嘗見重職之欲來者乃邊臣疏其事於朝廷而止
其勿來者在朝廷當宰其責於邊間處置少差姦計何及只所陳四
事雖據捃情實未豈陛下以臣言為可采伏望速施行
前慮龍邊設事目慶曆六年朝因西北多故房能非常預備不虞為當
先務又部陝西河東經略司按西人羅納罪構天哉之之[illegible]
忠議略罷兵之後知邊備其事務兵卒令城堡守者不知[illegible]

其四石關
臣聞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用兵之至計也是則處置而失
宿則既以事變寇來業之皆其患有不可者書曰
不見是圖易曰君子以思患預防此正今日之所當接也宗當天
下全盛之日尚慮房之不常每人納款之際猶思投稿之備況
今日雖兵之出沒不時而剌之敗壞已極西蜀之關未固而
鄰之懷間作東支西梧進複少而根本不備無其可不
使心勞以委安邊固國之術乎宜遣將為面少放情臣
聞先當為自治之遣擇益而量時度勢宜為經
遠之舉殘破之郡向貴經營附之卒未易調聽懷險歲月
不思賞此獄高馬肥河目為一亦白機語
春乃大寒而宗日之事切其所以弗立者豈由論之

不定而事權之不一大議論不定則或進或退莫知適從事權不可
則相忌相傾欲求勝急難復應援兵力逐至單弱以遠
實上動亟須為今日之計莫若先定其規模而使諸將有所稟
承先正其體統而使諸勿用矛盾如此則上令而下從謀
而智合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平之日月可期矣
慶又設事目朝相命漢超等守關南十七年郭進守西山
徐守易州內斌守原州董遵誨守環州各十餘年皆權貿易以
給之又使之私以為爪牙中之事許其便宜二十年間無
無西北之憂宗雖嘉本上言曰今日之所急在戰守不同也伏望
陛下選武臣有謀者任為沿邊郡刺史令君武為選身
部曲當為給令明賞待宜相示來則
奮出討除去則不令遠追務靜為大不輕備

功如實則戰守同不敢近塞矣
臣極邊州郡其敢對待之用文臣則不習戰
閑武侵條多至者用武臣則勇寇不
惟無兵可用耳今若令募武勇以康而入其城
貿易以之待以屬士卒其心則孰不而又
嚴乎精寇至則相應力捍寇去則備守
不務追既敵伏則視其功加賞
無大過不輕則士卒協力手之頭何患
之不全之郡多在兵素不講行文非安
平可自保一有究心備人則
又之不不則既無積蓄士卒又非素練無一可恃
性邊陲之不固也今太祖之用為為守邊

塞之討則兵威振而外侮消矣

禮部尚書魏了翁進故事曰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回歸狀曰欽溆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赴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强盛又以和好之義首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多若無蕃軍應接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贄性昏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使賀良淵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遺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就伏恐未盡愚懷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聖聽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准之則我心雖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遽求無厭翻覆辭定託因細事積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貴約竟以未堅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嫌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鑾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飛詔先物厚賂招來逗留將踰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遂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脅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釁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令致令群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毒且驕易望成績非但變態難測且又姑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但願陛下誠於撫接以會起忠勇之心勸於賊寇以昭遠近之誠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群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爲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我之虛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王以其叛服去來寬恕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嘗逆示猜間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與爲援而略無防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而陸贄外而李晟猶疑之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入援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兵少專其可以爲郤敵之不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爲憂以一結贊之來爲喜一結贊之去爲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爲此寥寥也陸贄獨曰此社稷遺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爲藉令倚仗結贊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況狼心貪狠狙詐樣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遠爲之憂喜耶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古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以自治之道而已顧令其在我以實乎人祗見其害未睹其利也結贊既還旋復爲京初無賴乎蕃戎贄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犬羊之群以賂後日劫盟之悔爲千古笑至是而贄益有知言之名然已無及矣猶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後渝韃使已來而自郤此正所謂寬恕無常者故臣敢以贄之所言者爲今日獻願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治之實而常爲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待之也。

劉克莊進故事曰石虎死慕容儁胡滅實爲大慶然處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商浩北伐王羲之曰區區江左營綜如此識者寒心極諫遣浩孫綽曰植死之憂促返舊京之樂賒

臣竊惟居重御輕者安，居內虞外者危。胡運寖衰，金氣稍振，荆
甲擣虜重關上，擣蜀兵以攻堅城，獻俘獻馘，向也我師畏韃如虎，今
遂能狃楊而纂。下車而擣韃，雖未遂收卞莊子之功，然亦願賫禍
婦之勇矣。此皆陛下廟謨雄斷，長驅遠馭所致。如聞閫臣忠憤
激發，荆狃一勝，蜀謀再舉，識者憂之。臣觀晉人畫江自守，精兵
名將，往往分布沿流重鎮，如庾翼在襄陽，陶侃在武昌，褚裒在
京口，桓溫在姑孰之類，故晉人有長江千里，如人七尺之軀，謹
風寒者不過數處之喻。而自江以北之地，則付之祖逖、劉琨輩
使自經理。琨、逖空拳守并，逖以兵隊千人，布三千匹，渡江，不給
鎧仗。昔人能重事力根輕重如此，偏安一隅，而不害其立國者，
偶然也。今之閫臣，握兵柄，擁利權，朝家又抽摘科降以助之，適
值目前之安靜，遂有分表之經營。比之晉人，則似輕空與而重

極邊，虛根本而事遠略。臣不敢援引前古，姑以近事言之。趙先
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襄陽先失；若是，安隨郢復均房之境
皆為丘墟。趙彥呐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劍關不守，五十四
州蕩然，豈非外重而不能御內，虛而無以守其勢，以至此哉。臣
竊私憂過計，謂江陵重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重然後可以圖
漢中，范與彥呐即吾龜鑑。夫蔡謨、王彪之、孫綽之言，豈其雄豪
傑之所謂，儒以為怯懦者，然自晉至今，欲保守全甌，使之無缺者，
終不能易此論也。惟陛下詔閫臣熟籌之。

監察御史吳昌裔同上論邊防事宜劄子。臣等嘗兩上章，留徐清叟，
又各上疏乞畀戴祠，一無報行，日切覬望。合居家待罪，未當徑有
所陳。然事關危急存亡，不容自默。臣等竊謂今日邊事，蜀中之患不
在韃而在秦鞏，淮襄之患不在韃而在江北。昨聞黃州汪運顯等已

許於韃，為之引兵查窺，所至則秦鞏之患已有證矣。近者訪聞襄陽
城中北軍叛，李伯淵以叛，半歲南軍制帥趙范帶親兵而出，僅以身
免。雖傳聞未可盡信，若其果爾，則是北軍之患又有證矣。竊惟荆襄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古人以為國之西門，又謂天下襟喉。若為寇賊
據其門戶，扼其喉襟，則是蜀中斷。自上流渡江，直可以控湖湘，若得
舟而下，直可以擣江浙，形勢傾瀉，一有此則人心動搖，
望風奔潰，韃有智將焉用之。况自去年以來，郭勝叛於唐，范用吉
叛於均，尚全等亦叛於德安，皆以北軍相率叛去。今李伯淵素號
驍勇，為三軍所推，又遂人往來江淮，總知地利，若群凶並肆，四叛連
衡，守我城池，據我糧食，則其謀深，豈特不止擄抄邊鄙而已。加以
韃騎往來不常，此輩為之向導，則憂在社稷，恐有不忍言者。昔宣和
間，劃首聞得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招雲朔漢兒，以為一軍，謂之

義勝。厥後金虜南牧，三軍皆叛，以為遼導，虜富傚擾中土，時宣官尚
閣其事，不以上聞，竟成靖康之禍。臣等讀國史至此，不勝痛心。今日
之事，雖未底至是，其危機亂階亦已畢露，不知陛下亦嘗憂及此乎。
大臣亦嘗以此告陛下乎。臣等忝在言責，若存之風聞，若不亟為陛下
言之，何以自解不忠之罪。用敢不識忌諱，冒犯奏牘，欲望陛下明諭
大臣，思所以靖難保邦之計。若趙范果已離襄，急命收聚諸郡餘兵，
固守江陵，以為上流捍蔽，鄧諸與江陵相近一壁，下已嘗命帥而尚未
啓行，即宜申命督從疾馳，以俾如其方命，乞改畀有威望忠略之人，
以紅武昌，與江陵掎角，併乞付下淮西帥，右備嚴作提備，所有淮東
之地，亦多北軍，雖間分戍新復州軍，然恐聞風相挺而動，亦乞下趙
葵疾速措置，毋使唯勝窺既寓，劉守江之策，尤不可緩，乞專以責
之陳韡，如戰艦軍糧，防江頭之等，日下辦集，以畔不測，其他西合

思患預防之事。亟自廟堂同心區畫不可循習故態苟安目前不可
畏避張皇設為覆盂。夙夜憂懼惟恐禍至無日而敢國利之所或可
以扶顛持危而不至淪胥以敗也。臣等不勝憂念懇切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等昨與晴叟以關邊論及首相又因發下僚具邊防事宜
見其所具多有疏略已同諫官疏其不可行者以獲廟堂但知
控竭愚忠未知倘忤時忌今外有虎視之狂韃內有鴟張之叛
兵不待秋防患已至至國勢寖寖危於綴旒大臣甘此不能憂
邊思職為君父討而乃徒事循防空御歲月甚可寒心今清叟
既已出臺臣等自難安職惟君臣義當冒言苟又將不免朝
堂之疑敬乞陛下以社稷大計為念毋以人情牽制為拘君臣
臣等不能靜嘿安默乞早賜罷黜或與以祠祿使大臣不以臣等

多言為虞等為陛下區畫邊防臣等雖退歸山林實為大害
愚商又論三邊備禦狀曰臣聞射不志乎雖巧無用藥不審病雖良
無益臣不量愚昧嘗進瞽言前既六條於陛下之心之身家國之事
粗陳其緊矣今事有至急至切者又何敢隱情惜已不為陛下盡言
之臣聞之道路見之諜報稍知韃虜聚兵牧馬將意南來一由河洛
以窺江淮一由唐鄧以窺襄漢一自秦隴以窺四川三道並入叛號
百萬甚至修搭橋路將帶革皮浮環以為飲江之計兵有先聲雖虛
實未審然三伍見聞殆有深可慮者胡不以金人之覆起觀去五月
傳聞於國中令鄉兵備戰至八月則點集今秋風已動非草地孫集
之時至四月放馬入淯遂水草至七八月則取馬出戰以備戰鬥今
董馬兒乳非出牧戰鬥之時乎備其備勾弩單以秋冬居邊戍卒增之
防秋中國於此高馬肥之時無每嚴作限備如此豈可以徼幸無虞

之將邊備鎮之張垕之言默哉邊陲撫循守備恃其不來而不恃吾
有待之乎。紹興庚申兀朮分四道入寇外則張俊等豫言之內則陳
剛中等繼言之下則京局小官亦言之。而秦檜忽恥寺扞後不為戰守
之備使無劉錡順昌一捷則鐵浮屠必南牧矣辛巳逆亮分四
道入寇舊相張浚昔言之老將楊存中力言之從官金安節等交議
之陳康伯雖決戰守之策然江沱無安之久使非虜酋自斃以歸則
吾非吾必能江矣以今事力視紹興時時無河北山西之舊也兵無
紹興之盛也將無銳首駐隊之犀利也舟師無戈船海鰌之
毖之也況京洛壞師以後精銳殲於鋒鏑擾於委於蕎菜京帑耗於
招徠邊儲空於生券四總所科降之費日積月虧無以給其乏然而
邊民調度之餘氷錯火燎靡敝不知其幾也以空虛無可恃之邊備
而當猖忽不可測之虜兵脫或哨騎一來直闖籬落則沿邊鎮戍閑

風濤稚權有卷甲以南趨必不能北向為陛下發一矢秦師賤乘
蹇叔曰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矣勞師襲遠而敵
國先知尚且肆其貪殘不肯徒返則大羊無厭鄙我猶城者知而不
為之備則其悖心豈不烈于今之授任者易敵未有實則視事虞帥
欲營分表之功及寇已有萌則持手周章不為局內之虜義之將至
不豫附而乃賂其貴賜得新附之軍或之田野不加闌而乃伏其
饑寒外招遁播之亡叛中無無發師之徵師衆無習御之端居無事
互相猜防為一旦不虞之來而望其首擊尾應難矣我事之急者不可
以舒緩圖寇之深者不可以淺議應臣愚欲望陛下亟垂聖慮明詔
二三大臣不拘旦暮延見議事如建炎紹書許令侍從臺諫聚議都
堂講明軍政如紹興故事取張守四路帥守之議經理淮甸以為外
捍之防取衰臣乞飭備禦之策控制長江以為裏虞之備取元文三

重防托之說保護蜀口以爲上流之固兵食之數有幾當置諸議一司以考登耗之源風寒之變有幾當置修攘一司以議攻守之要備禪材武當有格法遴選軍事藝當有事記軍書之指畫來上若禪打之邊守之貪懦不職者易置之事事精覈日日申儆而又命一重臣視師江上董督諸將以訓齊三軍如張浚汪澈葉義問故事庶幾紀律一而國勢張意慮集而人心奮有指臂役而精神折衝禦侮固有備又何憂虜兵之暴至乎天下之事難畢敵人之情難料往兵者殆危戰者危老師費戰既一失於前將死寇養安難再誤於今日若頻復而數誤則國事非矣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臣不勝拳拳

昌齋又論三邊防秋狀曰臣聞防秋之說尚矣薇作而遣戍則而歸說者曰周之戍役猶今防秋之兵也以時而往及瓜而代傳者曰詩之戍期即今防秋之候也豈北虜風俗四月放馬入泊今遂水草就人秦驛七月取馬出暇飼以麥夏準備戰鬥秋陸暑則筋骨肥健方不及遠至秋高則勁弓折膠銳不可當故漢軍備胡率以秋冬唐兵戍北謂之防秋皆時吾戰備遏彼騷虐也國家當海東崛起之虜互中國自治之規每於秋晴常若臧寧靖康有防秋詔建炎有防秋總謂夏巳及半盖秋不遠非早圖之則虜又至究皆虛剛之號也謂防秋已中夏去秋無幾惟博詠群議則尚可擇虜寄劉琨之策也謂防秋之期才一兩月而捍禦守禦盍計嗟者張守之言也謂秋防事迫僅有兩月而防托戰守尚無定謀者趙雄寄得之語也君臣之間日夜懍懍惟恐一事蹉跌此豈故為是過計哉壞藥嘴力之說折柳樊圃之戒昔人所以無日不申儆於國中也今計秋風不十日矣鞭之驕悍過於成金師之出沒飄忽若風雨但聞共以草青爲放牧之候秉紅爲出哨之期則避暑而遁遠涼而來乃狼子之常也不知上之所以

憂邊思職下之所以料敵禦戎者亦有如中興之派略者分上下流守浚險以惜戰艦閱水軍此防江上之秋也斂淮東戍厚淮屯募土豪訓義甲此防淮壖之秋也招水手葺海艦結團民船選擇嶼甚此防海道之秋也撫忠勇集流移繕修城壁開浚海擾此防京湖之秋也固三關天險關諸道支徑補兵籍峙軍糧此防蜀口之秋也備風寒者不下數處為秋防者非止一條所當爰日惜陰并手合力如撰原大如迦漏舟旦旦而為之猶恐不蔵而今朝廷之上吉辟曇欲言論多於施行虛文妨於實務右族王宮之兒豐列曾巫局之常程群工閑侵之差除諸道非經之申請以至土木營繕時節宴遊神霄精祈天禮錫蛮豢飾治具亡以異於平時甚於治兵足食之方備卑備器之事則反皆闕略求服精講方且今日一人而出聽進取曰吾將以厚藩籬明日一人而遣使求成曰吾將以寬歲計京湖荊襄者一十四郡而屈孫地界之未明蜀口要衝者二十三關而分布司存之未定勢力者持意見權挽者快恩讎膽薄者徇賴憤氣揚者亡死稿此父待食此為何形而況無規模擇闕日子脫支且廓闕疆澤護紅而後調兵得料邊鎮為應急草草之謀則亦將步皆墻今之難寧方建師上下恬嬉邊謂無事方建議主東實關諸從後春於所蔽響有言者曰論京湖之實當事任者謀遂許李之賢督院欲退擊賊三省欲遣出境宮司欲詞戰丰朝堂欲止授師行移二三命令又復玉輅之家爭議未定而鐵騎已過河矣接當時有不理會防秋却理會春秋等語吁此豈一首之意戰哉亦一時諸人之不職有以致寇而徐之耳昔胡安國有言軍政未修既不可戰也弱不敵又不可和惟有請求防守之策以為捍禦之備最為上策臣謂今日之事當置和戰不議而專議秋防三省樞密之際實屏細務非備禦不議樞密

本兵之地略去彝章。非兵食不時得。捷不拘早晚。許以聞請對
詳不限月講時以邊警奏聞。皆諸帥師曰以敵國外患衛虞而陛下
又鑒靖康之所以為法趙宋之所以興舉華色節制愛以郭謂恩
將士之勞。抑倖賞戒浮費。務以金帛代軍儲之耗。勿事紛外以紓清
時難則敵來而應可以伸吾威敵去勿追可以成吾信庶不事諸
國權截八荒而終不敢干中華正統之所在矣惟陛下留所王圖之
宗社幸甚
臨瀕臣近收鄉人書言成帥曾友聞得諜者報草地以八月入
寇則是臣防秋之說於蜀尤不可緩也蓋蜀自去冬虜退之後
尚留哨騎出沒並邊意伏草間以待秋熟事幾飛以可減死時
當可以扣塞七隊踊以行邊執不三月間七三太守當西陲才
勇之人以此邊恨之思又畏怯又東有李伯純鎮上津亦有近世

歸伺悅池誘類寔繁素色可畏兵無三萬之數糧無十日之儲
色色棄底惟有民氣一髮僅存而數千閑捐財以助塘修壕以
供餉不知其幾復斂矣近聞總所有對糴之法制司有鈔央之
令臣為之駭然此說果行則民窮困極之餘將引頸而絕之矣
欲望聖慈申飭制總戢科需而於驅磨所之失陷有無論司
之科撥者皆蓋戶之欺借者留意審核以應支梧庶可寬民一
分實非小利所有三太守死事得之公論謂董鴻飛為上特當
可次之陳璐又次之欲乞行下密院等第推賞施行伏候勅旨
昌裔又奏臣準御史臺牒輪當十二月一日視朝轉對有已見下項
事須至奏聞者
一臣比以一介孤忠待罪分察每於特政堂聽盡言為許率臣職
負大懟尚頼聖恩天廣曲賜存全叠拜命御史兼史乎自知無

以稱塞勸崇轉對其敢忘情惜也而有愧於初心哉臣聞天之
所以職覆君之所以司牧不過曰仁而已天之仁在於與民物
以為生君之仁在於承天心之所生故好生惡殺三代之所以
得人心也大矣大德漢恩之所以延國脈也洪惟本朝以仁立
國其得天下也不妄殺一不辜其謹刑獄也不誤入一有罪其
懷遠人以恩未加以侮慢不恭之誅其禮近臣以禮不坐以暧
昧不明之過淡以王侁晉逢其違不解者踰三十年而本朝
諸臣務存大體未回澶淵御敵之後千九年不言兵則曰陛下
即位之初二十年不可遽用兵不曰晉兵必有實論則曰用兵
不是好事蓋恐干戈一擧有貽根本之憂書以林甫醜書姦罪
鐵杖罪者數百家而本朝議論務從忠厚未以女奴之偽書
而誣正人不以麥郎之微敬而網名士不以詠檜之詩而興案

奇才不以吳甲之語而深罪譖濁蓋恐刑獄一興有以開剝牀
之路此皆列聖仁厚之德大臣深遠之意所以培護元氣而延
天永命於無疆也不幸其間小人相繼用事以階入之說而啓
兵端以陰中之術而過黨禍然仁聖相傳神武不殺容覆一塵
其義猶發燕河之師王韶實倡之而當宁數息深咎迬臣之不
言。涇原之兵李憲實縱之而中使奏聞為痛恤民之無辜
之後朝廷初無堅決之謀而童貫啓釁師敗者數十萬人燕雲
之取聖訓首有全師之戒而蔡京首謀之贊者五十萬衆是皆
屬者之罪也而何足以傷祖宗之仁華亭之獄安石之子雱為
之令上察其姦而事遂寢同文之獄蔡確之子渭為之會事無
其證而討不行元祐之籍等定者三百九人天示其變而碑仆
不立矣趙汾之案株連者五十三家天奪其魄而欺其不害矣

是執讒者之過也。而何足以累祖宗之聖。上天有於我宋之心
祖宗無咈人心之事。故雖王室屢經多難。而國勢安若泰山者
其所以始誅者至深且長也。陛下蹈規祖武。祗事天明。小心抑
畏。惟恐傷乎民生。威德溫恭。惟恐咈乎物論。咨儒臣以講學。求
實。不盡下之情。導諫臣以敢言。未嘗有拒人之色。中更大化燕
事。勵精思欲。救弊亂之政。習而一新之。天下翕然。莫不有升平
之望矣。獨惟宰揆非人。不能仰承聖意。方其始也。輕躁寡謀。初
首與京洛之師。及其久也。猜忌深中。而陰遣猜狎之族。往兵之
禍。至于甲辛發亡。青血沾漬。有目者所得而見也。而中傷士夫
之計則猶隱而不彰。從調之害。至于室家離散。哭聲流傳。有耳
者所得而聞也。而傾陷善類之習則幾發而幸免。若非陛下翻
然感悟。洞燭其非。則大兵之後。又將罹衣冠之禍矣。夫有國

夫一死罪。曾尚不輕。今以無罪而驅民於兵。兄不附已者。總中
以危法。安知竊夕雷雨之祟。非其冤心積慮之餘。有以上干至
和乎。適者德音一播。于禁罪已。而三邊更不叛心。延制一播兵
發。拜罷而多士為之吐氣。所謂兵獄三事者。自思鄉發之者。今
已昭昭暴白於天下矣。然而仁足以回震霆之怒。而不能以章
更叔之悔心。明足以開積療之陰。而未能以釋中外之疑。處置
可不未其故乎。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善操兵所為而已矣。不授
蓋小善關我鼎宗。雅之辛於家富人之事。成宗德和平之風。不
疑。蛾微事隔。我著宗推之至於發滅。刑清學解。元祐安靜之樞
今陛下何惜一之大德。不洗兇之餘。心盡不以其隱之於中者
而邪之無啟。百度耶。由是而整。有年之厚。以為兄弟之戚。被黨
之餘。以懷死喪之戚。則親親之仁也。而是而復貽養之念。以

培元良之本。立內學之教。以選宗藩之英。則切切之仁也。召用
衆賢。勿以好名之嫌而絕為善之路。則徵賢之仁也。優容言者。
勿以約關之說而杜敢諫之門。則好善之仁也。舊姦宿慝。芟夷
蘊崇。勿使是殖。是則惡惡之仁也。備戶流民。還定安集。毋使
靡室靡家。則愛人之仁也。今一覺悟而天下無冤民。心一惻怛
而萬物皆生意。則陛下之仁實與天地同其大。彼以暴。吾以仁
彼以嗜殺。吾以好生。雖卓地窮漠之虜。亦不能干中國正朔之
所在矣。況復桀傾。亦因其柏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況拓不
去。則天地閉。賢人隱。皆願陛下善推而力行之。臣不勝拳拳。
一臣聞聽言之道。固不可偏。亦不可雜。偏則所受狹。無以公天
下之言。雜則所聽混。殺無以一天下之善。不究之偏。以來衆正
不厭於雜。以杜多門。而後兼聽盡天下之美矣。臣嘗今急務莫

大於朝政。進事也。在廷則有大命之出。綱應政之廢興。百吏之
進退。在邊則有幾事之會。係師旅之分合。敵情之去來。此皆國
家之命脈。天下之機括。所關係也。故旨之遠謫。命令必出
於人君。政本必歸於中書。令有不當者。必使然合當。請更易。有不
便者。必許臺諫。當言其所以。政令詳審而朝廷奉行之於天下者
無一事之闕誤。邊防也。處分必出於廟堂。謀議必參於都督。侍
從之知兵事者。許以論思進納之。歷邊任者。責以條具所以禦
置得宜。而軍情服行之。二是皆然一。為之誤。此古今之常理。亦
祖宗之家法也。蓋自人君喜獨斷之名。而耳目之司。或偏於所
寄。宰相樂獨運之說。而幾事之密。或徇於所私。於是始有以近
習干公議。有以小臣與朝政。而事權紛出。徒共群下探進之謀
有以私人通宮掖。有以遊士與邊機。而意見背馳。適為外臣交

蹕之地紀綱之所以隳壞而不振血脉之所以壅塞而不通由
此其積也臣不敢遠引先朝故事姑以乾淳之間朗見之所接
者為陛下言之孝宗皇帝睿斷明謨雖博采於衆議而虛心聽
受實公聽於外庭熊克以曾覿為而權其日宰相入奏言之劉
覿夫以王淮薦而得召用政府接續聞之葛捉以內臣薦而欲
除要官則宰執又留班奏之是謀政之地未嘗使小臣與聞也
有邊書則令侍從兩省臺諫都堂會議之將才則令制領將佐赴
樞密院密議侯條則令朝士之可與大計者各舉所官囊封
之地未嘗許游士請謁也孝宗二十八年之治所以光明俊偉
而不可及者豈非朝廷邊鄙之事操於綱紀而殺賤冗散之言
不得以瀆與其議哉今陛下慨念時艱俱寵元樞人心固喜政
本之有所歸大臣留意邊事博詢廷紳人言亦知國論之無所

倚然或者過慮邊言之發不察而小臣密啓猥背於命相之前
邊猶之告不聞而游士私謁尚狃於前相之餘則紀綱不明事
豆失實其弊反有甚於前日之所為矣臣願陛下一以孝宗為
法政事歸於三省而勿以親信近臣與聞議論公於外朝而
勿以邊游之士與邊議則小不閒大私不蔽公朝政清明邊鄙
寧息乾淳之治可坐而致矣伏乞睿斷留神天下幸甚

貼黃臣蜀人也親在盧時嘗言蜀事謂趙彥吶年老智窮所當諸
代又於秋防一疏論蜀必危而朝廷疑臣之言嘗不留意今聞
虜騎徑破閬中分為兩隊一沿江至順慶一絕流指潼川曹友
聞以轉戰敗于芭蕉谷劉孝全以食盡潰于鷄翁隘趙彥吶以
嬴卒退保劍門外又之江油楊侁以無兵棄閬既今已趨東關
辛經以按部行遁客孫以新除去潼遂順慶皆無守臣驚移之
舟過截于虜掩面赴江死者以數十萬計此得於著作郎李心
傳十月十七日成都書報如此吁蜀亡矣議者但知以新將之
塵捷告于廟廊而不以敗亡之實證聞于朝廷眾議欲除一宣
諭使變門經理今已旬月而未見施行又聞有臺臣有言欲斥
邊小吏之壓寇蜀事者公論靡以為快而亦未見檢會行遣豈
朝廷之議若執於棄蜀耶夫蜀猶首也制猶咽喉也江淮則猶
股臂也今病在頭目日濱危亡而猶欲偃括嬉不知救療豈為
保其四體之謀耶雖其臣願陛下明諭大臣盡圖以救蜀之策
不勝卿國父老之望

右臣前項所奏一論本朝仁政德刑恩兵二論朝政之蔽貼黃論蜀
危急事體欲奏聞伏候勑旨

吕午又論湖北蜀西具備奏曰臣自就列以來使閱廣西經略司接

谷邊謝者所申以為敵已破大小雲南雲南與廣西為隣密如所申
廣西事體直可寒心今廟算深長必能選老成風力大臣控扼廣西如
招兵積粟等事或通湖南或通廣東想皆次第施行兼照遠事宜而
臣之愚見則以為上流尤所當備臣十年前嘗有韃靼之謀欲借
路雲南圖我南鄙當時說者皆以為迂今聞盧州安撫司所申察院
事稱西蜀安撫璧至阿求申敵攻打大理國吞殺死姚州高慶節度
兄在大理國內屯駐四川生擒意皆投降為蒙國都璧王阿吕申本
番鬼婆帶領軍馬往後羌見敵兵深入攻打邛部川番家復破散小
雲南國見敵兵在大理國界分歸乞書說今冬尋山求路要出湊施
此皆去歲事也若然則是小大雲南悉皆狼狽迫救後戶矣詎可不
為湖防哉試將四蜀湖北之與南壤接者為陛下條陳之南方諸蠻
之大者莫如大雲南其次小雲南又次為羅氏鬼主國其他小國

或千百家為一聚或二三百家為一族不相臣屬皆不足數而其能
曾蜀之徼外諸蠻接黎州大度河之對有所謂邛部川邛部川之樣
即小雲南也邛部川之下即兩林虛恨蠻虛恨之下即馬湖大江蠻
之部族夷都蠻也馬湖大江蠻昔借兩林虛恨邛部川路販馬于青
羌彌羌時有好馬至敘州互市皆得之西方馬湖一江自敘州入江
至開邊寨右去為大江蠻左去為小江蠻小江即馬蒙部落也蒙
疆界稍大於諸蠻可為雲南之次所有之地隨小江而上遠出大江
兩林虛恨之後與小雲南相接烏蒙之下即邑告蠻邑告之下即阿
永蠻其他皆與蜀之諸郡接烏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虛恨可
通峨眉縣之正寨由夷都可通犍為縣沐川寨由大江蠻可通宣化
縣崖門及敘之開邊寨由邑告可通長寧由阿永河可通瀘水之江
門寨此皆通行往來之路今小雲南已困小雲已亡若烏蒙次第皆

破則驅諸蠻行熟路嘉定瀘敘長寧皆可至矣而臣之所甚憂恐其
捷於湖右蓋阿永與播接而瀘之仁懷堡遠寨實與播州之寨又與
思播相連而思播可達南平珍黔以出湖南初狹隘止以山箐為
限可十日自烏蒙來邑告亦可十日自邑告來阿永可八九日阿永
來播州可七八日播至鼎澧亦不過旬日而羅氏鬼國實在思播之
後亦可達辰沅為一計出於此不但蜀受腹背受敵而湖右之腹心
亦須可不畏哉臣謂廣西固當備蜀西之南徼湖北之南鄙亦當備
蓋廣西猶可憑以炎瘴之毒非彼所宜在蜀西在湖北則併炎瘴無
之矣以冀北之馬而行於無所障礙之鄉其鋒何可當耶臣以為敘
州兩江之會當用桑愈之說增兵屯駐扼塞要衝以播田楊之族當
推赤心置其腹中相為犄角以為烏蒙國之藩籬使借兵出瀘之謀
不得逞則西蜀之南徼屹然如金城之不可撓辰沅之間當用史子

肇之策增兵屯鼎澧之間當臣寮之說選擇憲臣以為羅鬼國之計
擇使幹辦旋出之師不可得進則湖北之南鄙屹然如中防之制水
矣然在蜀者實由敕蜀帥使之用力關防毋為撥敵之舉在湖北者
宜亟建閫使之盡心區處毋為浸狼之計不然則長江在北不
足為吾之限制而江以南者兵可蹂躪宗廟社稷將何地而置安哉
臣連疏來直攻陛下宣諭趣頻復留備閫廣西之事其敢自嘿此之
經筵雖嘗略言其縷猶未詳今為陛下底裏言之惟陛下審與二三
大臣圖之臣不勝僕僕

金世宗時宗敘書請罷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貧者無報令之
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從之時嘗上書其事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
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
其農時毀其生業朕甚閔之欲使百姓安於田里而邊圉強固卿
等何術可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番
代耳上曰卿等不此急務為未事將往歲參政宗敘嘗為朕言此事
若宗敘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烏古里石壘部族臨
潢泰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將親覽上追念宗敘聞其子孫
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

金東海侯大安初北兵南嚮召平定州刺史趙秉文與行制趙資道
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敗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
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洮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
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

金宣宗貞祐三年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河東路兵馬都總管胥
鼎上言鎮外軍皆已南徙代為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
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為藩籬豈可撤去尚書省奏宜如所請

詔從之。

鼎為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上言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屯七人老又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者無本業易至動搖切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逐以致不安今兵日益威將及秋宜倍加誘其失職之衆使為向道或驅之攻城豈不益增其名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為防閑無致不多失實上從其計

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按察轉運使盧庸陳便宜曰自御史至積石鎮多潞城縣至十大山為九屏懸特弓箭手以禦邊其人皆剛猛善鬪執于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近年渠惡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曰防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無何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

興定二年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于轉輸奏乞遷于內地詔問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奏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邳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故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臣未見其可且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趨時耕種宜令煮鹽易粮或置場術邊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沭陽之地可以為營屯者分兵護邏使不為無患也上是其言乃止

元世祖時成都失利帝遣人問所以失之之故及今措置之方昭勇大將軍夔東路招討使李忽蘭吉附奏曰初立成都惟建子城軍民止於外城別無城壁宗軍乘虛來攻失於不備鎮守官皆年少不經事之今以此失利四川地廣人稀宜修置城寨練習軍馬措畫屯田規運糧餉創造舟楫完繕軍器兵者不可缺一又當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惟內治外戰勝攻取選用良將隨機應變則邊陲無虞矣。

中統元年六月郝經備禦奏曰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禦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與問罪之師來至于宣德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能出西南者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前多變詐為更互作變與西北連衝道載旭烈大王在所積聚糧械營裝使有反叛之事又西蜀四川新舊兵為據陽使有意外之變是亦一大害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齊軍馬求好才幹宗室親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股肱相應足斷西北右臂且以張軍勢以控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

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痛瘥未定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西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潁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使使宋人請和邊陲亦當如此臣愚僭越嘗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

夷狄

周靈王三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

漢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孝惠帝時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中郎將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武帝元光元年主父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偃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弊靡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書奏上，上拜偃為郎中。

五年，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通為置吏。上乃拜蒙為中郎將。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帝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元鼎二年，騫又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以厚幣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上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卒。所遣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元狩中，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

宣帝五鳳元年匈奴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御史大夫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嚮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甘露二年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

元帝建昭三年郅支單于叛逆未服甘延壽陳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服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成帝元延二年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

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

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籍而受其
遣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見慕義之
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
卜吉凶。受之虧德義。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
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illegible]。此誠邊境
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
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
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
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
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
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

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
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
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
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
士石畫之臣甚眾。[illegible]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illegible]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
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illegible]
時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

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
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
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
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
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
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
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
而還。[illegible]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
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
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
攜國歸死。扶伏稱臣。[illegible]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illegible]自

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
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
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
壘。探姑繒之壁。[illegible]藉蕩姐之場。[illegible]艾朝鮮之旃。拔
兩越之旗。[illegible]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illegible]固
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為
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
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
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
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
[illegible]和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謂之不能為得不為大憂也。大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不復施，玉門不復關，都護不復置，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illegible]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新莽建國四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入貢，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義，故屈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漢光武皇帝建武十一年，先零諸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馬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致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五原塞，內附。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為南北單于。

二十七年，北單于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八年，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

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荅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亦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

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陝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八年帝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

章帝建初五年軍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

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
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
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
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
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
有降反若一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
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
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
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
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
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
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

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
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章帝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
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
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玄武
司馬班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
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
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
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
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
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
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

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
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
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
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
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
因今施惠為策近長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
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太
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
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
國優貴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

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
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
謝帝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衎衎
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
從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鬻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
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墝埆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
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
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
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
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
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

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

漢和帝永元四年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

永元六年時南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行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

安帝永寧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略有北道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皆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筭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頃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逋租高其

償直顧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為不可許也宜於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今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逕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虜節度又禁侵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雖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今如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長久之策哉或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

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匈奴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未嘗不過廪食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促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永和元年武陵蠻反初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弃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

晉惠帝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

靈氏晉蜀陸渾趙武胡部關輸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
之并天下也南并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
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
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
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
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
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
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
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
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得克
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

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
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
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
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
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
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
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
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

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
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
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
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
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
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
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
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
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
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懼危亡故得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
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

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
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
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
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
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
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
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
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
迨其死亡散流離逖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
其心不懷土也。夫聖哲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
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
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

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
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
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
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
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
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
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
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
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
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
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
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
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
太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
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
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域
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
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
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
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
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
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
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
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宋明帝太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
楨素有志略。以猛眾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
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邊患。侍
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
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二
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
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
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
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
世之長策也。
齊高皇帝建元元年。王奐進號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
轉侍中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
蠻校尉南郡內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
載新。荊蠻來威已服。不緩但使邊民樂業。有司猶務。本府舊州。日熟
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無日者我建之後。殘毀難復。雖復緝以
善政。未及東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交
能以相制。迮費力既分。職司增廣。眾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
難。竊以為國計非允。見許。
齊武帝永明中。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丹陽令中書郎王融上疏
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
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飄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
宋其逾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恥。怳犬馬之馴。同鷹虎之反目。
設棘林有觸。萬斧死而必以草竊。關塞寇擾邊陲。寧容款塞卑辭。承
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貢。況復願

同文軌。慣見款遣。悉奉聲教。方致精擇。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聚胡餘燼。我能自推。一令黃草雖鋤。消沉泥的。置直齊療。輕病寒為心腹憂患。抑接武之言也。因則數罰。窮則多賞。先無而復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慑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獯衛初遷。犬羊尚結。仰心從為。因懼咸遷。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勿吉。西還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歷年將紀。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必謀藏寡。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故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令介以匈奴。備詰規覘。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

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汎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為帷牀。馳射為糇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蹔時。因而不能前矣。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踶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瞽。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漢隸賞蓋虜晉强致威。大鐘出智宿氏以亡。府吾遠寧无思不譬。光奉盛應春思朔。臣請收籍伊洛。立書使軍。稱取之內府藏之

外義於理有益。即事何損。若狂書之徒。請應敕施行。世祖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

齊明帝建武初。南郡太守孔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算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榷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劲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噬。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等。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蟲狄。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群。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

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霧。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戢息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荊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闕。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乃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鳳登聖。摩河岳而封。豕殘虺未屠。劍首長

此餘燼偷竄外同，寧爭不時，孟[illegible]斬晉歲賊寨，糜食費濱。今茲孟
春，淫溜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一歲之費，實可貲計。陛下何惜匹
馬之費，百金之賂，數句之詔，將此六謂，使河塞息[illegible]，闔境全命，當四甲
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
隊耳。[illegible]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
為任者，不顧小節。一城之決，尚不足惜。一使不辱，書何所憾。且我以
權取量，得我來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illegible]
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
發大軍，廣張兵勢，[illegible]於[illegible]我命樓船於浦，兼使自青徂兗，旗幟
星羅，浴江八[illegible]，虞障萬里，擾險要以專其宮，斷糧道以折其鋒，多
鼓兵使精悉而討，亂同列金湯，使神茹而膽喪，然後羨[illegible]
辯辯畫帶，陳列吉[illegible]，比虜貪而愛奇，貪而好古，是我之威，喜我之勝。
最成書與顏知必矣。陛下用臣之謀，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
斂塞之期哉。彼之言戰既慈，臣之言和亦備。關伏願察而途之，則
宮掖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焉然可否。所表謹奏尊下之朝者，使同
博議。臣謀奇辨，恩奉佐，展臣孜孜，[illegible]宜候奏千里，當不朔。
後魏世祖幸于河西，録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
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
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斃。後遂入亂平涼州，臣愚以為此賊未可征伐，
不息可不從其民，業因世故，事計之便者，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
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衆，軍資必乏。陛下知此事闊遠，竟不
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
齊勢，此計之得者。
以先慕璝奉表歸國，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世祖嘉之，遣使者策
拜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慕璝表曰：臣誠庸弱，敢竭情款，俘禽僭逆，
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
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遣境之人為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
求還鄉土。乞佛白連[illegible]寒狼乗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乗可愍，願并
敕遣，使恩[illegible]存亡感戴。世祖詔公卿朝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
嵩等議：[illegible]七十九人[illegible]有司處以為秦王荒外之
君，[illegible]及來則受之，今日不宜。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
稱臣納貢，[illegible]者以為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
擬華夏。陛下加其王位，乃執其[illegible]，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縉褰，多
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儉之節，以乘撫荒遐，以顯有殊。
日後遣單于御車二乘，馬一匹，單于馬十匹。其後匈奴和親，獻國
遺州家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猶至方伯，今西秦王若以
土無衆盖，使當上請，求得言財不周賞。昔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
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
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
有經略拓境之勲，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
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illegible]
朝，為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撫西秦流人，賊時
所抄，為在蒲坂，今所称隱，四海成泰，天下一家，可勅秦州送詣京師，
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二人，昔為[illegible]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為
臣妾，可勿聽許。
高祖時，楊椿為大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
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
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

乃使持節往從高持以爲從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曰不
誅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是
正欲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既衆，若寄
者見徙郡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心甚
又以族類衣毛食肉，飮冬便寒，南土濕熱，住必將盡。進失歸從之心，
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議
不從，遂徙於齊州，將河居之冀州元帥之數界，患浮河起賊所在紛
擾，如椿所策。

孝明帝永平二年，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脩臣敬，朝
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兼幽州大中正張倫表曰：
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荒，殊之以荒邈之俗，故禮有壹
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

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
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震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
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拓
表，覆所及，舟車萬里，于時規欲開上，亦述遵遺志。今大明臨朗
軍及行善國富兵強，能言率戰，何事而爲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蕭衍
通款，求和以誠，肅來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戎於後，無
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illegible]，未識禮儀之以，猶
懷即歸附，示之以弱，寬假成和，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
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
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質玉帛之辰，屈
膝蕃方之禮，則可豈其勞踦轄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衛命虜庭，優
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還衆而來

使乎稱職，責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馮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其時
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安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
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
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尊以能尊於無
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以懷遠，如迷心不
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動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穢，
爲游海之濱，雄右漢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百世
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
而遺虧典刑，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荊
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岱
致禋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夫虜之君酋，長結昆弟之忻，
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遐景，邁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若

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

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諫議大夫張普惠諫遣
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
施爲功，非類則不存。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欽
明道光，廣被八表，宅心九服。清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亂於江
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辜
者之今日，至道之可也，宜安民以悅其意，求已以懷其心，而先自
勞於去然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
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
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
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
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

許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奔虜尚難抑，脫有井陸之虞，揚鈞之內，其可食乎。高車、蠕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為也。正與今舉相會，夫其成者，歛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與大衆，脫狂狡猜間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深負何信義，此撲之微，際此師宜停。臣言不足義，文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彼英武之所可以為殷鑒。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謬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志，敢以呈獻。表奏，答曰：夫窮獸歸人，尚或與惻，

況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勿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庭新獲，復主亂亡，似當并謀，此一退彼，迎舞非既國義，宜表朝算，已決。可深誠厚意，朕用嘉歎，俾此國獲累代獲相保，脫後不違，勿憚臣言。

莊帝時，蠕蠕主阿那瓌返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上表請臺賑給。尚書左丞拓跋孚為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少，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亡必甚焉。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豈其微已，惟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端，可以一趣；來事雖殊，可以往況。譬之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郴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

借其所閑地，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

隋文帝開皇元年，突厥沙鉢略以周家親，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帝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車騎將軍長孫晟先使突厥，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

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啟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季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跡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

七年突厥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

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

開皇中容納突厥啟民居於塞內光祿大夫段文振思為國患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

又帝征高麗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道病篤上表曰陛下以遼東未服親降六師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

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必可拔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及卒帝甚惜之

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長孫晟往諭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

就役而開衢道帝聞異策乃益嘉焉

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尚書左丞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詳眾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

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為銀青光祿大夫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一

夷狄

唐高祖武德三年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溫彥博與裴矩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

五年突厥寇并州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唐主謂羣臣曰和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

六年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唐主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唐主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命世讓戍崞城突厥患之。

七年突厥入寇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為此舉貽四海之羞為萬世之笑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以問裴矩對曰今北寇方彊國家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從之。

太宗即位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勢寖蹙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筭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而遣之上曰不然今者放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謂我國家新有內難又謂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既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必驕惰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貞觀初突厥政令煩苛國人不悅加以兵革歲動連年饑饉內外離叛言事者多請擊之上問羣臣蕭瑀以為擊之便右僕射長孫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內史舍人封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

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上曰夷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武侯將軍張公謹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暱近小人合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為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糜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疎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

竇靜為夏州都督會頡利敗詔處其衆河南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待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創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援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

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遣使方物厭怛紇干使往西域引諸國使入朝魏徵以秋高監泰頃朝路諫曰中國始寧瘡痍未復若有勞役則不能安往年高昌王來入貢馬纔數百匹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復加於此爲商頻塞州縣必受敝罪者衆哉任其與販邊人則獲其利若引為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寧晏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減千人使緣邊諸州將何取給事既不濟人心萬端後方悔之恐無所及太宗然其議乃追厭怛紇干還

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附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百餘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散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之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此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心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

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長。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其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邏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帝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中書令溫彥博對以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所。故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

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禦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民攘夷。竟延七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三十載而絕滅。漢文帝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縻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

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

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國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外域。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illegible]臨朝。明王創制。必先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illegible]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illegible]鯨鯢。以為州縣。然則

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者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以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遺後代疏奏不納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朕恆以此二事為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帝嘗御樓池殿顧謂侍臣曰西蕃通來數將魏徵對曰禹貢云西至流沙又云西戎即叙不明境域所至漢武帝置敦煌張掖等郡自此以後漸通西域帝大悅朕聞漢武帝時為通西蕃中國百姓死者太半此事著在史籍不能具道但隋後主欲開發額已西鎮守俱不寧死者縱於道路如聞流沙已西仍有隋破壞車徹其邊即有白骨狼藉此築長城東濱邊水征伐不息人無聊生天下叛之衆而為墟煬帝要欲恣其所欲遂至滅亡朕為不聞其過朕以此事永為鑒誡今與諸公共理百姓但有不可行即向朕言易得商往而相抗塞且朕

素無學術未聞政道上日萬機不能盡歸耳目所有處斷恐為見不明致有失所所以委公等公等善相輔弼使兆庶得所此乃長保富貴蔭及子孫若尸祿曠官苟貪榮利必加黜辱終不容捨朕既以漢武帝隋後主為龜鏡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規諫也群臣並拜謝徵進曰陛下思弘至化然憂群下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但恐識慮愚淺無益萬分臣聞漢武帝承五代之資天下無事府庫充實多馬蕃盛遂思騁其欲以事四夷開西域而開邛筰貪良馬而通大宛是弱斃於轉輸之途死於師旅海內騷然戶口減半至於國用不足府庫空虛乃権酤賣鹽鐵征稅關市舟車皆給算緡使滋百姓為盜俱起外內困窮無以給遂賣爵以營田代業以助軍旅於暮年方始覺悟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僅以壽終幾及大亂煬帝恃其強盛恩欲追蹤漢武戎車屢動人不聊生十餘年間亡身喪國陛下威加海外無遠不賓策惟二者以為殷鑒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太宗曰朕遇千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

太宗時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遽止之

貞觀十六年帝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倔彊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除凶醜百年無事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婚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矣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來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

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大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帝曰善。許以新興公主下嫁。召突利失大享群臣侍。陳寶器奏慶善破陳武樂及十部伎。突利失頓首上千萬歲壽。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謂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以公主以妻我。乘輿爲我幸遠。誰與我榮。乃捃賦諸下羊馬爲聘。或說夷男曰。可汗與唐皆一國主。奈何往朝。有如見執。尚可悔乎。夷男曰。不然。吾聞唐天子有德。四方共臣之。摧留我。磧北亦須有主。然會我而求。彼非計也。下乃不敢言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來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對曰。願且延之。敎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絶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靈州。召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近朝服。今親幸靈州以受主婚。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薛延陀何患無羊。又多以羊馬爲聘。經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絶之

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曰。信爲萬事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事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荷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名虧信失。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尚尚與突厥。言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從。

貞觀十七年。遣太常丞鄧素使高麗。素還。請於懷遠鎮增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絶域者也。

十八年。帝將伐高麗。其莫離支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弑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弑君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帝從之。謂其使者曰。蓋蘇文弑逆。汝曹不能復讐。更爲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

十九年。高麗王高藏及莫離支蓋蘇文使獻二美女。帝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卻還之本國。帝謂羣臣曰。蓋蘇文弑君攘國。朕取之易耳。不願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戢不用。所謂止戈爲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

貞觀中。突厥俟利苾可汗有衆十萬。不能撫御。其衆悉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矣。其情與中國不殊。以德洽之。則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處國歸附。上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

虛名無益於身。夫人甚因假舍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
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廉國既來歸朝者悉難去得不替兵行萬里詩
無勞於人君勞人求名所朕所欲。所謂得附，百納也。七又謂侍臣
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塔人亡因來犯吳帝下詔要帛天與
士衆於衛安置乃得有容。既而强富當須子子孫孫不忘報德。纔至
失既郎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亂又恃強深入。遂使昔安立其
國者身及子孫並爲頡利殘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咸曰誠
如聖旨。
武后時西蕃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
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爲邊害。左補闕薛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
所誡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
襲其風樂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至五胡而漢魏非復邊長而

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不納。晉室果亂
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或
綰衛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
子孫心。昔匈奴必存後。晉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
叛楚。漢遣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鮮卑許秦并天下及劉曜
用兵之士凋散。以冒頓之威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平城。呂后嫚書卒
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紱。既安
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
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
過劫邊人繒綵麴蘗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
款向誠。臣竊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
也。臣願充侍子者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

無事。武后不納。
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十姓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
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麟臺正字陳子昂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疏曰。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
功光濟天下大業。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亡叛。有詔出師遣田
揚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之日。若報
私讎。莫不爲國家克翦兇醜。遂數州之內自率兵馬三萬餘騎經途
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
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聖旨擅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
朝。便於涼州散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爲國家危之。緣此蕃自款
誠以來。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爲九姓強大臣服朝廷。
姓強弱勢不能動搖以奉命臣妾爲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北蕃喪

亂君長無主莫知所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
有。今所持角之勢。唯持邊隅。唯倚金山諸蕃尚爲形援。有司不察此
釋。乃以田揚名妄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蕃。拒而遣還。不許朝覲。
臣恐以爲非善御戎狄制於未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
親之則順。疑之則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
心。古人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臣昨在甘州日。見金山軍首領
從入朝者。若蕃中所已貴於[illegible]。見軍漢兵不忘嫌有驕色。察其
志意。若[illegible]而與其[illegible]。詞多不順。今更不許入朝。蒿嫌之以罪。
與回紇部落復爲大讎。此則內叛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
患。若使狼心有頗不自安。已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憂恐非國家所
宜。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宜自
絕。今若頓國[illegible]已罪揚名以慰蕃情。是以恩。十姓首領國

家理合爲虜將其入朝實爲得計今北蕃既以亂虜不安廟廊之算良恐未爲事既機速伏乞早爲圖之臣伏見今年五月勅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邊實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甘州先有降戶四千餘帳奉勅亦令同城安置磧北喪亂先被飢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歸降誠是聖恩洪流德澤然臣竊見突厥者莫匪傷殘羸飢羸憊並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則其一作所以攜幼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望以恩覆冀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蓄雖有降附皆未優矜蕃落嗷嗷不免飢餓所以時有劫掠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逃亡稍多甘州居者鈔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麥萬有餘碩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孤兵少未是威懷國家不聽北來降之徒空委此府安撫臣恐降者日蓄盡者日多衣廩禁轄必爲禍亂夫人情莫不以求生爲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羊牛大爲其飼而不救其死人無生路安得不爲羣盜羣盜興則安北府城必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涼以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爲亂使突厥爲賊非所謂綏懷經遠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人大情國家既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者以慰喻諸蕃取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爲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業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爲患於邊取亂之策有失於此況夷狄代有其雄與中國抗衡自古所病倘今有勍起邊雄於漠招集亡散收強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所歸此亦國家之大機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至戒今北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爲良圖恐生

而生變乞得面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武后方詳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生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獪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衆十八萬困青海身執賊庭關隴爲空今乃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戎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啗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隘阻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爲鄉導將賊襲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趨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贓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將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

非帝王匡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
危，值制思審，願陛下留計之。
于尋又為番禍闕論突厥表曰：臣恭言臣以東萊□年近侍陛下，不
以臣不肖，將勅臣猶侍御史監護燕然西軍，甚自達闕庭，涉歷秋夏，
使居邊徼，無尺寸之功。臣誠暗劣，然負聖明，然臣久在邊隅，夙夜動
切，貞不以善事為念，比按察已北突厥離亂事，並奉驗委曲，訪問往
來，竊有以得其真實，不自為餘，既通相吞食，議離戎狄，莫知所歸。臣
誠愚不識事機，然竊以往古之迹考驗於今，乃知天亡凶醜之時，陛
下收功之日。然臣聞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易遇而難見者機也。聖人
所貴，去禍於未萌。今陛下體上聖之資，開太平之化，匈奴為中國之
患，自上代所苦矣。今天降其災，以授陛下，百代之憂在於今。臣謹
以秦漢已來事迹證明之。伏願陛下少留聖慮，垂察焉，若天下幸甚。

臣聞秦始皇之時，併吞六國，制有天下，□御□□□□以蒙恬□□匈奴
強梁，戎不能伏，牧馬河內，以侵邊陲。始皇赫然，使蒙恬將四十萬眾，
北築長城，因以逐胡，取其河南之地七百餘里，當時舉奔海浮處匿，
驗黃帝以役因苦人，以不堪，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已為其患，二世而
亡，莫不始於事胡也。至漢興，高帝安命，率厲眾□，□衆利，僅以三十萬
眾，書困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免。自是歷呂太后至孝文惠帝，單于傑
驁，益凌漢家。文帝徒以避辭致獻金帛，但求其善和而已，不敢有圍
責。賈誼所以□大之痛，文帝以天下一作之感，而早事戎夷，以倒懸天下也。
至景帝時，邊寇其患，於是漢武帝奮祚，以承六代謙業，奮乎文景古
業之化，海內又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
校，財力雄富，士馬精強，念一匈奴之驕慢，將報先帝之辱，遂使□□
衛霍將兵四十萬眾，出馬邑，誘單于，師出從戰，竟無毫髮之功，於是

大命六師專以擊戎狄為務，首尾二十餘年，中國騷然，大受其弊，
至於國用不足，算舉不給，租及六畜，算及船車，鹽鐵專賣，京師盜起，
竟不能制單于之命。一日而臣服之，漢宗衰殘，幾自覆社稷也。故漢
武晚年，厭兵革之弊，乃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田，封丞相為富民侯，
將以蘇中國也。至宣帝代，單復出師，會匈奴數窮，天降其禍，虛閭權
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自不相服。又立閭權渠單于
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名王貴人各自分立為單于，更相攻
擊，以至大亂，殘虐死者計萬億，畜產耗盡，十至八九，人以飢饉相
燔燒以求食，於是宥命無所，諸名王貴人左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
將眾五萬騎首來降，於是北方遂然靡有兵革之事，直至哀平之際，
邊人以安。臣竊以此觀匈奴之形，察天時之變，盛衰存亡，義事可見
也。然則匈奴不滅，中國未可安臥，亦已明矣。夫以漢祖之威，武帝之

雄材，臣勇將勁武，雷電霆兵，威武傾天下，以事之為不能屈一單于，決
一國存亡，常承衰竭之後，振殘之人，不敢均然為者一亦幾扼之
憂，歷而未有遺矢之費，而臣獲於單于，其故何哉？蓋盛衰有常理，數
有數，故曰聖人皆指以待時，時是以正天下，如論遺陛下爾來，神明從
動天地。今上帝降匈奴之災，蓋遺陛下之良時，若不以此時順天，討建
大業，定民時一安，凶虜復盟，則萬代為患，復雖悔之，亦不及矣。古語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一作殃。今天意厚矣，陛下豈可違之哉？臣伏在
闕，被接居延，海南通近，南曰其獲北突厥來入者，莫不一一臣所
慰。察比者歸化，皆尾相仍，詩幼扶老，已過數萬，然其疲羸饑贏
人色，飢饉道死，頗亦相繼，先右一作姓中遭大旱，經今三年，野皆赤
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馬死耗，十至七八。今所來者，皆是稍部勝兵
衍瘠，羸疲既長，又無水草，羊馬因此重以死盡，莫不掘野鼠食草

根或自相食以活性命臣與喬知問其磧北事皆異口同辭又耆老云自有九姓來未嘗見飢餓之甚今者同羅僕固雖為逆首僕固都督早以伏誅為亂之元既自喪滅其餘外小醜徒使暴目賊耳不無遠圖多猶為後自相鱗人被塗炭逆順相半莫知所安想此流落海又與金州橫相侵軼擊手無告號訴嗷嗷臣所以願陛下建大策行遠圖大定北戎不勞陛下指麾之間事業可數則千載之福邊師無憂一作中國之人得安枕而臥豈不在陛下一轉盼哉且匈奴為中國患非獨秦漢之間臣竊惟先帝時衛公李靖盡中庸之一奇自殺一作先帝之威用廟勝之策當識利可行全滅之日因機遂便大破虜庭遂擊其侯王裂其郡縣六十年將於今矣使中國晏然為身便之寶書之唐史傳之無窮至今天下謂之為能況陛下既先帝之業復至尊之位屬虜狂悖大亂邊陲望天遺陛下以鴻業之資陛下又得先帝之睿德之大者其何以加若失此機事以過待使李同豎子獨成千載之名臣愚竊惟陛下不取也伏見去月日敕令於同城權置安北都護府以招納亡叛抗匈奴之侯愚臣伏慶陛下先識於萬里之外得制匈奴之上策臣聞隗囂言使光武見事於萬里之外制敵應變未嘗有遺今陛下超然神鑒遠照實所謂聖明之君洞於無形也臣比住一作同城備觀其地利又博問諸知山川者莫不甚傳其地東西及北皆是大磧磧並石鹵水草不生突厥常所在一作入寇莫過同城今居延海澤接張掖河中間堪營田處數百頃水草蓄牧之供具為人又甘州諸屯犬牙相接見所蓄粟麥積數十萬田因水利種無不收轉軍一作運同城甚省功費又居延河海多有魚鹽此可謂強兵用武之國也陛下若精選天下精兵擇猛名將任以同城都護之略料之不用三萬陛下亦其出無年可坐而取成臣比者看國

家興兵但循於常勢主將不謀士卒不練徒知驅市人以戰耳故臨陣對寇未嘗不先自潰散遂使夷狄乘利輕於國威兵愈出而事愈屈蓋是國家自過計於敵耳故非小醜能有異圖臣竊以為陛下今日不更為之圖以激厲天下忠勇但願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將冀成功於異日難矣臣不勝踴躍之至

聖曆二年拜詣爲室起左豹韜員外大將軍贊拔可汗號餘部落甘肅瓜沙等州降宰相張錫與右武衛大將軍唐休璟議從其人於秦隴豐靈間令不得畔去涼州都督郭元振以為吐谷渾近秦隴則與監牧雜處置豐靈又逼默啜假在諸華亦不遷移其性也前日王孝傑自河源軍徙耽爾乙句貴置靈州既其叛乃入牧坊掠群馬瘡痍州縣是則遷中土無益之成驗往素和貴叛去於我無損但失吐谷渾數十部豈與句貴比耶今降虜非強服皆突矢刃棄吐蕃而來宜當循其情為之制也當甘肅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則情易安析數州則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不擾於人可謂善養戎心者也歲遣與選使者與宣超兄弟撫護之無令相侵奪生業因來有如叛去無損中國詔可

武后時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郭元振使因得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己必爭

我後頭以吐蕃之要者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
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蕃國之尾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
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儻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
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未絕也若小乖則曲在彼又
又諸其倚附之心豈與吐蕃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遽裂之恐傷諸
國意非制馭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於徭戍咸願解和以欽陵
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
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
中宗時郭元振為金山大總管時為質重之將闕啜忠節賂宗楚客
紀處訥等兼請闕啜入宿衛娑葛許之闕啜遂行餞之用以將
說之且教以重賂宰相無入朝闕啜即勒兵擊于闐元振知之上疏
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

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自往討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
殺相屠害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不諧與所以屈志於
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欲
為吐蕃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啟吐蕃得志忠節亦當為虜
假若為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
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
方自攜阻倘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
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
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脅十姓乎且
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俱可汗子孫往四鎮
以他匐十姓之亂請以元慶為可汗竟不能招十姓而元慶沒賊
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為可汗亦不能招十姓而

賊危又斛瑟羅亦嘗以俀子僕羅并拔布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
而皆自已殘此非他其子孫無恩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
招脅且復為四鎮患則可汗子孫其效固試矣又逆於其父若
人心何歸即附若其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
虔瓘亦與敫為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時
物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
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若復虔瓘之引于為敵境今
北有重愚之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險城而抗于內突厥
進何于外突厥等能往如往年得害易之幸哉疏奏不省
玄宗開元三年突厥默啜為拔悉蜜所殺其下多降既而稍叛去
原州都督王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遷居以屬
何嘗忘之今徙內河曲使遠鎮久必為患此者不安妻與兵已

屢動搖作梗無時降行李虜戕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裏
有敵必為誘無所說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奇兵名宣告
以禍福啗以金帛且言南方康庶魚米之饒並遷置於河南寬鄉
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為兵則皆勁虜
議者若謂降獻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
奇徐之庶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揆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
日已事今宜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寧故降戶得以久安今
虜未殄殘此降人皆戚屬向不與往年同也臣請以三策料之遣其
部落置內地權精兵之實斷點虜之患此上策也多屯之下蕃華參
雲處屯戍為備撫貴善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處禍萌此無策也
不然前主河北且必有變言未報而虜已叛
中宗時吐蕃金城公主遣文請四種書宗詔繕書寫賜正字于休烈

上疏曰戎狄國之讎綏積國之與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者東平王
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說術也東平之親
戚尙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
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陳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
試於禮則知月令有興發之兵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於
左傳則知詐謀書權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
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是履命於是寇兵可取而亂也公主下嫁異國
用夷禮而反求中國書典非本意殆有姦人勸之乎其中若陛下慮失
蕃情不得已而與之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狂伐競興
於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厥亦定霸之書誠與之
國之患也狄國食其書首易之是可錫以錦綵厚以金帛無足所恡
以資其智歟今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孫背

國恩本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
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
中書令張九齡賀奚契丹垂自離叛請有期狀曰右適高力士宣
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叛靈崇安祿山復有狀報叛衆時
盡鍋結待攜貳頻勤後得隙而動誅藉有日靡清可期此皆天威遠
臨遠醜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謹奉曰詑未審叢奚有怪妄衆如
情攜人神所棄折衝禦侮惡可圖之所賀知
九齡又賀誅奚賊可突于狀曰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
丹原狀及可突于等首級此等逆種便時將命敢天誅其衆既降又
貳而成義也士見其翻覆背恩之心既已誅鋤幽障寧清事美俱斷
下陛下恩無動揚陛下遠任先帝得兇殊獨斷克東成命謝此戎功
雖所無情輸之勞祿利爲賊覩之地臣等忝在樞近擬附遂深

獎書之至善信相投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答曰用兵之上者有武
於廟堂新衛十室之外此之謂也小征適時往為翊勅遣軍使者有
國常刑朕方事籍田而今獻捷當饒飾戡以為喜慶甚也
九齡又賀破突厥狀曰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
至能說雖小契丹護禮等前後斬獲獻數十萬突厥可汗齊甲遁
亡奚王李歸國及手應軍將等逆奔逃北計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
突厥新喜於遭周兵伐之威殃在於一舉又兩蕃與其結隙變構未
終於遼陽猶幹天算陛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使其來種盡本
自無策勞師遠交合成構使蕃騎先鋒漢軍壓壘觀成敗自戰
彼今契丹總突厥已破計其奔北必至喪亡縱脫身獲全亦舉
衆皆棄北漠浚從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猜貳究極荒自無可
期斷皆聖征遠算成是謂事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樞近親承

睿略抃躍之至謹奉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答曰兩蕃作梗國
用黷遠況虜狠狼貪有侵未何則驍騎之驍突厥頗殘天之所棄
丹錙勁彼強也壓逼已甚此助也要近而撲勢自不敵況違天意厭
舊邑望降後成設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九齡又賀東北累捷狀曰右今日劉思賢奉宣聖旨並示臣等破
賊所由兼見守珪表奏兵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無失
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殘衆皆恩窮凶遠計勢兩蕃懷德視死如
歸三軍奉國從命如指遂使一戰决勝已開殺傷無算物哭而奔則
知主將必死且當夷相泯戟則不勞獲場有慶戰亦無失實知無慙
信於漢功有大違於前代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萬全之策永靜
遠陲降伐之師匪勞而負亢在衆庶孰不欣躍臣等忝預樞近倍百
常情無任慶抃之至答曰東北兩蕃不休含有其制乃常自知威信自相攻伐至

稱聲遠暨是有奔亡非無違順朕之早被亦當圖本乃歸功得無同擬

九齡又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奚賊要重人死狀 信安郡王禕承王忠嗣警固牒云赤山有賊狀曰右先得前件牒奉九月三日奏狀見賊無數前坐日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奚疑是賊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奚欲舉國大來恐有掩失便去料此意懸其有誤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重人死所以即去本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曉至奏今月十一日從幽州發赤山元自無賊實所見者正是安祿山下兵馬又奏奚用有蕃落人走來奚敗之兵馬并章事弟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在路未日於衙帳前哭此蓋聖心懸照有如目擊臣等親奉睿旨及此符同萬里無差不勝驚喜無任踴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答曰朕臨御有年雖不敢自負天人之際先意後合以亦賊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知並付史館

九齡又賀奚賊小可汗必是傷死狀曰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奚賊丹令問委曲者臣等借問奚賊是敗兩番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因夜卻走理每日實見奚賊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寶權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不然事不合如此當觀伊吐于悟皆亦即不盡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比其婦至本處固應更有殘殺酷虜破亡必自此始也陛下聖德無遠妖孽自銷不勞師徒已靖沙漠臣等預奉睿算不勝抃躍無任喜慶之至

九齡又賀聖料奚再有所亡具狀今見狀曰右林招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奚與丹婦女屍將往奚衙出來知可汗死其實又云黃頭奚欺與爭鬭奚賊爭言氣兵馬欲鬭為單屈將然得未來者系驗前後從奚賊來者說事多同此婦人本為指實死顚非謬實錄之匡諸蕃之中此屬為然未待征戰而自取滅夷此誠天助有道聖青

妖禍陛下嘗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亭障息其將自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九齡又賀蓋嘉運破賊狀曰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厥施店客來達賊使間多有殺擒且此黑大象見在邊城另擬將春圖為邊患聞嘉運此入復有破傷必其驚恨當有携散皆是聖略先察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符聖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答曰方隅雙盈乃圖其事本出意外且有殺傷雖便當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非臣參侍獨朕躬所賀知

代宗永泰元年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大曆八年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

西境盡浩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德宗建中元年命回紇使君突董梅錄歸其徒歸國裝橐甚盛至振武留數月求資給殘果稼人甚苦之時張光晟留後知回紇群胡自相魚肉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兒正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請殺之上不許

興元元年翰林學士陸贄賀吐蕃結贊抽軍迴歸狀奏曰右欽敕

奉宣聖旨通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欲同領兵馬就如
同收京城緣春夏已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
不知虛實朕意以此蕃兵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
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本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
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
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
賀慶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之福昨日已附欽溆口奏粗陳梗概恐
未盡愚誠尚勞聖慮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
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罕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氐
常為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以驗之則戎
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
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寖多翻覆靡定罔知感惠有損無益

歷凡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嫌多端斯可
驗矣至逆泚都邑為寇結贊總戎在邊固請將兵赴難陛下紓
誠允納厚賂招誘逗留持疑竟不時進洎渾瑊討除之用但欲將帥之
心懷允遷至猶待顧亦由盛使稱及盟與再寫移謀中陛下稱望
蕃兵以寧內難親待之情殊厚屈就之事亦多謂狼野心曾不知感
翻步深此信使意在觀變往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發令
蕃帥進退憂虞欲之獨也所慮其懷貳兼觀待之合則是其
侠信移延既盡且驕冒皇成績非唯變態叵測且又勞梗實殘君
未歸總然不減臣請以為陛下根本其義則人情物理非然皆可得
而寄焉問者謀勸蕃兵本是使臣失業陛下急於戡亂鑒彼物誠唯
後時不賦評議憂時優詔慰令進軍遠近聞者莫不危懼將帥意
陛下不見信任蕃戎之有其功卒恐陛下不無當慕而畏替

義之事其利賊泚欲藉戎之勝不死則甚遺之禍可以長藉戎之毒
有財必盡為所誘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息陷於寇境者其
勢不得不堅息戎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後患可量以此益兵但
掠其猜耳以此請圖意者兵亂耳所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
開結贊好謀忿其蕃討懲今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
時輕犯近郊若并勢之難兵救焉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
峙諸骨之勢俱銜賞之宮旁觀戰害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
伐叛必然不得寧兵必軌亡戎亦因得京甸所有勢窺矛盾千里
丘墟得從安用是乃有為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
神晝嘆夕惕者憂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觀戎若
哄蕃屬旬進貴其禍之應列聖垂祐之鄉清妖氣慶無非遠
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同懷從之衆暴兼傷裘之類

傳誘扇摩遺謀大逆違天僭君號肆其兇逆凡有血氣皆知疾嫉斯
伊忠事孰不痛憤猶恐非義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孝
平邦之詔弘恤隱之懷天下聞之翕然思善易亂邪觀風思愛和
風既播被內欽慕狂悖久合權豪匈屬條蠢淪暖師屬寇吐
蕃干犯之事義人敢之義士無施屬階猶獲今處先別標滿終吐蕃
遠遁封疆形勢既分瞑成諸師才力得伸又各士馬作者
從來向號若不得賊即田已崇貴位已獲建功則罷
皆不欲向降鬥名為不身況賊之究為滅亡可必賊之孤勞覊
授籍孰肯捐所而就危遠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戒之屬哉
既章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卑之忌勢難久居勢理相隨
乘能無戰滓賊一朝戮休顏旰進壞未其西北孝晟卑騎元光尚可孤
及東南同爲無曾自當合力但顧陛下慎於撫接以善起忠勇之

心。勤於此。瑣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吝眷於
犬羊之衆。以失將士之情也。宣馬不任鞍榾之手陳以私懷時度註
冒昧以聞謹奏。

上發吐蕃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
上欲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
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兵東侵。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
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
授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
不進陰持兩端。大掠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之。

貞元三年。回紇使使者獻方物請和親。帝書昔恚未忘。謂宰相李泌
曰。和親待子孫圖之。朕不能已。泌曰。陛下豈以陝州故耶。帝曰。然。
朕方天下多難未能報且毋議和。泌曰。辱少華等乃牟羽可汗也。知
陛下即位必償恥。乃謀先告邊。然兵未出為今可汗所殺矣。今可汗
初立遣使來告喪。髮不剪待天子命。而張光晟殺突董等。帝幽止使
人。然卒完歸則為無罪矣。帝曰。卿言則然顧朕于韋少華等柰何。
泌曰。臣謂陛下不負少華。少華負陛下。且北虜君長身詣陛下在
藩。暮秋未壯而輕度河入其營。所謂冒則入之獸也。而少華等不當
先定會見禮。臣獨危之。柰何拜然。哉。臣嘗為先帝行軍司馬。方葉
護來先帝於使宴於府。及議征討則不見也。葉護邀臣至營。帝不許。
使好謂曰。主當勞客。客反勞主邪。東收京師。約曰。土地人衆歸我玉
帛子女予回紇。戰勝。葉護欲大掠。代宗下馬拜之。回紇乃東向洛。臣
猶恨以元帥拜葉護於馬前為左右過。然先帝曰。王仁孝足辦朕事。
下詔慰勉葉護乃牟羽諸父也。牟羽之來。陛下以元子不拜於帳下。
可汗不敢少有失於陛下。則陛下未嘗屈矣。先帝拜葉護全京城。
陛下乃不拜可汗。固伸威於虜。尚何為然。討吾積陝州書以屈己為
是乎。伸威為是乎。若令少華等以陛下見可汗開壁五日。與陛下飲
飲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助威神使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以貂
裘。叱左右侍命騎送出營。此少華等負陛下也。假令牟羽為有罪。
則今可汗已殺之。立者乃牟羽從父兄。是為有功。緣可忘之邪。且回
紇可汗銘石立國門曰唐使來當使知我前後功云。今請和必舉部
南望。陛下不之答。其怨必深。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今聞泌
言回紇少理。卿以為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
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回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
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
乃百代必報之讎。為可怨耳。上曰。今與之為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
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為臣子往來不過
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
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
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請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
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之
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昔吐蕃賦役未嘗一
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
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於是遣其使者歸諭以此要之。

貞元二年。吐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
言於上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使
晟及劉玄佐等守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上欲使之。會滉卒。張延
賞與晟有隙。與言和親。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延
賞計

貞元三年，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初，瑊之發長安也，李晟
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
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
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貳。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
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
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
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
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
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耶？皆
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
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

憲宗時，回紇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婚，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鸊
鵜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曰：
回鶻盛強，北邊空虛，一為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為不守之
地。陛下憂此，增甲兵，飭城堡，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
置未得其要，慮邊憂有五，請悉言之。北狄貪，惟利是視，比進馬規
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
必須朝夕，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戎甲未備，城池未固，飭天德
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所，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審詳
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援失便，三可憂。
自銷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戎強虛，虜皆悉知，賊掠諸州，調救在旬朔
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設能久留，役亦轉虜，
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
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
死，可乘其變，諸道興兵伐上干，臣謂宜擇其要，使守蓄糧，所謂二
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堡可治，戢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
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威，則西戎
怨愈深而不得寧，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
甚非計。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
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為昏資，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資不
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
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儲，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元和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帥上表，慶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
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
卿所知。頔大喜，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

文宗太和五年，吐蕃請和，約弭兵，而大酋悉怛謀率維州入降劍南
節度李德裕，上言：韋皋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三千人，
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
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無害其彊。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
反其言。且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養馬
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
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
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歸之吐蕃，吐蕃
誅之境上。

武宗會昌中，時回鶻先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掠
族人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
上言：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
奏。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紇於國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

虜以窮來歸米穀傷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
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德裕曰沙陀退渾
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為國家用邪天
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角無不敗請詔兵無聽詔戎討帝於是發
粟三萬斛會嗢沒斯誅赤心以降赤心兵潰於是回紇勢窮數
單馬求糧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
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紇乃
大掠党項退渾皆依險負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三部兵之謀
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兵不可以步當之今烏
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主即急走不然公主之來今銳將無易石
雄首請以沙陀退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太原兵劉
沔率雄遂擊可汗於殺胡山取公主還可汗走遂殺遁位司徒兼

戛斯遣使來直言攻安西北庭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
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距五千里昔時繇河西隴右抵玉門皆
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紇回紇
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假令安西可得即須復置都護以唐
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輸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
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昔漢宣帝罷珠崖田車師賈捐
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
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又注其遠之地乃是將實
費市虛名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
德裕又請遣使訪問太和公主後奏曰右以元和中回鶻累請和
親憲宗不許至長慶初穆宗以北虜代結婦中國與虜接境是猶
生人受糴所以割恩下嫁用示懷柔回鶻國已破亡今五未知所

存者不遣使訪問慮其疑我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後
悔負約之意未嘗敢重之今非止甚傷虜情實亦負於公主臣等商
量望令苗鎮將一二十騎齎詔書先至嗢沒斯處令其轉差人送
入至公主所在若嗢沒斯使受詔旨來恭順之心柔辭拒此行足
彰背叛之跡因此偵察無所隱情伏乞聖旨將賜省察
德裕又論田牟請許党項讎復回鶻嗢沒斯部落狀奏曰右臣等雖
不習兵鈐昧於邊事然酌其物理情實可知伏希聖慈特賜詳覽臣
者陛下處回鶻國中離散未是實情今據報阿跌及伊難珠合等
奏云此間更無疑慮即是實耗又回鶻受孝順云亦心事相開漢國
中含休回鶻始無足知依倚大國處甚懇切今若許田牟向党項貪
利之心不自量力犯公主之虜絕嗢沒斯之誠事轉不猶也可悍之深欲
恩信不成則來為邊患取笑四夷況窮鳥入懷尚須矜惻人甚異

嘗來犯邊自六月至今未嘗輒侵我一卒奪党項一物拔誠歸命豈
謂窮困昨者所獻表章詞意甚懇而不納先發詐為此不可一也
若回鶻國中無常舊將嗢沒斯擁兵而來即須拒絕寸轉疑自
失國乃限已無攜挈隨從乞命投所以嗢沒斯等迫於饑困誓歸求生
田牟執持其國已亡命是去年為邊患徒衆都與德裕事屬為党項所
實察其所為非鄭國此不可二也漢宣帝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
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宜遣使弔
問救其災患以彰中國之仁義其後南單于果自臣服六
十年邊塞無事今不能扶其微弱豈因此幸災此不可三也伏
望且令太原振武排比兵馬於邊上戍嚴防其侵擾待國家處置
然後以武力驅除若只於党項退渾小自相勸奪任部落自相仇報亦
未可無以甲兵常令大信不渝威柔得所彼雖戎狄必合感恩待張

實使回是知情實切望論田牟不得擅出兵詐妄邀其功虛[illegible]仲武不得納將吏狀詞為國生事如蒙允許伏望付翰林鈔與意度分乂比者只待張賈使回今到已數日須早發遣緣回鶻已入邊界未測多少天德兵少事藩須務懷柔伏以自古禦戎只有二道一是厚加撫慰二是以力驅除此事利害較然前古皆有明效漢宣帝厚撫呼韓代享其利邊境六十年無事漢武力制匈奴以致疲弊生人減耗今嗢沒斯等不稍安恩意[illegible]必須至以力驅除恐永為邊患假使其衆殘破推與不能[illegible]須先加以恩不合疑貳古人云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正謂此也臣等商量縱不與糧食權借其馬物恐不可太厚若止於所賜特勤宰相等恐難遣未得須是稍令優厚於朝廷無所費損可以保全朝野群情皆望如此伏望聖慈特賜容納亦長慶間奚遣使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拜勍海使著上以其屢

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部事相乃為趙蕃[illegible]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德裕上言自觀時遠國皆來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臣集四夷朝事為王會篇今黠戛斯大通中國宜為王會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繢著之

三年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遂陵近甸韋皋欲經略河隴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亟來時南蠻震懼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戍入據鎮兵並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論通急[illegible]彼自戕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恤[illegible]即竟令執送將吏歸之臣無不隕涕書帥即以此人

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為右衛將軍

宣宗時以陽判官守義山為節度使王茂元奏吐蕃[illegible]臣得所由狀報吐蕃請於鳳翔交馬者臣伏以吐蕃眾則大心唯勉務不思率服但遣邀求掠國家務以懷柔撫其撫御欺惠好於非類擇使命於本朝宿疾其私論莫非漏皆親御德國止於銅鏡結文深遠單于未遣厚賜綿絲亦介之使將萬里之恩豈若陛下選彼周行取於宗屬蕭敬停臨日留止稱年月已[illegible]書又請交馬親其乖誌雖以得明算機宜未可容許臣又見吾中來人說云其首領素已年候見心疾不恤其眾連誅誅辱臣益務無時凶荒累歲以此逐遠盟約仍致遣留今恐事出多端其由厚下上繫聖德旁指朝議翔翔難知蓋緣未決為計君意合有表章伏望更令群臣商量宣命[illegible]

止絕伏須存遠略要示殊恩但言彼番未往不時遣將奏論甚切亦無妨國體未阻戎心臣自揮節於西鎮屋疆修葺器械蓄積糧儲又時巡訪川原計度險阻每當衝要必有隄防增築故城[illegible]籌度前未易可[illegible]難臨[illegible]情未能動衆其若使侵軼隨自赳迴鑒臣且牽勵[illegible]一面況其路道益是強兵敢忘先國之謀付不應張宗之辭難伏乞[illegible]臣識不銷臣昔死使其畏懼威靈程手奸宄臣不勝憤激懇迫之至

懿宗即位南詔豐祐卒子酋龍立僭號遣兵陷播州咸通二年同平章事杜悰上言南詔擾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

僖宗時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親吏部侍郎崔澹等上言不可從高駢劾路巖西川節度使牛叢上書為歎心不識禮義安

可以賤隸尚貢主矣國家大體洛等議可用臣請募民征子弟十戶一保顧發山東銳兵六千戍諸州比五年豈可爲奴久之帝手詔問安濟和親事答曰雲南姚州[illegible]一隅中國何資於彼而遣重使加厚禮銭且姦謀朝廷畏怯無能爲既有定詐陛下何以待之且天宗近屬不可下小蠻夷性比移書不言勞翔無所恤也有如蠻使者不復至當遣謀人伺其隙而以沮志

晉高祖天福六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爲虜所凌暴而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常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嫌無厭之虜又爲書遺朝貴言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業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既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俱匱耗蠹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

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

禦狄

宋太祖時趙普上禦戎策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人論之詳矣繕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櫜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貨賄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鋋而肆戰決勝負于一時策之下也今國家自改焉生郊遠防守嚴兵連禍稽累載于茲師興致討之虜以谷失舊疆之國兆蕃略無寧歲然丁壯斃于轉輸膏血塗于原野而賴聖君惜其廣運宸謀不愛以來方隅稍安旗纛以清城邑粗完然而胡虜之情貪婪則戒應朔風高則塞草具肥秉大漠之害各奉寄虛之脈鋪前下拒垂境邊憑虜則成敗存亡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困既方深邑里丘墟秦

元元懷往日之戰覆車之禍則逾冀定時能序之人心一揆天下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關塞之險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能舉也頓兵草野與國爭轉戰勞弊已甚勝負未分是下策不足行也當觀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送不交戰詔閉關以休兵馬退在虜庭宜因此時舉和親之策矣昔劉敬與通好修樽危說安聖人之謀也將載成于四海豈凝滯于一方昔高祖會布衣起豐沛誅暴秦滅強楚不五七年平定天下而匈奴大寇自新吳以降未見其倫以天子之尊唯有晉元一出不以降朔野困于白登最從說士之詞遂舉和親之策追及文景恭先人之書閉太平之基遂道興行兆民胥悅海內田賦三十而稅一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豈夫賈誼為謀議將帥之臣三十年閒天下刑措幾致功業與三代比隆及其武帝甘泉兵火知

邦宗室之女出嫁單于夫以高祖之雄才文景之淳化豈力之不足而德之不至也耶然而與之通好者蓋夷狄猶禽獸繩之必耗竭中國事無用之虜傷害德義而與犬豕爭前代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螫蟲驅之而已豈求功業于其間哉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降志戎虜惟聖人能之結好息兵正在今日儻或上天悔禍亂類仁斯二國之盟息邊民之殃蓋社稷之福也夫盛衰之理其徵存焉聖賢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版蕩唐室勃興高祖太宗舉兵天位其衛房杜為佐命之臣而頡利可汗遂犯京邑太宗親乘輿以兵其風好廣輸財貨以厭其貪心歲月荐更戎虜衰弱尋請以數萬之衆降而滅之此王者御侮待時蓋順勢之明證也今吾君興臣權軸紀與同長策于西羌移于無窮或于強大之國于據險兵事之衆雖富其事之形已當況兵天下甚極惡窮凶以人事言之甚勉來

周智頻之謀必與于虜帳矣國家暫時屈己以濟蒸民而弭亂侮豈其則何逆若契丹恃憑種落張皇氣燄違天悖理不奉德音聖人屈己濟物之誠已彰灼于天下矣豈獨四累宵之眷命周京無我士之謂心由真實在我又何慮利害斯見宜賜察焉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張齊賢上奏曰臣竊往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來者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牧頓乖撾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衛生甚咸內固豈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事善擇良任已行民心已安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

考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曾之違之。戎虜不足吞滅。剪不足恥。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皆選諸蕃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待勞。以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旨。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聞多以微徵之利。則下之術。昔書

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欲然謂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職循常不以上聞。聞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無患寧也之謂以遠御近之術。論之與屈膝。在術爾

七年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意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轍復

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德明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在於邊知相州田錫論邊事上奏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捨無惑。思慮必精。夫動者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多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部翔聚。蕃戎以居邊任者。覬手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遺繁結仇。寬狄罷兵。戎知寢戢此之由。伏願中外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常令著

日。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寧僅之患。可積十年之儲。前歲繼遷叛親乃營。物今益張皇。敵勢煩動人心。是繼狄未侵。六龍風駕。亮既退。萬乘乃歸。是皆失我機。先喪其術。內所以兵不待分也。農人不得收斂。勞頓轉輸。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經始。戎狄未亂。無煩強圍。狄勢未衰。何勞力取。得其親而制之。則寇來。其叛而兵之。則服。說心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封去上賢。利存食不稱內奴。貽功其成。多門尋持當。堅前執以撫永圖。害要安當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上奏頻惠。其主亡。其子繼生。爰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恍還謂生曰。一隅晏然。臣於南東亦嘗呼喚。貽由遑。更增賦乘悉銳持戈。戎時西戎犯邊。乘虜請置運竇。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貨人之電。塞垣逆戚。願依古道。務遠圖示。維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以事戎秦。萬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國家務大

體求至理則安措近謀遠慮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
是務大體也上不和諫下不隱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必兩欲心
漢武帝窮兵武事之釁單于之臺唐太宗手詔而親往伐遼東之國
舉義兵之衆拘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
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臣又聞利
害相生變易不定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
兵之利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
去焉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
則明故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
知幾之神臣又聞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盖貧之於一毫不知要予之
思慮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闢土以來
遼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城復市伐之名雖建設業

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捨無使曠日持
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
雜處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殿中侍御史趙奉義曰臣愚以為不
用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最厭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之
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
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民
如弃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謀異斷衆成功當其遏城於衆知其
聚像伏而陛下特遣通使令人齎文貫入城諭之曰者比諭來實全
縣猶據府與軍旅將復上縣臣竊計也戎遣陳故非獲已暴露原野
豈是願為欲望朝廷遍達國信近鑒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
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儻
安邊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終特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救乘者好

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
洪武二年吏部侍郎李秉乞懷柔北狄上奏曰臣今月十一日奉宣
御札以北虜犯邊廣延群議又恩側陋咨詢丁寧俯承聖己之何術
覘察務之責伏睹給有職奸交并臣等以庸虜叨塵侍從國家之事
符合三育但以章句之能記問之學徒欲循先賢之陳迹習迂儒之
偶謀豈敢自得於多士之朝輕瀆於至聖之鑒今陛下戒臣以鉗口
之臣以措言既進咸厭陳狂瞽臣竊惟北狄為患自古而然不乏
致然唯在御之得其道爾若撫之以德則其用功也德其絶寡也約
其見效也速其保安也久而無術權勢約之名但有安邊寡害之實
若爲之以威則在使將勤兵寄深謀遠士冒鋒鏑霜露民竭實財糧
餉伏死流血事旗斬將搴旗振旅獻俘靡功清廟此誠天下之壯觀
臣非不欲一直以非披堅執銳之士無運籌惟幄之智欲之而不

能致之也春秋傳云人有能有不能臣豈強以所不能而誣惑於天
聽哉若其懷柔之術粗能言之請陳其一二昔者漢高祖既定天下
中國以為擾率春君獻策請以魯元公主妻之望其生子將外孫之
禮高祖欲然納之臣以為奉春之策愚之甚者也彼單于冒頓殺
其父而奪其位肯顧外祖哉以高祖聰明神武豈不知此謀之拙蓋
有以也是時民困已久皆望息肩高祖所以屈萬乘之尊捨骨肉之
愛為百姓請命於匈奴爾書此見高祖如此則仁義浸於骨髓感激
盈於智慮始肯爲不惜命以祈天意見高祖如此始肯屈然
以致和平遂以至累世之業而獲萬世之福此理出於吾心實微妙非尋
常所能見也至于孝文能遵前訓亦不以爲萬乘爲貴而喻爲大卑事
匈奴所以海內富壽粟帛有餘致刑措至于孝武承累代之業任
非武之才興兵而收河南之地取渾邪之城拓地千里功冠前古

及其遣兵不已國家疲弊戶口殘耗於是罷輪臺之役下哀痛之詔
然後便安則知威懾之與德綏利害不侔矣此乃前古之顯效也近
者李繼遷以叢爾之衆使捍西邊爲我疥癬之患陛下當設掃西民
之勞苦下明詔之令赦繼遷之罪如係以恩化狂悖爲忠順是鼓戰
爲生成凡在含識莫不上感聖德此又目前之顯效也昔者仲尼垂
持論之誡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
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天道也夫四德者陛下可謂兼之矣
而有遺悔之患者夫意將徵成陛下欲遵仲尼之教守不世之功以
永八百年之基者所以臣昧死上書願陛下上恭天意下徇民情霽
雷霆之威霈雨露之澤追成湯罪己之旨下漢武哀痛之詔開懷以
待之玉帛以撫之文告以諭之明神以要之使彼悅義懷德則我無
遺鏃之費保塞垂之安如使驕狠不悛則我之士民無氣自倍則撻

口之戰必無前日之遷延也臣又慮將帥者所見止此屢請天兵使協
刑書趙孚奏以聞
至道二年以李重貴爲濱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
重貴爲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詔對便殿自言賊居沙磧中逐水
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
盛必不接戰且謀遠遁狹進則人爲之食將守則地無堅壁賊既來
乎臣策何頗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
真宗即位拜李至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至日上疏以靈武寨垒上難
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兵賊動解畢然
勝不足得其要權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
兆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臣愚介意許其
曾從亦厭矣又奏苟朝廷含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違

而不復見於論旨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
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
糴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算田承嗣而不禁魏
博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青鹽以利之通糴
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告諭一旦感恩會遷就擒則繼遷
豎子我而無補又安能爲我蛛蠹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
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界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
地而比匪傭宴可棄之以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
靈武卒不能守
時邊人屢寇知貌州謝泌上疏曰臣竊惟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
太平兩猶然未韶書錄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來書覆相時籍致
治之策無出於此幸賜省覽又遵所謂追因循未行今此邊垂實總邊

韓令則可行於今日矣臣以爲先朝未盡行者俟陛下爾陛下自臨
大寶遠不加兵西北爾然民生咸登則太平之象復何遠哉至於省
不急之務罷冗費之政抑奔競來直言皆致太平之術又宜遵唐
開元之治也議者咸謂方今用兵異於開元豈開元邊戎孔熾明皇
平與之和至如漢高祖亦然此皆屈己以寧天下豈以輕大國而競
小忿哉請以近事言往歲討交趾王師一動蜀方叛擾先皇以爲得
之無用棄之實便及授官爲藩屏則至今晏然石晉之奉契丹知契
丹邊軼天下積誠豈得爲強盛者有言敵所嗜者爵色所貪者財利
餘無他智計先朝平晉之後若不舉兵臨之但與對和則幽薊不日
納土矣審此乃知其情古猶今也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以行其
心矣臣伏覩近詔以不遑之德所陳述皆關事宜聞古先哲王詢
于蒭蕘求於迩言者蓋廣視聽之聰故採此以達物情求可行其事

也。先朝有徙募陳利用陳迎山鄭昌嗣趙賀之徒嘆利以賴先帝
聖聰尋翦除之然為患已深矣
咸平三年。知坤州事何承矩上奏曰夫權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
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体。今緣邊権場內其犯
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言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貨貨並行而遼帳
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咸平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
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聽孰
靈州。足為證驗。況兹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眞宗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司空呂夷簡謂
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
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
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

耶。乃建北京
仁宗時。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奏策曰。臣聞戎狄狗侵存食邊境為
日久矣。周道中興。宣王薄伐。秦氏孔武。逐之塞北。雖築長城。終非良
策。漢高北伐。師挫白登。婁敬議乃約和親。歲給金絮。終無暇太
宗中年。侵軼岐隴。孝武窮兵。委衛霍將精騎深入。摧敗甘露之
中。呼韓款塞。當是之時。虜勢衰弱。中國懷柔。殊寵有宜。新莽盜謨竟
心復叛。世祖中興。分南北勢。既損雄邊防稍泰。實為隗師遂破其
種。逮及桓靈。復患侵擾。姦雄縱於中原。劉淵乘大盛亂。華夷摧裂
隋之際。突厥強盛。唐后外入。宗女外降。唐室初開。邊境多虞。請橋之
陣。文皇盟戟。李靖之封。蘇定方之破賊。邊部之間。未能無寇。暨
宋龍興。廓有諸夏。乘戰之威。山海之利。勇悍之士。金革之富。有逮
啓皆入縣官。儲糗之費。猶比漢唐非勇之不足。枝梧。抑虜之禄於時

晉自幽薊陷虜之餘。重以家覆之後。中國益虛。工可衣冠士族多為
夷戎。所有迨今六十年。閒益陰究我多謀中原之命之詳。苦侵塞下。
生聞之策。狼貪鷹鸞。皆於邊邑。前年冬寇我北鄙。暨于澶淵。將帥之
臣。嬰城自守。生靈塗血。賊得得。非陛下扶救元元。親馭華輦。幽
烟之亂未易平也。治于天成。震耀撫虜。虜奔路。遁逃無所。虜款歸命。陛
下撫其解慰。許其款要。以日月之明。質以丹青之信。若能恪守盟
好。永懷予德。將使民睦。年夫為長策哉。忠犬羊之性。不耻貪。尽若豺豸
虜之寇。必有無已之求。從之則虜帑庫而貢寇。拒之則其忿心而起
兵。侵為國計者。莫猶為諸策。莫若明持以信。陰為之圖。以臣料之。其策
事也。夫關以之衆。勝兵者不過二十萬。甲騎者不過數日。步卒不過數
萬。長於寇抄。短於守禦。利於野闘。拙於攻戰。使於弓矢。抽於槍盾。以
其兵則不及中國五分之一。以其用則不及中國十分之一。以其技

則不及中國三分之一。比年寇略鹵。雖場之臣。不能折者。豈天時未
和。亦將之不省兵乎。夫虜之寇。無代無之。若其歇滅。固有時矣。陛
下必欲振復塞垣。清證邊陲。在擇將帥而任羣之。
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論外憂始於內憂。上奏曰。臣伏聞元昊狂悖僭
今朝貢不修。祀天誘人。神共怒。陛下雖寬詔虜。延其
逆狀已萌。必為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蒐
習士卒。修利戈甲。增築城隍。廣蓄資糧。以待蠻夷之可勝。此乃安邊
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智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
漢唐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帝自寂然而保不為盗哉。若乃綱紀不
舉。忠邪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積賜無常。務宴安之逸
游。縱宮庭之奢靡。受此晦之干請。容近幸之侵撓。此臣所謂内患也。
且四夷内寇。中國無亂。然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内患。臣今為陛

下討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蠹
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獨望陛下深惟祖宗所內患者盡
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憂高視於漢唐之世元昊小醜氣焰
為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深臣恐國家之危非直元昊一
盜而已臣切為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循默言涉狂直惟陛下
憐其納忠恕其萬死
仁宗時元昊且叛為邊患來窺得勝兒以激怒其衆邊州縣
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
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
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發武以全制其後必服
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請其論出站息決計用兵兵已上平戎十策
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

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
慶曆元年方平知諫院請因郊禋肆赦招懷西賊劄子曰伏以爲景
祐五年有事於圜丘西戎貢職不至語發囂端次年春遂擁兵犯塞
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講其究謀氣益盛
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轉輸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耕
穀息甲兵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嘗問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元昊乃
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為生者待耕種而食賊每點集會捺書
用人自為傳調歲再為討乃能一大舉雖破城寨不能有我寸土也
而又絕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三數百邊防守禦備豫充
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驕虎未可實下卿有悔心亦何由
自通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若非時假名事亦難舉權因今來郊禋覃
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以懷遠之意或特降一詔或專之撫喻其

辭意大略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為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况朔方靈
武河西三郡聲教所暨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竟保外臣之節朝
廷眷待恩禮至隆異年元昊遣使人奉稱為奉藩推戴緣其附賜二
十餘年忽此參陳業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邊人不寧路徒
暴露今親郊上帝欽禮告成慶賜大行因兹盡釋乃眷西顧惻然於
念斛於撫育苦甚傷之今復夏州故有使人至者俟人不得渴見或
有頒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令告邊臣以謹守封略
同或生事令撫而存諸塞上或邊臣之有忿畢者遣軍使以亂言庭
為開納之意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之自尊大於
巢窟中久矣王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號書儀之禮哉
賊若有悔禍之心稽首納款陛下優為封爵名號以服從之此所謂
之餘以威時事飭之使天下知陛下深戒遠害為生靈計重於天地

恩德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况一賊敗若賊恃衆自恃
凶悍不移亦足以驕急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
賊猶異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為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
之不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父兄也今賊無革心吾屬不可以不
效命鬪戰矣自謀之人至於天下之民亦曰天子所以赦賊蓋以誠
待之頗援吾人之困營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
黨亦曰天子奉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生苟不思焉是驅我於鋒刃
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輩徒彼欲賊有自
焚之勢則破敗有所分矣今議者聞臣之說若難臣曰賊自入寇無
不剋何因之有今雖招懷之是徒示國之弱賊必驕心矣臣請對曰昔
邊賊之為邊患也歸為財得有謀略者佐助方靈武國家表地且千
里而其衆小大無慮精兵遼遠不為天合所據賊亦不支矣故其天

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再未蒙開納但連上封章
以祈見聽故德明歎附畢世不渝今戎賊非[illegible]近比也不幸自其初叛而
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嗜為寇之利向使我兵大敗彼
無大獲而以賊之虐用其下尋應疲頓矣今朝廷廢書遣事專遣者
固將卒用命財用不足雖未能大殘其衆若使來無所採獲即賊自
窮蹙今先閉其歸路以為後圖設賊未懷與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
雖致款戎心可保乎而有其實邊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
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戒
又其統軍撻覽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微雪偽
而詔盟好至今之盟書在朝是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書藏
且千萬用師以奉援景德戎十萬人故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
以和戎為利征戎為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試以
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繫賴臣不勝區區之懇
方平議西北邊事上奏曰今月五日中書樞密院聚廳奉傳聖旨宣示契
丹來書并朝廷回答書本如所見有異令具陳奏者今朝廷答書大意且
納元昊款書求有理難阻絕之語臣竊詳今來契丹與元昊姻家處
實未保且以來書大體言之其辭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因緣構釁
遂已興兵恐深入討伐後元昊卻歸朝廷故乞拒而不納今若答書
直云理難阻絕則是峻拒契丹之請堅納西人之盟持新附之小羌
失久和之強虜況契丹見屯兵近在邊際因此違言或成忿隙
駐近塞有以藉名則河朔邊防素備何若是有逆順事有輕重願算
折衝應自弭事要允當義在兩全今西部遣人已到境上欲乞朝
廷降詔元昊大約言昨者朝廷納卿款誠亦緣契丹修屢嘉其勇意
遂議加封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頗失甥舅之懽契丹遣使為言朝

廷睦鄰有體撫之大義有妨于謙卿宜審處事宜早除嫌隙則[illegible]書
封冊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具及此意如此則朝廷於西人
有恩意之厚於北鄰無攜怨之端中國禮義容覆大矣若將來契丹
却與元昊通和遣人復請開納則今詔勅已具復命元昊被此德音
須知感戴儻其出德復為抗拒則較其輕重羌屬之惡必契丹之惡
大斷可知矣必家務遂各當與擇用持繫之朝廷
方平又奏曰臣昔近為中書樞密院傳聖旨宣示所答契丹國書令
各陳所見已於初六日同上劄子具陳事意竊聞朝議改定回答契
丹書以為元昊果盡如要約即朝廷難為辭卻若臣等竊慮未盡須
至再有數事蓋當今可慮於西者三可慮於北者五何者若朝廷已
納元昊指書勢必便行封冊而虜使復至固邀我以拒絕此其可慮
一也若朝廷已納元昊指書遣留未行封冊是使西人寬我有可乘
謝此其可慮二也必不獲已而封冊之命中止是中國無復信義本
斷招懷之理此其可慮三也若報至虜廷見我辭拒意堅言留一
睢盱生念因成忿變窺河東河北忽為所寇邊備何若此其可慮一
也且以西人攜貳於我虜曾納來使來納之今西人既要於虜義乃
遂納不問其意持此責我虜為有辭此其可慮二也今二虜紐結事
形可見元昊桀黠無恥狙詐多端挾屢勝之強必不兩延大慶虜
兵既退去也而伏罪則懷之稱令元昊未應叙疑妄知已知之弱不
能復使之歸是我不能弭患於西徒以致怨於北此其可慮三也今
虜擁兵馬近在境上擇利而動勢不虞辟若元昊且而受封虜必怨
而望報但恐事之以金帛果獨其所欲之故不如叩其兩端之中徐
觀二虜之變且留四月繕完守備未嘗乘其方逞激之卒發此其可
虞四也夫二虜之情我偽未明設使信誓先宜審察見情則獲直往

必邀而戮以新附難保之叛人，怒久和可患之強敵，既促尋戈之釁，翻啓元昊之姦，此其可虞五也。凡此可憂可虞之事，若朝廷深酌長策，有以善其後，臣等所不敢知。儻未有以待之，則若處置殊持猶期於必爭，兩臣等前議，故願示以大義，要之兩全。且求納西人請奏時，降詔書或遣一介之使往中告諭，空於和約，又非但絕，即是以此意回報契丹，因令使人逸其悖逆於此，則言進而體正，求西則名相而實通。凡詔等漢俊，皆可救從等位，勿侍從義約，体戚閫之大體雅家。尚速愚慮所及，不避再三，伏望朝廷更賜採覽。

仁宗時知諫院蔡襄論趙元昊狂僭之計，上奏曰：趙元昊素其狂父，盟約妄為狂狡，僭稱大號，不臣之迹，朝著朝近大地，遠瀰遠者皆聞。元昊遣人入朝，不疑其所請，必遷邊郡，忌肆狂心，臣切謂不得戎狄之心，見利則動，若元昊欲寇邊，當去年來備之時，舉衆而來，勢甚奔鋒於其時，尚不入寇。今乃先自狂悖，侮我邊之官，有舉保復入寇亦有何利？臣切料元昊本無寇邊之心，但張聲勢，欲求中國歲賜財耳。

襄又論地形勝負，上奏曰：論者或以西虜之俗善騎射，習戰鬥，以為北虜之比，臣切謂過也。大凡騎軍利平地，步卒利險阻，得地形之利者勝。契丹所居多通鞍之地，千里無關塞之險，虜善騎射，故勝勢多在彼也。今西邊之地，自鄜延、環慶、涇原、渭邊三路，皆是山險要害之處。此乃步卒之利，非騎軍之利。若以其俗善騎射，戰鬥則不減北虜，若論步騎之利，則地形異矣，故勝勢常在我也。

襄又論虜騎強弱，上奏曰：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凡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路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然不可中國州郡，況趙元昊以數郡之衆，入險阻之地，頓於堅城之下，既無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款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詭計，利害之不審者也。為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憚，但深察情實，嚴備則彼勝自安矣。

襄又料元昊擾邊之計，上奏：或問元昊既無來寇之心，今者遣使人入朝，不得如其所請，元昊之計其將安出？臣切料趙元昊必自處邊塞險阻，靜於邊攻守，大要中者既一默而則窮蹙之勢，日見坐為中國捨也。此必以時以輕騎偏軍往來邊地，勞苦邊部，若屯不已，蓋中國邊郡之兵，不可一日罷去，年歲之間，歲月之久，邊備罷乏，賦歛煩中，勞費疲擾，與虜常佚而我常勞，利害可明也。臣故願令邊臣奏事者，有備所得撥邊境者此也。

襄又論契丹遣使之意，上奏曰：契丹舉兵征元昊以四十萬衆以勦戮之罪。或曰二國互相勦滅，勢不兩雄，必有書信，請契丹責元昊久為姦竊，元昊為中國邊患，若與契丹結援則底滯，元昊黨賊豈有如此失策？假使契丹凌辱百端，元昊亦屏居而氣之，必量目下然後之理。契丹今日之勢主於自與通和之功耳。或曰契丹既欲建功於中國，今乃請朝廷不與元昊通和，何也？臣聞去有觀廷使者在彼，契丹多說元昊之書以示之，然以功不顯著，既和之後，中國之情我者必輕之。元昊必自持已力，能與中國通和，不以契丹為重。故與外以兵脅元之地而示元昊，又以兵制元昊之和，以示我左右持之，而自收其功，是為威武之勢。臣謂今雖請與元昊絕和，朝廷若從之，亦非久必遣使請與元昊通和。

襄又乞知元昊之知，上奏曰：元昊非久必有使來，若更有所求，可問

而絕之。若無所求奉正朔正名分貢方物相續而至朝廷以何事拒
之。若以契丹之故而拒之相次又以契丹之故招與之和元昊以中
國之言足爲信。今既絕和元昊必以重兵宿麟府之間防契丹又
窺河東。以輕兵出陝西沿邊州郡。朝廷不敢輕移陝西兵馬河東一
路亦增兵則不可以守增兵則攜運難繼。不戰已困。元昊時覩隙弄
兵。難防非細故也。

臣又乞不聽議者許西賊不臣事上奏曰臣伏見元昊遣人乞和名
分不正。積累過多。亦朝廷深究事體已有定議然臣切憂有爭邪之
人請損名分且與和好務從權變以寬民力此實苟且之論非長久
之策也。今邊兵久戍。饋運艱難不欲通和以就休息奈何名分不
正。須索過多。使生狂傲之心。立見危亡之患。非特執一端之說與鬼
戎爭氣而已。伏望陛下深思熟慮拒絕小人之言。主持天下之大
凡百事處置失錯。徒可更改。若此事一失。更無可救之理。後患
莫若斷之在前。臣區區愚憧不勝披瀝肝膈之至。

臣又乞早降元昊所書上奏曰伏見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切聞指書
大體雖有朝廷約束。盡來錯使北已有回奏。別無疑滯之意。切謂宜
速行封冊者。今契丹兵西攜。在未勝負以前。遣使報之。慶其勢必假
他議。尚有所俟。契丹幸而勝元昊。其心益驕。敢於貪謀之外。別有所
求。何以應之。臣故請莫若速之利也。若預聘之禮已行。契丹雖欲來
間其端。則曲不在我。況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絕中國而爲患
也。伏惟陛下揣度事勢不可緩也。

寶元二年直集賢院富弼上奏曰臣切聞去歲十二月中趙元昊反。自
立爲大夏皇帝。改元稱制。引兵犯邊。遣使致書。割地疑貸。陛下召輔
相於密會不容食頃之間。輒細軸車馬於塵蠟深卑從使之事。更起

舍辱事處俾絕朝議。務寧人心。皇駁不逾旬決傳布四方衆皆謂之
無然。臣則知其有素謂陳有素之狀。其狀有六。爲昔者德明尚存元
昊方幼。常勸厥父勿事中朝安能塞我國家。終久爲人臣。姑且謂所
得俸賜。只以自歸部落。寔覺窮困。頗甚。苟或失衆何以守邦。不若練
習干戈。杜絕朝貢。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
損。德明以力未甚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此元
昊反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無其
來往。蓋不憂虞。然而邊總則容縱事久則生變。以我道路之出入。山
川之險易。邦政之名臧。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而熟察之。比來放出
宮女。恣其所如。元昊重幣市之。內之左右。不唯朝廷之事爲其備詳
至於宮禁之私。亦所窺測。將以包藏之禍貪欲之謀。豈肯固守盟約。
坐受羈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
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須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以逸
待勞。因人之謀。以逸又爲運財之計。元昊恃此熟險。得以倡狂。故
先朝加兵於我。而終舍靈夏。況我遷延。或曰信往時今者行兵必誤傍
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illegible]詐
留而不遣。或假爲總處而見迫。或欲負衆而數[illegible]而怠益擁
兒之切詈御臣下之脈。而退出之後使其帝者之儀。蓋久已稱尊成
其驕態。怒下編於臣列。深恥見於國人。且猜異國自求之志。此元昊
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異奔我。德明用之持兵朝
廷於失靈。會元昊平蕃族。陰務收豪傑。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
此數人。自投於故。元昊或授之以將帥。或任之以公卿。推誠不疑。倚爲
謀主。彼數子者。既不得志於我。遂奔異域。觀其決策。皆叛我憤包藏
肯教元昊爲順乎。其動鄰異必矣。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五也。西北相

結華亂爲虜自古所有子今見之頃者元昊賴契丹爲援私自交通
共謀寇難稍則拍爲犄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掎角爲奇首尾相應
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蓋先已結大虜之隣方敢立中原之
敵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
得知朝廷不爲留意戎深患逮至大詰乃而府大臣之罪也此外
元昊大始復知朝廷以久安可恃不怡邊鄙之防以無戰爲常不求
帥將之具士卒驕惰器用朽蠹議謀臣策士以經營四方蓋宏綱大
紀以控制萬國以此故元昊敢以一方之衆抗衡天下之師稱皇
帝誅不忌憚其爲小戎輕我也如此暴速緩叙今草數尺書而大臣不
知所爲措置乖失以致調發軍旅塞滿邊陲戰陣未嘗一施儲蓄已
開屢言蜀中大擾人心不寧而元昊寔安自若一無損也觀其勢
切矣所爲異爲小夜倫既也又如此臣雖賦性至味言才不長猶自

陛下聽將帶切要情恍臣知元昊必爲今日之患十年矣遙以推不能
已遂於景祐元年嘗進文數軸內陳將一篇頗叙其事當時朝廷方
謂天下大安西戎無虞臣不敢極陳西戎不爲之患但述選將積備
之象而已不見省納垂爲空文今與故已盛邊事爲梗致陛下憂勞
在念所及仰動尊蚤往於輔臣謀劃平於冠亂懂同歲年爲留天誅
且自用武以來作事多失見除一將未嘗合朝廷之宜凡建一謀未
聞協天下之望寬猛不中動靜皆違謂之德則人不肯懷謂之威則
人不肯懼威德既弛戎夏何觀臣今略舉八條以爲戎事未論其者
伏惟至明詳擇

一事伏聞元昊遣使金擬虜庭部伍甚桃皆秉撰撰抗數其罪仍盤制强
辨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即是元昊 世差承其事推爲戎昏必辨
不敢加誅得以遣行釋展以彰措 而情爲有管以不辱君命爲得

驕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僭竊之意存之則元昊遂其奸詐之
則元昊覺其呪所宜始至之日亟斬都市事必不意本其謀即
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以多兵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
測之威下則可以折小人奸謀之漸豈不壯哉戎人必憚而失圖戰
士必爲之增氣留反遣護送境上至都下資其貿易待以華客豐帑
遣還使醜惡盜君皆非真其回心易虜而伏義向化者夫朝廷
結以恩信實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與至反常之禍豈猶姑息遣
可懷柔以安撫謂之懷柔邪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剝
謂之矜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恐謂之他謀無可
觀只家執事者異需自苦後患游不斷殺之恐其急發召之恐其有
辭臣乃以窄憂示宜稱局君未能加戮只宜境上交回使其不測
淺深猶可爾之良策今而復遣禮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焉爲小

戎所料遂其所以縱橫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實也當時
議者正當羣運和爲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之往來盡得聞見謀
事若此取侮之道也臣嘗觀前史見既置遣將高峻據高平光武
使寇恂往降之峻令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日降
諸將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意不屈
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又唐太
宗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爲覘
自張形勢云百萬之衆今已至矣乃辭反命帝謂之曰我先戮汝
爾將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縛思力
囚於門下勒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
所爲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非邪機會
一失不可復得臣深念此獨措爲萬也若事皆此類禍未可知

二事伏自元昊稱亂，西鄙震驚，戍師日乞，師武翻議遣使，右邊壘皆宿兵，狠籍雖與舊日不侔，然亦不過一二十萬，京師屯衛則益減天下禁旅，則尚多起為應兵，其書之使，以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未半年之內，相繼三度揀軍，皆遣使臣傳布宣命，每至一郡，無不張皇，仍帶賜物，數自當次，押人赴闕，村民恐懼，未熙知軍，致有奔竄山林，鑽鑿支體，規避刺墨，連延逃竄，乃知其非，然其如終是已成二度，兵士數萬，臣則不知然，觀此施為，將擾必亂，若求可諭傷策銅矣，甚於法，臣又伏思內則省庫，外則轉運司，以至州縣貧乏，世賦厚難，用刑為急之，須唯財是務，蓋農畝之稅，竭山澤之利，舟車屋宇，魚草木凡有所有，無一不稅，其知困窮萬為賦斂，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六九，贍軍，軍可謂多矣，而羽兵兵今始用武，邊鄙乏人，即不知向之所贍之軍何在，何執之地何為

殊未寬闕，已大騷擾，萬一或至敗衄，頗有殺傷，復行搖動，易致騷擾，至時又不知調發者何所揀選，若欲盡比之今來，一大攤行，凡係兵籍，既已不充，行調鄉軍，豈免強戚，此時百姓所將來必有不虞者，未行之為患非細。

二事伏見今年四月降中書劄子，犒以察上封，此賦所出，各有依司，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者也。又曰：仍取累登用，備伏入乞，戒諭諸路轉運司，如用度闕，須借書自當畫支贍者的，是圖融不患，即許於隣道數有剩處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請錢銀之類。備行下者，臣聞民者本也，存心於民則邦固；財者末也，偏意於財則黎庶嗟。是以王者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民，不聞殊求以實生靈，蓄積以豐私欲。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禮曰：財散則人聚。此經典之明文也。伏以國家肇造之初，疆境甚狹，財賦至微，而征伐

不侔，用度亦是。治太祖盡平川蜀、河東、江南、兩浙、荊南、湖南、廣南、閩粵之地，何嘗為異，果計遠方所積寶貨，當時盡歸京師，且以後來賦輸，無不經度，逐年只留實駐軍費，其餘每歲盡數上供，民力所輸，秋毫無隱，不問遠近，不問夾府，並運縱橫，水陸奔湊，官司皆當時無皆休。凡天下如此者已七十年矣，豈非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而又干戈不作，華夏底寧，唯是常須，別無他費，臣竊都下財貨，固當山積，如聞如昊有入無出，豈知紀極。諸路運司以隨州實約之費，無多羨餘，其間年歲有凶歉，則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則必應副，多行搜括，欲可羅羅苦，又分外督之，不知其求何所。朝廷既行誡諭，運司不敢有違，無計以供，唯民是取，民者可出，豈復行仁，民又不禁迫化，掠和然，元昊犯塞，陝西故今士馬日衡，蜀粟糧竭，治甲兵，修築城壘，百役與作，萬倍疇

難。復阻旱災無收，衆賦中糶之入既不厚，需費所得又不豐，數十萬兵所仰給，坐觀困弊，不行救卹，而執事者尚曰財賦者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爾之不足，爾自營求，是何率方之譏也。夫上下相維，中外一體，豈可豐上而削下，空外而實中，下苟困窮，上豈得安，外若槁竭，內豈能安。況以七十年天下所入，而救一日一方之急，豈為難哉。若但誅求取足，民無所逃，遂變亂，豈有不寒心者，是之患未除，心腹之疾又作，則臣深為執事者危之。臣不敢遠引古事，愿須略審，只以本朝事驗之。切聞太宗皇帝嘗勑內府書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近，吾所取者，至於甚時不免擾民，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戍軍糧也。其後皆如語矣，不擾。臣今元昊背畔，關中用兵，要在安民，固其根本，而反斷中府無用之物，擾四方已困之民，措財貴今大非太宗皇帝之所用心也。臣又聞王者貴為天子，當有天

下。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國内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室廬
筐篋者。庶人之富也。今執事物陛下行庶人之事。何以示人不廣也
且又云的是圖畫不出。許於鄰道支那。矣鄰道貨財各有用處。必
難假借。徒費規求。皆又敢以近日一事言之。竊見河北轉運司奏
乞割河東五州十三縣稅賦。充河北支用。本路自來一路之費。悉
賴五州之賞。若遂割移。殆難供給。恭見聞奏事已寢停。鄰道支那
待遷語爾。唯是朝廷遂為救應。乃為良圖。知向者居無事之時。已
行假貸。豈令來當用武之際。復致艱難。前後不侔。利害可見。臣崩
建此計者。不盡則妄。贊其說者。非愚則諂。惟陛下察之。以明示之
以果。則大事不失。而帝業可保矣。
四事。切見去歲降詔令內外兩省官及諸司使副在邊者。并軍職刺
史等。進百人。各以罪保舉。殿直至官巳上。無贓私罪。堪充邊任者

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人之才。無德者。見人有
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唯憎與忌。固非存公。荷一有德與才
憎忌不作。其如所見相異。所為相爭。使之擇人。何由得士。切以兩
省官及諸司使副。並名顯官。豈必皆賢。多由積累而陞。亦有寒易
而得。軍職刺史。本是武夫。技力則多。詳識全寡。今盡令舉。將帥之吉
使以委宣之權。不問舉主之才德如何。安知所舉者善惡。若品
憎已有所害。兼庚後更相參所舉之人。豈堪任事。臣又聞官大者
德未必大。位高者才未必高。冀朝廷殿直之流。固有可捋付職。選人
之者。豈盡無能。識有兩省官識一選人。果有奇才。又有諸司使副
識一借職。果有異術。借可薦舉。其于邊陲。而限以然條。須巳案罪
究轉爭訪。別得何陳。又請與旋擇。固殊目觀與耳聞。又要限官而
選。得士為難。臣又聞善任人者。必適其所用。善御物者。未盡其不

能盡以輸械與算。擬柄殊制。苟凡取其無過。而不問其用之所有
能盡其守廉。而不究其謀之所存。則臨事必應當官如數。廉而無
過者行也。用而有謀者才也。行則主於化導。才則主於經營。居治
安之時。宜乎化導以行。在撥亂之日。則當經營以才。大凡備邊任
者。小則乘一障。大則守一州。或驅馳戰陣之間。或出入戎狄之境
或經度於卓。或熟習山川。或進驍勇以雄邊。或行反間以疑敵
陳討伐之策。或謀守禦之術。如此數事。皆須精才。必求非常之人
乃立非常之效。若但取無過無過規規。守廉拘之途。方為必無用
不止無用。必誤軍機。徒令舉者易與。而自便為謹有咎咨矣。舉其
君秋何臣指此詔舉官。蓋因循平日所行。甚非今時之宜也。臣伏
望兩省官諸司使副。或軍職刺史在邊者。不可一例受舉。宜令兩
府精擇有才識。公望卓然為人所稱者。方令舉官。仍宜不限二執

自借奉職選人巳上。皆得先奏所保之事。須保堪任邊上重難任
使。如上之所陳。或本人邊事不集。並當同罪。則人人自勞。豈敢妄
易而舉哉。十得十。百得百。不盡擇不遲。當斷可知矣。倘有所舉者
其自新得出。況理必有植立。夫先擇舉主。則所舉者不謬矣。不限
品秩。則下位有才者不遺矣。不免貴罰。則負犯者激勵而自奮矣
利害甚煥。可舉而用。然須能否既著。賞罰必行。國無虐勳。人則皆
勸。

五事。切聞鄜延路管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侵。及擄去軍
民甚衆。兩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馬遵引兵退戰。郎時奪回。是帥范
雍及副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今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伏以元
昊憎事。西陲被擾。勸武勵以寧邊患。其要在乎善惡必辨。賞罰
必明。則人各有心。孰不宣力。賞若當則有功者勸。罰若當則有

過者自恃賞罰不明。功過兩廢。將相教告推肯奮勵盡節不顧哉
心盡力。有敗而無成。有亂而無治。漸潰不救。淪胥以鋪。蓋由爭辨
之不早也。夫爲邊者出死力突堅冒引既姻之勞入不存之地。掌
已擒之將。吉授已臨之師。復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功矣。况范雍
劉平者。國家方大倚注。係恭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典勸。當
始初用武。尤在賞勸激人。苟未得宜。必難勸衆。臣切聞河北一都
巡檢王守琪。捉獲得獨流寨潛撤兵士二三十人。只授寄班副使。轉
供備庫使。仍差知滄州。又見京東都巡檢李知和。捉得拗戾人。
自內殿崇班轉供備庫副使。此二賊。使者只是草竊之徒。與
戰之人。戮之不足褒。天威臨之。不能成大患。而王守琪則躐遷十
餘級。李知和亦超轉兩資。至於爲邊者出死討賊。不問存亡。盡爲
敵虜。皆得全活。上可以杜朝廷之威。下可以抑偕國之瘴。比王李

之功効。則度越有餘。比王李之遷酬。則數倍不足遷。臣見之未盡。
元昊聞之。長吾用人若斯鼓寵之道也。
大事遂於七月中。決閤中書樞密院同進呈募擒元昊補授官宗
天下者。切以拓跋異類。邊陲諸羌。自唐末亂離。五代爭戰。盜乃主
守。侈其封疆。時肆猖獗。寧撫懷柔。常致寵愛。恩勞王所。歷代以來。
承襲之寵。賚殊於國家。引爲宗屬。付以節旄。賜名揆世王業。
廩給甚厚。賞遺彌侈。其國富強。皆我資用。甚彼戎醜。變爲華風。則
我於西夏。恩德豈不大哉。盟誓彌渝。始終無負。而元昊不圖報效。
輒肆頑兇。敢誣上天。僭稱大號。合行誕告。寘明誅。應伸征伐之
罪。以快人神之憤。况自西陲變動。天下震驚。聚國而謀。只擇耳而聽。
或謂朝廷有上策。蓋有奇兵。豈容有臣敢行撝亂。頓顚佇望。以
日宴時給輸本年不嗐下令。久之乃舉削奪之罰。行暴賞之科

其隘哉。況戎狄來寇爲人質難測。一旦告諭兵知非罪。孰不畏朝廷
自情未能加誅。卒而又慮久無處置。始致貴募。以賊天下之
望。適足示弱。未足服人。示人以強。猶懼不振。示人以弱。其敝何
勝。故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若謂元昊小戎。猶當民也。但
誅首惡。曼和者則且請。終始陳之。切聞自邊事初作。即行調發
師旅。合郡器械。雖盛。官私俱動。道路如沸。易置邊吏。聚集軍糧。開
張大聲。案已因何民力之無費。焉募令一施。厥情愈弱。如有切審
爲自周防。增置守衛之兵。序募驍像之士。寢食不以討盜。豈以四
權動則有謀。夫爲之備。何首惡之可募焉。况夫募者起於亂。奢用
於末世。三代已往。不聞有此。置載太平之世。天下既稱有小
胥焉稱之典策。自有討罪而執事者不爲良書。邊勅陛下行亂耋
末世之事。既非至公之謀。又匪常行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

爲之。何則。昔於用兵將來後亂。思爲助兵之術。則募之處高祖於
項羽是也。兵力寡弱。勢將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募之。三傑
於劉濞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參。力不能敵。則募之。景
太祖於劉知遠是也。一夫號之。不知所從。雖有兵甲。無施以流。
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
爲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若於用兵之際
殊也。聚空食邊。皆非兵力寡敗也。諸方不得獨西鄙。有警非用兵
不一也。元昊大據金夏。擁衆不伏。非一夫號之。不知所從也。臣以
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且以我大邦。坐視小醜。況我直彼曲。其
所憚爲正朝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議。舉不失体。動則有辭。欲征
則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則守之。始以示寬。柔以大馭小之權。行柔
暴安民之遠猷。今天下豈不偉哉。何乃偷募苟求。濟謀切取。似司

宜法宋致公行。謂之審則元昊之患不可容，謂之怒則元昊之誅不可忽。請之惜用則用已費矣，請之惜民則民已勞矣。況又滿師己界，逢將已多，邊境騷然，曠日持久，而反止於用募，事無補闕，何之幸？安撫已得策，以此臨天下之望，以此安君上之心，臣深為執事者羞之。兵既不行，募又無得，為此逗撓不戢，反報。國用且殫，民財是取，盜賊必作，表裏合攻，臣亦甚為陛下憂之。夫元昊既懷姦謀，彼必大為儲備，今聞上下募賞，自知高枕無虞，羌狄之心，三五強悍，弱國而肆暴，又成深憂。若誘之使來，自有方略，則非臣所知。萬一執事者謀之不臧，復止於此，遷延玩寇，坐致養奸，禍已成而計窮，敵已大而力屈，則誰復為陛下圖之？

七事：伏聞秋初，夏守贇為樞密使。夫樞密之任，秉國大權，延於有唐始用宦者，降及後世更以武臣。國家恩禮益隆，委任尤重，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勢均中書，號稱兩府，苟為非其人，不若闕官。夏守贇早事先朝，曾參儲吏，頃緣攀附，濫被恩榮，惟事貪黷而已。長謙毋畏威，任猶乏清名，才略無聞，公忠弗有，一旦擢居衆賢之上，俾贊萬務之機，朝命則行，人心不允。又況元昊作梗，西陲用兵，上資睿聖之謀，下取樞臣之畫，庶協泰定以安黔黎，所宜妙擇人能前乎禍亂，而周詢厥衛，遠用斯人，不問賢否，所輕笑矣。樞密者，內陶鑄武臣，外鎮撫戎狄，無事則坐制機軸，以修武備，用兵則指畫方略，以殄寇讎。是四者皆非守贇所能知，其勢苟而正當用武之際，使談論兵之職，不誤國事，復何為哉？樞府之柄，不專一人，然大抵任賢，自昔如是。臣以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自周有立政，用儉人，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是則賢者可以立太平，而儉人不可與於政也。今陛下用守贇，豈以為賢者可立太平故用之？苟知其儉人，則必不用矣。使陛下用而不知者，此誠點之過也。用之知之之日，已曰濫官，委於艱難之時，尤為非據。英傑為之解體，姦雄為之生心。唯是得賢，乃能靜亂。臣又聞為國家者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得人則重，失人則輕。唐郭子儀係乎安危者也，入則天下安，出則天下危。裴晉公係乎輕重者也，進則朝廷重，退則朝廷輕。今守贇反是，其在朝廷也，雖未即致危，亦可謂取輕矣。孟宜罷免，以重觀聽，所以示陛下不私於一人，而善為萬世也。臣又慮者，以其嘗為攀附而謂之親信，可使以其久歷寄任而謂之耆舊可尊，以其官是節制而謂能知兵，以其貌甚魁梧而謂能鎮撫，是皆不然。唯盡公者可以親信，不主乎攀附；唯宿德者可謂耆舊，不主乎寄任之多；有才武而好學則能知兵，不在乎官；有器業而不儉則能鎮撫，不在乎貌。伏惟陛下察守贇之所為，驗守贇之所為，可謂盡公宿德者乎？可謂有才武而好學者乎？豈盡而不儉者乎？臣於守贇素不相識，舉進不相援，非有家世之讎、祿位之嫌而進是說也，但聞諸公議有是信者，區區之愚，實無究陳。

八事：伏聞西鄙用兵以來，不住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不多許見，臣切詳所請，未見其宜。謂之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說瀆，則非所以詢芻蕘而廣採納也；謂之備守舊例，未審許小臣求見，則今用兵要在開通，非循舊例阻絕。今臣之時也，謂武臣多鄙，未可令容易而對，則既已委任，用為好人，非宜鄙之也。謂朝廷是為除目，有命令本職所管，自有局分，不必令對，則用兵之際，事興靈殊本職，或有更張，局分亦有規制，何由開達？非從得究利病而剪除先事之害也。以此四事求之，臣故曰切詳所請，未見其宜。

今邊寇方興陝西大將類是多故矣係選任武臣難則且緩擾或
蓋亦分佈此路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事有闕陛下聽朝之餘何
惜一見召於殿凡待以從容恭其威顏加之善誘使無懼惕盡日
敷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趣向之邪正可者則獎激而遣
之不可者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自謂官家知我姓名身心有所
分付不忘邊事者皆求自展而臣宮能否各盡所懷無不感激而
去發憤為期嚮慕賞罰自立功節主局務宜有不寧聖人所以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者蓋用此矣又何憂乎叛羌猶抽手用兵陛下勤
勞之心豈不至哉然接納之禮豈不優哉聞見之事豈不博哉本和
其所求未與之見美對之是非察其趣向之邪正不得而察故又
自謂朝廷雖然遣行官家未嘗識面但從伏侍閑冗事曾不
得識聖顏而去專則進事擬奏而不敢奏欲陳而不敢舉象慮

明不因武臣論邊事得見人皆懼禍誰肯盡心竭有識聞見如面奏
陛下勤勞之心則怠矣接納之禮則疏矣聞見之事則隘矣臣恐未
滋蔓已著大者知望寇之速乎兵之速所制不可得也識者又謂
臣曰此非主上為於勤勞而昧於接納蓋執政者自知能否常慮
獲罪不欲引人非次上殿或論奏四方之事或有陳兩府之短闕
惜聖人聰明則非己之利也故但奏云某人已有差使某人已有
選補所求入見者不宜允從只欲徼望恩賞別希錫賜以一同上言
以為皆意欲阻絕天下是非蔽塞天子耳目以為安己身之計也
臣謂果有是言非臣所知伏在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
生之福也宗社無窮之慶也
脩又上奏論不可待西使太過疏曰臣近者切聞昊賊遣人偽稱元宅
使賀從勗齎書到闕欲議通好事體重大臣不知虛實但傳人傳說

昊賊來書未肯稱臣別圖僭號蕪臣昨在西京閑居養疾切見傳宣
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祇候西使次第甚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相
看宣問管領臣竊憂事體太過必恐下面難為虛實有失中國制馭
夷狄之術也臣又切聞西使之來非自然之意蓋契丹持遣使往河
西教之令來既是元昊稟畏契丹使來專委元昊不敢不從即不敢
輕忙可且持重與之商議緩時下未合必有後圖今來請和既不由
元昊使人豈能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
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救療臣又今日切聞西使入
見賜典甚榮既許人使偽官之稱則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從
其所欲臣不知向去事體如何況臣去年兩使北虜所議西事甚是
分明臣前後激勸虜數極多不能一一記憶臣今有得存去對契丹
仲劉六符所說一節臣指六符云北朝勸來令元昊如何稱臣

却令依舊納款不可令別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況元昊自來稱
臣於南朝今來更待豈肯忘是須令納款稱臣況南朝與北朝書云
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記得上項一節甚明伏乞朝廷
檢會臣奉使過日別錄照對方見納實向者所許北虜者必全非
之數蓋為令他指揮西事為既不遵張此名體尽來又却不存舊約
則是虛受贈幣而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須是廣為思慮
何者北虜元許却令稱臣今來自是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虜意不
欲令元昊於中國為不肖稱臣於我豈肯甘受則是因此致他北虜
亦難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虜遣使以此為問則朝
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則北虜必曰元昊本稱臣
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不復稱臣漸為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書嘔
我契丹楊事矣臣謂北虜因此益嫌必自喜名分略害與日稱苛

隙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夙夜思此二事瞻前有
一焉不可不深圖者不可不早處願朝廷且執北虜所約更加裁擇不
可容易過許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慮延州以京師幹當事人且會
成功不為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寮深切計慮必無
後悔賊復徑而行之則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

夷狄

宋仁宗康定元年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論西邊事宜上奏曰臣伏
見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偏發西陲以時兵而困勢卒用甘言而
愧守臣旦連北寺障道寨畏至不係羌雍納說誘之計失於威厲
劉平任輕躁之心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
破而沿邊藩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潰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
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居大寨則入保城寨小寨則自可擇險要據
塞門紙依以上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看閣一路都巡檢以壤
士樹之關仍以兵二千人為三寨之援使上下應接左右相顧為不
可攻之勢且邊蕃羌久居漢地未嘗遷徙者委邊臣相存之儻遇歲
饑及獲者殺遣之至於新附蕃羌尤為難信讓者欲結西戎請圖為
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恐徒耗金帛而終誤指蹤遂
原康奴滅藏大森嵬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更啟覘以沿邊
逃於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邊
疆場之憂當借於前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竭腹心之疾也
凡事須一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愁歎井落空虛今
復倫修城池缺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戍使神運之猶未及晚民力無
害四路用兵之郡列城掎角之地騎不至嚮乖不方執唯涇州鎮戎
軍地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隊內營誠取失往事未為上策大抵既
興春種不入倉場必言力竭必亂備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路
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群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未在於一方矣請
自修沿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一郡同環慶之郡寧不過五七處要
為營寨副料車既減民力轉輸之頃土兵漸成騎卒益土兵增則守

史090-558

禦有備驕卒戒則將偷可踰便乘虛救之利以誘為兵寬養並之法以
邀入屯靜守以驕其心當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濟議不及
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也
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論廷議元昊通和事上奏曰臣近有奏
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遣使人將
至朝廷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必已成算臣料此家大事也
天下安危係之今公卿大夫憂邦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
唯恐廟堂之失策落夷狄之奸謀眾口紛紛至有論議一曰天下困
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蕃夷險詐雖和而不
戢罷兵則與不和元無異是空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
屈志講和之後不過邊面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
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虜賊和之後使臣嚴備因循弛廢未為特

呀縱使元昊稱臣西邊減費不知戎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
北戎將視通和之事以為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曾無分毫於
關西獲生大患於河北臣恐為平日之官見國有大事專採外論謗
聞和此異同然大抵皆欲議和則猶未知和則害多未和則害
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如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
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敢自信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眾
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秘大事初欲隱蔽遂落不使人知
又其後置乘遣宜能精審臣猶恐若採大公之議設眾善之謀待其
都無所長自用謀謨國亦未曉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
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已來諸處訪問眾說如此若使盡
集於朝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
脩又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狀奏曰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

丞任頴管伴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未肯
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狃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
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享賜與多少之類小事不足
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係者大凡兵交之際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
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合事勢未削無內變斬截
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
使損國威過加厚禮使而自驕益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
難令彼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心不成可惜空損事
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遣差朝士
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
邵良佐所來往猶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夷狄不為無謀今其來者
必須旌將詳料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其亦挫之一端也其

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人管領伴送置驛中只須急問事於監視館驛
傳道語言畢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事即不須
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違彼之心尊是不和何必
自屈事體示弱若患終難遣備以圖勝算
脩又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奏曰臣伏自知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
必欲令元昊稱臣然後許和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
明不上前之事能慮而去之義斷自宸衷以決定大議然臣日來風
聞賊有不識之人妄陳愚見未思遠慮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
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滯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
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眾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
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
戎亦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和通

好。猶勝不臣懷於後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
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隄賊來犯。數年西兵遇賊而敗。非是
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誤。今如達花神誅。既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
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
但得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使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
後之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
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也。臣謂方今不盡思害急欲就
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
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惰將欲爲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
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
勤勞爲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
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

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
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國政。
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
姦邪之人欲急和者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然。此
臣所謂惰將疲兵欲和者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唯西民困之苦。
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遽順之。善撫綏深戒
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請聖慈一切拒而不聽。
使大義不屈。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脩又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曰。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
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
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真。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
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惑使姦謀。苟一時之暫

安。忘無窮之後患。自爲削弱。此誠姦謀。此左傳所謂無菅蒯所以
大患憾笑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一曰天下者。我曰賊困
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偽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窮則正宜持重以
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
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偽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
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今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許二十
萬。則他日更來又須一十萬。以寬窺見中國廟謀勝算惟以金幣告
令。則邊川音鎮豈不動心。一旦與契丹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限。
命敍無窮引之。轄來何有限極。今之許之。失既不可追。矜外通求尚可抑
絕。況令北虜往來尚在。從遠市易。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臣用此
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雖蒙允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
博。況盡者民間。忠用既開其博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諸百萬之

鹽。以售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三爲目
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也。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日前後
患後悔。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困。何緣肯請
和之意。今用其困之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通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
後。邊備果有減而寬國用乎。三問北虜一求與二十萬。西人一求又二十
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乎。凡廟謀爲國計者豈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
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貪得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
許二十萬。他日保更不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
事問之。若爲一能有說爲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
急和繆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
更別倡狡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必須更與添物。若今日
一切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備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難和所利極

歸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陳非不切害學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
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憂。
慶曆四年修改右正言余靖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曰臣伏覩昨者西賊未議通和
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
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稱為西賊通和之後
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
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
乘國家用兵之費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口之數一口使與
五十萬物臣謂累言為國家大患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塞之三十
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
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
患一也許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二十萬茶其用已甚然則兩榷場榷茶之

外者並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
國稱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
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天資利上於
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比契丹更要三二十萬斤此所不可也其大患
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於事就不顧國家利害唯恐許物不多及和
議將成昊昇語漢兩府方有添和之色雖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
此一事尚可羅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
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所如臣所慮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
脩又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曰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
今無通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在延州伺
候賊意待其來即方敢前進如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為不
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衒事體元昊

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為準備其偽以好辭來迎子奭彼
哉雖和而少貺然後不意以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辱以為中
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百問欲
歸則又慮來迎反侍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若元昊已與
中國之沙商量必知雖令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不求
相見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為可臣乎不可臣
者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遣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
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相絕之則又當因
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以若能歸順則從通意遣臣使將
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子奭使臣持賊命而
進退為一遣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為今計者不
若遠遣范仲淹嚴備邊境採放如定等還當自為謀以求勝算

脩又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奏曰臣伏見如定等來所齎書欲稱吾
祖爾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卻未定不知虛的深可驚憂且
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使吾拒絕理在不疑妄有未定之說或云吾者
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翁者欲其
稱此既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
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採此名號之時欲欲侮玩中國而已今君得
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者
蕃語尤不爭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奏得推於此既獨用
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
此析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
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勿聽
脩又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曰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

請朝廷新遣與丹侮使陵辱之後堅執我情事事節凡在根寫合
慎措置。及見朴等被逐，乃知忠忽慮居恨舊國抄人，因願議和事達
北虜中間羈縻達那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來使到，謹先問答應
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朴先，侍朴
本蜀人，語言訛謬。又其為性好默，自專事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
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難才，不擇以辭，許其專對，直取果
臨事而緘，應答無窮。今朴既不可預教以言，則將何以應答？苟一殊
職，取笑四夷。其孫朴欲乞不令出使，戒恐中宮不能逆朴人情，尚執
前議，即乞別命一人，言語分明，料知朝廷事旨，先指畫示諜事，豈既
虜君臣頗為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奮雪前恥，難知來能
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命，為唐則鑒。
擇知謀。況又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曰：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

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忻州都監，以子守清
嘉願父之請，都歲間近為不服某州水土，先亡却家族。又疾病者
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
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豈當虜還繼諤，係全其家族。
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家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
囚繫。我其內屬病家屬，已既被初心，又無纖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
囚寬枉之嘆，於守清之子又失驚駭豪俗之意。萬一繼諤疾病死而
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及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陲別生
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
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叛者多皆歸附賊庭，於繼諤頗
置特垂。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量前恩，厚加權遷，放還本族，
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報國，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效。

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討其必無索父之理。若
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
四年，脩又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曰：臣風聞周詢、余靖
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為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
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
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
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
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
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議。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
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
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眾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
眾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帝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

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
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而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
賊所利者，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
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猶可為。元賊志貪，貪心未復，遣人
使更有須索，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
二虜之利。深為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望，急奉和則
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絕賊前和之
事，知我不較利之詳，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料西賊無故而請和者，
不止與北虜通謀，其因中國厭兵，欲詐謀致我併力以吞角廝囉，廝
囉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拒
其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廝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藩臣，今
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宜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

難聽納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
不和患輕事為緩置和後患大不可救將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
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
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
脩為河北轉運使上奏曰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
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拒
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
臣晝思夜算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
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為
應憂國之臣適有愚慮以謂納之則恐引惹臣請畧陳納之卻之二
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明遣臣為國存
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

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
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是因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
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邪都羅
悔已無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
一也三嘏是契丹貴臣秉節鉞為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
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亂之事必須掩諱不使人聞此不敢明
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之無迫者相疑既絶嫌猜則
無明驗難欲懷之於我雖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嘏既彼之貴臣
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
丹日夕憂戒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
嘏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年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
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懼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
四五十年來必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患為三
嘏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嘏
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見契丹
南寇常難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
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機也其劉三嘏伏
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羣
言
嘉祐二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
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然於不早裁言至於非時
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
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
先明信義審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

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觀
來宗真特於信好自來懇惻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
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
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理亦易
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多於欲各有從厚猶情
既各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懇惻之意是我宜一當相答報
以驕之懇惻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與彼必恥恥甚
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
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者稱無寒溫問候之書豈以賤言孤約為
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得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吾待
其失於避嫌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
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邀因之引惹則有他求則為從否何可

沮我。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萬一謀未勝，未可生事而致我
曲彼直之義，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
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
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矣計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慮出於
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書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善以如約，臣狀
今冬面達，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聚國
家利害。臣不敢不言。
寶元二年，吳育論元昊不足以臣禮責，上奏曰：臣聞聖人所以御之蠻
夷戎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而視實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勿絕而
已。或一有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如天爲，不足以
臣禮責之。今元昊若止抄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須
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聞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

討者責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唯事剽掠，不能固而偏
多銳，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詭詐之機。今但明烽燧，堅壁清
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變，此乃廟堂之遠算也。
仁宗時，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
未知所答。育爲禮部郎中，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
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權。今二蕃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勢，漸立功
萬一。過計亦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寸土之助，
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孤世好，一旦
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他書嘗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欸歸
賜。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按謝脩門即悔，內附者猶堅拒，當爲討
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共是否兩制出契丹會，下兩制同上
對。不易育議。

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右正言余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
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
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禦之備，而銳意
解仇，所爭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矣，之於外，雖悔何追。
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費，遠在邊鄙之
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且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
求，自此始矣。儻狂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但恐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
不必曲從，宜徇以臨國益。
宋郊議西人劄子曰：臣伏見元昊遣使進納誓書，西人在館以待奏
報，伏知朝廷議欲降詔，遂相開納，止留册命，未使舉行。又聞余靖使
回，此虜謂本朝必行元昊封册，勿令使命深入，恐契丹兵馬一例
致傷。又其奏書有俟平定西鄙，遣人來取之意，此皆含糊未決之辭。

包藏奸詭之語也。臣愚不敢不知大計，竊謂機危之會，理須審處。事
既一失，悔將難救。且西北二虜連兵構難，中國之利也。方當整勵兵
馬，陰扶高麗，俟其大傷小弱，乃可以逞。今若便許元昊同其誓，大則
二國要約，固已先定，求得封册，方正君臣。如此則元昊之貢獻必且
續至，朝廷之金帛亦歲頒分。假使北虜能勝西，則契丹必歸曲朝廷，
以謂撫彼叛臣，違其來信，責力援使，勇必稱兵，而元昊得朝廷誓詔，
必且厭重外鄰，常怨耶律，辭其狡獪，內爲間諜，得我金帛以叔敵之，
是乃紓賊禍於一時，嫁虜怨於中國矣。使西能勝北，則二賊之怨必
深，契丹士力更當挫衄，則朝廷却與元昊歃盟，厚賂安得不動虜情，
我與契丹之怨，朝廷益深，則元昊之於朝廷益固，有非謂與我爲金石
交也。彼賊藉我之助，假我之援，今侵陵斂，以誓詔我，使吾遣戎來手
縣目熟視，無不得侵略，然後首鼠兩端，養成豺虎，斷其縱之臣。又

料契丹毒螫怨憤謂我窮反覆未能得志於元昊先且取償於河北邊
彊虜弱有何不可是朝廷免西鄙之小衄結北方之巨虞輕重之擇
安得不慮且契丹言恐一例赦僭又令伏平定西鄙此何等語朝廷
忍而不詰邪臣伏見元昊昔書中要結天地暨及子孫言雖太倨
亦審意何者彼豈迫契丹之脅兼畏我境之衆便略其違處其先
小重復與暫務在速成必知朝廷已議開許未肯先達信誓則彼一
心拜此永無衆顧之虞此賊昊之計事在目前確然可料臣以為當
今計者不如且遣彼使賜以存問詔書諸誓文字令備正遣使來
狂以路壞與善令擇州勝報虜帳俟其離賊之誘更議拒納之宜
西陲比兩得其便伏望略回聖慮一賜財擇。
知諫院司馬光論環州事宜狀曰右臣竊知環州熟戶蕃部屯聚攻
劫殺傷兵民雖大半之衆人而欲以畏之則歸怨之則鮮固其常情

亦由將吏恩不能懷威不能服信不能結事不能斷平居無事則據
之使亂及其陸梁又不能制是使戎狄傲悍王化則挺若不安樂業
臨張則剽竊蝕滅大凡邊境所以多事未有不由此也夫以區區小胡
背誕不恭而國家不能擒討使西北二虜聞之豈不益有輕漢之心
伏望陛下特詔陝西不干礙臣可體量蕃部所以叛亂之因若果由
將吏撫御乖方所致即乞明行誅竄以謝邊民更選良將能吏有方
略者使之鎮遏分別蕃部善惡附順者撫而安之以懷散其黨悖逆
者討而誅之使永久懾服不然臣恐若日月浸深寇患愈重前知不
為朝廷所賓將外連西夏內結諸部黨與益衆氣勢益大方為朝廷
旰食之憂非特鼠竊狗偷而已也
英宗即位司馬光為殿中侍御史論夏國入弔劄子曰臣伏聞夏
國所遣使人前日不肯門見固求入對朝廷不許勿聽館舍臣恐偏

以陛下繼統之初四夷之人皆欲來窺天意窺覘聖德又聞昴曾不
審量謂未能視朝所以大事之宣敕爾集覲今若深閉固拒不聽入
見則必謂有所隱避若足使之驕慢況即日陛下已御正殿臣謂何
惜紫庭數步之地使之稽首拜伏瞻仰清光歸傳誦陛下神武之
姿知必能鎮服四海歸至其國轉相告語使戎狄之衆心服氣沮
不敢窺邊此所謂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屈敵者也。
同知諫院呂誨請重遣蕃部兵帳上奏曰臣聞兵家之說雖太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居安之道也國家承平日久自元
昊納款兵防不葺邊備皆弛臣切謂最可憂者陝西四路熟戶蕃部
久失制馭將恐離落盡為寇障不固邊塞必起為深患昨聞保安
軍蕃官胡守清身死後有承襲也香於前年走投夏國今為本
族不止招誘自己手下人馬及於次年春西界賊馬來攻陷胡守隋

地界熟戶相殺殺蕃司亦曾差官檢驗戕害胡守清是守中相繼走
投西界保安軍累行公牒取索得守中等殺已獲斬訖其何人情勢
虜其必有朋多是蕃官使奪戒即首領酋豪亦主管番官失居城
制馭之失也況胡守清妹下從來害居人畜強特部延倍以為固邊
朝廷更不為存卹對人不安居又為知其他蕃部不有搖也香守中
之志萬一倡率皆逃邊流党矣如李金明三十餘族向時失於存撫
盡為元昊以利招誘邊部酋領隨陣皆無闕意啟李金明矣利呈師
陷沒至今邊人以為深痛晉四路所管熟戶不下數十萬人自寶元
用兵以來相繼陷沒十無四五存焉復慶曆以後兵帳未嘗改遣二
十年間逃亡死損未可勝數恐有猾發何以彈壓況是邊臣因循積
弊為日深矣況蕃部雖居漢界自來田業皆是父子相承與實任佃
但無保伍此外別不曾恩賞首領薄有俸錢邊城庫則吏當前給計

其實效勝正兵遠甚。居無事之際，尤宜存撫逐部族，令所存者知有
外來散户依附其間，或是連親，或即屬久雜居，略例各年深察其
情意，未有不願為漢民者，是彼有歸順之心，而我失羈縻之策。爾儻
不收附兵籍，徒使蕃息於王土，非但緩急不得其用，而又容庇在內，
使往來作過，此必然之事，不可不慮也。臣欲乞朝廷委自四路帥臣
選差有心力官員與逐處州縣僉募勸本部蕃官，併新先在人數未
附籍者與稍管人一處造帳，狀係或逐處更有係官閒田，量令均勻
給受，按造帳了畢，悉隸管蕃官及蕃族首領，各與轉資酬賞，所貴籠
遠人衆，仰戴國恩，樂其效用，各盡死節。况蕃族首領自來給俸至薄，
軍主、都虞候每月不過二貫文，以次等級從而可知，雖遷轉一二資，
無所損費，雖是恩信結之，必因無大段添收得人數，庶裨邊防藩籬。
詔以修書，所有胡守中等遂皆因由，仍乞指揮下諸路安撫，一切體量詣
實本地分主管官員乞重行責降，所貴今後邊臣撫存蕃部，不敢擅
便。今來因胡守中等過舊撫蕃部，整齊兵帳，不為生事，於體甚
便。

治平初，知桂州陸詵言：交州來求儂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温悶洞等
地。帝問交趾於何年割屬，輔臣對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
貞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嘗時因向以慕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諭，始效順。交州山路險僻，多瘴霧，雖得
其地，恐不能守也。

治平二年，參知政事歐陽脩論西邊可攻四事，上奏曰：臣伏見諒祚
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為邊患。臣本愚庸，不達時機，粗以外料
敵情、內量事勢，驗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然
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
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夏興克叙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
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武，一有朔方之地，
蓋自淳化戍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
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稱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
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時遣併力西攻回
鶻，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康
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困屋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
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既為國主，僭得其稱
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
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豈肯遂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
若又起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
臣切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較方
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景德二年，盟
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
三十餘年，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
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廓隳頹，而元昊勇鷙桀
黠之虜也。其包蓄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
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驚，舉動
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
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
得，武備漸修，似可扶持矣。然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
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
壘粗嘗修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舊屬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
寡弱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存，不若往年親昭所見

隨之彼靑粱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實力者，且留心西事，然
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不知邊事之謀，專取
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猝肆新興之虜，其材以敗之方
今謀臣武將城堡器械，求類往年，而謀詐狂妄，未及元昊遠甚
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敢則已，若其果來
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畫前策，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
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得罪錄詐者，臣獻於廟社，誅其上之，其次逐
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
以永絶邊患。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然之所失
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擧。臣請言其大者。夫賊變詐，兵交陣合，
佯敗以爲誘，我貪而追奔，不虞伏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
而困於賊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
也，亦不可忽。所謂久計之策者，攻守之策，皆兵謀。臣竊覩慶曆宋邊之
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延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四，而分爲州爲軍
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
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常擧其
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
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
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
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歲，
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
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謂必用
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曰而撓於其
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困李景於淮南，即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
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
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賊，奪敵所利者在
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
爲大擧。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
散，則我復出，而又策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疲於
奔走，一呼皆集，則無不困之虞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
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善至遣中書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
爲謀不審，蓋欲攻其方拒之國，未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
之計，大擧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謀既審矣，則其
發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
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
凡山川道路，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
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詭詐之所爲，宜先屈意
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
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
師暮出，以驕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諜
者亦欲招輯山蕃部族，乘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須先藉
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強，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
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未嘗履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
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蓋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兵
議之時，愚竭思慮，備芻蕘之一說焉。
脩又上奏曰：臣近者上言諒祚爲邊患，乞朝廷早圖禦備，及乞遣一
重臣，親與邊將議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

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朝廷輕敵號定燕素定之誥每過邊奏急來
則上下淮恐奮牽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
為痛心今者諒祚以為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閒掃蕩俱盡而
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
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賚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甚憂俛
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遣此狂童蔑視
國屬以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致憤以邊事切責大臣生於
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
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更慮所
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暇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來圖指其各陳
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督責將帥以
成功而陛下以為撥之驚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

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為邊
後亦不聞別有籌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
時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不
講者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邊呈後尋送密院至
今多日亦未嘗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使是國之謀臣若其
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由豪
學是奉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
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
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采棄之未晚
英宗時陝西轉運副使范純仁奏乞罪責夏國封冊使臣劉臣進
聞朝廷許西人納款充遣謀文齎賜詔書而封冊之使未聞進發竊
以夷狄之性荒忽無常惟在朝廷結以恩信今既納其善意賜以德

章則封冊之恩亦宜早下名實相副示我綏懷大手之字威恩並用
不可更自稽緩益使姦心速詐萌疑忌貽後患又聞陝西春少雨邊
計未豐難於此時與較毫末漢祖行封南粵稽首殞藉列印矣雖
心悅如聖論不可不慎伏望聖慈指揮夏國封冊使臣速令進發庶
得邊陲早寧兵民安賜兆殺列懷柔之詐國亦由不在我但使彼國生
靈先感朝廷好生之德則其酋首自無能為
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御史中丞司馬光上言橫山劄子曰臣竊聞陝
西邊臣有上言欲招納諒祚國內人民漸圖進取者臣竊惟諒祚
驕倨之罪宜伏天誅為日固久今國家新遭大憂陛下初承寶命公
私困匱軍政未講若征伐四夷之事未易輕議也況諒祚雖內懷豺
狼而外存臣禮方遣使者奉表弔祭尚未還國而遽令邊臣誘納其
亡叛之民臣恐未足以制諒祚而失王者之體多矣伏望陛下且

以綏撫百姓為先以征伐四夷為後速詔邊臣務敦大信勿納亡叛
專謹斥候防其侵軼而已俟諒祚悖逆既彰中國兵教有餘然後奉
辭伐罪不為晚也
光又論納橫山非便上奏曰臣聞王者之於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
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以逾遠為意大抵
幾分漢擒師利然後為快也竊聞有邊臣建議誘諒祚部將嵬名山欲
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
雖曾論列以為非宜而懼語言疎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為陛下陳
之今建議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蔑意願陛下
勿遽加棄置略賜省覽與進議者參校其是非臣聞戎狄之俗自為
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群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惟以
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於用兵善忍饑渴能受辛苦樂鬬死

而恥病終呼中國之民所不能為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勝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為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偉爲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祖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遷背叛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同其計畫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抄掠及經沙磧瀚碣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歔欷酸鼻及眞宗即位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眞宗因赦其罪寵撫其孫賜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矣及元昊背叛國家發兵調斂以供饋餉關中殘弊延及四方東自

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著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誓詔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倨傲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很使誠如諒祚之前後豐夏之主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以其成敗未可知言臣恐邊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之今朝廷既數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建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初誘我民

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非譬如富人竊己之財已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蹙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妄意足以爲亭鄙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喪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饑饉財力凋弊盡戶重斂逃亡失太半縱其在者猶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陛下深詔邊吏柔信存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堠以待之猶恐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寧除使其種場又況彼不動而樓寇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必知其衆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歸明之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

不覺也窮然無事而無故封之意乎臣切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失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因而發議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爲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嵬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怨恨或則貪寵祿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之雖其自有精勁之強甲兵之威有誅暴戮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亡勝氣直將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徒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嵬側也若嵬側餘衆無幾猶可

以綿而送之以綾錦作之兵然形迹已露譎詐必微無損也若懷側
餘衆尚多連比不可入南不受羈縻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來手就死
將突據邊城以敘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
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道者未洽未可以來遠上自堯舜禹
湯文武之王下至齊威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
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修也封域之中未
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
有水旱即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之人士卒疲懦上下
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憤懟怨叛賜與不時則播言不遜被甲
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
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
兵革之端桃陵渠之虜其難立之功此臣所爲寒心者也爲今日之
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
政選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廩擢
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精選
鍛器去羸老以練士卒修繕甲利變其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
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廩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精器械
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
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降虜之詭說臣恐不能
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
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
已而帝無可柰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
其賜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
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
皆非實爲國家斯將奉旗拓土開境進衝壹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
長舌虛辭大言以時誑惑聖聽蠱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
不預其憂是豈可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邊官幸變壹無事則上
下耗府庫困徵索與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四十三

夷狄

宋神宗熙寧元年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其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之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為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乞令木征不得還熙州劄子曰臣早來伏奉聖諭至都欲令木征復還熙州臣甚惑之竊惟熙河一道俗本羌戎自唐以來棄中原盛衰戎得戎失然失之莫不易得之莫不難也今得其地環幅千里據大河上游使夏國有腹背之憂董氊失脣齒之附不為不要矣顧非陛下獨奮英武蓋未易得得之前日得巴氊角瞎吳叱董谷數人皆授以官而遣之蓋欲招致木征而木征既出而招降欲復還者不過以南山猶有未附之人臣以為不然且木征屢殺害過吏衆亦知其出而不還非如巴氊角等之比羈而縻之足使未附之人皆憚漢之威靈卻易為撫輯況西蕃大姓有其桀黠更無有過

木征者自韶經制一方揣新撫屬數萬綏其屬不叛立今所遺一二種落望待木征還而後定觀木征之降蓋勢不獲已即非誠有向漢之心如使居熙州我之動靜虛實一以得之其種人皆腹心又恐漢將且引夏國與董氊秉間發兵挑通遠之備絕枹罕之餉西面番部合力而攻熙州洮岷疊宕連衡而挑隴蕃方是之時恐熙河非復我有也踏白之變度猶可以復勝者彼內無應也儻諜出木征重起熙州則事未可知也不但失之四夷又從而見侮棄前功遺後患未可不思也竊以為木征之還利小而害大如陛下必欲羈縻人之心且令居秦州為使臣之愚見如此不敢自默更繫聖裁

二年翰林學士司馬光論召陝西邊臣劄子曰臣竊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嵬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廩未實將帥未選軍旅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未可興兵智高迄罷不合聖心後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為夏賊所殺陝西騷然內外洶洶朝廷悔前之失故議降种諤等以謝夏虜再三招誘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冊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為中外聞者無不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率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撫與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成壞如何我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擅而棄之興兵擾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廷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為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畏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若疑

為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時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虞，兵連禍結，未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

六年，韓琦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創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若無學厚辭，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故疆，故散青苗使民出利，為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邊置市易務，為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

朝之宿憤矣。疏上，會王安石再入相，惡以兩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

神宗時，吏部尚書蘇頌論北朝政事大略疏曰：臣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今已具語錄進呈，竊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措意不能盡者，竊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頗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捷，敢唱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鬥。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書有來歸之心者，故依倚漢人兵附本朝，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解通此意。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疾者，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耶律吉、千家奴、文使、韓雖之畸，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為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遇待南使之意，極為有禮。伴使耶律管一人未到帳下，除輪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辭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足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善，未知得志之後能謹守藩籬，保其祿位否。一事。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祗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鬥殺傷之獄，則有此等，至於燕人強盛者犯法，不至如此，蓋契丹之人憂無月多，罹其苦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於天荒地上，不敢侵犯，蓋中無賦役，頗輕漢人，可易於供億。應是每有急速發調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或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賕舊法，習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

那瓛蓋亦粗有江度。上下雖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 北朝皇帝好佛，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
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
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
此蓋北朝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常關亦之，以見隣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强兼聖論邊事劄子 曰：臣聞契丹之於中國，其勢未可常也，弱則臣，强則
相抗。蓋至於侵軼而不已，遂有關中原之心。雖三代以迄五季，其間臣以附
者無幾，若代侵而代盛者，未之或絶也。既尊矣，於石氏之晉，又兩遷地而據
盛張，若以胡人而驕，冀而陵蔑人，猶行路也。以是群胡皆爲之用，雖固而不
可已。而燕人雖累而從事，虜觀燕合而群胡，日甚以強。故金城家天下，實起
於燕。燕控幽燕全盛，而西夏遂攻其右脇，而軍中往往出叛，詔書上下，露文

乘釁而動。今契丹雖撫稷置群胡於腹中，而人心亦已去矣。之無不至者。而
射，此胡人之所利。今反乘家和坐，皆中國之金幣，而蕃漢之爲窃
此特天之明時也。爲一虜聚兵其主而南，報怨於燕，燕人復其舊業也。
必不撫於我。朝廷即當遣良將，助以撫接燕人，且行復舊境，則亦
爲之地皆漢有也。如曰未能，則是朝廷坐啖燕人之肉，而棄其吾於
群胡，俾得血肉也。其必反爲幽朝，害而食，惟胡人之仇已無勢矣，
有據，虜懷使如劉，乘輒出於其地。一時其進而軍中不再卻以避
仇，禪恐竊恐大河以南不得而有也。臣兩使河朔，頗究邊事。今既耳
剽其説，心惟其勢，豈敢默焉而不言？爲今計者，莫若練兵實邊，遏爲
北備，使胡馬不敢牧於南，此先時之長策也。朝廷無聯而留意焉。
鄭獬論西夏事略狀 奏曰：臣近獲賜對，陳列西羌狀，陛下不以臣愚
陋，垂屈天意，容其縷論，至於還綏州，被聖問，陛下雖以臣言爲異於

竊觀聖論靖路而不書，以有陰計未設。於外者臣退而處之，豈有
執議之臣，邊時窺利，時有所避，爭而盡遠之。謂其曲不在我，是以諒
祚敢肆其協心誘揚，定而我之自定之一八二如朝廷能控諸四夷之義
則宜鼎鎮鼓而伐之，何爲畏懼，至今未敢發一卒以問罪？是不獨無
辭其罪，力不足耳。則我有之在虜，猶未能也。今幸而諒祚死，孺子方
在人股掌之間，蕃家相謀，未能關其國，且使以告哀，猶謀赦，不
失蕃臣之禮。陛下所宜服其所，播而存恤之。既已納其表，則不宜反
有所襲，以沮其向義之心。若負其故，揚定必使割地乞盟，彼從還其
綏州，而實其貳叛之詐，苟此，則恐非帝王綏遠之大略也。入之震敵
其孤兒，因告哀之使，窺之以圖利，竊狄閡之不有競中國之遠游耳。
而議者乃用此爲奇貴，持以爲寵，事勢於已之小智則可，而豈不深
爲國之大計哉。方元昊之桀驁，竭天下之力而距之，而竟不得制

之。傳又用之以主，誘之以金帛，乃得其歸款而盟。於此時，擇其
元將以示威德之難，反於孤兒之喪，掠其小利，是豈足稱？雖我以諒
以寒丁不文，惟天子也。今是據國伏請，囗鬮横山之地，陣于我，我得
之，猶且不武，況彼君臣，尚能據強於一方焉。一方有不奉，詔則我又
將乘何速，溯却持其囗而使之必從耶？遂命邊將練兵以討其不恭，
邪是二者又非至理，而又無可乘何而復置之，則我無乃延屈，無是無
疾而自美也。故不若下遣之爲善。識者謂，然後君其切子，時言之
曰：被揚定者謂父也，而不及嗣，我已赦之。向之邊臣擅誠綏州，又欲
歸女以揚定之死，赦不可，今還遷如此，則中國之恩威重于夷狄，如
泰山矣。彼雖鳥獸，亦當二三報御，縮竊之威，而疑之。福善此，可無叛。今
石之戎，探刺朝廷之小利，戲謂國家非至計也。朝廷如欲經營四夷，
[illegible] 鄭獬 [illegible] 用事必不能相下，另且有帑，囷模劍陛下

少遏之。然非今日之事也。臣自种諤綏徳已來。以爲朝廷之憂無大於此者。故曉夕講劇。庶有以弭其患。少報陛下收采之恩。所以每當樞會屢言之不已。伏望陛下奮獨見之明。擯斥邪議。一舉而夷狄懷遠安中國。豈不美歟。前日誅种諤之撓敗以失之。遂有揚定之恥。則今日之議不宜再失。恐有甚於揚定者矣。臣之惓惓。不勝至願。

熙寧元年。樞密使文彥博上奏曰。臣伏奉詔書詢及經畫。臣以衰拙。寡學何足仰承聖問。然以久當樞任。蒙國恩深。義亦於忠。敢不罄竭庶伸補報之萬一。夫戎狄之情。貪利忘義。從古以來載於書史者詳矣。自真宗與契丹通好。可以息民幾八十年。未嘗犯順。惟慶曆初。乘我西事。二虜彊。故有邀求。與之而已。當時載在誓書。亦古尋盟之義也。歷觀前代中國與戎狄通好。未有如今之久。蓋朝廷謹守信誓。二虜雖瑣瑣細故。亦不敢生變故。是以戎人亦不敢輕有希求。自數年前虜來要理白溝館地及要拆去鋪屋。況誓書之言明載雄州所管白溝兩朝遵守已久。且信誓之辭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豈可渝。何以事國。今蕭禧重來。又決於雄州北亭交割地。其意欲以雄州北亭爲界。其如誓書何。誓書若不爲憑。即代北之地。止以圖籍爲驗。豈其不以爲據。原其貪心。亦因慶曆初西事未平之際。求關南之地。朝廷容易棄與。又致今日妄有侵理。識如聖詔所謂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臣亦謂虜因此妄起釁端。聖意謂萬一不測。何以待之。臣以謂中國御戎守信爲上。次以誓書爲據。彼將何詞以抗。設縱詭詞難奪正論。臣又以事理度之。事固有逆順。理固有曲直。順而直。天必助之。逆而曲。人不與之。若虜人不計曲直利害。雖其貪婪。敢萌犯順之心。朝廷固已嚴於預備之要。足食足兵。堅完城壁。保全民人。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止此而已。臣又聞用兵之道。兵應者勝。不得已而用之。此所以天必助之。大抵中國之兵。利在爲主。以主待客。以逸待勞。理必勝矣。亦應兵之道也。臣伏詳詔書曰。思所以待遇之要。禦之之方。切時宜審慎於舉動。尚慮發言盈庭。各有異論。或曰先發制人。[illegible]動武。曰乘其未備。襲取燕薊。事不審處。恐時極騎非王師萬全之舉也。伏願陛下垂意熟察之。今朝廷分置將官。並齊器械。用得之矣。然將校偏禆。更須慎擇其人。又河朔頻歲饑荒。農糧餉。用度窘乏。元豐計置。若兵連未解。物力殫屈。即誤國大事。切要先事而講乃從。至於不急之費。事須裁節。在臣本道者。亦當續次奏聞。臣識淺才薄。思慮不周。伏望聖慈稍垂省覽。宥其罪戾。臣無任惶恐之至。

元豐六年。夏人款塞乞還侵疆。户部尚書安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先帝無厭。當使知吾有適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宰據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砦歸之。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諸宜剿。二邊小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爲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種保障屢請其討。中輟攻擾之策。且乾順幼弱。梁氏擅權。族黨酋豪多反側。相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降。此一奇也。其後夏入自相攜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

元豐間中書舍人曾鞏乞存恤外國請著爲令。上言曰。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庇。從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以所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一副。因天節日。亦令就賞。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託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至於朝廷存恤之恩。有所未稱。伏望皇慈一路給勑。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令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加照管事理不同。緣令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爲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禀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

神宗時晁補之上書論北事以。臣窮年杞縣志願爲從蘇衣紆寡多學無益。竊皆野人自賤之温。輒昧廣厦重裘之燠。退撫尸祝尊俎之任。進乎危人録力之職。不計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茅有介然之心。一賜覽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於制禮作樂。而臣之愚以謂二事有在於施設之後者。其所衆者已定。天下晏然。則禮不制而樂不作而治。見以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愚之至深。以謂陛下神道設教。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居而高拱。百工秉職。四民樂業矣。而不能無一朝之虞者。經聖慮者。靡然在此。抑臣之狂瞽而深愚所至。有取萬一。則臣區區窮年抱經。志願局促。猶不爲緣衣紆寡多學無益。大懼天下幸甚。臣之師教。臣亦若此也。北胡猖狂最甚。故彊使天下百姓有爲兵不得歲。今四野肅清。邊不告警。而搢紳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憤悱。爭道利害者。非觀於太平無爲之時。坐事覓功。特以中國之地。前王之舊。有未復而已。獻言陳計。苟踐闕於國。陛下優而容之。如假雖借耕。久費不償。亦不以養貪。豈非聞廣再思。萬舉萬全。以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畫試所難哉。內治未具。不還外憂。心腹既寧。手足當治。以今準昔。要利此時。置而不念。何以異夫宿兩拗池。科手所沐。不以時去。設不審事而遠畏日喧。乃臣之所願爲陛

下深思者。將曰以中國之師。當中國之地。得地而師解。未爲無名。如此而已。陛下之兵之道。愈於黃帝。復古之功。過於宣王。拔國在日長。想遠慮無窮。最能壎蠖蠖底情。不待前書。而臣私竊邊計。竊不自揆。忘己之愚。采撫歷往鼓踐。編爲以書。陛下一發天聽。使得竭忠。則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漢唐。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爲得。三王以前事則經見。戰國之際人自爲方。偏衆志。則孰與四庫之書。姑始爲傳。百執之詳。間異說。辭故臣所皆宜而不論。漢唐之所以制其強者。其強可制。則方其弱時。不論可知。漢病匈奴。唐病突厥。至於衆內鳴鏑。謂揉按纔後宮。辱於匱泉。宗室降於能城。其形如此之逆也。然而列五單于。滅而突厥。稽顙延陀。衰南塞。並皆漢之藏。廬寵於漢唐之衛。臣深思至此。然後知北胡之盛。雖莫盛於漢唐。

而所以制胡亦漢唐為得也。冒頓為勢力及以單于而武帝雄
才鼓戰不倦。匈奴絕幕自以漢不能至而漢率二三歲一出。武
二千里不見一人。故匈奴至於單于陣殘罷極甚之。武帝所當
庭署追易失。灌垣燧完。則生熟聊賴。欲戰在我則不欲戰在
敵。此其情自昔然也。頡利突利。進如飄風。而太宗知兵善戰虜
在其術中而不悟。兩降駢語。二主坐擒。六騎臨水。群首奪魄。
朝之境曰我將滅之。命有司更所與書為詔。君勒思摩為藩至
威恩流浹確為一大宇。夫以門置五十年無安廢息。臣嘗壯二
主以謂得一時之機。置三王之事。則漢唐之事。僞在中策何遲
無策乎。今臣又計之。耶律雖然蔑其強。亦未有以過匈奴突厥
者。陛下神武不殺。高越前世。制之得術。可使就指麾上之命。何
至越百餘年而不暇。昔武臣請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吉

者北胡無大君長。種落部族。不相統攝。并持鬪暴者為勍征
往而來者百有餘戎。勝不相推。敗不相救。尺地一民。不自保而
有也。無城郭邑居。故其民遷徙難制。無耕田作業。故其人富足
不貲。無文書約束。故其人一而易使。無營陣行伍。故其人戰自
為利。故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於鞍馬射獵。中國亦
以其智力雜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應夷狄之全。故其自視
常以無勝中國。利則烏合。謀而後人。不利則雲散四去。欲追
無所。可囂頓盡有北垂之地。胡人始不安其舊而有侈心。尺地
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後衛律教單于穿井築城治
樓以藏粟。衛者以謂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國之好為
重。受其印綬。服賞命。舉一置一。皆決於朝廷。亡虜之在中國者
盛衆而忘歸。胡人自是至雜中國之俗。乃臣以今料之。則虜寵

范陽中國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書約
束。營陣行伍。四者皆因漢俗。而胡無一焉。雖與而交治。敵其胥
而胡不知。疆勉之難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頓烏維伊稚斜皆
庸匈奴之始強。能以其力為中國患。武帝中年力盡於北。胡而
朔方之患無歲無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漢尺寸之
地。而陰山草木茂盛。單于之所依阻者。漢據奪焉。匈奴失陰山
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頡利突利延陀之兵。皆沉猾悍敢。入寇
唐二日至渭上。薄幾內。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兵。力完不弊。自
割月刹至其之地。而設都護府不敢執。烽燧未有一烟採彝窺塞宅
中國之地。盛獲諸夷之民。如耶律之盛者。臣嘗計之。其君亦非有冒
頓頡利等輩。又鼓雄勇之姿。阿保謹特有天命而德充之。暴以諸晉
之亂。自我啓不勝其積而居之。驕子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奉贋至

為中國以知然中之鹽。上所不產。方其一鳴。虎為之逃。而其技止此
亦足患也。夫人之情。勝則驕。驕則不自禮。秉秋未劍水草之萬草
猶足以爭明於陰夜天寒。既至萬物特滿。則莫或使之一夕而零黃
理然也。環與明賢皆恭儒。不事事。陰結權多謀。未敢覆振焉。宗眞母
樂。而母爭權。至內相殘害。是時皆有可爭之隙。而中國不取。迄於今
四十年。雖其君苟非有過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與環明宗眞未大
異也。夫知敵之主。知敵之將。則每戰不殆。彼由我直。我豐彼乏。此其
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當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無以異於晉
惠。松河林之列城。買入而已。繇積仁累義之實。立朝而有天下。舉天
下之大。顧恨然常恐其不然守。何數重割地。我豐實之人。獲千
金。未能經營。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方足以仁其
四鄰。則四鄰之以好表皆僞代有也。尚誰得而齊之哉。石氏既亡

京師不守中國爲之一虛當時人君尙憂其腹心外無其四肢中國狼顧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竊計其不及圖已而跋踶虛喝矣以堅中國不動之守至於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國之日淺乃能用一朝之議一戰而勝以復三關由是言之胡雖強中國雖積衰之餘猶足以勝之況治朝乎耶律明時胡已浸盛柴周之取三關蓋人有言之者曰此本漢地何惜之有然則彼其平居業然不敢跳踉虛喝豈國最吝其非己有之分爲所當守之責哉求以堅中國不動之心而已今國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減高祖前古之心有所懷感動萬里榮國如世臣豈敢議然以今天下言之適遇今時在千一當萬柴周力萬柴周將賢則萬柴周士五則萬柴周斷而必行是神且時以衡小寇靜蜀破竹而其所取之形三當太祖龍躍不折一矢不戮一馬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夏商之業豈若此之捷也

當是時舉中國之兵十二萬而已太宗皇帝繼以神武之資經營四方至于太定并汾之討師久於外雖遠奏功然倉廩之費子卒之勞孳屢於河東太宗爲社稷長慮喟然太息有懷復心士不彊勇萬不辭勸倍道兼行幾數百里一日出塞合戰之勢如在天上虜不素備而燕城遂圍分軍收城所向靡靡天下以謂遂無胡矣幽燕之令已翦其捍而望乘輿無意復戰虜之計自以力不足抗乃爲先發狡言兵寒秋五十萬太宗重愛民命不肯以力取虜故遲徊徐以懷之而師久鈍朝至馬南歸有以嘉獻舉而捨之既釋軍而諸將罪下獄復爲胡盡臣閑之議中有謀執其師而降者至師既還莫不讓下獄然胡入自是始有鈍中國之心四方已定中國厭兵棄備之後虜中國不虞大舉來寇直北壓天子躬順衆旨爲親發遂頓挫驚虜相顧自失厥首請命亦無復覬志當時之議以謂乘勝席卷而盡取兩天

軍捷揚旗使無遺虜而天子震其既厭亦棄不致虜如稱自鑄更以謂中國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餘力討議興師倉盃北將然而一舉錄復幽薊以冠然不虜皇祀踏郡出師遷延然而一戰遂却況今陛下席祖宗積累之實虜不加彊而中國之威則倍前日肉食之謀蓋莫之言無數十年已審已備計成而動何慮不獲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帝世之謀御將制兵臨機料敵出人意表凍天下之衆宰制役使品題學早嘗謂胡人之衆未過二十萬吾以十萬一胡二百萬餘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將不減前代然以擒吳蜀城江南城蜀城河東天下已定四方之金帛充於內府士卒千居無事安降遙是憂無所勞當是時中國特不堅敵有忌虜執休纓之者天下百年無水旱兵革法度致備人物阜蕃以三千年之速例國用山積水委唐所無則我太祖之志臣以謂因在於今日

陛下延學故料使爲士者知兵頗教士法使爲兵者知義千有餘年積慢養欲之氣既復矣而陛中刑兵處於四遠備州小寇不彊而兵臣竊以此道三數者言之遠郡要路一卒之蒙足以衣被上書充賞之以大司馬之備勝任西征錦師南渡汽險六城交州九郡歸命內附而飛挽之煩不及於邊民此其前古未有也舉事動衆宜百日之費者今千日之費不憂之豆百金之賞者今千金之賞不憂屢非使以厚賞重賞爲得也要以爲前世之所不爲者知今日之能爲之而已順識難窺如風靡草以臨不加彊之虜與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取兵之權陛下亦既知形則不圖而何待臣請爲陛下言所以入胡之實夫欲興大事所病者兵不常養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率二十萬衆度百日糧鳴鼓而攻之以臨不加彊之虜如玉食之戰鬼兮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竊計以猶非勝之難所以入虜者實難以

樊噲之驍悍自意得十萬之衆足以横行於匈奴而議者曰樊噲可
斬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論而忼慨其言固甚可喜
然空語無施於實事則陛下尚誰取之今臣則不然舉二十萬衆度
百日糧非三年經營之不可借使以國家之盛一朝而可集衛找縛
馬呂千里奋擊雖討甚祕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綠十許州塘水之濘
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難阻塞而陳燕亦起而拒白溝之南兵雖衆
食雖充非勝不能入也臣請爲陛下效臣之狂計蓋昔者尉陀畔越
漢兵出豫章出會稽而唐蒙偏上書發巴蜀罪人下牂牁以出越人
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維拒鍾鄧艾乃潛自陰平衝無人之地七百
里卒降劉禪兩人者若校之以事而處其情則皆近乎不知迂直之
計而臣則以謂論越與蜀者不如是則不可得而入今虜之勢亦何
以異此臣請先爲樓船百艘精甲萬人浮膠東持渤海而勿發使大

軍出次於王㶚奉書以十萬出飛狐飛狐敵所負出亦此入亦此在
兵法則所謂以正合者也潛軍出東以五萬則自渝關平州同時而
出發潛軍其西以五萬則自代趨雲州同時而出發平雲非敵之所
素備則遼代之兵宜易入兩翼皆發則燕之東西可擾矣東軍入平
州戰且誘以精西行附於飛狐之軍矣西軍入雲州戰且略朔易乎
蔚朔之間而東以牽制敵勢敵必分軍以禦雲州然後飛狐之大軍
與東軍合勢南下入則涿州新城不戰而可收東軍既東平州平州
稍少解然後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間入平州平州下則營并舉矣乃
間使渤海之師通高麗曰中國責故地高麗宜以兵從而浙渤海
之使以三千背道絶險以徑中京之南緩古北之隘奪關而守之謹
守勿戰虜狼狽自救然後雲州之西軍鼓而東以取易州而與大軍
合吾兵益張乃稍乘勝逐北則燕城可圍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

而占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圍之則卒三萬守地無餘以二十萬衆
遍燕南攻而圍之若適二萬則是野戰以拒虜之大軍者猶十七萬
也度虜之大軍亦不過二十萬盡燕城之大而以五萬人實之不能
容矣虜之名統軍在燕城者其所謂契丹奚渤海兵馬數才滿三萬
而其曰侍衛在燕城者騎一萬步一萬而止借使臣所聞未實虜能
益之度燕城之大不過容五萬則既窮矣而大軍相持倉卒未潰
其勢不相救以三萬銳師齊以臨衛雲掃之城并力而急攻間使飛
良陳平不愛千金使反間以宮城中臣屬之子孫能以城稱諭其衆
使内附者許以封侯萬户之賞彼其在虜義身居將相而服衣食歛
不免於輿皂之賤一聞德音宜有發憤内應如望并汾之師者一人
有心則舉燕城之内其勢孤矣燕城可圍則山前後之地避未盡攫
可徐致也臣又準臣之意料之使虜能出上策中國之師始動虜無

空國逆戰亦以二十萬拒大軍而更練奇兵間道他徑反乘我隙我
大軍遠戍深討而虜兵出於不意釋燕而自圍則前功一發而盡廢
欲勿釋邪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塞上十許州言之大軍出
飛狐多又五萬出渝五萬出代者亦以其軍二析之而應我虛勇矣
右而霸與信安保定介其間使堅壁勿戰則虜雖出奇兵亦必不能
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冀其左而信與霸信安霸介其間使堅壁勿
戰則虜雖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雄信入安肅將則吾爲之守
者衆也豈是數者自渤海之東言之操舟於水固非虜之所宜便而
其所不密畏萬一可慮慮者其西北之驛也昔唐安祿山以范陽亂
稱兵道胡中趣京兆不暮月耳臣竊考之圖志則祿山所行自燕而
向其路險尺寸不可不謹也國家方恢復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
若思患而豫防之並全秦之地以持虜之出於不意如此而已臣

又乘臣之意料之今單于之才不聞其殊殺雄勇敢爲難制如冒頓
爲雄頡利突利等輩比者其左右賢王谷蠡亦非有如張說所稱闕
特勒暾欲谷之徒超卓過人之才怗怗然慕中國學文字語言是
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我屬封出於數者而皆不能違則臣之所料
不過舉國興師爲合從聚而已使虜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瀚海之
虜師無以同其利則我東軍扼弦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軍扼批
路業與全救口之左使其東西不能出者而後大軍鼓行而傳以排
其南虜進不能拒退無所逃不力戰求勝則少有內顧自保之心此
在兵法所謂窮寇臣請勿驚勿逼縱而持之蓋曹王居庸等關而無
奪以開其生路義而視白溝之南塘水之爲所從歸者將何以異於
淮陰泜水之傳喩東西與北三面蒙阻而背阻塘水則士卒無所恃
其心宜固當是時陛下得人如韓信使兼其會同攝而撫之於井陘

其剽乎與頑爲陛下將者如何耳臨斷虜燕城致備士力竭完以
中國之喜疲而加不能善守之虜則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爲而不
下燕城下堂其積以賞戰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舉燕薊自京東西
與河朔之列郡並轄數以實之臨以重臣列障險於外燕可守也
陛下以河北六城之富孰與全燕可憂邊城中燕空實中國且能
保而實之則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業文
書約束等皆得依無一不出中國之舊令以中國之法守之其民宜
而窮燕城既守則凡石氏之故地皆不能舉者未之有也雖然臣竊
有說者則在乎先勝而後戰夫入人之境雖其不遂未可以不知地
審人之情雖其不賢不可以不明間地可知間可明而軍無選鋒則
兵不可以交有選鋒而不較長短采合外助則雖多猶寡也臣請爲
陛下言所以必勝之道陛下誠得數十將用之則何患夫四五萬爲

今之虜主已知兵兵已知戰而臣獨過計以謂今選於班列以將名
官者意未識而已矣將欲興大事不可以無重臣重臣者所信功業
已試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任重德舊可使鎮重處
亦重可使舉一軍二十萬之衆而重臣得其人事之命定矣千夫長
爲夫舉才各不同則舉二十萬之軍夫吏偏裨二百人而擇可也未
安雖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將委之有司之選辟則天下必有蕭何之
至明然後可以知韓信之未試不然則雖括之易言不窮天下其何
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過一事一業者有不能兼三軍之
也著持寡欲兼甲百萬之地千里猶然不若爭其間忌昔之短也
乎居自喜種禍而弊亂忘如飄風而聞金鼓之聲失亂而死以人之
情也然則將其何以不試哉天下之言兵曰職將者類孫吳然臣以
謂是何以異於茶人之遺券家數其齒而曰吾當可得豈不誤哉陛

下知人能善與之事選大將帥既已得其人矣凡以臣不敢謬擬臣
以謂舉二十萬衆而爲之吏者二百人所識若在此而已子文之治
兵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而君子與子文岑虜之行軍遂水草不擊刁斗程不識之行軍嚴斥
候擊刁斗自適然而士卒樂李廣將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孫武之試
於吳也以婦人孫臏之試於齊也以上中下馬用之於婦人用之於
馬非將之常也而人者唯其無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試能將
吳以入郢臏能將齊以卻魏豈不用其試哉驪山之閱天下稱其服
以今觀如郭元振我以失軍容而誅而薛訥解蕭乃獨有不勳之罪
教使然也今天下之著以將名官極兵稱習軍事者猶利於輔弼追
數十人卒居銀事夫事知馬澤拜手國中與之言兵而不能者幾人
君以臣豈敢以爲必過之才哉凡所以必待試而後可用者特不敢以

能之於平居無事而信其用之於倉卒操縱由陛下知人則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詐皆得其可以用。則向之四五者尤可以委之大將而已。以二十萬之軍。度百日而後罷。厮役在焉。人日猶二升則率兩日而食粟萬石不可百日則百萬。千日則千萬。還不足以給則不可不措而乃之於民。今天下之買爵者。緡錢五千。爲得一爵下乃助教猶且爲之。說者曰商賈之子孫未可以獨而加之於民上。以爲說者之過也。天下無賴之民遊手不業計窮力盡者皆起而爲兵能犯矢石致顯者有一日之勞則好朱懷金。美爵厚祿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獨至於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於盜賊白日殺人而奪之財亦可棄矣。其甚者竄山林。晨夜聚嘯州里爲之搖動其中有一人焉造制而自首則賞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則夫商賈之子孫雖其賤則賤。猶未至於

盜賊哉臣請爲鬻爵如漢故事。惟勿爲郎而已。其餘皆可易之以佐軍。得此鬻爵眞京師官卒能入粟於邊滿三萬石者爲之等級以擇事定而止。不過數百人衆可充也。昔武帝用兵錯議卒弱匈奴乃臣區區意竊在此。陛下事甚焉則其得有司可尋而詳也。何謂知地。夫四夷之與中國其土地風俗剛柔險易之不同猶之城市之與山林。至得其宜各使其欲美皆同也。百蠻之地竹山夢海遠者去王畿數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應就其近者調之則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軍則病遠里之遠者運餉倉卒不能設或遙旅致之其土地風俗皆非國之所習知雖百萬之衆而頓絕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殺敵不能譬之逐兔叢林遭逃而去則良鷹逐犬猶翶翔傍徨難巧亦無所發其理然也。東南西南群夷皆絕遠數險蹊其近而與中國比者則莫若北胡。古者北胡則本非與中國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

於漠寒遠野人跡所不至者乃稍稍也。秦置李牧破林胡。胡雖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容自漢至唐近於五代始侵尋更衍深入付中國之地自王畿而言則幽薊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驛十數則畢兩漢之章十日而傳之可聞城郭邑居漢也耕田作業漢也文書約束漢也營陣行伍漢也。華山前後之地而言之雖爲而非漢者臣嘗登圖而觀起白溝過燕城二百里西止居庸曹王大安香谷岐峒之山環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溝而北聚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其中者其地如砥由燕城之三隅東西與北衆山之塞川關要害遠者不過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占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風氣水泉百物之產又非中國之所不習也徒可徒騎可騎車可車何動而不可圖之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動而不如欲。積爲陛下將者如何耳何照明閒兵書生之論以謂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此臣讀孫子至所

謂實貴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則寡衆我衆亦勝敵寡我弱亦勝敵實我虛亦勝敵逸我勞亦勝敵有備我無備亦勝而聖人者何事支教民七年而後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又何用也夫仁義王者所以無敵於天下不得已而去爲兵可去而去仁義則不安至於不得已而用兵仁義非可去而所謂權爲者聖人亦多有之而未嘗去也孫武兼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於王者之事間非平日之所宜先也然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此而已聖者參之以權夷狄之智賢將持之以制三軍之命去卒獲之以奉封侯之賞夷狄取之則四境不擾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蔡澤出爲而入國實燕入秦開而東胡棄厚駙氏而冒頓歸廢秘利而頓利疑此中國之

以間勝夷狄者也。韓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盧綰在胡而匈奴入
上谷。中行說在胡而漢不得其帶市。匈奴以至於唐，突厥以萬榮持
子而寇瀛州，回紇以僕固懷恩而入涇陽。此夷狄之以間勝中國者
也。自昔兵家之用間者，一勝一負，不可得而數，姑以中國夷狄之相
勝負者言之。在中國則夷狄為，在夷狄則中國為。此其理易知，而其
事難察，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勢言之。山前後之民，入契皆思
漢，并汾之事，王師在燕，有謀執其帥而降者，誠能得張良陳平，不愛
千金以致內應，循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者，歲時祀
父母，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廟梁故時城郭，不應記之城書
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日頃望軍，汝於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請之書至
此，則微燕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孫，豈有發憤不忝哉，亂而首而望
王師者，徒患無以發之耳。以契丹之盛，試言之，其得漢人，皆使妻姓

之任宦而顯者，歸先其主，如嬖禮殺漢人而以牛馬償之者，欲也。近
蕭氏乃始徙漢人居北居，而以契丹生高麗之民雜處，由屬殺漢人
者，如殺人之罪，自以謂漢人之子孫，可撫矣，然臣度其勢，之入者
厚矣，然世漢種也，終不能爭，而胡自漢新契主而相與護之，俗良
矣也，不幸而子孫世世為虜，漢人不為起首者不為視，勢不可久矣。
下哉，不之張良陳平之智，不愛千金以間之神靈所處，前移其指
前死。吾間俱起，莫知其謂，是謂神紀，兩前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眾
實可因而奮，使彼眾虞可因而擾也。故可知間可明矣，然後合三軍
之眾，而求其技且勇者與之，謂選鋒，故有君子五千人，秦之鬭士倍
於晉，若此皆選鋒也。凡兵尚義而保義，義之所屬，惡可明，氣之所加
泰可強也。之情非有頓利也，殊也，顧上所以求之者何如而已。一夫
當死，市而不呼，則千人為之失色，重子揮劍而先登，則七尺之

丈夫全能保妻子者，猶為之却也。然則人之情豈固難知也哉？前有
大敵臨之，則婦女而懼狼狽却避，則身在平地夫誰肯舉足而踏其
危？使為士卒者知有死之辱，無生之辱，夫然後顧平地不為生，踏大
難不為懼，則攻何患堅城，戰何患堅陣？我吳起臨陣，有一夫不勝其
勇，獨前取首而還，吳起曰：雖勇非吾法也，斬之。此善還奉天澤，載進
軍騎，亂之換屠一將躍而出，二軍皆譁，臣以為若此者皆可賞勿誅
而吳起反之，此用兵之過也。鋒可譁，然而不我表，類則臣以謂兵不
可以爽。何則？天下皆以北胡為善用兵，而臣獨計胡非能出奇奮發
鏃殊無窮也，顧其長在騎射而已。自圖志言之，多馬之地，辛在於胡
而其鏃猶弓騎射，重亦天性使然，趙武靈王變服從胡騎射，而由是
以取中山。此其為驚之將者，非以其所長制其長哉？賞滿從銳百萬
白登之圍，驃騎皆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為勇衣者，如此之盛者

也。漢武帝中年，欲盡為備，阡陌之間，成成群，比戰騎勝匈奴，至於
矣而其後亦以馬少不能復出，則是漢之能以其長者由奴在騎
不在徒明矣。嗟夫，蕃後不知以所長抗中國，而自恃其長以徒勝，欲
馬者既妬而徒不能復為乎，以取致胡人，自是益自知其短，舍徒而
中國亦暴其所長而術側之北，者朝廷置騎射又欲民畜馬，意良而
法美矣，而或者民之馬雜畜而未教，故臣以謂置義勇置保甲則民
馬皆可以假而習矣。馬生其水土，則人心可知，然而教訓之，不害以
之衛，朔馬之新羈，朝夕馳騁于荊棘斥澤之地，體安而心調者，悉非
教也。陛下誠用臣說，則義勇保甲之籍於民者，方其教時皆使之習
騎射，不足則更借之于民。馬嘗入而籍諸官者，暴假之，則民力不勞
而馬不病，未過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馬，以是佐軍，則漢之人，何以易
此。雖然，猶有所需者，則外助而已。自昔為國者，未嘗不以夷狄制夷狄

其說以謂海濱之蜂蟻而自能而後人誠并得之匈奴方病漢而烏孫昆彌亦自以不得與中國通漢藉烏孫與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護五將軍兵擊胡而昆彌帶力戰為漢軍鋒所殺過當匈奴遂虛於是丁令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敵國以南與漢爭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於裂五單于而昆彌與有助也臣嘗歷之郡邑之小盜三人而為黨則百人不得以力論一人為爭財而不早圖二人者不制而自斃何則其素相知者寡也陛下南面負扆冠帶而朝百夷四海之內八荒之外心有所係唯上之所命通者高麗析於胡不敢越遼而西以劫其一日之力於中國陛下能操之至約海路綿數千里而入貢闕廷陛下嘉納寵使聘增美於祖宗之禮臣聞之其國見使者喜皆帶喜擁道自慶未始從也彼其折於胡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烏孫昆彌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數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與夫建一二之士嘗得預聞腹心者皆可以使之難而謹擇然後臣之策庶幾乎可効也兵既定君氏之故地已復臣請謹封疆嚴斥候戒邊吏無得以非中國之地而利絲毫以為功且示聖人以天下為度而敦誠信以結之虜雖失燕知其本中國之舊而不以為吝中國亦與之講好修聘惜舊好可使如伯氏之奪邑没齒而無怨言此百世之計也臣身未嘗為吏則凡國中之議是非利害未知其果何得始以臣深思所得發於忠憤排之虜而不能以自揜著獻之闕丁陛下好問如虞舜亦幸擇焉好從臣凡此蔡攻惟斷乃爽故臣至此猶願致其愚者則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初而學仕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於聖人之世三代之時以試非常之治沐無窮之休優游播學古人之事而名諸生之列每聞陛下德音雖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專五倫其所願伸嘆遠於以求

補於萬一者豈特此書之所叙而已哉臣竊以謂禮樂為大而必其所先舉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後禮不制而備樂不作而合臣區區之愚意在於此臣身賤跡外其學甚野輒敢不避鈇鑕之誅而冒言其所不當預之事懷不能忍憤悱自發無以異於傳之所謂想邇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鄙屋之幽得以容則臣疏遠之言庶幾乎可採而無罪焉乃安昧訟之聰而不知聖人之世三代之時非常之治無窮之休親逢之會為難遭則臣之依依不出門庭其失時亦極矣伏惟陛下萬機之閒一留神聽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俯伏待詔激切之至臣補之誠惶誠恐謹昧死再拜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四

夷狄

宋哲宗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論西夏劄子曰臣伏見神宗皇帝以夏國主秉常為臣下所囚興兵致討會揚天威震動沙漠虜攜其種落竄伏河外諸將收其邊地建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此蓋止以藉口用為己功皆為其身謀非為國計臣竊聞此數寨者皆孤僻單外難於應援田非肥良不可以耕墾地非險要不足以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有久戍遠輸之累無拓土闢境之實此衆人所共知也三師既臨靈州不克狼狽而歸卒喪食盡兵亡過半西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始有輕慢之心是以明年邊臣築永樂城虜舉國師徒攻圍陷城殺將塗炭一城久之又舉一國之衆攻圍蘭州期於必取將士堅守僅而得全虜自是驕氣小挫不敢輕犯邊矣臣聞此數寨之地中國得之雖無所利虜中失之為害頗多何則深入其境逼其腹心常慮中國一朝討襲無以支吾不敢安居是以必欲得之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請自辨訴請臣服如故其意無他止為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既許其臣服虜果請舊境朝廷乃降指揮其前所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致討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而已其後乃云兵將已得此小邊壘聊示削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又興師本為拯救秉常拒命者國人之罪豈可更削秉常之地於理差似未安王者以大信御四海羌戎雖微恐未易以文辭欺也於是虜既失望憤怨愁恐移文保安軍辭理不遜去今來賀正旦人使雖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乃至陛下繼明皆不遣使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月之後使者詣闕弔慰荐告其衰并進遺物理雖不屈

稍示屈服臣竊料虜意不出於三一者獨冀朝廷蕩一赦其罪戾其使臣二者陽為恭順使中國休息陰伺間隙久為邊患三者久自絕於王國其國中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且因為商販可以衡食於晉晉取威因又衛人既服飾飲曰日衛不暇故取其地今已雖夷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懷何以示懷兼威非懷何以示德邊鄙威由乎衛今西人所為如此朝廷既不能拒絕勿受其使又不能招納其使之吏始彼來則迎送館穀以賓客待之不來則一無所問日復一日將踰二年臣竊恐朝廷謂西人勢已衰弱心實內附故來則不拒去則不追置之度外不以為應殊不思數年前王師大舉深入將士所過殺掠殆盡劉其疆場虜請而不還彼怨毒欲報報之心寢寐食飲之處日夜不忘若稍稍者不忘欲之者不忘視也譬如有虎狼在屋側其頭熟寢人豈可恃其不動狎而侮之攖其頭蹈其尾耶臣愚患之誠夕寒心以臣愚慮於今為之止有二策一者遐其使臣二者禁其私市何謂遐其使臣元天子即位已一新搜瑕蕩穢小大無遺昔趙佗自稱南越武帝傑驁漢文帝即位撫其大罪遣陸賈使往諭之佗稽首請服累世為臣李繼遷叛援西陲十有餘年聞中國解兵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靈夏等數州除其子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由是邊境安靜者四十年此乃前世及祖宗之成法非無所依據也今秉常之罪不比繼遷也米脂等寨本為於靈夏也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赦其累年不奉貢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耑懇恭順修國母喪遣遺物之勤喻以推恩盡赦前罪今已擇官館伴等賜予悉如舊規賞來賜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徹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非夏所

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從屬蕃部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猶似有
名繫羨狀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至或留或與徐議其宜亦無所傷至
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遂加熙河蘭會之名常是中國要有關地
之心不若改爲熙河蘭岷經畧司如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
雖爲鐵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者乎
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億萬僅得數寨今復無故棄之此中
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珠崖詔曰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
大焉遂棄之此乃帝王之大度仁人之用心如天地之覆幬父母之
慈愛盛德之事何恥之有國家方創萬里今此尋丈之地惜而不與
萬一西人積怨憤之氣逞凶悖之心悉舉犬羊之衆投間伺隙長驅
深入覆軍殺將兵連禍結如寶元康定元昊之叛天下騷動當是

之時雖有米脂等十寨能有益乎不惟得其要害自取可以取捷
使彼有一言不遜而還之傷威損重固已多矣不若今日與之爲
美也此國大事伏望陛下留神熟慮更與執政詳議以至處斷而行
之不可後時失此機會悔將無及　臣竊聞西夏所居氐羌舊
壤地所産者不過羊馬氊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
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氊毯之所輸而茶
綵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寶元慶曆之
間元昊負恩僭亂侵犯邊境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中國未嘗蹈
其境破其軍禽其將屠其城有害於社稷也而首尾六年元昊遣使
因緣邊吏辭納款稱藩稱臣辭甚卑遜猶懷晉華而原其私
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悉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憑方聽
與西人交易傳聞近歲法禁疎闊官吏縱使邊民與西人私交易者

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則頻遣使者商販中國私則遣鄙小民竊相交
易雖不幸歲賜之物公私無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數年之間似恭似
慢示不汲汲於事中國由資用饒足與事中國時無以異故也陛下
誠能卻其使者責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皆不來賀何獨遣此
使者拒而勿內明勅邊吏嚴禁私市俟其年歲之間公私困弊使自
謀而來辭必益恭辭必益遜然後朝廷責而赦之許通私市待之如
初然邊民與西人交易爲日積久習玩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甚難倚
則若以常法治之則有司畏其文勅猶繩墨遵問諸違播傳送之今
將臣之家奏欲行勅動涉累年如此則使邊民罹刑者衆將盈
路而私市終不能禁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嶮峻故也百仞之
山重載陟其上陵夷故也今必欲嚴禁邊民與西人私市須權時行
立重法犯者必死無赦本地分吏卒應巡邏者不覺透漏官員衝替

兵士降配仍許人告捉獲者賞錢若干當日內以官錢支給更不以
犯事人家財充如此則緣邊六路各行得一兩人則應數可以懾衆
人耳目令行禁止人不敢犯矣然人存政舉此事全在邊帥得人昔
龐籍爲河東經畧使下令禁邊民與西人私市有犯者輒斬於
犯處妻孥皆遷淮南編管一境肅然無敢犯者其後范昌言爲環慶
路經畧使亦禁私市西人發兵寇境昌言遣使問其所以來之故西
人言無他事只爲交易不通使者懼其兵盛輒私許之於是復壞若
邊帥未能盡得其人則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適大體爲全
無失之
光又乞未禁私市先絕西人劄子曰臣於今月三日上言以西人未
服中國不得無憂而邊備不敢少弛不自揆其狂妄獻二策上策欲
因天子繼統之際歸其侵地與之更始下策欲嚴禁私市俟其

屈服。然後赦之。然禁私市甚難。立法極嚴。又遣帥得人。然後能行。不
若前策之適大體。正為全無失也。今竊聞執政用臣下策。止令禁私
市。又立法不嚴。邊帥未盡得人。若邊吏拘文。縱一漏百。私市始如
故。或此路禁絕。而彼路放行。如隄防一存一亡。將何所益。如此適足
以激怒西人。使益懷怨心。安肯屈服。萬一微犯邊境。或表辭中稍不
遜。語至時。朝廷轉難處置。悔之無及。不若用臣上策。早相羈縻。未
欲還其侵地。且下詔書責而赦之。使彼此安心。時雖得而易失。不可
忽也。況本朝因天子繼統。蕩滌其罪。今日行之。已為太晚。若更遷延
則赦之無名。去事繫國安危。若使執政論議。參同恐失機會。誤國大
事。伏望聖意獨斷行之。勿復有疑。天下幸甚。若執政主異議。乞令
與人自入文字。若依從其議。他日因此致引惹邊害。當專執其咎。
光又乞先赦西人劄子曰。臣於今月十二日上言。乞以天子繼統曠

然。更始宜下詔數西人之罪而赦之。縱未還其侵地。且行此策。以安
邊境。至今聞執政議尚未決。臣之愚意。以為封內未安。未可圖外。遠
欲急行臣前策。收羈縻西人。且可數年邊鄙無事。朝廷得休息。民安
安養百姓。待國力完備。家給人足。然後奮揚天威。討叛柔服。何而不
可。若行臣前奏。可以萬全。行臣後策。有得有失。豈可并上策而用下
策。拾萬全而就有失也。太平興國中李繼遷反西陲。不解甲者十餘
年。關中困竭。寶元慶曆之間。趙元昊叛。屢入為寇。罷兵數載。自是中
國屢兵未復。實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窘乏
於上。又新遭大喪。山陵繼舉。自去年十月初以來不雨。雪旱勢甚大。
若萬一激怒西人。致出一不遜語。則并臣所策亦不可行矣。今因天
子即位未久。西人外迹未有不順。故臣願朝廷旦夕汲汲行之。機會
難得。時不可失。此臣所以惓惓進言不已者也。若萬一激怒西人。致

生邊患。與邊禍結。士卒殄盡於鋒鏑。生民困竭於轉餉。饑殍滿地。盜
賊蜂起。為國家憂。豈不危哉。向者執政方以為西人微弱。不敢復動。數
遣使來。誠心內附。置之度外。不以為虞。遂復因執先禁私市之議。又
立法不嚴。邊帥不才者未先易去。行之太早。不能中節。一旦禍生所
忽。邊鄙震驚。乃始歸罪戎狄。豈不害國事哉。臣於今月三日所上言
措置西邊事雖書一策。因以還其侵地。責而赦之為上策。嚴禁私市
待其數年窮困。來服然後赦之為下策。所謂絕私市者。立法至嚴。帥
臣皆曹此法。恐未易可行。不若前策道大體。為萬全無失。并臣前後
所獻言為便也。朝廷比來擢臣於冗散之中。使預聞國論。盡審
謂臣微有益於國家。非徒采其虛名也。臣之不稱。無以報塞。竭盡
驚步酬大恩。非為貪於祿位也。今盡忠謀國。而為衆所非。臣尚留此
有何所用。此國大事。伏望陛下早審察二議。從其長者。若聖意以臣

言為然。乞御批依臣前策。若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仍有固守己見。
爭之深力者。乞如臣前奏。各自入文字。言先禁私市。保得他日必不
致引惹邊事。如其不然。身執其咎。
光又乞不拒絕西人請地劄子曰。臣近具劄子奏乞於今月八日臨
御延和殿進呈文字。復蒙聖慈遣中使封還。令依前降指揮。臣不
敢再三開陳聖旨。然臣區區之心。所以欲於八日入對者。竊見夏國
宥州有牒稱已差人詣闕計會。所侵疆土城寨。竊慮其日進呈上件
文字。此乃邊鄙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本。不可不察。臣自今年二月
初以來。屢曾上言。乞因新天子即位。西人恭順之際。早下詔書。赦其
罪戾。待遇如故。如此則操縱在我。天子之體正。休兵息民。華夏之心
安。未幸虜人有一語不遜。已謂犯邊。則此詔不可復下。無何。臣在病
假。不得面論。人心不同。為衆所奪。日復一日。遷延至今。虜先遣使來

直求侵地稍陳兵端辭意漫侵商所誠詔書已不可下矣既失此機會師日使署應答亦難若遂從其所請則彼益驕而無厭若悉拒而不從則邊患由此而起今就二者之中寧為百姓屈己少從所請以紓邊患不可徼倖搆怨興兵犯塞以困生民所以然者蓋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蘭會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可稱新所侵地而不與彼必曰我自天子新御位卑辭厚禮以事中國戶我帝未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爭之彼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是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以小喻大譬如甲奪乙田未請而與之勝於請而後與若更請而不與則彼必興鬬訟矣此是非利害明如白黑臣竊慮廷臣之議群臣猶有見小忘大之言近遺遠惜此不毛無用之地結成覆轍將之禍兵連不解為國家憂伏望陛下峻自聖志勿聽浮言為兆民計久

彥博輔佐四朝熟知虜情與可謂軍國重事願陛下詢彥博以決之光又乞撫納西人劄曰臣先於二月中嘗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遺大體正萬全策矣既而執政所見未有異同稽遲延淹再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更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恨騁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牘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縱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威毀重傷恥如之何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二十二日并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速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寢不安食陛下若復詢訪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異弃尢遠曠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早賜行而無後

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復有疑取進止

韓維論息兵棄地上奏曰臣竊見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國始以問罪為名既亦收其土地遂致夏人有辭使失恭順夷狄之俗以不報仇為恥今其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不幸復為寇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已為可恥若興師攻戰則舊傷自此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已時臣切思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棄者五請為陛下陳之伏惟皇帝春秋尚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嘗習聞軍旅之事萬一戎兵犯塞調發兵應援不暇或心需為上心憂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靈州之役永樂之覆關陝之力困耗上風未復今若再興大役必有失律違命散而為盜賊者外虞方作內患又起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且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綿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沉謀重望之臣為之統御忠義英勇之將久

當戰鬬幹事宣力之臣從初錄擢歷數見在之臣復非近事之驗恐未足以充此任者又器械皆揹棄之餘帑庾有乏絕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秉常受朝廷賓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已死秉常得復所為恭順有若臣之禮若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為虛語而皇賜地之意實成先志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朝廷自得熙河之地歲費緡錢五六百萬以上所得曾不當所費愈廣拓地之無利亦已明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二也議者或以為蘭州雖夏人巢穴至近最為形勝自餘亦有豐要可以增置城壁棄之非便陛下欲再興師收復靈夏之地則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以奉空虛之地則是又添一熙河也陛下以清淨為心仁恕為政必將此事不當更興於今日此地之不可不棄三也遼夏二國世為姻婭且有脣齒之勢萬一遼國移書援先帝興師之意以果民祈

常懷伍為其請所失之地則先得我之義理而奪我之機會矣。此時朝廷欲與地則是聽逆國之命而恩歸於彼若不與則是彰先帝之過虧大國之信而邊患復興矣。此地之不可不棄四也。中國之所以為可貴者為有禮義忠信也夷狄之可賤者以其貪狠暴虐也。今操可貴以臨所賤，實中國之道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夷狄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臣聞古公亶父居邠為夷狄所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不忍乃去邠而居于岐山之下。邠人舉國扶携老弱從公于岐山之下。旁國聞古公行仁亦多歸之。古公周之先也其後世因其仁愛得民至於文武遂有天下。今乃奪人之地又欲殺人之父兄而守之與古公異矣。陛下試計修德行仁之效與用兵拓地之利孰為多少。誠能於此時特降明詔盡以向者所得之地賜還夏國則其君長荷陛下之恩意人民感朝廷之惠澤至於隣敵聞中國之行

仁政吾民與兵知人主之惜民命其懽忻之辭藏荷之心將有甚焉伏惟陛下鑒古公之修德亮愚臣之忠計發自誠心斷而行之。臣料不獨夷狄感悅上天鑒德助順亦且福祐無疆矣。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矧兹有苗。此皆前代帝王行之已有成效願陛下勿疑若夫計已往之費憐難保之地耗金帛動兵甲以爭不可知之勝負而且有後患皆世俗之常情豈足為陛下道哉

雖又乞息兵棄地劄子曰臣近具奏陳論兵之不可不息者三地之不可不棄者五。利害甚明極有義理竊恐臣所陳之故陛下或未盡經聖慮乃不避煩瀆再有陳述。臣愚當今所宜無出此策願陛下詳覽而深思之。若爭地用兵則向後患禍不可知。今陛下若發誠心以息兵愛民為意自足以動天感人今亦不須待其來請地然後賜之也又古人以禽獸待夷狄任其自射利害未嘗與之校也。臣竊謂朝廷今日未是用兵勞人之時前代聖王屈於夷狄非皆是此意。今之所據義理甚為非有屈也。又臣今所言須及時為之乃可若夏國雖兵來犯塞北虜遙為請地則失我機會未可用矣。古人脩德行仁不計一時利害何則脩德行仁之功大世俗所計利害小相去如天地之遠。又臣此策可以實先帝悔罪之意廣陛下行仁之德內慰士民之心外消夷狄之患。願聖意速行天下幸甚

司諫王岩叟論西人請地狀奏曰臣累月前嘗乞顯論天下之大害曰莫如與河蘭會之坐弊中國願陛下早圖之。今聞西人入朝以請地為事陛下念生靈安樂遠久之計深以此事屢諮國大臣而聞大臣議論未甚一定之策乃度聖心或之未有以處。臣以讜言之道又以事觀之則一言可決。國家未開拓以前唯以信義為重夷狄之心不敢輕侮。啟邊患少。邊患少故民力紓民力紓故人心安。人心

安故兵威彊。兵威彊所以能制夷狄而不生事中國開拓以來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費以無窮之費養無用之地國力已困而不可支。人心已危而不可保兵威已沮而不可恃。於此時當依復信義為天下休息計豈可因緣更增後日之患也。昔漢桑弘羊輩請田輪臺之田以威西國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憂民也。今朕不忍聞。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也。今議者欲請留蘭會而田之何以異此。惟陛下鑒武帝之所以悔於終者早悔之幸甚。至宣帝時魏相諫罷車師之田。元帝時賈捐之請弃朱崖。唐相狄仁傑亦請弃四鎮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弃安東却立高氏。李德裕亦爾勿保安西。是數人皆一時之賢豈不為國家惜威靈重弃其地哉。蓋不欲貪外耗內疲竭生靈拘虛名受實弊

遺國家之患也今窮荒之地於國家之勢未以得為強未以失為弱識者皆曰去大患以自全乃所以強耳夫得地不如養民防人不如守己今因其有請而與之足以示懷柔之恩結和平之信又况此時往日兵連禍結中國厭苦而為腹心之患陛下雖欲舉而棄之將不能矣臣度議者不過曰十餘年間竭天下之力而得之一旦棄之乎此不知經遠者之論也夫已耗之民財已傷之民命既非悔可追矣而後日之患猶不慮之于今則當何時而已耶又不過曰恐啓無厭之求益生邊患不知勿與此不知自鎮者之慮也夫彼求者無名則我報者有辭無名之求勢當自屈且彼蠻夷狄既已與之寧不知恩尚何厭之請邪若有恩以結之猶恐其來則無恩以禦之將如何哉臣聞開邊之初其費不可以數言罷兵之後歲歲常費猶不減數百萬一有騷動其將奈何陛下須念此皆出於中原生靈膏血夫中原者陛下據之以制四夷者也而以生靈膏血塗窮荒不毛之地欲為萬世長久之計豈不誤哉以事為萬無可取惟陛下留神事機審斷天下幸甚

元祐中殿中侍御史呂陶乞早定蘭會議又奏曰臣聞朝廷之安危不繫於疆土之廣狹中國之盛衰不在於夷狄之逆順取與守難易不同其術內與外輕重各異其宜知守之為節則不敢易於所取知內之為重則不忍輕以事外此得失成敗之機也昔之聖人大有為於天下者莫不欲震耀皇武以威四夷空其巢穴絕其種類使之竄伏奔走而惟今之從其規模措畫豈非恢宏深遠哉然天下之勢盛衰於不能成者此雖可為後世惜亦可為後世利也臣恭聞太祖皇帝嘗出幽州圖以示趙普普對曰此必曹翰所為翰往必可得幽州然陛下既得幽州則以何人代翰太祖於是不答持圖歸內臣又聞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中既平汾晉車駕遂北征欲乘勝取范陽王師所至皆克捷降者亦衆竟以士卒疲頓轉輸迴遠乃班師而歸雍熙中又嘗詔親征會有岐溝之敗而止夫以二聖之睿謀英算俯仰指顧而四海混合豈獨一幽州而不能取哉亦不欲以大定之天下而耗其力以事一方也恭惟神宗皇帝聖智高廣有削平夷狄之志既取熙河又復蘭會方將一舉而殲西夏不幸棄四海矣則今日之討固宜權其輕重審其難易而決其予奪也夫元元之疲瘁可謂甚矣陛下深知其然加意養仁澤流行非特一事夙夜焦勞勵精且累然而邊鄙有深憂國家有大費則生民何時休息哉所謂蘭州定西城龕谷寨者又在封域之外一旦取而有之地不可耕而食又不可收而使臺垣頹壘如狐兔之穴費金帛以具服器而郡縣力困於饋挽驅士卒以嚴戍守而肝腦或至於塗地今日運錢數百萬明日致粟致百鏹然後有累月之用環而視之則帑藏又空矣平居無事一歲之費凡一百萬緡倘使忽警安可勝計生耗中國莫甚於斯如火銷膏不自知覺非朝廷之福也臣嘗觀有唐之盛其君臣不勤遠畧不貪戰功苟且一時欲使國家掠虛名而生民受實害孰得無用之地終則捐之或時而封其酋長使之自守請舉一二以明之太宗既擒頡利剖其故地置都督以統之擢酋長為郎將者五百人又嘗先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率所部建牙於河北又嘗以鐵勒迴紇等十三部內附遂置六府七州各以酋帥為都督刺史羈縻則誅之服則懷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費財勞人之役何必利其土地然後為勝哉魏鄭公褚遂良狄仁傑皆持此議更不欲耗中國而殘生民也以今天下民力凋弊之後太母垂簾保祐聖君辨實萬事先宜安靜以享太平之福彼窮邊荒徼無用之地固當割棄以

賜其首長如唐故事因而封之。一則全恩信懷柔之體。二則息饋運轉輸之勞。三則免攻戰死亡之憂。朝廷大利莫過於此。然則大臣之議。遷延而不決者。必曰先帝神武聖機。有嚮昌四夷之意。後數百年淪沒之地。其功可謂大矣。今輒弃之。無乃隳大功損威德乎。臣愚竊謂不然。夫中國之待夷狄者。惟恩威二柄而已。方其未服則威以屈其力。及其既從則恩以懷其心。於是取與之權。我嘗而得於內而達順之勢。彼不能也。争其外。先帝昔取之者。威也。故其力屈。陛下今與之者。恩也。故其心懷。然則何累於功德哉。亦足以成先帝之志矣。向曰大臣不能堅守。嘗建折虜使乃捨緣邊數百里襟要之地。而與北狄矣。嘗數百里之襟要則可指而數。賊之孤虛則不可弃。今上經數百里者。存之未有損。去之未有益。而遂去之此一州二寨者。去之則為利。存之則為害而反存之。又非適論也。況守之與弃。義不相瑕可與不可。一歸於必有必可守之實。然後有必不可弃之理。今一州二寨之地。久陷異域。一旦復歸於我。則事將重於必争事。事則有勝負之未可必守也。既未必可守之勢。持必不可弃之論。臣恐異時之禍有甚於今日矣。昔貞觀既平高昌。拔其地為郡縣。既而西州刺郭公桂以謂不出十年。隴右丨空。既而置安西都護府。調兵從罪人以戍。褚遂良諫以請立擇蕞爾可立者立之。召其首領。悉還本土。當時不報。其後突厥寇西州。太宗悔不用褚魏之計。仰可為今日監也。臣願陛下參酌古今之道。早決蘭州之義。無使重困生民。又生邊患。則天下幸甚。

諫議大夫范純仁乞誅鬼章狀曰。臣近日親聞宣諭。欲留鬼章在邊以招其子臣對。不若且令到京。再審德音三省密院且更商量止鬼章於塗所到處。別聽指揮。臣有嘗見已曾録與文彥博已下

奏言亦曾上瀆聖聰。具有一條件如右。一朝既獲罪人。今若畏其子黨之強。防其嫌而不誅。則與刑廢矣。如漢已進之策。假設擒之者有強子弟。則亦將貴恭養矣。若止欲存鬼章而招其子。則有違件利害一。若存鬼章以招其子。必曰我父之存由我。我幸存我若皆待則父子俱死。如此。固無束身歸朝之理。若使復號邦族勢力伸報。則鬼章當宜存矣。忽然死亡。則適足為其怨叛之資。卻貽後日之患。一。鬼章本非君長。止緣誘致衆愚。主而復其軍。手犯先朝。罪大而惡于柘陵設若留之。有用尚恐不快神明之怒。今留之無益。則告陵之典方是屈行。一。鬼章今已七十餘歲。設使可求其子之心。亦無多日。況更因與吳卿要恐假冥其死。朝夕可待。既死之後。其子必卻歸怨朝廷。離隙以其終不出不信。兼是解紛向罪人之子懷損朝廷威靈。一。若其疑懷。則彼必回。既快我誅而救我。又則持叛有名。一。存鬼章者不精使實是。則必無聊而死。若使之寬足。則戰士留星霜矢石之苦者有不如之歎。二。鬼章自先朝以來。前後殺害中國兵將者。漢人民甚衆皆今死者寃憤莫伸。其家孤寡窮獨之人。朴不獲食其肉。今將朝廷生擒。十中舉衛之賊。以此存救之。寬而得存養。使飽食於有罪之人。今彼徒衆積四明有傷和氣。一。朝廷責守雖不繫鬼章存恤。雖命既罪之人。見朝廷將貴所獲。怨而誅之。則其心善快。若將而養之。則其心憤鬱。今大鬼未平。方當體察將士之情。一。鬼章之罪本由熙河帥將怨其害已。故對朝廷帥權懷怨請行。今既曾死獲之。使其不得甘心。亦恐銷其鬪志。二。交趾方欲妄起事端。若鬼章我於京師。則四方易持得聞。夷人亦將寬誅。兼使其他夷狄尊畏中國。一。阿里骨見今兼致來求鬼章。欲得然後納貢。若存鬼章近邊。不惟阿里骨以不得所請。遂延為名未肯納貢。兼其嗣已。只鬼章在。豈在胡一報。若今留之

在邊厚加奉養。卹其羸瘵。則正行阿里骨之罪。彼將市恩於鬼章之子。何暇復感朝廷哉。一誅鬼章。則上可伸先帝之忿。其次可正朝廷之法。使夷狄知畏。又其次可雪蹋白南川之恥。增戰士之勇。快人神之憤。又可使阿里骨知朝廷果於誅殺。未敢侮慢。遂必革音納貢。此一舉而數利從之也。

純仁爲尚書右僕射。論不當許阿里骨與鬼章相見疏曰。臣竊見昨日文彥博與樞密院。堅欲令阿里骨奏。使與鬼章相見。欲其子結叱投得知父在審實。可以繫累其心。臣愚以爲不然。鬼章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擒之前。數與中國相抗。既擒之後。遂使羅撒納款。則其要藉鬼章明然可見。然其謝罪之時。既已推過本人。雖與劉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使於朝廷陳請。今若得與其使相見。其心必謂朝廷別有意。謂歸國卻須生心。或請放鬼章歸國。如更因已遂賊

奏之類。至此必須堅拒。卻致嫌怨。復生害者。更於不易之間。無所受則必謂朝廷因其請而殺之。亦可爲阿里骨舉兵之名。則是今日使見未必爲利。適足爲他日之害也。又況大臣專勸當使彼欲離心。使其知存。是以示恩。使其知亡。不能生死。今當臨欲執其子。未必見我之情。恐生輕慢之心。亦似有辭。大體若陛下以大臣之言須要依行。則乞假得子常置之。候因事漸通。而息則亦足以使知陛下寬貸之恩。伏望聖慈更將臣書子細審詳。庶於機事無害。鬼章既擒已久。彼國自已絕望。故於納款蕃字之內。一切歸罪鬼章。若卻使之相見。深恐復生觀望之心。結叱投書。既知朝廷顧念其父。必以得見爲期。彼若不遂其心而死。卻恐嫌隙再生。更乞聖慈深加詳察。

純仁又論不當授鬼章陪戎校尉疏曰。鬼章自先朝作過。陷沒將卒數萬。及近日南川之圍。殺害邊人亦衆。吉思之地。爲之一空。邊人盡要怨。歸發憤往報。偶得擒獲。歸告樞密院。阿里骨失其強臣。亦便納款。既釋先朝宿憤。亦快天下人心。陛下曲示至慈。特貸其死。是使族類懷感。已是國家權宜。今更命之以官。於事似不過當。伏惟陛下。視民如子。賞罰至公。今赦此夫者。必論大刑。殺無人者乃獲爵祿。不惟刑賞倒置。若塞上當日戰殁之家。覺憤難平。況人情天道兩皆有違。伏望聖慈特以臣言。子細詳察。又言鬼章當歸國。雖得仍賜金帶。尚自不願。恩義誅叛。殺害邊人。今一授尉。何足以散其子之心。若朝廷更要與一官。可使他日不必更遣以遺人。心意已異。則予奏。今昨日同樞密院進呈依已得旨。與官所陛。臣言未能上動天聽。臣以備位宰執。切預朝廷國之刑賞。尤當盡心。竊緣鬼章條款之日。親受聖旨。令招喚其子歸漢。或納質之時。與貸生命。後來鬼章並不曾依詔旨。寫蕃字招喚。自歸我。豈一死。尚以特恩建命朝廷。尚貸其死。已是優恩。

今更與官。恐傷信令。所有樞密院關到聖旨未敢依行。兼劉舜卿回報。溫溪心文字。正用鬼章曾關邊將。及昨來犯邊。且歸罪鬼章。同得不見阿里骨罪。遂爲解。今卻與鬼章官爵。即是今來朝廷不以爲鬼章之罪。不唯救阿里骨無名。兼使邊臣失辭。今後難爲應答。又欲使阿里骨人使人見鬼章。也使知生存。若令阿里骨有文字奏乞。是彼國已知鬼章之存。今來人使自亦不必相見知已。不須引對生還。協會提到西蕃大首領。鬼章昨引見日。暴聖旨。特釋之。吏子招喚得結叱投書歸漢。或納質時。與貸生命。仍勾回禁。今人結揚家下是鬼章使來。雖寫到蕃字。到熙州。及阿里骨亦遣使詐陳兼罪。兼朝廷已降四詔。說已賜許容。

龍圖閣直學士。判慶州范純粹乞一舉動以觀成敗之變。奏曰。臣惟樞密院劄子。諸路探報。自秉常身亡。梁氏族人。使權國事。逆致諸部

酋豪往往不從變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往撫來亦來投款未見的
確事情緣自來賊中事宜多是歸順人口道說必是實情而界近
上酋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元有州峒自守通託朝廷
應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詣歸漢願為近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慮長
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切拒之又慮反為他國所有為國患轉甚未
審於當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機右三省同奉聖旨令陝西
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
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
募人遠探所有西界酋領若謀歸附中國仰詳度事理所向各以日今
邊情向去利害纖細詳究指畫條書實封入急遞聞奏續自收掌不
得下司今劄付臣准此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
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頑何足以語此然臣受

膺任使久在邊陲探伺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路沿邊防自元豐
用兵之後未即解散亦者素常失職諸酋並奮相與吞噬未有寧日
方其自救之不暇而能為中國患耶在朝廷正宜安不忘危用觀成
敗之變如詔旨以謂從上酋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通託朝廷應
援夫戎狄殊類鳥獸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來而不拒去而
弗絕御戎之策無以過此今彼酋豪於變亂艱危之時欲以內附為
名而請朝廷為應援者可而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特
真應而援之乎應援之兵名正而理勝乎遣兵之衆寡發而抗行乎不
為之援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以安靜治天
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日為何此策之議哉詔
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詣歸漢願為藩籬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
仰給縣官天子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且不可救是知夷狄

為欺附之名則中國受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以來所納
降羌無慮二萬口而羌稚無用者十有七八增耗邊廩為害已大其
心之向背未可知故平日間有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誅
也然則降羌之無益中國亦已明矣況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
異時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昔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中國者
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哉今請之則朝廷將若為處之豈不理屈而
力詘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卻之臣
以謂不然彼之部落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廷者若
據地而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幸而
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奮為若主討賊而已尚何來告耶何任欲既
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而不為爾捕寇也如是則中國
豈不甚尊而名體亦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

之中朝廷不棄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於我有道倘待吾而責之幸
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隆而撫之術豈不甚重哉又詔旨以
謂若一切拒之慮為他國所有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為貴羌諸部
皆元昊後世之微苗裔雖雜種之等亦足以服羌衆一寨何氣風
俗然也若秉常父子有國歸各國人歸心焉今諸羌謀者之書曰
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使種國事此特日今之勢然耳若謂遂能
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豪豈無豪傑推李
氏族子以繼後者豈遂甘心為梁氏屬吏臣以謂借使李氏遂有
絕滅之禍而豪傑爭奪反覆為我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國欲猶
鬭者寡其戰生也彼有力者方且為爭奪者持以衆自守兼陳而奮
觀釁而動夫必并小強必吞弱歲未致統一諸部豈不據一隅以自
全固願束手為他國屬哉臣知他國未能遽有斯可識也借有云

命避惠而他附者不過逋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夷狄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君天祐聖世逆使此兇孛重離耕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為一部則於時康衆有思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之南積山之地必附于中國大河之北賀蘭之封必附于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齊於西域蓋勢力遠邇之異也昔呼韓裂為王單于南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患夫遠無所為之勢我之所利正預如此故臣所謂朝廷今日宜勤用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伏朝廷靜以往以禮義參合無遐使撫教諸邊持使諸羌養吉勸兵戍嚴謹容然為聖觀其變應變國香領及部族有欲歸漢者前降詔一切約四夷無效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以破吏狄反覆之謀如此則詔旨所謂自今邊情尚去利害者臣愚妄意切以為盡之矣若夫一待一寇小利小

權私已盡功為國生事者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特賜省察

五年純粹為琢瓊路安撫使論患兵失於欲速疏曰臣伏見熙延兩路與夏國所劃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狂悖恣肆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夷固為上策若遷延不究利害委曲則國體事情不無虧失何以言之一聖臨御之始夏人奉朝貢而來常詰其罪既順詔立使者往還五六賀既貿易隨已豐當雖備好甚恭為自省之計耳在朝廷固宜開納容彼自新無於衆畫上疆未經決議當徐觀向背以察姦謀而朝廷即遣使人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為賊所窺果致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起兵入寇延州故殘及覆下貴在誅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一委邊臣與之要約示以閑暇使望望焉唯恐朝廷之拒而不納也則輕重之權豈不在我手所謂要約者凡疆界之地與夫後日之可應者皆當條畫具告之使異日莫得而變也事既著定然後邊人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以明詔中外質其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其陷沒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馭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為此計而聞其有請即許遷劉以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使人既至朝廷凡朝夕議論往復酬對曾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是頗捷大書而許可太輕此又欲速之意為賊所窺者也朝廷既許以賠償之衆易新造之衆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其不可既著見于書然後受人割地兩相付與而彼尚何能為乎今謀不素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百餘人塞命而已哉乃不復較問而以四寨付之則彼計固已行矣蘭四寨付之即已乎微而熙延二境始議畫疆固不晚乎欲速至是其理固然外議但見朝廷雖實遣臣一切悉劃建請事已乎無足慮者豈以其目今責奉不

寨請其無事乎設責奉不矣者是復為實叛計耳志不足恃也前日事之已然者固不可追今日事之可為者若審計而徐圖之未晚也如聞夏戎於塞門金城之地量有邀求之請聲言與西陵為合從之謀將以動民外議恐朝廷不以為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為不可棄者非以為聯壘之為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蔽遮徼土旧疆得以勝終焉安也利害所繫他皇莫比故稱不在給賜之限今書體之議乃欲為日前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略數千戶已耕之土斲數百里作蔽之衛屏蔽無險為門通敵道路梗塞運餉難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譬猶欲保一身而指去四體是大不可也然則前日詔旨所不予之地徒虛名耳且彼之所求我必與之臣不知真足以饜其所欲而不為他日之患乎失要害之地解無厭之求對國體勢隨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

伏思邊陲設備迨今十有餘年未為不久也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
憚十年之勞而務為堅守者何哉為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議信如
所傳是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衆之討尚能為之今
安以待敵而肩就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也能大而不能小能久而
不能近棄前功於垂成渝後艱於不測臣切為朝廷惜之臣願朝廷
審其淺近計於久遠所取予並以元降詔書從事如其便宜而
不問但飭邊吏嚴備如昔命功造事則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則宜無
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歲年決可覺事
在朝廷不放而已臣聞自陝以西議者靡不知此而莫有為朝廷言
者是亦以出位為誡耳雖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帥臣他路邊臣
無得干預而臣任參御膺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書達狂瞽
則亦未為出位也伏惟聖心採擇不勝大幸

七年純粹任延州乞不許蕃官自改漢姓上奏曰臣契勘本路蕃官
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姓名以示旌寵如嵬名山為趙
懷順朱令陵為朱保忠是也後來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略
司不為止遏據狀申陳蕃部亦無開辯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為白守
忠元乞為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受捺燈改作漢姓如屋啖之子
為閻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等援陳乞為是自來元有禁約致蕃部
無故自以褒私擅改漢姓訪聞古者賜姓命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勞
別忠勳也今乃使夷狄醜類無故自易姓氏混雜華人若年歲稍遠
則本原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異類也須至
奏陳乞立法止絕者欲乞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寵賜與姓名外即
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所有今日以前不因朝廷賜姓之人並行追改
各令依舊如允所奏只乞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五

夷狄

宋哲宗元祐中御史中丞傅堯俞奏曰臣聞夷人款塞傳者謂必緣請地而來臣竊思之方今邊備未豐兵氣未振民力未完賞罰不明將帥難得其尤可慮者議論不一平居講求或經時曠日而不能合萬必至於用兵豈能迎機應猝制變於千里之外哉臣竊爲陛下憂之夫自古和戎未有能抗天威而挾人意者惟所恐者益深所伸者益遠願陛下姑務柔之以德尋以繼好息民爲意則天下幸甚

四年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强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言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宗頡浚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乃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齎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本國母指揮令齎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頗失厚利欲復遣使來則聖意未測以祭奠源闍梨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

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從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處置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參備侍從出使一路偶有所見不敢不奏以備採擇

八年軾爲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曰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字請詳此印造供赴當所交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名件申尚書省參來未敢支當奉都省送禮部看詳從奉指揮本部今申都省除可令收買名件外其冊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伏乞朝廷詳酌指揮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闕已曾許買冊府元龜并北史今來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館待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脩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撓行市修飾亭館民力倍有所費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害也慶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其與國使輒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一異日

有無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
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稱本朝正朔却退其
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住滯及近歲出
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為奏聞及畫一處置隨路接待事件不令
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徐戩乞依祖宗編敕杭明州並不許發舶
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充賞并乞削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
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
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為朝廷消久遠
之害今既備員禮曹乃是職事兼考因見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
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鋪入館鋪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移市動衆
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於勒在京行鋪以賈吏人虜行乞取
驛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弊方作弊官吏並不奏都省

略取問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
有冊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禮部
看詳臣謹按漢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時大
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
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
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
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詔從之
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況海外之
裔夷契丹之與國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
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若高麗可與則榷場之法亦可廢矣竊聞
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故事為詞却
之今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冊府元龜及北史切

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使以為例即上乖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
御覽聖旨異同深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賜詳酌指揮未為過當
使案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為無罪可書雖上簿譴責至為未盡
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為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事曲從官
吏能拘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為罪稍有裁節之後使行詰責今後
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
具今來合處置數事如後

一 臣在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許發舶往高麗蒙已立
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積舶船入貢及行根究即
稱是徐前發舶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而徐積
猶敢將帶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外雖有條立買賣與國乞
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諸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徐積

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給告
據陳軒所奏語錄多是高麗知此儀

一 今來高麗使所欲買歷代史冊府元龜及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準者批狀指揮人 而買書籍內有敕式者令外夷收
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奉旨兼冊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與例
故以禮部並不合會為罪未委敕式有何與例已禁本買

一 近日館伴所申乞為高麗使買金箔一百貫欲於杭州雕佛臣
未敢許以申禀都省協應都省復以為罪切緣金箔本是禁物
人使欲以雕佛為名久住杭州搔擾公私切聞近歲西蕃阿里
骨乞買金箔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
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伴令以打造不及為詞更不令收買

一 近據館伴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為鄭衛之聲流行海

外非所以觀德若畫朝旨特為抄寫尤為不便其狀臣已收敘
不行貼黃臣前在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錄會奏聞元已
行臣意要押絕蕃舶來館伴唐使者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即須
一面執論不行或其事體大即俟押伴事畢奏今陳軒等事由
狀便為申請若不施行即願是朝廷不許使虜使說已而怨朝
廷亦無非館伴之語
右所有中都省於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事無出
臣意來干例過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為有疑則臣乞獨當責罰所
有吏人乞不上簿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主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宣子欲買玉
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是鄭彼
也又晉平使其臣叔向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賦為齊晏子

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子歸語晉侯曰齊未可伐也
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
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件窺鄭衛由
予譚慢甚矣安知非鞭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難易
毒而陳軒等事事為請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按軒等語錄云
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賜約束恐不
穩便而軒乃答云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聞中銀商巧說詞理
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過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
乃為歸咎於風以薄其罪置不乖戾開道之甚乎臣已備錄
事關尚書不敢不奏
軾又劄子奏曰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箔等事准尚書省
劄子三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曾經收買者許

依例收買金箔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區區論奏
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為吏人上簿也今者
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切惑之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
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
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以此可見以謂文字流入諸國
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
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
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
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
得為穩便否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以戾孔子
譏之曰守道不如守官今雖與皮冠為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買書
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比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

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所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一
項所買策府元龜敘奏雖不曾賣與然高麗之意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
束施行去訖須合奏知
軾又劄子曰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准敕節文檢會國
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賜高麗九經書史記
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曆日聖惠方陰陽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
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
又檢坐見行編敕具論奏乞不許朝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
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便為收買切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
今非為有例無例而發也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

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
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為當檢行會要而
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
防利害為患至大雖曾賜予乃是前日之誤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
許買蕩然無禁也又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
此之類皆不最朝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
三論奏貴令來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
五年御史中丞蘇轍論不可失信夏人狀奏曰臣聞善為國者蓄義
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非義與信雖一快於
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特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
糧原不肯降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
為吳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
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
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
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
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
強晉國則信義之効見於久遠如此臣切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
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既受冊命不肯入謝乃以大兵蹂踐涇原大
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大臣務
行姑息亦使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貫之抑
以為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孟自失歲賜

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
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
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
既定大臣中悔之欲堡寨相照取直議論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
誼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夫臣僥倖拓地之功不
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遂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
修城門并械焚蕩其事至今未案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
許以熙河為界其言猶未絕而大臣又惜悔以堡鋪之外對留十
里適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天意非中國之
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甚自出反覆之言以動不信於西夏人
終以內患未解未欲遽叛亦恐已從之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益失之
不足為損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

已來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日食官
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定雖復曾頃要之又皆不信朝
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者近者大
臣狃於小利將賜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已建積邊臣
討疏飲取質孤勝如兩城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重修蘭路
諸城與熙河路定西城直地僅一百里躁盡極大開一兩萬若此
謀復作夏人不待其稔出作過我以何以御之且先朝用兵
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哉在兵法有
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切惟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素所學
貪未有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討書皆出种誼本
卜人今又如大害而舉朝廷以從之必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惡至

而復言言歸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
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
貼黃臣已歎目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自元祐以來朝廷不
起邊事凡自前邊臣欲圖微賞熟戶計級受賞由掠財物私自
潤入及邊民奪於侵擾貪殘責責如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
鼓唱謂有邊釁凡此皆奸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
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
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爭爭端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
臣之奸計矣臣訪聞夏國相臣梁乙逋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
為人狡而多算竟而待衆方欲內安豪酋外結朝廷使內外無
虞然後徐舉取之所以朝廷近日打量地界前後累求及獲而
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業

利害非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
堪畏或至忿爭兵難一交豈非朝廷所願乎以此而彼延我求和
則所喪多矣
轍又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執從屢臣奉
狀為恭順許與延安商量地界邊延不發措歸本國者之不至邊
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
談其素使者既已反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遣告哀繕使之對
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
端由責其豪隴必成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
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
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倡亂不受約束其為邊吏不恪
朝廷未言可見矣使以激賊至寇和市至使是以勉修臣竊其實非

徒我也使之稍有侵叛豈肯帖然不作過我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
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
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
尺寸之利妄覬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發言
決策今龍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援一路瘡痍至今未復今既城質
孤勝如其勢必及龍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而此言之則由在
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為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
入界夷寇當武臣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
聚兵先核糧草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為計議者患之久矣守事之臣
因此請求遺利以為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求可諸漑不患
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龍谷質孤勝如與過河
築城皆所以為壁障也從來熙河邊兵侵耕此地皆為夏人所殺況

於築堡寨既無益而朝廷惟不為蕃王鬼章邊事之發殊可惜也夫蘭
州不耕信為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為患恐不耕蘭州何翅
百倍故臣以為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況蘭州頃自邊患
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費止三分之一若能患此居費廣以
歲月徐觀間隙從夏人微弱決不敢事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為得
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為此急役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
右節度使王忠嗣不待也以為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
得不酬所失請備兵馬伺隙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
使哥舒翰攻拔之雖開也而獲然實不為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
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為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
臣料夏人必以伐疆用兵之後不免相來其為勞費必甚於今日敵人
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此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為名因而量熙河界至
臣竊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
恐路狃習前事未以夏人逆順利害為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
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則致夏人失和勞
民蠹國罪在不赦。

元祐中。熊又奏乞裁抑高麗人使狀曰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
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
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
為太平粉飾及掎角契丹為用兵牽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
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
麗之人所至遊覽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聞契丹常遣
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
勞費不貲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猶當
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稀而我得其便矣竊見近日已降
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比平昔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
定臣以謂朝廷之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蒙所以待高麗者
幾比二虜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況高
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以館待之數出入之節或皆
如之可減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允館待禮遣量加裁
抑。

五年范育知熙州論禦戎之要上奏曰臣切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
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之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
未有不敗者也臣竊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見其憂甚大臣蒙朝
廷假以方面之寄苟身有謗怯遠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

為一方害則至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
近朝廷詔本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
里為界適兼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揮抄邊稱欲取直西
人執以遲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廷令當作守據
之封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為非舊堡寨具白會吝寨
打量兵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
害若不從夏人今必起兵爭界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
臣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寨則敵境在塞居
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棄通西多若已三二十里所種弓箭手已數
百千為火膏腴之地數千頃人定西孤絕賊兵可徑十斷其歸路其
勢決不可守則通遠之邊面所棄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通
遠通遠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齋質孤勝如
川地立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田可以灌溉其收私數斛蕃漢置
弓箭手二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曰閒田今不啻已千
有餘人若從敵二十里為界則一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擅此北
距河兩介以東內境實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累日
益畫賣曰益廢又況賊兵一出則直至州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
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
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闊昔乃麻所居西市夏人置倉以積谷實蘭
勝如川塢號御莊昔歸本路其上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庫
人資求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聞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詠爭奪之
計昨正月中西界剏差分畫首領與僂拄議論不合而去令其再至
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將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
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屢絕和事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

爭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遲而必久小盖吾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盖吾邊有難守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篡得國朝廷既行封爵常與夏賊伺謀然畏朝廷威斷為將出兵生擒鬼章斷阿橋以杜其歸遣使謝罪納質效順息數歲之邊患今聞阿里骨常疑其下有怨讎之謀日圖誅殺易置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堅遣人往夏國語其與漢和激其用兵之意盖夷狄氣類既同其嗜欲既一犬羊之黨勢必相為一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逋篡於後皆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出兵以禦之生賊又出兵河外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且一盃發兵增備未知幾何而止也兩者不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費之費不知幾何而息五

州之境邊面二千餘里且一賊旅吾必皆嚴度不可弛備一日不可缺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旋右轉四面受敵朝暮相戰之不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況為有一至於殿徼而不可為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患可為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必為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急聽無忽臣昨累經奏青唐邈川利害動於未發命先以阿里骨居邈族心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主落族四人鋼其四首及勾攏邊爵家族首領徒於六心懷其人戶一心徒邊拘執首領數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納欄末書自朝廷除納唯提鎮州刺史句在青唐拘留不還又句界邊廟破結亦留青唐其餘人勢二酋長憂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里骨病甚義云死廣衰不發喪禮前日篡奪強之邊與邊酋之暴虐與人情之怨叛殺無可見矣臣觀夏賊之邈川地

近而形勢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後兩出之動息夏人知之因無後以乙逋始篡及結議未嘗故遲遲計未可使其志得謀行為兵以舉邈川併青唐若根據未之易其亦可大患臣前日已言其奏于朝矣就其未能然方且合謀焉耳臣所慮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善為謀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本路欲與夏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臣未見其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為之謀破夏賊之謀而絕其交孽青唐之釁而定其國用臣前策納廸醇忠撫董氈後裔以慰邈川一心既定忠順戴漢因撫諸酋為皆內向則二賊之交絕矣當此之時世之人心皆服唐亂既除國內畢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之援則有昔時之勢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利彼之所恃者棄我吾之所患者復在彼如此則臣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金城之禍息之則

為朝廷之德不與則亦不敢爭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卑而啟之禍亂誠行為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際亦不過是矣將見本路兵民有以啟息耕之安耕稼而成樂活矣復何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為此謀其始雖若邊隙所患微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遂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濟所增惡鎮撫部族各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開奏須至特達此利害欲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詢問乞致往復已依近降劄子差本司幹當公事种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未敢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為處置措置

哲宗時畢仲游論復境土上言曰自漢以來言夷狄之利害者不知幾十人矣然其成效非漢元鼎唐正觀之間則夷狄之強未有不過

中國者也。由三代以前夷狄之患雖不免然終不能害中國也故詩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又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以玁狁戎狄雖始有其患而終至於威懲者此不能害中國之實也。故所以不能害中國者以御之有道而有軍旅之制也有威德之施也有地勢之利也。今國家軍旅未制制之可也威德未施施之可也地勢未利雖欲利而已失也。故議者未嘗不惜幽薊之土以至晉石氏所割十六州者皆中國之大險也以大險之利而又失之於胡故太宗始因太原之捷直抵其地幾拔易順薊三州。中又嘗駕幸大名未至於瀛莫遽還十八將同出飛狐雁門之三道環朔雲應涿五州之民已望其更生矣。然以貪得之暴而不底功也。及章聖景德間虜嘗寇澶淵之地頼天地宗廟之神靈翦死虜酋敵國毋奉誓求和至今為萬世計此皆以地利失得而致者也。今上欲強中國弱四夷追祖宗之威

盡復先王之故地則在知其兵之本兵之主兵之教兵之用無設可也故省費實役厚其禄賞者兵之本也精擇將帥試之以事者兵之主也習勤戰士四時不廢者兵之教也精完械用並使堅利者兵之用也今械用不利是無用也不習勤是無教也擇不察使是無主也禄賞不厚是無本也無用則不可敵無教則不可戰無主則不可戰無本則不可守四者不備雖有湯武之畫無虜之地不可追復也四者備而用之是黃帝之兵也若太宗征高麗安定渤海而北撫章聖封爵潘羅而弱繼遷此可追之成業而晉石氏所割十六州皆不待痛而復矣。

仲游論棄熙河蘭會上言曰。天之生民。初無中國夷狄之別以其不可以冠帶禮義治也然後謂之夷狄。而自漢已來率取其不可治之地而治之是以府庫空虛人民死亡。僅能得之而還為夷狄之地者多矣昔大王之治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皮幣狗馬子女而皆不免乃曰狄人之所欲者土地也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因杖馬捶去之岐山之下。中國之地至其不可有也則猶不欲強治之況欲強取夷狄之地而治之乎。雖嘗為中國之郡縣而本夷狄之地者則亦無所用之雖欲用之而多不能有故武帝不能有輪臺元帝不能有朱崖光武不能有西域而本朝亦棄靈武則今日熙河蘭會之計議足以睹矣然事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同者有既得之復棄之而與未得不同者武帝輪臺則不耕而已矣元帝棄朱崖則勿擊而已矣光武棄西域則謝其質子而已矣本朝棄靈武則置之度外而已矣此所謂與未得同者而今日棄熙河蘭會則與未得不同徹舊障而為新障棄之則新障已毀而舊障未完一不同也。伐其山林平其道路棄之則無險阻而胡人得牧馬於階成之境外二不同也。立

城郭倉廪實以穀粟錢幣而棄之則為中國而貽夷狄三不同也。然此猶小小者耳蓋熙河之未取也為唃氏所有蘭會之未取也為李氏雖羈屬夏人而非夏人之所有故猶足以分中國之患今棄熙河蘭會而棄之則向之唃氏李氏者勢不能反而將為夏人之所有是以中國之力而為夷狄守險此大不同者也。而不幸之則激逆府庫之財以填熙河之壑是非中國長久安寧之策皆無益矣。臣聞趙充國者可謂知兵矣而猶難於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後烏孫國都護名而陳湯於數千里之外逆知有吉語期以五日而四日至。非充國之拙而陳湯之巧也。蓋烏合之兵易為料。而長久之計難為功今熙河蘭會制之於未取之前則國無事。今已取之而復棄之棄之之利如彼其害如此守之之利如此其害如彼則殆非遙度之所能盡必有馳至河蘭而圖上方略者然後可決。

夷狄

宋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龔夬論青唐狀奏曰臣竊聞夷狄之勢分而不一則為中國之利首頃夷狄強盛必須比近部族自相殘戮伺虜情為國藩翰臣伏見青唐一族世受封爵堅心依漢又歲出善馬以供和市自熙寧元豐已來朝廷待之尤厚所因強臣亟有其地至其嗣子國人不附逃難來奔待青唐之一虜耳而朝論以為納土之降王引對闕庭超受節鉞為夷狄之冀至於遣路塞橋之費以巨萬計關輔搔擾不可具道今則不惟不得其地而使青唐之人遂無內漢之心其勢必與夏人解仇結約以為邊患和市善馬不復出矣數年之後夏賊兵力稍全青唐不復附漢而合從於虜臣恐朝廷西顧之憂未易言也今既往之失無所云救將來之策尚或可圖伏望聖慈特招遣臣專方誘諭赦其罪令使之自新待其入貢因撫而有焉庶幾堅向漢之誠不復沸心於虜以為預備不虞之計遷延歲年甚

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論西蕃市馬上奏曰臣切以夷狄勢合則強勢分則弱強則難禦弱則易制神宗皇帝熙寧元豐間以夏人為中國患乃優撫青唐一族世賞封爵俾伺間隙窺其腹心而又歲市善馬以強兵深得禦戎之要道也其後青唐衰弱主地為強臣之子瞎征國人不附棄位為僧逃不自安窮來歸我將一亡虜寘邊臣張皇招納以致科朴啟釁為國家憂所得亡虜遁跡將迎甚勤朝廷恩賜甚厚費用不貲為夷狄嗤笑已往之失不可救未來之患深可慮夫兵家制勝莫如馬步兵雖多十不當馬軍之一故自古論兵必以馬為先馬今西戎既禁馬不出市國家每歲所失二萬餘匹數年之後馬必甚闕萬一夏人與青唐解仇連衡入寇併力衛宗其將何

又訪聞今日遣將乃是前日招納之人多行庇護其見謂貴為害
並不以實聞伏乞睿旨令本路帥臣將官各具的實利害結罪保明
敷奏朝廷詳酌施行或今多方開諭許其自新依前入貢得過如初
可益強兵勢威聲遐播夏人不敢窺伺國家之福也
龍圖閣學士范純粹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上奏曰臣久忝
帥任居邊諸邊因見諸路蕃官近年以來甚為驕縱習於情僥緣數
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曾任漢官或帥臣姑息將為陳乞遂得輒授
漢官差遣或互相攀援不安守分開各有覬望本意專欲習乎
爲蕃部族以至遣使擇謀論議事無稽留以致做成風俗事有未
便切緣屬羌部落既始祖元是羌人今雖與隔世代因功授官不論
高卑要之然是蕃種豈容與有與同華亂華人況自來蕃官有犯
便刻部落或犯徒罪罪雖至死止是罰納羊馬至於婚姻喪祭委爲

異制皆與漢人禮法不同蕃族不得與漢官婚姻亦不許置買產
業固有深意本旨不殊雖功大官高未過充蕃將等厚賜而已而其
位著久來不以官品高卑並叙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而賤夷狄
也故無過差驅擊使並聽漢官統馭指呼命無不伏今則稱客使得
改授漢官差遣不惟上下始亂而風流已增織而於漢蕃區別之體
遂致陵夷因此又多與漢人婚姻敗亂中國禮法各自置買田產恭
移朝廷典刑朝轉亂華未可不戒熟慮人皆是近上使額或至遷都
防團一旦既叙漢官多在舊統轄官之上事屬倒置人情不甘久舉
之徒豈可如此積習在將毋有已時若不別作申明未有未易止息
竊謗致請路蕃官子弟漸衣豐食驕恣觸而不肯伏從若復假以
將吏無可使之人雖有得力蕃兵亦無舊人統領臣恐積久之後部
族賦役蕃漢同為邊患及臣爲損不細輒有短見條具下項

一乞朝廷明降指揮今後諸路帥臣不得奏乞與蕃官換授漢官
差遣其蕃官亦不得輒有陳乞。
一乞朝廷契勘諸路蕃官已換漢官差遣之人並與改換就差元
充舊部族職名或官職甚高者即與其路蕃兵統領兼本處
弓箭手巡檢名目並在將副之下仍明降指揮差今後不得
陳乞限資考
一乞立法應蕃官雖已換授漢官並遇舊曾統轄將副或蕃官不
以官職高下依舊在舊統轄官之下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並止終其身其子弟子
孫雖因爲奏補官並只得充舊管本族蕃官各依蕃官條貫施
行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家婚姻及置買產業並依

蕃部舊條施行
右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即乞以臣今奏備色立法遂賜
施行仍乞不坐臣所奏行下
□平五年知鳳翔府馮澥論湟廓西寧三州疏曰臣伏覩陛下改年
以來大開陝芳堅罷兵懼戒與之休息和氣充塞年穀豐登百姓扶
攜道路歌舞臣於今年三月到任首問民間疾苦皆云自罷兵之後
人若更生疾苦事十已去九唯只有一事為民害自本府至湟州
千有餘里唯道里遼遠又為經涉生界民間勞困未易興調臣遂即
敷奏蒙恩兼加寬免上等不過十程下戶不出府界皆下之日萬口
歡呼言自今以去更無餘事太平如此尚復何言而臣切有所憂者
病本尚在陛下雖欲罷兵而兵安可得罷雖欲息民而民安可得息
臣切以湟廓西寧三州本不毛小聚大河之外天所限隔陛下雖甚

盜耗而賀歸盡膏血而取之。吹傷以來。何嘗得一金一縷入府庫
一甲一馬備於陣。而三州凋弊以億萬計。仰於官也。而耗蠹已空。取
之民也。而膏血已竭。有司束手。莫知為計。羣下無十日之積。戰士飢
饉。人有菜色。今殘屋逃竄。未即歸順。營莊於公為費尚窮。何間隋
怨。肆其侵虐。則兵特徭用役必再籍殘之後。尚安可堪。陛下以四海
九州之大。德被萬方。廣袤四表。奈何以二三小鬼。因緣閭陝。一方生
靈受為朝廷西顧經略之憂乎。臣愚欲乘兩世羈縻之義。擇其有才
稜以撫鎮其首領。掌朝命宣使。失地無歸之虜獲得其衆。充莽齎遺
黠各安其所。撫其遺。約結以恩信。後將貫氣懷德。擇願聽命綏輯
順長為藩守。有推之之名。無費對之患。兵革不用。藩籬永固。而又可
以逆制北虜之衝等。捍西羌之怨。一舉而衆利得。策無工於此者。或
以謂朝廷羈縻興取。無當為已甚者哉。大不然。始朝廷處其為邊患

也。一舉而取之。善於操縱。今知無所用也。一舉而與之。輕若棄芥。其
擒縱在我。取與不計。夫度無所不包。神機不測。終日。則使所棄何嘗
之有。又謂曩地之議。未遠罪斤之人。未復。今而為此。後將有辭。又大
不然。羈縻之義。使為臣屬。與夫循畫自不同。且以算退撫先帝功德
宜知罪謀今之利害。後何異議。方陛下以遵師生靈為念。如恐
有所或不肆。況區區小嬸。尚何所惜。臣恐陛下下臣言於本路帥臣使
之召詳。或遣近臣諭察。可否兼臣言一出。必為衆所喉阻。何者。蓋兼
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之福。自兵以來。州縣小官。及掌兵
分隊從行伍賤夫。咨足而專有錢鎌免陳。坐膺遷轉十至暴
府儲將。趙卞斷役。計其所得。略皆稱是。故大者稱功德。小者希利賞
歡門樂戚。日陳於前。陛下雖欲不作邊事。爲安可得。雖愛民如赤子
亦無暇顧矣。臣願陛下念臣之室方來之禍而斷絕一一

以示好惡。以絕亂階。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臣遠方疎賤。學不迪古。惟
荷陛下非常之遇。家陛下不次拔擢。命非捐軀隕命。無以報稱。冒萬
死為獻。使狂瞽獲效萬一。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大觀四年。安堯臣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宦寺專命。倡為大謀。燕
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
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
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
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
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
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
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
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禍必臣

所以日夜寒心。伏望君相亦推蒙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
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衛生靈。上
然之。
宣和間。宋昭上書曰。兵將驕惰。饕貪功開邊。將與燕雲之役。引
女真夾攻契丹。及宇文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
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用兵之策。必先計強弱。策虛實。知彼知
己。當圖萬全。今燕國無應敵之具。府庫無數月之備。安危存亡。係茲
一舉。豈可輕議。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來。
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羈縻封殖為我藩籬。而遠
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域。女真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
以禮義服。不可以言說誘。持卞莊兩鬭之說。引兵踰境。以百年怠惰
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之將。角逐於血肉之林。臣恐中

國之福矣，有寧息之期也。

四年，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即降旨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論女真決先敗盟。上疏曰：臣聞夷狄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常，叛服不常，雖在周盛世尤有獫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備禦者以懷或盛或畜或攻或服或理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洪我有宋實盛之時，內府不竭，而兵強勢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縱一德，雖欲當是時盡勝逐殘，則醜虜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慮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以厚利與之講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舜德足以懷柔蕃漢，實亦恃此以為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遂將衛士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士卒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蓋嘗欲而前，則自燕以北，皆祖上內地，以開朔祖宗典王之地，不忍黷武，安于快一時之念，失八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故使之奉世稱臣子恩戴而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修貢職之士，懷恩無猜之民，益體歌舞，歷觀三代以來，懷心伏服，至誠向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下，一倉廩府庫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力耗而可復，今死者何由更生？此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斬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謝責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來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意，未忍誅

戮，臣下欲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誦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收小稔，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蓋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可恃哉。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歲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壞，遂致內帑之臣頗遭遷徙，更講究榷場利害，使後知祖宗之時，所以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亦不慮也。戍守禦之備，戰鬬賞犒之費，歲幾百萬計，耶實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鬬死亡之苦，擾攘居戎之民，冀人也哉。徒有開闢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而此尤狂妄之易見者。不唯北虜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漢地，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妄為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真合謀，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哉。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鬬，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俗盟

謹以結鄰國之歡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
眞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眞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
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
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
覆天下其忍驅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切謂凡
今之人臣未爲陛下諫諍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
希意承旨皆以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未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
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惋抵觸忌諱以昧萬
死者豈待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安危係焉臣子之情有不得已者今而
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湯液不降喉不下則百脈
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兵事在
膏肓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獨見論虜人之說因虜

中亡矣虜主潛處穢墟之時雖陛下不戒爲人作過邇臣生事致遣近
臣使之彷邊果有群寇寖犯北朝掠卻邊民雖降虜分未得殺戮止
縛北界聖行捕殺初虜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
失百年之好如女眞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陳
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拒女眞內附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
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
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疏遠微賤以狂瞽冒犯
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
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
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覽則撮土之
微尚能培山嶽不廢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
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事遭罪罰而未德音赦除監
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
以歲課增衍又蒙擢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恨今者伏覩
姦賊蔡攸君長害揭節固報消據是攸黜職竄責彌遠萬一臣言
可采乞不降出黑使天下咸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宣
鄉昇士類北虜聞之息將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震威上誅聖斷
置將嚴權所以之所以心之惟陛下擇而處之。
眞定府路安撫司進到北虜牒曰。臣伏覩今月十三日樞密院
箚子奉御筆北界爲女眞所侵陷見解切虜事請俾轄邊境
仰河北諸路帥司收集指揮團結兵馬編排器甲準備不測句抽上
邊使臣行差員知委奏聞除已具知委及逐時探到北界事節次附
入內內侍省逐奏聞去訖臣切詳北虜自澶淵既盟之後歲省用兵
之費國事壹常之利虜自知得計守盟惟好皆其誠心然累年以來

虜酋失德上下離叛又不爲用女眞窮寇亂其國殺伐不已致煩
相攻虜兒上侵則上爲渭案對力匱乏常走中國宜有寬恤左右撫
因弊日甚恭惟陛下好生之德霈洽民心帝王之事必應萬全況臣
竊觀本朝皆至衣詔劄每念南北歡好方同祖宗盟誓詞精細事不
可少有引惹造端生事而虜殊不知聖神加惠兩國之意如是本孟
奉皆將處置與奔潰之衆不測使餘如示偏裨之討蕭謀害遼孤
爲之防然臣切來補所當言苟有管見豈敢緘默伏覩遼秦近
者虜酋獵於白水川女眞掩其無備全軍陷沒虜酋不知存亡虜中
震懼未見所立若復調兵上遼實將謂中國起乘其弊疑隙既開何
可復釋唯當示之安靜懟其懷服臣愚切謂耶律氏既有澶淵歷年
甚多虜人習熟貴其種類設有豪雄誰肯推服仰惟朝廷與虜兄弟
之國共守盟好百有餘載今虜酋叔兄子弟甚衆若虜酋眞遂不還

願陛下用賢人擇將帥遣重臣持命往諭撫慰之外令外使之屬慰
諭其宗族臣下厚加撫勞勉以忠義賞賜雄兒其屬首叔兒子婁
承虜酋之所愛國人之所慕擇賢立孫以主虜衆陛其恩禮錫封爵
申始諸留以繼好息民俾之知戴中國畏既倚中國為重得存其宗社則中國有遠於塞也陛下雖不責報虜歸故也哉豈無帶必有一
以報陛下矣如此是則中國不得乎為之勞遺敵之會為無矣一而安
手入剝議會之未聞不容疑伏望聖慈特加採擇達會集斷從行實
天下大幸
貼黃臣愚切謂虜失其首未知所害方疑中國索閒而攻之一旦歛陛
下累受南北生靈兼讓兼好者即恤其禍賙救立新首當以五
遣之助之時得以朝廷以務其國名正言順虜無不從則是用
手我四裡拔心中國豈非為利無窮若使被新首自容則恐非

者出立而衆附則要將援遣其式縁遣遣為援備徒且生靈以
塔其心願陛下無違其式則先時之際毋亂立孤恐不及首之
悔孔子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惟聖神垂留之
貼黃臣覩勘女真兼有小春日皆臣覺北虜變不遺虜之一大族
其衆强弱處虜不符徒以虜酋失德未其離心遂致以寡敵衆
以弱凌强者非女真之能乃虜所自取之賊北虜大國其人衆
不畏女真女真今雖得志而豈能久據行於虜中哉虜之新酋
既書得國人心事將反掌也陛下仁聖被於四海者天聿奉之
不臣者若建於斯有以深結虜心使之懷服自削其平日之會
徼今若止增戊之役最援立之恩度以守舉存國之大義益顯
華心輿不難矣臣所謂用力小而見功多也
徽宗時趙鼎臣代滕其北虜事宜曰臣竊以耶律氏自五季以來盛

相金燕抗衡中國遭值國家以仁德撫四夷每以休兵與之講好遂
藉祖宗百年蓄養之圖厚弘其人民土自古書以來其
威未有如此者也自禧嗣主之後荒淫無復法度是以燕京衰弱
極矣虜衆人痛毒貴入骨髓而又出入軒駕去防衛之人使合苦
弊慎者人怨神怒罪已貫盈譬如猛虎不自安處而終日咆哮
其勢窮力困喜自斃殆與殆天亡胡之時也今矣又首建其三州
兵勢甚威據諜報所傳來衆且當還漢境休威繫而甘遠去来
未有深謀遠慮係書上聞致煩聖訓委曲訪達網羅設張元社以好
此臣所以被詔震恐自訟其不敏而無所辭誅也臣竊萬一甚下愚
慮短淺何足以贊廟謀之未議備以方承人乏曾領此事不量不自
揭其愚以塞聖問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在先覺未萌而圖所謂豫者曰
有小大强弱之形遲速遠近之機善觀其勢而應以事則動無不勉

矣今吴人叛虜衆已盈萬止收契丹不戮漢人其意豈小哉其虜
以為己助雖曰草竊固亦未易可量然既破三州兼收其衆有所源
入而且屯聚於深涼山中不聞謀者言其有窺窬燕薊之意則虛實
强弱亦未可以喻度也臣竊料之彼與虜戰而勝也則其志將益大
志將益大必不肯使犯吾圖以結中國之志明矣又使戰而不勝邪
一旦窮窘犯吾境則是乃吾之賊也是史當亟備之矣 何婺其
成哉既不勝而提其孤軍扣關請命則是特虜之一叛將耳以中國
之大而納其亡人善何賴焉又況誓盟約以答虜誠決非朝廷之所
樂為也臣愚以謂窮來歸我宜不可受深閉固拒理不義也既是以
昭睦鄰之繼又足以示中國之處禧雖虜虜將感激從帝不敢志陛
下之賜矣望其哉若虜不勝戎政攻擾亂而君長之勝為舉義光未
稍有司方是之時虜酋之數既可見强弱之勢又可知應接斷於一

朝竊謂未可遽決其去取也何則漢宣因匈奴亂並單于爭立然
後擁護呼韓邪臣其國光武因匈奴自分為南北單于然後建立日
逐終饗其利唐失河湟讓封至宣宗時吐蕃主弱天臣相攻兵擊不
解然後唐不血刃而復三州七關已而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十一
州歸于有司蓋存亡之數成敗之形天時人事準相符合故臣願徐
觀其釁處策之上也恭以今日和戎之久講信之最自三代以來未
見其比今積釁既深不覆其於本事中國亦未敢大失禮也然其國
內不靖如此或是戎亡之萌兆皇天所以右助我宋而付畀陛下以
燕之遺黎蓋必有日雖不可以後時而締然尤不可以先時而起也
自古王師之出要必有名故臣深願陛下靜而伏之不勝幸甚臣伏
誦聖訓所以咨詢臣者可謂至矣而必繼之以有備無患而見陛下
凡所以周旋戒敕臣者要使之先備而預謀耳臣聞宣王遣將征

蠻夷必使之修車馬備器械漢高祖欲伐趙聞其三將皆不及吾所
遣也然後遣兵自古待敵未有不先於自治者矣今防邊之備可謂
致嚴矣然臣竊嘗以謂一路之帥乃一路之休戚一隊部將
之勇怯乃一軍之勝敗故臣守每日冬每以選人材為最急自邊事
平息以來本路奏舉大小使臣率多以不應格報罷今雖未有他事
然求於倉卒猶安足以及事臣愚乞聖慈特降睿旨應河東河北
緣邊帥司所舉大小使臣負闕猶許不以有無違礙特行差注一次庶
幾官無虛闕皆得其人敵至則戰未至則守陛下雖高枕可以無北
顧之念矣至於軍中儲蓄尤為急務而邊臣廪粟每以匱乏為憂伏
乞嚴飭計司多方措置或未有急闕仍許帥司申請措置支降施行
邊境之上既得可用之人又有可食之粟奉陛下之成算宣之
成算臣亦足以盜不足置齒牙間也臣不勝昧死謹上

宋欽宗靖康元年尚書右丞李綱上徽宗疏曰臣聞中國夷狄相為
盛衰非徒人事蓋亦天數一昨金賊稱兵師叛臨燕山遂寇河北
城邑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剋敵之兵將特兵望風
先潰大河解凍無將施計長驅於中甸兵直抵於都畿明以正
月初七日迫遷都城劫掠士民焚盧舍以大大船鐵騎攻水西門
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
流之中發數千今諸晚方息復以鐵兵攻擊封丘門二帶大衣之衆
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
震讋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親冒矢石以摧
其鋒拾殞死士要黃首領一人攻破其雲梯級甚衆賊兵
東驚以強弩射之往往皆浸汴河水令歸城濠水勢漲溢自卯及
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赴城臣等尉

將士效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許令將書始議遣和使者旁
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曉古要毋為好音使
虎狼為甚不變金帛悉保其害之地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為
如所請賊方退會與稱師之策以嗷然甚未數免撰鳴要塞空置兵
力不足以給之處情難測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
之兵使虜騎或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至復何其萬一有窺邑之患
寢啟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
道君太上皇帝擁道神考以武繼志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揖
舜天下稱其高要華而章往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絏以從艱難之秋
胄處政務尋特屏清旬奉迎鑾輿矣心已明矣猶有何悔
綱又上奏曰臣伏蒙聖慈以臣乞罷職任特降親筆令安心職事方
蒙宣諭和議解圍兩不相妨者虜人無厭三鎮未見戰爭未已別解圍

之事不可少緩臣伏讀聖訓切至戒懼稱以今春賊馬犯闕倉卒無
備自當議和但一切如其所欲許以三鎮及金幣之數太多則爲非
是臣所以當時抗爭執力爭者正恐貽今日之患非為不欲和而主
戰也賊馬既退河北兩鎮率自保全而太原之圍至今未解陛下既
出師以解圍又遣使以約和議雖兩不相妨然虜情狡獪自春徂秋
頓兵堅城之下而不退又以重兵侵犯河朔我師屢北而議和之使
始行臣恐中國之勢益弱而黠虜之氣益驕矣且自秋以來必遣探
報金人日聚兵為南牧深入之計朝廷日聚兵如太平無事之時今
中山河間真定諸郡乞兵告急羽書狎至宣撫司無兵可遣由奏劄
遣又只行宣撫司措置是徒以空文往復和無補於實用虜騎駸
蹂踐復有今春之虞將何以禦之臣累具劄子乞行起發後來罷止
防秋人兵團結弓手之類未蒙施行伏望留神為宗社計專兵擇將
以圖自強無謂和議之誤使可恃以為安也如臣書生不習兵法不
歷行陣大帥之任誠非所宜況今春危城之中陛下之所親見者矣
已委俾而臣獨以非材尚以重寄恐不知者謂臣黷武貪功為國生
事招致人言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也仰冀聖慈終始哀憐特降睿
旨許臣守本官致仕庶稍之報期於異日乎冒天威不勝戰越待罪
之至

吏部侍郎程振上言曰柄臣不和論議多駭詔令輕改失於事幾金
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一故也戰和遲留如白
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徇其黨故也今日一
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實罷斷阻虜而不
暇詰咨議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罷未必宜乃敢為
之反汗其勢不得不爾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詰諸道兵犄角擊寇
以彼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變更上嘉味其
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

監察御史余應求乞將相勿爭私忿早定和戰之計上疏曰臣嘗讀
六月之詩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人皆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
宣王既使文武之將征伐於外矣若內無孝友之臣以輿王居則讒
賊之言日至忠謀不見用雖有吉甫焉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則不
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討幽鎮烏重胤李光顏皆一時名將勢若甚
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已進取所言軍事皆從中沮撓之故也
師踰年迄無成功夫內外之事相須如此可不鑒哉方今強虜入寇
四郊多壘請和之計雖決而金帛之數未足兵將之勢已振而師出
之日無期是宜內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議御事以雪恥辱之時也而
道路藉藉皆言宰執大臣與將帥異謀朝夕喧爭未有定論害如此
豈誠心為國者哉夫和親任戰之議廷臣論之詳矣今日之事未
可偏廢然金帛既不足虜人必不肯退師又二鎮一關之地而以兵
力寡弱不得不姑從之今若悍使沖雖至而議下每留神亦信之若
虜人必要金幣之與三鎮三關之地又必需評於用兵哉陛下既
以兵事委李綱與諸將矣頗詔執政大臣以孝友張仲為心和以濟
事無事私忿先公而後私庶幾人功可立或不協與夫妨功害能
之人當顯出之求所謂孝友者而任之可也然戎馬在郊嶺門未
啓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戰之計亦宜早定願詔宰執將帥會議於
御座之前使將帥出師與之對辯然後遣辯士以利害禍福成敗曲
直與之言若能休兵講和以繼好息民為之上者苟貪婪而無厭
知而不畏陛下雖欲勿戰得乎又況事直辭壯人有鬬心以宗廟社
稷之靈何憂不克所可慮者將帥逗撓自居死地因循猶豫之時也

郭更詔將帥持重應援無輕接敵以取爲今之策不勝幸甚臣一介
書生不知兵謀忠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財擇
晁說之應詔上封事曰二月十六日勅隨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
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昨者星入春會陛下即位之七日下
詔求直言天下幸甚京已人竟距京師迤百里而近踰月得達士
庶盡決以伏請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罔寧豈陽九之厄也女真
小醜敢肆入寨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
天子之志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醜聲在黃春
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
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熟誦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大
平自紹聖而來本之戎有天子坐貴內朝四夷而敵萬國曾不足以
爲輕重哉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年昔僕役高麗臣事契丹者違迎

侮寨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辱耶義士痛心壯夫淚無蓋甚
於斯時聖臣至愚且老敢當於義士壯夫而坐視熱狀忍默無思
勇之發寧無一言以自効哉況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迥咸平景德
之際極禮樂文章之譽曾祖宗愨寶元康定之時專任兩鄙之經運
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爲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
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家有司第
臣爲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任官而擯弃者凡二十餘年
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貫熊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之一曰國
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姦獨推尊考廟是觀德
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薦行於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
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
內外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誹毀之有彼諂諛大姦濟以山

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以因此二事幸
當今之急務豈預干和之王莽則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其
勞憂勞之時狂夫之言亦殺擇也伏覩戊申大赦封二適宥舜民又寄
兄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今尚敢懇以沐太平之
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請者疑焉識者固歎矣
以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爲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
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
升之爲府而來執乃自中國棄之爲新邊也耶嗟夫山川地可棄也斯
民其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棄哉嗟乎爲陛
下而患此策者皆宜不思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重而久爲戎人
欺歲乃嘆曰可謂中國無人焉臣竊考之當是之時而祖之曾臣猶
有在者如陳子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錯賈

山禹唐等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宗戚有誼
而何恨哉使姬而遊論今之日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
老不能默己請身以創地爲言亦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寬臣元
符中知磁州武安縣事作朔問二篇因赦救之論而發也狀之意則
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害盡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爲能制山
東故安得以天下之勢事之於山東也我朝君天下未得河北則得
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業興失河北則其國
弱又有其國雖不善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
縱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
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井陘之秦括趙之魏朱氏之梁
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所以強弱之與夫曹氏之
魏梁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懼於宇文氏崤函之周其逆肥

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爲陛下畢言之。陛下幸察
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於河北者。不必繁引
遠古。惟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而略。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
實漢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氏禍亂於契丹之
餘。即位僅踰兩月。黃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望奔北。爲我有宋驅除
號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瓦橋關。又繼取高
陽關。是三關者。昔人衆之以爲契丹之元首。非特爲其右臂也。何則
契丹之所盤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
非韓魏趙之比。河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
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喜爲奇儀。成禍心。盡山前有太子
丹剽輕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
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

奏議卷三百四十七　六

棄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醜者。譬之燕
既得幽薊。則潛叢據。得三關。則遼衆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
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也。世宗嘗以千人之
軍遊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
靈在其上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
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棄之於一荒裔小醜。豈勝惜哉。又
昔開運之末。出帝之禍。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陽關。遂使契丹長
驅。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于高陽關。契丹遂
得犯澶淵。儻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則不勞真宗皇帝爲澶淵之役
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
廟之上。肉食者宜爲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
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撐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御

昔號河北三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
遂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爲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
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
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爲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
矣。惟是張彥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
內者納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爲中國之
讎。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
而定州之控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幸親征。而傅潛擁十數
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邇恚忿。無不憤疾潛者。恥與
之俱生。然義何事路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赦其首領。寬宥
之衆。議甚當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聖意自有在也。
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變。今坐

奏議卷三百四十七　元

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於契丹。勿攖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鋒
既彼能至澶淵。豈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甚
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要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洒掃
也哉。彼或不至。既渡河哉。以此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空不返矣。恭惟
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欲於
群衆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朗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
不濟。師嚴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
爲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時。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
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
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時。每歲防秋之兵。叁
師聚于定州。其宋駐罷兵之時。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
史普河爲大[illegible]遠近出軍建樽。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聚創

中山為冀害兵則中山為書命矣則得韓魏焉至今廟而祀之處曾
嚴也。太原府劉氏盡有之。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
帝。將封太宗為晉王。遂先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
宋受天明命乎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遠今將二百年。至惟太祖皇
帝號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歷五代百年之僭亂。曾
不足以摧拉枯朽論者。乃於太原阻難艱如此。何耶。劉繼元雖孺子
也。有郭無為之謀。侯霸榮之勇。其兵習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
且從命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肇晉為漢者。自太原基
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甚李氏之
唐。而李氏所以為唐。晉奉朱氏之梁者。初晉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
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舉之也。高氏所以為
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曾
王。豫為王之興號為中興者伐據既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姜
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為成周之藏。衣著又如此也。嗚呼
太原之為鎮。可輕界付哉。至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命太原久未下。孫
視群臣誰可與議者。嘗詢之張暉。暉曰。我兵習戰。恃富疏而復為議稱
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為援。未可倉猝取也。
莫君先舉其改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
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攻北虜於雁門。隔南直。其人民習見宰以
兩鎮東兒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以顯德開寶兩征
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拔帝遂
決意親征。彬昔介胄曹彬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
北敵。乃降繼元。率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焚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
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邪哉。謂有

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為唐也。我臣應之曰。唐
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太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
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敢澤潞軍節號令鎮魏。以跡
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國為三鎮。而飛揚。然太
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
又并太原而棄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
賊盜久熾。文末必有如前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易並
言。唐之宣武。美韶令之汴。先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於唐宣武
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為能言京師之兵制。固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
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彼奈君宜不經
指意開口於斯也。奈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平燕盡於童貫。天下之勢
埜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未嘗至艱而三鎮之形勢。臣恐甚
除之。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最復言之。夫尺王者鎮一頃一
夫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頃一夫孰輕重哉。須此小醜為有
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兩變大食之
兵而興復中國。奚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惟石晉以事契丹。借其
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妻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
彼荒絶遐陬。疆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亦未嘗一
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眾見怯而疑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
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麗以臣事
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皆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
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絶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亦自絶於中
國。遂與衆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役於契丹。不得與也。奈何
一旦見棄傾舍使丹之國以乞收君臣之寶貨而對很之號。不能自

已建欽陛屎於中國我在祖宗時嘗未忘我白沙罴蓄官馬三𡺚民
一百二十八口道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還渡江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
入貢而渤海之首爲謝女真之還道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
之桀逆不恭自干天誅幾與二馬百人多在祖宗之今嘗如何哉
議者曰康其頓兵城下何謂者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
至於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二年僕固懷恩
以吐蕃回紇兵凡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郭子守
未有劃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淸明之時夫以小醜譬惰
陛下增帶威德叢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策遠馭之術三鎮已復歸
於職方民矣頓惟殊遠小臣晚得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見孟其慶
也。雖然臣猶時有所陳者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
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詣者十餘萬則以威信

八 蓋齋集卷四十七 二三

爲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淸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自
治之道也。又如程範於扳桷變但遷明楽救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
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帥師程範之明
敘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後爲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疆場之
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而見於變亂之後
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爲宣帝言之曰春秋無知之禍而小白以
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
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
罰通關梁一遠近推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
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要矣
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未嘗說 而言文帝之善明也今陛下

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兄溫舒之稱文帝者
實爲乎仁宗而云爾也。稍而論之。仁宗於斯天德加以恭儉當是異
而然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宜其歲事頻感
其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省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
愈勤正德愈篤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又果如何也。語曰不
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果如前之所陳者若孰如仁宗初相王曾
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無國命世
之臣蔚乎不可勝數也。其用之未嘗留以遺子孫若呂蒙正魏司馬
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
時者用違以成其不專剛以威斷不急刑以發士不禁言拒諫以自
露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昔大有上九天祐之吉無不利之時也。是
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敍之時也。譬諸不然使東鳴嘉木之上。惟泰清

天 蓋齋集卷四十七 二二

地之中而漢帝而有皇甫規爲典爲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爲相其
則爲邊陲曾鄧英允爲之元恐李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程
而不幸元載盧杞爲相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
虎狼則天下之事未知。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
亂興亡之跡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以賢相而將臣
自出矣臣竊至愚不顧國家猶以狂攖而無相也。冒瀆惶恐於
明時未盡其言也既結論要於世不勝其憂世間人執政大臣必
有瀝亂之才斡國之器請獨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虛心求賢如威如吉也六五有信以
交乎天下於以威乎天下是謂誠信厥孚交如。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
天人信賢之助吉無不利也大有之君於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

休命。如其惡者一念遷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於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臣愚昧。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剛健二者。今謹通封奉上。進以備乙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瓛之昧死再拜

侍御史賈易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狀曰。臣伏以漢建武中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朝。西域諸國欲遣使奉獻。魏徵以為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以蠻夷勞中國也。高麗絕我國家五十餘年。熙寧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騷然。為用繩村保境。每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之時。農業廢。州縣前期仍集保丁。多致凍餒。失所。訟滅。爭館會。起奏陳設排辦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皆追急如軍期。吏緣為姦。民無所訴。更有官為之捉轄事。過有須索。州縣老吏之。數昔嚴辦於民。故淮浙間言高麗一過。甚於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實。民之膏血。近歲鑄予老臣。所費不貲。而有一路館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緡。高麗人貪利無厭。臣不知朝廷為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也。有為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分臣事大金。二虜實制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虜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虜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虜人。如此。不唯有所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為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申高麗人使入朝。非久到明州。臣恐復一一前日騷動淮浙。虛耗邦財。日甚一日。新甚。乞并事以撫慰。臣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為法。勿使入[illegible]國之利。如漢人戶到明州止。令本州迴遣。又進遣還使人。大率麗人入貢。於國於民有害焉。於州縣吏小人有利焉。臣頗聞宰此者數十年之弊。為臣鄰天下生靈之憤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四十七

夷狄

宋高宗建炎元年，知開封府宗澤上疏曰：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實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佑，為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德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者之言，而遽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賊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曰征曰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推辭之卑，推禮之重，惟虜言是聽，惟虜求是應，因循踰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賊虜俱生之日也。臣愚謂陛下即

位，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者，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西遷既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篤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承天下忠義之心，撓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為忠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摧堅破敵，以足矣。臣衰老不勝憤痛激切之至。

三年，澤又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本朝被虜之民，疏曰：臣累募今一德本大遼之臣，裏緣群臣姦謀，嘗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復金人假大遼之衆，侵犯中國，驅脅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嘗啻屬之邦，兄弟之國，偽被金人殺虜，意怨不已，止緣一時之忿，未由雪見。今若復置會，使得四戈共力破敵，一舉使可滅亡。臣已措置刷印文榜公據，令生擒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救契丹漢兒未知所指。金人知之，必懷疑貳，即與契丹漢兒互相併力，自分賊勢。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繳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

元年，開國伯李綱上封事曰：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得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吾兵氣已吉，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大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覽，虜情震怖，遂使請和，猶金繒三十萬

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堅盟好之固者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舉兵以犯中都，當時亦有為遼狄之計者，而能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數傷其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務，朝廷主議之臣，爭欲屈一時之稱，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厭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逆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尋盟，而朝廷聽姚平仲劫寨小衄，遂罷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亦為固壁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許稅賦，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惟阿遷為寨端，以屢違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

其和必成而允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
河惜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冊號而師可解及既
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傚和議遂定之說以欺勤王之師至盡取都
城之子女玉帛從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
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款人以取
勝其與契用二十餘載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成
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甚於今日猶故加與豈不
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堅固運籌
必無成功徒結怨恐啟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
機會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
萬來牢鞭韃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處是以
長驅直搗都邑而吾之守禦既疏援師既集逗遛不能攻追不能邪以

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虜師行絕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困矣既
歸渡河擄掠婦女輜重遍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為
然失此機會致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
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
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未嘗不為之揖遜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
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皆怯於軍敵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
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
令與人關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
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轍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
二聖流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
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賴係為邦群黎之所戴
撥亂反正以圖中興者伏惟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天脊奉命使

虜而去其軍中共不出自危疑而總師朔都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
寔實天地神示之所顧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寬動
儉聰孝友之德貴形四方然以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餘中國衰
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急陰擇衆以大廢保
綏萬方誠惟艱哉恐其難以圖真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
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必背
盟宗室亦盡從以行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處實不共戴天之讎和
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山東兩路士民之心氣為金人
之所得或為盜賊之所據皆通數路易為侵陵守豈易固欲戰乎
則去冬將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委弱然渙禍亂士
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恃是
是三者今日固論以何為宗領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

業於此及言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
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
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著而陛下英明天下仰
望正所謂如衆濤大業特危而為安也且害苗之衛國家代有或多難
以興邦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而小白霸晉氏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
實霸諸侯司馬晉羅騰曜之禍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肅宗之亂
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福蔭為厚生齒之衆士民擁戴皆有佩
服宋德勵句踐之心報仇懷子胥之志躬聖武勵用賢材法創業
之雄謀奮天下之精兵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
滅浞羿而祀夏以主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清大
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機有九千
虜夏已及半去秋不選非中國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

支梧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安危之害世以事主而芘民又嘗粗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嘗宜知之切家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變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救弊補失大之策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且御使不得對因而逐謫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臣於倉卒援救之中起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情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蓋治狂狡者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責而獨當大之寄實為謀頭攔顛之客而忌嫉者眾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

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城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率皆誤國前道君皇帝度有今日之君然又已晚矣臣銜二聖之知遇懷忠之史圖雖心說繼嗣元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未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大為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就途乘蹈南夏兵信道前進扶遂元帥行府以遺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徹骨絕而復甦疑訓下陛下纘紹群情翊戴實係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於[illegible]切正效用今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夫步艱難一時其可忽哉恭念人主之常德也其於老人主之雅材也惟謹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君則非英武不足以當之惟其英哉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請其英敢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

不為小故之所搖於[illegible]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頃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可然於留意物理而熟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疏遠來覲清光輒敢以堯舜之書求觀天地誠以憂君愛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激越之至

紹興間手詔又論金人失信對手曰臣竊觀金人自宣和結約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史載之中亂離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攘攘之論之則謂恥而延訪用事則啗風而奔流成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肆其狼

之虎狼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國者方素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疑惑不知所伏遲不可以不辨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季與之路行無雲之地以為失信莫大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財貺以啗燕山遂犯京畿兵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雲集人情奮厲主和議者不為父長之計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肯使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復我元甚黠笑復陷咸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將中國之人不顧論於虜界淵聖本書請詔以代三鎮彼此遂有尋入之舉朝

是遣孰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再
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從虜賜既破汴
都登城不下犒師和好已成之說以欺勤王之師遂遣二帝暨六宮
而北之策走陷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
者三矣以此名知於中國以為契丹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
兇盛而不靈猶自以為己之直為主人之曲也小人擠陷君子
猶以含容而事之先矣夷狄強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
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重師動衆蓋將伐罪必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
此章與大臣熟議使普下明詔討述自宣和靖康以來信失在彼
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同知其曲直然不疑然後
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惟陛下留神
幸察

高宗時戶部侍郎葉夢得奏論金人劄子曰臣伏見北虜去冬雖未
嘗長驅入塞然今春以來嚴遣醜類再陷潤洪東京會渴而建許壽
至今猶聞以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河自守伏料賊謀卽之還
自視汴洛際意以已朝夕講求非外廷所得知然臣竊君自謀
之[illegible]敢亂因急糧餉一日不無繼縱逆賊安然度君但守令
[illegible]經[illegible]急將知據禍則我發兵從賊寡來為賊若以西抗諸
路郡縣莫知所措盡是男子女者其有大半食草石條存無不直從
伊宋兵既聞東南雷霆久陰憤激何則不得不然而抗臣書遣
其為策不過有三宿師河洛分兵飯行直趨襄沔積襲則將圖我舟
楫人舟據流西下邊遠江左上也蓋恐其衆自前無而南之出歷陽
扼斷采石以趨金陵二入淮蕃圖徐泗以擊山陽中也踰汴渡淮
量力而動去據徐鄆以擒楚淮右總濠泗以衝宋州下也若出上策

長江之險我持以為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熲入陳皆由此
則利害大略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下江
南亦用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操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
勝負得失進退相半然聞道途之言多及其下策能深計中上兵法
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為不可勝安危之勢間不容
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
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時以備近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
逖在淮陰以備上流則郗鑒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陵此四
未為至計是以逋寇劉聰石勒內自殘擾無意南動故此數人粗能
枝梧耳不然稱平僭叛亂一區宇況今虜勢方張未見其隙而盜賊
蠭起與賊相繼雲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攻以甲兵為謀
者將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兵伐者以長攻短今虜之攻吾者

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糧不必皆
其物惟所劫掠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得據城不必皆其備惟所
奔亂役我之人齎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成以為安以
坐制使我欲守則為所破欲戰則為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
入何憚而不為哉是必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謀變詐作
出作入藏辨為講和以疑我之師或微為敗卻以驕我之氣或聲為
斂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為侵侮以嘗我之衆其情不可盡測此皆
所宜熟慮素計以定為全之策者也臣愚伏願陛下益廣廟算深詰
大臣歷考古今之變及此防秋之時早集衆情所存而審觀其所
用之術或出於前三策則我所持之而為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
合未前而為則早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
次第施於後大抵一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

況舟楫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主形固則可恃以守勢振則可
實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盾甘在吾度内矣臣區區不勝大
願。

虜得爲兩浙西路安撫使乞差人至高麗探報金賊事宜。狀奏曰右
臣竊惟善用兵者見先於廣耳目以明斥堠善覘國者莫深於審形
勢以察情實蓋耳目廣則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形勢審則
逆之所不見者出於逆之所見此不可不知也。春秋之時晉欲伐鄭
師次于滑鄭商人弦高遇之遂以君命犒公得聞而禦焉以閑田之
事謝秦客孟明知其有備而不敢進。是之使秦者不以其何人而逆
爲之備。以得其聲遂以保國乃得於逆探之商人非意之所不及有
愈於意之所及者乎漢高帝欲擊匈奴使者十輩皆以爲可擊奉春
君知其匿壯士健馬以爲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而吾不之信乃以
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以高帝之智而不能辨奉春君之言。以漢在廷
謀臣衆之而惟奉春君能測匈奴之隱非逆之所不見者出於逆之
所見者乎。竊見去歲陰懷不遜欲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日久矣
然晉羅之人不以時聞至前年冬金師大入將欲渡河而京師始知
之其罪固不容誅矣。及解圍之後朝廷宜少警矣然八九月之間尚
謂持和議以爲必成而謂秋冬之不復再入侵擾者爲之奉心而廟
堂以爲得計此雖妧習苟簡又相觀望之過然亦耳目不廣形勢不
審有以致之此天下所共痛憤而不能釋焉者也。臣所部浙西并浙東
路並外帶海道與高麗跨海相望去賊境不遠而聞賊有窺東南
之意若北自登萊東假高麗揚帆而來直出於二浙者遠不過二十
日近五七日可至。臣自到任常有私憂於此。本路舶船許與高麗
爲市間有得與其國人貿易者往往能道其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内

令船主張綬招致大商柳悅黃師舜問之二人皆泉州人世往本州
給憑貿販高麗歲一再至留高麗者率嘗經歲因爲臣圖海道大略
言賊境嘗與契丹蘇州正直登萊高麗東北與賊接界有關門爲限
賊嘗事高麗每歲入關。節書使者寧寧。二年始與高麗稱兵。大觀
元年高麗遣兵其六洞於南境以築九城責以甲兵糧餉援接爲賊
以況雖黑水諸洞人事之。自是與高麗絕政和五年契丹爲賊所敗
區其沿海六十餘州。高麗乘間誘得賊用事首領一人。賊屢遣求不
與。及賊武契丹宣和七年高麗復遣使通好爲賊留不歸。去年賊據
我燕而二後高麗遠而遣人使燕賊所羅之。賊欲使之稱臣而備
貢。正副使共二人。其一爲契丹人。其一爲金國人。高麗去年亦自爲
其外大父諫舊父其宮室積聚器械甚廣。示不能如前日之乘虛出陸
於則都勢恐不能與賊重抗。然賊所得契丹傍海六十餘州皆荒陸
舉聲其地與高麗爲鄰。隸江東每歲冬深鴨綠江凍冰堅可勝車馬與
賊相接。柳悅等親供說如此。臣既有聞不敢隱默輒以鄭弘高之算謀之
柳悅等雖商賈然賊在高麗入貢所聽探皆得其國人之言初本無
意君因使伺賊萬一欲謀犯我或得其道里所出期會防守或其國
中得有警急欲先事而逆者出於我耳目所不及形勢所不見者則不
爲小補。輒肆管見欲委此二人許以名目令如常歲之高麗貿販
應得賊中動息者亟使來告俟參驗得實有補於事即厚賞旌之責
以軍令無得張皇漏泄其人皆感奮願自效欲以此月末度海約冬
初復還。臣以申奏不及已一面令權借以承信郎名目給與公據令
赴時前去。伏望聖慈詳酌。如有可採乞降睿旨密付臣施行。還臣採
報深入敵境雖非之責然今跨海越國創始之初隨於龜會未先陳
請事輒自決非當爲屬吏乞於臣以臣職守粗效圖報敵於患害別

無他腸特賜睿旨所有御筆等書到海外圖一本繳連在前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聞朝廷見欲遣迪功郎劉彝等使高麗，臣雖不知遣彝
事所謀，然今來卻洗等止是因其置聽便密自判識動息以廣
耳目，使有實驗然後賞之，有利而無損，禁令無得漏泄。恐萬一
或得以為用。即於今來使命並無相妨，伏乞審察。
侍御史孫覿和戎奏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纔席未暖而
強胡犯闕，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嬰其鋒者，中外之情莫不欲
一戰殲之以為快。然茲事體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
全之計，差之毫釐，使有英大之悔，宗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謂國
家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變，嘗邀大名以怨朝廷，規欲遂叛以激

使其衆，果朝廷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平日
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辱將之憂。兵
連民疲，心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順而撫之，使未有以藉口，得歲月之
頃，以其閒選將擇士，堅城銳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
而吾敗守之具立矣。疏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育人患
心風，果然。於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往
往相繼戰沒，大盜王倫、張海掠江淮間，契丹聚重兵境上，邀請三關之
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卒赦元昊，夏國主。如有初議，今女
真暴如契丹，為北方大敵，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
又非元昊犯塞擾邊之比。天子之都、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
非戰地。至於將帥不才，士卒驕惰，軍政隳壞，器械朽鈍，財用空竭，法
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如和戎為上策。雖胡乘勝

晒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室城池之固、人衆之盛，而西兵日至，足以懼
不測之時，陛下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刃，使野無所虜
掠，然後與之議和，群胡諫然聽命，卷甲而歸，足以為德，得以其暇日
蒐擇名將，選練將士，繕治器械，修法度，成中國安強之勢，可謂屈於一
時，信於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皇返敝之託，是大至重，豈若匹
夫之勇，小不忍逞忿於勝負於一擲之間耶。伏望聖慮，以趙元昊故事
胡之強弱，以審元康定、故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量
國之言或有合於兵，有卹鳥條納，不勝幸甚。
觀文論和戎劄子曰：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
權剛而為柔，達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胡壽百戰百勝之
威，合諸雜種強弦之士，起邑越郡蔵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
者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群議，遣和戎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歇虎

狼貪暴之心，紓一旦倉卒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
其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伏一劍誅秦暨楚以定天下，而冒頓亦
崛越於東胡。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言辱戲，蹈誡可謂甚矣。
當是時，諸臣從將如陳平、周勃、灌嬰之儕，皆無異詞，而上將軍樊噲請
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匈奴狀如禽獸，耳得好
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討[illegible]呂后韙然稱
善，詔大謁者張澤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遣結和親，呂氏雖故本推數
高帝並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聞。中[illegible]一言從容消弭兵鋒，費兩
國數百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樹
刎疾視，斷頭洞胸，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諸
道兵大會，行在鑾輿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勒寇無
噍類也。真宗皇帝謂：如何殺將斬秘，結然為遺患耳？詔按兵勿擊，縱

使歸國自是諸將雖言秋高馬肥復入寇矣或曰未也遣諜稍實粮
為盜糧矣真宗頷近臣曰將帥之臣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
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知此曹情狀乃相為表裏附信其說耶陛下觀
今日之勢為如何哉將劉延慶走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遁
人馬相蹂躪踐道委棄金帛數累如山積盡人長驅萬里無所
忌憚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其澶淵之興受命而宰群臣佐令吉
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幸澶淵親督將挫氣兵成大捷之時尚
不忘討擾一時小利權剛為表以為萬世無窮之福固不惑臣誼謀
潰亂聖聰而爭奪之計已默定於聖心矣
御史中丞廖剛狀奏曰臣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守大信者不懼其
私國家昨遭艱危喪亂弗克保北土積惡非我有日者上天悔禍虜
遣和使盡歸河南陝西之地納以休兵陛下念生靈困苦之甚亟如
其議誅國之計得矣詎容違之以細故而搖其成哉竊惟二三大將
繕甲治兵雖有敵愾之志是誠可尚然今日之事亦且以守為戰以
弱為強以不取為得此為可以不知而或不能戒飭師徒謹固封守
以聽朝廷之命無復相納叛亡于彼之境是將以小而害大其不体
國甚矣昔景德初既與契丹盟于澶淵代州送投降人契丹九人赴
闕真宗詔以請盟後者付總管司還之丙詔緣邊州軍自今得契丹
亭為盜仰牒還其後又詔北界盜賊亡命至緣邊州軍者所在即捕
還之豈不如是之嚴則不足以昭示大信而堅和議之約也臣願陛
下亟降處分約束諸將自今毋或踰致侵界之限其有盜賊逃迫逐
而入吾境者自合捕還毋得寨隱致有違者必寘之罪庶幾一境
和而大計以定所係實不輕也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請致西夏捕獲人王樞等狀奏曰臣准今年
六月四日尚書省劄備坐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奏逐處申到西
賊出沒事奉聖旨令臣相度措置務要彼此情通各獲安帖仍詳具
聞奏者臣契勘李世輔捉到西夏招撫使王樞見在四川宣撫司收
管者養并據趙彬申到前後捉獲夏國一百九十四人送邠寧州慶
陽府等處羈管臣初慶開陝初復是與夏國為鄰欲令將帥通書恐
計議未必周盡而於國體有傷置而不問則彼此疑礙莫之叙元惜
亦無自而通矣竊前項人留之無益於事遣之則感恩符據更相告
諭理或有補臣愚欲望聖慈將王樞并趙彬羈管一百九十四人令諸
臣呼至行府備勞放還夏國不惟使彼狀有感懷之心實可以示朝
廷廣大之意如蒙見許乞作聖旨行下
王充論論退虜之策曰臣謂中國之於夷狄未易以力勝也假使夷
狄之人自相攻則虜猶可遏矣西遼之屬國鄰遼東京之南單于
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于茲而四夷之兵未
聞敢順虜兵以走日城中國以是日陵寖遠之術未見其要必為合
群夷之情擇強狹之勢然後虜猶可殄中國可寧或曰中國之使夷
狄夷狄之事中國各有常勢豈可執論今中國之勢既滕夷狄之勢
方或安然附虜從相戰鬥爭夫曰不如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
巧金人奄取而盡有之固夷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
國啗之之術行况今日之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
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當此一年便遣持尺書使如中
國之勢尚可振矣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也何必藉軒旌
旗然後增光遠之華節龍手息乃可明遠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
哭秦庭墻之武之使秦不聞乎繁此所謂不可不為者不可以不為
而圖功也事有不可為者固難以必為冒進亦有不可為而有要得以

黄次山奏劄子曰竊聞明州申有高麗人金稚圭劉待舉等附舶到州事契勘高麗自神宗以至前朝許之來貢爲書入塞窺探其甚至於臨遣王人寵燕言者所以爲之竊者甚寵而屬意者亦深聯難以來音問兩絶豈亦觀成敗然後謀臣獻計之士竭力乃能立國由此觀之結約遠夷初未有益徒自取紛紛爾方今排虜和議師律漸舉若因循故事許之行朝必將託游觀之詞實刺人事使兵威自虛而和議必伸志恐不得逞其謀烈士無所售其害從違之間利害不細臂劉晛經結石勤勤答其賜而辭其言竊謂舉報方虞防秋正急當辭其賜幣就彼遣還所謂消萌杜計爲得如有可采伏望斷奏施行

陳長方代人上殿劄子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臣伏見去歲僭叛之臣外連殘虜陛下聖心果斷元戎北指未越皇靈截然而下如雷如霆震驚既致其野心好討不日告成然自戎師行邁已復半年吉輩遠在闕庭之外窮討勝算有不及知而臣竊觀金人猾自靖康所向必得去歲之舉備循故智未謂羽走遁將四出六飛親駕前控大江後陽長淮銷兵老師不能寸進是自金人犯順以來未有若去歲少挫其鋒者也凡以挫勝者恥於少却好利則不憚興師安知賊虜不於秋高馬肥之時猶恐奮其螳臂臣愚深恐議者妄意賊情因以畏怯奮軍調發勢難再舉以怠耳諛佞之詞上誤國家大計欲望聖慈數諭輔臣內嚴師律外飭諸將謹長江控帶之方講漕運輸之畫責自司庶務序假要稽無不畢舉亦定以視敵人之進退如此則孔子所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正於今見之矣

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寘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列對令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敢來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欽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反覆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故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蓋事体為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爲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敗之比行說無書我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劫聖皇帝陛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倒置矣宜都城遂陷哉猶按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遷二聖出郊既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帑藏有子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縛態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遽已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其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若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彼負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群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

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返是致為國痛
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須臾而忘圖我
皇一王倫餘平哉方王倫之為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
為國生事今果然敵誘狂敵侍使如此羞猶倚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惜
哭使貫蓮復生謂羅有人乎哉無人乎哉古之外夷敵有不得已而
為之以屈辱事之以臣事之以大為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
敵是猶如今日事也非屈膝求忠盡忠耳其詔諭而彼所以評我者不
復如也則從之矣大之辱貽萬世之譏嚴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
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
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宜
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及境以來內外惶惑倘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
為不悟金人之詔為可信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變將
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當敵
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勇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事歷觀
靈通勢猶未敢令人因王倫之往使遣使來者詐我甚從其所
請一皆許之不從其欲且奪攜我之會當而孝亦何道而非彼之制
我而今之計猶有陛下憤然改慮而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
廢於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漠北淵聖宗族猶未還故遣
使深請其遊由歸今敵之來遂剗廷以也不可從之權實王倫實國
之罪當行誅責以謝天下之怒然後沉而諸將練揀選陰兼陰敵計
選用忠正黜邪為表以振紀綱以修其事務為實效不事虛名夕慮
對策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館已就館謂當到議臣竊之寓臣
聞萬人門望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
詔為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豈未聞狂寇之已死外夷內

亂契丹林牙以兵至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豈是皆行詐以款我師之計
非臣所敢知計臣竊者又謂金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
持慢於前而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推聽其甘言遂忘
備豫之深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今日之舉存
亡所繫惟陛下自己堅持其惓惓之忠耕垂未如更與三二
大臣熟議其使擇賠與時之悔社稷天下幸甚
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上疏曰臣伏見
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猖獗昔者城下之戰詭
詐百出二帝以之播遷宗社以之危亡既而竊陛下即位以來十
有二年師中十不未得仇敵未殄然而錄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儉之
德健北之心有雖失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
疑之於天下今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
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
勤勞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思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
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仇
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
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
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
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
金使至境詔議臣已就和今侍從臺諫條上其說戶部尚書張燾言金使
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
地人皆其意甚善其言甚甘扇世以為信然而群臣國人未敢以為
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為陛下陳之傳曰天時與者推
假豪也臣考人事以驗天意豪十飛龍濟川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

閒不能爲屬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
爲僞齊廢亂之釁豈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
立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
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強以事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吾無不利則何
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欲已
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求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强我
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
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使當以大義拒之謹邊防備時
士伺時而動願斷自宸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者國
家以大義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覬和議
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憮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矣朕必不
至爲敵所紿方且熟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寧不使害虜實爲

其使人。
魏矼上言曰臣素不熟敵情未知使人所需者何經陛下所謂屈己
者何事賊豫爲金人所廢爲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
藉於金國更傳國寶使之歸請金人悉從我所欲然無難行之禮以
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僵難許之他前反爲
所制豈今廢豫將出其奇一有不得使生兵隙乎寧在彼矣信在我
非計之得也借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離散無如之何而可
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雖有得也陛下所欲爲觀少屈更願
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時情度之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
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後悔可無罰國人以不過萬民三軍俱措紳與
萬民一體夫將與三軍一體今堂下詔于措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
速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參詳加訪問以奉他日意外之

憂乎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
戶部侍郎李彌遜論和議不當先事致屈劄子曰臣昨對日面奉玉
音訓諭金人許歸梓宮還母后兄弟宗族事臣不勝感歎欣幸之至
數日以來竊聞朝廷討議禮儀未定蓋使人之請多不可從臣以所
聞反復思之有不可先事以致屈者願爲陛下陳之仰惟陛下聖孝
之至不顧萬乘之尊求和屈辭而金人止以盡地議和爲辭初不及
毋兄宗族也是豈可先事以致屈耶萬一使人狂悖有覬欲蓋混一之名
致以陛下之所大欲邀陛下信其空言遽從其請後雖得所欲則
而復何求而以土地宗族歸陛下耶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金人
敵國也卿士大夫國人所賴以爲國者也陛下欲爲親而屈從於言
奉母后還禍有口實以慰國人今事未一得而失四海之心不可
不慮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臣所陳三事於今日和議利害甚明

乞切著實陛下尚以從臣愚盡排群議内懷欲速之心外示自弱之形
以謂必先致屈而後和議可成臣恐啓敵人窺伺之意則生無厭之事
禽獸猾反害和議也臣願陛下專遣使人合館之闕下先遣報諭使致
所以遣之之禮因令致書道達臣國人衆情未强以難從之禮或生
異有害兩國之歡請致梓宮母后兄弟宗族于近邊卜日可迎奉使
者所以禮之則不失虜人之情而陛下之欲可得也臣自草茅累被
親擢未天地之恩異於倫輩每念思所以上報陛下者唯盡忠而已
苟或緘默遲知而不言致陛下墮敵人之計失國人之心以貽後
患則臣之罪不容誅矣故敢以狂愚上瀆睿聽伏望陛下少寬萬死
察其本事之忠而恕其擇焉臣無任悲懼激切屏營之至。
彌遜又答和議劄子曰准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樞密院劄子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金國使人已到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

宮闕父母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
意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具得思所宜條奏來上各限一
日進入者劉付臣準此臣近於今月四日陛對嘗具奏陳金人遣使
請和事當緩而圖之謀以致之必於有成至於先事致屈有大不可
者伏蒙陛下聽納以謂當然茲承品詔明諭聖意至於屈已就和臣
仰體陛下孝慈哀痛有不得已者不知所以為陛下也陛下欲還梓宮
迎母后修陵寢宗廟之奉復兄弟宗族之懽以與軍民休息之期誠
臣子之所願天下之至望也然虜情詐譎難以誠說討未易則應之
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應之非其道則雖屈已從之
事也所欲未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也金人之據中國十有
餘年劉豫盡棄之除其無餘我人民毀我城邑會無已嘗今而知弱
極而一旦欲舉土地宗族以與我是大可疑也請其衆離勢分為欵
我之計則我既弱矣而何自屈之有我謂其夢重言甘為誘我之策
則屈己從之是墮其計中也或云來使之辭以謂首主廢兵欲地大
愚以釋前日之怨復子孫心為無是理設或有之但當復我土地歸
我宗族休兵息民不相侵伐而已何至先之以辭從之禮首我必從
而後議哉陛下奈其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毀祖宗之所付託屈
身委命自同下國而每奉之是倒持太阿以授之柄也授之以柄危
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虜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
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衆端復開矣
是今日徒屈身之事而後患多未已也陛下痛念梓宮不返母后
未還不顧一身之屈求和甚頻彼乃先持割地之說以邀陛下使其
得之陛下雖與三軍百執事共守之耶不過分兵遣將以羅理之實
是未必為我大利也然然陛下之屈則梓宮母后兄弟宗族相繼以

還陛下何時不至必得其欲而後已其可不預防之耶國家之禍雖
古罕聞陛下冒犯險艱取神器而有之四海之內欣戴聖德無有窮
已者誠以祖宗流澤入人之深天下皆知忠於君上為不易之大義
今陛下卑在廷之臣以君事伏彼何以責其盡忠哉況三軍之士四
海之衆視朝廷以為祈嚮而強之以其所不欲一夫不從則有不可
勝悉者矣是又大不可者臣所謂應之非其道則吾之所欲未必可
得而往日之患不可不慮者此也臣愚切料金人之來在於疑貽罪
而廢劉豫黏罕雖則其國人之心離叛諸國中原之人不附所以
恐懼自疑而求和之計而既性說殺戮之欲以自盡而持強大之勢
以威我是不足畏也願陛下深謀遠慮而圖之勿不待屈已就和而
可以得聖心之所欲為內撫欲速之心外示深長之計審其窺
伺之意事未易可成也為今日計者莫若遣使境上從其割地之約
使其復我境土歸我宗族則量帶以報之必欲先屈我而後議其所
以是將欺我也明矣則謝其使罷其事禮以遣之勿絕也陛下深求
遠與天討恭書中飭將帥厲兵秣馬固守疆場使衆而動感從將德
華發下至誠惻怛之詔動人心激士氣使人人皆有報讎雪恥之意
則國家日振我事日修彼將聞風喪氣款附之不暇陛下端拱南面
梓宮可還母后可迎宗族境土可得而保一舉而二善成不亦可乎
臣所謂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者此也陛下聖
孝天縱恭痛念宗社靈以請必先屈已而後和議可成則十年之間陛
下之屈亦甚矣虜人所以報陛下者如何而復可以有加耶昔漢王雖
舜以和奉而爲天下之地於下可得太公呂后之歸乃在項羽食盡少
助之後果在於此以求之耶此又往古之明監也安危存亡之機
實在於此伏惟聖心審察而力行之以鑒遺書迫於變君最竭其愚

冒犯天聽伏望陛下廓天地之量貸臣萬死而取其一得為天下幸
甚臣不勝悒懼忠憤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樞
密院編脩官胡銓抗䟽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
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
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
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
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
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
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
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
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
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
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
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
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
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决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
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决不可還太后决不可
復淵聖决不可歸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
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
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
者敵勢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
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
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
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
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
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
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
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
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
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
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
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
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
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
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
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
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
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
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
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
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耶
高宗時金好成直秘閣湖南提刑李次膺陳其議畧曰臣昨在諫
列嘗有疏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宗社生靈深慮近觀邸報樞
密院編脩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旨書藁乃

知朝廷處欲屈已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奸罔上不恤國計婦嬰
趙鞅以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復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
弟之讎不反兵叢臨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求說於敵天下
之人果能遂忘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書奏不報
高宗時直秘閣翁汝礪論和好上言曰古之人君恢然有帝王之度
而其明哲英睿足以權天下強弱利害之勢者西京之文帝東京之
光武是也臣嘗讀兩漢書者以少識之帝光武之用心爲於用兵而
專於惜天下之力所以為後世計者深遠也匈奴遣單于書以尺一牘
單于乃以尺二牘又印封皆同廣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
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乃復晏然安之不異也未嘗復加大名而勝
之也光武用兵撥亂遷都神然天下既定甫畢輸曾中國然而外之
於塞露不毛之地藏宮馬武諸言而欲誅之帝惜其言弗用也由是

觀之是二聖人者其真有帝王之度哉建我巨宋道德寬大淵然有
帝王之度者仁宗皇帝是也慶曆中富弼以知制誥資政殿學士西
書戶部侍郎使契丹劉六符館之說弼索書復諸崇信弼乃委曲曉
之曰關南諸縣二十萬歲還復命仁宗從嘉之以為樞密副使
二世長之策樂也歙之目弼等徹辨中國以奉虜狄聖朝功之嘉仁
但當其詐偽窮漢家故事供給南匈奴
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元和中義有餘
心矣而鄰歲千有四年靡二百四十萬傳承和之來後經七年八十
餘億既絕明之年東冤也凡十八十載而費四十四億由是論者王
拱辰以謂為中國之衢是蓋不知自漢以來之所輸歲與虜者
其費可勝言哉與竟得于當日佚敗之費乃量是先遣信問諸
夫顧公和議成伯中事則天下利害強弱之勢不即其陰害之所

而逆亂答始奪於一勝而忘其敗始恃其細娛而忽其大憂茲由貞
天下之至禁也臣又嘗致唐之中葉方鎮猖獗狂恩恃功偃蹇不恩
唐之巨臣引兵而戰纖博折鎮冀縣溜青然皆輙剝而複擅陽假而
陰持兩而不支唐日以微論者乃謂其源肇於天寶乾元之初貞元遺
於大曆貞元之後自臣觀之太宗所以為後世計者遠也左右而顧
利以若舉則高昌之中舉則吐谷渾薛延陀之叛亡唐之武威亦豫
振於天下太宗遂征遼東等軍而身傍之於遼水之上夫太宗修於用
兵而又於晉天一之後其禍延於代宗德宗之世日關天下之士而
唐之諸臣不知所以解之也方鎮之士復身兵一方共起而危唐而
唐之諸臣不知所以禁之也唐日關天下之士以第方鎮方鎮閫河
北之士而幣唐而唐日以微也臣故曰唐太宗所以為後世之計者
疏也故曰天生五材而用之力盡而弊之不可復振此有天下之至

禁也臣切伏覩陛下篤信講好以定兩國之盟寢兵休士以重萬民
之命有征伐之用足仁義之訓綏靜方國以承天休然則陛下之神
謀睿略固知兵力之不可盡而思有以蓄之也固知天下之力不可蕩
而思有以息之也固知後世生事邀功之徒開邊以竊中國而思有
以戒之也然臣區區之愚尚有私憂過計不敢言國諸交爭結為隱
吳人背恃之患方和間聚類者伏願陛下深遠之各守分界無隱亂
無專利無邀功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紓吾民之嘉惠永為萬世不窮
之休
宗正少卿史浩請安反側劄子曰臣聞金虜不道違天叛盟陛下聖
仁弔民伐罪于是所指犬羊遁遯奔潰者變起蕭牆自戕逆首普天率
土同知救宋之方興滅之時正非今日之所急者在先安於反側
乃能盡歸於流亡蓋新費殘中之徒除之道宜生之者非海納

用事踰分之恩則必猜疑別生姦宄之志所謂內已登崇凡十其如
敵尚在於舟中致冀聖恩亟頒曲赦蕩其罪眚以服心使彼曉然
而無他則必懷德而弗叛中原之叛亡於是可復家國之生靈於是
可寧寇不遠叛群類必定後生一處時當其可間無容髮之機今若
弗爲決有後時之悔臣識非通敏書又闕殊仰負聖聰敢百死罪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常募人戶爲義保盡其風土習俗
服食器械悉同猺人故可爲疆場捍蔽繇曰籍之於官祭亦未嘗違
戍清康閒詢之以勤委其使湖南盜起征發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因
苦不聊乃舉其世業寄依溪峒聽其驅役州縣稽驗舊籍僅存寨隸
及門割業家遂從遷失其稅籍徒日增乖武則所籍之數悉爲猺人
所有遣戍之籍已無而鄉戶籍手之名尚存歲取其直人戶苦之乞
擇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

紹興十四年十月湖南安撫使劉昉奏武岡軍猺人有父子相殺者
宜正兵助其父俾還有地上以問輔臣秦檜曰猺獠蠻夷事非一日
恩威不可偏廢可撫則示之以恩否則威之示使有地則已威有所
侍秦何不奉俾知所畏哉

禦戎

宋孝宗隆興元年徽猷閣直學士虞允文論虜遣來翰乞和西州不
可棄上奏曰臣今日伏准三省樞密院劄子書虞仲賢齎到北界書回牒
用徽猷閣禮講和其南北歸附人彼此各不發遣臣除已施行外臣竊
念虜兵威彊凌本中國幾四十年今陛下制勝之初虜遣使輸通書
乞和正名分亡天下之大略若日月大數之兼實基於此而出悉委
之忠謂陛下宜審今日之勢以答天之休矣奢備虜稱藩奉州有云歲
幣使館如故兵近侍錄稱有所拭以虜所不惜者虛名而必取者實
利也虜自遣使於虜主一勸爲多死亡衰疲詗立而音甫其舟師漕
之族閑得以來決爲降歸信其縱橫中原起義之師迭作於山東兩
河之間而陝外郡兵無以植立其國財日用事之臣揩欲偷邊爲

大本以安我之和爲不頓一戰而得地得財何虜之無能用其術而我
無墮其計中也虜謂我四唐鄧四州以兵取則有虜有責以兵守則
有得有失而知中國之意常汲汲於名分之正故秉虛辭實大言孝
我而不知亮與兵爲的已亡我之名分我自正之何待虜之後遣而
後有不正之名也士大夫懲靖康之禍不敢言兵亦垂四十年矣虜
欲我則上下憂懼如不可以朝夕虜欲和則輕於割地惟恐一失其
意謂不思今日與靖康之初虜兵威衆之勢如何官軍之可用不可
用又知何也且海泗二州稍帶山東淮北之地得之所以攀其民之
心而唐鄧二州利害尤重以之而守則至要之勢固以之而襲則窺
洛起於外漢兩河之民漢光武祥曾虎據復漢稱其規摹皆出於此
光武得之而中興虎不得之而跳驅於蜀漢之遠故大功終以不遂
方用可考也竊慮割地之議必不出於此而臣以國爲恩偶當衆責

一面苟有所畏敢不盡誠再三披露懇陛下深察之知曰本朝事力
未給姑從其請若虜退而歸得以全力平其內難數年之後馬益蕃
庶兵財兼裕未知我何精事力能與之相當否也一失此時之機臣
恐後患有甚於今日比見採報虜今以迫從之期責我以和恭惟陛
下方以祖宗陵廟中原萬姓為心必不惜一介幅紙申命大臣則與
之議如其不從臣雖已匈柯苟一日未去尚當躬率三軍嚴陣以待
必不與此賊俱生天地神明實臨之惟陛下財察

元文人論不當棄四州地與虜和上奏曰臣比准朝廷行下以敵國遣
講和自擬一具奏疏虜已衰之漸不棄四州之地方以為嚌日積
憂懼伏承御劄許臣以忠勤諭臣以輕劉陛下之意感禮加重歷心
不孝臣之欲報言之為淺伏讀聖詔所謂四郡之地虜人若爭我則
當遣使以致之若不許我則不復議和庶臻闡運聖斷英果固非臣

所及亦非在廷將相大臣百執事所能及也傳曰有若如此其居賢
之臣尚頗畢其說惟陛下幸擇焉謂自古中國之於夷狄或戰或和
必因盛衰之勢而用之若當戰而和與當和而戰此安危存亡之機
不可不察也漢高祖唐太宗皆起於秦隋大亂之後其所遭之時所用
將相所集兵衆所都勝勢大率皆略相似及天下初定高祖知匈奴
太宗征突厥其不同應如此何哉蓋頡方盛而頡利衰故也二君者
豈能為天下之識將因其機而不失備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虜
為盛耶衰耶方虜盛時力苟不足尚以和而款我我無隙其計也自
宣和靖康而來可迷考而究見之也虜欲取與舟始款我以海上之
盟虜求得太原是款我以城下之盟推幹以衆國稱慕嘉河南之地
而款我以盟兀朮既引兵渡淮知江南不可下又款我以盟數十年
之間凡四與我盟而卒自叛之而謂和猶可恃耶虜力不足雖戰必

知虜力有餘雖知必戰徒事歷歷可覆而世不悟有識者不知涕泗
之橫集也虜今已衰未止於力之不足一和之後虜之力有餘未知
今日之盟士大夫能保其不叛否也況逆亮既斃盟已亡是帝者我
自帝也上天之所畀付也夫國者我自國也祖宗之所傳授也何有
於不正之名而汲汲於正之若往國之得豈無禍乎之患未可以言
故國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皆不可以輕議願陛下
深思而熟計之當前歲之冬逆亮既敗於采石死於揚州虜兵散亡潰
去我乘其機便能得此四州而官軍以戰而死者幾人戰歿於陣
者我發財發散而賞者不知其幾千萬計第功行賞所追補者又
不知其幾千萬官也而一旦忍棄之棄之之後虜果可恃之機知
異時又可以必取之乎使必取而得之國家之所以執事責用士為
之所以敢伏死傷又不知幾倍於前日也士大夫厚祿於朝者書

還虜都[illegible]一念及此考我者謂太上皇帝得和戎之福陛下所宜循
守而不知太上當漢高祖之機休養民力積兵積財堅忍二十年之
久以待虜之衰而以唐太宗之機付陛下於今日也繼我之功孰大
焉將言虜盛若所深慮願陛下於問安之餘從容及臣之說二聖合
謀致掌天下開聖子神孫萬世之丕基臣不勝大幸

元文又論虜中情偽不可棄四州之地上奏曰臣於二月初得探報
虜帥向留開坊壽春於初五日奏虜必不敢執我使人也而又執大
酋欲以挾入臣心實笑之彼猶極懼 月十一日自燕山發回防
弊捕傳以命大酋不敢知必至於戰臣竊有二疑若虜庭君臣果不
敢和何以執我使人即日叛我耶則會我入 小介且不敢留擾之
使歸當是有相就之意於是[illegible]是用務之勢當知此
其不出於戰一也泰今[illegible]不感境上之虜必堅既會合

分道寇邊。自前日來。方且於界首置堡築每鎮三十里以偪我西鄙
又盡淮河汝河關陝處爲圖冊割量步口戍採又驅虜道居民使之
內徙。皆是欲爲防我之計。其不出於戰二也。使其恥於怯者。仗出惹
兵。徼倖一戰。我姑以兵應之。主客勞逸之勢。分曲直之理。番官軍破
之必矣。兀迫於暑月。虜無深入久留之便。要是四川之地。必不可棄
害如陛下神謨聖斷無疑也。臣以冥官圖始鄧州人丁得一萬三千
七百九戶。凡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一口。選壯丁及一萬四千六百五
十二人。而中丁之數又二千七百一十四人。視襄陽戶口丁數乃三
四倍。累可經棄之乎。先正司馬光嘗論三晉爲秦楚之藩蔽。爲其巷
三晉之根抵。形勢相資。表裏相依。安有撤其藩蔽以遺敵寇
我而不攻。豈不惜哉。臣竊於今日唐鄧之勢亦云。惟陛下速
賜斷之明。下不移之令。及試大將或軍吉一根幕九情世臣間中之

日卯挂衣冠而去。大不敢先負陛下也。昔吐蕃三伏用意矣。人
允文又給召回。信使當聞議中原戰守之備。公安泰歸正民上書曰
凡准金字牌速御前封降。二省樞密院劄子通問使王之望等辦行
在奏。一月一日恭聖旨劄下荊襄川陝嚴爲邊備。仍不得先事妄
舉。臣已具知稟狀開奏訖。臣於前月初五日嘗具劄子。請明助之勝
虜之弱勢可見。前昧以一策上干天聽。不自意臣之上策者合於朝
衷。伏惟陛下勇智如成湯。爲天所錫。方之如漢高爲天所授。中外小
大之臣。實崇千載之遇。効謀効力。誰敢不竭盡以赴功名之會。振爲
分之。臣竊詳諸處探報。虜亡卒多內徙。或聚於亳州。或聚於虎天府
或聚於汴洛二京。如其內難未平。當因此機稍遠秦若只留近郡。即
是已迫暑月。爲歇泊之計。蓄民封馬以須秋冬入寇。則以勝之算不
一之備。凡在我者不可緩也。秦已奉寡虜又寬退必且深入大戰之

憂。況天誅亟加。旁鼓自定事當歸于一。屈指防秋之日不過數月間
士馬之增損。錢穀之盈虛。我孫之有餘不足。山川形勢之險義與兵
出入攻守戰之地。有司所宜預計。須定指分險而不敢急之時也。
虜地下令盡驅唐鄧之民。進避有給以軍。使民相驚。譯諸實抉於黃
河之北。老幼扶攜。誠東歸正者。舊累不絕。而藏匿於山林間者又甚
衆。恐啓之發盈於道路。天將七胡。遂奪其魄至此。所謂爲淵驅魚爲
叢驅爵。以就陛下湯武之興也。應天順人之舉。當動而風行。臣與江
淮等本自月以置所有歸正之民。官費錢米賑給而安集
之矣。於唐
允文又給虜中表奏合兩軍智略爲虜。上奏曰臣伏讀明詔以
之勢。看虜人雖弱而我不得之勢。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欲此根
文矣。今陛下明以詔臣。是臣一數之過。今其數不勝。臣竊見虜自違

盟。竊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犯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虜亂明書中
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可以勝天也。如是益驚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起
北。延及海。奚衆丹之族。而虜多致。虜中始多事。不虹內阻。日有負
良之愛。泥頓年不壞。今山東此年春手鼓。與山之俱信之。咸手黃
龍之舊人。物信之。人皆相失。重盆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
臣見則如而宵諸將多以其不能戰於平原爲慮。臣見與王彥商
論。使不相爲用。而虜兵數而軍勇中原早衰。兵所利而識者
多欲速事以需時。而不知之用。如重而直使利於疾。兵不能廣
主。單而不若也。自三戰南北用以取勝。威於正美之威。吳璘用於
西邊。數大捷。而王彥白精其法。臣之孤忠。不獨伊判邵之套
竊陛下守襄上一面而已。伏乞虜
乾道六年。虛陽而輔。風凌知利州持敕條調兵數千討之

賊烏崖首十七人。仍執人與酋交戰。殺二人死。於傑與出兵擊其
十。楊奔逃方復地。於是得入。柳結為亂。請調常德府城兵之
百人。并官兵二千人。合等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靈夷為變。皆守臣
貪功所致。今擇人往。視守臣。右界夫收捐置遠官軍。宗以兵威。徐與
盟誓。自可平定。帝從其奏。傑等行於叔伴。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
降之。湊境悉平。而知武岡軍善毅言。武岡與湖北廣西隣壤。為極
邊之地。溪峒七百八十餘所。其峒綠援寧縣。五溪峒綠益江縣。播異
三十年。賊冗曼故。縣為臨口寨。其五峒之雄。俗尤獷悍。熹生毫皆為
雄戍相接。宕官不能為重輕。歲奏軍起防。宕稍傑。其魚三門兵誅者
平有土軍可倫守禦。今有官無卒。其闕本式陽等宕。敢起設二重戍
費。康祿以臣所知。當復臨口砦為縣。削硃費易。於則原以土兀暴。則
官豪亦無虛費。實邊郡之利也。

隆興二年。胡銓為兵部侍郎。上疏曰。臣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
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
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
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鴆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
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
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
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
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是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
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讙呼思歸之
人。日夜引頸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
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
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

兩淮不可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
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
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
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
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若獲嫌不逮忍
而不救。臣恐覆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
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
嗣等聚族數百家為蕭鷓巴。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
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
別起釁端。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
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餉虜。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
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
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
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
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膏
血。於奔命。帑廩罄於將迎。中國以既虜。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
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宋。欲用再拜。議者以
為事之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
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
行。與多壘孰辱。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
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
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
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
已。必至如青衣行酒然後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

爲臣者尚可得望此其可弔者十也。痛哉今日之勢，和戰不成，備戰
則獨斷，遣回使者，竟杞廣濟等，晚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
以收人心，天下無事，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焉。數千億之
戒警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
四也。無再拜之虞五也。無稱臣之恥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
之悲八也。無御屋與[illegible]之哭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
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一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傳謂無
勇者爲婦人。今日廟朝之人，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誅放
竄殛，以爲人臣進位[illegible]邪之戒。

孝宗時，銓又上疏曰：臣嘗讀商書，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
一之德也。其初曰：皇天眷求[illegible]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克享天心。其中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惟和
惟一。又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其終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
王心！說者謂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臣嘗究是篇言一字
凡九，蓋明人主德與心不可二三，何則？二三則方寸亂矣。篇嘗譬之
猶天之[illegible]不能終朝，而泰山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石，一與不一故也。側行之
蟲無爪牙之利，上食槁壤，下飲黃泉，[illegible]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無
所寄託者，顓與不顓故也。一則顓，二三則不顓，此必至之理也。顓則
成，不顓則敗，亦必至之理也。大凡人之[illegible]始而工於初，以
其用志不分，亂且[illegible]也。至其半則稍怠，卒[illegible]怠不振，志分故也。陛
下初登寶位，以剛健之資，奮然欲大有爲，[illegible]下嘗語臣：朕決不與
虜和。一日侍從之臣，問[illegible]啓業、顧等[illegible]議之請，陛下而折之
曰：卿等不知主辱臣死之義乎？嗚咽流涕，[illegible]守著端而退，臣是時[illegible]
勝王言，[illegible]知陛下眞撥亂興衰之主。是年冬，臣被旨措置海
道，以備虜兵，既出此間，而和議之使已在道矣。和議既唱，大事無成
之歎，雖寒日務求[illegible]戒，陵戰城邑，和雖在口，禍實
在心。陛下見戒於未[illegible]之先，慨然有恢復之志，四海之內皆引領
而望曰：吾君果撥亂興衰之主也。然臣竊有疑焉，何也？以和議之使
未絶，而恢復之言日彰也。夫和議未絶，則吾無備之害，果勝拜也。恢
復之言日彰，則彼借和之議必不堅也。然而陛下持兩端之說，舉一
定之論，爲陛下謀主者，豈不曰姑與之和，而密圖恢復之計乎？臣竊
以爲大不然也。夫不戰成盟，始與之和議，猶不可，况哀民膏血以爲
歲幣，而和議不堅，是無益也。知而無益，是舉生靈之膏血委之虜壑
也。而忍爲之。爲臣者則曰：安知和議之不堅？曰：昔公成武王以祈天永
過詁，萬方曰請命，祈請二字，乃人主所以尊敬天命也。陛下爲虜設
違，懼以祈請爲名。夫等之敬之與天等也，彼乃挾我妾有備來，夫以
等之敬之爲妾，則和議之不堅，彰彰矣。議者必曰：彼強我弱，我衰彼
實，我虛彼大，我小彼盛，我衰，吾安得不出其下，吾又安得討敵
生靈之膏血也。我臣又以爲不然。臣聞泰以[illegible]顓，徐由是[illegible]可以
論，紂臣億萬，周士三千，可以永籌論。[illegible]口舍唐責以吞可以
[illegible]靈論[illegible]雖不[illegible]，雖不多，可以大小論乎？[illegible]氣致[illegible]盛，壯泰言
可以氣計論乎？然則亦顧吾自治之道如何耳。苟能自治，彼又何足
畏。所以謂愚[illegible]有高世之行，九[illegible]有取滅之理三焉。我
能自治，彼不能也。請索言之。臣聞陛下宵旰盡於事，據高世之行
一也。[illegible]九[illegible]也。[illegible]族[illegible]二也。平章百姓，四也。任賢勿貳，五也。
[illegible]勤于[illegible]六也。[illegible]家[illegible]不[illegible]八也。[illegible]寡九也。既虜
[illegible]周[illegible]取滅之理一也。[illegible]二也。[illegible]正三也。以致取滅

之理當吾尚世之抒也不戰而勝矣臣謂亦願吾自治之道如何耳
此也。然則焉用以民膏血委淵壑之爲快哉。臣願陛下一德一心。應
天順民。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內俾門衛專美。有內臣雖
不敢請事斯語矣。惟聖神少加意焉。
銓爲中書舍人論捍禦疏曰。臣聞前車覆後車戒。自紹興初肉食者
不能遠謀。遂墮虜計。和議二十年。廢防弛備。干戈朽鈍。上下偷
生。不戒宴安之酖。一旦逆亮叛盟。封豕長蛇之毒。宗廟社稷。幾不血食。
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憤其吠堯。誓不與此虜共天日。夜焉民秣
馬。蒐乘挑夫。志馳於伊吾之北。氣軼乎甌脫之外。不復爲門之畸。不
已也。不深二敵之黠不已也。既虜知陛下銳意興復。知吾力猶未備。
知吾將士思奮。近者輒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知詭計欲我。備陛下
宜鑒前車之覆。益修守備。益張吾軍。益固吾圉。且戒將士曰。既虜虎
狼之國。犬羊之毒。忘我祖宗之大德。而謀動干戈。是以有靖康之禍。
殘毀我宗廟。陵夷我社稷。劫遷我二帝。播越我兩宮。皇至淑女。辱於
穹廬。掠虜良人。行於沙漠。至隆帝胄僕於龍荒。尚忍言之哉。又有甚可
憤者。我徽宗皇帝梓宮雖返。而大讎未報。我欽宗皇帝。訃音雖聞。而
梓宮未返。興言及此。痛入骸骨。又有大可憤者。我國家山陵。幾[illegible]掘
偪我哲宗皇帝陵寢既發。而又暴其骨。作者太常少卿方庭實請命
祈哀於虜主。亦不忍聞。臣是以痛心疾首。飲恨飲泣。思欲知古人
枕戈待旦。以雪吾恥。思欲如古人卧薪嘗膽。以遏吾憤。未嘗一日不
北望慨然。痛哭流涕也。尚忍與之盟哉。如此。則將士激勵。不戰而氣
已倍。不然。雖增歲幣。返故疆。如前日所騰請。盟臣恐復有如逆亮者
竊發於近日矣。
銓又上疏曰。臣竊謂自昔夷狄憑陵中原。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非

夷狄有常勝之勢。蓋中國御之失其道爾。何謂御之失其道。自靖康之
變。二聖蒙塵。兩宮執辱。非有他也。締和禍之也。自維揚之變。太上皇
浮海。生靈屠戮。大內焚毀之慘。九州牧公卿之骨。非有他也。講和
禍之也。自逆亮之變。淮甸丘墟。廬野饗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遺毒
至今。非有他也。講和禍之也。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
坐和議。則既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
范成大內殿論虜使朱事劄子曰。臣竊聞前日金國遣使來奉壽賀。
其正使沿路於瑣瑣末節。多欲少變舊例。皆非國體重輕。特出一時
無稽之說。陛下待之有法。不得逞而去。然自近年未嘗敢爾。其所
以敢爾者。士大夫竊議。謂有兩端。或謂山東饑旱。民多流徙。恐爲吾
所窺測。故爲此驕狀以示泰然。而堅固信誓。或謂彼國以陛下天錫神
武。不忘中原。經理邊陲。江淮增戍。恐虜和好不久。虜之君臣或有計
議。使者始預知之。故敢肆然出此。二說是非固未易考。要之皆所以
啓陛下自治待時之計。何則。從前之說。彼懼於興役。而懼吾有謀耶。
則安知其無可乘之機。從後之說。彼竊吾經略而不恃和好耶。則安
知其無先事之舉。故曰。皆所以啓陛下自治待時之計。臣愚欲望聖
慈與帷幄大臣。乘此閒暇之時。措時不急之務。益講待敵之策。夙夜
孜孜。更甚前日。以待事至而應焉。臣竊謂當今之際。三力之說。一曰
日力。寸陰可惜者是也。二曰國力。經用所出者是也。三曰人力。忠慮
智術之所及者是也。此三力者。有一以不可廢費於不急之地。盡用以
待敵。猶恐不給。臣區區愚忠。因使人之來。又有所感。故復爲陛下略
言之。伏惟留神省察。
乾道四年。敷文閣待制汪應辰轉對論自治劄子曰。右臣準御史臺
牒。十一月一日視朝。當臣轉對者。臣愚不肖。未足以論天下之事。然

竊以爲天下者先後本末之序要須有一定之計然後從事所謂事豫則立也昔班固論夷狄之患以爲漢興忠言嘉謨之臣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臣亦以爲兩家自艱難來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和戰兩說然而皆未得其本也欲和者則以無事爲安諱兵而不言恬武而不修欲戰者則不相時不量力而妄徼幸於一勝此二者皆非也二者皆非則將何適而可亦曰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自治之謂也吾所以自治者周密堅固無所不備則或和或戰特應之而已詩人之稱文王曰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未夷伏而後中國此文王之所當慍怒而不釋者也故不殄厥慍國與夷狄爲鄰則聘問之禮有所不可已也故不殞厥問苟吾之政事井井乎其有條

理所植之本則枝而茂成所行之道則充而盛矣以中國之治而制夷狄之亂則彼將適進而日以困弱矣文王之政其先後本末之序如此萬世所不可易也恭惟陛下有勤勞恭儉之德有剛明果斷之才又有將大有爲之志而適當艱難之運頃宗社衰微在異域中原之民陷於左衽豈可以殄厥慍哉惟是國勢未強民力未裕聖明遠覽備試和議懇爲撫循交接路運所以待夷狄者甚備蓋非淺見狹聞者所能窺測度量之萬一臣願陛下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專以自治爲本譬如農夫是穮是蔉人事既盡天時自至然後可以收其成若不要其回或揠苗而助之長皆爲不知時矣此臣所謂無欲速也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相險難以爲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宜禁制之苟不足以曜威損敵皆不宜聽此臣所謂無見小利也高宗使虜歸吉於仁宗皇

帝嘗恩夷狄輕慢中國之所生薪嘗膽不忘戎備內則修政令明賞罰擇列郡守節省浮用外則選將帥練士卒安輯疲瘵崇尚威武臣所謂專以自治爲本者此其大也仰惟陛下以勤勞恭儉之德而持之以久以剛明果斷之才而懲之以審以將大有爲之志而養之以暇凡自治之策如當時所云者無不畢舉其猜力久其效自見天意人事皆合符節必將有不虞而至不祈而獲者矣臣不勝仰望之至

孝宗時廣西提點刑獄林光朝陛辭劄子曰臣聞近日有自外來者謂南丹爲路不可開邕管戍場不可亂緣此一事關涉番夷即非州縣之議論恐亦不可不早定也陛下不以臣爲駑劣使之總刑獄右是宜宣布陛下寬簡好生之意至如招誘買馬及墟場數買等有主此者又爭爭關者邕溪嫌隙一開是二三有司者之責或不得不爲

此過計夫寇賊姦宄多出於无人僻當以是命皋陶一治刑獄之官而舜無以是命之盖爲貫州之外即蠻夷種落是夷人近中郡必有爲此寇賊姦宄之事者故舜以是責之治刑獄之官上古蠻狄皆小小雜處爲甚易治自秦人幷吞六國各爲一家匈奴於是時亦收中州併吞他部是以有控弦二十萬之衆上古蠻狄與秦漢以來不同使唐虞三代遇秦漢之夷狄不知禦戎當出何策獯鬻之鄰難邊交州數千里唐之安南都護府即漢之日南也本朝以交州爲荒棄不毛之地置之度外今南方屯伏正如唐虞之時乃小小種落邕宜州邊南爲高峯寨高峯去南丹州止一程雖廣多產馬象來邕州互市即爲自北豐所撥數年前忽嚴欲取道南丹徑來宜州貴馬南丹蠻雪生此說而其說亦甚可疑自後議者又復多端謂南丹之外乃爲羅殿之類從來不與南丹相下往時南丹爲羅殿所侵尚

宜州不出救兵若置場去丹則南丹所以望我者又非前比也南丹一件雖未得其要領然無妨吾事惟白皮鹽場恐然罷去一帶亭戶往往失業遂逃入交州蓋緣溪洞不得白皮場鹽即轉食交州鹽溪洞數十為吾扞禦惟知有內地豈可令交州鹽鈔流入溪洞傳聞交州界上前此有產鹽地分被易成爭奪後來不聽交人於近地賣鹽是以白皮鹽場自紹興之初置賣恢廣一一可驗矣憑今交州鹽却過來溪洞若此一事微而不問恐積月累歲邪必一失利獄之官所能治也臣愚謂南丹爲路白皮鹽場是皆邊面細事不當瀆天聽然望聖斷行下本路參詳措置此為有司所當為之事未宜上瀆宸衷緣是關係蕃漢者此謀諜故不避嫌瀆

光朝宜密[illegible]關論對箚云臣聞古之為關也蓋以察往來異言察其姦不使奇衺之人變亂於國中此為關之本意也是故譏異服察異

寇賊姦宄嘗以是命皐陶宜唐虞所都與狄人相近致忽舉以變亂中華而為是寇賊姦宄之事此不可不責之治獄者天下無事當生於所忽當之未萌以爾書治之爲有始及其已甚必甲兵取之爲不足唐虞盛時所以治夷狄者如此夫治之於其早不當攻之於未流也東南有海道所以料隔諸蕃如三佛齊大食占城闍婆等數國每聽其往來相為互市遂於嶺南之廣州福建之泉州置市舶一司譏蕃道貨舉積於此荊淮湖外及四川之遠商賈絡繹非來即廣百貨所出有無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臣昨在嶺外見諸蕃之貨近年以香多是蕃人以博貨倂增而貴商賈以數倍之息所以知是蕃請其自有貨貴之處近聞蕃客十十五五嘗在都下自貿香物而以金銀爲回貨今又聞時而之傳中國禁令如此闌出非所以待夷狄也夫金銀可貴者一一以禁銷金為服用則坐罪爲不輕若之何棄其所可貴者於化外窮荒之鄉此物一去即不復相流通豈不重可惜也然中國所得蕃物往往可以充耳目之玩若用之於救水旱行軍旅一一皆為無用之物至如金銀可貴自古而然豈可使之日銷月耗而不加恤為臣之過計又不特此一事如前年於吉陽軍買馬今年復於泉州買馬及諸使此幕新生馬可餘而不問往時海外有一種落依呼為毗舍耶忽然至泉州之平湖此尚在一隅島嶼又至此鎮去州治無二十里之遙其視兵刃一無所畏啗食生人乃知殊蕃無得尺寸先收拾所遇之處刀斧鉤鐵為之一空及致走嶺外放人為纜以舟打出放水中猶履平地想一帶莫不戰慄此豈其數也初不知所託在何等處尚能為吾民之害況所謂熟蕃往來中都者望臣願聖慈戒勅嶺外及福建一路所有蕃客止令於廣州泉州相與貿易不得輒出二州之界庶幾他處金銀可貴之物不至他之界外且無往日意外之虞不勝幸甚

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李大亮傳時突厥亡帝遂欲撫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疋酋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殆百員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一一姓種落之未附者大亮上言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署之官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臣以為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為俘願停招慰者省勞役遠人得就安息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

臣聞唐太宗之平突厥也降者尚十餘萬帝用溫彥博之議處朔方地隆順祐化長四州置定襄雲中二都督統之其酋豪為將軍郎將者尚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也

當時羣臣之豈意亦可見故大亮安撫伊吾而陳羈縻塞外之策蓋既往者不咎也欲無事招徠於七姓種落以寬河西州縣而已且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下以爲捍蔽未嘗官於朝也太宗之諸突厥遂官於朝矣取其才而用之固足以見聖王之㤗至於奉朝請者多籍長安者衆則是煩費中國以養有奠之俘亦不可不慮者故大亮有言太宗遂悟可謂明矣哉抑惟國家履中興之運虜勢就亡甚義幼頑者摧賀來歸既已建之州縣考則其時來睦而至者臣亦願聖神鑒此而預爲之謀也

元吉摧吏部尚書建故事曰唐書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觀太宗可謂不忘戰矣欲也當時羣臣不察以爲矣至御在所而後世諸儒亦譏太宗閱武殿庭以人主之尊而行將帥之事臣知太宗之志在突厥者以其非得已也蓋唐初起狄之屢矣嘗於突厥白渭即以公主妻之高祖得天下奉盜南面僅其爲勞故單詞厚幣納以連和其種有爲之屈者及建成內海盜其至欲遷都避之不勝其憤武德八年命有司削其敵國之禮更所與書爲詔若於是會頡利因自將其衆襲武功命殿渭橋時太宗方即位以六騎直出與頡利隔水語僅成白馬之盟虜始退會由是言之高祖之憤衰貽大悔未若太宗之能忍也然帝雖能忍而其志不一日忘虜故虜退未踰月即殿庭以教戰十校其射賞諭以厚賞此特其一而屬他時以備虜皆從可知也貞觀之召用賢納諫之言選將練兵之術皆足以自強於不敵然後堅坐不聽以持其隙及頡利勢弱年荒多死又內與突利相攻擊諸部皆叛徙貞觀四年始命李靖以六總管之師總十萬人攻之陰山擒頡利以獻觀帝之合羣臣有曰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之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疾首思一刷耻於天下其勸高祖不必移都則曰願假數年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至是果副其言焉嗚呼有志者事竟成必有忍其乃有濟太宗之謂矣何則夫狄之禮或可屈而志不可屈也唯禮或可屈故權時之宜而不校若太宗事突厥文王事昆夷獨禮有之矣惟志不可屈以句踐之殺吳太宗之擒頡利皆是道也臣竊仰國家今與虜和亦畏天以安民若奉使之臣奉命而返陛下既已備正其刑矣虜之[illegible]而禮者未得伸者甚猖狂犬之吠棄悍之聲固不能以論之動亦何足與之校是非曲直哉臣所願陛下先戎先物撥帝王之度以容之堅忍不顧屬太宗之志以圖之如開虜境旱蝗已久民心離貳諸部各種兵稱王相寇伺吳道好還豈無頡利之殲陛下聖德未逮遠於太宗既以歲月則猾上之恥未必不洗吾定霸之功也臣是以因貞觀之事以發之云

員興宗上殿輪對劄子一　察虜情曰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識機以忍而後發蓋不忍之間安危變焉使其伸縮在我乎日廢之日伸之夫豈不足定矣外悍何爲也哉昔句踐爲國最衛國物辛未嘗以千帛文奉之以千萬人所不忍者句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眞可忍也哉彼其奔走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蓋吳不有知而越卒有吳者句踐得此微權也昔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軍操不得也

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過人者哉彼其由意本紹者所以急紹之
心而緩阿此之兵也故夫不併曹而曹卒併之者曹公有此審機
也彼兩人與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霸易霸臣因
知其忍而後動者也恭惟陛下襲帝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掃清
中都蕩素宇宙之志然而即位四年遣使請和時敵有小大勢有
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備已爲和吉之罷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
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類模錄小變而用之
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異議之形如有不堅
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欲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
是不知彼己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甚
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淺形不察其實信
其僞不照其奸百事揚揚搞頹乎日上下復致長此憂寫也爲今

奏議卷四十九　十七

日之應當堅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兵數兩孰要孰害兵甲
增損爲數幾何孰訓孰惰諸將可倚者凡幾何人軍食可瞻凡幾
何處惟精應敵惟長守將至纖至悉未嘗解弛臣猶恐其未也若
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明日無報則整容閒
暇謀國如此抱虎而寢虎未及起臣謂之安未有不爲傷矣夫四
夷執道兵甲不興雖不動之不幸或有外禦雖有主不免也臣竊
恐近日大臣轉以籌書期會爲故常以爲一怠有警將倚將何
及也詩曰靡徹兩雪先集維霰言所以耐者見其兆也陛下察敵
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辨此禍戒小大之
臣勿爲渝怠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
也惟陛下幸赦

二 撫歸附劄子臣聞天下歸往謂之王四夷觀赴謂之中國係於觀赴

而在其歸往望人之能事於此在矣臣竊觀鄰者江淮歸正士卒
搶攘渠襲措義弘豈一都督府所以諭而來之耶誠以吾宋有大
義中國有聖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者也臣前日上疏遍明
江淮鄰歸正之士往往而見其間謗讒生作意懸條處多不自聊
者臣退竊所聞則所在統軍兩將不能推原陛下德意積之不以
恩急是以異異相從於此臣竊恩今蒙萬里來生不異積人之
主去親戚而喻嗟甘陷笑而受困折者皆非情之所安者也設
若諸將能爲網絡相吁布露恩私如待寵子而又高寬阿歸
附之人未暇庸而得此生矣之間諸將敵有奴隸厮役之者臣恐
歸附生心後不以義莉其拘義之虞轅挂不以情則其功上之心
薄待不以恩則其拯命之意戚慶猶赫暴豐虎伏於撫而係其
不堪富者也如是其可宇臣以爲諸將無見於此乎唐初有事

奏議卷四十九　十八

於突厥中葉有事於中原因諸特勒之撓何力固君之將其人皆
番將也其兵皆番兵也唐有意以羈之藉其戰兵濟其用而
共復京師惠於歸附一日不輕如此未聞諸將廝役之浚藉之也
臣愚伏望陛下垂厚恩布明詔凡歸正士卒分戍所在並訟江
皆將與逐路帥臣務加存恤揚俗之間務加優厚使其客主之勢
一意西相濟則情日相遇然後旌其首領功狀最白忠效最篤者
陛下時賜勞問寵眷之後其緩急出入死地彼又何辭安知無國
為何力之徒爲我用爲我守哉揚雄曰御將其道則天下狐鼠成
作使此事是也惟陛下幸察
知嫠州李椿奏曰臣竊見紹興十年以後卿以歸正中原之人戍在軍
中或散民間此皆國家赤子頃因南渡遂成隔絕今既來歸如子投父
固宜存撫以繫中原人心獨是屬我之人雖非正心夫誰聞忽固

敢來降，盖非本意，逃死而已。夷狄之性，不可以義理喩，不可以恩信結，弱則服，强則叛，其來久矣。若必以招將狄收而用之，則當置之於有用之地，有以安其心，雜於大衆之中，使不得恣肆，以勞力慰或可用。今散在州郡，閭閻橫行，無所不有，又多頑悍，不習耕稼，高官厚祿，無用而有害，宜盡而不饒。爲今之計，當因其侵縱恣，迫差上江屯驛中，分配散居，勿令管束。其官高頭首，各充不覺務兵，籍官麻穀，行以關防。其出入禁衛者，切乞聖慈遠之。臣伏願陛下鑒唐太宗之處突厥，晉武帝之處諸胡，竟亂中華；前秦之信慕容，今鮮卑招誘，當時有識之士，皆知其必然。臣愚慮實憂之，所以不避瀆冒之誅，冒昧言之，臣不勝恐懼待罪。

撝爲司農卿，上奏曰：竊見朝廷臣庶，降虜未盡其宜，甚心深憂。自北而來者，皆曰歸明歸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國家南遷，隔絶數十年，身雖陷於異類，其心豈忘祖宗二百餘年休養之恩，又豈能異於夷狄同處？今既來歸，固有可用之理。其間猶有不逞奸亂之人，自胡南北之異時，於前遣作桀者，其人皆有人心，可以利害誘之，恩信結之也。如降虜者，之狄，狼子野心，天賦殘忍，弱則服，强則叛，不可以恩信結，不可以道理曉，其來久矣。故晉武帝時，諸胡雜居中國，不用郭欽、江統之言，不十二年，濁亂中華。苻秦待堅信慕容，不用王猛之言，鮮卑猖獗。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徵之言，然至猖獗，知問幾。冊鄭元歸朝，朝廷待之至厚，不逾年，乃爲金虜前驅，首來犯順，此古今之明驗也。今降虜或布州郡，或掌事中，或往來關下，或宿衛禁庭，此臣所以深憂者也。臣年爲衰暮，疾病相仍，死亡無日矣，而未必見其爲害。近見耶律述所爲，觸類而思之，恐爲害於也。且伏望朝廷於閒暇之時，酌古驗今，思患而豫防，不動聲色，有以處之，措置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直待臨事而悔，則無及矣。如臣愚言可採，乞賜敷納，密切施行。

制置四川，甞知成都。趙汝愚論光戚降使乞修德任賢狀奏曰：臣昨據黎州申，報光戚弟兄結之第三閧殺，自榮頼苗率其餘黨悉降狀，蒙聖慈除臣龍圖閣直學士。臣自惟守邊無狀，何敢論功，曾經冊讖乞賜恩免，蒙奉温批，尚問愈音。臣義當因辭，豈宋虚受，實緣臣近方辭免召命，陳乞得祠，不敢再三瀆貴天聽。已於今月十九日望闕拜祈新命訖。伏念臣蒙陛下之知最深，荷陛下之恩最厚，敢因前件少效悉忠。臣伏見黎州自太祖皇帝玉斧畫河之後，二百餘年，二繼晏然，一塵不動。頃者小醜敢爲亂階，殺略吏民，侵我西鄙，覆亡將士，犯我王略，積十餘年，罪惡貫盈，致討益深，今服作孽，擒掣庭掃穴，埋無可赦。陛下神武不殺，惟務爲摩，聖是有容，惟行懲宥，大力討者逆無不至。其旗者隱然不殺，此之帝德升聞，天鑒與格，無怯逃死，救百窮荒，餘黨悉平，歸心大化，是知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非虛語也。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臣愚伏願陛下觀大道爲甚邇，信聖言爲易行，推其所既爲，增其所未至，内以修德爲本，外以用賢爲功，自然天意悅於上，人情協於下，雖以之掃清中原，克復境土，宜無難者。區區小羌，顧何足爲陛下道哉！臣學術淺陋，無所知識，嘗究觀羌戚本末而竊有感焉，故因辭謝而輒獻其識，惟陛下留神幸甚。

汝愚論金國人使生事狀奏曰：臣恭來在春次侍，恭承閤門傳旨，令收刈日朝見，臣詢問得今來使人頗失恭順，奉書不虔，觸犯天威。聖量寬死，陛下以偏全度曲示含容，天地人神孰不忻奉。然臣竊謂禮者理也，義者宜也。得禮之宜，雖強必服，萬一調護之際稍失事宜，安

恐疏虜益驕更貽後患故臣頗異若且令館伴臣察量曲開諭擄之
以大例曉之以至理我直彼曲夫復何辭然後令就館中付他國書
給降指揮朝見蓋陛下威尊固不宜再屈竊恐臨期復有變態則於
朝廷事體將來益難區處若彼堅執忽增倔彊不從則當致礪有司
稍加常禮移文對境告以事由但當曲折其詞亦不至遽生邊釁況
論彼人之意料彼安敢下儀然須亦以優禮待之閑暇稍與已善彼
自憂疑若彼妨務由此別加厚賜非惟有傷國體亦恐別啓戎心或
稍啓家遣敵畢儀采亙覬欲情難測將起爭端臣則謂不然使虜
識有深謀決非卑詞可已若然丈使人生事足可殺之以謀臣伏抱
愚誠執隆管見惟聖明裁擇幸甚

夷狄

宋寧宗嘉定四年著作佐郎真德秀奏曰臣竊惟今日比虜有必亡
之勢二亦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未有
曷歲百年而無憂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皆其立國惟以
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恃此而欲久存雖秦隋
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也阿骨打粘罕之徒嗚
戮力奮之虜名毛鈸如雲合烏聚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
莫敵習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三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遠迎小史獻是
而柔之矣相承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靼
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阻之勢既不足以當新盛之鋒而蒙鞑
雄妄知其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強時用民力如犬馬殺
民命如草芥人情積怨已一旦叫者蓋紛約之事也今其積蓄四出
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臣用數以安其危解土崩其形已露豈待智者
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也夫堂堂中華延于究之其異族都來乘
生之者志之士思欲奮洗夷而事者病於機會之雜遽間者散於
權姦之紛遝分何奮致自陷危而臣猶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
化之初知幾未嘗達者未嘗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
覲交至既已把目前之寧而忘前日之患為一此吾房遽亡臣吳家余嘉
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
事會之來應之實難百年少年禍敗立至試列夫得意遼我以夫
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首承為發覺內附之
可疑如將保國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雪操我我境以此為替尤非

易重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爭，晉反為蕭梁之害，何邪？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討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庠候精明，使匈奴盛強，尚當賓服，況於衰微為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節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虛，內則三壹弄權佞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收人之叛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繇是觀之，使今日誠為漢宣之時為蕭之存亡俱不足忌，抑損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強之策，勿以慈變之機而蹈覦可為切患，銳陸之謀而講車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綏民心，毋忽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斂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鑿，某器當備，無日不討于朝而申飭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懾，則秉機取勝，可以制斡離之虜，奮威俟時，是以係念湯之固。夫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十年冬堂上已見劄子曰：臣區區愚忠，二月三日獲對，竊觀其陳五月雷雪非常之變，宜修遠防為戰守之計，臣非敢為此讖說也。蓋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書之。又臣恭覽國史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丁亥風雷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皆以為陰盛陽微，夷狄覬中國之象，是冬逆亮果擁兵大入。今茲虜衰微，雖非亮比，而雷雪作孽兼異乘時，臣亦不得不先事言之。累月以來，謹兼聞事狀，卑息蔡大革之心，變詐萬端，安知其不養力蓄銳，伺隙而作，以蜀此其寄而遺為禍當之釁，況昭然矣。秋冬之間，又將若之何？夫備禦有素，雖強大之敵不足畏，苟安無策，雖俘獲之虜亦能肆毒，而議者之論則曰我創業更用兵所不免於用兵而終歸於和，好合亦和而已矣，豈必他求？臣以為不然，蓋時我虜窟穴去中國甚遠，糧運難繼，故不敢輕動而和可講久。今假息之地密邇于我，利苗在焉，朝發而至，豈復顧盟好哉？不可一也。汴都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首犯詩見奪三京漢陵以全蜀窺其志，殆非專為威勝也，彼無求和之意而我亟欲與通和，夫有過焉，何以堪之？不可二也。且所以欲和者，謂曾往年四月聘使之還，虜入吾界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雖信如此，和可持乎？況可復乎？稽轉之會，往參之書，猶自若也，夫何有之有？不可三也。忘義之醜，排羅解於實賴其力，況與虜為仇矣，彼方從之義國未之測冤，反覆真與為禁本，不可四也。豈堂大朝卑辭厚禮益幸委己之虜自求削弱，雖不復之，不可五也。推此以往，其不可者而多有之矣。況本可和，則討將安之？且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戎虜通好者，若秦聘者貴其實持堅，雖孫吾不少屈而卒成淝水之功，何獨今日欲通好哉？毋溺於宴安而常懷淵冰之慮，毋縻於醜虜而為謬舉石之言，忽天變之可畏，懼國勢之將危，真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不最以役侍上，壯遣擇將帥如恐不及，練習士卒常若寇至，而絕口勿言通和，此則帝王之雄畧也。嗚呼，財用未足，兵力未強，姑從和好，似為整圖以通和為戒者，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之，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基，然則臣之愚忠為國慮之深矣。然獨謀之寡不若謀之衆，臣願陛下肆頒明詔，博謀群臣，凡可以制服戎虜者，陳其所以而擇其至當者亟施行之。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至于庶人，蓋所以廣其聰明也，庶人猶且及之，而況在

廷之臣乎。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孝宗時，衛涇論治內備外曰：臣聞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臣觀中國之與此虜，其勢決不能以兩存，而較今日之事勢，不能如日前之久安無事，所當先事而憂者也。何以明之？夷狄盛衰，中原莫如元魏之久，然考其傳序，僅十六主，而不克令終者十世，始終僅百餘載，而號稱全盛，不過五六十年。蓋羅胤虜運，起東夷之窟穴，盡有中原之土，今六十有四年。靖康之禍，考之前古，又爲已甚哉，宗社不磨之辱，子孫必報之讐也。高宗皇帝至仁盛德，隱忍二十二年之以大志未伸。至尊壽皇遭時艱勤勞二十八年之久，大業未就。陛下以英武神聖，嗣臨大寶，哀慕篤慕，傃於問安侍膳之餘，見高宗未獲伸之志，壽皇未獲就之業，皆陛下今日所身任也。戎孫非兩有來，必懷不自安之心，而大系亡國，猶有不相忘之意，是則名爲和好，而實則候隙；名爲息肩，而實則觀釁待時之常，直須時見。故曰其勢決不能以兩存。自昔之有天下，未有更一二君之覺歷五六十年之無變。然罹一日之危動，其前代之君不暇爲論，惟祖宗混一太平極治之世，亦莫不然，別今以偏方之勢，與虜約和，自紹興以來五十餘年無大戰，自陛下御以來，既二十年無小鬪。今之虜酋，非有之虜酋比也。亡胡歷蓄怠，雖遠其得位，志在偷安，新雖尹不足畫血氣方剛，必有馳騖喜功之心，國內稍安，必謀外擾，閒隙之官遠不過五六年耳。故曰不能如日前之久安無事，且明識遠見者所以爲國深憂也。不爲偷安之說者，乃曰胡運將終，滅亡可待；又曰彼有內變，必不能動；又曰雖虜庸才不足多慮。夫五行之數，終於六七，以其時考之，國爲已盛之運矣。此雖得國不以序，而顓頊前賢之變哉，未可保。然其新立之後，措置注事，頗若有謀，恐未易以庸才忽之。彼果內難也，果庸才也，從來紹興之間亦有之矣。然一胥輩一酋，要其勢愈熾，曷嘗爲中國利哉？古人有言：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天下之事，豈當計其在彼者？亦須其在我者如何耳。使吾內治具舉，外備素修，彼雖強不足慮；苟吾自治之蔑關然不講，左右支吾，僅足以了目前，彼雖弱猶有可憂，何暇乘敵之隙哉？臣竊願陛下奮發英斷，恢隆闡德，以感天心，施惠以固民志，不以小康爲己喜，不以富貴爲可恃，念讐恥之未復，念版圖之未歸，念壽皇付託得人之望，爲甚深念，念宗遺黎思漢之心，爲久勞卧薪嘗膽，不忘北鄉。聖志先定，然後與二三大臣日夕孜孜講求大計，委任而責成之。國計未裕，所以足國計者何策？民力方困，所以寬民力者何道？將偷而未勁，何以爲擇將帥之方？兵冗而未精，何以爲勵士卒之術？君臣之間，悉心盡畫，不存形迹，休戚憂樂相與同之，凡足以爲內治外備之具，無[illegible]人事既盡，天時自來，則大讎可復，大義可舉矣。惟陛下立志不要大臣不知任責，旣事苟且以安祿位，歲月悠悠，大計不定，天下委靡，日趨於弱，一旦有變，皆諉曰非我責，獨以憂勞遺陛下，臣恐後時之悔無及矣。孟軻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國家閒暇，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臣愚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忠，惟陛下赦其狂僭。

湜奉使回奏事劄子曰：臣等猥以庸虛，謬叨陛下委付，聘虜庭。陛辭之日，玉音宣諭，命因而詢訪難韃事宜，不可張皇。臣等竊謂國者春秋之法，密詢者使臣之事，欽承聖訓，夙夜究心，遣使往來，益加體問。有如虜酋荒嗜無厭，主德之不脩，猶歲水旱，猶仍天時之不順，百姓科斂煩急，人心之已離，凡此年使者之所條陳，近日廷臣之所論奏，雖或未免過實，而亦有所由來。臣等得於見聞，不過若此數事，第虜

法素處今尤疑畏初至北境尚有言者而未敢謂然及抵偽都正欲
詢求而防閑甚密深懼無以稱塞明詔今參考事迹復撫其一二言
之大抵北虜狃於宴安習成驕惰非復來時之舊而難輒生長西北
其人驍勇剽悍地產壯馬加以新集之衆意氣方銳暇來恣往接於
風雨契丹遺類蒙國諸戎挾其世讎環視而動左枝右梧之不暇難
修宮室盛儀衛外示強大之形臣等見其在廷班行人才至庸上下
窘蹙若有旦夕肘腋之變而所過河南州郡滿眸太善供備千萬乘
辦軍須十室九空殆同清野怨讟並作至有及汝偕亡之謠違老尚
存歲起復我來蘇之望蓋非特中原之民素不懷附而蕃兵部落亦
有離心公出怨言無復顧避河北河東累行金刷每戰輒驅致甘風
奔潰士馬物故殆盡亡部迭起運至於之使防護使客醉兵殘多
瘦弱老弱今兩敵相持猶在豆撫等刑而臨潢被圍猶時未解在達
之兵僅三十萬僅期以九月決戰臣等回至涿州安肅軍屢見命使
奔馳調發軍馬留與虛日觀其事勢雖趣諸種雖未足以威虜而使
後者甚衆轉鬪未休久而禍結兵連必至民窮盜起危亡之兆端在於
斯天道好還胡運將盡皆非天開陛下以大有為之期雖然臣等區
區愚衷有不能自已者竊人之國雖古不廢而自治之策尤今日所
宜素講使吾治具畢張備禦無闕敵雖強不足畏儻偷安歲月僅了
目前一弱虜滅一強敵生猶未見以為喜也臣等伏願陛下書發英
斷規恢遠圖所食宵衣急於自治強君權隆主威振紀綱守法度謹
爵賞此自治之本也選將帥厲士卒蓄財用備器械審形勢此自治
之末也君臣交修本末具舉平居暇日商較等安處望寬常有以累
中原思漢之心絕姦雄窺伺之望遠其機會之至則乘危解之勢與
席卷之師一舉而收圖復歸燕恥可雪勢者不量其在我而徒欲乘

敵之多事發之貴言與有力者鬪未知孰勝者一人爲主了其不戒而
誇其屢戒不足以制倉有之命後患將若何傳曰盡始內省德字兼
闕而後動惟陛下留神幸甚
涇又進故事曰漢文帝十六年冬匈奴寇邊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
欲自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上乃止後元二年六月匈奴和親詔曰間
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
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
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
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
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弭兵者帝王之遠謨息民者國家之實利夫民猶人體之兵猶爪
牙也人體元氣血強壯而後爪牙可用之禁儀自昔仁賢之君
明智之臣非無闞健之志忠憤之謀審事量力然于屈志以保民
待時而養晦者此非畏事而輕退圖功而不竟也所以爲國計者
至深長也蓋民力之虛實乃命脈之根本傷耗於在日而事救
之成否他時猶可圖也漢文帝其知此矣平城之仇嫚書之辱皆
文帝之耳目所親聞見候騎烽火之警至通甘泉金繒采繒之奉
頻歲輸官文帝豈一念忘此虜哉方十四年身御鞍馬欲自征親
征真有長驅殄滅之意及其熟察中外事勢之詳載念水旱疲痍
之變而堅意和親確然不搖非與始謀自異也誠以發而節收者真慮
國保民之甚周也其和親詔書曰朕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又
曰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可見其以民心
爲心而灼知國計之當出乎此矣是以文帝弭兵而海內富庶武
帝興師而戶口減半其利害如此其審知殷前事之驗後事之師可

不監戢

理宗紹定六年知泉州真德秀應詔上封事曰臣恭覩正月一日
御筆令内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
者臣愚不肖往者陛下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二對便朝再侍經幄玉
色睟然傾訪甚寵臣於是時佛寶聖學之高明已知爲不世出之主
矣狂踈妄發自速卑遯屏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忘此心如丹陛
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之祿而使令之政雖措施未至論報而
天佑我宋默啓聖心躬攬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
勞謙弗居親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以甚屬卿之言
洋洋動心直辭正論爰進闕下況如臣者受恩思報甚於忘身而伏
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適者竊聞京湖師臣以入洛之國來告陛下
恭覽畢三悲喜交集命御監郎官以上詣省恭聽集議以聞臣時亦

按書竟遣使朝謁以慰一祖六宗之靈而遣方便閒某知其的要備
韃人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畧中原之謀蓋如所傳是將獲臨
宣和之機也日夕恐懼不知所安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朝廷之
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畧之謀亦所不取然臣區區猶
以爲憂者蓋強虜暴興據我疆場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禍
變難測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嶸歸自燕境過因面對論金虜必
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叩楹柱墀宿直玉堂中夜以思惕然不
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將虜道被其前騎對廷和論陳所
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奏事謂韃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
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盡圖自立之計以據未然之防而一時儉人
交相媢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謗因以便親匄外而去癸酉之日猶獻
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卷願今日之深鑒蓋臣愚忠

知國家異日必與韃爲鄰既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未免交兵執
所必然理當預慮故不敢拘衆人之所忌而獨陳私已之深憂欲於
未兩之時大爲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四年矣不幸故相諱聞人言
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警省乃今中原無主遺黎思宋掃清河洛
茲惟厥時而士無實勇食曰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門肆
壞四維隳祖宗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民力殫剝而無餘人材衰颯
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威柔頻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
以冀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尚有不同者蓋宣和
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眞世讎也伐與國爲非義報世讎爲
當然幽燕之失虜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虜取之於本朝前代之城
可捐而祖宗之土不可以不復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爲當
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要之在我者未足爲而欲

借助於夷狄則臣未見其可也臣觀前史載籍之上其達得柔之由
若盡出於我者然以蠻虜興替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隣何邪
自有載籍以來興衰撥亂者未嘗無補惟周漢之興無求於夷而
彼自宗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祖則求助於突厥
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得於校土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
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而非突厥也收扶風復京師者諸將而非突
厥也入關之師一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
乎其後長安也郭子儀爲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
而回紇始躡於後原平土俶觀若漢之兵十五萬而紇兵以兵至
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者高祖肅宗惟求助於蕃族是以有後日
之禍惟不專恃於蕃族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專於與童
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眞得之譯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眞得之哉

師敗於蘭溝甸。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而女真之兵所至無不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欲以求之。歲幣百萬之類者不能卻也。借貸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者不能拒也。職官官戶以從而遣我空城者不能爭也。背靈中之約而自取之者不能救也。我無可恃之實而惟虜是恃。故其禍至此。而宰臣尚忍言之。務分權從臣所請蓋已深得事宜。獨應師臣既以為功。欲其盟遣虜使。情未得必求好以悅之。遣塗尚稽。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權。昔恃全國家多事從此始矣。戎犬之情冒貪饕。一與之接。焉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定方其約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啟釁侮慢。國事中輟。而虜責元約。欲之不能。後尋遂洊淪成大變。今帥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未可恃已。若朝廷之行。又復類之。臣恐無厭之求難塞之辭。自此捍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豺狼之欲。北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矣其不容反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契丹潰敗。最易來歸。未可非天予也。而人謀弗臧。適以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今必有恢復之具。謀臣勇將者恢復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蔡攸用事。寧有遠謀。燕西兵帥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者如种師道。既俾致仕。有如楊可世。而罪之即罷。勢向此。今羣賢在列。豈曰乏材。夫拔文致雖優。往往弗閑武略。宣威制閫。實難其人。今輸取輸守。孰可以勝。儲材待事。所宜豫圖。而采擇諸將。亦未見有种楊比者。以种與楊猶不克濟。而況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熙洽。以和富實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鹽鈔法。科免夫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敗國未復。群盜蝟興。參之事力。況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

虛。人人愁歎。江湖閩浙。寇警甫平。民未聊生。寺稱者衆。將之以論郡之以寬。倖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緣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竊動。豈細故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況於江淮之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荒壤貿舊。罷其力甚難。富庶之聚。若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見。方女真以燕城遺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三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易。及其背盟入寇。果如所云。犬羊之情。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塗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毅。毋容聲亂色。不汨清明。俾臣[illegible]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誣。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闡明。而邪說不容或惑。則雖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燕成之素。而冀難必之功。雖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儒庸。亦知夫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做弊。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保養。所當重尋醫藥。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先之大計。嚴禍陵之萌。而急扞禦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之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勢自著。雖強暴豈能干有道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或做東晉絕虜之規。擇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去留。然後隨機而善應。與其藉虜以啟後患。不若及時姑固吾圉。昔晉隆元中。北方潰亂。商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會。而內求諸己。所憂乃重

於所喜功未可剏遂黎蕆無異若先爲不可勝之善積强立孰奉振
之未晚。既而洛陽有鄴浩遜師師以往修復園陵王旭之亦言未宜
輕進。皆不見從。浩果狼敗而歸。晋室益以不競。今雖未有此毫然二
王之言可爲龜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僥倖之臣誤事如商浩而
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願。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宦臣。微廟初無固必。其始也布
衣亮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開邊釁。夫臣乞加寬宥。上曰言路
壅塞久矣。豈可重罪。即命以官。此微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
政。外而邊臣。稍有以正論進者。其狡邪既退。然上誤宦寺師行
之日。詔妄議此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編置廣南
於是言路絕而禍階成矣。陛下威德沖融。遠承隆眷臣仰體
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之異同。爲於爲國。惟陛下益加察
納。毋以爲事罪之。
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論韃使引見不必臨軒。上奏曰。臣竊聞韃使
之來。引見有日。都司官條具故。陛下臨軒以禮之。道路傳聞。虛實未
可盡信。若果有此。恐於禮未安。臣竊以謂更宜商確。或曰臨軒策士
臨軒釋囚。聖天子未嘗不臨軒也。何獨於此而用其㫁。臣謂不然。三
歲一取士。宰執讀其程文。呼名而進之。謂公卿大夫由此其選也。每
歲一釋囚。宰執讀其情犯。呼名而釋之。謂清問下民不可不恤也。今
使之來。無國書可進。如常儀引見賜之例物足矣。必異其禮臨軒
接之。何爲也哉。或者又曰。彼犬羊也。來自外國。果知陛下爲何如
也。臨之以天威咫尺。彼將心悅而誠服。光武之於馬援是也。臣又
不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儼然人望而畏之。帝王固自有眞也。何
邊修飭庭。而後足以悅其心哉。下堂而見諸侯。昔人以爲失禮。臨
軒以見韃使。今顧以爲得禮乎。且又有一說。都司條具之始。聞曾引
臨軒釋放罪人爲例。萬一使人知之。必謂陛下臨軒乃是以待罪人
之例待己。將以悅敵。反以怒敵矣。臣愚切以謂一如常儀爲便。乞陛
下與二三大臣更加商確。
貼黃臣檢閱國史。紹興三年。金國元帥府遣使副李永壽王翊等
到闕議事。上特御後殿引見。八年。金國軍前遣烏陵思謀石慶
充等來朝。朝辭宣陛殿。烏陵思謀以下執禮甚恭。然則虜使之
來。御後殿引見則有之。朝辭而宣其陛殿則有之。遽御正殿以受
其禮。則未之前聞也。今引見韃使。如欲使之稍近天顏。若容其
禮有恭順之實。候朝辭日。特宣陛殿。以示恩意。尋有旨韃使事
可以遵行。併乞睿照。
元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有不庭曰。臣聞文德者
養平之膏粱。武威者定亂之藥石。當太平之時。而專威振武。譬猶以
藥石代膏粱之用。其爲害也。寔回非輕矣。以定亂而武守成上文。乃
國家久長之計也。方今龍飛九五。臣服億兆。太祖以神武開基。文天
春命。奉有區夏。延綏多方。先帝以聖德乘時。與兵祖武。嘗制於貫
域。來庭今陛下若稽上古之勳。光紹前王之緒。普息黎庶。屢降綸言。
今臣幸生於太平之世。竊見國家近年以來。越山踰海。征討不庭。臣
欲暴誠。惟陛下察之。臣伏以殊方遠邈。風壤特異。天下有故。則貌然
而先服。天下已定。則親化而後服。五帝之所不臣。三王之所不能
臣。然其見利則趍。見信則從之心。與中國之人一也。若將廉之以許
計。良圖震之以長旌大劍。則彼方據險依阻。鬪力偷生。遂使吾之軍
士。身膏異域之風沙。及其納款。則吾之軍士亦已傷矣。且吾之軍士
皆中國之民也。中國之民。皆國家之赤子。爲民父母者。固無用之地

而湯其赤子亦獨何心哉。臣固知斯非國家之本心。但慮偶未之思而遽聽下言。或有此事也。昔帝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文王脩德政於西土而崇國自臣。亦非謂放牛歸馬不用兵也。但中國邊衞則越裳不召而自來。肅慎效誠而自至矣。安用征討爲哉。伏望陛下宣天威明諭軍師。厲兵秣馬。謹衞邊陲。春夏力農。秋冬校武。于其無事則備之而內守。脫有不虞則應之而不遽。殊方之慕義來則聽其來。不來則不以威脅之。但務內崇文化。盛政施仁。以振皇綱。一統王度。恪承實與我祖宗之風。以之移俗。以之易。上下和睦。內外無虞。服要之無爲。希天庭之不宰。欲致越裳肅慎之覲。亦豈難哉。武王太平富務之責。守成上文之理。故曰元氣調而無不順之四時。四支定而無不安之四支。中國盛而無不來之四遠。聖人經驗泰否益又金鏡業務柔服曰。臣聞群生有類。萬物分方。施於一類而同類感。類推化於一方而餘方悉至。此實王者仁化之聖也。天道無私於覆生庶物。得五行之全。鍾二氣之正者。其惟人乎。彼四遠之外。莫不流光王之化。聖人之治。然其懷仁慕義。好是懿德之心。則無異爲中國者。四遠之根柢也。四遠者中國之枝幹也。自萬殊而言之。方鄉不同。以理一而推之。其極一也。雖之以兵而欲其知畏。則彼方奮其吞噬之餘命而抉怨以相敵矣。結之以信而欲其來服。則彼方將逆并天日之明。譬而舒蔓以相陵矣。諭之以言而欲其回心。則彼方將背其盟撐之大網。而恃強結援以輕中國矣。然則何爲而可哉。莫若柔已服以感之而已矣。柔之法奈何。崇其道以臨之。昭其禮以制之。厚其誠以孚之。寬其命以逸之。定名分以曉之。降優詔以撫之。置諸度外以待之。如是則彼餘叛未服者嚮之而將曰。彼已服者既被化大國。以自固而入猶詔剝皆之苦。吾屬寧爲而獨違聖天所錫有道之皆

哉。時然相率而來服矣。今國家於吾羅彝。執玉達中華之區。貢賦有常。其違者已服之。或至五行此柔之之道。以盡威之之方。又何須徒費錢糧。禍以興。惟之既以征荒僻之地。以勞不可下之民哉。其所以柔之者。非但威未服之國。亦所以盡其在我者當然之理也。御鈇有言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臣是以知討以威之。服以懷之。皆所以示其德也。或者以爲四遠可以威威。不可以德德。臣愚以爲不然。成湯解三面之網。文王息二君之訟。漢南諸侯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又聞至治之極。鳥獸魚鱉咸若。豈有不可以德德之人哉。或者以爲不服則已。既服而置諸度外。不亦甚乎。臣亦以爲非也。夫王者之臣下。其理本於安人也。非欲求土地之廣也。隆周之時。越裳自至。周公猶以爲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豈宜殺人以求之哉。然而方今或有是事者。皆覆下不能副朝廷之意而曲說請行故也。伏望陛下幸從臣議。凡已服之國。行柔之之道焉。將見銘心刻骨。荷乾坤彝造之恩。同類餘方。仰父母一家之化矣。

秘書監趙良弼奉使日本。還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